梁啟超著作

飲冰室文集類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〇册目錄

藝術類

彝器

鼎錄一卷 梁 虞荔纂 顧氏 一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宋 張掄撰 津逮 三
考古圖釋文一卷 宋 趙九成撰 十萬 一八
續考古圖五卷 宋 撰人不詳 十萬 二五
宣德鼎彝譜八卷附四庫提要 明 呂震等撰 墨海 四二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清 阮元編 文選 六二
積古齋藏器目一卷 清 阮元編 靈鵝 一三三
清儀閣藏器目一卷 清 張廷濟編 靈鵝 一三四
從古堂款識學一卷 清 徐同柏考釋 仰視 一三五
周無專鼎銘考一卷 清 羅士琳考演 文選 一四四
兩罍軒藏器目一卷 清 吳雲編 靈鵝 一四九
簠齋藏器目一卷 清 陳介祺編 靈鵝 一五〇
簠齋藏器目第二本一卷 清 陳介祺編 靈鵝 一五三
嘉蔭簃藏器目一卷 清 劉喜海編 靈鵝 一五六
石泉書屋藏器目一卷 清 李佐賢編 靈鵝 一五八
愛吾鼎齋藏器目一卷 清 李璋煜編 靈鵝 一五九
雙虞壺齋藏器目一卷 清 吳式芬編 靈鵝 一六〇
選青閣藏器目一卷 清 王錫棨編 靈鵝 一六二
愙齋藏器目一卷 清 吳大澂編 靈鵝 一六三
懷米山房藏器目一卷 清 曹載奎編 靈鵝 一六八
木庵藏器目一卷 清 程振甲編 靈鵝 一六九
平安館藏器目一卷 清 葉志詵編 靈鵝 一七一
梅花草盦藏器目一卷 清 丁彥臣編

摹拓

簠齋傳古別錄一卷 清 陳介祺著 滂喜 一七二

賞鑒

負暄野錄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槱撰 知不足 一七五
洞天清祿集一卷 宋 趙希鵠著 讀畫 一八〇
雲煙過眼錄二卷 宋 周密著 十萬 一八九
雲煙過眼續錄一卷 元 湯允謨撰 十萬 二〇六
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 明 曹昭著 惜陰 二〇八
古奇器錄一卷 明 舒敏編 王佐增
焦窗九錄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二七九
筠軒清閟錄三卷 明 項元汴著 學海 二八一
妮古錄四卷 明 董其昌著 學海 二九八
考槃餘事四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一〇
瓶史一卷 明 屠隆著 龍威 三二五
 明 袁宏道著 借月 三五〇

ED5P/L6

餅花譜一卷	明 張謙德著	寶顏	三五四
飛鳧語略一卷	明 沈德符著	學海	三五六
博物要覽十二卷	清 谷應泰撰	函海	三六〇
韻石齋筆談二卷	清 姜紹書著	知不足	三八八
天壤閣雜記一卷	清 王懿榮撰	靈鵝	三九八
前塵夢影錄二卷	清 徐康撰	靈鵝	四〇一
裝潢			
裝潢志一卷	清 周嘉胄著	學海	四一八
賞延素心錄一卷	清 周二學著	榆園	四二二
書畫目			
名畫神品目一卷	明 楊愼撰	函海	四二六
諸家藏書簿十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四三〇
書畫考識			
魏公題跋一卷	宋 蘇頌撰	津逮	四四六
山谷題跋九卷	宋 黃庭堅撰	津逮	四四九
无咎題跋一卷	宋 晁補之撰	津逮	四七九
晦菴題跋三卷	宋 朱熹撰	津逮	四八五
益公題跋十一卷	宋 周必大撰	津逮	五〇七
止齋題跋二卷	宋 陳傅良撰	津逮	五四九
水心題跋一卷	宋 葉適撰	津逮	五五五
西山題跋三卷	宋 眞德秀撰	津逮	五六一
後村題跋四卷	宋 劉克莊撰	津逮	五七七
文山題跋一卷	宋 文天祥撰	津逮	六〇二
石門題跋二卷	宋 釋德洪撰	津逮	六〇九
遺山題跋一卷	金 元好問撰	奇晉	六二五
文待詔題跋二卷	明 文徵明撰	學海	六二九
寓意編一卷	明 都穆撰	學海	六三七
書畫史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六四〇
鈐山堂書畫記一卷	明 文嘉撰	知不足	六四三
七頌堂識小錄一卷	清 劉體仁撰	知不足	六五〇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二卷附續記	清 姚際恆撰	讀畫	六五四
石渠隨筆八卷	清 阮元記	文選	六七〇
張憶娘簪花圖卷題詠一卷	清 江標輯	靈鵝	七〇四
董華亭書畫錄一卷	清 青孚山人編輯	靈鵝	七〇九

鼎錄

梁中書侍郎虞荔 纂

鼎錄并序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千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撓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金華山皇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蠕獸滿其中文曰眞金作鼎百神率服復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爲之形若尾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爲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爲海昏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十擬參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主毛以爲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帝膳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群臣元日用醴鼎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內宄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劒口山名曰劒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麂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爲麂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得一鼎上有古文洵漢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聞簫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眞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眞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簫于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文曰元勳鼎沉于淛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

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爲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蔡東門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車千秋爲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泰望山

黃霸爲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爲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如勸功臣

楊震爲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于陘山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爲太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書

王朗爲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董卓爲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爲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邕自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叛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于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刻之沉於水中眞隸書

鼎錄畢

紹興內府古器評

張掄撰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張掄 才甫

商婦康鬲 銘七字

東者莫知其爲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蘋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爲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 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不可槩舉知此則以鹵爲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鳧尊 無銘

詩人以水辟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 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與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欲姬鬲 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欲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繇公之謚爲言則曰繇女以姒國爲言則曰有姒氏之女以姜姓爲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 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辯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爲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爲商器誤矣要在識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鬱有尚質之風儻不以製作攷安知其爲周物也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寤卣曰伯作寤尊彝此器曰公作寤尊彝是也觀其紋縷挛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 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 銘五字

上爲孫形中畫爲兩册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册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 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口之字作禹又有庚爵作亢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爲損益耳

商若癸鼎 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爲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 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名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爲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略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寶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于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爲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彼血膋凡以此

辛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一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爲山形以牛首爲口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爲飾雖無銘載眞周物也

周祖己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己者故凡曰父己祖己者皆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己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盉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于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竝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爲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盉爲調味之器數耳下爲兩册所以言册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爲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而曰册畢周人有內史册命之臣然册之爲字說文作䎽雖册意備其要之終不若商畫爲純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寀尊敦此曰寀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爲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爲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有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爲未遠□□□□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爲□□饕餮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眞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爲形故間有不能以偏旁辯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闕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體如鱗其狀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於兩牛首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緣文縟采粲然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爲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爲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鐘 銘二十字

欵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蚊篆鍾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𢍰字與商庚鼎𢍰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盉 銘二字

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單白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哉

商父乙觚 銘三字

亞之爲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爲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寗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巳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蓋嚌則執鸞刀是也父巳則雍巳耳

周四山饕餮觚 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爲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爲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黯如鈆色爲不同耳

周彝 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爲雷紋饕餮一則偏體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爲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爲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爲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其取爲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託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銘六字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於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烹常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八十二字

索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戈則如詩言遣戈役之戈謂穆從淮父以戈役於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於彝所以求神於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巳寗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爲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爲主耳先王創一器必有名指必有戒以爲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孤歟

周虎罍

是器鑿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鋭雷紋飾其兩住三面著以饕餮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於五德爲義於五行爲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於酒也或曰罍爲商器而周亦謂之罍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庶事襲周四

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爲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斑斑知其所以爲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欵而後辯邪

商虎乳彝 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爲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周季婦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以林屬於山爲麓則徙於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於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按說文婦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則婦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則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爾

商合孫北爵

是器銘著形爲兩生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商父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爲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三器

三鼎款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艸而此癸則一艸而三包蓋祭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艸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赭暈斕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紋作龍虎殊爲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修貢今川効珍吐金景今歆浮雲寤鼎現今色紛紜煥其炳今彼龍文者耶

商舉巳卣 器與蓋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巳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巳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彝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巳則商之雍巳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從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揚雄所謂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者豈出於此乎

商貫耳弓壺 銘一字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爲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

商以丁爲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爲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曰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爲追享之器則虎之爲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爲名者多矣尊敦彝舟爵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爲謚或以伯爲名或以伯仲第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寧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於繩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典古眞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魖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爲害也提梁作綯紐狀則又有縈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大戊蓋雍巳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巳時商道已衰至大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爲大戊作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盤于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繇或省如以白爲祖𠂤爲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罍 銘一字爲 概車形

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觀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爲耳爲鼻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轡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弭生敦 銘十八字

弭者恐其姓也如曰弭仲作寧簠弭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爲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韓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巳角 銘三字父巳上爲人形持弓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其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巳者弟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耶夫男子生桑弧蓬矢亦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於其所事大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巳形諸饕餮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器與蓋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爲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氣凡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巳尊作癸而此則作亞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巳甗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兄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爲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巳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說者以爲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舉好而中藏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豈去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忍忘本者耶

商巳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巳故凡言巳者皆雍巳也此曰巳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爲王父尸

則又知其爲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易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蟠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饕餮之形文鏤形質悉與丁巳敦同但欵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

商父乙甗 銘三字

按商以乙爲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爲何乙也然必子爲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巳甗殊相類其爲商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爲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巳夔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眞周物也

周緣女鼎 銘二字

按緣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緣鼎蓋有銘曰宋公緣作餗鼎以是推之其爲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緣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饕餮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於潛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爲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主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爲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于此防其沉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卣 器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克武備角照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爲綱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赭色綴以綠花在商器尤爲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黝黑間以赭紫斑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鍾 銘十六字

是器字畫皆作鸞鵠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鍾銘多有不可辯識角比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製若鐸而絕小按周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爾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有之數由是觀之此鍾豈棧之屬歟

商夔

是器純緣圈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夫夔龍之起蟄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爲害矣夔者法也著之於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黝泌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夔神魃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典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爲商物也

周彝

是器純麗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爲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眞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著夔龍以

戒其貪雷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衆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斕斑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彝之爲器所以享神于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爲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銘七字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爲何辛也曰所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名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戒其貪鼎之爲象盡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爲周物無疑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法豈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叔液鼎 銘二十二字

叔液者索書諸經傳訖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飼鼎餗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滫飯之意焉是器耳作當形純緣飾以立蝸首作蹄狀形制篆鍵皆周物也

商父巳鼎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作父巳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爲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耳禾有養人之實巳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父則商之雍巳也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爲蟲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爲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爲龍形之類於觚者爲蜼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爲也

周南宮鬲 銘一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爲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爲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尊彝尊敦同意觀其制作文鏤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爲周物無疑

商齊鬲 銘八字

古者殆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彷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于此乎

周貫耳壺

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饕餮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掣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爲也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爲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烏性至孝而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體作雷紋饕餮實爲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劒璏鄦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爲也

周壺

是器色幾渥赭而綠花萍綴純緣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鬱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虢叔鬲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然則虢叔蓋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虢以言其國叔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爲悼公此曰周者必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於彝器且以告於家廟如秬鬯一卣告於文

人是也故敦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罍 二

二器皆以犧首爲耳爲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 銘二十八字

刺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見於鬲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刺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罍 二

是器形方而微匾與他罍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二字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匜 銘六字

昔魯威公之後折爲三族曰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於三威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豈孟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終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張掄才甫

商祖癸鼎 銘七字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是器口圓而體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皆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饕餮觚 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饕餮所異者前一器古色凝綠後一器土花黯漬耳觚之爲器戒心已默寓其名復以饕餮爲飾則又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茂敖鬲 銘九字

按宣和博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放上彷彿是茂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茂敖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敦 銘六字

世人但知十十爲商號遇敖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爲其家廟而非耶

周乙父鼎 銘五字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爲氏鼎是周器也而謂

之乙父者豈其苗裔尚存爲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德劭之稱也與父乙異矣

商冀父辛卣 銘七字

冀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于此後世采食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爲氏父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衆實其非一器耳如弡伯旅匜叔作旅匜之類是也作圈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矣

周饕餮敦

夫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兼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器形類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通體飾以饕餮足有著以夔龍考其制作皆周物也

周舉已尊 銘一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饕餮其周器也

商父已觶 銘五字

父已者商之雍已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而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爲一家之語雖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爲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 銘五字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欲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巧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爲觀美者也

周弡生敦 二銘十八字

弡生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寤簠弡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爲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韐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周仲丁壺 二器銘八字一器銘三十七字

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爲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壺上爲蓋中爲耳下爲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壺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爲奇古二器雖形制圓匾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

商雷紋觚

此器純綠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饕餮觚爲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然制作淳古非商無此物也

商旗孫觚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爲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觚

是器肩腹之間爲綯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也

周東羊 銘二字亞形內作東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東則有所未喻然商婦庚卣曰東子孫婦甲庚丁周乙酉方彝亦有東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典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甗 銘七字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爲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黯潰間以紅綠殊爲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 銘一字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爲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邪是器通體作饕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

所製也

商父巳尊 銘三字

父巳則商之雍也上一字作鬲形者蓋欲如鬲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巳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爲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𠂤可𠂤𠂤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爲古耳

商虺觶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虺飾其腰文鏤甚簡其商人之爲乎

商夔龍觶

是器腰足皆飾以夔夔貪獸也觶在飲器中所取最寡昔人猶以示戒蓋亦防微之意耳

商父巳觶 銘六字

父巳則商之雍巳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爲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曰作册畢周有內史册命之臣此銘作兩册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彷彿象饕餮形

商畫多取諸物以爲形似如魚鼎以貝爲魚蒐鼎以黿爲蒐之類皆是書法

饕餮獸也自商至周凡爲彝器者往往取以爲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何哉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爲龍肉虬然下卷四稜作鳳形徧以黃目饕餮雲雷爲飾在商器中文鏤增華蓋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戈父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橫之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既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茲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虢叔鬲 銘八字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之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爲周物可知

周父巳觶 銘四字

巳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爲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巳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也

周簠 銘一字

簠盛加膳蓋熟食用七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爲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匜 銘四字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各耶謚耶伯仲之序邢侯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饕餮文鏤簡古其爲周物無疑

周伯吉父匜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illegible]首書動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曰敢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誥誓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模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飾以雷雲饕餮真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爲莎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由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爲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五字

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霸又曰公命既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叔則如虢叔榮叔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參以制作其爲周物無疑

周方鼎

是器通體作夔龍饕餮之象間以雷紋足有垂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虎丁鼎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申鼎 銘五字

伯申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然觀其通體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爲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惟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黯漬爲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銘三字上一字作立戈形

戈於五兵爲利器有傷物之意爲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蓋所以戒示也故於是有立戈爵立戈甗有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以是推之其爲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子爲父口燕享之間著癸以正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次可推加以文鏤精純色澤衆彩非周以前無此物也

商夔龍饕餮鼎

夫夔龍害物饕餮性貪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之治水非惟水之爲治凡爲民害者莫不去之及其已事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爲夔龍饕餮之形豈倣此乎

周乳紋鼎 二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惟飾以乳而已鼎烹飪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銘一字曰節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戒乎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爲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爲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紋蟲鏤精巧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彷彿寔晚周良工所制也

周册爵 銘一字曰册

說文謂象其扎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

周中鼎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

中不知其爲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婦氏鼎 銘十三字

婦說文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伯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册蓋册命也亦猶康王命畢曰册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銘三字曰孫父丁

夫世人但知十干爲商君之號足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爲丁氏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爲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耶

商父巳爵 銘五字舉父巳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

父巳者雍巳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巳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銘七字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巧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爲鑿夫牛之爲物能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先王之於物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卣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戈立形

戈爲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爲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悉爲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爲王父尸則又知其爲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巳爵商巳舉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 銘三字

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于謚于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卣 蓋與器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賜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書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稃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粢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追本而言耶

周蒯仲奠父敦 銘十七字

蒯仲奠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蒯得漢有齊辯士蒯徹豈其苗裔乎

周孔鍾

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鎛鞄者有兩欒而爲銑銑間則有干而鼓鉦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爲衝角旋蟲以屬於篋而體備枚篆攠隧之飾此飾爲環紐不作衝角較之周官制度固已小異矣然究其形模參以宣和博古所載知其爲周物也

周仲申敦蓋 二銘皆十三字

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匜曰旅匜簋曰旅簋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口耳

漢麟瓶

此古僕御供給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麟之爲物昔人取以爲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徒設宣和博古圖云吏部尚書蘇頌言項使虜於帳中嘗見之亦類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帛女奩 器與蓋銘共六字

帛女疑宮女之主繒帛者然考之周官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況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

周兕匜盤 銘一字

是器銘文上爲屋宇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款識略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鳧盉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

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爲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于禮者也著之于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甗

甗之爲器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隔以通氣蓋炊物之具也此甗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周虬紐鍾

是器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蟠紋糾結交錯隧攠與舞之上亦如之不識衝角以虬爲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冶之功非秦漢所能及其爲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用挹六彝之鬱鬯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註云爲龍頭今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途豈去古既遠無所考證諸儒各起臆說浸失其傳耶良可慨歎

周樂司徒卣 銘二十二字

周官六卿之職分總天地四時曰大司徒者實掌地事蓋六卿之一也此曰樂司徒則樂者姓也按樂出子姓宋戴公生公子衍字樂父後世子孫因以爲氏又曰司徒子之衆之子作旅卣則作是器者必司徒之孫也考其規模有鼻無足特異他卣當是卣之別耳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于方氏其爲大司兵者即其所事也互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卧剛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字鍾則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十三升○此一段見秦太守家藏抄本似與周樂司徒卣不合恐是別條姑存之簡端俟考

漢羊鐙

按說文鋌謂之鐙張敞東宮舊事載銅鴨頭鐙之類則知漢人之鐙往往取象於物是器爲羊形腦後作轉軸反背於首以承燈腹虛可以貯水創作巧妙非智者孰能眞漢物也

熙寧中得於鳳翔盩厔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作尊爲子子孫孫永寶用蓋仰以承燭羊鐙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然哉奇物亦泰本所載

漢宜子孫鐙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爲銘正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是器彷彿龜形上設闕紐反其背屹立以爲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燼制作銘載眞漢物也

漢辟邪燼

此薰爐也通體爲辟邪形折其半爲蓋反覆開闔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置諸懷袖漢人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漢摺鐙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蓋之半作轉軸之反於上以爲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鐙制度大率如此

周敦蓋 銘九字

彝器銘載凡曰寧鼎寧尊寧彝寧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擅者皆自寧用之器耳此器既自寧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

周持刀寧彝 銘五字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爲子字古之彝器多著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惟大小不同無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之屬者則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鼒此壺也比他器爲最小豈亦如鼐鼒之有別耶

商父舟爵 銘二字

爵於飲器爲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蓋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哉

漢六環獸耳壺

是器既以兩獸嚙環以爲耳又附四小環於脰與它器特異賁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漢鳳壺

按熹平漢靈帝時年號也鳳之爲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故孔子嘗興嘆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漢魚壺

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爲物潛逃深眇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爲飾意其在是歟

漢獸耳圓壺 八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爲耳體圓而純素不設賁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體古而僅能形似焉漢去古未遠故也

漢獸耳方壺 五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惟精麤差不同耳古者

用壺亞於尊彝雖惟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銜環復以連環爲提色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爲也

梁博山鑪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時也王仲達於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鑪不聞于前代惟張敞東宮故事云皇太子納妃具博山香鑪二豈始於此乎是器蓋爲山形通氣於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復載以盤雖若甚巧然較之古制殆未可彷彿也

漢牛鼎研滴

是器爲一牛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爲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制度雖不同其爲用則一而已

漢雲雷壺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曰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爲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奩

是器奩也徧體以螭爲飾而蓋作屯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煙之所從出乎昔人以奩爲香氣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巵

巵之爲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玉巵無當之語見于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画蛇踏酒巵之喻則知巵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湮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盤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爲器其來尚矣古人用盤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爲用不一然皆率鑄銅爲之故見于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歃血漢武作承露銅盤之類是也是器體圓而質素不加文飾考其制度其爲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匜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太抵去古愈遠則愈爲奇怪正如汙尊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周淮夷彝 銘四十字

穆與淮夷之名不載於經傳戍則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夷戍役于古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曰文考則追享之器耳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商父巳爵 銘二字

父巳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黝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商單從尊 銘三字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頃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周單父乙彝 銘亞形中爲單父乙字

單則叔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乙不特爲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爲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豈宜時物耶

漢慰斗

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慰斗名之

周壺二

是器設飾繁縟蓋作四獸對峙蟲鏤精致非周人孰能爲之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

乃父如父丁父乙與此祖丙之類是也弧矢者男子之事此爲矢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商子孫巳爵 銘四字曰析子孫巳

商君之號曰雍巳凡銘曰巳者皆雍巳也折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事者其在如是耶

商立戈父辛爵 銘三字

商人銘器爲立戈之形者多矣辛則商君之號也

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略不加飾豈所謂足爵者歟

漢儀仗劒

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杖設劒意謂是歟萍燭論歐冶子之劒曰亦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乃知古劒通以銅錫爲之其來尚矣

漢鎗

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爲之蓋亦有銅錫者焉此鎗也精緻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故能傳之久遠使後人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周仲偁父鼎

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皐及仲偁父有伐淮南之勳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終

大司馬范質翁好藏異書出張掄紹興古器評上下二卷示余云是于司直抄本因慨論司直介行績學未介上壽著述罕傳其手抄眼正祕書數種凡我同好爭弆而珍焉余亟梓之附于宣和書畫譜之後案張掄字材甫南渡故老好填詞應制極其華艷每進一詞上即命宮人演入絲竹譜中嘗同曾覿吳琚輩進柳梢青西江月壺中天酹江月諸篇上極稱賞賜賚甚渥曾見汴都之盛故多感慨草堂花庵諸選惜不多錄虞山毛晉識

考古圖釋文

趙九成撰

考古圖釋文

古文三代之書名也書名所起將記吉於簡策象物形而畫之故厥初以象形爲主不取筆畫之均正又有無形可象之言然後會意假借形聲指事轉注之文生焉至周之興尙文書必同文其筆畫稍稍均正據今所傳商周器可見周衰益盛竊意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已有修正故與古文多異至秦李斯程邈之徒又有省改謂之小篆卽今許氏說文是也小篆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尙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尙可參考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傍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寶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靳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叔高父簋蓋底皆有銘其簋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晉姜鼎之作字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器器筆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形象得之如[illegible]爲射[illegible]爲丁[illegible]爲壺[illegible]爲高[illegible]爲車之類或以義類得之如[illegible]爲虡[illegible]爲嬭之類或筆畫省於小篆如[illegible]作惟[illegible]作位之類或筆畫多於小篆如[illegible]作萬（小篆乃過字）[illegible]作受[illegible]作秦[illegible]作邦之類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illegible]皆作永福[illegible]皆作福[illegible]皆作姬之類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如[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之類又可考其六七餘皆文奇義密不可强釋姑存其舊以待知者（凡與說文同者餘以隸略以類例文義解於下所從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各隨所部收之以備考證）

上平聲

東部東（德紅反）[illegible]（東宮方鼎同徒紅反）[illegible]（郘敦說中跡文作同中與）[illegible]（反又音伯仲之仲）[illegible]（朝事尊說文作中古文從口者多作○）[illegible]（郘敦史作中略相似）[illegible]（中信父鼎說文爲史句中正以爲中音仲）[illegible]（朝事尊古文作中）[illegible]（中尊）[illegible]（一作米乃知[illegible]二字與[illegible]中同）[illegible]（郘敦）[illegible]（東宮鼎胡弓反）[illegible]（弭中匡說文豐敷馮米火作[illegible]小異）[illegible]（單矣彝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文鼎彝豆亦古豆字）公（古紅反）[illegible]（公緘鼎說文作公）[illegible]（通它紅反）[illegible]（虢姜敦）[illegible]（晉鼎說文作[illegible]同上音）

冬部彤（徒冬反）[illegible]（周敦說文作彤）宗（作冬反）[illegible]（虞敦）

鍾部鐘（職茸反）[illegible]（交鐘）[illegible]（無子鐘）[illegible]（秦鐘）[illegible]（邱中嬭鐘說文鐘從金從童童從辛從重以上鐘銘皆從龍省從孔秦鐘又從東省皆取諧聲與說文小異）[illegible]（龍字尤省）[illegible]（寅簋說文鐘一作鍾古文省）[illegible]（遲父鐘說文樂器從童酒器從重此亦從重古文或互用）[illegible]（管鼎上二文有省有加）[illegible]（從疾容反）[illegible]（寅簋邱渠容反）[illegible]（伯夔敦說文從龍省聲）[illegible]（饋盦說文作[illegible]俱容反）[illegible]（夙敦說文從龍省聲也此文龍省[illegible]）[illegible]（秦鐘二文皆從龍盧鐘[illegible]遲父鐘象龍[illegible]省又從[illegible]未詳龍盧反）[illegible]（邢敦首形說文作[illegible]）

江部邦（博江反）[illegible]（晉鼎）[illegible]（秦鐘）

支部匜（余支反）[illegible]（巨伯匜）[illegible]（中姞匜）[illegible]（季姬匜說文匜從匜）[illegible]（從也弭伯中姞二匜止作也字音匜說文也作[illegible]筆畫小異中姞匜全異蓋從豆）

宜（魚羈反）[illegible]（秦鐘古文作[illegible]）

脂部彝（延知反）[illegible]（虞敦）[illegible]（商彝）[illegible]（同上）[illegible]（單彝）[illegible]（郘從彝二）[illegible]（父辛彝）[illegible]（虎彝）[illegible]（父癸彝）[illegible]（父乙彝四）[illegible]（父己彝）[illegible]（父丁彝三）[illegible]（師服簋說文彝從廾持米系從廾持米以上古器文彝字十有五）

雖筆畫小異而大同亦有漫滅傳摹不完者然其首爲𠂤者刀互也作數點者米也

𠂤者系也忡則皆有之許氏以𠂤爲聲義恐未然先儒解衣章宗彝止以虎雉爲文蓋兀之類象蜼尾也系言其文米言其實廾則侍之也此義近之

師霜夷 牧敦 綏儒佳 切

委 晉鼎說文作委字从禾此文

从禾 中葵 小異 追 公緘鼎 遲 陳危 切 遲父鐘

佳 宋惟古文借作惟夷佳切 晉鼎 公緘鼎

同 孔文父鼎 父了彝 唯 寅 雖 宣佳切 秦鐘

不 攀悲切 牧敦 秦鐘說文丕从不从一此文皆作不俯九反古文借爲

晉鼎 公緘鼎 朝事尊 樂司徒卣 鄭子鐘 伯齊鼎 王子吳鼎 鄭子敦 秦鐘 齊豆說文眉作𥄳皆从目亦象目上毛也从酉象鼻

从首義與目同又有从火从分从口恐象頭下毛未詳亦有傳摹筆畫易轉也鄭脂反

鄭 毗房脂反 敦 樂司徒卣說文作𥄳爲干嬀反 晉鼎

古道德經作𥄳又作𥄳與此小異

之部之 止而反

宋君夫人鼎 系 新茲反 絲 周敦省作糸

說文一音 作𠂤 晉鼎詳茲反 辭 牧敦

周敦籀文从𠂤从司古文从右司陵之右筆畫疑相似亂其義亦當作𥄳

反 𥄳 秦盈之鐘 反又讀爲江有汜之汜水決復入爲滋說文雁侯敦

作諆 近其反欺也 王子姬居之反 姬反

一云謀也 芙鼎

遲父鐘說文作 中信 巨中 醫 靳

渠之 晉鼎 伯百 反 鼎 同 上 號姜 伯 敦 父敦 同 上 伯 敦 靳 姜

盤說文作靳艸也从艸从斷聲徐鉉云今據古文說文無斷字他書亦無渠支反

當从旂从單未知何義爾雅薛山靳茭牛音祈求也諸器多云靳萬壽則義與祈同靳音芹莊子云死者不悔其始之靳生乎說文無從旂者蓋從草者當云芹从旂者

爲 眉支切 晉鼎 公緘鼎 朝事尊 樂司徒卣 鄭子鐘 伯齊鼎 王子吳鼎 鄭子敦 伯齊鼎

丕 眉支切 晉鼎 公緘鼎 朝事尊 樂司徒卣 鄭子鐘 伯齊鼎 王子吳鼎 鄭子敦 伯齊鼎

說文丕从不从一此文皆作不俯九反古文借爲

不 攀悲切 牧敦 秦鐘說文丕从不从一此文皆作不俯九反古文借爲

當音旂祈旂旗所以招物亦有祈求之意也

微部非 匪微反

寅鐘說文作非古道德經妃字如此古文借非爲妃

威 於非反 與威同

說文畏从由虎省古文作畏由从爪此文从甲从𠂤小異

威畏同音 晉鼎 衣於希反

周敦旂渠希反 敦 旂 郝敦

說 敦

魚部車 斤於反

牧敦古文車輪輻軸衡與說文異 初楚居反

周敦諸字說文从言从者古尚書作止此文从於

王子吳鼎諸專於反

余 羊諸反

秦鐘 晉鼎 餘 舟名 吳鼎 餘 師餘

虞部于 雲俱反

公緘鼎 雩 牧敦 于 寅盤又音邪

孟 季姜 專 芳無反 秦鐘 夫 風無反 宋君夫人無徵夫反

晉鼎 公緘鼎 王子吳鼎 弭中 醫 朝事尊 伯盞鎮盦 母 牧敦古文作𡢁與毋同 朱輪

反 周敦嬀 汝朱反博雅嬀妻謂之嬀 說文作𡢁从雨

模部徒 同都反

蓋古需字多作𡢁故需不从雨古大夫妻曰孺人聲轉爲嬀

𡢁 敦說文徒从土此文从止義當作徒與說文異

𡢁 樂司徒卣此文乃徒字義亦當作徒二字皆與說文異未可考

齊部齊 前西反

遲父鐘說文作 遲父鐘說文作 奚 同 上 郝敦

黎 怪題反 史黎作說文作黎

皆部夷 乎非反

晉鼎

邦 敦亦音呼 吳 訛胡反 王子姑 吳鼎 攻平反

晉 虎胡反 鼎 秦鐘 遲 遲 奈鐘說文作南仲云从乃不知何義求其義云尚有四方當借讀爲薄

灰部崔 倉回反

父 奚 單 奚 尊 父 奚

眞部申 升人反

人 商 癸 牧敦 辛 斯人反

父辛 奚

辛 鼎 秦 慈鄰反

人 而鄰反

人 宋君夫人鼎 寶 卑民反

文說文作賓 民 彌鄰反 民 秦鐘 寅 牧敦 寅 夷眞反

寅盞說文作寅古文作寅 伯庶父敦 寅 秦鐘 屯 休倫反

秦鐘古尚書有此文說文从一不聲

諄部頵 於倫反

晉鼎說文作頵大頭也

文部文 無分反

孔文父鼎 晉鼎 商 癸 敦

文說文反 民 彌鄰反 民 秦鐘

𡢁 寅盞說文作𡢁古文作𡢁 伯庶父敦 寅 秦鐘 屯 休倫反

秦鐘

姒 助許反

姒 如則爲剛之類此敦字當爲嬀與說文云其玄當作嬀之與勛字亦不同而从夬从自

姓之後

敦氏鼎古文貝即鼎省二文互用

夬 弭中醫文云其玄當作嬀之與勛字亦不同而从夬从自

君 物云反

欣部殷 於今反

段 叔殷敦 殷 薛尊敦呂釋敦

元部元 愚袁反

元 廊子鐘 遠 愚袁反

雍 侯敦 雍 侯敦說文作𡢁

魂部溫 烏昆反

伯動父鼎字爲動求之古文皆作溫

似不知何所據今考其文从水从皿又从日與回字相近當爲溫字其上又有宀不知謂何古文比說文有所加也 門 讀奔反

門 邦敦尊 租昆反

說文作𡢁

寒部𡢁 財干反

伯盞丹多寒反 盞 丹 寒

善 常 單 奚 尊 奚

單 奚 尊 奚 單 奚 省如此

匽 廊子鐘

丹 姜 敦 單 音

桓部官沽丸反 周盤蒲官反 伯戎盤 弛中逆

緣盧丸反 郳亦呂貝反 郳敦 同上 戰敦 秦銘動鐘 音蠻 攷四

字皆爲緣上三字皆曰緣旂當與鑾同下一字曰緣夏當與鑾同

山部山師朋反 朝事尊

下平聲

先部先蕭前反 晉鼎 郳敦 千倉先反 晉鼎

天他年反 郳敦 秦田鐘 亭年反 回卣 季膏顛反

晉鼎 雁侯敦 中信父甗 散季敦 玄胡涓反

弛仲匜 胡千反與賢同又輕烟反堅也 晉鼎 郳子鐘說文作縣从系从鼎此文郎是字古之軍行斬獲縣首於旗周書云縣於大白小白之旗故从𠂤與說文異

僖部宣荀緣反 郳敦 朱遥反小謹也 晉鼎

虔渠焉反 晉鼎 秦鐘

蕭部琱丁聊反治玉也 周敦 伯姬鼎 田聊反又以周反

寅簋寅簋首 寅簋說文作 晉鼎

宵部繇餘招反親文隨從也 寅簋說文作 要伊消反身中也 繇或作

單癸奚說文作虞朝陟遥反 朝事尊說文作 古文皆省文

豪部高居勞反 叔高父簋 同上 毛謀袍反 郳敦

戈部戈古禾反 周敦胡戈反 定鐘調味器也

伯盉當何反 牧敦

麻部麌莊加反又取也 寅簋 鄦子鐘古尚書音華 與且同音

胡瓜反 周敦 寅簋

陽部陽余章反 師餘簋說文作 晉鼎 揚古文省 揚作揚古文

郳敦 周敦 朝事尊說文作 牧敦 朝事尊揚作揚古文

多以疒从易又有王者但或左右繁省不一 鄦子鐘 武方反 弛中逆

人遲父鐘音無 將資良反 鄦子鐘此篇文與字借爲將字用

商尸羊反 父丁彝 同上說文作 昌里良反 商兄癸彝

說文作籀文作 居良反 晉鼎 弛中鼎 秦鐘

姜 晉鼎 散季敦 同上古文或左或右或省 王于方反

王 晉鼎 戠父丁彝

唐部湯他郎反 晉鼎 蘇郎反 寅簋說文作 康立綱反 晉鼎說文作 姑黃反 晉鼎

黃胡光反 郳敦 弛中匜 皇公緘作皇 鄦子鐘 泰鐘煌

皇虞敦 虢姜敦 皇 鄦子鐘

庚部庚居行反 伯盞饋食 庚鼎說文作 秋時萬物庚而此鼎之文乃有垂實之象 何庚反

寅簋明眉兵反 晉鼎明 牧敦鳴 鄦子鐘說文作

兄呼榮反 商癸彝 京樂卿反 晉鼎 牧敦說文作 晉鼎說文从籀文云京絕高丘也晉鼎文从二高牧敦文則上高下京皆有重高之義

說文省

耕部爭當莖反 晉鼎說文作 古孝經作事

清部名彌并反 秦鐘征諸盈反

青部丁當經反 公緘鼎 散季敦說文作 寅季時萬物皆丁

寅殊不近似此字有其象 王子吳飤皆曰初吉日亥此字相似然非十日之名求之乙巳辛癸皆不似似惟丁字近之當蓋爲丁

唐丁 郳敦 秦鐘說文作 此諸器文多云

立中庭與古文相近當作庭字霝郎丁反 雨 郳敦 鄦子鐘說文作庭古文

鈴 寄婁丁反 晉鼎 晉鼎 晉鼎說文作 形反

井秦鐘說文作形刑井 牧敦說文作

鋼盱王子吳飤 宋君夫人鋼盱二器一從鼎屬也說文宋鋼復作于與开字差異

登部朋蒲登反 牧敦說文作 弘胡肱反 晉鼎說文作弘

尤部休虛尤反 郳敦 攸夷周反 周敦一音條說文作休

酥 晉鼎說文作 脅張流反 周敦說文作 古文省作脅劉

力求反 杜嬀鋪說文作 之由反 周敦篇文脅作

周 伯百父敦 郳敦 周敦

侯部侯 晉鼎

侵部心息林反 寅盤 單癸彝說文作 林黎針反 林

遲父鐘音於金反 素鐘 弛中匜 今居吟反 郳敦說文作乃今古文金音作今字从此今字

金 晉鼎 收敦 弛中匜

單部覃徒南反 晉鼎說文作 南那含反 邛仲嫄鐘

盦烏含反 伯戔饋盦說文作器名饋盦饋俗作飯也蓋覆蓋也此似貴溫覆之不失氣也古文互用故此字从音者與說文少異則古文

酉字

談部三蘇甘反 晉鼎 三

嚴部嚴魚杴反 秦鐘 嚴

咸部咸胡讒反 秦鐘 咸 戠居咸反 公緘鼎說文作 公緘此器文从戌从糸从言與說文頗同但古文言與曰互用反左右爲異爾

鹽部奚于廉反 牧敦 鹽

上聲

董部孔康董反 孔文父飤鼎 鄦子鐘

腫部巩父丁彝說文作 巩

紙部 是 上紙反 秦鐘 晉鼎 中丁父甗 說文作是 籀文作是

氏 寅簋 鼎 娟氏 忽氏反 癸甗 說文作 兩古文省

旨部 厎 軫視反 周敦 說文作厎 死 相姊反 公緘鼎 說文作𣏂

癸 頸誄反 單癸彝 癸鼎 癸彝 說文作癸文从癸 近之癸四 从不四

出癸一而三包之或云癸之間有鼎紐結未達之象三字大體相似予丑

癸舉 知反 叔高父簋 上同 寅簋 父癸 師奕簋

同上說文簋作䈪从竹从皿从皀从皿古文或从皿古之簋

以金此簋是也或諸以木禮圖所傳外削非內方謂飯簋 是土

也或以竹聘禮竹簋方是也不从竹从皀象簋之中之有不

凡𠂤所以扱之說文云白象嘉穀在裹中之形也

出字亦从此粟粒恐亦於器形臭也

亦象氣出也如从字从氣出也

止部 史 爽士反 郝敦 子 祖似反 晉鼎 公緘鼎

祀 象齒反 祀 商癸彝 父丁彝 寅簋

巳 羊里反 單癸彝 晉鼎 鄦子鐘 許己反

喜 鄦子鐘 說文作喜 己 苟起反 父己甗 已 爵

語部 鄦 虛許反 與許同 鄦子鐘 說文作鄦 許反

內 主人 爵 象幣 已爵 說文象作 古文皆从八作 已 古文也 爵

舊 也 曰 或許作反 黑泰 寅簋 說文作 所反 栗 阻 晉鼎

楚 所 劉反 敢 敦 忽反 與 攸同 敦 郝 旅 兩舉反

旅 於 从 兩 人 或 為 畫 非 作从 旅 敦 說文作 旅 同 古文

𠬝部 矩 果羽反 師䝨父敦 作鉅 匪父 父 孝甫反 己父

匠 與匡同 甫反 匣 中 匚 匚 說文篆字古文作若方 象 物

字之古器文作 此 中 有 大 字 乃 古 夫

大夫字 加以二 而 已 唯 大 字 史 用一字 泰山 碑 御 史

左右 此字 上 於 大字 下 加 二 而 已 唯 不 同

此器 則為 簠 無方 其 文 又 如 是 鋪 杜 字 杜 娟 鋪 按 此 器

其 同 以 金 為 之 故 从 金 亦 無 義 或 讀 與 輔 同 象 作 本 音 無 其 文

簠 反 武 市 敦 鍾 反 主 己 父 鐘 輔 甫 奉

說文 主 字 多 作 與 主 音 異 而 主 字 从 古 文 如 人 㘽 父 已 彝 之 類

嫭 部 祖 則 古 反 公 緘 鼎 且 敦 且 敦 周 且 祖 丁 彝

且 泰 鐘 古 士 反 他 古 土 敦 牧 杜 徒 古 反 杜 嫞

說 文 卤 郎 古 反 晉 鼎 虎 呼 古 反 寅 簋 說 文 牧 敦

作 作 古 文 鼓 公 戶 反 鄦 子 鐘 說 文 古 文 作 寺 此

篆 形

五 疑 古 反 五 敦 午 伯 戔 敦

彝 部 謂 反 禮 敦 周 同 上 敦 周 戩 敦

牧 敦 寅 簋 媰 乃 禮 反 又 女 獎 反 廣 雅 云 媰 也 類 篇 云 姊 也 巾 仲 鐘 媰

賄 部 辜 粗 賄 反 牧 敦 寅 簋

海 部 亥 下 改 反 晉 鼎 王 子 吳 鼎 郝 敦 伯 戔 盤

亥 鄦 子 鐘 邛 仲 婦 鐘 說 文 作 亥 與 豕 同 作 子 亥 反

在 代 反 畫 作 二 公 緘 鼎 十 郝 古 敦 文 說 文 作 从 才 省 杜

乃 奴 亥 反 郝 敦 周 敦 牧 敦 師 𩰫 敦 說 文 作

迺 周 敦

準 部 引 以 忍 反 樂 司 徒 卣 秦 鐘 說 文 作

阮 部 遠 雨 阮 反 晉 鼎 說 文 作 晃 忙 晥 反 牧 敦

說 文 作 古 文 象 形

綴 部 椒 籀 同 早 反 散 敦 椒 季 瞳 反 土 綴 鼎 郝 敦 說 文 作

从 田 童 文 聲 云 禽 獸 所 踐 處 詩 曰 町 疃 鹿 場

倉 石 鼓 文 云 禽 獸 所 踐 處 與 此 器 文 同 以 是

推 之 當 與 町 疃 之 疃 同 也

从 東 童 省 也 从 窗 之 聲 也

潛 部 縮 鄔 板 反 晉 鼎 說 文 作 縮

銑 部 銑 蘇 典 反 說 文 金 之 澤 者 一 曰 鐘 兩 角 謂 之 銑 秦 鐘 說 文 作 銑

此 文 云 銑 銑 雖 取 光 澤 之 義 顯 呼 典 反 牧 敦 寅 簋 秦 鐘

獮 部 譱 上 演 反 寅 簋 遣 去 演 反 晉 鼎 說 文 作 𨘢

饌 鶵 兔 反 周 敦 說 文 作 省 作 善 从 羊 从 廾 楊 南 仲 釋 為 饌

寅 簋 說 文 作 𥷚

小 部 小 思 兆 反 周 敦 肇 直 紹 反 散 季 敦 同 上

說 文 作 肇

皓 部 考 苦 皓 反 公 緘 鼎 敦 屖 敦 郝 敦 周

寶 補 皓 反 晉 鼎 美 某 父 中 信 父 甗 敔 氏 鼎

散 季 敦 伯 庶 父 敦 周 敦 齊 作 師 旅 鼎

甗 彝 叢 帶 伯 百 父 敦 說 文 作 寶 字 雖 小 有 不 同 然 皆 从 缶 从 玉 从 貝 諸 器

从 保 晉 鼎 公 緘 鼎 道 在 皓 反 寅 簋 作 道 說 文 从

哿 部 我 許 可 反 晉 鼎 姜 鼎 寅 簋

果 部 火 吐 火 反 晉 鼎 姜

馬 部 馬 母 下 反 寅 簋 下 亥 雅 反 公 緘 鼎 秦 鐘 說 文 作

夏 秦 鐘 說 文 作

養 部 象 似 兩 反 晉 姜 鼎 說 文 作 象 此 象 加 耳 兩 里 養 反

享 許 兩 反 晉 姜 鼎 公 緘 鼎 伯 百 父 敦 上 是 掌 反

二 秦 鐘 舉 俱 往 反 又 俱 永 反 單 彝 說 文 作 舉 此 小 異 者 筆 畫 之 轉 與

网 文 紡 反 郝 敦

梗 部 丠 古 猛 反 古 猛 反 文 與 丠 多 二 畫 此 秉 補 永 反 父 已 人 形 彝

永 于 憬 反 秦 鐘 公 緘 鼎 頌 氏 鼎 敦 屖

靜 部 靜 疾 郢 反 秦 鐘

迥 部 鼎 都 挺 反 晉 鼎 敦 屖

有部又云九切與有字同 寅簋說文作𠬞 邢敦友 寅簋說文作𠬞 晉鼎不俯九反 晉鼎久衆反 晉鼎西以九反

西父丁彝 卣亦音丑 邢敦 寅簋 同上 缶俯九反

太公缶楊南仲云𦉢字雖無傳而凡簡文𦉢作𦉢杯作𦉢箕作𦉢皆從其聲則爲缶 宜頌 史黎缶古文寶字从缶多作𦉢字則此器亦缶也但比太公缶從缶形制亦相似 首始九反 邢敦 周敦 寅簋

百 伯百父敦 同上 受是酉反 虢姜敦說文作受从又舟

弛中匜此受字筆畫大省 秦鐘授 弛中匜說文从孚與此小異

厚部毋莫後反 散季敦 同上 父丁彝

戊伯庶父敦反 走子口鐘

寢部飲於錦反 孔文父鼎說文作飲此器省文 朕直稔切

晉鼎並散季敦說文作品丕錦反 牧伯彝說文作品北二器文三口皆與說文異變體也按伯百父敦壽字作𡿧三口乃𡿧字變體也

敢部敢古覽反 邢敦父丁彝 伯姬鼎

珍部奄衣檢反 秦鐘說文作奄

儼部㝵悲撿反 周敦說文作奄傾覆也 古文不省

去聲

宋部宋蘇綜反 宋君夫人餘

用部用余頌反 晉鼎

絳部降古巷反 寅簋

賓部賓支義反 弛中匜 刺七賜反 秦鐘說文作

或疑作制義反 中姑匜

至部二而至二反 邢敦必反 晉鼎說文作宰之也

四利反 散季敦三 周敦自疾二反 邛仲盨

虢姜敦 豕直類余反 醉二反 秦鐘說文作 利力至反 晉鼎

季居悸反 散季敦 冀几利反 邢敦父辛彝說文冀此文無丌

而加以支字蓋繁省不同 位元備反 牧敦說文省止作立 古文

從吏或作𠭯或作皆从止當作𠭯 秦鐘陟利反 晉鼎 秦鐘說文惠作𢘅蓋二字皆

志部事仕吏反 邢敦 周敦 朝事尊說文事吏 良志切

弛中醫

未部未無沸反 朝事尊 既居氣反 邢敦 牧敦

畏紂罔反 寅簋說文作畏與威同用

御部庶商虒反 牧敦

慕部故古慕反 寅簋

霽部帝丁計反 秦鐘說文作帝从上束聲 楊南仲釋此爲帝按此文云不家上帝字作上二則一字當讀爲帝蓋古文省與上字同

祭部世始制反 商癸彝說文作 敘命內反 秦鐘

泰部大徒蓋反 戠大公缶 牧敦博蓋亦音泰上反

商癸彝說文作从貝有作此字者當讀爲貝 古文寶字

怪部戒居拜反 父丁彝 拜布怪反 古拜字

邢敦 戠寅簋說文作𢦏

夬部蠆丑邁反 蠆鼎說文作蠆古文象形

隊部退 內奴對反 邢敦 牧敦都內反

邢敦 戠寅簋 朝尊 敦 散季敦

中信父敦 頰呼內反 伯斐頰盤說文从木从未从木从 酒面也古文作

頁此器文从頁从水省讀若昧前也無義止諸聲

稗部信思晉反 中信父甗 古言字 晉反 卽忍反 晉鼎 晉鼎

進寅盤 晙祖峻反 秦鐘 晉鼎古脣羊進反 晉鼎文省

願部虘牛據反 虘鼎 伯勳父甗 中信父甗

說文虘从虎从虍虍虎文也古文多作𠂤蓋虎省也古文貝與虎互用如則作𧶠員作鼎之類如虘變从虎从虍虍虎也說文虘从虎从虍虍虎从貞貞皆鼎省也

無从鼎者而伯勳仲信父二甗皆从鼎則文尊字多从𠂤或𠂤

古文虘亦从鼎也古文虘字从鼎者宜王子吳鼎

蓋皐字或取高大之義此字亦从巨與尊

字同意以是考之虘卽虘字也虘字古文

既从鼎又从大而不从瓦蓋甗字古文與獻字同用故與說文少異 萬無販反

晉鼎 中信父甗 散季敦 虢姜敦

叔高父簋 秦鐘 伯斐盨 鄭子鐘 伯百父敦

於建反 虘大貌 虘敦

換部奮盧玩反 牧敦 能敦

諫部雁魚澗反 雁侯敦 寅簋

霰部東郎甸反與練同 寅簋煉 牧敦

綫部禪時戰反 虢姜敦 邢敦皮變反邑名 邢敦說文

弁字作此文加从臼卽邢字此古文有省改 从臼

笑部卻時照反高也 邢敦 秦鐘楊南仲釋作昭召直笑反

弛中醫

郊部效後教反 寅簋孝 詩教反 虢姜敦

号部曰莫報反 虘敦虎薄報反 寅簋 古文省

鷌部射神夜反 邢敦此古射字象手持弓矢形射堂謂之榭古文不从木亦止用射字爾雅曰無室曰榭射堂無室總名曰榭宣榭者宣王之廟堂其制如榭故曰格于宣榭與格于太廟太室義同春秋書宣榭火

亦重宗廟也

周敦 亞衣反 父辛彝

漾部妄 無放反 晉敦 丑亮反 寅盤說文作

鄉 許亮反 中丁父盤 弭 弭中醫 疾亮反 鄉子鐘 行貌

映部徵 居慶反 寅盤 秦鐘說文作 眉病反

秦鐘 郝敦 慶反 工正 秦鐘說文作

勁部正 之盛反 郝敦 王子吳鼎 商癸彝 政 牧敦 力正反 晉鼎 商癸彝古文令作

證部賸 以證反 邛仲嫚鐘說文賸物相增加又云送也與媵同

候部後 下遘反 朝事尊 遘 居候反 父丁彝 豆 大透反

齊豆說文作豆 豆古文作豆

宥部壽 承咒反 晉鼎 公緘鼎 王子吳鼎 父敦 同上 牧敦 弭中醫

入聲

屋部僕 步木反 周敦 朝事尊 蕭沃反 蕭□□云業衆多也□□

弭中醫 同上說文作 撲 蒲屋反 鄉子鐘 說文从

業 挨也古文亦多从支加敝 莫卜反 木 莫卜反

木父已卣 鍊 宋君夫人鼎 福 方六反 虢姜敦 弭中醫 齊豆 福 遲父鐘 秦鐘 復 房六反 寅盤

說文服作 寅盤說文作 古牧真上反 牧 牧敦

穆 秦鐘 伯姬三鼎 歲三敦 遲父鐘 夙 息六反

叔式竹反 虢叔鼎說文作 利古文作 祝之六反 祝 郝敦

畜 六反 秦鐘六反 力竹反 中信父鼎 父丁彝 鹿盧谷反

文作

爛部柬 檢玉反 牧敦 賓盤 獄 虞欲反 寅盤

覺部樂 逆角反 秦樂司徒卣 鄉子鐘

質部室 式質反 虞敦 日入質反 父丁彝 帥 朔反 寅盤說文作

秦 戚悉反 牧敦 必 壁吉反 弭中醫 文作

匹 寅盤 吉 激質反 王子吳鼎 姞 極乙反 寅盤

乙 億姞反 晉鼎 父乙卣

勿部勿 文弗反 晉鼎 寅盤說文作 市 分物反 紐也

亦作 市 市帶 周敦 同

迄部乞 欺訖反 公緘鼎

月部月 魚厥反 晉鼎 公緘鼎 王子吳鼎 散季

曰 王伐反 晉鼎 郝敦 周敦

沒部敦 薄沒反 叔殷 裂 高

黠部八 布拔反 散季敦

屑部 子結反 周敦 缺 古穴反 弭中醫

同上說文作

藥部爵 即約反 寅盤說文作 若 日灼反 牧敦

說文作 古考字作 虐 逆約反 牧敦

鐸部零 愍各反 秦鐘 作 即各反 與作同

臺 光鐸反 與郭同 齊豆 各 則鶴反 郝敦 音格 亦

陌部霸 匹陌反 月始生 公緘鼎 朝事尊 省

伯 鼎氏鼎 百 秦鐘 同上 直格反 與樺同

鄉子鐘 虢 虢叔鼎 虢 虢叔鼎說文作 叔殷 鼎 敦

虢叔奠說文作 惟以支為寸小異 虢姜敦

麥部 測革反 郝敦 周敦 禮丁彝 賁 側革反

革 各核反 周敦 寅盤說文作 寅盤說文作

昔部昔 思積反 郝敦說文作 少 詳亦反 伯百 父敦 精 秦反

戠敦說文作 赤 昌石反 大火 郝敦 益 伊昔反 从 皿 虞敦

說文作 亦 反 牧敦 奕 師奕父盤說文作 奕作 奕作 奕作

則少一步尚可疑 辟 必亦反 周敦 牧敦 寅盤

寅盤說文作 虩 火干反 秦鐘

錫部錫 先的反 晉鼎 寅盤說文作 周敦 文錫从

金从易及古文皆無此 仲為錫諸器多有此文考其義當讀為錫 析 反

父乙卣說文作 李陽冰云木石為片右為刂音層說文無刂字然 公緘鼎

戕之類皆从刂則此字有析木之象當為析父已人形彝有非字皆有大小人形不知何義竊意非字或亦非字省文 高 狠狄反 某父 高 父已高 象形

職部戠 質力反 戠 戠即節力反 敦 牧敦 亟 訖力反

直 逐力反 晉鼎說文作 或 越逼反 牧敦 敕 畜力反 秦鐘 偪 筆力反 牧敦

德部德 的則反 晉鼎 必墨反 文作 直古文互有繁省

秦 鼎 即得反 寅鐘 與則同 寅盤 國 骨或反 敦

緝部執 質入反 秦鐘 人 日執反 敦 立 力入反

邑 乙及反 郝敦 及 郝敦

合部帀 作答反 父丁彝 眾 達合反 日相及也 遲父鐘

業部業 逆怯反 秦鐘 業 古文作 說文作

洽部夾 乾洽反 遲父鐘 文作夾 說

乏部法 弗乏反 晉鼎 之

帖部變 悉協反 秦鐘 辛 或云言省

狎部甲 古狎反 樂司徒卣說文作 作 从 從為 孚甲之象但

筆畫小不同爾

疑字

百部 晉鼎 秦鐘

生部 晉鼎

巫部

厂部 周敦

文部 虢姜敦 牧敦 寅簋

二部 虢姜敦

貝部 晉鼎 戠敦

水部 牧敦

宀部 牧敦 寅簋 弭中醫

系部 牧敦 寅簋

皿部 牧敦 公貴 秦鐘 同上

馬部 寅簋 同上

勹部 寅簋

斤部 寅簋

革部 寅簋

奴部 寅簋

弓部 弭中醫

金部 弭中 秦鐘

食部 弭中醫

月部 師服簋 師𩛥彝

臼部 齊豆

臣部 齊豆

丁部 學鐘

丰部 秦鐘

犬部 秦鐘

刀部 遲鐘

攴部 裘盉

口部 齊豆

象形

父乙彝 同上 主父己彝 同上 立戈自 持戈自

祖丁彝

無所從

晉鼎 敗氏鼎 父己鼎 周敦 戠敦 牧敦

同上 同上 弭中盉 商祭彝 同上

同上

戰胡

續考古圖

撰人不詳

刻續考古圖序

續考古圖者宋紹興間人所編佚其姓名釋文一卷據翟耆年籀史當是趙九成所撰里貫仕履皆無考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鄭樵讀書志明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高氏百川書志皆未著錄始見於錢曾遵王讀書敏求記遵王所藏南宋刊本與考古圖並行得之無錫顧詢遠後歸李滄葦延陵書目所載是也滄葦沒歸於徐健菴遵王復從健菴借歸倩工影摹圖繪工精自稱過於宋本即今天祿琳瑯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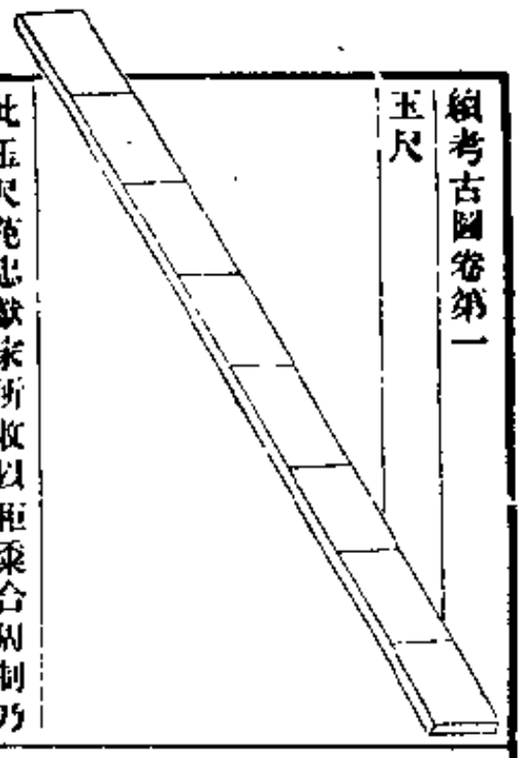
七閣所據以著錄者也書記所見藏器之人惟李明仲誠南宋尚存為王晉玉珩張仲謀詢榮詢之咨道榮子邕輯桃谿夫雄皆徵宗時人作者姓名雖不可考其必生長北宋而終於南宋無疑也書前必有序序必有題名如考古圖之式敘亡而牲名與之俱亡矣夫豈故隱其名哉人之著書患其不傳傳矣患不能久既傳且久矣而姓名轉晦名之傳固有幸有不幸欲亦作者所不料也其拓曰克一藏宗公鑾鼎曰克中藏王宮匜一門羣侯風流好古時代雖遙彬彬足動人慨慕惜皆不可考再考古圖宋時基行至元而陳仁子刊於茶陵至明而有泊如齋寶古本而刊故流傳甚廣後圖釋文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十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廠肆郵示目錄列有此書亟托陳小舫訓導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吳門見插架有之從俗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稿也爰借錄而壽之梓不見宋本無從是正其有斷爛未敢肊更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守潘伯寅翁坪兩尚書各有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史得之者多是書宋本不知所歸夫物之興廢有時時之久後有數者得一旦宋本復出以歷考古者之堂而快余之風願也乎

光緒十三年歲在彊梧大淵獻壯月既死霸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水利太平關監督加四級歸安陸心源書于萬鼎廔

續考古圖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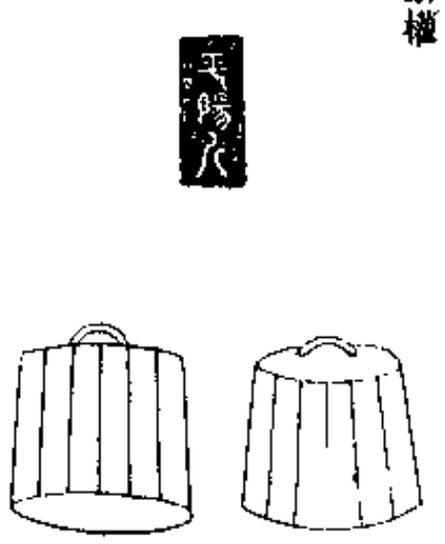
玉尺



此玉尺范忠獻家所收以秬黍合周制乃周尺也

按書曰同律度量衡度所以度長短凡五謂分寸丈尺引也凡世樂用尺者取其五度之中析之可以見分寸積之可以見丈引所以歷世因而不改也按度以周制爲準後世因革不同增損或異周制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備矣晉泰始中中書監荀勗按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荀乃依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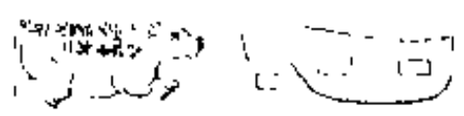
秦權



銅權二一在河南李善初家一東明王氏所藏形製略同權高二寸徑寸有九分容合重六兩銘曰有二字王氏權又有平陽斤三字考此權刻詞則秦二世廣刻丞相繹者王綰也斯李斯也去病馮去病也

按權所以施於衡然後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謂銖兩斤鈞石也以小大輕重爲差圓而環之令肉倍好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五權之制各有差次按此權乃斤權也故有刻平陽斤者所用斤權也內外八棱而好圓外皆刻詞所以防病鎔也

銅虎符



銅虎符得之於咸陽以秦尺校之長二寸五分頭高一寸身高八分重一兩五分半虎形背文云與濟陰太守爲合符脅肋上云濟陰右二皆篆書陷銀其陰面有二方銅柱隱起二分許所以合同處也按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符以代珪璋從簡易也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銘刻篆書與郡守爲合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按通典曹州漢宣帝更名定陶後爲濟陰郡後漢因之沿魏以降屢易隋後爲濟陰郡考此符篆刻即漢銅虎符也

銅魚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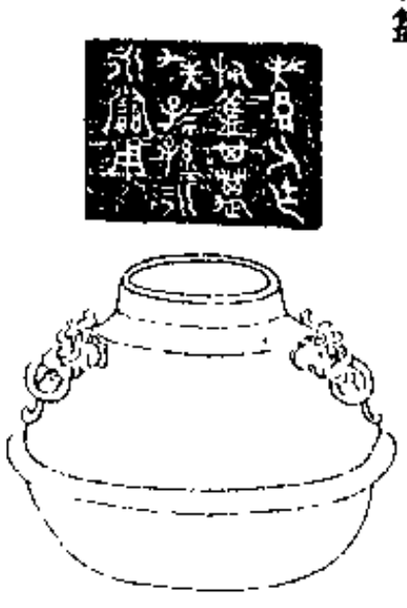
銅魚符得之於潛邸之驄之乃唐銅魚符也以今秦尺校之長一寸六分濶五分重二錢符之雄者其陽刻作魚鱗形其陰面上臨起一同字下刻廉州第一皆楷書也

按唐書志高麗八長安龍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皆給之歲內則左三右一歲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進外始第一周而復始

行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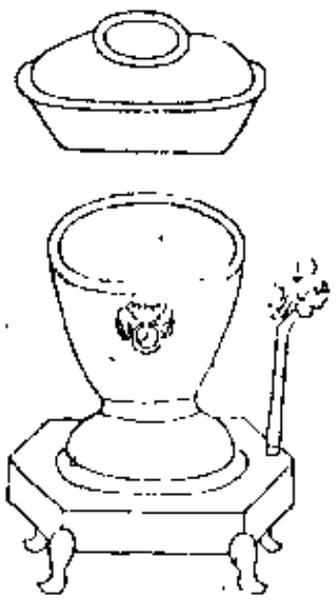
右得之於西洛尼寺井中龜身長乘尺之二寸半容漢二合半長四寸徑三寸半按此龜以貯墨汁掌以援筆細處可以懸繫疑行路所用硯也或云軍行所用然觀其制作似非上古所爲但適用爲可取爾

旅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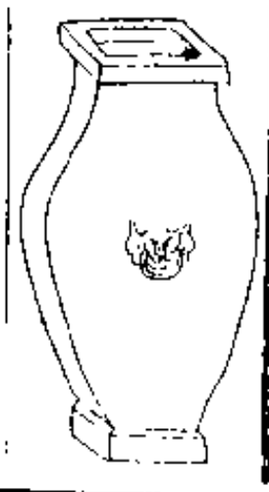
右得之於西洛有銘刻云叔高父作旅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五字

按鑑深爲尺七寸腹徑九寸口徑四寸半耳闊一寸刻銘於上容漢一斗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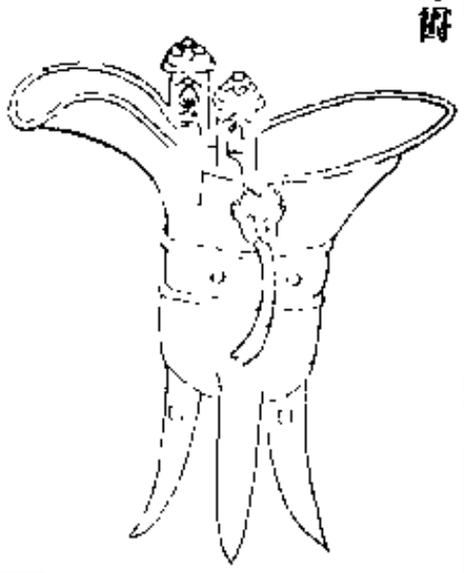
右得之興平竈釜甑笑凡四物以乘尺校之竈長八寸半口徑三寸甑口徑六寸深三寸四分足高二寸笑爲龍頭高四寸釜徑六寸深二寸半無銘識

銅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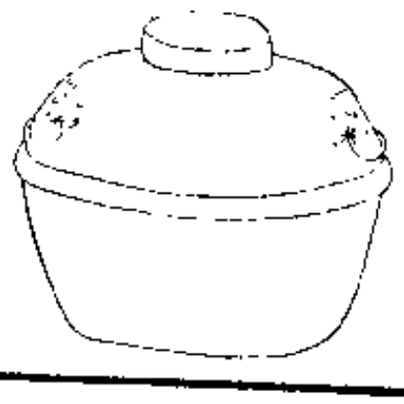
右咸陽張銅殿直家得於長陵蒲城中傍有刻字云武安侯家銅鈁一容一石二升重四十二斤第一按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生長陵武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此鈁則漢器也說文云鈁（府良切）方鍾也鈁身高乘尺之二尺一寸五分腹闊一尺三寸五分足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五分容今斗四升重今秤十六斤

文考爵



右得之於西洛刻文於兩柱曰文考命作高乘尺八寸半柱高一寸半深四寸足高三寸長七寸闊三寸三分容漢一升

館陶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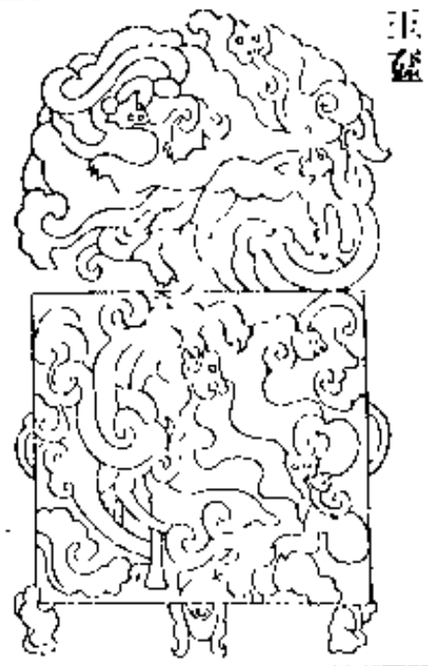


楊奐摭家所收形製正與余所有旅鑑同文曰河東所造三斗銅鹿釜重十二斤長信賜館陶家第二凡三十一字得於屋深乘尺七寸半腹一尺一寸口徑五寸半字在腹上容漢三斗一升按長信太后宮名故前漢孝元傅昭儀尊爲太后置左右曹事真邑如長信宮中宮又成帝母太皇太后本傳長信宮是也館陶家即公主家按

前漢文帝女嫖爲館陶長公主後漢世祖弟三女紅夫封館陶公主肅宗時爲子求邱者也此器未詳前後漢

楊奐摭所收銅遍口筒小杯盥食背上注水即杯中水滿可以揩筆寫身長乘尺之三寸高二寸闊二寸容一合半杯長寸半闊七分

玉壺



長安百姓王愎掘得之底蓋全白玉篤之廬江李伯時所收銅鼎壺形製略同腹作雲龍異獸之狀三足熊負之高桼尺一尺一寸當今省尺八寸五分也身深六寸蓋高四寸口徑七寸八分當今六寸以今秤校之重八十四兩

父癸彝

張才元懠所得銅彝刻文於腹內旁口徑桼尺之八寸五分耳高二寸腹深四寸五分足高二寸五分容漢一斗五升

父乙虎彝

張才元所得銅虎彝刻文於底內口徑桼尺之八寸高五寸八分容漢一斗三升兩邊作虎頭腹方文圓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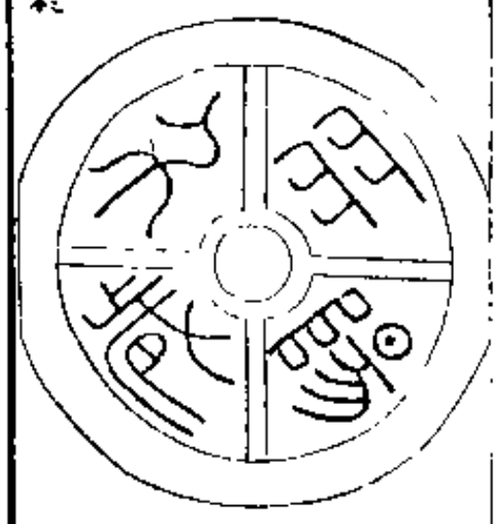
烏銅尊

張才元所收圓乳方文烏銅尊無文刻凡九十乳製作甚精與新平張氏所收者略同口徑桼尺之一尺五分腹深四寸五分容漢一斗八升足容四升

玉師文康功家亦有一烏銅尊正相似口徑一尺一寸通高七寸八分腹深五寸八分足高二分容漢二斗亦方文圓乳凡百二十乳乳皆平

梁伯黃金塗壺

張才元所收黃金塗刻文於腹外凡四十二字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送三十涑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記護 掾臨主而右丞回守令寶昌口徑桼尺之五寸腹徑一尺高一尺足高二寸腹容如所刻足容三升前漢成帝二十五改綏和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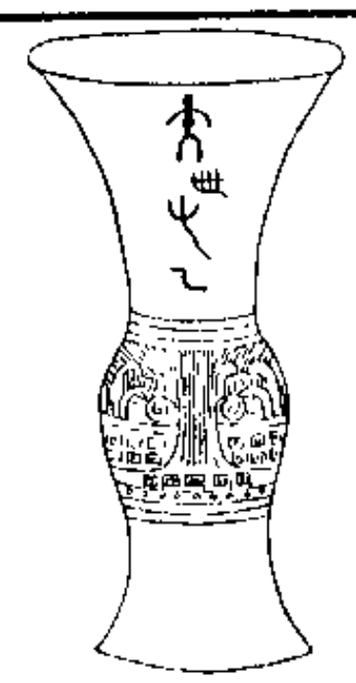
卷一終

續考古圖卷第二

丁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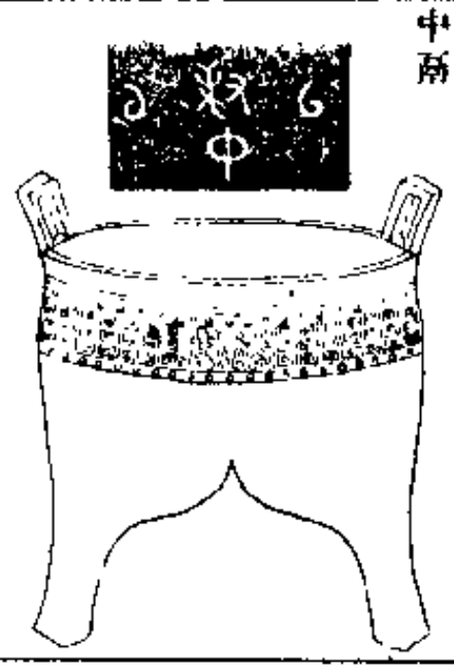
玉斝玉玠所收形扁而上銳實卣也而刻文於底內曰丁舉新平張氏所得如瓠形三升刻文曰癸舉雝陽王氏所得刻文曰舉呂與叔謂舉者亦尊彝之名若杜舉是也然此卣似非飲器亦謂之舉也并足高桼尺之七寸腹深五寸足高二寸口徑四寸三分濶二寸五分腹徑五寸半濶三寸半容漢六升

父乙爵



王晉玉所收狀如觚而大容漢一斗刻文在內上爲人形下曰父乙口徑乘尺之九寸五分項徑四寸半腹深九寸足徑五寸五分深三寸容二升半

中鬲



王晉玉所收刻文於腹內旁惟可辨中字口徑乘尺之七寸五分腹深四寸半足高三寸耳高一寸半足中實容漢八升

王晉玉所收鬲刻文在腹內旁作人形持戈左爲毋乙字口徑五寸五分腹深三寸足高二　中空耳高八分容漢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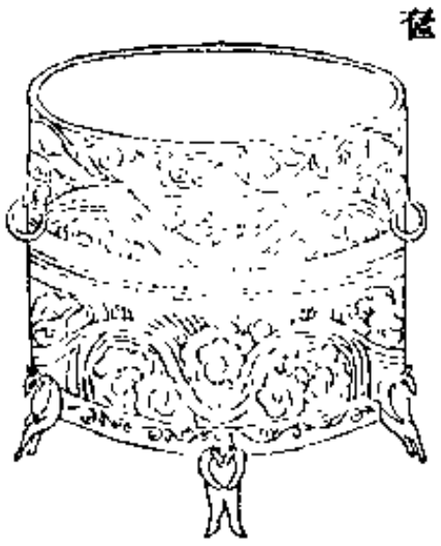
蟠形卣蓋

王晉玉所收卣蓋盤蟠製作甚工刻文在蓋內四字曰作母乙　口徑四寸五分高四寸五分

按考古載庚鼎辛鼎癸鼎止作一字云按史記夏商本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爲號則此三器疑夏商之器又載祖丁彝李氏錄云名之可辨者祖丁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又有父已彝父丁　又有父已父乙卣

母乙尚母乙卣然恐未必　夏商君號恐止是用於父母祖考之器器不　故以甲乙爲次第之號也

塗金奩



王晉玉所收惟存底亡其蓋鈒刻甚工巧花文皆塗金下作三熊負之無文刻口徑乘尺之八寸腹深五寸負熊高一寸五分容漢一斗四升

兕觥

王師文所收刻文在底內作人形父丁得於太原孟縣流徑乘尺二寸五分腹徑四寸長七寸前高七寸後高五寸腹深三寸五分容漢三升并乘尺寸爾雅云兕似牛毛詩疏亦云兕似牛一角青色器上獸形似之而此器銅色青黑故以兕觥目之觥容七升按廣雅云一升曰酒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舊圖云凡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觥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列然則觥既非正禮則所容多少亦或不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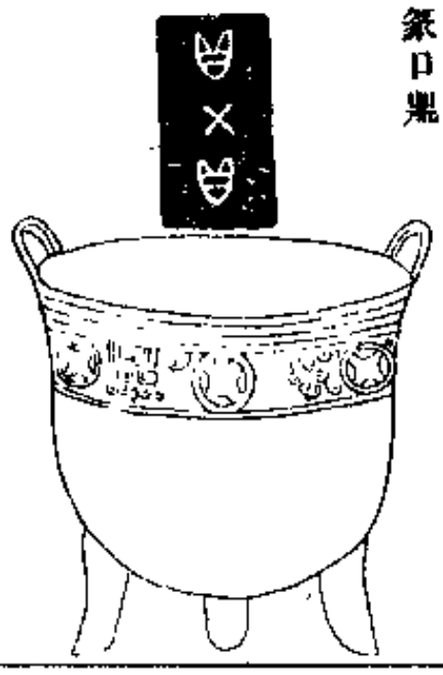
牛彝

王師文所收無文刻方文闊乳凡一百三十有三與虎彝相似但兩耳作牛頭形口徑乘尺一尺腹深六寸足高二寸容漢一斗五升

獸面細文瓿

王師文所收無文刻得於太原孟縣口徑乘尺之九寸五分足口徑亦然腹徑一尺五寸通高一尺二寸腹深一尺容漢六斗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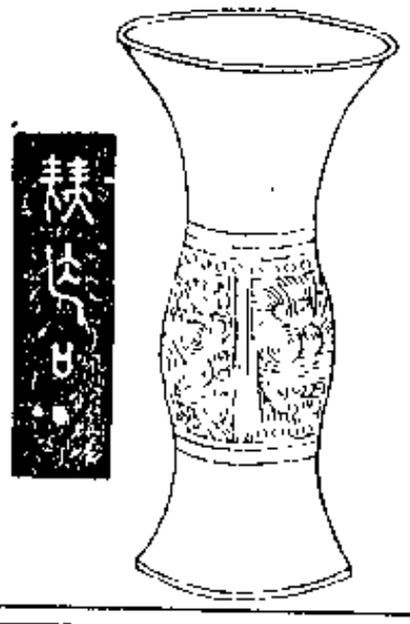
按形與制與祕閣瓿瓶細文瓿李氏龍文瓿相類而細文瓿雖大止容一斗五升此瓿甚雄壯瓿文云瓿瓿也大口而卑用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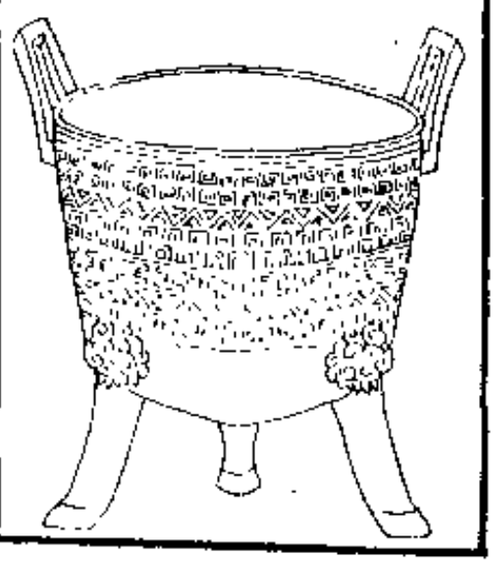
王師文所收小鼎刻二字於口內口徑乘尺之八寸五分耳高二寸腹深六寸足高二寸五分容漢一斗三升

王師文所收刻二字於口內象口腹足皆作蟬又考古已收模刻少異爾口徑乘尺之七寸耳高二寸腹深五寸足高三寸容漢七升得於鄴郡亶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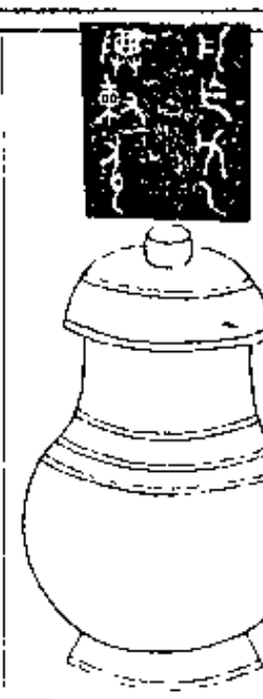
伯丁罍



王師文所收與王晉玉父乙罍正同亦刻文於底內兩字未辨下三字曰作伯丁制作大小父　亦容漢一升



張才元得於西洛無銘刻三足皆作象頭足若象鼻云口徑乘尺一尺二寸耳高三寸八分腹深八寸足高七寸容漢三斗五升



父乙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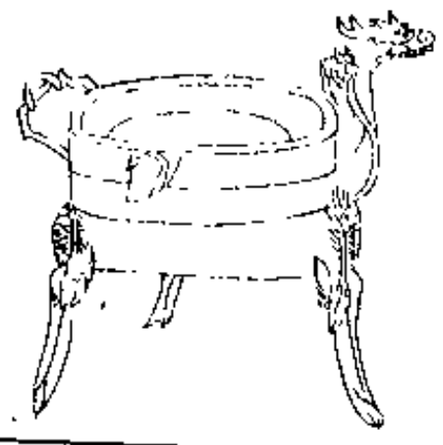
上缺七字　商器也刻文於底凡七字云　缺九字

大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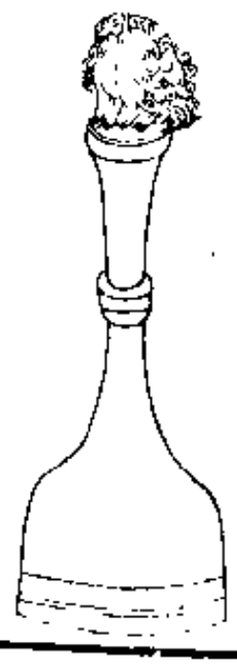
彝蓋文

祖孟廣博所收彝蓋破損不完惟字存甚奇古刻文蓋內凡六十三字

蟠首平底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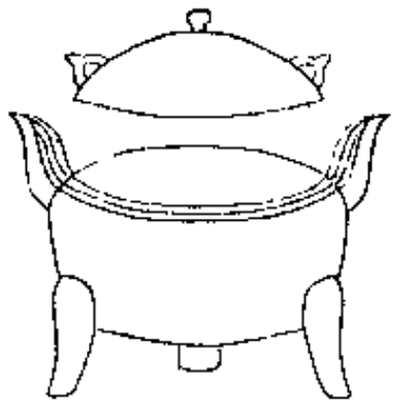
張伯均所收與京兆呂氏所收正同但呂斗卿足作獸面此斗足端作卧獸爲異口徑桼尺之六寸五分深三寸五分柄作蟠首無文刻容漢四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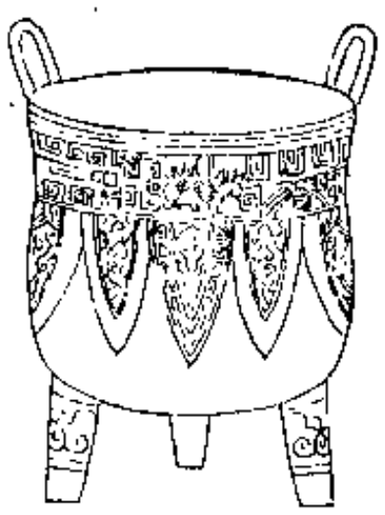
張伯均所收無文刻

通高桼尺二尺三寸其端作獅子形高三寸堂高一尺六寸底高四寸中空底口徑一尺五分盌端兩竅相當卯之其聲清響

瓦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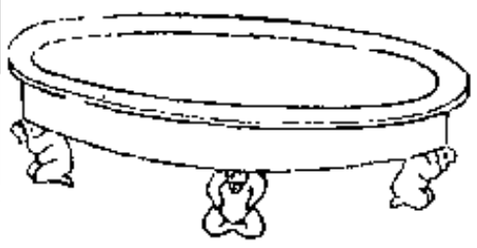


得之於咸陽鼎蓋皆瓦中作銅鼎通高八寸腹徑九寸深四寸其足各高三寸鼎容二升鼎口徑七寸



李元均宰所刻二字於內篆口足腹皆作蟬文與乙鼎相似口徑桼尺之四寸七分耳高一寸腹深三寸足高二寸容漢二升二合

熊足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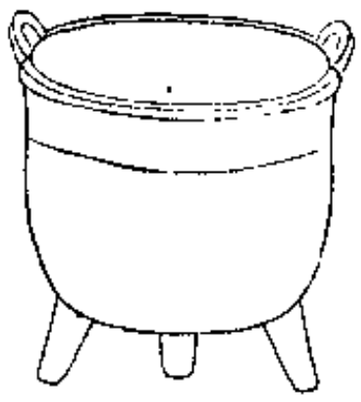


崇寧元年秦州甘谷新邊民耕得之獻於定西高廟爲挪掛槃又刻鑿於槃中以記獻送年月編槃甚雄壯平底下作三熊負之內外塗金皆全但已爲民間刻壞甚可惜也槃面徑桼尺之一尺八寸五分脣徑十分半足熊高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分容漢一斗二升以今秤秤之重一十八斤

篆口鼎

呂子功姪得此鼎於岐下與王師文篆口小鼎略相似腹內口下刻一字口徑桼尺之七寸耳高一寸二分腹深五寸足高三寸半容漢八升

王宮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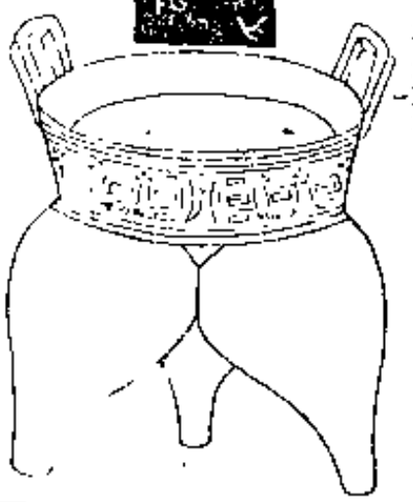


右克中姪所收刻文二十字於口外圖轉讀之

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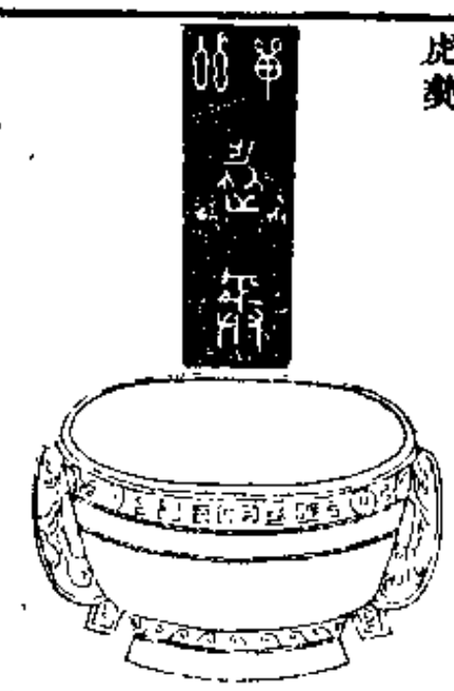
續考古圖卷第三

高



右榮詢之者道大夫所收刻文於內未詳通高桼尺八寸半耳高二寸口徑八寸腹深八寸足中空榮氏所收古器最盛凡百餘種除已收入考古圖外有文刻及形制佳者取二十六種續編於此

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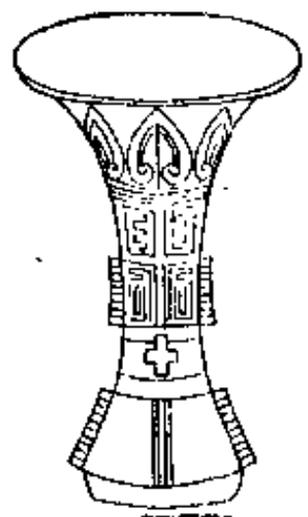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內曰單彝作從彝曰徑柔尺之一尺腹深六寸足高二寸

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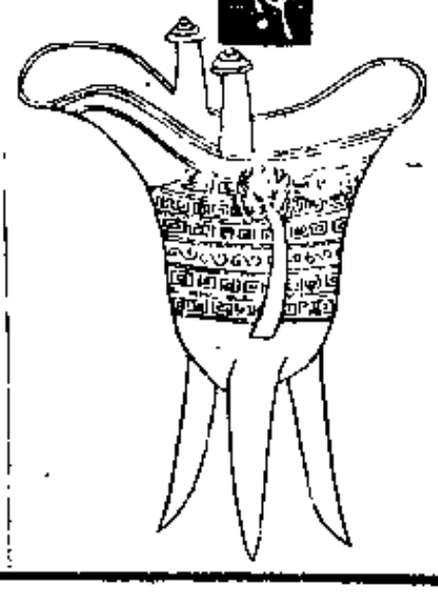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內曰單彝作從彝曰徑柔尺之一尺二寸足高一寸二分深三寸容漢一斗二升

彝



容二升身高尺二寸口徑六寸半身徑一寸半形制與前所載同刻字三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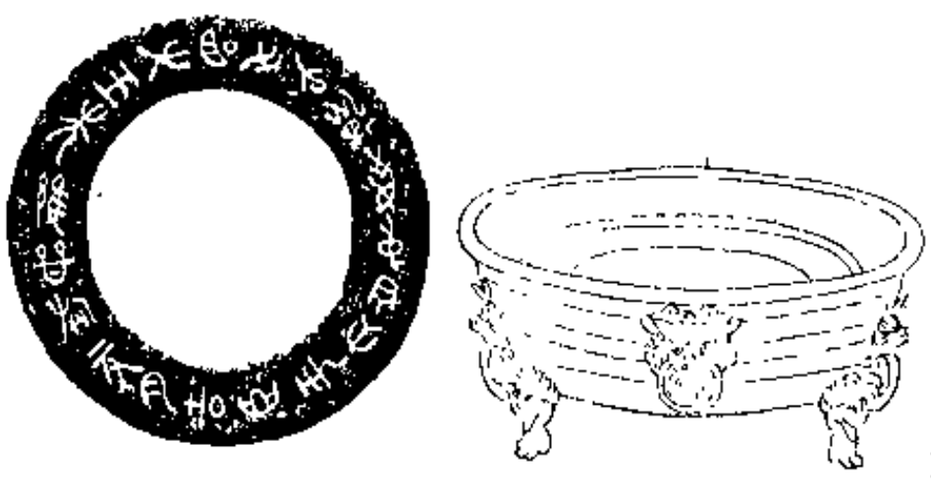


形制與前所載同刻字三

冰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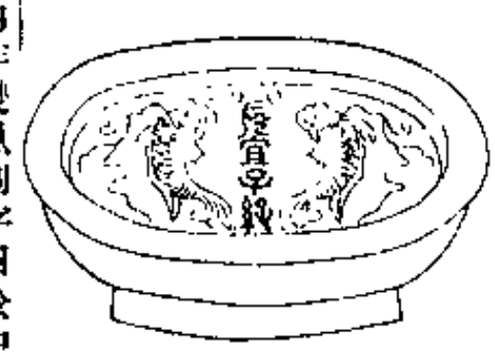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四方兩耳各四尺上池貯冰下池盛水也上池口徑柔尺一尺二寸高七寸唇闊半寸足高二寸四壁鏤明所以貯冰令冰不積也下池口徑一尺六寸高四寸半唇闊一寸足高三寸半深一寸六分所以盛水也

按周禮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注鑑如甌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內外幾之脣蓋鑑爲凡酒漿之酒尊亦如之祭祀共冰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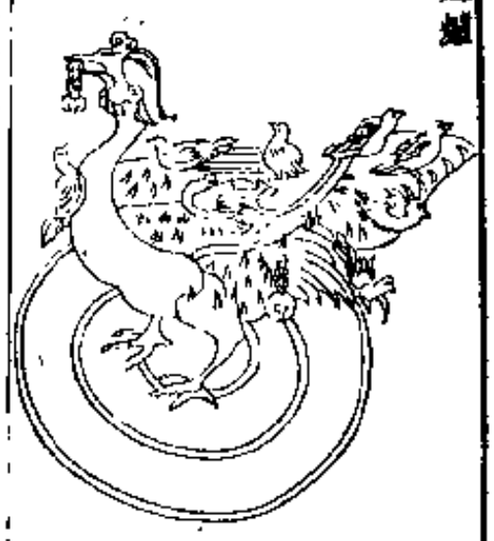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作獸面鈕環凡四環三足底下刻文凡十九字口徑柔尺一尺三寸通高六寸深四寸足高二寸容漢四斗

雙魚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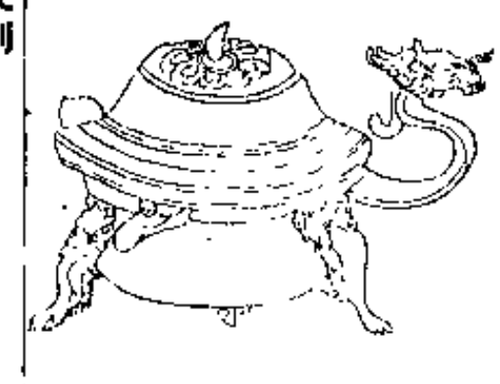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底內作雙魚刻字四於中曰長宜子孫口徑一尺九寸黍尺脣濶一寸深五寸

九鵝鳳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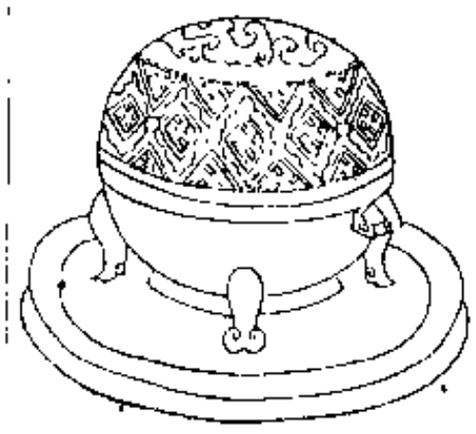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制作甚工自背與兩翅爲蓋腹爲爐鳳口啣鈴翅亦懸鈴身負九鵝鳳立槃中槃徑黍尺五寸鳳高一尺長一尺

龍鐺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

香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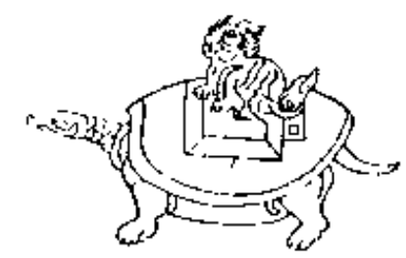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槃徑黍尺六寸高五寸爐徑四寸凡爐香先煮湯於槃中使衣有濶氣即燒香爇煮殺而不散故傳出之類皆然

牛匜

牛匜中空下有座背作方蓋蓋上作仙人形牛座高黍尺之五寸人高二寸座長四寸牛長六寸容漢一升

獅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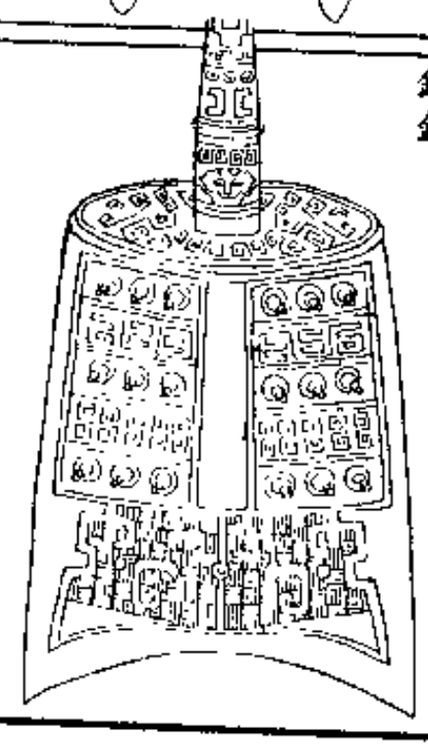
獅匜中空背作方蓋蓋上作獅子形身長黍尺三寸半身高二寸頭長一寸半濶二寸獅子高一寸半容四合

二匜並榮詢之所收

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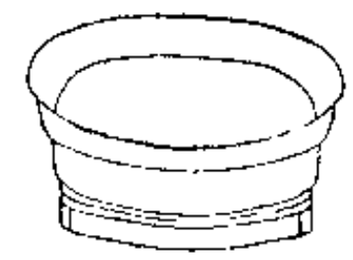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於內鼎高八寸半黍尺耳高二寸口徑八寸深七寸容漢一斗五升

鉦鐘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日左樂

刁斗



刁斗狀如盆底有鼻可以繩懸擊之有聲高五寸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底徑五寸半容漢二斗四升

紹興壬午在果山見一器正類此但腹作三獸面其鼻可懸中畫雙魚有文曰大吉祥蓋漢器也

鳩杖

榮詢之所收高三寸長黍尺之五寸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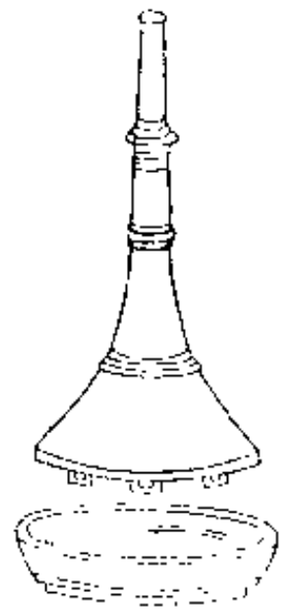
龍虎洗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洗底作龍虎猴梟鹿五獸狀中又作寶瓶之狀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高三尺容漢一斗七升

兕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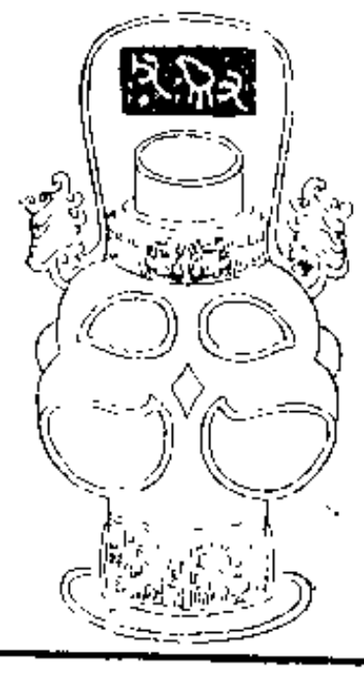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六曰祖戊叔辛叔癸與王師文所收相似而此有蓋文刻甚華蓋亦兕觥

燈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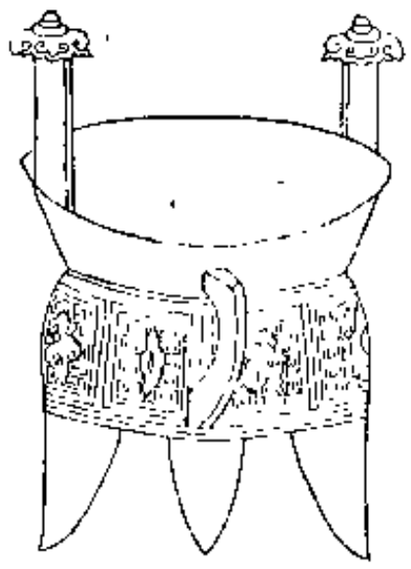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檠脣刻蘭席二字燭臺上中兩段并檠凡三上中空可以立燭中三足立於檠中檠口徑黍尺之一尺高二寸半中高四寸下口徑七寸上高一尺口徑二寸半深三寸半

父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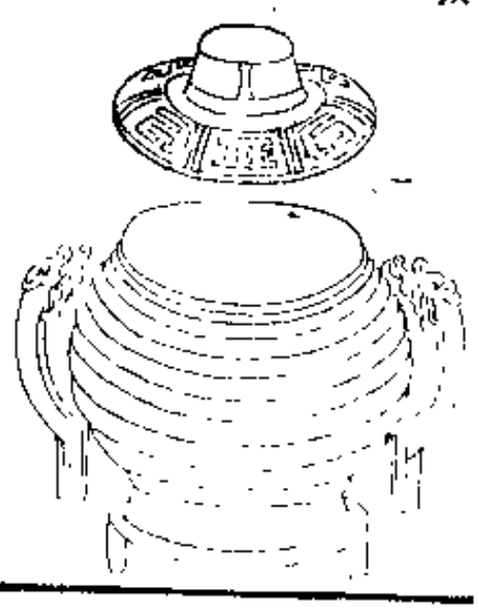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三於腹底內惟身存亡蓋梁兩端作鹿頭狀口徑黍尺長五寸半闊四寸梁高六寸足高二寸腹深一尺容漢一斗三升

商鼎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形制如鼎高有柱有耳蓋飲器也通高黍尺之八寸柱高二寸容漢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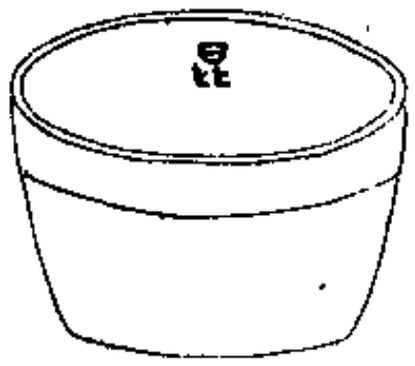
寶敦



惟三月初吉庚午
王呼虢仲入右 王錫
赤芾朱 鑾旂 拜稽首
對揚天子 命用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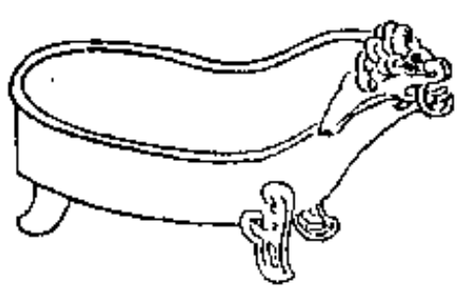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蓋凡五十字高乘尺之一尺口徑八寸半腹深六寸容漢二斗二升無文刻蓋容四升刻文於內

盉



榮詢之所收高乘尺之一尺口徑二尺六寸容漢二 八斗並無文飾之類惟刻昆字

航



作牛形三足蓋不存身高乘尺之寸頭高七寸長一尺二寸闊六寸足高二寸容漢五升形制雖不類前飲器之精亦飲器航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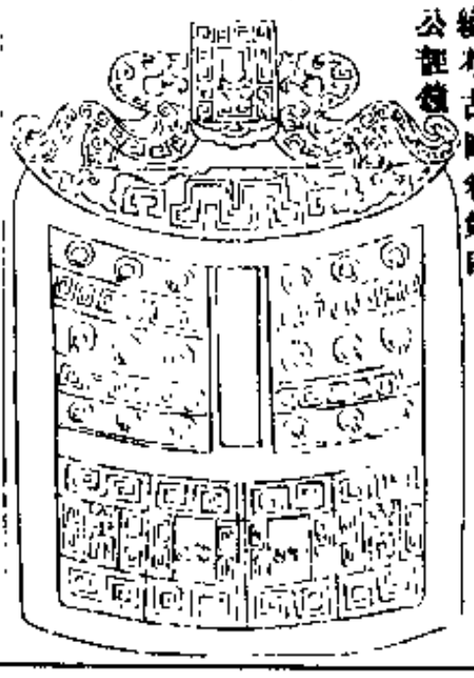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

鴈盤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盤有足內外刻作飛鴈形高乘尺之三寸半口徑一尺三寸底徑七寸半容漢一斗五升

續考古圖卷三

公經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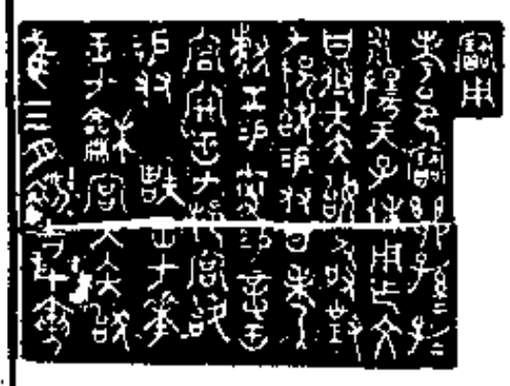


崇寧三年甲申歲孟冬月應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鐘六枚以宋公鐘又獲於宋地宜爲朝廷符瑞尋上進焉刻文六字

六鐘形制文飾皆同形扁而銳不垂六鐘各殺一寸爲差每鐘皆刻曰宋公成之經鐘字形漫漶僅可識焉按宋自微子開二十六世平公成立平公錄此鐘故刻曰宋公成之經鐘六經自是帝禘頂之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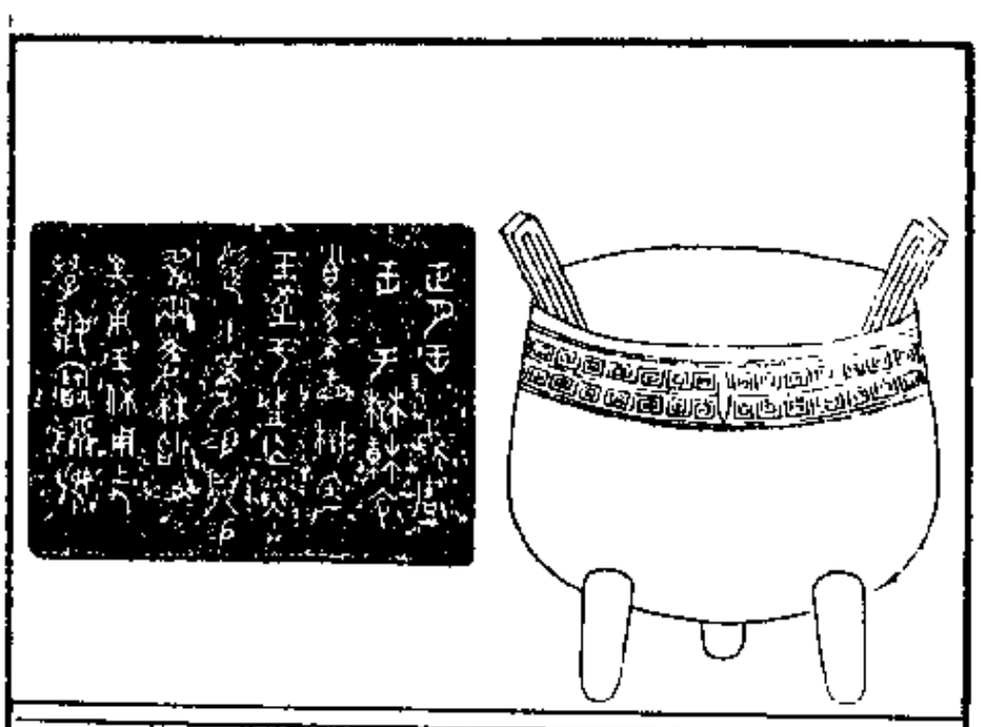
第一鐘以乘尺校之鐘體高二尺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四寸銑間徑一尺七寸第二鐘體高一尺九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銑間徑一尺五寸第三鐘體高一尺八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銑間徑一尺四寸第四鐘體高一尺七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一寸銑間徑一尺四寸第五鐘體高一尺六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三寸第六鐘體高一尺五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九寸銑間徑一尺二寸按周備六代之樂惟闕六 五英惟歆武然則周德既衰諸侯各備古樂既有歆武則宋宜有六莖也

大夫始鼎



考邑寶鼎孫孫子子永揚天子休用作文日修大夫始敢對在邦始錫友曰考獻工錫曼錫章王宮王在邦宮始錫友 朕王在鄦宮大夫始王在鄦宮大夫始惟三月初吉甲寅

趙承規 茂曾所收刻文於內凡六十五字得於永興醴泉之甘北以乘尺之總高二尺曰廣一尺四寸七分耳高四寸足高六寸腹深一尺五寸容一石四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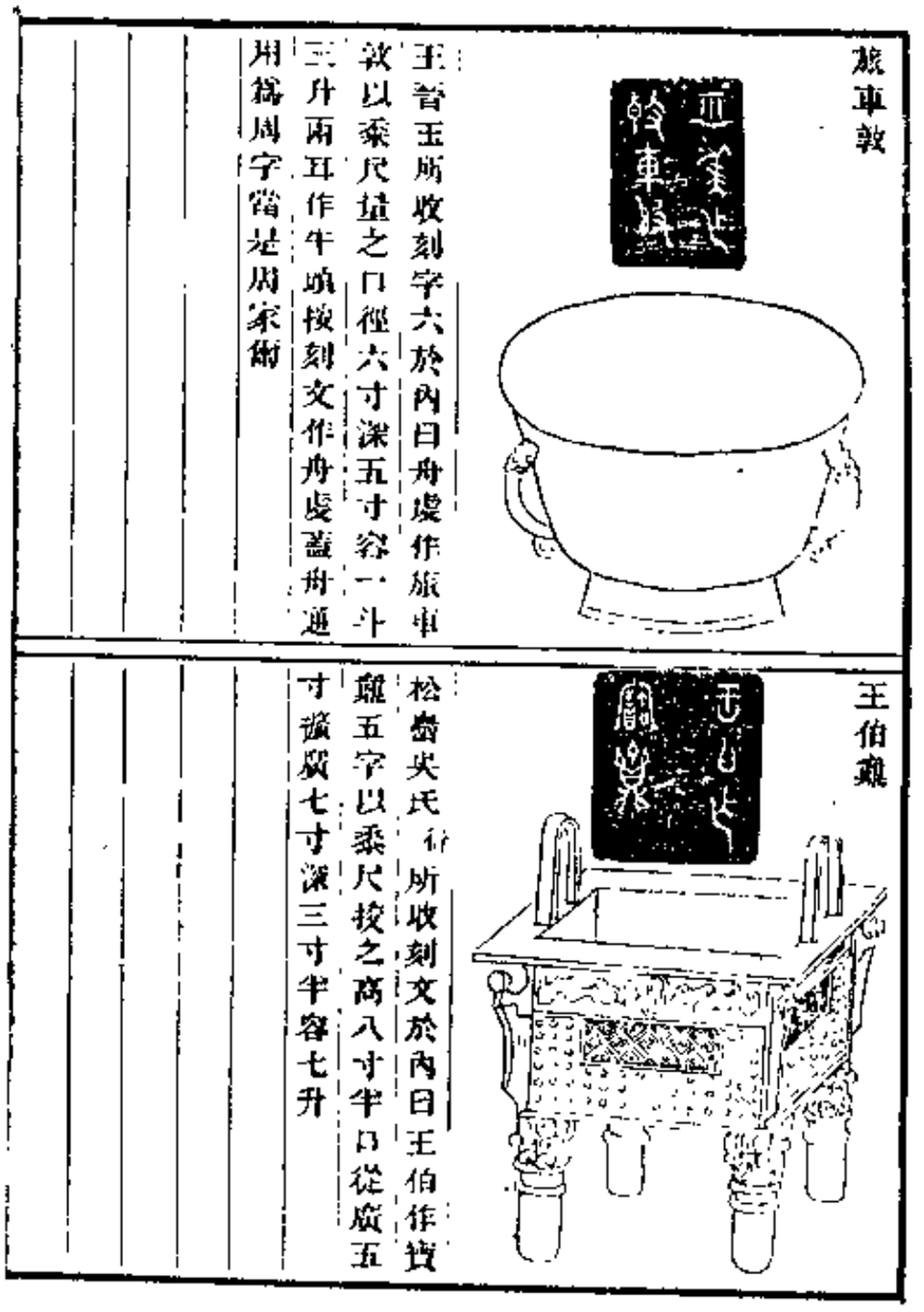
趙承規所收刻文四十七字於內以黍尺量校之總高八寸三分口廣七寸四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足高二寸一分容一斗一升五合

周處敦

張才元所收刻六字於內文曰舟處作旅車敦以黍尺校之高五寸半口徑七寸腹徑一尺足徑六寸半深四寸半容一斗五升

父丁盉

趙承規所收刻文於內以黍尺校之總高一尺二分口廣四寸八分流長三寸三分腹圍二尺三寸六分足高三寸七分深七寸容漢二斗二升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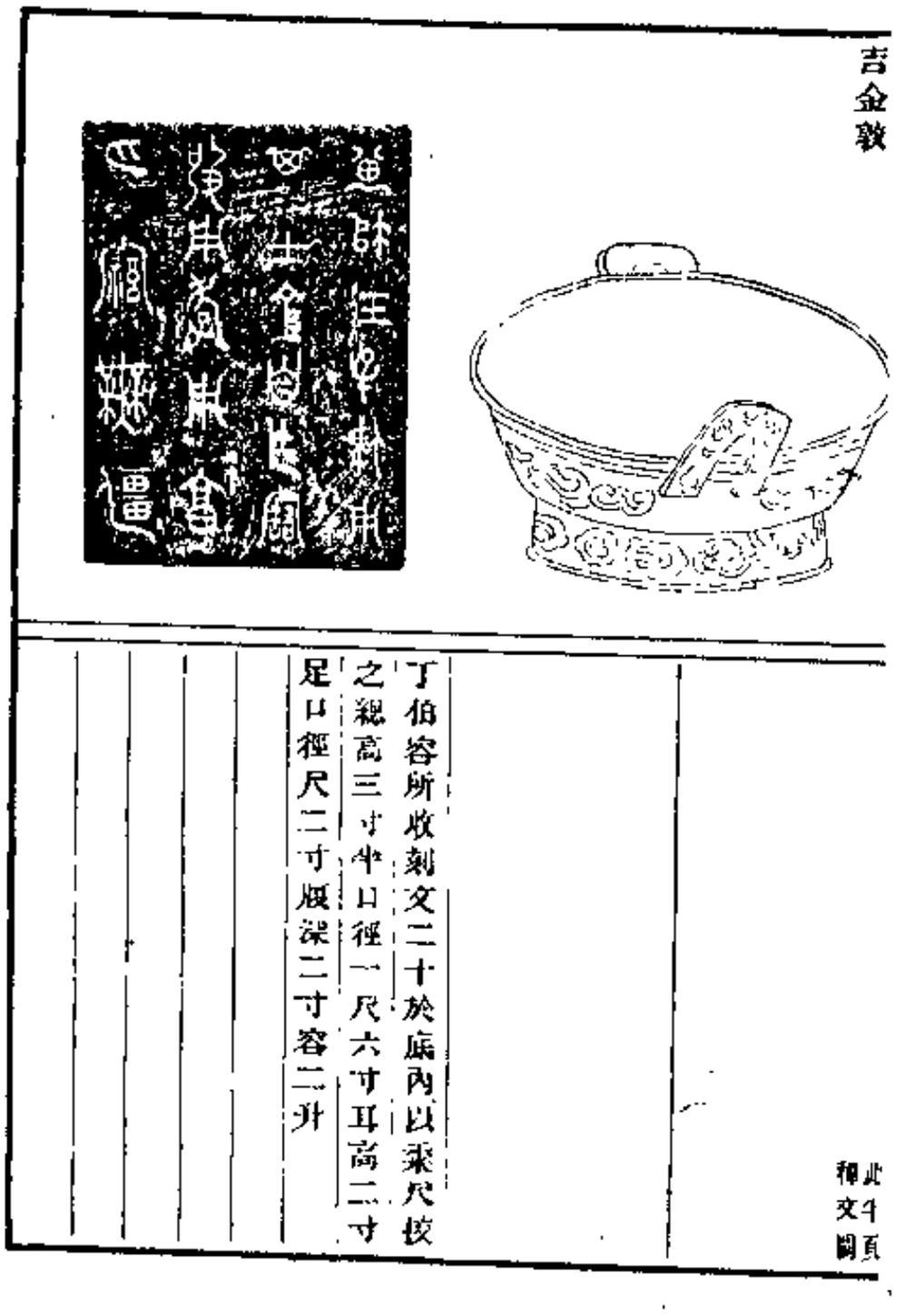


旅車敦

王晉玉所收刻字六於內曰舟處作旅車敦以黍尺量之口徑六寸深五寸容一斗三升兩耳作牛頭按刻文作舟處蓋舟通用爲周字當是周家物

王伯鼎

松齋吳氏所收刻文於內曰王伯作寶鼎五字以黍尺校之高八寸半口從廣五寸深廣七寸深三寸半容七升



吉金敦

丁伯容所收刻文二十於底內以黍尺校之總高三寸半口徑一尺六寸耳高二寸足口徑尺二寸腹深二寸容二升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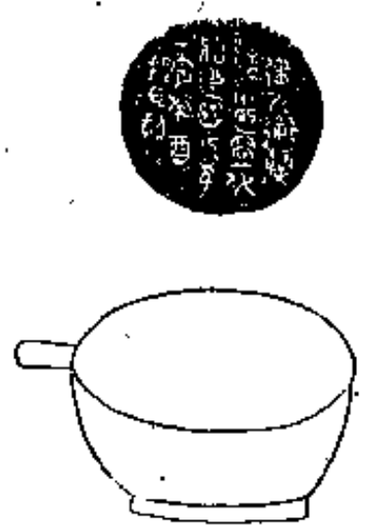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刻文六字於口內　作父丁寶鼎其形三角不圓以黍尺量校之口徑五才半高五寸半耳高一寸腹深四　容五升半

周虔鼎

丁伯容宏所收刻文四於內舟虔旅鼎以黍尺校之高七寸口徑六寸一分深三寸五分

己上張才元王晉玉丁伯容三器皆周虔所作器得於洛

日方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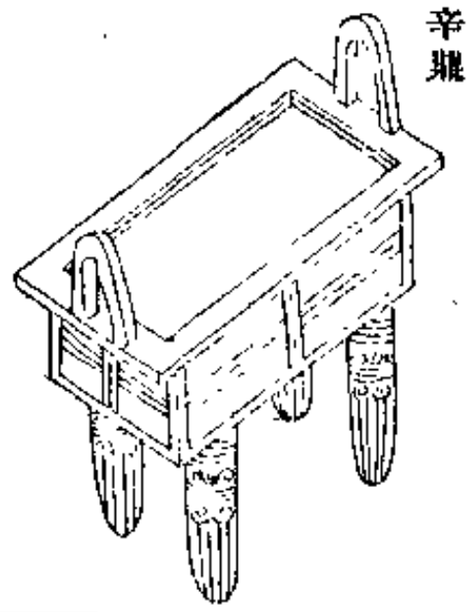


楚氏朝宗所收刻文底外足間凡二十二字文曰律斤衡龠注水甌容一升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以黍尺量校之口徑四寸足徑二寸三分深一寸五分流一寸半容一升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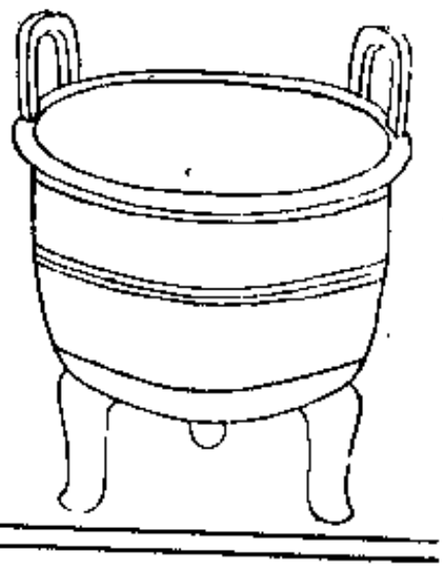
榮子維所收刻文四字於內曰作寶尊彝以黍尺量校之口徑一尺通高八寸深六寸半容二斗

父辛鼎



惟王奮各于成周
受周趞又　于
慧公趞用作乃
文考父辛寶尊
鼎其子孫永寶癸

鬲鼎



姚義夫雄所收刻文三十二字於內制度尺量未詳

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
在宗周王令放緐荆司
九陂緐作朕皇考龔爽
尊鼎緐用享考于朕皇
考用錫康豫魯休屯右
眉壽永命令終其萬年
無疆緐子二孫永寶用享

崇寧初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凡六十三字乃周鼎也尋上之　朝廷制度未考

趙仲忽周臣所收無銘刻字於足底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半口徑六寸八分足口徑四寸深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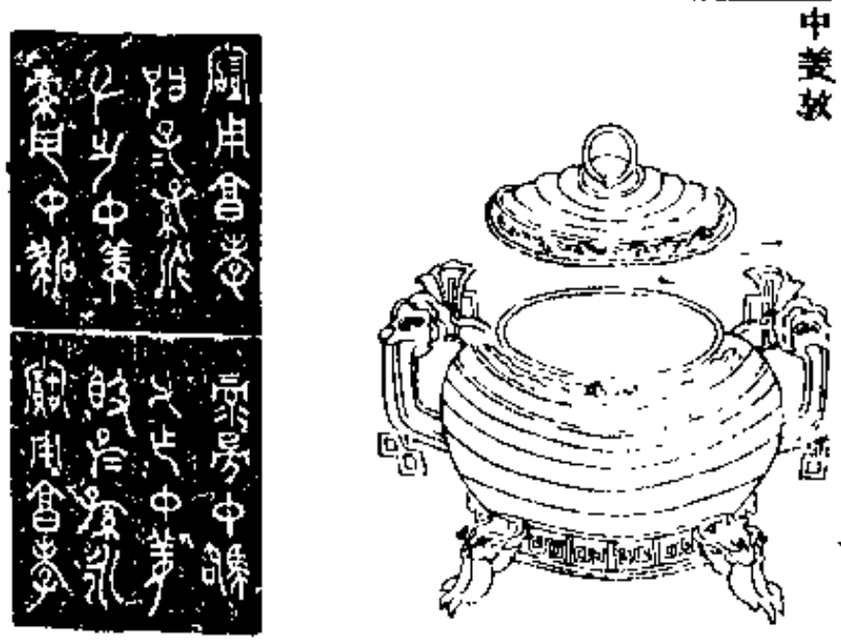
父癸鼎

趙周臣所收刻文四於口內惟父癸可辨以黍尺量校之高八寸半耳高一寸八分口徑八寸腹深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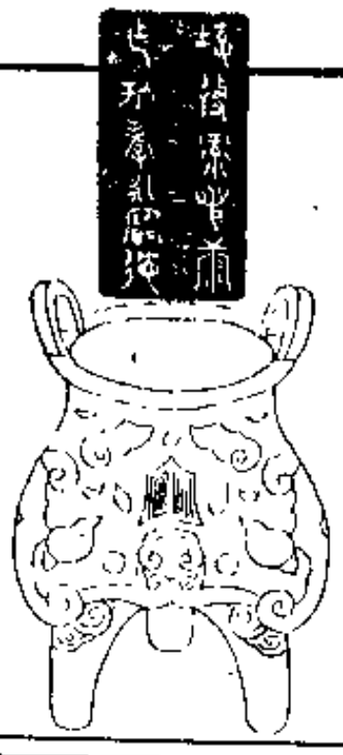
蓋

趙周臣所收無銘刻制作甚精有柄有流蓋盉也三足中空無蓋以黍尺校量之身高八寸半流長三寸半縱廣六寸橫徑五寸容四升半

中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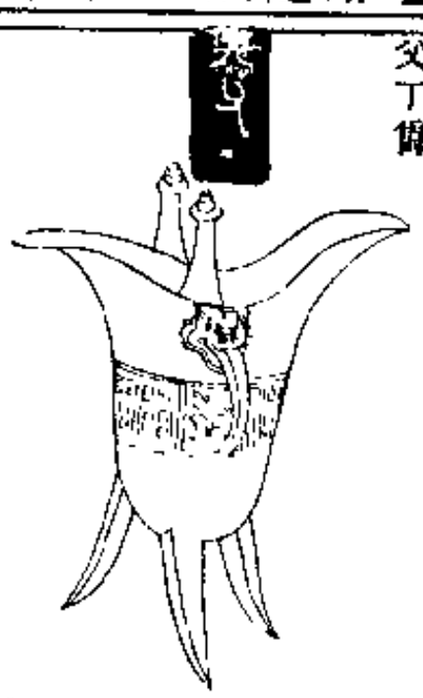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刻文同但蓋文齒左刻疑侯刻文曰彔旁仲駒父作仲姜敦子二孫二永寶用享享以黍尺校之身高九寸蓋三寸半口徑八寸半腹徑尺三寸腹深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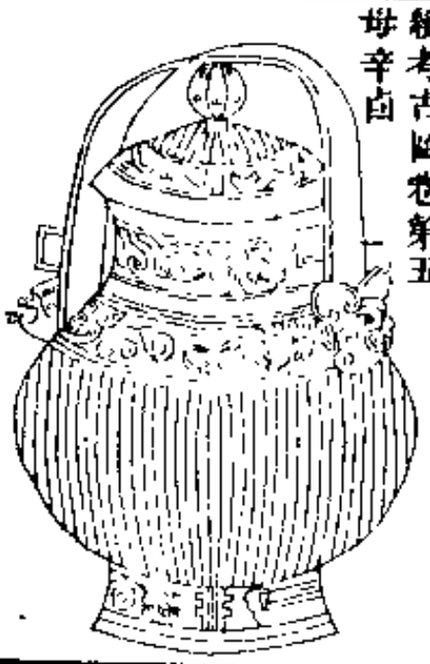
趙承規所收刻十二字於內以黍尺量校之總高八寸九分口廣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足高二寸七分深四寸容六升七合

父丁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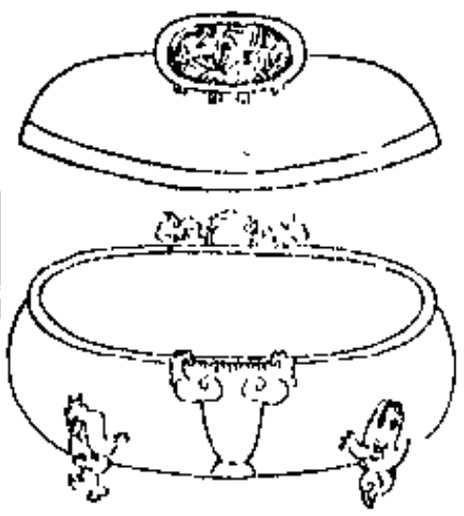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刻文三於耳下

母辛卣



趙周臣所收二卣形制相似花文小不同字刻　異底蓋各有刻以黍尺校之并蓋高一尺二寸梁高六寸口徑七寸濶四寸腹徑一尺深八寸

兩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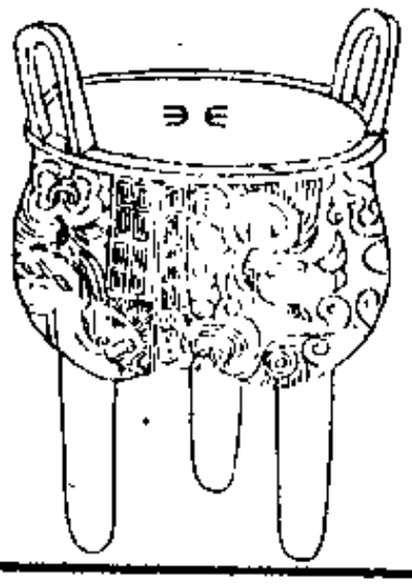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有蓋兩耳三足其形橢蓋酒器也以黍尺校之總高四寸口縱七寸一分衡五寸深二寸八分容黍量四升

羊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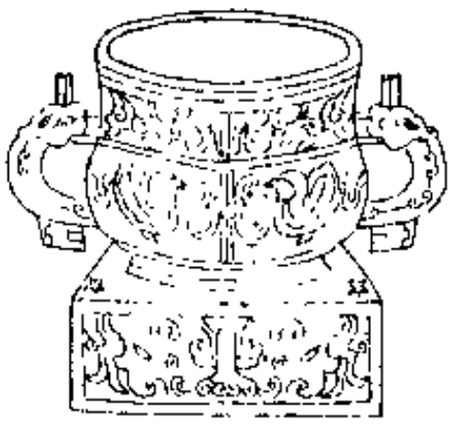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以黍尺校之高三寸八分長五寸半負箱高二寸重今秤十兩當漢二十七兩

非爲



趙周臣所收刻字一以黍尺校之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五分容黍量七升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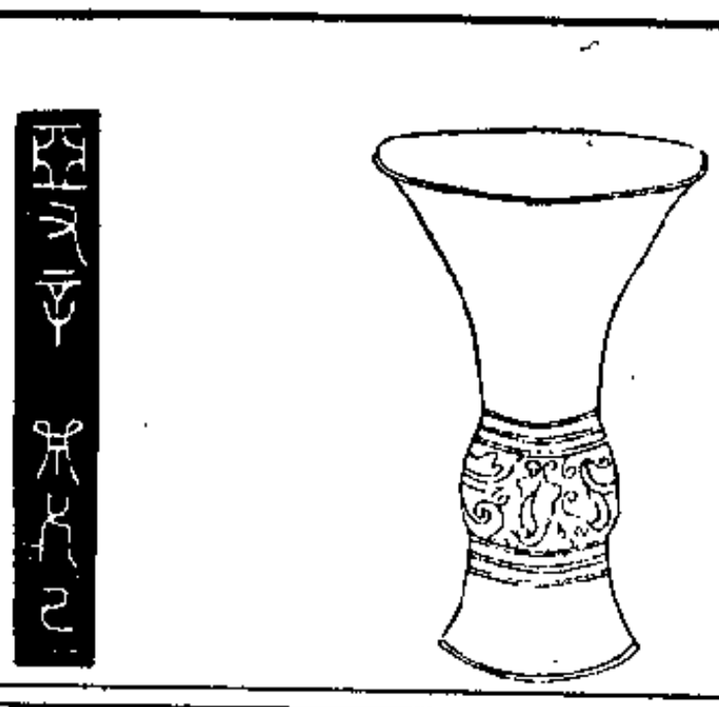
伯龢父敦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龢父若曰師嫠乃祖考
又于　八　攷右恒小子
余命汝
東　僕馭其工特　吳
東敕內外汝敢否善錫汝
戈戟　十五寸
鍾　五金嗀乃　用非
拜稽首敢對揚皇君
休用作朕文考乙中尊彝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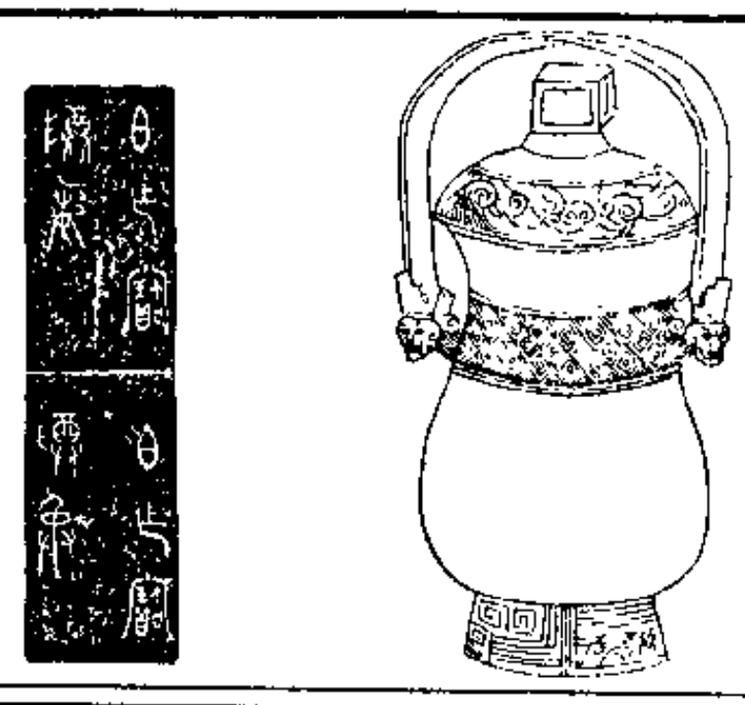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所載牧敦正相似刻文於底內凡一百一十三字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三分口徑九寸半深五寸半足方九寸八分高四寸

父辛父己二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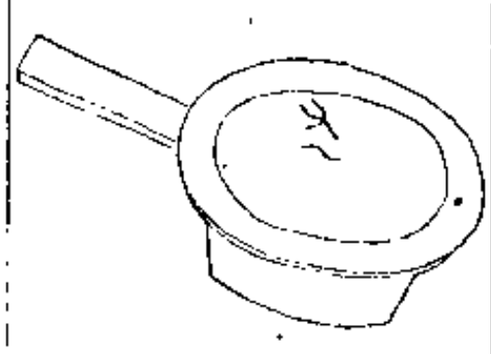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癸舉相似而大刻文於底內二鬲形制略同刻文各異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廣深九寸足深二寸口徑九寸容黍量一斗　升與一鬲伯丁鬲大小形制略同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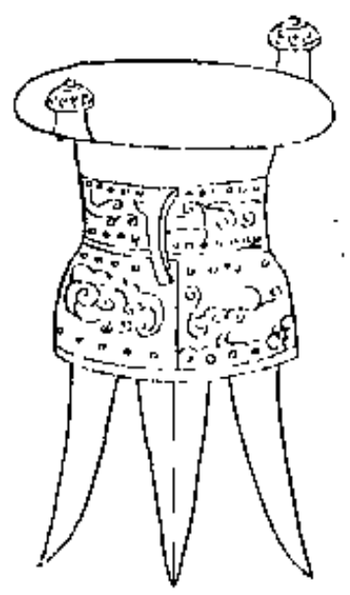


那和叔總所收蓋底各有刻文曰伯作寶尊彝然形制實卣也而謂之彝未詳身蓋足通高一尺一寸有提梁身深黍尺六寸容黍量八升蓋徑四寸爾雅云彝卣器器也注皆盛酒尊彝總名也又云卣中尊也

父乙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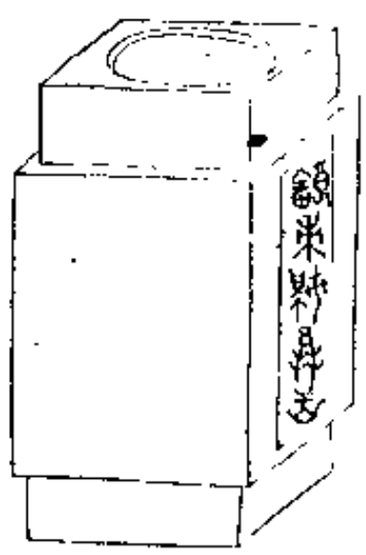


右得於華原平底口徑黍尺九寸半深三寸容黍量六升有柄中空長七寸刻文於內曰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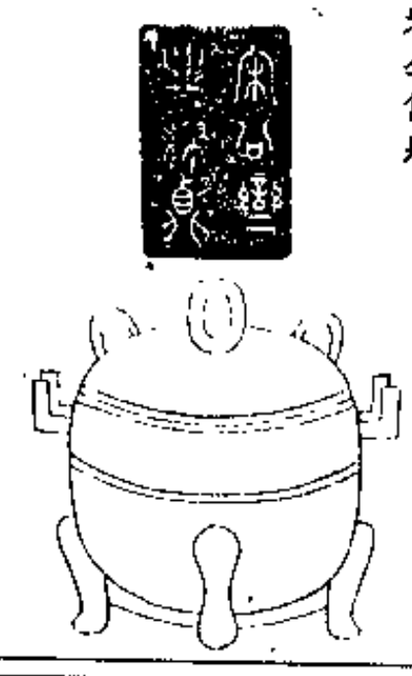
臧仲修大年所收無文刻以黍尺校之身高五寸足高四寸柱高二寸口徑五寸底平徑四寸二柱當前二足上耳當後一足上容黍量四升按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斛此器容四升豈角之類歟自耳可以持飲有柱可以反培蓋飲器也

李仲明貳所收刻文二十字器形大小制度言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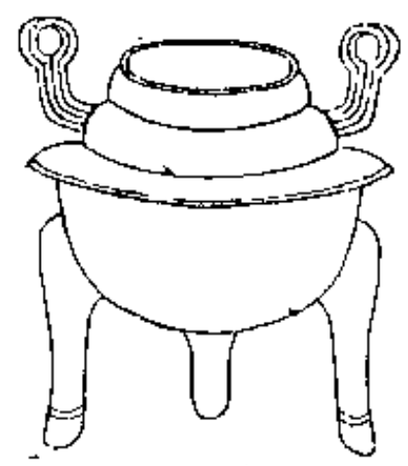
程之奇得於西洛刻文五或曰飲器馳尊玉而玉色不純以四種火以黍尺校之通長六寸中方長四寸徑三寸上下圍口各出一寸徑三寸外方內圓

宋公䜌鼎



克一壺得之於南京刻文曰宋公䜌之䜌鼎南京即宋地土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口徑八寸按宋世家二十四君中無名䜌者惟哀公載記不記名得非有更名者未可考也

環耳甗



張伯均埴所收無文刻兩耳如刀環鑄旗即釜按爾雅鼎絕上謂之甗口徑黍尺之六寸腹徑八寸深四寸足高三寸容漢九升

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饒曾讀書錄求記云北宋鑄收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昆山徐乾學何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無墨更精於槧本云云此本勘驗印記即何所手錄以校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欽鼎一圖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邢敦圖多一蓋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匜盂琴戈劍一行卷八多玉鹿盧觚其圖三說一百一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鈞玉環玉玦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鐙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鈴第一圖與今本迥別又內藏環耳甗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無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推據存於此二十字又多廬江李氏鐘斗圖一又獸鐘第二圖後有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勅佩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大題圖後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為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二十二器卷三三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少其收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所得與前圖注名姓於標目下者例亦不一而非止也凡此皆與六書乖者附記於此三月十日

四聲編其序云吾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黑白皆謂黑字者後有韻圖久瑞玉瓶白字者博山爐上雞畫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爐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謂雞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即衍所謂韻圖然八卷實有爐江李氏瑞玉瓶知衍所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是書作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下若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邢敦一條胡安國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乃引以諸經信其說之可據矣然前圖卷器之有銘者稍其圖必摹其銘摹其銘必釋其文今此續圖五卷則有有銘而不摹其文摹文而不釋其讀者不特收藏姓氏標目之例與前十卷殊也又如第二卷引呂與叔云云考古云云而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壬午是紹興三十二年則此續圖五卷成於南宋時非呂大臨所撰無疑錢氏機目以北宋板亦未之詳考也至其後釋文一卷則所雜諸器皆是前圖所載者其釋榭字楷字亦與前卷相合惟乘中医弧字前圖釋作張而此從闕疑然張仲之文薛尚功鐘鼎款識但引歐說而不及呂則前圖之釋張恐非呂氏原本且今刻本考古圖有引薛釋某者薛尚功南宋人定是後人附益者爾則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纂修官方綱謹記

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楷忽篆或與今說文本同又或不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待考云爾方綱又記

又按此書內標題如寶敦三卷公䜌鐘吉金敦寶鼎並四卷之類似皆與文義未協虔敦旅車敦並四卷分為二卷亦未善也釋文云蓋字不同然 秉馨香之氣特蓋與器左右向背非寫法不同也又以徒下从止是未知止乃足之下半而非止也凡此皆與六書乖者附記於此三月十日

宋淳熙年伯鄂綠更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為也壬寅夏六月六日方綱識

宣德鼎彝譜

呂震等撰

宣德鼎彝譜原序

蓋聞烏跡雲章。天垂制作。河圖洛篆。地起經營。商尚質而周尚文。列聖規模乎乾造。禹鑄鼎而湯銘盤。纂后惕存乎人鑑。亙古及今。無不功垂九有。績懋千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度越唐虞。虛己用賢。光昭舜典。開誠納諫。廣達堯聰。聖德欽于昊天。卿雲繽紛虞闕。皇仁被于后土。醴泉沸湧姚墟。是以八紘重譯。萬國咸賓。蹈海鯨波。不憚螺舟萬里。流沙象乘。豈辭豹囊千寅。于是呼韓稽顙。曾頓稱藩。貢陽邁之良金。獻越裳之駢雉。內輸九府。備用三朝。伏遇皇帝陛下。聖明恭儉。宵旰彌殷。作樂邁于咸池。制器陳于柏寢。爰敕臣工。式稽典禮。商彝周鼎。盡被龍文。漢簠秦尊。紋追鳳彩。誠謂天朝之偉器。昭代之尊彝。在宗廟則與瑚璉並珍。在朝廷則與球琳共寶。臣等何幸。切生聖世。獲覩奇瑋。敢肆蕪辭。弁言于首。對闕九拜。戰悸彌深。謹序。宣德三年九月。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楊榮奉敕恭撰。

宣鑪博論

宣廟官鑄鼎彝。及今所存。眞者十一。贋者十九。在當時原屬珍貴。與南金和璧同價。而今之稱鑒賞家。又未耳食者。因未見眞龍。徒賞蕪石。不論鑄式之雅俗。銅質之美惡。第見略假宣款。下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印子。每以炭火迫赤火體火足充若蝸涎者。便以爲眞。大爲有識者所哂。殊不知宣鑪之眞者。其款式之大雅。銅質之精粹。如良金之百煉。寶色內涵。珠光外現。淡淡穆穆。而玉臺金粟。隱躍於肩理之間。若以冰消之。長夜光晶瑩映徹。迥非他物可以比方也。而今人不知宣鑪鑄銅之來歷。此以傳此。至以爲宣廟時。內藏火藏中金銀銅玉等物。鎔而爲一。宣廟始命鑄以鑄鑪。此說謬也。夫金銀銅玉。剛柔之質不同。其性也。則各不相入。豈能一鎔即合。譬如民間偶遭回祿。或金銀銅錢同鎔者。付分鎔可以各項鎔出。何況內府之變乎。況查宣廟實錄。自登極以至升遐。十年之內。並無內藏被災之事。蓋緣當時之人。未見此譜。撮委。乃設妄言以惑世耳。昔聞一老中貴言。宣廟當鑄冶之時。問工匠曰。煉銅何法。遂至精美。工奏云。凡銅經煉至六。則現珠光寶色。有若良金矣。宣廟遂敕工匠煉必十二。每斤得其精者纔四兩耳。故其所鑄鼎彝。特爲美妙云。

宣鑪除本色之外。有做古青綠一種。非若河南金陵姑蘇等處。燒坩土窰之僞造也。聞之老匠工云。宣鑪做古青綠色者。取內庫損缺不完三代之古器。選其色之翠碧者。椎之成末。以水銀法藥等相和入洋銅

汁內，與銅俱鎔，器成之後，復以青綠硇砂諸色，用安瀾砂化水銀爲汁，調諸色，塗抹鎧身，令徧入，猛火炙箱數之，至於五次，則青綠之色沁入鎧骨，復以白蠟鎔化，烘漬鎧身，擦以棕帚，揩以布帛，則內外青綠殊斑駁起，即以利刃剔之，亦不遽去，妙者可與三代漢魏之器無殊，惜存留絕少，世不多見，倘有得者，當與三代漢魏之器同珍，不可輕視。

宣鎧有流金一種，皆宣廟御用之貴品也，流口耳之間，名覆瓣雲，流腰腹之間，名金帶圍，流底足之間，名湧蓮瓣，又有商金滲金之類，其流金之鎧，非十二煉之銅不流，鑄成後，先以水銀和法藥，蒸染入骨，復以赤金製漆成泥塗之，煱火炙逼，沁入鎧身，其赤金色，自淺淡以至深濃，次第蒸染，十有餘次，然後金光灼目，寶色朧眸，所費不貲，豈民間單冶野鑄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凡宣鎧本色，有三種，流金仙桃色一也，秋葵花色二也，果殼色三也，而仙桃色爲最，秋葵花色次之，果殼色則又次之耳。

吳下宣鎧，其款制，首尚乳鎧魚耳軸耳，以此三種皆宣廟文房之所御用也，款式典雅，朴素無文，盈之几案，何妙如之，況其敷色亦美，有嫩經、蠟茶、紫梨、瑞紅、栗殼諸色，而吳下獨重嫩經蠟茶二色，以其色之淡雅，蓋燦既久，敷色漸磨，銅質顯露，如良金在冶，晶光發越，寶焰陸離，莫可云喻，雖三代漢魏之器相並，亦當退舍矣，但所惜者，眞正宣鎧絕稀，觀器愜衆，萬歷末年，金陵有甘文堂者，精於鼓鑄，惟乳鎧一種稱佳，敷色喜效紫紅而稍淡，俗稱猪肝色者是也，吳中則有周文甫氏，亦以鑄冶名世，惟魚耳軸耳二種最佳，其款制一倣眞宣和，抑且煉銅有法，敷色無訛，甘氏有所不及，文甫晚年所鑄者，可亞於眞宣之下一等，今亦漸爲好事者購覓，見亦稀逢，價亦半作宣鎧矣，倘有得者，宜寶護之。

今之鑒家不讀此譜，不知宣廟堂學淵深，其所制鼎彝名目，雖於臣下擬進，必命疏其事實，與施於何所宜否，再四推敲，方命鼓鑄，今世偶有一二眞宣之鑄，其款式盡合圖譜，惟底無印款，反疑其僞，殊不知凡遵旨樣鎧，例不填款，俟選中特鑄，方許寫款，今人不審，往往錯過不取，然亦有僞鑄無款樣鎧者，以之欺世愚人，其制度銅質，鑒家一見分明，不須辨論，吾儕齋中日用鼎彝，多者不過十具，輪日更替，假借目前一新，又可遞爲摩拭，若箱中所藏一二，几案之上，日陳歲置，膠柱不移，目覩陳陳，易生厭足，固宜多蓄妙款爲佳，是明天啓丙寅春三月，檇李項子京書。

宣德鼎彝譜提要

宣德鼎彝譜八卷，明宣德中禮部尚書呂震等奉勅編次，前有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序，亦題奉勅撰，後有嘉靖甲午文彭跋，稱出自于謙家，宣德中有太監吳誠，司鑄冶之事，與呂震等就著圖譜，進呈尚方，世無傳本，謙於正統中爲禮部祠曹，從誠得其副本，彭復從謙諸孫假歸鈔之，蓋當時作此書，祇以進御，未嘗頒行，故至嘉靖中始傳於世也，始宣宗以郊廟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書吳中，採博古圖錄諸書，及內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窰之式，更鑄，震等纂集前後本末，以成此書，一卷二卷，載所奉勅諭，及禮部進圖式工部議物料諸疏，三卷，載工部請給物料疏，及經工二部議南北郊至武學武成殿鼎彝名目，四卷，載太廟至內府宮殿鼎彝名目，五卷，載勅賜兩京衙門，至天下名山勝境鼎彝名目，工部鑄冶告成及補鑄二疏，並褒獎勅一道，六七八卷，通爲詳釋鼎彝名義，凡某器倣古某式，皆疏其事實尺寸制度一一具載之，宣鎧在明世已多僞製，此本辨析極精，可據以鑑別，頗足資博雅之助，末附項元汴宣鎧博論數條，亦見考證，惟文彭原跋，有命工繪圖數采裝潢之語，而此本無之，殆傳鈔者佚去歟，梳世駿道古堂集，有書宣德彝器譜後一篇曰，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檄案也，遼陽年中，忝亦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鎧鼎彝器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所言與此本迥異，蓋世駿所見，乃不完殘帙，以鈔自年希堯家，故影附而爲此說，不足據也。

宣德鼎彝譜卷一

嗣呂震等撰

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司禮監太監吳誠。賫出聖諭一道。勅諭工部尚書吳中。朕自御極以來。荷賴皇天垂祐。海宇清寧。黔首奠安。八荒宅服。重譯獻琛而至者。三十餘國。朕惟涼德。實深內疚。因見郊壇太廟內懷。今有暹羅國王剌迦滿沙。所貢良銅。厥號風磨色。廷所在。陳設鼎彝。式範鄙陋。殊乖古制。是以深繫朕同陽邁。朕擬思惟所用。堪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今著禮部會同太常寺司禮監諸官。參酌機宜。該鑄鼎彝。自上用之外。以及頒賜各王府兩京文武衙門。數目多寡。款式巨細。悉倣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并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照依原樣。勒限鑄成。今特勅爾工部。可速開冶鼓鑄。應用工匠。金銀銅鐵鉛錫藥料。可著實明白開册具奏。毋得隱冒侵欺。察出治罪。欽此。

禮部一本。爲欽奉上諭事。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臣呂震。于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接到司禮監太監臣吳誠。賫出聖諭一道。著臣會同太常寺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查本部祠祭册籍。以及太常寺禮紀等司禮監內璽積庫册籍。所載郊壇太廟內廷供用鼎彝等件。已經會同諸臣參酌。遵旨於博古圖錄考古諸書中。選款式典雅者。紀得八十有八種。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選得二十有九種。二共一百一十七種。並寫圖形。進呈御覽。可否伏候上裁。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隨册謹疏。

宣德三年四月初十日。司禮監太監臣吳誠。賫出聖諭一道。勅諭禮部。朕覽鼎彝諸款。深合古制。可著工部照式鼓鑄。該用物料。即著照册奏聞給付。欽此。

工部一本。爲欽奉上諭事。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吳中。接到禮部移會。遵旨開冶鼓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共紀一百一十七款。通紀三千三百六十五件。照依原降款式。謹遵欽限鑄造。該用金銀銅鐵鉛藥。遵旨明白開載。具册上聞。伏候聖裁頒發。謹疏。

鑄冶須知黃册一本。鈐印進呈御覽。所應頒發各項物料。須知册者。

計開。

暹羅國洋銅三萬九千六百觔。

赤金八百兩。

白銀二千六百兩。

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觔。

倭源黑水鉛八千觔。

日本國生紅銅一千觔。

賀蘭國花洋斗錫八百觔。　銅鐵一萬二千觔。

天方國番硇砂三百六十觔。

三佛齊國紫磁石三百觔。

渤泥國紫礦石三百觔。

渤泥國熊脂石二百觔。

金絲礬二百觔。

晉礬二百四十觔。

黃明礬一百二十觔。

白明礬二百觔。

寒水石二百觔。

出山水銀一千八百觔。

辰州府硃砂三十觔。

梅花片石青三十觔。

石綠三十觔。

古墨二十觔。

銅綠三十觔。

黃丹五十觔。

鼓鑄局風箱夫二十名。
鼓鑄局水夫十名。
鼓鑄局火夫十名。

臣吳中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遵旨謹奏所列應用金銀銅鐵藥料什物。大小臣員工匠。俱已估計明白。具實無虛。謹于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率本部大小臣員。恭詣乾清宮。具本隨冊上達天聽。伏蒙命允。乞命司禮監太監臣到臣部限同勘校虛實。以便具本非詣內府及各衙門。領取應用物料施行。庶可依限鑄成上進。伏祈賜垂睿覽。臣等無任榮遇之至。

宣德鼎彝譜卷二

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宮瑤華殿。勅諭司禮監太監吳誠。工部尚書吳中等。所上冊本。朕已親覽。所費浩大。今著爾可往工部校勘虛實。其金銀藥料等物。作何用度。可酌量裁減的實。具本奏來。欽此。

司禮監一本。爲欽奉上諭事。司禮監太監臣吳誠。于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命臣前往工部查勘所奏鑄造鼎彝應用金銀藥料物件。臣與部臣吳中等。細加酌量鑄造鼎彝大小輕重。估計該用物件。裁減十分之二。具冊上聞。非是御覽。倘蒙聖恩俞允。勅諭付外施行。

今將裁減物料。清冊如左。

遞羅銅風爐銅原冊三萬九千六百觔。
今裁減七千九百二十觔。實該三萬一千六百八十觔。此銅作鑄造鼎彝諸器用。
赤金原冊八百兩。
今裁減一百六十兩。實該六百四十兩。此金作商候泥金流金鼎彝用。
白銀原冊二千六百兩。
今裁減五百二十兩。實該二千零八十兩。此銀作商候泥銀流銀等雜用。

硼砂三十觔。
方解石一百三十觔。
白蠟一百三十觔。
黃蠟八百觔。
血竭二十觔。
無名異二十觔。
赤石脂二十觔。
光砂一千觔。
雲南黑白棋子二萬個。
雲南料石一百二十觔。
煤炭十萬八千觔。
樣木炭十萬八千觔。
松木柴十二萬觔。
麻柴三萬觔。
楊木煙炭六百觔。
石灰四十石。
皇磚四萬口。
黃砂三石。
玉田砂三石。
大毛樫竹三百莖。
鐵力木十六根。
大杉木一百二十根。
官瓦六萬片。
大小風箱二十具。
大小陽城罐二萬個。
大小洋銅鐵罐四百個。
洋銅大鐵節十具。
勾管鑪冶鼓鑄局官二員。
提舉鑪冶鼓鑄局官二員。
鼓鑄局匠人六十四名。

倭源白水鉛原册一萬七千觔。

今裁減三千四百觔。實該一萬三千六百觔。此鉛作鉛磚鋪錫冶局地雜用。

倭源黑水鉛原册八千觔。

今裁減一千六百觔。實該六千四百觔。此鉛作鉛磚鋪錫冶局地并雜用。

日本國生紅銅原册一千觔。

今裁減二百觔。實該八百觔。此銅作洋銅用。

質闍國花洋斗錫原册八百觔。

今裁減一百六十觔。實該六百四十觔。此錫作洋錫用。

鐵原册一萬二千觔。

今裁減二千四百觔。實該九千六百觔。此鐵作煉鋼大鐵飾十具。每具二百二十觔。共該一千二百觔。餘存作食鍋鐵鏽鉗鑐刀碪等雜用。

天方國番硇砂原册三百六十觔。

今裁減七十二觔。實該二百八十八觔。此砂作鼎彝點染硃砂斑色用。

三佛齊國紫礦石原册三百觔。

今裁減六十觔。實該二百四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紫荷斑色用。

渤泥國紫礦石原册三百觔。

今裁減六十觔。實該二百四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紫荷斑色用。

渤泥國礦脂石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二百六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桑椹斑色用。

琉球國安瀾砂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砂作鼎彝點染磨光模坯用。

金絲礬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礬作鼎彝點染蠟茶色用。

鴨嘴膽礬原册二百四十觔。

今裁減四十八觔。實該一百九十二觔。此礬作鼎彝點染鸚羽綠腳地用。

黃明礬原册一百二十觔。

今裁減二十四觔。實該九十六觔。此礬作鼎彝點染蠟茶色腳地用。

白明礬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礬作鼎彝點染各色腳地用。

出山水銀原册一千八百觔。

今裁減三百六十觔。實該一千四百四十觔。此水銀作鼎彝流金鏤金之用。

辰州府硃砂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硃砂作鼎彝硃砂斑色用。

梅花片石青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石青作鼎彝點染石青斑色用。

石綠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石綠作鼎彝點染石綠斑色用。

銅綠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銅綠作鼎彝點染綠色腳地用。

古墨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墨作鼎彝墨漆古蟹殼青顏色用。

黃丹原册五十觔。

今裁減十觔。實該四十觔。此丹作鼎彝鉛古色腳地用。

硼砂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砂作鼎彝水銀古腳地用。

方解石原册一百三十觔。

今裁減二十六觔。實該一百零四觔。此石作鼎彝各色腳地用。

白蠟原册一百三十觔。

今裁減二十六觔。實該一百零四觔。此蠟作鼎彝發光顏色用。

黃蠟原册八百觔。

今裁減一百六十觔。實該六百四十觔。此蠟作鼎彝蠟模坯用。

無名異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十六觔。此無名異作鼎彝青磁色用。

血竭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血竭作鼎彝朱紅斑色用。

赤石脂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石脂作鼎彝海棠紅腳地用。

雲南棋子原册二百個。

今裁減四千個。實該一萬六千個。此棋子作鼎彝磁洲色用。

雲南料石原册一百二十觔。

今裁減二十四觔。實該九十六觔。此石作鼎彝磁泑色用。

煤炭原册十萬八千觔。

今裁減二萬一千六百觔。實該八萬六千四百觔。此煤炭鑄冶洋銅用。

樺木炭原册十萬八千觔。

今裁減二萬一千六百觔。實該八萬六千四百觔。此樺炭作鼎彝鑄冶洋銅用

松木柴原册十二萬觔。

今裁減二萬四千觔。實該 八萬六千觔。此松柴作匠工炊爨用。

蘆柴原册三萬觔。

此柴裁減不得作匠工炊食用。

楊木烽炭原册六百觔。

此炭作鼎彝磨光用。原數不敷。再加六百觔。

光砂原册一千觔。

此砂磨光鼎彝用。不可減少。

皇磚原册四萬口。

今裁減八千口。實該三萬二千口。此磚作鑄鑪食鑪等用。

石灰原册四十石。

此石灰作起造工匠屋舍鑪鑪等用。不敷再加十石。

官瓦原册六萬片。

今裁減一萬二千片。實該四萬八千片。此瓦作起造工匠屋舍用。

黃砂原册三石。

此砂和黃蠟等。作鼎彝模坯用。不敷再加三石。

玉田砂原册三石。

此砂作磨光鼎彝用。不敷再加三石。

鐵力木原册十六根。

此木作戒尺平板用。不可裁減。

大毛樫竹原册三百竿。

此竹作鼎彝模坯籠匣及維用。不可少。

大杉木原册一百二十根。

此木作工匠屋舍用。不敷再加五十根。其外提舉官員及工匠人夫等。不須裁減。

今此裁減清册。臣與工部臣等再四估計。毫無欺隱。謹將清册進呈御覽。乞賜俞允。臣等不勝惶恐之至。

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該部知道。照册頒發。欽此。

宣德鼎彝譜卷三

工部一本。爲遵旨欽頒鑄冶物料事。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叨蒙聖恩。俞允裁減鑄冶鼎彝應用材料。理合具題。道實恭請內庫。并各署管衙門領取。謹具差官員名。及該領物件。上達天聽。應否伏候上裁。臣吳中等。不勝惶懼之至。

謹開。

工部營繕司主事臣王玉益。　工部都水司主事臣米寶。

鑄冶局大使臣張謙。　鑄冶局大使臣許百祿。

今據營繕司主事臣王玉益。管摺本。恭詣內數積庫。領取赤金六百四十兩。白銀二千零八十兩。

又管摺本。恭詣內節慎庫。領取風磨銅三萬一千六百八十斤。白水鉛一萬三千六百斤。黑水鉛六千四百斤。紅銅八百斤。洋錫六百四十斤。鋼鐵九千六百斤。

今據都水司主事臣米寶。管摺本。恭詣戊字內顏料庫。領取安淵砂一百六十斤。硃砂二十四斤。石青二十四斤。石綠二十四斤。銅綠二十四斤。古墨十六斤。白蠟一百零四斤。黃蠟六百四十斤。黑白棋子一萬六千個。料石九十六斤。

又據都水司主事臣米寶。管移會到太醫院。領取番硇砂二百八十八斤。金絲礬一百六十斤。紫硇石二

百四十斤。紫礦石二百四千斤。青礬一百九十二斤。胭脂石一百六十斤。黃明礬九千六斤。白明礬一百六十斤。水銀一千四百四十斤。方解石一百零四斤。血竭一十六斤。無名異一十六斤。赤石脂一十六斤。

今撥鎔冶局大使臣張瓘。費移會到司禮監惜薪司。領取煤炭八萬六千四百斤。木炭八萬六千四百斤。松柴九萬六千斤。蓋柴三萬斤。

今撥鎔冶局大使臣許百祿。費移會到皇木廠。領取鐵力木十六根。大杉木一百七十根。大毛竹三百竿。

又撥鎔冶局大使許百祿。費移會到皇磚廠。領取石灰五十石。皇磚三萬二千口。官瓦四萬八千片。黃砂六石。玉田砂六石。陽城罐二萬個。洋銅鐵罐一百六十個。

本部營繕司特造大小風箱二十具。

以上各項物料。已經撥官領取。爲此上達天聰。臣等不勝榮遇之至。

宣德三年六月十五日。奉聖旨。知道了。

禮工二部奏進鼎彝名目冊。

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工部尚書臣吳中。會同禮部尚書臣呂震。太常寺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恭詣乾清宮。謹獻鼎彝名目。并具造清冊。進呈天覽。其款式高低輕重。應否伏候上裁。各款鼎彝名目。須至冊者。

謹開

郊壇圜丘昊天上帝神位前。供奉乾宮卦象圓鼎一座。

太祖高皇帝配享神位前。供奉乾宮卦象圓鼎一座。俱赤金純素。白銀商嵌。

地祇方澤后土皇地祇神位前。供奉坤宮卦象方鼎一座。俱赤金純素。白銀商嵌。

高皇后配享神位前。供奉坤宮卦象方鼎一座。俱赤金純素。白銀商嵌。

圜丘從祀大明之神。即朝日壇。神位前。供奉三足金烏象形鼎一座。赤金純素。

夜明之神。即夕月壇。神位前。供奉玉兔朝元象形鼎一座。白銀純素。赤金商嵌。

風伯之神神位前。供奉巽宮卦象圓鼎一座。赤金淺嵌。

雲師之神神位前。供奉艮宮卦象圓鼎一座。赤金商嵌。

雷公之神神位前。供奉震宮卦象圓鼎一座。赤金商嵌。

雨師之神神位前。供奉坎宮卦象圓鼎一座。赤金商嵌。

周天列宿之神神位前。供奉紫微垣星象圓鼎一座。赤金淺嵌。銀淺嵌。

方澤從祀五岳之神神位前。供奉五岳真形方鼎五座。金銀絲片間嵌。

四海之神神位前。供奉四海真形方鼎四座。赤金白銀淺嵌。

太社之神神位前。供奉太社[illegible]奉圓方鼎一座。赤金白銀商嵌。

太稷之神神位前。供奉太稷社稷圓方鼎一座。赤金白銀商嵌。

五岳從祀五鎮之神神位前。供奉饕餮龍雲雷方鼎五座。白銀商嵌。

四海從祀四渎之神神位前。供奉萬水朝宗方鼎四座。赤金白銀商嵌。

中祀諸壇先農之神神位前。供奉一元大武鼎一座。雜金流霞井田座。白銀商嵌。

先蠶之神神位前。供奉氣首風旨螭紋鼎一座。赤金商嵌。

馬祖之神神位前。供奉獅首馬蹄鼎一座。赤金流霞井。

太歲月將之神。共十六位。供奉三足索耳中商鼎十六座。本色。

山川社稷都城隍社。今共二十四位。賜三足索耳商鼎二十四座。本色。

太學土地等神十二位。賜三足索耳中商鼎十二座。本色。

司禮監二十四司土地之神。賜三足索耳商鼎二十四座。本色。

太常寺奉勅撥賜兩京祀典神祇。二百十二位。三足索耳中商鼎二百十二座。本色。

禮部祠祭司奉勅分賜名上各鎮神祇。二百十六位。三足索耳中商鼎二百十六座。本色。

五軍都督府旂纛廟。并甲仗庫內營積庫等土地之神。三十二位。勅賜三足索耳中商鼎三十二座。本色。

女官署十三局先蠶祠。并桑園等土地之神。共二十七位。賜三足索耳中商鼎二十七座。本色。

八蜡祠諸神。共二十二位。賜三足索耳中商鼎二十二座。本色。

歷代帝王廟　三皇五帝位前。供奉六合黼黻方彝八座。從祀。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供奉六合黼黻方彝六座。俱敦古青綠色商嵌。

帝王廟從祀功臣。東廡第一壇。風后、皋陶、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第二壇。周勃、馮異、房元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木華黎。共一十六位。西廡第一壇。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第二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俊。共一十六位。勅賜饕餮龍戈足商三十二座。本色。

太學大成殿。先師聖位前。供奉饕餮立鼎一座。赤金純素。白銀商嵌。

四配。四聖位前。供奉三足大商鑪四座。本色。

十哲。十賢位前。供奉三足大商鑪十座。本色。

東廡從祀。先賢三十三位。先儒一十四位。供奉三足大商鑪四十七座。本色。

西廡從祀。先賢二十九位。先儒一十五位。供奉三足大商鑪四十四座。本色。

啓聖祠。聖位前。供奉三足大商鑪一座。本色。

武學。武成王位前。錫爵戟戈足雷文商一座。本色。

從祀歷代名將。廉頗、李牧、王翦、吳起、孫武子、韓信等。共四十四位。賜母乙商四十四座。本色。

宣德鼎彝譜卷四

太廟奉先殿高祖考德祖元皇帝、高祖妣元皇后、曾祖考懿祖恆皇帝、曾祖妣恆皇后、祖考熙祖裕皇帝、祖妣裕皇后、皇考仁祖淳皇帝、皇妣淳皇后、聖文神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考高皇帝、廟號太祖、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馬氏高皇后、永樂二十二年上文廟尊謚、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文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皇后徐氏、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洪熙元年上仁廟尊謚、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皇后張氏、誠孝恭肅明德和仁順天啓聖昭皇后、以上奉先殿七廟、帝后共十四位、供奉子子孫孫萬年無疆方鼎一十四座、赤金鼎、白銀鼎嵌、

功臣廟、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瓯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以上六位、正座供奉勛名鼎六座、赤金鼎嵌、

功臣從祀兩廡東序西向、都指揮使馮國用、都督僉事耿再成、平章康茂才、副使茅成、德勝、靖海侯吳禎、

西序東向、參政胡大海、都督同知趙德勝、廣德侯華高、都督同知俞通海、江陰侯吳良、宣寧侯曹良臣、安陸侯吳復、副使孫興祖、共一十五位、供奉勛名鼎一十五座、赤金鼎嵌、

內府五祀、司戶之神、春祭、孟夏、孟冬、供奉載耳鐺三座、

司竈之神、春祭、孟夏、孟冬、供奉饗釜鼎二座、

中霤之神、每歲季夏、供奉三元鐺一座、

司門之神、秋祭、孟冬、供奉九鍾鐺五座、

司井之神、每歲孟冬、供奉井口鼎二座、俱本色、

旂纛廟、旗頭大將軍位一、六纛大將軍位一、無敵大將軍位七、五方旗神主率位五、征戰船神位五、金鼓角炮銃神位四、弓弩飛鎗飛石神位四、陣前陣後五猖等衆神祇位十七、共四十四位、供奉大鼓墩鐺四十四座、本色、

聖濟殿、三皇聖帝位前、供奉大朝冠鼎三座、本色、

從祀先醫東廡、歧貧季、天師岐伯、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楓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張機、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

西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元子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共二十八位、賜瑞耳丹鐺二十八座、本色、

內府、

紫宸殿御几陳設大金猊鼎、赤金流蘇、白銀鼎嵌、

紫宸殿東煖閣御几陳設蟠螭蜕垂花鼎、青綠鼎金、

紫宸殿西煖閣御几陳設蟠虬環耳鼎、青綠鼎金、

睿思殿御几陳設倣古文王鼎、青綠鼎金、

睿思殿東煖閣御几陳設太平有象彝、青綠鼎金、

睿思殿西煖閣御几陳設四方平定鼎、青綠鼎金、

乾清宮、

瑤華殿御几陳設子父鼎、青綠鼎金、

瑤華殿東煖閣御几陳設毛伯鼎、青綠鼎金、

瑤華殿西煖閣御几陳設象形鼎、青綠鼎金、

文華殿御几陳設象夔龍蟬文鼎、本色鼎金、

文華殿東便殿御几陳設夔龍蟬文鼎、本色鼎金、

文華殿西便殿御几陳設夔龍蟬文鼎、本色鼎金、

凝神殿御几陳設夔龍鼎、本色、

凝神殿東便殿御几陳設夔龍鼎、本色、

凝神殿西便殿御几陳設夔龍鼎、本色、

隆安殿、皇上殿、御几陳設萬壽鼎、青綠鼎金、

隆安東便殿御几。陳設蟠螭垂花鼎。青綠商金。
隆安西便殿御几。陳設鬬角雷文鼎。青綠洒金。
隆安東香閣御几。陳設蟠虬鼎。青綠商金。
隆安西香閣御几。陳設乙毛鼎。青綠色。
玉宸殿御几。陳設蟠龍鼎。青綠色。
玉宸東便殿御几。陳設素腹鼎。青綠色。
玉宸西便殿御几。陳設素腹鼎。青綠色。
景福殿皇上寢殿御几。陳設蟠夔雷文鼎。本色。
景福東便殿御几。陳設雷夔鼎。本色。
景福西便殿御几。陳設蟠雷敦。本色。
景福東香閣御几。陳設八節平安鼎。本色。
景福西香閣御几。陳設如意蓋。本色。
貞一齋皇上書室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鐙。本色。祥雲。
貞一齋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鐙。本色。金帶圍。
貞一齋東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鐙。本色。金帶圍。
貞一齋西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鐙。本色。祥雲。
貞一齋東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鐙。本色。祥雲。
貞一齋西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鐙。本色。祥雲。
貞一齋東香閣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鐙。本色。
貞一齋西香閣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小乳鐙。本色。祥雲。
端拱堂皇上齋寢御几。陳設雙魚耳爐。本色。
端拱堂東便室御几。陳設雙魚耳爐。祥雲。
端拱堂西便室御几。陳設雙魚耳爐。金帶圍。
端拱堂東煖閣御几。陳設雙魚耳爐。上下祥雲。
端拱堂西煖閣御几。陳設雙魚耳爐。上下祥雲。
淵默堂御几。陳設蟠龍耳大爐鐙。本色。祥雲。
淵默堂東書房御几。陳設蟠龍耳大爐鐙。本色。祥雲。
淵默堂西書房御几。陳設蟠龍耳大爐鐙。本色。祥雲。
坤寧宮皇后宮。
懿德殿御几。陳設錦邊天鷄彝。本色。

懿德殿東椒房御几。陳設山雷螭首彝。本色。
懿德殿西椒房御几。陳設夔龍素腹彝。本色。商金。
天漢樓皇上寢宮御几。陳設太平萬歲博山鐙。青綠。商金。
天漢樓南榮閣御几。陳設定時香案。本色。商金。
天漢樓北極閣御几。陳設衝香金鶴。純金。流蘇。
鑾斯殿御几。陳設辟邪鼎。青綠。商金。
鑾斯殿東椒閣御几。陳設蒜蓋鳳足爐。青綠。商金。
鑾斯殿西椒閣御几。陳設百摺夔龍方鼎。青綠。色。

宣德鼎彝譜卷五

勅賜兩京各衙門鼎彝名目。

奉聖旨。著禮部會同司禮監等官。商酌頒賜兩京各衙門鼎彝。必須品格典雅。與官職名目義合經史者。明白寫圖奏來。俟朕採擇中式者。鑄冶頒賜。欽此。

禮部尚書呂震等。遵旨議定頒賜各衙門鼎彝名目。已經進呈。蒙聖恩採擇中式者。已經鑄冶奏成。理合具題。上達天聽。伏望差官勘驗。以便頒賜。臣等不勝瞻依之至。

奉聖旨。各衙門頒賜鼎彝。昨勘官回奏。如法鑄冶。深合經史文義。大治朕懷。卿等勤勞可嘉。各賜勅獎舉。欽此。

文淵閣大學士。三員。
勅賜三元神獸鳳盆彝。青綠。商金。
吏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蟠虬彝。本色。商金。
戶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蟠夔侈口彝。本色。商金。

禮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夔耳連虬彝。商本色金。
兵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獅首大彝鍋。商本色金。
刑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環耳蟠虬鼎。商本色金。
工部衙門。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勅賜象耳大彝鍋。商本色金。
宗人府衙門。宗令一員。
勅賜金枝玉葉鼎。商本色金。
詹事府衙門。正詹一員。少詹一員。
勅賜蟠几鍋。商本色金。
翰林院衙門。學士一員。
勅賜鳳池鼎。商本色金。
都察院衙門。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
勅賜豸首大彝鍋。商本色金。
國子監衙門。祭酒一員。
勅賜橋耳鍋。本色。
京府尹衙門。順天府一員。
勅賜和蕙鼎。本色。
通政司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嘉石陳步鼎。本色。
太常寺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八音天樂鼎。本色。
光祿寺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天廚鼎。本色。
大理寺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神羊鼎。本色。
鴻臚寺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白澤鼎。本色。

太僕寺衙門。正卿一員。少卿一員。
勅賜天馬鼎。本色。
尚寶司衙門。正卿一員。
勅賜圖書鼎。本色。
太醫院衙門。正使一員。
勅賜神獸鼎。本色。
六科衙門。都給事六員。
勅賜法器鼎。本色。
欽天監衙門。監正一員。
勅賜明時鼎。本色。
司禮監衙門。太監一員。少監一員。
勅賜既濟鼎。本色。
奉旨補鑄內府雜用鼎彝名目。
內府齋宮鑿敦。本色。
內府御書房三螭硯頭小鼎。青綠商金。
內府水殿金蓮博山鼎。純金流蘇。
內府和宴橋鑿鍋。本色。
內府御廁深腹鼎。本色。
勅賜天下名山勝境釋道二教鼎彝名目。
大號梵書鍋。商本色金。
大號梵書鍋。商本色銅。
中號梵書鍋。本色商金。
中號梵書鍋。本色商銅。
大鉢盂鍋。本色金二種。
高腳押金鍋。本色。
低腳押金鍋。本色。
雕餙法鑿鍋。本色。
連珠法鑿鍋。本色。

工部一本。為鼎彝鑄治告成。進呈御覽。恭謝天恩事。臣吳中。蒙皇上特遣之知。繼承禁近。職掌司空。謬以樗櫟之庸材。特膺喉舌之重任。隆揖頂踵。難報隆恩。我皇上敬天法祖。非修聖德。與唐堯並懼。虞舜駢肩。

海宴河清。年登歲稔。黔首康定。宗社奠安。萬國咸賓。四夷臣服。越裳白雉。來集禁廷。弱水丹鵶。歸翔靈沼。日月照臨。罔不慕化。爰有遐羅之國。祥占星歷。仰企華風。重譯獻琛。不辭跋涉。險歷鯨波。朝瞻鳳闕。鼓舞膜拜。喜覩天顏。知我皇上。重德輕財。不寶珠玉。謹貫良銅百億。以供神禹鑄鼎之需。爰勅臣工。越稽典禮。諏吉興工。粗皇上如天之福。山岳效靈。風雲增色。鼎彝諸器。指日告成。謹於本月十五日長至之辰。帝展與日月增長。皇圖共乾坤永固。臣謹同禮部太常卿司禮監諸臣。恭誠按驗。逐件精詳。並皆完好無疵。恭詣乾清宮。謹獻鑄成鼎彝諸器。並具清冊。上呈睿覽。伏蒙天恩賜錄。赦宥顯愆。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無任恐懼之至。

宣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司禮監太監吳誠。奉出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自臨馭以來。兢兢自修。不崇外飾。惟以敬天法祖為務。深荷天地祖宗之靈。海宇清寧。山川安謐。遠夷慕化。重譯而至者。三十餘國。內有遐羅國王剌迦滿高。獻琛闕下。爰貫良銅。厥號風磨。色同陽邁。詢之臣下。堪鑄鼎彝。朕念郊壇宗廟。內所在。陳設鼎彝。式範彝器。不足以配典章。故勅爾工部鑄造。昨覽進呈諸種鼎彝。深合古制。大洽朕懷。爾等勤勞可嘉。勅賜白金文綺。各陞三級俸。乞外。如應補鑄簠簋壺尊俎豆諸器。可倣古範制造。告成之日。著禮部太常寺司禮監。協同爾工部。按驗進呈。不必寫圖煩渎。欽此。

工部一本為欽奉上諭事。工部尚書臣吳中。與禮部尚書臣呂震。太常寺正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于本月二十日。接到聖旨。蒙恩頒賜白金文綺。已經赴闕恭謝天恩訖。外。蒙頒諭補鑄簠簋壺尊俎豆諸器。倣古式範鑄造。不必寫圖煩渎。欽此。欽遵。應補鑄諸器數目。理合濟冊先呈睿覽。俟諸器告成之日。照冊按驗。恭迎尚方。為此具題。上達天聰。伏蒙聖慈垂照。臣等不勝榮遇之至。

謹開以上應該補鑄一應大小鼎彝罍尊俎豆簠簋鹵簿諸器。合計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四件。除鼎彝鑄過外。餘器應補鑄者。照永樂十三年禮部題請鑄造祭器諸項品目款式。列冊上呈。應否伏候聖裁。

臣等謹聽玉音。特旨。

宣德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照冊施行。

宣德鼎彝譜卷六

郊壇圜丘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配享。供奉乾宮卦象鼎二座。

祥符禮器圖式。鼎高二尺四寸。耳高一寸八分。腹深八寸六分。足高一尺四寸四分。兩耳三足。體倣宋宮卦象及雷雲之文。下有陽識大明宣德十六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裹。鼎腹細鏤乾二帝篆。前恭設沉香雕几二張。特安此鼎。純焚沉腦。以敬天神。夫乾者天也。郊祀之器。宜於典則。敬於酌議。以祥符禮器乾宮鼎。允宜郊壇之用。況鼎體圓規。以象臣等圓天之形。朱儒議禮。的有證今。可謂合於禮經之制矣。凡圜丘從祀諸神供鼎圓者。俱所以則天也。

大明之神。供奉三足金鳥鼎。

朝天寶年局鑄。鼎高一尺九寸七分。長二尺一寸三分。座高五寸一分。重十八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裹。細鏤毛羽翅足。妙具翔舞生動之致。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以大明從祀圜丘。永樂十八年。北京朝日壇成。建於東長安門外。春分日致祭。神位前。原有洪武間金鑄

日字圓鼎。今鑄此鼎。以設沉香雕几安置。純焚沉腦。以昭誠敬。其鼎象形之義。唐之議禮諸臣。蓋取離騷經天問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日中有烏。或本於此。今以象鼎報功。各合其宜矣。

夜明之神。供奉玉兔朝元鼎。

做唐朝天寶年局鑄。鼎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六分。座高五寸三分。重十四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白銀純裹。細鏤頭尾耳足。深得俯伏顧戀之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以夜明之神從祀圜丘。永樂十八年。北京夕月壇成。建於西阜成門外。秋分日致祭。神位前。現供洪武年銀鑄月字圓鼎。今鑄此鼎。設紫檀雕几安置。純焚沉腦。以昭誠敬。其象鼎之義。蓋緣唐儒採取離騷經天問曰。夜光何德。死而復育。厥利惟何。顧兔在腹。月中有兔。蓋本於此。今以之鑄鼎報功。合其宜矣。

風伯之神。供奉巽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七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腹深八寸。足高八寸。腹徑圍二尺二寸。兩耳三足。體圓。重十五斤九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巽宮卦象。間以風文。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於冬至日有事南郊。以大明夜明及風雲雷雨周天星宿從祀。原有洪武鑄鼎。現供神前。今鑄此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易傳曰。巽為風。其位東南。性好飄揚。司於發育萬物。風伯之職。與巽相符。今取卦象以儷鼎焉。

雲師之神。供奉艮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九寸。耳高一寸七分。腹深八寸一分。足高九寸一分。腹徑圍二尺五寸。兩耳三足。體圓。重十七斤三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艮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冬至日郊祭。以諸神從祀。原有洪武所鑄雲字圓鼎。現供神几。今特鑄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易傳曰。艮為山。運山出雲。不崇朝而雨。雲師之職。與艮合德。以之飾鼎。頗合其宜。

雷公之神。供奉震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八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腹深七寸。足高一尺一寸三分。腹徑圍二尺八寸。體圓。重十九斤四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震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間。建圜丘於鍾山之陽。冬至日以風雲雷雨諸神從祀。原有洪武所鑄雷字圓鼎。現供神前。今特設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易傳曰。震為雷。其能驅除邪厲。出則興利。入則除害。與雷公之職相符。宜著之祭鼎。以報懋功。

雨師之神。供奉坎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七寸九分。耳高一寸七分。腹深七寸九分。足高一尺五分。腹徑圍二尺三寸八分。體圓。重十七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坎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間。建圜丘於南京鍾山之陽。冬至日致祭。以風雲雷雨諸神從祀。神位前。原係洪武所鑄雨字

圓鼎。今特設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案易傳曰。坎為水。在天為雨露霜雪。在地為江淮河海。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堯舜之時。五風十雨。歲稔年豐。昇登紀瑞。此坎德之不失其信也。今以之象雨師之鼎。甚為合宜。

周天列宿之神。供奉紫微垣星象鼎。

做璇璣圖。鼎高一尺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四分。腹深六寸八分。足高八寸三分。腹徑圍二尺七寸七分。體圓。重十五斤三兩。十煉洋銅鑄成。兩耳三足。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列宿星象。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建圜丘於南京鍾山之陽。合祀諸神。以列宿之神。次於夜明。永樂十八年。北京夕月壇成。以星神從祀。原有洪武年間所鑄星字圓鼎。現供神前。今特設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案禮經曰。祭星曰散。首曰五星。其次曰二十八宿。並周天列宿。國有蓄祲。必祭星禳之。臣等酌議。以璇璣之圖列寫於鼎。以報神功。

郊壇方澤后土皇地祇。高皇后配享。供奉坤宮卦象鼎二座。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二尺四寸。耳高二寸二分。腹深一尺九寸三分。足高九寸一分。腹方徑一尺五寸七分。長徑一尺八寸。兩耳四足。體方。重二十七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裹。細鏤卦象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洪武初年。建方澤於鍾山之陰。於夏至日祀皇地祇。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年仍合祀。洪武所鑄皇祇字金鼎。現供在案。今鑄此鼎。以昭誠敬。另設沉香雕几供鼎。焚沉腦以敬神祇。臣等謹按經解曰。坤為地。厚載羣生。發育萬物。陽施陰霖。德合昊天。祀地鼎紋。允宜坤象。況鼎體矩方。亦以象地。方澤從祀諸神供鼎皆方者。所以從地也。鼎做宋祥符禮器圖象之外。圍以水紋者。水浮天而載地也。其說見坤輿圖考。

五嶽之神。供奉五岳真形鼎五座。

做宋祥符禮器圖。鼎高二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腹深一尺二寸。足高七寸一分。腹方徑九寸六分。長徑二尺二寸。兩耳四足。重十六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真形雲氣。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年。夏至日祀皇地祇於方澤。以五岳五鎮四海四渎從祀。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合祀圜丘方澤從祀諸神。列壇丹墀。東西相向。分祀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五岳位前。原供洪武所鑄泰衡華恆嵩字銀鼎。今鑄此鼎。另几陳設。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駕降漢宮。與帝遊宴。帝見王母中箱中有五岳真形圖。云得佩服者。能祛邪魅。通神明。帝乞得之。流傳至今。祀岳鼎器。合寫真形矣。

五鎮之神。供奉夔龍鼎五座。

做宋宣和博古圖。鼎高一尺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腹深七寸二分。足高七寸六分。腹方徑一尺五寸五分。兩耳四足。重八斤四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流嵌龍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五鎮之神。乃基運山神、翊聖山神、神烈山神、天壽山神、純德山神也。臣等謹按翼雅曰。夔龍神物。能致霖

雨。以譯蒼生。夫五鎮名山。拱衛皇圖。輔翼山岳。恪神昭格。災厲不興。萬安黎庶。德澤深矣。夔龍飾鼎。祀之允宜。

四海之神。供奉四海眞形鼎四座。

倣唐天寶局鑄。鼎高一尺八寸七分。耳高一寸八分。腹深八寸三分。足高八寸九分。腹方徑二尺二寸。長徑二尺五寸。兩耳四足。重十二斤五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眞形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方澤從祀四海之神。於天地壇丹墀分祀。今特鑄鼎。以昭誠敬。臣等謹按魚龍圖云。昔神禹治水。天帝遣元夷使者。乘龍乘節。授禹以四海眞形之圖。然後能疏通衆水。下流入海。今祀海神。用以飾鼎。合其宜矣。

四瀆之神。供奉萬水朝宗鼎四座。

倣宋祥符禮器圖。鼎高一尺七寸三分。耳高一寸五分。腹深六寸五分。足高九寸三分。腹方徑二尺。長徑二尺四寸。兩耳四足。重十三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篆書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方澤從祀四瀆之神。於天地壇之丹墀分祀。今鑄此鼎。以昭誠敬。謹按水經曰。濟者獨也。不與衆流混合。其源獨超歸海。故衆水推尊。今飾器祀神。合宜極矣。

太社之神。供奉太社址基鼎。

倣唐天寶局鑄。鼎高二尺一寸六分。腹深九寸六分。足高一尺一寸。耳高一寸二分。腹方徑一尺三寸。長徑二尺二寸。兩耳四足。重十四斤九兩。十煉洋銅鑄成。赤金白銀商嵌址基圖。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洪武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建壇於門之右。異壇同壝。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立於壇社。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主埋土亦同。今太社太稷用址基飾鼎。蓋本於此云。臣等謹按集禮。毫要曰。社稷之樹。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古人所稱。今太社鼎兩輔樹松。太稷鼎兩輔樹柏。取此意也。

太稷之神。供奉太稷址基鼎。

倣唐天寶局鑄。鼎式一同太社。制度。諸說詳見太社。

先農之神。供奉一元大武鼎。

倣宋元豐禮器圖。鼎高二尺二寸。重六斤十一兩。有井田座。面方八寸四分。重一斤。八煉洋銅鑄成。俱赤金純裏。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春上戊。致祭先農於山川壇。神前原有舊鑄方鎰。今博採古器。得此一元鼎。及井田座。深合禮儀。謹按事物異名云。牛膏別名大武。任重致遠。爲農家肇本。以此飾鼎。以井田飾座。報功先農。合其宜矣。

先蠶之神。供奉鳳首臥蠶大彝。

倣宋定磁款式。彝高一尺三寸四分。口徑六寸六分。足高三寸。鳳首長九分四厘。十煉洋銅鑄成。重二斤二兩。周身號珀色。赤金商嵌鳳首蠶文。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每歲仲春。擇吉致祭先蠶神於內苑。

皇后親祭。其儀制詳大明會典。今鑄此彝。以祀先蠶。報功之典。於此允當。

馬祖之神。供奉獅首馬蹄鐺。

倣宋哥窯款式。鐺高五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足高一分二參。獅首高四分四參。八煉洋銅鑄成。重七兩二錢。周身棠梨色。赤金商嵌獅首。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馬祖廟。建南京後湖。每歲二月中旬。擇日敕太僕寺官致祭。今鑄此鐺。以供馬祖之祀。益宜。

太歲月將山川城隍各土地。共五百八十位。賜索耳三足鬲鐺大中二號。共五百八十座。

倣宋定磁款式。大號高二寸六分。口徑二寸三分。耳高八分。足高三分。重六兩七錢。中號高二寸。口徑二寸一分。耳高七分。重五兩四錢。五煉洋銅鑄成。周身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載祀部祠所羣祀典神祇。合應分賜。今鑄此鬲鐺二號。敕禮部分給各祠。

歷代帝王廟三皇五帝。并兩漢隋唐宋元諸帝。共十四位。供奉六合黼黻方彝十四座。

倣晉六合黼黻彝款式。彝高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一分。耳長一寸八分。足高五分四參。八煉洋銅鑄成。重六兩七錢。周身藏經紙色。赤金商嵌黼文及耳。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洪武六年。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以春秋致祭。今鑄此彝。以昭誠敬云。

從祀功臣三十二位。供奉夔龍戈足大彝鬲鐺三十二座。

倣宋宣和博古圖。鐺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深三寸。足高三寸。兩耳三足。體圓。六煉洋銅鑄成。重十兩七錢。周身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秋。祭歷代帝王廟。其從祀功臣三十二位。分東西四壇。今鑄此彝三十二座。飾以夔龍。喻舒謨良輔。黼黻皇猷。戈足者。喻戈輯武。抑暴除強。以此飾彝。報功可也。

至聖先師。供奉麒麟立鼎。

倣元朝姜鑄款式。鼎高二尺四寸八分。重二十四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裏。細鏤毛爪。形製如生。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國初每歲春秋二仲。傳制致祭先師於國學。其儀制詳見會典。聖位前。原供洪武所鑄商金龍鼎。今設檀几。特供此鼎。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春秋。夫子絕筆於西狩獲麟。今以立麟象鼎。專祀先師。雅稱合節。

祀先賢先儒一百零六位。供奉索耳三足大鬲鐺一百零六座。

倣元朝姜鑄款式。鐺高四寸八分。耳高二寸一分。腹深三寸。足高七分。腹圓徑一尺八寸。兩耳三足。重二斤三兩。八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秋二仲。傳制致祭先師于國學。其從祀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共一百零六位。今鑄大鬲鐺一百零六座。照數敕賜。臣等謹按宣和博古圖錄云。夫鬲者格也。供祀神明。欲其昭格。故於文廟從祀諸賢。以此爲供。

武學武成王。供奉夔龍戈足雷文鼎。

倣宣和博古圖式。高低大小如圖。重一斤十一兩。耳高八分。口圓徑七寸八分。腹深四寸三分。足高一

寸二分。八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上辛日。祭武成王於武學。永樂八年。敕改祭期。以仲秋上戊日。用犢羊豕各一。登鋼簠簋各二。籩豆各十。制帛六。酒樽三。神位前。原供洪武所鑄武字圓鼎。今賜此爵。以昭誠敬。臣等謹按夔龍經云。夔龍爲諸龍之長。能食銅鐵。力移山海。出入有風雷相隨。雄姿威武。世莫等倫。今以此爵供神。昭其武烈之偉。頗合其宜。

從祀名將四十四位。賜母乙爵鐘四十四座。

做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重十五兩八錢。耳高六分三厘。口圍徑六寸四分。腹深三寸六分。足高一寸二分。八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上戊。收祀武學武成王及歷代名將四十四位。今賜母乙爵四十四座。以昭誠敬。臣謹按鄭古人物考。母乙爵商朝名將。三伐鬼方。平定疆宇。載之史乘。此爵必當時商王所賜以旌武功者。今做此爵。以祀歷代名將。亦稱其宜。

宣德鼎彝譜卷七

太廟奉先殿七代帝后。共十四位。供奉子子孫孫萬年無疆鼎十四座。

做紹興鑒古圖式。鼎式四方。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二寸一分。口方徑一尺四寸。腹深七寸。足高一寸六分。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熟棠梨色。腹間銘字。填以黃金。四鋪十乳。填以白銀。以供列聖几筵。伏願聖子神孫萬萬年。蕃衍無疆云。

功臣廟。正殿六位。兩廡十五位。共二十一位。賜勛名鼎二十一座。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樣。連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圍徑一尺二寸四分。腹深六寸四分。足高二寸。蓋高九分。重四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腹間二帶及蓋上二鈕。填以赤金。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洪武二年。建功臣廟。每歲四孟及歲暮。遣勛大臣祭之。凡勛臣之家敕建家廟者。給鼎一座。供奉位前。以爲銘功紀績之器云。

內府五祀司戶之神。供奉戟耳彝鐘三座。

第一座二座。但做紹興鑒古圖式。第三座做宋磁戟耳彝式。第一座重十四兩九錢。耳高一寸八分。口圓徑八寸八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五分。一厘。八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第二座重九兩六錢。耳高二寸一分。口圓徑六寸七分。腹深二寸七分。足高六分。八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

采。第三座重七兩八錢。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六寸二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五分。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春。遣內官祭司戶之神于宮門外道左。南向。用豕羊各一。菓品五。酒樽三。制帛一。謹按皇唐禮制云。唐朝內府。于戶外皆施金戟。以備非常。本朝雖敕制不行。今以戟爐祀戶外。亦循唐制之遺意云。

司竈之神。供奉饗餐爵鐘一座。

做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高八分。口圓徑六寸八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一寸四分。重一斤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夏。遣內官祭司竈之神于內府大庖廚前中道。南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制帛一。謹按博古圖說云。饗餐者。飯食器者。飯食饗之意也。本朝列聖御宇。成存儉約。今遵旨以鑄此爵祀竈。足知我皇上喻意之宏遠矣。

中霤之神。供奉獸首三元鐘一座。

做紹興鑒古圖式。大小如圖。重一斤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季夏。遣內官祭中霤之神于文樓前西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制帛一。謹案三元圖位云。天地人爲三才。上覆爲天。下載爲地。而人處于天地之中。故稱三才。若內府宮殿。除前後禁門爲象天地。而中霤一宮之中。即猶人處天地之中也。合以三元鐘供奉焉。

司門之神。供奉九籠鐘五座。

做宋班九籠鐘款式。大小如圖。重一斤五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秋。遣守門內官祭司門之神于午門前西角樓東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酒樽三。制帛一。謹按三禮黃圖云。天子之門九重。亦猶天之有九霄也。今以此鐘祀神。取其約束之嚴云。

司井之神。供奉井口鼎二座。

做宋官窰井口鼎款式。減小。口徑一尺一寸。腹深五寸三分。足高二寸九分。重一斤十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冬。遣內官祭司井之神于內府大庖廚前南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酒樽三。制帛一。謹案周易會通云。井以泉源發人。資汲不窮。有功于生民。今以井鼎報功。亦其宜矣。

旗纛廟諸神。共四十四位。賜鼓鼓鐘四十四座。

做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重十四兩三錢。八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遣官祭旗纛廟。霜降日又祭之于教場。如御駕親征。則必親祭。若大將出師。則遣官致祭。用犢羊豕各一。登鋼各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一。酒樽三。制帛七。謹按司馬法。三軍以鼓進。以金退。今鑄鼓鼎祀神。亦效鼓進金退之意也。

內府聖濟殿三皇聖帝。供奉翊冠方鼎三座。

做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耳高三寸一分。口方徑一尺二寸八分。腹深四寸六分。足高二寸四分。重二

斤十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冬仲月上甲日祀醫學三皇及歷代名醫二十八位正壇用羊豕登鉶各一籩豆各十酒樽三制帛三兩應用羊豕各一菓酒各五制帛二十八謹按事物紀原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古聖皇聚方物以療羣生今特鑄此方鼎三座用祀神以昭誠敬云

從祀名醫二十八位賜環耳三足鼎二十八座

做元朝姜鑄環耳丹爐款式大小如圖耳高七分環大八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三分重七兩六錢八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謹按列仙傳云上古仙師以五金八石百藥煉煆成丹濟治羣生今以丹爐供奉先醫似爲合宜

內府紫宸殿陳設大金猊鼎

做唐朝天寶局式高三尺六寸首高一尺一寸身高二尺五寸重三十八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頭尾毛爪俱以金銀商錯下載沉香須彌座臣等謹遵上諭凡鑄冶鼎彝務遵款式之典雅者寫圖進呈俟選中發下如式鑄成進上不許再引經傳以瀆聽聞臣等欽此欽遵以下進呈各項鼎彝俱蒙聖恩俞允選中者照遵原式進上不敢再引經傳以瀆天聽

紫宸殿東煖閣陳設螭夔垂花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九寸六分腹深三寸二分足高一寸九分二厘重十二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紫宸東煖閣御几

紫宸殿西煖閣陳設蟠虬環耳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環大四分三厘口圓徑七寸七分深二寸八分足高一寸一分重七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紫宸西煖閣御几

容思殿陳設文王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口方徑一尺四寸五分腹深六寸六分足高四寸二分重三斤十二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周身文畫錯以金采陳容思正殿御几

容思東便殿陳設太平有象彝

做紹興鑒古圖式減小彝高八寸三分口圓徑七寸八分腹深八寸八分足高五分耳長一寸四分重二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卦象及耳填以赤金陳設容思東便殿御几

容思西便殿陳設四方平定鼎彝

做紹興鑒古圖式減小彝高七寸九分口方徑一尺六寸一分耳長二寸五分腹深七寸四分足高六分重一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耳鼎彝填以赤金陳設容思西便殿御几

瑤華殿陳設子父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三寸耳高二寸一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二分腹深四寸三分足高六

寸六分重二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鼎身天鷄文畫錯以赤金陳設瑤華正殿御几

瑤華東便殿陳設王伯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三分耳高一寸四分口方徑一尺六寸腹深五寸一分足高二寸八分重二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瑤華東便殿御几

瑤華西便殿陳設象形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八寸七分耳高一寸五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四寸一分足高三寸一分重二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間夔龍填以赤金陳設瑤華西便殿御几

文華殿陳設夔龍蟬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六寸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寸五分重三斤二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正殿御几

文華東便殿陳設夔龍蟬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九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五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二寸七分重二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東便殿御几

文華西便殿陳設夔龍蟬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二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二寸六分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寸二分重三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西便殿御几

凝神殿御几陳設夔龍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零三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四寸八分足高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正殿御几

凝神東便殿陳設夔龍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三分腹深四寸五分足高三寸八分重二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東便殿御几

凝神西便殿陳設夔龍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零三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四寸八分足高三寸六分十二煉洋銅鑄成重三斤四兩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西便殿御几

隆安殿陳設萬壽鼎

做唐朝天寶局款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三分足高四寸六分重三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項腹文畫填以赤金陳設隆安正殿御几

隆安東便殿陳設螭螭垂花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口圓徑一尺五寸三分腹深五寸四分足高三

寸八分。重三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東便殿御几。

隆安西便殿。陳設鬬角雷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零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五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三寸。重三斤七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西便殿御几。

隆安東香閣。陳設蟠虬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一分。足高三寸。重三斤十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東香閣御几。

隆安西香閣。陳設乙毛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耳高一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二寸。腹深五寸。足高二寸七分。重三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西香閣御几。

玉宸殿。陳設螭龍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一分。腹深六寸三分。足高四寸五分。重三斤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間文畫。填以赤金。陳設玉宸正殿御几。

玉宸東便殿。陳設素腹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九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四寸三分。重三斤十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玉宸東便殿御几。

玉宸西便殿。陳設素腹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一分。腹深六寸。足高四寸一分。重三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玉宸西便殿御几。

景福殿。陳設蟠夔雷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七分。耳高一寸六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九分。腹深四寸六分。足高三寸四分。重三斤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殿御几。

景福東便殿。陳設雲夔敦。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連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三寸七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二分。腹深四寸五分。蓋高二寸三分。底高三寸四分。重三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東便殿御几。

景福西便殿。陳設蟠雷敦。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敦高一尺一寸三分。耳高三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二分。腹深六寸一分。蓋高二寸二分。座高三寸。重四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西便殿御几。

景福東香閣。陳設八節平安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口方徑九寸八分。腹深三寸三分。足高三寸二

分。重二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腹間四帶。填以赤金。陳設景福東香閣御几。

景福西香閣。陳設如意彝。

做古器圖式。大小如圖。高四寸三分。耳長一寸八分。口圓徑九寸七分。腹深四寸。足高四分。重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兩耳如意。填以赤金。陳設景福西香閣御几。

貞一齋。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三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七寸。腹深二寸五分。足高四分。重一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耳項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御几。

貞一齋。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二寸三分。耳高七分。口圓徑一尺。腹深一寸四分。足高三分。五厘。重六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耳及口腹。填以赤金。名命帶圍。陳設貞一齋御几。

貞一齋東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蠟茶色。耳及口腹。填以赤金。名金帶圍。輕重同前。陳設貞一齋東書房御几。

貞一齋東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蠟茶色。耳及口項。俱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東書房御几。

貞一齋西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蠟茶本色。腹下及足。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貞一齋西書房御几。

貞一齋西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蠟茶本色。腹下及足。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貞一齋西書房御几。

貞一齋東香閣。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陳設貞一齋東香閣御几。

貞一齋西香閣。陳設沖天耳三足小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重五兩三錢。耳及口項。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西香閣御几。

端拱堂。陳設雙魚耳彝。

做宋汝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三寸二分。足高三分一厘。耳高一寸三分。口直徑二寸七分。重十四兩。有七兩二錢。六兩八錢者。凡三等。內分本色流金二品。諸鑪品格。當以魚耳彝爲冠。以其款式典雅。鑄冶精工。此彝藏經本色。不施金采者。恐掩銅質之精華也。陳設端拱堂御几。

端拱堂東便室。陳設雙魚耳彝。

做宋汝窰款式。重七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口耳項脰。填以金采。錯鏤雲氣。名覆祥雲。

最爲瑰麗。陳設端拱堂東便室御几。

端拱堂西便室。陳設雙魚耳彝。

倣宋汝窯款式。重六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繞腹填以赤金。錯鏤雲氣。名金帶圍。陳設端拱堂西便室御几。

端拱堂東煖閣陳設雙魚耳爐。

倣宋汝窯款式。大小如圖。重七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端拱堂東煖閣御几。

端拱堂西煖閣陳設雙魚耳爐。

倣宋汝窯款式。大小如圖。重六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項耳腹足。成飾赤金。錯鏤雲氣。最爲瑰麗。陳設端拱堂西煖閣御几。

淵默堂御几陳設蚰龍耳大爐鼎。

倣定窯款式。大小如圖。重一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款製極佳。陳設淵默堂御几。

淵默堂東書房御几陳設蚰龍耳大爐鼎。

倣定窯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耳及口項。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淵默堂東書房御几。

淵默堂西書房御几陳設蚰龍耳大爐鼎。

倣定窯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淵默堂西書房御几。

坤寧宮懿德殿御几陳設錦邊天雞彝。

倣元朝姜鑄款式。減小。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七分。環圓徑一寸四分。口直徑八寸四分。重三斤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脰間鑲邊。及天雞環首。填以赤金。陳設懿德殿御几。

懿德殿東椒房陳設山雷螭首彝。

倣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高二寸八分。耳長二寸一分。足高三分。口圓徑九寸二分。腹深二寸五分。重十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陳設懿德殿東椒房御几。

懿德殿西椒房陳設夔龍素腹彝。

倣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高三寸一分。耳長二寸三分。口圓徑九寸一分。腹深二寸三分。足高八分。重一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頸間獸面飾以赤金。陳設懿德殿西椒房御几。

天漢樓北極閣陳設太平萬歲博山爐。

倣唐朝天寶局款式。大小如圖。爐高五寸二分。博山高二寸。盤深七分。重二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細以赤金錯鏤文彩。最爲典重佳器。陳設天漢樓御几。

天漢樓南榮閣陳設定時香案。

倣元人郭守敬所鑄。案長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氣。面闊一尺二寸。按十二時。高三尺六寸。按一年三百六十日。重六十四斤。按六十四卦。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案面刻時刻星辰。成以金銀細錯。最爲工

緻。陳設南榮閣。

天漢樓北極閣陳設銜香金鶴。

倣元朝姜鑄。鶴高三尺三寸。凡三隻。每隻重二十四斤。十煉洋銅鑄成。赤金純裝。口銜官香。每枝達旦。陳設北極閣。

鑾斯殿陳設辟邪鼎。

倣紹興鑒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五寸三分。重五斤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倣古青綠色。辟邪神獸頭尾毛爪皆細金采。下乘沉香須彌座。項間有鎖。可以開合。若以發香。烟從口出。氣益合殿。最爲佳製。陳設鑾斯殿御几。

鑾斯殿東椒閣陳設疏蓋鳳足彝。

倣紹興鑒古圖式。減小。高七寸六分。腹深三寸六分。足高一寸七分。重八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蓋耳及足。錯以赤金。此古人燕燎之器。所以用蓋蓋又疏通。使香煙四達。以薰被服者也。陳設東椒閣。

鑾斯殿西椒閣陳設百摺夔龍鼎。

倣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耳高二寸四分。口方徑一尺四寸七分。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寸八分。重四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倣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西椒閣。

宣德鼎彝譜卷八

南京衙門

文淵閣三員賜三元神獸鳳盆彝三座。

倣紹興鑒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五寸八分。蓋高一寸七分。腹深三寸。足高一寸一分。十煉洋銅鑄成。重十三兩六錢。倣古青綠色。其間文藻。成錯赤金。臣等謹按周六典曰。宰相之職。燮理陰陽。代天宣化。位尊鳳閣。禮絕百僚。宜以鳳盆彝賜之。

吏部衙門三員賜蟠虬彝三座。

倣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二分。耳長二寸四分。口圓徑九寸九分。腹深五寸二分。足高一寸。重二斤六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脰間與足文藻。錯以赤金。臣等謹案龍經云。虬龍爲蓋龍之長。能進退羣龍。乘雲注雨。以濟蒼生。周禮。天官冢宰。統率百僚。鹽陟所任。與虬合德。應以此彝賜之。

戶部衙門三員賜蟠夔修口彝三座。

倣宣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七寸六分。耳長二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二寸六分。腹深五寸六分。足高二寸。重二斤七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脰間文藻。錯以赤金。臣等謹按龍經云。夔龍爲蓋龍之主。飲食有節。不游濁土。不飲濁泉。所謂食於清游於清者。三禮儀節曰。地官司農。出納金穀。貢於廉介。

不以脂章自染者得其人矣司農之器合以此彝賜之

禮部衙門三員賜夔耳連虬彝三座

倣考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四分耳長一寸六分口圓徑九寸八分腹深五寸五分足高九分重二斤一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耳及脰足填以金采臣等謹按漢官儀云秦官大宗伯掌國家典禮爲宰相之佐代天宣化古稱秩宗又稱儲相爲六曹顯秩夫虬之爲物甲有文章飾器賜之合其宜矣

兵部衙門三員賜獅首大彝鐘三座

倣官窰款式大小如圖共高四寸八分獅首大一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七寸三分腹深四寸四分足高四分重二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惟獅首鈿以赤金臣等謹按爾經云獅爲百獸之王每一振發虎豹懼服大司馬職專征伐統帥六師爲國家鷹揚之任雄武莫當與獅合德飾器賜之宜矣

刑部衙門三員賜環耳蟠虬鼎三座

倣考古圖式大小如圖高六寸二分耳高八分口圓徑一尺零三分腹深二寸二分足高三寸二分重一斤十五兩三錢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耳脰腹間文藻鈿以赤金臣等謹按參龍經云虬之爲物陸食虎豹水噬蛟螭去慝除邪之獸也而大司寇之職掌邦國之三典佐天子之刑措討禍除凶與虬合德飾鼎賜之宜矣

工部衙門三員賜象耳大彝鐘三座

倣哥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五寸八分兩耳大一寸三分足高四分重二斤八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象耳塡以赤金臣等謹按爾經云象爲南越大獸首員六牙任重致遠司空之職董百工爲國家營度之司任大責重與象同德象鐘之賜允合其宜

都察院衙門三員賜豸首大彝鐘三座

倣哥窰款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一分豸首大二寸二分高八分口闊徑一尺七寸四分腹深五寸七分足高四分重一斤十五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色腹間二帶及豸首鈿以赤金臣等謹按瑞應圖人君省明刑則獬豸至能觸邪衛善御史之職邪直剛好不避權貴與豸合德宜以此彝爲賜

宗人府衙門一員賜金枝玉葉鼎一座

詹事府衙門二員賜蓋几鐘二座

翰林院衙門一員賜鳳池鼎一座

倣唐天寶局鑄減小鼎高六寸四分耳長二寸四分口圓徑八寸八分腹深三寸足高三寸四分重一斤十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脰腹飾以赤金臣等謹按開元官制云翰林學士專掌內命號爲內相稱天子私人又名鳳凰池上客國朝因之非名儒文士莫得而居焉宜以此鼎賜之

國子監衙門一員賜橋耳大彝鐘一座

倣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高四寸五分耳長九分二厘口圓徑一尺一寸二分腹深三寸二分足高一寸二分重一斤十三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國子祭酒掌國學舉人貢士以及勛臣胄子教訓之事奉監規而損益焉務在明體達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故其職任爲朝廷教育人材重秩焉昔漢明帝幸國學命博士祭酒講經史士人環向橋門而觀者以萬計今以橋耳彝賜之實爲允當

京府尹衙門二員賜和羹鼎二座

倣紹興鑒古圖款式大小如圖通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一分口闊徑九寸七分腹深三寸九分足高一寸三分重一斤一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會典云兩京府尹秩視九卿以其職任宣化和人調農問俗有宰相之權者商高宗語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今以鹽梅象鼎以賜允合其宜

通政司衙門二員賜嘉石陳書鼎二座

倣禮器圖玉鉉鼎式減小高七寸六分耳長一寸一分口闊徑九寸六分足高一寸腹深四寸五分重一斤五兩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會典云通政司古稱銀臺使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周禮以嘉石平能民肺石達窮民內史掌敍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治皆通政之職也故鼎文作嘉石陳書之象焉

大理寺衙門二員賜神羊鼎二座

倣禮器圖玉鉉鼎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官制云大理古稱廷尉掌折獄詳刑之事與刑部都察院爲三法司務期平允以詳刑慎故鼎文鑄以神羊亦寓正觸邪之義也

太常寺衙門二員賜八音天樂鼎二座

倣禮器圖款式大小輕重顏色同前臣等謹按會典云太常掌朝會祭祀郊廟社稷之禮樂以及册封冠婚之營度爲國家禮樂之宗也宜以八音天樂鼎賜之

光祿寺衙門二員賜天廚鼎二座

倣禮器圖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周禮曰天官膳夫爲食官之長即光祿之職也而國朝會典則以掌祭祀朝會宴享酒醴羞膳之事爲九卿之一故以天廚象鼎賜之

鴻臚寺衙門二員賜白澤鼎二座

倣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鴻臚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以及歸義蠻夷撫綏之任漢魏稱爲大鴻臚國朝因之以白澤著鼎者因此獸能通萬國之語亦猶鴻臚能解譯遠夷之義也

太僕寺衙門二員賜天馬鼎二座

倣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宋元豐官制云太僕之職掌天子之五輅及左右騏驥天駟

等署畜牧之事。國朝因之。行於山陝。遂爲添設苑馬寺監。以通外藩貿易相易之任。故爲有職。故以天馬著鼎賜之。

太醫院衙門一員。賜神獸鼎一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宋元豐官制云。翰林醫官。掌供奉醫藥。以承詔視療衆疾。國朝因之。改爲太醫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以典事焉。昔神農氏嘗百藥以治民疾。有白民之國。能辨諸藥溫涼攻補之性。自遠而至。神農師之。後世圖其象。以旌厥功。今以此獸著鼎賜之。

六科衙門六員。賜法器鼎六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六科都給事。及左右給事等官。皆得封駁。凡朝廷政令之得失。與百官之賢佞。皆許連名上達。古稱諫院是也。凡糾彈之日。必首書白筆。手執白簡。故諫垣賜鼎。應以法器象之。

欽天監衙門一員。賜明時鼎一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三禮儀制曰。少皞氏。以鳳鳥爲歷。命重黎司天地。唐虞之際。和周之馮相保章。皆其職也。國朝名之曰欽天監。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以司其事。成祖曾奉欽天監。登觀星臺。御書經天緯地治歷明時八字賜之。今即以此八字。鑄鼎以賜爲宜。

尚寶司衙門一員。賜圖書鼎一座。

做禮器圖。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尚寶司。掌天子之六璽。及徵發兵符印信等事。凡朝廷用璽。必敕司官以手本於宮中掌璽女官處請出。用訖隨即送入。歲終必上紀簿。登記一歲所用璽數以稽察焉。關防嚴密。非比他曹。今蒙賜鼎。臣等謹按其宜爲之說曰。上古自河出圖洛出書之後。而尚史皇頡遂從而制字。若篆若隸。紛沓而生。此尚寶所掌諸璽。皆圖書之所生也。今以圖書飾鼎。以賜爲宜。

司禮監衙門二員。賜既濟鼎二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會典云。司禮之職。在漢宦稱大長秋。又稱侍中。國朝改爲司禮監。分十有一司。如尚衣等官是也。各有所掌。如官闕禮儀諸事。皆其所任。故以司禮名之。謹按三禮圖云。五行以火爲禮。以水爲智。而司禮非有禮智者不克以當之。故賜鼎書以水火既濟之形焉。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大號梵書彝鑪。

做宋青磁款式。高三寸二分。口直徑四寸九分。腹直徑五寸二分。足高三分六厘。八煉洋銅鑄成。紫紅本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大號梵書彝鑪。

做宋東青磁款式。大小輕重同前。鈿以白銀。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中號梵書彝鑪。

做宋東青磁款式。高三寸。口直徑五寸四分。足高三分八厘。梵書佛字。鈿以赤金。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中號梵書彝鑪。

做宋東青磁款式。大小顏色同前。鈿以白銀。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鉢盂彝鑪。

做宋填漆鉢盂款式。高七寸一分。口直徑四寸五分。八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高腳押經鑪。

做宋定窯款式。高二寸三分。耳長七分。環大五分。足高五分三厘。口直徑三寸二分。重六兩五錢。八煉洋銅鑄成。紫紅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低腳押經鑪。

做宋哥窯款式。高二寸七分。耳長八分四厘。環大六分二厘。足高一分三厘。重七兩一錢。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道場及天下名山宮觀。雕翎法鑪。

做元朝樞府窯款式。高四寸七分。耳長三寸八分。口直徑二寸九分。足高四分八厘。重六兩八錢。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道場及天下名山宮觀。連珠法鑪。

做元朝樞府磁款式。高三寸四分。耳長二寸八分。口直徑二寸六分。足高七分。重六兩八錢。八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共二百座。

內府齋宮做古雙敦。

做宣和博古圖款式。大小如圖。高二寸八分。耳長一寸二分。口直徑二寸七分。足高五分七厘。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耳及腹面。鈿以赤金。以供皇上齋宮之用。

內府壽堂硯頭三螭小鼎。

做宣和博古圖款式。通高二寸。耳長四分一厘。蓋高七分二厘。口直徑一寸一分。足高三分八厘。重三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文藻悉鈿赤金。以供皇上硯頭焚香之用。

內府金蓮博山鼎。

做姜鑄款式。高六寸四分。重一斤六兩六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鈿以赤金。以供皇上水殿之用。

內府上用橋彝鑪。

做元朝姜鑄款式。高二寸二分。耳高六分。口徑七寸九分。足高三分一厘。重六兩六錢。十二煉洋銅鑄成。紫紅本色。以供皇上進冊御筵之用。

內府御廁深腹鼎。

倣考古圖款式。高三寸一分。耳高六分。口圓徑六寸三分。足高三分三厘。重六兩七錢。十二棱洋銅鑄成。藍經紙色。不施金采。以供皇上御爾雅磁中焚香之用。

後序

宣德鼎彝譜十六册。出自于忠肅公家。公於正統中爲禮部祠曹郎。得之於司禮太監吳誠。誠於宣德間奉敕管監督鑄冶之事。當日興工開冶。身親目擊其事。因與大宗伯呂公震。太常卿周公瑛。爲著圖譜。迨呈尚方。九重嚴密。世無傳本。最爲珍秘。此譜乃進呈之副本也。忠肅公官禮曹時。與司禮吳公。爲京邸比鄰。莫逆交稔。得以有此。余與忠肅諸孫豫菴中翰。素相知。往來契密。暇日偶以出示。因拜假歸。乃命畫工繪圖。敷采裝潢。藏之笥中。以時展玩。得覩昭代典章文物之盛。非獨以鼎彝爲薰燎之微而忽視之也。倘有海內好事諸君子。購得宣爐真本。當按圖披視。梗概自明。余雖非博雅之流。恆喜茗椀薰爐。日與周旋。開册盤桓。撫圖玩式。每致忘於寢食。因自哂痴癖。多難免達人之嗤矣。然此册序列精詳。應與博古圖考古圖諸書。共垂不朽也。嘉靖甲午歲仲春上浣。吳郡文彭書於玉磬山房。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阮元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略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醇因之改元四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於張敞鄭獲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揭釋一銘仰之間輒心往千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即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即寶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沖翰北部楷蔡太史思復宋學傳葆醇錢博士坫趙晉齋魏何參軍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數過過之夫柔字于板自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圖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然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壓壞或爲水土之沈蝕或爲倉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古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因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中秋日揚州阮元序

商周銅器說上篇

商周銅器說上篇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籀非經文隸楷雖楷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暨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錢鐘鼎尊彝敦槃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觀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淫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梟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阮元

商周銅器說下篇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大呂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仲公請玉予之虢仲曲是鄭王元案鞶鑑者后之鏡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鞶與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鑑鑑與鞶鑑皆可見鑑非本字鄭伯以其鑑之鑑文生義大以爲帶鉤以鑑此當云鑑鑑今云鞶鑑爲帶鉤注解爲帶鉤之上經傳無徵且即命如此當云鑑鑑今云鞶鑑文義倒置矣）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賂晉以玉磬）以告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弹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襄十一年杜注晉訓）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襄二十）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辭也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爲遂德徵身之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賽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嘗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祉稷而與鼎器其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洛（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楚子問鼎于周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鄴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紀又曰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紀又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尸臣官此物邑昭圖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漢書敞問尹臣臣拜手稽首曰敞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文字不宜萬年宗廟元按此銘乃漢齊物記宣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謙敞之語謙敞明帝紀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志傳和帝永元元年九月寶雒出寶鼎盧江太守獻之謙謙雒出寶鼎代華子說寶古傳和帝永元元年九月寶雒出寶鼎容五斗其物密）永元元年寶雒上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案漢人曾隸字識編文此銘亦約簡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案漢人曾隸字識編文此銘亦約簡非全銘之體）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鄱縣來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側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乘作尊鼎萬年無疆子子孫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咸平文鑑向中正與杜鎬譯其文曰雒六月初吉史信父作尊鼎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二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遠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阮元

商周兵器說

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屬之專名也古兵矛三尋爲最長經傳中罕見用之所用者戈爲多戈之存于今者甚多以今尺橫度之不過數寸其柲長古尺六尺六寸僅與中人之身等耳鄭注考工記古矢籤長二寸近人得古長平銅箭鏃與之合以周尺計之亦僅當今尺一寸二分強耳古劍今存者運肘度之皆與肘齊末與指齊亦甚短矣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不之以仁故其短小也後世務以物力相勝浸爲長鎗大矟矣技爲火礮矣亦不得不然之勢翁車戰之變爲馬騎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銀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贏者數千年遞贏之至于如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阮元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後敘

慨自斗科姬渤竹帛嬴燔著公赤紫南闕祭酒摭之嘉生青書臨淮太守傳之乃壁壁遺左史而散移徒勞鴻都典伏書而包寬又作贊其斟剩墳索縮復彝軒彝矣必祕洞書名銘詞指祗奇詭追始初積非欲山吐川鼎彝得鼎厥道爲由我

朝龍與大文虎炳天臨頭鑑地出稱鐘

冊府不愼編珠遂厫不禁藏璽亦有彝深原父智博子高集吉金告詮辟器字顯菂稽未窺柏寢鑿勺安測鳥澗失呆翡翠之朗追拔原象之角說難整趣覽者弗憚矣雖吾師雲臺先生纂緝爲生銘錄遠古

寰鐘綴選辟塵鶴從釋

天上雲山之文辨階閣球鑄之剩泊乎握尺山左樹塵湖西清白心素楊黃手齒種金薙於燕寢遠鑄花於雕函爰命獻愚歎寅驗春見怨纂叩閱待鑄撞恆鉛則斗建周杓數爲則日千合簽紀商周以迄魏晉襟韻猶以叔斯逸剩劂垂箴校勘遂施敢述瀛僧用縱備宋夫分器名冊司尊設官綱傳孔悝之文史記美陽之字齊樣以遂女爲勝飭壺以貢王存名武王盥盤著湯淵之戒大禹鼎勒咻旦之詞故君羅荒儀制承威儀可詳已至于宣和殿閣尚功石刻看核六籍俎豆三錡先民是程後民是語然摭拾椓雜肆收家說造作孔鼎善亦非盡質之大雅曰猶有世器間古壁之遺立器生禮昔實存謙恭敬常銅必嚴三壽饋儞小敦彼豕萬年飾錄壁不厭其華用彝貝不病其厚將以辯名教織綱常爲發明其文物出治理而綿遠久也夫亨諭神鬼叩駢考鈕執斯立矢論頌前勞是爲大孝呼史宣綸立延受冊鑾弼鞸戟茂歷紀庸是爲純忠厥祭禮殤父築作彝勳績錄勝正長錫彝甚爲慈惠列侯朝聘贈金鑄鐘懷友寶饗興金銘盤是爲豈弟叔夜用鐘同符孔其唯叔居聯允契商警是爲恭儉此皆經世之鴻寶生民之命儀雖祖龍焚燬赤符凌替典則失徵徑模猶在自後世祗尚虛無輕蔑文字而淪沒盡矣且夫琥珀淬千就謹遇芥則投瑪瑙沈于塵漏與網則獲物聚所好豈其然乎茲所輯者約購彝五百餘器綜箴猶一萬餘言玉府崑山珠海分浦駭鰭五色鳳翮千義淘極金膝石匱之觀寧止滿宮几將之作夫推彌曠者道也闡彌精者義也纂而罔缺者典也久而始備者時也雷兩甲中遺協書爰虎戈蟠斛上承皇史宗廟鏞之尊爰服何如江漢常武之篇考父鼎之銘文丁可徵枚頌歸祀之說實致矢風夜說周大僕之虔尊鼎觀萬勢

知齊乙公之修頌之觚出反入卽管重三獸之儀爵之用出受秭卽呂命百錢之嵒他若周王徙居楚離楚惠遷百兩陽可拾春秋之遺其王葉研陶陵漢宮名遂蓮勺可詳班馬之略卅非觀古之闕漏進學之階塼與然而俗儒染墨浮說聖黃其藏不一梟枚可數或膠執偏端梗守前論宗祧北海求以玉之尊應答貴陵善假借之對一也執罍擬岑呼瓢尋斝父丁觚乙錞以比干之盤車攻馬同掛以勝公之右二也又有引高季敦銅尊歲墨甲附上甲庚澗盤庚張伯爲孝友之兄遯仲爲君子之弟奇贋妄會走畢所訶三也昔在嘯堂大臨諸賢備論雖免今稽東觀容齋之論定評或底彼盤守藏進古之心違重器不器之例又無論已是編之作準六書部分扶小學與微雜亞亞之殊詳剖句之借繹耐彤之同論造狂之合釋攸勒爲鋬革明夜跌爲射琱訓同黃爲形衡通室夢爲宣床凡此之類咸據有斷不知蓋闕若夫子商簡古姬周富繁時則艮之南楚雄奇東魯麗厚俗别國之文詞具存鑒察期别閣有勒款叶字可維而歌臺蠱變蘇攸休疊韻殺賓倍律大琴和樂磷音均按閘呂者會是蔑從也又觀夫新鉶異制球蠱别名簠簋爲胡璉古今文之判敦甗盛黍稷方圓設皆遞嬗甑則方譜各分戈戟則散文互用金豆與瓦竹俱豬兕觥非骨角所成是又辨器者所當考證也且如姬公丁亥之鼎言歲紀者兩統微散氏乙卯之盤言興圖者訂鵲辨父丁角之東門無專鼎之圖室書宮室者參階旁登寺與敝圖名縣焉遣鼎師高氏族譜焉子申爲嘉孀之子陳逆爲桓子之孫世系繫焉司工爲司空之屬司土卽土均之職官制羅焉邢叔侄父爲鄭臣名熊鑄秋人楚都君諱名字昭焉符節並載量斤咸垂漢尺與晉尺齊衡秦權與莽權均鐘金節比有度斗檢封存銘尤六籍之星淵百家之鈕紫也小子嚮習斯古六藏其闕君師語必於周五譜斯集積古疏入

先生曰俞師古敢成雜

齋時春宜也盜康虔紵縟者編之府通家眉壽者德之符懿夫辛觀式儀華陵隆羞鏤詞刻漏勒篆夾鐘道著器成淵乎茂矣然猶不齒其有不資其私愉鑠之鋼勝道遠山上陽之鑄嘉量厥室是以嬗豆有戢今石同和也是編也成直追孔甲盤盂之書矣僅復齋鐘鼎之志而已哉

嘉慶九年龍集閼逢困敦陽月丙辰朔弟子朱爲弼敬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萻武鐘　鹿鐘

旅鐘

商鼎

冊冊父乙鼎　立戈父癸鼎

虎父丁鼎　中鼎

成父癸鼎　兕父癸鼎

伯申鼎　秉仲鼎

穆父丁鼎　婦女鼎

父鼎　荷貝父丁鼎

立矛父辛鼎　阜禾鼎

亞守鼎　亞室父癸鼎

冊命父癸鼎　母乙鼎

戊寅父丁鼎　庚午父乙鼎

宥父辛鼎　旂鼎

敃冊鼎盉

商尊

象形父丁尊　持戈父癸尊

立鉞尊　山形父壬尊

立戈父辛尊　父巳尊

叔父辛尊　子孫父戊尊

亞形父丁尊　酉宮父甲尊

巳祖乙尊　子執弓尊

鷄尊　冊父乙尊

酌父乙尊　王主父丁尊

刊宮尊

商彝

亞丐父丁彝　東彝

百丁彝　亞尚父丁彝

父辛彝　子執旂彝

父丁彝　立戈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雙矢彝

史僕　子荷貝父乙彝

析父甲彝　主父乙彝

祖巳彝　寶彝
立戟父戊彝　日庚父癸彝
雙爵母戊彝　作父辛彝
冊冊父乙彝　父癸宗彝
袁彝　雝伯癸彝
好父辛彝　立矢父戊彝
叔彝二器
商卣
冊卣　舉巳卣二器
父巳卣　父辛卣
父丁卣　虎父戊卣
山卣　亞卣
丁巿卣　舉父巳卣
子執刀祖乙卣　咎父癸卣
丁師卣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二

商壺
蛟篆壺　應父巳壺
余爵壺　明我壺
祖辛壺　作祖壺
商爵
亞爵　亞舟爵
犧爵　糸爵
父癸爵　父壬爵
毋壬爵　舉父丁爵
辛父辛爵　子癸父爵
子父癸爵　寧冊父巳爵
父癸爵　父丁爵
亞木父丁爵　子父巳爵
父辛爵　子父巳爵
子孫父癸爵　丙父辛爵
雙爵父辛爵　虞爵
子壬父辛爵　主庚爵
目父癸爵　祖巳爵
拱井父辛爵　矢父戊爵
祖癸爵　日父乙爵
唐子爵　立戈爵
子父乙爵
商飲附
商觚　子執戈觚
立戈父癸觚　乃作器觚
手執刀觚
商觶　善父戊觶
庚觶　象形父乙觶
主父巳觶　析父巳觶
亞服觶　父丁觶
子執刀父巳觶　八孫子觶
冊冊父乙觶
孫祖巳觶　父辛觶
子孫父巳觶　父乙觶
商角
象形角　象形父癸角
召夫角　子孫父庚角
父丁角　子孫角
庚申父丁角
商敦
乃作器敦　子立敦
子孫父乙敦　析孫子父乙敦
亞敦　母敦
商甗
商高　子商甗
母乙高　子持壺高
婦女高　父辛高
商盉
雞父丁盉　子丁父甲盉
商匜
父辛匜　父癸匜盉
商盤
漢盤　子孫父癸盤
商戈
差勿戈　玥戈

蚪戈
商句兵　子執旁句兵
馬文句兵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三

周器款識
周鐘
宋平公鐘　紀侯鐘
楚公鎛鐘　鄭形叔綏賓鐘
楚良臣余義鐘　祿康鐘
叔丁寶林鐘　邢叔鐘
宗周鐘　虢叔大林鐘
楚公鐘　楚曾侯鐘
周公彝鐘　周公望鐘
周鼎
木鼎　中鼎
中旅車鼎　小鼎
廆鼎　父乙鼎
孟姬鼎　得鼎
子女鼎　包君鼎
東鼎　太祝鼎
戈杖鼎　叔奠錢鼎
各鄭鼎　魯公鼎
亞形魯公鼎　陽鼎
乙公鼎　乙公萬壽鼎
孟申鼎　虢姜鼎
魚洽姬鼎　市師鼎
叔夜鼎　戎都鼎
兹太子鼎　羌鼎
番君鼎　叔單鼎
郭季鼎　庠父鼎二器
雒叔高鼎　叔姬鼎
癸亥父巳高鼎二器　師艅鼎
正考父鼎　師旦鼎
南宮方鼎　季姒鼎
仲偁父鼎　寔鼎

召父鼎　叔師父鼎
父己鬲鼎　君錫鼎
伯正父鼎　伯貂父鼎
史伯碩父鼎　旗鼎
無專鼎　鬲攸从鼎
頌鼎　留鼎
乙亥鼎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五
周尊　亞尊　麥尊　號叔尊　邑尊　取尊　東明尊
寬尊　諸女尊
嘉禮尊
周卣　冊卣　旗卣　番卣　寬卣　邑卣　稻卣　寶用卣　門狄卣
周壺　祖己壺　嬰妃壺　伯壺　家德氏壺　周壺　宦寶壺　巫壺　彭姬壺
史僕壺　大壺
周史寶斝
周爵
木工爵　獸爵　叔臣爵　鳳爵
周斧
父癸斧　父舟斧三器
周觶
彝觶　彭女觶　遠仲觶
周觚
招觚　手執中觚

周子變兕觚
周彝　雞彝　伯彝　旅彝二器　尊彝　伯旅彝　伯彝　燕姬彝　仲明父彝　㝬王彝　婦姬彝　田彝　史白彝　王伯彝　伯晉彝　遽伯睘彝　庚姬彝　鼎伯彝　三家彝　禽彝　然虎彝
寬彝　嘉女彝
大保彝　印父彝
吳不彝　白彝
向彝　司土彝
小臣䌛彝　父丁彝
䌛彝　康彝
宄彝　吳彝
梢妃彝　中義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六
周敦
兕敦　伯敦
寶敦　伯尊敦
敔敦　伯司敦
召妊敦　叔朿父敦
貞敦　兄光敦
司敦　郜季敦
號姜敦　伯回敦
兮仲敦　中雝父敦
敔侯敦　郜遣敦二器
伯振敦　叔殷父敦
遣小子敦　長生敦
伯角父敦　豐兮甲敦
魯伯大父敦　鄧公子敦
師田父敦　豐姞敦

仲歡父敦　追敦
德敦　師遽敦
郜公敦　彝敦
召伯虎敦　卯敦
頌敦　館鐘唐寺敦
仲殷父敦　師酉敦二器
仲駒父敦二器　父辛敦
祖辛敦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七
周簠　吉父簠
寶簠　伯其父簠
盂若簠二器　叔朕簠
宄簠　曾伯霥簠
張仲簠
陳逆簠
周簋
立簋
單子伯簋
魯侯簋
史燕簋
遲簋　甲午簋
天錫簋　格伯簋
周盉
宄盉
周甗
毅父甗　南叔典父簋
甗　曼龔父簋
鄭太師小子甗
周鬲　司甗
齊鬲　鄭太師小子甗
京姜鬲　冊父考盉
番妃鬲
王母鬲
戲伯鬲
子鬲
周匜
諸女匜
周王子申盤盞
姬單匜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八
周盤
寶盤　曾中盤
品父盤　伯侯父盤
般仲盤　散氏盤
拍盤　寰盤
周齊侯盤
周戈
衛公孫呂戈　子禾戈
高陽左戈　象形戈
宋戚公戈　羊子戈
邾戈　從戍戈
敵戈　變戈
公戈　方寅戈
樂左軍戈　高陽戈
公戈　乙戈
周龍伯戚
周句兵
戈形句兵　象形句兵
周幼衣矛
周可伯槍
周吳季子之子劍
周距末
周刀瑟
周削
周豐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九

秦器款識
秦權
秦斤
秦量
秦平陽封宮銅器
秦石軍戈
漢器款識
漢鐘
孔文父鐘　王長子鐘

漢鼎
陶陵鼎　好時鼎
承安宮鼎　汾陽侯鼎
孝成鼎　外黃鼎
銅鼎　日利千金鼎
漢司正鼎
漢鑑
齊安鑑　蓄川太子鑑
陽泉使者含熏鑑
漢壺
大官壺　杜陵壺
大吉壺　延光壺
更甲壺　嚴氏壺
千秋壺
漢千馬卣
漢洗
陽嘉洗　伏地洗
大吉昌洗　長宜子孫洗
宜侯洗　章和洗
中平洗　初平洗
永建洗　富昌洗
富貴昌洗　宜子孫洗
大吉羊洗　董昌洗
平陽侯洗　漢安魚鷺洗
大吉羊洗　雙魚富貴昌洗
吉羊洗　雙魚永建洗
漢洋水匜
漢鐙
建昭鴈足鐙　能虎鹿盧鐙
羊鐙　永元鴈足鐙
上林鐙　黃山鐙
林菲親行鐙　耿氏鐙
漢尚浴府金行燭盤
漢周陽侯鼎
漢元延鍑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十

漢弩機
宛仁弩機　建安弩機
右中郎將弩機　左尚方弩機
書言府弩機
漢戈
阿武戈　陰字戈
晉左軍戈
漢劒
實用劒　陽武劒
漢元嘉刀
漢建初銅尺
漢龍虎銅節
漢符
南郡銅虎符　新井銅虎符
漢鐵斗
宜子孫鐵斗　八方鐵斗
元康鐵斗
漢鉤
丙午神鉤　丙午鉤
長宜君官鉤　長宜子孫鉤
內午鉤
漢鈴
永平鈴　宜子鈴
漢宜子孫鐸
漢染梧
漢安昌車釭
新莽銅權二器
漢斗檢封
漢尚方銅器
漢宜子孫銅器
漢湯金銅器
漢吉利銅器
漢壽命昌銅器
漢內者樂臥銅器
魏器款識
魏太和鍾

魏正始鐘
魏景初幢構銅
晉器款識
晉泰始滲槃
晉永昌椎
晉太康釜
晉銅尺

弟亨梅叔娃縈少梅祚華甫祁小仲校

揚州阮氏編錄

商器款識

商鐘

董武鐘

戎起　動武鋪　用吳疆　口末

右董武鐘鉦間銘六字兩欒四字右欒弟一字不可識此與下二器皆據宋王氏復齋鐘鼎款識搨本摹入冊內款識五十九種皆復齋所輯搨本中有明良史殷識十五器乃秦燔之物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款姜鼎亦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則朱敦儒劉炎張邵洪遵等人所藏其方城范氏古鐘及末葉楚公鐘乃石公弼所藏北宋搨本復齋得之續于冊後者也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見兩浙名賢錄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見慶元黨禁中興編年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去年元得此冊于吳門陸氏既加考釋摹刻矣今編是書亦并載入以有搨本可據也海鹽吳侃叔來發云動古通董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擇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讀爲雀書亦或爲蔡作鐘銘功故曰董武左昭十三年傳云董之以武師是也鎛或釋作敷嘉定錢獻之跋云古戎從甲秦繹山碑戎從十十本古文甲字吳古虎字此象奇古是商初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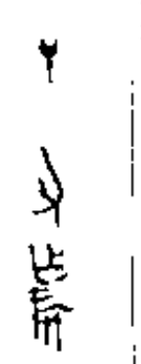
鹿鐘

鹿象形

右鹿鐘左欒銘一字王氏復齋云舒州太湖縣取土得之

歸王晏青家案鹿字從王氏釋鳴鹿得食呼其同類故詩雅有取焉此鐘以鹿爲銘殆燕饗所用之器與吳侃叔云古鹿字通彖彖即麓也有田麓者始作彝器攷書大傳大麓之麓叫爲錄麓或作彝見周禮釋文知二字古通

旅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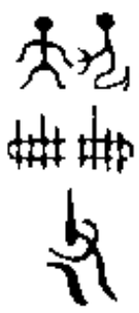


口父作旅

右旅鐘銘四字剝蝕不可識者一字案爾雅釋詁旅陳也彝器凡言旅者皆臚陳之義此鐘甚小當是歌鐘左襄十一年傳云歌鐘二肆杜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此曰旅者蓋陳列之義

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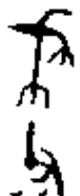
冊冊父乙鼎



子冊
孫冊　父乙

右冊冊父乙鼎銘六字器爲元所藏子生孫立作授物狀下作兩冊者紀君命也在禮有爵祿者始作祭器面爵祿之賜必受冊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冊命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冊字而已子爲父作則稱父以十干爲名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爲君也或曰甲乙者宗廟祭器之次第

立戈父癸鼎



立戈形　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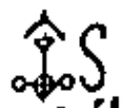
右立戈父癸鼎銘三字據吳侃叔所藏搨本摹入案立戈以旌功也欽程易疇瑤田云古戈字下作巾者乃本柄有根之形

虎父丁鼎

亞形中虎　父丁

右虎父丁鼎銘四字器今在杭州王氏據仁和趙晉齋魏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亦有此文字形與此微異或別是一器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爲廟室錢獻之以爲亞乃古黻字兩己相背取黻兩己相織之義元謂黻與黼同爲畫繡之形黼形象斧明矣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譌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申弼弗弼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是也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攷于丿部解曰弗矯也從丿從ㄣ從韋省元謂弗字明是從弓之字若從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譌弗字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以補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即是弗字黻字作器遺子孫當銘之以武作二弓在輔形者與執弓執戈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若黻字乃繡亞干裳故從黃義又屬後起錢氏云黻冕相繼尚非初義也又右器每作虎形取服猛之義猶周官六彝之有虎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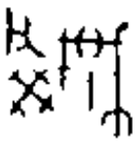
申鼎



申作寶鼎

右申鼎銘四字據上海趙太常秉沖摹本編入銘見薛氏款識申乃作鼎者名也此申字有剝蝕凡銘文已見薛書而其器尚存及有搨本可據者槩爲採入以古人作尊彝交同者不止一器而薛氏石刻款識曾見平湖朱右甫爲寫藏有殘帙一卷未見全冊其書輾轉臨摹甚多謬誤錄之可資考證也

成父癸鼎



成父癸

右成父癸鼎銘三字此銘與下四器皆據王氏款識搨本摹入復齋云此鼎孝宗皇帝賜洪邁亦見薛氏款識成字釋爲立戈形王俅嘯堂集古錄釋爲戈穿貝形皆非是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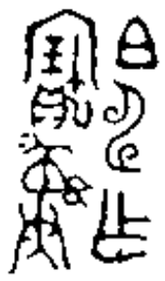
儁叔云攜古文成字揆準之象也平也一繩之象也直也○所以權之也權之而得之直即得其平也考工記所謂可水可縣之象也凡物平則成故左文十八年傳地平天成注云成亦平也是也攜後省爲隹爲隹爲隹爲隹爲隹詩毛傳成平也凡二見鄭注周禮成平也凡六見爾雅釋詁平成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凡三見不覩此文莫窺其象而漢儒平成轉注有此話訓可知經師相傳之義所由來者遠矣

兕父癸鼎

兕形父子執弓癸

右兕父癸鼎銘四字案子執弓博古圖釋作孫執弓此從薛氏及復齋釋執弓者旌武功也作象形兕者詩小雅吉日云瞻此大兕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執弓射兕取服猛之義也

伯申鼎



伯申作寶彝

右伯申鼎銘五字亦見薛氏款識伯申作器者於經傳無可考彝者常器也器之總名

叔仲鼎

叔仲

右叔仲鼎銘四字案叔仲左右二文薛氏只爲析木形是也彝器多作此形未審何義說文解鼎字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明以目下鼎字爲析木形矣又解片字云判木也從半木而無爿部肚牀等字皆從爿聲不應無此部戴氏六書故云爿在長切李陽冰曰右爲片左爲爿徐鍇曰說文無爿部李亥也按唐本說文有爿部張參五經文字亦有之李氏未可厚非據此知說文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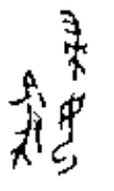
義與片同合文爲鼎鼎字從之今本似有闕文矣金壇段茂堂玉裁云著書者但當云反片爲爿不得直云有闕文

穆父丁鼎

穆作父丁寶尊彝

右穆父丁鼎銘七字吳侃叔云穆非人名禮祭義君牽牲穆答君注穆子姓也公羊傳注子曰穆穆取其北面尚敬也

婦女鼎



帚女彝

右婦女鼎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蕭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商帚女乙觚釋帚女爲箕帚之妾非是箕帚之妾乃謙辭非可以爲號也此帚字當是婦之省文禮天子諸侯有世婦士之妃曰婦人蔡曰婦女上下皆可通也

父鼎

父口

右父鼎銘二字案父下一字不可辨或以爲君字或以爲庚字按其字形皆未可定當從闕疑

荷貝父丁鼎

子荷貝兩貝父丁

右荷貝父丁鼎銘三字元手搨本案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商貨惟貝故作器誌貝尤多于周召錫貝必以作祭器紀寵命崇孝享也已作器必誌用貝之數重彝器也貝字古從兩貝從一見薛氏款識南宮中鼎及父乙甗聚兩貝而以一穿之是貨之義說文

世字从一横貫毋卽貫貨形則錢貝之貫从毋貝亦重貝系也俗文稍變耳此作子荷貝兩貫所以著錫器之重也

立矛父辛鼎

犧形
立矛形　父
犧形　辛

右立矛父辛鼎銘五字此與二器皆據也晉齋所藏搨本蔡入案說文所載古文从戈之矛字與此略同此省戈立矛形與立戈形故取旌武之義作犧形者著其爲祭器也

阜禾鼎

亞形中　自形
禾形

右阜禾鼎銘三字案自古自字說文皆字籀文作𠂤鐘鼎器銘歸歸等字皆从𠂤此爲自字無疑通作阜詩天保云如山如阜所以祝壽考也阜有高厚盛大之義作器以貽子孫爲頌禱焉禾所以養人也薛氏款識有禾父己鼎說文禾字从木从采省采象其穗此正作穗采之象是禾形也

亞守鼎

亞形　守

右亞守鼎銘二字案亞下作守取世守先烈之義

亞室父癸鼎

亞形中召夫　室形
父
癸　家
刊　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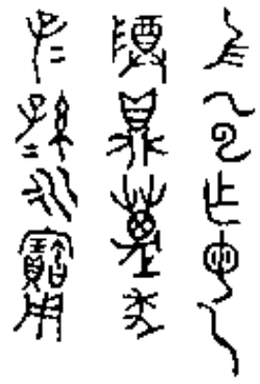
右亞室父癸鼎銘九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此與下一器卽薛氏款識所謂冊命鼎也此無冊命二字亞中二字薛釋作召夫此召字微異可以意通也室廟室也曰乃桓形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此正作雙植是桓榦之象刊有剗治之訓見儀禮士喪禮注穀梁莊二十四年傳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此云刊桓是桓亦當斲治也召夫爲父癸廟室刊桓因作彝器卿大夫稱家其大夫之器與

冊命父癸鼎

亞形中召夫　室形　父
癸　家　刊　桓形
冊命

右冊命父癸鼎銘十一字元手搨本案此銘與薛書冊命鼎同篆文差小別是一器或謂前器亞中是見一字此器是且見二字且古文祖始也子始見于父廟而作器也其說未可遽定姑從舊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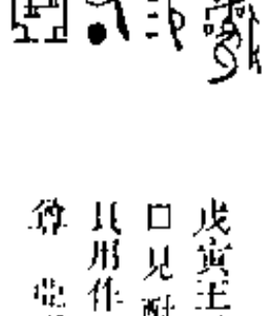
母乙鼎



唯乙巳作母乙
尊鼎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母乙鼎銘十七字闕里孔廣部尚任所藏據舊藏摹本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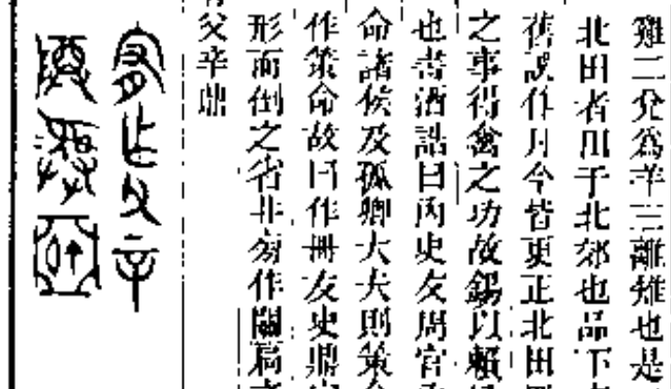
戊寅父丁鼎



戊寅王月喪
口見酎錫
其用作父丁
尊　亞形中采構形

右戊寅父丁鼎銘十八字不可識者一字摩滅之字蓋彝字也器爲元所藏四足而方趙晉齋以爲周鼎按其文甚奇古是商器也吳佩叔云王月喪讀爲王闕喪說文月闕也白虎通月之爲言闕也喪字薛氏款識穆公鼎作𠂤寅簋作𠂤與此正同特文有繁省耳闕喪者闕喪也喪下一字佩叔以爲脩字古脩字作𠂤此作𠂤者彝之形脩者升也案此字是作器者名或釋作脩亦未可定酎說文云三重醇酒也从酉从時省明堂月令孟秋天子飲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注云酎三重釀醇酒也張晏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此酎字从酉从彡彡者三也古三字有作彡者見攈古遺文取三重酒之義故从彡後世从彡之字或从寸如說文酎字或作耐是其證許氏耐字下解云諸法度字从寸是古文取三重酒之義故从三後世以耐爲法酒故从寸也時當飲酎進見于王故曰見酎古飲酎之禮天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左傳所謂見于嘗酎卽此禮嘗酎在淇梁之明年正哲平公薨時也案構形者取但守堂構之義

庚午父乙鼎



庚午王命口口辰
相北田四品之二夕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鼎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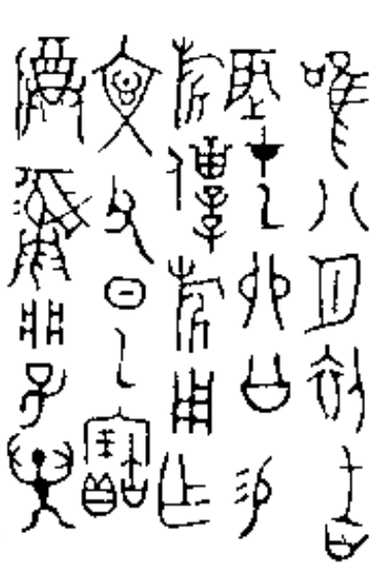
右庚午父乙鼎銘三十字摩滅者二字據錢唐陳秋堂孫鐘所藏搨本摹入案博古圖及薛氏款識並有此銘摩滅之二字彼釋爲寢廟辰當是作器者名王發命于寢廟辰爲右相也舊釋相爲見非是薛氏云房星爲辰田候也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共說未當田是田邑之田不當云四品四品者田狩獲禽之數也易巽六四田獲三品虞翻注謂艮爲狐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矣翟元注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雉也是三品卽三禽也此云四品義同北田者田于北郊也品下之字甚明舊釋作十二字夕舊說作月今皆更正北田四品之一夕紀時也辰有例王之事得禽之功故錫以賴貝賴蠃也作冊友史作冊內史也書酒誥曰內史友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七曰子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錫貝所以馭其幸也爲王作策命故曰作冊友史鼎字薛書象形鼎作弜此卽其上形而倒之省非旁作闕爲之形是鼎字也

宥父辛鼎

宥作父辛
尊彝　亞形中矢形
弓形

右宥父辛鼎銘九字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宥非人名古文宥作侑見儀禮注詩楚茨云以妥以侑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三飯告飽祝侑鄭注侑勸也此廟中侑食之器弓矢所以旌武功或曰先人所用器謹世守也

旂鼎



唯八月初吉　辰在乙卯公錫　旂僕旂用作　文父日乙寶　尊彝　析木形子孫

右旂鼎銘二十六字據揚州江秋史侍御鑑摹本參以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旂作器者之名也禮天子於有功諸侯賜以僕正虎賁僕習騎射者左傳所謂紀綱之僕漢律所謂賜官此云公錫旂僕乃諸侯所以錫大夫也薛書高克尊銘曰錫伯克僕山夫山讀爲冊三上夫也文父尊稱非謚詩江漢告于文人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左哀二年傳衛大子禱曰文祖襄公是文祖文父亦猶皇祖烈考古諸侯大夫皆得以稱其先人曰乙者尚人以生日爲名字商之先有上甲微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謙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也案此曰日乙他器有曰日庚日辛者蓋廟主之稱或以爲祭日者非是祭日必卜非有定也

歐羽鼎蓋

董山歐羽作父乙寶尊彝

右歐羽鼎蓋銘十字蓋爲元所藏案董山地不可考或釋作衛山說文古衛字作𠧪形與此相近歐說文以爲右賢字漢國三老袁良碑文優賢之寵賢正作歐羽字通祝說文解羽字云呼雞重言之从冊州聲頭若祝案列仙傳有祝雞公說文又云祝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則二曰之下作四直形而不作州字有从兌之意較从州得聲爲史古矣說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辭注男巫曰祝

禮曲禮商官六大有祝無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爲一職也作器者古銘或係以國或係以氏無稱山者此曰董山賢祝意古巫每居山故水經注云鹽水逕巫咸山北海外西經云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朋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蓋巫通鬼神山爲積高神明之處神巫所遊故山以得名此銘董山歐祝必神巫也書君奭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云賢咸子巫氏說文云巫咸初作巫君奭巫咸又王家馬注云殷巫巫賢蓋副職爲巫孔傳訓巫爲氏者古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中行氏之類亦通銘云歐祝或即巫賢所作器以祀其父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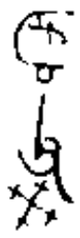
商尊

象形父丁彝

著尊形　父丁

右象形父丁尊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揚本案象形之文有口有頸腹者雷同紋與博古圖著尊形相似周禮司尊彝朝獻所用司農以爲著略尊禮明堂位著尊殷尊也注云著地無足此尊底無足是著尊也

持勺父癸尊



蓋　手持勺形　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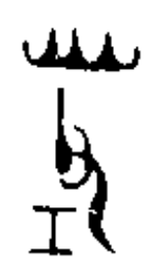
右持勺父癸尊蓋器銘各三字案又爲手形說文云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剡多略不過三也禮明堂位灌尊有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考工記梓人云勺一升儀禮士冠禮注云勺尊升所以斟酒也此勺形有頸有口曲中而柄長合乎禮圖勺以注酒于尊又抱取之以實酒角祭禮亞灌故作手持勺斟酒形示敬也

立鉞尊

立鉞形

右立鉞尊銘一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立鉞所以旌武功字本作戉說文云戉斧也从戈𠦪聲司馬法曰殷執白戉據古遺文右文戉作𢦏與此正同戉字从戈其柯長與戈柲相等書牧誓曰王左杖黃鉞正義引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此鉞形柯柲甚大足徵古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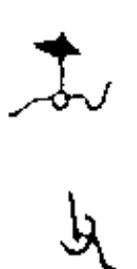
山形父壬尊



山形　父壬

右山形父壬尊銘三字元本據揚本案禮明堂位山罍夏尊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注云山罍刻山爲之爲山雲之形尊銘作山形其山罍之遺制與說文云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云山之爲言宣也宣气散生萬物五行也山所以宣雲氣尊所以宣鬱鬯之氣蓋尊上達鬼神是歆故有取焉正作工者省文嘗見嬰妊安壺器銘妊字蓋作妊知工爲壬省文也

立戈父辛尊



立戈形　弛弓形　父辛

右立戈父辛尊銘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戈下作弛弓形所以著偃武之義弓中作○象弭之形禮曲禮左手承弧注云弧把中也釋名云弓中央曰弭弭撫也人所撫持也

父己尊

父己

右父己尊銘二字此與下三器皆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

叔父辛尊

叔父辛

右叔父辛尊銘三字案薛氏款識有孟祖辛彝此曰叔父辛孟叔皆字也叔爲父辛作器也

子孫父戊尊

盉　子孫父戊

罍　釋同

右子孫父戊尊盉器銘各四字案孫字象胚胎形

亞形父丁尊

亞形中兩手奉卣形立不形父丁

右亞形父丁尊銘五字案西即提梁卣之象形西之古文兩手奉之合形為尊宗廟祭器必兩手奉而奠之故尊字从收收竦手也尊彝為祭器之總名屬曰尊鼎敦曰彝敦蓋取此義矛形下作口者象鐏之形禮曲禮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鐏注云鋋底曰鐏平底曰鐏廣川昔崇引字林云鐏平底也觀此矛鐏形為歧足可平植于地足證平底之制矣

西宮父甲尊

亞形中　兩手奉器形　西宮形製　父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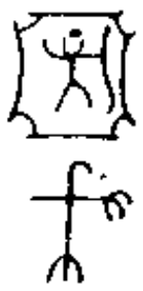
右西宮父甲尊銘六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案古器銘每有倒文如薛書辛父舉卣舉字作丫已舉卣作八是倒文也此宮形見薛書內言卣銘所異者彼文不倒耳明是宮室之象薛氏釋作言非也宗廟之次左昭右穆西宮者穆廟也

己祖乙尊

己祖乙

右己祖乙尊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晉齋云此尊四戟四山腹足俱夔龍文間以雷文制甚華美案己祖乙者己為作器者名乙為祖廟主號也或曰己乙者紀器之數宗廟器多十干紀之不虛則錯互以為紀如甲則有甲甲乙以至甲癸自乙以下皆然故薛氏款識有戊丁爵己丁敦其說亦通

子執弓尊



亞形中子執弛弓形　立戈形

右子執弓尊銘三字元手搨本案子執弛弓取守文偃武之義古銘立戈形內之末每作三垂文疑古制必有物下垂以為飾如旌旗之有斿以今所得古戈驗之內末皆有圓空去柲甚遠別無所用殆鑿穿以懸此飾與

隋尊

隋作寶尊彝

右隋尊銘五字據海寧陳仲魚摹本編入薛氏款識商彝亦有此文案隋同甗山形故从自此當讀為獻人名也或冂朝獻饋獻之器

冊父乙尊

冊　戈在櫝形　班作父乙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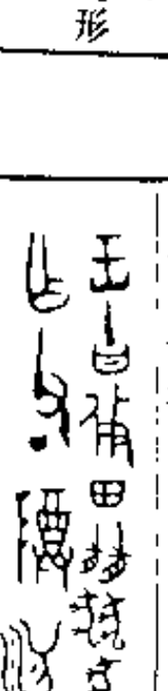
右冊父乙尊銘九字嘉興張叔未廷濟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案戈在櫝即禮少儀所謂戈有刃者櫝也著之彝器所以著世守且示偃武弗用之義班从王說文以為分瑞玉也此从玄者班古文作辨儀禮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漢書王莽傳集注引孟康云辨或作班布也班字亦作辨見文選西京賦蓋以此銘知辨為古文繁文而从班之字又其後起經史班辨同字益昭然矣

酎父乙尊

亞形中樽之三矢形　酎作父乙尊彝

右酎父乙尊銘九字元手搨本案古銘東字其釋以為格上三矢此有剝蝕案其形殊未確然無以易其說姑從之卣象形有提梁或釋作尊形卣中尊也亦通酎非人名因飲酎而作祭器故曰酎作古人銘器初無定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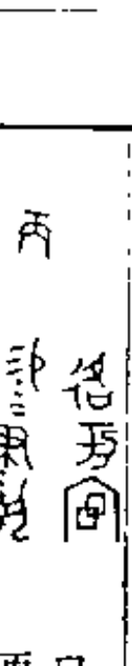
王主父丁尊



王主日後日蹴虎二　蓋　作父丁尊彝

右王主父丁尊蓋器銘各十四字元手搨本案主為公卿大夫之通稱此曰王主是天子也依田謂所田狩之地說文解為飛龍猶文彎字从之小篆省作彎讀若慣文選東都賦云莫不陸聲水棲注引說文曰彎失氣也六書精蘊云蹴震栢也是蹴之義與篤同矣蹴說文云虎怒也詩當武云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傳云虎之自怒虓然則蹴虎猶虓虎也王主於田獵之所著服二虓虎神武不昭用作彝器崇孝享焉彝即班字禮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彝古从舟之字隸每省从月彝字當即殷之異文分也禮王子弟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廟逸書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此銘曰彝謂殷之同姓諸侯傳作重器以鎮撫其祖禰禮之經也

刊官尊



□□□格刊官　丙□□錫二朮二鉞　用作父□尊彝

右刊官尊銘可辨者十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格字見揚子方言義同格至也秉論語馬注云十六斛筬禮聘禮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鉞說文云戣也从金戉持而禮之詩曰我鉞斯戮是鉞當釋為先稑早稑之稑此云錫二秉二鉞案其文義當是秉米二稑此鉞字應釋為舂穋稑之稑矣稑有二義豈古鉞字亦兼二義與若有錫予而作器紀寵命也

商彝

重屋父丁彝

重屋形 父丁

右重屋父丁彝銘三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考工記殷人重屋之制四阿重屋此正重檐複笮之象形

東彝

東彝 父丁

右東彝銘四字江寧司馬達夫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江秋史侍御有此摹本釋東爲東案搨本東中明有點當釋爲東東字有作東者見汗簡所引義雲章東字从東知古東作康也東練之省禮曾子問云主人練祭而不旅此曰東彝是練祭之器彝象形之字也

百丁彝

蓋

器

右百丁彝蓋器二銘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銘文奇古不可識晉齋云此關中友人搨寄者名曰百丁據器制也

亞爵父丁彝

亞形中爵形矢形 父丁

右亞爵父丁彝銘五字據趙謙士太常摹本參江秋史侍御本編入侍御曰爲下倒矢蓋田後獻禽之意元謂亞爲兩弓相背中置矢鏃旌武功也說文亞字解云象惡之形此正作雀形鬱鬯之酒先賓於彝而斟以入爵此彝而作爵形明其用也

父辛彝

父辛

右父辛彝銘二字器爲元所藏

子執旂彝

子執旂

右子執旂彝銘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晉齋云此器舊名盉尤六戟彝據器制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子執旂者重守前勳也或曰旂當作从說文解从字云旌旗之游从㫃之皃从中曲而下垂从相出入也以子執从爲銘取偃武之義亦通

父丁彝

父丁

右父丁彝銘二字此與下二器皆據元舊藏摹本編入

立戈父丁彝

立戈形 父丁

右立戈父丁彝銘三字

執刀父丁彝

手執刀形 立戈形 父丁

右執刀父丁彝銘四字案祭禮孝子親割禮祭純云君執鬻刀蓋剪祭義云鬻刀以刲取脾膋手執刀者所以割牲也

雙矢彝

雙矢在案形

右雙矢彝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雙矢所以旌武功吳侃叔以爲矢鏃聯屬取合族之義說詳後雙矢父己爵

史彝

史

右史彝銘一字案薛氏款識有史臣文與此同作器者蓋

史官或以史爲氏族所謂官族是也

子荷貝父乙彝

子荷貝兩貫形 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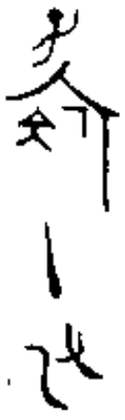
右子荷貝父乙彝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亦見江秋史侍御摹本侍御云貝兩貫卽古文朞孔之義

析父甲彝

析木形 孫子 父甲

右析父甲彝銘五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亦見趙太常摹本仲魚云孫在子前者詩云施于孫子又云詒孫子右人蓋隱稱之也

主父乙彝



子侯形 主父乙

右主父乙彝銘五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侍御云个象射侯張布中作冂樓皮也厶象矢鏃入矢笴歧末也案古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射中得與於祭此子爲父乙廟主作祭器而著侯形明以射選與祭者也侍御之說是矣吳侃叔云个廟室形冂曲形象廟之曲矢矢形族之省文廟中所以合族也案是說亦通並錄之

祖己彝

作祖己尊彝

右祖己彝銘五字此與下四器皆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彝字形甚奇古御見此器

敦彝

作寶尊彝

右貿彝銘四字案作字反晉古文向背不拘一定也

立戟父戊彝

作父戊
旅彝　立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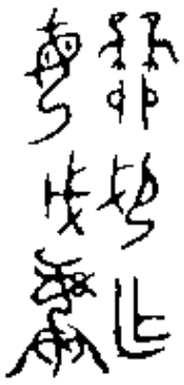
右立戟父戊彝銘六字案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此戟字兩旁有枝中有鋒冒出不平頭觀其文可知其器書顧命鄭注所謂三鋒矛者或即此戟與

日庚父癸彝

日庚作父癸
寶尊彝

右日庚父癸彝銘八字案日字見郭忠恕汗簡出華岳碑象日輝四射形庚作器者以生日爲名也

雙爵母戊彝



爵形
爵形　亦邲作
母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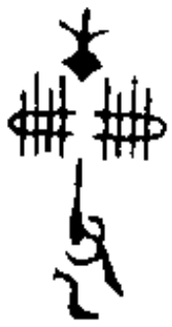
右雙爵母戊彝銘八字案邲字見薛氏款識周晉姜鼎此有闕泐亦邲作器者氏與名也作二爵形者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主人更爵酌酷禮祭統云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此祭器取夫婦相酢之禮故作二爵形也

作父辛彝

作父辛
爵彝

右作父辛彝銘五字此與下五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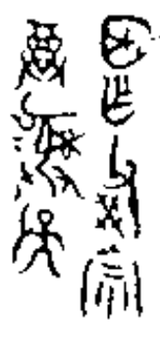
冊冊父乙彝



矢鏃形冊
冊父乙

右冊冊父乙彝銘五字

父癸宗彝



□作父癸宗
尊彝　子執弓

右父癸宗彝銘八字案首一字不可識疑是匡字古文篚通用然未可定姑闕疑祭器稱宗書所謂宗彝是也

袁彝

袁作乃
考寶尊
彝日辛

右袁彝銘可辨者九字案袁作器者名

雕伯癸彝

析木形孫子　雕伯
癸寶尊彝

右雕伯癸彝銘九字案說文云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雕隹也从隹周聲此雕字雖剝蝕而外作鳥形中有積畫隱隱可辨與薛氏款識夏週戈週字相類是雕字也雕作器者氏或國名伯之爲爵爲字亦未可定此銘篆體最古彝字尤爲殊異

好父辛彝

冊子
尊彝
立戈形單
冊子　好作父
辛

右好父辛彝銘十二字案古好字从女从丑此作器者名薛氏款識有單父丁彝釋立戈形爲子夾單字兩旁者爲孫非是兩子夾單即子執旂之義單字作𠂆象三辰之形左桓二年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說文斺字三垂取象日月星斺字从之古文斺从旂从單通旂是單即旂上三辰形也義亦同示說文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祭所以事神神示所在子夾侍之敬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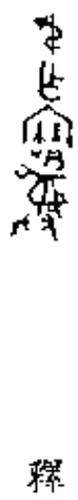
立矢父戊彝

□作父戊尊彝
子孫其永寶　矢亦有形

右立矢父戊彝銘十二字此與下二器皆元手搨本案首一字闕泐不可識

叔彝二器

叔作寶彝



釋同

右叔彝二器銘各四字

商卣
冊卣

冊

右冊卣銘一字此與下五器皆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案冊卣見薛氏款識與此不同別是一器

舉己卣二器

舉己

釋同

右舉己卣二器銘各二字古器銘何字舊釋爲鼎錢獻之以爲鬲字案舉飲酒也訓見儀禮特牲饋食禮注故古人爵觶卣等器每以舉字銘之古文舉形象兩薛氏款識父己舉釋云校集韻鬲音舉支鬲也林乃舉省耳案說文鬲所以枝鬲者從鬲省鬲省徐音朱容切六書故引說文作支鬲支訓爲持義與舉同鬲舉二字形亦相近攷齊侯鎛銘格字正似鬲字爾雅釋訓格格舉也知丁度此音必有師說古舉字正從鬲但形有繁省耳

父己卣

卣形 父己

右父己卣銘三字案說文無卣字解酉字云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釀酒象古文酉之形此正古提梁卣之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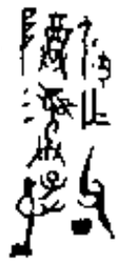
父辛卣

作父辛彝

析木形 孫子

右父辛卣銘七字案此銘見薛氏款識彼器則彝也

父丁卣



□作父丁
尊彝 子孫足跡

右父丁卣銘八字首一字剝蝕不可識案孫足跡者繩武也詩下武云繩其祖武傳云繩戒武迹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此銘孫在子下係以足武故王氏釋爲孫承子足跡錢獻之云古器有作足跡形者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取子孫基址相承之義也

虎父戊卣

蓋 虎形 子作父戊尊彝

器 釋同

右虎父戊卣蓋器銘各七字元所藏

山卣

蓋 山形 卣形

器 釋同

右山卣蓋器銘各二字據江秋史侍御墨本編入

亞卣

蓋 亞形中 卣形 其
格上三矢形

器 釋同

右亞卣蓋器銘各四字器銘蝕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卣形及其字爲釋作尊彝二字博古圖錄引列子秦衛之箭以秦爲國名殊未確卣形即酉字其通Ⅱ說文云下下基也蓋物之丌彝形卣若簋同此銘上爲酉下爲其置酒于丌上所以彝也二文合即爲尊字又說文解尊字云置祭也从酋寸酒也下其丌也是可證矣格上三矢從舊釋或曰此堂構形說文冓字上形與此相類有堂構而後可設尊丌故詩曰自堂徂基義亦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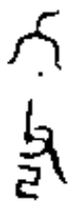
丁琥卣

蓋 作丁琥尊
彝子孫

器 釋同

右丁琥卣蓋器銘各七字元手搨本案琥字作虎形易加玉形蓋奇古或曰此即寶字說文古文保字作呆从子宀古通保故此作子坐形兩手奉玉寶之義也其說亦可通然案器銘虎者與虎父戊卣銘同故定爲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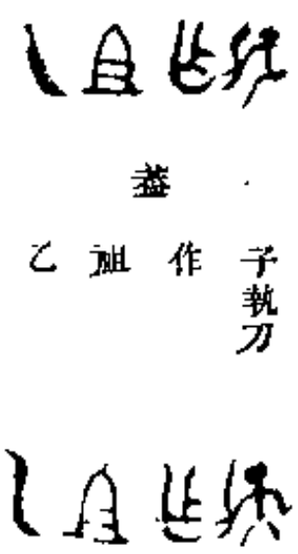
舉父己卣



舉 父己

右舉父己卣銘三字器在浙州據搨本摹入案舉字與薛氏款識己舉爵舉字同欽酒謂之舉卣爲中尊故以銘之不特爵觶有是名也或曰古卣字有作卣者此其倒文亦通

子執刀祖乙卣



蓋 子執刀
作 祖
乙

器 釋同

右子執刀祖乙卣蓋器銘各四字元手搨本

咎父癸卣

咎作父癸
寶尊彝
用旅車

右咎父癸卣銘十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咎人名說文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此所異者从人从舛从口舛者久牛相背相違之意愈顯此古文之作夸者彝器多以旅車爲名禮儀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告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曰用旅車言用以驅列主車之器也

丁師卣

蓋 子錫叔雷
口口一叔雷
用作丁師彝

器 子錫叔雷
器 玗圓形一叔雷
用作丁師彝

右丁師卣蓋器銘各十四字蓋銘摩滅二字案子者君之尊也叔汗觶以爲且字由王庶子碑且祖之省商臣有祖伊祖己雷字字書所無以聲求之疑即叔字然未可定此作器者名圓形當是古珠字玗珠一者玗一珠一也玗美玉爲上幣故用作尊彝紀君賜錫丁其祖考之字師官名也

尚壺

蛟篆壺

右蛟篆壺銘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王氏云畢良史少蓮得古器於圻昭權場摹十五種貽以青箋親題其目以納泰爐伯陽此壺其一也良史題爲夏壺今從薛氏款識定爲商器篆銘尚古薛氏釋爲月形吳佩叔以爲龍鳳合文皆未可定姑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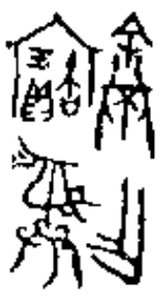
鷹父巳壺

父
巳
鷹

右鷹父巳壺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鷹父癸彝鷹字與此文略同器作器者名古人多以十干爲名字亦有用十二支者如孟申仲酉之類此父巳以十二支爲名字也

余爵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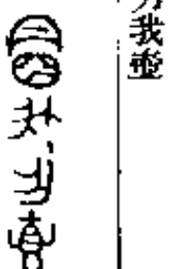
余爵作
蠢彝



器釋同

右余爵壺蓋器銘各五字吳佩叔云爵字象爵下垂三足形余爵者君錫余爵而作彝器也商人尚質故略言之案古爵字有與此相似者見李氏摭古遺文余爵或作器者氏與名

明我壺



明我作壺

右明我壺銘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吳佩叔曰我即娥字之省案古明字通孟孟娥猶言孟姬也壺字象形

丙祖辛壺

丙祖辛

右祖辛壺銘一字此與下一器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作祖壺

作祖
舒彝

右作祖壺銘四字

商爵

亞爵

亞形中母形手形

右亞爵銘三字器爲閩里孔農部尚任所藏據元爵藏摹本編入案說文毓禮器也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此作爵形下作手形正合說文从又之指元在山左曾覩是器土蝕最深銅質幾盡矣

亞舟爵

亞形兕觥形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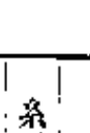
右亞舟爵銘三字錢塘黃小松司馬易得於齊寧據搨本摹入吳佩叔云此爵有二於壽張梁山土中掘得之案爵字下體作一足二足象雀之形上作犧首兩角兩目刻不可解及得周兕觥蓋正作犧首形兩角觝然兕觥亦爵類左傳謂之兕爵知兕觥以蓋得名此正象兕觥之形也舟字泐其半鄭司農周禮注云舟尊下臺也若今之承槃

犧爵

犧形　棋俎形

右犧爵銘二字此與下四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犧陳棋俎饋奠之義禮明堂位俎殷以棋鄭注棋之言棋棋也謂畫棋之也此俎前二跗正橫而如棋句是棋俎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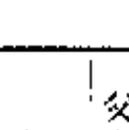
系爵



系

右系爵銘一字案說文系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縣徐音莫狄切周禮天官縫人赤繶黃繶鄭司農注以赤黃之絲爲卜繇廣韻繶於力切釋文同繶與系音相近此系爵即作禮上虞禮所謂繶爵也口足之間有篆文彌飾謂之繶爵見鄭注

父癸爵



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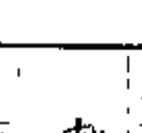
右父癸爵銘二字

父壬爵

父壬

右父壬爵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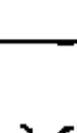
母壬爵



史
子母
壬

右母壬爵銘四字案子史爲母壬作此爵也母作女者薛氏款識伯碩鼎亦如此字有闕泐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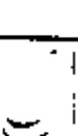
舉父丁爵



舉父丁

右舉父丁爵銘三字器爲程易疇所藏據摹本編入案舉一釋爲甲舊釋作丁誤也

辛父辛爵



辛父辛

右辛父辛爵銘三字器爲程易疇族人所藏據摹本編入案辛爲父辛作此爵也父子同曰辛者猶湯爲天乙後有祖乙皇甫謐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也蓋

諱始於周商人不諱子生之日與父同名字不嫌同也

子癸父爵

子癸父

右子癸父爵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案子癸父者子癸爲父作爵也

子父癸爵

子父癸

右子父癸爵銘三字

守冊父己爵

守冊父己

右守冊父己爵銘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冊者君所錫命世世守之示不忘也

父癸爵

父癸口

右父癸爵銘三字末一字泐不可辨此與下四器皆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

父丁爵

父丁

右父丁爵銘二字

亞木父丁爵

手執杖形 亞形 木 父丁

右亞木父丁爵銘五字案手執杖取上承父祭之義也

子父己爵

子 兩弓相背形 父 己 雙矢有架

右子父己爵銘五字吳佩叔云雙矢有架竊謂栖矢之器稽諸六書象形族字即其形疑即其器之名南宮中鼎族作㫃公即二矢形門所以幹矢其用當與曰同門旌旗之幹也族屬也以其爲矢鏃所聯屬故謂之族亦讀如秦族之族說文族束矢族族也元謂格上三矢或二矢古人銘器用旌武功吳說洵可補釋名釋器之闕

父辛爵

父辛

右父辛爵銘二字

子父己爵

子父己

右子父己爵銘三字此與下五器皆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

子孫父癸爵

子孫父癸

右子孫父癸爵銘四字

丙父辛爵

丙父辛

右丙父辛爵銘三字

雙爵父辛爵

爵形 爵形 父辛

右雙爵父辛爵銘四字

虜爵

虜形

右虜爵銘一字案此象形字舊釋作鬲今按其文是累鬲象鬲之制上若甑下若鬲虜亦作𩰫象連山形易艮兼山夏易首艮謂之連山即虜山也爾雅釋山重甗陳是也此文下爲款足之鬲上作仰盂以出氣是虜字也爵面銘以虜者古虜字同獻是獻爵也

子壬父辛爵

子 壬 父 辛

右子壬父辛爵銘五字案壬作器者名古器凡言東西者紀廟祧之昭穆左爲東右爲西也

主庚爵

主庚

右主庚爵銘二字案主者廟主也此與下二器據舊藏摹本編入

日父癸爵

子倒文 目形 父 癸

右日父癸爵銘四字案子倒文乃亡字說文云亡不順忽也从倒子彝器重孝享亡字義無所取古文或順或倒不何一定也日字義同見或曰取其氣之蒼明也

祖己爵

祖己

右祖己爵銘二字

拱井父辛爵

兩手拱井形 父 辛

右拱井父辛爵銘三字此與下三器皆元所藏案兩手拱井者禮有日祿始爲祭器子孫拱井昭世守也

矢父戊爵

爵形 矢 父戊

右矢父戊爵銘四字案說文矢傾頭也从大象形蓋作器者名或釋作大以爲商王大戊之爵殊繆

祖癸爵

足跡形 祖癸

右祖癸爵銘三字

日父乙爵

日 刀形 父 乙

右日父乙爵銘四字案日即日庚日辛之義

唐子爵

唐子 祖 乙

右唐子爵銘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唐國名左昭元年傳云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銘曰唐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立戈爵

立戈形

右立戈爵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手搨本

子父乙爵

子東東父乙

右子父乙爵銘五字案子字剝蝕二東字不可解說文云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蘇二東亦从此闕此正作二東許氏義闕不可詳矣

商欽附

欽

釋同

右商欽二銘各一字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從王氏舊題爲商欽不知何器二銘亦不知孰爲蓋孰爲器欽非器名姑附于爵後元案博古圖有欽爲文作㑹欽本從㑹作㑹者省此〉向上又有不同或曰欽當釋爲酒說文云酒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酒象神歆之也一曰酒檮上塞也从酉从艸此銘下作酉字上作艸形是檮上塞之象也其說亦可通

商觚

立戈父癸觚

立戈形　父癸

右立戈父癸觚銘三字據吳侃叔所藏搨本摹入

子執戈觚

子執戈

右子執戈觚銘一字元所藏器

手執刀觚

手執刀

右手執刀觚銘一字錢獻之所藏器舊釋爲父執刀乃作器觚

乃作器觚

立戈形　器作乃

右乃作器觚銘四字元所藏器案器作乃三字當自下讀之爲乃作器乃者難辭也詩見公羊宣八年傳又說文云乃曳辭之難也作器必有田疇者忠孝勤儉植基維艱刻銘以難辭示後傳愼世守垂戒深矣

商解

庚解

庚

右庚解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所藏案庚一字即祖庚父庚之義尚質故從簡或曰紀彝器之次第也此庚字與薛氏款識商庚鼎庚字同有庚庚垂貲之象不觀此文安識叔重說文之義乎此器偏體塗金間以硃斑燦爛奪目腹間有一蟲作犧首形他解所無也

善父戊解

善父戊

右善父戊解銘三字案說文象文善字从言作𦥑此从艸从言从艸者从芊省也據古遺文言字作𦥑與此略同善膳之省

主父己解

主父己

右主父己解銘三字元曾見其器搨文摹入

象形父乙解

解形　父乙

右父乙解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

亞服解

亞服

右亞服解銘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析父己解

析木形　孫子　父己

右析父己解銘五字器爲張叔未所藏據搨本摹入

子執刀父己解

析木形　孫　子執刀　父　己

右子執刀父己解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父丁解

父丁

右父丁解銘二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

冊冊父乙解

子持貝形　冊冊　父乙

右冊冊父乙解銘五字元所藏器

八孫子解

八孫子

右八孫子解銘三字元所藏器案說文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作八者取別生分類之義也與析木形略同

孫祖己解

孫祖己

右孫祖己解銘三字此與下三器皆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孫一釋作子器爲祖作當釋爲孫

父辛解

二八相對形 父辛

右父辛觶銘三字案二八相對即說文兆字古文也子孫父己觶

子孫父己

右子孫父己觶銘四字父乙觶

父乙

右父乙觶銘二字商角象形角

角象形

右象形角銘一字此與下二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此象獸角兩歧之形象形父癸角

角象形 父癸

右象形父癸角銘三字召夫角

亞形中召夫

右召夫角銘三字子孫父戾角

父戾 子孫

右子孫父戾角銘四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父丁角

父丁

右父丁角銘二字據舊藏摹本編入

子孫角

子孫

右子孫角銘二字程易疇族人所藏搨搨本摹入案此器如舊有雙柱無流是角也庚申父丁角

庚申王在東門夕
王格宰椃從
錫貝五朋用作父丁
尊彝十六月唯王
乙祀角形 手形 五

庚丙冊

右庚申父丁角口內銘三十二字盤內銘三字元所藏器案夕字舊釋合上門字爲閒字非也周明堂有四門殷重屋之制當亦如之東門青陽門也椃字說文所無木部有號字此或椃之省或釋作據王氏款識周伯椃敦據字正如此歲止十二月此云十六月者管子有十三月二十四月二十八月之文古洛鼎銘有十有四月之文歐陽修蔡襄劉敞皆疑之董逌謂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蓋時君未改年也又者以手持角形五者角之銘庚丙二字統紀祭器之數商年曰祀此器華紋色澤甚古定爲商器無疑矣

商敦

乃作器敦

右乃作器敦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說詳商鄉子立敦

立戈形 器作乃

右子立敦銘三字末一字不可釋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予立一上一者祭位也立乎其位所以承祭也立古位字

子立形 八 口

从大立一之上說文以大爲象人形此銘一上作人形即古立字也子孫父乙敦

子孫父乙

右子孫父乙敦銘四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析孫子父乙敦

析木形 孫子父乙

右析孫子父乙敦銘五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亞敦

亞形中 龜形 足跡形 彝器形 父口

右亞敦銘七字父下一字闕泐案禮禮器諸侯以龜爲寶鄭注云古者貨貝寶龜惟天子諸侯有之白虎通云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是十龜也故臧氏守龜有傳句作器刻龜形亞世守也或曰此與持貝同意然龜主守貝主用又微有別也

尋敦

器 尋 句兵形

蓋 釋同

本尋敦蓋器銘各二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尋句兵而作器旅武功也

商甗
鬲甗

鬲形

右鬲甗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手搨本案甗而作鬲形者甗之下體是鬲也鬲字兩旁有火形古爲烹飪之器故取象焉下鼎象款足之象爾雅釋器云款足者謂之鬲史記封禪書云其空足曰鬲款者空也郭氏訓款爲曲今按其制外曲中空合二訓而義備矣

子商甗

子商　龍形中　羞乙

右子商甗銘五字案子商之姓也商之孫子所作以祀先人故曰子商左哀九年傳史墨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羞不利子商此古經解也子商謂殷商在春秋時則謂宋耳羞者進獻之義說文云羞从羊羊所進也从丑丑亦聲又云丑紐也此銘羞字从丑丑字正作交紐形觀其文可知其訓矣

商鬲
母乙鬲

龍形中子執矛
母　乙

右母乙鬲銘四字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案子執矛者爲子執戟非是此正矛字古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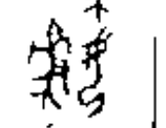
子持壺鬲

子持壺

右子持壺鬲銘一字此與下一器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人

婦女鬲



婦女
彝

右婦女鬲銘三字

父辛鬲

鬲形　父辛

右父辛鬲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

商盉

雞形父丁盉

盉　龍形中　雞形　舟
矢鏃形　父丁

器　釋同

右雞形父丁盉銘七字器爲錢塘梁山舟侍講同書所藏據搨本摹入案矢鏃相並者即族字之義也盉爲和調五味之器嘗見古盉之流有作雞形者此銘作雞形取義盉與雞彝同

子丁父甲盉

子丁　彝器形　父
甲

右子丁父甲盉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中一字象敦橈兩旁有耳是彝器形也

商匜
父辛匜

龍形中父
辛　寶

右父辛匜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古省文

父癸匜盉

子孫父
癸

右父癸匜盉銘四字元所藏

商盤
蓮盤

弛弓形
蓮形
蓮形
張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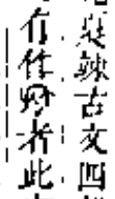
右蓮盤銘四字據趙太常草本編入案蓮取其潔也

子孫父癸盤

子孫父
癸

右子孫父癸盤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商戈
差勿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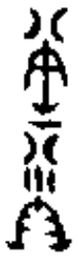
差勿之戈

右差勿戈銘四字據程易疇草本編入易疇云錢唐孫星高遺余戈銘四字余搜尋篆籀而辨識之爲差勿之戈差字見爽鈌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𢍰又作𢍰摭古遺文所載又有作𢍰者此字蓋从君之古文作𢍰𢍰者而參差之也君字从𢍰平正弗差此从𢍰變作𢍰參差不平定爲差字無疑勿州里所建旗象具柄有三游說文所解如是字但作勿今下多兩岐余以爲柄用木岐者木根也如此戈之戈字作𢍰變之戈戈字作木皆木柄有根之形此加丫

者旗柄下或有鐏蓋象鐏之形也案史記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弗勿字可通豈卽其人與論其世在商之中葉殆不可考然茲戈則古矣

瑚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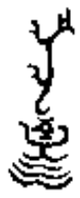
面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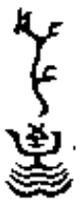
背　八寶平鋗

右瑚戈面銘一字背銘四字司馬遠甫所藏據趙晉齋所得搨本摹入戈之面背俱雕鏤龍夔紋及獸面內之空處鑿成斧形爲固柲之孔制作甚精面銘一字程易疇據薛氏款識所載夏興戈瑚字及紀曉嵐大宗伯所藏周公華鐘周字比例推詳定爲周字卽瑚之省周瑚一聲古文相通背銘四字亦易疇所釋說云必知其文爲八寶平鋗者平當也謂以八寶當鋗道藏之自宇象形兼指事中作直聲指其事也元謂寶字省文與四瀆文廟牛鼎寶字相類鋗字作自見汗簡蹠墮等字從之惟中分不迆此鋗字中連而加直畫爲少異耳八寶平鋗義不可詳以意度之八別也鋗卽隧也考工記鳧氏爲鐘于上之旁謂之隧注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是器上窒瓣處皆可謂之隧此鋗字亦謂戈上窒處也別寶飾以平漫戈上之隧所以暢瑚字之說於義差近

蚪戈



面　蚪象形　至



背　釋同

右蚪戈面背銘各二字字橫列援上器爲平湖錢子嘉天樹所藏搨文摹入案上一字似龍而小有角是蚪象形也下一字是古至字殆作戈者名說文云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此字上體作飛鳥形卽小篆𠦪字下體从巛而橫之巛古坤字漢人書乾坤字皆作乾巛陸氏釋文反以巛爲今字非也坤爲地鳥飛至坤上是至地也觀此文許氏所說象形之義更爲明顯而說文所載古文作𡈼尚非最古者矣

商句兵

馬文句兵

面　馬象形

背　句兵立形

右馬文句兵面背銘各一字元所藏器案面銘作馬形項有旗尾有三岐背銘卽此器形安柲如立戈象此器如戈橫援援本不爲內而爲銎上下相穿以安柲銎外長出寸餘勒銘其上程易疇云書顧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氏以爲戣瞿皆戟屬似得之廣韻戣戰皆引顧命而以戟屬釋之是矣戈戟並有內此器爲銎受柲制似少異其爲句兵爲戟屬無可疑也

子執旂句兵

面　弛弓形中　子執旂形

背　弛形中　兒　足跡形

癸

右子執旂句兵面銘四字背銘三字器向爲潘蓉堂有爲所藏今歸張叔未搨文摹入此器制與馬文句兵相同銘已錄入山左金石志足跡形誤摹作孫字弛弓形舊釋爲乙字必知其爲弛弓形者銘兵器而作銘每取偃武之義弛弓義取櫜弓弗用若釋爲乙字形固相類然背面既有癸字爲作器者名此不應更有乙字也兒舊釋爲舉考唯字異文甚多古有作𠂤者又有作𠂤者此作𠂤𠂤之字形殊未確今從吳侃叔釋定爲兒字案說文兒字从臼从儿此从臼儿字象其詰屈形而有省變兒者孺子之稱兒癸猶言子癸也或曰兒卽倪字之省其作器者姓氏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三　　揚州阮氏編錄

周器款識

周鐘

宋平公鐘

宋公戌之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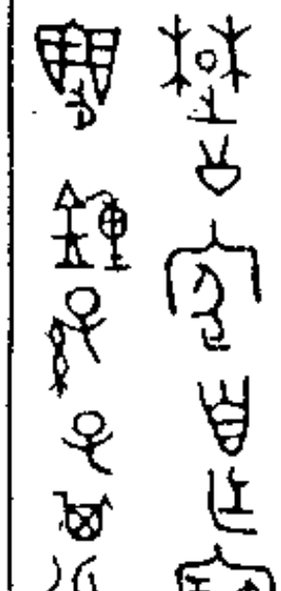
右宋平公鐘銘六字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薛氏款識題作宋公謹鐘有六器此其一也黃伯思鑒帖刊誤云宋謹鐘六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聖謨有旨得英謹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鑄鐘考宋公戌舊釋爲宋公成吳侃叔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卒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戌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

紀侯鐘

已侯唬作寶鐘

右紀侯鐘銘六字山左益都舉人李璋所藏器舊藏其本編入紀侯下一字舊釋爲虎今諦審之尚有偏旁剝蝕難辨姑闕之是紀侯名也已紀古通用鐘字作反文此鐘壽光縣人得之於紀侯臺下左隱元年傳紀人伐夷杜注紀國在東莞劇縣齊乘云壽光南三十里春秋之紀國即劇城也通志云紀本在顧櫓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攷漢恩澤侯表陳倉亦封紀侯此銘係古文非漢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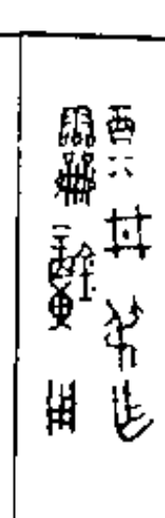
楚公鑄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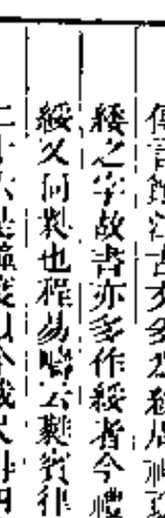
楚公口自作寶大鐘孫子其永寶

右楚公鑄鐘銘十四字據西清古鑑篆文摹入薛氏款識本編入秦公下一字是楚公名不可識或釋作寧亦未可定姑闕疑大下一字以意求之蓋專字鑄之省上體月幟形當是甫之古文下體易寸爲攴殆取搏擊之義此鐘與楚夜雨雷鐘篆文相類奇古雄深與他國迥別且俱作未稱王之時年代相去當不遠也

鄭邢叔綏賓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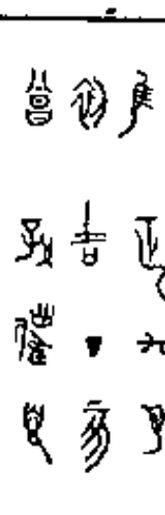
鄭邢叔作需眉鐘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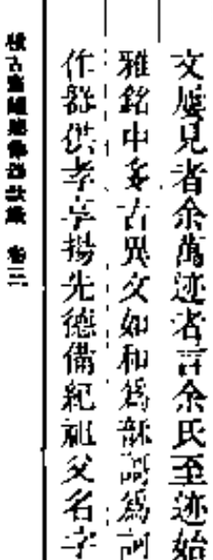
綏賓

右鄭邢叔綏賓鐘銘延問八字鼓有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云邢鄭地邢亭此邢叔必鄭大夫食邑於邢亭者諦古靈字謂即龢字薛氏款識師寰敦龢字皆不靈龢二字今文古器銘如西夏小子之例往往有之此編鐘也受賓即綏賓鐘所應之律儀禮士相見禮受而後傳言鄭注古文受爲授周禮夏采鄭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綏知受字古通綏綏又同聲也程易疇云綏賓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是鐘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爲六寸三分弱適符綏賓律度也

楚良臣余義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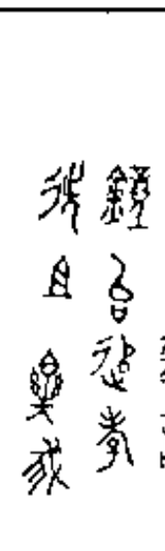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丁亥曾孫僕臣余義擇其吉金鑄鐘以追孝于先祖樂我父兄飲飤可之後民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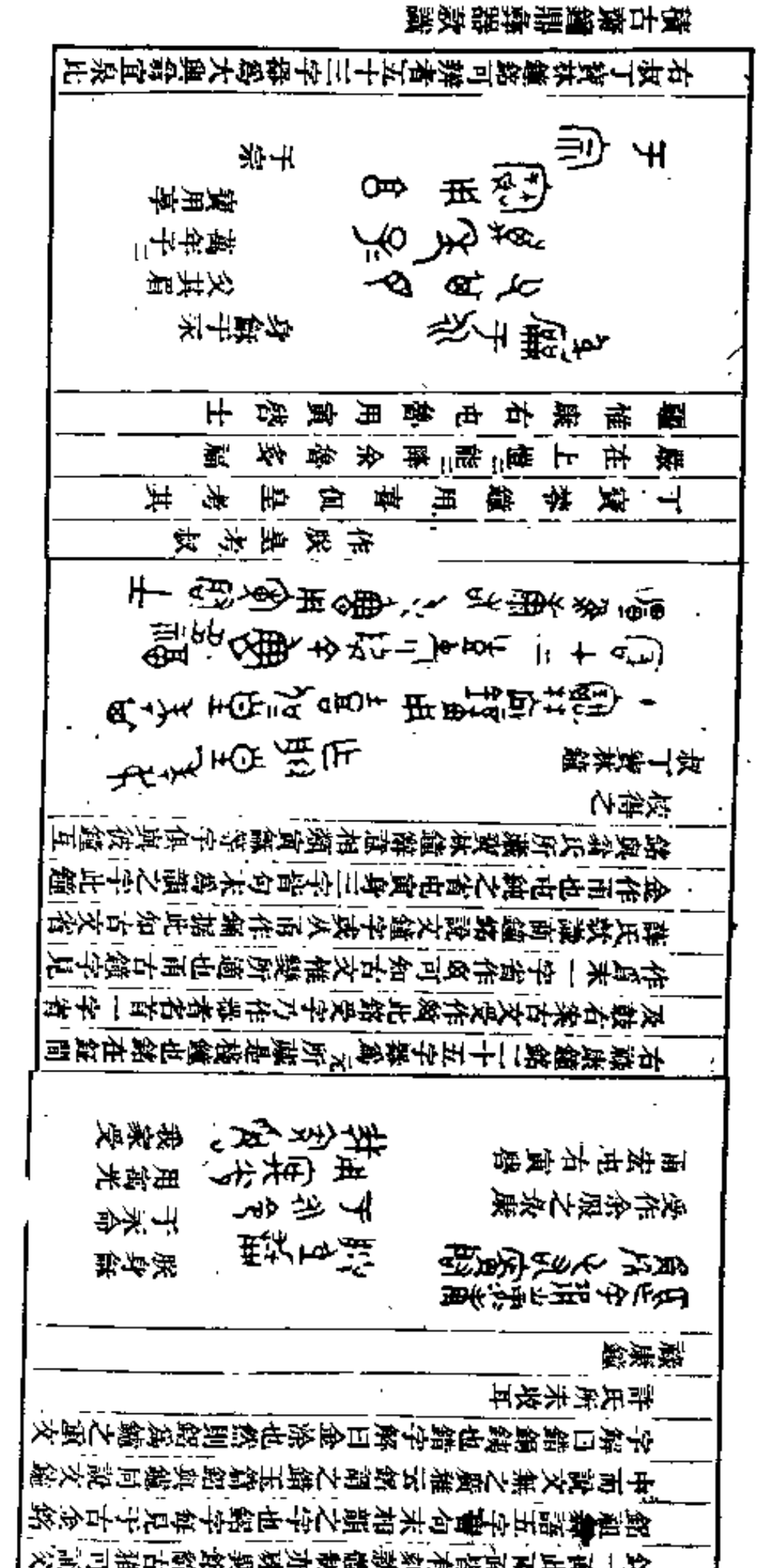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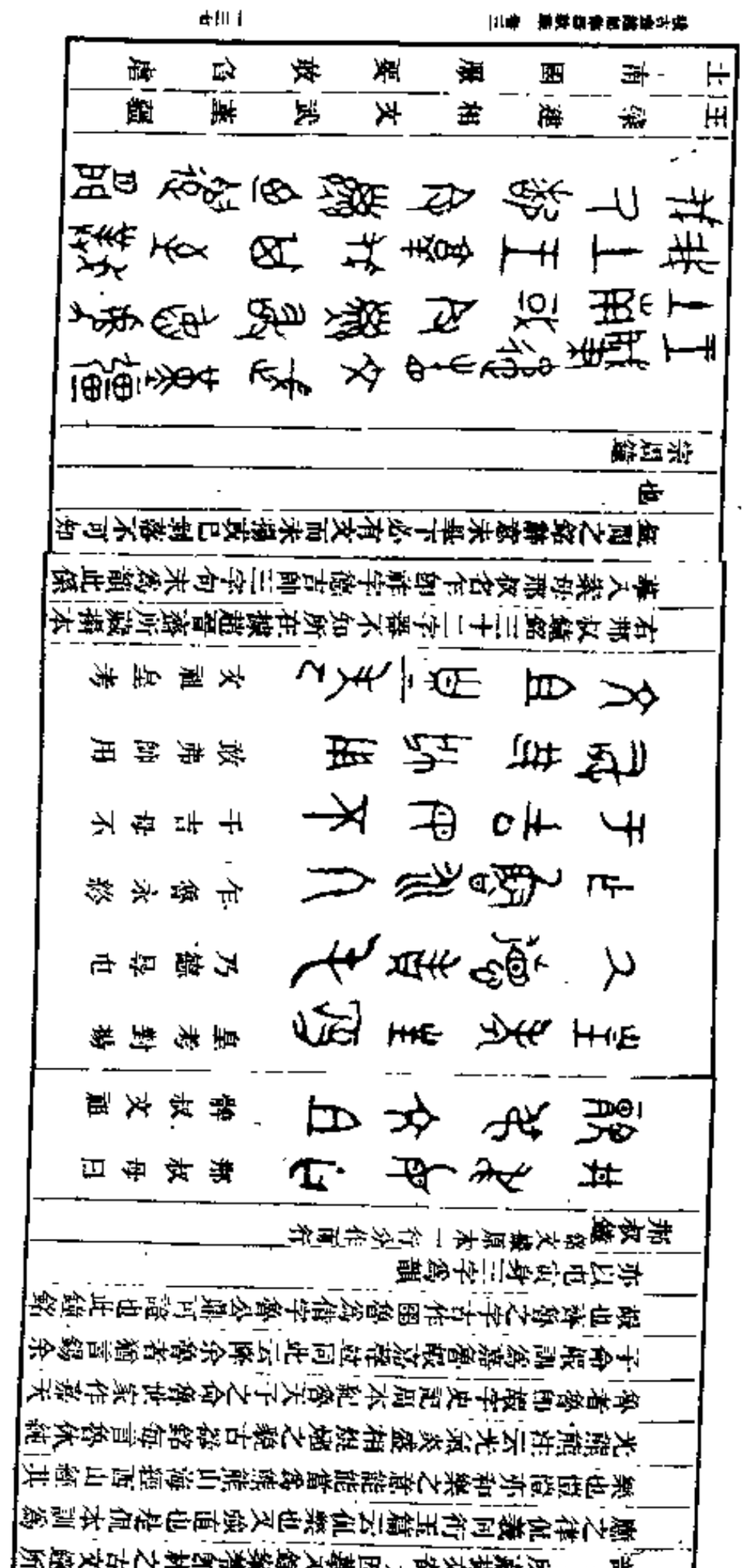
余迹斯于之子余遂俗之元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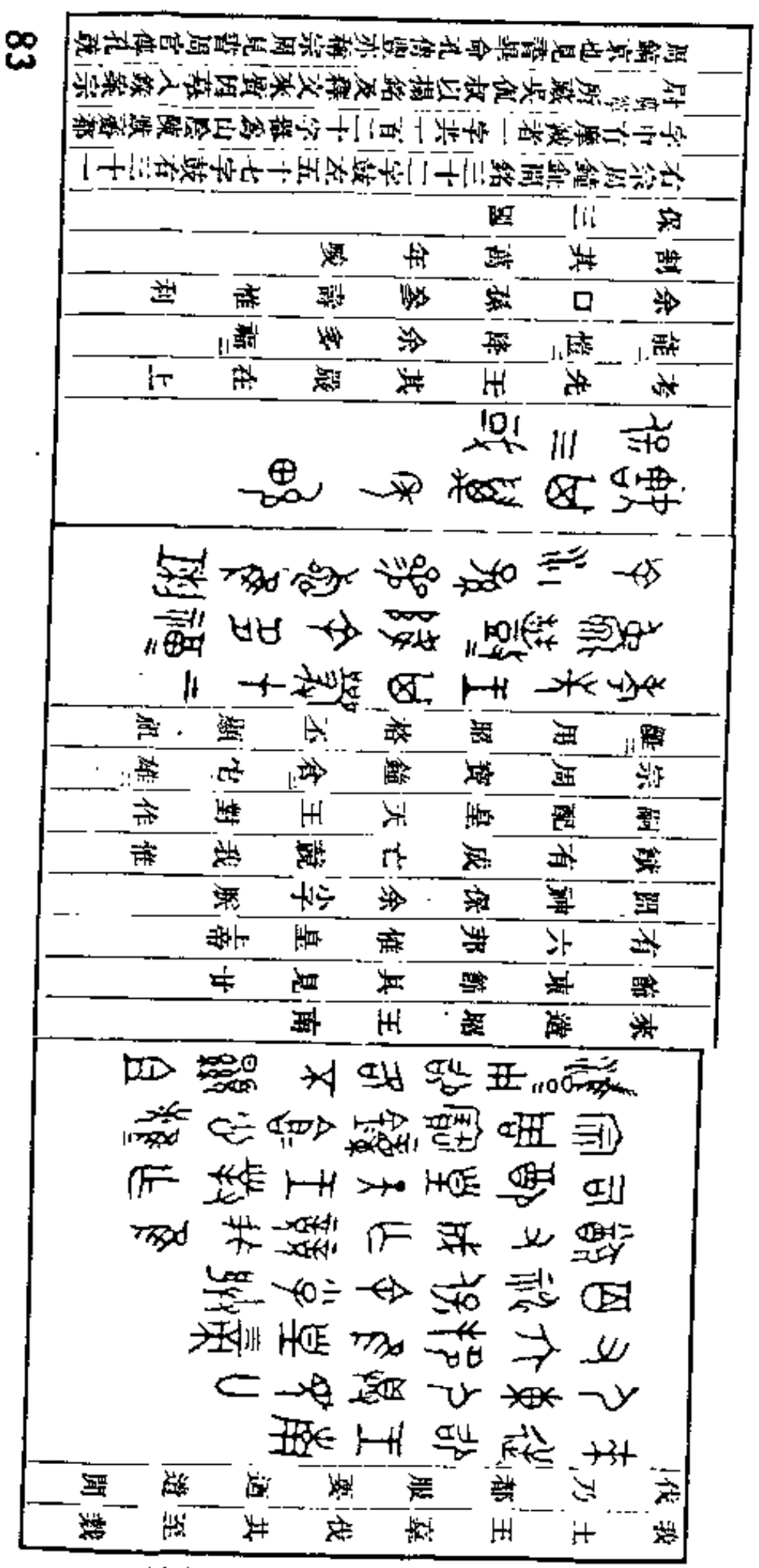
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迹之字父余萬迹見得吉金鐘



右楚良臣余義鐘銘七十四字據爲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所藏昔年纂山左金石志觀察手搨銘并釋文寄元器本無定名以銘文有余義楚之良臣一語遂名之曰楚良臣余義鐘及金石志刊成吳侃叔又以此鐘釋文相質與孫觀察所釋多互異者元考此鐘蓋見所作以祀其祖余義者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蓋俗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慈孫釋百好之字吳釋爲曾孫元千吳釋爲元孫萬吳釋爲兒據之篆體吳釋爲確從之不者兒之氏僕其官也迹字作𨑓又作𨑓古銘往往有一字而異文屢見者余萬迹者言余氏至迹始大也萬訓爲大見廣雅銘中多古異文如和爲龢訶爲可先爲徙楚爲荊皆是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古鐘每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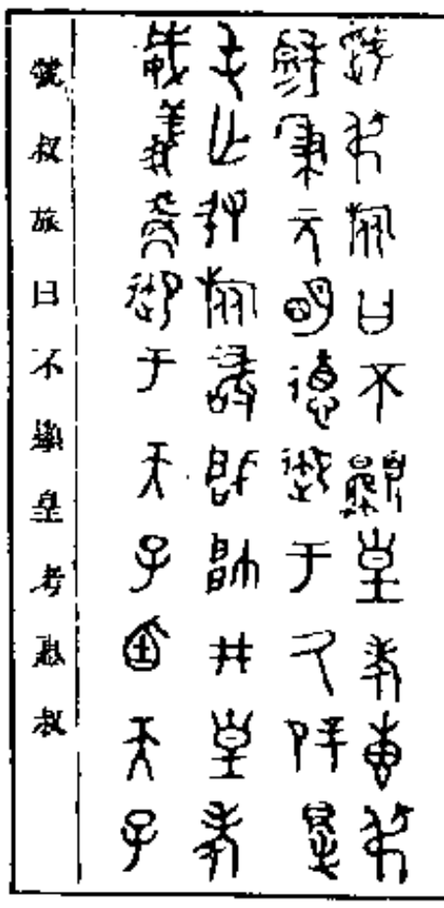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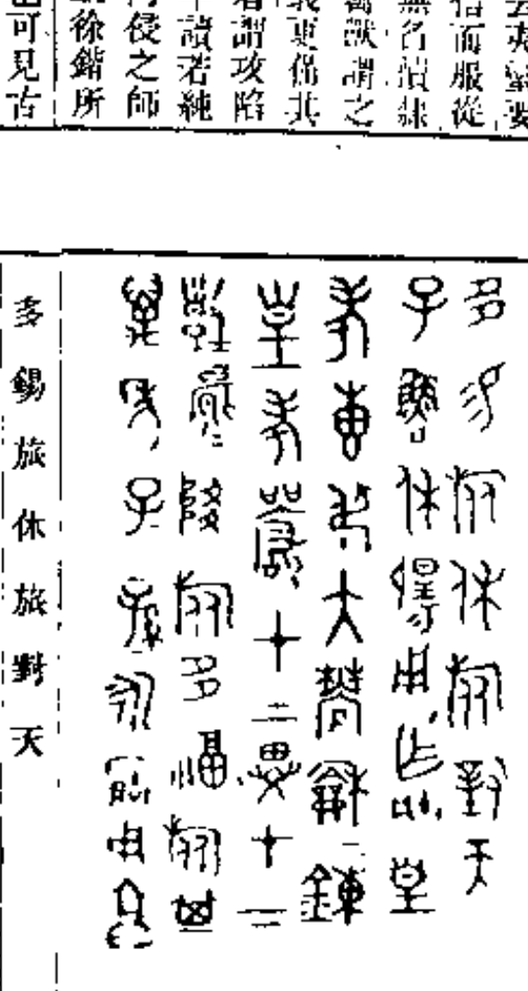
云鬱鎬與洛邑皆名宗周此宗周未詳何地以相文武之文揣之此鐘或成王所作宗周乃鎬京也革勤之省要字與說文所載古文略同周制天下爲九服大行人衛服之外爲要服大司馬衛畿之外曰蠻畿國語周語云夷蠻要服韋注云夷折朝貢或與蠻折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自說文云小阱也从人在臼上天井碑云堅無名隙隸續說自卽陷字周禮雍氏注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謂之陷阱此从臼从人寺弓爲掩禽獸伏機之象形義更備其爲陷字無疑虐字見薛氏款識牧敦自虐我土者謂攻陷其城池虐害其人民也孳說文云孳也从言从羊讀若純義同孳烝伐猶言殺伐數卽撰字孳也殺伐其內侵之師乘勝孳伐其都邑以聲罪致討也閒字月在門上徐鍇所謂門夜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非謂月在門內也可見古文取象之妙要服長威乃遣使請閒來朝凡諸侯來朝必以節迓之是甘有六邦皆東南要服之諸侯也圖說文云窗牖麗廱圖明象形讀若獵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此言圖神是明神也亡讀爲無倉倉讀爲鏘鏘言鐘聲之盛它字說文訓爲虫此它它當爲佗佗言鐘聲之美雄雄亦盛意楚辭大招雄雄赫赫注云雄雄威勢盛也參言惟利卽昏參鼎所謂三壽是利也割字與盡通廬縉衣引書若爽淵申勸寧王之德爲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割之言盡也此割字正似周義通盡又可借作析句之句焦山周鼎用割肩壽割字正如此舊釋作周旁匕形非也吳侃叔云此銘武王都爲韻鐘雝爲韻利讀爲列與國爲韻且多用雙聲疊韻如文武勤疆乃都皆雙聲王亨戮伐其至司配我土遣閒雄雄鄙雝皆疊韻暇同騢大也三國三字當作言疑字有闕讀或曰周在西土故以東南北爲三國也

虢叔大林鐘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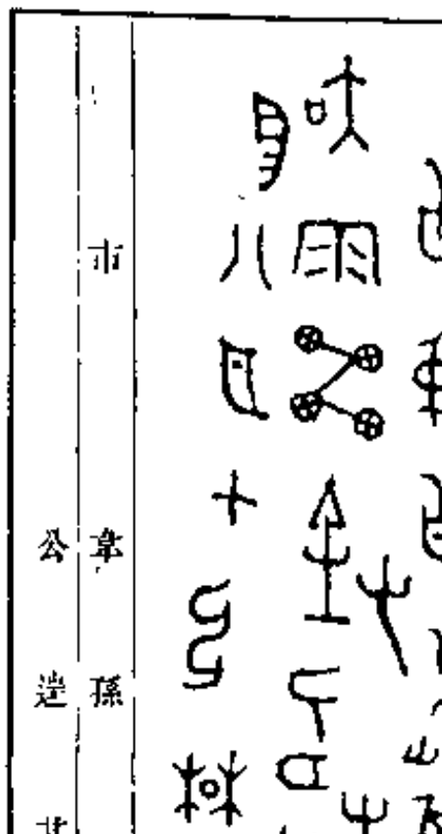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導屯作彼旅敦啓帥荊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肉天子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朕皇考惠叔大林龢鐘皇考嚴在上翼在下惶惶能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虢叔大林鐘銘經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器爲元所藏案左僖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正義引賈逵注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是鄭滅虢者虢仲之後晉所滅者虢叔之後國語韋昭注與賈逵同虢仲後有虢叔左隱元年傳虢叔死焉鄭語所謂虢叔恃勢是虢仲之後字曰叔也虢叔後有虢仲又有虢叔桓八年傳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是虢仲虢公林父也莊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虢叔二十二年傳虢叔白北門入是虢叔之後字亦稱叔也此虢叔名旅史傳無微未詳何國僖師武虛谷進士僖云周景王作大林鐘是時虢亡已久不宜復有虢叔爲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是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於是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表文多外當亦有所據元案鄭所滅者乃東虢表云西虢誠有外譌然謂復封陽曲必有確據如楚簡王十四年遷既滅鄭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鄭費郊郢春秋時小國之絕而復封者難更供數矣案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章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龢其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先王之制鐘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伶州鳩又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韋昭注謂大林爲無射之濁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據此知大林爲適常之大鐘景王鑄之當日必有效之者此虢叔鐘是也鐘之大從無及此者稱之重六十六斤適于古權遠矣古之爲鐘也各自計律倍而半之故曰爲之律度如林鐘之律長六寸林鐘之鐘當長一尺五寸翁氏所藏周叔丁林鐘以漢遠度尺度之兩欒高一尺五寸有零合於律矣此鐘兩欒高一尺八寸五分準以林鐘之律兩倍有贏意景王之鐘當亦如是故名曰大林章子謂其比之不度州鳩謂其極則不容皆以其乖於律度也不然聲中林鐘安得爲非法鐘乎銘云皇屯作彼當爲得純祥彼彼遠也威義卽威儀卤卽說文卤字解云艸木實垂卤卤然讀若調桌字从之攷岐陽石鼓文桌字从三卤又君子逌樂舊釋逌爲迺非是當釋爲迺古同彼迺字从西此从卤字體迥別說文云粤木生條也說文無由字竊謂卤卽其字蓋調由一聲之轉古音相通故調飢之調讀如周僖華之僖古作彼由字以木生條爲訓卤亦艸木垂實之貌是卤爲由之古文無疑銘言爲御事于天子之由天子於是錫旅休也嚴在上翼在下卽詩六月所謂有嚴有翼也惶惶能降旅已詳前宗周鐘銘惶字从支此似从金可知古文偏旁有變通矣此銘以德辟帥爲韻龢字音同富也

楚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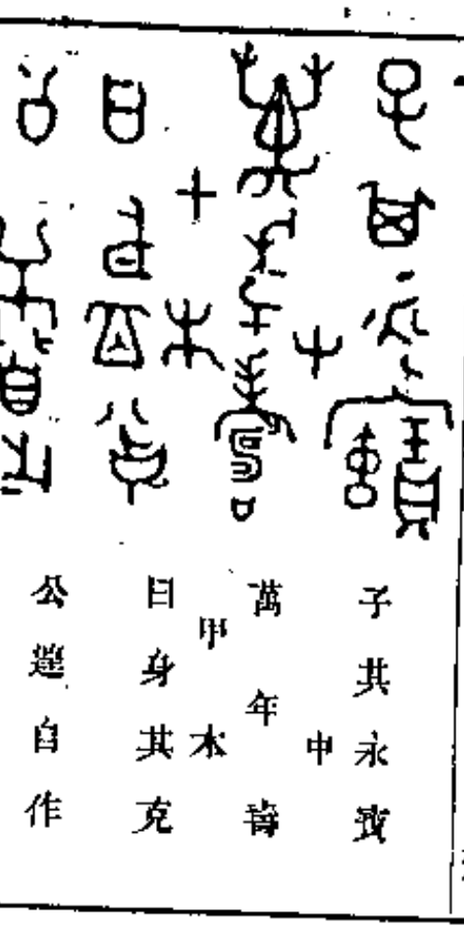
銘文據原本分爲兩截



市　章孫　公逆其

夜雨雷鎛　故名

惟八月甲巳楚木



子其永寶中

萬年壽

甲木

曰身其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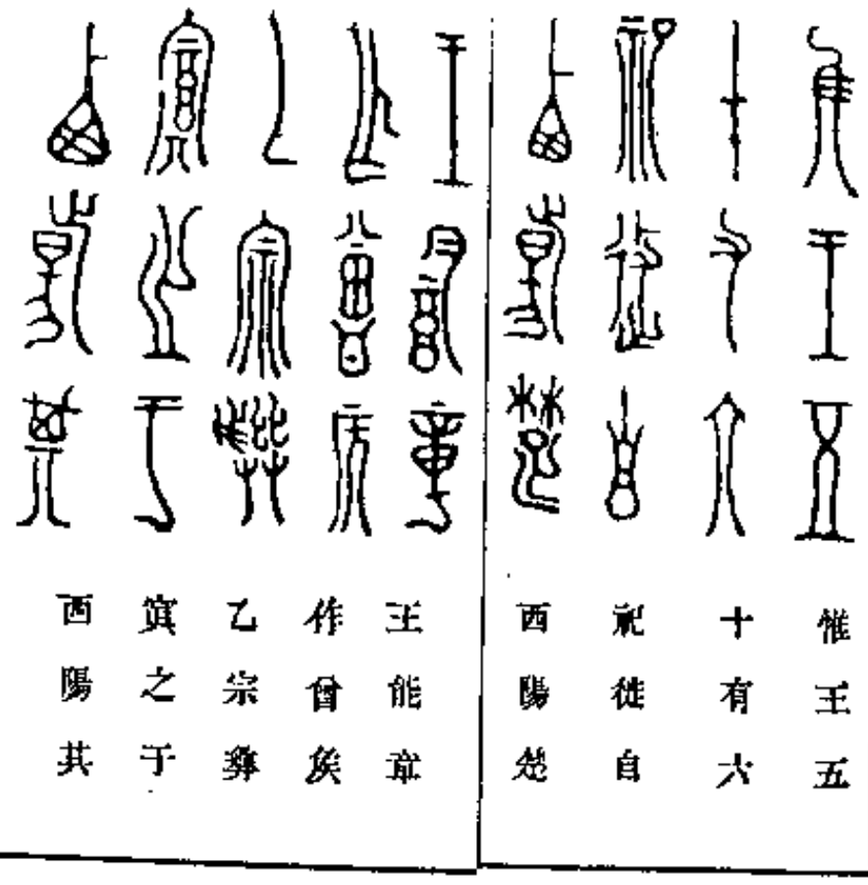
公遣自作

右楚公鐘銘四十二字摩滅者二字不可識者三字銘見薛氏款識此據宋王氏款識摹本摹入冊末又有北宋石刻佐公鼎摹本題曰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趙明誠古器物銘曰鐘子鄂州嘉魚燒此鎛後有紹熙四年東州榮芑記云紹興十四五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部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遣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成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案論衡雷虛篇云圖雷之狀鼓腹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此鐘雷字即連鼓之形裸鬼即王充所謂若力士者也此鐘名雨雷者蓋應仲春夾鐘之律史記律書云二月也律中夾鐘正義引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故銘云木甲木中中舊無釋十古甲字舊釋爲十非是易解象傳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動雨以潤之雷以動之故甲坼也說文解甲字云从木戴孚甲之象解中字云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是甲中即甲坼也據此知鐘名雨雷者所以著夾鐘之律銘云木甲木中者所以申雨雷之義蓋夾鐘應律正始雨水雷發聲時也而作樂崇德於雷雨亦有取焉甲巳舊釋爲丁巳吳佩叔云當作甲巳甲辰乙巳兩日成此鐘也與薛書伯碩父鼎哉敦之乙子兄癸卣之丁子同例遣楚公名舊無釋今案上體作𠂇下體作辵是迁字也說文云迁往也春秋左氏傳往勞之往皆作迁字亦作遣漢書揚雄傳注遣古往字往與狂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發出往是也史記楚世家熊繹之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左氏傳言熊繹事康王熊狂當在成王時鐘其所作然史記言熊繹始封于楚此已稱楚公者按大戴記帝繫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固舊封至熊繹乃加地耳雷下一字舊無釋今案其文从金从尊省是鎛字也錢獻之云鎛下當是故名曰三字𠂇古故字秦盄和鐘亦有此文可以互證名即銘之省文身其二字舊亦無釋克舊釋作八克非是說文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𠧪亦作𠧪此作𠧪與𠧪相類特筆畫有移易耳市即韍字孫上一字是韋字爲相背之形而省其口與市字連文取世世韍韋相承之義頌禱之辭也此鐘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覘荆南霸氣矣又石氏北宋摹本與此係一器故不另摹惟克字石本作𠧪與說文所載古文作𠧪者同上加八者象屋交覆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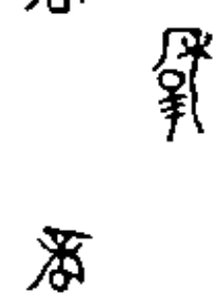
楚曾侯鐘銘文西陽一行據原本分作兩行

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

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寅之于西陽其



永時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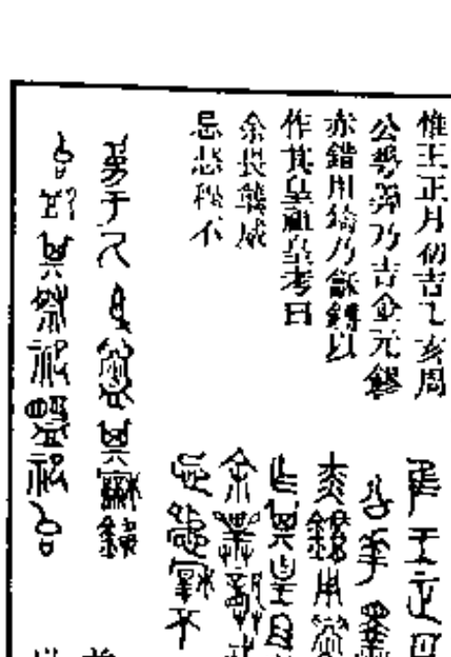
穆商商

右楚仲侯鐘面銘三十一字背銘三字銘見薛氏款識此據王氏款識北宋摹本摹入石國佐題曰方城范氏古鐘下有公輔水硃印考國佐初名公輔見宋史本傳案此鐘薛氏以爲楚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及史記並同章上一字舊釋爲韵案古文無韵字音韻之韻但作均此文作韻亦非从音之字錢獻之以爲古龍字之省變通熊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是也考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者當即自都還郢之時是時越已滅吳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無所畏懼故還舊都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都甚近其不曰徙自都而曰徙自西陽者西陽有先君廟觀下文作曾侯宗彝寅于西陽其義可見徙都大事告于祖廟而後行禮也楚之僭號久矣此曾侯其遠祖曾義爲屯亦爲高几先祖皆可稱曾祖曾侯猶先公也穆者廟之序商者鐘之音也吳佩叔云周官大司樂注云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惠氏禮說曰三大祭之樂古旋宮法也非無商商不爲均也此銘曰宗彝又曰永時用享是宗廟所奏而有二商字可證商不爲均非無商之說元案此鐘篆文工整結體又長近於小篆與元所藏王子申盞盞銘略同

殆一時之器無復有開國時雄奇氣象矣

周公𣪘鐘銘文首一行末一行據原本分爲兩行

惟王正月初吉乙亥周公𣪘乃吉金元鑄赤錯用鎬乃鎛鐘以作其皇祖皇考曰余畏龔威忌忌穆不



敢于乃身鑄其鎛鐘以卹其祭祀盟祀以

樂大夫以
安士庶子
睿爲之鑄元器
其萬歲公用壽
周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右周公華鐘鉦間銘十六字鼓左四十字鼓右三十七字
共九十三字器爲河間紀曉嵐宗伯所藏據舊藏搨本
摹入案左氏傳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宰周公孔周公閼
周公楚爲王卿士杜氏注周采地共風雍縣有周城史記
魯世家索隱曰周公次子嘗相王室世爲周公又路史云
平王子秀封在汝川者爲周此周公蓋不見史傳要亦王
畿內食采爲卿士者此周字程易疇所定爲古篆文莊進
士述祖釋爲邪公五等之爵于其國皆稱公似也然按其
字形不如釋周字爲長器說文訓爲引給義與擇字異鄭
郭璞注爾雅以爲紫磨金錯卽銘也鑄字見薛氏款識叔
夜鼎及太公簠彼釋爲毀實卽齊侯鎛鑄字省文也古銘
以多作台者二字義通爾雅釋詁訓台爲我又訓爲予廣
雅釋詁云以予也畏懾猶寅恭威忌猶敬忌怒憂也穆穆
靜也家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鎛鐘古隊字之省盟祀者周
官司盟北面詔明神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鄭氏謂王
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是盟有祀也據此
知盟祀亦用樂也燕禮有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周公爲
王官伯不得有卿故但言樂大夫安士庶子而已龜字見
汗簡作神亦作聖出義雲章程易疇云此鐘以今尺度之
高六寸六分通於同身寸當林鍾倍律也銑十銑間八鼓
間六舞脩六與考工記鳧氏合矣

周公望鐘銘文首一行末一行據原本分作兩行

唯王九月初吉辰在
乙亥周公望[illegible]

吉金元鏐昔呂
作龢鐘曰余畏[illegible]
威忌鑄辝龢鐘二
鑄以其屯于龢作
天子[illegible]
天以豈者士至于

萬年分器是寺

右周公望鐘銘鉦間及鼓左各二十一字鼓左舉下摩滅
一字蓋其字也鼓右十三字共五十五字器爲元所藏案
考工記鄭注云銘刻之也賈疏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
之非謂在器乃刻然考古器銘鑄款固多鑿款亦間有之
此鐘篆文是鑄成後刻也昔呂錯銘之省文鑄堵之異文
懸鐘磬半爲堵也乍讀爲祚豈愷之省樂也者古諸字諸
士猶言多士分器者分所當作之器書序武王班宗彝作
分器孔傳云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寺持之省鑄龢士寺
皆句末爲韵之字此鐘與周公華鐘是一家之器但不知
孰先孰後耳

周鼎

木鼎

作父考孟
木工冊

右木鼎銘七字乾隆
欽頒內府周器十卣在曲阜
孔廟此其一也臣元于癸丑年任山東學政至曲阜
廟迓主祭禮成親搨款識敬錄
睿製以歸繼修山左金石志爰臚此爲冠今謹摹入是編恭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七寸九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口徑七寸
七分腹圍二尺四寸四分重一百二十五兩按古食器之重莫
如鼎其范形取象宣和博古圖詳言之茲器銘爲木銘多自識
其名得有后木楚有子木此其類歟曰冊作昭君陽也立戈以
象武功兼是數義而以大夫鼎用銅之制合之則茲器正當時
大夫所謂論譔其功烈祀之祭器自成其名以明著之後世者
可徵矣

中鼎

中作旅
寶鼎

右中鼎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中仲之省作
器者字也

中旅車鼎

中作
旅車鼎

右中旅車鼎銘五字舊藏湖州民家搨文摹入旅車說詳
商卣

小鼎

小

右小鼎銘一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獻之云此器約重二十餘斤闊大可觀小者當是制器之人名案左氏傳魯有叔仲小此小字是人名也

腹鼎

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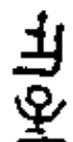
右腹鼎銘二字器爲元所藏案腹者厚也腹也卽陪鼎也陪義爲重亦爲加左昭五年傳殽有陪鼎杜注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儀禮聘禮壽鼎三鄭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陪鼎所以實膳膷重複設之所以加厚腹字兼此二義此鼎小而淺異於他鼎是陪鼎也

父乙鼎

子父乙

右父乙鼎銘三字據吳侃叔所藏摹本摹入案此等款識猶有商人簡質之風蓋周初器也

孟姬鼎



作孟姬

右孟姬鼎銘三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

得鼎

得鼎

右得鼎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摹入亦見薛氏款識以爲齊丁公子乙公得之器案春秋時周有毛伯得晉有荀得名得者多矣不定爲乙公也

子女鼎

子持貝朋形　女

右子女鼎銘二字王氏釋與薛氏同俱以上二字爲緣字

薛氏款識宋公䜌鼎微䜌鼎䜌字皆从絲从言此明係从子之字薛氏引王楚釋作子是也鼎乃朋字敔敦朋字作鼎與此同作子持貝朋形者古人作器用貝卽他器用貝十朋用貝三朋之義子女者都爲女子所作也吳侃叔釋女爲母字

包君鼎

包君嬰娘壽
旅車尊鼎
其□□寶

右包君鼎銘可辨者十二字器爲元所藏案說文解包字云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此銘○內作子未成形是古包字通褒晉語韋注褒姒姓之國嬰娘者娘古威字姑也父之姊妹嬰其字也包君之姑所作之器古同令

東鼎

東作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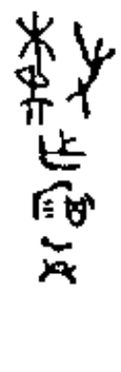
右東鼎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摹本摹入亦見江侍御摹本案東作器者名

太祝鼎

大祝
禽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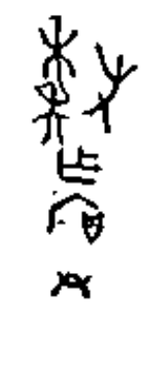
右太祝鼎銘四字器爲元所藏案禽字向釋作祖翠二字今從吳侃叔釋以祖字不類而禽字見薛氏款識敔敦銘與此同也考周禮屬禽掌獸獸舍其祖禰乃甸祝之職而祝號之事太祝領之故曰太祝禽鼎此爲禽獸之鼎也而曰禽鼎者周禮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是散文相通也鳥獸之肉入之膳人則爲乾豆此以新殺者薦之宗廟故實之鼎也

戈扶鼎



盉　戈作
扶作
𢦏鼎

右戈扶鼎盉器銘各五字據程彝齋敦手搨本摹入其器純素向在關中案戈扶作器者氏與名春秋傳夏有戈國其受氏久矣扶字見說文義通扶此扶字筆畫糾逮篆體之近乎草者



器　釋同

叔𩰫鑊鼎

叔𩰫作
宮伯𩰫

右叔𩰫鑊鼎銘六字亦據程彝齋搨本摹入案說文云𩰫似鹿而大也从鹿與聲又云舁共舉也與纂與也此𩰫字从鹿从舁舁與音義可通是古𩰫字也𩰫卽鑊字此作𩰫者猶尊彝之尊作𢍰也周禮大宗伯省牲鑊注鑊烹牲器也漢書刑法志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此方鼎也而謂之鑊豈鑊爲鼎類散文可通乎或曰𩰫卽湊煮也

各鄰鼎

各鄰作寶旅鼎

右各鄰鼎銘六字器藏山左滕縣諸生徐籀文家據搨本摹入案說文云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遇也此从夂从只只字从口象气下引之形許氏解爲語已詞也語已而不相聽古文取義更精矣鄰作○○見古老子各鄰者作器者氏與名也

魯公鼎

鹵公作文
王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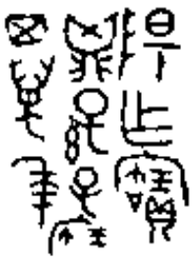
右魯公鼎銘七字魯爲元所藏案鹵古文彝東方濱海地多廣鹵故以爲名字與魯通路史國名紀魯鹵也曲阜少昊之虛此魯公伯禽之器薛氏款識亦有此銘釋魯公爲周公非是周公不之魯不得稱魯公或疑魯公不當祭文王考魯有文王廟見左義十二年傳周禮春官都宗人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云魯衞之屬據此魯當立文王廟作祭器禮也

亞形魯公鼎

亞形中 王曾彝
鹵公作文

右亞形魯公鼎銘八字元手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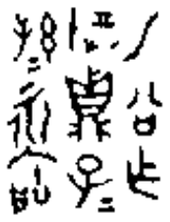
陽鼎



陽作寶
鼎孫子寶
其萬年

右陽鼎銘十字據程彝齋閣中搨本摹入案陽作器者名

乙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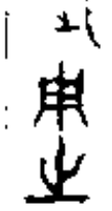


乙公作
尊鼎子=
孫永寶

右乙公鼎銘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銘亦見薛氏款識定爲齊乙公得之器案周公作謚法數世後始行周例者依每以生日爲謚沿商制也如齊太公子爲丁公宋公稽子亦爲丁公此乙公未詳何國

乙公萬壽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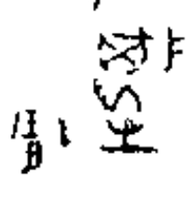
乙公作
萬壽
尊鼎子
孫=永



寶用之

右乙公亂詩鼎銘十四字據吳侃叔所藏搨本摹入有蓋器二銘此蓋銘也器銘剝蝕不可辨侃叔云銘云萬壽尊鼎其言多大以此定爲齊器或不誣

孟申鼎



孟申作
鼎彝

右孟申鼎銘五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案鼎舊釋作鼎錢獻之云當作鼎說文作鼎從鬲下聲也玉篇有鼎字訓同亦作鼎同鬲詩采蘋于以湘之鼎詩作鼎史記封禪書云鑄九鼎皆嘗亨鬺據此知鼎以熟烹故曰鼎彝也

虢姜鼎

虢姜作
寶尊
鼎其萬
年永寶
用

右虢姜鼎銘可辨者九字下方篆文十二字乃宋人對器臨摹以釋搨本者案虢國名虢姜即晉姜周姜之例曾大中跋以虢爲姓非也

魚冶姬鼎

魚冶姬作叔
妃魚母媵子=
孫永寶用

右魚冶姬鼎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冶字有闕書無字上一字从木下一字省之可見古文繁簡無定矣

魚氏宋鼎族魚石魚府見左傳司馬子魚之後桓族也冶姬任姓之女晉語云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其一也其後爲薛國任字亦作姙詩大明大任潛夫論五德志作大姙是任字古从女與姬字同此从女从壬是也後世借爲懷妊之妊故以任字別之續說文云物相增加也从貝紝聲一曰送也副也此續字取贈送之義

市師鼎

市師口吕作
孟昌用蒿
耳鼎其萬

右市師鼎銘十三字不可釋者一字孟下一字半泐萬字下有闕文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市字篆體作巿解云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口从乏乏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此上體作巿下體作乏乏古及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鐘是市字也說文師字从帀古文有从市者舊書南宮中鼎師作𠂤與此正同市師官名周官有師賈師之職蒿煮也此从羊从皿似隸書蓋字元所藏王子申盞蓋亦有此文玩其義是蒿字从皿者蒿亦皿也耳鼎者鼎有耳也鼎字从艸見薛氏款識田鼎舉鼎即廾字也然皆在下體此艸在上體則爲創見可證古文偏旁上下左右固無一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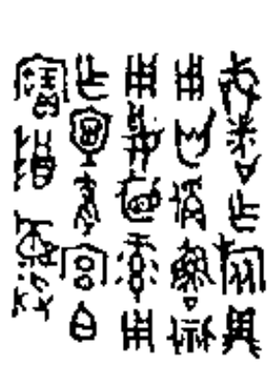
叔夜鼎

叔夜鑄其鋒鼎
以征以行用勦用禦
用蘄眉壽無疆

右叔夜鼎銘二十字據趙晉齋所藏黃丕烈居先生所藏下搨本摹入銘亦見薛氏款識定爲周八士叔夜之器鼎銘亦有用韵者此以行姜爲韵也偉舊釋作鍊錢獻之云說

文餗字一作餴一作餴博古圖凡餴字皆釋作餗者非衛雅餴餴飤也孫炎注蒸之曰餴均之曰餴是餴爲炊蒸之義案錢說良是以此銘證之更確蓋餗有二義一爲菜蔬之餗詩所謂維筍及蒲是也一爲健羹之餗易所謂覆公餗說文所謂陳酒謂健爲羹是也此餗字若釋爲菜蔬之餗則下不當云用饗饗羹也若釋爲健羹之餗則下不當云用饗饗五味盉羹也爾雅肉謂之羹況明係从羊之字非从朿也羹字从𦎫此饗字中作𦎫即古文𦎫之省字或作𦎫通俗左傳正考父鼎銘云饘于是鬻于是此取義正同趙晉齋云此當是後世摹勒之本然案其筆畫工整無譌可以校正近刻薛氏款識之繆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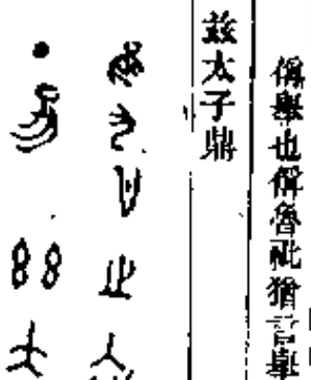
戎都鼎



戎都作旅鼎
用匄僻魯祉
用妥眉彔用
作文考宮伯
寶尊彝

右戎都鼎銘二十三字器爲趙太常所藏摹入案戎都作器者氏與名都一釋作諸說文云祉以厥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此从不从示者比从二人北亦从二人特形有向背之異故史記天官書隋北斗兌之北漢書天文志作比二文每以形似通借此爲祉字無疑僻魯祉猶言舉吉祭也妥古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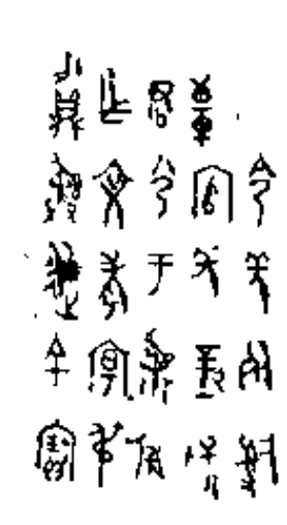
兹太子鼎



惟九月正初吉
丁亥口兹太子
作孟姬廟鼎子
孫永寶用之

右兹太子鼎銘二十四字摩滅者一字據吳侃叔所藏搨本摹入案正初吉者正初也與後都敦正二月同例字有剝落或釋作之恐非兹國名少昊氏後見路史姞姓有兹城太原亦有兹氏城高辛氏後又有鳥兹國未詳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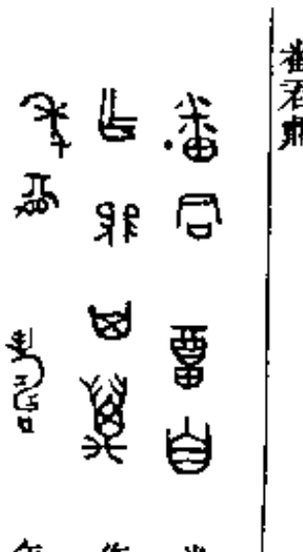
羌鼎



口命羌死司
車官羌對揚
君命于彝用
作文考庠叔
尊彝永余寶

右羌鼎銘二十五字首一字摩滅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羌字从人从羊此从人从羊羊古羊字石鼓文洋字遲父鐘薛季敵姜字皆可證死讀爲尸司車官名掌若乘車之事命羌主司車之官也廟庠皆从广之字古廟字有从宀者广宀皆屋形古通用此庠字从宀中作𠂆乃予之古文也永下又從止者變文也庠父鼎變鼎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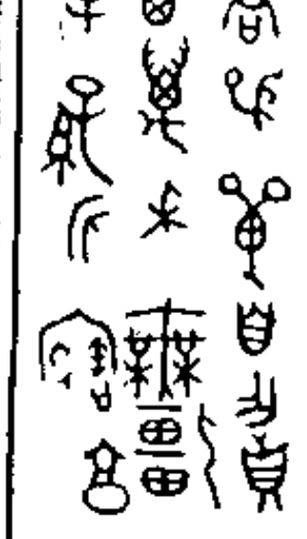
番君鼎



番君招白
作鼎其萬
年眉壽
孫永

右番君鼎銘可釋者十三字招字有闕筆據西藏摹本編入案番有二國路史國名紀商氏後有番國亦作鄱御姓史夫差取番令饒之番賜又周氏武王之穆有潘國亦作番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此番君未知何國路史又有虞氏後番國字从米从田漢縣屬魯國或即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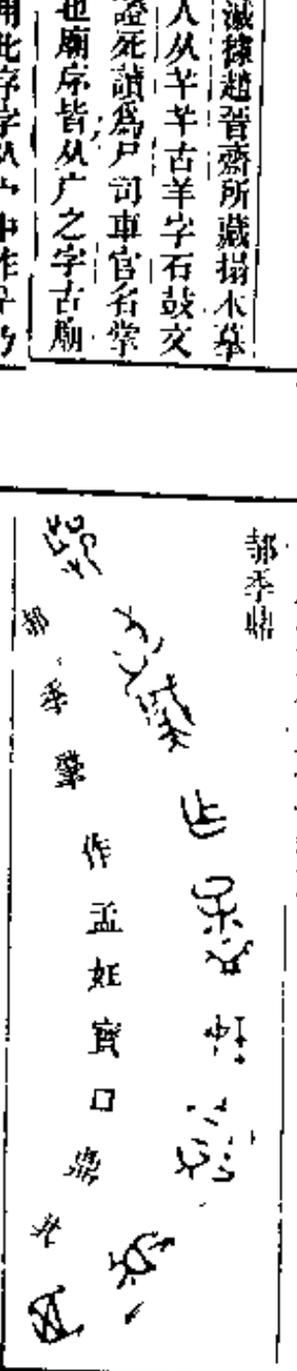
叔單鼎



唯黃孫子系
君叔單自作鼎
其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昌

右叔單鼎銘二十一字據趙太常藏本編入案楚滅黃見左僖十一年傳路史云黃子爵嬴姓少昊後此云黃孫子系君者蓋黃滅後子孫又續封故稱黃孫子也系說文云繫也孫文从爪絲此从爪从糸从巾巾糸之下體也省糸系者繼也續也叔單爲始續封之君故曰系君可證春秋時小國絕而復續者多矣又說文云籀文以鼎爲貞字此鼎字正作貞合乎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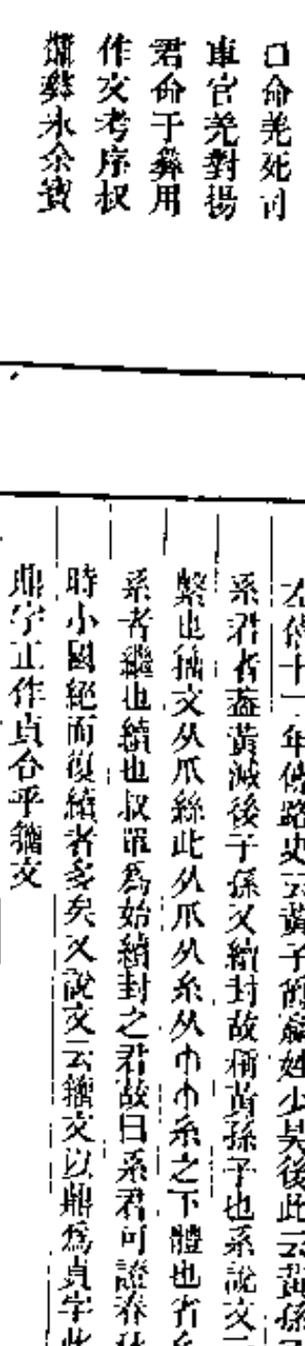
郜季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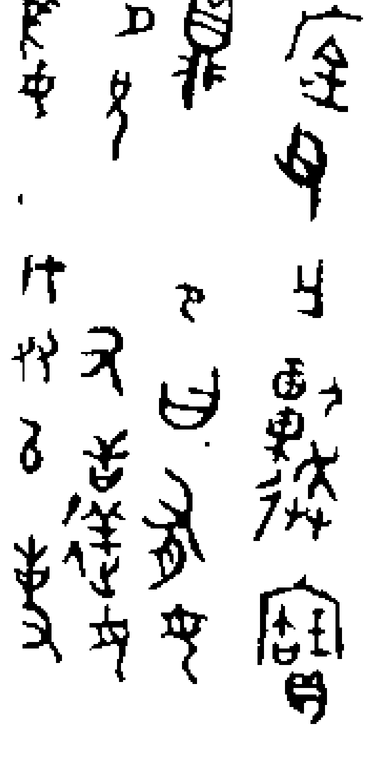
郜季肇作孟姬
寶口鼎其
壽子孫永寶用

右郜季鼎銘十九字寶下一字摩滅蓋尊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郜魯所取見左傳襄十三年杜預云亢父有郜亭說文云郜附庸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泰秋詩國也在任城界

庠父鼎二器



庠父作連
寶鼎



永命曰有女多
兄毋叉遠女惟
女率我友以事

釋同

右斿父鼎二器銘各十八字此與下十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此器舊題爲周麻城鼎謂得自麻城者吳侃叔云左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此斿字舊無釋蓋斿字也斿父疑卽序父乃謂金仝二字古多通作下一字舊亦無釋按其文从車从辵乃連字也胡連之連亦作𨐮𨐮鬳也鼎作鬳形爲鬳寶鼎獨之爲鼎盂鼎也戰功曰多見古況字通貺毋作毋者古通用率我友以事舊釋作可我其以事誤遂舊釋作遣亦誤有女之有當讀爲右言右汝之戰功而加貺賜也友謂臣僚也詩既醉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是臣僚得稱友也此君錫命之辭

唯叔鬲鼎

唯叔從王南
征唯歸惟八
月在頵居誨
作寶鬲鼎

右唯叔鬲鼎銘十九字王字南字從舊釋篆文剝蝕不可摹案頵說文訓爲大頭字從之訓爲盛是頵有盛義也誨通晦在盛而能居晦君子所以保令名也銘辭亦常合乎湯盤孔鼎矣居舊釋作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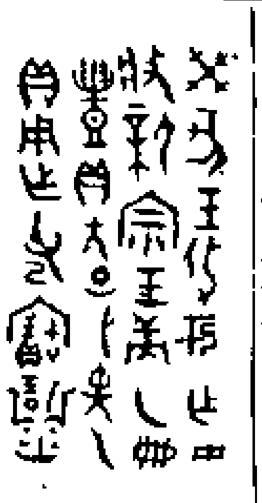
叔鉦鼎

口金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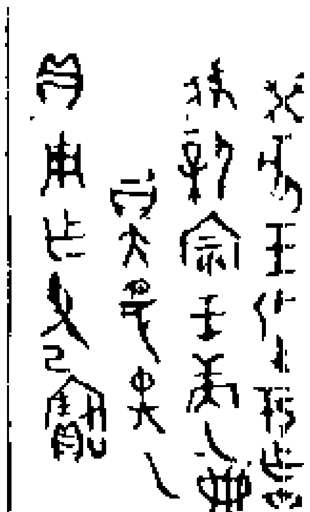
叔姬寶彝
鼎其萬子
孫永寶用

右叔姬鼎銘十六字首一字不可識王氏云在梁柏議家

癸亥父己鬲鼎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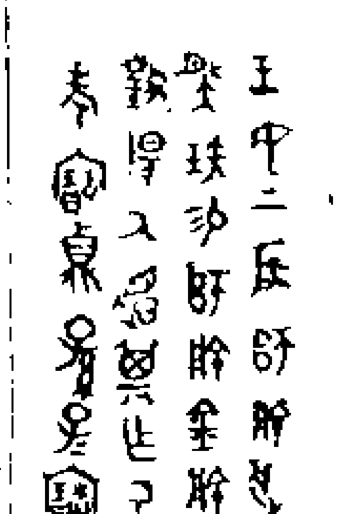
癸亥王徙刊作口
收新宗王廟作冊
豐貝大子乂乙
貝用作父己寶鬲



釋同

右癸亥父己鬲鼎二器銘各二十七字第一器首行末一字剝蝕舊釋爲冊字按其字形殊不類當闕疑第二器豐字鬲字皆磨滅王氏云博古圖作周父己鼎案此器甚多薛氏款識所載別是一器太子下錫貝大三字與此迥異此子下一字从日从大乃𣅜字古通庚吳下明是乙字王氏從薛氏釋武也案收新宗廟所謂收族也廣雅釋詁云縮也豐貝猶言大貝王既錫以大貝太子又錫以乙貝用以作鼎彰寵賜也薛氏云古文鬲作鑒此兼象其大而容足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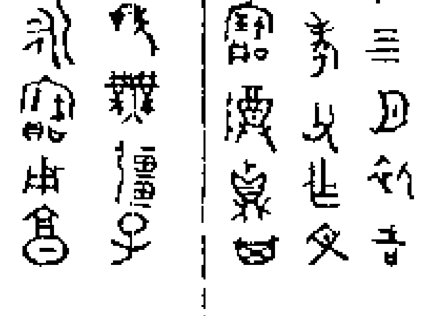
師餘鼎



王女工侯師餘從王
夜玦錫師餘金餘則
對揚乃德其作乃文
考寶鼎孫子二寶用

右師餘鼎銘三十一字王氏云博古六法帖十一有師餘舁作六行改其作爲用作改舁鼎爲寶彝二字不同當別是一器案工舊釋作上致舊釋作功餘獻之吳侃叔並云上當釋作工女工侯者言女工于射侯也夜通射左文六年傳狐射姑穀梁作夜姑功當釋作玦矢二字古器所字介文如庚午西夏之類其多大夫始鼎銘云王在和宮大夫始錫友朕亦玦矢二字攷工記玉柳雕矢磬注故書雕或爲舟舟周古通始鼎銘作周亦聲也爾雅玉謂之雕此作丄指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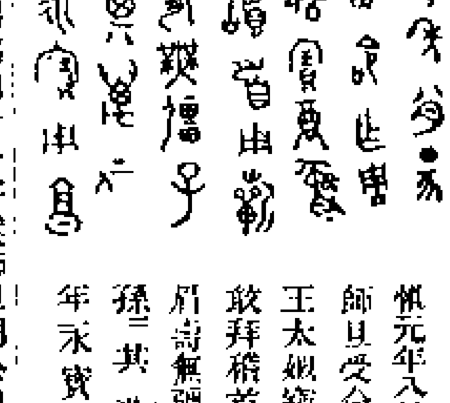
正考父鼎



惟四月初吉
正考父作文
王寶尊鼎其
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享

右正考父鼎銘二十五字錢獻之吳侃叔並云春秋傳蔡宣公名考父正長也周禮太宰建其正注正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蔡叔之昭也時或爲王卿上故稱官以正案竹書紀年商武乙子曰文丁史記作太丁湯之太子曰太丁此當以文丁爲是武湯詩稱武王文丁稱文王宜也正考父弗甫何之孫孔子之七世祖求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祭器之作當在此時館藏之銘不可見得見此銘幸矣

師旦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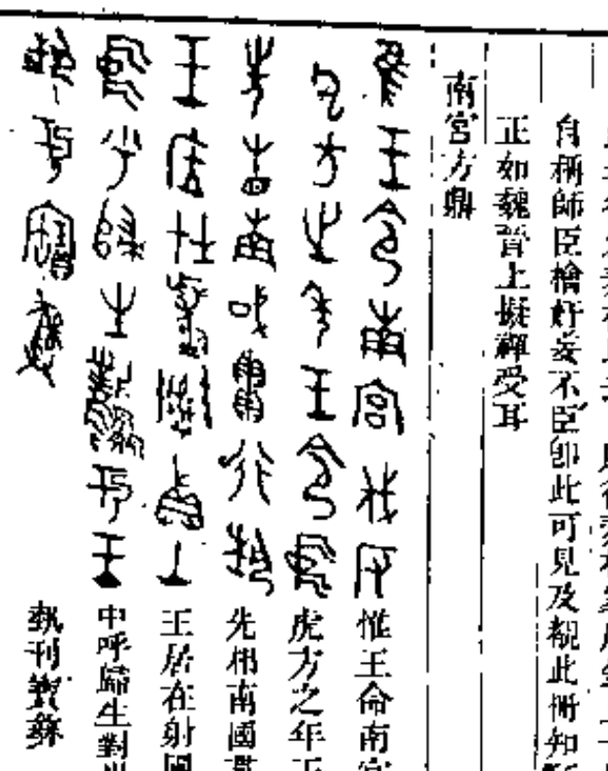
惟元年八月丁亥
師旦受命作周
王太姒寶尊彝
敢拜稽首用蘄
眉壽無疆子二
孫二其萬億
年永寶用享

右師旦鼎銘四十一字案師旦周公也書君奭序周公爲師保立文王廟周公食采于周亦必立先王廟作器祭周王太姒禮也朱右甫云此元年當是成王卽政之元年武

王時太公爲師故詩太明云維師尚父或漢志成王元年乃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竹書紀年以周公攝政之一年爲成王元年攷召誥洛誥皆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見史記及漢志鄭注召誥以爲居攝五年鄭除去居東二年也召誥之言曰王乃初服洛誥之言曰朕復子明辟是攝政七年成王已即政矣今以厤法推之漢志所云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正月己巳朔八月當得乙未朔無丁亥日依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即周公攝政元年推之正月約得壬午朔八月約得戊申朔亦無丁亥惟周公攝政之七年八月壬申朔是月既望爲丁亥然後知周公攝政之七年即成王即政之元年證之此器灼然無疑是時周公薦于文武祭器作焉曰受命者受成王之命也王復齋云

此器後爲秦檜取去元瞰得秦檜家廟銅豆一器其銘詞自稱師臣檜好妄不臣即此可見及覩此冊知所本在此正如魏晉上擬禪受耳

南宮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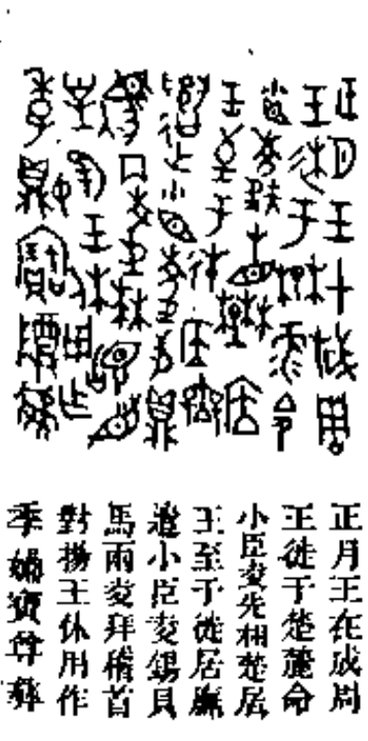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氣王居在射國貞山中呼歸生對揚刊王

執刊寶彝

右南宮方鼎銘四十字王復齋云法帖作南宮中鼎此第三案相舊釋作召居作位今改正對揚二字舊釋作原錢獻之以爲對揚二字合文

季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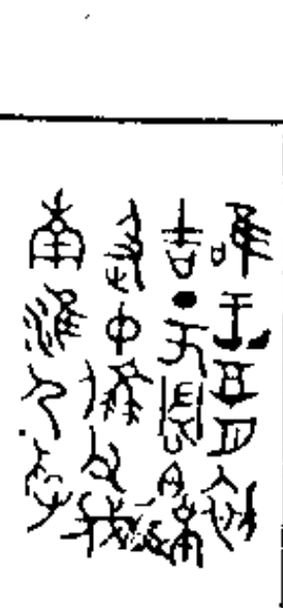


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命小臣夌先相楚居王至于徙居麓遣小臣夌錫貝馬兩夌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季娟寶尊彝

右季娟鼎銘四十八字薛氏款識亦有此銘作錫貝錫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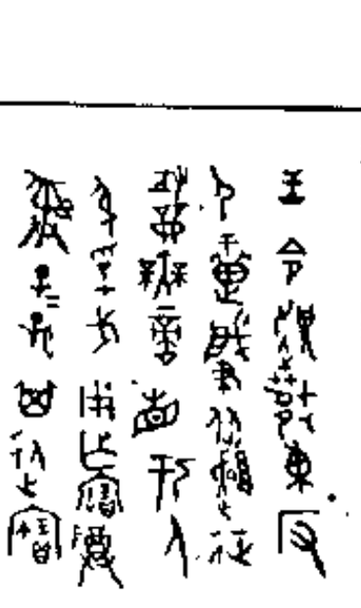
兩此銘不重錫字當別是一器貝字作鼎者古通用說文貝字从貝而籀文从鼎可證矣麻讀爲撫撫遣猶晉姜鼎云嘉遣也案周王無徙居楚麓事此王疑是王子朝子朝僭亂助號西王將竄荆蠻命臣通使理或然也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又敔簋文國語祝融後入姓妘姓之國鄭鄶路偏陽也此季娟者莫詳何國

仲偁父鼎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遹及中偁父伐南淮節孚金用作寶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仲偁父鼎銘三十五字王復齋云法帖作五行今是別本吳佩叔云邊傳釋作皐當爲遹案銘文不類皐字吳說是也左莊十九年傳周大夫有邊伯殆其後與節當爲即就也孚讀爲俘軍獲曰俘言就伐南淮所俘之金以鑄鼎也



王命遹戡東反節來歸從遣征攻戰無敵相刊及身孚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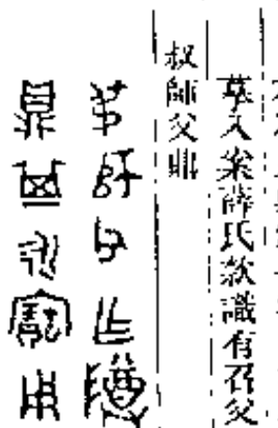
右遹鼎銘三十四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獻之云戡岡名春秋公羊傳作戡左傳作戡說文解字作戡此用解字之體而上略異戡今衛輝府考城縣也攻字省支從攴戰作鬬者亦單字之省變敵作商古敵字從商而即遹於商也案遹即猶字見石鼓文銘言命猶戡東反節復命又從遣征而有功伐因以俘戈之金鑄鼎也

召父鼎

召父作乃父寶彝

右召父鼎銘七字即在桐鄉據石門方鐵珊廷珊手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召父彝定爲召公奭器是未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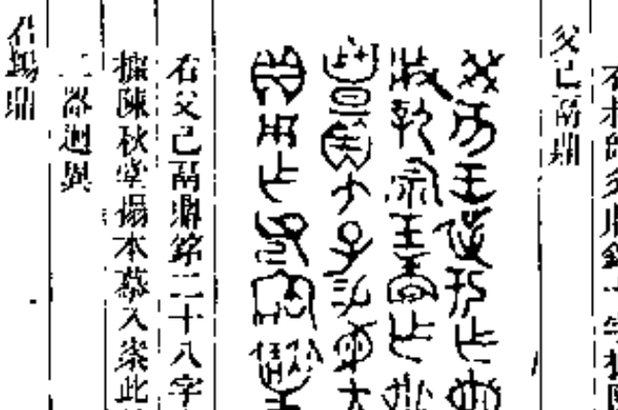
叔師父鼎



叔師父作尊鼎其永寶用

右叔師父鼎銘十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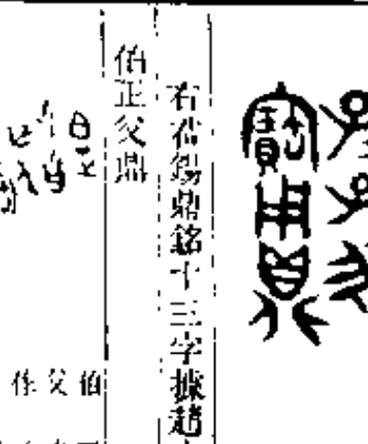
父己鬲鼎



癸亥王徙刊作冊收新宗王賡作冊豐貝大子錫東大貝用作父己寶鬲

右父己鬲鼎銘二十八字陽識濟寧李鐵橋東琪所藏器據陳秋堂搨本摹入案此銘與薛氏款識所載者同與前二器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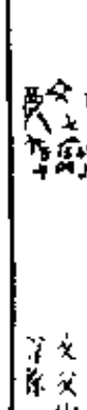
君錫鼎



君錫川作寶其子子孫永寶用鼎

右君錫鼎銘十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君錫錫命也

伯正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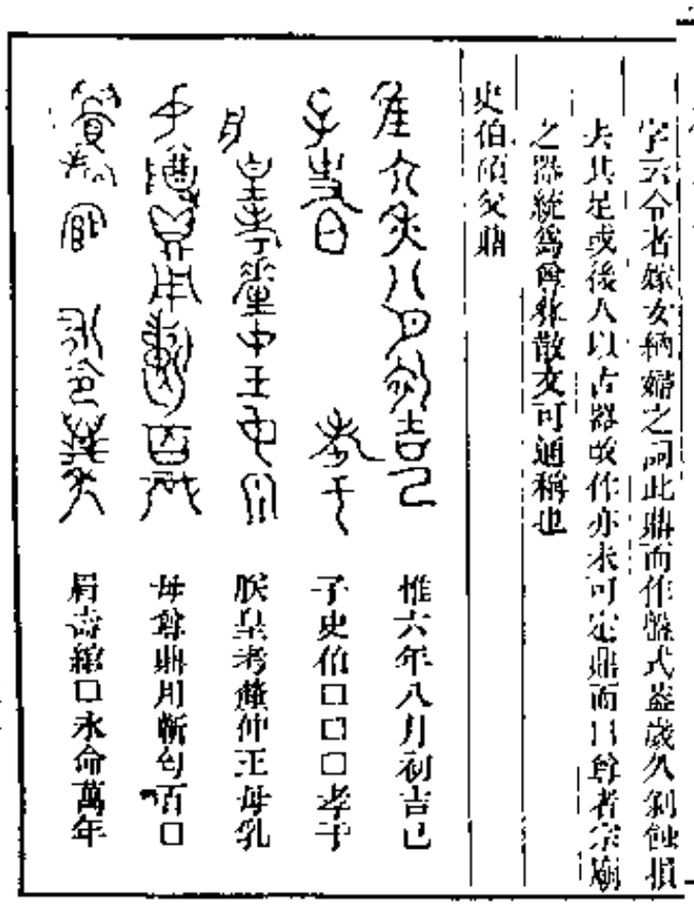
伯正父自乃文文寶彝

右伯正父鼎銘十一字摹爲元所藏案此鼎甚小款足當是陪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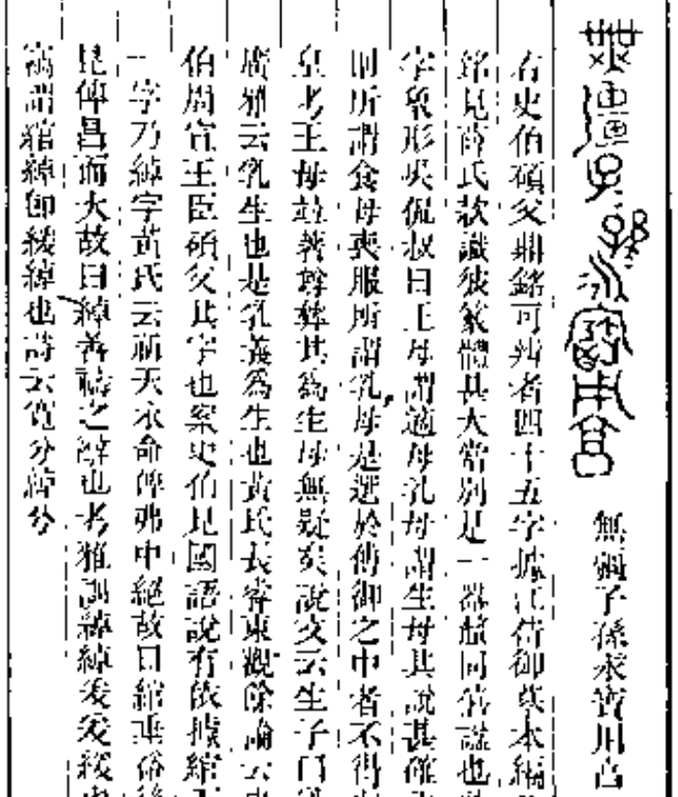
伯駒父鼎

右伯駒父鼎銘十八字錢唐馬秋藥侍御處泰所藏器據陳秋堂攝本摹入案舊釋伯下一字爲呂皇二字誤也此字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駒說文解頁字云頭也解頁字云頭也从頁从儿古文諸首如此解駒字云身也从呂从身或从弓考駒字取駒駒之義古訓爲身亦爲軀故字从呂呂同膂脊脊春也此銘駒字不从身而从頁蓋百象人首下儿古人字象形頁與身義固相近且頁即古諸字脰下首也首下而見呂合乎鞠窮之義此會意也又从弓者諸聲也一字而會意諧聲兼之古文之體備矣又說文儿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即有鞠窮之義弓義爲窮可通於駒故鄭注論語直躬之躬作弓先聖之傳恭即於利字傳之垂訓切矣古靈之省通令徐氏獻忠金石文字云令者嫁女納婦之詞此鼎而作盤式蓋歲久剝蝕損失其足或後人以古器改作亦未可定鼎而曰尊者宗廟之器統爲尊彝散文可通稱也

史伯碩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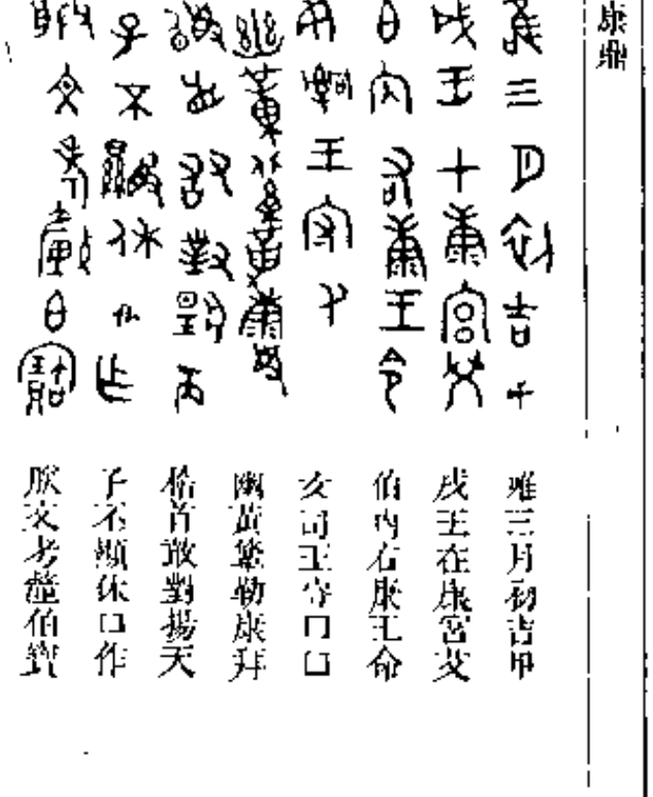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史伯口口孝子
朕皇考薛仲王母乳
母尊鼎用斷句百口
眉壽綽口永命萬年



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史伯碩父鼎銘可辨者四十五字據王侍御泰本編入銘見薛氏款識彼象體其大當別是一器蓋同名誤也乳字象形吳侃叔曰王母謂適母乳母謂生母其說甚確內則所謂食母喪服所謂乳母是選於衛御之中者不得與皇考王母並著尊彝其爲生母無疑矣說文云生子口乳廣雅云乳生也是乳義爲生也黃氏長睿東觀餘論云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案史伯見國語說有依據綽下一字乃綽字黃氏云而天永命傳弗中絕故曰綽乎命後見傳昌而大故曰綽善禱之辭也考雅訓綽綽爰爰緩也寓謂綽綽即緩綽也詩云寬分綽分

康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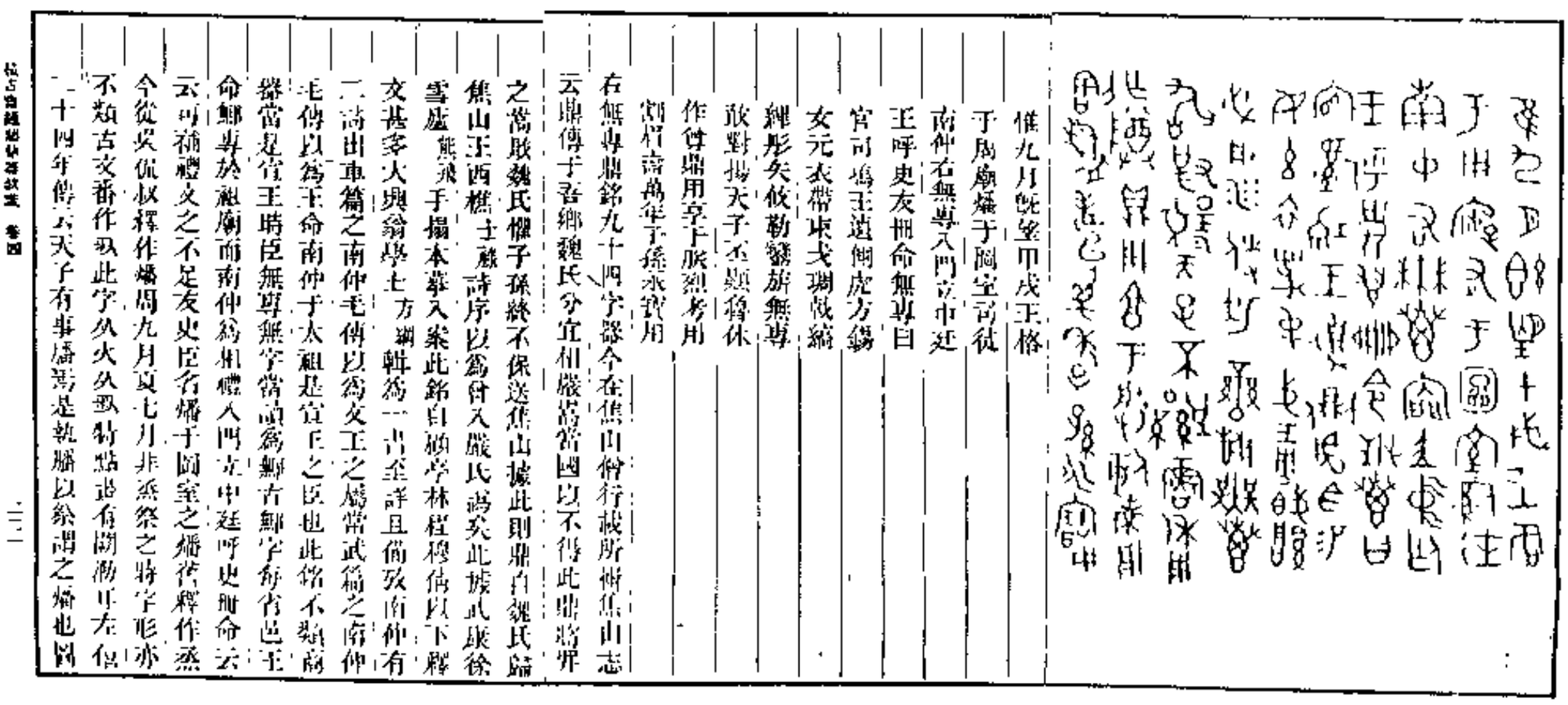


唯三月初吉甲
戌王在康宮芡
伯內右康王命
文司王宮口口
幽黃鑾勒康拜
稽首敢對揚天
子不顯休口作
朕文考釐伯寶

尊鼎子孫其萬
年永寶用鄉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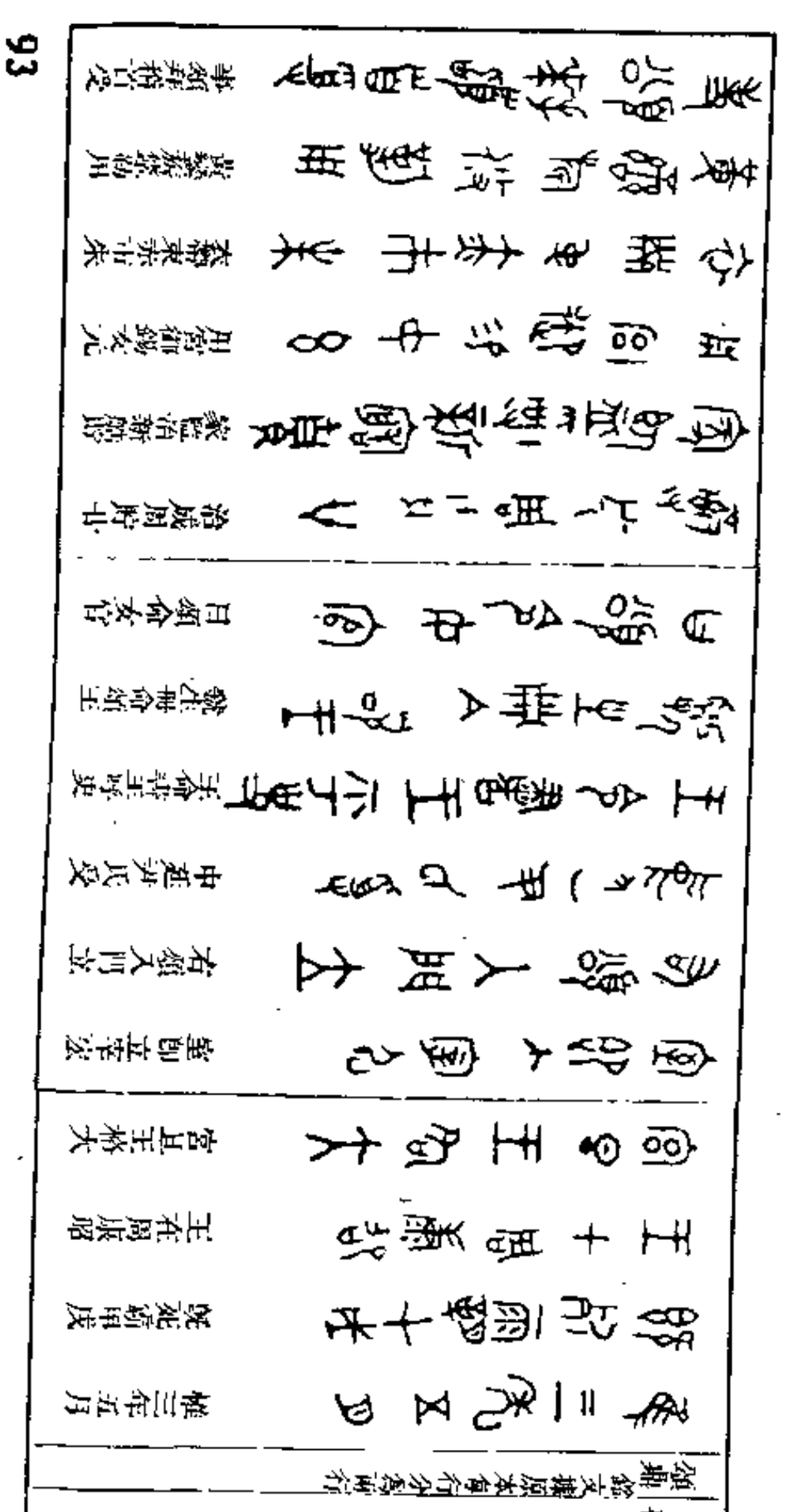
右康鼎銘六十二字摹藏者三家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康宮康王廟禮當祭必賜於廟示不敢專也下康字大名銘本緣鄉那二字知康即鄉國守那邑大夫也芡伯傳王命康王命文云云乃冊命之詞也幽黃即冕衡黃古通用王相大伯黃干乃衡干也即當干之義禮玉藻一命韍黃佩再命赤韍黃衡鄭注衡佩玉之衡也幽而爲冕衡黃蓋再命爲大夫也內門之內同納古通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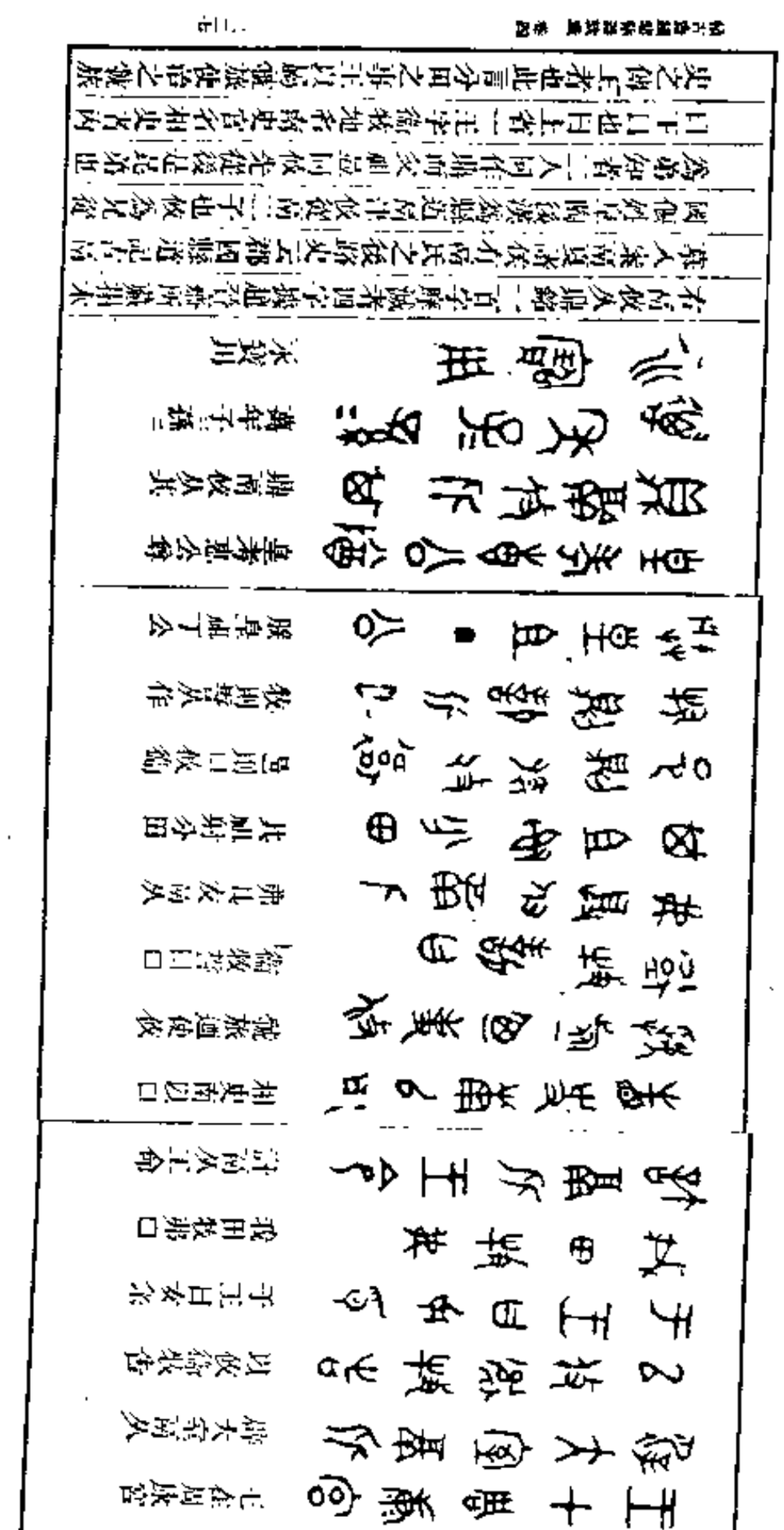
旣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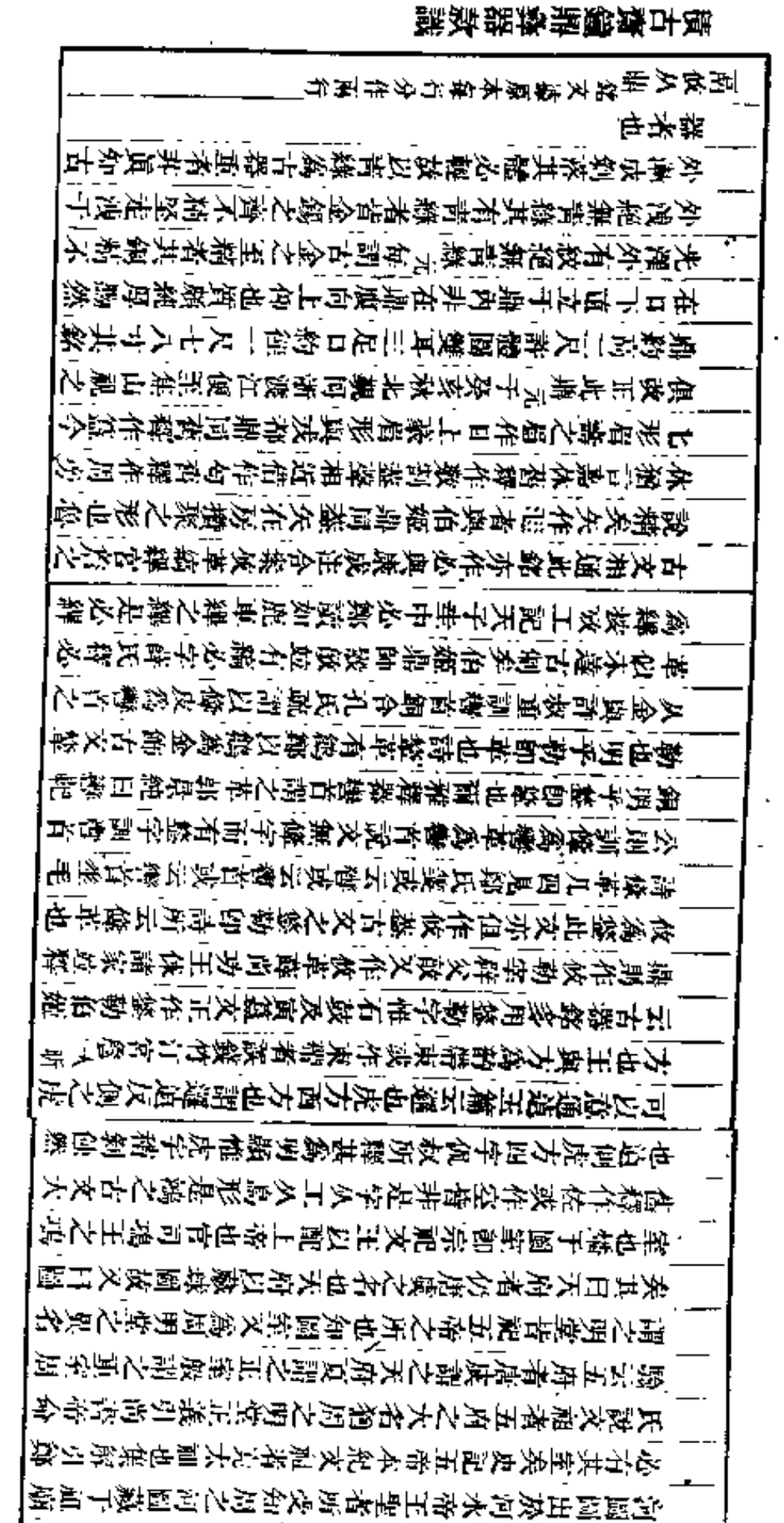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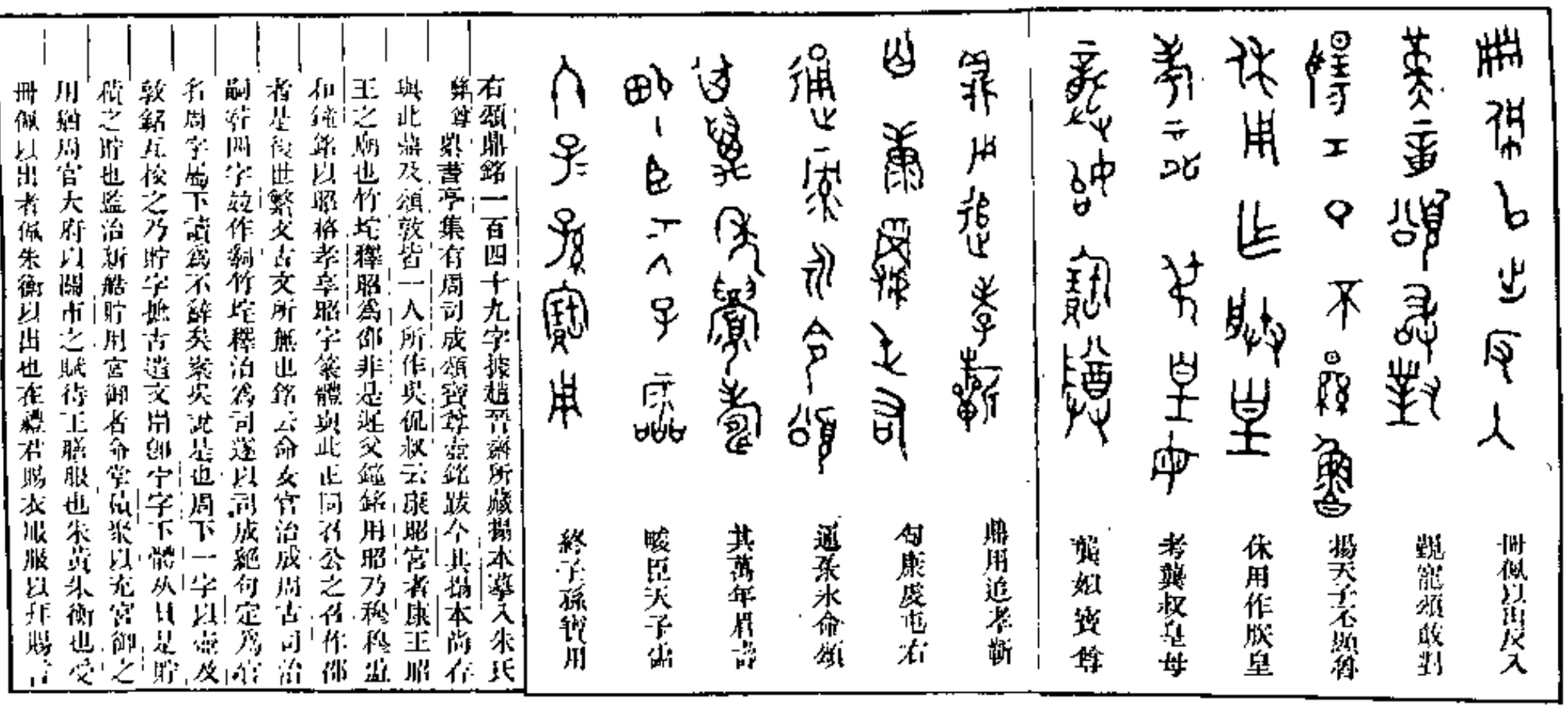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
官司塢王遣側虎方錫
女元衣帶束戈琱戟縞
緯彤矢攸勒鑾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割祺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無專鼎銘九十四字器今在焦山僧行載所撰焦山志云鼎傳于吾鄉魏氏分宜相嚴嵩當國以不得此鼎將畀之蕭敬魏氏懼子孫終不保送焦山據此則鼎自魏氏歸焦山王西樵士藝詩序以爲曾入嚴氏馮氏此據武康徐雪廬熊飛手搨本摹入案此銘自頌亭林程穆倫以下釋文甚多大興翁學士方綱輯爲一書至詳且備攷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當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無專無字當亦爲鄉古鄉字每省邑王命鄉專於祖廟而南仲爲相禮入門立中廷呼史冊命云云可補禮文之不足友史臣名燔于圖室之燔舊釋作烝今從吳侃叔釋作燔周九月夏七月非烝祭之時字形亦不類古文番作𤇾此字从火从𤇾特點畫有闕泐耳左但二十四年傳云天子有事膰焉是執膰以祭謂之燔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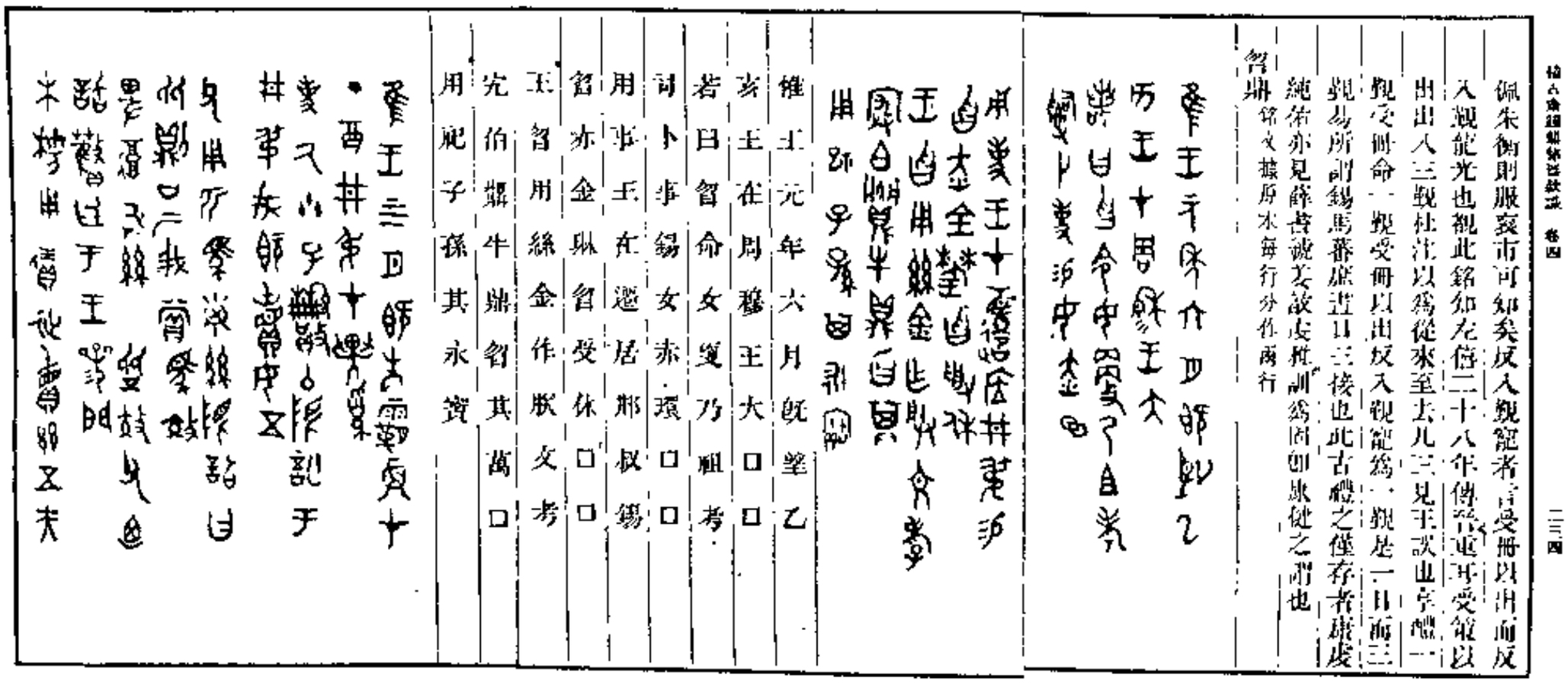






冊佩以出反入
覲龍頌敢對
揚天子不顯休
休用作厥皇
考龔叔皇母
龔姬寶尊
鼎用追孝䙴
匄康虔屯右
通彔永命頌
其萬年眉壽
畯臣天子霝
終子孫寶用

右頌鼎銘一百四十九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朱氏彝尊曝書亭集有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今其搨本尚存與此鼎及頌敦皆一人所作吳侃叔云康昭宮者康王昭王之廟也竹垞釋昭爲卲非是逆父鐘銘用昭乃穆穆盨和鐘銘以昭格孝享昭字篆體與此正同召公之召作卲者是後世繁文古文所無也銘云命女官治成周古司治嗣若四字並作𠂤竹垞釋治爲司遂以司成絕句定爲官名周字屬下讀爲不辭矣案吳說是也周下一字以壺及敦銘互校之乃貯字摭古遺文周卿宁字下體从貝是貯積之貯也監治新船貯用宮御者命掌品衆以充宮御之用猶周官大府以關市之賦待王膳服也朱黃朱衡也受冊佩以出者佩朱衡以出也在禮君賜衣服以并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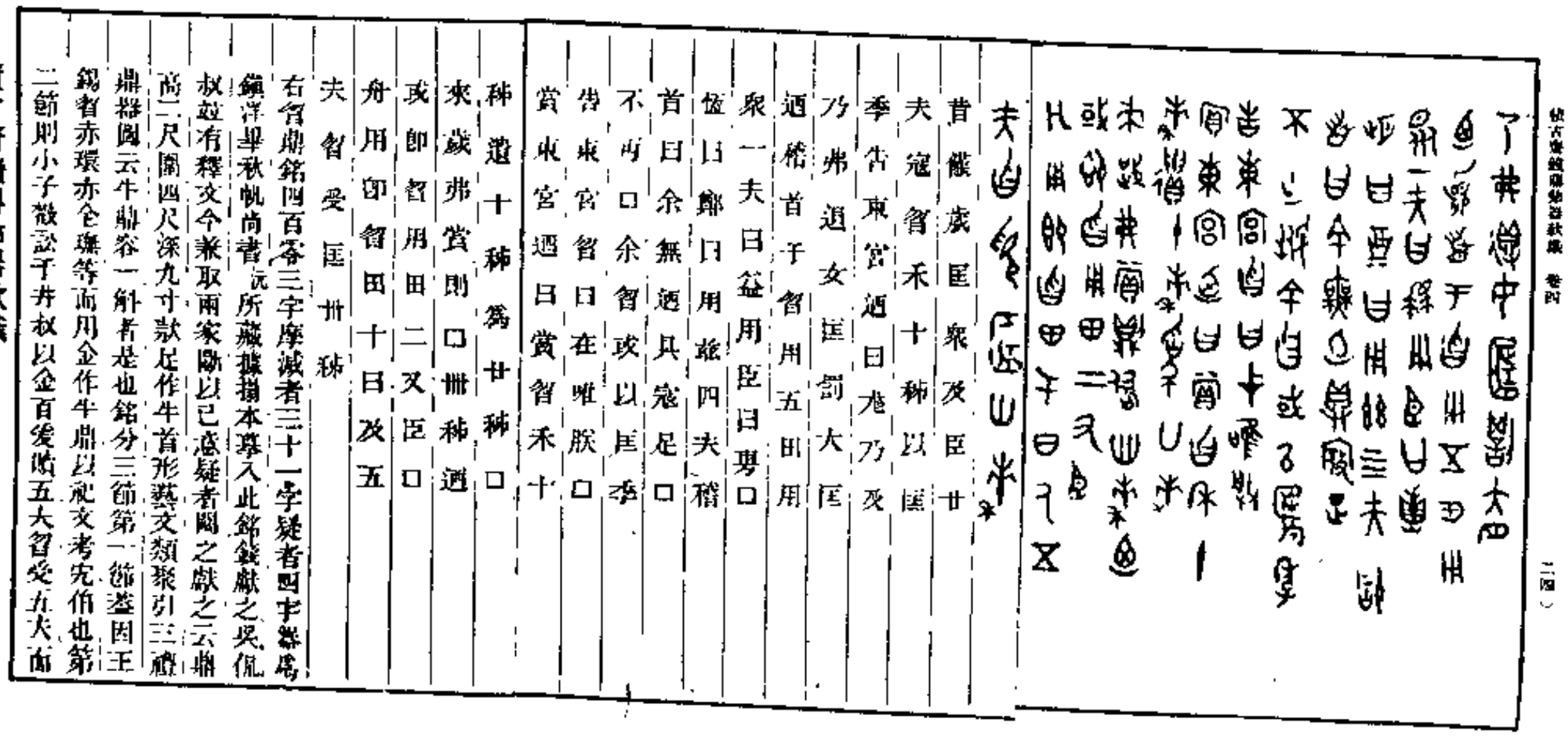


佩朱衡則服袞冕可知矣反入覲者言受冊以出而反入覲龍光也觀此銘知左僖二十八年傳晉重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注以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或出享禮一覲受冊命一覲受冊以出反入覲龍爲一覲是一日而三覲易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此古禮之僅存者康虔純祐亦見薛書虢姜敦虔純祐訓爲固即康健之謂也

曾鼎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口口若曰曾命女更乃祖考司卜事錫女赤環口口用事王在遷居郢叔錫曾亦金鉴曾受休口口王曾用絲金作厥文考完伯鼎牛鼎曾其萬口用妃子孫其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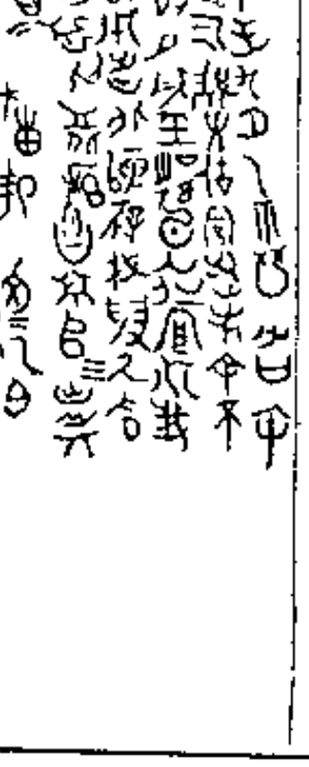
惟王四月既生霸辛酉井叔在異爲口口事及小子徵以限訟于井叔我既賣女五口口限詔曰父用所馬匹絲限詔曰賞馬效口口賞則卑我賞馬效父遷卑復匹絲口質效遷詔徵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枝用佑徒賣絲五夫口夫口用百爰井之五夫口金井詞遷質又詞絜口貞口口叔曰在王及遷貞口口不逆收曾母卑越子質曾則拜稽首受茲五口茲曰蕃曰曰曰曰讎曰相事爰以告質遷卑口以曾尊遷羊茲三爰用到茲及曾遷每于質口口口合徵大五乘曰在尚卑處乃邑用口田質則卑復命曰若



昔微歲匡衆及臣廿
夫寇曾禾十秭以匡
季告東宮迺曰尨乃及
乃弗迺女匡劓大匡
迺稽首子曾用五田用
衆一夫曰益用臣曰𢍰口
俗曰鄭曰用兹四夫稽
首曰余無迺具寇足口
不丙口余曾或以匡季
告東宮曾曰在唯朕口
賞東宮迺曰賞曾禾十
秭遣十秭爲廿秭口
來歲弗賞則口卌秭迺
或即曾用田二又臣口
舟用即曾田十日及五
夫曾受匡卌秭

右曾鼎銘四百零三字摩滅者三十一字疑者四字爲鍾洋畢秋帆尚書元所藏據搨本摹入此銘錢獻之吳侃叔並有釋文今兼取兩家勵以己意疑者闕之獻之云鼎高二尺闊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圓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曾赤環赤仝璋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宪伯也第二節則小子敏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賜五夫曾受五夫而爲習詞也第三節則匡衆寇曾禾十秭曾告東宮因與匡季爲習詞也合四百餘字秋帆畢公得之于西安案第一節要字通於續也琳錢釋作墉案璱三色玉銘曰赤仝仝純也則井三采矣篆體从林今从吳釋作琳絲通茲究說文載古文作𢍰此即𢍰之異文第二節異字古通貴地名爲字與曾姜鼎爲字相類按其文義亦當作爲彼人名限佩叔六劵也釋者劵綣也相約束綣綣爲限周禮司市之判別貴賈也周官司市賈師並以賈爲買以信爲賈賈作所古省文下有作要及𢍰皆其異文一取交質之義一取質對之義也卑古通俾參門當讀參同體所謂參聽也非之五夫者言非此五夫也錢釋非之二字作別出詞字見拙古遺文彼釋作司當是詞之異文衆下一字錢釋作豈曰下一字釋作階同塘吳釋作陟案二字並當闕疑末曰若者順其復命之辭也羊詳之省迺古文及第三節柳字作种是積字之省按其義當爲秭二字聲相近故借用之尨吳釋爲季按其文與尨生鼎尨字同從錢釋丙下一字炎釋作迺卅上一字釋作附案二字亦當闕疑賞償之省來歲來字或釋作東古將字作𣎆東即𣎆之省言歲歉不能償後當倍償亦通十日曰字田之溯文第二節迺每于質每字當是悔之省曾與𢍰得直效文乃悔平質也曰𢍰𢍰字乃𢍰之省古尊字獻之文云論語有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曾說文無曾字有曶字曾歷亦曶字古文鐘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從井從井者爲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穆天子傳有井利桑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劭本字百爰之爰即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十兩爲三鋝故攷工記戈重三鋝鄭注引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太半兩爲鋝十鋝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案書呂刑其罰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陸氏釋文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良是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爲證許氏之學出于逵故不取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俗說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即鋝字尚書大傳云死罪罰二十鍰亦與選字同蓋饌選率即鋝而鋝與鍰同義也乃弗退退字同敗書微子我興受其敗說文引作退可證矣

乙亥鼎



右乙亥鼎銘元手搨本陽識草篆可識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孝享等字其餘不可盡釋案論語云神謀補創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屬草稾未定是當時固有草篆施之鼎彝未免太簡錄此銘以備一體云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　　揚州阮氏編錄

周尊

亞尊

亞弓

右亞尊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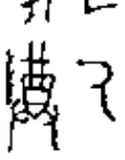
欽頒曲阜

孔廟之器臣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一尺二寸深七寸四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圍九寸二分重六十五兩按周禮司尊彝掌六尊而壺尊爲壺山尊爲罍是形製迥不一矣茲器狀如觚博古圖所載多類此者銘作亞形又爲弓古者射必有飲而亞則有廟室之義意此爲射宮飲器與

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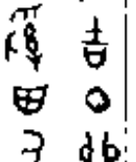


麥作乃文考尊

右麥尊銘六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麥字有剝落張秋水鉉云麥字說文从夂此上體作𡕒改凡爲又爲稍異耳

虢叔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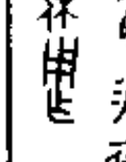
虢叔作叔



殷穀尊觶

右虢叔尊銘八字案虢叔作此尊以賻送叔殷故曰殷穀尊名說文解穀字云乳也左宣四年傳楚人謂乳穀穀當爲殷彝器凡作乳形者義取養人此尊以穀爲名當必作乳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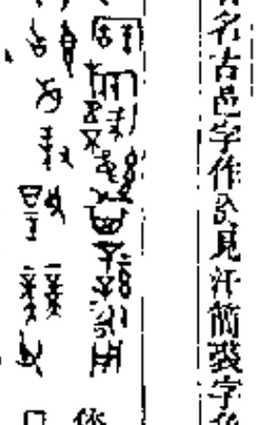
邑尊



唯二月初吉丁卯公姞命邑治田乃邑裘歷錫馬鋼裘對揚公姞休用作口彝

右邑尊銘三十字作下一字摩滅據趙大常摹本編入案說文姞黃帝之後百鰲姓后稷妃家也左宣三年傳注姞南燕姓又路史引陳留風俗傳云敦氏姞姓後引姓纂云宋之離氏本姞姓此公姞未詳何國公姞者公之妃也邑作器者名古邑字作𠙵見汗簡裘字象毛在衣外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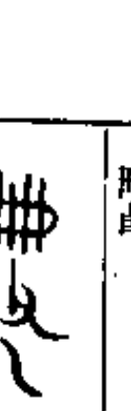
臤尊



臤作寶尊彝

右臤尊銘五十四字摩滅者一字器爲元所藏案十三月者董逌所謂自王即位通數其月蓋時君未改年也吳侃叔以爲師滑父屯戍在外未聞王朝須朔故以今歲之月係於去年之下亦通薛書有師淮父卣銘云穆從師淮父戍于古阜蔑歷與此詞意正同此師下一字从昔从骨侃叔釋作滑字是也臤堅也字見說文蘇古業字亦見說文師滑父及仲業父皆當時軍帥臤其僚屬故受錫金而作器也古器銘每言蔑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繭沒後轉爲密勿又轉爲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此器與穆卣當係一時所作彼銘師淮父淮字佳旁亦假从骨即此銘師滑父也公阜見晏子春秋蓋齊地名

東明尊



唯東明惠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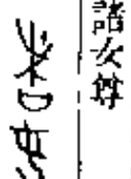
金自作寶

彝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亯

右東明尊銘十九字惠下一字半泐據甘泉江鄭堂藩手搨本摹入鄭堂云此彝也案明古翟之省惠說文云專小謹也或曰惠古專省通摶摶義爲聚訓見管子注惠下一字當是于字惠于金者言聚其金以作器也

諸女尊



諸女舉

尊彝

右諸女尊銘五字張叔未之弟季勤元所藏器搨文摹入案諸作者古省諸女說詳後

嘉禮尊

帝肇脩

嘉禮作壺

尊用蔦神保

是高唯休

于永世

右嘉禮尊銘二十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此等筆體近乎小篆當是戰國時秦所作之器初稱帝而果古祭故同肇脩嘉禮說詳後

周卣

冊卣

冊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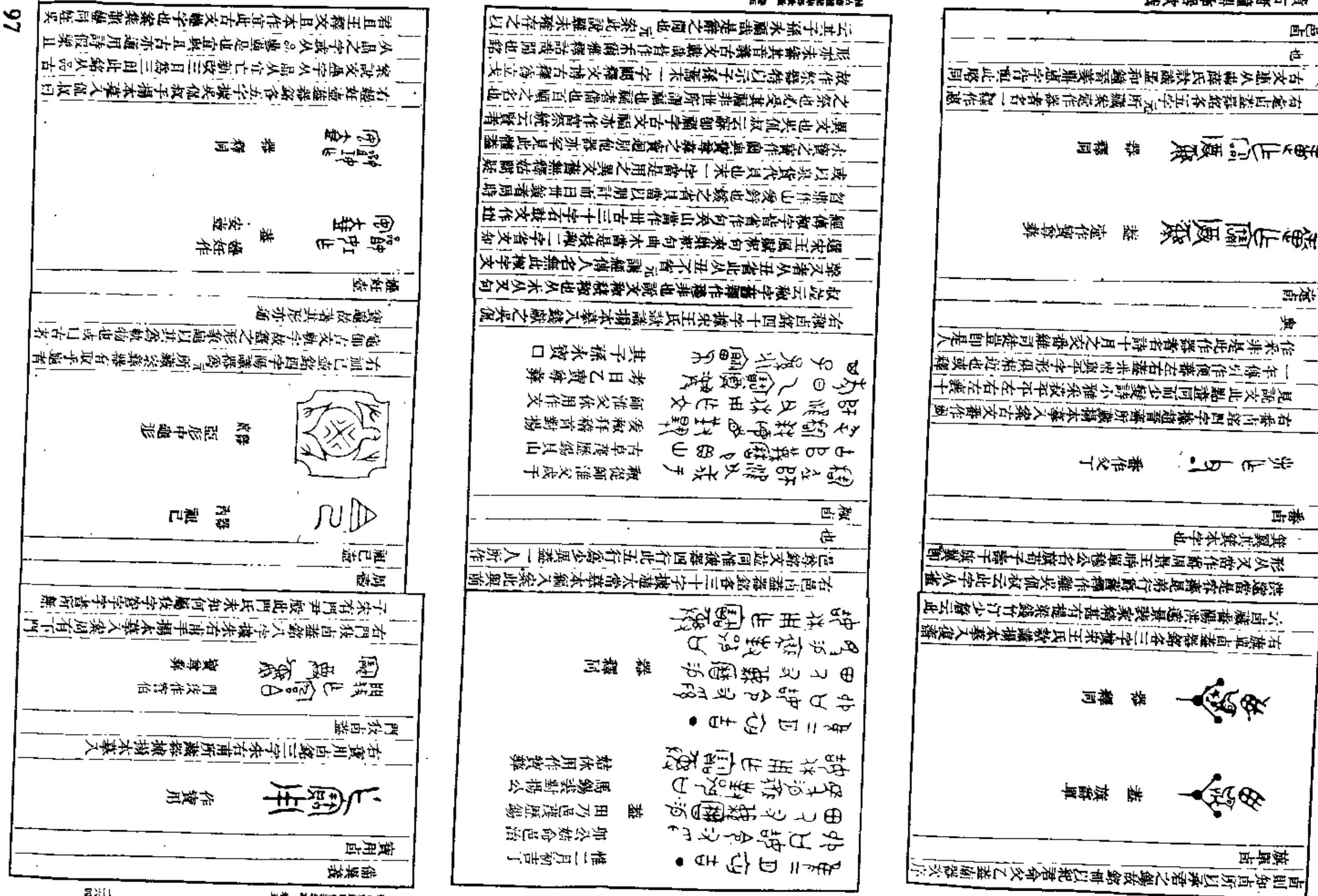
右冊卣銘三字

欽頒曲阜

孔廟之器臣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通蓋高九寸一分深五寸九分口縱三寸五分橫四寸五分腹圍一尺九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兩兩耳有提梁按爾雅疏卣中尊也在尊彝之間以實鬱鬯詩書紀周代錫功皆言秬鬯一



說文是考公羊傳何休注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此姪所作之器妊即姪之省姪之姓也器銘妊字甚明蓋銘似妊字妊集韻同娠無所取義安字通盦

伯壺

盦 盦壺 伯作姬

器 釋同

右伯壺蓋器銘各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盦即古文盦字上作攫蓋形古文今也壺有蓋故曰盦壺

家德氏壺

家德氏白 作卣壺

右家德氏壺銘七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家者卿大夫也古卿大夫稱家德氏作器者氏與名或曰家其氏也春秋凡名歸生歸父者字皆曰子家孫以王父字爲氏德氏其名也卣壺猶嬴鼎孟鼎之例

周壺

周口作 口已尊 壺其用享 于宗其子 孫萬年 永寶用口

右周壺銘二十一字摩滅者二字不可識者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官寶壺

周口 子 尊壺 于宗其 年官寶用口

右官寶壺銘可釋者十一字據舊藏摹本編入其曰官寶用者卿大夫之家有官爲之守宗器祝釐之辭欲子孫世守其職也案此與上一器當是一人所作周下一字疑當闕疑然按其篆體固與前器同也

頌壺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大室卽立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女官冶成周貯廿家監治新造貯用宮御錫女元衣帶束赤市朱黃鑾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瓚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壺用追孝勻康虔屯有通祿永命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終子孫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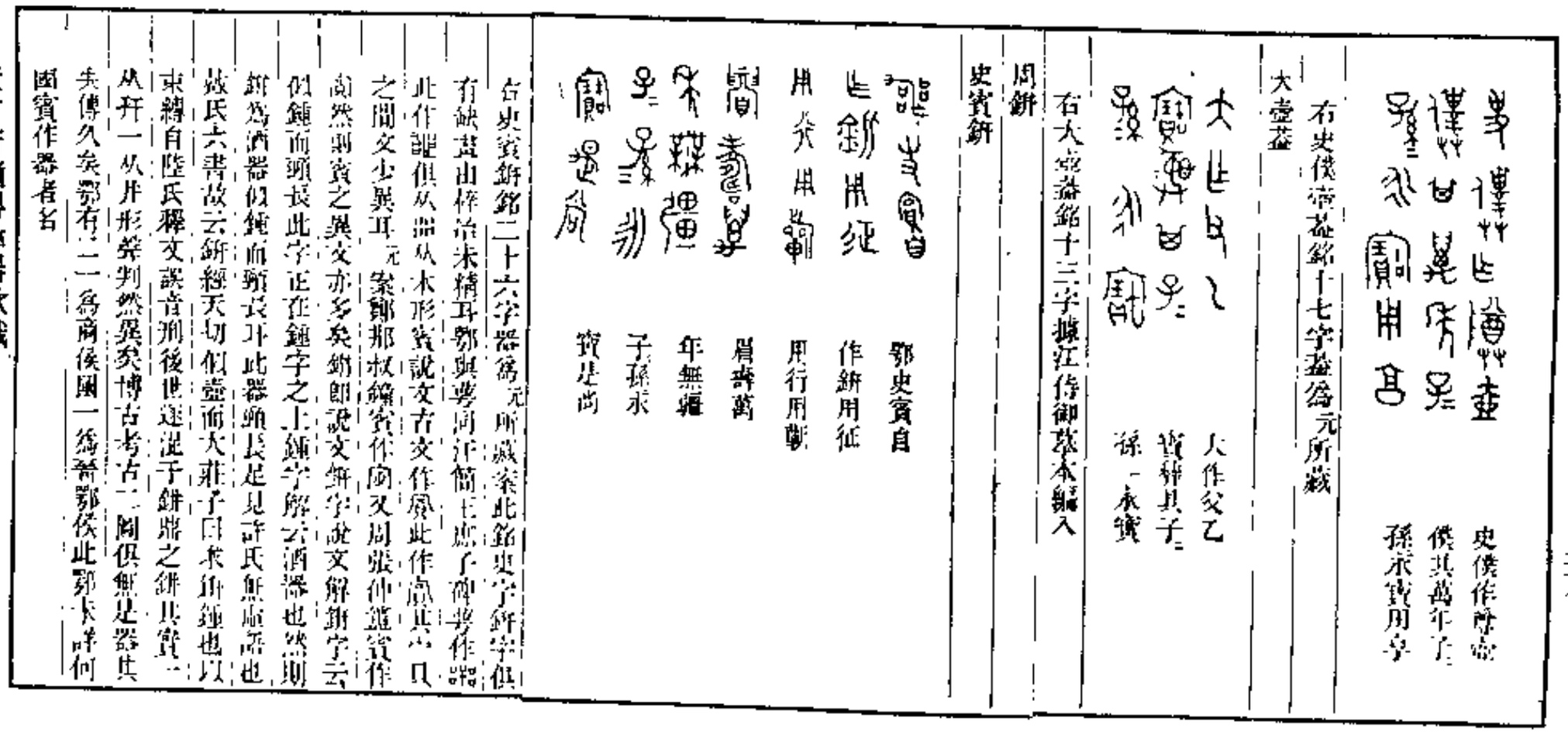
右頌壺銘一百四十九字朱竹垞太史彝書亭集有周司成壺銘跋卽此器向藏仁和趙次閑之環家今不知所在拂爲伊叔所藏搨本摹入銘辭與鼎同惟彼作受冊佩以由此受字下多一命字彼作子〻孫〻寶用此寶字下少一用字爲異耳

彭姬壺

彭姬作壺 尊姬其萬 年子〻孫〻 永寶用

右彭姬壺銘十六字趙次閑所藏器據搨本摹入

史僕壺蓋



史僕作彝　僕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享

右史僕彝銘十七字蓋爲元所藏

大壺蓋

大作父乙　寶彝其子子孫孫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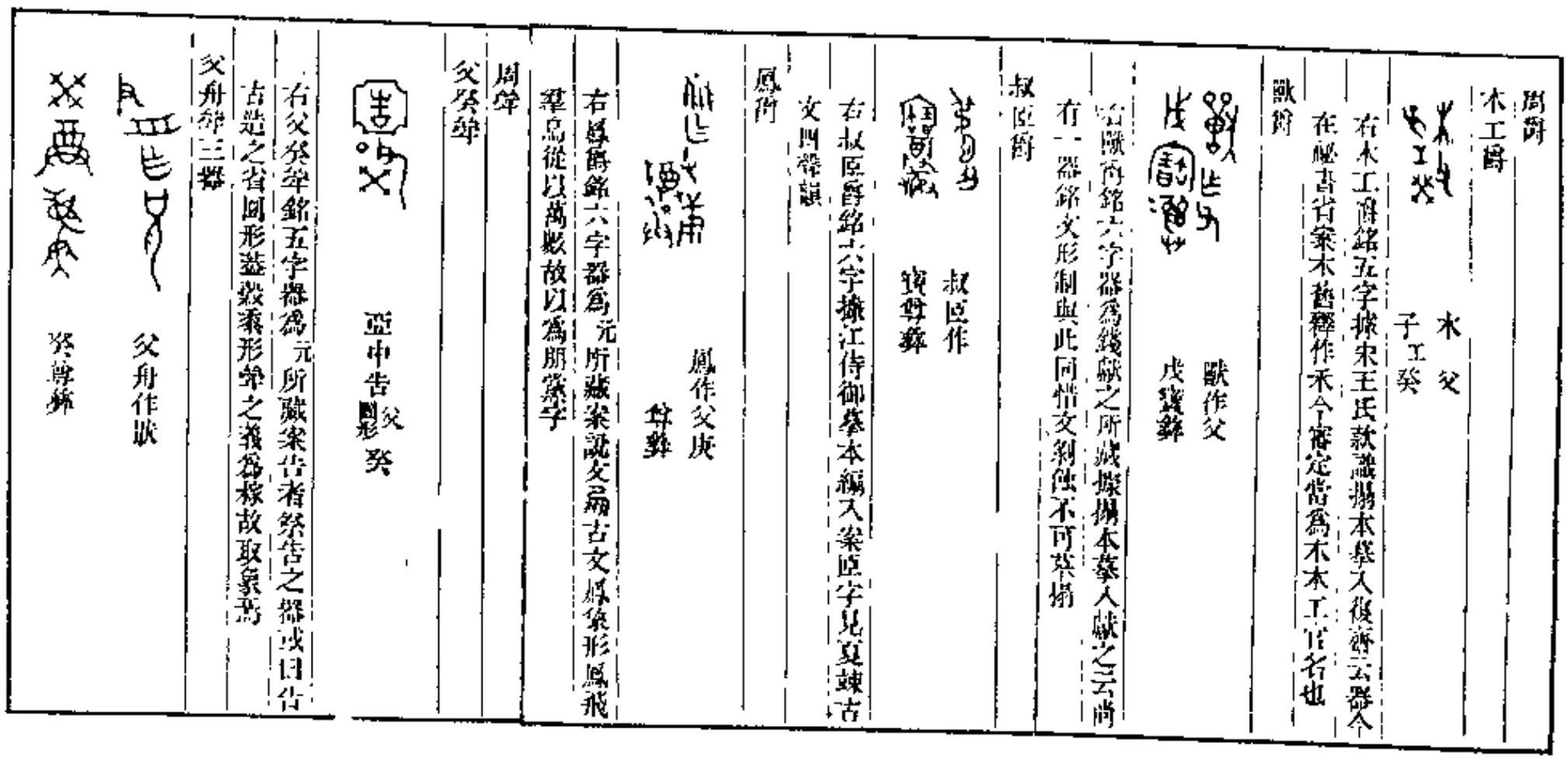
右大壺蓋銘十三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

周鉈

史寶鉈

鄂史寶自作鉈用征　用行用獸　眉壽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是尚

右史寶鉈銘二十六字器爲元所藏案此銘史字鉈字俱有缺畫由倅治未精耳鄂與夢同汗簡王庶子碑夢作鄂此作鄂俱从鼎从木形實說文古文作鼐此作鼎其六貝之間文少異耳元案鄭邢叔鐘寶作鼐又周張仲簋寶作鼐然則寶之異文亦多矣銷即說文鉈字說文解鉈字云似鍾而頸長此字正在鍾字之上鍾字解云酒器也然則鉈爲酒器似鍾而頸長耳此器頸長足見許氏無庸語也故氏六書故云鉈經天切似壺而大莊子曰未鉈鍾也以束縛自陸氏釋文誤音刑後世遂混于鉈鼎之鉈其實一从幷一从井形彝判然異矣博古考古二圖俱無是器其矣傳久矣鄂有二一爲商侯國一爲齊鄂侯此鄂侯何國寶作器者名



周爵

木工爵

木父子工癸

右木工爵銘五字據宋王氏款識揚本摹入復齋云器今在秘書省案木舊釋作禾今審定當爲木木工官名也

獸爵

獸作父戊寶彝

右獸爵銘六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揚本摹入獻之云尚有一器銘文形制與此同惜文剝蝕不可摹搨

叔臣爵

叔臣作寶尊彝

右叔臣爵銘六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臣字見夏竦古文四聲韻

鳳爵

鳳作父庚尊彝

右鳳爵銘六字器爲元所藏案說文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

周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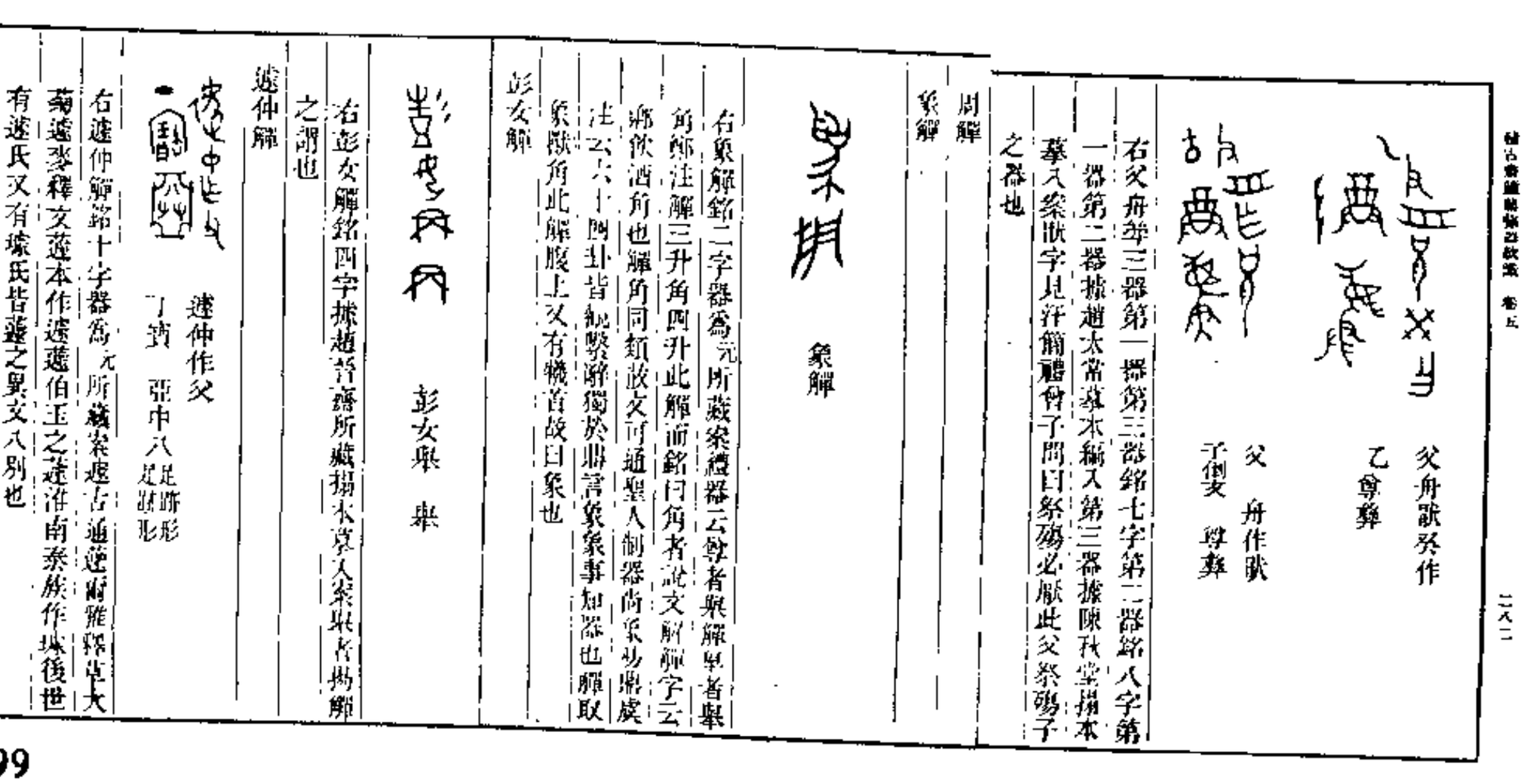
父癸斝

亞中告父癸

右父癸斝銘五字器爲元所藏案告者祭告之器或曰告古造之省圖形蓋殺黍形斝之義爲稼故取象焉

父舟斝三器

父舟作獻　癸尊彝



父舟獻癸作　乙尊彝

右父舟斝三器第一器第三器銘七字第二器銘八字第一器第二器據趙太常摹本編入第三器據陳秋堂揚本摹入案獻字見汗簡禮舟子問曰祭殤必獻此父祭殤子之器也

父舟作獻　子倒支尊彝

周觶

象觶

象觶

右象觶銘二字器爲元所藏案禮器云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鄭注觶三升角四升此觶而銘曰角者說文觶字云鄭飲酒角也觶角同類故文可通聖人制器尚象易鼎虞注云六十四卦皆觥繫辭獨於鼎言象象事知器也觶取象獸角此觶腹上又有犧首故曰象也

彭女觶

彭女舉　舉

右彭女觶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案舉者揚觶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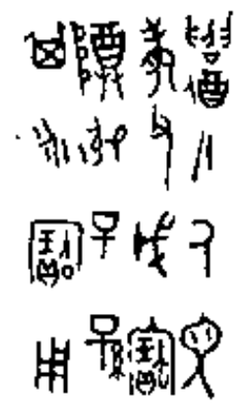
遽仲觶

遽仲作父丁寶　亞中八足跡形足跡形

右遽仲觶銘十字器爲元所藏案遽古通蘧爾雅釋草大蒭遽麥釋文遽本作蘧遽伯玉之蘧注南秦族作城後世有遽氏又有璩氏皆蘧之異文八別也

周觚

招觚



招作乃文考父戊寶尊彝子孫其永寶用

右招觚銘十六字作字沿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薛氏款識已西戍命彝招父丁爵招字並與此同古器銘或言文父某或言文考其未有考父並稱者古人有以考父為名字如蔡侯考父宋正考父皆是此云文考父戊又非其例禮記以父考為存殁異稱郭注爾雅引尚書公羊傳蒼頡篇以辨其非存殁之異稱然據此銘則文考殁後之尊稱父戊生前之字號也

手執中觚

手執中形

右手執中觚銘一字陽識元所藏器案中射禮所用以實算者儀禮大射儀賓之弓矢與中籌豐鄭注中閑中算器也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閑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禮投壺司射奉中疏云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此銘中字旁有旂旁當是兕鹿背上所立之圓圈形凹其上以受算以手執之奉中之義此觚其射禮所用者與

周兕觥

子燮兕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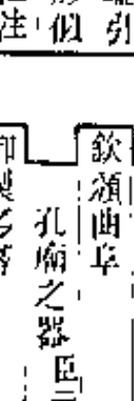
盉子燮在邦作文父乙彝

彝 釋同

右子燮兕觥銘盉器各九字元所藏器器制如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首以下作蟠夔雷回紋滿身作蹴面蟠夔雷回紋此即舊名為犧首爵元得之考定為兕觥案說文燮从又持炎辛此从二炎从攴省辛攴亦从又之字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燮字子燮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燮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嗇此嗇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亟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閭胥鄭注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或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罍壺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觶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飾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飾名觴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牴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攷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燮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面甯惠子歌兕觥其觩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爵是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絺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僕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爵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古考古二圖所載爵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周彝

伯彝



伯作彝用人永

右伯彝銘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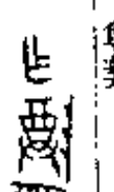
欽定頌曲阜孔廟之器臣元據攝本摹摹入錄徵錄

御製考釋有高五寸深四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圍一尺九寸重五十六兩兩耳有耳按周禮六彝注彝亦尊也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茲其銘曰伯作考古圖有周伯彝叔彝皆以為名字茲器亦其類顧周制伯為五等之爵又為伯仲之次則亦未可槩定為名也

雞彝

右雞彝銘字奇古不可釋器為東昌章氏所藏蓋直作雞形據拓本摹入

尊彝



作尊彝

右尊彝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拓本摹入

旅彝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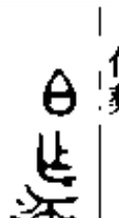
作旅彝

右旅彝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作旅彝生

右旅彝銘四字案生作器者也

伯彝



伯作彝

右伯彝銘三字器在平湖據搨本摹入

伯旅彝

伯作旅彝

右伯旅彝銘四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仲明父彝

中明父作
尊彝

右仲明父彝銘六字元手搨本

燕姬彝

孫富
寶彝用

燕姬作

右燕姬彝銘可釋者八字餘俱摩滅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婦舉彝

婦姒舉

右婦舉彝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姒字字書所無

龔王彝

龔王
作旅

右龔王彝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解至字鳥乘至於地也此龔字上作二鳥至地形汗簡云古龔王皆日字日下从火乃炅字說文云炅見也此炅古文蓋請

俟見王時所作之器也

史㠯彝

盡 史㠯作

右史㠯彝蓋器銘五字器見於歷城肆據摹本編入案說文㠯小自也象形蓋作器者名㠯一釋作師說文解官字云吏事君也从口从㠯㠯猶衆也此與師同意寶字作𠂤由之繁文

田彝

寶 作寶

右田彝銘八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田作器者名兩手奉器所以承祭也

伯酋彝

田作父己
寶尊彝 兩手奉器形

右伯酋彝銘七字此器於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案土中土人得之以售益都賈人據段赤亭松巷搨本摹入案彝器有取乎矢者所以旌武功伯酋作器者氏與名酋釋作雞父二字入案其字从雀形从又是酋字也考柳山案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駢邑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爲伯或即伯氏之器歟

王伯彝

矢伯酋
作父癸彝

王伯力已
作尊彝孫
子其永寶

右王伯彝銘十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力字見夏竦古文四聲韻左傳周有王叔氏此王伯亦氏也蓋王族力已其名也仲魚云嘯堂集古錄有王伯鼎銘云王伯作寶齊鼎此或即其人與凡銘詞皆曰子子孫孫此言孫孫子子者詩云施于孫子又云詒孫子古人蓋隨稱之也

庚姬彝

庚姬作尊女
寶尊彝 析木形 孫子

右庚姬彝銘十一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彝當讀爲鼎

遽伯𩰫彝

遽伯𩰫作寶
尊彝用其十朋又三朋

右遽伯𩰫彝銘十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江侍御曰銘記用貝此碑陰記出錢之初案彝器每以君錫貝而作彰龍褒也商銘辭簡但作貝字而已亦有敘錫貝者如父丁角之類周器文繁作器每敘君賜或其正長所錫亦紀之鼎彝如取尊稊卣之類此遽伯𩰫作器非君錫之貝故但紀其數云或曰𩰫環之省通援疑即伯王之器也

三家彝

□□日追叔休于
小臣夏三朋臣三家對乃
休用作父丁尊彝

右三家彝銘二十四字摩滅者二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作器者當是追叔之僚屬大夫稱家同宗三人爲大夫故曰三家也

㠯伯彝

惟王八月㠯伯
錫貝于𥁕用
作父乙寶尊彝

右㠯伯彝銘十七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㠯衆詞與也从㠯㠯象形曰㠯勞經槩古文㠯此从自从未省是㠯字也羞進也因進獻而錫貝作器也

然虎彝

然虎敢肇作
盞乃皇考公命
中寶尊彝

器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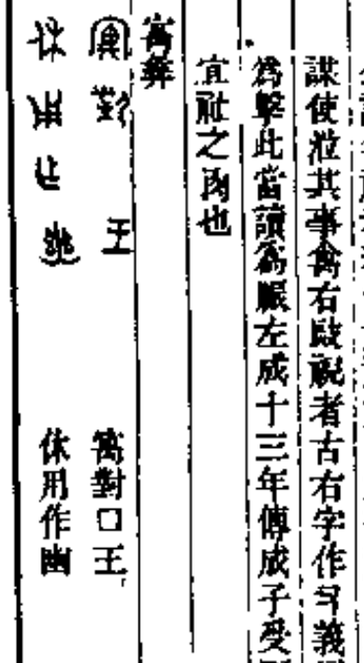
右然虎彝盞器銘各十四字據吳佩叔所藏搨本摹入案
然虎鄭然明之族

禽彝

王伐許侯周公
某禽祝禽右
殷祝土錫金百爰
禽用作寶彝

右禽彝銘二十三字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案禽字獻之釋作祖罕二字今从佩叔釋作禽薛書敔敦禽字正如此作器者名也某當讀爲謀元帥之謀祝从示从兒錢釋作祝吳作據按之字形殊未的而祝字文字書所無今據前後文義考之當即宜社之宜禮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宜鄭注以爲祭名說文祭名凡禷禜禱禡等字皆从示古宜字當亦从示宜字古通儀詩角弓如食宜儀釋文引韓詩作儀國語楚語采服之宜周禮春官序官司農注作采服之儀儀又通倪隸釋贊鳳別碑黎儀瘁傷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倪並作儀說文覷字或作𧻚知二字古通周公謀禽祝者春官太祝大師宜于社禽或居其職故周公謀使涖其事禽右殷祝者古右字作𠂇義同佑啟玉篇訓爲擊此當讀爲賑左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賑于社杜注賑宜社之肉也

寓彝



寓對口王
休用作幽

尹寶尊口
其永寶用

右寓彝銘十六字摩滅者二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侍御曰幽尹似楚大夫案幽尹與吳彝青尹同例當是官名

霸女彝

霸女作
寶尊彝

右霸女彝銘六字據陳秋堂手拓本摹入案霸當讀爲伯

大保彝

予作
尊彝 大保

右大保彝銘六字此與下六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予自稱也或釋作共元所藏宸盤共字與此相類大保官名也

印父彝

印父作
寶尊彝 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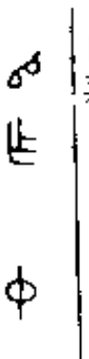
右印父彝銘八字案印父當是鄭大夫印段印堇父所自出也

吳禾彝

寶彝
吳禾作

右吳禾彝銘五字案說文云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詩絲衣不吳不敖釋文引何承天云吳字讀當爲吳從口下大此人姓而作吳則吳乃吳之古文也

自彝



自作口中

寶尊彝

右自彝銘七字摩滅者一字

向彝

向作乃
尊彝
㮚形孫于

右向彝銘八字

司土彝

乃丂寶尊彝
司土司作

右司土彝銘九字案禮曲禮天子之六府一曰司土鄭注司土土均也丂說文以爲古文亏字又以爲巧字鐘鼎文每借作祖考之考薛氏款識召仲考父壺考字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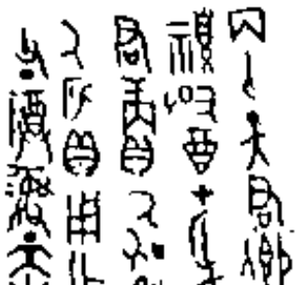
小臣繼彝

唯十有三月王
宅旁舟小臣繼
卽事王錫貝五朋
揚天子休用作
父口寶尊彝

右小臣繼彝銘三十字摩滅者一字案旁舟猶言邦京也舟古通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詩大東

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左傳申舟呂覽作申周華周說苑作華舟二字古通用也

父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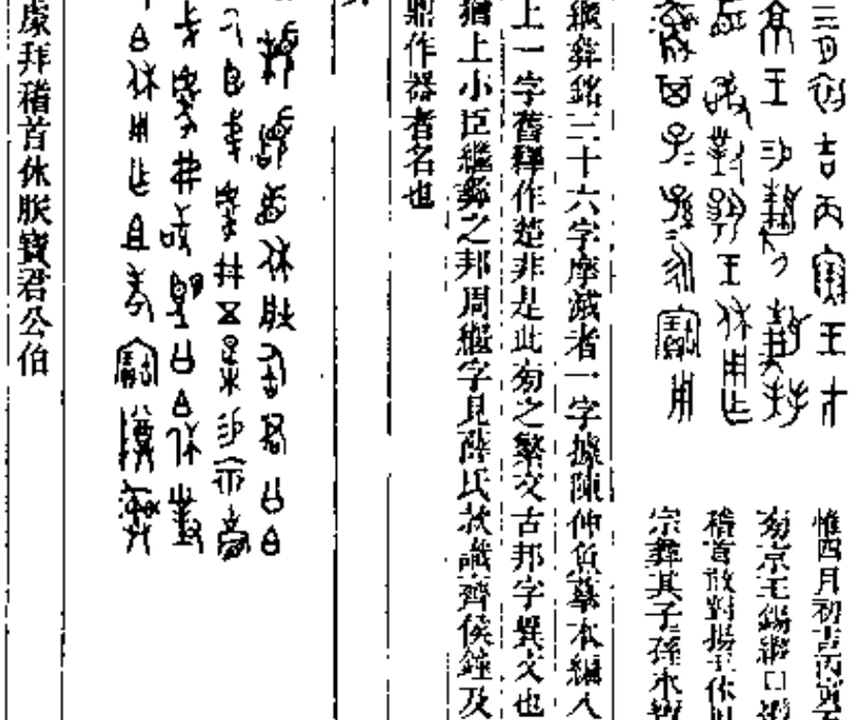


丙口大君卿
視口西十口口
君賡貝乃口口
乃所貝用作
父丁尊彝子孫

右父丁彝銘二十八字剝蝕不可釋者六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左傳列國之大夫稱天子曰大君卿古通

慶賞也觀甚作器者名諸侯之臣錫貝于天子而作是器也

繼彝



惟四月初吉丙寅王在
宗京王錫繼口繼拜
稽首對揚王休用作
宗彝其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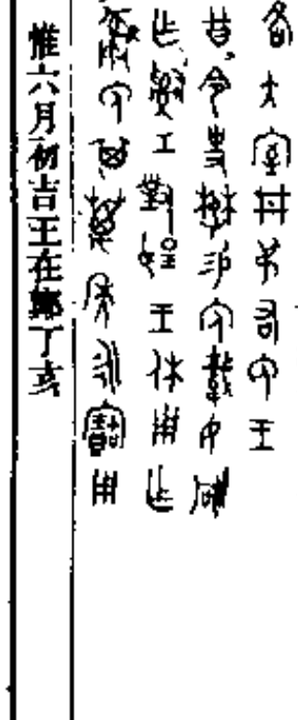
右繼彝銘三十六字摩滅者一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京上一字舊釋作楚非是此旁之繁文古邦字異文也邦京猶上小臣繼彝之邦周繼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鐘及微鐘作器者名也

虘彝

虘拜稽首休朕寶君公伯
錫乃臣叔虘井五宋錫袞冕
干戈虘弗敢望公伯休對
揚伯休用作祖考寶尊彝

右虘彝銘四十一字器為孫淵如觀察所藏據搨本摹入案虘舊釋作虎未全當作虘作器者名也朕下一字乃釋作宋今從之義通保謂虘克保輔其君也公伯為虘之保君而錫賚甚厚故虘不敢忘其休而作器也望通作忘古文因从止从木見說文此宋字上體作𡨦古文止下體似从禾當是因字言以一井公田所入之五因錫虘也因原之因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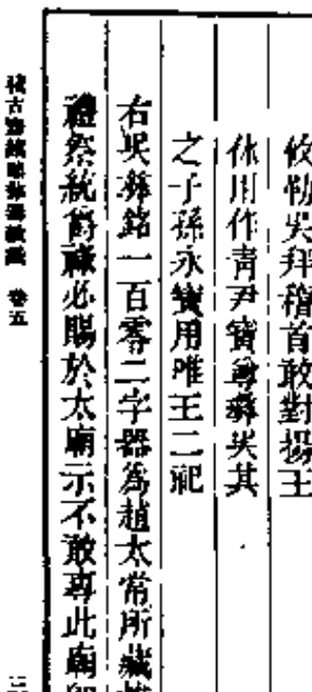
宄彝



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
王格大室邢叔右宄王口
宄甘命史楙錫宄載束同
黃作司工對揚王休用作
尊彝宄其萬年永寶用

右宄彝銘四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宄當是冊之異文古文冊有从仟或从日者此以竹指事以日諧聲是冊字也楙从矛此有剝蝕載即韋之繁文韋市也束帶束也同借作形形衡猶朱衡也司工司空之屬王下一字當是曰字說文云人在屋下為宄此作器者名惜於經傳無可考別有簠一盂一皆是人所作一錫命於魯一錫命於周王臣之最顯者也或曰宄當釋作允魯桓公名軌史記以為名允簠銘云王在魯盂銘云錫魯是魯器也此錫命於鄭魯聘于鄭王在鄭公朝之未可知也然考春秋桓公時無朝王事亦無王至魯事其說未確

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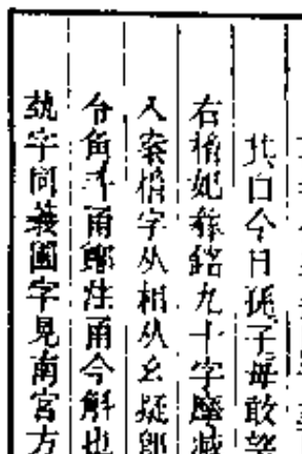


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
成大室旦王格廟宰朝右
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
王呼史戊冊命吳司楢眔
叔金錫楢鬯一卣元衮衣赤
舄金車桒衮朱虢旂虎冟
朱裏桒車畫轉金甬馬三匹
攸勒吳拜稽首敢對揚王
休用作青尹寶尊彝吳其
之子孫永寶用唯王二祀

右吳彝銘一百零二字器為趙太常所藏據搨本摹入案禮祭統爵祿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此廟即太廟也旂蓋

古旂字通帛為旂故从放从帛省也叔通淑命司旂兼職邦國所貢之善金左傳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亡大旆之左旃郭璞注命知司旂之職重矣眔及也即逮字之省方言曰逮及也關之東西曰逮秦通貢桒驂之省約也金路而以貢車之索約之貢車為攻城圍邑之車見說文蔡傳引六韜是戎車也而以文畫之韥約之取其文武相辟也韥說文云車下索也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是吳必天子同姓也朱虢即朱鄒虢邦二字古通用詩載驅毛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虢下一字當是旂字異文周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箸讀若適此从日从皂當以皂得聲讀為虎韔之韔通皂韔亦作皂見詩閟宮傳而古鐵字馬三匹四字舊釋作所今審定當為匹周歲口年此曰祀者散文相通也

楢妃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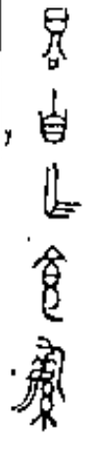


唯十有二月既望辰在壬午伯犀
父休于楢妃曰祖乃左楢伯
宰錫女妹十甬執口我周王
黃圖楢妃女又伯犀父休曰
休伯見于居邢楢伯室女君我
惟錫壽我不烏乘眔楢伯
萬年保其燕肆于彝曰
其白今日孫子毋敢望伯休

右楢妃彝銘九十字摩滅者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楢字从木从乡疑即釋名緗桑之緗甬字象形禮月令角平甬鄭注甬今觧也執即禾穗與商父尊銘錫秉執執字同義圖字見南宮方鼎又有也猶保也詳見禮哀公

問鄭注曰休伯以下乃指妃之辭說文無玒字有𤣥字解云極巧視之也此玒字疑𤣥之省文巧攷也𤣥居猶言考室也郝通郝綴梁昭二十五年傳云郝公也集解曰郝當爲訪言謀訪槍伯之室也惟錫壽壽字當爲疇我不烏來者我乃大於耒也烏字見說文卽於字未象曲木之形於來猶言于耜謂伯辟父錫執可大修耒耜以勸耕也裂通綴裝燕者綴安也辟字从辛說文解辛爲辠飾此疑卽古文筆字筆述也謂述之于彝也

中義彝



中義其自作食彝

右仲義彝銘七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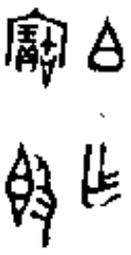
周敦

兕敦

重屋形　已

右兕敦銘二字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案舊釋兕字非是博古圖云此器蓋上有一犀兕之形故以兕名之薛氏款識亦云上爲屋室之形今按其文明是宗廟重屋之形吳侃叔云下一字薛氏書一器作[illegible]與此同四器並作[illegible]卽已字已古通祀易已事遄往虞本已作祀祀已也訓見釋名此廟中祀器也

伯敦



伯作寶敦

右伯敦銘四字器爲元所藏案彝器凡言伯者或爵或字俱未可定

寶敦

作寶敦

右寶敦銘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伯尊敦

伯作寶尊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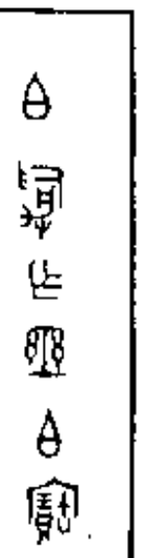
右伯尊敦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朕敦

朕作寶敦　舉

右朕敦銘五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作字有闕筆朕作器者自稱也舉執也少牢饋食禮云主婦執一金敦黍

伯司敦



伯司作幽伯寶敦止子孫寶用

右伯司敦銘十二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止之也傳之子孫爲寶器也

晉姬敦

子孫永寶用享

叡晉姬作寶敦

右晉姬敦銘十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叡蓋氏也晉說文云籀文晉从二子一日晉卽奇字晉此蓋姬女之字

叔果父敦

叔果父作寶敦子孫其萬年用

右叔果父敦銘十四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貞敦

蓋貞從王伐梁孚用作餗敦

右貞敦蓋器銘各十字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案說文梁字从米梁省聲此从刀从米形古从刃之字有从刃者是古文梁字張盤梁字後異者从刃从米耳仲梁與梁古通作此卽春秋之梁國也字讀爲俘言俘金而作器也

兄壺敦

光作尊敦其
寺考寶用

右兄光敦銘十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兄光二字合文猶虎子西夏之例稱兄皆爲弟作器也

司敦

司作寶敦
其萬年子
孫永用

右司敦銘十三字

郘季敦

寺季故公
作寶敦子
孫永寶用享

右郘季敦銘十五字案寺郘之省郘爲魯所取郘季殆亡國萬公敦曰故公也

虢姜敦

維王四年虢姜作寶敦其永用享

右虢姜敦銘十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摹本摹入款識跋云禮部郎官朱敦儒所藏者

伯圅敦

伯圅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
享用蘄萬壽

右伯圅敦銘十六字銘亦見薛氏款識薛氏據歐陽公集古錄及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定爲穆王太僕正伯圅之器史佩父云詩思媚周姜傳云周姜大姜也此周姜卽基妣王母之義

分仲敦

分仲作寶
盛敦其萬年
孫孫永寶用

右分仲敦盛銘十三字銘十五字錢獻之所藏據摹本摹入古彝器盛器文無不同凡重文每作二且無單言孫二者此盛銘譌也當以薛銘爲正案分語詞也古無以爲氏者字通猶古文尚書分爲猶見禮大學疏又通侯高祖過沛時三分之章史記樂書作三侯之章路史云河東猗氏夏世侯伯圖左傳鄭有侯羽此分仲未詳何出

分仲作寶
器敦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中雛父敦

中雛父
作寶敦

右中雛父敦銘六字器爲張叔未所藏據摹本摹入案雛字象形

陽侯敦

陽侯作嘉姬
寶敦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陽侯敦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說文自部陳字解云宛邱舜後嬀滿之所封文部陽字解云剔也觀此銘知古文陳正作陽經典作陳省文耳

郘遣敦二器

郘遣作寶敦用
追孝于其父母

用錫永壽子
孫永寶用享

右郘遣敦銘二十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摹本摹入

釋同

伯據敦

伯據虛肇作
皇考利公尊
敦用享用孝

右郘遣敦銘二十四字據陳秋堂所藏摹本摹入又有器制蝕不可摹

叔殷父敦

叔殷父鑄敦用
蘄月享孝宗室
其子孫永寶用

右伯據敦銘二十八字據宋王氏款識摹本摹入亦見薛氏款識案虛字說文云虎不柔不伸也此當是古祖字繁文刺公未詳何國謚法愎很遂過不思忘愛皆曰刺

叔殷父敦

年眉壽畯在
位子孫永寶

右叔殷父敦銘十八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禮祭法大夫三廟亭嘗乃止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此銘云月享叔殷父非諸侯之稱而行月享之禮殆王臣歟

遣小子敦

遣小子敢以其友作招男王姬䵼鼎

右遣小子敦銘十四字器在平湖據朱右甫手搨本摹入案小子父在之稱敢其名也以與也與其僚友爲招男王姬蓋招男之配遣氏招國經傳無徵或曰招當釋作召周卿士有召武公召昭公此召男當即識內之召案召武公昭公乃召康公之後路史所謂東遷後采於垣者於周爲同姓不當娶王姬也敢字从末汗傳古末字作不此作不省文也

長生敦

長生作寶尊敦長生其萬考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長生敦銘十八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伯角父敦

□伯角父作仲□寶敦其萬年無疆子子孫永寶用享

右伯角父敦銘二十一字摩滅者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角字見商父丁角彝形仲下一字从女左旁剝蝕不可釋疑疆之本字說文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

豐兮卣敦

豐兮卣作旅皇考尊敦卣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孝

盉

豐兮卣作旅皇考尊敦卣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孝

器

右豐兮卣敦蓋銘二十字器銘二十二字蓋少子孫二字重文當是闕泐張叔未所藏據搨本摹入吳侃叔云豐兮鄧侯也侯兮聲相近鄧侯文王子漢書古今人表列于中上左僖二十四年傳云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注酆國在始平郿縣東卣說文節字豐侯名也孝作考古文通借薛氏款識公臧鼎亦以丂爲孝字

魯伯大父敦

魯伯大父作孟□姜賸敦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

右魯伯大父敦銘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鄧公子敦

□□子伯□曰薦新作我蓋姑登孟媿賸

敦永壽用之登公子伯余曰薦新作我姑登孟媿賸敦永壽用之

右鄧公子敦蓋器銘各二十字蓋銘摩滅者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登字从收籀文見說文薛氏款識齊侯鎛齊侯鐘登字皆如此此登公子當是鄧國之公子鄧曼姓爲楚所滅見左氏傳伯余公子名因薦新而作敦賸姑猶雅云父之姊妹爲姑媛即威字古畏威通說文云威婦也漢律婦告威姑吳侃叔云此銘既曰姑復曰威是威即姑也許氏所訓確不可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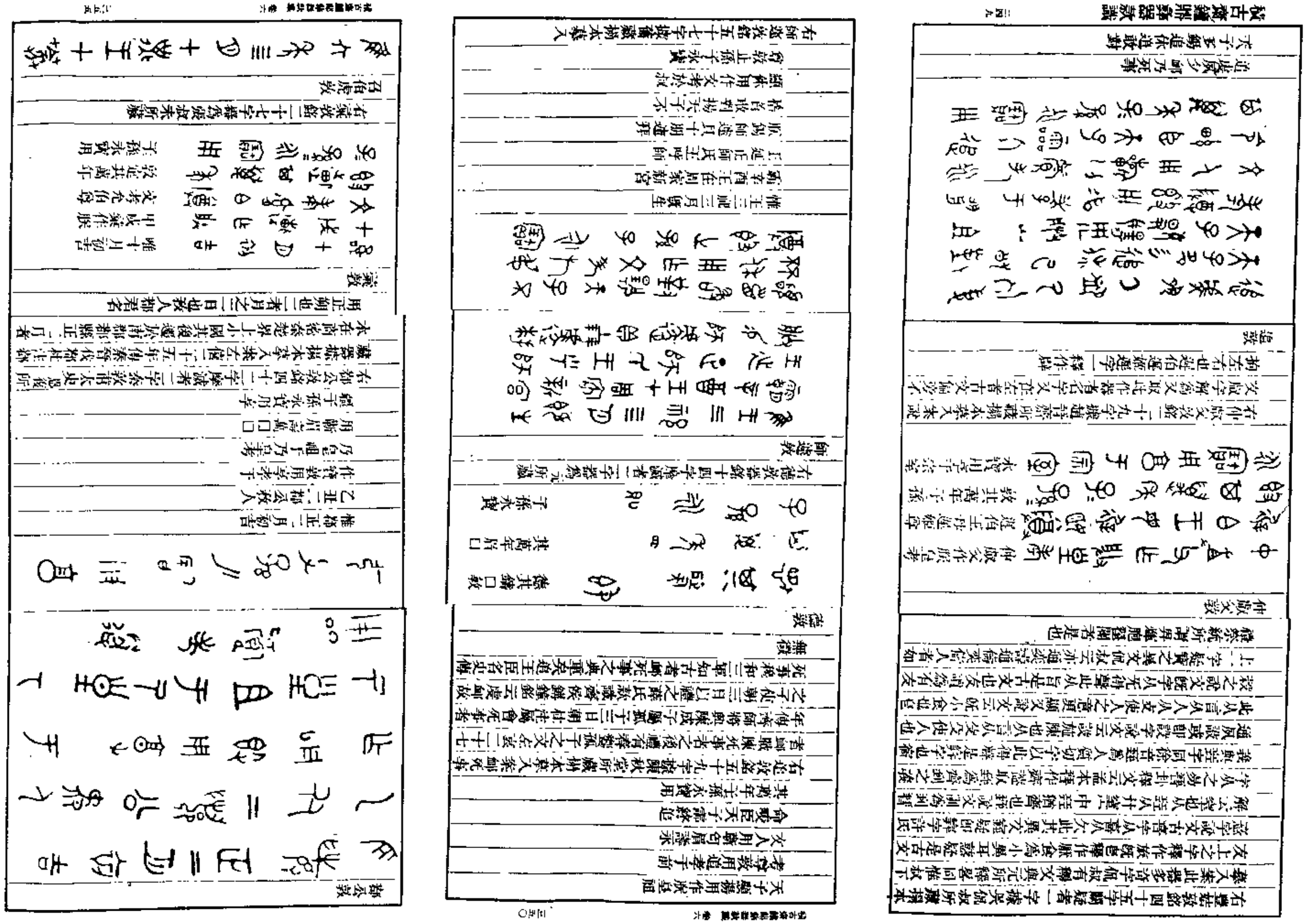
師田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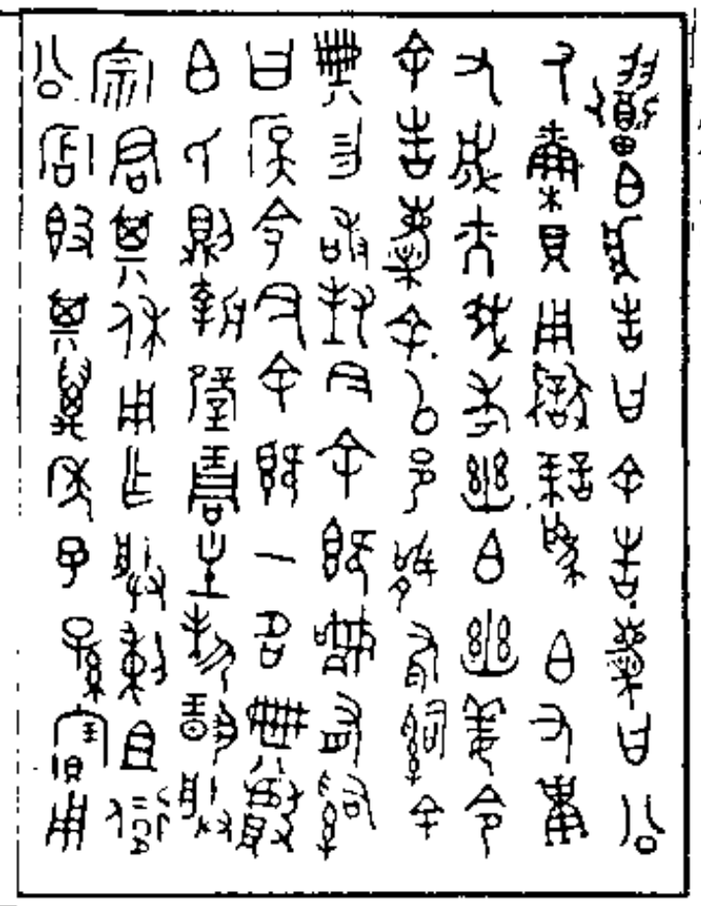
惟五月既望甲□□□王□京命師田父□□□用□師田父命小臣納哲余惠□朕考聖師田父尊彝□商伯剛父商□□□□□用作朕□□

右師田父敦銘可釋者四十字器見歷城肆搨傳藏摹本編入案古籀文於星名多象形故敦銘昴作𣅀參作𣅀此商字作𣅀亦象形也聖字無可考蚤字从虎从刀即劇字省文

豐姞敦

唯王五月辰在丙戌寍叔作豐姞慈旅敦豐姞慈用衍夜享孝于設公子設我□友茲敦既已亦壽人子孫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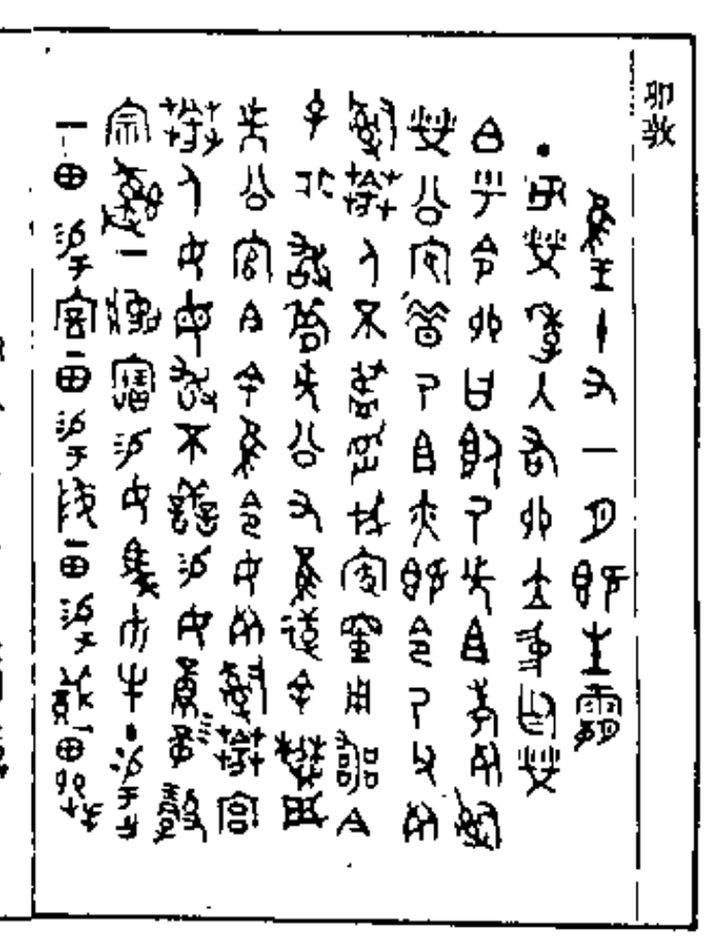


𠂤于宗

惟六年四月甲子王在旁
召伯虎告曰余告愛曰公
乃鄙賓用徵柏爲伯父庸
父成亦我考幽伯幽姜命
余告愛余以邑口有司余
典勿敢對月余既口有司
曰侯命月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璧琱圭對揚朕
宗君其休用作朕剌祖召
公寶敦其萬年子孫寶用

亭于宗

右召伯虎敦銘一百三字不可釋當闕疑者二字據趙太常摹本補入案召字即薛氏款識招父丁爵晉姜鼎招字同召召伯虎當即召穆公也鄙字見攈古遺文說文古文徵作𢽾从各此从言者徵召必以言指事也柏說文籀文从辭此从言亦从辭之㠯第五行第七字及六行第八字當有剝蝕疑皆是古文諸字古諸字从月亦見說文此左旁从口从月右旁似从冊然未敢遽定王在旁者旁迺蒡廟門迺旁人名召伯之族費積之省獻趙甗召伯以鄙積及邑與伯氏且爲銘其典於廬伯氏報以璧琱因作敦也月通專發語辭有司曰侯命者維命也寶敦之寶省文也此銘甲子子字是籀文可定爲宣王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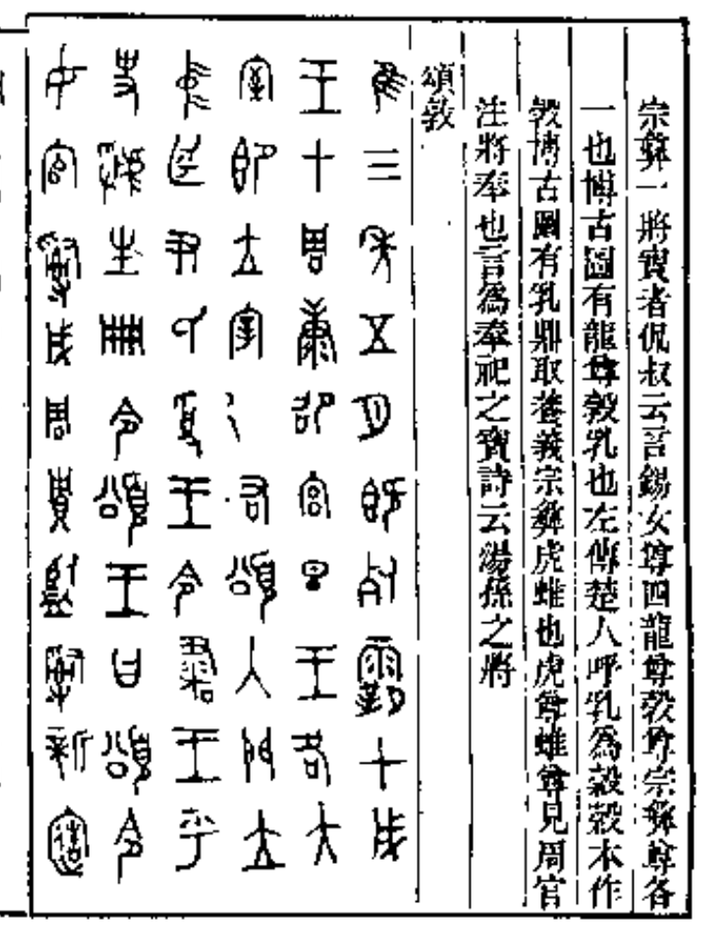


卯敦

惟王十有一月既生霸
丁亥戈季入右卯立中廷戈
伯呼命卯曰飤乃先祖考死治
戈公家昔乃祖亦既命乃父死
治旁人不盡孚我家室用喪今
余非敢夢先公又惟遠余懋勉
先公官今余惟命女死治旁宮
旁人女毋敢不善錫女尊能敦
宗彝一將寶錫女馬十所牛十錫于乍
一田錫于宮一田錫于㪅一田錫于載一田卯拜
手稽手敢對揚戈伯休用作寶尊
敦卯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卯敦銘一百五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攈本摹入釋文據吳侃叔所定更易十餘字案戈商世諸侯路史云戈侯爵穆鼎有戈侯作叟王俾以爲其誤此云戈伯者意周世復封爲伯也路史又云武王俘戈侯銘云俘我家室正指是事此銘篆文極古詞如典誥定爲周初之器宇多借聲如嗣作飤尸作死邦作旁弔作盄室作室䁕作夢寵作𡨦首作手皆是𡨦字象窗櫺之形侃叔釋作思載纖之省見攈古遺文侃叔云載同紂从戈糸戈才古通㪅同坡馬十所字侃叔釋作尾或釋作匹錫女尊三三古四字龍敦

宗彝一將寶者侃叔云言錫女尊四龍尊敦尊宗彝尊各一也博古圖有龍尊敦乳也左傳楚人呼乳爲穀穀本作敦博古圖有乳鼎取養義宗彝虎雌也虎尊雌尊見周官注將奉也言爲奉祀之寶詩云湯孫之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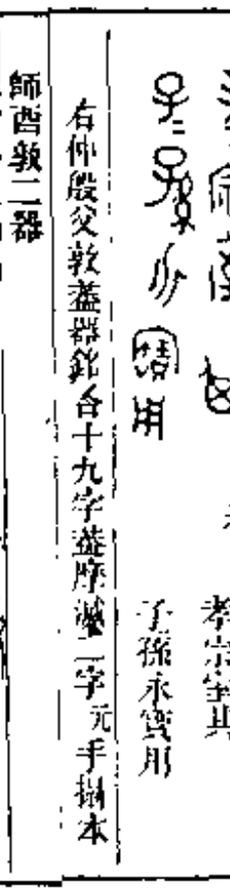
頌敦

王十有二年正月既望
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大
室即立宰宏右頌入門立
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
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
女官治成周貯監治新造
貯用宮御錫女元衣帶束
赤市朱黃鑾旂攸勒用事
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
反入覲寵頌敢對揚天子
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
叔皇母龔姬寶尊敦用追
孝新句康虔屯右通彔永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命須其萬年眉壽無疆畯
臣天子霝終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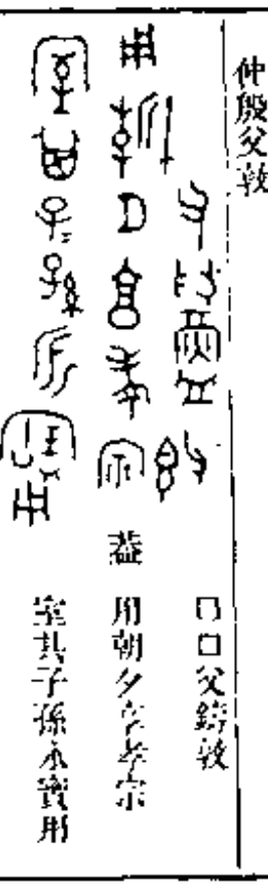
右頌敦銘一百五十二字據陳秋堂所藏銅本摹入



叔□□父作孟
□姬敦綰緯
眉壽永命便
生萬年無疆毛
孫永寶用享

右綰緯眉壽敦銘二十八字摩滅者三字據舊摹本編入

仲殷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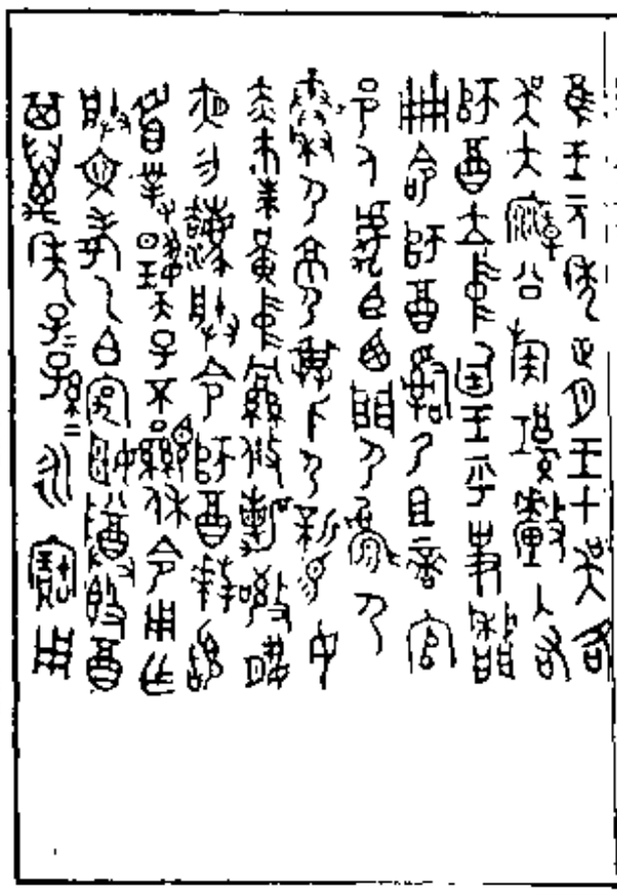
□□父鑄敦
蓋　用朝夕享孝宗
室其子孫永寶用

仲殷父鑄
敦用朝夕享
孝宗室其
子孫永寶用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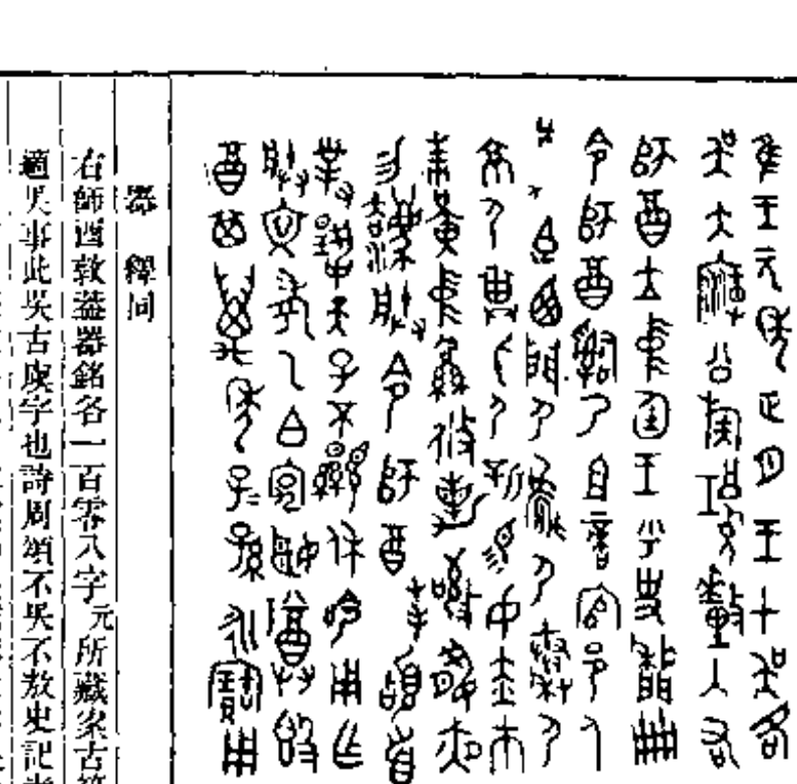
右仲殷父敦蓋器銘合十九字蓋摩滅二字元手搨本

師酉敦二器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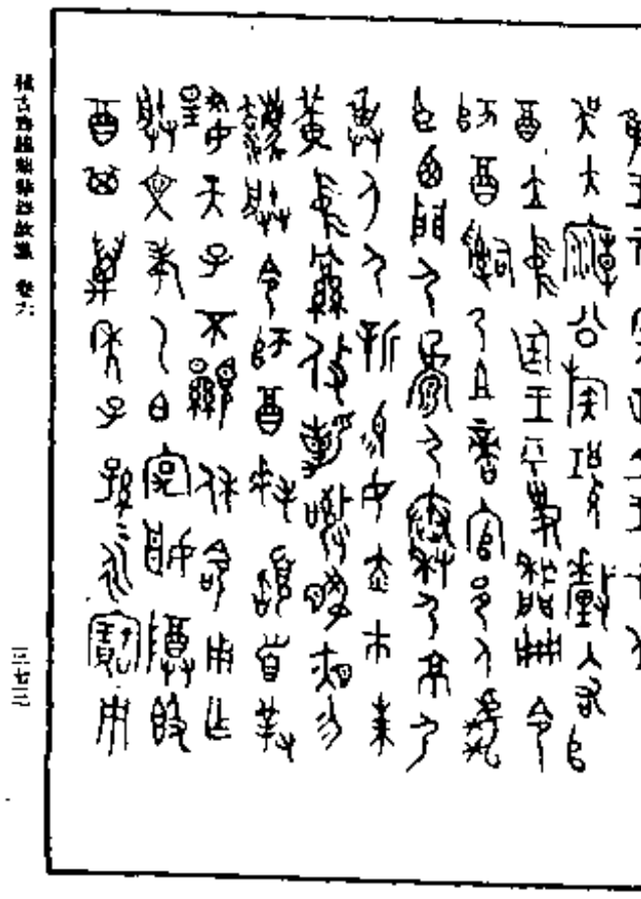
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吳格
吳太廟公族雩蠶入右
師酉立中廷王呼史翏
冊命師酉司乃祖南宮
邑及虎臣西門鄙能師
奉秉節京師畢人師新鄭女
赤市朱黃中絲攸勒敬夙
夜勿廢朕命師酉拜稽
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
朕文考乙伯寶姬尊敦酉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器　釋同

右師酉敦蓋器銘各一百零八字元所藏案古籍周王無適吳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與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宗炎云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閻詩諸侯始封得立由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晉王巡虢守其時虢云方爲王卿士也虞與虢皆稱公疑虞先君亦有爲王卿士者故王巡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傳載天子南登于薄山宿於

之陞宿于虞當即其事吳則無文以應之焉蠶之焉從孫淵如觀察釋字从工从鳥象形與周無專鼎鳴字相類特文有繁者耳秝字从禾从片即厤字廣雅云稀棺也其當謂之厤字通和呂覽云見棺之前和和門爲史名猶鳴蠶爲公族名古人少二名此二人皆二名也或曰他器右者與史皆舉其名此但舉其官言公族在廟祝鳴蠶而入右王呼史於和門而冊命西和門軍門也見周禮大司馬注此器銘變例說可附存司讀爲嗣商通商殆師酉之祖爲商官所食采邑周初不改即命酉嗣守之也商或釋作啻以爲西祖名亦通虎臣宿衛之職及作𠂤見薛氏款識齊侯鐘西門節門關之節也能通熊字見虢叔大林鐘銘熊節疑同虎節汗簡奉字作𢍏說文奉字作𢍏此作𢍏下亦象手承之形是古奉字也秉字說文訓爲禾束从又持禾秉節當是主委積之節即貨賄之聚節也京王都京節則守邦國之王節也與說文訓爲舉人節士國之使節也曰奉曰與義同執持之意也縣即繼字春秋傳鞏朔執鞏朔所以馭馬說文鞏作𢍏訓爲固掖鞏字訓云繈鞏一曰龍頭繞者秦公孫樂宇當爲子𤔲𤔲權弓作宇頗省文此作絲又繼之省也王進士云宛字从宀从日从夕日者國邑也丸鬼古通用商時有鬼侯國佩叔云宛古宛字古宛通从口者古文以口爲規故以爲聲義宛古亦作弇習習云弇伯弇法也與此宛姬同義伸歔父敦云皇考辟伯王母辟姬義亦同辟執並訓法也此與下一器是一人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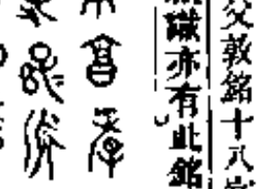
釋同前器

右師酉敦銘與元所藏者同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晉齋云此西人秦伯崖所手搨者

仲駒父敦二器

彔旁仲駒父作仲姜敦子孫永寶用享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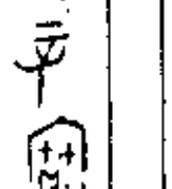
右仲駒父敦銘十八字據錢塘陳曼生海壽手搨本摹入薛氏款識亦有此銘案旁通防又通房彔旁蓋邑名



釋同前器

右仲駒父敦銘同前器爲東昌張太宰官五所藏元向在京師廠肆亦見一器有此文此文固習見然左行者絕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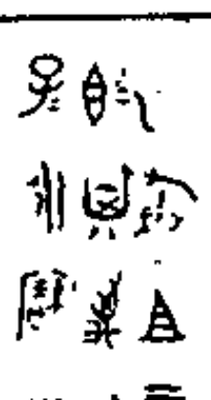
父辛敦



作父辛寶敦

右父辛敦銘五字元平搨本

祖辛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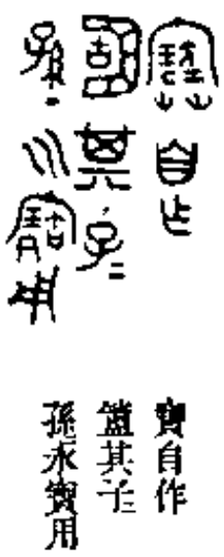
□□祖辛寶敦其萬年孫子永寶用

右祖辛敦銘十七字摩滅者二字寶字半泐器爲張叔未之弟季勳所藏據搨本摹入案書刻也謂刻銘也鄭注考工記注國語皆訓銘爲刻

揚州阮氏編錄

周簠

寶簠



寶自作簠其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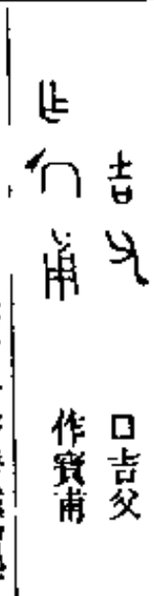
右寶簠銘十二字

欽定曲阜孔廟之器臣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三寸深二寸一分口縱七寸橫八寸四分重八十五兩微耳按周禮合人共簠簋注方曰簠又公食大夫禮進稻粱者以簠禮家以簠爲刻木爲之外方而內圓而博古圖以爲出於冶鑄證以當時所見如周叔邦簠之類銘載粲然豈刻木者所能仿彿茲器形制正與周叔邦簠同足驗所言之不謬

吉父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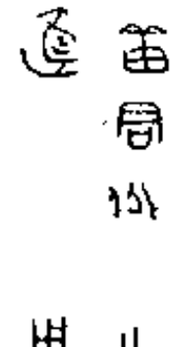
□吉父作寶甫

右吉父簠銘六字首一字摩滅寶字半泐器爲孫淵如觀察所藏據搨本摹入案周有尹吉甫惜首一字闕未可定甫簠之省

酉君簠二器

酉君招作餴簠用享用商孫永寶用

右酉君簠銘十八字摩滅者一字器爲元所藏零落莖存其底案兩字說文作酉从卯卯古文酉玉篇作酉从卯此酉字从非疑是卯古文薛氏款識劉公簠劉字从卯與此正同叔猶敦酉旁亦从卯蓋卯有茂音酉字从之得聲古不从卯石鼓柳字从卯可證也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酉周人有酉子嗟酉子國許王風邱中有麻詩毛傳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酉君是畿內諸侯招其名也簠字作匿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嘗學之胡簠即簠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爲盛黍稷之器瑚之爲簠異名無疑矣商字見說文解爲行賈从貝商省聲通作商猶文商作賞此商字上覆正合猶文商爲賞賞者餕餘惠下之義且與享字爲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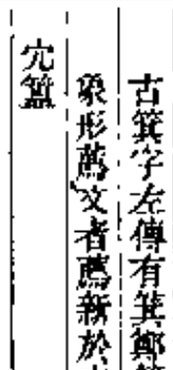


酉君招作餴簠用

孫永寶用

右酉君簠銘可釋者十一字餘俱摩滅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此酉字从卯與上一器微異卯蓋卯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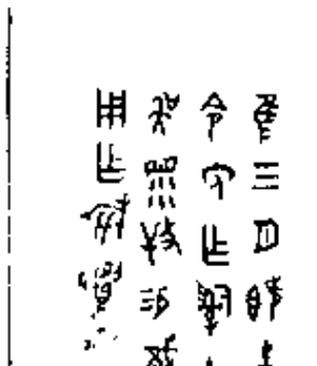
伯其父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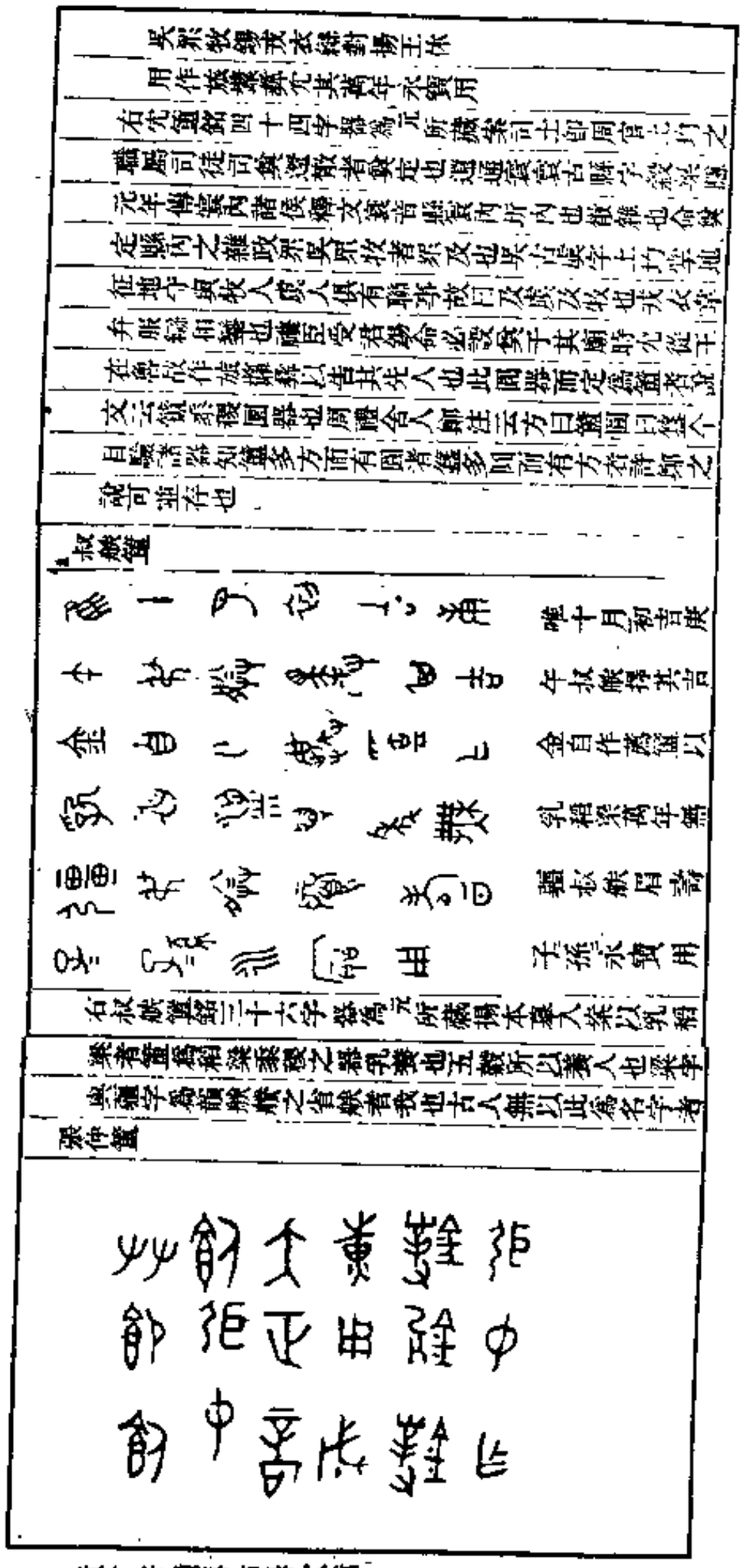
唯伯其父薦文作旅簠用錫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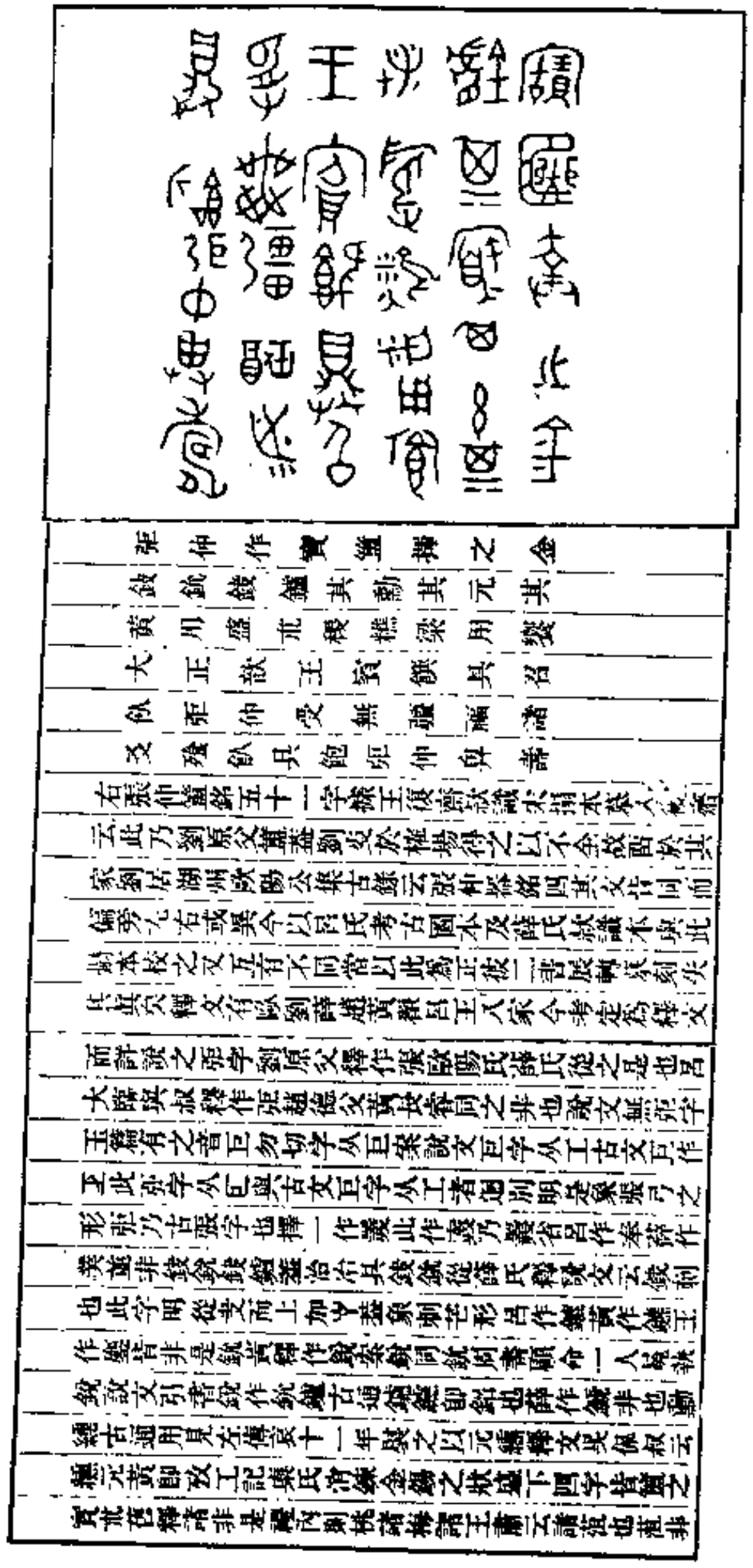
右伯其父簠銘二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其古箕字左傳有箕鄭箕遺皆晉人或即其父之後與薦字象形薦文者薦新於文考也簠作祫者與匿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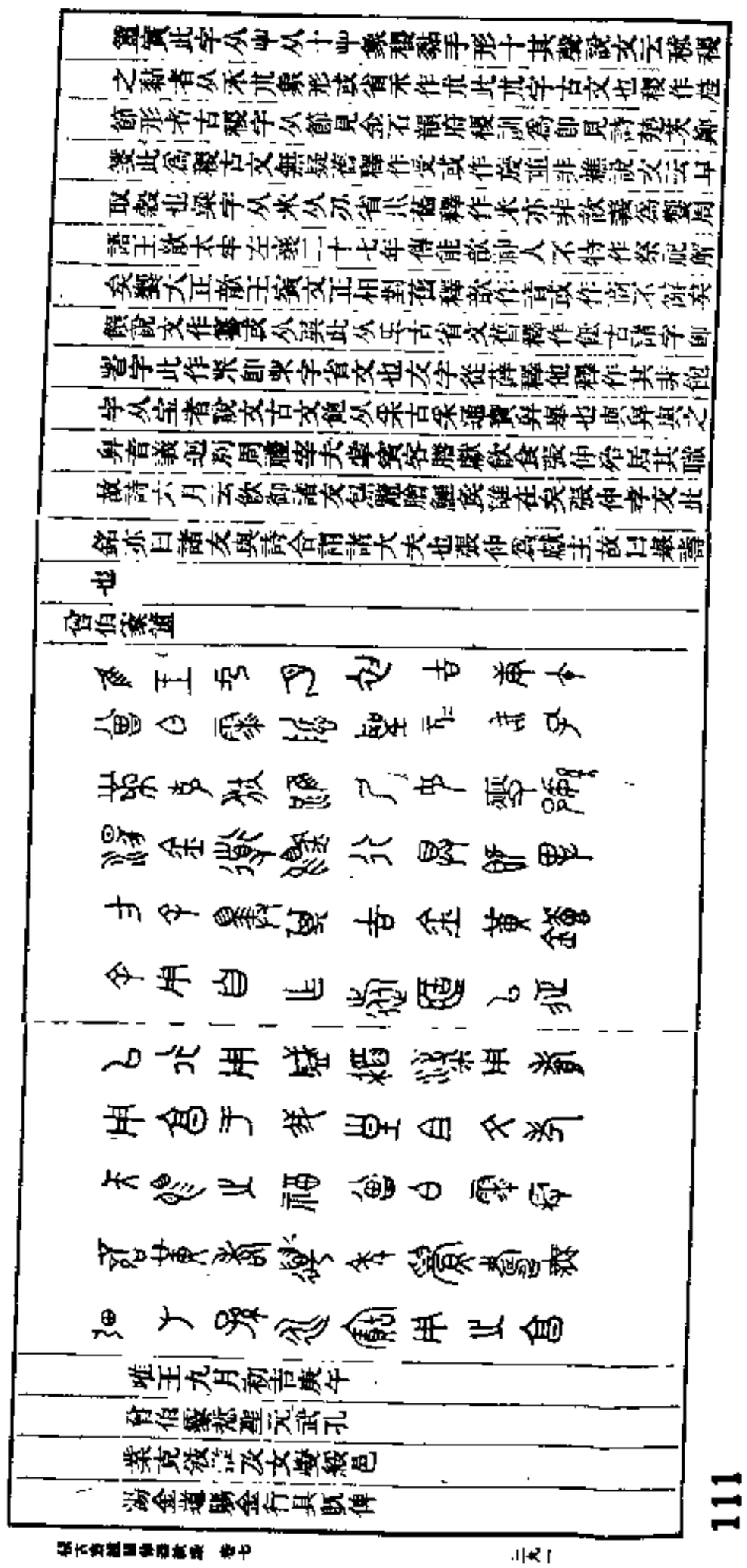
宄簠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魯命宄作司土司徒遷散邦







方余襲其吉金黃鋚
余用自作旅簠以征
以行用盛稻粱用孝
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賜之福曾伯霥段
綠黃耇萬年眉壽無
疆子孫永寶用之享

右曾伯霥簠銘九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曾
當即鄫夏之後國爵爲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後王貶之也
伯下一字吳侃叔以爲霥字證以石鼓文霥字及史麥簠
霥字吳釋良是此特有省筆耳悊聖元元武孔業克者自
明其德也悊同哲讀爲哲漢書五行志云悊智也聖借爲
聽二字古文同見汗簡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
彼淮及女雙綏者言其功也女汝之省彼分也訓見說文
分理淮汝之事和安當時蓋受王命治水功也綏與邑賜
與金皆二字合文湯鼎之省黃金謂之鋈見爾雅邑盤金
道賜金者以國邑之鋈金爲道路之賜金也道字與汗簡
古文道字同行其即指賜金既俾方者已使行於道也孝
字从食與曾伯霥簠同封作𡨦者見說文古封省文
字从食與曾伯霥簠同封作𡨦者見說文古封省文
也禊即根字巳張弓之象又所以張之也佩叔云漢張納
碑張字作弧亦張弓象與此旻旁同案根尺皆采地名
故曰封根封大封于封上三封字謂正其疆界未封字指
巳之封邑猶言區畫根大二邑以入我封疆也根通案論
語申棖史記作申棠棠齊邑也大字象形說文引孔子曰
視大之字如畫狗也此正如畫狗形地名未詳尨字與尨
牛鼎尨敦尨字畧同亂也宗封尨三字爲韻尨讀如蓬沔
義同行詩沔水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說文云衍水朝宗
于海也衍壽即延壽也棠爾雅訓爲長義同水說文引詩
曰江之棠矣考左傳成子殺闞止執簡公逆實佐之銘云
奠事齊侯又云無作尨傷也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
氏長厤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與杜氏合時齊侯爲平公驁距簡公之弒已五年矣史記
田世家言田常相平公五年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
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時田常正割齊地故逆亦
自正封邑而銘之彝器也

陳逆簠

唯王正月初吉丁
亥少子陳逆曰余
陳桓子之裔孫余
奠事齊侯懽卹
宗家穀乃吉金
以作乃元配季姜
之祥器鑄茲
寶笑以享以孝
于大宗封板封
大封于封母作尨
永命沔壽萬
年子孫棠保用

右陳逆簠銘七十七字據甘泉江子屏藩手搨本摹入案
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桓同桓書牧誓
尚桓桓說文引作尚桓桓左莊二十二年傳及陳之初亡
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注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銘云
陳桓子之裔孫者其始大之祖也少子猶言小子也說古
同𥁰說文解𥁰字云日𥁰也从𥁰从𥁰讀若書卷之卷古文
以爲䰟字解䰟字云盛也从大从面面亦聲此燕召公名
讀若郝史篇名醜案史篇以召公名爲醜即𥁰字也此作
𥁰者𥁰之繁文通作奭吳侃叔曰案盤和鐘銘𢦏事無夏
疆事疑與𢦏事同義是也懽字見據古遺文同歡卹作血
者省文歡卹宗家者厚施於宗族也左傳云陳氏方睦惟
歡恤之故元配季姜逆之妻也祥器祥祭之器笑當即簠
字孝字从食與曾伯霥簠同封作𡨦者見說文古封省文
也禊即根字巳張弓之象又所以張之也佩叔云漢張納
碑張字作弧亦張弓象與此旻旁同案根尺皆采地名
故曰封根封大封于封上三封字謂正其疆界未封字指
巳之封邑猶言區畫根大二邑以入我封疆也根通案論
語申棖史記作申棠棠齊邑也大字象形說文引孔子曰
視大之字如畫狗也此正如畫狗形地名未詳尨字與尨
牛鼎尨敦尨字畧同亂也宗封尨三字爲韻尨讀如蓬沔
義同行詩沔水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說文云衍水朝宗
于海也衍壽即延壽也棠爾雅訓爲長義同水說文引詩
曰江之棠矣考左傳成子殺闞止執簡公逆實佐之銘云
奠事齊侯又云無作尨傷也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
氏長厤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與杜氏合時齊侯爲平公驁距簡公之弒已五年矣史記
田世家言田常相平公五年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
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時田常正割齊地故逆亦
自正封邑而銘之彝器也

周簋

立簋

立爲旅
簋子孫
永寶用

右立簋銘十一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案立作
器者名爲猶作也

兩叔興父簋

兩叔興父
作旅簋其
孫永寶用

右兩叔興父簋蓋器銘各十五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
兩氏系出夏諸侯有鬲氏左傳有內史叔興父傳注未詳
其氏未知即係此人否

單子伯簋

單子伯作叔
姜旅簋其子孫
萬年永寶用

右單子伯簋銘十六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單氏
世世爲周王卿士左傳謂之單子與劉子並稱此名伯者
於史傳無徵未詳

曼龔父簋

曼龔父作寶
簋用享孝宗
室用匄眉壽
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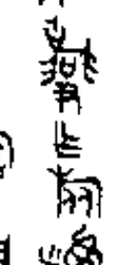
右曼龔父簋銘二十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左
傳鄭有曼伯後爲曼姓亦作鄤此龔父殆其後歟

魯侯簋

魯侯作者𠂤庚
用尊簋盟

右魯侯簋銘十字據閩仲爲摹本編入案音說文籀文作首即奇字諸庚更也魯侯既爲首侯作鬯更爲尊簋以供盟祀也

史燕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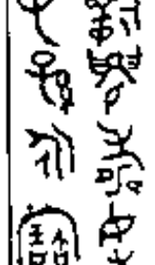


史燕作旅簋其永寶用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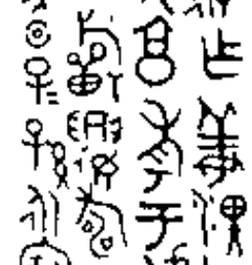
右史燕簋蓋器銘各九字器藏福興楓徑陳氏據揚本摹入案此器與遲簋皆橢方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又此蓋與器並有玉帶數道其形似龜先儒謂首飾象龜恐誤古器銘尊鼎等字大畧相同彝字已多變體而簠簋二字變化更不一然形體自存望而可辨知古所謂同文不拘拘筆畫閒也

遲簋



蓋

遲作姜湮簋用享孝于姑公用蘄眉壽純魯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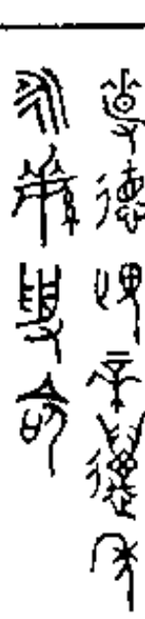


器

遲作姜湮簋用享孝于姑公用蘄眉壽純魯子孫永寶用

右遲簋蓋銘二十二字器銘二十三字錢獻之所藏揚揚本摹入案遲一釋作辟姑故也故公猶言先公也或曰姜湮蓋姜姓之女湮其名姑公謂姑舅舅姑而曰姑舅猶子孫之爲孫子倒文也亦通湮字里旁作𠂤人與薛書南宮中鼎里字同純魯二字器銘甚明蓋銘已剝蝕純字古器銘每作屯此純字作𢆶者乃从幺而橫之非从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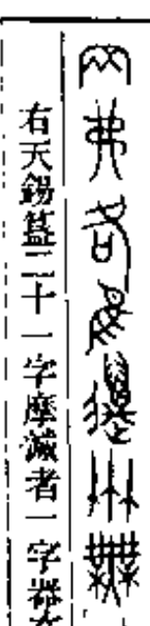
甲午簋



唯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作禮簋吉鑄明神神嘉是德俾帝萬年永綏受命

右甲午簋銘三十字據趙大常摹本編入案此與周嘉禮尊彝體俱近秦篆然稱帝不稱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襄王十九年秦爲西帝宜作器稱帝也古者不以日辰之名紀歲有十有二歲之號自攝提格至赤奮若是也鐘鼎器銘則曰維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以日辰之名紀歲如西嶽華山亭碑之戊午荊州刺史度尚碑之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之己酉甲辰今觀此銘曰維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紀歲寅始于此是時秦既稱帝即不奉周正朔將周尚存又不敢云維帝某年故造此紀年餘易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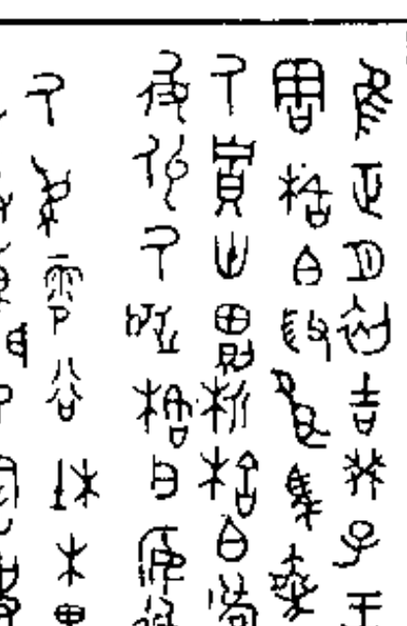
天錫簋



帝受元命天錫帝簋用綏于神祇周弗各惟萬世無[illegible]

右天錫簋二十一字摩滅者一字器在海鹽張揚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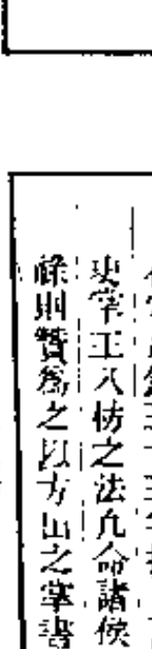
格伯簋



唯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周格伯受服馬棄于朋生乃貯世田則析梠伯過殷姘彼仍乃從格伯安彼旬殷乃系霝谷杜木禹丙谷旂棄霝東門乃書史誠武立盟成二毘主簋征自用期典格伯田其萬年子孫永保用

右格伯簋銘八十四字器爲元所藏案左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此格伯或即允格之後癸子癸亥甲子二日也甲即卅古三十字見穌卣曶鼎石鼓文王求也格伯既受服馬四匹乃于蘇于朋生也則者地未成國之名見周禮大宗伯鄭注五命賜則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也析分也梠伯殷姘當時有田蘇者過彼皆地名過字从咼咼从冎說文訓冎爲別人肉置其骨又解冎爲骨冎古占字作𠙵此冎从𠙵是古文也似如也過彼二邑如格伯所欲從而授之安字从广古宀广通作也格伯安彼者格伯以彼爲我甸通均殷正也言析之甚均正也零谷以下皆田所繫之地名萊當作萊游字从水从斿此省子霝字字書所無疑湄字古文雅訓水草交爲湄也盟當是玉篇盂字盤也大約劑書于宗彝既令書史紀于盤又成此紀毘土之簋昭愼重也毘說文解爲鄰道自發之省期斷也說文古文期作𦣞此作冊象旗形也此與錢獻之所藏格伯彝蓋一人所作彼文有闕畧故不編入

周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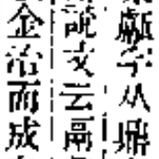


惟五月初吉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宄鹵百隻宄拜稽首受冊佑以即命于大室王若曰宄昔先王既命汝作冊內史汝敏捷于事錫汝秬鬯一卣玄袞衣赤舄用事宄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般盉其萬年寶用

右宄盉銘三十三字據元舊藏揚本摹入案周禮春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山之掌書王命遂貳之此銘云作冊內

史與周禮合鹵說文云西方鹹地也隱字說文所無當即說文覆字解云規覆商也从又持覆一曰視遠皃一曰覆度也左襄二十五傳楚薳掩度山林表澤鹵正義引賈作中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澤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此鹵地當曰百表而曰百覆覆即度也澤鹵而以度計豈周制與楚異乎繼示也女猶乃也殷即盤字盉以和調五味者盤盉之有示盤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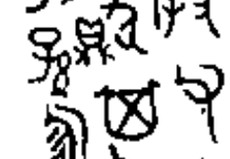
冊父考盉



冊父作父寶彝　冊考

右冊父考盉銘六字秦敦甫太史所藏器據舊藏摹本編入

周甗



穀父甗

穀父作□甗其萬□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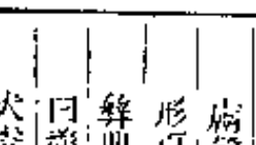
右穀父甗銘十四字摩滅者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甗字从鼎者甗亦鼎屬也爾雅釋器以鼎之款足者爲甗說文云鼎屬鬲屬甗屬也甗飯也一曰穿也案鬲以金治而成者甗以陶甑而成者鬲是鼎屬甗是甑屬也

司甗

器上　司□

器下　亞形中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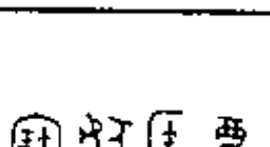
右司甗銘四字據王復齋宋搨本摹入案司下一字王釋作彝今案其文剝蝕難辨當闕疑犧形舊釋作兕形錢獻之云當作犧形



疑作隮鼎犬形

右疑甗銘五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案隮即隮字也曾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璉一作璉說文作璉璉與甗聲近相通甗有上下二器上爲無底甑下爲鬲象重山形夏易首長謂之連山連山者甗山也爾雅釋山重甗隮彝鼎文甗字有从皀者即隮之義作犬形者禮曲禮云犬曰羮獻說文解獻字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甗聲以此銘證之知甗爲薦犬牲之器上司甗犧形或即犬牲也

鄭太師小子甗



鄭太師小子作□寶甗子子孫永寶用

右鄭太師小子甗銘十五字據元手搨本摹入案太師樂官之長小子父在之稱左傳鄭有侯宣多侯羽殆侯父之後歟甗从犬者薛氏款識伯溫甗仲伸父甗甗字皆从犬此省鼎甗獻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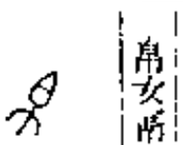
周鬲

齊鬲

作齊鬲　足跡形

右齊鬲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齊桑也乘樓曰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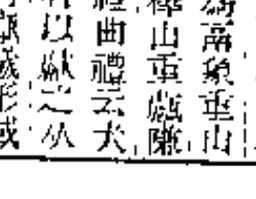
帛女鬲



帛女作齊鬲

右帛女所銘五字據王復齋款識宋搨本摹入案帛女即伯女左隱二年傳紀子帛公羊穀梁作子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古字通借也薛氏謂帛女宮女之有職者非也

京姜鬲



京姜庚女作尊鬲其永寶用

右京姜鬲銘十一字據王復齋款識宋搨本摹入案京京師也詩思齊云京室之婦女舊釋作中非是庚女者猶母乙嬪庚之例古女子亦有以干爲字者貨爲舍古文省程易疇云齊刀之夂字豐洞文廟牛鼎之𠬝字皆古寶字省文也

永宮鬲

王作永宮齊鬲

右永宮鬲銘六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番妃鬲

王作番妃齊鬲其萬年永寶用

右番妃鬲銘十二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番古潘字國名路史潘故縣屬上谷有虞氏之後

姬鼎鬲二

姬鋌母作尊鬲其永用□

釋同

右姬鋌母鬲二器銘各十字末一字俱摩滅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姬鋌人名鋌字从金从趌古走旁又旁每通用

王母鬲

王作王母醫宮尊鬲

右王母鬲銘八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王母父之妣也

曷說文云猩也象耳頭足丸地之形古字同獸周書序武王伐殷往伐諸獸釋文本或作曷獸通狩詩車攻搏獸于敖後漢安帝紀注作薄狩狩宮田狩之宮也

叔蔑父鬲

酉叔蔑父作蓋鬲

右叔蔑父鬲銘七字器見于山左據舊藏摹本編入案酉當作抑有闕畫蔑字見說文蓋進獻也丑本从又此正作又吳侃叔云古文蓋與敬相似書敬用五事漢書作蓋

戲伯鬲

戲伯作𩰫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戲伯鬲銘十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路史戲國有二一爲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妄也正音希一爲商世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伯伐戲方戲鄭地案鄭之戲即左成十七年傳之戲童水經注所謂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此戲伯未詳何國齋齌也字从鼎者凡从貝之字古每从鼎鼎古貝字也齌有二義周禮小宗伯辨六齌之名物注六粢謂六穀是齌作粢字解也說文云齌黍稷在器以祀者是齌作盛字解也周禮鬯人云祭門用齌齋杜子春注云齌盛也爲盛黍稷之器故曰齌

鄭羌伯鬲

周匜

諸女匜

亞形中 其 諸女舉 格上三矣

大子尊彝

右諸女匜蓋器篇各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左襄十九年傳諸子仲子戎子亥五年諸子嬀姒之子荼嬖房元齡管子注諸子內官之號杜氏注一解爲諸妾姓氏一解爲庶公子俱失之諸子亦稱諸姬見漢書高五王傳此諸女即諸子諸姬之例又漢書元后傳云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此必從古制古禮太子當有妾御也率匜沃盥妾御之職故作器也

器 釋同

姬單匜

龙侯作姬

單盤匜

右姬單匜銘七字器爲元所藏案龙國名厖降後厖國見路史薛書龙生鼎龙敎龙生皆作龙

鄭羌伯作季姜尊鬲其永寶用

右鄭羌伯鬲銘十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子鬲

作寶彝 子其永寶

叔夫鬲

右子鬲銘七字元所藏器

父甲 叔夫作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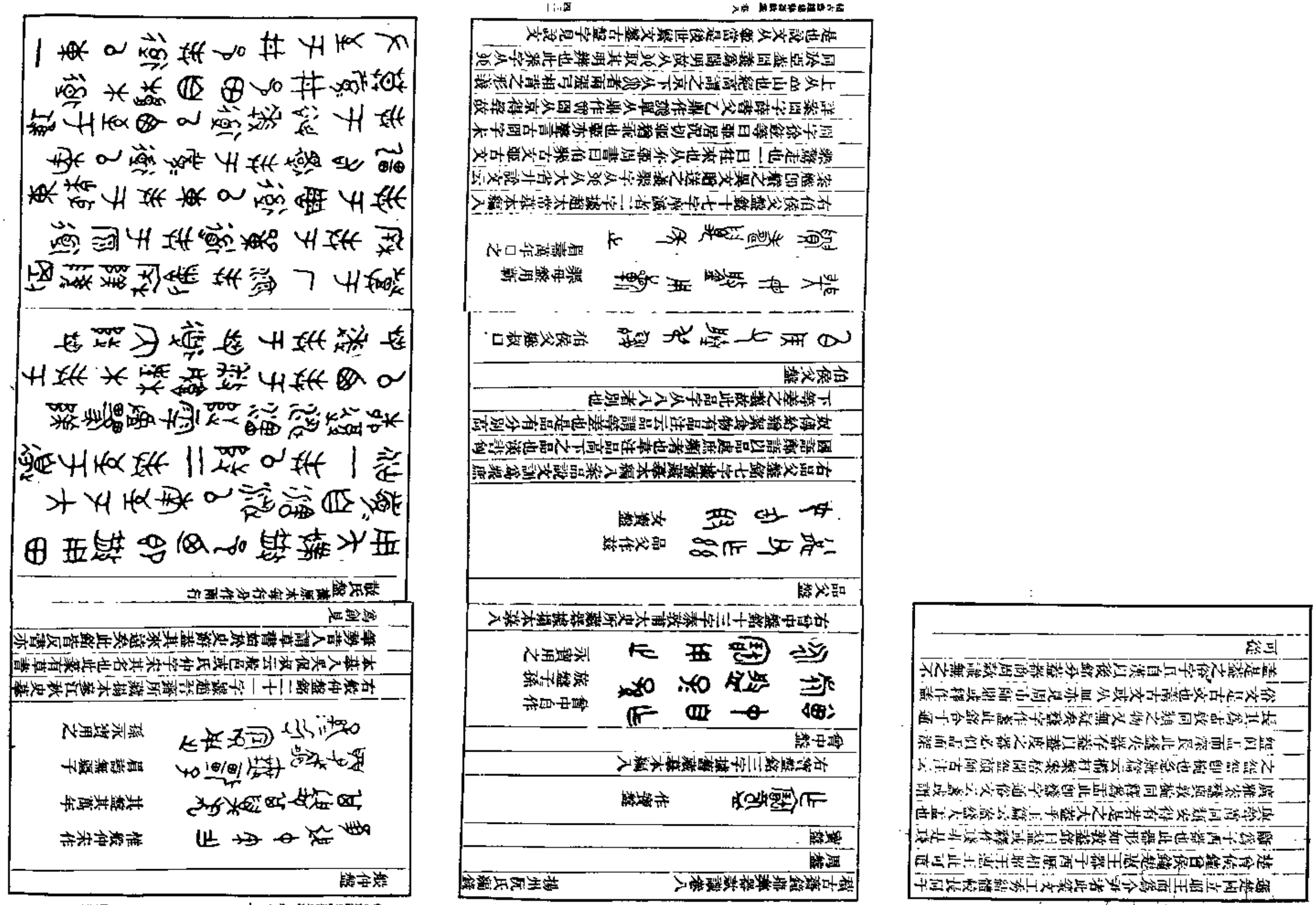
右叔夫鬲銘七字據江鄭堂所藏搨本摹入案叔夫作器者受父命而作彝器故曰父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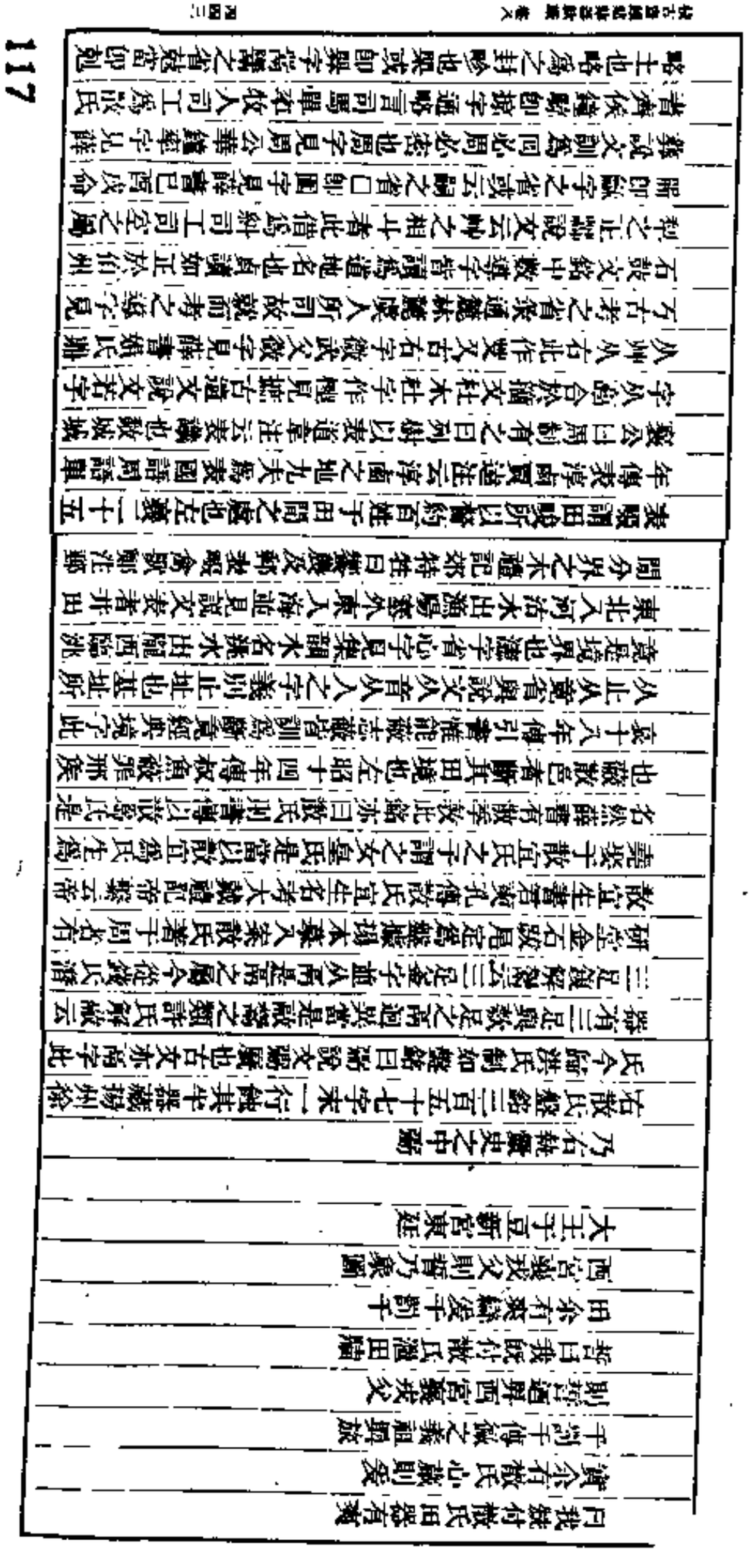
周鐘

王子申盞盧

王子申作嘉媵 盞蓋其眉壽 無期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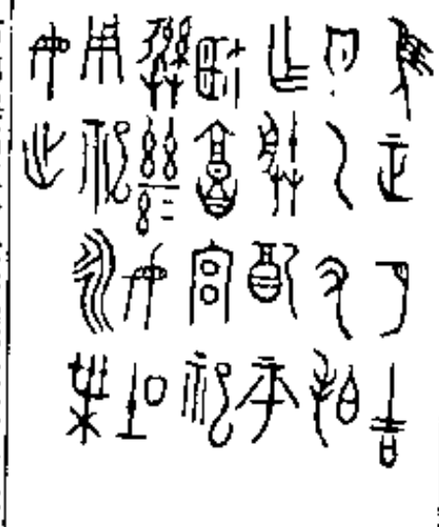
右王子申盞盧銘十七字元所藏案此楚器也廣雅釋親媵母也戲韻媵楚人呼母也薛書楚邱仲南和鐘有此字他器無之此曰嘉媵其爲楚器無疑矣楚僭號稱王公子皆稱王子楚王子名申見于左傳者有二一爲共王右司馬成六年以巾息之師救蔡者一爲平王長庶子字子西





字剋之有司剋朋命有司也𢦏說文解云𢦏𢦏銳意也孜易豫九四朋盍簪京房易簪作搢陸希聲云搢今捷字鄭康成注云簪速也此云𢦏付散氏田器則𢦏義同簪捷速付之也與字作𢦏者說文與卦之𢦏作𢦏與義同网此與旅盉人名氏爽差忒也有不有也言苟有差忒是不有散氏心藏此事則其罰千鍰此其誓辭微微之古文達也灋字無考𤞷即𤞷字古文𤞷从田土來之省緐說文云亂也執𢦏史主𢦏器之史也之中𢦏之字疑即作字薛書司寇匜方鼎顯作字並作止此銘分三節用大蔽散邑以下紀田表之四竟也義𤞷微武父以下紀微武父暨諸有司考田境定封略也惟王九月以下紀義祖與旅及西宮襄戎父之誓辭并作圖作器之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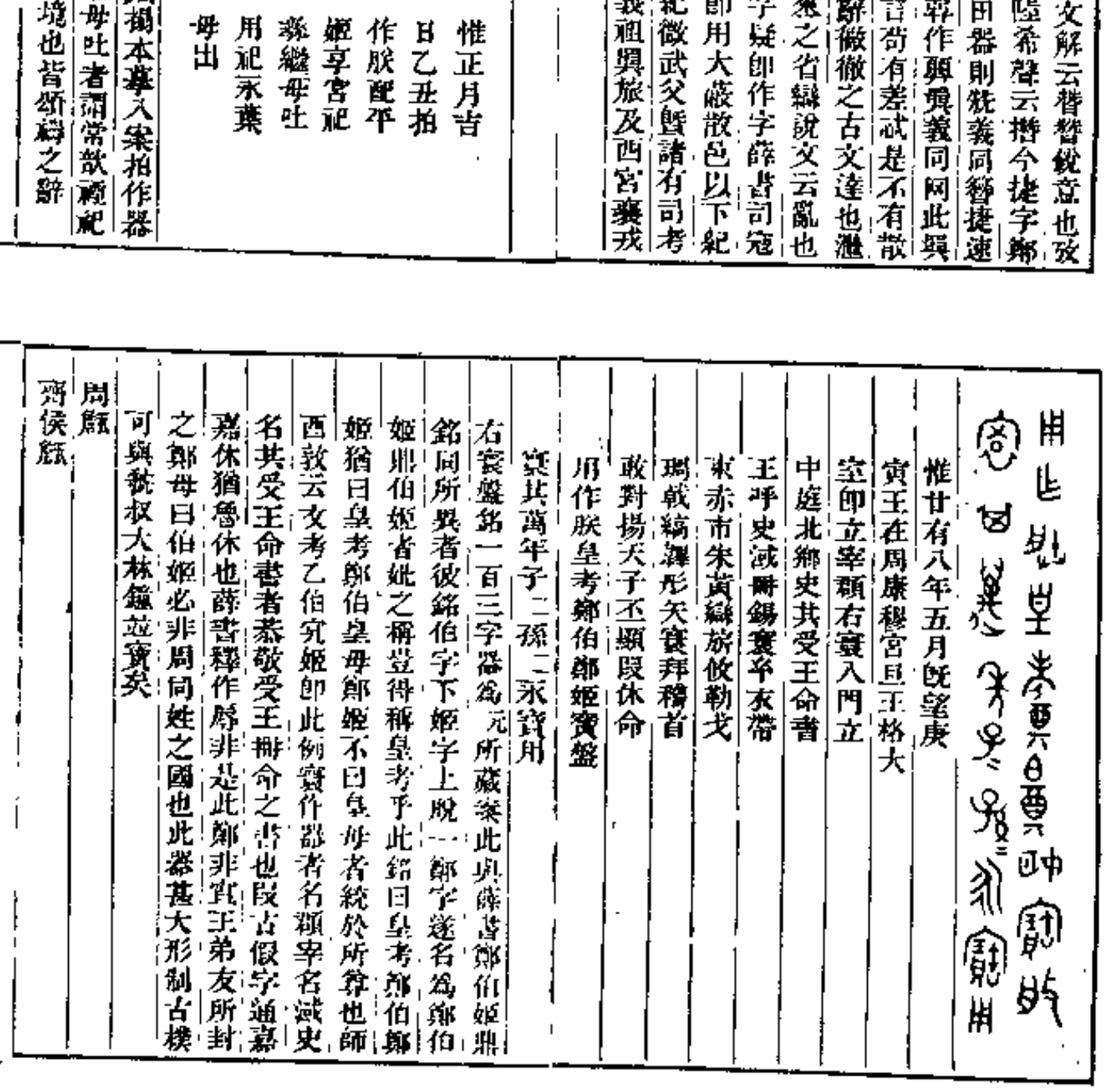
拍盤



惟正月吉
日乙丑拍
作朕配平
姬享宮祀
彝繼母吐
用祀永葉
母出

右拍盤銘二十七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拍作器者名吳侃叔云拍字古與伯通繼繼母吐者謂常欲禮祀也永葉母出者謂常守祭器勿以出境也皆頌禱之辭

寰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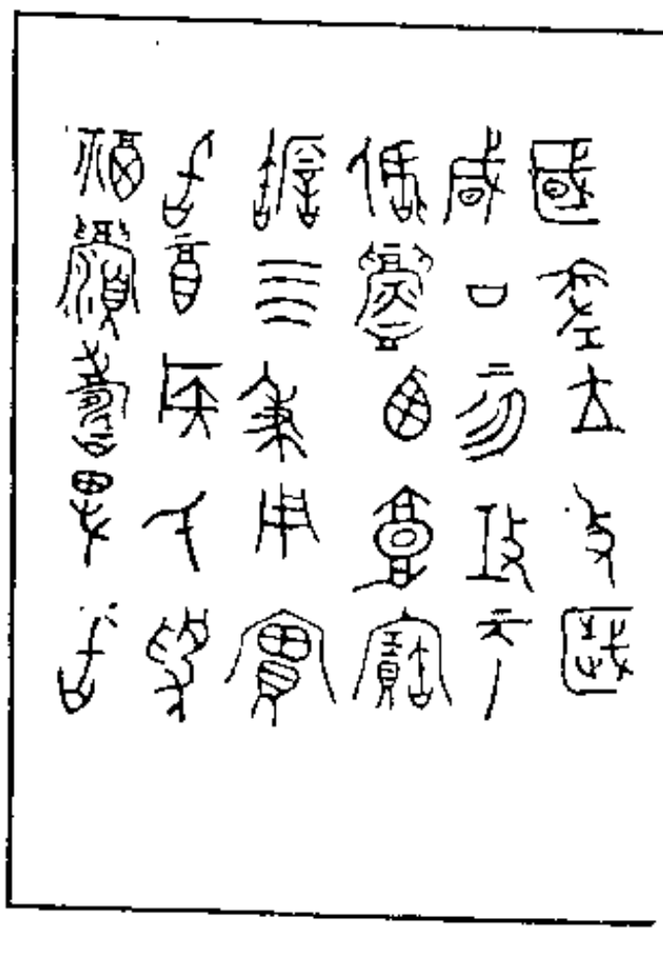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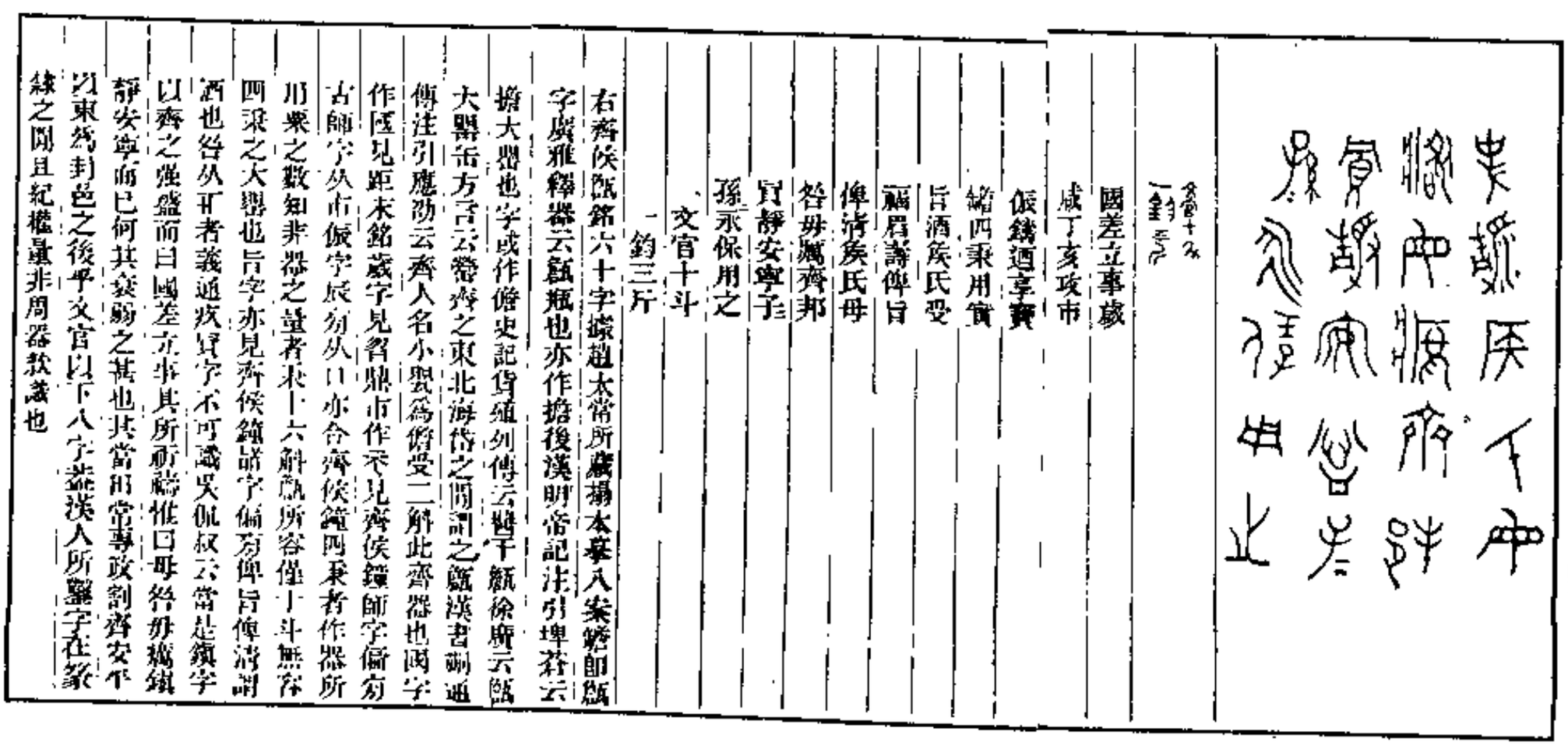
惟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
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大
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
中庭北鄉史其受王命書
王呼史減冊錫寰卒衣帶
朱市朱黃緐旂攸勒戈
琱戟縞𦉢彤矢寰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叚休命
用作朕皇考鄭伯鄭姬寶盤
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寰盤銘一百三字器為元所藏案此與薛書鄭伯姬鼎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遂名為鄭伯姬鼎伯姬者妣之稱豈得稱皇考乎此銘曰皇考鄭伯鄭姬猶曰皇考鄭伯皇母鄭姬不曰皇母者統於所尊也師西敦云文考乙伯究姬即此例寰作器者名頵宰名減史名其受王命書者恭敬受王冊命之書也叚古假字通嘉嘉休猶魯休也薛書釋作辱非是此鄭非宣王弟友所封之鄭母曰伯姬必非周同姓之國也此器甚大形制古樸可與虢叔大林鐘並寶矣

周甗

齊侯甗





國差立事歲
咸丁亥攻市
佞錢迺享賓
諸四秉用實
旨酒侯氏受
福眉壽俾旨
俾清侯氏毋
咎毋厲齊邦
貫靜安寧子
孫永保用之
文官十斗
一鈞三斤

右齊侯甗銘六十字據趙太常所藏搨本摹入案銘即甗字廣雅釋器云甗瓶也亦作搶後漢明帝紀注引埤蒼云搶大罌也字或作儋史記貨殖列傳云甔千甔徐廣云甔大罌缶方言云罌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漢書嗣通傳注引應劭云齊人名小罌為儋受二斛此齊器也國字作匡見距末銘藏字見習鼎市作𠂤見齊侯鐘師字偏旁古師字从市佞字辰旁从口亦合齊侯鐘四秉者作器所用粟之數知非器之量者未十六斛甔所容僅十斗無容四梁之大罌也旨字亦見齊侯鐘諸字偏旁俾旨俾清謂酒也咎从丌者義通疚貫字不可識吳侃叔云當是鎮字以齊之強盛而曰國差立事其所祈禱惟曰毋咎毋厲鎮靜安寧而已何其衰弱之甚也其當用當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封邑之後乎文官以下八字蓋漢人所鑿字在篆緣之間且紀權量非周器款識也

周戈兵

衛公孫呂戈

衛公孫
呂之告戈

右衛公孫呂戈銘七字此與下三器皆元所藏案考工記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鄭注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說文戈平頭戟也戟有枝也二儀實錄謂雙枝爲戟獨枝爲戈皆九造蓋戟與戈俱有援與胡內其不同者戟獨有刺戈之胡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考春秋左氏傳衛公族有公孫彌牟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公孫丁而無公孫呂得此可補三傳所未備告既造字之省與船舟之船相同余所見戈有曰羊子之船戈邾大某某之船戈然則之造戈之文古人屢用之矣

子永戈

子永之作用

右子永戈銘五字內與援通長七寸五分胡半折胡內各有一穿銅多爛蝕而色質甚古銘處有黃金錯其畫故字跡顯然洵周器也

高陽左戈

高陽左

右高陽左戈銘三字案陽暘古通詩湛露毛傳訓陽爲日禮祭義殷人祭其陽鄭注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書洪範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君此陽字从日橫之合體于易成陽字左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杜注高陽帝顓頊之號春秋時邾莒蠻楚諸國皆高陽苗裔通志載以名爲氏者有高陽氏引呂氏春秋古辯士高陽甦則此高陽乃作戈者之氏也其言左者程易疇瑞甫曰凡款識於戈體者刻在背於內則刻在面以內爲戈之餘事其面猶戈體之背也今乃不刻於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卽左手之面曰左者殆左手所執者與三國志魏典韋持大雙戟吳甘寧能雙戟舞抱朴子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衛然則古人戈戟有用雙者鋒刃相向宜分左右與元

謂古者諸侯行必有二人執戈先之左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國君當有二戈在前之證此戈云高陽左者戈高陽氏之諸侯左右二戈中之一戈與又考古戈銘有作右軍者古行軍左右有局謂之上下軍亦謂之左右軍或此戈爲左軍所用故以左字志之亦未可定至刻文面背之異亦姑存之以備一說古人於此等事原非定有程式也

象形戈

戈象形

右象形戈銘一字雙鉤此戈芒刃不頓若新發于硎可寶也

宋戴公戈

王商戴公歸之告□

右宋戴公戈銘九字末一字剝蝕不可識此與下四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輖當爲朝詩愁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調者字形相近而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近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稱商戴公爲宋戴公者春秋傳禮記凡有三證詳錫距末跋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猶晉詩之稱爲唐風也檀弓孔子曰某殷人也皆同此例矣按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王之世釋歸字者石鼓文作歸从辵是其證也此戈乃戴公朝于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于先銘勒于後故文整而非錫此戈爲顏運生崇槃曰觀田夫自曲阜土中掘出者文字銘語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羊子戈

羊子之船戈

右羊子戈銘五字曲阜顏氏得之周公廟土中江寧周文學鍾釋第一字爲羊謂楚姓大興朱學士筠釋爲羊謂羊不上出且子爵無與姓連稱者是羊子爲大夫稱翕軍溪學士曰羊字固應上出然此銘造字既用古文而羊下告上皆變直爲曲則羊从羊聲亦可以形舉該之矣惟爵名與國姓罕有連稱之文是所當闕疑者至謂羊子爲大夫稱益無可據矣乃引左氏傳楚熊通授子一事定爲若敖蚡冒舊稱言之甚辯然第一字以原戈細審之字畫清朗豪無剝蝕羊頭實不上出難定爲羊字朱學士謂羊字近之羊乃氏也通志畧謂爲羊舌氏之分族春秋時有羊斟爲華元御戰國時有羊千著書但不知造戈者爲何如人耳惜古文造字無可疑者

邾戈

邾大□□之船戈

右邾戈銘八字剝蝕者三字黃小松司馬所藏器案邾卽春秋之邾國小松云上三字疑是邾太師

從戍戈

永用乃從戍其

右從戍戈銘六字顏運生得見于濟寧案永字上其字下當有闕文

敔戈

敔之造戟

右敔戈銘四字海寧吳槎客參所藏器案此戈而稱戟戈爲平頭戟也

夔戈

戈之
夔

右夔戈銘三字左行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公戈

□公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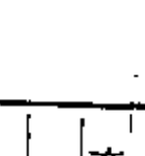
右公戈銘三字首一字渤翁軍溪學士所藏器

方寅戈

寶用
所金作
方寅用

右方寅戈銘八字左行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古寶字之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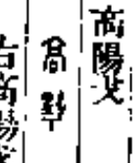
欒左軍戈



欒左軍

右欒左軍戈銘三字器爲元所藏案欒字古欒省齊有欒施晉有欒枝欒書欒黶欒盈左軍卽下軍古人尚右則左爲下矣晉有三軍左僖二十七年傳城濮之戰欒枝將下軍文十二年傳河曲之戰欒盾將下軍宣十二年傳鄭之戰欒書佐下軍成二年傳鞌之戰書將下軍此戈其晉欒氏之物與然則高陽左戈之左亦左軍也後載戈銘有作左軍者今據此釋爲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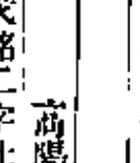
高陽戈



高陽

右高陽戈銘二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舊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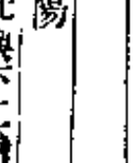
公戈



公作

右公戈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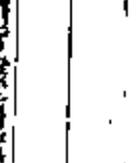
乙戈



乙戈

右乙戈銘二字

周龍伯戟此後銘款其類止一器者不復另行書總名



龍伯作奔戟

右周龍伯戟銘五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戈戟同物也此旅賁所執之戟故曰奔戟賁作奔者古文也詩鴇之奔奔禮記表記作鴇之賁賁孟子音義引丁音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漢書百官公卿表更名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逸之此銘虎賁旅賁之賁當作奔也縉湙書志注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戈形句兵

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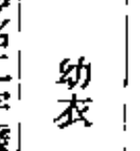
立戈形

右戈形句兵面銘一字背銘一字據陳秋堂搨本摹入

象形句兵

右象形句兵銘據程易疇摹本編入銘文奇古不可釋易疇釋爲周字未敢定姑闕疑易疇云此句兵戟屬也顧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氏以爲戣瞿皆戟屬似得之廣韻戣戟皆引顧命而以戟屬釋之是矣

周幼衣斧



幼衣

右周幼衣斧銘二字據程易疇摹本編入易疇云余從洪養泉見一斧屬之器有內與戈內同內上有銘二文曰幼衣幼疑卽黝字黑衣蓋衛尉屬官國策左師觸聲見趙太后曰賢息舒祺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是也

周可伯槍

可伯再

彝作彝

可伯再

石周可伯槍銘六字左行據趙晉齋搨本摹入案可何之省再偁之省舉也彝說文云网也與羅網以田爰作兵器槍曰彝者彝訓爲法言法器也

周吳季子之子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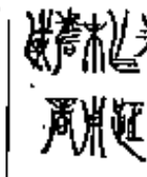
吳季子之

逆之永用

劒

右周吳季子之子劒銘十字鳥篆文據舊藏摹本編入程易疇云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吳季子之子劒劒銘搨本逆以道余其篆爲鳥蟲書十字二行退谷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劒又爲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劒爲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劒吾見三代諸器款識多矣鮮有及此者舊在睢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字酬以十金余案曝書亭集有孫少宰檢室觀吳季子劒四十韻聯句詩又有延陵季子劒銘跋其略云康熙九年冬借李長年潘耒蔡湘過退谷先生檢室出延陵季子佩劒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半重九銖上士之劒也臘有銘篆文不可辨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獨據此則退谷初得是劒時尚未能盡識其銘文見有季子字故以爲季子劒厥後十字盡識乃知爲季子之子劒也朱氏言臘有銘以劒身爲臘仍注之誤蓋臘與身其廣略同也又案精華錄有雙劒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是詩作於康熙八年在曝書亭集作劒銘跋之先一年詩中但敘季子事無一字及其子可見是時王氏亦不知其爲季子之子劒也乃自注雙劒則云其一無銘云吳季子之子劒此必因退谷既經辨識之後改其自注以存實錄故池北偶談之作遂在作雙劒行之後亦得詳載十字銘文與退谷手書釋文無異而其詩仍舊未暇改益足徵其注之爲改作矣元案逆字吳佩叔所釋蓋季子之子名筍釋作造非也

周距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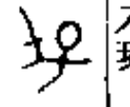
作距末用

國

右周距末銘八字小篆用金塡畫顏運生所藏器據趙晉齋搨本摹入案距末不知何器沈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谿飭孔檢討廣森亦以爲飭弓籥者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誤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潛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據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逆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从來倒未見此器之作末字也荀子巨黍今巨作距者亦古字通借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籥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方綱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元謂此字不類商銘凡色澤亦不省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爲商矣春秋左

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文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曰商宋詩皆其證也

周刀珌



子執刀形

寶

右周刀珌銘二字據江鄭堂手搨本摹入案詩瞻彼洛矣韓璋有瑲毛傳云璋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金琫而璗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珺琫而珺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然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珺也

此刀珌未見其器不知何所質

周制

子

右周削銘一字據陳秋堂搨本摹入案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今之書刀博古圖題曰刀筆據史記蕭相國世家文及後漢書劉益子傳注也然刀以書竹簡非以書縑帛古明有二器不得以削為筆鄭云書刀是矣凡刀刃皆在外削刃獨在內故考工記云合六成規焉氏諸家以為假曲却刃禮少儀云刀却刃授穎削授拊鄭注穎鐶也拊謂把蓋削曲刃本向內故不必却刃也說文所謂剞劂曲刃者即削也今案此器春微偪身屈刃在內刃下按拊拊末有鐶可貫繫結以便佩帶古貨刀亦如之蓋仿其制也

周豐

子孫

盟形中有龍形

鶴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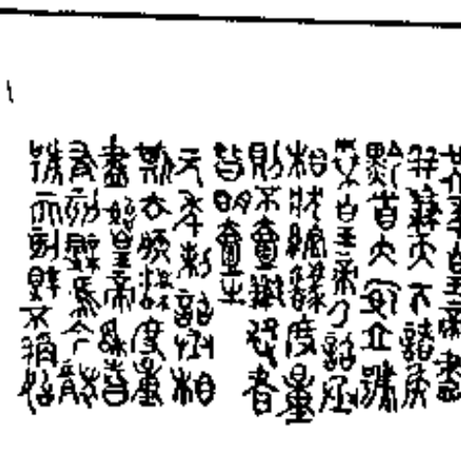
龍形

右周豐銘五字以建初尺量之高七寸徑一尺七寸如豆而卑作豆形中有大小龍形大龍之首正當器心其銘字在大龍首上此器近出蘇州人不識為何器錢博士坫寄搨本來訂此為古器之豐貢合古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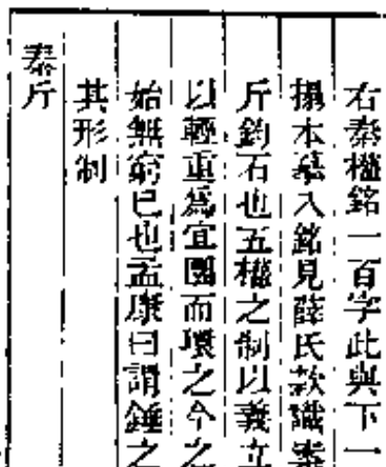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秦器款識

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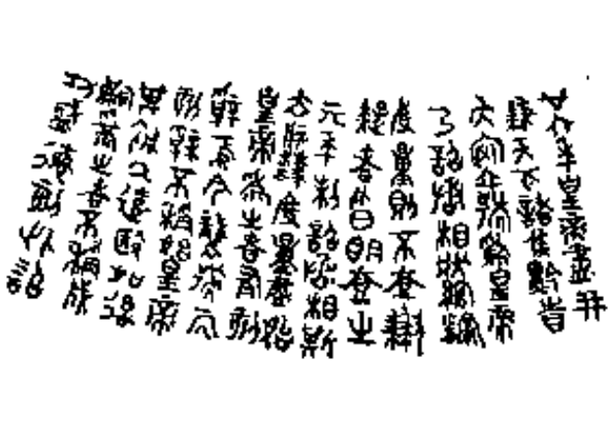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欲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欲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右秦權銘一百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所藏嚴氏齊搨本摹入銘見薛氏款識案權秤錘也漢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今之周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曰謂錘之形如環也此器未見不能詳其形制

秦斤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者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毀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故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右秦斤銘一百三字舊藏平湖高文恪士奇家今不知所在案殿字見石鼓文薛氏釋爲也江鄭堂云殿緊之省左隱元年傳公曰隱有毋遺緊我獨無杜注緊語助是殿字當屬上讀元謂鄭堂之說是也緊猶已已也皆助語之辭若如俗讀屬下句則注當云緊發聲也如襄十四年傳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注則云緊發聲而隱元年傳注則云語助杜意緊字屬上爲句也得此斤銘可以證古義矣

秦量

廿六年皇帝□并兼天下
□□黔首大安立□□皇帝□
詔丞相□□灋□量則□
壹歉疑者皆明壹□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盡
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爲今
襲號而刻□□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如後嗣
爲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刻此詔故
刻左使毋疑

右秦量銘一百字摩滅者十六字器在杭州據陳秋堂揚本墓入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平六國號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更名民曰黔首此量銘廿六年以下四十字始皇帝刻辭也以秦權秦斤銘校之帝字下摩滅者乃盡字下字下乃諸侯二字立字下乃號爲二字帝字下乃乃字相字下乃狀綰二字灋字下乃度字則字下乃不字壹字下乃之字綰王綰也元年以下六十字二世皇帝刻辭也灋字下乃度量二字刻字下乃辭不二字遠字下乃也字去疾斯去疾也本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疏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薛氏云始言金石刻而卒止言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記石字當爲左也元視學山左時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諸刻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于火得舊搨本僅存臣斯以下三十字琅邪臺石刻最然獨存首行五夫二三字第二行五夫二楊樱五字皆始皇所刻從官名也詔書共十一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一行始皇帝所爲也今襲八字一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一行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八字一行如後嗣爲之者不稱八字一行成功盛德四字一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一行史夫二臣德昧死言臣九字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一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一行制曰可三字一行得此斤權量三銘金石刻備矣因附錄之

秦平陽封宮銅器

平陽封宮

右秦平陽封宮銅器銘四字器有雷回紋銘在其旁或以爲漢宮舉契未可遽定蓋殘銅也向藏桐鄉金比部家據陳秋堂揚本墓入案此秦平陽封宮之器也史記秦本紀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宮在岐州平陽城內考武公元年乃春秋魯桓公之十五年此銘是秦篆非古文當是始皇以後所作

秦右軍戈

廿三年邦丞
命右軍
工戈夏止竪匕

右秦右軍戈銘十四字桂未谷觀所藏器據揚本墓入案說文邦邦廣漢縣名陸都縣切陸魏高也二字甚分明金石韻府夏字與真字多同銘文書年不書號嘉定錢晦之太昭云建元以前無二十四年者建元以後惟建武建安有二十四年然此器篆文奇古非東漢人所能及當是秦器蓋祖龍之世本無年號琅邪臺之宗刻石亦但稱維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也班固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當始皇二十四年三晉及楚皆滅是年又攻破荊軍想此時尚未銷兵故作戈也邦邦夏邱雖見漢志當亦沿襲周末舊名故定爲始皇時物豎乃官名周禮寺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鄭康成注豎未冠者之官名也

漢器款識

漢鐘

孔文父鐘

建安三年
孔文父作

右孔文父鐘銘八字在征同泰敦甫太史恩復所藏器江鄭堂云建安三年後漢獻帝即位之十年孔文父無可考是器形製與考工凫氏大略相同當時之小鐘也鐘有篆有枚枚三十六律數始於六終於六六三十六天地自然之數也黃鐘旋宮得備此數

王長子鐘

王長子鐘容一石重卅二斤

右王長子鐘銘十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薛氏款識周陽侯鐘銘云今周陽侯家金鐘一容十斗重卅八斤鐘記載權漢制如是

漢鼎

陶陵鼎

尺

盞

隃麋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

隃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重十斤

器

隃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

容一斗并水銀十斤重十斤

右漢陶陵鼎蓋銘篆銘大字十五小字四器銘大字十七小字十六元所藏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園造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賁麗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莽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隃麋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薛氏款識漢好畤鼎銘云今好畤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宮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載足祠祝薛青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

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元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廚遠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並加冊于楨給圖榻款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也

好時鼎

好時共廚銅鼎第十八斤一兩

右好時鼎銘十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承安宮鼎

承安宮銅鼎容一升重十四斤甘露二年安長丞福孫祿守令史宣夕世造第五

右承安宮鼎銘三十一字據陳秋堂手搨本摹入案甘露二年漢宣帝卽位之二十二年承安宮名三輔黃圖及長安志皆無之漢官名不傳者多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長樂建章甘泉皆掌其宮師古云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此云安長丞以所掌承安宮爲官名也

汾陰侯鼎

汾陰侯

右汾陰侯鼎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鄰堂舊藏摹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

孝成鼎

蓋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器

右孝成鼎蓋銘十五字器銘四十字陽識見薛氏款識

外黃鼎

外黃五斤四兩

容一斗十三

右外黃鼎銘十一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漢志外黃屬陳留郡故縣在今開封府杞縣東北

銅鼎

銅鼎容二斗重十二斤

銅鼎重二斤六兩

右銅鼎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日利千金鼎

日利千金

右日利千金鼎銘四字滋陽牛運震所藏器據摹本編入

漢司正鼎

司正

司正

右漢司正鼎銘四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舊藏摹本摹入此即薛氏款識所載侈耳鼎也侈耳據形制爲名詩毛傳云小鼎謂之鼎爾雅云圜弇上謂之鼎今未見其器不能強說

漢鑪

齊安鑪

廿三

齊安宮銅重鑪容五升具蓋重五斤六兩神爵四年典宮齊夫忠佐史工司馬讓造第一百一世一世三

右齊安鑪銘四十字陽識案世三薛氏款識作廿三

菑川太子鑪

菑川太子
家金煮
盧容二斗
半重十
斤八兩

菑川太子
家金煮
盧容二斗
半重十
斤八兩

右菑川太子鑪銘十七字趙太常所藏器據摹本摹入案漢書王子侯表龍邱侯等皆菑川懿王子陸元侯等皆菑川靖王子北鄉侯菑川孝王子此菑川太子不知何屬煮字字書所無

陽泉使者舍熏鑪

陽泉使者
舍熏鑪一
有般及蓋
并重四斤
□□□□
五年六安
十三年

正月乙未
內史屬
賢造雒
陽付守長
則丞善
掾勝傳
舍啬夫充

正月乙未
內史屬
賢造雒
陽付守長
則丞善
掾勝傳
舍啬夫充

右陽泉使者舍熏鑪銘五十一字磨滅者四字秦太史所藏器據摹本摹入江鄭堂云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器文洛作雒其爲光武以後之器無疑第五行剝蝕不可辨蓋兩數及年號也云六安十三年者乃侯國紀年如孔廟漢石既書五鳳二年又書綏和三年也考漢書賈融傳有六安侯盱又楚王英傳肅宗建初二年封英子楚侯神後徙封六侯續漢書郡國志無六縣是光武時省入六安國然一地無封兩侯之理自必盱國除後乃徙封神則所缺年號當在章和以後矣陽泉亦侯國不知何時國絕省入六安改爲縣使者疑是四百石三百石之長有事于侯國故稱使者耳內史屬者內史之屬官後漢河南尹職與前漢左右內史同豈內史之稱至後漢尚相沿不改耶當時諸侯王亦置內史或者賢乃六安內史屬官亦未可知雒陽付守長不知何官其縣長之類歟器文鑪通爐盤省皿古人通借省文之例也

漢壺

大官壺

大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十年選工伍輿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
通主大僕掾若省

大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十年選工伍輿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
通主大僕掾若省

右大官壺銘三十二字陽識據江鄭堂所藏作摹入

案建武十年也薛氏款識銘文脫一十字且以十十選工四字釋作二十五年二當是傳抄之訛史由因字釋作右亦誤

杜陵壺

杜陵東園銅重周三斗
重十三斤永始元年併工
長造護昌守啬夫宗掾
通主守左丞博守令並省

杜陵東園銅壺容三斗
重十三斤永始元年併工
長造護昌守啬夫宗掾
通主守左丞博守令並省

右杜陵壺銘三十八字平湖令漢陽路墨莊錄所藏器據朱右甫手搨本摹入案杜陵西漢宣帝陵也永始元年成帝之十七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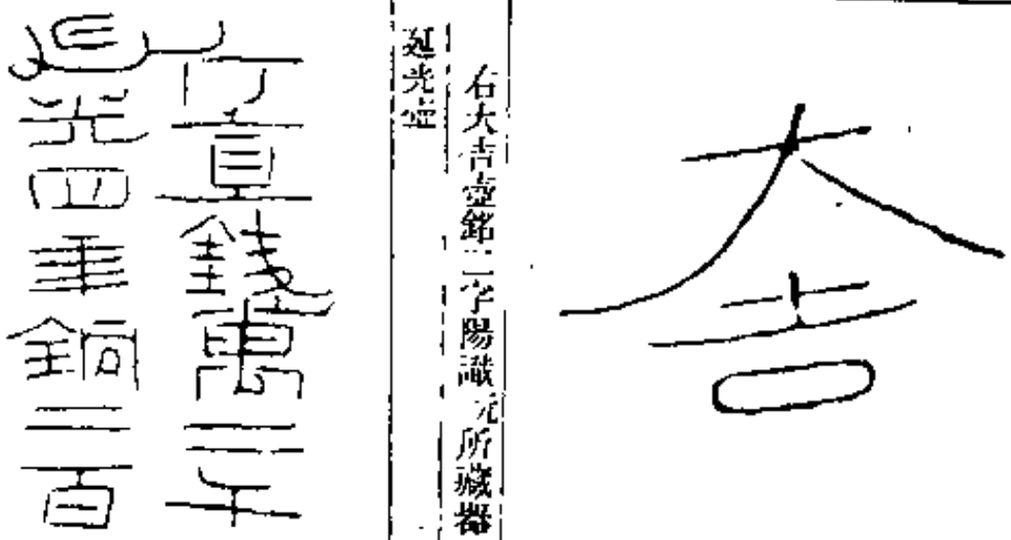
大吉壺

大吉

大吉

右大吉壺銘二字陽識元所藏器

延光壺



延光四年銅二百
斤直錢萬二千

右延光壺銘十三字陽識據宋王氏款識摹入案延光四年東漢安帝之十九年今銅百斤約直錢萬五千古斤權輕小也

更甲壺

更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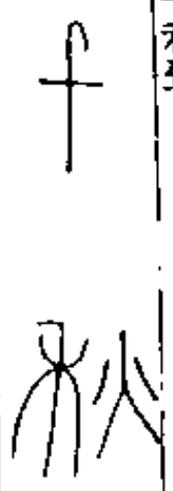
右更甲壺銘二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嚴氏壺

嚴氏作

右嚴氏壺銘三字

千秋壺



千秋

右千秋壺銘二字

漢千馬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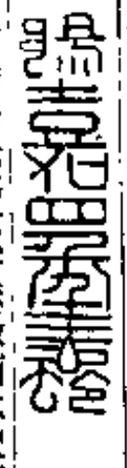
馬形

千

右漢千馬卣銘二字陽識元所藏器案漢人銘器每作吉辭千馬蓋取富厚之義庚子山刀銘云價重十城名高千馬則以馬銘器亦有珍重之義焉

漢洗

陽嘉洗



陽嘉四年朔令

右陽嘉洗銘六字秦敦甫太史所藏器據搨本摹入

伏地洗

伏地

右伏地洗銘二字陽識錢塘何夢華元錫所藏器

大吉昌洗

大吉昌宜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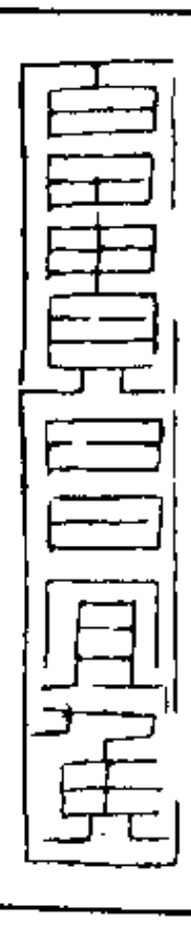
右大吉昌洗銘六字據趙晉齋搨本摹入案漢洗多陽識此後凡陽識者不注明矣

長宜子孫洗

長宜子孫

右長宜子孫洗銘四字此與下九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此洗兩旁作雙魚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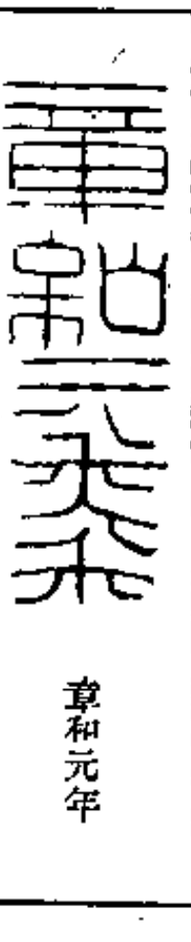
宜侯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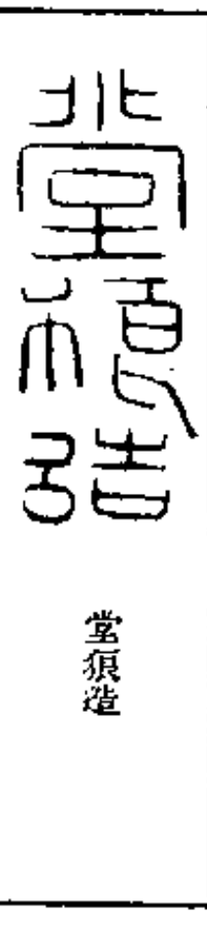
富貴昌宜侯

右宜侯洗銘五字

章和洗銘文據原本一行分作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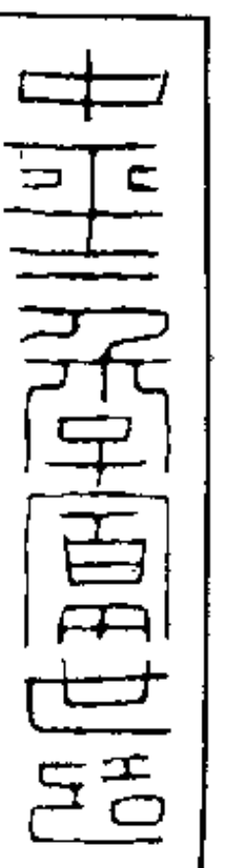
章和元年



堂狼造

右章和洗銘七字案章和元年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四年漢志犍為郡有堂琅縣常璩南中志云常頃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即其地琅宋書州郡志作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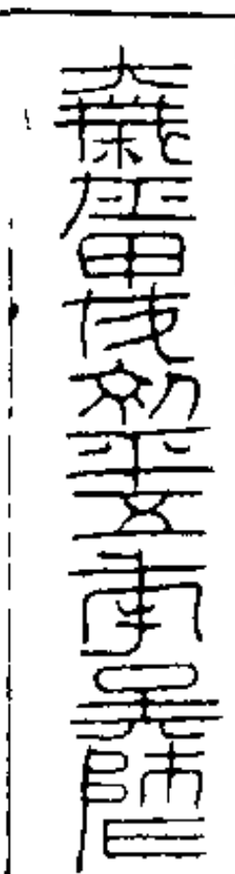
中平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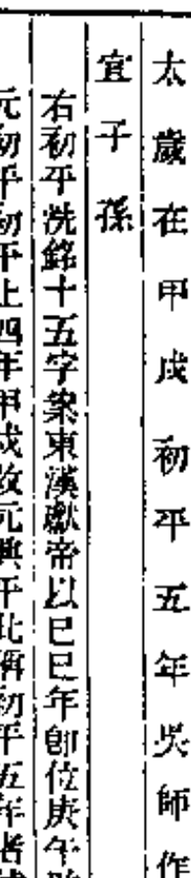
中平二年富世造

右中平洗銘七字案中平二年東漢靈帝即位之十八年富世作器者氏與名也

初平洗



初平洗銘文據原本一行分作兩行



宜子孫

太歲在甲戌初平五年吳師作

宜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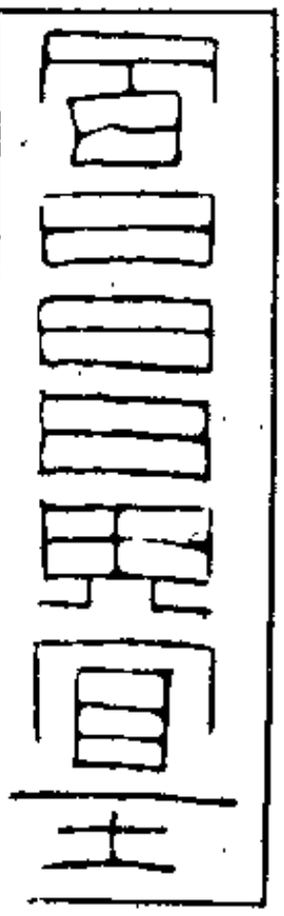
右初平洗銘十五字案東漢獻帝以己巳年即位庚午改元初平初平止四年甲戌改元興平此稱初平五年者遠方於春秋初作器不知改元仍舊號猶西漢五鳳止四年而元所藏五鳳甎云五鳳五年也

永建洗

永建元年朱提造

右永建洗銘七字案永建元年東漢順帝之元年也漢志犍為郡有朱提縣提字本從手旁此從木作楩者考蘇林讀朱提為朱鹿云北方人名匕為鹿玉篇木部云楩即匙字是楩乃匙字之別文隸書手旁與木旁往往多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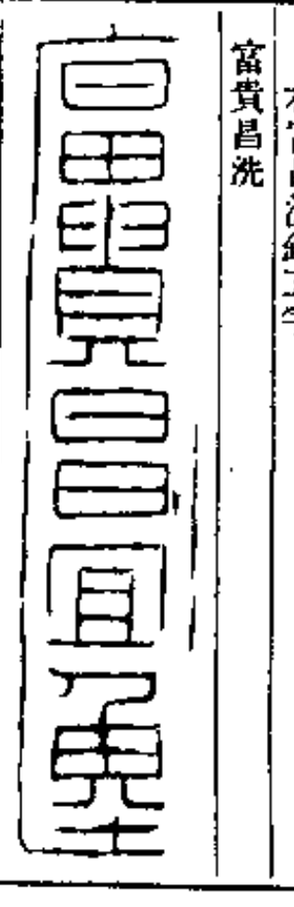
富昌洗



富昌其宜　王

右富昌洗銘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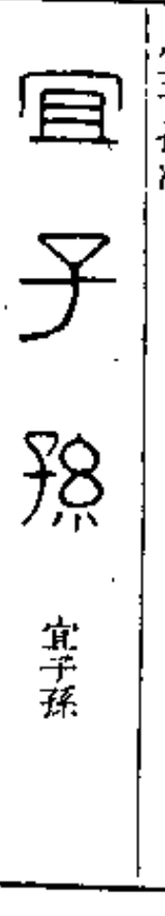
富貴昌洗



富貴昌宜侯　王

右富貴昌洗銘六字

宜子孫洗



宜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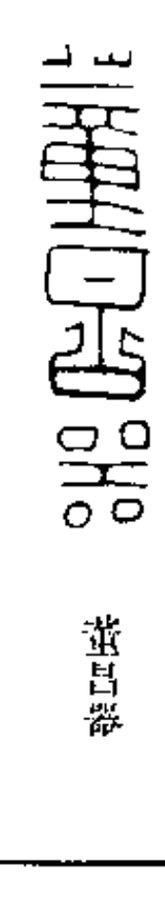
右宜子孫洗銘三字

大吉羊洗

大吉羊

右大吉羊洗銘三字案羊字祥之省銘旁有雙鯽雙魚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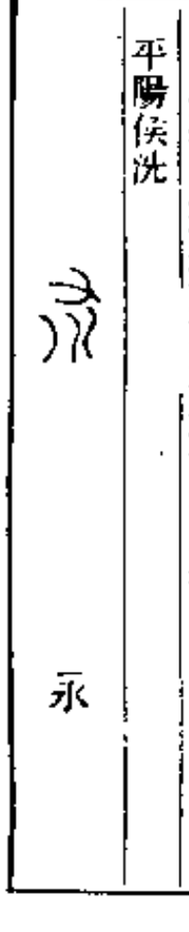
董昌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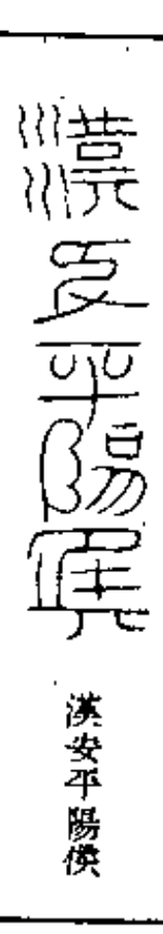
董昌器

右董昌洗銘三字器在杭州已剝落僅存殘銅一片據楊本摹入銘旁有羊形蓋取吉羊之義

平陽侯洗



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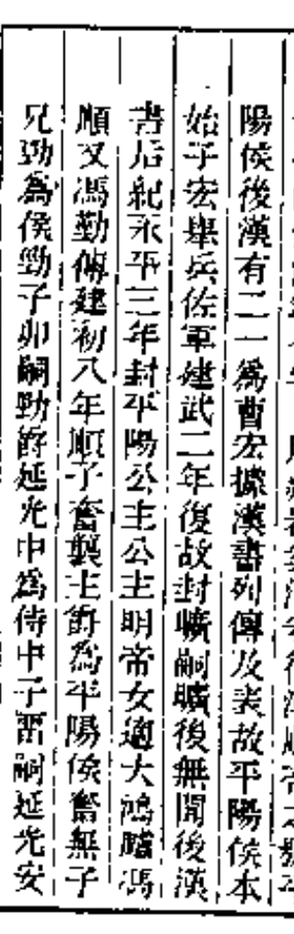


漢安平陽侯

用

右平陽侯洗銘七字元所藏器案漢安後漢順帝之號平陽侯後漢有二一爲曹宏據漢書列傳及表故平陽侯本始子宏舉兵佐軍建武二年復故封嗣嗣後無聞後漢書后紀永平三年封平陽公主公主明帝女適大鴻臚馮順又馮勤傳建初八年順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奮無子兄勁爲侯勤子卯嗣勤爵延光中爲侍中子留嗣延光安帝之號則漢安之平陽侯乃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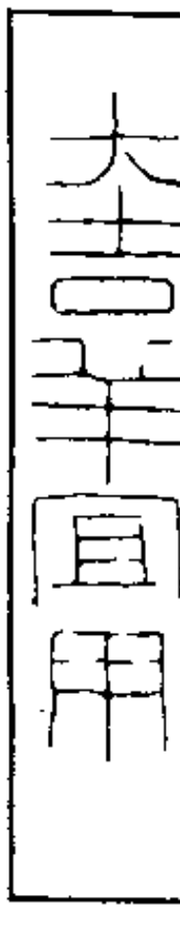
漢安魚鷺洗



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

右漢安魚鷺洗銘九字案續漢書郡國志有朱提無堂琅後漢堂琅既省入朱提故此器云朱提堂琅也犍爲故夜郎國禹貢梁州之境厥貢璆鐵銀鏤韋昭鄭璞以爲璆當作鏐紫磨金與鐵銀鏤以類相從則朱提山之出銀銅由來舊矣漢書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其產銀銅特佳故造器多出其地至今銅器每以雲貴爲最朱提堂狼即今貴州威寧雲南東川二府地博古圖陽嘉二年洗字之右作魚左作鷺正與此同洗取象于鷺魚以二者爲水物也圖釋爲鷺習水而捕魚譬之習于禮而得民殊屬曲說盤名洗者儀禮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承盥洗者棄水器也上用鐵意古人盥洗以手臨盤御者以匜盛水沃之洗後棄水在盤故盤爲棄水器聶崇義以盤洗爲二器失之矣

大吉羊洗



大吉羊宜用

右大吉羊洗銘五字器旁作雙魚形此與下一器皆元所藏

雙魚富貴昌洗

富貴昌宜侯王

右雙魚富貴昌洗銘六字

吉羊洗

吉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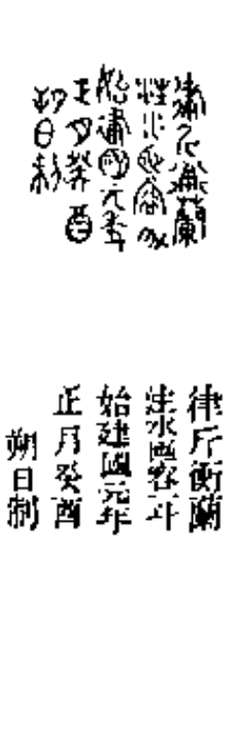
右吉羊洗銘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張芑堂云吳門陸貫夫起母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吉作尚諸家篆書所無存之可備一種篆法翁學士云羊字篆法亦篆書所無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娛曲自成章法爾

雙魚永建洗

永建元年朱提堂狼造

右雙魚永建洗銘七字器爲慈谿鄭微君勳所藏器據楊本摹入

漢注水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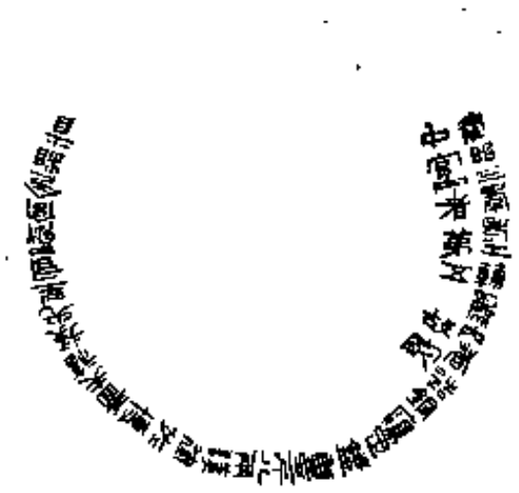


律斤衡蘭
注水匜容斗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右漢注水匜銘二十二字據江鄭堂所藏酒楊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

漢鉦

建昭鴈足鐙



灌水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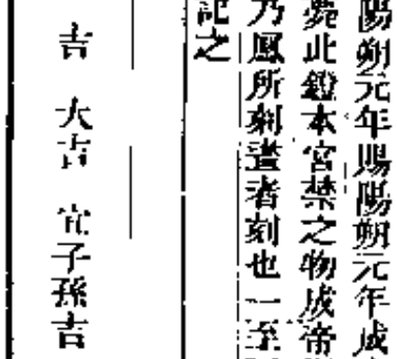
今陽平家盞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後大廚

今陽平家盞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右建昭鴈足鐙銘五十九字青浦王述菴少司寇親所藏器據摹本摹入案建昭三年西漢元帝即位之十三年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也內者內者令也右丞宮令守宮令之丞也皆屬少府後漢百官志少府卿屬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漢表無考補博禄光主相皆人名外戚恩澤侯表陽平侯蔡義本始四年薨無後此陽平家當是大將軍王鳳鳳于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銘云陽朔元年賜陽朔元年成帝即位之九年鳳于陽朔三年薨此鐙本宮禁之物成帝以賜鳳今陽平家以下十三字乃鳳所刻識者刻也一至三者當時所賜不止一器故備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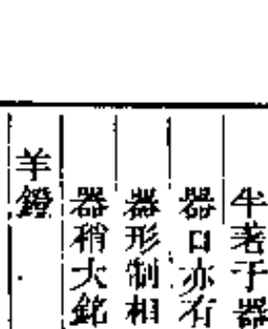
龍虎鹿盧鐙



吉 大吉 宜子孫吉

右龍虎鹿盧鐙銘七字元所藏器器橢圓蓋作鹿盧形後牛著于器前半仰以承炷中有鏈前後有小鑿鑿上有環器口亦有小鑿蓋底及兩翼並龍虎紋與考古圖所載二器形制相類元近見桐鄉金比部薌與所藏鹿盧鐙較此器稍大銘惟宜子孫吉四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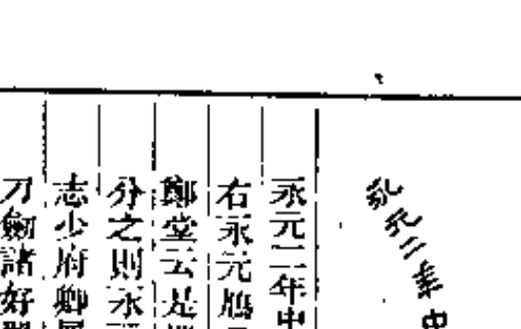
羊鐙



大官貴昌宜長樂 黃龍元年李常造

右羊鐙銘十四字長洲顧文鋐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黃龍元年西漢宣帝之二十五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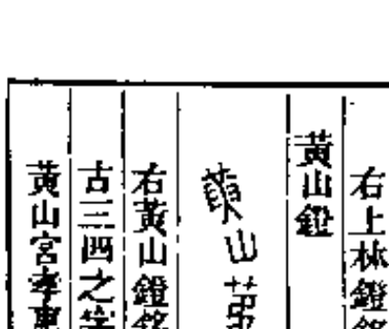
永元鴈足鐙



永元二年中尚方造銅鴈足鐙重九斤工宋次等作

右永元鴈足鐙銘二十字秦太史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江鄭堂云是器後漢和帝永元二年造文云重九斤以今權分之則永元時權一斤重今權七兩有奇耳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卿屬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晉襲漢制有中左右三尚方證以器之中尚方可知漢時有三尚方矣是可補司馬彪之闕太史云銘之對面尚有一山字此失摹

上林鐙



上林 付上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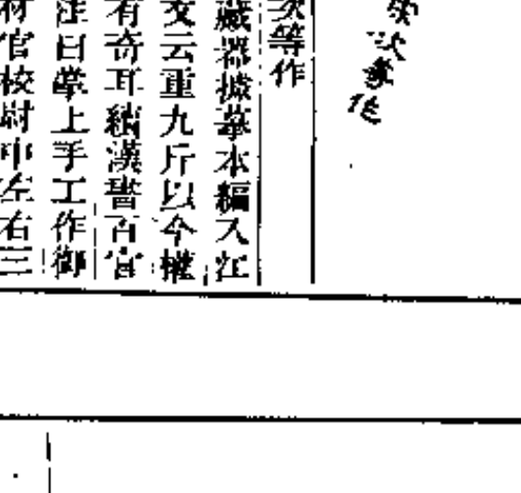
右上林鐙銘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黃山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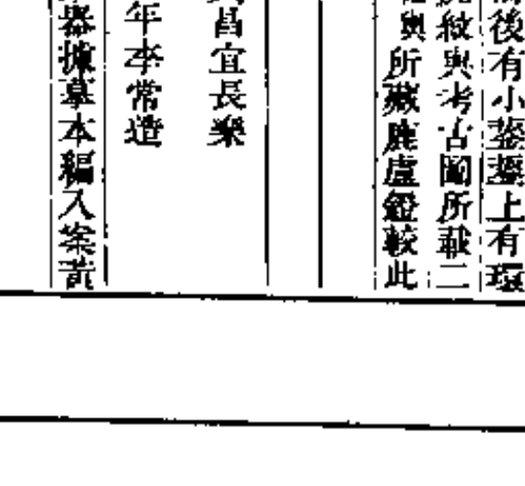
黃山第四

右黃山鐙銘四字張叔未所藏器據摹本摹入案四作三古三四之字省積畫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注云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

林華觀行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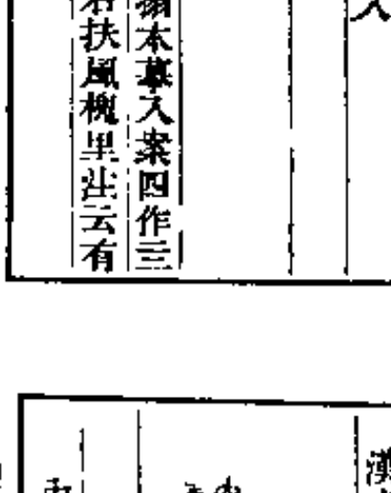
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



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

右林華觀行鐙銘十八字陽識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所藏舊搨本摹入銘見薛氏款識

耿氏鐙



延光四年二月耿氏作鐙比二工張襄造

右延光鐙銘十六字亦見薛氏款識

漢尚浴府金行爐盤

內者未央尚浴府乘輿金行爐盤容二升

重二斤十二兩元年內向造第初八十四

右漢尚浴府金行燭盤銘三十六字錢獻之所藏器搨摹本編入獻之云溫臥者當是溫室臥處所用也尚浴府者溫浴之室也其盤非一故曰第初八十四也內向未詳或云是內者令之名

漢周陽侯甗

周陽侯家銅三習甗一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第四

右漢周陽侯甗銘三十三字陽識據江鄭堂所藏舊搨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案甗字通稱器也

漢元延鋗

長安共廚銅三斗鋗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

右漢元延鋗銘二十五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元延元年西漢成帝即位之二十一年說文云鋗小盆也漢書李廣傳注云鋗即銚也今俗呼銅銚

漢弩機

宛仁弩機

宛仁　宛仁

右宛仁弩機銘二字元所藏器案古史考黃帝作弩禮緯衣引書大甲云若虞機張鄭注機弩牙也周禮司弓矢掌四弩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說文云弩弓有臂者主殺謂之機則弩機之由來舊矣謂於趙與吳蜀敵而為之非也春秋傳有宛射犬宛春此宛仁殆造弩者名氏與

建安弩機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十五百師稽福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稽福

右建安弩機銘十九字張叔未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案建安廿二年東漢獻帝即位之二十九年師同師見成陽靈臺碑吳佩叔云師者工師也夢溪筆談云鄆州發地得銅弩機其側有刻文臂師虞士耳師張柔莫曉其何謂案逸雅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又漢書言府弩機銘云郭工毅賢是則造臂者曰臂師造牙者曰牙師猶之造郭者曰郭工也牙郭作耳故讀為耳師然則此曰師稽福與臂師虞上牙師張柔郭工毅賢同也錢晦之云稽姓未審所出漢書貨殖傳有稽發廣韻云呂氏春秋有秦賢者稽黃此銘可加證矣市字或以為第字或以為制之半文

右中郎將弩機

右　中郎將曹悅赤黑間　右　中郎將曹悅赤黑間

卷韓臂　卷韓臂

右右中郎將弩機銘十二字據陳秋堂翔本摹入案續漢書百官志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曹悅史無考韓讀為郭牙外為郭臂弩之柄卷者束也赤黑間當是弩名古弩有名黃間者見漢書李廣傳注又有名紫間者陸機七弩云操紫間之神機是也

左尚方弩機

兒十四　兒十四

左尚方　十　左尚方　十一

右左尚方弩機銘八字元所藏器案兒造器者名據水元鐙銘云中尚方造則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矣十一者左尚方造器之次第十四者工人所造器之次第也

書言府弩機

延光三年閏月書言府作六石鐵郭工毅賢令磨守丞躬乘鉅史訓主

右書言府弩機銘二十七字陽識據江鄭堂所藏舊搨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

漢戈

阿武戈

阿　武　阿　武

右阿武戈銘二字顏運生樂槃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漢書王子侯表阿武戴侯豫河間獻王之子戈其所造也

險字戈

□險□

右險字戈銘三字不可釋者二字有華紋黃小松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案險下一字似餞字未可遽定姑闕疑吳佩叔云此華紋中蓋火象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外作鉤距形蓋戢之象

晉左軍戈

□晉左軍□□

右晉左軍戈銘六字不可釋者三字據趙晉齋搨本摹入案左軍舊釋作左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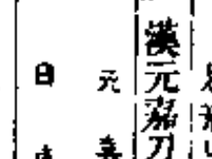
漢劍

寶用劍

工□王天□　自作其寶用

右寶用劍銘十字摩滅者二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案寶用舊釋作天水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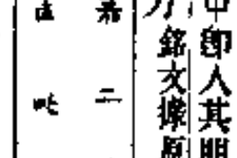
陽武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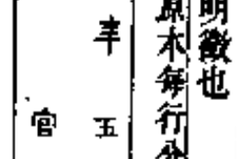
陽武劍

右陽武劍銘四字司馬達甫所藏器據搨本摹入程易疇云劍作𢦏𠂤乃二口形即田汗簡中字从古文𢦏者田皆作𢦏或作田與作𢦏者同下作𢦏者中下中象手足形中即人其明徵也

漢元嘉刀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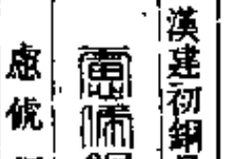
元嘉三年五月丙午
日造此官刀長四
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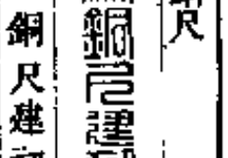
元嘉三年五月丙午
日造此口官刀長四
尺二口口口宜
侯王大吉羊

右元嘉刀銘二十七字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案元嘉三年東漢桓帝即位之七年是年四月改元永興是刀必作于四月以前而曰五月丙午者鑄陽燧必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時見王充論衡每見銅鏡帶鈎款識有此年五月並無丙午而曰丙午者可知此刀實非五月丙午所造銘文特取其月日火德之盛耳

漢建初銅尺



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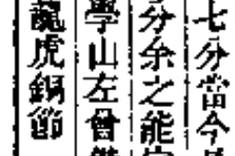
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虞儒 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右漢建初銅尺銘十四字本為江都閻義行所藏後歸孔東塘民部尚任今在衍聖公府中據黃秋平文暘手搨本摹入案新城王尚書居易錄云漢章帝時冷道舞祠下得玉後以為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吳江沈冠雲形著周官釋曰考未見建初尺然其所給古尺圖與此尺正同冠雲云右圖摹宋泰愷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案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蓋此與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江寧周幔亭案云曲阜孔氏所存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冠雲所用尺同然則建初尺與建武尺同矣虞儒銅尺建初尺并州太原郡顏師古音為盧夷孔民部尚任云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虞儒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新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蓋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也以上諸說皆精覈元試學山左曾借觀之范銅導脂一尺藏於家

漢魏虎銅節

王命憲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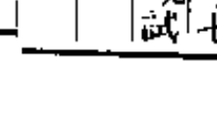


一榼飲之

右漢龍虎銅節銘九字據陳秋堂手搨本摹入案此銘亦見江侍御摹本江識命下重文為冂云嶧山碑而二之例惠釋作道云李陽冰謙卦作道質釋作質从傳省榼釋作榼云疑借作倍此從吳侃叔釋侃叔云盍即惠字榼古文菴蔽雜隋閣即諒陰之陰左傳鹿死不擇音亦以音為陰壽曾近出古甎有榼壁字榼亦古文菴蓋築菴之甓也可與此文參證後漢書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此節銘云王命命惠賈一菴飲之事正相類蓋軍行遇疫故王命賈一菴以棲軍之病疫者而為藥藥以飲之也說文賈庸也此銘雖微亦可見古昔行軍既體恤兵卒復無纖介騷動官民皆可法也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於篆無有當據後漢書作菴不知古文作陷作閤作陰又作榼也元案此搨本與趙晉齋搨本榼字日中皆有小蓋吳釋甚確周禮掌節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此節一面作龍首形一面作虎形

漢符

南郡銅虎符



與南郡守為虎符
南郡左二

右南郡銅虎符背銘半文七字腹銘全文四字此與下一器皆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獻之云史記文帝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即此是也字皆錯以銀舊說云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其合處左有方空右有方柱余謂虎符自古皆有特不以銅作之耳信陵君得魏王虎符晉書郗軍在七國時說文解字曰號發兵瑞王為虎文是古用玉符

新莽銅虎符

新莽銅虎符
武亭口口

右新莽銅虎符背銘半文十一字不可釋者二字腹銘全文四字摩滅者二字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此銘云新與武亭汜汜連率為虎符是莽時所造也錢獻之云漢書莽傳及地里志所載莽改郡國無武亭之稱未識是何地

漢鑣斗

宜子孫鑣斗

宜子孫

右宜子孫鑣斗銘三字元所藏器案說文解鑣字云鑣斗也廣韻云鑣刁斗也溫器三足而有柄又史記李廣傳孟康注以銅作鑣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以銅為之埤蒼云鑣溫器有柄斗似銚周官鬱人鄭司農注鬱十葉為質百二十貫為槃以煮之鑣中停於祭前蓋鑣斗為煮物之器故字从焦焦者持火爇物也

八方鑣斗

八方

右八力鐙斗銘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翁學士兩漢金石記方字摹作方釋爲升

元康鐙斗

元帝元年考工製造作府製造鐙斗

銘當時斗合長平求義省重斤十四兩

右元康鐙斗銘三十五字海鹽張芑堂燕昌所藏器據金石萃編入芑堂釋文丞上有右字摹款無之蓋誤脫石契摹本編入芑堂釋文丞上有右字摹款無之蓋誤脫也芑堂云漢宣帝皆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例時也鐙鼎款識云凡漢器必載其歲月與太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是也翁學士云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又云書失職聽訟收賦稅此器自府嗇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云繕作者上之稟下四人總言省者官所司也其曰石丞者百官表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學士又謂般當是縣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般亦縣名然般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輔之邑連書元案此款般字甚明姑從芑堂釋

漢鉤

丙午神鉤

丙午神鉤君高遷　丙午神鉤君高遷

右丙午神鉤銘七字銀絲塡文元所藏器案造銅器必於丙午日取干支皆屬火元所見帶鉤有作丙午劍君宜官者有作五月丙午造者此云丙午亦鑄鉤之日也君高遷者頸瘠之辭此鉤歐金銀絲身作神人鳥喙抱魚食魚首作獸面故曰神鉤考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白水山生白蜀昆吾之師所浴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郭注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蓋當時取善金作鉤因象其地之神人以爲飾也首作獸面蓋師此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帶鉤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黃金帥比以傳王子延篤云師比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紀鄧遵破匈奴王賜金剛鮮卑組帶一然則師比皆犀毗鮮卑犀比皆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楚詞天問晉制犀比昭曰只上逸以爲博棋誤矣師比之制自趙武靈王而革帶有鉤由來已舊古人以鉤著自腹間所以拘帶且以捍矢左傳僖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注中帶鉤呂覽貴卒管子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國語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韋注帶鉤也在腹莊子達生以鉤注者釋文篋云鑲鉤者誅荀子禮論繒紳而無鉤帶揚子太元格裳格鞶鉤據之則鉤之制古矣南史吉士瞻傳後伏虎防火池得一金帶鉤隱起雕鏤其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玩其詞當亦漢器也考古圖帶鉤有四第一鉤身形若孚宮手抱魚與此器差似其餘形制各異元尚有漢鉤二器款識亦俱不同傳曰坐客滿堂視鉤各異其是之謂與

丙午鉤

丙午鉤君高遷　丙午鉤君高遷

右丙午鉤銘六字元所藏器

長宜君官鉤

長宜君官士至三公　長宜君官士至三公

右長宜君官鉤銘八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長壽牛鉤

長壽

右長壽牛鉤銘二字元所藏器據銅本摹入案銘作陰款揣其制當更有一鉤文必陽識古人合之以當符券也

丙午鉤

六年五月丙午口　六年五月丙午口　張師信印

右丙午鉤銘十一字陽識午下一字舊釋爲作此本文未全據趙太常摹本編入翁學士云漢自武帝始有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

長宜子孫鉤

長宜子孫　長宜子孫

右長宜子孫鉤銘四字黃小松所藏器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此鉤嵌金銀絲篆法奇古每字兩旁皆有點劃作之工非漢以後所能也

漢鐙

永平鐙

永平二年　永平二年

右永平鐙銘七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詩載見玉和鐙央央左柜二年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古者以鈴置於旂旆上所以和聲也永平東漢明帝年號

宜子鐙

宜子　宜子

大吉　大吉

右宜子鐙銘四字陽識

漢宜子孫鐙

宜子孫　宜子孫

大吉利　大吉利

右漢宜子孫鐙銘六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古人以木鐸振文教以金鐸奮武衛盧樂記夾振之注云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此器高不過三寸軍政不足以發號樂舞亦不可以爲節當是鐙屬然鐙鐸二器可通稱故仍舊名爲鐸說文解鐸字云大鐙也

漢染梏

雪溪廬銅絲鐙第四重二斤十四兩　出侯家銅染梏第四重二斤十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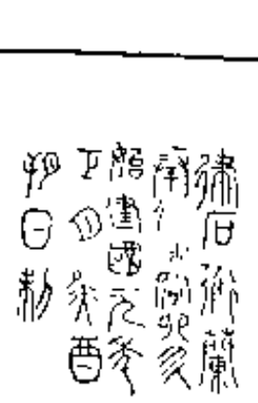
右漢染梏銘十四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染梏未詳何器

漢安昌車釭

安昌

右漢安昌車釭銘二字陽識錢獻之所藏器據摹本編入獻之云此安昌侯張禹物也

新莽銅權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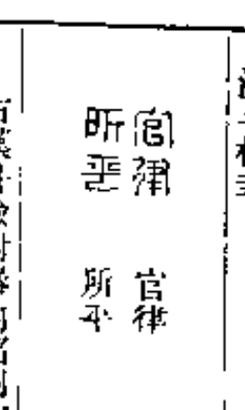


律石衡蘭
奉口口容六升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律石
始建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右新莽銅權二器上一器二十二字下一器可釋者十三字皆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舊氏款識漢注水部容一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與此權蓋一時所制蔣氏云漢新室當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是明年已巳歲制此器也考漢書王莽傳云以十二月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以十二月爲歲首則此銘正月朔即初始元年之十二月朔也律石衡蘭注水部作律斤衡蘭石與斤皆權也律石衡當是官名蘭當是人名莽傳載莽策羣司之辭有曰自燔衡平考量以銓此即命鑄權量之辭也新莽尚有量銘見翁氏兩漢金石記未得搨本故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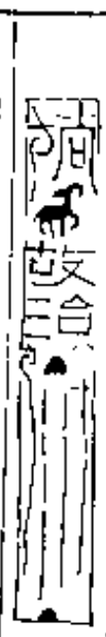
漢斗檢封



官律 鼓鑄
所平 爲口

右漢斗檢封器內銘四字底銘四字末一字泐皆陽識張叔未所藏器案周禮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鄰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賈疏云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比器形方如斗內銘云官律所平著平肆之義底銘末一字疑是鼓字鼓鑄爲鼓著代居之義其爲通商之封璽無疑叔未以爲斗檢封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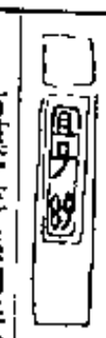
漢尚方銅器



尚方 解爲形 故治 八千万

右漢尚方銅器銘八字陽識元所藏器以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容前後廣七分左右六分四方中空背有三孔長各一寸一分廣二分容面中間有一乳乳下一孔分歧至末有紐合之長二寸三分廣二分上口內有四齒背斜向內面識凡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中畫一角默乃解爲也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層三字分書千万之兩旁左曰万右曰八千案漢書百官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以下加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官官爲之轉爲監副或省翁覃溪學士云尚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屬有兼增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爲尚方所舊辦非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當是東漢時器曰萬曰八千其次第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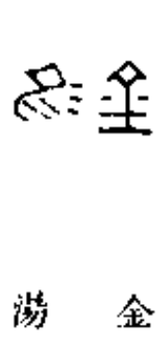
漢宜子孫銅器



宜子孫

右漢宜子孫銅器銘三字元所藏器以建初尺度之長二寸八分廣七分未詳何器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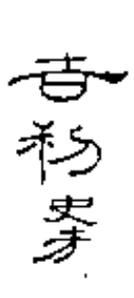
漢湯金銅器



金
湯

右漢湯金銅器銘二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湯字反寫蓋之省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說文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此曰湯金言美金所鑄之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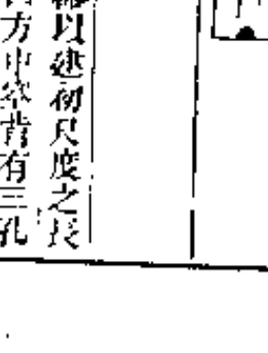
漢吉利銅器



吉利 史十万

右漢吉利銅器銘五字案史作器者氏或官名十万亦吉祥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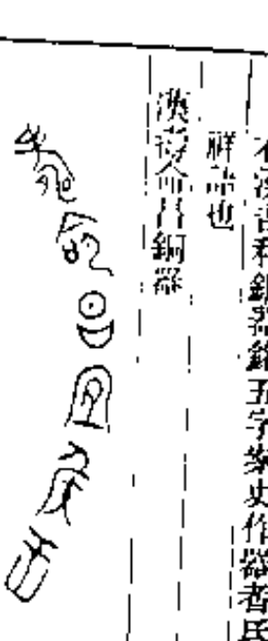
漢安命昌銅器



安命昌宜侯王

右漢安命昌銅器銘六字

漢內者樂臥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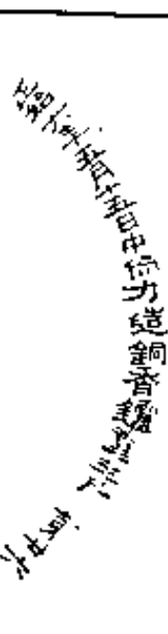


內者樂臥重二斤十四兩第

右漢內者樂臥銅器銘十一字據陳秋堂所藏拓本摹入案樂臥當是長樂宮臥處所用器也

魏器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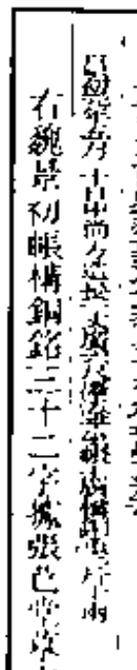
魏太和鐘



太和 黃鐘

右魏太和鐘銘五字孔農部尚在所藏器今失其拓本據蔡邕樂志編入案集古錄云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得古鐘命工扣之與工朴夷則濟律合是知古人定律準以黃鐘故此題黃鐘清也農部定爲魏太和間杜夔典樂時仁柴玉別鑄鐘多不如法數毀改作去其不然夔典樂時仁柴玉別鑄鐘雜錯更試知夔爲精脈之吏相自于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知夔爲精至文帝愛待玉變遂就繫黜免是鐘鑄于太和安知非柴玉所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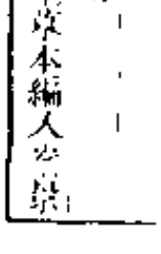
魏正始鐘



正始元年五月十五日中尚方造銅香鑪重三斤第廿六

右魏正始鐘銘二十二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正始魏邵陵厲公年號

魏景初帳構銅



景初元年五月十五日中尚方造銅香鑪重三斤第

右魏景初帳構銅銘三十二字據張芑堂本編入案

初元年魏明帝即位之十一年翁學士云帳構銅之名厲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傳然宋書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爲何人書樊榭詩中以爲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爲據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淳所書則亦同無所據耳

晉器款識

晉泰始漆槃

泰始元年　日月星宿象形　時府故三斤五升銅漆槃重九斤八兩　第一

泰始九年日月七日右廚令淳時府故二斗五升銅漆槃重九斤八兩第二

右晉泰始漆槃銘二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朱王氏款識據本墓入案泰始九年晉武帝即位之九年也將字下府字甚明實無作字宋人舊釋云將作府非也案晉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又曰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此云右尚方治將府故知無事時少府兼領將作也將作府曰將府省文耳漆槃古謂之盥盤亦謂之盤槃樂纂云晉人有銅漆盤自鳴張茂先以爲與洛陽鐘聲諧即此類也

晉永昌權

永昌元年二月四日　小將申雨造

永昌元年二月四日　小將申雨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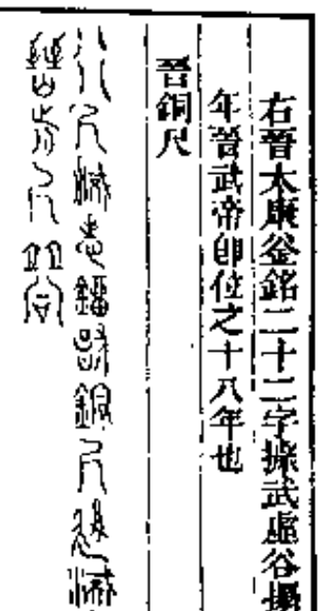
右晉永昌權銘十三字黃小松所藏器據墓本編入案永昌者年不一此據字體定爲晉元帝時物段赤亭校昔云永昌元年不但王敦舉兵武昌石勒亦遣騎士大寇河南此器於濟寧發工得之距武昌校遠安知非石勒部曲所造小將二字見漢書薛宣傳吳志丁奉傳北史魏帝紀云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然則申雨實爲小將非撝謙之詞也

晉太康釜

太康三年八月六日右廚令造斗銅釜重九斤七兩第一

右晉太康釜銘二十二字據武虛谷搨本墓入案太康三年晉武帝即位之十八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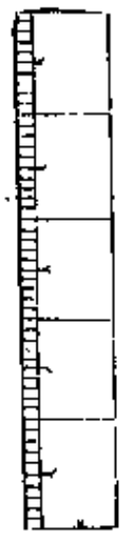
晉銅尺



周尺漢志錯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

晉前尺並同

右晉銅尺銘十九字據朱王氏款識據本墓入案晉志荀勗尺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撰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其七曰建武銅尺志又云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又案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勗今劉歆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吳江沈冠雲形著周官廟田考給古尺圖即此尺併錄此銘云右圖草宋秦燒鐘鼎款識冊所載所摹銘文建下一字正作武權首多一字係誤衍程易疇云江慎齋考定諸家之說周尺得開元錢八枚以較此晉尺短一寸一分漢尺得大泉十枚以較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案曲阜孔氏所藏虛俊銅尺造于建初六年以較此晉尺長二分強皆不相合惟瑤田據王莽所造貨布貨泉及大小泉流傳于今擇其邊郭完好者互相比較定爲莽時造錢布之尺與此晉尺纖毫不爽劉歆莽國師也然則尺背所謂劉歆銅尺者即余今所定之莽尺于此可見莽所造錢布無不精美也元謂虛俊建初尺獨長二分考建初六年乃後漢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距建武五十餘年矣時代既殊尺有贏羨不害其爲同也



右晉尺之半于此倍之可得其全度

實山鉅足爵拜象爵重校刊

積古齋藏器目

阮元 編

彔康鐘二十五字
虢叔大林鐘五十字
邾公望鐘五十五字原稱周公望鐘
百䰧鐘鉦間有字難辨
素棱鐘
子孫冊〻父乙鼎六字
太祝禽鼎
戊寅王月鼎十八字
堇山鼎蓋十字
復鼎二字
伯正父鼎十一字
魯公鼎七字
父辛彝二字
師酉敦一百零八字
殘敦惟王令刊正月字起凡七行
德敦十四字
虎形父戊自器蓋各六字
疐卣器蓋各五字
惠卣
弜父辛卣象形又二字
千馬卣

尤盨四十四字
留君盨十九字
叔般盨三十六字
格伯簋八十四字
素豆
弜父癸斝四字
子燮兕觥器蓋各九字
敔尊五十四字
中姜鬲尊器蓋
黃目尊
齊侯罍
祖己壺二字
史僕壺蓋十七字
庫申父丁角三十二字鑿三字
矢父戊爵三字
足迹形且癸爵三字
拱井形父辛爵三字
要爵七字
鳳爵六字
日刀形父乙爵四字
父乙觶象形又四字
遽中觶六字
象角觶二字
庚觶一字
善父戊觶三字
八子孫觶三字
子執戈形觚
手執中觚陽文
戈形器作乃觚
史賓鈃二十六字
王子申盞蓋十七字
周甗
寰盤一百零三字
旭侯作姬單匜七字
諸女匜
子孫父癸匜四字
素匜
衛公孫呂戈七字
子永戈五字
高陽左戈三字
樂左軍戈三字
象形戈一字
華戈
素鷄鳴戈
素斷戈
馬文句兵
朕作兵
發兵
素劍
素瞿
魯削
素觴
斝斗

此據翁方綱所著積古圖後記及瀛舟筆談內所載入錄未據拓本

清儀閣藏器目

張廷濟編

嘉興張廷濟

清儀閣藏器目
子璋編鐘 兩面有文
虢叔鐘
父乙鼎
婦姑鼎
象鼎
父丹丁尊
御尊蓋
班尊
兕彝
立戈人癸彝
諸女方爵 四足文在腹間中所僅見者
高爵
偁父癸爵
偁癸爵
父辛爵
父丁爵
冊二觶
朕作父癸觶
子作父戊觶
北子孫父戊觶
相作父丁觚
电父癸觚
孫且乙觚
婦鴞觚
番君鬲
畢姬鬲
陸卣
婦乘卣
汪伯卣
兮仲敦蓋
封敦
敔敦
豐兮敦
中雝敦
頌敦
史頌敦 失蓋
史頌盤
伯泰子盤
商句兵
秦始皇殘度
永元鼎
漢置鍾 失蓋
綬和壺
漢家公主鬲
黃山鐙
館陶家鐙
宜子孫鐙
奉山宮行鐙
大吉鹿盧鐙
丙午神鉤
建安弩
解贊弩
王吉弩
五銖泉范 背有日利二字
契刀范
斗檢封
千金氏殘器
永平洗
富貴昌洗
宜字農器
大泉五十范
伏波大虎符
隋杞原府虎符
大唐小銅碑

從古堂款識學

徐同柏考釋

从古堂款識學

嘉興徐同柏鋤菴攷釋

周虢姞大林鐘

是鐘向見二器一爲阮氏積古齋所藏一爲伊氏墨娛堂所藏積古齋一器先是藏司馬迮夫氏亶胡氏于西長庚釋爲太蔟鐘程氏易疇瑞田舊通藝錄僅采其說及入積古齋乃攷定爲虢姞大林鐘釋文自積古齋彝器款識外有吳氏侃姞東發朱氏右甫爲二家道光辛卯春日召師張姞未明氏又得是鐘爲次鄒見於拓本後以備詁儀閣箸作中采擇焉

虢姞旅曰玉鎮皇考惠姞

肆東元明德卿于乃辟得

純祀封旅敢啓卿州皇考

威儀龍卿于天子迺天子

以上四行凡四十字在鐘間

乡錫旅休旅對

天子眷休揚用作

從古堂款識學

朕皇考惠姞大林

龢鐘皇考儀在上翼

在下鑢能降旅多福旅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以上六行凡四十六字又重文四字在鼓之左

[illegible]卿坿字从仅从土通附」益也增也得純祀附次詩天保俾爾多益以莫不增之意

虢古龍字从龍几孫卿龍字古文皆古龍字作龍夾作[illegible]

凡者龍尊居也古居處之居字作尻从尸得凡而止龍字从几於尊居之義爲尤顯伊氏一器此字泐積古齋一器作[illegible]乃尤字[illegible]象犬多毛形从[illegible]又尤之變尤龍古通左襄四年傳尤圍殺記夏本紀作龍圉故龍字作龍夾作[illegible]也[illegible]字與伊氏一器同文自是廼字積古齋一器作[illegible]則[illegible]之省聲古林字積古齋一器文同伊氏一器作[illegible]又姞氏賈林鐘二器積古齋彝器款識作姞丁鐘氏字誤泐似丁字此據另一器[illegible]作姞丁中大林鐘林作[illegible]字从金又爲林鐘字又丁中大夾鐘夾作[illegible]金[illegible]古屋廡字从八[illegible]爲夾室字與廡字同義此爲夾鐘字故又从金楚公太蔟鐘蔟作[illegible]古奏字古文奏作[illegible]象蔟理形从月與从丏同義上从[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屋廡蔟有覆冒之意淮南子天文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是鐘所見大小二器文皆同惟[illegible]略異積古齋彝器款識廡字失摹月旁合觀數文知[illegible]象屋廡形[illegible]卿[illegible]之變[illegible]又[illegible]之變古屋廡之廡與[illegible]糜之糜同字書洪範庶草繁廡說文引作庶卿繁糜糜字本从林此林字更从糜益見糜糜之義

豎古數字古鐘數之數从支數鐘之數从攴此从金者金鄭鐘也攷工記鳧氏于上謂之鼓注鄭司農云鼓所擊處銘云豎「能」謂鼓其鼓處而其聲能「也」能「猶喝」能讀曰熊「喝」聲近義同積古齋一器作[illegible]从金同伊氏一器作[illegible]林氏鐘作[illegible]又一器作[illegible]宗周鐘作[illegible]卿數首[illegible]又重文支更可證數「能」重文鐘互有泐筆

虢姞左僖五年傳云王季之穆也疏引賈侍中說虢姞封西虢虢公是也此名旅者蓋虢姞之後竹書紀季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

按古人名字相配旅呂古通左氏春秋宣十八年楚子旅殺梁作楚子旅呂長也虢公長父恐卿此呂有長義廣雅釋詁旅呂長也又方言呂長也

虢姞旅高攸高攸比鼎有王命祖叟奏以口虢旅酒事卿鑄大林鐘之虢姞旅同柏按上文云王在周盛宮以韋元成合文武世室爲七廟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孝王時以朱子从劉歆文定世室不在七廟之內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厲王時世次與竹書紀年夷正相合積古齋彝器款識比仲父奏作南季作使同柏按銘文比字作[illegible]同籀文奏字事使通

按左襄十九年傳季萱子作林鐘注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是鐘銘曰大林龢鐘蓋應林鐘之律謂之大林如此鐘之制之類是也古鑄鐘皆應律然大大小有差就大之中又有差博古圖所載古鐘尺寸皆可覆按卿以今所見林鐘言之姞氏寶林鐘兩欒高建初尺一尺五寸有奇以斠是鐘爲縮二寸許是鐘兩欒高建初尺一尺七寸有奇以斠積古齋一器爲縮一寸許斠伊氏一器又贏

一寸許而要不失其爲準中林鐘者則以銑鉦鼓
舞甬衡及旋薄厚侈弇之不離乎鳧氏所云耳景
王惟鑄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故單穆公伶州鳩
議其過制若大林固自有其制而非單穆公伶州
鳩之議之所及矣然則是鐘也其卿周語所謂大
林與伊氏一器尺寸从拓本斠得外林氏鎛林鐘
另一器又中大林鐘以拓本斠之卿氏鐘
尺寸與伊氏一器同
中鐘尺寸與是鐘同

周無專鼎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各
于周廟燔于國室司徒
南中右無專內門入中廷
王乎史翏冊命無專曰
官嗣佐王遣側成方錫
女元衣帶束戈琱戟縞
必彤矢攸勒繇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
作尊鼎用亯于朕烈考用
割盟壽萬季子孫永寶用

銘十行七行二九字三行二十字又合文一
字

既望二之翼日也周禮鄉士疏月大則十六日爲
望月小則十五日爲望各格省廟字从朝反書格
廟謂特格廟周禮大宗伯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炎
舊釋作烝澂浦畢崑圖師云時在九月不得云烝
古文番作𤇾此𤇾卿𤇾之省从火乃燔字耳按燔
義有三一爲燔燎之燔字正作燔詩楚茨傳燔取
膟膋是也一爲燔炙之燔說文字作𤇾經典省作

膰周禮量人注燔從于獻酒之肉炙是也又爲脤
膰之膰說文𤇾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
𤇾焉以饋同姓是也是銘燔字當是燔燎之燔圖
室卿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司徒當
時相禮者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曰以
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南中據詩出車傳常
建旐及竹書紀季是南中爲文王時人據詩常建
傳及漢書古今人表是宣王時又一南中是銘之
南中當是宣王時人右通祐當讀如侑謂詔侑之
如周禮大宗伯注儐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
登之延之義無字三文小異鄰之省古文鄭作豐
邢作井鄭作奠邵作登邵作寺鄙作啚楚省邑旁
內門二字合文內入古通太當讀如字乎呼本字
叟內叟周禮內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參名其人未聞卿司字此當讀爲嗣佐字本
作左从𠂇此𠂇卿𠂇之變象手刃形佐王當指大
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遣卿偵字問正也遣側猶云反覆審克之意成字
與季媿鼎頌壺成字同象方字从𢀛斠反書成方
刑遷也說文鄰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無專當
卿其後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故其冊命如此元
衣衮衣帶束舊釋作束帶陽湖孫淵如觀察釋
作帶純按遲簋純魯純作𢀛作𢀛周公望鐘以其
純于餴純作𢀛卿古文𢀛象回繞形𢀛卿屯字
𢀛又𢀛之變也純訓專訓一訓大訓美訓善訓文
與屯右屯字从一者訓固訓厚有別帶純猶云黼
純元衣帶純卿詩采菽所云元衮及黼也戈戟屬

琱戟畫戟縞必素韠考工記玉人注必讀如鹿車
緋之緋二韠古通形矢二字作𢀛从四矢水聲與
𢀛𢀛矢字作𢀛同象彼勒卿鞗勒詩作鞗革說文
鞗轡首銅爾疋轡首謂之革注轡靶勒也緣和鸞
旂龍旂象休猶云嘉休叟記周本紀賜天子之命
卿書序之旅天子之命也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
之命烈考上朕字有泐筆烈考光明之考割當讀
爲匄害曷古通故割夾通匄盟明本字盟壽卿壽
壽盟壽聲近義同
銘中王方韵純旂韵遣側雙聲魯休叟韵
是鼎今在侯山卿　國初諸老所傳侯山鼎是
也釋文自古歙程氏劍津鄒氏下約數十家詳
大興翁覃溪學士侯山鼎銘考澂浦吳侃叔明
經東發釋文出更足訂舊說之譌而補所未備
儀徵阮氏積古齋彝器款識曾采其說道光辛
巳五月朔檢閱吳氏及諸家之說偶有所見因
作此以質同者者

格廟

格廟周禮大宗伯鄭氏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諸
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是王格于周廟爲特假廟
非常祭之謂今以禮祭統鄭注及書洛誥疏引鄭
說并所見鼎彝銘文證之祭統爵賞之施節鄭注
一獻一酳尸也非時而祭曰奠云一酳尸則非常
祭之酳奠矣云非時而祭則受命者如是出命者
準是矣此特假廟之一證也又祭有四時節鄭注
謂夏殷時禮也鄭以因祭而發爵賜服爲夏殷時
禮則周時發爵賜服自不因祭此特假廟之二證

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是當常祭時必越日行事如巡守歸格之儀則不當常祭時可知此特假廟之三證也識敢云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師毛父敢云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吳彝云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太室旦王格廟頌鼎頌壺頌敢云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太室寰鼎寰盤云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邢敢云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榭凡祭以周之季月夏之孟月爲正曰正月曰二月曰五月則非常祭之時曰旦則是行一酳尸之禮此特假廟之四證也至克彝云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格大室師酉敢云正月王在吳格吳太廟此大子適諸侯自是特假廟又不在因祭不因祭之例祭統戟孔悝鼎銘云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鄭注云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是銘云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正當夏之孟秋當祭時何以彼爲因祭此爲特假是在考禮者之會而通之耳

燔

燔說文云爇也詩楚茨傳云燔取膟膋按燔是朝踐時事禮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鄭注云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見當爲覵覵當爲馨燔燎馨香覵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又郊特牲詔祝於室鄭注云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上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三人親制其

肝所謂制祭也是銘云燔于圖室圖室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燔于圖室即祭義之建設朝事郊特牲之詔祝於室也或因郊特牲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謂燔又是饋孰時事今按鄭注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奠或爲薦薦乃申足上文奠謂薦孰時語猶云或說如此耳如詩生民取蕭祭脂鄭箋云至其時取蕭艸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至其時者不定之時也禮家不察乃有一祭再焫蕭及朝踐爲殷禮饋孰爲周禮之疑其實郊特牲之既奠焫蕭即祭義之朝事燔燎也至燔于圖室之燔更無庸疑者古假廟冊命皆質明行事吳彝云旦王格廟寰鼎寰盤云旦王格太室頌鼎頌壺頌敢云旦王格太室師毛父敢云旦王格于太室是銘不曰旦者省文也書洛誥王入太室祼禮祭統故祭之日一獻祼獻並在質明則祼之後獻之前之燔自不煩言而知其在朝踐時矣諸家饋孰時事之疑試以鄭注及是銘所云燔于圖室覆按之

右

右讀爲侑謂詔侑之如周禮大宗伯鄭注所云擯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命以出此其略也按鄭氏此注據禮祭統及儀禮覲禮文覲禮大史是右鄭注云右讀如

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鄭以今文氏爲是故有此訓若如古文則右讀如當爲侑矣必知爲侑者周禮王命諸侯則儐乃大宗伯之職今按是銘云司徒南中右無專內門立中廷王呼史翏冊命無専又識敢云穆公入右識立中廷北鄉師毛父敢云師毛父即立邢伯右內史冊命康鼎云艾伯內右康邢敢云艾季入右邢立中廷艾伯呼命邢周敢云宰辟父右周立位敢云宰曶入右楚立中廷王呼史口冊命楚吳彝云宰朏右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王呼史戊冊命吳寰鼎寰盤云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㝨受王命書王呼史減生冊錫寰頌鼎頌壺頌敢云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師酉敢云公族口釐入右師酉立中廷王呼史口冊命師酉是宗伯之外又有司徒及曰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諸僩如策命本內史職而覲禮述命又爲太史也司徒及曰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既是儐者則所云右者自是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不得因下有史及內史之文而謂右與內史由王右之右也邢敢云毛伯內門立中廷右祝邢王呼內史冊命邢歐陽集古錄謂毛伯入廟門中其廷右祝與邢皆在其右此但據祭統文云爾翁氏覃溪集山鼎銘孝乃謂右字必如是說今觀大宗伯及覲禮鄭注有以知其說之未然矣

南中

南中據詩毛傳出車篇云南仲文王之屬是南中

爲文王時人常二篇云王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時又一南中據鄭箋常武篇云南中文王時卿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是常武之南仲卿出車之南仲爲鄭箋之說者謂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南中自是文王時人爲毛傳之說者謂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叔南仲二山甫申伯尹吉甫韓侯蹶父張仲程伯休父自是宣王時又一南中今按南宮中鼎云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虎白虎西方宿虎方猶云西方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出車篇云赫赫南仲矣是銘云司事正相合是南宮中卿出車之南仲南仲薄伐西戎逆南中右無專內門大中廷王呼史翏冊命無專曰官嗣佐王遣側成方佐王卿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遣側猶云反覆審克之意成方刑灋也禮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蓋必焉所謂遣側成方也蓋無專者甫侯之後說文鄦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無卿鄉省文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故其冊命如此計甫侯至無專近則四五世遠則五六世正當宣王時則宣王時又一南中無疑矣或說官嗣佐王嗣當釋作司佐王猶詩六月篇云佐天子遣側成方成當釋作虎卿南宮中鼎之虎方當時南中伐西戎無專爲之副也按南宮中鼎虎作乳又父丁尊作乳師酉敔作乳召伯虎敔作乳然虎彝作乳無作乳者則是說究屬無據存之以備一說可耳

隻山周鼎自　國初諸老著錄後爲古器之冠奕者銘中多周家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見者知爲周禮爰寫其文作四解附於後

周諸女方爵、

亞形中　人持畄形　諸女以大司
勺形酉形爪形　子尊彝

銘兩截上象形五字下兩行凡七字又夾行中一字

亞亞形古堊字通屋廟室之象與舊釋作格上三矢形今按當是人持畄形蓋古叟字斟酒之象勺形酉形合爲酌字又六形酌奠之象酒所以洽百禮故著此象以示敬

者諸省諸女猶婦女九嬪之屬乙舊釋作毕今按明是以字以與也大子舊釋作太子今按大如字子當讀爲祀周禮閭隸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是也司字與楚公夜雨雷鐘本甲本中四字在夾行中同司主也著此文者明此尊彝有主之者諸女特贊其事耳

釋叟

說古叟字从人从畄畄夾聲凡人也持畄故詰屈畄古畄字象畄形畄有容義容有叟音石鼓庸作蓋字夾从畄容庸叟一聲之轉叟字夾作卿量也量故字从畄畄缶也盛酒漿器叟字夾作庚陶屬畄量也人持畄量之象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闕文選北征賦注須臾少時也竊謂須臾二字當是斟斟之意須臾或倂斯須或直倂須畄需也需須也字夾通轉易需象辭需於酒食象傳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序卦需者飲食之道也虞注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又逸象坎爲酒是也合之臾之音義其爲斟斟之意可知凡飲酒必踰時故古人少時夾謂之須臾又謂之斯須禮中庸道也者下可須臾離也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郎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意說文鄦部臾乃臾本字讀如賢者以鄦部從乙之字同相按申部臾從乙聲臾爲反臾疑臾之解爲束縛捽拽乃臾曳之臾今讀如須臾之臾凡庾斟等字从之乃假借字不觀此文無以知臾之形聲而古人須臾二字幾不解其謂何矣

是器似爵而方四足高大於他爵身作云回切紋銘在尾之裏張芬木明氏得於吳門臧之清儀閣同柏堯爲之釋其文復考定其器爲觚觶之觶按博古考古二書所載爵無有方者方爵之倂著錄家夾未曾及惟楚詞招魂實羽觴些注有觴觚也之訓因徧檢傳注如觚禮酒器也又觚寡也觚棱也觚方也觚夾方也觴酒器之總名也又觴爵名觴爵也觴酒爵也又說文角部蕧籀文觴从爵省乃知王氏此訓是指爵之方者顧不曰觴方爵而曰觴觚也明爵之方者曰觴如鼎之款足者曰鬲不曰款足鼎也雖者曰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觶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又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楚詞注分明據此二條何得云指爵之方者同柏謂是固肰矣肰獨不聞尊彝器之總名而尊彝有器乎如許氏引韓詩說爵爲總名而爵又有其器乎尊彝爵有其器而觴獨無其器乎觴自有器則觚自不當但作酒器解至先儒每論彝器多所牴牾微特犧讀爲獻象鳳皇裟上肰象以象骨飾尊其說非是卿如此條韓說與說文觴受三升者謂之觚又觶鄉飲角也觶受四升觶觶實曰觴虛曰觶說又互異總之未經目驗不免沿譌方今古器畢出考禮者正宜藉此以明制度而乃拘守一說執而辭通識者惜焉同柏故以王氏之訓爲指爵之方者而爵之方者當直名爲觴耳安意如此不識博雅君子以爲肰乎否也

周史頌敦

惟三年五月丁子在王宗
周命史頌德蘇澤友里君
百生帥隅盩于成周休右
成事蘇儐寵馬三匹吉金用
作鬻彝頌其萬年無疆日
匡天子定命子孫永寶用

銘六行二十字又合文一字重文二字

宗周謂鎬京史內史頌名得德通慶賞之謂德蘇卿鮮字蘇省文侯氏名溷古字象象獸形盩古文吳〇象回市形卿口字合爲敔牧之象从水則爲澤矣澤友里地名君猶尹也百生其人名鞠古隅字从章城隅之象隅通作偶副貳也盩卿抽字引也去也于往也成周謂洛邑休美又右省助也言君百生帥其副貳去往他邑非若春秋時晉遷原伯賈于冀所謂休右成事此其命辭也賓上頌也字通儐章卿龍字通作龍儀禮覲禮侯氏儐使者諸公四馬儐太史夫如之此三曰馬三匹并見禮有隆殺遞古匡字皇芈一聲之轉日匡猶云日襄匡襄聲近義同顯字夫見追敔彼當釋作覲卿書之覲揚也此當釋作定卿詩之定命也顯覲定一聲之轉賈王賞賜內史職也故卿以此爲頌禱之辭與畯臣天子霝終同意

此王命頌慶賞蘇地而頌以其事作彝器也與頌鼎頌壺頌敦爲一人之器彼器作于前此器作于後知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夫如之彼銘云官嗣成周賈監嗣新造賈用宮御賈古晴字賜也卿八枋之子也御馭通卿八枋馭羣臣予以馭其幸也此曰史凡銘文內史皆直曰史則知爲一人矣彼紀受職受服受器爲其字蘇林母龔姒作尊彝蓋初命爲大夫之辭此直曰作鬻彝既辭也故知彼器作于前此器作于後也奉王命慶賞人地而夫作彝器者夫大約刻書于宗彝之意蘇曹戴伯蘇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又史記曹姓世家幽伯九年弟蘇弒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此曰三年其爲曹戴伯蘇無疑特頌鼎頌壺頌敦有王在周康昭宮之文康王廟祧在厲王時則彼之三年爲夷王或孝王是銘之三年又爲宣王當以五月丁子及頌鼎

頌壺頌敦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推算得之五月諸侯夏見之時丁子丁夫戊子二日也德蘇一節丁夫日事蘇儐一節戊子日事

是銘通章五韻每韻中又各自爲韻如子里事彝是韻用易剝象傳以韻炎尤載豐象傳以韻炎志事讀如以夫與子里事彝韻此通章用韻也隅周韻儐金韻疆命韻周有調音調讀如重詩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東方朔七諫楚辭同字則周夫與頌韻此每韻中各自爲韻也觀此見古人用韻之寄

是敦向爲錢夢盧外舅明物同柏曾假至來摩挲累月嘉慶廿又五年十月廿又二日張芾未明氏介同柏以重幣易得既以同柏同有古癖拓文命釋爰不揣檮昧讀書所見於冊其然與否惟能讀古文者是質

周頌敦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大
室卿侊宰宏右頌入門立
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乎
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
女官嗣成周貫監嗣新寢
貫用宮御錫女元衣帶采
赤市朱黃䜌旂攸勒用事
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
反入覲寵頌敦對揚天子
丕顯魯休周作朕皇考龔

林皇母龔姒蹕尊彝用追
孝新匄康虔純右通祿永
命頌其萬年釁壽無疆畯
臣天子霝終子孫永寶用

銘十五行二十字又重文二字蓋器同

邵卿昭字周禮小史釋文昭或作從王在周康昭宮謂王有事于康王昭王廟也在有祭義尚書大傳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

尹氏次見博古圖敔彝敔氏受稱敔故稱云尹氏者左僖元年傳疏所謂氏者佐尊乃賜是臣之官號是也詩常棣傳尹氏掌命卿士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左僖二十八年傳杜注尹氏王卿士按尹氏自文武時逸周書和寤解盡有尹氏八士自王時詩有尹吉甫幽王時詩有尹氏大師春秋時左僖二十八年傳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之文尹氏自是世大夫周禮內史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故傳云掌命卿士箋云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也又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故杜云王卿士也成周洛邑謂之成周者公羊宣十六年傳注周道所成王所都也又疏引鄭義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按詩清廟箋七年富作五年書洛誥傳及疏引鄭義以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以瀍水東爲成周詩譜又以王城爲東都書多士序傳又以成周爲下都按澗瀍之間及瀍水東自是二邑然書但云大邑新邑新大邑書序及尚書大傳則

云成周竊謂周公營洛時成周未有下都之名卿東都王城次統於成周書洛誥云自服於土中且曰其作大邑逸周書作洛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土中大邑卿洛邑乃特著成周二字則當時固以東都王城統於成周矣孔鄭云「蓋據東遷後說是銘在東遷以前成周當兼東都王城言

殘古文造新造謂新邑攷新邑自洛邑外一爲南鄭一爲槐里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於南鄭下云穆王以下都於南鄭漢書地理志京兆郡縣鄭臣瓚曰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師古曰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按西鄭當依竹書紀年作南鄭穆天子傳至於南鄭郭注南鄭今京兆縣也按地理志漢中郡有南鄭縣乃古褒國附庸之邑詳一統志穆王以下都南鄭它無所攷觀左昭十二年傳子革對楚靈王語則南鄭之爲穆王所都可知又竹書紀年懿王十五年遷于槐里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注周曰犬邱懿王都之是也新造當指此二邑

賓頌壺同文頌鼎作賞又成周賞下頌壺頌鼎有甘家二字證以格伯盨乃賞卅田則云「周禮大宗伯五命賜則注則地未成國之名」知賞乃賞賜之謂玉篇賜賜也字从貝从青賜字次見廣韻此岸卿學之省學古文青从貝蓋古賜字命女官嗣成周賜監嗣新造賜言賞賜之謂田在成周者女總領之其在新造者并監察之嗣卿司字總領之謂監讀爲三監之監察也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畢命序云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又書梓材王啓監或以成周爲下都按詩瞻卬譜成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

于衛使爲之長謂之監此曰司曰監司任大責重與君陳畢公康叔等文書畢命序鄭義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按霍侯事今無所攷然以成周冊命又可爲是銘之一證卿字以上文賜字推之當讀若馭賜賜也卿八柄所謂予也周官卿謂以王之八柄馭之也官君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注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然則頌當是官內史者

朱黃讀爲朱衡黃衡古通禮玉藻幽衡康鼎作幽黃

佩謂佩冊說文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蓋如佩玉之有組綬故得佩以出入也覲寵猶云覲光寵與光同意左僖二十八年傳云受策以出入三覲可補儀禮覲禮侯氏受以下儀節是銘云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寵又可與左傳互證

韓詩韓恭古今字

敔古文始姒本字敔文有始無姒知始卿姒字　姒姓

畯畯省通駿長也與宗周鐘畯保三國畯字同義

按頌之名見於彝器者是敔及頌壺頌鼎外有叟頌敔清儀閣舊藏銘文六十三字叟頌槃同里王古齋上舍錫書所藏銘曰叟頌作榮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叟頌敔有命頌德頌蘇齋古文人名澤古字友里及𩰫寶龍馬三匹之文

覲禮侯氏傳使者諸公四馬傳太叟次如之是頌爲太叟職據周禮內叟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次如之是頌爲內叟職證以是敔云命女官司成周賜監司新造賜

用宮御賜賜也御馭通朝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注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則頌自是官內史者親禮云「當時定制如是非謂行禮時兼容兼攝也因此推之彼敔之蘇乃曹戴伯蘇史記曹世家幽伯九年弟蘇弒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去三歲又竹書紀年宣王三年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遷彼敔云惟「三年五月丁子自是宣王三年戴伯初去來朝事又因此推之是敔之尹氏朝博古圖敔敔之尹氏敔云尹氏受禮敔大郭詩嘗盡之尹氏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逆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戎錫召穆公命博古圖敔敔紀敔伐淮南及王蔑敔伐淮事與詩江漢合自是宣王六年同時事蘇與尹氏爲宣王時人則頌爲同時人可知特是敔云王在周康昭宮以章元成合文蓋世室爲七廟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孝王時以朱子从劉敞文蓋世室不在七廟之內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厲王時是敔云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者以康王廟祧在孝王時則三年爲敔王之三年距宣王六年爲宣王時人不免太迂若以康王廟祧在厲王時則三年爲夷王之三年距宣王三年爲宣王四年或三年爲孝王之三年距宣王三年爲四十三年「數過衍而一年之衍決王爲孝王不能遽定者則以是敔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及叟頌敔之三年五月丁子爲待推算耳同柏尊年爲吾師張祕未易氏攷釋叟頌敔

謂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載頌敔爲一人之器頌敔作於前叟頌敔作於後今明氏又獲是敔同柏一再攷釋深信金石之果有奇緣又竊喜向時所見之不謬云

周叟頌槃

叟頌作槃

其萬年子

孫「永寶周

銘三行「四字又重文二字

說詳叟頌敔頌敔

張未翁明氏師得周叟頌槃賦呈四絕句

善頌牽推晉室張摹成小印姓名香（舅氏舊藏頌敔叟頌槃兩器仁和趙次閑之槃爲篆張老善頌印）珠槃王敔今番會好共詩歌

周睿商（叟頌槃同里王氏物今歸舅氏因名藏器處曰三頌軒）

參校周家舊禮經大夫制器果能銘如何叟伯傳尊鼎姓氏還教照汗青（銘文叟謂內史東觀餘論載叟伯頌父鼎釋云叟伯宣王臣頌父其字也博古圖作伯頌父鼎釋叟爲官又王伯鼎引傳曰叟伯者著其姓也恐失之）

奉命曾嬉曹伯蘇（叟頌敔銘云王命頌德蘇「曹戴伯名）嘗季尹氏

贊訏謨（頌敔銘云尹氏受王命書冊命頌尹氏當卿尹吉甫擇金作簠來張仲舅壽應傳主客圖（張仲簠見王復齋鐘鼎款識簠銘云張仲舅壽舅舉也）

高堂傳禮孰爲客千古涂生學者宗（漢書儒林傳涂生善爲頌注頌讀與容同願藉茲槃閑內則進先生盥奉當胸）

周曾伯霥簠

惟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霥悲聖元簠孔

業克狄淮尸印燮（殺）邑

湯金道（賜金）行具既卑

方余擇其吉金黃鋁

余用自作旅簠以征

以行用盛稻粱用孝

用享于我皇文考天

賜之福曾霥叚不黃

耇萬年釁壽無疆子

孫永寶用之享

銘十一行「八字末行六字又合文二字重

文四字

曾國名鄫子也古文鄫作豐邢作井鄭作奠鄧作登鄦作無郝作寺苾省邑旁伯「仲非侯伯之伯霥字見石鼓此从雨从黎省鄫子名悲卯折字哲聖元「簠「孔業當與石鼓文君子員逝「員斿同一讀灋狄說文从犬从夾省聲此从犬从夾不省淮尸卿淮夷淮字从唯古文隹夾作唯夷古文作尸此尸卿尸之省左僖十六年傳曾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注鄫爲淮夷病故又鄭氏詩譜緡頌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泮水狄東南箋狄當作跊治也東南斥淮夷克狄淮夷與狄波東南事正相合印當讀爲抑說文云抑按也从反印燮讀若灑幽灑也綫古文爰下也灑安邑謂海濱斥鹵之地從淮夷者閟宮所云大東海邦是也抑燮安邑猶詩皇矣云以按徂旅爰邑二字合文湯鑾省鑾美金謂所賂者泮水夾云大賂南金道賜金謂爲道路之賜金左襄九年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昭十四年傳楚子使朕丹簡上國之兵于中邱且

撫其民分貧振窮此云道賜且卽以所賂之金撫邺倍至賜金二字合文行次道也既說文云小食也行具既如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是也孝字从食取食老之義卑俾省方字與無專鼎同象俾方使民知義也鋁同鑢張仲簠作鑢黃鑢鑄金之狀段遐省

銘中業與邑鑢與簠福與耇彊與盲亟行盛粱皆相韵字哲聖吉金雙聲克狄旅簠疊韵

是器爲簠蓋按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會注會簠蓋也禮曲禮毋放飯疏會謂簠蓋也據此次可名爲曾伯霥會器爲長白瓦氏壽金盦所藏銘文與積古齋彝器款識所載一器同惟文皇考波佗文祖皇考曾霥波佗曾伯霥賜金合文又賜字波皆反書釜字重文鋁字彊字子孫重文波有㓝筆

漢建昭鴈足鐙

建昭三年工輔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中宮內者第五

以上四十三字隸書在槃底

故家

以上二字隸書在槃底

令陽平家盡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以上十三字篆書在槃側

後大廚

以上三字篆書在趾側

建昭鴈足鐙凡六十一字按槃底四十二字建昭三年刻又槃底二字及槃側十三字趾側三字陽朔元年刻蓋元帝時所制成帝以賜陽平侯王鳳物也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令丞蓋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也後漢書百官志考工令一人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是銘首曰考工下曰主右丞曰令二卽考工令右丞卽考工之右丞曰主者大官壺有主令大僕監湯官壺有主守右丞同元康鐵斗有主令長平杜陵東園壺有主守左丞博蓋典領之謂考工二重文與元康鐵斗同蓋工疋之謂百官志左校令掌左工疋文帝十六年公主家爲有左工二之文爲銘云十六年條左工二賀廣五升公主家爲重二斤二兩凡廿字同里張讀本上舍兆相所藏器左工二卽左工疋可與考工二互證銘中曰護曰佐曰嗇夫曰掾史考工之屬百官表嗇夫見縣令長條下掾見將作少府注餘無聞文今以漢官儀見各條下及注引漢官儀護無聞文今以漢器證之湯官壺有護級杜陵東園壺有護昌元康鐵斗有護萬年上林鼎有佐李負芻齊安宮鼎有佐口口甘泉上林宮斗鐙有嗇夫山齊安宮鼎有曲宮嗇夫忠元康鐵斗有繕作府嗇夫建陽宗使者舍熏廬有傳舍嗇夫充孝成鼎有掾譚大官壺有掾倉湯官壺有掾臨承安宮鼎有掾祿杜陵東園壺有掾通當時作器具載此職故知爲考工之屬也未省字與孝成鼎大官壺湯官壺元康鐵斗杜陵東園壺同蓋監工之謂凡曰輔曰建曰博曰福曰光曰宮曰相故人名器爲輔所造故特箸曰輔省則建以上六人所司序職由賤及貴比它器更爲謹嚴又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內者百官志內者掌中布張諸衣物是銘內者卽其職以其職掌中宮故又稱中宮內者猶甘泉鐙內者又稱甘泉內者也宣帝紀內謁者令部攘師古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續漢書志云掌宮中布張諸褻物按內謁者當是中宮謁者屬大長秋師古合爲一恐非外戚恩澤侯表陽平頃侯王禁元帝初元二年封成帝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陽朔三年釐侯襄嗣是銘有陽朔元年字其爲陽平侯王鳳物無疑故家云者著王氏之始元后傳云田和有齊國三世傳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是也後大廚雖不見紀載朕考元后傳所云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足以知其大略今陽平家謂今爲陽平家物也觀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可見盡一至三謂刻故家字及後大廚字及今陽平家數字也外戚傳云賞大后遣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薛氏款識載有長信賜館陶家釜一器元后傳云王氏之興自鳳始此器有今陽平家及陽朔元年賜字外戚恩澤氣節郎一器而可見者如此

是鐙向爲青浦王述菴少司寇所藏後歸陽湖孫淵如觀察鐙之形制銘文具詳仁和趙晉齋明經魏考及大興翁覃溪學士兩漢金石記嘉慶丁丑秋日同柏以舊說義有未盡因備考焉

徐籀莊明經爲金石之學說古文形義舉證經史時有心得咸豐初余客嘉興於郭丈止亭家見所攷釋金石文字數十通未成書此本同治己巳得於京師亦隨取題識寫存者故詞多複疊爲器凡八而張氏清儀閣物居其五庚申後清儀閣收藏一毀於賊再厄於火壽金盦所有已久散獨建昭一鐙尚在侯官王氏籀莊著述板本近亦不知存佚此冊幸無恙未可任湮沒也籀莊天性孝友父曰澍弟曰大杭嗣叔後父有遺齒歿時求納棺覓不得越七年籀莊奉父母遺衣以半授大杭得父三齒一慟幾絕今其鄉人猶能道之籀莊年七十餘卒子士燕字穀孫能詩會稽趙之謙記

周無專鼎銘攷

羅士琳考演

周無專鼎銘攷

岐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鄭銘凡十行行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中仲吉通假字吾鄉儀徵相國纂刊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然則鼎之或爲文王時器或爲宣王時器未可知也案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皆用殷術殷術斠周術恆後天今攷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爲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筭外李淳風五經筭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筭依劉歆說代紂至魯僖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是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起丁巳筭外得是年歲在丙寅乃置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筭外得戊午蔀其不盡之三十三卽爲入蔀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又周術戊午蔀三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王受命之元年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筭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元起庚戌以文王受命至伐紂十三歲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得三命甲子一甲辰二筭外爲入孟統甲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卽爲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癸卯正月望後三日癸亥阮元謹記時年政八十

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三百八歲如蔀法而一得積蔀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周術之入蔀年命自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筭外得甲午蔀是宣王元年甲戌入周術甲午蔀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加文王元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蔀五十二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棄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六百四十三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棄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爲積日不盡三百一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午筭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蓋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得遂月朔大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二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爲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棄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棄積月得一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三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爲積日不盡一十八爲小餘以六十去

積日餘三十八爲大餘命起甲申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
蠶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
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即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
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二十四小餘六十二爲建申月望大餘
四十九小餘二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
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相國曾疑此銘不類適器當是
宣王時臣得此洵爲顯證足見相國鑒別有眞因一一縷列于
次俾資嗜古金文字者之徵信焉爾甘泉羅士琳若霞氏識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三統推作庚申　乙亥望三統同
文王四年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三統推作丁卯　壬午望三統同
文王八年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甲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丙戌朔三統同　辛丑望三統推作庚子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二術所推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三統推作甲戌　己丑望三統同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三統推作癸巳　丁未望三統同
宣王十一年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二年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三統推作辛巳　丙申望三統同
宣王十三年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四年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三統同　乙卯望三統推作甲寅
宣王十五年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六年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壬戌朔
二月辛卯朔
三月辛酉朔
四月庚寅朔
五月庚申朔
六月己丑朔
七月己未朔
八月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已上三統并同
已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惟
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八年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九年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年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三統同　癸巳望三統推作壬辰
宣王二十四年丁酉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戊戌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己亥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庚子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三統推作壬申　丁亥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年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三統推作己卯　甲午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四年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宣王三十六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推并同未
宣王三十七年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年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三統同　甲申望三統推作癸未
宣王四十一年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乙卯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丙辰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四年丁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三統同　辛卯望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五十五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得九月既望甲戌與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予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此鼎爲宣王時器魏默深舍人源云毛傳于出車篇以王爲殷王謂南仲文王之屬似未可專推文王受命改元後之年倘有人謂在未改元以前者終未足以息其喙因復據世經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計之是文王受命元年爲未改元之三十八年應于二術中各減三十七算得文王卽位元年己丑入周術己卯蔀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十一年更案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尚服事殷應用商正以建酉月爲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卽位以來迄受命元年之前一歲凡三十七年觀列九月朔望綴附于末以明文王受命先後四十六年加伐紂克殷四年共得五十歲皆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卽位元年己丑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同　壬戌堅三統推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作庚午　乙酉堅三統同
文王三年辛卯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　庚辰堅三統并同
文王四年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堅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堅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三統推作丁丑　壬辰堅三統同
文王七年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堅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堅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堅三統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己巳堅三統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三統推作戊申　癸亥堅三統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堅三統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三統同　壬午堅三統推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堅三統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作乙卯　庚午堅三統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堅三統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同　己丑堅三統推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堅三統推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三統同　庚申堅三統推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三統同　丁卯堅三統推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堅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己酉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年戊午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乙月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推作丙子　辛酉堅三統同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堅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三統推作癸丑　戊辰堅三統同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乙丑據

二術用商正建酉爲九月推得甲戌皆不值既望

道光壬寅日南至

甘泉羅士琳攷演

兩罍軒藏器目

吳雲編

歸安吳雲

祿康鐘
郘公牼鐘
冊〻父乙鼎
庚午父乙鼎
伯頵父鼎
臤弼鼎蓋
魚父己尊
壺尊
臤尊
師田父尊
伯到尊
父丁彝
仲鳥彝
齊侯罍
齊侯中罍
虎父戊卣
執爵父癸卣蓋
緜父辛卣蓋
庚嬴卣
寔卣
師酉敦 器蓋全
又同
孝妃敦 此陝佑偽刻
封敦
兄光敦
惠敦
伯到敦
史頵敦蓋
中五父敦蓋
祖辛觚
父辛觚
手執中觚
魚觚
父辛爵
父己爵
父己觶
雙爵父辛觶
孫子觶
庚觶
舉丁觶
吳父壬壺
費盉
鬱季子壺
史模霍蓋
伯春盉
內太子盤
魯伯愈簠
曼龔父簠
旅簋蓋
龔鬲
齊侯匜
齊侯盤
王子申盞蓋
戟 此陝佑偽刻
罍
齊良鎗
高陽左戈
朕作矛
農器
秦度量殘銅

簠齋藏器目

陳介祺 編

簠齋藏器目

楚公鐘一
楚公鐘二
楚公鐘三
井人鐘
兮仲鐘
己侯鐘
盧鐘
旅鐘
叡鐘
編鐘前後
侯兒鐘前後
受鐘
趞鼎
虢鼎
鄀鼎
圓鼎
甚諆鼎
南鼎
樊夔鼎
上官鼎
魏鼎

雜陳介祺

鄀伯鼎
鄭同媿鼎
旁啓鼎
馭方鼎
杞伯鼎
衰鼎
犀伯魚父鼎
伯魚鼎
陳侯鼎
伯鼎
盠鼎器蓋
孔鼎
曾伯黍簠
鄭子妝簠
鄀公諴簠
虢叔簠
得簋器蓋
商尊
此尊器蓋
應公尊
傳尊
祖辛尊
父己尊
員父尊
魚尊
遣尊
子旁尊
享敦
朋敦
臤敦
山敦
戊敦
伯魚敦一器蓋

簠齋藏器目 五

伯魚敦二器蓋
鼎辟敦
中敦
伯喬父敦
伯闗敦
越生敦
楚母敦
皙伯敦
且敦
己侯敦器蓋
彔敦器蓋
君夫敦
子師敦
師害敦一器蓋
師害敦二器蓋
豐兮丁敦器蓋
陳侯因資敦
鄦皇父敦器蓋
聃敦
頌敦器蓋
古爵一
古爵二
古爵三
古爵四
古爵五
鬲爵
象形爵
魚爵
史父爵
乙公爵
孟爵
旄爵
中戚爵

簠齋藏器目 六

斝爵
中爵
祖乙爵
祖庚爵
祖辛爵一
祖辛爵二
子孫爵
父甲爵
父乙爵一
父乙爵二
父丙爵一
父丙爵二
父丁爵一
父丁爵二
父丁爵三
父丁爵四
父丁爵五
父丁爵六
父戊爵一
父戊爵二
父戊爵三
父戊爵四
父己爵一
父己爵二
父庚爵
父辛爵一
父辛爵二
父癸爵一
父癸爵二
父癸爵三
父癸爵四
父癸爵五
父癸爵六

囧爵
山丁爵
丁爵
子爵一
子爵二
子爵三
婦闕觥 器蓋
父乙斝
瞿斝
祖己父辛卣 器蓋
父乙卣 器蓋
父丁卣一 器蓋
父丁卣二
父癸卣
祖癸卣
矢伯爵卣 器蓋
伯晨卣 器蓋
仲狂卣
豚卣
效卣 器蓋
費觶
盧觶
原子觶
才觶
告田觶
祖戊觶
祖丙觶
祖己觶
父乙觶
父己觶一
父己觶二
父庚觶
父癸觶

癸觶
木工觶
子觶
陸角
交角
宰椃角 內外
井觚
亡觚
祖戊觚
父乙觚
父丁觚一
父丁觚二
郾始鬲
艾伯鬲
鄭昭伯鬲
彝妊甗
伯貞甗
父丁盉 器蓋
犧盉
史朱盉
中伯盉
古樞
繁安君鉼
子禾子釜
陳猷釜
左關鍔
啟盆一
啟盆二
敔盤
鍾父盤
父丁盤
取盧孖商盤
齊太宰歸父盤

兮田盤
取虘孖商匜
鄦皇父匜
鮮甫人匜
黃中匜
周寗匜
陳孖匜
古刀一
古刀二
高陽劍
嚴劍
朱子劍
古劍
古戈一
古戈二
古戈三
古戈四
呈戈
梁伯戈
宋公戈
歸戈
平陸戈
平陽戈一
平陽戈二
羊子戈
高密戈
子備戈
仕戈
就戈
鹽戈
陳戈
陳國戈
右渴戈

陸右戈
子戈
魏散父戈
鄭戈
鑄戈
右邪戈
黃戈
陳豫戈
佩戈
伯晳戈
皇戈
右軍戈
吾戈
㠱戈
皇宮戈
高肖戈
郾王戈一
郾王戈二
郾王戈三
大長戈
左軍戈一
左軍戈二
輅戈
秦子戈
余子戈
呂不韋戈
古矛一
古矛二
帝矛
寶矛
羊矛
高矛
武父矛

安家矛一
安家矛二
郾王矛一
郾王矛二
郾王矛三
棘余子矛
羊鐏
鋪首一
鋪首二
鋪首三
古鞠

簠齋藏器目第二本

陳介祺編

簠齋藏器目第二本　　濰陳介祺

鐘

井仁女鐘

叔鐘

子中鐘

巳侯鐘

楚公蔡鐘　大

又　次

又

古奇字編鐘　兩面文

虢未旅編鐘

叔編鐘小

鄦兒編鐘　兩面文

鐸

兩手奉舟鐸

鼎

錞鼎

巳亥方鼎殘器

堇山臤𠂤方鼎殘器

白魚鼎

天君鼎

陳侯鼎

犀白魚父鼎

鄭君敦鼎

盦鼎　蓋器

甘鼎

旁肇鼎

𢍰鼎

子作父癸旅車鼎

白鼎

眉姝鼎

商宇鼎蓋

梁上官鼎　蓋器

王南征鼎

𠭯鼎

英山白鼎

犧尊

亞中此犧尊　蓋器

犧尊蓋

尊

鴨尊

田文旁尊

傳尊

應公尊

員父尊

魚尊

□且辛足跡形尊

雙總角形子父巳尊

卣

效卣　蓋器

盠中狂卣器

白寰卣　蓋器

祖癸殘卣

矢白雞父卣　蓋器

𠂤子孫父乙卣　蓋器

𠂤父辛且巳卣　蓋器

𠂤子孫父丁卣　蓋器

子孫父癸殘卣器

舟万父丁卣

壺

中白壺蓋

罍

欽罍

缾

鼄窓君缾

斝

常虎父丁斝

𩰫乙斝

觚

天子班觚

手薦屋形父丁殘觚

且戊觚

父乙子豕形觚

未觚

舉觚

觶

母甲觶

周垣重屋且巳觶

父丁告田觶

𠂤子父丁觶

𠂤魚父丁作𠂤觶

子孫父巳觶

聿貝父辛觶

舉父巳觶

子父庚觶

亞中子形父乙觶

毛觶

舉且戊觶

舉且丙觶
癸觶
子立刀形觶
子執器父癸觶
丑父丁觶

角

宰椃角　腹內文　鑿內文
父乙癸角
父乙𠭯冊角

觥

被蓋觥　蓋文　器文

爵

盂爵
龍爵
且辛爵
癸冊爵
二龍奉中父癸爵
父巳非子孫爵
父戊舟爵
又
子在祿象形子執干爵
𠂤𠂤中冊爵
子壬乙辛爵
𠂤且癸爵
且乙爵
且辛爵
山丁爵
子丁爵
丁舉爵
作乙公爵
父甲爵
子中父乙殘爵
米作父乙爵

旅單父丙爵
魚父丙爵
父丁爵
子儿父丁爵
父丁爵
父丁爵
父丁爵
父戊爵
舉父己爵
子負主父庚爵
酉父辛爵
父辛爵
二足蹈矩父癸爵
子提卣父癸爵
雙雀形父癸爵
又
雀集木形父癸爵
雙雀爵
又
鴞形爵
魚爵
舉爵
子爵

敦

呣敦
須敦蓋
君夫敦蓋
南皇父敦　蓋器
彔敦　蓋器
師害敦　蓋器
又　蓋器
𠂤分子敦　蓋器
賢敦

小子師敦
且庚乃師敦
格白敦
白閱殘敦
城號遣生作敦器
巳侯敦　蓋器
白喬父敦器
中敦器　底龍文
白魚敦　蓋器
白魚敦殘器
子戊敦器
癸山百乳敦
廟形百乳敦
雙鳳集木敦
陳侯因資鎮器

盤

子田盤
齊太宰歸父殘盤
𠂤𠂤盤
陵子盤

匜

陳子子匜
𠂤𠂤𠂤作霝匜
王婦𡢁孟姜匜
黃中匜
𠂤𠂤人匜

匠

齊太公田和匠
陳猶匠

鍑

齊左閔鍑

鬲

艾伯鬲

郭燕白鬲
郘白鬲
簠
旨白霧簠
鄦子𣪘簠
郘公謀簠
虢未簠
簋
璋簠器
甗
龔𤞷殘甗片
白貞殘甗片
盉
立鹿子執干形盉　蓋器
父辛盉蓋
史孔和
𣪘器
豊字銅器
又

嘉蔭簃藏器目

劉喜海 編

諸城劉喜海

鐘

己厌悊鐘　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稱己侯鐘

鼓左文三行六字

虢未編鐘　从款識帖名

鉦間字二行十三字　鼓左文三行十三字

益公爲𥂴氏龢鐘　金石苑長安獲古編稱益公鐘

鉦間字二行七字

𠂤中大鐘　款識帖偁子中鐘

鉦間字二行十三字　鼓左文四行十四字

鼎

子中尹作叔媿鼎　款識帖偁叔媿鼎

文四行十六字

作父癸鼎　款識帖偁父癸鼎

文一行七字

鼓鼎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五字

未盂父鼎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十字

命𨟭𠂤父丁鼎　款識帖偁父丁鼎

文一行五字

立戈鼎　从款識帖名

文一行四字

魚形父癸鼎

文一行三字

師汓父作文考□未鼎　獲古編偁師湯父鼎

文八行五十四字

師奎父鼎　獲古編偁師奎父鼎

文十行九十四字

李念旅鼎　獲古編偁李念鼎

文二行九字

孟𩰫父鼎

文二行六字

𠂤𩰫作文考宗尊彝鼎

文三行十字

宋𠂤公之孫𢿢𠂤鼎　獲古編偁宋公鼎

文五行十九字

𢿢𠂤鼎　獲古編稱揚鼎

文一行三字

□衛妃旅鼎　獲古編稱衛妃鼎

文二行九字

𢿢𠂤之𩰫鼎　獲古編稱鄭鼎

文一行五字

彝

廣作父已彝　款識帖稱父已彝

文二行七字

𠂤彝　款識帖稱禽彝

文四行二十二字

立戈彝　从款識帖名

文四字

李保彝　款識帖稱李保彝

文二行六字

作父辛彝　獲古編稱父辛彝

文二行八字　盉器同文

𠂤父辛彝　獲古編稱父舟彝

文二行四字

作父癸彝

文二行七字

子𢿢形子辛彝

文四字

敦

頌作皇考龔未皇母龔姒敦　款識帖稱頌敦

文十五行一百五十字

𠂤父乙敦　款識帖稱父乙敦

文四字

𠂤作且戊敦　款識帖稱且戊敦

文三行九字

父敦蓋　獲古編稱中五父敦蓋

文二行十一字

盤

𠂤作未妊𠂤媵盤　款識帖稱未妊盤

文四行二十字

父作𢿢女般　款識帖稱茲女槃

文二行七字

盉

父作𢿢女盉　款識帖稱茲女盉

文二行七字

父戊盉　款識帖稱父戊盉

文三字

王作姬妹盉　獲古編稱王盉

文二行六字

父乙盉

文三字　盉器同文

鬲

白作未𠂤鬲　款識帖稱未齊鬲

文一行八字

父作畢姬鬲　款識帖稱畢姬鬲

文十九字

單白𩰫父作中姞鬲　獲古編稱單伯鬲
文二十字
召中作生𡚬鬲　獲古編稱召中鬲
文十五字
衛子未𠬝父旅盨　獲古編稱衛子盨
文二行八字
𤔲作姜𤔲尊　款識帖稱姜浬盨
文四行二十三字　盉器同文
𤔲𤔲父盨　从款識帖名
文四行二十二字
周生豆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十字
向卣　从款識帖名
文八字　盉三行器二行同文
女子小臣𠬝卣
文三行十二字
𠬝父庚卣　獲古編稱父庚卣
文三字　盉器同文
𤔲作父戊卣　獲古編稱父戊卣
文二行七字
效卣　从獲古編名
文七行六十四字　盉器同文
香爵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七字
旅𤔲爵　从款識帖名
文三字
子𤔲　从獲古編名
文一字
𠬝父乙爵　款識帖稱父乙角
文六字
𠬝且癸角　款識帖稱且癸角
文三字
𠬝婦爵

文四行十三字
子執戈父乙爵　从款識帖名
文三字
𠬝爵　獲古編稱單爵
文四字
父丁爵　从獲古編名
文二字
婦女𠬝爵
文六字
白大爵　款識帖稱白夫爵
文二字
𠬝作乃父丁爵　款識帖稱父丁爵
文八字　廬內
𠬝父辛爵　款識帖稱父辛爵
文三字
父癸爵　从款識帖名
文二字　鼎文
𠬝作且辛爵　獲古編稱且辛爵
文六字　柱二字　肩下四字
乙公爵　从獲古編名
文三字　柱上
𠬝父癸爵　獲古編稱父癸爵
文三字
𠬝作父乙爵　獲古編稱父乙爵
文四字　柱一字　鋬內三字
𠬝父戊爵　獲古編稱父戊爵
文三字
𠬝父己爵　獲古編稱父己爵
文三字　鋬內一字　足上二字
𠬝父己爵　獲古編稱父己爵
文三字
𠬝父癸爵　獲古編稱父癸爵
文三字

商婦觚　从獲古編名
文七字
齊刀幣
文二字
齊六化笵一
齊三字刀銅笵一
秦始皇詔版一
秦二世詔版三

石泉書屋藏器目

李佐賢 編

石泉書屋藏器目

利津李佐賢

亞形中象形二乘鼎

父癸方鼎

鼎 一字

子立刀形彝 中殷父敦 器蓋

刀父己卣 器蓋

□父癸○爵 □爵

□辛觶 □爵

□□觶 □爵

子執弓形龜形父丁觚

非子孫父乙觚

□皇父匜

貞父尊

易州出土

□亞父乙爵

□□□卣蓋器 作寶尊彝四字

亞作父乙寶尊彝觚

白□自作鐘

□作父庚旅彝觚

□□□匜侯作乙盉 蓋器

愛吾鼎齋藏器目

李璋煜編

愛吾鼎齋藏器目

諸城李璋煜

鼎

[illegible]白作寶鼎　五字

[illegible]中鼎　二字

[illegible]鼎　三字

[illegible]作寶鼎　四字　別甚

彝

[illegible]作父庚宗彝　二行十一字

[illegible]作從彝　四字入歸吳縣潘氏攀古廬

敦

白作寶敦　四字

[illegible]中作南男敦　二行十四字　行間有陽文方格

[illegible]　二字

[illegible]　一字

盨

[illegible]公[illegible]盨　五行二十五字

[illegible]

[illegible]作中姬盨　三行十八字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字　盉器同文

[illegible]作寶尊彝殘器　五字　僅存一庋

尊

季尊　六字

[illegible]

[illegible]父乙　三字

觚

[illegible]　四字

爵

[illegible]父癸　三字

劍

高陽三劍

戈

[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戈　五字

[illegible]文龍文　象形

鼎

[illegible]廿又一季大[illegible]司寇鼎　十八字

鐸

[illegible]樓形

雙虞壺齋藏器目

吳式芬 編

双虞壺齋藏器目

海豐吳式芬

鐘

殘鉦文鐘
器已殘毀僅存鉦間第三行永寶鼓之四字其第一行及此行之首僅存殘字數筆無從證辨

鼎

岡鼎 一字

於方鼎

父癸方鼎 二字 字大

戚白鼎 四字

明我鼎 四字 原稱明我鼎

亞形中召夫足跡形鼎
亞形中象形又足跡形 原稱足跡召夫鼎
咸豐辛酉捻亂後吳氏所咸古印內辟邪紐子母人名印一類盡行失去利津李竹朋太守在濟南省城市上得之仍以歸吳中飴叔姪遂以此器報之今在利津李氏

足跡弓形鼎作父丙鼎
象形二事又四字 原稱足跡父丙鼎

冊父己鼎
象形二事又四字 原稱癸冊鼎

叔師父鼎 二行行五字

白俗父司寇庚季鼎
九行五十五字 原稱庚季鼎許印林云庚當是爵字

彝

安父鼎 六字

迺彝 六行四十二字 此陝估僞刻真行皇考日三字耗後吳氏沒去

觶

應公觶 二字

子孫父乙觶 四字

象形父辛觶

耕父辛 象形三事又二字 原稱片子未觶

爵

重屋爵 象屋形一事

𠂤爵 象形一事 原稱車爵

櫻爵 一字

父辛爵 二字

又 二字

口乙爵 又乙二字

禾形立戈爵 又立戈形

橫戈形子爵 象橫戈形又一字

子鳥形爵

舉父丁爵 三字

尊形父丁爵 尊形又二字

貝父己爵 貝形又二字

木父壬爵 木柱上文 父壬 鑿內文

象乃乙爵 乃又二字

𠂤父丙爵 𠂤又二字

虞貝父辛爵 虞柱上文 貝又二字 鑿內文

鳳爵 柱文連鑿內共六字 原稱鳳爵

山作父丁爵 山作父丁 鑿旁及花文內共七字 原稱甘作父丁爵

尊

作寶彝尊 三字

伯旅尊 六字 器蓋 同文

𠂤爲𠂤肩尊 二行十字 原稱𠂤肩尊

拍尊蓋 七行二十字

卣

子疾卣 蓋一字 器一字

癸父乙卣 又二字 首字象形非癸字此從原稱名之

愛作兄日壬卣 二行九字末一字象形 原稱日壬卣

敦

霝敦 四字

員父敦 二行六字

襄敦 二行八字

未羽父敦蓋 二行十字

保子達敦 三行十四字 蓋 器同文

然虎敦 三行十四字

寺季故公敦 三行十四字 原稱寺季敦

杞白每刀敦 三行十六字 蓋器同文 原稱杞白每敦

吳彩父敦蓋 四行二十一字

筥小子敦 五行二十五字

陳侯午錞 八行三十六字 行五字末行一字

史頌敦蓋 十五行一百五十二字

鬲

白診父鬲 十字 原稱井姬鬲

白浅父鬲 十五字

甗

邾子孫父癸甗 弟一字象形又四字

邕子良父甗 六行二十三字 器殘破 原未邕字甗

盉

包君婦嬰霝盉 七行存十一字

壺

魯侯壺 二行七字

虞司寇白氏壺
左行 五行共二十四字 器 原稱虞司寇壺
蓋十一行 同文 每行二字末一字

又蓋 器 同上

匜

長湯匜　二行九字

諸女匜　亞形中三事又七字　盉器同文

杞白每ㄆ匜　三行　原稱杞白每匜

簠

史冗簠蓋　四行二十二字

未勝簠　六行三十五字

簋

未倉簋　二行六字　器原文蓋後刻字同文

改簋蓋　三行十七字

滕侯蘇敦蓋　三行二十一字　原稱滕侯簋蓋　銘文為敦此誤入簋類

觚

手執矢觚　象手執矢形

乙毛觚　二字

婦女觚　二字

鈃

鄂史寶鈃　七行二十八字　原稱喪史鈃

銚

杞白每ㄆ盉　三行共十七字

古兵

陳璋節戈　四字　原稱戈

劉　一字　原稱鑿首

選青閣藏器目

王錫榮編

選青閣藏器目

諸城王錫榮

鐘

益公鐘　鉦文

郘鐘編鐘

鼎

[illegible]鼎　十一行

婦女鼎

[illegible]作王姞鼎　四行

揚鼎

荷貝父丁鼎

[illegible]鼎

亞形中象形九事鼎

師器父鼎

魚父癸鼎

[illegible]鼎

[illegible]父辛鼎

[illegible]父癸鼎

彝

應公彝　冊二本工作母辛尊彝

象形父丁彝

子父丁彝

白闕作旅車彝

尊彝

[illegible]彝　蓋器

敦

仔林父敦蓋

然朕敦蓋

格白敦蓋

中冈父敦蓋　非子孫父乙敦　督敦六行

卣

[illegible]作父已卣

[illegible]卣　蓋器

守婦卣　蓋器

[illegible]父癸卣　器

非子孫婦卣　蓋器腹文

[illegible]卣　蓋器

子孫父戊卣器

爵

[illegible]父辛爵

[illegible]爵

亞形中象形父丁爵

子父乙爵

子執[illegible]父[illegible]爵

[illegible]爵

且已爵

[illegible]父辛爵

尊

亞形中二事父丁尊

作旅車尊

觶

子觶

角

[illegible]父乙角　蓋文　蓋內文

觚

[illegible]日乙觚　四行

父已觚

子執器冊二父乙觚

簠

衛子簠

魯白愈父簠

盨

[illegible]龔父簠

張叔作叔班盨

鬲

召中鬲

匜

由[illegible]賢匜

壺

孟載文壺

罍

龜形罍

[illegible]

其[illegible]句鑃

愙齋藏器目

吳大澂編

愙齋藏器目 光緒十三年六月編 吳吳大澂

鐘

數狄鐘

邵鐘

子璋鐘

福無疆鐘

鼎

微子鼎

乙亥方鼎

析子孫父丁鼎

霸作已公鼎

囚父乙方鼎

亞形且辛父庚鼎

母癸鼎

乙未鼎

舉父內鼎

木父辛鼎

眉公伐郤鼎

師奎父鼎

太保鼎

叔廣鼎

敵鼎

宗婦鼎五

寓鼎

庚午鼎

顯鼎

伯作鼎

舉書鼎

丙父辛鼎

从鼎

羊首鼎

孫父丁鼎

蹂鼎

婦闕鼎

立戈形且癸鼎

平安君鼎

梁鼎蓋

敦

子抱孫敦

立戈父丁敦

析子孫父乙敦

孫父丁敦

亞形鹿皿敦

父父乙敦

虎形敦蓋二

器作妣敦

乙亥商敦

子贊父癸敦

宗婦敦四

彔作文考敦蓋

伯科敦

四足敦

作寶敦

析子孫父丁敦

虢仲敦

史頌敦

亞形兕酉敦

穗敦

陳侯嘉姬敦

追敦

聿貝父辛敦

牧母敦

孫子父乙敦

仲自敦

禹父辛敦

衛子父癸敦

尊

立戈形尊

五二尊

已且乙尊

足迹彔尊

且癸殘尊

趩尊

穗尊

敵作父辛尊

作寶彝尊

卣

歸女卣

已卣

老作父辛卣

饗父乙卣

作寶卣

盥卣蓋

爵

陽文父癸爵

唐子且乙爵

弓矢形爵

加作父戊爵二

愙齋藏器目

手執鼎父辛爵
木父丁爵
且庚爵
子𠂤爵
𠂤𠂤爵
倒子文爵
且癸爵
𠂤且丁爵
父丁爵
子申且乙爵
器作妣爵
父丁爵
析子孫父癸爵
舉戊父爵
舉咤爵
揚爵
魚爵
𠂤𢍰父庚爵
𠂤婦爵二
父乙爵
山且丁爵
父己爵
舉乙爵
𠂤舍爵

角

陸二父甲角

盉

魯白俞父盉
師厤考盉

匜

黑臣匜
叔男父匜
鄭太叔匜

魯伯俞父匜

觚

已兕形觚
子執旂觚
子𠂤𠂤觚
陽文子觚
手執中觚
子父觚
父乙觚
亞形𠂤酉觚

觶

立戈父丙觶
𠂤形觶
𠂤且丁觶
父丁觶
舉且丁觶

盤

宗婦盤
曆盤
父辛殘盤

壺

宗婦壺二
韓仲侈壺
聿扁壺

盉

季莫父盉

鬲

雞形父乙鬲
王白姜鬲
芮公鬲
月子孫父丁鬲
姬妫鬲

雜器

北征簡
龍節
幣范四
王豆
兵器
乙癸丁戈
夔文戈
宮小臣戈
干形目形句兵
虎文鉞
尾陽矛
秦權
秦鐵石權
秦銅石權
秦銅鈞權
秦大鼎權
秦詔
秦詔版二
漢鼎
盩厔鼎
好時鼎
長楊鼎
新成鼎
陳氏鼎
安陵鼎蓋
漢鐘
杜陵東園鐘
漢壺
日入大万壺陽文
橋字壺
矢中鵠形壺
王壺陽文
漢洗

延光洗 陽文
永元洗 陽文
吉羊洗 陽文

漢鐙

苦宮銅兒嗛燭鐙
六字鳩足鐙
禁中銅高鐙
宜子孫行鐙
龍虎鹿虎鐙

弩機

永初弩機
漢興弩機
元興弩機
河內工官弩機
生五十二弩機

弩機

大王弩機

虎符

長沙太守虎符
常山太守虎符
漁陽太守虎符
壓戎連率虎符
敦德連率虎符

鉤

龍蛇辟兵鉤
子金鉤
永興鉤
長生大富鉤 陽文
富來鉤 陽文
辟兵鉤

又

生字鉤
阮字鉤

愙齋藏器目

斗檢封
斗檢封六
千金氏
千金氏三

戈

漢陽將軍戈

磔器

單安侯家鑑蓋
建平鈁
千四鈁 陽文
新莽律管
大吉鋤
大吉利鋤二
半兩泉范
銅五銖泉范
大泉五十泉范

六朝器

趙敬等造弩機
小合羅鐸

隋器

美政府左禦衛虎符

唐器

同州刺史魚符
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魚符
鷹揚衛左紫輝龜符
太和門外左龍武軍龜符

懷米山房藏器目

曹載奎編

吳曹載奎

懷米山房藏器目
魯遠鐘
鉦文二行八字
邾公牼鐘
銑及鉦中鼓左右文四行五十七字
𢦏父甲鼎
三字
非子孫父己鼎
五字
舉鼎
一字
𢦏父辛鼎
三字
亞形鼎
亞形中三事
獸季作父癸鼎
二行八字
魯公作文王鼎
二行七字
又
同
虢文公子𢦏作未妃鼎
四行二十一字
白頵父作皇考孝白吳姬鼎
四行二十三字
𩰫侯伯窗作文考𩰫公宮尊鼎
十六行九十八字
𠂤作烈考已伯盂鼎
八行八十一字
王作又𩰫鼎
一行五字
白作寶彝
一行四字
木木器作父癸彝
二行八字
效父彝
三行十五字
象形冊冊父辛彝
三行十二字
格伯彝 原帖誤稱宣
八行六十五字
師𩰫𩰫𩰫敦
二行六字
師𩰫父孫子未多父作孟姜敦
四行二十三字 器蓋同文
史奚敦
三行十四字 器蓋同文
𩰫萬𩰫敦
三行十五字 器蓋同文
追作皇祖考尊敦蓋
七行五十九字
𠂤敦蓋
十二行一百五十一字
虢仲作虢妃口鬲
十六字
魯白厚父作中姬盼媵盤
二行十字
甫人父旅匜
二行十字
匽公作姜桒般匜
三行十三字
齊侯作虢孟姬良女匜
四行二十二字
𩰫𩰫父簋
四行二十二字
立戈形卣
四字 器蓋同文
大衆父丁卣
四字 器蓋同文
𢦏作乃孝寶彝卣
三行十一字 器蓋同文
王日𠂤田作父丁尊
四行十三字
亞形中象形尊
象形
𠂤亞形中象形尊
二字又亞形
匽作父辛尊
三行八字
𩰫作文考尊 原帖稱格仲尊
四行二十五字
太史尊
二行五字
司寇良父作衛姬壺
三行十五字
齊侯𠂤𩰫壺 原帖稱齊侯𩰫
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
子𠂤𠂤子壺

一行五字

安鳳原韋鳳名鳳

一字

山形父丁鼎

三字

立戈形鼎

四字

臣形父丁鼎

臣形中象形十二字

鳥子孫自己角

二行五字

冬不爵

二字

合八爵

二字

卅子孫父癸觶

五字

臣形中的父辛觶

臣形第二字

且辛觶

三行十字

木庵藏器目

程振甲編

木庵藏器目　　程振甲

- 璋鐘
- 叔鼎
- 曾諸子鼎
- 穆公鼎 此係宋仿
- 史頌鼎 今歸潘氏攀古樓七字
- 番仲吳生鼎 此張燕喂偽刻
- 先獸鼎
- 子立刀父辛方鼎
- 奉冊父癸尊
- 子孫尊
- 舉卣
- 惠卣
- 伯旅卣 合蓋
- 子爵弓卣
- 子孫卣
- 婦庚卣 吳梁今歸唐軒吳氏
- 寶用卣
- 白山父壺
- 父戊爵 柱文有聿貝二字
- 台夫爵
- 子孫敬爵
- 孫母爵
- 祖丁爵
- 乙爵
- 立戈觚
- 冊ㄑ父乙觚
- 手執中觚
- 鳥形觚
- 舉觚
- 子孫角
- 白癸彝
- 獸形父子彝 此係鳥形
- 立戈彝 此係偽刻
- 彔旁仲駒父敦 宋仿
- 其二 宋仿
- 帝作簠 宋器
- 商父辛盤
- 元延銅鈁
- 所○ㄑ鐘
- 白公孟 此係偽刻
- 永建洗
- 嚴氏洗
- 吉羊洗
- 泉范雙魚洗
- 鳳形洗
- 富貴昌宜侯洗
- 竟甯鴈足鐙
- 商距末
- 左軍戈
- 十二年邦上軍矛
- 高陽右軍戈 有建元二年造五字亦係偽刻
- 五銖錢范
- 大布黃千范
- 斗檢封

平安館藏器目

漢陽葉志詵 編

平安館藏器目
叔氏寶琴鐘
無疆編鐘 僞刻
禾鼎
辛毛鼎
對鼎
叔我鼎
右父鼎
小子射鼎
父辛鼎
遂啟諆鼎
父乙鼎
彔旁仲駒父鼎
鄭遷父鼎
乙公鼎
戎都鼎
門狄鼎 六字
趩尊 今歸恆軒
子尊
己叔尊
冊尊
亞尊
亞形父癸尊
父乙旅車尊
北子孫父丁尊
冊亡父乙尊
叔尊
吳尊蓋 今歸兩古樓
旟車尊
高父辛尊
亞形且丁尊 今歸兩古樓
番尊蓋
盟卣
辛卣
廟形卣
仲卣
枝兵母卣
北子孫卣
交伯剛卣
寓卣 潘日殘蓋也鄧見積古齋款識者
亞形卣
相作父辛卣
王仲壺
史僕壺
番壺
母璉
父癸璉
主庚爵
癸爵
父丁立戈爵
父丁爵
重屋爵
饕餮文爵
馬形父乙爵
系冊爵
孫乙爵
父辛爵
父丁楨戈爵
父癸爵
若癸爵 蓋癸形中端 器舉
亞形父乙觶
爵作丁父觶
南亞角
丁未伐商角
子孫角
北子孫父戊角
冊二族觚
父甬觚
孫乙父戊觚
矣觚
冊觚 一字
癸觚
短父觚
穴觚 潘日殘尊底
守觚
叔龜觚
鄂侯觚蓋
叔姬觚

貫敦
陳喬孫敦
彭女敦
齊侯敦
非子孫父乙敦
燮敦
伯要府人敦
叔彭父敦
仲殷父敦
伯伯敦
酉宮敦
畢仲孫子敦
慧姬敦 僞刻
揭敦
鄭義孝父簋
伯太師簋
項𤔲簋
史孺簋
陳曼子簋
哲姬鬲
王伯姜鬲
工鬲
婦女鬲
伯盧鬲
梁父癸鬲 盂器文同 若字較大
叔頗鬲
潘妃鬲
孫父癸鬲
竝匜
奉冊匜 一作揭冊
鄭伯匜
相作父辛匜 唐日即經火者
女蘇盤
婦女簋
奚彝 僞刻
伯彝
單子彝
安康彝
邾子彝
鄘季彝
義史彝
豚彝
母若鐸
東父丁豆
無戟劍
王命道貨節
良山戈
高陽左戈
右攻戈
刺戈 九字
錢金戈 四字
琱戈
戈 背爭面銘
右軍戈
幼衣斧
高陽削
古刺兵 無字
公山兵 四字
敀嶌兵 三字背二字
車飾 背面公字各一
漢始建國鐘
始建國鐘 僞刻
始建國權
漢鼎
巨孔鐘
漢九華豆
秦權
年未央壺
酒泉太守虎符
宜子孫鋌 二字
宜牛羊鋌 六字
千秋鵲蔵鋌 八字
銜環 三字 右
從人直樽

梅花草盦藏器目

丁彥臣編

梅花草盦藏器目

白卿鼎
作寶鼎
魚形父丁鼎
鼄鼎
亞形中象形父辛鼎
四鼎
立戈且辛鼎
亞父辛彝
鉞作白癸彝
作寶彝
兮中敦
匜父乙敦
旣白劃卣
井季夌卣　器蓋
女子小臣卣
作寶彝卣
白魚卣蓋
亞形父辛爵四父癸尊
爵
歸晞夏尊

歸安丁彥臣

肖尊
鼄方尊　器蓋
井子孫父癸斝
父丁觶
鼄觶
白吉父盨
𠂤義人鑄子女子鬲
鬲
魯白愈父鬲
鼎甗
井侯盉
白矩盉蓋
太師小子師望壺
周𠂤壺蓋
口𠂤盤　內行
父戊𠂤盤

簠齋傳古別錄

陳介祺著

拓字之法

昔用氈卷白細絨氈中不夾灰土者卷緊以帶滿縛緊兩頭切平適用爲便今用毛刷用羊毛者皆今櫛汰所用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無柄而圓者入竹筒中施之深腹之字者此種每有竅竅過剛久用雖隔紙亦損字邊際舒芑之弊或用劈者用柔者用退豪大筆者愈用久愈柔鈍愈佳不可不慎也二者重用皆有所損凡敲擊皆不可過重很而揭者直下者尤甚也毛刷有紙爲剧刺之弊固屬硬刷究大可畏必以不用爲安

昔用銅弩鏃觀薄細氈敲擊極細淺之字良佳但不可重很尤須中平無廉隅不傷器者乃可試用也

昔用六吉棉運扇料紙小名十七刀者今無之矣今商者名淨皮較昔固不能薄尤不能幞紙料麤有灰性工不良之故張叔未有宋本書副貢紙拓本至佳以明羅文紙爲之亦少佳藥方伯拓本紙黃色亦雅今紙厚則難拓石尚可拓吉金則不能精到也

昔用清水上紙或摺紙水溼勻透吹開上之拓可運而紙易起水上者不甚起而字中有水每乾溼不勻後用大米湯上紙勝於清水上紙之劣莫劣於膠礬礬則損石脆紙矣

今用張叔未遺方白菱膠法上紙然止是札詢未見如法拓者姑以菱水上紙以紙隔勻去溼紙再以乾紙蓋刷擊之拓包外用帛一層內包新棉紮緊舊帛少省然不如固絲帛之零者爲佳包上墨時以筆抹墨塗於小椀蓋上或設深上以包運拓之令勻乾則再上墨不可以包入墨聚處陳之設棉有溼點者紙即成墨點有墨點即須易棉近有使棉全溼者已究不合法最易墨入字中包外墨用不到處易積而忽用之即墨重須常揀去之帛敝則易包鬆則時紮之緊則不入字緊而易入字上墨須視紙乾溼溼而色略白即用包拓邊墨少乾於溼上一徧令少乾再拓此一徧最易蓋紙地且潤然不可接連上上墨須膠不黏手再敲方黏不起紙膠即重紙即不起亦不可上墨須勻勿先不勻後再求勻上墨不可使有騷墨透紙使紙背有不白處有輕重濃淡處最後則俟紙極乾時以包藥好墨撲而兼拭則墨色明矣其要則先須字邊眞尤須字肥瘦細即邊眞亦不如眞而肥者拓止爲字字邊眞而肥乃得原神墨色則其次淡墨蠅翼拓固雅不及深墨之紙黯而猶可鉤摹也字外之墨漸淡而無如煙雲爲佳不可有痕拓墨須手指不動而運腕運腕乃心運使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撲或揚一到字邊包即勝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紙有聲乃爲得法劣拙則以溼包直揭入字不看字乾溼之候不問包墨之勻不勻不求手法不審字邊之眞不眞而已白紙黑墨至成黃色墨水浸鋪字無邊際無從鉤摹何貴乎有此一拓乎廠生云著手紙墨如玉良善形容上紙有極難者鼎腹爲甚必須使摺皺不在字而已紙不佳則尤易破紙不可小須留標目攷釋與用印處紙交宜直用勿橫紙不可揭處以口呵之重膠濕拓或以熱湯熏之器之陰款止求字邊即可陽識者可肥可瘦須執包緊直落平拓勿轉折爲要轉側必失眞矣又須解字之筆法不少拓不多器之深者以竹葦纏撲包探拓之暗處以鑷鉗包探拓之窗鑿內以扁竹角加少棉帛拓拭之器之難拓莫過于面齊侯鑒以三行留中一行爲善其不圓而紙極難上者亦可整紙拓完再逐行拓之以使摹刻唯以可刻爲主拓鐘法已詳拓器須循前人佳式拓古泉須蓋荷冊上並冊泛之則不動古器性情各有不同須細心揣度拓之

拓圖目記尺寸爲主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曲處以橫絲夾本版中如線表式拓器即可得眞再向前一傾見口即得器之陰陽以紙補它出後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補綴多者去之使合素處以古器平者拓之不可在專不上拓不可運者紙隔拓之整紙拓者做巧而俗不人大雅之賞也

拓古石須厚紙先撲後拭石完者以濃茨膠上紙乾以白蠟先微拭之再上拭墨即有古瑰蠟之意必不可用膠礬水上紙尤不可用大椎重擊拓時須先洗刷使清晰拓石須四圍留紙並額陰側勿遺拓塼必須拓又面或正面及有字有花文者

拓字之目近日習氣以私拓售直爲事必須慎之良友久交可送不可私拓也

裁紙大小須自定先裁定大小各種用時爲便

發紙須有目發墨同須記日紙箱須內存白茨帛楠花同

發器出拓須有目須記日拓者亦記易磨者紙糊後再發亦可

繳拓須有目拓劣亦繳須記日可知所拓之數

繳器須記目記日某某手收何處

收拓本須用紙裹俗語作包一器一包題字內用紙護紙面記收支數目外用箱盛

塼瓦泥封須上白蠟後乃可拓土筐同

拓式多見擇其紙式大方者從之不可省紙

拓紙不可大小過不同以易作一束爲便

拓紙須留標目題字用印處字之高下前後亦須合式

拓器冬則凡用氊夏則以舊書紙輭者藉之鐘則以舊絮坐墊俗語襯其乳且易轉移

拓鐘須先以紙窒孔套于鉦乳上孔大則粘紙使小僅可下紙爲是以此紙樣鋪于棉連紙上以水筆撕之每孔自外去大半而連其內須於紙樣記明某鐘存之拓鐘留孔不拓鉦爲大雅斜貼作鉦甚俗拓甬須審其寬狹追後拓先撕一條長方孔落紙鐘之上面無拓者拓之則鐘之尺寸甚明

紙不可過小者尊卣角爵觚斝觶罍戈矛鞭

拓爵須連花文一段紙小易失雖收且不大雅又不似題字用印

虎符與金銀錯字者字細淺者須摹其文拓之不可剔去如摹距末也

拓字損器之弊傳古不可不多拓多拓不可不護器

鹽卷搗 硬刷磨 重按 皆可至破

毛刷敲擊字邊固易眞小鐘之類擊敲時動者則易磨出新銅

吉金古澤乃數千年所結損去則萬不能復且損銅如何能補哉其良工修補無痕者再傷尤爲可惜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重器朽器不假常人之手此見頁守得定

拓字時有必須將器轉動手運然後可拓者或底在几上易磨者皆必須紙糊矣

語拓者以易損無不艴然然不可不慎之於始也紙糊又須揭以細軟布裹

緊易磨處可矣二者酌之如必須紙糊則不可不從也

硬刷皆可只將事之號不虛無論作何用也屬古印亦然尊卣腹內字

近多以闊長硬刷入竹筒探而揭之雖隔紙久搗亦恐爲硬者損字邊際須以少軟如犀尾者爲妥

朽者易損雖完而尚有薄質已化爲青綠不勝敲磨與其悔于事後不如防于事前我既愛之則不可不保之彊不愛者而使之變強不可託者而望其可託是亦愚而勞矣 廉生謂于金文石理愛若肌膚是矣然豈能不拓傳豈能刻鑑之唯有求謹信之人而任之或得謹信之人使監之庶乎其無失矣

爵足腹易損 尊卣鼎壺等字在內者非欲側非轉動不可拓須審其熱而護之詔版不平又兩面有字其凸面與角易磨字在足內者易磨底有字則易磨上口在側則易磨旁面

銅質薄甚者重敲易破鐘易磨乳兩面有字最易磨凸面之鉦間鼎字每扛腹內外皆易磨 尊卣易磨口與腹外觚觶同般盤盤匜豆同愛古者以此類推之將拓先試其易磨處防之可也

古幣至薄而不平古泉有薄小而朽者尤易接破敲斷不可託躁人之手小童之手與借出不知何人椎拓甚至遺失損易或求精拓而一意重按很敲亦甚可慮自非精細者不能無弊

剔字之弊

刀剔最劣既有刀痕而失渾古其損字之原邊爲尤甚全失古人之眞而改爲今人心中所有之字今人手中所寫之字矣

銅絲刷剔亦損字邊損斑見骨去銅如錯古文字之一刻也俗子以其易見字每爲之謬之甚矣爲刻用以去斧鑿痕便拂去渾融如舊者

鍼剔尚可須用大鍼鈍者自畫之正中時刻轉動聽其斑之自起而字邊仍不可動不可用鍼刮磨勿令鍼走劃出畫外成痕又於不當通處通之而不能留得住尤不可用尖鍼與用力過

很不知字底銅質之薄古久銅質之朽且致刺銅成孔或鈍很致破壞款字原係中凹襯結青綠原非其銅其字邊方是其銅斑落見字雖字邊有少斑亦可聽之矣其銅質已無青綠凸起字在高斑而無復平地者則不可剔剔則斑去而字亦去矣須斑下有原銅平地而字其之中是斑者乃可剔也

醋漬去斑之說不可用凡酸物皆可去青綠斑而不能去朱斑但變黑耳嘉興張叔未廷濟有去字中斑之法未知其詳但見其字眞而肥字字清晰而核之舊拓未去斑者則神理絲毫遜吾不取則亦不欲聞矣有字者必有可見字處若一無可見而誤信不見字亦可出字之言則古器之厄屬矣古器咸數十年而出世制作色澤極可貴變誠不可不察而以求字拓之也

醋浸亦須有銅質地平見字甚明而不可拓者斑至堅而又不可剔者乃可試之不如是則必不可

剔字須心氣靜定目光明聚心服手穩時爲之須有明字之邊際勿以斑痕侵入字邊內銅之色變者爲斑而去之遇堅斑須從容試之精神倦則勿剔有人有事相擾則勿剔也

剔印亦然予每印銹不出者油浸數月可出

古人之字有力有法故有神剔者知其如何用力如何是去而剔之則不失其神矣良工心細或亦能之而不如讀書人解古篆刻者之所爲也一誤即不可復不可不慎之又慎若直不散剔不宜拓亦非至善不能傳古與無此器何以異哉

凡古器鏽之厚者先用淘米水漬之數日取出再用山查大紅色者去淨皮核用杵臼搗如泥敷於鏽上要攤平寬約分許厚俟九成乾便揭去不可令過乾亦不可不到九成乾揭去之後趁其濕潤將鏽用竹刀或鈍鐵刀（取其不傷古器）用力刮去土鏽去不動即再用山查泥如前敷之如此數次未有不能去之鏽者（切不可強致傷古器）

凡古器鏽之薄者銘字可見而不可拓或可拓而患不清亦用山查泥如前敷之俟九成乾便去淨速以竹削尖或鐵花針（取其經絡不損古器）因其字勢剔之不用大力其鏽自迎刃而解一次剔不去即再敷二次以剔淨為止不可欲速此屬獻屢驗之方法也

此方延陶堂說

負暄野錄

陳槱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負暄野錄二卷

舊本題曰陳槱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槱嘗問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槱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爲陳姓案閻書陳槱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溪尤袤惜不再叩之袤亦當光寧之時疑即此陳槱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硯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尚存必無舛誤而槱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云則失考之甚矣

負暄野錄卷上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冶之後鏤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鏤刻經咒之處皆是冶鑄後爲之至於石刻率多用鑱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其鋒鋭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蟲蟲鐵鋸之形非若後世刻削盤上銳下似茶槳臼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慢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蓋石既鑱頑自然難滅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蝕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按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遂五胡亂華璽爲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載施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已非是篆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陳復得晉璽乃

名前者謂曰神璽。又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璽亦毀棄。卽此。則與續刻咸已失之。余竊詳二璽各是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璽。背面有異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晉所刻。而秦璽不存久矣。後有得者。蓋非古物。近嘉定巳卯歲。賈涉節制河北。申繳到蒙國大將撲鹿花獻一璽。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其廟因天書降後所刻。卻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擄至燕山北都。旣破。爲蒙人所得耳。嘗聞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守剛正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幷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不載其說。第於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爲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錄卻載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余嘗聞之尤梁溪先生。亥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眞。非一代不立碑刻。閱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所援據。惜不曾再叩之。余因記范石湖題屏中項王廟詩有云。人間隨事有知音。新□□□□□□□□□□□□□□取秦其事亦稱可發噱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卻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鄴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家詩云。一碑何用家知林。誰復知公眞此心。爲說章胡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注云。在鄴武城外。蓋然關寫北人比常增封之云云。此以爲項王廟詩。恐是誤記。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蒐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嚴。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蓋矣。余又聞蒲千嚴云。蔡拱之訪求石碑。咸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苦。悉鑱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碑。略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爲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祕之。徐氏之上世名縝、字君懺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壻也。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異僧權。卽梁朱异徐僧權也。其一。卽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鬻於州民錢氏家。嘗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紿爲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贖得之。又云。祖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卽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眞觀中。內出樂毅論眞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雖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眞跡而刻之者。子立名竦。吳興人。曾將濟兩浙。入爲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卽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家、王順伯大卿家之、皆有題跋。尤謂余嘗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語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王詡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聲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爲錢氏所紿。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興刑。此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朱文。云申國祕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間。嘗爲江山宰。寓居于吳。余猶及識之。亦疎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辯才殞命。昭陵皮發。成湯編受駟。其爲世所珍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眞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鍔。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筆。不媿昔人。常見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摹篆當隨其嗚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錯。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則蚯蚓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蓋經二十而一位。皆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浸。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倍節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爲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其觀神氣。信所謂如古鼎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爲此而發。卽此。亦可驗其爲陽冰書云。

韋友直書

建安韋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鈒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韋曰。所謂鈒法。不可驟爲。

須平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爲棋盤圓爲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雖細位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爲信州弋陽縣□□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副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餗書

邵居士餗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爲鼎殷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餗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官之不高矣蹔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敦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室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覩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淺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譔蘇舜欽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者年然徐頗好爲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爲篆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閒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蔣宣卿吳傅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逸老草法甚熟而閒有俗筆單字法本湯少師凝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于湖蓋初無眞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虛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既從龍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緡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

逸而高廟垂情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爲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爲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讎監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黃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待詔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諸敕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尚也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眞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眞蹟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臥常諦觀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爲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爲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挈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謂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夫人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逆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飽故其語云卷長盈握沙界已周讀來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獼猴　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爲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爲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爲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餛鍔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鼎斗上煽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爲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潛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要硯之法當以髹匣相之不惟發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致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盛洗具用畢隨即滌溜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蘸包之又以綿裹而入於櫝則蒸溜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糊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覆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聚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具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遂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陶穀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蠶紙所謂蠶紙蓋實絹帛也烏絲欄即是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爲紙今猶箋猶多用之其紙過水滴則深作窠曰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堅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爲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輭弱今士大夫多糊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暴令稍乾反覆碾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爲吳蜀箋所掩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國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實而瑩閣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鬭綺所爲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碪寒擣玉春几蓼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種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麻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蠏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幽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闌蠏杵成剡竹光淩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鉛嚴難□研世傳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揄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爲陽著能處向下爲陰今人多爲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飽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難澀能泛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澀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駛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爲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爲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雲絹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爲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爲副外則又用箱白狸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麒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大飽澀閩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爲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蘸于雲膏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咸謂是舊技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編竹爲輕絲者疑未必不可爲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鶴毛爲筆以兔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蓋於今時蓋不俱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者故人所競趨番陽張意實待制名杞元注云犯光廟御諱敦嘗爲賦詩云

包羔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寵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屬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飼飢貓分毫雜霜兔插架刀劍便落紙雲煙驚穿拙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爲毫錐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自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盲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厭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染一管至於掐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爲印泥匙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縣豈不難哉但錄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而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標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目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麈把節亦已太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周逢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鮮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姻好嘗爲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爲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墨頭難磨且終不能黑其要妙非言之所逮也按自然句有脫誤

論硯材

硯以端溪爲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爲上今已淪爲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黃赤相間所謂鵝鴨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爲死眼此無足取象多有僞爲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蔴蔴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爲上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爲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爲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爲之妙苕東坡所謂鳳味以爲出於北苑鳳山之味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盧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琺瑯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木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銳利於研磨今人乃旋累漆僞爲體膚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埜人德甫乘龍子茅　端真敬書

陳櫛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約齋山人俞洪識

右貧喧野錄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發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雲山草鈔而不及再謄遂致紙板散亂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書而編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慨歎拜手而題于左王秉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矣間有予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善略無吝色今又又以是書見示適予所未見者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謄于□然堂以爲清玩起善先尊海棠先生僕在童時雖識之第生晚不克親炙教誨爲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覽則拜賜多矣

至正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古雍樊士寬謹識

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祗直□□□公府駐於左右鄰家覽此則知篆者邵餗繼其末又有文房四說云筆則取於兔毫墨則妙於潘李紙出蜀吳硯出端歙□刷絲直紋者云四妙示故信筆記之時同座有檢府斷事官廳王君守宗分省理問所蔣壹辭也聊記歲月云

洞天清祿集

趙希鵠著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鹽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纔一分耳。況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蟲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鐫研漁嚴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辯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洞天清祿集

古琴辯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旁，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歲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弦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其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海運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霜激裂之，或用小刀劍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做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製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

陽而浮而陰必沈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飯、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樓柳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飯、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覓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融歸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贖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蜀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肅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卓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並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值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予不可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船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濁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收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遠遠蓋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掐不入者爲奇其掐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鼎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即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楮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風足處須小阨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阨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紫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整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晦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鑿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弦微令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開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關關然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飯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腹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稍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而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足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轉徙他處

琴案須作雜麼樣焦案腳不礙人膝迎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腳令壯更平不假坫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楠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强豐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少爾也

前盪或地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七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僕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過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寬。

雖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雞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膩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汗。天氣太燥。亦難爲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沈蕤。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薔薇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閑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溜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漣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

進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況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辯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嘗睹古硯。其失三也。余廬世人貴耳賤而無心賞。故逸古硯辯。惟說端歙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爲硯。寧不蹉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鵝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硯質不同。唐

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謂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

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歷歷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鋩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礪。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膘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鋩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鵝卵。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難得。然久用則鋒鋩退之。必假磨礪。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嘗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瑲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芒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蓄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漆石。出九溪潦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潤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潤。猶微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鐵。磨揚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其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閒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闕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麤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縣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並鮑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拙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舊相傳雖知有洮硏，然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濁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濁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圓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緻過之，正堪作硏，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璞瑤，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硏，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硏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硏，而周圍寬三紙，或作皁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硏，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汙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腳，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硏，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硏，多實其趺，又加以絣裹，正爲是也。

古鍾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及器大抵皆然，蓋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謂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蓋，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勁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粒，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幷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澄，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卽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匿，幷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閔，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鈸，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七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璧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寫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譌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鐎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眞三代物，蓋刁鐎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鐎有足耳，又字書以鐎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余所見者正然。

余嘗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

與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質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鉈釜者。凡曰鬲。曰匜。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謂曰寶尊彝。

古以薰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鵝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鈴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歆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鍾鈕。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道州民於春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卽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或傳嵊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辯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欽倚之狀。可登几案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璧石。出絳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凡樂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間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間。越帥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間。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瓦礫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淺雜不清楚。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腳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盤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辯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發秀而不俗方可。或雕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腳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案。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辯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腐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瑾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辯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義之報。建安靈柩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柩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義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揚淳化閣帖。刪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率强聯之。故多讀不成句。讀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脣。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皆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閒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蓋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昌朝、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縹塘、傳朋、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呢呢逼顏魯公。山谷乃縣腕書。深得瀟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縹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撇趯。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狀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辯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璽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做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璽標御寶。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贋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塡以濃墨。謂之搨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幾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皆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萃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鉤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祕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搨之不汙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三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模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闕。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閒有謬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轅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卽舊壁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綴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帖云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篆隸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蹟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祕閣續帖蓋祕書省寶殿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寀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贋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德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閣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擇盧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翠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蹟多所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祕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腳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中列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苽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實取入禁中藏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裹裹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麗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有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與與石柱記舊本千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蓋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

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帖有北宋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余湖蘭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燈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

立國亦已有之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剔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辯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且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甍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斷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頗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鸚鵡鷺鷥之禽動止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蓮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蘆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幀上作街道闌干有作馬拋并無他物其馬神峻不可名狀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師真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僞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意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意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隨寧畫院祗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眞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摸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眞。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端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馮歸眞、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帚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眞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比宜蓬萊甲煎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蹟法帖亦然。

古畫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衒。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碎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清潤幽敻。屋廬深邃。橋彴往來。山巔人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爲妙手。

人物如尸假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彴强作斷形。山巔不澄明。及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翟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眞蹟等印。或用圖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宮洞於嶓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梁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中有萬卷書。目觀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眞如鐵綫。惟崔白作陶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宜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陶定日時。塡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睛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睡子。又不用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案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蒭藁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倘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此書近時刻本。皆謬淸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

右本傳自陸朗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

乾隆乙卯七夕，欲餽廷博書於西湖沈莊。

雲煙過眼錄

周密著

雲煙過眼錄卷上

蘭坡趙都丞與懃所藏

宋 齊人周密公謹著

名書

漢張芝久問帖。
魏鍾元常賀捷議事表。
晉王右軍鵝烏帖。快雪時晴帖。玉枕帖。官舍帖。
王導省示帖
王大令可必帖。洛神賦。動靜帖。勝常帖。未避共事二帖。書謝安碑眞蹟。
謝太傅八月五日帖。
索靖出師頌。或云蕭子雲。
晉人小楷曹娥碑。
孫綽蘭亭述。
王廙仲春帖。
蕭子雲急就章。

梁阮研弔事帖。
王僧虔陳情帖。
謝靈運古詩帖。
隨僧智永法華經。春雨帖。
唐代宗守歲詩。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眞蹟。與僧帖。
褚遂良臨丙舍帖。小楷心經。高僧帖。臨蘭亭序。
歐陽率更卜商帖。鄭封弈事實。陰符經。草書策路帖。性慈帖。書乱古。
陸柬之行書千文。保安帖。書蘭亭詩。
裴行儉千文。
唐人雙鈎蘭亭。
唐人臨黃庭經。
湯普徹臨蘭亭。
唐欽齋臨黃庭經。
唐高閑上人千文。
唐人書月儀帖。
唐薛河東書心經。
張廷範謝安帖。廷範、伶人。
唐褚戎路帖。
唐雙鈎王洽帖。
唐臨十七帖。鴛洲公藏。
唐人眞草千文。
唐臨右軍頤神帖。
唐臨右軍稚恭帖。
褚右軍孫氏帖。
唐褚右軍愔感帖。
唐臨右軍吳興帖。
唐臨大令和汝帖。
唐褚右軍周大嫂帖。

柳公權書多心經。陰符經。
唐人書樂毅論。或云褚世南臨。
李邕書長短句。口味帖。
吳融博士帖。詩帖。
唐褚裕亮豪傑帖。
唐臨羊欣移居帖。
顏魯公自書告。頓首夫人帖。顏元孫帖。
唐人書宰臣除拜錄。湖州帖。
賀知章詩帖。千文。
唐僧齊己懷廬岳詩。
張旭論書帖。玉壺帖。書陳羽古意。
唐憲宗手勑。
洪贊書放生軌儀。
唐人出紙帖。
卻仲恭雜帖。
唐懷九正異熟帖。
鵬少府帖。
徐浩書李氏告。
李頻樵贈別詩。
懷素書大風歌。猛虎吟。或春詩。自詠詩。
唐韋瑾眞草千文。
唐胡英孤山詩。
唐吐蕃首領告。
楊景度三住銘。雜詩。珊瑚帖。
李後主遺院碑。歸命帖。
李景讓手簡。
眞照臨劉中使帖。
杜祁公衍帖。
富鄭公弼帖。
蘇才翁舉蹟。

悉悉國王書。
王荆公胡笳集句。
蔡忠惠、米襄陽、胡安定雜手簡。
仁宗御書飛白記。
司馬溫公通鑑稾。
張文潛雜詩。
秦少游手簡。
至道中公案。
鄒忠公諫論。志完。
十相帖。
李西臺擬元封詩。使淮詩。早年帖。
米元章臨破荒帖。北窗詩。小楷千文。襄陽曲。
尹和靖惇書西銘。
蘇東坡書韓文公廟碑眞蹟。詞翰長短句。與張厚之手簡。與龍節樂語。前後赤壁賦。烟江疊嶂圖詩。魚歡冠頌。賦諸葛氏筆。書鮮于子駿事。宜州家書。家書三帖。湖州墨妙亭詩。
超然臺賦。人參賦。顏樂亭詩。眼藥方帖。書六賦。與邵勸詩。墨君堂詩。或云墨妙亭詩。海市詩。遊徑山詩帖。懷內帖。詩翰。關芳楚辭。
黃山谷書大藏禮。田園樂詩。嘲熱客吟。臨顏魯公祭伯父文。書范文正公廟詩。校韓魏公詩卷。寄老菴枯木賦。跋顧眞墨鬼。一作黑鬼。書東坡文。漁父詞。醉中歌。壯遊詩。古德頌。楞嚴呪。

名畫

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陸探微醉監文殊。
尉遲乙僧龜茲舞女。
曹弗興兵符圖。
張僧繇大力菩薩。五星二十八宿。高僧像。
展子虔五星。
顧愷之初平起石圖。列女圖。
唐閻立本太宗步輦圖。神駿圖。維摩像。
閻立德招象圖。

唐人明皇宴游圖。
王維輞城圖。漁父。孟浩然像。行道僧。
周昉天官像。橫笛士女。龍女問道。渾侍中宴魚朝恩圖。
盧楞伽維摩像。
張萱虢國夫人夜游圖。乳抱嬰兒。
戴嵩牛。春景牧牛。牧童奕棋。
韋偃牧馬圖。
陳閎二驥。
韓幹騎從圖。五陵游俠圖。雙馬圖。
周文矩高閒圖。鍾馗像。大龍烹茶。韓熙載夜宴圖。
逸鶴芭蕉孔雀。鵝禽圖。
胡瓌獵騎。牧馬圖。
李景道會友圖。一作景元。
劉商十八拍。
胡虔蕃部卓歌。
張符牧牛。
李思訓射雉圖。
李昭道摘瓜圖。
李昇春山游賞。
韓滉堯民擊壤圖。飛泉出峽圖。
顧德謙延頸圖。
支仲元四皓。
勾龍爽醉道釋士。
趙德進江山清潤。
艾宣寫生。
王齊翰高士圖。藥王像。修史圖。仙山圖。
郭乾暉架上鵝子。山鷄鷂鷹圖。
樂士宣鶴鴿。
刁光胤蟬蝶茄菜。一本無胤字。
陸文通霧鎖秋林。

張嘉寫照謝自然。
常粲佛因地。
賈禪悅梵圖。
陸瑾水閣閒莽。
孫可元山寺晚照。
陳坦豐年圖。
巨然江山平遠。江山晚興。
王士元山水。
梁揆逸溪漁父。
陳盧枯木山水。
李延之雙蟹。
徐熙杏花。折枝梅花。
徐崇圖竹梢小禽。
李後主江山摭勝。
張訓禮調矢圖。
關同深巖瀑瀑。
惠洪秋塘。
黃筌王母會仙。
黃居寀寫生。
董元溪岸圖。烟嵐重溪。
范寬雪山。雪溪僧歸。秋山圖。
郭熙溪山。晚秋平遠。喚渡圖。
許道甯漁歌唱晚。層巒漁浦。
宋迪清江疊嶂。
燕肅秋山旅思。牛頭山圖。寒溪獨釣。
易元吉竹石雙狖。寫生雜菜。蟻陣圖。子母猿。獐猿圖。棚蕖翠狖。子母戲狖。
王晉卿烟江疊嶂。連山絕澗。層巒古刹。溪山勝賞。四景圖。
李成雪山行旅。
崔白魚。一作祖繼。
范道士牛。

滕昌祐鵝。
黃居寶秋塘鴛鴦。
蔡天啓三馬。
李伯時天神象。天育驃騎。村歌社舞圖。西旅獻獒。西帝宸遊。飛騎習射。嵩岳降靈。李白煙波風月。臨顧愷之女史箴。于闐獅子。陽關圖。歸去來辭。九歌圖。五馬。臨周景元佳麗圖。山莊圖。一名山居。冀缺圖。三馬。東坡書贊。會仙圖。天馬圖。家宅圖。
喬仲常蘭亭圖。高僧誦經。
米元章壯觀圖并詩賦。九老圖。海岳菴圖。瀟湘寺觀圖。南山萬松圖。
蘇東坡斷山叢篠。平岸古木。蘭竹蒼崖。
米元暉山水。江山霽日。湖山春曉。湖山一作蒼溪。瀟湘妙趣。遠岫晴雲。村步曉峯。
趙大年小景。五柳圖。
趙千里扇喝圖。送劉寵圖。長江六月圖。白鹿木犀。赤壁圖。乘鸞女。
僧梵隆十哲圖。陽關圖。卞莊刺虎。護法神。明皇夜遊圖。擲果圖。三馬圖。東坡海神圖。
清曠圖。歸去來圖。
李唐長夏江寺。晚霞橫月。清曉卷舒。煙林春牧。江隄呼渡。江天暮雲。列子乘風。采薇圖。
賀監遊湖。雪溪停棹。盧仝煎茶。
李公年疎林晚照。
竹石吳牛。蔣和彩畫。
諸國使相貌圖。
楊補之寫推篷圖。
以上書畫。止是短卷。大者不在此數。其中多佳品。今散落人間者。往往皆是也。

衞達之賀成號仲山所藏

衞賢高士圖。上作楚狂接輿。下作伯樂孟光。妙。
智永眞草千文。徽宗題。有宣和政和印、永興軍節度使印、韓侂胄印。
吳道子火星像。
張符牧牛圖。
李思訓溪山滿卷皆小景。甚奇。
張萱彈琴宮女圖。
王維畫維摩像。如生。
胡瓌番騎卓歇。佳。

賈休羅漢。
郭忠恕飛仙。故實。界畫甚麗。山水佳。
董元山水。
巨然溪山圖。四人撑一舟。甚佳。
李伯時畫女孝經、并自書經文。惜不全。
右各有宣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容思東閣大印。其後歸金章宗。或剪去舊印。用明昌御府。明昌中祕。明昌珍翫。明昌御覽大印。軸桿多檀香合成。蓋慮其久而不直。故也。題卷皆高麗紙。內數軸有大金密國公樗軒收附題字。
案間石屏一。其上橫岫。色如黛。林木蓊然如着色。元暉畫也。莫知爲何石。
一琴名冰清。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製作斷紋。皆非常琴可擬。葉森于至元後戊寅歲。見此琴在大街賣骨董康家。
汝窰爐一。瓶二。喝盆二。甚佳。
藍璧石一。佳。
丁晞韓。一作翰。畫孝經。
丁酉九月三日。壬子。慶擂陸探微降靈文殊來觀。後有高宗御題。本趙關坡物。喬仲山以十五錠得之。後爲游和尚所得。今歸張氏。大小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髑髏盂者。蓋西域俗然。此畫絹素無遺恨。眞奇物也。又李思訓江山漁樂圖。金章宗題。有明昌諸印。顏魯公馬病帖。高宗題簽。李唐畫晉文公復國圖。缺下卷。其上有思陵御題。并三御璽。所作人物樹石。絕類伯時。尋常以李唐爲院畫史忽之。乃知名下無虛士如此。元皆王子慶。今屬喬仲山。

焦達卿敬中所藏

晉王羲少十七帖眞蹟五紙。不出戶帖。帖一作琴。
唐孫過庭書譜。上下全。徽宗滲金御題。前後宣和政和印。
古伯彝。正如一大青瓜。色碧可愛。
湯仲謀云。余至順壬申見南安總管趙伯昂所收古伯彝。蓋色光瑩如漆。內有文曰古伯彝。不審焦氏曾有蓋否。蕭森幼年見焦公此鼎彝。正如前見同。當時卽無此蓋。

鮮于伯幾樞所藏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唐類書也。所引蘭子、愼子、尸子、莊子數書。皆古書也。天寶十載十二月朔旦。臣胡山甫書。字極遒麗。至大中年間。方自館中雜書內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卷後有史館新鑄印。用麻紙。列館中典掌之人、及三校姓名。蹟卷皆紹聖間題跋。其後如蔡元長、周奚成、晁說之、薛紹彭諸人在焉。內有歷下周子默。不知何人也。

湯仲謀曰。允蕃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太宗貞觀年間。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戚籍。採其精義。至十年書成。即此書也。

吳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僊。不可曉。字畫尤古。此物舊藏鮮于伯幾。今又屬諸他人矣。

索靖草月儀帖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印。及鑑古永興軍節度使印。

晉武帝真蹟。宣和御府物。有唐人跋。

王右軍與桓溫薦謝玄帖。其牋用雙紙書。字輕清不類右軍。後有駙馬蔡瑞跋。楊和王故物也。牡丹錦標首。儼然着色畫。蓋宣和法錦也。

沈傳師書稽寧陰山馬過難。殘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右御史大夫沈傳師詩。書寄太府兄侍史。二字書新。

蘇東坡書晁無咎詞云。東武城南連隄就。郟湛初溢。今刊本作東武南城新隄固。連漲初溢。非也。

雜帖一卷。內有劉涇巨濟墨跡一紙。印文曰劉巨濟符。符字甚新。

王印一。其文曰鑒定寶書之印。口題幽字。伯幾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然不知以何物爲別。當即識者。又云。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乃佳。葉森今收一本。乃饒州錦江書院本。極佳。又云。國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又曰蠱毒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誤爲國咄耳。葉森於延祐庚申夏。見其子必朝。將骨咄犀刀靶二來者。即此也。其花紋似今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或如嵌糖糕點。以手摸之。作嚴桂香。若麝之無香者。乃僞物也。

玉爐經火不甚佳。然皆雲龍紋。謂是思陵中物。

透光鏡一。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昔廉知幾有詩。余亦嘗賦詩。其後伯機又得一面。郟潛夫亦有二面。最後胡泳存齋一鏡。透影極分明。余因歸取所有鏡映之。或止透一字。或透而不甚分明。蓋凡鏡皆透。特有分明不分明耳。

張受益謙號古齋所藏

李西臺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賈秋壑故物也。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次。如手簡、家書、詩文分類。閒是韓侂胄故物。中間多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閒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五六十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蓋可。

李成書碑。乃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今止有一幅。其人物一幅。則不可見矣。余平生觀李營丘筆。當以此軸爲最。舊藏王子慶。今歸張受益。

又山水一幅。號李成。雖非李。然秀潤可喜。人物屋宇皆好。

范寬雪景三幅。潤景甚偉。元王子慶物。

唐人畫三官佳。

張萱戲貓士女佳。

著色山水三幅。平二幅。云是董元。

唐人畫阮孚蠟屐圖。

周昉揮扇士女圖。高宗題。妙。

周昉臨六朝人畫天官。甚佳。今亦歸張受益。

李景元古木鶴雀。

黃筌獨釣圖。山峯劉峯。

徽宗臨李昭道摘瓜圖。小軸。

易元吉手卷。紙上畫子母猿二十餘枚。秦氏物。前有尚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州散吏易元吉作。甚佳。

易元吉獼猴捫蝨圖。有東坡題字。

歸去來圖三幅。二幅闕。云是唐人作。即畫史所載者。

寶覺大師二鶴圖。雙幅闕。佳。

艾宣蒼草孔雀雙幅。

邵隱白描十二國圖。後有劍南樵客趙昌押字。一跋云。雖太古文播所不及。尤袁延之亦有跋。賈師憲物也。甚奇。

袁嶠遊魚。高宗題。後有賈師憲封字印。

湯仲謀曰。允蕃按封字印。篆文如此。□當是長字。與其家悅生胡盧印。皆美玉爲之。周公謹先生誤以爲封字。葉森嘗於圖畫見賈氏此印。約二寸餘闊。印文不甚細。先師吾眞白亦云。言封字者。乃長字也。又云。是唐時物。乃模印作一寸許。命匠者鏤獻刊銅印。印於書畫中。眞者今在張伯雨處。

邊鸞葵花。花心數蜂如活。是楊中齋故物也。

櫻桃枇杷二幅。云是趙昌。

山水二幅。云是董元。

銅器中最佳者。莫如盥手匜。文藻精妙。色如綠玉。第無款耳。三代之器多無款。今歸張可與。

商甗內有款。歸之張可與。

細文大壺。頸有雕戈一月字。

方壺一。通身皆硃砂斑。紅如血點。

碧圓壺一。佳。元楊中齋勤有堂物也。壬辰正月。

兩耳彝爐。下連方座。四周皆作雙牛。文藻凸起。朱錄交錯。葉森按此非名彝爐。乃是敦也。

大尊一。彷彿如廬鄉林家者。

小鼎一。內有款曰米且蒙文藻甚佳。其色青揚。揚或作紱。

篦刀一。其鐵皆細花文。云此乃銀片細剪。又以鐵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團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靶如合色烏木。乃西域鷄舌香木也。此金水總管所造刀。上用滲金鐫水造二字。

王子慶芝號非西所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元係室候官盧宗迈家物。墨花滿面。後有一行空處。歸碑題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凡一册。題跋上有白石生四牘之印。又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蓋寫姓名二字。甚奇。後歸蕭千巖之姪沈介文。後有李秀巖跋。既而復歸之俞松壽翁。有夢鷗堂二跋。及曾稽內史等三古印。最後爲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升山。舟覆。幸值淺港。行李盡淦。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也。跋語亦詳載之。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如米老。子固垂死。以此歸之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後歸李叔固家。葉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棄世。屬之他人。

趙太祖御批三卷。其一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党進。開寶四年九月。請給旗號。樞密院官只押字。而不僉名。又內前打鼓陳亭長。失去放停公憑。乞別給。御批不行。又江南投來者三人。賜衣服。及送西京撰軍名收管。聖旨照定來。又三司具糧料奏。後有鹽鐵度支戶部使印。又內前打鼓亭長郭珣女阿劉。稱夫韋韜爲楊光美打傷。御批不行。階級有法故也。以上共五件。其二卷。御筆批出遞還軍頭都虞候指揮使。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聖旨令收提。又發遣差補十將。御批我曾與你作指揮。間定遼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軍分。又內前打鼓百姓王再興爲人嗾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御批與臂杖七十放。已上共四件。其三。忻州定襄縣開門槊歸朝人進馬。及代州界投來四人。各賜頭巾衣服等。已上共三件。今第三卷只有二件。疑少一件。參考赤雅堂樣鈔。

眞宗御書封泰山禁音樂批。

仁宗飛白便面六枚。

英宗舊名宗實。監押侍禁私書。及齒藥方云。生乾地黃、細辛、白芷、不蛀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瓷餅內。調黃泥固劑。用炭火五六觔煅。令炭盡。入白僵蠶一錢。甘草二錢。並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齦血動搖等疾。

哲宗御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中有御押。

高宗御書損齋二大字。并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親書。表在後。

欽宗圍城日。絹上蠟彈丸徵兵御書。

李西臺古篆。并行書風后廟碑。甚佳。駙馬都尉王晉卿家物也。王名詵。字晉卿。今印文乃用進。蓋字通用。

又一印文。如此位置。好奇之過。又於一卷中。用保母帖中曲水砚樣。回內作古篆。亦近世好奇士也。

李伯時孝經圖并書。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關鍵六藝。根本百行。世訓所重。謂龍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爲有補。元豐八年六月。因摭其一二。隨章而圖之。

僧元鎬畫太宗御容小本。舒脚幞頭。上插生花六枝。衣金龍袍。玉束帶。描金龍軟靴。手持毬杖弄毬。神采英武。眞天人也。上下有題。此必天章閣本。藏王子慶家。

邊鸞海棠。上有一蝶。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遁林、四像。並題小字。是米老書。縫有蓉思東閣小璽。并米字印。題兩舒李伯時。爲襄陽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紹興小璽。跋尾云。米元章與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游。適於山陰。南唐顧閎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傳借。伯時率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洒有山陰放浪之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公擇、魏季通同觀。李琮記。　壬戌正月。過山陰。伯時作。迺若神明。頓還舊觀。襄陽米芾。「山陰圖。長沙作。　一幅輕綃三尺闊。百歲丹青半塵脫。誰將光景寫吳綾。神采森然動毫末。臨卷歎張芝。落筆入妙思。疎眉映朗目。白玉無泥滓。堂堂偉且長。想見坦腹委。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蕭散精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蟠兼虎步。淋倒支公窮骨髓。丁少逝風仲殊逃。　伯時爲元章作山陰圖。神情迺往。令人顧接不暇。今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高宗御題李伯時畫歸去來辭。薛紹彭遂段畫陶詞。且跋其後。

伯時天馬圖。筆意飛動。有王晉卿、蘇子瞻和詩在後。

又伯時白描子闕國貢獅子圖。後自有跋。

李伯時五馬圖。并列其名於後云。一疋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一疋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收蕃種進到錦脚驄。八歲。四尺六寸。一疋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三寸。一疋元祐三年正月上元。□□□進滿川花。一疋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進照夜白。山谷跋云。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歎息伯時久當在臺閣。乃爲書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整熟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顏似吾友張文潛筆力。跋云。余元祐庚午歲。以方開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酺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謀簽題李伯時青跋云。余元祐庚午歲。以方開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酺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謀簽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質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湘江上。因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幾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泛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謀、吳德素、張元範泛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遂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相與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在。彷徨弔影。殆若異世也。因詳序本末。不特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

且以玉軸遺延仲偉重加裝飾云。姿者曾紆公卷寄。余按此事。不見之他傳記中。豈當時諱不敢言耶。

王逢原賦幹馬亦云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猛。豈前代亦有此事乎。蓋前後皆有乾卦紹興印。高宗御題。

易元吉獼二。有吳越之錢印。及吳都深居莊書林印。

又羣猿一卷。

清江九華圖一卷。蓋秋浦兩岸。中橫大江。林木樓臺。極其精緻。全類燕文貴。後有石林二印。石林藝文隱居世寶。及秦氏伯和數印。秦氏伯和章。蹟卷有建炎諫院之印。紹興諸王宮學。朱記宗學之印。御史臺六察之印。建炎御史臺吏察。并戶禮二察印。後有劉須溪辰翁跋。

黃筌鵰撲狐雙幅。

山水雙幅。自號李成。

帝釋像。彼以爲吳道子。上有彩幡。帝釋居中立。有四圍火燄。兩手合掌。以方孔雀扇。橫于二肘間。從者凡十二。其二類天官。手執圭璧。細而乏力。

李伯時臨草堂十志。有劉娘子諸印記。見後。

趙大年水墨蘆雁。上題令穆二字。

楊補之梅二枝。一題云。江右楊補之作。

古鏡一。中藏資。有聲鏗然。蓋夾鑄者。

王介石虎臣所藏

唐劉良蹟告成通中吳通微書。并贊。告書體甚佳。米老有跋。

江南賜周宗卿詔。用書誥之印。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書杭妓周韶詩。初杭州營妓周韶能詩。蘇子容過杭。遊古飲之。韶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簾上巢空歲月慵。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一時歎賞。籍中諸妓。皆有詩送之。內胡楚龍觀詩最佳。事在侯鯖錄。

李建中書絕句云。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亦佳句也。歲庚寅七月觀。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巖海岳菴圖。朝陽巖背焦山。其側有早來堂。率意而寫。極有天趣。後有自書海岳菴賦。并五詩。至正癸卯正月廿九日。文璧與士文觀於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余得一見。

東丹王畫番部行程圖。前有宣和御題。後又題云。世所謂東丹王者。其畫絕妙。

瓢玉題唐人臨六朝畫七賢。

王晉卿臨小李將軍山水。

宗子叔儼畫魚。

丁晞韓畫孝經。晞韓字仲子。書畫皆精。畫全似伯時。後有米元章跋。

吳元瑜紙畫翎毛四片。甚佳。

高麗紙畫翎毛梅花。

張可與斯立號蘭江所藏

陶隱居小字黃庭外景經。元謝起翁物。

蘇子瞻、進寫古文啓。徽宗題。

張旭草書眞蹟。有六一翁跋。

顏魯公劉中使帖。

元微之韓官告。

楊凝式千文。

郭佑之天錫號北山所藏

晉王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眞跡。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采。

又唐模千文。又蘭亭。乃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又有李常公擇長印。葉森曾見藏厚甫持此來售。乃南唐椒閣錦標首。

梁人臨重告等五帖。

唐徐浩寶林寺詩眞跡。

歐陽率更碧紙行書詠陳後主詩。又梦奠帖。勤有堂故物也。舊陳德翁家藏。

褉帖甚佳。葉森芸齋所收。卽此本亦厚甫攜舊。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後有米老跋。皆眞跡。辛卯六月。

褚中令小楷西昇經。

旦極塞帖。妙。

陶弘景板帖。見東觀餘論。

閻立本畫。佳。

又御書十餘卷。內太祖者。河陽武林關使身故。乞差人充替。御筆上用內合同印。太宗者。乃尹京時禁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書字甚草。可見五代文物苟簡。用開封尹印。眞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既無銜位。亦只押而不書名作匡亘。殊不可曉。徽宗數幅。皆處分中省進呈短奏。亦多不急之事。皆御筆親書。照已畫旨。欽宗一幅。係親事官節級徐釗狀。稱某處某人。聚衆疑作賊等事。御批付程振。只令追捕杖脊配千里。臣封皮。用御前之寶。

樂師佛甚佳。云是吳生畫。

又紙上粉本天王。高僅盈尺。而位置廿八人。筆繁不亂。有劉大年曹仲玄一作元。牧附。李成風雨圖一幅。

陳閎畫馬一。

真一天師像。甚古。手持章函。前後植二劍。甚佳。歸之崔晉之。案森見此畫軸。身衣魚魚。朱皆硃砂。非銀朱也。章函乃一瑪瑙函云。

善神立像二。云是吳生畫。上各有尚書省印。其後有祕書省印。蓋宋祕閣物也。

財運乙僧坐神。佳。

張璪松石。高宗題。誤書爲張藻。

朱繇立神天女。奇詭之甚。三幅闕。

王維書孟浩然像。昔爲趙碧澗由祚物。後歸趙信之。乃歸余。又歸蒼仲山。仲山歸之郭北山。

司德用進所藏

王維捕魚圖。單小直幅。徽宗題。前有雙龍圓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明昌七印。上作岡阜古木。全如李成所畫。下作數舟。閃溪取魚。人物甚佳。

范長壽醉道圖。好。至正甲辰。文璧見此畫。

丘文播渡水僧。弱。

范寬雪景。後有遠山重巒。

傅古畫龍。

韓滉歸去來圖。又雙牛。佳。

盧楞伽過海羅漢。古。

邊鸞鸜鵒孔雀。平。

李伯時白描維摩經相。又勘書圖。有元人二印。平。

張萱抱嬰仕女圖。佳。

黃筌時苗留犢雙幅。二軸。癸巳冬月。見之因學齋。又琴高故實。

火星一軸。云是吳生。徽宗御題。

王端人物。徽宗題。蟠螭圖。古。

董羽龍。

王詵長江遠岫。北方物。

李成晴巒疊嶂山水小幅四軸。內一幅佳。

盧楞伽羅漢十六。徽宗題。有李後主題字花押。

董元絳色山居圖。千巖万壑。下有小屋村市。中間人物。優裝虎弄。不類尋常所見者。今歸莊蓼塘矣。

胡瓌哈鷹圖。佳。

湯子昇軒轅鑄鏡圖。徽宗題。後有李後主書字。作屠龍殺虎之類。鬼神獰狞。

博古圖。佳。

荆浩山水一軸。所畫屋舍皆仰過。而樹石極麤。與尤氏者一類。然不知果爲荆壺否也。

易元吉孔雀。一解樹甚佳。上有鸜鵒黃鶯栗留之類。下作雙孔雀。有院體。元王井西物。

趙林所作豫章逢故人雙幅。林、宣和末畫人。

阮郎蠟屐圖。畫郎草中坐。上裸。止着幘。鼻手執雙屐。傍有一人侍立。手持貂尾并冠盞。郎所戴者。嵇麓中世五卷酒一壺盃一盞。恐是唐人畫。比之張受益者尤佳。張是小幀。此是卷子也。

閻立本西旅貢獅子圖。獅子墨色。類熊而猴毛大尾。殊與世俗所謂獅子不同。則近者外國所貢。正此類也。

山水一軸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畫譜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前涼張軌。後涼乃呂光。正如前漢後漢。前唐後唐之類。當時未嘗自稱爲後涼。殊可疑也。

尤氏所藏

支仲元四老圍碁圖手卷。高宗題。妙。

顧愷之水閣圍碁圖一卷。亦佳。悉歸之張受益。

周文矩短髻女卷。高宗題。佳。

黃筌牡丹一軸。後有奉華堂二印。劉貴妃之物也。

王齊翰過海天王。平。

胡瓌番馬。平。

盧楞伽妙聲如來。高宗題。乾卦紹興印。

杜子瓌寶相菩薩。高宗題。并御印。

袁嶧蟹。高宗題。

戴嵩牛二。其一有高宗題。兩目微紅。凡戴牛皆然。

郭熙秋晚殘霞。

李成山水。

厲歸真牛。題云。庚辰十月。錦溪迂疎子作。

荆浩蜀漁樂圖二。各書漁父僻數百字。類柳體。

關仝山水。宣和大璽。高宗題。

易元吉狖二。內二大狖。皆有白牙。出於頷外。識者謂母狖然後有牙。上有宣和大璽。宜和御墨子母雉雞。皆有御題。并印。又有古松荷花。

趙千里訪戴圖。有紹興印。

趙希遠漢武帝受蟠桃圖。又蟠桃大樹。

趙左丞仁榮所藏　仁榮即伯昂之兄字伯華、後爲平章。

周文矩畫韓熙載夜宴圖紙本長七八尺前有蘇國老題字內又題不如歸去來江內有人憶兩句十字并蘇題識神采如生眞文矩筆也元廣濟庫物先歸監賣官張連副後歸之趙。

劉浙漕伯益所藏

蒼玉符長可一尺闊三寸厚可半寸許兩傍作雙螭中磯七篆字云玄孫似文治水聖瑞彼以爲禹治水符甚珍之余則以爲僞物也蓋馮姻姓然非從人之似又玄孫乃軒轅之孫何爲曰玄孫且三代當作鐘鼎文乃作小篆刻亦不工不足奇也。

松江鎮守張萬戶所藏

閻所收畫卷甚多皆御府故物無非妙品余僅見下項。

王維渡水僧高宗題。

馮覲磨礱壘嶂。

顧德謙乳牛圖佑陵題凡三牛二犢一牧童奇甚。

陶穀棗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穀筆。

崔白五雀圖皆賈氏悅生堂物其間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所藏

米老書自作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字書舊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東坡同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坡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也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甚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意甚惜之金蘭壁應桂亦有之字大於此然究不及也。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諸公題跋雪竇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茲不立言宋代兒孫列戶牖一五花葉失其傳永嘉雖問曹溪路畢竟惟聞自己禪根器警拔誠難遇鑒透高原始及泉　道人詩筆從頭讀老筆崢嶸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事莫都錯看亂飄花紹聖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周穜仁熟觀。　百中神鎗歸妙手當時破敵秪因機餘花壁械無人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雪竇榜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塚万塚兎角龜毛竟將何用仔細思量不如珍重浮休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今万偈并千頌撥亂春風卒未窮襄陽米芾。　眞機昔振雲門路祖席今多雪竇孫傳到蘇林華果碰須知葉落總歸根崇寧二年鶏林居士葛藟。　老子休去歇去道墨今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然崇寧癸未高郵徐文一作餘太困學齋雜錄云越人王修竹所藏雪竇禪師眞跡末用封字印是曾入賈秋壑家有韓宗古敏甫、時邦美、朱伯原、吳邦獻、王元直、周仁熟、邵子常、白蒙亨、章致平、王子助、霍靜文、等紹聖四年跋。

荆浩關仝郭熙各一幅皆賈氏物頗佳。

司馬相如入蜀圖雙幅絕類郭熙後題御前待詔孫沅水支愁其祖疑是支仲元仲元、五代人。

五代荒氏六隱圖一卷着色山水全類小李將軍所畫溪山舟楫及小兒無數不知六隱故實爲何事高宗跋詳見宣和畫譜。

張藻秋澗所藏

御府蘭亭類考十册凡百餘種。

高宗臨十七帖內八帖有跋尾印記。

越人董十六閣門所藏

紅瑪瑙一塊徑三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汩汩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彼嘗欲易余家崔白橫披鵝二軸時不與相易後不知歸于何所。　葉森家有水晶鈎一亦如此中空內有藻一枝隨水傾瀉後售魏塘陳家不知存否。　文璧嘗謂邵氏聞見錄載楚元輔家藏一墨水晶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寶也予不之信今見葉森所見水晶鈎之異始信元輔之藏不謬。

游氏家藏

陸探微摩利支菩薩徽宗題四角宣和政和印及金書神品上上其畫奇地細描三首四臂逸態五色葵花花心皆突出數蜂抱花心不去活動精彩眞奇物也元係楊中齋物今歸張受益。

徐熙山水人物一騎從數人上有仁宗飛白徐熙二字。

滕昌祐、拒霜野鴨上有一大蟬。

關仝山水一。

黃筌秋山詩意上寫唐詩八句。

朱繇天王坐像。

趙千里大雙幅蘇范蘇西施圖恐未眞。

趙希遠夜景二。

郭熙松石二幅恐非。

王端出山佛彼以爲孫太古、

許道寧山水。

黃居案海棠折枝。

厲歸眞牛。

崔白猫魚各一。

馬和之倚樹觀書二。

董羽龍水雙幅佳壬辰八月。

陸晃畫鹿人車。
孫夢卿松石間禪。宣和題。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所畫一僧絕妙。
荆浩、李成山水各一。
陸晃捕魚罩幅。明昌題。二漁翁皆衣紅。全類胡人。
周昉揮扇士女。高宗題。元受益物。文璧與士文同觀于張松谷家。
紙上山水一幅。極細。云是范寬。又云燕文貴。
顧閎中畫明皇擊梧桐一本。甚長。元仲山家物。
黃筌紫葵花。有雀立花上。
周文矩寫李季蘭眞。思陵題。亦仲山家物。癸巳仲冬。
王晉卿長江遠岫着色山水。前一帶山水可喜。中題杜詩云。門泊東吳萬里船之句。前後皆蔡京書。後有山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甲午九月。
戴嵩戲牛圖。宣和御題。元吳興孟氏物。後歸季文彬宗元。今歸于莊。
吳生過海騎馬天王。高宗題。元喬仲山家物。
關仝山水。
李思訓巫山神女圖。明昌題。權場物。曾入賈氏。
郭忠恕飛閣晴巒。明昌題。宮殿四角皆有欵。上有御題。
册葉共十二册。內趙希遠、趙千里共一册。馬和之一册。院畫十册、皆精。

廉端甫希賞號鄉林所藏

商彝內父已。其質如漆。紅黃青綠之色皆具。文藻絕奇。尤物也。昔康老售之蓋增者。葉森登公門屢見之。
又有一尊。恐止是漢器。
敦二。皆有欵識。大小亦相似。亦秦漢物。
盂一。
天鹿啣盂硯滴一。元王廷用物。後歸鮮于伯機。今以蠻人騎獅子易到。延祐庚申。葉森謁趙承旨時。亦出蠻人騎獅子。高七寸許。獅子昂首口可出水。蠻人坐獅子背上頂作鼎。可吸水起。人披髮張兩手。左手擎鷹。右手作引鷹勢。
向鄉林鑒壁臥石。上有刻字。并小篆。鄉林伯恭書。
唐人畫觀音像。
銅鐸二。
袁氏伯長漢印。
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塔。元祕書省汗青軒物也。事見瑩齋。今歸楊仲威。

雲煙過眼錄卷下

莊夢塘肅所藏

張萱彈琴士女。明昌御題。并前後印。曾入賈氏。元喬仲山物。
楊庭光畫觀音。徽宗題。有宣和政和印。及廣運大定二印。蓋未入明昌之前。已散在人間也。
孫太古上眞。其上作山水甚古。惟木盤石。神坐石上。其像甚佳。側有捧劍天女。絕佳。下瞰海水。有龍神足蹋巨鰲。手捧琉璃方座。上有龜蛇。又有一龍捧劍。爐炷香。上有小樹數十株。猴數十枚。甚奇。題云。彭山孫知微筆。元楊澄之物。後爲和英之所得。今歸莊夢塘。
董元溪山圖。思陵題。王井西得之蜀川。
董元着色山居圖。思陵題。余家物也。得之王瑨。後歸小許。至正癸卯正月。文璧與士文、同觀於乃岳張松谷家。

紅葉大阮二。

鑑稽阮譜七册。元御府物也。壬辰七月。

徐容齋琰子方所藏

顏魯公自書刑部尚書告。乃用紙書。不可曉。大曆十二年物。

唐人雙鈎蘭亭。

孟蒲細書六賦。

朱希真雙鈎力命帖、黃庭經。

白玉剛卯。四面正方。兩邊眞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眞奇物也。癸巳三月。葉森曾見先師吾眞白所收剛卯一。四面皆有字。乃漢隸也。非眞字。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幾二丈。後有與東坡唱和詩各二首。及王駙馬花押收附。元係劉淡卿物。有王子約中丞跋。後俾李公略售歸之藏祖禹。

玉斝一。高一尺。廣六寸。厚二寸。雖未甚白。然瑩淨可愛。獨受墨處不光。可以研磨。亦奇物也。葉森舊有紹興內府玉硯。作壺樣。下礎字云。玉壺長六寸。廣四寸半。厚二寸。玉色白潤。然磨墨處光研。墨亦起。

銅持硯一。狀類箕。長近一尺。其硯池榜作一倭人坐其上。後有一獸類蟠。四足。以前兩足撫倭人之身。上作牛首。其地皆細花紋。甚精。此必倭人之舊物也。

道士褚雪巘伯秀所藏

銅虎符一。半上有篆文六云。某處發兵合同。下有甲至癸十眞字。各半。疑非古物。葉森曾見先師吾眞白收虎符一。長一尺五寸。廣四寸。上刻首下平。一面作虎踞在上。下有漢隸字款云。第一至第五。背面上作身通垂。下有字磨滅不可辨。刻首二邊有字刊年月。磨滅難辨。

黃玉一片。如七首之狀。其色瑩潤。褚以爲雷斧。非也。葉森又見褚弟子馬虛中出示褚所藏諸古錢。皆作紛牌。綴錢於上。下書其文。褚多有佳品玩物。如金細天尊像。古銅編鐘。瘞鼎之類。

猛一作都　清夫清臣所藏

孫過庭草書千文。用五色紙書。其縫內各有珍字印。或謂唐文宗印。或謂宋太宗印。又有唐宏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有雙龍圓印。前後並用宣和政和印也。

聞有蕭子雲出師頌眞跡。甚佳。未及見也。

李伯時白□陽圖。後有所題詩跋。及書王右丞一詩。并三鳳後人等印。後有二印。□及□。不知何許人也。

又有唐模蘭亭。

高彥敬克恭號房山所藏

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趙昌畫也。四花者。鄧國、鵝冠、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卻有米老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

槤、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兢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內有太原府尹、中書省、祕書省、溫杭蘇州觀察使等印。私印有林希子中祕笈清玩。及徐兢一印。保大騎省、宣和畫學博士及襄陽漫士等印。悉用黃絹索書。本楊和王家故物。有楊僕名印。後有周文忠益公必大及蕭照隣燧等題名。

劉存齋泳所藏

范長壽西城圖。長三丈餘。徽宗書題簽。後歸張子有。

展子虔春游圖。徽宗題。一片上凡十餘人。亦歸之張子有。

玉花尊一隻。約高尺四五。徑七寸。玉雖不甚白。然文藻磋法極精。乃穆陵內府物。在燕得之謝太后。價止中統楮廿定。即鈔也。葉森於大德十一年。以一百十五定。得之于古董康家。兼有一香楠木座。黑漆光奎藝。今亦屬之他人矣。

圓素玉椀一隻。亦徑五寸餘。色甚佳。碾法尤精。

玉托子一隻。尺二三徑。足乃外來。

玉匜有足。雙耳。亦徑尺餘。色微黃。前後碾兩鸞銜。口有線。亦精。

玉爵一。高數寸許。滿身文藻。把手下有政和二字。

玉楪一。亦數寸徑。腰子樣。癸巳臘。

盤璧硯山一座。無天趣。不甚佳。

楊彥德伯嵒號泳齋所藏

宣和御製四幅。後各有御題詩一首。并用宣和小璽。

易元吉翠竹圖。高宗御題。乾卦紹興印。

胡瑊折枝桃花。高宗御題。御印。

郭乾暉架上細壓。高宗題。乾卦印。

巨然山水雙幅。

刁光庭貓。高宗題。

勾龍爽避秦女便面。細如絲髮。而精采烟然。

盧鴻草堂十志圖。林彥祥臨伯時本。遺草堂樓館二所。存者八屏。今錄詩于後。必盧徵君所賦也。

羅翠庭。羅翠庭者。蓋崖巖積陰。林蘿沓翠。其上綿幂。其下深潛。可以谷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遊之。則酣適永日。汩清薄厚。歌曰。清崖陰兮月澗曲。重幽蔭兮隱淪蹋。草樹綿密兮翠蒙茸。當其無兮庭在中。當其有兮羅翠庭。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幽人兮張素琴。白玉徽兮綠水音。聽之愔愔傍忘心。如野叟林師心書。

洞元室。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析理談元。室反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妄作虛誕。蒐以盜名。歌曰。嵐氣蕭兮巖翠冥。空陰盧兮戶芸迎。披蕙帳兮促蘿筵。讀空空兮竅元元。蕙帳蘿筵兮

洞元室、緲而幽兮貞且吉、返自然兮道可冥、釋妙思兮草元經、結幽門兮在黃庭。　散人陳昱書。

期仙磴。　期仙磴者、蓋危磴穹窿、迥接雲路、靈仙髣髴、想若可期、及儒者毀所不見則斥之、蓋疑冰之說信矣、歌曰、霏微陰壑兮氣騰虹、迤邐危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紫雲垂、鸞歌鳳舞兮吹參差、憑歌鳳舞兮期仙磴、鴻鴈迎兮瑤華贈、山中人兮好神仙、想像聞此兮欲升烟、歸月煉液兮竚返年。　家居道士米友仁書。

滌煩磯。　滌煩磯者、蓋窮谷峻崖、發地盤石、飛流撒激、積激成渠、滌性滌煩、迥有幽致、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歌曰、靈磯盤礴兮奔溜錯、激冷風兮鎖冥壑、研苔滋兮泉珠潔、一飲一酹兮氣想滅、磷逝清粹兮滌煩磯、是仙境兮仁智歸、中有琴兮徽以玉、我義湯湯兮彈此曲、寄聲知音同所欲。　湧泉治祭酒道士翟耆年書。

雲錦淙。　雲錦淙者、蓋激溜撒衝、傾石叢倚、鳴湍叠浪、噴若風雷、詭輝分麗、煥如雲錦、可以瑩發靈瞳、幽玩忘歸、及世士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水撒衝兮石叢、登煥雲錦兮噴洶湧、苦駁犖兮草蔭綠、芳蘚鬱兮瀨濺濺、石撒叢兮雲錦淙、波逆珠兮文杏峯、有潔冥者嬋此幽、激靈液兮樂天休、實獲我心兮復何求。　冷雲菴釋慈賢書。

金碧潭。　金碧潭者、蓋水深石鮮、光涵金碧、岩蔚林蔚、有助芳陰、鑒洞虛靈、道斯勝矣、而世士緬乎利害、則未暇游之、歌曰、水碧色兮石金光、瀰溜溜兮淺煌煌、泉葩映兮烟蔚蔚、陰陰紅翠相緯兮金碧潭、霜天洞兮煙景涵、有幽人兮好冥絕、炳其煥兮凝其潔、悠悠千古兮長不滅。　無所住淨雲書。

倒景臺。　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天門右崖、傑峯如臺、氣凌倒景、登路有三、處處可憩、或曰三休臺、可以遺御風之客、會絕塵之子、超逸興、遊超禮、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焉、則魄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曰、天門谷兮仙臺、發傑屹崇兮雲頂、湧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昆侖兮期汗漫、仙發天關兮倒景臺、凌顥氣兮軼翳埃、皎皎之子兮自獨立、雲可朋兮霞可吸、曾何榮辱之所及。　經堂孫煥書。

枕煙庭。　枕煙庭者、蓋特峯秀起、簟若枕煙、祕庭凝虛、宮如仙會、即楊雄所謂爰淨遊神之庭是也、可以超凡絕世、永潔精神、及機士登焉、則寥閒黨慌、愁懷情累矣、歌曰、臨泱漭兮背青熒、吐雲煙兮合宮冥、悅歘翕兮齊幽鎬、憑縹緲兮挈仙會、會冥仙會兮枕煙庭、竦魂形兮凝視聽、問夫至誠必感兮、期祈此巔、契灝氣兮餐丹田、終仿像兮覩蓬仙。　曦岳道人石昭問書。

先子蓋史戚劉子禮以五百緡買發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後李伯時嘗隨一本、仍自書卷首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嘗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聞人、紹興己未仲春、余舟過蘇臺、石壂中爲長洲令尹、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爲摹、乃亦首書其篇、壂中令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欲其雅尚不凡、因又跋于卷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　李參元居子曰、十志者、

草堂、修身奇德之府也、樞館、延賓閱禮之用也、元室、談道衆妙之宗也、翠庭、樓閣谷神之致也、期仙、靈滌敞睨之適也、滌煩、滌性深己之謂也、錦淙、沃志日新其德也、碧潭、端形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之樂也、枕煙、渺渺仙山之興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即紀述之總名、元居子道心惟微、幽賞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絕、今昔所未聞、故備錄焉、貽諸好事君子也。　小篆書。　甘泉建竟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徹君一草堂、卻有畫圖傳萬古、岩巒與勝帶烟霞、瞻望幽盤隨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蟻土、輞川別景王維甚、君陽山記希聲敍、胡將冰雪污器應、模規雖勝非吾侶、李參。不知何許人。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道其草堂樞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云二紙者、亡之久矣、靈手意趣、有神遊八極氣象、歌語亦清峭、淩厲如酌流瀣而挹浮丘者、若使親接盧處士手度、應不減識元魯山也、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侍汝劉丙峯先生、日徜徉于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篋笥所珍、多奇絕者、驪闕如斯卷、特以鄙鄙者耳、往歲標短、日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劍、得無爲癡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暇、登臨之脚、尚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駸駸有位于朝、但恐林慚澗媿、草堂勒移、預爲君慮、正月十六日、汝陽被褐翁徐逸。　其後王子慶于毘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跋中所言者、錄其書人姓名于後、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二、高鄰秦觀書。　三、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四、吳郡周沔書。內缺一水字。　五、靜常居士曹補書。　六、眉雲胡份書。　七、襄陽漫士米芾書。　八、碧虛子陳摅元書。　九、太平閒人仲殊書。　十、參寥子道潛書。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有奉華大小印、向皆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一印云、閉關頌酒之裔、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李士宏倜號閑齋所藏

黃山谷大字浯溪詩、有序、甚妙。

山谷草聖、晉稽康四言詩一卷、絕妙。

關仝山水四軸、雪景尤妙。

許道寧華岳三峯雙幅。

王晉卿着色楚山清曉圖、有萬壽無疆之印、前所未見也、或云此是僞物。

郭熙三幅山水、內一最佳。

又雙幅雪景。

蕭羽子母出水龍手卷、徽宗題。

高仲器錄所藏

唐撫蘭亭、極瘦而旨然、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成五年、書于上都昭成觀。

大肥馬甚佳、云是曹霸。

蘇東坡書杜少陵觀騎圖詩後有子由跋。山谷二絕句。
易元吉草蟲小幅。
艾宣鶺鴒。
韓滉漁獵圖。
郭熙倣李成山城圖。又山水雙幅。
唐畫白芍藥。范仲淹題。
　　申屠大用致遠號忍齋所藏
周昉彈箏士女。
戴嵩子母牛。
徐熙牡丹。
韓幹照夜白。又雙彈琵琶觀音。恐非韓筆。
又唐佛並卷子。
黃筌綠竹紅葉花雀。又壽星一。
王齊翰羅漢兩軸。每軸四尊。
吳生大辨才燒盛光佛。絕佳。
畫羽子母出水圖。
趙昌册葉數紙。丙申二月。
　　馬子卿紹號性齋所藏
道遊幽公帖。明昌題。
張芝久問帖。宣和題。恐臨。
東坡德威堂銘。黃絹烏絲闌書大字。甚佳。上清儲祥宮碑。黃絹上綠闌書。翰苑樂語草書一大卷。上有開封趙與懃小印。及齊齋印。
石曼卿大字。筆筆驛詩。奇甚。
山谷草書鸚鵡賦。佳。家書數幅。又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呵呵。又一帖云。花四枝殿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遊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草外恐不堪久。蒲白草外二字新。
洪元憤集王書勝業讚。高宗題。
許渾烏絲闌絹上書所作詩。大軸。佳。
展子虔春遊圖。今歸曹和尚。或以爲不真。
張萱橫笛士女。宣和題。佳。

陸晃初平起石圖。高宗題。
楊惟出遊人物。思陵題。佳。
閻立本駱駝。
黃居寀拒霜秋兔。明昌題。
徐熙牡丹鵪鶉。明昌題。
胡虔番部卓歌人馬。思陵題。絕佳。後歸曹和尚。
天王托塔圖。不知名。丙申仲春。
閻立本播象圖。宣和題。作胡僧以大帚浪水。洗一黑象。傍一人以巾拭之。必有故實。奇甚。
董北苑松峯圖雙幅。重岡疊巘。甚奇。玉池上有蔡襄朋父子、及吳激查高、宇文虛中題詩。
王齊翰重屏圖。未佳。
　　崔中丞璞所藏
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大獅子二。小獅子數枚。皆虎首而熊身。色黃而褐。神采粲然。與世所畫獅子不同。胡王倨坐甚武。傍有女伎數人。各執胡琴之類。并執事十餘。皆沉着痛快。高宗題云。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前有蔡思東閣大印。亦賈師憲物。有台州官估書印。後有封字印。崔中丞物。王德修爲裕。丙申四月。見之容齋。
　　趙子昂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書畫古物
虞永興枕臥帖。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
李北海葛粉帖。宣和題。
顏魯公乞米帖。元謝奕修物。
王右丞山水小本。
李思訓摘瓜圖。宣和題。
韓幹五陵遊俠圖。高宗題。
周昉春宵祕戲圖。
吳生觀音。劉青地。葉森曾見。公與張伯雨作題。
謝稚三牛圖。
魏元君受經像。劉青地。
韓滉五牛圖。
李成看碑圖。元張受徒家物。
黃筌唐詩故實。又脫籜新筍。剪金雞雀。雙鴛鴦。
孫知微十一曜圖。

董元河伯娶婦一卷。長丈四五。山水絕佳。乃着色小人物。今歸莊肅與。余向見董元所作弄虎。故實略同。
董元水石吟龍。高宗題。
王詵運山絕壑。高宗題。
趙希遠蟠松雙兎。
朱熙牛一卷。
崔白兎二。一軸作柴棘小鵲。佳。
徽宗御畫古木寒鴉嫩竹。有御璽押。
王齊翰嚴居僧。甚古。徽宗題。一胡僧篤耳。凡口鼻皆傾邪。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李公麟慈孝故實圖。
易元吉竹石獐猿圖。高宗題。
徐熙藏勝梨花。自董元至徐熙梨花。葉森於松雪齋屢見之。
米海岳書寶章待訪錄。秦少游黃庭堅題。公又有水檻。其中所藏尤多。不能盡記也。
琱玉盤螭環白地上黑雙螭。此環是葉森先人所贈與公者。甚佳。
又有白玉方瓶簪一條。其玉白瑩。眞絕品也。
白玉雙荔枝女環一對。可長三寸。并脚通碾。皆白玉也。甚精。此必女直后妃故物。惜乎其一微損。
方銅爐。四脚兩耳。饕餮面回文。內有東宮二字款。色正黑。後歸張受益。其直十二錠。此鼎博古圖所無。在可疑之間。
圓銅鼎一。文藻極佳。內有款云。瞿父癸鼎。
蛟脚大圓壺一。可受五斗米。滿身蛟螭文。歸之王氏。爲價六錠。
金絲商嵌小鼎。元賈氏。後送謝堂。十爐之一。文極細。後併高麗商嵌歸之吳存齋。遞銀四十兩。
靈璧石出香山。一座下有雲根二字。亦歸張受益。
又靈璧小山一。葉森曾見魏公靈璧石一。其大如拳。峰巒皆五列。分名之五老峯。手爪之拂之。皆有聲。米海岳故物也。
古玉雜格一。
圓端硯一。葉森見公一端硯。若肆雍硯。名曰大雅。
又洮石。名綠瀋。如玉斗樣。
古濟硯。有神品朱字。本洗草庭物。製作極精。然滑甚。不受墨。
京兆府所刻東方朔贊。比之今本字稍大。
趙子固倣湯叔野縮入千林圖。又作水仙一百一窠。中一株最大。號百花朝王。其後自跋云。倣湯所爲。流落北方。子昂得之。

子昂又云。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廿册。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標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證。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公所收者。多在焉。
周豐鼎。見博古圖第三卷。銘六字。子昂題詩云。豐鼎制特小。周人風故淳。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勻。錄法觀來妙。銘文考更眞。平生篤好古。對此興彌新。
姚端夫燧號牧菴所藏
琱玉盤螭。甚奇。鮮于伯機一古玉鉤。亦妙。中議相易不成。葉森曾見姚先生此物。先生所收古銅器尤多。不止此玉螭也。
省齋鎮撫所藏
古琱玉螭螭。尤奇。一螭角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名云太虛鼠。又名盧木相符。皆不可曉。云皆出太原之高平一作柴。墓中。皆古玉也。此物紅如血。黑如漆。白如酥。五色備具。眞神品也。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虞永興頭眩帖。有機暇清賞及潞國公珍玩。養笠軒印。紹興小璽。
顏魯公鹿脯帖。乞米帖。倩仲賊。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東坡醉草。
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眞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秦少遊數帖。
周越書劍器行。
唐劉良顯元陵挽郎告。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袁滋。知吏部選杜黃裳。尙書右丞趙憬。郎中韋夏卿。
唐陳尙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甚融三人名。後又稱陳尙庭四十三載。按天寶改年爲載。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告身乃用羅文紙。殊不可曉。後有向若水跋。
趙昌梨花千里收附。
楊補之四清圖。
吳越承制。大略如誥敕。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尙父吳越王銜。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藻醴四器納上。以藻醴酒。可謂好奇。
東坡救月圖。併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蘇源明坡頴而下。凡五世。世各有十餘帖。爲六巨帙。平生所觀蘇帖。未有如此之多且旨也。

米老自畫宅圖。又小楷三帖。瑤瑣等十帖。米老觀書楷書畫法。并青山白雲圖。米老辨印帖詞云。綴平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牧古印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二字。尚書禮部員外郎米芾審定。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繡觀音贊。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寶狀。忠懿王草書判字一花押。

李後主畫戲猿。後有建業文房之印。

韓滉子母牛。有錢氏合章大印。

徐熙出獵圖。

戴嵩着色飲水牛。高宗題。乾卦印。

唐畫二佛。

郭熙雪獵圖。

伯時畫九歌。曹韓、吳傳朋跋。

張萱煎茶圖。

唐日本大竟西經圖。思陵題。乾卦印。

胡虔獵騎圖。

以上共三十五卷。多賈師憲故物。後以此送謝堂。堂不能保。歸之起翁。起翁今亦不自保也。

陳氏所藏

顧愷之初平叱石起羊圖。高宗題。乾卦印。紹興小璽。　顧愷之吳王斫繪圖。紙畫。後有元祐丙寅四字。及乾卦印。紹興小璽。

菊坡趙待制所藏

韓滉作稽康像。

宣和御畫水墨草卓。後題云。紫宸殿游戲。并御押御印。又作百合蓴草蜂蝶圖。蝶甚佳。

黃筌雪梅圖。高宗題。

易元吉乳猿圖。

艾宣野兔。

孫知微九曜圖。

崔白野兔。

黃筌梅竹白鷴。

石恪鍾馗。

趙希遠紙畫百勞二。

古畫二。一作五丁開山。一作帝仙對奕。上有飛鬼。下有神馬。疑是石恪畫。

山谷大字發願文。

唐畫人物二。又梅枝上鷹一。

崔白野兔雙幅。紙上草蟲二。作茴香薄荷。尤奇。

宋秘書省所藏

乙亥春。祕丞王汝濟以蹇省司點。邀予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有坡仙所作竹石。蹇汗青軒。登渾儀臺。觀銅渾儀。儀色澤如銀如玉。精緻特甚。後步玉渠。登祕閣。閣內兩榜。皆列盜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硃漆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值閱秋收冬藏內畫。皆以鸞鵠綾染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書裝裏皆有尚書省印。關防雖嚴。往往以僞易眞。殊不可曉。其佳者有。

董元笑虞丘子圖。

唐模顧愷之說經圖。此二畫絕高古。

李成重巒寒溜圖。

孫太古誌公像。

展子虔伏生。

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

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

趙士雷湘鄉小景。

符道曦山水。

胡瓌馬。

關仝山水。

文與可枯木竹石。

陳晦栢。

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畫。絕品不滿十焉。余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董羣濟德時所藏

購得括蒼葉氏召公尊。其蓋細花。欵文極精妙。尊腹有五指痕文。中有款細十字。眞三代之奇物。博古圖有之。俗名手捏尊。後以開元宮遺火。失其蓋。送之張萬戶之子焉。

敎化參政所藏

奚字鼎初出蕭山張冊孫家。其制三足兩耳。其變雜圓雷文。粗細花相間儼然。　局蹠耳第將絲自內出。外則裹之以褐色。光瑩可愛。內有三字款文。狀甘蔗然。其樣則不古也。沈大器得之。以爲奇貨。既而蓋瓚者欲得之。遂酬以善價。後歸衞氏。復歸敎化參政矣。余自世變以來。所見香鼎多矣。未有如內字款者。爲佳。此實師憲第一器。後歸謝堂。又歸顧者珠陳家。又歸俞祐德。嚴今不知歸之何人。

張氏收

宋太祖御書一紙。前據殿前軍馬數次。有御筆兩行云。我自別勾當公事。誰要汝具人數來。後復有太祖御書字印。其下有封禪鹵簿使印。印上書臣陳康伯四字。

劉漢卿所藏

回回刀一。小口。背上皆金錯出回回書。內金錯出一人面獸。精甚。聞回回國主所佩者。

趙德潤藏

一鏡。杏葉樣。背有大鐵環。乃掛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肆祟驅邪兩榜。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寫年號耳。

張夢符孔孫曰。今御府有寶硯曰蒼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沼中。趙子昂云。蒼龍者。世所謂岩花是也。今在集賢院中。又有聚寶硯。玉板太乙船。無眼而溫潤。皆寶硯也。

琴則春雷爲第一。向爲宣和殿萬琴堂稱最。既歸大金。遂爲章宗御府第一琴。章宗挾之以殉葬。凡十八年。復出入間。略無毫髮動。今又爲蒲琴之冠。蓋天地間尤物也。

又有唐氏所斷玉振。及黃鵠秋嘯。皆瑟瑟徽白玉。焦尾岳軫足。

又有唐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彩精甚。三代之寶。宣和故物。後歸大金。今在御府。每大朝會。必設之外庭。

高彥敬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斷。於琴名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爲人削去。尙有舊迹。此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大金高士談家。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諱而去其字。其色亦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蚓。誠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二年張鉞斷。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漫漶不可識。但見龍鳳等取像數字。

彥敬又藏蒲序墨一篆。甚古。上有數十字。佳品。其下光澤可愛。恐在延璆之前。

廉御史廷臣所藏

琴名玉澗鳴泉。咸通二年。西蜀雷迅斷。

廉端甫所藏

琴名雙鸞。慶曆五年。道士衞中正奉聖旨斷。崇寧三年。馬希亮奉聖旨重修。

喬仲山收冰清。大中祥符年。西蜀郭亮斷。馬希仁修。

廉端甫又藏一琴。名秋籟。唐三慧大師斷。

鮮于伯機收唐琴。張鉞斷。僧智仁重修。

郭北山收唐琴萬壑松。白玉軫足。

張受益收懷古。斷文如絲髮而赤色。

又一琴。名霜鐘。

李公略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七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茶鹽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吳越國王宮。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古今斷琴名手。

雷威。　雷珏。　郭亮。並蜀人。

張鉞。　張口。　沈鐐。皆江南人。

蔡叡。　僧智仁。　衞中正。慶曆中人。

朱仁濟。　馬希亮。　馬希仁。崇寧中人。

金淵。汴人。紹興初妙手。

金公路所謂金道者。琴薄而濟。紹興初人。

陳亨道。高宗朝琴。厚而古。

近世有嚴樽。古清之祖。

馬大夫向。居癸辛街。

梅四官人。古清妻父。

龔老應奉。

林梟東卿。石橋之父。

林石橋云。近世琴之有名者。如趙郡丞之大雅。黃玉軫足。又松雪。亦蘭坡物。今歸趙子昂。趙節齋之浮槎。樊澤卜氏之彝雷。吳沂詠齋之存古。今歸張受益。張佑之萬壑松。

南北名琴。　北人粘合文卿云。古琴絕品。皆聚於宣和。後悉歸之大金。今散落。現存者。如春雷。蜀人雷威作。賜傅初庵。可以爲冠。其次玉振。藏隆福宮。石上清泉。古篆皆不知作者。都下陳天賜家寒玉。沈鐐作。宋少卿家冰清。唐郭亮作。喬仲山百衲。雷威作。內外皆漆。吳越重脩。恐即李公略者。秋嘯內府之物。秋塘寒玉。雷氏斷。唐承旨收。冠古韵磬。唐張鉞斷。在李學士家。又陷人趙取利所斷二張。在余家。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跡。爲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

觀堅予云。鍥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人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嘗入御府矣。又見伯機仲山言。有所藏貞觀御府書畫譜。以上三者。余皆未之見也。

嘗見汪龍溪彥章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桃。復嘔血升餘。始知胡桃能下血。汪不善書。僉名葉如此寫。

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首。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

徽宗朝墨跡。用天水雙龍縫印。及泥金御題。淡金狹簽頭。

余家有火浣布尺餘。外祖知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余家。

長生螺數枚。直之鮮中則活。

瑪瑙盞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鯉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鰍魚一條。

沉香連三暖閣。窗隔皆鏤花。其下替板亦然。下用抽替打簾。香在內則氣芬郁。終日不散。前後皆施錦繡簾掛。瓶皆官窰。粧飾侈靡。舉世未有。後獻之福邸。

先子向寓杭。收奇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綵畫三輔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後爲衢人柴氏所得。近者左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綵畫本草一部。極佳。

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大衍庫出舊雜物。時有鑿壁小峰。長僅五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皮沙背水道皆有之。於上峯之半。有圓白小月。瑩然如玉。徽宗御書八小字。刻於峯榜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琢刻之跡。眞奇物也。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蓋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趙子俊孟籲藏一帖。其款云。自火色黑而褐。亦佳物也。但一足已折。粘綴于上。爲可惜耳。

東坡詩卷。近世跋云。觀此眞跡。始覺僞者甚可笑也。亦善下語云。

三代遠矣。鼎彝之器。傳至於今者絕少。或偉而傅。類多損缺。勢使然耳。今世收古之家。必以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而文藻精細者。往往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爲眞三代器。尤爲可笑。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質猶一人自然丹碧。其元質不變者正黃銅。其後乃用藥煙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何道士收古玉圭。出自土中。玉色類碱砆。長一尺三寸。廣三寸五分。厚八分。其上甚銳。其下所執處。纔如二分。其底有竅。廣一寸。而橢或半寸許。與他圭製絕異。當考。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玉印一紐。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許。一璞所成。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凸鑽磨甚精美。玉色亦溫潤。

法劍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每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鎦紫金作法。其一面略記有

文關圖象日月。內有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雷電三字。劍兩面俱有鋒鋩。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止此二物耳。

又出御賜玉圭。約長尺五寸。廣四寸。厚一寸餘。瑩然白玉。略無纖瑕。上銳下方。圭面磨四小山。蓋乃思陵所乘鎮圭也。

又玉佩二。環珠等八事。穿以大珠。亦宋諸帝之佩。

又金冠一。甚大。并類仰鉢。共用黃金二十五兩。前爲北斗。後爲南斗。每面嵌紫金捺子五粒。斗星皆大銳珠。大如彈者爲之。通計大白北珠三十四粒。類仰如意鐙。亦嵌大珠。

法衣一領。所謂納失失者。皆織渾金雲鳳。下闌皆升龍。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維景定三年正月一日。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勳勞。再造王室。其錫家廟于行都。乃作俎豆。供奉時薦。有子孫永保之款。

余家有漢粧圖。不知所出。後見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粉黛。自非宮人者。黃眉墨粧。方知所出。

雲煙過眼錄續集

湯允謨著

雲煙過眼錄續集

元　蓮澤湯允謨仲謀著

繡管太中濮陽趙伯昂仁舉所藏器

羊鐙一。內有款曰南宮羊鐙。

古伯彝蓋一。色青綠。花瑩可愛。上有把鈕。爲人盜去。

又有兩鼎。內有款識字尤多。在底下。甚佳。

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古玉色如此樣。有十餘枚。或大或小。或有文。或無文。或青或綠。長不滿寸。蓋人綰繩之物。

玉人一。高五六寸。束髮於頂。餘髮被腦後。衣垂至地。不見足。色溫潤與馬同。人如顧愷之所畫列女圖中人物。

子母蟠螭玉鈎環。徑六寸。螭身白頭紅。子亦紅。走母腹上。作相覷之狀。宛然如生。紅如茘枝。白如酥。製作精巧。通前人馬爲諸玉之冠。

楊庭光下生如來像。思陵題。乾卦印。如來衣朱衣。坐圓光內。

王右軍司州帖。古黃紙書。金章宗泥金書簽。明昌七印全。

又屏風帖。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簽。首尾天水、宣政、內府圖書等印並全。

吳元瑜瑤池圖二卷。一作王母冠玉冠。乘金車。駕二龍。前後女從各執旌節導引。樂龍撫慧者亦二鬟髻女童。甚奇。卷尾作大池。即瑤池也。一作穆王坐金殿。據金椅。而王母與一義冠婦人。鼎峙而坐。彼云。右坐者。上元夫人也。畫極精緻。而有院體。前後政和七印。佑陵題。宣和畫譜云三卷。今止二卷。

吳元瑜梅竹雪雀圖。有明昌七印。

西域貝葉一片。長二尺餘。高只二寸半。即今西番字。葉色如茜。裝經細竹片二片。內有識字云。大蜀皇帝賜撫州溥山院。今世畫上作羅漢誦貝葉經像。多作手持樹葉。甚謬可笑。

古墨

潘衡墨一。已斷。上有潘衡二字。約重四兩。背有金塡篆書。墨成不敢用。進上蓬萊宮。

宣和雙龍一笏。裕陵書八字云。政和丙申。宣和睿製。

俞林一笏。題順陵殿。殿名未審。當再考。

劉士元一笏。題云紺熙殿。乙未星砂。

胡光烈黑犀一笏。

郭忠恕鏡湖方氏一笏。劉文通一笏。

郭玘一笏。上題紺熙殿。

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

宣和明昌二帝鈐簽。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

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羣玉祕珍。其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祕。其七曰明昌御府。

祝君祥永昌收

趙千里釋迦佛行像一。下有細字云。臣伯駒奉聖旨畫。其像廣目深眉。螺髮大耳。耳垂二大金鐶。螺髻而虬結。頂有肉髻。左眉放光一道。衣紋腹腿隱隱可見。筆法極佳。宛然西域一胡僧。

蟠硯一。背有墨紋者。皆成細花。面有鐫篆字兩行云。王次張漢老。水坑下。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沼貯水不涸。恩其樣如此。王次張。高宗紹興中爲發運判。此硯乃賈秋壑物也。

山居太史楊瑀所藏

古玉天祿。長一尺餘。背起一竅。身皆水銀。古如虎斑文。爪牙製作極精巧。

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處發兵。持行。腹下分書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內作牝牡五竅。闔合之則一全虎也。往往有漢虎符者。褚雪巖及吾貞白所收皆如是。符牌樣上鑄一小虎形。下云某處發兵。或左右。或止有一邊。今此全虎形。亦異矣。

竹龜一。乃一老竹片製。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者。竅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縱橫之竹。紋理

顯然。背上負三接碑牌一面。兩側有轉動者。亦是外來之竹。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雖巧於製作。亦罔測之。或云鬼工也。

奇石子一。色青而質粗。大如鷄卵。形差扁。上有兜鍪觀音像。天然如畫。或加磨洗。精神愈見。

又瓊蕤石髓。水瑪瑙也。二寸許。乃塊石耳。觀之則滴水在內。搖之則上下流動。古玉書也。圖畫志云。張文懿公某有玉畫。或疑其故物云。

智永石刻千文。九成宮石刻。皆金士孫所摹。

余見施家有一手卷。錦表首漢王元昌飆馬圖。上寫廣德一作政。元年七月。奉旨撿入漢王元昌畫。臣嚴敦之臣陳淨心進。上有龍鳳印。紹興印。乾卦七印。餘一印不分曉。

鮮于伯機有霞雷琴。是許旌陽手植桐作琴。背旌陽印劍之跡宛然。

又有黃素黃庭經。飄飄有仙氣。有楊玄靖、許穆之印。陶穀、米芾跋。

余見某家藏宋徽宗御筆作一胡鷹。紅綠皮圈足。前有一馬。缺足。栗殼色。甚奇特。

又有騰王雙蝶穿花。上有一押印。亦眞跡也。

東坡竹。

昔漁者于江邊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爲劍。背有八字。許旌陽斬蛟第三劍。蓋至寶也。今在張伯雨家。

趙孟堅家有閻立本作十八學士圖。于中虞世南房玄齡最佳。

余家舊藏林邑遏羅鶴圖。蓋唐貞觀時經進。太宗以其思歸。并二女皆放之。放之一作送。還國。乃閻立本眞跡也。

楊元誠家所藏

唐王建親書宮體小詩一百二十首。蓋宮詞也。極其宛轉妖麗。今人罕能及。後有錢武肅王印圖押。

龍蓋宜和內府物也。其字皆章草。

余見薛玄卿。示以銅彼香鼎一。兩耳有二龍。交蟠宛轉。目各有珠能轉。又取不出。蓋紹興古物。亦希世之寶也。

斬公子家所藏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宜和後宰門所謂艮岳蘭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得。今藏咸順王家。

余家舊藏司馬文正公手錄富鄭公使北日抄一卷。其長五尺。大字。書雖若古拙。而首尾端嚴如一。豈像其平生行止耶。史稱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此卷見之。丞相益國公周必大子充爲之跋。賈師憲物也。

弁陽老人所著雲煙過眼錄。中附葉森文璧二氏所見。與湯允謨續錄數頁。非蓋周公之書也。世所傳抄與刻本。皆譌舛不可讀。此爲張青甫所校。猶有未盡。余復重加考正。然其中錯亂無序者。尚多。

聊且錄出。以備遺忘。戊午三月廿二日。京師橫街。時余病口糜。食粥一月矣。林村題。

新增格古要論

曹舒王
昭敏佐
著編增

新增格古要論序

石鼓撫摩、非張華不能扣紫珍有識、非賓饑不能知、故知博古、博物君子所當務、雲間曹明仲、世爲吳下簪纓舊族、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而是非眞僞、不能逃其鑑、由其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也、因讀書之暇、閱世之玉石之難辨、紅紫之亂朱、遂著爲格古要論、以辨釋器物、使玉、石、金、珠、琴、書、圖、畫、古器、異材、莫不明其出處、表其指歸、而眞僞之分、了然在目、凡詐僞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謂有益於世矣、予竊觀而愛之、頗爲增校、訂其次第、敍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君子觀之、更能以辨物之玉、石、辨人之玉、石、使卞和止泣、宋愚免笑、庶有以發明於世、豈小補哉、雲間舒敏志學序、

序

先子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斧壺之屬、發之齋閣、以爲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予自幼性亦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徧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而後已、迨今老尤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辯其眞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何莫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雲間曹昭明仲書於澳上之寶古齋、

格古要論凡例

一、格古要論一書、舊刻歲久損壞、今博訪初本、以補其闕亡、初本所無、仍從其舊、

一、舊本文字多有重複、今校定删去之、

一、舊本中多魯魚亥豕之誤、至有以芋爲羊者、今加考正、間有不可稽考者、姑從之、以俟博物君子焉、

新增凡例

一、格古要論、類始於雲間曾明仲、編校於雲間舒志學、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也、

一本得之前繼成侯公子李莊、篇目頗多、而脫誤殊甚、

一本得之同寅主事常熟孫紀、篇目略於前本、而脫誤亦多、

二本古碑法帖纔二十一條、而陝西及各處碑帖、則全不及錄、

二本古善畫者略載十二三人、今各增入、

一、二本目錄、始末不同、佐翻物莫古於琴書、在學者所當先務、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而以畫次於金石遺文、法帖題跋之後云、

一、舊二本俱分爲五卷、今以古琴論爲首卷、古墨跡論分爲上下二卷、名公題跋、以類而入、若歐曾二公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又自爲一卷、餘皆仍之、而事實則加詳舊本焉、

一、文房四寶、皆儒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者、若歐公硯譜、則參入七卷、古硯論內、又作文房論以補其遺、自爲一卷云、

一、唐宋以來、諸勅體式題跋、先正書押、皆吾儒之所當考究、列爲一卷、

一、傳國玉璽、功臣鐵券、教令、服帶、紫金魚袋、與夫民生耕織之事、宋元宮殿之制、皆不可不知、作雜考

一卷於其末云。

一、是編古琴、碑帖、書品、文房、皆參以事林廣記、歐陽公硯譜、及天童陶九成書史會要、與夫士良圖繪寶鑑、并佐家藏古碑法帖目錄、及所見聞者、與夫名賢題跋考究、各以類增入于後、其續增者註曰後增、其新增者註曰新增、或只註增字、舊本則不註。

一、金石、珍寶、器物之類、亦各隨所見聞、以類增入。

一、是編自洪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孫二公舊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順三年己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鋟梓、點校始完。

新增格古要論目錄

卷一

古琴論
斷紋琴
唐宋琴
古琴樣
焦尾琴新增
桐陽琴增
百衲琴後增
格琴要訣新增
僞斷紋
古琴色
製琴法新增
古琴陰陽材增
琴有五不彈新增
琴卓後增

卷二

古墨跡論上
真行草書墨跡
古墨跡紙色
古墨跡論下
古紙後增
古碑法帖
淳化閣帖
王羲之淳化帖記新增
王功戴絳帖考新增
泉帖後增
王功戴汝帖考新增
黃晉卿館本十七帖跋新增
宋徽宗太清樓續帖後增
臨江戲魚堂帖後增
星鳳樓帖新增
寶晉齋帖新增
利州帖
蔡州帖
武陵帖
賜書堂帖
蘭亭帖後增
黃晉卿蘭亭五字損本跋新增
王功戴河南周府蘭亭禊圖考新增
宋景濂跋潘製賺蘭亭圖跋新增
胡若思定武蘭亭跋新增
王功戴蘭亭模本字考新增
宋仲溫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新增
王魯齋默成定武蘭亭記新增
王功戴蘭亭禊圖記新增
王子充玉枕蘭亭帖跋新增
楊文貞石鼓文題後新增
王功戴淳化閣帖考新增
絳帖後增
潭帖後增
汝帖後增
又十七帖考新增
宋哲宗元祐秘閣續帖新增
宋孝宗淳熙秘閣續帖後增
鼎帖新增
玉麟堂帖新增
百一帖新增
黔江帖
彭州帖
東庫本
甲秀堂帖

二王帖
李藥師西嶽書新增
千字文
新增陝西碑帖王功毅
嶧山碑
真草篆書千文五家
孔子廟碑
皇甫君碑
昭仁寺碑
座位帖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
金蘭帖
律公藏真帖
九成宮醴泉銘
金剛經
虞恭公碑
唐羽林大將軍臧懷亮碑
西岳華山廟碑
鵝衣篇
上京鴻福寺碑
聖教序記臨本
唐贈滎州刺史碑
新增各處碑帖王功毅
南京　南直隸
嶧山碑
瘞鶴銘
致廣大十二大字
丹陽公言子祠堂碑記
第一山三大字
七姬權厝志
雪玉堂帖
壇山石刻新增
聖教序記
夫子廟堂碑
雄陣圖
化度寺碑
多寶寺塔銘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
顏氏家廟碑
玄祕塔銘
聖母帖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心經草書
懷素自序
孝經隸字
一行禪師塔碑
唐三藏法師塔銘
十八體書
蘭亭詩序臨本

謙卦爻辭
度人經
敬齋箴
茅山玄靜先碑
大字千文
蘭亭十三跋
杜甫前出塞詩九首
送任參政詩
歸去來辭
行書千文
鐵佛寺鎮銘
北京　北直隸
樂毅論　黃庭經
蘭亭序
草書千文
唐雲麾將軍碑
宣父碑
韓延壽碑
淳于長夏承碑
山東
壯觀二大字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孔子廟諸碑
國朝曾崇碑
泰山碑
孟子像碑
宗聖侯碑
周公廟碑
齊太公碑
山西
絳帖
魏并州刺史王垣碑
魏車騎將軍穆祚碑
河南
汝帖
魏受禪碑　公卿上尊號碑
與俞仲毅書
草書千文
春夜宴桃李園記
真書千文
寶晉齋法帖
金丹四百字
座位帖
北岳恆山碑
石鼓
壇山石刻
靈巖寺碑
之罘石刻
栖霞阡表
孔子手植檜贊
嶧山碑
孔門聖賢像贊
聖賢墓石
義堯廟碑
房定公墓碑
黃石公廟碑
濟郭有道碑
郭林宗墓碑
堯碑
邊韶墓碑
老子銘

道教經幢
劉寬碑
洛橋石柱銘
荀公墓碑
比干墓碑　封比干墓銅盤
圉令趙君碑
蘭亭序
東書堂法帖

浙江

聖賢像贊
放生池碑
蘭亭禊圖
吏隱山諸石刻
字　縉雲縣學四大字
射堂記
天清地寧四大字
嚴陵祠堂記
胡安定像

江西

示子手帖
誠齋二大字
大魁宇
太極圖說
明倫堂三大字
脫去凡近
狄梁公仁傑碑
醉翁亭記
孝經
歸田賦
心經

鍾繇墓碑
董宣廟碑
陳寔墟碑
漢橋玄二碑
楊柏淮源廟碑
顏母陳夫人碑
登錦堂記
蘭亭諸臨本序及流觴曲水圖
東嶽行宮記
七觀帖
孔子廟碑　城隍廟碑
黃帝祠宇四大字　鼎湖二大字　縉雲縣三大
碧瀾
赤松山三大字　赤松宮三大字　北山二大字
徐偃王廟碑
岳飛像
大字千文
清氣二大字
禮義廉恥四大字
天府地理圖　魯國圖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四體千文
歷代鐘鼎彝器銘誌法帖
孔顏像贊
歸去來辭
瀧江阡表
戲魚堂法帖

卷四
玉枕蘭亭
月儀帖

湖廣

廉厓碑
岳麓寺碑
乾坤清氣四大字
太極圖說
陽華巖銘
秀山斗門四大字
峴山碑
潭帖缺

福建

千字文
玉枕蘭亭
晴雲釣月四大字
容膝及天光雲影

廣東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
天涯海角亭碑缺

廣西

羅池廟碑

四川

益州周公禮殿記
梁武祠堂畫像
千字文
金石遺文
韓退之畫記
又龍馬圖贊
宋金石遺文

戴叔倫遺愛碑
易繫卦說辭
城南書院四大字
拙賦
崔尊銘
碧盧洞三大字
義井銘
陰符經缺

出師頌
光風霽月四大字
讀書二大字
帝王聖賢將相像
唐韓文公廟碑
九疑山碑
千祿字書
石室畫像
書法要覽
柳子厚觀八駿圖說

歐楊永叔集古錄目序
又讀李翺文
又跋司馬光劄子
又跋布衣蘇洵狀
又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又六一居士傳後
又篆髓後
仲子固金石錄跋尾十四條
法帖題跋
戴叔能跋黃庭經
又寄濂溪先生拙賦後
又跋十七帖
黃晉卿跋嶧山碑
宋景濂智永眞草千文跋尾
解大紳書學傳授增
虞伯生跋柳誠懸墨跡
又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又書王氏草韻後
又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又題米南宮墨跡
又題王維輞川圖後
又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跡
又學書法
又跋蘇文忠公書

卷五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六要
製作楷模
粉本
三病
六長
古今優劣
黃鑑

又集古錄跋尾十條
又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又跋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又舉蘇軾應制科狀
蘇東坡愼改寬
又樂毅論
王介甫孔子世家議
朱晦菴跋敍古千文
又跋米元章帖
王魯齋跋東郊嶧山碑
又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王子充跋黃庭經
黃伯思東觀餘論
又題歐陽曾二公帖
又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又題朱侯所臨智永千字文
又題宋諸陵畫像後
又子昂臨洛神賦後
又所翁龍跋
解大紳題縛筆帖
又評書
又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卷六

珍寶論

玉器
古玉
玉名增
沙子玉

裝裱書畫定武十條
辨古名畫
書畫一法
士夫畫
院畫
沒骨畫
裝裝畫
古畫絹素後增
御府書畫
古人善畫者
王維後增
董源後增
郭熙後增
崔白新增
李伯時後增
董羽新增
張舜民新增
陳所翁新增
馬遠後增
趙子昂父子新增
錢選新增
盛子昭新增
王元章新增
蕭月潭新增
李如菴新增
高士安
李思訓父子後增
李成後增
米元章父子後增
文與可新增
郭忠恕新增
蘇東坡後增
楊補之從子新增
李唐後增
夏珪後增
李息齋父子新增
顏輝新增
陳玨父子新增
張天師新增
李嘗菴新增
雪衍新增
高克恭新增
畫有十三忌
古畫眞跡難存
畫山石皴皺
古畫用筆設
無人名畫
名畫無對軸
古畫絹色
畫難題名後增
題跋畫

鐵子玉
瑪瑙
圓塊玉瑪瑙[illegible]品後增
玻璃
貓睛
馬價珠
北珠後增
鍮絨線石
車渠
瓔珞樹
犀角
骨篤犀
象牙後增
鬼功石
紅豬牙
龜筒
金後增
烏金新增
銀後增
鸚鵡杯　鷓鴣杓
錠鐵
金剛鑽
古銅論
古銅色
三代器
新銅器
古銅款識

卷七

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石類玉
柏枝瑪瑙
水晶
硝子
碧靛子
南珠後增
石榴子
金星石
琥珀
蠟子
毛犀
花羊角
龍涎
鬼功毬
鶴頂紅後增
玳瑁後增
紫金
金榧藥後增
銀子名色
鑌鐵
錫
天生聖像
僞古銅
局器
古鑄
古香爐後增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評硯新增
歙溪龍尾石舊坑
銀星舊坑新坑
洗溪硯
衝硯新增
洗硯法新增
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
端硯
異石論
靈璧石後增
紅絲石
雲母石
永石即祁陽石後增
英石
湖山石
不灰木石後增
烏石新增
神龜新增
太湖石新增
宋歐陽文忠公菱谿石記
古窯器論
柴窯
官窯
哥哥窯
高麗窯
古定窯
古磁窯
古龍泉窯
霍窯
汝窯
董窯
象窯
大食窯後增
吉州窯後增
古建窯
古饒器後增
彭窯
端溪古論新增
硯譜新增
金星舊坑新坑
類端硯
萬州金星硯
硯名新增
王子充漢未央宮瓦硯記
魏武銅雀瓦硯缺
土瑪瑙
竹葉瑪瑙石
南陽石
川石
試金石後增
石琉璃
鐵石
龜紋石
崑山石後增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古無器皿
卷八
古漆器論
古犀甲
堆紅後增
攢犀
古錦論
古錦後增
紵絲作
火浣布
青羅
西洋剪紙單
異木論
鴉鶻木
烏木後增
假柏檜用蒲西蒲葡後增
瓊木後增
鐵力木增
染木
金剛子木
橫榔木新增
鍵粗樺皮木後增
不灰木新增見異石
竹論
竹杖
卷九
文房論新增見前第七卷
評筆
洗筆
暖來鋒筆對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剔紅後增
鈿紅後增
螺鈿後增
剡絲作
古錦帳
瀛海剌
兜羅錦
西洋布
紫檀後增
虎斑木
赤水木
花梨木後增
杉木後增
櫂木後增
椰杯木後增
人面木新增
香楠木新增
斷竹新增
牧筆
筆卦有序
評墨
評紙附蒋侯紙
歙紙
西山觀音紙
常山紙
撫州紙
印色
書燈
牧書
點書調硃法
造硃墨法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各處墨
蜀牋
澄心堂紙
廣信紙
英山紙
紹興紙
法湖
書畫
牧畫
造雌黃墨法
藏墨法
卷十
古今誥勅題跋
朱晦菴跋馮君家藏唐誥
宋景濂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又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又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又跋包孝肅公誥辭後
又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王子充跋宋太宗御書
蘇平仲跋陳彥弼誥
胡光大跋歐陽文忠公官誥後
楊文貞跋唐誥
又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又跋黃檢法告身後
又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又恭題御製見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王魯齋右黃人押字跋
黃晉卿書唐誥後
又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又題楊將仕廳補勅牒後
又劉參軍黃牒跋尾
又題顧拙軒誥命後
又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又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又跋宗忠簡公誥
又書宋黃裳官誥後
又書宋高宗手詔後
又題宋歐陽修牒告身後
宋景濂跋傅氏戶劵後
又書穆陵遺骼
楊文貞跋宋誥
胡若思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棠勅牒後
卷十一
雜考上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王功載玉璽考
宋景濂送錢允一還天台序
後唐莊宗封錢鏐爲吳越王賜玉册金印缺
羅隱代錢鏐作謝恩表
又金書鐵券考
唐昭宗封錢鏐爲彭城郡王賜金書鐵券缺
王功載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鐵券考

卷十二
雜考中
聖旨教令之別考
紫雲樓金帶考
宋魚袋考
佩金銀牌考
古今銅厲考
天子親王文武官員服帶之制考
唐賜紫金魚袋賜緋銀魚袋魚符考
宋制服章入銜考
神位金版考

卷十三
雜考下
樓大防耕織圖後序
宋史地理志汴京宮室考
楊煥然宋汴都故宮記
又吳越國考
又辨錢塘城箭
胡若思讀樓叟角三弄記
樓杓又跋
宋史地理志洛陽宮室考
徐大章宋行宮考
又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元故宮遺錄
宋朝金魚考

新增格古要論卷一

雲間曹昭明仲著
明　雲間舒敏志學編
吉水王佐功載增

古琴論

斷紋琴

古琴以斷紋爲證。不歷數百年。其紋不斷。然斷紋有數等類。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寸許。或寸半。一作半寸。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或有背面皆斷者。背一作底。又有梅花斷者。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最古。琴雖古而有斷紋者。不精質脆透。及有痕者。亦不爲奇也。

僞斷紋

用琴於冬日內曬。或以猛火烘琴極熱。以雪罨青。激裂之。然漆色還新。蒸之懸於燥處。自有斷紋。此皆僞者。又有入雞子白灰內。漆後以鹽蒸之懸於燥處。自有斷紋。此皆僞者。

唐宋琴

唐時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開有鉉。餘處悉窪。令隔聲而不散。

宋時置官局製琴，其琴俱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斲，宜子細辯之。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色光（一作）盡退，其色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琴樣

古琴惟有孔子、列子二樣琴合古製。若太平古琴，以一段木爲之。近有斲和樣者，其樣不一，皆非古製也。

製琴法（見事林廣記，新增）

造琴之法，木用陰陽，取其相配以召和也。桐木屬陽，以爲琴面，梓木屬陰，以爲琴底。面圓象天，底方象地。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合十三徽以應律呂，象十二月中徽爲君，以象閏也。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記曰：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桓譚新論曰：神農氏始削桐爲琴，繪絲爲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乃爲七絃，謂之文絃、武絃。

焦尾琴（新增）

漢吳人有燒桐爨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請以製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曰焦尾琴。

古琴陰陽材（增）

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爲陽，背日者爲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浮，陰必沈，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或云桐木近寺觀者佳，以其旦暮受鐘鼓之聲故耳。

純陽琴（增）

底面俱用桐木，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沈，然必不能遠遠，聲亦不實也。

琴有五不彈（見廣記，新增）

疾風甚雨不彈，廛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右五者，所以防邪道而遠琴之理也。）

百納琴（後增）

嘗見一琴，是列子樣者，其面闊一寸許，桐木條以漆膠成，斷紋尤多，彈之聲如常，亦無節病。列子琴，今不可考。

佐按：桐木是枯桐木，最輕，近寺觀聞鐘聲者最佳。

琴卓（後增）

琴卓須用維摩樣，高二尺八寸。（此樣一有可入法於卓下。）可容三琴，長過琴一尺許。卓面用郭公甎最佳。瑪瑙石、南陽石、永石、尤佳。如用木卓，須用堅木，厚一寸許則好，再三加灰漆，以黑光爲妙。

佐嘗見郭公甎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紋，相傳云出河南鄭州泥水中者絕佳。多有僞作者，要當辯之。甎長僅五尺，闊一尺有餘，此甎觸琴撫之，有清聲，泠泠可愛。

格琴要訣（見廣記，新增）

古琴冷面無音者，用布囊砂罨，候冷，易之數次，而又作長甑，候有風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乾，其聲仍舊。

琴無新舊，常宜盛之牀上，近人氣，被中尤佳。

琴絃久而不鳴者，彈定一處，以桑葉拭之，鳴亮如初。大凡蓄琴之士，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中及日色中，止可於無風露陰煖處置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二

古墨跡論上

眞行草書墨跡

眞、行、草書墨跡之法，姜白石書譜論之備矣。凡辯古人墨跡，當觀其用筆，雖體製飄逸，與重不同，其法一也。如眞書宜逐筆折處看，不可全以體製紙色言也。

響搨

響搨僞墨跡，用紙加於碑帖上，向明處，以游絲筆圈郁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古墨跡紙色

古墨跡紙色，必衰古而裏新，僞作者用古紙浸汁染之，則表裏俱透，微揭視之，乃可見矣。

古紙（後增）

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南紙用豎簾造，其紋亦豎，晉二王眞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唐有麻紙，其質厚，又有硬黃紙，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故善書者多取其作字。今有二王眞跡，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之也。五代南唐有澄心堂紙，絕佳。宋有澄心堂紙，觀音紙，匹紙，長三丈，又有綵

色粉牋、其色光滑、蘇東坡、黃山谷多用之作字。　元有綠色粉牋、蠟牋、綠色黃牋、花牋、羅紋牋、皆出紹興、又有白鏹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子昂、鑾子山、張伯雨、鮮于樞、伯機、皆多用此紙。　又有倭紙、出自高麗、質細白光滑、又勝於倭紙、厚又加倍、吝禮部吝文可見。

古帖雜辨

唐蕭誠僞爲古帖、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也、邕忻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疑作以此論之、古人墨跡、未易辯也。

古碑法帖

南北碑紙墨

北墨多用松烟色青、北碑橫紋、其質粗厚、不甚染墨、拂之如薄雲過青天、凡北碑皆然、不用油蠟。　南碑用油烟墨、墨色純黑、用油蠟打碑文、版墨皆做此。

蘭亭帖　後增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間於薛珣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　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置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宋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僧鵬人　新增

永字無鋒、發筆處微轉折。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　事字腳斜拂不挑、流字內厶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腳帶橫、是字下疋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挑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已上俱見書史會要

跋蘭亭五字損本　新增　元黃文獻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似道、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少甚、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寄寺丞　參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鑿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帥、今在故執政吳公家。　此本有悅生堂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金華黃溍晉卿跋。

唐太宗得蘭亭眞本始末及定武翻刻石本　新增　廬陵曾宏父

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與親友四十二人、修禊於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遒媚勁健、謂有神助、雖後迹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右軍自珍愛之、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子敏之派也、舍俗爲僧、居越之永

欣寺、以其手臨眞草千文八百餘本、散施諸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辨才寶愛此帖、藏之密室、梁上置匣以貯之、人所罕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聚眞跡幾三千六百紙、暇日與魏魏徵、因遷魏徵作魏　論二王書法、證曰、右軍存日、自喜者蘭亭序、今在辨才所、太宗欲卽取之、證曰、辨才寶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召至長安、因作優本以示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二十五字、夢天台白雲子傳授筆訣、以永字爲法、深恨所收眞蹟、兵火之餘、求之不獲、上留辨才、而密遣搜訪、但得智永千文以歸、繼辨才託疾還山、房玄齡薦御史蕭翼、負才藝、多權謀、必能稱旨、翼、梁元帝曾孫也、太宗以命之、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可得之理、願得二王雜帖三數通、閒行以往、太宗給之、翼遂易冠微服、至湖濱、隨客舟至越、潛倒眞得山東書生、體每旦必入永欣寺、觀壁、過辨才院、則休於門、辨才見之、問曰、何處檀越、翼答以北人、寒暄纔畢、語意投合、延入圍棋、撫琴、握槊、談文、情甚相得、便留夜飲、設缸面新篘、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甕頭新醱也、酒酣、探韻賦詩、辨才得來字、詩曰、初醒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詩曰、邂逅歡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常苦業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跡自恨相知之晚、綢繆臨月翼、示以乃祖手書職貢圖、辨才歎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自幼耽玩、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約以明日攜至、如期而往、熟視數過、曰、是則是矣、非得意時書、貧僧有一眞跡、翼曰、何帖、答以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眞跡豈在、辨才曰、先師寶惜、臨終親付於吾、付授有緒、明旦來看、翼至、自梁上匣內出之、翼見、故指瑕摘類、分競不定、自示翼之後、不更置梁上、并翼二王帖、借留几閒、辨才時年六十餘、日臨數過、老而彌篤、翼往還既密、辨才偶出赴嚴邀家齋、翼來、謂守房弟子曰、忘淨巾在內、乃爲撤關、遂取蘭亭並二王帖、函出、至永安驛、呼驛長、凌愬告曰、我是御史、奉勅在此、可報汝都督、齊善行馳至、則宣示勅旨、辨才時猶在嚴邀家、聞命不知所以、見所謂御史者、乃翼也、聞取帖、驚倒仆地、久始甦、翼遂奉帖馳驛以進、太宗大悅、擢爲員外郎、賜以金縷瓶、瑪瑙碗、良馬、莊宅、以玄齡舉得其人、賜錦綵千段、始怒辨才慳吝不與、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斛、辨才不敢自私、施於寺、建塔三級、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道政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尚、貞觀二十三年、太宗不豫、幸玉華宮合風殿、命太子治以蘭亭序從葬昭陵矣、今馮承素等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尙直錢數萬也。

右見法書要錄、何延年蘭亭記、尙書故實、并唐野史。

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宣帝、隋平陳、帖歸晉王、王不愛之、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辨才得之、太宗爲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若蠶經後人希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歐陽詢就越祚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及搨本以送辨才、趙崇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之寺、曰雲門、會稽志則云、智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之蕭辭寺、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從釋教、合二名改賜額

永欣云。

處士鄭元素。溫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玄宮。見宮室制度。宏麗幽深。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設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畫及顧、王墨跡。祕護謹密。紙墨如昨。蓋爲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記。

唐太宗詔供奉臨鬳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本奪其。勒石置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盡寶貨圖書以北。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歷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觀。李趨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公。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守定武時。以公帑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薛惡其模打有聲。乃刊別本於外。多持此以惠求者。此郡眞蹟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別。遂於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各剔損一二筆爲識。或又謂古跡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徽廟盛設宣和殿。金狄之氣。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章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六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祐陵取入龍圖殿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府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盈左右。踰月。府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麈錄。宏父嘗瞻高宗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庾。令於會稽向子固家取索米芾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即尋訪定武石本。二宸翰孟之子以與腴莊張履。履以畀宏父。敬勒石在前。又觀王大醇詩有云。昭陵永閟千年跡。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憑據。宏父刱鳳山書院於鹿陵。去郡城遠不二三里。深得林泉之勝。雖夏旱冬涸。滂流自如。稍東即泉所發源地。鑿石引水爲池。樣流杯。池畔亭其上。友人維揚倅朱行父。以引流開拉十數親友。繩蹈前躅。因刊禊圖。并考訂所以。就爲小詩。題跋於後。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斗柄插亥。上澣甲子日也。鐫石於鹿陵鳳山別墅。付宏父謹識。

暮春浴能振春衣。正是流觴修禊時。世事蘇機應落落。人情忘我摠熙熙。醉能辭醉元非醉。詩到無詩乃是詩。偉矣蘭亭衆君子。不將文字立藩籬。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王佐

河南周府蘭亭禊圖考 新增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修禊圖。并詩文考證共一卷。絕佳。蓉蓉亦甚勤矣。其前五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李公麟所畫。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天台孫綽後序。序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行書付孟庾二帖。俱旁註。宋高宗御寶。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褚映詩歌。曾宏父詩。又載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誤。末有殿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蓋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閱藏。後生小子。或未之見。因併評之。以示來者。

天順改元歲丁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此下皆河南本。

右王羲之修禊帖。爲古今書法第一。自唐以來。摹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良諸家。不啻數十本。鑒者尤衆。惟以定武本爲逼眞。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閱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跋。倣李伯時之圖。兼禊帖諸家之說。共爲一卷。藏書之暇。惟自以爲清玩。非敢遺示於人以爲楷式也。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七月中澣書。

天台孫綽

蘭亭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闖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殷周。顧探增懷。聊於醫味之中。期乎登柳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濱。高儀千尋。長湖萬頃。乃新芳草。鑑清流。覽奇物。觀魚鳥。具類閒榮。資生成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爛鑒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柳公權狀

蘭亭詩。蒙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入篋。餘製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老閤下。寄標擬換御舊者。謹白。

米元章跋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妥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蔡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二俱孟庾任參知政事行書　寧行宮留守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一日付寶孟庾押。

蘭亭序寶御付卿。二十四日押。

一劉敞嘉話蘭亭序云見前法云御製錄

王羲之書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詩。二曰神龜。以鋼爲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潤澤。色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眞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

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與之。右見紀聞井書斷。唐太宗詔供奉云云。見前。

大醇詩有云。昭陵永閟千年跡。定武猶存幾搨碑。碑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右見曾宏父錄。

定蘭亭定訣。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賢疚。嘗家一辭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麤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刻。最後淄流五字損。界畫八蠶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之珍。道祖懷璧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雅。肉骨喻借修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有吳姜筆。粗於斯文能寫眞。眞僞要區別。驪黃俱小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絕。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剝缺。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右見曾氏級記詩句。

又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腳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模以八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蘭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爲逸少作脅字之誤。借使八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闊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脅之誤。因讀爲脅不知老之將至。今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皆載此序。而序中並無脅字。蓋可是正耳。右見黃伯思法帖刻誤。

法書錄

右蘭亭諸說。今擇其言當者錄於此。其他詰辭所論。皆不紀之。愚以爲書學之工。亦小道耳。誠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寓意以適情興。志於臨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乘秋涼。以蘭亭諸說書此卷末。復久不作楷。殊愧庸俗。但欲識其事。誠未暇較其工拙耳。七月二十五日。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錄之於此。

跋蘭亭圖　新增　　金華黃溍晉卿

右蘭亭圖。超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形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跋唐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新增　宋濂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

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餘所載。謂餗父子世爲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鄭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庭殘者僧。何敢斬一紙書。其意心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謂辨才所居慧門寺。有翼留題二詩。胡曾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爲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以翼圖。則出於河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記蘭亭觴詠圖　新增　　金華宋濂景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靜。四面皆脩篠。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返顧。一飛起波面。廚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布衣自中出。三級水西。眞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杓。右入尊酌酒。一童執盞。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設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盞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仲右手欲索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末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曾。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謝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丘旄。祖楊如渙之。仲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邪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變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之兩手執紙直垂。展轉軸之。凝祖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畫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軍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緜。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睡不可醒。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祖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統出臂後。關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緜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盛。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盛。次畫參軍劉密。祖衣坐。左手執袂。右八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出。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疑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瘦。將搔之。徽之左肇卷至顴。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

仰視，指（音宜，指也）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鵠，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鵠，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謹，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鵠，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謹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祖背，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祖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抑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挺，邀觸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煮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褶，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係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于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定武蘭亭跋　新增

國子祭酒南昌胡儼若思

王右軍蘭亭序，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如祓禊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卽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至唐，弟子辨才爲蕭翼紿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畫皆別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爲十卷，搨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眞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世，今傳世獨以定武本爲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眞跡刻翼學士院，後宋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鎮山，士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賀眞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眞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眞，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毯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眞跡，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眞定武，後復州以眞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向家宣取入禁中，竄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至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頗末不同，大槩如此，（詳見後佐跋）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

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鐫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爲言，信知其可寶也。

蘭亭諸帖記　新增

胡儼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絃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背下二字作圖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羣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第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五行湍字，第六行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行，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閱書二二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楮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闕白。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浣墨本，前八行橫裂，第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其原不知何處。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寶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眞，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傅朋題識俱在。

北京本，近出天師庵土中，規摹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國子監中）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記。

蘭亭模本字考　新增

王佐

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莊困寄所託，因字中改竹，不知竹字旁莊作倍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覆，書之下個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

傳無竹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竹字脫落，增添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蘭亭定武本跋 新增

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爲逼真。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慶歷中，宋景文公祁守定武，得之於韓忠獻公琦之甥家，匣藏於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熙寧中，薛師正出收定武別刻一本於外，以應求者，於是定武本真僅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於石刻上暗劃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以進，徽宗寵遇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寶也，獨得留焉。宗澤汝霖時爲留守，入內帑見此石刻，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虜騎大至，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札仰揚帥向子固冥搜不獲。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錄因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瘦肥本果劃損五字，異於衆碑。佐信其爲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朝賀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佐以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於家。正統三年，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員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嘗請予題其後云，因併識之，以告來者。景泰七年丙子夏五月，節後二日，竹齋王佐識。

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 在松江 新增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辭紹起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三行縣字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辯，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濠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縣字。

蘭亭帖當宋末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辯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爲佳本，五字鑱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子昂。此七行作章草字與上四行大小一樣。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此二行作縣字差小於上。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爲不少矣。二十二日邳州北題。此一行半作縣字比上又差小。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此十餘字作行書比首三行遠大。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嚴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日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二十三日，將過呂梁泊舟題。此四行作行書比上略小些。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用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二十六日早飯能題。此三行零二字作草書字比上遠小。

書法以用筆爲主，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手吉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二十八日，濟州南待閘題。此三行半作楷帶隸字。

二十九日至濟州，過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書于景遠甚衆，而乞余書者絕來，殊不可當。適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此四行半草書帶草字與書人得吉刻同大。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大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而，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一月一日。此二行小楷作縣字。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辯，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書張題。此三行作草。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庇陵，得放閘書。此三行作縣字頗粗。

庚戌九月望夜，秉燭錄趙魏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二過，付沈文舉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克仲溫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書者，於是乎書。

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二十四日，王佐題。

跋定武蘭亭肥瘦二帖 新增

九靈先生戚良叔能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

跋成定武蘭亭記 新增

金華章齋王柏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爲逼眞。勒石禁中。后晉時契丹北歸。流落於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靈歷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夫。劃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刻本。故定武眞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就以傳此。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序。亦在其中。予見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辭易。莫敢卻。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晦。如祥麟覽德。而翠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眞足以痛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於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卷末於後云。

書蘭亭模本決帖後　新增

胡儼

余嘗見此書眞跡。云是宋蘇易簡家故物。世傳蘇家禊帖三本。此爲第二本。乃舜元字才翁房所藏。題爲唐褚遂良所模。其書亳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墨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當時米芾甚愛重之。以王維雪景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并徐熙梨花大折枝。就蘇泊易得之。泊、才翁之子。易簡之曾孫也。今觀刻本。乃宋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模勒上石。少長二字。與眞跡合。懷字蹔字有不同者。意蓋模勒之不及耳。要之筆活有鋒勢。過他本遠甚。上有易簡子者天聖歲跋。范文正、王遂臣題識。及元章贊辭。人言爲舜欽藏本者非也。考之舜欽房所藏。蓋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其第一本。又云有易簡題贊。世遠皆不知存亡。然開字體精妙。俱不逮第三本也。

蘭亭禊圖記　新增

王佐

佐幼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須筆。蠶繭紙。遒媚勁健。自謂有神助。獨後累書數十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法。得眞本蘭亭於僧辯才。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眞者。刻石眞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命以眞本蘭亭從葬昭陵。太宗陵爲溫韜所發。得其眞本。其後流落人間。不知所在。今所傳諸碑。皆眞觀中臨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修禊圖卷。其序不知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款字體。大小塗改。諸本皆同。其圖則相傳爲李公麟之筆。布置精妙。不易得也。天台孫綽後序行書。又不知爲何人之筆。其次則有唐陸東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御札。宋米芾題識。字皆可愛。其後有廬陵什宏父所序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

武本之顯晦。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麈錄、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淳祐初元。宏父刻眞吉州風山別墅。江鄉大族。未嘗聞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君子。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毀於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往往流傳於世。蓋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眞於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繼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置也。王佐謹記。

跋趙文敏公所臨蘭亭序　新增

九靈先生戴良叔能

前輩論逸少筆跡。眞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鐫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專之於世。眞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眞跡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跋玉枕蘭亭帖　新增

金華王偉子充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爲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宋景定間賈氏道。似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洪武年。王偉子充跋。

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於火。惜不如是何人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跋石鼓臨本　新增

王偉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士宰分裂之後。拓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盡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云云。元至正□年。義烏王偉子充跋。

題石鼓文後　新增

泰和楊士奇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其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予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

永樂□年泰和楊士奇題。

佐按石鼓歌。唐韓文公謂爲周宣王時。文公必有所見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三

古墨跡論下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郎王著摹勒，作十卷，用棗木板刻，藏秘閣。各卷尾俱有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上有銀錠紋，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以手揩之，墨不汙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人間罕得。今世人所有，皆後來轉相傳摹者。

淳化閣帖考 新增　王佐

淳化閣帖十卷。第一卷、漢、晉至唐帝王書。第二卷、漢、魏、吳、晉人書。第三卷、晉、宋、齊人書。第四卷、梁、陳、唐人書。第五卷、蒼頡、孔子、禹、湯及秦、隋、唐人書，并隋僧智果評書。第六、第七、第八卷、羲之書。第九、第十卷、獻之書。宋丞相吾郡永新劉沆當以太宗賜本模刻傳於世，自後士大夫家又有摹刻其本以傳者，又有木板淳化帖及右軍十七帖，舊家大族往往有之。今皆不復聞有藏其板者矣。疑皆爲元末紅巾盜所燬也。佐家藏前帖，皆是木板，字完好如開本，但中間亦未免缺落一二，至如十七帖與今太子洗馬安成李紹所藏同一本也。又未知其源出於何人家。說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摹刻以傳者益多，而絳、潭、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潭、絳，今潭帖已燬，而泉帖取歸國朝秘府，不易得矣。因并識之。王佐記。

淳化帖記 新增　王柏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厄，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跡，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於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僞莫察，玉石雜採，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皆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鑿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其法帖之難見。絳帖鈴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疏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模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模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雲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閻氏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鬻碑壓版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册，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邂逅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凰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躞中耶。

絳帖 後增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高二字。

絳帖考 新增　王佐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卷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以壯忠義之氣，且進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元編修陳繹曾云：曾法清勁，是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一，可寶矣。惜不完也。王佐記。

潭帖 後增

淳化帖頒行潭州，模刻一本，與絳帖爲行。宋慶歷間，長沙僧希白重模本亦佳，紹興間第三次重模者失其眞矣。

元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淳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淳之郡齋

泉帖 後增

以淳化法帖翻刻於泉州郡庠　佐生也後無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古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序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

汝帖 後增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模之謂之蘭亭帖

汝帖考 新增　王佐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柳李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也佐亦無以考爲何人所模也謹識

十七帖考 新增　王佐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三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木板絕妙但不能考其所從來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爲館本也宋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

跋館本十七帖 新增　金華黃溍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澄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墨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勒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足梁之徐僧權云元金華黃溍跋

宋哲宗元祐祕閣續帖 新增

元祐中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除淳化帖外刻續法帖

宋徽宗太清樓續帖 後增

宋大觀間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於太清樓與淳化帖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有蘭亭序皆蔡京標題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陳繹曾云大觀帖蔡京模刻京沈酣富貴恣意粗率雖偏手縱非復古意翻刻手精工猶勝他帖蓋淳化之弟也

又云太清樓續閣帖溫陵劉燾無言模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粗硬遂少風韻

黃山谷題太清續帖云劉燾鑱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由是觀之此帖必無言早年所書也

宋孝宗淳熙祕閣續帖 後增

宋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刻上石

陳繹曾云修內司武岡、福州諸帖皆有可觀

臨江戲魚堂帖 後增

宋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模刻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淳帖之次

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正統二年佐歸省還家道過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沒路傍意其爲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同邑杜思昭起之果法帖也其餘碑刻度因紅巾盜起埋沒學榜土中惜無賢守命尋獲姑記所見以俟賢者王佐記

鼎帖 新增

星鳳樓帖 新增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雖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

陳繹曾云此帖南宋曹士冕模刻工而有餘清而不穩亞於太清樓續帖

玉麟堂帖 新增

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模刻穩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蓋琚日臨古帖字類米蒂故也

寶晉齋帖 新增

陳繹曾云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爲最下蓋星鳳之子也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妙精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　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

百一帖 新增

陳繹曾云宋王曼慶模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於長沙模刻僧寶月希白古法帖十卷載入黔江紹聖院乃潭人湯正臣父子刻石

蘇州帖

蘇州臨模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武陵帖

武陵帖二十卷。較諸帖增益最多。中間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本 在絳州

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後金廚重模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鐘鼎篆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

甲秀堂帖

甲秀堂。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

二王帖

二王帖。宋許提舉間刻於臨江。模勒極精。

鞏玉堂帖

鞏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跡最多。後亦有宋人書。

李靖西嶽書 新增

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蓋脫隋亂。其志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

壇山石刻 新增

吉日癸巳四篆字。周穆王時所刻。字體絕妙。在趙州贊皇縣。

干祿字書 新增

唐顏魯公眞書小字。辨別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渠川州。

新增陝西碑帖

嶧山碑

秦李斯篆。燬於火。宋鄭文寶翻刻。皆玉筯篆。一行十字。字方二三寸。

王佐

聖教序記，襯遂良臨本在同州倅廳

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僧玄奘譯多心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字體遒勁可愛。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

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

眞草篆書千文五家

唐僧智永書。一行眞。一行草。末有大觀己丑薛嗣昌記。

唐張旭草書。方二三寸。極佳。今亡缺過半。

唐僧懷素草書。大小三種。大者極佳。小者字頗促。

唐開元中李陽冰篆書。

唐僧夢英篆書。

夫子廟堂碑

唐虞世南書。眞字。

孔子廟碑

唐僧夢英篆書。

雜陣圖

晉王右軍行書。間有草字。其書神妙。爲世所重。時年五十有二。末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

皇甫君碑

唐率更令歐陽詢眞書。字多損壞。存者數十字耳。乃于志寧撰文。今石本乃重模者耳。

化度寺碑

唐歐陽詢書。眞字。

昭仁寺碑

唐歐陽通眞書。詢之子。

多寶寺塔銘

唐顏魯公眞書。

座位帖藁

顏魯公行草。蓋初藁也。中多塗改。字體最妙。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

元趙子昂臨本在北京國子監。今亦不全。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

眞卿行書。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藁

眞卿行書。

顏氏家廟碑

眞卿文。并書。碑四面環轉。李陽冰篆額。

金闕帖

歐陽率更真書凡六十字。

玄祕塔銘

唐侍書學士柳公權書

律公藏真帖

唐僧懷素草書藏真一帖。律公二帖。俱游絲字。末有宋景祐三年馬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徵仲書云。結字小異。

聖母帖

懷素草書顛末。貞元九年歲在癸丑五月。刻石。宋元祐三年戊辰。模刻上石。

右自嶧山碑至此。俱在陝西西安府學。

九成宮醴泉銘　太宗改隋仁壽宮作九成宮。

唐歐陽詢真書。字差大。魏徵文。在鳳翔府麟遊縣。其文有箴規太宗之意。故末云。居高思墜。持滿戒溢。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北海太守李邕行書。結字最妙。在西安華州蒲城縣。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金剛經

唐僧懷仁集右軍行書。在西安府鳳塔下。

又有柳公權書。在興唐寺中。

心經草書

草書類懷素。今秦府又翻刻作己書。佐家新舊二碑俱有。

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真書。此詢第一筆遒勁。最妙。世人貴尚。惜缺落過半。在邢州宜祿巡檢司。惜今字碑多損缺過半。學者率先學此。

懷素自序

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建業文房印。在麟州三原縣。

唐羽林大將軍戚懷亮碑

李邕行書。遒峭圓健可愛。在麟州三原縣戚氏墓上。

孝經隸字

唐玄宗八分隸書。註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甚妙。凡四大片。碑末具列廷臣官銜。

西岳華山廟碑

漢郭香察隸書。在華陰縣華山廟。蓋漢人碑多不著何人書。漢隸書姓名者。獨此帖耳。

一行禪師塔碑

唐明皇御製文八分御書。在灞橋東源上。

鵝衣篇

僧袁循草書。在西安府學中。

唐三藏法師塔銘

僧建初行書。

上京慈福寺碑

唐韓擇木八分書。史維則篆額。在西安府景風街仁王寺中。

十八體書

唐玄度十八體書。在西安府香城寺中。

聖教序記臨本

唐褚遂良臨羲之書。在西安府同州倅廳。

蘭亭詩序臨本

褚遂良臨本後有延陵之印。在同州學中。

唐贈滎州刺史碑

唐張頌行書。在三原縣北墓上。

新增各處碑帖

南京　南直隸

嶧山碑　在應天府學

宋李西臺處士翻刻李斯篆書。一行三字。

謙卦爻辭

唐李陽冰篆書。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瘞鶴銘

梁陶弘景真書。世傳在焦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

鎮江府。今不傳。詳見東觀餘論。

度人經

元趙子昂小楷。宣德初。鎮江府玄妙觀道士得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經後有皇慶元年春正月九日。三教弟子趙孟頫書。末有元翰林學士袁桷跋。其字又小。

致廣大十二大字

宋建安蔡沈書。致廣大。蓋精微。極高明。道中庸。凡十二字。計四碑。字方一尺二三寸。在鎮江府學壁上匣石。

王佐

敬齋箴

朱文公作。朱顏梅隸書。在蘇州府學屏風上。

又韓符讀書城南詩。在立齋。

丹陽公言偃祠堂碑記

朱子作文。元趙子昂真書。在蘇州府常熟縣子游殿前。

茅山玄靜先碑

一碑銘。唐顏真卿文。并真書。

一碑。唐柳識文。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蓋額。世人號曰三絕碑。俱在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第一山三大字

一在鳳陽府盱眙縣。宋米芾行書。其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

一在鳳陽府龍興寺中。方一尺四五寸。我太祖御書。端嚴遒勁。妙入神禾。真宸翰。非名筆可及。

大字千文

皇明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真書。每一行二字。在蜀府者爲第一本。字方四寸。勁健壯麗。蓋國朝第一手也。字象顏、歐、虞、柳。雖古人亦少及之。宣德中。寧國知府樂安袁旭翻刻於郡中。摹手亦佳。江西諸本。不及遠甚。後有吏部尚書豐城黃宗載跋。

七姬權厝志

七姬者。元潘元紹諸妾也。曰程氏。翟氏。徐氏。羅氏。牛氏。彭氏。段氏。皆妙年麗質。潘赴召時。恐其不守。皆自經死。潘合葬一冢。事平。請尋陽張羽銘其墓。吳郡宋克以鍾字書之。婺江盧熊篆蓋。皆可愛也。潘蓋宋魏王廷美之後。其先避亂易姓而未復。今蘇州府吳縣陳嗣初先生家有碑刻。乃子陳孟文。

蘭亭十三跋

元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舟中所寫蘭亭十三跋。真楷行草。蠅頭小書。大小不一。舊藏松江府華亭沈民望家。正統中。吉水楊政惟效以監察御史改松江推官。令舊書者模刻於郡。後有訓導會稽陳賓跋。在松江府。

杜甫前出塞詩九首

宋克草書。得張顛筆意。嘗云。世徒知張之顛。而不知張實非顛也。又曰。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則果顛也耶。千文正爾。在北監。

與俞仲幾書

宋克與俞仲幾書。亦鍾字。今仲幾諸孫俞珙勒於石。在松江府。

送任參政詩

解學士大紳贈參政任冕詩二首。皆公草書。在松江府。

草書千文

吳俗訥老草書。勁健可喜。蓋學張旭、懷素者也。上有晉陵孫仲賢跋語。宣德中。寺僧得之土中。凡十餘石。

歸去來辭、

晉陶淵明作。元趙子昂行書。二大碑。

春夜宴桃李園記

唐李白作。洪武中。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希原真書。字方三四寸。一行兩字。俱在崑山縣。

行書千文

元趙子昂行書。絕佳。惜碑破碎。今翻刻本有俗善啓跋。在松江府。

真書千文

元鮮于樞伯機真書。絕妙。在松江府。

鐵佛寺錫銘

子昂真書。絕妙。在松江府鶴砂報恩懺院。

寶晉齋法帖　見前

宋曹之格模刻於無爲州。多米芾所臨。

北京　北直隸

樂毅論　黃庭經

元趙文敏公臨王右軍真書小楷。俱在北京國子監。

金丹四百字

唐張平叔金丹四百字。趙文敏公中楷。

蘭亭序

趙文敏公臨定武本。

座位帖

趙文敏公臨顏魯公行草。絕佳。俱在北監。五碑。今亦不完。

草書千文

唐僧洛陽亞栖草書。得張顛筆意。嘗云。世徒知張之顛。而不知張實非顛也。又曰。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則果顛也耶。千文正爾。在北監。

北岳恆山碑

一碑。蔡邕漢隸。一碑。蔡有鄰唐隸。在定州曲陽縣。

唐雲麾將軍碑

李邕行書。在順天府良鄉縣學。

石鼓

石鼓凡十。相傳爲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剝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爲也。元國子司業潘迪有音訓絕刻於後。今在北京國子監大成殿前門上。

宜父碑

東漢蔡邕伯喈隸書。在真定府。

壇山石刻

史籀篆書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時物。今在真定趙州贊皇縣。

韓延壽碑

在順天宛平縣。

慶壽寺碑

金党懷英八分書。最妙正統中惜爲中人所毀。北京。

淳于長夏承碑

靈帝建寧三年。蔡邕八分書。在廣平府學。

山東

壯觀二大字

唐李太白書。今翻刻於濟寧州城南樓上。外有數碑。在山東金鄉縣之學石刻。

秦李斯玉筯篆。今存二十一字。在山東萊州府文登縣。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李邕行書。在金鄉縣。

栖霞阡表

子昂行書。極佳。在金鄉縣。

孔子廟諸碑

漢、晉、唐、宋、遼、金、元尊崇先聖及加封諸碑。俱在闕里大成殿前。

孔子手植檜贊

宋米芾元章行書。古檜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縈。至檜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稍尾有葉一小簇。高廣一尺許。樹大僅二尺許。

國朝尊崇碑

皇明尊崇孔子。仍唐、宋、元舊王號。內載正五淵四瀆海鎮神號。字皆真字。中書舍人詹孟舉筆也。碑極高大。勝於前代碑遠甚。

嶧山碑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李斯篆。凡二碑。一行十字。極古雅。山本嶧縣地。屬兗州府。山北去鄒縣二十里。古碑經秦末之火不存。今鄒縣有翻本。

泰山碑、

秦始皇三十六年封禪泰山立碑。丞相李斯篆書。今止存二十九字。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

孔門聖賢像贊

孔子廟中有聖人及弟子像。廟在兗府北。曲阜南。

孟子像碑

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東北有父母廟。兩廊祀樂正子十七人。韓愈、孔道輔從祀焉。歷代尊崇之碑甚多。派系圖大賢碑像。具列廟中。惟廟西南檜下有一石像。高古。信所謂泰山巖巖氣像也。景泰六年乙亥冬十二月。佐拜大賢於廟下。其東南諸石山。直接嶧山。皆惟石巖巖。蓋天地扶輿清淑之氣。鍾靈毓秀于大賢亞聖也。自鄒縣以南。山勢環抱。包裹非一重。直出滕縣監利。其環抱皆然。至徐州洪而止。後之君子。其尚知之。

聖賢墓石

孔子墓前石壇刻文。子思墓西石壇刻文。皆漢隸字。

宗聖侯碑

魏文帝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其碑曹植子建作文。乃樂詩書。在孔廟中。

羲堯廟碑

伏羲廟碑。帝堯廟碑。堯母廟碑。俱漢隸。在曹縣。

周公廟碑

周公廟在魯國城外東。不知何年廢矣。其碑尚存。漢隸。

孔子廟在魯國舊城中北。顏廟在城外東。

孔林在魯城外北。方廣十里。無荊棘蛙聲鳥巢。

房定公墓碑　在章丘

房彥謙字孝沖。唐初爲長昌令。百姓號爲慈父。立碑頌德。去官不仕。而清白守貧。以子玄齡功。追封定國公。其墓碑乃歐陽詢真書。

齊太公碑

齊太公呂望碑。漢隸。在汲縣。

黃石公廟碑

黃石公廟碑。漢隸。在東河。

山西

絳帖

晉陽王府藏之。本不完。詳見前。

漢郭有道碑

蔡邕作文。隸書。在平晉縣。

魏并州刺史王垣碑

隸書。在絳州。

郭林宗墓碑

漢隸。在介休縣。

魏車騎將軍穆祚碑

隸書。在介休縣。

堯碑

帝堯廟碑。在汾水東原上。

河南

汝帖

汝帖十二卷。自三代、秦、漢至唐、五代帝后羣臣書。前見

邊韶墓碑

邊韶。字孝先。教授弟子常百餘人。號五經笥。漢桓帝時大中大夫。蔡邕隸書其墓碑。在開封府東北五里。

魏受禪碑　公卿上尊號碑

魏文帝受禪二碑。按魏衛覬金針書。世傳俱爲梁鵠書。顏眞卿辨爲鍾繇書。俱在許州。

老子銘

李聃世稱曰老子碑。在歸德州鹿邑縣。即古亳州太清宮。

遺教經

鍾繇墓碑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善書。初師劉德升。書如飛鴻戲海。舞鶴遊天。魏封平陽侯。在尉氏縣西北三十里。將城鄉高象村。今屬中牟。

劉寬碑

漢劉寬。字文饒。桓帝時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用法寬恕示辱。仕至大尉。靈帝中平二年。立墓碑。隸字。在

洛陽縣上東門。

董宣廟碑

漢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爲洛陽令。頗直不屈。得強項之名。以廉潔死。賜文綬。葬以大夫禮。在洛陽。

洛橋石柱銘

洛陽橋石柱銘。在建春門外雙石柱上。

陳寔壇碑

漢陳寔。字仲弓。爲大丘長。其碑漢隸。在永城。

荀公墓碑

漢荀淑。字季和。爲僕射。墓在長社東北七里。碑在許州。

漢橋玄二碑

一碑。故隸司徒崔烈立。一碑。隴西范滂立。在宋城。

比干墓碑　封比干墓銅槃

殷比干墓碑。封比干墓銅槃。俱古篆。在汲縣。

桐柏淮源廟碑

漢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丑立。隸書。在南陽府唐縣。

圉令趙君碑

漢獻帝初平元年立。隸書。在南陽縣文廟中。

顏母陳夫人碑

唐顏眞卿文。并書。在鄧州。

蘭亭序

唐褚遂良臨本。在歸德州。

畫錦堂記

宋歐陽文忠公爲丞相韓魏公琦作。蔡襄書。在彰德府。

東齋堂法帖

周府臨淳化閣帖。增以宋名人法帖。凡二十卷。

蘭亭諸臨本序及流觴曲水圖

周府臨本。見前。有四本。蘭亭記有肥本。有瘦本。

浙江

聖賢像贊

宋高宗御製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像贊。在仁和縣學。又有五經石刻。

末有秦檜記。宣德中御史常熟吳訥巡按至浙。磨去檜作。而自題其後云。

東嶽行宮記

元湖州總管孟淳作。趙子昂行書。在長興縣。

放生池碑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刻。顏眞卿眞書。在長興縣。

七觀帖

趙子昂小楷最妙。末有元學士袁文清公桷題跋。在寧波府。

蘭亭禊圖

王右軍蘭亭序。李龍眠畫流觴曲水圖。後有盧陵曾宏父考究。并跋。見前在山陰。

孔子廟碑　城隍廟碑

二碑俱縣令李陽冰篆。在縉雲。

東隱山諸石刻

李陽冰遊眺之所。詩文多刻於石。其山有窪尊。上有四井。周回四丈。留題篆刻於石者甚多。

黃帝祠宇四大字東隱山　鼎湖二大字仙都山　縉雲縣三大字石縣門碑　縉雲縣學四大字

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

碧瀾

趙子昂書二大字。在湖州府前公館亭上

射堂記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顏眞卿書。在長興縣。

赤松山三大字　赤松宮三大字　北山二大字智者寺　天濟地寧四大字光孝殿

李陽冰篆書於金華府。

徐偃王廟碑

隸書。在蘭溪。

嚴陵祠堂記

宋范文正公作嚴光祠堂記。在嚴州府桐廬縣釣臺。

岳飛像

宋忠臣鄂武穆王飛。字鵬舉。中興名將也。廟號忠烈。改謚忠武。在杭州祠中。

胡安定像

胡安定先生名瑗。字翼之。教授蘇湖。在湖州書院。

江西

示子手帖

趙文敏公行書。在臨江府學。

大字千文

詹孟舉書。一在布政司。一在潘陽縣。

誠齋二大字

宋孝宗隸書。賜資謨閣學士楊萬里。在吉水楊氏澁塘忠節祠中。

清氣二大字

文丞相書。在玄潭觀雪浪閣後壁上。字徑五尺。在吉水。今亡。

大魁字

宋文丞相書。在盧陵縣學中壁上。前有魁星贊。字方一丈。其堂曰進士第一之堂。乃劉道存書。

禮義廉恥四大字

宋張南軒書二碑。俱在盧陵縣學。

太極圖說

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

天府地理圖　魯國圖

俱在撫學。

明倫堂三大字

朱文公書。在吉安府學。

上當臨汝撫武爾心

朱文公書八大字一碑。字徑尺。俱在撫學。

脫去凡近

朱子書四大字。在瑞州府學。

四體千文

元左丞周伯溫書。在潘陽。

狄梁公仁傑碑

宋范仲淹作。黃山谷眞書。在九江彭澤縣。

歷代鐘鼎彝器銘誌法帖

宋薛尚功編次。凡二十卷。刻於九江府使庫。

醉翁亭記

宋歐陽文忠公作。蘇文忠公行書。字徑三四寸。四碑。在吉安府學明倫堂上。

孔顏像贊

元顏師筆大小二碑。在吉安府學大成殿上。

孝經

小字眞楷。今不完。不知何人書。在吉安府學。

歸去來辭

一碑。蘇東坡行書。在南康。一碑。黃山谷行書。

歸田賦

元趙文敏公行書。在臨江府學。

瀧岡阡表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敍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心經

在吉水清涼寺。不知何人臨本。

戲魚堂法帖

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刻於臨江府。題曰戲魚堂法帖。今不完。無有知者。正統初佐歸省見人以碑貼路。俾訓導杜思濟收拾。在臨江府。

玉枕蘭亭

方四五寸。細頭小楷。以蘭亭書本縮細。字行如故。

戴叔倫遺愛碑

在江西撫州府。

月儀帖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章草。在臨江府學。

湖廣

摩崖碑

唐元結作大唐中興頌。顏眞卿眞書。於浯溪崖上。字稍大。

易繫卦說辭

朱子書。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易逆數也。末有朱熹書。蔡元定刻。佐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午。歷年二百五十。書刻漫滅。知道周鼎重刻。刊正順行。教授盧陵劉廌有跋。

岳麓寺碑

李邕行書。字徑寸。在衡山之麓。

城南書院四大字　在長沙府臨湘門

宋張南軒講學之所。張紫微得意之書。

乾坤清氣四大字

松軒書。方五尺。在道州。

拙賦　二碑。濂溪在舂陵郡西十八里

周子作。浚儀向子廓隸書。宋淳熙戊申趙師俠刻於郡丞廳後。有跋。碑在周拙堂。

太極圖說

周子作太極圖。發前聖所未發。自二程沒後。其義難明。至於朱子。始發明圖說。而後之學者。始習聞其義。在道州。

崔尊銘

唐元結作銘。顏眞卿書。崔在道州城外。湖東報恩寺西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窠穴。可爲尊。刻銘其上。張浮休又刻石於彬州江畔。

陽華巖銘

元結次山作銘。邑令崔令聞以雜體篆。刻之崖上。在道州東南七里山下。

碧虛洞三大字

一名葛魚洞。元結改曰無爲洞。篆刻在焉。唐德宗貞元間。李嶠名巨山。官鳳閣舍人、鸞臺侍郎、中書令。有篆額。在道州永福寺東十步。

秀山斗門四大字

宋張頡爲常德太守。篆此四字。劉海蟾遊斗門曰。此秀水。乃武陵郡一條玉帶也。又有玉帶河三大字。在武陵辰溪西。

義井銘

井在舜子巷。漢靈帝光和三年隸。相傳爲秦碑。在隨州漢東關下。

峴山碑

晉羊祜。字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同登峴山。既然浩歎。與杜預元凱相繼平吳。元凱功銘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濱。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蓋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叔子卒。襄人建廟立碑於峴山上。望者流涕。杜預名曰墮淚碑。叔子官至尚書僕射南陽太守。祜之孫。上黨太守衛之子。中郎蔡邕之外孫也。嘗守襄陽。

陰符經

潭帖

福建

千字文

元吳志淳隸書。在福州府學。

出師頌

梁蕭子雲草書。虎都魯沙仲威模刻。在福州府。

玉枕蘭亭

小楷。在福州府學。

光風霽月四大字

朱子書於江西白鹿洞。福州模刻。

聚雲釣月四大字

朱子書。

讀書二大字

朱子書與劉禹。刻於方安里三賢岩。在長樂縣。

容膝及天光雲影

朱子書於雲谷。

帝王聖賢將相像

三皇、五帝、禹、湯、文、武、項羽、漢高、文、景、光武、蜀漢昭烈、魏太祖、吳大帝、晉司馬宣王懿、東晉元帝、南朝宋武帝、殤帝子業、宣帝、齊高帝、梁武帝、昭明太子、陳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憲宗、宣宗、南唐李後主、宋太祖、仁宗、高宗、孝宗、閩王審知、倉頡、稷、契、臯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公、老子、孔子、屈原、漢張良、董仲舒、東方朔、司馬遷、嚴光、揚雄、晉王羲之、謝靈運、陶淵明、南朝宋檀道濟、隋文中子、唐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尉遲敬德、姚崇、宋璟、狄仁傑、郭子儀、顏真卿、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孟郊、賈島、宋包拯、歐陽修、蘇軾、周子、程子、明道、伊川、邵雍、張載、司馬光、張敬夫、朱子、黃山谷、楊龜山、蔡西山、蔡九峯、劉彝、莊、呂東萊、真西山、元許魯齋。

右自伏羲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上下三千七百年間。曰皇。曰帝。曰王。曰聖。曰賢。曰相。曰將。其授受、仁厚恭儉、僧稱邪正、殘暴荒淫。一覽而盡得之。此本三皇至孔子。原在城都魯恭墓前石室中。餘則見於廬山元佳后山玉林居士合而刻之於廬峯書院。閩中張士賢序之詳矣。王佐謹題。

廣東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

漢隸。在樂昌縣。

唐韓文公廟碑

宋蘇東坡文。并真書。字徑寸。

天涯海角亭碑

廣西

羅池廟碑

唐柳子厚祠。韓文公作文。宋蘇東坡真書。

九疑山碑

漢蔡邕文。并隸書。

四川

益州周公禮殿記

漢隸。在成都府。

干祿字書

唐顏元孫作。顏真卿書小楷。在遂川州。

梁武祠堂畫像

伏羲至孔子七十二弟子。

石室畫像

三皇至孔子七十二弟子。凡一百人。太守張恢立。在漢魯恭墓前石室四壁上。後有跋。

千字文

蜀府石本。元趙子昂書。大者方一尺。石碑。小者方四寸。木碑。又有詹孟舉書。推爲第一。

書法要覽

蜀府長史泰和劉仲珩真書。洪熙己巳七月刻石。

新增格古要論卷四

金石遺文

盤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盤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鞭豹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把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駄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戴而可見者六人。戴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嚏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漱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喜相齧者。怒相蹄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犀一。犬、羊、狐、兔、麋、鹿、其三十。旗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蒐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鑒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閩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嘗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或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其書尤不輕。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倪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恐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已。藍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倪頭爲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倪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柳子厚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盧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遊。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鴻、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倪尾黃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廢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淵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斃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相碑鼎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滅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顧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寫失眞(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往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集古錄跋尾十條　歐陽修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眞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寶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閩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齧被具君乃掘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遇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乎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雪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儵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誘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遺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幷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貢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牒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淵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疲字作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爲禍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子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幷碑銘二闕劉禹錫撰附詩曰匪手畫之言示之事蓋論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顯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御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誣亦非其所可覬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惑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撰

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貨。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　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餘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乙亥。是歲天子躬耕籍田。畢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善天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尚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徧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乃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盧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歐陽修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淸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又有重複。又有民間獻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東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率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薦司馬光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室。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曰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徵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退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職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羣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事。兼有時才。昔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切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廁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

於今實有用之習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器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歐陽修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以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固論議精明光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慎改竄　蘇子瞻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懇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愍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背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失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雖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瞻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留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蘇子瞻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鬼妄作名字自相剽竊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隸後　蘇子瞻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閒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雖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遇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褒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褻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遇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眞君固定錄眞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錄眞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曾鞏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遵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甎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鞏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

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曾鞏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瓚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曾鞏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蹙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字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曾鞏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更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曾鞏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喝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城。即焉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禪碑　　曾鞏

晉陸禪碑。此碑云。禪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禪。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禪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禪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曾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勵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曾鞏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郡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其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鵝鵡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淩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所。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一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㚔。人作允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曾鞏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名顛。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州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聽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勸之。未若不勸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曾鞏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曾鞏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井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青陽樓下

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欄銘。其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曾肇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墮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曼定筭。勑衛官掾仇審治東坂。又秩李瑾治西坂。鑽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阨。旣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謂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渑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郿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沈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貯。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眞僞。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成都則武都之上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崤嶔西狹郿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跋黃庭經　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儲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絲鑑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法帖題跋

跋敍古千文　朱文公

右敍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敍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途。則又於本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明其說。亦足以發正於蒙矣。淸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護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登亦有取於斯乎。用梅郎事字。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朱熹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尙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東室。揚以拙齋。而刻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

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熹謹記。

跋米元章帖　朱熹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朱熹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殺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順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覺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憶。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偕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東郡嶧山碑　王魯齋

東郡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芒昧。不可致詩。自唐已有翻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模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郡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嶧山碑　黃晉卿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非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黃晉卿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播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跛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亟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智永眞草千文跋尾　金華宋景濂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酬河淡等字。又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始盃之。歐陽文忠公名世

大儘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鹽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跋黃庭經　王禕子充

黃庭經刻本出於秦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適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增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雖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德昇後得韋誕家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乘碑隸篆崔蔡草並杜張眞集草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嵇中散紹等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眞郎形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輩之以遠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傳之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師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濟江范文白公得其瀟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僕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僕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璲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莆蓋山樵浮丘公黃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軒壻畜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鎮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野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楊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爲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日春雨必爲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爲南京刑部尙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直書於陝西尤□□□□□□□□□秦府所得因併識之

天順三年己卯春三月王佐識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祕書郎邵武黃伯思長容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帖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眞僞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錄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跋柳誠懸墨蹟　臨川虞集伯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矣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戒均與鄉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遠寶經眞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結緊硬實捲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九格歸玩惟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胸影者矣而諦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日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緲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付二公帖　虞集

右歐陽公付二公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付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辭氣因辭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虞集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澤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沖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虞集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竅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書王氏草韻後　虞集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許慎字叔重）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爲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雜音資則也張也）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字文　虞集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虞集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檀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晚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眞語耶果醉語耶（笙兼人）

題宋諸國畫像後　虞集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俱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像而求之乎

題宋南宮墨蹟　虞集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盤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佐按程不識漢元光初與李廣爲東西衛尉程治軍極嚴廣極簡易俱名將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

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眞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歷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後　虞集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音注）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惲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遂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虞集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戲弄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與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虞集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其知其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學書法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開架揑破管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蘇人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鷹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遞勝唐太宗皇帝簡板爲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臨亭記大字須識開架古人以筆滿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得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元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喊竊自愧報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縉書

跋蘇文忠公書　解縉

書之爲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經，顧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有不事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書非謬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爲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牌額，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閒工於書者，豈圖爲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欲吐罵，棄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爲末技藝藉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醇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惰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耽學古人書，得文忠公此紙玩之，不啻拱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爲之兆云。

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俱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眞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祕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元國。初流落于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放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永以爲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後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爲人褫（音侈，上聲，又音鞮，去聲，奪也，脫也）去，蓋售其僞，此眞者正不須也。

解縉

新增格古要論卷五

古畫論

此下俱見吳興夏士良

畫有六法三品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扁，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句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粗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製作楷模

釋像有善巧方便之顏，道流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崇天日龍鳳之表，外夷有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觀，隱逸識高世之節，貴戚尚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魅馳趨之狀，仕女宜秀色嬌嬙之態，田家有醇耽朴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纖細而勁健者，句綽縱橫，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山石多作鬱頭，亦爲淩面，要見幽遠而氣雄，崢嶸而秀潤。畜獸須備筋骨精神，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觀水湯湯若助，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木折算無虧，筆墨均壯，深遠迥空。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後先，自然豔麗。閒野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禽鳥尙毛羽翔舉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鑒閱之精妙，然工拙亦略可見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爲得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王筌、居寀之跡，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逸懿、陳庸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閒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脫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聚。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粹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鑑下不可看畫，醉餘酒後，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做傚，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裝褙書畫定式十條

御題書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者自能別識也。

大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褾除打撮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褾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褾除打撮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褾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褾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古畫不脫不須襯裝（音裝）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襯多或失之也故紹興裝潢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裁剪過多（碑背修上聲背也衣裏側也又解也又平聲音思偏也又去聲音雜解也脫也又奪）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一如羣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景無夷險六曰路無出沒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凡畫者有犯於此難工不取

辨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端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樹石用筆類書衣紋大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摺飄舉之勢樹分老嫩屈曲（一作節）皴皮石看三面皴皺老潤山水林泉幽閑深遠有四時朝暮風雨晦明雲烟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蕩若動橋梁往來蜀逕迂迴屋廬深邃一斜一隨（一作百道）折算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向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真有如此者定知其爲名手也

古畫眞迹難存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星鳳況晉唐名賢眞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書畫一法

古人云畫無筆迹如書之藏鋒常見趙魏公子昂自題己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正謂書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法（上音遠皮細起也下音曉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鱗也）

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芝麻皴兩點皴骷髏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礬頭（一作

漫漫聽風）稜面用筆有老潤者有帖潔者描人物有鐵線筆有蘭花筆（花一作葉）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爲妙也

士夫畫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大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尚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

舜舉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素（一作傳色）思入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稟然後上眞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卽說是戴嵩見馬卽說是韓幹畫也尤爲可笑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梭熟絹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品也品一作妙

筌蜀王衍待詔子居寀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米元章子元暉世稱小米卽友仁也

裝褙畫　詳見裝潢書畫定式

畫不脫落不宜數褙一褙則一損精神墨迹法帖亦然邊道破碎處必用補葺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薰黑者多僞作者取香烟漚成用麁烟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書絹素（後增）

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宏機絹，極勻淨厚密，是嘉興府魏唐宏家，故名宏機。趙松雪、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畫難題名 後增

宋米南宮云：范寬師荊浩，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句龍爽，因重褙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荊浩筆，自然全不似寬。（下二字一作自覺者非）後於丹徒僧房見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於灤泉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信荊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之，畫難題名也。

佐考之，何龍爽、蜀人，宋初翰林待詔，喜畫古衣冠，質野不媚，尤善嬰孩之態。范寬、華原人，山水師荊浩，晚年不及荊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山水為唐末之冠。王詵，字晉卿，太原人，宋時居開封，為駙馬都尉，尚宋英宗公主，善山水。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題跋，後用宣和年號玉璽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為真，收者宜子細辨之。

題跋畫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稱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古人善畫者□多新增，俱見圖繪寶鑑。

王維 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輞川，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嘗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樹瀟洒，石小劈皴，樹稍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張彥遠云：右丞得興處，不論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此難與世俗論也。（見寶鑑）

李思訓 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尖勁，礀谷幽深，峯巒明秀，石用小劈斧，樹葉夾筆，嘗作金碧山水圖障，筆格豔麗，雅有天然富貴氣象，自成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子昭道，官至中書舍人，變其父之勢，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訓為大李將軍，昭道為小李將軍。

董源 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為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聳，從脚至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穀紋，樹多亭直，葉罩夾筆，衆之喜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其畫溪橋石岩極精妙，初師關仝，

州渚，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 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家焉，業儒工文，時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初師關仝，穎悟融變，思精格老，有以過之，識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子覺戢，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 後增

郭熙，河陽溫縣人，宋御畫院藝學，工山水，其山聳拔，盤迴，水源高遠，多鬼面石，亂雲皴，鷹爪樹，松葉攢針，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以尖筆帶點，鑿絕佳，早年巧贍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訓議論，一時卓絕，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 俱南宋 後增

宋米芾，字元章，元豐中人，官大學博士，出守無為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齋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岳庵，畫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平生喜蓄書畫，故黃山谷詩云：滄江夜夜虹貫月，盡是米家書畫船。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

崔白 新增

宋崔白，字子西，濠梁人，仁宗命畫垂拱殿御扆，稱旨，補圖畫院藝學，善畫花鳥，道釋人物飛走之類，極工於寫，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

筌之子居寀，太宗朝光祿丞，搜訪名畫，銓定品目。

文與可 新增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守湖州，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墨竹精妙，文潞公、蘇東坡極稱道之，或作古槎老枿，淡墨一塹，雖丹青極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

李伯時 後增

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元符中，歸老龍眠山莊，肆意泉石間，作山莊圖，繪事集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前代名手以為己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但作水墨，畫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也，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推臨摹古畫，有用絹素著色者，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遜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洒如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有王右軍蘭亭流觴曲水圖行于世。

郭忠恕 新增

宋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水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董羽新增

宋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南唐待詔、歸宋爲圖院藝學、善畫魚龍、其洶湧瀾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蘇東坡後增

宋蘇東坡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淺淡墨分葉背面、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榦虬屈無蹲、石皴老硬奇怪、如胸中之盤鬱也、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季子過、字叔黨、石竹遇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爲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新增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高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楊補之新增

南宋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澳子雲、高宗時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竹松水石、清淡閒野、獨梅爲世一絕、

從子季衡、費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

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新增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進士、歷郡文學、倅臨江、入爲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似道招致賓幕、詩文豪壯、嘗作柳誠懸墨竹、絳色山水、可並董羽、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首、隱約不可名狀者、皆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字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脚筆長、往往見濃本作字甚嫩、於此可知其僞也、世傳曾見眞龍、故多畫首、後墨晴、

李唐後增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補入畫院、高宗建炎初、以太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圖大障、其名大劈斧皴、水不用魚鱗穀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此其妙也、　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後增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筆嚴整、岩壑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帶水墨皴、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削峯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雖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

兄遠、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後增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禿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運尤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醞釀、墨色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崖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新增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二王、畫法晉、唐、宋、俱入神品、世傳其蘭竹馬圖最多、其妻管夫人、亦善畫竹梅蘭、

子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山水師董源、人馬精妙、長子凰、字充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眞、集賢每題作己畫、以應求者、故其名不顯、　次子麟、字彥徵、登進士第、爲浙省檢校、善畫人馬、

李息齋新增

元李衎、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浙省平章政事、致事、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初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頤、馳譽當世、

子士行、字遵道、官至黃巖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錢選新增

元錢選、字舜舉、玉潭晉山人、理宗景定間鄉貢進士、善畫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師趙吕、廣漢人、宋人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名伯駒、南宋人、尤善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其上、

佐嘗見其設色他山水、畫入絹素、歷元至今、粉墨如新、

顏輝新增

元顏輝、字秋月、盧陵永和人、善水墨道釋人物、亦入妙品、

盛子昭新增

元盛懋、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名琳、錢塘人、宋南渡人、略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陳珏　陳仲美新增

宋陳珏、錢塘人、理宗待詔、號桂岩、善人物著色山水、子琳、世其學、元琳、字仲美、珏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咄咄逼眞、蓋得趙魏公之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以來、無此手

也。

王元章新增

元王冕、字元章、會稽上虞人。能詩、善畫梅。萬蘂千花、自成一家。凡畫成、必自題詩其上、字俊逸、詩渾厚、俱可愛。宋學士景濂爲作王冕傳。

張天師新增

元天師張與材、字國梁、初號薇山、又號廣微子、第三十八代。元貞初、鹽官州平湖有功、善畫竹與龍。

蕭月潭新增

元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李雪菴新增

宗師薄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逸趣。

李如菴新增

頭陀薄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爲法弟。山水墨竹、俱學黃華。

雪窗新增

僧明雪窗、善畫蘭、最有生意。其他未工。

高士安

元高士安、字顏敬、回鶻人、居官公暇、登山賞玩、覽其湖山秀麗、雲烟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峯巒皴法、董源、雲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

高克恭 此見圖繪寶鑑新增

元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濱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

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圖繪寶鑑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羣公、宜取圖繪寶鑑熟玩之可也。

王佐識。

新增格古要論卷六

珍寶論

玉器

玉出西城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凡器物、白色爲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礙琢奇巧敦厚者尤佳。若有瑕玷、皺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

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

黃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色者次之。

碧玉、其色青如藍靛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蓋碧色今深青色。

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之。

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

綠玉、深綠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其中有飯糝者最佳。

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

菜玉、非青非綠、如菜葉、此玉色之最低者。

玉名新增

禹玄圭象水色。

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

璧圓玉。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琮瑞玉。八寸。形似車釭。周禮以黃琮禮地。

璋半珪。周禮以赤璋禮南方。象夏物榮盛。

琥瑞玉。周禮以白琥禮西方。爲虎形。虎猛。象秋聲。

璜半璧。周禮以玄璜禮北方。象多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也。

珩瑀璵璠俱佩玉。　瑚璉殷宗廟玉器。

瑰石次玉者。　珷玞石似玉者。

國朝郊祀天用蒼璧。祀地用黃琮。祀仁祖配天用蒼璧。

古玉

古玉器物。白玉爲上。有紅如血者。謂之血玉。古人又謂之屍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瓦古者。價低。

舊見柴玉連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者。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方用藥於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眞玉相似。但比眞玉則微有蠅脚。久遠不潤。且脆甚。

石類玉

句容茅山石。白而有光。有水石。冷白色。或有水路。或有飯糝色。好者與眞玉相似。雖刀刮不動。終有石性。不溫潤。宜仔細辨之。

瑪瑙

瑪瑙多出北地。南蕃、西蕃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瀉盤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謂之錦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水花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醬斑瑪瑙。有海藍色、鬼面花者。皆價低。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其好做琢工夫。及紅多者爲上。古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

柏枝瑪瑙

漿水色內有花紋如柏枝者。故謂之柏枝瑪瑙。亦可愛。

圓塊玉瑪瑙水晶後增

玉水晶瑪瑙。大小圓塊。有外面便見玉者爲好。亦有外好而內反不佳者。必須令玉匠仔細辨驗方可。佐往年在京。見有一人。與蕃人買一大玉石。其價八十兩。外面是好白玉。鋸開。其中甚不好。用琢成玉龜觀音。以獻內臣。得價稍倍。又有一人。用銀二十兩。買玉一大塊。其外土黃色石。其中卻是白玉。絕佳。

水晶

古語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泉。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損者爲佳。凡器皿盞盞。紫者爲好。但礙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倭國多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玻璃

玻璃出南蕃。有酒色紫色。白色與水晶相似。器皿背多礙雨點花兒是眞。其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如琉璃相似。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黃青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又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做大値貴。古人云。蠟重一錢。價値十萬。一作貫。可鑲嵌釧鐲盞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礙琢者不佳。假造者用藥燒成。內有氣眼。

貓睛

貓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有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佳。故云若眼睛散及死而不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好。小者價輕。宜鑲嵌用。

碧靛子

碧靛子。出南蕃、西蕃。青綠色。好者顏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色者低。皆不甚値錢。又謂之北靛子。宜鑲嵌用。

馬價珠

寶珠兒。出西蕃諸國。色青如翠者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多。做管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者値錢。其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油烟、及色老者。價低。

土蕃回鶻國珠兒。顏色不甚好。多似好靛石。或云。凡遇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南珠後增

南珠。出南蕃海蚌中。南蕃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分兩定價。古云。一粒圓十粒錢。又云。一圓二白。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海中出珠。

北珠後增

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看身分圓轉、身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　如骨色、粉白、油黃、渾色者、價低。

佐答則本縣四十九都繞源王□□家、其先下蕃、其家分金銀一雙環子、珠大而圓、作三百兩銀。

石榴子

石榴子、出南蕃、類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肉相似、故名曰石榴子、可鑲嵌用。

鋪絨線石

鋪絨線石、顏色純綠、明瑩如鋪絨線相似、多鑲嵌鐶環等用、不甚值錢。

金星石

金星石、出金坑、色青如豆靛、無金星不夾石者好。　有金星褐色者不中、皆不甚值錢。　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

車渠

車渠、形似蚌、極厚大、色白有紋理、不甚值錢。

琥珀

琥珀、出南蕃、西蕃、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色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有鵝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　深紅色者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蜂蟻松枝者甚可愛、眞者以琥珀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小、離桌子寸許、以琥珀吸之、則自然飛黏、或以稻草寸許試之。

珊瑚樹

珊瑚樹、生大海中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硃、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爲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珍珠、枝柯有斷者、用釘稍釘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萬餘。

蠟子

蠟子、出南蕃、西蕃、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

凡器物須看碾得奇巧者爲佳。

犀角

犀角、出南蕃、西蕃、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者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者不好、但可入藥用。　其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眼、此謂之山犀。　凡器皿要滋潤、粟紋鋌花兒者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腳分明者爲佳。

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

有重透紋者、黑中有黃花、黃中又有黑花、或黃中有黃、黑中又有黑。

有正透紋者、黑中有黃花、古云通犀、此二等亦貴。

有側透者、黃中有黑花、此等次之。

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者、又次之。

有斑散而色淡者、又次之。

有黑犀無花而純黑者、但可車象基、不甚直錢。

凡犀角、有角地上貼好犀作面、而夾成一片者、可驗底面花兒大小遠近、更於側畔縫合縫處、可見其僞。

又有原透花兒不齊整、用藥染黑者、則無雲頭雨腳、黃黑連處、純黑而不明。

但有粟紋不圓者、必是原透花兒不居中、用湯煮軟、攢打端正、不是生犀、宜一一驗之。

凡器皿須要雕琢工夫及樣範好、宜頻頻看之、不可見日、恐燥而不潤故也。

毛犀

其色與花斑皆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謂之盤犀、此非犀也、不爲奇也、故曰毛犀。

骨篤犀

骨篤犀、出西蕃、其色如淡碧玉、稍有黃、其紋理似角、扣之、聲清如玉、磨刮線之、有香、燒之不臭、能消腫毒及能辨奇藥。　又謂之碧犀、此等最貴。

花羊角

花羊角、多出北地、黑身白花者高、白身黑花者低、作刀靶、染油不滑。　凡刀靶、鷄翅木爲最佳、花羊角次之、他物皆不及也。　鷄翅木見下異木內。

象牙　後增

象牙、出南蕃、西蕃及廣西、交阯、雲南皆有、南蕃者長大、廣西、安南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最佳、雲南麓別出作梳子直者好、橫者易斷。

龍涎

龍涎、出大食國、無香、有燥色、白者如白蠟煎名、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名、而光澤、能發衆香、故用以合香。

鬼功石

鬼功石、出戒指內、嵌瑪瑙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文生肖、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　又名鬼國石。

鬼功毬

鬼功毬、有象牙圓毬兒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毬。　或云、宋內院中作者。

紅豬牙

紅豬牙、出西蕃、如蚌、紫色、紋理粗細、與象牙相似。　世傳多年龍牙、多作刀靶扇柄。　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者。

鶴頂紅 後增

鶴頂、出南蕃大海中有魚頂中鮎紅如血、名曰鶴魚、故以爲帶、號曰鶴頂紅。今用龜筒夾鶴魚鮎爲梳、名曰鶴頂梳。

佐近在都御史羅通官舍、見其鶴頂紅帶、云是海外眞鶴頂、剪碎紅頂、夾打成帶、上有細波紋、無紋者卽僞物也、姑併記之、以俟知者辨焉。又見眞鶴頂、但兩頰紅、頂不紅、大者三箇可作一帶。

龜筒

龜筒、亦出南蕃海中、其色似玳瑁而無斑紋。

玳瑁 後增

玳瑁、出南蕃山海中、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斑多者不爲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仔細驗之。

佐按字書、瑇瑁是大龜背文。有黃多黑少者、有黃黑相半者、好者其黃如蜜、其黑如漆、古人云、黃者黃如蜜、黑者黑如漆、其低者黑白不分、或黃黑散亂。

金 後增

金、出南蕃雲南、西蕃、高麗等處沙中。

南蕃瓜子金、麻皮金、皆生金也。

雲南葉子金、西蕃回回金、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髓色。如和銀者性柔、石試則色青、火燒色不黑。

和氣子者、卽紅銅、又名張公、又名身子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無色難打、又發裂。古籍云、金怕石頭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也。

金性軟、插銅則硬、打則有路痕。

佐在京見蘇人唐宗仁將青金鎔成足色赤金、中有一大點紫色、謂之紫衣、凡買金者不見紫衣、不肯信爲足色。

南京又有人將金打箔、亦作葉子金、其中多有沙屑成交、方肯銷錠子與買主、恐沙不能出也、宜仔細用水洗驗、切不可輕易、須燒三出、以醋於瓦器或木盆內淬之、眞則黃、有銅則黑。

紫金

紫金、古云半兩錢卽紫金、今人用赤銅和黃金爲之、然世人未嘗見眞紫金也。

烏金 後增

金樑柴 後增

用鐵硝、綠礬、鹽、留窰器、入乾淨水調和、火上煎、色變卽止、然後刷上金器物上、烘乾、留火內略燒焦色、急入淨水刷洗、如不黃、再上、然俱在外也。

佐有人傳云、用好青絲鎔成、要泡鵝油焠之、和銀則軟。

銀 後增

銀、出閩、浙、兩廣、雲南、貴州、交趾等處山中、足色成錠者、面有金花、次者綠花、又次者黑花、故謂之花銀。蜂窩中有倒滴而光澤、火燒色不改者、又次之。

松紋假金花、以密陀僧爲之。

若面有黑斑而不光澤者、必有黑鉛在內、有八成色、謂之狗蚤斑、九成色者、火燒後死、白邊灰色、謂之吹松紋、雪白者有九六成色。

佐按金花銀是足色、直砍到底、兩頭有絲者、曰粗絲、亦好、有八五成色、臉欠白。一頭有絲、明白而無鍋者、又次之、有八成色四五條絲絲者。但七八成者、砍得二三分卽斷。又有印絲者、只五六成色、最低、擦得甘草黃。但爲錠子、只要有絲、面平而無鍋者好。好者出爐白。次者灰色。又次者出爐便黑、和鉛多者、一砍卽碎、俗曰濕、有五六成色、擦則不紅。和銅多者、砍則難斷、一燒卽紅。至低者燒紅、打得粉碎。

古籍云、燒得黑、尤使得。燒得紅、是塊銅。

僞銀有鼎銀、一燒則烟起、去了水銀、卻有六分好銀、其餘僞銀、宜仔細辨驗、好銀性軟、插銅則硬、擦之則紅。

凡假銀、只用磨擦一燒卽見。又有做得好者、燒四出火。

銀子名色

金花銀第一。細花松紋第二、九七。粗絲松紋第三。兩頭絲曰粗絲、第四、俱八九七。細絲松紋臉白光第五。

鸚鵡杯　鷓鴣杯

鸚鵡杯、卽海螺、出廣南、土人琢磨、或用銀、或用金鑲足、作酒杯、故名曰鸚鵡杯。鷓鴣杯、亦海螺、俱不甚值錢。

鑌鐵

鑌鐵、出西蕃、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其花則見、價值過銀。

古諸云、識鐵強如識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細辨、刀子有三絕、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蕃鴛鴦木靶、二也。韃靼韓皮鞘、三也。嘗有鑌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裏面嵌銀回回字者。

錠鐵

錠鐵、出甘肅北方、青黑色、性最堅燥、北方多用此鐵作利刀、其價值低於鑌鐵多矣。閩、廣衡鐵。廣東鐵、高衡州鐵、無用易斷、閩鐵亦好。

錫

蕃錫出雲南最軟宜鑲盞盞。花錫亦出雲南大花者高小花次之。衡州錫亦高。

金剛鑽

金剛砂出西蕃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在上同肉喫於腹中卻在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

如辨真偽將砂於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假者酥而易碎真者乃復硬而可用如或失去和灰土埳在乳鉢內擂之響者是也以其能鑽定器故名之曰金剛鑽。

天生聖像

嘗有降真香節內及木節中生成真武像。有石中及蚌中生成觀音像此乃天地造化真世之奇寶也。

或云正統中貴州珠砂中有生成觀音像增

古銅論

古銅色

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色純綠如瓜皮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潤。有土蝕穿破則一作處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器厚者止能銹三分之一或減半其體還重器薄者銅將銹盡有穿破處不見銅色惟見青綠微骨其中或紅色如丹不骨入水土惟流傳人間。其色紫褐而有硃砂斑凸起者如上等辰砂此三等結銹最貴。有如蠟茶色者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中年近雖銹不能入骨亦不瑩潤此皆次之。嘗考漢銅錢至今一千五百餘年雖有青綠而少有瑩潤亦無硃砂斑凸起者。漢印亦然。

今所見古銅器有青綠剝蝕微骨瑩潤如玉及有硃砂斑凸起者非三代時物蓋古無此也。

偽古銅

用醯醋調硇一作銅砂末白傅新銅器上候成蠟茶色或漆色或綠色入水浸後用糯稻草燒烟薰之以新布擦光櫻刷刷之。偽硃砂斑以漆調硃爲之然俱在外不能入骨最易辨也。

三代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而夏器獨不然。嘗有夏器於銅上鑲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鑲嵌今訛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局器

唐天寶開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體輕薄花紋細而可愛非古器也。

亦有微青綠色及硃砂斑者不能微骨瑩徹。

新銅器

宋何容縣及蘆州鑄者多是小雷紋花見。

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卻粗姜鑄勝於王吉俱不甚值錢。

古鑄

古之鑄器以蠟爲模花紋細如髮而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淺深如一並無硃砂斑之類此乃作事之精緻也其款識稍有模糊不勻淨及模範不端正者以野鑄也。

古銅款識

或云款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識乃篆字以紀工所謂銘者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人漢用陽識其字凸起開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識者決非三代之器也。凹音突凸音徒平聲

古香爐後增

尙古無香焚蘭艾尙氣臭而已故無香爐今所用者皆古之祭器鼎彝之屬非香爐也。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中所用香爐也香爐之製始於此。多有象古新鑄者當以體質顏色辨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七

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端溪出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巖宋歷歷開坑石已竭矣又有一種卵石去標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音花如筋頭大似碧玉青瑩者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像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巖止有一坑出此漆色青花二種石其色未嘗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雄雞眼大叩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惟端石有眼。

古人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者石中有病。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中巖舊坑赤卵石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蠶豆或有綠羅紋或有白羅紋堅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羅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外有橫臘包絡久用鋒芒不退此石宋時此坑

取亦鴝矣。

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大中有暈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微有聲久用鋒芒退乏石有枯潤潤者亦難得此石下巖低三等矣。

端溪古論　出方輿勝覽新增

唐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鴝鵒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端州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雘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巖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斑者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籤曰鐵線曰白鑽者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奮坑則有龍巖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磨小湘唐寶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值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扣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鴝鵒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下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端溪綠石硯送王荆公謂之玉堂新樣。

隋唐宋皆爲端州宋徽宗封端王以潛邸始改肇慶府端溪在高要縣下巖在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

評硯　見事林廣記新增

端硯出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也惟北巖爲上北巖即上巖色理瑩潤有鋩者尤發墨本以紫石爲上紫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又有草蒙茸金線紋惟有眼者最貴謂之鴝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病惟上巖石有眼眼之佳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帀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星之形世人以眼多少爲價之輕重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謂之低眼高眼尤爲尚餘又有活眼淚眼死眼黃黑相間點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潤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大抵活眼勝眼淚眼淚勝死眼死眼勝無眼也。

硯譜　見歐陽公外集新增

宋歐陽文忠公硯譜云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說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鴝鵒眼者爲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上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餘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端溪在宋端州今廣東肇慶府。

歙石出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粗以手磨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歙州今南直隸徽州府也。

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紋有花滾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也。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耳。歸州今湖廣荆州府歸州。

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入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青州今山東青州府。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竭燥蓋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鑿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歙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蓄發墨也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濰州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濰縣。

相州古瓦鹹佳然少眞者蓋眞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眞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瓦甋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相州今河南。

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嘗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耳。

已上十一條俱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二十二卷。

歙溪龍尾石舊坑

歙溪、龍尾溪舊坑赤卵石色淡青黑無紋而溫潤如玉水濕之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像乾則否。

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

或有純黑者此石至貴不減端溪下巖石。

舊坑南唐時方開。龍尾溪坑至宋取盡矣。

龍尾溪新坑色亦青黑質粗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歙溪羅紋剔綠　金銀閃剔綠　眉子俱舊坑四品舊坑石皆青黑色。

紋細而潤如玉曰羅紋。如細羅紋刷絲如髮密。

金銀閒刷絲亦細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

巳上石亦南唐時開。至北宋時無矣。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

四品新坑。石質並枯燥。紋亦粗。

羅紋如羅袂紋大者盈二三尺。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眉子或長二三寸。

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並粗。大者盈尺。久用則退乏。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舊坑。新坑。石淡青黑色。並粗燥。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傾取爲硯。久用則退乏。其小者如鏡面。大者盈尺。

佐家有一圓硯。面上多白點。如粟米大。此銀星也。

類端石

湖廣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粗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石樣。稱爲黑端。今湖廣辰州府沅州。

辰、沅二州人自製者。多作犀牛龜魚八角等樣。

潔溪石。有一種石。出九溪之潔溪。石表淡青色。內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或有金線及黃脈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今九溪衛在湖廣常德辰州二府界。

紫袍金帶。多有僞者。蓋以藥成之。分明有拆痕可驗。眞者自不同也。

洮溪硯

皆出洮河綠石。色絕如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石。

此石出陝西臨洮府大河深水中。甚難得也。

今有綠石硯名洮石者。多是潔石之表。或湖廣長沙府山谷中石也。潔石潤而光。卻不受墨。

萬州金星石

萬州縣崖金星石。質質亞於端溪下巖石。色漆墨。細潤如玉。水濕之。則金星自見。乾則否。極發墨。久用不退乏。非欽比也。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石。在廣東海外瓊州府。

衢硯 新增

衢硯。今浙江衢州府所出。開化縣黑石最佳。大者三尺。但多不發墨。

硯名 出廣記 此下俱新增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蛾眉硯。角浪硯。松紋硯。豆斑硯。巳上俱出歙縣。皆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金星尤佳。

紅絲硯。黑角硯。黃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墨玉石硯。巳上俱出東州。唐達歟作紅絲硯自號爲天下第一。

子石硯。鴝鵒眼。綠繇環。巳上俱出廣東端溪。紫石硯出吉州。黃金硯出淄州。金雀石硯出淄州。熟銕硯出青州。磁洞石硯出萬州。縣崖金星石硯出萬州。古瓦硯出相州。卻鋼作硯。

魯水硯出南劍州。樂石硯出宿州。綠石硯出洮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青州。澄泥硯出虢州。大陀石硯出鄧州。駝基島石硯出登州。石末硯發墨而廢筆。龍尾得墨遲而久不燥。

羅紋石起墨過於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識。

洗硯法 出成記 新增

凡硯須日滌之。過二三日即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溫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

洗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紙。惟以蓮房枯炭洗之最佳。

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挼皁角水洗之。亦得。

半夏切平洗硯。大去滯墨。

又黃蠟補硯尤佳。

漢未央宮瓦硯記　金華王子充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檐際者。則其瓦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粗。又入土歲久。頗渴水。比銅雀瓦爲少劣。抑豈知銅雀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初。爲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匣。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遂也哉。

按未央宮在長安。漢高帝七年。丞相蕭何建。近因錄王忠文公禕此記。同寅員外王鉉、長安人也。云有太極未央一等。而此未之及。蓋子充或未之見歟。因併識之。以俟參考。時天順元年丁丑夏四月朔日王佐記。

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

宣德中。江西寧府老殿下。新造漢未央宮瓦硯。改作今布瓦樣。極精緻。恆以賜往來官員。人多寶爲奇玩。研墨頗不渴水。其瓦高八寸強。闊六寸。面至背厚一寸弱。面上有銘。曰伊□古龍。飲涓達樊。□以龍首。西皇高原。卯金方昌。大興天□。雕檀玉碣。華榱璧琨。以壯天下。誰何不尊。世遠人邈。獨遺斯存。可歎可戒。且磨且捫。茅茨土階。孰爲其仁。凡十一行。一行六字。末有曜仙書三字。字皆古隸。下有一小圓書寧國二字。面中間刻其四圍作小雜環樣。硯上有水池。左有炎漢古甓。維天所錫。右有子子孫孫。永寶□斝。皆八

篆字下有爲愛甄陶之質宜加卽墨之封十二小篆字凡四行其背中間大書未央宮東闕瓦六字結力一寸左有大漢十年四字右有鄧侯蕭何監造六字俱隸字差小於中姑記于此以俟知者吉水王佐記

魏武銅雀瓦硯

端硯

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鵝鴨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巖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岩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翡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簡曰鐵線曰白鑽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岩、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歷、小湘、唐寶、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鑿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岩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攬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鵝鴨眼乃岩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鵝鴨眼色紫紋漫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李賀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蹙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昔丁寶臣知端州以時送綠石硯於介甫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是蟹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特贈有新篇久埋蘚鏽看猶溫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子瞻硯銘千夫挽綆百夫運斤鑄火下縋以出斯珍

端溪古硯論以結上文

異石論

靈璧石 後增

靈璧石出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在深山中掘之乃見其色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者有臥砂不起峯者亦無岩岫

佳者如臥牛、菡萏、蟠螭、一作螭扣之聲清如玉快刀刮不動

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香霧終日不散

假者多以大湖石染色刀刮成屑

洪武初年取其石作磬給賜各府文廟其色灰白其聲清逸吉安、南昌府學皆有之、近年多取其石作硯而不見有黑漆者

土瑪瑙

土瑪瑙此石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瑪瑙紅多而細潤不塔粗石者爲佳胡桃花者最好亦有大雲

頭花者及纏絲者皆次之有紅白花粗者又次之大者五六尺性堅用砂鋸板嵌臺卓面几、牀、屏風之類

又曰鋸屏瑪瑙

紅絲石

紅絲石類土瑪瑙質粗不潤白地上有赤紅紋路並無雲頭等花亦可鋸板嵌臺卓大者五六尺不甚值錢出下國

竹葉瑪瑙石

此石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竹葉瑪瑙　斑大小長短不一樣每斑紫黃色斑大者青色多性堅可鋸板嵌卓面斑細者貴斑大者不貴有一等斑小者如米豆大甚可愛多碾作骰盆等器此石甚少

雲母石

雲母石出袁州、江州、石州青黃色揭薄片留火上燒香最佳

南陽石

南陽石出鳳國

此石純綠花者最佳有淡綠花者有油色雲頭花者皆次之　性堅極細潤鋸板可嵌卓面硯屏　其石於燈前或窗間照之則明少有大者俗謂之硫黃石

永石　卽鄖陽石 後增

此石出湖廣永州府鄖陽縣今謂之鄖石

永石不堅色青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紫花者稍勝青花者鋸石版可嵌卓面屏風鑲嵌任用皆不甚值錢

佐近得二三片石其大者四五尺其山水人物鳥獸儼然如畫皆出自然委非刮成者今以嵌作春臺屏風　近又見金陵朱士選侍郎家有一大屏風四尺許其上有三峯本佳以藥咬成三峯相連又以刀刮成反不好看信如前所云者皆此類耳　五尺者絕少小者最多

川石

川石出四川

此石白地青黑花紋如山坡性堅鋸版可嵌卓面此石亦少稀見大者

英石

英石出英州

此石如銅鏽磬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二三寸亦可作几案奇玩色黑潤者可愛

試金石 後增

試金石出蜀中

此石出江水內純黑色細潤者佳　若石上試金滿用鹽洗去留放濕地上少時用更用刮桃油措過卻

上金常用裝盛之奸者四五寸長二三寸大價銀值一二兩。又有一等黑石可試銀佐不知其所出。

湖山石

湖山石出原興

此石青黑色類太湖石花紋與骰子香楠木相似性堅鋸版可嵌卓面雖不奇異亦少有之。

石琉璃

石琉璃出高麗國性堅刮不動色白厚半寸許可作燈盞注油點燈明如角者好者多以重價求之。

不灰木石後增

不灰木石出山西澤潞二州山中青白色堅重似石或以紙裹蘸石腦油浸之點燈可照夜燒不成灰世多作小刀靶。

佐同寅膠中欒瑄任大同知府曾以數刀靶見贈正此也或又有送二三刀靶正如石亦青白色失記送者姓名莫不知出於何處石腦油出陝西延安府陝西客人云此油出石岩下水中作氣息以草拖引煎過土人多用以點燈□云浸不灰木浸一年點一年理或然也姑俟試之。

霞石

霞石出山西。

此石其色黑如漆內有白點如豆大似菊花但質質甚粗不爲奇。

烏石新增

烏石出山西澤潞山中其色純黑如漆細潤如玉性堅甚利刀刮不動多作帶用亦難得。

龜紋石

嘗見石龜鎮子一箇如酒盞大偏身天生自然龜紋甚可愛。

神龜新增

永樂中造孝陵碑鑿石於石中得一白石龜今在內府南京奉先殿。

崑山石後增

崑山石出蘇州府崑山縣馬鞍山此石於深山中掘之乃得玲瓏可愛鑿成山坡種石蓋蒲花樹及小松柏樹。

佐近詢其鄉人山在縣後一二里許山上石是火石山洞中石玲瓏好栽菖蒲尋物最佳茂盛蓋火煅故也。

太湖石新增

太湖石在蘇州府吳縣南五十里近洞庭湖郡志湖在洞庭湖西石在水中者爲貢蓋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齧皆成空石面鱗鱗作嵌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糟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或

腰作彈窩以售人亦得善價。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從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僕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紫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虯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鞏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噬若欲雲歊雷嶷嶷然有可畏而望之者烟霧景麗之旦巖蹲霞蔚若拂嵐撲黛鬱鬱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擬狎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峯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輦而來無脛而至乎奇驚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

宋歐陽文忠公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假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沼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有遺址故亡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今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趨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蓋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古窯器論

柴窯

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

汝窯

汝窯器出汝州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眞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官窯

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無土者謂之烏泥窯僞者當龍泉所燒者無紋路

董窯

董窯出原調

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色質粗而不細潤不逮官窯多矣今亦少見

哥哥窯

舊哥哥窯出原調

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或摹倣者是元末新燒土脈粗燥色亦不好

象窯

象窯器皿出原調

有蟹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粗者低俱不甚值錢

高麗窯

古高麗窯器皿

色粉青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朵兒者不甚值錢

大食窯 後增

大食窯器皿出原調

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

嘗見香爐花瓶合兒盞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　又謂之鬼國窯　今蜜南人在京多作酒盞俗呼曰鬼國嵌

內府作者細潤可愛

古定窯

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

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眞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

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　有紫定色紫　有墨定色黑如漆　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　凡窯器有茅篾骨出者價輕　蓋損曰茅路曰篾無油水曰骨此乃貿骨蓋市語也

吉州窯 後增

吉州窯出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鎮

其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粗不甚值錢

宋時有玉窯蕃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數兩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

相傳云宋文丞相過此窯變成玉遂不燒焉今其窯尚有遺迹在人家永樂中或掘有玉杯盞之類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猶然

古磁器

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

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價高於定器新者不足論也

古建窯

建窯器出福建

其器蓋多是斂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兎斑滴珠大者眞但體極厚俗甚少見薄者

古龍泉窯

古龍泉窯在今浙江處州府龍泉縣今曰處器青器古青器土脈細且薄翠青色者貴　有粉青色者

有一等盆底有雙魚　盆外有銅掇環　體厚者不甚佳

古饒器 後增

古饒器出今江西饒州府浮梁縣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　有素折腰樣　毛口者體雖薄厚一作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

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　新燒大足素者欠潤　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今燒此器好者色白而瑩最高　又有青黑色戲金者多是酒盞酒盞甚可愛

霍窯

霍器出山西平陽府霍州

彭窯

元朝戲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盤齊故名曰彭窯土脈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潤極脆不甚值錢　質骨重者稱爲新定器好事者以重價收之尤爲可笑

古無器皿

新增格古要論卷八

古漆器論

古犀毗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爲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其色如膠凝色、俗謂之凝兒犀、亦有剔深峻者次之、福州舊做者色黃、滑地圓花兒者、謂之福犀、堅且薄、亦難得、有蠟者是也、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匯新作者、雖重數多、剔得深峻者、其脊子少有堅者、但黃地子者最易浮脫、

剔紅 後增

剔紅器皿、無新舊、但看硃厚色鮮、紅潤堅重者爲好、剔劍環香草者尤佳、若黃地子剔山水人物及花木飛走者、雖用工細巧、容易脫起、硃薄而紅者價低、宋朝內府中物、多是金銀作素者、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匯、有張成、楊茂剔紅最得名、但硃薄而不堅者多、日本國、琉球國獨愛此物、今雲南大理府人、專工作此、然僞者多、南京貴戚多有此物、有一等通硃紅、有一等帶黑色、好者絕高、僞者亦多、宜仔細辨之、

堆紅 後增

古人吃茶、俱用擊、取其易乾、不留滓、飲酒用盞、未嘗把盞、故無鈔盤、今所見定器鈔盤、乃古之洗、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壺、瓶及有鬢折盂、茶鍾奉盤、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國人用者始於元朝、古定宜窯、俱無此器、

假剔紅、用灰圍起、外用硃漆漆之、故曰堆紅、但作劍環及香草者多、不甚值錢、又曰罩紅、今雲南大理府多有之、

戧金 後增

戧金器皿、漆堅戧得好者爲上、元朝初、嘉興府西塘有彭君寶者、甚得名、戧山水人物亭觀花木鳥獸、種種奇妙、南京匠人亦多作之、

攢犀

攢犀器皿、漆堅者、多是宋朝舊做、嵌金人物景致、用攢攢空閑處、故謂之攢犀、

螺鈿 後增

螺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宋朝內府中物及舊做者、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線者、甚佳、元朝時、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堅而人物細可愛、今廬陵新做者、多用作料灰豬血、和桐油、不堅而易壞、甚者又用藕泥、其賤不可當、然好者須在家自作、方爲堅固、今吉安各縣舊家、藏有螺鈿牀、椅、屏風、人物細妙可愛、照人可愛、諸大家新作果合、箱牌、胡椅、亦不減其舊者、蓋自作故也、洪武初、抄沒蘇人沈萬三家條凳、椅、卓、螺鈿剔紅最妙、六科各衙門猶有存者、

古錦論

古錦 後增

古有樓閣錦、樗蒲錦、又曰閣婆錦、紫駝花、鴛鴦錦、此錦裝背古畫尤佳、今蘇州府有落花流水錦、及各色錦、

刻絲作

刻絲作、宋時舊織者、白地或青地子、織詩詞山水、或故事人物花木鳥獸、其配色如傳彩、又謂之刻色作、此物甚難得、嘗有舞裙闊一尺有餘者、且勻淨緊厚、

紵絲作

紵絲作、新織者類刻絲作、而欠光淨緊厚、不逮刻絲多矣、又曰紵絲作、

古錦帳

古錦帳闊一丈有餘、多織蜚錦堂記、滕王閣記、字方四寸、又有小幅者、皆佐所目覩、亦有花竹翎毛者、雖富貴可愛、然但可裝堂廳壁、非士大夫清玩也、

佐聞之鄉長老云、吾邑太原坪下人織蜚錦堂記、蓋前元時也、今泉州府、蘇州府又有織者、大小幅皆有、然不及古遠甚、

火浣布

火浣布出西域南炎山用火鼠毛織者如染汙垢膩入火燒之則潔白如故西漢梁冀有之嘗見有如錢大者用銀鏤周圍留火上燒香甚難得

瀾海刺

瀾海刺出西番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西番亦貴

普羅

普羅出西蕃及陝西甘肅亦用絨毛織者闊一尺許與瀾海刺相似卻不緊厚其價亦低

兜羅錦

兜羅錦出南番西番雲南涉羅樹子內錦織者與剪絨相似闊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

西洋剪絨單

西洋剪絨單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綠色年遠日晒永不退色緊而且細織大小番犬形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

西洋布

鄉姻鄰亂徠得西洋布其白如雪闊七八尺

異木論

鴝鵒木

鴝鵒木出西番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蟹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　西番作駱駝鼻中紋子不染肥膩　嘗見有作刀靶者不見其大者

紫檀後增

紫檀木出交趾廣西湖廣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紋新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　作冠子最妙　近以真者搗粉壁上果紫餘木不然　黃檀木最香今人多以作帶

烏木後增

烏木出海南南番雲南性堅老者純黑色且脆閒道者嫩　今僞者多是棗木染成作筯肥音

虎斑木

虎斑木出海南其紋理似虎斑故名之曰虎斑木

骰柏楠後增附滿面蒲萄

骰柏楠木出西蜀馬湖府紋理縱橫不直中有山水人物等花者價高四川亦難得又謂之骰子柏楠今俗云闕柏楠

近歲戶部員外鈒州府何史訓送桌面是滿面蒲萄尤妙其紋脈無閒斷云是老樹千年根也

赤水木

赤水木出原闕

此木色赤紋理細性稍堅且脆極滑淨

瓔木後增

瓔木出遼東山西樹之瓔有樺樹瓔花細可愛少有大者　柏樹瓔花大而粗　瓔音影瘤也蓋樹之生瘤者也　口北有瓔子木多是楊柳木有紋而堅硬好作馬鞍橋子

花梨木後增

花梨木出南番廣東紫紅色與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愛　花粗而色淡者低　廣人多以作茶酒盞

鐵力木增

鐵力木出廣東色紫黑性堅硬而沈重東莞人多以作屋

杉木後增

杉木出四川廣西江西湖廣徽州等處俗呼曰參木　又曰檝木　色白而其紋理黃稍紅有香甚清或云南番腦子生此木中有花紋細者如雉鷄斑甚難花紋粗者亦可愛直理不花者多有紫油杉木第一等蘇人呼爲紫檝木

馬湖府枋子全廟有野雞斑者最貴

漆木

漆木出廣西四川色黃紋理稍黑花紋細者可愛直理者多性柔可圈素新者有香濃甚

櫟木後增

櫟木出湖廣及江西南安萬羊山木色白紋理黃花紋粗亦可愛謂之倭櫟木花者多有一等稍堅理直而細謂之草櫟俗呼曰梓木

金剛子木

金剛子木出海南安南六棱徧身花紋深細可愛堅且實故名金剛子作素珠冬月不冷手大者如榛子小者如梧桐子大亦有如圓眼大者

椰杯木後增

椰杯出兩廣安南類瓢且厚實黃黑色肉白可食鋸開中有酒微酸謂之椰子酒　或漆或銀鑲作酒杯小者最貴而難得　大者作酒壺湯盤酒注水杓之類　或云酒傾入有毒則爆故出路人多帶之　椰子木出廣西梧州府鬱林州廣西方輿云樹似榕榔實大如瓜堪爲飲器　文選曰榕榔無枝椰葉無陰

榕榔木見方輿新增

榕榔出廣西鬱林州樹如櫻櫚高七八丈搖葉可爲扇不引風氣其實尖者爲貴與石灰同食令人齒黑故有雖題黑齒之俗實能辟瘴氣故土人日日早食客至傳以相待

人面木（見方輿新增）

人面木出鬱林州春花夏實秋熟兩邊似人面故以名之。

韃靼樺皮木（後增）

韃靼樺皮木出北地色黃其斑如米大微紅色能收肥膩甚難得裹刀靶爲最今人以樺皮飾弓名樺皮弓又以襯靴。

香楠木（新增）

楠木出四川湖廣色黃而香故名好刊牌扁又有紫黑色者皆貴白者不佳。

不灰木（見異石新增）

竹論

竹杖　晉戴凱之竹譜有五十餘種已上皆可作杖。

方竹出西蜀　浙江杭州府西湖飛來峯山上亦有之其竹節上有刺蜀人謂之刺竹。

湘竹出廣西□□府斑細而色淡有暈中一點紫與蘆葉上斑相似作簫管最貴。

雪竹出廣西斑極大色紅而有暈。

鱖兒竹孩兒竹出西蜀下有尺許如豬大腸。

樓竹出西蜀廣西葉如樓欄其身似竹堅且實又名桃竹。

花藤出廣西身細而斑黑堪作柱杖身粗者俗。

藤杖出兩廣至粗大節密者佳可爲引道之用至小者亦佳可作馬鞭靶。

蘄竹（新增）

今湖廣黃州府蘄州有竹名蘄竹州即古蘄峯縣也竹質其節平人睡則涼而不生痕今謂之蘄簟蘄笛自唐得名。

新增格古要論卷九

文房論（新增見前七卷）

評筆（見事林廣記）

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或用雞鴨毛或以雉尾五色可愛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鬚羊毛麝毛狸毛羊鬚胎髮然皆未若兔毫爲佳兔毫須取崇山絕仞中之兔八九月收之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不孕則毫少筆貴。

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

宣州諸葛高常州許穎洗鼠散牧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金陵永樂初吉水鄒伯清以猪鬃爲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予少時甚愛之。

收筆

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糊筆頭候乾收之。

黃山谷以蜀椒黃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不蛀尤佳。

洗筆

以器盛熱湯浸一飯久輕輕擺洗次用冷水滌之若有油膩則以皁角湯洗甚佳

筆卦有序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罟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罟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周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包犧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鬯凡科斗鳥迹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夬之書契也與吳與筆者陸生索予文以衒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即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健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于林皋獲兎拔毛以其鋒征吉測曰獲兎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測曰淇園之竹盡而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九三乘筆濡其墨王用亨于三書大吉測曰三書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頓剝不資錄其形禿終凶測曰筆頓形禿任之極也

筆對　　韓陽張羽造

班超歸自西域止於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儒生銳首而長身款扉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君侯久勞於外精神消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於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聞之驚然變色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兎顧謂超曰子當壯年徼功遠利馳志異域棄我如屣跨騁風雲一息萬里子固絕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絕也凡子之建功名享爵位爛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待我以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而問曰子欺我哉遂被之士淹寂穹廬游詠術藝呻吟典謨研朱濡墨佔畢操觚目涉百家腕脫六書考史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蒼子下帷而講授劉向閉閣而研精相如託風於詞賦揚雄覃思於法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爲迂闊往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銳思成星材以效能或摛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百世雖聖知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妄檇具之劍擁澄特之旄左執檄弭右屬鍵櫜謝弘玄之流招劇季之豪寢蒲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鑾伊吾之野飲馬長城之窟爲名王於轡組青會稽於鈇鉞橫四校於龍堆出九死於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蝗流戈如電掣紛紛紜紜天動地蹶知者爲之澄勇者爲之怯爾於是時固已銷鋒斂迹頓倒篋笥閉鉦鼓而魄遁望羽旆而膽懾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辭以相及哉夫名不可以虛得功不可以幸取勞之未圖報於何有生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難名仁人垂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觀樓近在子身何獨未覺子游京師困於逆旅與我庸書求直官府握手終日未嘗厭汝工爾字畫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仰事俯畜皆我是賴及爲令史掌書蘭臺辰入酉出必與爾偕言無爾逆行無爾乖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結匡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業操不祥之器乘機蹈危以徼一時之富貴然我猶圖封管之勳忍投地之恥將全爾交未即背棄若乃戎車竟野仗鉞誓師文告之悠我記爾辭伍符尺籍有所徵發我傳爾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數實或計功於幕府或通訊於鄰國凡此多端匪我弗克爾在姑墨上書乞兵我寫爾心卒獲所請爾厭西土情懷首丘泣血繼章實我所謨女弟陳辭悲難激切感動天子寶我所進既而還旅窮荒糅車帝里敎我之惠何以及此躍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夫鋪張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册使爾得以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哉今子徒欲夸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疏穎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盱睢失容憮若有遲生曰未也願安爾聽少窮我慮昔爾先君閒關抵蜀我在童髫資其簡牘逮爾兄固父書是續念我前功復見齒錄我乃竭其管見投以寸心道叶膠漆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爲詞林向使固不恆其德背好忘故改行易業效尤於汝則孰爲之繼辭秉翰以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論道國書爲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士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代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光向使戎狄之人惑神巫之言悼斬使之恥獸心忿躍狙詐猋起吾將見爾書身縣虜之墟暴骨焉者之野生爲囚俘死爲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超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至正丙午夏六月十有七日吳興陸文寶持所製筆過余求文且乞一言以張其藝因書舊作筆對一通貽之時炎氣盛息紙墨清潤而陸君筆又佳惜余不善書不能顯其美也羽識

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本姓奚南唐李主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李廷珪墨有二品龍紋雙脊爲上一脊次之張遇墨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時兗州陳朝亦精於墨可以次之　又有王君得墨柴珣、朱君得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各處墨

元朝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有潘雲谷墨

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迪墓上有僞造天詠四字。

常州府宜興縣有　徽州府休寧縣有。

評紙附蔡侯紙

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青是也。蓋以火炙簡。令汗出。取其清易書。漢和帝時。來陽蔡倫始造紙。封龍亭侯。今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是倫造紙臼也。

蜀牋

南部新書云。唐元和之初。蜀妓薛濤製小牋。有十色。號薛濤牋。此妓以紙爲業。

歙紙

唐新安郡。宋歙州也。今直隸徽州府歙縣是也。其紙有麥光白滑冰翼凝霜之因。今續溪縣界有地名龍髮者。紙出其間。

澄心堂紙

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澄心堂紙。

歐陽公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西山觀音紙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尋官局抄紙。最厚大而好者曰觀音紙。　連七紙尤妙。

廣信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奏本紙最妙。

常山紙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有榜紙、中夾紙。　奏本紙次於鉛山。

英山紙

直隸廬州府六安州英山縣出榜紙。好作紙帳。

撫州紙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小牋紙。

紹興紙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大牋紙。一種至厚。一種稍薄。

印色

用真麻油半兩許。入草麻子十數粒。搥碎。取白仁同煎。至黃色。去草麻子。將油杵熟艾。令乾濕得所。然後入銀硃。隨意多少。以色紅爲度。更不須用帽紗、生絹之類隔。自然不沾盌印文。而又不生白醭。雖十年不燥。　一法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

佐常以前法用之。久而滯。易之以氈。粼而不佳。又易之以紗。頗妙。久而堅。不可用。然不若調硃以手黏

上圖書者絕妙絕妙。凍月宜溫之可也。否則必糊塗矣。

又見楊東里先生用煎鐵子清油。勝於草麻油。或自以麪爲大丸、煎湯亦佳。　然凍月用之。又在己之活法也。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麪一斤糝水上。任其浮沈。夏五日、冬十日。以臭爲度。漉漫麪。清水蘸白芨半兩、白蠟三分。去滓。和元浸麪打成濃糊。入桐油、黃蠟、芸香等各三錢重。就鍋內打作一團。別換水煮。令熟。去水傾貫器內。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

書燈

讀書須用麻油點燈。蓋麻油無烟。不損眼目。但恨其易燥。每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和之。則難乾。又辟鼠耗。　若蔓菁、罌粟油、紅花油。每一斤入桐油三兩。以鹽少許。點燈盞中。亦可省油。以生麻擦盞邊。可不生滓。　以蘇木煎燈心。晒乾。炷油。可無燼。

書窗

讀書須用明窗淨几。以油紙糊窗隔則明。

造油紙訣云。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半七。桃枝攪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須煎。十五草麻去殼研。定粉一分和合了。太陽一見便光鮮。

收書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頓放書櫃中。以紙糊外門及周隅小縫。令不通風。卽不蒸濕。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蠹。　一法用樟腦亦佳。

收畫

亦於未梅雨前晒暖。令燥。緊捲入匣中。厚以紙糊匣縫。務令周密。過梅月方開。則無蒸濕之氣。蓋蒸濕自外而入故也。匣須用楸木、梓木、或杉裝之。類爲之。漆外以黑光裏面。以用漆也。

點書調硃法

銀硃不拘多少。入少許膠黃。用水研勻。以點抹搭擦不落爲度。多用膠則反黃矣。卻勝於用膠并皁子膠調者遠矣。雖久亦不臭敗。　一法用白芨水研硃亦佳。　肥皁子浸水次之。　銀硃用四川心紅、杭州散研。　金陵片硃最妙。　四川井口砂雖紅生砂不佳。江西樟樹鎮硃多雜以紅土不好。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皁角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牛膠半兩同煎汁。和雌黃作餅子陰乾。

雌黃有二等。調漆者妙。

造硃墨法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

古今誥勅題跋

跋馮君家藏唐誥

宋　朱熹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盩厔，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越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卒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唐誥後

元　金華黃晉卿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眞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歷

藥汁加造雌黃墨法，此卻用好銀硃。　今嵩州府嵩山縣。

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過梅月，藏用過石灰中不濕。佐常用爐灰收最妙。　凡墨厚者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塵，故隨研隨破，雖久藏不動，亦不耐也。

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繼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遇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紹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册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遷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元　金華宋濂

右手詔八十四字，蓋思陵所賜新安公汝楫者也。按宋制，凡羣臣上章有所陳乞，尤則就章後批之，謂之批答，不尤則別降手詔，謂之御筆，其字乃內夫人代書，璽則用書詔之寶，或上自御翰墨以賜之者，謂之親筆，璽則用御書之寶，或用帝筆印記及花書，此詔蓋所謂御筆者也。汝楫自右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舊例御史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乞補外，不允，及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又陳乞如前，不允，久之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嚴州，秩滿請祠，遂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詔云：擁冠常伯，進讀經幃，其殆紹興末年爲尚書兼侍讀之時邪。汝楫十世孫宜明能藏此詔於二百餘年之後，近雖更兵火亂離，他物喪去殆盡，而片楮獨存，宜明亦可謂賢矣。羅氏之子孫，尚當寶之如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以襲宜明之志哉。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太常伯，故詔云然也。

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宋　濂

光堯宸翰，初傚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都憚年恐緩急或致亂眞，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眞。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勁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宋　濂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卽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逮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祀而歸。此批之殆，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朱彼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蹤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楊將仕廕補勅牒後

宋　濂

將仕郎，崇寧所定七階選人之一，保宋初判司簿尉也。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可升改，而以之任

考者，則自朝請大夫帶職率朝郎以上，皆可得之，故烏傷楊公墉官淮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會明堂大禮，遂以朝奉大夫奏補，其子鋤將仕郎，蓋咸淳五年九月十又八日，至九年二月，其勅始下，惜乎國舉日非，而將仕君不能歷仕以至於改官也。今觀其諸孫苗所獻尚書吏部所給勅牒，猶可想見一代之制，而其階級之嚴，甄別之精，皆堪爲後世法。不但孝子慈孫之宜寶祕而已，勅後有員外郎李姓、侍郎劉姓署。考其時言之，李當是李澤，以文字著於時，劉當是劉良貴，政尚嚴猛，嘗承賈魏公風旨，鞫京學生業李而嗣配之者，讞及之，以俟該洽之士正焉。

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宋濂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闕陵郡大夫人誥一卷，乃允南之第四弟司徒魯公眞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遷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誥命，往往令工書者爲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蘇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故所受刑部尚書、馮翊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誥，皆公自書。世稱或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己巳，代宗卽位，明年七月壬子，改元廣德，使此誥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一日，是屬於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況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下也。又以裴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誥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時乘鈞軸，而書其姓，亦似吏筆之誤。此結眞之病，蓋誥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眞耳。然故元重事，史家亦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誥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識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并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爲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贅也。

劉參軍黃牒跋尾　宋濂

西昌劉氏，索號鬻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誥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卽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誥，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祿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淳熙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遂等依舊給誥，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卽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

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眞奸臣之雄，不足汙君子齒類，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誣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乘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嶽，出此於破壞之餘，藏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歲戊申，其秋，覆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包孝肅公誥辭後　宋濂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爲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閣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靈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卽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展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郎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倅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設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辭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倅當是楊倅，時與歐陽修、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眞拜，而左右僕射，皆爲官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銓，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事者，絳乃韓絳，銓乃吳奎，二人者皆以言事被黜，銓知鄆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眞領其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

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宋學之所褒贊，姑以奮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賈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辭者援其故事云。

題顧拙軒誥命後　宋濂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故事修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餘先以合入階官給誥，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盛嘉興府鮑郎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舉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誥之首，當有十幹賢千文紀號，若曰甲夫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誥院準鈔出給，及寫誥檔書，當行守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等官、誥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褫，持以相示，故爲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宋濂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一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宜和以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誥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者也，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壓，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樂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痞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宋濂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册文一卷，舊嘗藏相蔡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貫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册，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册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稾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闕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籍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龍八字，翅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缺文爾，徵之大詔令，羅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成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崩，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稾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慳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嫵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眞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賈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

跋宋太宗御書　王禕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辭多辭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辭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王禕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鄂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關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聚圍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兵比至，庶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重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濠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御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爲辭，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姦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陳彥弼誥　蘇平仲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

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宜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才。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辭。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奬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郎行司空左右僕射辭。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辭則劉敞、曾鞏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意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超意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蔡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邊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今放免積欠者。黃左司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勸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乎。

跋宗忠簡公誥　蘇平仲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竊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奮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遷易河朔帥守。擢公寘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實如以一線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境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慭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彌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於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殁。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三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歐陽文忠公官誥後　胡廣

右歐陽文忠公。歷三年知諫院官誥一通。太學生歐陽齊藏之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之。以爲公之學問文章。存乎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皆與天地相爲悠久。顧廣何人。而敢輕言也哉。蓋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遷代移。自慶歷三年至今。凡六周甲子。三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爲歐陽氏家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爲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襄同列。皆天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爲太平可期。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爲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爲論。極君子小人之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仇視之矣。昭陵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下後世受公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獨文安公有云。歐陽公爲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斯言至矣。用僭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重此。而無忝於公可也。

書宋黃袞官誥後　胡廣

右宋永嘉黃公袞官誥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饒州司法參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郎。其二由左從事郎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誥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秦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誥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爲檜所竄逐。自時厥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齷齪之徒。一言契合。即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己。即見斥逐。如黃公袞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始一郎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厥於一時。而發之于悠久。視彼欻然而焱忽然而熄者。相去遼絕。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誥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歸于黃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感也。非八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大令以青氈爲舊物。尤重愛惜。矧此誥乎。黃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跋唐誥　楊士奇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二十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爲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爲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嵩者、崇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璀者、席豫、寬者、裴滌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恆、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誥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秦和令吳埜。遂考而識之。

書宋高宗手詔後

楊士奇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宦江西時。得倉卒失焉。後二十有三年。迺復求得之。閱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卽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期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辭旨深厚。誠懇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恥。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與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楊士奇

此宋慶歷三年歐陽公修知諫院所授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二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彙進。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以齊遊。遊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修誤告身後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蓋視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辭。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剏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勳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跋黃檢法告身後

楊士奇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蕡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幾惟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爲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

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正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己主和議。左僕射趙鼎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勁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爲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郎曾開亦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修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幾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權僉樞而眞爲參政。第三通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二十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丞侯檜。拔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檜。廢所不爲。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鼇、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爲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燄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冗超躋華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二十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蓋紹興二十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目。登清華。駸駸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歎。遂爲題此。

跋傅氏戶劵後

宋濂

右戶劵二番。始滕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平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劵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賢。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衆昌會寧令云。

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宋濂

太宗卽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諭二通。其一通論奪羅解等及十投下管匠等官。方是時。遺蒙古子弟一十八人。來習漢人語言文字。復揄漢人子弟二十二人。攻習蒙古言語弓箭。命提領陳時可擇二名儒管句。并主守孔子廟。道人馮志亨選秀士二人。通儒道人二人。分作四牌子教讀。不帥教者以簡子量箠之。更權用燕京眞定歷日銀。建立夫子廟兩廡及肄業之舍。其子弟日給米人一升。麪如之。肉一斤。晚同給酒四缶。家糧之給亦一升。土著者皆不與。又於降戶每人撥小蒼頭一名。以奉使令。此蛇兒年六月初九日所頒也。其一通諭受學諸弟子員。習漢人文書之外。兼諳匠氏藝事。及藥材所用彩色所出地。州郡所紀。下至酒醋麴蘖水銀之造。食飲烹飪之制。皆欲周覽旁通。仍戒飲酒。不可有逸。而於習讀之事尤篤也。所頒之年月與前同。不書何日。意稍後於前。亦不過旬日爾。後十六年。當定宗崩之明年

己酉十月望日夫子廟住持賜紫知觀李志元始鑿樂石令重玄子葛志仙刊置學中其左方序列四教讀弟子名蒙古必闍赤自禮古魯其以下凡十九人漢人必闍赤自文宣奴而下凡二十八人所謂必闍赤者譯言書生也其數比舊有所加者續有慕效而來者耳又列羅、劉二通亦不著其名又列宣授蒙古必闍赤四牌子總教馮志亨宣授金牌提舉國子學事中書楊惟中御前宣議國子學事仙孔八合識李志常三人銜名所謂八合識譯言師傅也惟中即楊文肅公從事征行勞烈甚著餘若志元、志先、志亨、志常則皆黃冠師當時制尚淳質混儒道二者為一不復異別有合於老、易同用之旨厥後勳碩輔頌有為道家所薦而起者濂謹按蛇兒年六月九日正金哀宗天興二年癸巳六月壬午也金自宣宗以貞祐二年五月壬午遷汴三年五月庚申燕京入我職方至是垂二十載立學以教胄子固惟其時然獨獨怪是年王師南征圍汴蹴蔡決策制勝日不暇給而我太宗乃以教育英才為先務而其為教又能達理事不二盤盤見諸實用神謀睿算度越前王天縱之聖為不可及已列聖有作益修成均發士之制百年以來遂用人文化成天下茲蓋其權輿也者歟石刻今藏京師與御賜祭宣聖王碑皆提舉學事者司之每當代云出以相傳且繫其名于籍非惟不忘其本先蓋亦慎之至也濂因得而備記之俾覽者知祖宗垂意學校文運之興殆非一日而纂修史臣或得以參考焉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玄、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璧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裁理宗頭以為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莫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宋濂

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為請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成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將此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或有之求其誨諭亭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愿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焉可不盡心也上之寵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循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宋濂

跋宋誥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勅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勅蓋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御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盛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之賢敬識而歸之宣德六年冬

王魯齋

右貴人押字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鬻書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彙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廋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略言之凡氣稟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巇險趣向之邪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怪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胡儼

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棐勅牒後

右宋通直郎致仕朱棐勅牒一通實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八日所授也棐乃今江西按察副使淩邦輝祖母之六世祖也邦輝於故篋中得此裝潢以來求題觀勅所云景貺備臻八寶告成凡茲有位爰舉恩章考之當時得良玉工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并受命鎮國二寶通為八寶所謂景貺者若甘露、竹花、瑞穀、芝草、仙鶴、麒麟之類不一而足帝以是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蔡京表賀符瑞遂加京太師故吳潛、朱棐亦得次第以致仕覃恩勅尾所列京與梁子美、何執中、林攄諸宰執在當時固無足稱者獨喜得見宋三省之制尚遵唐舊使學者見之瞭知故實執筆臨文不致誤也因題此卷併以識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一

雜考上

玉璽考

王佐

通鑑綱目、漢光武建武三年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劉盆子降、得傳國璽綬、慈湖王幼學集覽云、璽、王者印也、綬、帶也、所以繫璽、黃赤綬四彩、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衛宏曰、秦以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始皇得楚和氏璧、乃以玉爲之、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秦王子嬰以獻于漢高帝、謂之傳國璽、王莽篡逆、使安陽侯王舜迫王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后出璽投之地、璽因蹄莽、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降赤眉、樊崇等立劉盆子、盆子以璽綬奉上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富春孫堅入洛討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堅妻奪之、時廣陵刺魚徐璆徵詣京師、道爲術所劫、後術死、璆得璽還、以上獻帝於許昌、時建安四年己卯夏也、漢以禪魏、文帝、魏以禪晉武帝、前趙主劉聰使劉曜入洛陽、執晉懷帝、取璽、詣平陽獻聰、後爲後趙石勒所并、璽乃歸勒、勒爲魏冉閔所滅、璽爲閔敗、璽存其大將軍蔣幹、求救於晉征西將軍謝尙、尙使其將戴施據枋頭、遂入鄴助守、紿幹得璽、以還建康、時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也、

佐按自璽寄於劉石、凡五十五年、而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相繼傳之、梁元帝承聖元年壬申夏四月、盜竊梁傳國璽、歸之北齊、蓋侯景得之、景死、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以送鄴、後周併北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璽、唐滅隋、璽歸太宗、後梁朱溫篡唐而得之、後唐莊宗平亂入洛而得璽、明宗嗣立、傳至從珂、後晉主石敬塘舉兵入洛陽、從珂攜璽登玄武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丙申十一月也、自是璽不知所在、契丹從後晉出帝求之、不可得、蓋璽之亡、後唐清泰丙申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凡二十五年、自宋建隆庚申至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又一百三十九年、而宋復得璽於咸陽、又自宋元符戊寅至宋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凡二十九年、而璽沒入金虜、南宋一百五十一年、無璽明矣、元世祖平宋、凡十六年、亦不得璽、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始得璽于太師國王之孫拾得之妻脫脫、眞蔡家、成宗卽位、而元始得璽矣、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凡六十三年、而璽隨順帝北歸矣、

秦別有一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或云、隋煬帝蕭后、與孫政道、并傳國璽、奔入突厥、唐太宗卽位、自製一璽、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庚寅、蕭后與政道自突厥奉璽來歸、唐始得璽焉、

宋哲宗祥符元年戊寅正月、得秦玉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在、於河南鄉到銀村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於朝、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夏五月、受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元符、

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得鎭國寶、

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凡九字、詔名鎭國寶、明年、改元大觀、

大觀二年戊子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

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泰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寶、鎭國寶、通曰八寶、

政和七年丁酉秋七月、作定命寶、

重和元年戊戌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赦、時得于闐大玉、闊二尺、色如截肪、帝命製爲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魚蟲、製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爲九寶、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闔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製也、

宣和四年壬寅春正月、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敖盧斡、遂走雲中、遣玉璽于桑乾河、

通鑑續編注云、秦以藍田玉作傳國寶、六面螭紐、魚鳥篆文、漢王太后投之殿階、螭角微玷、至魏文帝曹丕得之、絲刻周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至石晉歸之遼、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夏四月庚申、金粘沒喝遣師、二帝及后宮北遷、凡八寶、九鼎、圭璧等物、爲之一空、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進獻、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闕闕。北郎衛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今既沒矣。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眞發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賣。以供朝夕之給。及出。乃玉印也。及回家私視之。色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盤璽墀首之上。取中道一橫竅。音款。空也。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蟲摛徑。位置勻通。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其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曰。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同詹事王邃端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翼日。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彧等及進辨寶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案有差。中書石丞相完澤、卓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命出寶璽。徧示羣臣。翰林學士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威。何以臻此。丞相以下羣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云云。蓋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證。按許愼說文。璽玉者印也。以守此土。故爲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爲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寶。以爲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飭如前。秦始皇得楚卞和之璞。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子嬰奉璽以降沛公。高祖卽位。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云云。此下見前。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而得璽。隋末。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卽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於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太宗始得璽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後唐。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從珂自焚死。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金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有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一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盤屈凸凹。上凸交切。下他骨切。不齊。徧歷四際。無地可置。此文。又按太平御覽。晉泰光十九年。雒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爲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其始。以斯言之。當別是秦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彧誠惶誠恐。頓首稽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聽覽。臣彧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楊桓所撰。

皇太妃。卽徽仁裕聖皇后。太孫之母也。

皇太子名鐵木耳。太子眞金之子。世祖之嫡孫。是爲成宗。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博覽羣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祕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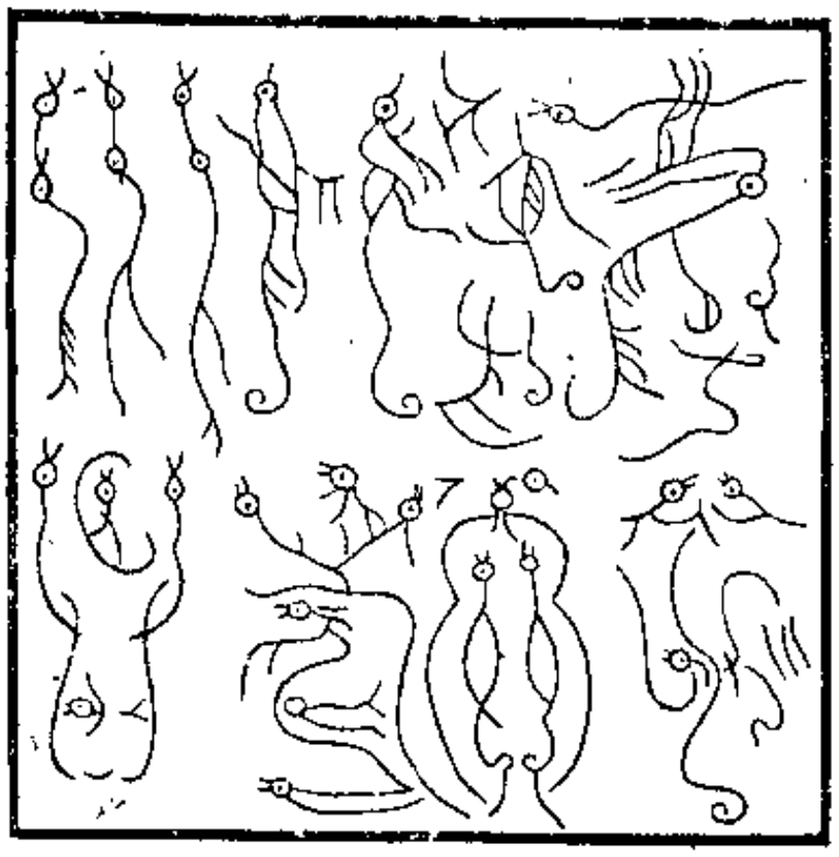
閻閻木拓跋氏。任御史臺通事。成宗卽位。近臣以璽事聞。授漢中道廉訪司僉事。官至湖廣廉訪使以卒。

崔彧、字某。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完澤、元賢相。

已上俱見宋濂尙功所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前。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尙功云。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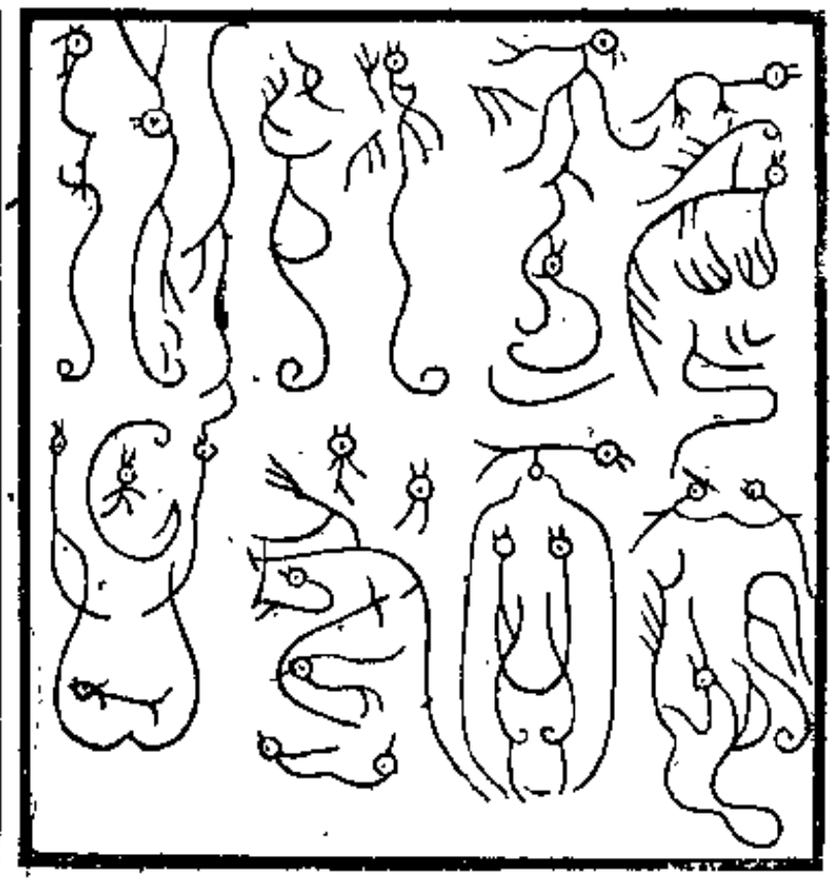
璽　國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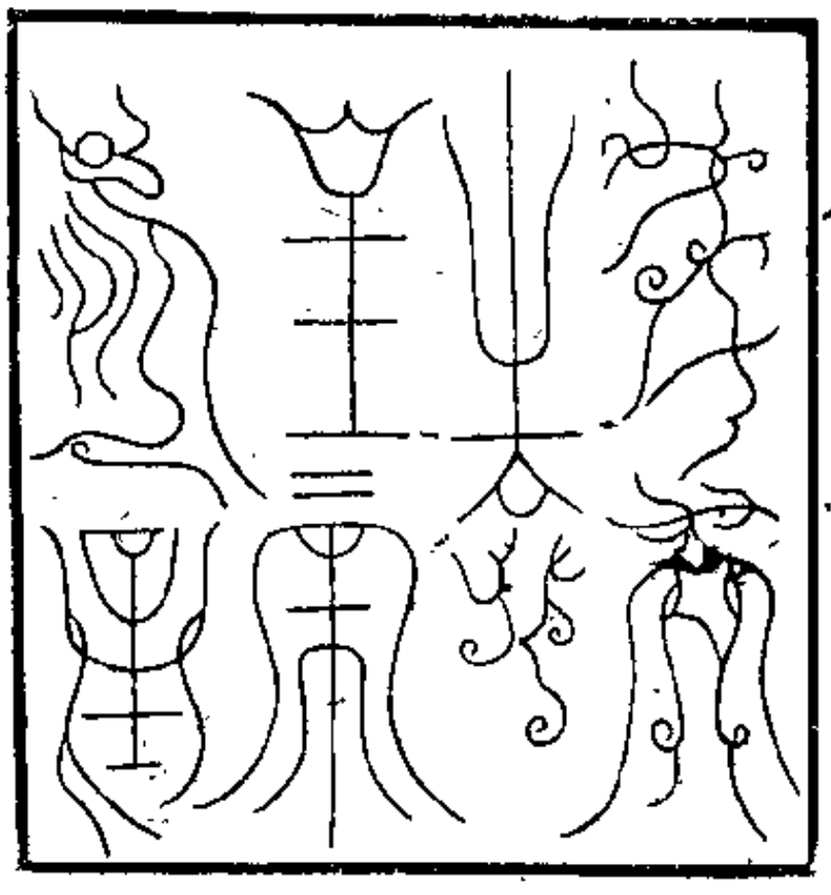
向巨源本。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蔡伯平本。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畢景儒本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玄妙淳古。無過於此。雖龍飛鳳舞。不足以擬其勢。摹印之祖也。

已上俱秦璽。大小有異。因荆玉刻之。非疑以傳疑之意也。

天順三年春正月日。王佐記。

金書鐵券考

漢高帝平定天下。即剖符封功臣。上者王。次者侯。及赦淮陰侯。十二年。又大封功臣百四十有三人爲侯。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始作鐵券。其內鏤字。以金塗之。故名曰金書鐵契。其封爵之誓有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作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又作元功十八侯位次。見高帝紀及功臣表。歷代因之。以賜功臣。

王佐

送錢允一還天台序

宋濂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衮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柯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鏐。其十五世孫尚德。實藏之。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奉詔。檄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功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予知其事。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此券也。五百載。宋淳化中。杭州守臣嘗進玉册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沈官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盧物呵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尚德、字允一。天台人。

唐昭宗封錢鏐爲彭城郡王賜金書鐵券。後唐莊宗封錢鏐爲吳越王賜玉册金印。

王佐

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鐵券考

其券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辭用黃金商侯。一角有斧痕。　誥詞云。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鼎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蠻昌僭僞。東昏鋭水。在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海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拚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焉。志奬王室。續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鼎彝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使黃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礪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羅隱代錢鏐作謝恩表

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論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

皆鈿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驚起肝膽。伏念臣微從筮仕。殆及乘軺。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謹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疑臣以處極多危。虛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觸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臨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二

離考中

聖旨教令之別考

王佐

秦漢　天子稱制、詔、敕。　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　郡守稱教。　無名爲旨者。

魏晉　天子稱聖旨。　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然則承旨行事。本取指揮之義。以從尊常簡便之稱。

大事則有制可。　宣布則有詔書。　除授則有敕命。非古制也。　晉書王沈傳。沈爲豫州刺史。下教求言。又羅友答桓溫曰。非奉教旨。

唐　天子稱敕旨。　如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義。趙宋奏劄猶襲用之。

五代　每事稱進止。

宋　天子稱聖旨。　中宮稱教旨。　東宮稱令旨。

岳珂曰。令體重也。教體輕也。且旨者一時之名。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

天子親王文武官員服帶之制考

王佐

宋制　乘輿東宮繫玉帶。　親王勳舊閒賜玉帶。　大臣金帶。　其次則犀帶、角帶。此不易之制。考之典

故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　親王佩玉魚。　大臣勳舊佩金魚。

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

金鍍帶九種。天王、八仙、犀、寶鋌、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窠面。

金東帶八種。荔枝、師蠻、戲蟲、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相花。

金塗東帶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荽。

犀帶有二種。以牯、牸爲別。

宋初。凡新除恩旋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　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　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即賜金頭笏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　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

三司使、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及權兼守等官。並賜金御二十兩帶。

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

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

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

節度轉運、留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

正任防禦使正刺史、內客省使至閤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　諸司使充者十五兩。　客省引進閤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鋌十五兩帶。

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　諸司使寶鋌二十兩。　副使至崇班寶鋌十五兩。　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　奉職借職雙鹿八兩。　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鋌十五兩帶。　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管任宰相者、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圓帶、佩魚。

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　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大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鞓犀帶。更不佩魚。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鞓排方無犀帶。仍佩魚。於是其制始定。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制度。六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則是荔枝帶其初固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

也。

歷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書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詔如舊例。王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開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

又有笏頭毬文帶。

熙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始得服其帶也。

又有花犀帶。

紫雲樓金帶考　王佐

蘇鶚鐵圍山叢談曰。太宗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以一賜曹彬。一以自御。後以隨葬。餘二十八條。貯之於庫。號鎮庫帶焉。後人徒傳其名。而宗戚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往往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徽宗以賜蕃貢諸人。欽宗追復還庫。高宗□十三年。有客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跨出示岳珂。蓋虜騎再入。適紛紜時。欽宗所追不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人。皆寫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鏤鏨之精。其細微之像。殆人於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跨。不若此帶迺闊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珂不覺爲之再拜。

唐賜紫金魚袋賜緋銀魚袋魚符考　王佐

宋岳珂按劉昫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郝唐舊史輿服志爲五月。歐陽修宋郝新史輿服志不著年月。以爲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通考會要。

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爲褒飾。纔正亡歿。即便追收。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僞也。會要又載高宗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亦載是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品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說。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又按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唐史所載無此。按外鎮都督刺史。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蓋驗褒飾之說爲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寵而已。又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玄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又神龍二年八月。制在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容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則散職佩魚自此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爲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爲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又會要。容宗景龍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魚。蓋驗褒飾之說爲不誣。而防詐之制爲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武后之久視。而用以假紫假緋。而無關內外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官品魚褒飾。謂在高宗朝。蓋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高宗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鱗。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款識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爲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乃考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識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爲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覆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繁露載武后以玄武爲龜。故改龜佩。稗此數說。始信所疑爲有據依。新史又載唐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蒐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銅魚符。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符。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勿奏。又新史載魚袋顯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熊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四月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蒐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蒐符爲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爲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爲飾。至唐用識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爲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僞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而袋飾以魚。本爲寵章。金銀之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爲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魚。意亦顯然。其不可泥初剏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適容齋四筆載隨筆。衡山唐碑刻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敍金玉銀鍍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文明也。珂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勅收取。即將以上先借後奏。其蜀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故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

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與職林參見也。　馬永卿嬾眞子錄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製度、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爲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所由云。（詳見愧郯錄）

佐按宋狀元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母夫人怒、以杖擊之、其金魚墜地、以此觀之、則金魚必刻木爲之、而飾以金也、姑記于此、以俟考古君子詳焉。（出氏族大全）

宋魚袋考

王佐

宋初承五季、草創宮儀未備、太宗既卒伐功、垂意右文、章服稽古、以爲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紫、及二十年者、敍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魚袋、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　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魚袋。　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魚袋、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岳珂云、嘗以歐陽文忠公修、劉昫新舊唐史、唐要、考訂其由、雖詳翔革、然其所以剏者、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

宋制服章入銜考

王佐

宋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銀魚袋、其爲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宋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岳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服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佩魚、卽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繰敢自以入銜。　高宗南渡而後、寧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入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金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魚、不得入銜、賜帶雖無佩魚、迺循襲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此、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而不考云。

佩金銀牌考

王佐

宋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驛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太宗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岳珂按三朝國史與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宋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敭、皆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別之顯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誅亂、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銀二飛鳳、下銀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一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　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　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入、其兩京兩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　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徽宗政和以來、道家者流、始盛、蔡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冠冕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眞亂華、率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悟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尙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神位金版考

王佐

岳珂愧郯錄云、宋朝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金字。　珂按典故、徽宗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密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事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非考禮文、傳以經誼、伏請吳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　又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以休謂匹合也無。

古今祠厲考

王佐

岳珂愧郯錄、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

禮記祭法鄭氏註、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　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已上俱見岳飛之孫岳珂愧郯錄。

雜考下

耕織圖後序　　四明樓鑰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豳于理。以至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其君(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九月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至於條桑戒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萬。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首下務農之詔。躬耕籍田之勤。伯父時爲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隱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籍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持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

以詩刊諸石。鏤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之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沾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紝。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肆以肆其毒。則足以坐享農桑之利。而無衣食之艱矣。然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若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璘。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嘉定三年八月朔。從子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六百戶鑰謹書。

又跋　　樓杓

男耕女桑。勤苦至矣。聲詩以達其情。繪事以圖其狀。刻寘左右。以便觀省。庶幾他食煖衣者。知所自法。

嘉熙改元正月中澣。從曾孫朝散郎權知南康軍事杓謹題。

宋宮殿記纂增

宋史地理志汴京宮室考

東京。汴之開封府也。五代梁爲東都。石晉爲東京。宋因周之舊爲都。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未畫洛陽宮殿圖。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雍熙三年。欲廣宮城。以民居多。遂罷。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和。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門者。皆附殿名。宮中又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凝寒、玉京等殿。又有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曰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知、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寶玉、藥珠二殿。後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福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大清殿。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萃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後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乘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五殿。又建流杯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也。觀稼殿亦在後苑。延曦閣在崇政殿西。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使臣講讀之所也。隆儒殿則邇英閣後小殿也。慈壽殿則皇太后所居也。慶壽宮。保慈宮。則亦后宮也。玉華殿亦在後苑。其後有基本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又有睿成宮。則神宗在東宮所居。宣和殿在睿思殿後。東有小殿曰凝芳。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皆徽宗重建也。曰聖瑞宮。皇太妃所居也。曰顯謨閣。藏神宗御

集也。曰玉虛殿。曰玉華閣。在宣和殿後。曰親蠶宮。后宮也。曰燕寧殿。在延福宮北。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之所也。延福宮舊在後苑之西南。宣和中改作。始南向。與蓬瑤並。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西門曰麗澤。宮左別有穆清、承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等殿。其東閣則有蓬觀、報瑰、蟠桃、春錦、疊瑛、芬芳、巽玉、蕙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雪錦、蘭薰、摘金等亭。其西閣則有繁英、雪香、玻芳、鉛華、瑰華、文綺、絳雪、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蕤玉、扶玉、絳雲等亭。會寧殿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巖、屏蟾。凝和殿次有閣曰明春。閣之側有二殿。曰玉英、玉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曰杏岡。覆茆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宴春閣。舞蹈四列。山亭二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二亭。架石梁以升山。有亭曰飛蕚。橫度之。又疏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茆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柵。其中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皆當貫、何新所爲也。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城外淩澤。作東景龍門橫。西天波門橫。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作浮陽亭。西爲梅渚。作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輝霄、聰介亭。左復有極目、蕭森二亭。右復有麗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江。引江水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碧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圓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土岸有勝鶴庵。蹬雲臺。蘭閣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蓬壺堂。蓋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徽宗以萬歲山在國之艮。故名曰艮嶽。而自爲記。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于艮嶽之萬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然景龍江北有龍德宮。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有鑑春堂。後盡都城一隅。名曰擷芳園。山水秀美。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艮嶽延福也。又有保和殿。凡七十五間。曰上清神霄宮。在福寧殿東。曰上清寶籙宮。在景龍門東。對景暉門。又作仁濟、補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符藥於民。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上清寶籙宮之東。作萬歲山。周迴十餘里。其中一峯最高。凡九十步。上有亭曰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尊綠華堂。碧館。八仙館。紫石巖。按真巖。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勝池。隴隴亭。北眞絳霄樓。山之西。有棗嶺。西莊。巢雲亭。白龍洞。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鯊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大方壺。巖。又改名壽嶽。嶽之正門曰陽華殿。亦號曰陽華宮。朱勔嘗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毀堰。折牐。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以是年爲宣和五年。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大抵徽宗之時。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華闕與築。各爲制度。不務侈麗。故有延福五位、六位之號。各不肯已。徽宗晚歲。亦思苑囿之費。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怨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欽宗命取山衡水烏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既而折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笆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啗衛士云。吉水王佐曰。徽宗當國富兵強之時。肆窮極侈靡之欲。日增月盛。以致辱身喪國。而不知悔。其死朔漠也宜矣。吾故索聯書于此。以爲後世人主窮奢極欲者戒。

再考之。

乾元門。梁、晉曰明德。太宗改丹鳳。眞宗改正陽。又改宣德。雍熙初改今名。

東西華門。舊名寬仁、神猷。開寶中改今名。熙寧末又改東華門。北謂門。

拱宸門。舊名玄武。眞宗祥符中改今名。熙寧末。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門。

左右長慶門。熙寧中改。其隔門曰左右嘉肅。

左承天門。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加祥符二字。

宣和門。舊名光天。眞宗改大寧。明道初改今名。

左右太和門。宋初曰日華、月華。眞宗祥符中改今名。

文德殿。宋初曰文明。雍熙初改今名。熙寧中改南門曰端禮。

左右嘉福門。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初改今名。

舊城　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步。　東二門。北曰望門。宋初曰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崇明。　西二門。南曰宣秋。北曰閶闔。　北三門。中曰玄武。東曰安遠。西曰天波。已上各門。宋初皆因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改今名。惟保康一門。大中祥符五年始創也。

新城　周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周顯德三年始築。宋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　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　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太宗改寅賓。　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含輝。　北四門。中曰通天。天聖中改寧德。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曰安肅。周初曰衛州門。太宗改之。　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天聖初改順濟。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始分名之。　汴河下水門。南曰上善。北曰天津。天聖初改廣津。　惠民河水門。上曰普濟。下曰廣利。　廣濟河水門。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咸通。熙寧十年。改上南門曰水順。其後又於金輝門置通遠門。天聖初改曰開遠門。

佐按自安肅門以上。皆因周舊名。宋太平興國四年。始改今名。自開遠門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又改今名。其含輝、大通、通津等門。雖改而又復舊名也。

宋史地理志洛陽宮室考

西京　唐高宗顯慶開爲東都。玄宗開元中改河南府。宋爲西京。山陵在焉。宮城周迴九里三百步。　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　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　五鳳樓內東西門。曰左右永泰。　左永泰門外道北有鸞和門。右永泰門西有永福門。　蒼龍金虎門內第三隔門。曰膺福千秋。　膺福門內道北門曰建禮。　正殿曰太極。殿前有日月樓。日華、月華門中又有三門。曰太極殿門。　後有殿曰天興。次北殿曰武德。　西有門三重。曰應天、乾元、敷教。內有文明殿。傍有東上閤門。

西上閤門前有左右延福門。後又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門。主廊北有明福門。門內有天福殿。殿北有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東又有廣壽殿。視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德。天福殿西有金鸞殿。對殿南廊有彰善門。殿北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善興。西有射弓殿。千秋門內有含光殿。拱宸門內西偏有保寧門。門內有講武殿。北又有殿相對。內園有長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臺。婆羅亭。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餘。東二門。南曰賓暉。北曰啓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夾城內及內城北。皆左右禁軍所處。

皇城周迴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內皆諸司處之。

京城周迴五十二里九十六步。隋煬帝大業元年所築。唐武后長壽二年增築。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宋徽宗政和中又重修之。光政等門。因隋唐舊名也。鸞和門。太平興國三年以車輅院門改名。

太極殿舊名明堂。宋太宗改今名。

大慶殿舊名崇元。宋初重修。改曰乾元。太宗改曰朝元。眞宗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

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初改今名。

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初改今名。

皇儀殿宋初曰茲福。明道初改今名。

集英殿舊名廣政。宋初改大明。淳化中改含光。祥符中改會慶。明道初改今名。

紫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

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宗改之。熙寧中改北橫門曰通極。

延和殿。祥符中改宣和門。承明殿。明道初改端明。尋改今名。

延慶殿舊名萬歲。祥符中改今名。

觀文殿舊名集聖。明道中改崇儀。慶歷八年改今名。

化成殿即玉宸殿。明道初改今名。

柔儀殿章獻太后改崇徽。明道初改寶慈。景祐中改今名。

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初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中改今名。

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呂夷簡修。

太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初改今名。

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初改今名。

壽寧堂舊名清淨。明道初改今名。

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歷初改今名。

崇陽門即宣和門。明道初改今名。

廣聖宮天聖二年建。曰長寧。景祐二年改今名。

顯巖祠

宋汴都故宮記

元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慨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道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丞相府。）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襟。東西二樓。鐘鼓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曰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樓。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巖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滿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涌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涌金殿。涌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纓門。繁纓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門。與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曰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曰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宋行宮考在杭州

徐一夔

宋行宮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爲行宮。時執

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宮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總宣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殿，其次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則「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即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祥曦，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爲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闢以爲講殿，曰熙明殿，則度宗改東宮之益堂爲之，實經籍其中，以肄習焉。而講筵延英閣，則在禁中，高宗之將倦勤也，即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內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內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焉。不更作也。至於東宮，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追築宮，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皆在宮中，遂以爲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內，蓋倣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圜丘，則在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海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農、高宮、尊壇，皆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又立海神壇于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石山之左，即鳳凰山左翅也。景靈宮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之常，而景靈宮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在內中閣，則自英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內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龍圖，眞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則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囿，凡六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園，曰集芳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爲第宅云。南渡後宮室不過如此，若夫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鑑，以幼主北行，明年爲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楊璉真嘉言于朝，即其基造佛寺五，曰興元，曰報國，曰白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一，曰尊勝，而壇廟亦皆夷爲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毀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姑識之，張士誠據蘇州，稱吳王。

徐一夔

吳越國考

吳越國在杭州鳳凰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臨安志載吳越錢氏造，而不言在鳳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孫沔守杭，蔡襄爲沔撰雙門記，內云：吳越王依山阜以爲治，而雙門當木石，鋼金鐵，用爲敵備，沔以爲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凰山下無疑。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治于清波門內，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即其地爲行都，故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初錢氏以強弩射潮築隄捍國，而以鐵幢識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許步，此足爲證。錢氏當五季據

有兩浙八十餘年，亦頗有功德于民，詢之故老，已不知其建國之處，弔古者無從質焉。吳越舊有備史，今亦不存，因修新誌補其闕略云爾。

徐一夔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荊、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山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据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甎，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繆殄、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繆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繆還朝，玫評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繆王爵。繆蓋有激而然，而繆卒之歲，實爲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繆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繆自梁末帝貞元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事者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繆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節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証云爾。

徐一夔

辨錢塘鐵箭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繆，用強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西下證鐵幢三，以衛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爲鐵幢浦。幢制若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直潮盪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紐貫幢榦，且引紐維於塘上下之石樁，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淳祐間，趙安撫與□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崛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者，壇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壇塞。此皆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爲箭，認幢首爲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箭惡能存，且繆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可笑。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拔而不可拔，以爲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龜目紅，其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明蕭洵

元故宮遺錄

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廂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門內二十步有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四白石龍，鱗鬣水中，甚壯。橋畔高柳，雜植

萬株。遙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及橋可二百步。爲崇天門。門分爲五。總建闕樓其上。翼爲回廊。低連兩觀。傍出爲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各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閣。內城廣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其左有門爲東華。右爲西華。由午門內可數十步爲大明門。仍旁建掖門。繞爲長廡。中抱丹墀之半。左右爲文武樓。與廡相連。中爲大明殿。殿基可高五尺。前爲殿陛。納爲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外每柱壓以鼇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雲。楹下皆白石龍雲花頂。高可三尺。楹上分間仰爲鹿頂。斗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方皆用金紅瑣窗。間貼金鋪。中設山字玲瓏金紅屏臺。臺上置金龍牀。殿右連爲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瑣窗。連建後宮。廣可三十步。殿半之。不列楹架。四壁立至爲高曠。通用絹素冒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幛。幛後有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爲弩頭殿。龍牀三座。亦頗渾樸。前宮東西仍相向爲寢宮。中仍設金紅小屏牀。上仰皆爲實如方隅。中綴綵雲金龍鳳。通殿皆冒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間每有小雙扉。內貯裘衣。前皆金紅推窗。間貼金花。中夾玉板明光油紙。至冬月自殿外一周。皆儲準皮帳。夏則黃油絹幔。內寢屏幛。重覆帷幄。而後裹以銀鼠。　席地皆編細簟。上架深紅厚氈。後覆茸單。至寢處牀座。每用裀褥。必重數疊。上蓋乃純織金納失失。再加金貼。薰以異香。始邀臨幸。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前繞金紅闌檻。盡列花卉。以貯妃嬪。而每院間必建三□東西相向。爲繡榻。牆間亦用絹素而畫以丹青。廡後橫亘道以入延春閣。丹墀皆植靑松。卽萬年枝也。門廡殿制。大略如前。但用滌花板不甃之。磨以核桃。光采如鏡。中置玉臺牀。兩旁有皮毛伏虎機。發如生。前置金

酒海。前後四列紅連牀。其上爲延春閣梯級。由東隅而上。長短凡三折。而後登。雖至幽暗。闌絡皆塗以金雲龍。冒以丹青絹素。上仰高皆拱爲鹿頂。中設金龍。四周皆繞金珠瑣窗。窗外蓋繞闌干。憑望至雄傑。宮後仍爲主廊。後宮寢宮。大略如前。廊東有文思小殿。西有紫檀小殿。寢殿東有玉德殿。殿楹窗拱皆貼白玉龍雲花文。中設白玉金花小字屏。臺上置玉牀。又東爲宣文閣。旁有祕密堂。西有鹿頂小殿。前後散爲便門。高下分引而入。綵闌翠閣。間植花卉異名松檜。更爲別殿。飛甍數座。又後爲淸寧宮。宮制大略如前。宮後引抱長廡。遠連長春宮。其中皆以處嬖幸也。外護金紅闌檻。各植花卉異種。又後繞長廡。別處御道。再護雕闌。又以處嬪嬙也。又後爲厚載門。上建高閣。環如飛橋。舞臺于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于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東百步有觀星臺。臺傍有翠柳萬株。甚雅。臺西爲內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而出內城。臨海子。廣可五六里。馳飛橋于海中。起瀛洲之殿。繞以石城。散作洲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引長橋。上萬歲山。山高可數十丈。皆崇奇石。因形勢爲岩巒。前架石門三座。與瀛洲對。東臨太液池。西北皆俯瞰海子。由三門分道。東西而升。下有故殿基。傳存金主閣粧石。盤山半有方壺殿。四通左右之路。幽花芳草。紛紛與松檜陰映上下。隱然仙島。又爲呂公洞。尤爲幽邃。洞上數十步爲金露殿。由東而上。爲玉虹殿。殿前有石岩如屋。每設宴必溫酒其中。更衣玉虹、金露殿交馳而繞屋闌。登廣寒殿。殿前皆線金朱瑣窗。綴以金鋪。內列二十四楹。皆繞刻龍雲。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木鑿金爲祥雲數千萬片。擁結于頂。中盤雙龍。殿內有玉金玲瓏屏臺。玉牀四列。紅連椅前置

螺鈿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出爲露臺。繞以白石花闌。旁有鐵竿數丈。上置金葫蘆三。引鐵練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憑闌四望。空闊前瞻。瀛洲仙橋與三宮樓觀。金碧流輝。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縹緲歟翠。而海波迴。天宇低沈。欲不謂之淸虛府不可也。山左數十步。萬柳中有浴室。前有小殿。由殿後左右而入。爲室凡九。皆極明透。交爲穴。中盤雙龍。昂首其吐一丸於上。注以溫泉。九室交涌。香霧從龍口中吐。奇巧有莫能辨。自瀛洲外城。西度飛仙橋上回闌處。巡紅牆而入。於明仁殿。沿海子導金水河。步遼河南行。爲西前苑。苑前有新殿。半臨遼河。河流引自瀛洲西。遼地而出。繞延華閣後。達于興聖宮。復遼地西折。禿樂廝後老宮而出。抱前苑。東下于海子。約遠三四里。龍舟大者可十丈。繞設金紅綵闌。前起龍頭。機發五竅。皆通餘船三五。亦自奇巧。引挽遊幸。或引或出。巳覺忘身。況論其他哉。新殿後有二水晶圓殿。起於池中。通用玻瓈爲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中有脩衢。長橋遠引。而升䆴礴殿。橋傍二石柱。立高二丈。闊徑一尺。金采光芒。鋒利如斵。度橋前苑。入懿德殿。主廊寢宮。亦如前制。乃建都之初基也。由殿後出掖門。皆叢材中起小山。高可五丈。分道繞延而升。皆崇怪石。間植異卉。雜以幽芳。自頂引注流泉。若下悉爲深洞。有飛龍噴雨其中。前有盤龍相向。舉首而吐流泉。泉聲夾道。交走冷然。淸爽。又一幽迴處。彷彿仙島。山上復爲屏臺。回廊遼闊。高出空中。隱隱遙接廣寒殿。山後仍爲寢宮。連以長廡。廡後西繞遼河。東流水出便門。走繞東北。又繞紅牆入紅門。可二十步許。爲光天門。仍闢左右掖門。而繞以長廡。中爲光天殿。殿後穿廊如前。但廊後高起隆福宮。四壁皆冒以絹素。畫飛龍舞鳳。極爲明曠。左右後三向皆爲寢殿。

殿制大略如前。殿東有沈香殿。西有寶殿。長廡環抱。與前殿重闌。掩映高下。亦多雜名。又後爲興聖宮。丹墀皆植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殿後分道爲閣門。出繞白石龍鳳闌檻。檻上每柱皆飾翡翠。而置黃金雕鳥。御座中建小直殿。引遼河分流繞其下。甃以白石。翼爲仙橋。四起瑣窗。而抱綵樓。樓後東西爲日月殿。皆用金翠點綴。欲像扶桑海之勢。至爲奇巧。壁開往來便門。出入有莫能窮極。後又有禮天臺。高跨殿上。碧瓦飛甍。掩映皆非常制。盼望上下。無不流輝。不覺奪目。亦不知蓬萊仙島又果何似也。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牀。如玉。臨流小座。散列多刻石爲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酬。必諠歡治。宛然倘在目中。繞河沿流。金門翠屏。回闌小閣。多爲鹿頂。鳳翅重檐。又凡數座。總引長廡以繞。又少東出便門。步遼河入明仁殿。主廊後宮。大略如前宮。後爲延華閣。規制高大。與延春相望。四向皆臨花苑。苑東有端木堂。上冒以青紵絲。又東爲欆毛殿。皆用欆毛以代陶瓦。少西出掖門。爲慈仁殿。又後苑中爲金殿。殿楹檻窗扉皆裹以黃金。四外盡植牡丹百餘本。高可五尺。又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毬閣。環以綠牆獸闥。綠帳皓窗。左右分布。異卉幽芳。參差映帶。而玉牀寶座。時時如浥流香。如見扇影。如聞歌聲。出戶外而若度雲霄。又何異天上人間也。金殿前有野果名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桃子如丹珠。味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花外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子。以接厚載門。凡長廡中皆宮娥所處之室。後宮約千餘人。室以閣寺。給以日飯。又何盛哉。庚申以荒淫久廢朝政。於洪武元年爲諸將叛背。棄宗廟社稷而逃。走依西北。益立彼蒙古之國。邁年不爲所容。恩庇翁吉剌氏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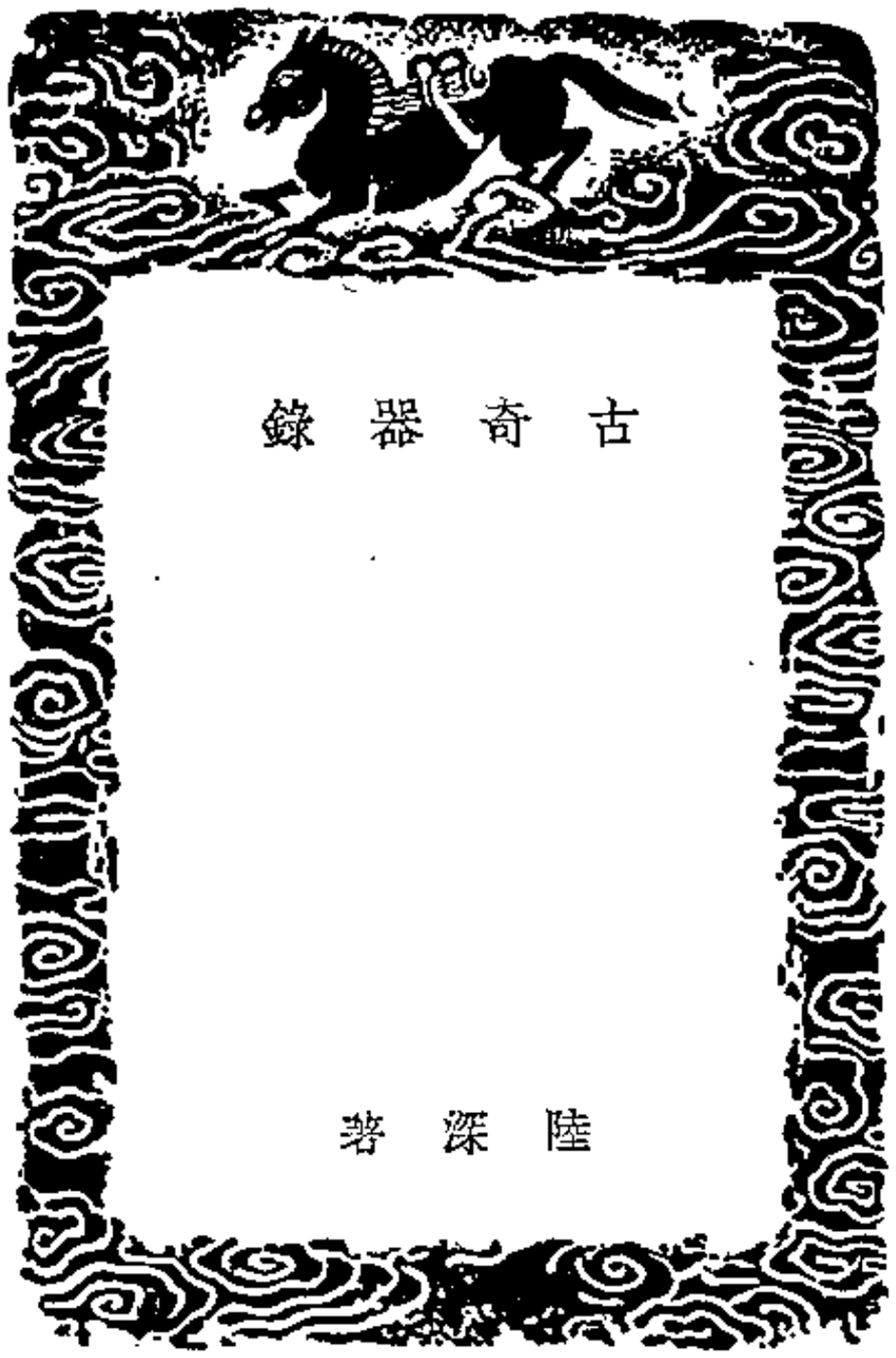
王所封之國以來生卽憑昌府也。府有西江焉。庚申心知不可爲已。因泣數行下。未幾。以痢疾崩。子愛猷識理達臘立五日。我師奄至。愛猷識理達臘僅以身免。二后、愛猷識理達臘妻子及三宮妃嬪。扈衛諸軍將帥從官。悉俘以還。元氏遂滅。至是始驗指望兒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云。

譙樓畫角三弄記　胡儼

儼幼聞諸伯父庾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譙樓。譙樓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曾子建所譔。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雞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晉曉之聞。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曰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設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方面之任而設鼓角。皆僭也。

宋朝金魚考

曰忠。曰孝。曰清。曰愼。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毋踰此盟。



古奇器錄

陸深著

雲間儀山陸深著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寶之。

盧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

玄宗帝因名爲游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鏤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盛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隨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君山禽野獸。卽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鐙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鐙上。硯冰自消。不勞盃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輒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雨。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卽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僅得之三千年不折。（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奇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箜篌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絃。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琴筑箜篌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洼興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士人去。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觀覽有限。不能舉羣有也。壯游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於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成得附矣。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概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四詩既刪。懼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山經地志。具險易。敍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宜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爲一錄。以次辰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蕉窗九錄

項元汴著

序

構李項子京世丈勳閥華胄。濡首文學。人皆以祖父之科名屬之。年甫三十五。自以體弱善病。旋棄舉子業。日惟酬花賞月。問水尋山。萃集法書名畫鼎彝琴劍之屬。與好事者品騭古今。評論真贋。情醉而性適。子京丈殆以是爲枚乘之七發。而不自覺其病之去體者乎。蕉窗九錄者。大半採自吳文定鑑古彙編。間有刪潤。亦極精確。蓋子京丈之所好在此九者。而天籟閣中。多植芭蕉。予嘗過其居。綠陰清晝。觴咏流連。出其所藏。一一質證。恍當我于米顛書畫舫中與趙承旨之松雪齋也。然予竊有規焉。天下身外之物。特其寄耳。若必役役焉疲精力而爲之。此累也。而亦病也。子京丈其勿留滯于物而可哉。長洲文彭謹承書。

蕉窗九錄目次

紙錄
墨錄
硯錄
筆錄
書錄
帖錄
畫錄 附畫訣
琴錄 附琴聲十六法
香錄

蕉窗九錄

明　檇李項元汴子京著

紙錄

南北紙

北紙用構籠造。其紋橫。其質松而厚。謂之側面紙。南紙用竪籠。其紋竪。皆二王眞跡。多是會稽竪紋竹紙。

唐紙

有硬黃紙。唐人以黃蘗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漆。光澤瑩滑。用以書經。今祕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倣。紙皆硬黃。入元和初。蜀妓薛洪度以紙爲業。製小箋十色。名薛濤箋。亦名蜀箋。

宋紙

有澄心堂紙。極佳。宋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大都用此紙。亳州有紙。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有歙紙。今徽州府歙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白。有藤白紙。觀音簾紙。鵝白紙。日蒲紙。竹紙。大箋紙。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書寫字。

元紙

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藤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觀枝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

國朝紙

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有隸廬州英山。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川。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用細密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洒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花。如玉潤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洒金箋紙。爲佳。松江潭箋。不用粉造。以荊川連紙。背厚磅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類宋紙。新安倣造宋藏經箋紙。亦佳。有舊裱背卷。縣紙作紙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高麗紙

以縣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造葵箋法

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摘下。搗爛取汁。用孩兒石鹿堅厚者裁段。葵汁內稍投雲母細粉。明礬些少和勻。盛大盆中。用紙拖染。挂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索用。其色綠可人。且抱野人傾葵微意。

染宋箋色法

黃伯一片槌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熬至二升止。聽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盞。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觀音簾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復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士氣。否則不可著色。開染法以皁角槌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罐重湯煮一炷香。澄淨調勻。刷紙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挂乾。用以作畫。儼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折舊裱畫卷縑紙。作畫甚佳。有則宜寶藏可也。

造槌白紙法

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盆。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幅。將上一幅刷溼。又加乾紙十幅。累至百幅無礙。紙厚以七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壓過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溼則晾乾。否則平鋪石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晾十分乾。再疊壓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箋相似。方妙。余嘗製之甚佳。但跋涉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

用雲母粉。同黃芪生甘草。煮一日。布包揉洗。又用絹包揉洗。愈揉愈細。以絕細爲佳。收時以縣紙數層置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溼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重搨。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黃蘗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盞煎汁。用銀母粉一兩。鬱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調用濾過。方入盆中。攪勻拖紙。以淺爲佳。文房用箋外。此數色皆不足備。

墨錄

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精美於今。更稽傳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濺見水。則沁散湮汚。用擔重背。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歲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鑑墨三昧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烝勻。色不用手。光可射人。又曰。蚪松取烟。鹿膠相揉。九烝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勉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筋及毛。皆剗不用。入冶成膠。卽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料。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閒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朱萬初墨

楊愼曰。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柔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數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凋壑非。根深千歲矜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元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沈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閒。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煬松烟。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此謂墨可也。

玉泉墨黃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烟。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爵香小御團爲黃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烟爲名。豈不奇絕。

松墨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唐詩輕翰染松墨。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此說載王方製燎松丸烟。富家閒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

墨名家。仇池筆記。眞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衢蔡瑤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墨。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法墨于異人。祇用烟膠成。卽光如漆。名之曰「品元霜」。殆不虛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安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研楓肪華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若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濟畫香。空齋遂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醫之與禪也。

筆錄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麻帖裹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擊有源。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樞當盡於是。今八毫少而狸麻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爲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之。以雉尾或鷄鴨毛爲蓋。五色可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麝毛。鹿毛羊鬚。胎髮豬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兎毫爲佳。兎以崇山絕壑中者。兎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兎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尤絕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管。絲沈漆管。棱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樣者爲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尙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爲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卽爲棄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工

古者蒙恬制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國朝有六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黃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準。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楊州之中管。鼠心蔡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筆亦妙。

藏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爲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滌

妙筆書後。卽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寫完卽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

瘞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昔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兇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磚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筆經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辯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柔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愞者爲輔。參之以麻。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小試。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精粹。故書之。

硯錄

論硯

研以端歙爲上。古端之舊坑下巖。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無聲。貯水不耗。發墨而不壞筆者。爲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第白端綠端。非眼不易辨也。歙亦如之。但無眼耳。大抵端取細潤停水。歙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爲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彩。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爲可貴耳。

養硯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滌硯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春夏二時。霉濕蒸溼。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硯精彩。尤須頻滌。以草麻子擦硯滋潤。不得以滾湯滌硯。不可以瓴片故紙揩抹。恐瓴毛紙屑。以混墨色。端溪有洗硯石絕佳。今以皁角清水滌之爲妙。或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滯墨。或以絲瓜瓤滌洗。或以蓮房殼滌洗。去垢起滯。又不傷硯。絕佳。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

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棱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藏硯

端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石工取石琢硯。訖。適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裹迄中夏而無損也。取以爲藏。藏硯最佳。或以文綾爲囊。韜避塵垢。貢之筒匣。不可以硯壓硯。恐傷硯材。

冬月硯

冬天嚴寒。不可用佳硯。得青州熟鐵硯。可以敵凍。炙硯須用四脚擎爐架火硯上。微微逼之。或用硯爐亦可。

朱硯

亦得磨石者方妙。或用端石亦可。

墨錠

硯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錠。爲古硯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誚。

製法

案欽硯頌。均三址於夏鼎。故硯亦有如鼎樣者。右軍端樣。外方內峻。坂盤下入水中。不費硯磨。晉唐多用鳳池硯。中如瓦凹。故曰硯瓦。宋王彥猷作鑿心凸硯。與古不同。硯成塗蠟。與石相益。

書錄

論書

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按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刷印清明。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沛書次第。爲價之輕重。以墳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爲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稚。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閒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溼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倣宋。單邊閒多一線。字畫不分麤細。紙鬆刻硬。用墨稀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嗅味。書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觀竹紙爲佳。藍繭鵠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黃。若糊背及以官劵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誘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其法眼辨證。

獻售

今宦塗率以書爲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浩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獵復相揉。芟之不能。萬餘精緻錦標。連衙委棟。朝夕以享蠹鼠。而異書祕本。百無二三。蓋殘篇短帙。篋篋所遺。羔雁弗列。位高貴宄者。又無暇綴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中。三吳七閩。典籍舉焉。諸賈多武林龍邱。巧於覆斷。每購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閒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裝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秩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貲。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檣蔽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印書

凡印書。永豐縣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縣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縣。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窳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笥所收。什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書直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剔。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按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讎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曬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辟蠹。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紙。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殘。出子島書錄。

觀書

帖錄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汚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本以泉州爲佳。宋搨泉帖。亦不可得。泉州今刻。何曾天淵哉。

絳帖

宋潘思旦以淳化帖增入別帖。摹于山西絳州。計二十卷。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帖比淳化高二字。亦稱潘駙馬帖。

潭帖

淳化頒行。潭州摸刻一本。與絳帖爲行。歷年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增霜寒十七日。王濃顏真卿等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亦名長沙帖。紹興間第三次重摸者。失其真矣。

汝帖

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刻河南汝州府。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摹。謂之蘭亭帖。

秘閣續帖

淳化祖石刻

元祐中哲宗於淳化帖外。增刻他帖于秘閣。謂之續帖。

太清樓帖

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淳化前。故名祖刻。

大觀年中。徽宗以淳化帖考選數帖。重刻於太清樓下。摸自蔡京。恣意草率。筆偏于縱。無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亦名大觀帖。

淳熙秘閣續帖

孝宗命劉燾摸勒禁中。工夫精緻。亞於淳化。兩續帖相去不遠。肥而多骨。乃失之麤。遂少風韻。亦名太清樓續閣帖。後重摸刻於紹興府學。亦名續閣亭。以其中有閣亭也。今遷于潭州。

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入釋文。摸於臨江官署。亦名臨江帖。在翻刻中。頗有骨格。淡

墨搨尤佳。

淳熙修內司本

卷帙規模同閣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星鳳樓帖

宋趙逢約刻於南康。曹士冕重摸於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

寶晉齋帖

紹興年間。曾之格刻于直隸無爲州學。多米芾所臨。在諸帖中爲最下。米元章又云。羲之七帖。有雲烟卷舒翔勁之氣。

百一帖

宋王髮卿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但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嚴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重刻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刻于長沙。即僧寶月古帖十卷。載入黔江之紹聖院。

武陵帖

較諸帖中所增最多。中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傳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帖

世傳潘氏以石本帖二十卷。分爲二。絳州公庫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靖康兵火俱失。今人重刻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宋宣綬刻于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俱不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摸本。

甲秀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今吳中有重摹者。亦有可觀。

一百十七種閣亭

宋理宗內府所藏。裝潢作十册。希世之寶也。備詳南村輟耕錄。

二王帖

宋許提舉刻於臨江。摹勒極精。二王帖選。

蔡州帖

上蔡州重摹絳帖上十卷。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重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鼎帖

武陵郡齋。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鐘鼎帖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卣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於人。

四聲隸韻

書法極工。略似嫵媚。傳云石刻於琉球。其搨法紙色。絕佳。

玉麟堂帖

宋吳琚摹刻。穩而不精。多雜米家筆法。

已上諸帖。原石存者十無一二矣。

石鼓文。中興後。重刻北監。

泰山碑。秦丞斯篆。始皇封禪泰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

嶧山碑。秦李斯篆。皆玉筯。燬于火。宋鄭文寶翻刻。石在陝西西安府學。宋李西臣翻刻在應天府學。中山東都縣。亦有翻本。

章帝草書帖。

淳于長夏承碑。漢蔡邕八分書。石在直隸廣平府。今。

九疑山碑。漢蔡邕文。并隸書。在廣西。

邊韶墓碑。即漢孝先。漢蔡邕隸書。在河南開封府。東北五里。

師宣宮八分書。

張公廟碑。

鮮于井陰碑。

北岳碑。漢蔡邕隸。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

已上皆周秦漢帖。

壇山石刻。周穆王時所刻。史籀書。日癸巳。四篆字絕妙。在直隸眞定府趙州敎皇縣。

嶗嶁碑。

秦碧訊楚文。

郭有道碑。漢蔡邕作文。隸書。在山西平陽縣。

石經隸書。

宣父碑。蔡邕書。在直隸眞定府。

仙人唐君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禮器碑。

堯母祠碑。

張平子墓銘。蔡邕玉書。

鍾元常賀捷表。
文盡哀册文。
上尊號碑。在河南許州，世傳受禪碑二碑，俱梁鵠書，顧眞卿辨爲鍾書。
劉元州華岳碑。
已上皆魏帖。按文盡哀册文，文盡是唐太宗作魏帖非。
吳國山碑。
已上皆吳帖。
蘭亭記。王右軍作，并書，李龍眠畫流觴曲水圖，後有盧鴻書宋文孝武并敬在浙江山陰縣。
黃庭經。
樂毅論。
集王聖教序。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褚遂良奬譽多心經，褚仁集右軍行書，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字體遒勁可愛，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北岳酬告文。
東方朔頌。
大草書閣亭。恐非眞跡。
告嘉文。
攝山寺碑。智永集右軍書。
興福寺碑集書。
平西將軍墓銘。
楊承源碑。集右軍書，精絕良等書。
王渙之陀羅尼經幢。
羊祜峴山碑。有二石，一在湖廣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後，亦名墮淚碑。
大雁碑。
受禪碑。
宗聖侯碑。魏文帝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曹子建作文，鍾繇書，在孔廟中。
王僧恕延陵季子二碑。
筆陣圖。右軍行書，間有草字，末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在陝西西安府學。
金剛經。褚遂良集右軍行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塔下。
草書心經。
周府君碑。
洛神賦。集大令書稍大。
集右軍書牡丹詩。
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集右軍書。
裴雄碑。
臨鍾繇宣示帖。
梁思楚碑。集右軍書。
改高樓碑。
建福寺山門碑。集右軍書。
包府君碑。

以上皆晉帖。
宋文帝神道碑。
齊南陽寺隸書碑。
瘞鶴銘。梁陶弘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見東觀餘論。
以上宋齊梁陳帖。
魏裴思順敎戒經。
後周大宗伯唐景碑。咸陽淳書。
天柱山銘。
以上皆魏齊周帖。
薛道衡書朱敬碑。
魏瑗書上方寺舍利塔銘。
虞世南書陰聖道場碑。
以上皆隋帖。
唐太宗書魏徵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行書，石在陝西蒲城縣，最妙，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盧府君碑。
元度十八體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香城寺中。
李陽冰篆先侍郎碑。
張旭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缺過半。
賢母帖。僧懷素草書，頗雜譎，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入市詩。
藏眞伴公二帖。僧懷素草書，俱游絲字，末有宋紹聖三年馬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徽宗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心經。
齊倪桂金庭觀碑。
梁茅君碑。張澤書。
劉靈正墮淚碑。
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
蘭子雲章草出師頌。在福建福州府學。
張公護書龍藏寺碑。
史陵書帛廟碑。
開皇三年刻蘭亭記。妙絕諸本。
李邕書李思訓碑。
僧智永千文。一眞行，一行草，末有大觀己丑薛紹昌跋，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陀羅尼經。
僧亞栖千文。洛陽僧亞栖草書，得張顛筆意，若羣鳥出林，驚蛇入草，石在北京。
郎官帖。
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自敍帖。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盧樂文房印，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蘇氏墓上。
書河南忠臣像贊。

枯樹賦。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眞字，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龍藏寺碑。
臨摹蘭亭。褚遂良臨摹之書，後有延陵之印，石在陝西同州學中。
蔡孝子墓表。
草書陰符經。
紫陽觀碑。
虞世南龍馬圖贊。
史惟則隸書千文。
薛稷昇仙太子碑。
中興頌。
汝南宮主墓誌銘。
草書千文。顏魯公書。
李含光碑。
五言詩。顏叔上人。
爭坐帖稾。顏魯公行書，蓋初稾也，中多塗改，字體妙絕，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顏氏家廟碑。顏魯公文并書，碑四面環轉，半陷冰藻觀，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放生池碑。顏魯公眞書，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顏母陳夫人墓碑。顏魯公文并書，在湖南鄂州。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顏魯公行書，石在陝西。

虞世南寶塔銘。
破邪論。
褚遂良文皇哀册。
臨聖教序。褚河南臨本，一在陝西西安府同州倅廳，二在河南彰德府州中。
小楷陰符經。
小楷度人經。
眞千字文。褚河南書。
李懷琳絕交書。
于志寧十八學士像贊。隸書。
顏眞卿元次山碑。
廉崖碑。顏魯公眞書，於湖廣浯溪崖上。
北岳廟碑。顏魯公書。
戒壇記。
祭伯文。顏魯公書，石在陝西。
麻姑仙壇記。
東方朔畫像贊。
多寶寺碑。顏魯公眞書，石在西安府學。
干祿字書。顏魯公眞書小字，別辨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薊州。
射堂記。顏魯公書，石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唐太宗李勣碑。
鷹福寺碑。韓擇木八分書，史維則篆額。

茅山元靜先碑。一顏魯公楷書并文，一唐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俱題三絕，碑俱在直隸順天府句容縣茅山。
西嶽碑。顏公李璟布衣時上西嶽書，蓋顏廟亂，其志鑒欲有爲而書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
一行禪師碑塔。唐明皇御製文，八分書，在陝西渭橋東原上。
三藏法師塔銘。僧建初行書，石在陝西。
北岳恆山碑。蔡有鄰隸，石在直隸宣州廣陽縣。
壯觀。李白書二大字在山東金鄉縣，今翻刻於濟寧州城南樓上。
孔子廟碑。李陽冰篆書，石在浙江婺源縣。
李北海陰符經。
曹娥碑。
臧懷亮碑。李邕書，石在陝西鳳翔州三原縣羽林大將軍臧氏墓上。
開元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眞書，在西安府學。
皇甫君碑。歐陽詢眞書，李多損壞。
廣恭公碑。歐陽詢眞書，道勁最妙，此詢第一筆也，世人貴尚惜缺落過中，石在陝西邠州宜禄經檢司。
夢奠帖。歐陽詢書。
鄱陽銘。
唐太宗屏風帖。
城隍廟碑。李陽冰篆書，在浙江嚴州府淳安縣。
韓擇木八分書蔡希沈碑。
金剛經。柳公權書，石在陝西耶麻寺中。
鵝衣篇。狄遵度草書，石在西安府學。
梁州刺史碑。張旭行書，石在陝西三原縣北墓上。
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行書，石在山東金鄉縣。
房定公墓碑。歐陽詢眞書，碑在山東。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草書，石在臨江府學。
娑羅樹碑。
秦望山碑。
岳麓寺碑。李邕行書，石在湖廣衡山之麓。
李夢徵篆興教頌。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眞書。
眞書千文。歐陽詢書。
小楷心經。歐陽詢書。
金剛帖。歐陽詢眞書，石在西安府學。
唐太宗屏風帖。
城隍廟碑。李陽冰篆書，在浙江嚴州府淳安縣。
韓擇木八分書蔡希沈碑。

唐元宗孝經。八分隸書，註作小隸字，末有御製草書。
李陽冰篆書千文。石在西安府學。
元秋塔銘。柳公權書，石在西安府學。
薛平碑。
元度八分書崔守城碑。
隴興寺四絕碑。李華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
僧行敦書遺教經。
王維書蘄州紫極宮記。
牛僧孺隸書陀羅尼經。
熊君重修先師廟碑。
褚遂良樂毅論。
智永草書蘭亭記。
字源千文十二體。僧夢英隸書，在西安府。
以上皆唐帖。
蘇長公眞書韓文公廟碑。石在黃東。
馬參。東坡海，在梅李，陸宣公書院。
王郎帖。
表忠觀碑。蘇書。
金剛經。蘇書。
此君軒歌。
黃涪翁書狄梁公碑。范仲淹伴，黃山谷眞書。
晚遊池塘詩。

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詢之子。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李晟碑。
武侯祠堂碑。
唐明皇書金仙公主碑。
薛稷周封中岳碑。
孫過庭書譜。
柳公綽諸葛廟堂碑。
歐陽通益州碑。
索靖出師表。
李北海荊門行。
白鶴禪師墓銘記。
孔子廟碑。僧夢英篆書。
醉翁亭記。蘇文忠行書，石在江西吉安縣。
魚枕冠記。
歸去來辭。東坡行書，石在江西南康府。
洋州圓池三十首。蘇書。
以上皆宋帖。
楚頌帖。蘇書。
羅池廟碑。
書評。行書。
大江東去詞。
食時五觀帖。
歸去來辭。山谷行書。
山水歌。米書。
壯懷賦。
行書千文。
扎子手植柳贊。米南宮行書。
畫錦堂記。蔡襄眞書。
荔枝譜。
白從矩先師廟碑。
周越草書千文。
陶穀抄高僧傳。
佛印牛頭。
歷代鼎彝器銘誌。霍尚功編次，凡二十卷，刻於九江府使廨。
易緊卦辭說。薛翁書，蔡元定解，于湖廣明倫堂。
岳鄂王像。石在杭州西湖。
集閣亭。宋紹定咸淳間，眞偽道命客裒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者，鳩成一帖，用良工王用和翻之，經年始成，此本復有悅生重印，茲可寶也。
以上皆宋帖。
鮮于太常進學解。
行書千文。鮮于樞書。
夔子山白石篇。
清風嶺詩。
宋仲溫竹譜。
雪賦。
七姬權厝志。宋克篆隸字書，張羽撰文，虞龍篆額，在蘇州吳縣陳墓初家。
與俞仲蘇書。宋克篆隸字，今俞璞刻石，在直隸松江府。
米南宮章君表。
穹窿山賦。
龍井記。米書。
天馬賦。米書。
第一山。米南行書字方六七寸。
蔡端明書東園記。
閱古堂記。
嚴陵祠堂記。
冉宗閔宣廟門記。
葛剛正續千文。
姜夔續書譜。
袁正己廢利支天經
朱晦翁富貴有餘樂詞。
拙賦。周濂溪撰，向子廟碑，石在湖廣。

蘭亭十三跋。宋克書。趙松雪著。仿蘇軾亭蘭洗民墨家。正統中楊政摸刻于郡。後有鴻鵠會稽跋賞跋。

趙松雪小楷度人經。宣德初直隸鎮江府。元妙觀道士楊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經後有皇慶元年春正月九日三教弟子趙孟頫書。

言偃祠堂記。朱晦翁撰文。趙松雪書。

樂毅論。松雪臨右軍小楷。在北京國子監。

佑聖觀帖。

番陽君廟碑。

沈山寺碑。

東嶽行宮碑。元孟淳作。趙子昂行書。

小楷千文。松雪書。

元元十子像贊。

洞元經。

臨蘭亭帖。趙文敏公臨定武本北監。

臨座位帖。趙松雪臨顏魯公帖。在北監。今亦不全。

楷書阡表。松雪楷行草。在山東曲阜縣。

示子手帖。趙文敏行書。在臨江府學。

真書千文。鮮于樞書。在松江府。

樂善堂集趙諸帖。

吳衍篆陰符經。

不自棄文。宋懷小楷書。

黃庭經。松雪臨右軍楷書。石在北京國子監。

七觀帖。松雪小楷。末有寶文清公題跋。

蘭亭十三跋。趙文敏書。

道德經。趙松雪行書。

真書千文。松雪書。

行書千文。趙松雪書。楷尊破碎。今翻刻有僧善啓刻。在松江府。

大字千文。趙松雪書。在四川蜀府。

歸去來辭。子昂行書。在蘇州崑山縣。

金丹四百字。趙文敏公書。

春夜宴桃李園記。松雪書。

鐵佛寺鐘銘。松雪真書。在松江府鐵砂觀思慶院。

碎金帖。

玉枕蘭亭。趙松雪做精河南。歐陽率更縮本。方四五寸。鐫頭小楷。

題仲穆義田記。

雪菴頭陀茶榜。

王翼篆。

書杜出塞九首。宋仲溫做草草。吳衍善啓傳。此眞跡摸刻于寺。在松江府。

小楷孝經。顏輝書。

張卽之金剛經。

石鼓臨本。舊刻宋東都時。蔡絛命塡其刻文。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副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字丹漆之後。搨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刻附于後。置北京國學。于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刻亦久遠之驗也。若今之轉摹者。譬若矣。

僧訥草書千文。吳興訥老學張旭倒紫書。上有寶陵孫仲賢跋。跋宣德間寺廟得之土中。今在蘇州崑山縣。

四體千文。周伯溫書。

吳志淳千文。隸書。

巳上皆元帖。

大字千文。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真書。字效顏歐虞褚。在蜀府者。爲第一本。宣德中宣旭翻刻于直隸南國郡中亦佳。

送參政任冕詩。解學士大紳草書。詩二首。

春夜宴桃李園記。詹孟舉書。在蘇州府崑山縣。

易繫卦辭說。朱晦翁書。刻石。遭成石久漫滅。正統間知府周鼎重刻。教授劉璦有跋。

草韻。三種者五卷。宋元有刻。今吳中重板。

閣帖。松江顧氏潘氏得最。州學刻。較時本爲佳。

國朝書法。石在浙江湖州。

東書堂帖。皇明宗室周府。摸刻閣帖。而增入歐草數文。并宋人書。其有雅趣。近復翻刻。其去周國又甚遠矣。

小停雲館帖。文徵明刻內多。本朝名人墨跡。

以上皆國朝帖。

第一山。太祖御書。在直隸鳳陽府龍興寺中。方一尺五寸。

國朝尊崇孔子廟碑。趙孟頫真書。

草書要領。五卷。張旭草書。爲初學法。

帝王聖賢將相像。自伏羲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玉林居士刻于紹興蓬萊峰書院。

書法要訣。劉仲珩真書。在四川蜀府。

金剛經。本朝名人各書一段。

停雲館帖。姑蘇文徵明。得前人未刻眞跡。勒之于石。

國朝書家。當以祝允明爲上。今之人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翰。然無敢與希哲抗衡也。文徵明以法勝。王履吉以韻勝。然文之書。有親灌中書。及外國人。雖遺以隋珠趙璧。而欲歸片紙隻字。平生必不肯應。此文之名。益重于世。

宋仲溫仲珩。當與王文並駕之。四子者亞於祝者也。陸深。沈度。徐元玉。李應禎。吳寬五人。其又次者也。

詹希原解紳鳴于朝。周砥盧熊蕃於野。朝者迺當讓野。杜環。沈粲。楊士奇。李昌祺。胡文穆。曹棨。李時勉。陳敬宗。吳餘慶。衛靖。魏驥。徐有禎。劉珏。張汝弼。黃輪。張天駿。商顯。邵文敬。倉和。錢溥。錢博。陳白沙。任道遜。王守仁。金宗。周倫。張鼐。凌晏如。許成名。許宗魯。朱九江。王愼中。楊愼。羅洪先。陳鶴。楊柯。羅鹿齡。吳維嶽。陳道復。王同祖。袁襄。王穀祥。文嘉。陳鑒。陸師道。彭年。許初。王姬水。張鳳翼。王穉登。邢侗。俞允文。莫雲卿。朱子价。黎惟敬。梁思伯。湯煥。吳大禮。陸萬里。其又次者也。

隸古在明世殊寥寥。聞惟陳文東文徵明。文彭。數人而已。

篆書李東陽。滕用亨。程南雲。金湜。喬宇。景陽。徐霖。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

書脚希原。又紀。蔣廷暉。朱孔暘。潛若水。夏言。方言。煥。張書紳。蘇洲。王問。愈憲。莫如忠。陳爾見。

張天駿有斷發婢。善書。觀者嘖嘖稱賞。能貲列紫薇郎。署分科水天天可怪也。

朱孔暘。姜立綱。皆掾史。筆所謂南路體也。馬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況多俗筆。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皆近時書中惡道也。馬負圖狂輸。亦有習者。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王逢得本有筆。而難用之。遂不成家。之數子者。書不足法也。

李自寶亦稱善書。爲右都御史。坐宿藩事伏法。豐東部坊改名道生。自負書藝。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狠戾。難親。蹤跡永絕。此二人者。人品惡濁。書不足道也。

以上評國朝書家。

宋姜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裔發筆處微轉折。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去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橫帶。　是字足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少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宋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缺。

右法特舉其大概耳。持此以觀天下之蘭亭。恐亦不大失眼。

五字損本蘭亭考。

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蘭亭摹本字考。

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莊。因寄因字中改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斯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曾不知曾字。旁莊作僧字。東觀餘論云。晉史迹少傳無曾字。乃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謀爲曾字脫落。添此字耳。

蘭亭諸本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蹤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闕。夫字上蹕也字。末行

文字稍重。迺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湍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江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二十二行若字。二十三行生字。皆有缺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劉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是其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興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闕石。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摸刻。首行缺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者。

不知處本。首行缺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稽本。稽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寫。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

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考。

第一跋三行繇字。大七八分。　二跋四行零四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繇字小同。　四跋二行作繇字。差小于上。　五跋一行半作繇字。比上又小。　六跋二行半作行書。比首跋差大。　七跋四行作行書。比上差小。　八跋三行零二字。作草書。比上差小。　九跋三行半作小楷。帶繇字。十跋四行半。行草帶草字。皆與昔人得古刻同大。　十一跋二行小楷作繇字。　十二跋三行作繇頭草草。　十三跋三行。作繇字頗藍。

畫錄

賞鑑

書畫有賞鑑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旅查遠云。有

性癡而不能鑑識。能鑑識而不能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褫。能裝褫而無銓次。皆病也。若皆庶人宸濠。

似不似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之于詩也。

古畫

上古之畫。跡簡意淡。真趣自然。畫譜繪鑑雖備。而歷年遠。其箋素敗壞。不可得矣。

唐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剿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

宋畫

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爲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元畫

評者謂士夫畫。世獨尚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畫家。畫品全法。氣運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觀其曰寫。而不曰畫者。蓋欲脫盡畫工院氣故耳。此等謂之寄興。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善畫。何以上擬古人。而爲後世寶藏。如松雪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四大家。及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輩。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磨。此眞士氣畫也。雖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然亦得宋人之家法而一變者。

國朝畫家

明興丹青。可宋可元。與之並駕馳驅者。何啻數百家。而吳中獨居其大半。卽盡諸方之煜然者不及也。

邪學

如鄭頤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者也。俱無足取。

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草草不經意處。迺其天機偶發。生意勃然。落筆趣成。自有神妙。有則宜寶藏之。

臨畫

臨摸古畫。著色最難。極力摸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摸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祕府多寶藏之。今人臨摸。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陳摸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眞。效黃子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摸倣諸家。筆意奪眞。獨於倪元鎭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而山水爲尤。今如吳中莫樂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宋繡畫

宋之圍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加。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迺不可及。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本如籀。寫竹腦從八法求。正謂此也。須著眼圓活。勿偏己見。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妙處方是。

品第畫

以山水爲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帖襯。嗅之異香可掬。此其最上品也。

無名畫

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人家。迺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卽塡某人款字。深爲可笑。

單條畫

高齋精舍。宜挂單條。若對軸卽少雅致。況四五軸乎。且高人之畫。適興偶作數筆。人卽寶傳。何能有對乎。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言與畫矣。

古絹素

唐紙則硬黃短簾。絹則絲粗而厚。有搗熟者。有四尺闊者。宋紙則鵝白澄心堂。絹則光細若紙。揩摸如玉。開有闊五六尺者。名曰獨梭。元絹有獨梭者。與宋相似。有宮家機絹皆妙。

裱錦

古有柯蒲錦。又名開蘒錦。有壞閣錦。紫駝花鴛鴦錦。朱雀錦。鳳凰錦。斑文錦。走龍錦。蠶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毬錦。皆宣和製。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皆用作裱首。

學畫

人能以畫寫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妙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錯綜。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縱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尙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皆不畫雜神品。當鑑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軸頭

用極香爲之。可以除溼蠹蟲。芸薰樟腦亦辟蟲。

藏畫

以杉杪木爲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蟲溼。過四五六月之先。將畫幅展玩。微見風日。收起入匣。用紙封口。勿令通氣。證透風空開。或去地丈餘。又當常近人氣。過此二候方開。可免蠹白。平時張挂名畫。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久惹塵溼。收起先拂去兩面塵垢。略見風日。卽珍藏之。久則恐爲風溼損其質

塊。

小畫匣

置條短軸。作橫面開闢門扇匣子。畫直放入。軸頭帖籤。細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局促。亦不可著力捲緊。恐急裂絹素。

拭畫

揩抹畫片。不可用粗布。恐損擦失神。

出示畫

古畫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畫起就觀。絹素隨折。或忽慢墮地。損裂莫補。

裝畫

畫不脫落。不宜數跡。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墨跡亦然。

挂畫

對景不宜挂畫。以僞不勝眞也。

附畫訣十則

立意

余作畫。鑄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於落想。然後層層發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烟。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輭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運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又怪畫用成稿。雖奏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視絹大小。素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安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必拘用成稿。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寫。石頭樹頭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輟。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雜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著水重磨。用禿湖穎不著水。卽蘸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句。葉白著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周圍俱用渴筆翻清。每一石止渴染數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郭。外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背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卻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紙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卽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宜小勿大。大卽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講。卽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贈人也。

琴錄

論琴

琴爲書室中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音。居士讀古。若無古琴。新者亦須璧懸一牀。無論能操。縱不善操。亦當有琴。淵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吾發葉琴。不在記博。惟知琴趣。貴得其眞。若張翼操。懷古吟。志懷賢也。古交行。客窗夜話。思尙友也。猗蘭陽春。鼓之宜暢布和風入松。御風行操。致流觴解慍。瀟湘水雪。雁過衡陽。起我興。薄秋穹。梅花三弄。白雪操。逸我神。遊元圃。樵歌漁歌。鳴山水之閒。心谷口引。扣角歌。抱煙霞之雅趣。飼賦若歸去來。赤壁賦。亦可咏懷寄興。清夜月明。操弄一二。養性修身之道。不外是矣。豈徒以絲桐爲悅耳計哉。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斷紋

古琴以斷紋爲證。不歷數百年不斷。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此爲最古。有牛毛斷。其文如髮千百條者。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而相去或一寸。或半寸許。有龜紋斷。其紋圓大。有龜紋冰裂紋者。未及見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而琴無布。他器安靜。而琴日夜爲絃所激也。

古琴灰

觀合縫處。無隙不散。斷紋過肩。此漆灰琴也。若上下有紋。兩傍光漆者。迺開而復合。重漆補者。此料灰琴也。

古琴材

琴材以桐而梓底者爲上。純桐。以一木置之水上。取上半浮者爲面。下半沈者爲底。亦陰陽材也。若底面皆用浮者。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沈也。然必不能遠。遠聲亦不實。桐而杉底者。無足取也。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吳中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斲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爲曠代之寶。過於精金美玉也。

琴軫

玉者不爲之花。有花則易轉。素不受汚。紫檀犀角者亦可。

琴徽

琴以金玉爲徽。示重器也。然每爲琴災。不若以產珠蚌爲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愈覺明朗。光彩射目。取音了然。觀亦不俗。若老翁清夜不寐。以琴消遣。如用金蚌爲徽。則有光色。燈月炫目。不便老視。惟白日照之。無光爲宜。

琴絃

絃絲當中爲上。秦中洛下爲次。山東江淮爲下。此由水土使然也。今只用白色柘絲爲上。秋霧夾之。絃取冰者。以素質有天然之妙。若朱絃則徽色新潛。稍濁而失其本眞也。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敦公磚。長僅五尺。闊一尺有餘。上有方勝或象眼花紋用鑲。琴臺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以堅漆塗之。或用維摩式。高一尺六寸。坐用胡牀。兩手更便運動。高或費力。不久而困也。嘗見一琴臺。用紫檀爲邊。以錫爲池。於臺中貯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爲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爲世所稀。

琴室

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達。如平屋中。則於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鍾。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於喬松修竹。巖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張越二家。置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開有紋。餘處悉窒。令鬧聲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製有定式。謂之官琴。餘悉野斲。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斷紋漸去。

元琴

有朱致遠。造琴精絕。今之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者。

國朝琴

成化間。有豐城方隆。宏治間有錢塘惠祥。高騰祝海鶴。擅名當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師品爲第一。大抵琴以音爲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爲古哉。

蕉葉琴

取蕉葉爲琴之式。製自祝海鶴。甚佳。

百衲琴

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段。膠漆最長。非好奇也。今倣製者。以龜紋錦片。錯以玳瑁象牙。香料雜木。嵌骨爲紋。鋪滿琴體。名曰寶琴。與廣中滇南。鈿嵌髹髹何異。更可笑也。近有銅琴石琴。紫檀烏木者。皆失琴音。雖美何取。

挂琴

不論寒暑。不可挂近風露日色中。及磚牆泥壁之處。恐蒸潤。琴不發聲。宜木格布骨紙屏。當風透處挂之。加以蠟盤。以遠塵垢。或設牀上被中。以近人氣爲佳。

琴匣

貴窄小。止可容琴。不使中空搖動。梅月未至。須先以琴入匣中。鎮閉。以紙糊口。不令漏徹著琴。

抱琴

當語靜僕。勿令橫抱。恐觸物致損。須按古今人抱琴之式。方稱雅觀。

對鶴

彈琴欲鶴舞。鶴未必能舞。觀者閑然。誠非雅致之事。

對月

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咸寂。月色當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

對花

宜共嚴桂。江梅。茉莉。薔薇。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豔者爲佳。

臨水

鼓琴偏宜於松風澗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籬下。清瀉芳沚。微風洒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焚香

香清烟細。如水沈生香之類。則清觀韻雅。最忌龍涎。及兒女態香。

盥手

彈琴須先盥手。則絃不受汚。夏月惟宜早晚。午則不可。非惟汗溽。恐太燥脆絃。

席下

乘醉彈琴。不可久坐。不惟潤絃。抑且傷人。且陽材鼓之有聲。陰材則無聲矣。

飲酒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覆茗。閒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酣意而已。若堆盤酪。雜葷羶。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

琴壇十友

水絃　玉軫　軫函　玉足　絨扣　琴鹿　錦囊　琴牀　琴匣　替指。以鵝翎造火烙爲之。此麗仙製也。

古今論琴之言。惟淵明無絃。中散嗜嗜琴德。爲得味外味。此箋近之。閑檢美跋。

附冷仙琴聲十六法　冷仙。名謙。字啓敏。明洪武時爲協律郎。後與仙去吾郡人也。

一曰輕

不輕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調當以中和爲主。而輕重特損益之。則其趣自生。蓋音之輕處最難。力有未到。則浮而不實。晦而不明。雖輕亦不嘉。惟輕之中。不爽清實。而一絲一忽。指到音綻。幽趣無限。迺有一節一句之輕。有閒雜高下之輕。種種意趣。皆貴於清實中得之。

二曰鬆

鬆卽吟猱妙處。宛轉動蕩。無滯無礙。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謂之鬆。吟猱之巨細緩急。俱有鬆處。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宛轉則情聯。鬆活則意暢。其趣如水之與淵。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咏之有韻。方可名鬆。

三曰脆

脆者健也。於沖和大雅中。健其兩手。而音不至於滯。兩手皆有脆音。第藏之不見。出之不易。右指靠絃。則音滯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懸落。在指不動。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勁如風發。要知脆處。卽指之靈處。指之靈自出于健。而指之健。又出于腕。腕中之力既到。則爲堅脆。然後識滯氣之在絃。當爲知音賊聽耳。

四曰滑

滑者澀也。又澀之反也。音嘗欲澀。而指嘗欲滑。音本喜慢。而緩緩出之。若流泉之鳴咽。時滴滴不已。故曰澀。指取走絃。而滑則不澀。乃往來之鼓勵。如風發發。故曰滑。然指法之運用。固貴其滑。而亦有時乎當留。

所謂留者。卽滑中之安頓處也。故有澀不可無滑。有滑不可無留。意各有在耳。

五曰高

高與古似。而實與高異。古以韻發。高以調裁。指下既靜既清。而又能得高調。則音意始臻微妙。故其爲音識也。若深淵之不可測。若喬嶽之不可窺。其爲流逝也。若江河之欲無盡。若三籟之欲無聲。

六曰潔

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修指之道。從有而無。因多而寡。一塵不染。一垢弗纏。止於至潔之地。而人不知其解。指既修潔。則音愈希。音愈希。則意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欲修妙指者。又必先自修潔始。

七曰情

清者音之主宰。地僻則清。心靜則清。氣肅則清。琴實則清。絃潔則清。必使羣清咸集。而後可求之指上。兩手如鸞鳳和鳴。不染纖塵濁氣。厝指如擊金戛石。緩急絕無容聲。試一聽之。則澄然秋潭。皎然月潔。翛然山巒。幽然谷應。與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八曰虛

撫琴著實處。亦何難。獨難於得虛。然指動而不聲。烏乎虛。余則曰。政在聲中求耳。聲厲則知躁。聲粗則知濁。聲靜則知虛。此審音之道也。蓋下指功夫。一在調氣。一在淘洗。調氣則心自靜。淘洗則聲自虛。故雖急而不亂。多而不繁。深淵自居。清光發外。山高水流。於此可以神合。

九曰幽

音有幽度。始稱琴品。品係乎人。幽由於內。故高雅之士。動操便有幽韻。洵知幽之在指。無論緩急。悉能安閒自如。風度蕭遠。些無塵染。足覘蘊洒胸次。指下自然寫出一段風情。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幽之微妙也。

十曰奇

音有奇特處。乃在吟逗閒。指下取之。當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流連不盡。應接不暇。至章句頓挫曲折之際。尤不可輕意草草放過。定有一段情緒。又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字字摹神。方知奇妙。

十一曰古

琴學祇有二途。非從古則從時。茲雖古學久淹。而彷彿其意。則自和澹中來。故下指不落時調。便有羲皇氣象。寬大純朴。落落絃中。不事小巧。宛然深山邃谷。老木寒泉。風聲颯颯。頓令人起遠心。絕非世所見聞者。是以名曰古音。

十二曰澄

時師欲媚人耳。必作靡音。殊傷大雅。第不知琴音本澄。而吾復調之以澄。固衆人所不解。惟澄何居。吾愛此情。不參不雜。吾愛此味。如雪如冰。吾愛此響。松之風。而竹之雨。澗之滴。而波之濤也。故善知音者。始可

與言澹。

十三曰中

樂有中聲。惟琴固然。自古音淹沒。擫臂絃索。而捧耳於琴者比比矣。即有繼空谷之響。未免郢人寡和。不知喜工柔媚則偏。落指重濁則偏。性好炎鬧則偏。發聲局促則偏。取音粗厲則偏。入絃倉卒則偏。氣質浮躁則偏。矯其偏。歸於全。祛其倚。習於正。斯得中之傳。

十四曰和

和爲五音之本。無過不及之謂也。常調之在絃。審之在指。辨之在音。絃有性。順則協。逆則矯。往來鼓動。有如膠漆。則絃與指和。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其有分數。以位其音。要使婉婉成吟。絲絲叶韻。以得其曲之情。則指與音和。音有意。意動音隨。則衆妙歸。故重而不虛。輕而不浮。疾而不促。緩而不弛。若吟若猱。回而不俗。以綽以注。正而不差。紆迴曲折。聯而無間。抑揚起伏。斷而復連。則音與意和。因之神閒氣逸。指與絃化。自得渾合無迹。吾是以知其太和。

十五曰疾

指法有徐則有疾。然徐爲疾之綱。疾爲徐之應。嘗相開錯。或句中借速以落遲。或句完遲老以速接。又有二法。小速徵快。要以緊遞。指不傷疾。中之雅度。而隨有行雲流水之趣。大速貴急。務使急而不亂。依然安閒之氣象。而瀉出崩崖飛瀑之聲。是故疾以意用。更以意神。

十六曰徐

古人以琴涵發性情。故名其聲曰希。嘗於徐徐得之。音生運指。優游絃上。節其氣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或章句舒徐。或緩急相閒。或斷而復續。或續而復斷。因候制宜。自然調古聲希。漸入淵微。嚴道徽詩。幾回拈出陽春調。月滿西樓下指遲。其於徐意。大有得也。

香錄

論香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舉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爇。香霧覆覆。撩人更宜。醒客皓月清宵。冰絃冪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爇。香霧隱隱。遠籠。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難。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著沈香。沈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下薄。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馥。可稱妙品。煮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景界。僧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者。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諸香合成。鬬奇爭巧。不知沈香出于天然。其幽雅冲澹。自有一種不可形容之妙。若

惟合之香。既出人爲。就世濃豔。即如通天黑冠。蹙眞龍涎。沓頭等項。縱製造極工。本價極廢。決不得與沈香較。優劣。亦豈眞夫高士所宜耶。

伽南香

有糖結伽南。鮮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閒。黑如墨。白如糯米。焚之。初有羊糝微氣。有金絲伽南。色黃。止有結若金絲。惟糖結爲佳。

角沈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沈水。好速。亦能沈也。有以碎沈香。鍛煉成大塊。以市於人。當細辨之。

片速香

俗名鯽魚片。雉雞斑者佳。有僞爲者。亦以重實爲美。

嚕叭香

一名黑香。以糞淨色明者爲佳。手指可然爲丸者妙甚。惟都中有之。

香角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者爲鐵面。純白不煤焰者爲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輕。

降眞香

紫實爲佳。蒸煮出油。焚之。

白膠香

有如明膠者佳。

黃恆香

黃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膩。

芙蓉香

京師劉鈺製。妙。

蒼朮

句容茅山產。細梗如貓爪者佳。

萬春香

內府者佳。

關香

以魚子關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木香滓。以棍蒸者甚惡。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鈺所製。月麟香。聚仙香。沈速香三種。百花香。即下交

龍挂香

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鵬所製亦可。

甜香

惟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罐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罐二三斤。有錫罩蓋罐子。一斤一罐者方真。

黃香餅

王鎮住東院所製。黑沈色無花紋者佳甚。僞者色黃惡極。

黑香餅

劉鵬二錢一兩者佳。前門外李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

京線香

前門外李家第二分。每束價一分。佳甚。

龍樓香

內府者佳。

玉蕊香

武林高深甫所製。

鍛開香

有黃黑二種。劉鵬製佳。

黑芸香

河南短束城上王府者佳。

香爐

官哥定窯。龍泉宣銅潘銅。鼎爐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爲上。

香盒

有朱刷梅花蕉段盒。金銀爲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窯饒窯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擂。可攜遊。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稍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擱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卽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燼易滌。謂之雙灰。其香盡餘塊。用瓷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匙筯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適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筯瓶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筯。不勸不仆。古銅者亦佳。官研定窯者。不宜日用。

香盤

紫檀烏木爲盤。以玉爲心。用以插香。

爐

書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談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古。可稱清賞。今新製有罩蓋方圓爐亦佳。

爐灰

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罐中燒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死不鑑。入火一蓋卽滅。有好奇者。用茄蒂燒灰等說太過。

香炭墼

以鷄骨炭輾爲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成餅。或爛搗入石灰。和炭造者亦妙。

留宿火法

好胡桃一枚。燒半紅。埋熱灰中。三五日不滅。

香都總匣

嗜香者不可一日去香。書室中宜製提匣。作三層式。用鎖鑰啓閉。內藏諸品香物。更設瓷合。瓷罐銅合。漆匣木匣。隨宜置香。分布於都總管領。以取便用。須造子口緊密。勿令香泄爲佳。

本傳略

項元汴。字子京。秀水人。初爲國子生。博雅好古。善鑑別古人翰墨。不爽毫髮。所藏多圖書鼎彝。欣賞得意。輒隨幕題詠。尤精繪事。得摩詰三昧。自號墨林山人。神宗嘗賜璽書徵聘。不就。時論高之。

筠軒清閟錄

董其昌著

筠軒清閟錄序

近時鑑古之精，將樂李項子京爲最。其所著鄉林清課，考證明確，雖頗米迂倪，何以復過。惜其書從未付梓。予向於子京從姪元度齋頭見之，未得抄錄。至今耿耿于衷。不意元宰先生，淵海宏才，藝苑餘閒，亦有斯清癖也。先生在翰苑多年，凡祕府法書名畫，及一切古玩，無不手披目睹，而又愛與好事家論辨。累日不厭，遇有愜心之物，輒傾囊購之。以故庋藏甚富，是編乃自敍其見聞所得，具有根據，而非憑空影響之談。未知於鄉林清課，何異何同。余即日發鴛湖之棹，可挾此以質元度矣。余山陳繼儒書。

筠軒清閟錄目錄

卷上

論玉第一
論古銅器第二
論法書第三
論名畫第四
論石刻第五
論窯器第六
論晉漢印章第七
論硯第八
論異石第九
論珠寶第十

卷中

論琴劍第一
論名香第二
論水晶瑪瑙琥珀第三
論墨第四
論紙第五
論宋刻書册第六
論宋繡刻絲第七
論雕刻第八
論古紙絹素第九
論裝褫收藏第十
卷下
敍賞鑑家第一
敍書畫印識第二
敍法帖源委第三
敍臨摹名手第四
敍奇寶第五
敍斷琴名手第六
敍市宋錦繡第七
敍造墨名手第八
敍古今名論目第九

筠軒清閟錄卷上

明　華亭董其昌元宰著

論玉

辨玉者以金鐵不入者爲眞。東坡先生云。珉之佳者。金鐵亦不能入。必碔砆不入者。乃眞玉也。色以紅如雞冠者爲最。余僅見一漢印。及一扇墜。然大特如龍眼耳。黃如蒸栗者次之。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者次之。其青如新嫩柳綠如鋪絨者次之。他不必著也。其有色白而質稍薄者。非羊脂也。白玉耳。水料者良。有等大塊劈片玉料。從石山中拖擊取出。原非于闐崑岡西流沙水中。天生玉子。謂之山材。低於水料一等矣。凡稱余者。設爲先生之自稱也。

玉器古色土鏽血侵最多。土鏽。謂玉上蔽黃土。雖罩淨蠟。終不可歇。一種作色自不同。非若血侵。古原質與改製不易辨。似難僞造。銅侵蓋少。翡翠色。水銀色。特一二見耳。

古玉人作法。後人俱可得其彷彿。惟臥蠶紋。雙鉤眼法。恐非中古人所能辨耳。即如雙鉤眼法。今人非不爲之。其紋蓋在宛轉流動。細入秋毫。皮無疏密。不自交接。斷續藏若遊絲。白膚皆無滯迹。非不可到也。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煩，無意肖形，而物趣自具。若宋人製玉，則刻意模擬，雖能發古之巧，而古雅之氣已索然矣。特其取用材料，多人心思所不及。余向見一張仙，高尺許，其玉綺處布爲衣摺如蜜，又見一蟹荷孩兒，滿身純白如截肪，獨髻及所擎荷葉，乃黑若點漆，無一絲相錯，如此等類，種種不一，舉一二以例其餘。（張仙武休難錄，故宋孝宗時丞相湜甘黃玉製花杯，內有天生紫心，蓋取材之組也。）

玉器中圭璧最貴，節不適用。余向見一穀璧，大幾尺許，厚一寸二分，上作九螭，周身純白如酥，微有土錆血古，得五十千。歸休寧人家，眞不易得。

論古銅器

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雖篆紋密，獨夏器間有相嵌以金，細巧若髮，鑑古者不可不知。

鐘鼎皆款，夏商周初時器，少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止矣。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耳。亦有無款者，或眞正三代民間之器，無功可紀，故無款文。不可遽謂非古也。款之篆文，夏用鳥迹，商用蟲魚，周用蟲魚大篆，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又三代用陰款，秦漢用陽款，間有凹入者，或用刀劍如鐫碑，蓋陰款難鑄，陽款易成故也。

曹仲明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若翠，入水千年者，則色綠若瓜皮。余意土氣溼，蒸鬱而成青，水氣滷，浸潤而成綠，理似有之。又謂未及千年者，雖青綠而不瑩潤，恐不然也。豈瑩潤者即千年物，而青綠不純者，決無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銅質清瑩不雜者爲數青，銅質渾雜者多發綠，夫古人製器，不惜所費，烏有銅質渾雜者哉。此論若盲人觀場，可資哂詠。特其論褐色以爲非人間流傳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礱宮石室，燥地秘藏，無水土侵剝，尸氣蒸煮，地氣蒸潤所成，亦不無一得之見。

古銅瑩徹而清，新銅聲濁而閑，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僞作者試熱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古人作事精緻，不吝工夫，非若後世賤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其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余家所蓄器數皆然，及觀賞鑑家所藏無弗然者。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其體質顏色，亦是不同。有一段所云款者，花紋也。

古銅色有以褐色爲最上品者，余以爲鉛色最下，硃砂斑次之，褐色勝於硃砂，而不如綠。綠不知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雖然，黑漆最易僞造，在具眞眼者辨之。

宣廟銅器，製度極雅，然花紋者絕少，底款用匾方字印，（陽鑄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作小楷書，極遒勁完整，其色止蠟茶鏹金二種。（蠟茶以水銀浸線，入肉藻洗爲之。鏹金以金箔爲泥，數四浸抹，火炙成赤。用工用料俱異常品，非若青綠硃砂斑黑漆水銀等色，可草草點綴而成。）所費不貲，故佳者與秦漢等器爭價。有

非唐時天寶局鑄器。（花紋細密可愛，全尚華藻，第恨質薄，取便一時，無意千古。）可擬元朝姜娘子所鑄。又在下風。

冷沖銅器。（冷沖謂三代秦漢銅器，或落一足，或缺一耳，或出土時頗博擊成小孔，或收藏家偶觸物成孝損者，用鉛補冷釬，以法蠟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屑淺銅器。（屑淺，謂搜索古家舊器，不完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鬚，或取其腹，或取古鼎蓋，作鼎腹，或取舊鏡面，作方片，淺方鼎身，亦用鉛冷釬湊合成器，法蠟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復燒窯器。（復燒，謂取眞下官窯無器，如罐火足耳瓶損口，按與舊製無異者，以舊補舊，如以滿樂盞，以滿合入窯，一火燒成，但補處色深。）不甚精采。武夫怪石。（武夫石也，極似美玉，但少溫潤水色耳。）俱可亂眞，殊不入格。

論法書

欲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勿以粗心浮氣乘之。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眞率作作，眞僞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眞僞無能逃吾鑑矣。或得其結搆，而不得其鋒鋩者，摹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或雙鉤形迹猶存，或無精采神氣，此又不難辨者也。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辨。

書價以正書爲標準，即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論，黃庭經，太師箴，告誓等書，但得成篇，即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昔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貫，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盡眞書一字，餘可知矣。惟畫價非然，山水竹石，可敵正書，人物小者及花鳥，可敵行書，人物又者及神佛圖像，宮室樓閣，可敵草書，走獸魚虫，又其下也。

魯公送裴將軍詩，筆正行分篆體，倏肥倏瘦，倏巧倏拙，或勁若鋼鐵，或綽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鳴金佩玉於廟堂之上，或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或如金剛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如壁拆印印泥，錐畫沙，屋漏痕，折釵股法，兼得之者，魯公傳世數帖，余變徧觀，當以此帖爲最。

論名畫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清曠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腳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假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樓閣模糊錯雜，橋彴強作斷形，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曲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腳浮水面，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眼目。（已上所云，止是綱目，其大綱，一言以蔽之曰，觀其神。）

畫有三品。一曰神。二曰妙。三曰精。何謂神。自然是也。何謂妙。理趣是也。何謂精。工巧是也。三品外別有逸品。如宋之大小米。元之倪瓚是也。當在神妙之間。

論畫若謝赫之六法三品。王維之山水訣。劉道醇之六要六長。郭熙之畫訓諸篇。郭若虛之三病。黃子久之畫訣。饒自然之十二忌。可稱畫家三尺。學者宜常玩索之。品畫以氣韻生動爲要訣。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畫家之能事畢矣。故鑑賞家以水墨畫片爲貴。淺絳色者次之。青綠大幅又其次也。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王元美云。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爲優。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稚弱取委。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詩文書畫。雖屬小技。然皆妙心所發。故朝埜通尚之。古惟曹劉李杜左史莊騷。鍾張羲獻顧陸張吳。足稱四絕。近時若啓南。希哲。元美。于鱗。縱未能伯仲前人。實亦一代之雋。學者所當趨嚮耳。

畫學不以時代爲限。各自成佛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書上自顧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爲偉觀。而書書必遠求上古可也。蓋以長卷爲勝。圖幅立軸矣之單幅蓋不入清賞

我朝書法。稱希哲履吉徵仲。後鼎足畫品。尚啓南子畏徵仲。筆趣頗顏。然王唐之蹟較少。瓊玖蚤折故也。

明祝敬甫子畏畫卷云。野客偶言一卷爲宗讓校書作也。卷中爲圖者一。爲詩跋者三。後先皆名筆。凡三年而歸予。嘉氏。民表。鄒子若孫。歷四世七十六年。而始歸于我　先公。此其相傳之自也　先公云。嘉正德己巳。吳中大水。嘗有宗讓者。適居相城。不無牢騷感慨之感。一時士大夫如王文格。張孚敬。爲詩記。題識之。獨子畏先生。既成有拳之畫。復摹無聲之詩。殆是詩中畫。畫中詩。恐庶諸復生。子畏無多讓也。暇日出示張進士伯起。伯起謂其天眞爛發。洗遇宛然。一段蕭疏清曠之氣。出沒于烟波柳岸間。使人應接不暇。藉令營邱仲立。松雪翁。極意爲之。亦自不逮。眞神筆也。顧其詩往往自成一家語。比于唐人篇什。爲不類耳。　先公服其知言。而卒無以復之。又云。此卷在嘉子所。時方買田相城東。恆從主人偕觀焉。裝潢之誠。見乎錦色。蹟欲作米顛拜庭狀。未有因也。萬歷丁亥。吳中復大水。嘉子以此卷來賣米。僧時極寄戲語之曰。昔宗讓以水厄得此卷。吾子以水厄失之。是何彼此不類與。嘉子曰。是誠有之。不聞人亡弓。人得之。失復奚恨。我傳諸後人。而不知所準。何如歸子識者耶。爲一笑而留之。卷首故有野逸憶言四大字。亦子畏書。識者驚及見之。皆已失矣。蓋欲備名手補其亡。復計虎賁之似。水若瑪瑙之合也。遂嘉右以快。後七年　先公析箸。祖業田舊在相城東。有隱色。　先公出此卷。授不肯曰。以此然汗邪十畝。可善護持。毋爲人所覬覦。奪吾家一種詩乎。遂百拜受之。而識其顛末于卷後。皆又明年丙申九月十二日。蓋祖業畫卷。

論石刻

凡欲觀古帖。先觀字法刻手。次觀搨法。紙墨色澤宋也。若不能識字法刻手。審其墨氣可矣。色堅如漆。手指不汙者爲古也。徵拓之而滿指染黑者。僞搨耳。

凡帖以北紙北墨爲佳。北紙用堅靭。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緻。非夾紗作蟬翅搨也。凡北碑皆然。南紙堅薄。極易搨。

墨用烟和蠟爲之。乃色純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紙墨之辨也。古書以當相傳貴宋刻者。不特取其紙墨之精。其妙可以正譌字。碑刻則并古人手跡以存。故鑑家尤珍惜之。

淳化閣帖。雖爲黃米掊擊。而今之書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而無銀錠紋者。初搨也。絕不易得。余向見止第七卷第十卷二册。字法搨法。精神極勝。有銀錠紋者。有墨淡墨濃之分。而墨濃者覺勝。總之價尚不下百千。故臨江泉潭。皆可寶也。元美以絳爲淳化嫡子。太清樓爲介弟。太清樓皆見之。獨絳帖不合見。

宋搨蘭亭定武本。有五。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閣行。古刻也。復州鐫損本。眞定武本重模也。鑑家當辨以心目。損本。謂鑱鋒帶右天五字損也。

宋搨勅字本十七帖。及臨江二王帖。集書聖教序。俱山陰之嫡嗣也。

鍾王書。定當以宣示力命蘭亭樂毅。東方先生贊爲冠。雖摹搨失眞。風韻殊勝他刻。

論窯器

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聞其製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此必親見。故論之如是其眞。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爲絛環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又曾明仲云。柴窯足多黃土。未知然否。汝窯余嘗見之。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機眼隱起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者乃眞也。較官窯質製尤滋潤。官窯品格。與哥窯大約相同。其色俱以粉青色爲上。淡白色次之。油灰色最下。紋取冰裂鐵血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必鐵足爲貴。紫口爲良。弟不同者。官窯質之隱紋。亦如蟹瓜。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其汁料稍不如官窯之尤佳耳。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爲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

均州窯。紅若臙脂者爲最。青若蔥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均州窯之不有龍泉窯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蔥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且極耐磨弄。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泑水。翠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燒。號曰章窯。較龍泉製度。更覺細巧精緻。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鐵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哥花者。內燒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楷款六字。紅花者。以西紅寶石爲末。圍進花鳥魚蟲等形。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青花者。用蘇淨泥青。圍進花鳥魚蟲形。深厚雅樸可愛。皆發古未有。爲一代絕品。迥出龍泉均州之上。又有元燒極府字號器。永樂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

論晉漢印章

印章以小篆白文爲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鐘鼎篆者，皆變體也。鈕以龜爲正，螭與辟邪駝次之。其或以兔以虎，以兔以馬，以豕以鹿，以羊以魚，以猱猊，以異獸，以錢以亭者，皆變體也。

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千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即爲閒文矣。又能刻妙在布置字畫勻整，字畫多者占地多，字畫少者占地少，或左三字右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或左一字右三字，其象尤妙處在朱文極粗，白文極細，閒用滿白法，皆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毫髮。近日關中洛下利徒，翻沙假鑄印，自無刀鋒，亦不難辨。

論硯

硯以壽吾文之傳。昔人以精良爲一樂。今時論硯，必首重端溪，亦知有舊坑新坑，上巖中巖下巖之分乎。上巖新舊坑俱不堪漢賞，下巖有舊坑，有南北壁，巖中不論四時，皆爲水浸，雖秋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蓋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潤可知矣。所產卵石，俱外有黃膘包絡，其色黑如漆，間有如碧玉者，紫黑者，皆質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極能發墨。發墨謂發不滯，停墨良久，墨汁發光，如滴如漆，明亮照人，此非墨傳如是，乃硯使之然也，故硯以發墨爲上色。久用鋒鋩如新，有眼或紅綠青黃六七暈中有瞳子如鸜鵒眼者，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者，取之必浸水月餘，方及石，又歲久而崩摧，石屑壅塞，積水屈曲，淺深莫測，石工不能復採，故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今世所有下巖硯，皆唐末五季時石也。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有眼如小綠豆，色純綠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有白條紋，暈而圓者，眼也，橫而長者，條紋也。亦細潤如玉，貯水不涸，磨扣俱無聲，久用鋒鋩不退，不假磨礪，此等石宋南渡後亦罕得矣。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眼大，重暈而緊，少其中如瞳子狀，扣之微聲，磨墨亦微聲，久用鋒鋩小之，此品今亦珍重，不視古硯者，目之爲下巖舊坑石，其實第之等材也。余向以三十六千購一碧端，上列七眼，蓋下巖舊坑之奇者，唐製也。銘之曰：子墨客卿，衆美難并，奇而不古，似英才而事未更，古而不奇，似高年而德固稱，奇矣古矣，而或玷焉，似耆總而錫嘏之未純，三者來備，展也大成。猗歟寶端，不巖鍾英，溫其如玉，大音希聲，青花點滴，碧落晶瑩，淵泉時出，天漢分津，七曜森羅，擁以祥雲，元霜渙發，彩穎葩生，漸磨有日，圭角靡形，賀詩淑賦，夙標令名，自唐閱宋，以迄於今，鬼神呵護，纖瑕莫侵，髣髴乎畢公四世元老，而小物克勤，依稀乎衛侯九十有五，而箴儆日聞，吾於是乎有感漆園吏之所云，夫形全猶足以爲貴，而況全德之人乎，繼得坡翁一硯，背有銘，其詞曰：千夫挽綆，百夫運斤，鑄火下綆，以出斯珍，一鹽而潤，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有懷斯人，石色黑如漆，潤如玉，磨扣俱無聲，亦下巖舊坑之佳者。何幸得古人生一清福耶。

論石之亞，有歙溪龍尾石，細羅紋石，洮河綠石，葛仙公巖方城石，萬州縣金崖金星石，延平鳳咪石，皆美材也。好事者用銅雀臺瓦，未央宮瓦，至有稱秦武公羽陵宮瓦者，夫以瓦爲硯，猶以鐵爲鏡耳，恐亦無實受用。

論異石

近時硯山番鎮，有以大塊辰砂石青爲者，雅甚。余見三四斤重硃砂，不下數十枚，若箭鏃砂，及石青重二三斤者，蓋有數矣，向在白下見箭鏃硃砂一枚，連石重四斤二兩，四周密排箭鏃，每粒皆大若拇指，又在吳中見石青一枚，重二斤十二兩，色若鋪翠，俱索價太高，經年不售，昔孫承詔用千金市得石綠一塊，呼爲不二山，爲二石以貿高不貲，物之遇不遇如此。靈壁石出虹州靈壁縣，色黑若漆，間有編白紋如玉，扣之聲清越，以利刀刮之而不動者，其也。余向舊一枚，大僅拳許，峯巒崒嵂起，絕無斧鑿痕，極玲瓏可愛，乃米顛故物，轉入松雪齋，復轉入余手，復一枚長三寸一分，高二寸六分，作虎邱劍池，亦不假椎鑿而成，爲一好事客易去，令人念之耿耿，設有純黑而無白紋者美石也，刮之而成屑者，太湖石所僞也。

大理石，白若玉，黑若墨者，方入格，白微帶青黑，作灰色者，不堪供清玩，但得舊石，天成山水雲烟，如米氏畫境者，此爲屏障無上佳品，齋中所蓄數屏，其上山雲泉石，如睹異境，余常神遊其間。崑山石塊，愈大則世愈珍，有雞骨片，胡桃塊二種，惟雞骨片者佳，嘉靖間見一塊，高丈許，方七八尺，下半狀胡桃塊，上半乃雞骨片，色白如玉，玲瓏可愛，雲間一大姓，出八十千買之，平生甲觀也。

論珠寶

珠以夜光及蚶蚌等珠爲寶，西洋粉紅光深水珠次之，南北東三海珠，不堪高也。余見一蚶珠，大如雀卵，翌日中則五彩輝映，乳色欲滴，聞其人以三百千售之，大是奇物。

金剛鑽狀似紫石英，可以刻玉，鑱之以鐵而不傷，鐵乃自損，第有南鑽北鑽之分，南鑽堪用，北者不堪，亡以酒黃爲貴，豆青色，湖水色，紫色者次之。

貓睛亦以酒黃色爲貴，豆青色，湖水色，蜻蜓頭色，黑色者次之，眞者有上一綫下一片之目，上一綫者，中含活光一縷也，下一片云者，底色若鋪銀也。

助把避色暗深綠，祖母綠，一名助水綠，色明綠，俱內有蜻蜓翅，光耀者爲眞。桃花剌，色淡紅而極嬌，紅亞姑，色如桃花剌，而上有白水避者，達色深紅，石薄方嬌，鵝鴨青，一名青亞姑，色深青，深藍色，淺青而微明亮，種種寶石，俱以質如秋水者爲貴，微有纖毫石質未融者次之，余向以二十千購桃花鵝鴨各一，試以猛火煅之竟日，略無損焉。

筠軒清閟錄卷中

論琴劍

余不知琴，知琴者，以仲尼列子二式爲古。仲尼琴，或云尚在御府，歷代傳寶者也。列子式，趙取利[illegible]文皆倣之，今亦尚有存者，其式皆遞肩而闊，不若今世之變而狹也。前一指後二指爲佳，漆光退盡，蹙蹙如海舶所貨烏木者爲古。材取桐而梓底者爲正，純桐者次之。紋肖梅花斷爲最，蛇腹紋，牛毛紋次之，斷紋如劍鋒者僞也。有紋可見，拂之則無者眞也。以手摩之，裂紋有痕者僞也。上下有紋，兩旁光漆，此開面復合者也。姑記所聞如右，以俟博雅君子。

嚴氏古琴有鳴雷垂月，松風水泉，霜鐘寢殿，玉壺冰，一天秋月，下水玉，清流激玉，蒼龍噴玉，琮琤寒玉，流水，高山，寒江落雁等。余佳其名，因集古名琴，遂一記於此。

春雷。宋時藏宣和殿萬琴堂，稱爲第一。後歸金章宗，爲明昌御府第一。章宗沒，挾之以殉，凡十八年復出，人間時無者，始獻復爲第一琴之冠。天地間尤物也。冰潤。凡二張，一爲岳珂楹史所說，錢塘沈振所藏，腹有晉陸平銘云，卒歲斯器，樂惟君正，音清風涼，月苦風勁，瑾餘神爽，泛絕飄零，曾夜敲冰，瑞天驚雷，陰陽覆燾，石蘊崑崙，人其寶之，豈獨知政。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巳蘭亭，曾侯祈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將旅士，惟祀其一，周公藏，從遍映，絲所蔽，唐開成中郭宛製，鑑中靖國後。玉振。黃鶴。秋籟。三琴，唐人雷氏所，皆黑，黑白玉岳，鈐內府物。瓊響。大歷五年，道士衛中正奉敕旨所，雷三年，爲蓋先奉聖旨所，秋霜。唐三藏大師所，鮮于伯機所愛終世。懷古。張受益敬所，紋如絲裝而赤色。肖蕭。洛中

童氏所藏，中題云，山連水源，爲顧瀟灑，古無人識，惟石鱗峭，狀其聲也，其外磨下題有朱書云，格水多清，此爲高有白雲，強朝容鶴，遠時得跡南旅，此時載宋之間集中。大雅。松雪。大雅乃黃玉軫足，二琴皆子昂所收，其以大雅名堂，松雪名齋，蓋取諸此。浮磬。元時藏趙孟頫氏。奔雷。唐人雷威所，實淳民氏藏。存古。吳淳永齋藏。寒玉。唐人沈鐘所。百納。雷威所，內外皆鐘紋，腹內容三指，內題云，大宋興國七年，蓋次壬子六月望日，紋前承旨監杭州盛藻務，趙仁齋再補修。響泉。即蔡邕所傳開成石經內，府監收，或云唐李勉製。烏玉。大中五年，處士金留所，于琴名下刻高士談家藏寶六字，初藏宣和殿，後歸金高士談，人冠，處士談，刻去高士談家藏寶六字，尚有非迹，其色亦如新漆，紋斷紋隱起，如蛇蟠，奇物也。古韻磬。二琴皆唐人張鎬所。洗凡。清絕。吳鍾忠誌王得古桐良材，命良工斲之，經年成二琴，一曰清絕，爲歷代之寶，後錢氏獻之文宗，藏于御府。鳴玉。涉深。天球。三琴未詳所自。混沌材。自來高麗，異寶也。萬壑松。白玉軫足，唐人所，宣和御府物。霧中山。伊南田戶，居舊舊谷，獵士趙彥安獲一古琴，斷紋奇古，異蛇蟠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見蜀都三山，所活云，雷氏斲琴，多在峨嵋，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耳。雪夜冰。未詳。蔡邕琴。莫承之藏，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年四平，逐客蔡邕，吳中所。雷威琴。一爲李氏藏，中題云，嶧陽孤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爲一代絕品，其一號伯牙，遺于湖邑，宣面不麻，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微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所，歐陽詢書，忘味西也，或云過之，其一隙逸道所藏，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蟲，將扶天羅，永裂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其一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于御府。鳴泉。唐人所。石上清泉。唐人所。秋塘寒玉。唐雷氏所。九霄環珮。未知何時人所。伽陵羅琴。橋李顧氏藏，一琴，號初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夾島，孟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橫四字，云李陽冰書，後至和中沒入官，遂入樂府，蓬萊禁中云。

客有攜示古銅劍一器，其長三尺六寸，銘作小篆書，文曰，定秦，雖青綠四裹，而鋒若新發於硎，余稱祝久之曰，此劍相傳亦大有年矣，按陶宏景刀劍錄，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此其一也，客問秦劍何以用銅，曰非獨秦三代刀劍多以銅爲之耳，又問秦以後何以不復用銅，曰三代金工鍊液之法，漢已亡之，故不復爲也，然精於鍊鐵者誰乎，曰干將莫邪尚矣，秦漢以來，代有人焉，近時莫如倭奴，倭奴刀劍，前後所見約十餘口，雖大小不同，俱有一道青光射人，即蚊蚋遇之無不立死者，又見一古鐵劍，製極古雅，據銘文，當是三國時物，其鋒終莫能過倭產也。

論名香

余性嗜香，乃不喜合和鹽香，今錄名香數十種，以備清賞，惟修合香品不錄。

釋典所記

兜婆香。大象藏香。牛頭旃檀香。須曼那華香。閻浮華香。拘鞞陀羅樹香。曼陀羅香。殊沙華香。象香。馬香。男香。女香。必栗香。

傳記所載

返魂香。威香。沈檀香。兜末香。茶蘼香。薝蔔香。都夷香。日香。辟寒香。五技香。沈光香。龍文香。月支香。薰肌香。茵墀香。飛氣香。明天發香。拘鞞陀羅樹香。石蜜香。紫邁香。

千歲香、木蜜香、蟬羅香、羯布羅香、迷迭香、薜邪香、鵠蹄香、拘物頭花香、煖香、水麝、鬱金國香、紫精香、九眞雄麝香、鹿蹄香、十里香、蘇香、千步香、都梁香、乾遲香、藕車香、特迦香、

外國所產

薔薇香、一名薔薇露、鷄舌香、薰陸香、兜納香、金銀香、婆律香、速暫香、降眞香、茄薩香、

市肆所有

棋楠香、有結金絲二種、龍腦香、龍涎香、蘇合香、安息香、沈水香、有黃蠟黑角二種、片速香、檀香、

余於萬歷丁亥、見棋楠香一枚、稱之重十六斤五兩、於時以爲奇貨、憶傳記所載、古天方國得沈香一枝、重一千三百斤、其奇異又何如、推此則沈香亭圍、沈香牀、瓶、琦旋山龍、龍佛、皆有之也、凡棋楠沈水等香、居常以鏤盒盛諸香花蜂蜜養之、則氣味尤美、其盒中格置香花、開時雜以諸香花、下格置蜜、上施蓋蓋、蜜上升也、每盒一斤、用沈香四兩、細剉如小赤豆大、和勻用之、則所發之香、可倍市肆中者矣、

附三勻煎方

每料用、龍腦、五兩、麝香、五兩、精沈、五兩、

右細剉爲末、散用爲丸俱可、

香珠方、此香可服可燒、每空心服一二丸、俟含化盡、用白湯送下、精神爽朗、久久服之、肌內皆香、

每料用　棋楠香、二兩、龍腦、一兩、沈香、六兩、檀香、二兩、蘇合油、六錢、速香、四兩、丁香、一兩、二錢、

右細剉爲末、絹篩羅過、煉熟蜜和勻、乾溼得所、搗十千杵、丸如梧桐子大、用之盛於鏤口銀錫盒、四周以紙糊之、則久久恆如新合也、

論水晶瑪瑙琥珀

水晶瑪瑙、雖不甚珍、間有奇絕者、雲烟過眼錄載、葉森家有水晶鉤一、中如稍空、內有藻一枝、隨水傾寫、鄧氏聞見錄載、楚元輔家藏墨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又珍玩考載、沈萬三有瑪瑙壺一、質通明類水晶、上有荷葉一蔓枝、如墨點就、余初不甚信之、後見一白瑪瑙盤、中有黑色窠石、及硃魚二枚、毫髮畢具、在白下人家、不知存否、始信三書所載不繆也、

瑪瑙出西洋者、名番瑪瑙、紅色爲重、內有柏枝及五色纏絲者勝之、白者最殿、今雲南處處有之、名土瑪瑙、至賤者、亦如寶石產雲南者、匠塡作圍洋石數耳、琥珀以紅赤色爲貴、內有蟻虫蒼蠅者、頗見珍、用手摩熱之、能引燈草者眞也、不能引者僞也、

論墨

試墨、當用發墨硯磨、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爲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言、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膠力薄也、故墨以口有鋒刃而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製、鑑家略而弗論、

造墨之妙者、無過金章宗蘇合油烟墨、次之、莫如奚廷珪、廷珪初名廷邦、在南唐賜國姓、遂稱李廷珪云、其墨每松烟一斤、用眞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擣十萬杵、故堅如玉石、能置水中三年不壞、世有龍紋墨、劍脊雙龍圓墨、蟠龍彈丸墨、千古稱絕、前數云、其珪字作下邦之邦者爲上、圭潔之圭者次之、珪璧之珪者又次之、作奚珪廷者最下、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又有元祐間潞谷墨、得之亦足以雄矣、

論紙

法書名畫、必賚紙而久傳、紙之不可無致審矣、粵稽造紙、始於蔡倫、有絹紙、穀紙、麻紙、徒存其名而已、晉有子邑紙、側理紙、一名木苔紙、以苔爲之、繭紙、日本有松皮紙、大秦有蜜香紙、一名香皮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堅而壓韌、高麗有楮紙、扶桑國有笈皮紙、江南有竹紙、楮皮紙、鄒歙凝霜紙、浙中有麥麩稻稈紙、吳有由拳紙、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唐有短白龍硬黃紙、布紙、藤角紙、麻紙、有黃白二色、桑皮紙、桑根紙、雞林紙、苔紙、建中女兒青紙、卵紙、一名卵品、見潛如鏡面、筆至上多迅、非善書者不敢用、李後主有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紬帛數疋、陶穀家鄱陽白、長如匹練、南唐有澄心堂紙、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細潤光潤、爲一時之冠、宋有張永自造紙、爲天下最、尚方不及、藤白紙、研光小本紙、蠟黃藏經箋、有金粟山、轉輪藏二種、白經箋、鵠白紙、白玉版匹紙、鵝鵝紙、元有黃麻紙、鉛山紙、常山紙、英山紙、上虞紙、皆可傳之百世、近時大內白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潔白如玉、瓷青紙、高麗繭紙、皮紙、新安士箋、乃純細皮紙、白絹紙、以堅白荊川連書厚、所絹紙、裁爲小幅、謂牋、不用粉造、以堅白荊川連書厚、所光用蠟打、各樣細花、古雅可愛、觀音牋正紙、後世必見珍者也、

論宋刻書册

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爲可愛耳、若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雖辨證之一端、然非致據要訣也、余向見元美家班范二書、乃眞宗朝刻、云祕閣特賜南府者、

無論墨光煥發，紙質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爲副，尤爲精絕。前後所見，左傳國語，老莊楚詞，史記文選，諸子諸名家詩文集，雜記道釋等書，約千百册，一一皆精妍，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許書次第紙，白板心藤紙，爲佳，活觀竹紙，次棚背批點者，不蓄可也。

論宋繡刻絲

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遠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嗔喉之態，佳者較畫更勝，盈之三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余家蓄一幅，作淵明潦倒於東籬，山水樹石，景物粲然也，傍作蠅頭小楷十餘字，亦遒勁不凡，用以配子昂歸田賦，眞蹟，亦似得所，元人則用絨稍粗，落針不密，則用墨描眉目，不復宋人之精工矣。

宋人刻絲，不論山水人物花鳥，每疎刻斷，所以生意渾成，不爲機經掣制，如婦人一衣，終歲方成，亦若宋繡，有極工巧者，元刻遜不如宋也。

論雕刻

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爲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爲佳絕耳。元時張成楊茂二家，技擅一時，第用朱不厚，間多敲裂，我朝永樂年，果園廠所製，及宣廟所製，不獨用朱用胎，精美之甚，其款文尤勝。底刻大明永樂年製者，用針刻而塡以墨漆，大明宣德年製者，刀刻而塡以金屑，宋元所無。第刀法視宋人尚隔一舍，薄胎沙金蜀嵌，金銀片嵌等漆器，惟倭稱最，僞作者賞重易辨也。

雕刻精妙者，宋高宗時有廣成，能於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花鳥，纖毫具備，細巧若縷，而且玲瓏活動，余見其所刻一鳥籠，四面花版上雕山水花鳥，及層成製三字，精巧之極，見者擬之鬼工，又宣德間夏白眼能於烏欖核上，刻十六哇哇狀，米半粒，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瓣，其蟠屈飛走綽約之態，成於方寸小核，求之四百餘年，僅二人耳。

論古紙絹素

眞古紙，色淡而勻淨無雜，潰斜紋皺裂在前，若一軸前破，後加新甚，乘紙烟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眞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塵水浸紙，表裏俱透，眞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重紙脆，反破碎，莫舉，僞古紙，薄者即裂，厚者性堅韌而不斷，其不同皆可辨。

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絹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淨，三尊絹，雖歷世久近不同，然皆絲性消滅，受糊既多，無復堅韌，以指徹跑，則絹素如灰堆起，縱百破，極鮮明，嗅之自有一般古香可掬，非若僞造者，以鰾水染成，無論指跑絲露白，即刀刮，亦不成灰，嗅之氣亦不雅也，碎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耳，其裂亦儼狀魚口，橫聯數絲，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摺，亦蘇，不可僞作，僞作者刀刮，指甲蘇開，絲縷直過，依舊作毛起摺，堅韌不斷也，此望而可辨者。

畫不重絹素，若唐宋人畫，皆是絹素上作，識者絕少，不可一概不收，獨元章父子畫絕無一筆作於絹者，亦不可不知，墨蹟不重，研光粉澤，紙神易脫故也。

論裝褫收藏

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故元章於古背佳者，先過白揭不開，以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著糊，黏桌子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彈壓之，紙乾下自乾，慎不可以帖面金漆桌揭起，必印墨也，裝背書畫，不須用絹，故唐人背右軍帖，皆硬熟糨紙如縣，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蠲，古紙加有性而不靡，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又元章每得古書畫，不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爲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大可惜，不用絹背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卻破，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弼，損古紙，紙上書畫，尤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致古紙壓，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且文縷絹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其去塵垢，每古書一張，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榜擦細，皁角汁和水，稀然澆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輭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箱以清水澆五七徧，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洿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貼補，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不可剪去，破碎邊條，當細細補足，勿倒視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褥頸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又古紙厚者必不可揭，薄古紙云其半方，背損書畫精神，一如臨摹書畫矣。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容小匣中鎖閉，其匣以杉板爲之，內勿漆油，糊紙可免潮濕，以紙四周糊口，勿令通氣，庶不至黴白，過此二候，宜置臥室，使近人氣，置高閣，稗遠地氣乃佳，又書畫帖，平時十餘日一展玩，微見風日，不至久卷作黴，琴則宜以錦囊，挂板壁透氣處，勿近牆壁，風露日色，收藏之法，過人遠矣。

筠軒清閟錄卷下

錢貫鑑家

書畫有賞鑑好事二家。其說猶矣。好事者不足紀。今舉古今賞鑑家。識於此。稗稽古者。知所考焉。

張華　梁秀　殷浩　桓元　朱异　陶宏景　徐僧權
陳後主　江總　姚察　何安　隋煬帝　楊素　薛道衡　諸葛穎　柳謇　僧智果
唐太宗　元宗　魏王泰　薛收　僧辯才　褚亮　魏徵　李德穎　歐陽詢　閻立本
虞世南　袁述　袁昂　鍾紹京　薛稷　王方慶　張嘉貞　姚崇　張說　席豫
武平一　陸堅　褚懋量　馬懷素　徐嶠　宗楚客　徐浩　張懷瓘　張懷瓘　蔡希寂
竇臮　竇泉　竇紹　竇纘　馬永　韓滉　周昉　王維　陸曙　盧元卿　王道
蕭祐　柳公權　趙微明　徐守行　薛邕　張延賞　李泌　李勉　張宏靖　李墳
李約　黎幹　王涯　馬總　張諗　張彥遠　劉繹　劉知章　李吉甫　李林甫
張昌宗　李德裕　裴度　段文昌　韓愈　郭暕　趙岱　胡翼　何德元　李後主
吳越錢　王俶　宋太宗　徽宗　高宗　蘇易簡　蘇舜元　蘇舜欽　蘇耆　蘇液

蘇泌　蘇溦　蘇澥　歐陽修　蘇軾　米芾　李公麟　王詵　劉涇　薛紹彭
張直清　黃庭堅　蔡襄　蔡京　章惇　王黻　米友仁　趙明誠　黃伯思　劉敞
沈括　關杞　李廣孝　劉瑗　趙與懃　趙伯駒　趙伯驌　安師文　王琚　趙希鵠
張俊　趙孟堅　韓侂胄　賈似道　周密　趙孟頫　金章宗　趙秉文　元文宗　虞集
柯九思　陳深　袁桷　鮮于困學　倪瓚　盧鎏中　張伯雨　陸友　楊厚　周憲王
寧獻王　徐有貞　李應禎　沈周　吳寬　都穆　祝允明　陸完　史鑑　黃琳
王鏊　王延喆　馬愈　陳鑑　朱存理　陸深　文徵明　文彭　文嘉　徐禎卿
王龍　陳淳　顧定芳　王延陵　黃姬水　王世懋　項元汴

鈒書畫印識

右書畫印識。秘府有貞觀開元印。元和之印。翰林之印。宏文之印。建中大中印。大觀宣和印。宣和玉璽御寶。淳化政和印。雙龍圓印。瓢印。乾卦圖書希世印。三館秘閣之印。御書之寶。御書瓢印。內殿秘書之印。御府之印。緝熙殿寶。機暇清賞。保合太和之印。上閣圖書。容思東閣印。尚書省印。秘書省印。內府之印。廣運大定印。李後主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內殿圖書之印。金章宗有明昌御府。明昌中秘。明昌珍玩。明昌御覽。四印。諸王有龜益印。賞鑑家有殷浩之印。梁秀收閱古書記印。徐字小印。徐僧權。朱异印。

薛稷印。褚氏方印。褚遂良。會稽內史古印。太宗賜虞世南。因使用之。審定方印。竇臮。竇泉。軌飛。印。水水水水。印○並竇永。彭城侯書畫印。劉經。張氏永保。印○張懷瓘。劉氏書印。劉知章。河東張氏。印○產遠高祖。烏石侯瑞。印○產遠曾祖。鵲瑞。印○產遠祖。句德元圖書記。太原王維之記。王鼎印。書印。鍾紹京。李氏印。李勉。約字方印。李約。資皇。印○李吉甫。黎字長印。黎幹。蕭字方印。蕭祐。洪字方印。韓滉。郭侯圖書刻章。永存珍秘。印○王涯。馬氏圖書。馬總。周昉。印。齊臣。印。常山之印。張諗。太原王欽若圖書。修字方印。薛翁子孫其永保之。印○並歐陽修。寶鑑堂。印○王晉卿。無住道人印記。陳簡齋。許國後裔。蘇耆國老。蘇武公。趙郡蘇軾圖籍。文同與可。印公麟小印。李公麟。宏文之印。三鳳後人。印○並薛紹彭。開封趙與懃印。劉巨濟。符西秦。張徵。印元暉古印。延州吳說。吳說私印。舜元。印○蘇舜元。希聖。印。錢氏忠孝之家。印○並錢鏐。趙子固印。姑蘇曹迪。印。四庫之印。廣陵于周。鳳儀于庭。印○並樊堯臣。悅生圖書。賈似道印。秋壑。印。賢者而後樂此。印。長字方印。賈似道。趙字方圓二印。大雅。印。松雪齋趙孟頫印。趙氏子昂。天水趙氏。印○並趙孟頫。倪瓚懷瓚。倪元鎮。奚元朗。元映。淨名居士。蓬閬仙卿。朱陽館主。荆蠻氏。清

閣閣。印○並製號。已上諸印記。千百年可爲鑑戒者。別有萬壽無疆之印。僞印也。褚氏書印。非河南印也。暨趙公書印。溫氏之印。模糊印信。清河張廷範私印。永福印信。文經遠書等印。皆非識鑑家印識。但偶獲書畫。便即印之。不足證驗。茲不具錄。蓋明跋尾印識。乃是賞鑑家本業耳。

米芾於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祕籤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鑑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其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如圜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者。及元章戲筆字印。宣和書學博士襄陽漫士字印。火政後人芾印。參用於上品印也。自晉古寶亦用玉印。濮州李文定家。鑑賞法書三等。用上等書名用名字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今人於宣和祕殿書畫。有瓢印題識。而二譜不載者。未可遽以爲證也。如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詞翰。而宣和間。以內侍梁師成請。搜訪蘇文忠墨跡一紙。定價爲錢。幽人釋子。所藏悉歸天府。又宣和時所重銅器。皆三代物。若秦漢間器。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至萬餘。宣和殿後又瓢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博古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名畫。觀此則博古圖書譜畫譜之外。書畫古器。倘不可勝紀。不當執一而廢百也明矣。

古帖多節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摹也。後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著字者。更不復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歸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落。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人。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擇也。今審更無一軸貞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興開元大中宏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敍法帖源委

歷代名家碑刻。詳載歐趙二錄中矣。嶠集本。定當以淳化閣帖歷卷。即侍書王著。摩勒刻板。禁中藏。爲十卷。卷末有篆題者是也。太清樓次之。宋蔡京奉旨模勒歷代眞蹟刻石。先後之次。與淳化少異。而遂入御府。蓋多中有閣章序。末題云云。亦京書也。而以遠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真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刻手極精。名大觀太清樓帖。絳帖。尚書邱濬恩旦。以官帖摹刻于石。而增入別帖。敍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計二十卷。精神尤勝。後潘氏析爲分而爲二。絳州公庫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遠卷遠。後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二十字爲次序。後遂完顏亮遷于灰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而之亮字不全本。

源帖。僧希白所摹。以淳化爲主。而增入端毒十七日。王濃顏眞卿法帖。字行頗高。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描手摹行數。變文理錯綜雖。雖然風韻和雅。甘肉停勻。東坡推其當與書錄帖並行也。二王帖。宋許提舉。刻於臨江幕勒極精。慈內司本。淳熙年刻。又次之。昇帖元。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在淳化閣。一名淳化祖石刻。祕閣續帖。元祐中以淳化帖外。續所得眞蹟摹勒上石。名曰續帖。淳熙祕

閣續帖。高宗訪求遺書。多得晉唐眞蹟。重淳熙間。模勒入石。置祕書省。亦名續帖。戲魚堂帖。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除去蔡絳年月。而增入釋文。用工精緻。極有骨格。武岡帖。即武岡軍。重摹絳帖。蘇州帖。上蔡人臨摹絳帖。上十卷。遺出臨江之上者。星鳳樓帖。趙彥約。刻于南康。曾士延重摹於南宋。趙刻精善不苟。寶刻清而不濫。甲秀堂帖。宋盧江李氏刻。前有正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石。今不存矣。黔江帖。黔入秦世章所刻。即附黔月古法帖十卷。泉帖。泉州郡學閣帖。即顯迥眞。翠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載制代遺蹟最多。後有宋人跋。家塾帖。蘇紹彭刻。寶晉齋帖。曹之格日新刻。雪谿堂帖。王庭筠刻。皆灼灼有

閣亭一百十七刻。裝褙作十册。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板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假道。元時相傳數家。希世之寶也。今錄其目以備考。

甲集州郡。一十二刻。

修城本。葉仲山跋。定武閣行。著合一製行閣。定武肥。定武瘦。定武板刻。孟子明跋。定武鉅石。定武斷石。定武斷石。兩京斷石。永興。古懿郡齋。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三衢板刻。安吉古書眞草。臨川麻石。臨賀。豫章。二。靜江府。復州。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丙集。一十刻。

古酒。新梅花。宣城南陵。

州。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紹興倉司。紹興府學。紹興古刻。餘姚縣治。曲水詩蘭亭。曲水詩前。曲水詩後。婺州府治。精舍臭泰。

戊集。內府。一十刻。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唐貞觀。太清開皇。祕首。內殿。內司。四。京師玉堂。

己集。雜帖。九刻。

玉枕。花石。柳誠懸。大字。唐人硬黃臨。唐人雙鉤。晉唐刻。孫過庭草。京師鵝黃紙本。黃載印。彭城小字。

庚集。故家　一十一刻。

蔡君謨臨。薛紹彭。秦少游小字。安定家藏。辛道宗。建康晁謙之。紹興湯氏。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蜀劉涇。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說草書。吳瑞。劉無言臨。龍潭潘氏。方朔習寫。周平所藏。臨江張氏。天台丁氏。新

安汪氏。江西故家。廬山甲秀堂。九江陶氏。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濤川亭。縱觀昌齋醉對紫金浮玉諸山。迎風濕墨。重裝。

番陽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廬江吳氏。紹興曾氏。紹興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李忠愍所刻。新唐李氏。江

陰邱氏。二　東陽郭氏。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呂氏家藏。建鄴朱氏。大梁曾朴。陸子輿。韓松。陸戚之。胡氏將。玉林。二　趙

菊坡。不題名。二　餘唐李和。

敍臨摹名手。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倣。亦足爲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臨摹雙鉤。唐人歐褚。北宋老米。皇明徵仲父子。俱第一手也。蓋摹畫。宋老米第一。子昂次之。唐

南伯虎。徵仲父次之。餘俱未得其神。

敍奇寶

古之名寶。則有黃帝指南車。○帝鴻氏之硯。○寶鼎。○騰空劍。○冰蠶錦。○吳刀。○赤刀。○夜光常滿杯。

○火蠶。○昆吾刀。○孔子硯。○越王八劍。一名掩日。二名斷水。三名輝魄。四名驚雷。五名慑魂。六名滅魂。七名御邪。八名滅胡。○璠璵。○洞光珠。○隋侯珠。

○秦赤玉璽。○傳國璽。○秦玉琴。○秦玉笛。○照內鏡。○積草池珊瑚。○赤瑛盤。○照月珠。○不夜珠。○

四寸八分珠。○木難。○琉璃珠。○駭雞犀。○玫瑰。○碧玻璃鏡。○觀日玉。○玉虎麒麟鏡。○隋祖母綠梳。

○火珠。○自煖杯。○馱龍珠。○流華寶爵。○紫玉笛。○水心鏡。○虹蜺犀。○崔生玉盒。○玉龍子。○玉葉

冠。○龍簡。○玉清三寶。一曰碧瑤杯。二曰紅棗枕。三曰紫玉函。○上清珠。○龍髯拂。○記事珠。○夜明枕。○卻塵簾。○賀眞如五

寶。元黃天符玉璽。璧。王母玉環二枚。○賀眞如八寶。如意寶球。紅珠鞭。環玉珠玉印。探柔鉤二枚。黃公石二枚。○香玉。○輭玉鞭。○寶肯。○青泥珠。○寶母。○無

痕綬。○清水珠。○西佛山。○陽燧珠。○度世寶珠。○游仙枕。○水珠。○靺鞨寶。○松風石。○火玉。○無塵

鏡。○九玉釵。○龍虎玉。○紫交盆。○芝烟劍。○履水珠。○辟水犀。○蜈蚣珠。○十二時盤。○陳桑寶硯。○

蝟珠。○岑珠。○滴翠珠。○賞和玉屏。○蟲寶。○天地分珠。○龍藏寶石。○于闐玉佛。○聚寶盆。○水寶。余

皆欲集此類爲異寶錄。而未能也。

昔大德間。回回貢紅剌一塊。稱之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自後皇帝相承寶

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蓋珍之也。我朝巨璫劉瑾。有祖母綠條環一事。重斤許。用黃金一

千二百五十斤得之。朱籌有祖母綠佛一尊。亦用價至黃金千餘斤。天生奇物。寶娛人耳目。大奇大奇。或云巨璫劉瑾。嘗籍六七錢環。橋花刺。鴨背青石四百餘枚。作雜碁。計其價用黃金數萬。誠希有之寶。

敍斲琴名手

斲琴名手。漢蔡邕後。隋則趙耶利。唐則雷霄。雷霆。雷威。雷玨。雷文。雷迅。郭亮。一作諒。蜀人。沈鏞。張鼓。並江南人。金儒。大中

士。僧三慧。宋則蔡襄。朱仁濟。道士衛中正。並慶歷間。趙仁濟。興國。馬希先。光一作仙。馬希仁。並崇寧中。金公路。即金道。金淵。並紹興初。陳

亨道。高宗朝。嚴樟。馬大夫。梅四官人。龔老。廬奉。林泉。東鄉。元則嚴古清。名蕃。字子安。樟之孫。梅四官人之壻。施溪雲。施谷雲。施牧州。我朝

則高騰。朱致遠。惠桐岡。祝公望。皆其選也。

敍唐宋錦繡

貢觀開元間。裝褫書畫。皆用紫龍鳳細綾爲表。綾紋文綾爲裏。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鏤以演紙。宋之錦

標。則有刻絲作樓閣者。刻絲作龍水者。刻絲作百花攢龍者。刻絲作龍鳳者。紫寶階地者。紫大花者。五色

簟文者。一名山和尚。紫小滴珠方勝鸞鵲者。青綠簟文者。一名閻婆。一名蛇皮。紫鸞鵲者。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紫白花龍者。紫龜紋

者。紫珠餳者。紫曲水者。一名落花流水。紫湯荷花者。紅霞雲鸞者。黃霞雲鸞者。一名絳雪。青樓閣者。閻一作逵。青天落花者。紫

滴珠龍鳳者。青櫻桃者。皁方團白花者。褐方團白花者。方勝盤象者。毬路者。柄者。柿紅龜背者。樗蒲者。宜

男者。寶照者。龜蓮者。天下樂者。練鵲者。方勝練鵲者。綬帶者。瑞草者。八花位者。銀鉤並者。細紅花盤鵲者。

翠色獅子者。盤毬者。水藻戲魚者。紅徧地雜花者。紅徧地翔鸞者。紅徧地芙蓉者。紅七寶金龍者。倒仙壯

丹者。白蛇龜紋者。黃地碧牡丹方勝者。皁木者。綾引首及託裏。則有碧鸞者。白鸞者。皁鸞者。皁大花者。碧

花者。薑牙者。雲鸞者。樗蒲者。大花者。雜花盤鵲者。瀧頭水波紋者。仙紋者。重蓮者。雙雁者。方旗者。龜子者。

方毅紋者。瀧瀉者。蠶花者。疊勝者。遼闕白毛者。金闕回文花者。高麗國白鷺者。花者。余未及盡識。殊以爲

恨。

鼓造墨名手

陶九成載墨二唐祖時奚鼐奚鼎。昌木奚起。鼐之子陳朗。兗州王君得紫珣。南唐李超。奚鼐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李廷珪。李廷寬李承宴。皆超之子李文用。承宴子李惟慶。李惟一。李仲宣。皆文用子耿遂仁。歙州耿文政。耿文壽。皆遂仁子耿德。耿盛。盛巨道。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浩。宋張遇。潘衡。潘大韶。歙曰書畫舫錄。蘇佛帳餘韻。葉世英。曾遊志。青宮墨。朱知常。朱知幕香劑。梁果。李世英。歙曰。遊桂堂李世英。胡友直。潘秉彝。衡孫。徐知常。葉邦憲。曾遊錄。古殿墨。雪齋。歙曰。雪為資墨。周朝式。李克恭。世英子。樂溫。亦世英子。蔣彥和。鐘文通。郭忠厚。鏡湖方氏。黃表之。齊峯。鐘士先。曾遊錄。黟殿墨。寓菴俞林。邱敞。謝東。徐蘇。葉茂賢。三衢。彥卿。元潘雲谷。清江。胡文忠。長沙林松泉。錢塘於材仲。宜興杜清碧。武夷衛學古。松江黃修之。天台朱萬初。豫章邱可行。金溪邱世英。邱南傑。並可行子。可謂詳矣。然始不載章誕。張永。冀公。宋不載常和。沈珪。陳相。張孜。沈晏。徐鉉。張谷。潘谷。葉谷。常遇。潘遇。陳瞻。王迪。蘇澥。陳昱。關珪。關瑱。郭遇。胡江。通。朱贊。胡虞純。梅瞻。耿德眞。何也。士大夫如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製墨。見何薌春褚紀聞。若我朝墨。定當以羅小華鹿角膠爲第一。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宣廟尤妙。方正。邵格之。方于魯。皆可供日用。不堪傳世。予皆遜不及小華。所刻譜。頗奇絕。亦供閒藏品賞。

鼓古今名論目

虞荔鼎錄。陶宏景刀劍錄。宋人琴式圖。王僧虔圖書會粹。射棘古今畫品。李嗣眞書後品。續古今書人優劣。盡後品。溫子融畫鑑。唐人續畫品。竇蒙畫錄拾遺。徐浩書譜。畫譜。古蹟記。陳拙琴籍。張彥遠法書要錄。歷代名畫記。張又新畫總載。裴孝源貞觀公私畫錄。李氏墨經。宋景眞唐賢名畫錄。端硯圖畫總錄。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印譜。思陵翰墨志。紹興稽古錄。太清樓書目。玉宸殿書目。祕閣書目。李畋蕊州名畫記。宋敏求寶刻叢章。鐘儆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記。唐蹟硯圖譜。蔡襄墨譜。薛尙功鐘鼎款識帖。歐陽修集古錄。米芾書史。畫史。寶章待訪錄。米姓晉唐法書眞蹟。祕玩目。硯史。閒帖跋尾。趙明誠金石錄。諸道石刻目錄。決帖譜系。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五代名匯記。宋朝畫評。桑世昌蘭亭考。嘯堂集古錄。周越古今法書苑。名畫獵蹟。廣川畫跋。趙希鵠洞天清錄。端溪硯譜。歙州硯譜。辨歙硯說。蔡京崇寧鼎書。僧應之臨書關要。李薦德隅堂畫品。趙子昂印史。姜堯章集古印譜。楊克一圖書譜。王厚之復齋印譜。吾衍古印文。周密雲煙過眼錄。圖繪寶鑑。曹仲明格古要論。朱存理鐵網珊瑚。都穆寓意編。文徵明書畫見聞志。顧汝修印藪。文嘉嚴氏書畫記等書。書攷古之士。不可缺者也。

跋

此係光公中年手輯之編。名位既崇。見聞益廣。每欲增訂。而祇事公家。暇日有暇日。書值竊錄。遂以流傳。近見稱精鑑者。率以是編爲枕祕也。次男祖常。百拜謹識。

妮古錄

陳繼儒著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於古者。發肆篋。推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佞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煙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爲飄風冷煙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扃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巧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僞醜好。將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瞶。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託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繼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華亭陳繼儒撰

妮古錄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著

太祖高皇帝喜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大書屏間。又極喜廳前茶。定額貢三十二斤。歲以爲常。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膚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晉戴凱之譜五十余種。或根如盤龍。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概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筯。既退。獲一枝以獻。帝靡罕觀之。親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宣廟愛金書回文詩。

宣廟時。磁器及蟋蟀瀅泥盆最爲精絕。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鎔而爲爐。故後世僞造者。迥不能及。

宣廟妙於繪事。其時惟戴文進以不稱旨歸。邊景韶吳士英夏景祺皆待詔。極被賞遇。

孝宗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蔡謙時以爲言。上笑謂左右。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聖云云。然終不以爲忤也。吳賈得古琴曰霹靂。攜入都。介巨璫以獻。上試其音清越壹甚。出內帑千金以賜。又一日賞畫工吳偉。張綵段數匹。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

今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奚世南臨樂毅論。米蕾文賦以自隨。蓋其昌期之中吉舍人趙士楨言如此。因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江南好古之端。說者以爲起於南唐。不知吾鄉陸士雲已先創之。其貽兄士衡書云。一日案行。幷視曹公器物。牀蓆席具塞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鬄處尚可識。踈批刷齒纖疑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洟手衣臥簡。挽蒲棋局。書籍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欹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籍。想兄識產高書籍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姥好析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賦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曰。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遣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於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耨其職。民安其業也。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籤一箇。今送以見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稅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啓。

右軍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金壺炭公謙。洪武時人。儀觀偉然。風采凝潔。滿酒絕俗。其詩文名於時。著玉雪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致嗜書法。書名遍遐所好。輒贈不靳。

以平原爭坐位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位坐帖也。

褚河南臨大令飛鳥帖。柯九思跋云。此唐人所摹。略有元常遺法。足以知字畫源流之有自也。況絕無宋人氣。是唐無疑耳。奎章閣學士院鑒。出博士柯九思跋。藏項氏而不必眞。

梅花道人畫骷髏一軸。其上題云。漏泄陽春參娘搬。販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利蝸名誰到頭。君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遍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瓜圃內。都只到邙山一土丘。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

又題云。身外求身。夢中索夢。不是骷髏。卻是骨董。萬里神歸。一點春動。依舊活來。拽開鼻孔。

李伯時未識山谷。畫王右丞像正與山谷同。但多髯耳。秦少遊藏一右丞像。亦甚類之。安公一日見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夫永叔爲退之後身。魯直爲嫌詰後身。二公根器清。故出世皆自不俗。

丁酉六月初八日。見高克恭大幅雲山。上有姚廣孝徐髯仙諸君題。下有柯九思印。用墨者此幅淡着色。

樹石全學董北苑。

吳說傳朋爲宋小楷第一。世亦不傳。余曰。古人亦自有不幸。雖然。安知非幸乎。古之書畫有名無跡者。定多幸耳。若其流傳後人。檢點未有已也。

韓太史家。有李伯時所畫一人別耳狀。其屏障細山水。皆學王維。後有子由東坡及王晟書。乃是晉卿暴得耳疾。故東坡作詩以嘲之。而龍眠繪此爲圖。此載在東坡集。徽宗題作勘書圖。非也。勘書圖。傳有顧虎頭作。董廣川極辨之。見晉跋中可考。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栁兒。春風生面目。

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樂圃在蘇州。雍熙寺之西。已鞠爲民居。其米南宮書樂圃墓誌手跡。余從辰玉家見之。

鄒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林邑外夷亦在記中。歐陽趙明誠而後。罕見其倫。吾朝庶幾蜀之楊太史乎。

顧光祿有唐人兄妹共寫法華七卷。細如蠅蚊。後題云燕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

吳中宣德間。織蹙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爲帷障。又布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册之用。

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甌。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自然不侔也。獻之刻此石以端硯及交趾銅壺爲殉。帖前有小硯影。

余見蘇文忠手跋。與郭廷平帖。又與中正提刑帖。又獻蠟帖。又蘇過題郭熙平遠帖。視老坡無異。差矜東耳。舊爲朱子僧所藏。文太史有跋。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蓋玄宰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寄書報予云。爲此案裝潢矣。但不知何本也。余別見仇英所摹。後有文休承題跋者。

項希蓋家馬和之邠風一卷。七月至狼跋。凡七段。皆高宗補書經文。高宗每云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或每書毛詩。虛其後命和之圖焉。

山谷云。小字樂毅論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翁者。

陳瓘與仲清帖。及仲清答書。皆集蘭亭字爲文。

余藏顏魯公朱巨川告身。偶讀張雎陽傳。雎陽之死也。論者薄其功。而巨川與李翰等爭之。天下無異言。賈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薄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

李遵道李息齋之子。善畫竹木。頗勝伊父。遵道爲黃巖知州。息齋爲嘉興守。

凡書畫裝橫之佳。自范曄始。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物。

徐賁幼文字學晉王廙。畫法張源。

周公謹云。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余見銅虎符傑二寸許。虎各半。合而爲一。色如碧羽。微帶黃金。

蔡君謨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溫日觀蒲萄。惟若溪沈仲華得其法。仲華日觀弟子。

金海陵煬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魅。悉命毀之。故南庫物脫於刼火者無幾矣。

余於項玄度家。見官窰人面杯。哥窰一枝餅。哥窰八角把杯。又哥窰乳爐。又白玉蓮花臙脂盒。又白玉魚盒。又倭廂倭几。又宋紅剔桂花香盒。又水銀青綠鼎。銅青綠提梁卣。蓋底皆有款。又金翅壺。又商金鵰尊。有四螭上下蟠結。而青綠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爲乙未八月二十有五日。

金海陵煬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魅。悉命毀之。故南庫物脫於刼火者無幾矣。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囱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

顏魯朱巨川誥。眞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審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下字如棋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跡。後有鄧文原喬篤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莊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也。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滁。卽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蚩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曾覽。

劉無己遺余淡至章。爲陳懿卿印。當賜吾兒夢蓮作字。長壽佛蓮邦教主也。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章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

子昂亭林碑。其眞蹟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之。以轉售項氏。

阿瑛啓。遁迹義鄉。廿與草木同腐。今年自督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惟冀善加調攝。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構嚴緊。平望疑公所居。今有驛舍。

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囱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

顏魯朱巨川誥。眞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審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下字如棋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跡。後有鄧文原喬篤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莊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也。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滁。卽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蚩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曾覽。

劉無己遺余淡至章。爲陳懿卿印。當賜吾兒夢蓮作字。長壽佛蓮邦教主也。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章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

子昂亭林碑。其眞蹟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之。以轉售項氏。

阿瑛啓。遁迹義鄉。廿與草木同腐。今年自督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惟冀善加調攝。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構嚴緊。平望疑公所居。今有驛舍。

厲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墨竹。或云李夫人貌窗上竹影所成。

蕭穩云。顏魯公鹿脯帖。有王冲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少跋。

靈巖對植雅宜山寫林亘石臨蒼灣。若翁遁迹在其旁。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伏苓。袁可提。簷下蕊鳥去復回。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畫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於毫釐之間。如堯舜有臣都俞廕歌。區區四凶。正何傷於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瞻皴翠凝烟。爛熳桐花二月天。遊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徐皆莫辨。

董玄宰有印曰畫禪。

郭恕先以篆籀畫屋。故上折下算。一斜百隨。成中尺度。

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率宋法稍加遒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雪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余有宋仲溫書子昂蘭亭跋諸體皆備。而僅九段。然亦吉光片羽也。

永禪師弟子辨才。不惟書法擅場。而畫亦工。見蘭亭記。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真蹟。便是虬髯未見唐太宗也。

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珠處。

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

至正大德間。有僧寧庵。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孟頫所賞。

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誠懸十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常家。以分授第四子閑仲。余見之。大令字疑鉤塡。公權書眞神品也。

宋高宗御書敍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繼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卽仲穆。仲光其季也。

山河阻絕。星霜變移。傷搖落之桃蹊。感依依之柳寒。此見高麗本桃蹊二字。一正閣帖飄零二字之訛。

米海岳言李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而不知身蹈其過。

董玄宰買奬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癖。

葉少蘊常慮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

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遊。每得文敏書。卽鑱諸石。眞一亭中。扁曰墨妙。文敏爲其好學。樂爲之書。寄爲杭州軍器局提舉。也。玄宰大以爲然。

吳伯度有滁州祭伯父文。云是顏平原手跋。然大不如季明及爭坐位帖。偶讀山谷雜書。云。近見安師文謝杞能刻印章。元貞錢翼之有二私印。爲吾衍所篆。而杞刻之。翼之特識其名于衍手跡後。

有祭滁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王貲吳縣木瀆人。隱晦不仕。嘗於天平山作龍門巷。晚圃。遂知名于繪事。

王維詩製墨面云。淨名齋幕云。姑蘇山人右二品米元章家所造。

王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簡文云。假令寡人眈之若此。何必獨減右軍。予謂政復眈處。讓古人耳。

世人愛書畫而不求用筆用墨之妙。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有筆墨俱妙者。有筆墨俱無者。力乎。巧乎。神乎。膽乎。學乎。識乎。盡在此矣。總之不出蘊藉中沉着痛快。

古人論云。有鐵鉤懸腕等語。李後主又有撥鐙筆法。凡論此知必不能書。政所謂死語不須參也。要決在提得筆起。於轉處着力。

董玄宰血侵周玉。中刻一小山。四面繞以水文。四寸長。予諦審之。此冒圭也。周禮云。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冒之云者。契勘圭璧。無作僞者也。冒古帽字。今玄宰者。其形如帽。亦約有四寸。山水者。河山帶厲也。玄宰大以爲然。

六一居士極好書。然書不能工。大都書有不可學處。亦猶畫家氣韻。必在生知。禪家所謂無師智不可強見附。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帖。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覓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酌黃粱。交游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檢出篋。既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文裕陸儼山云。予往歸延比平歸。宿健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閏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枝。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實境也。

陳惟允游子手中線一幅。畫夾葉楊柳。柳下駕車欲行。上有寒林書此詩。

姑射仙人闕。據跋龍眠作內府賜朱勝。非有楊廉夫跋。惜此卷幅短。

項氏有洛神十二行。宋人書也。後有墨記一行云。此亡宋西廊下物。讀之慘然。

玄宰攜示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有漁人市網漉魚者。玄宰曰。瀟湘圖也。蓋取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又云。余曾遊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見伯時瀟湘卷亦復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苑。乃知伯時雖名家。所乏者莽之氣耳。宋宣和譜。有北苑瀟湘圖云。

智永禪師寫眞字千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眞本。石本是內降真觀年中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

朱珪字伯盛。崑山人。師濮陽吳容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吳下碑板。多出珪手。然非其人。珪不屑也。又喜爲刻印章。茅山張外史嘉珪錫之名方寸鐵。珪嘗取宋人王順伯并元趙孟頫吾子行二家印譜。吳容所刻印文。并附自製私印。篆例爲書。名曰印文集考。惜不傳。所存有名跡錄。蓋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潔不娶。終。

丁巳鄉闈所進逃古圖硯。因以逃古名堂。黃晉卿爲之記。子似字叔正。亦好文。

東坡跋宋漢傑畫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櫪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眞士人畫也。東坡此言得鑒畫之髓。

紫陽方氏曰。人主之堂曰殿。自秦始。納陛以登。謂陛十六級。在殿前屋簷之下。城卽陛也。平者車轍上下也。君步上堂下堂。則侍御者以玉環引其手。小臣不敢執君之手也。今通以大玉環爲拙奴。亦不考古之故歟。

後村云。牛李嗜如冰炭。惟愛石則如一人。

南陵水面浸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會於南陵巡補司舫。子臥屏上。書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宋甚賞譽。後爲人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妮古錄卷之二

吳伯度家有鑑壁石。高七尺。闊五尺。後刻元章題云。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篆云。泗濱浮玉。樂毅論王右軍親書於石。殉葬昭陵。溫韜發得之。至宋入高紳家。紳子高安世自錢塘至蘇州。十餘年。石已破數片。以鐵束之。後亡矣。或云唐公主以僞本易之。不曾落昭陵中。

呂東萊畜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石田少時。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霽枯木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本稿也。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

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蹟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進士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於項希憲家。

唐人書藏祕閣者頗多。惟顚張眞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擊者尤爲侁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

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並寫歸途所得詩於後。西村寧不有以教我乎。昭明墓下苔鞋緊。崴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徵游山水喜重來。雨乾芍愛相將發。春淺梅雄惡細開。傳取梁朝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沈周。

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入用文五峰。卻有此印。

宋化卿檜香大士約尺許。衣褶皆吳道子。二樹根承之。上者如蹲下者如馬。遠看水浪頭渦蹙。劉楷書陀羅尼經於左方。

大興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有東坡畫竹。見錢文通公使奏錄。

氣霧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予欲以此數則。徵名手畸小景。然少陵無人。嗣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奈何。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作。今端明檜事絕迹矣。

雲間陶叔明有蘆峽。題曰無聲詩。

古人畫雲。沾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廣僅尺。其文如蚩北苑僧巨然破墨用筆。命曰江山晚思。柯九思記書其背而刻之。此屏石色澄碧。今在雨花庵中。

趙文敏公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意。歸寫一幅贈公。公擫賞亂真。由此名實俱進。

吳世和市名士善畫。公卿爭邀至。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

余見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眞蹟後題云。爲寶國先聖書。國寶書法雋妙。家藏祕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

鮮于樞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之。欲下拜。

陸務觀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魯王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蘇蘭之意也。倪元鎮言

子昂水村圖學雪詩。在王敬美太常家。文太史臨摹一卷。如出趙手。余于白下得之。

蔡倫麻紙。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層。有表光。玉版貢餘。雜以零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層表光。非亂麻不用。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帶髓。

張伯雨素不善畫。嘗醉寫奇石。具一種逸韻。爲雲林所稱。

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粗精。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爲嘉興縣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昂書。在府學孔子廟前。

傳彬老謂蜀之錦繡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

張飛不特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有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米南宮海岳圖。陳叔方得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遣云。大米造妙入無言。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吾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祖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皆有之。蓋崑山天目龍之子也。

趙魏公書。早年法思陵。既而師李北海。余見其秋聲賦一卷。晚年筆也。後有文太史徵仲題中丞應祥跋。

元美公石田春山欲雨圖卷。今歸董玄宰。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磚中。見本叔雜表

鶴林寺多宋碑。而括珂孫觀爲多。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藏琅琊希憲家。摹與白石翁三幅卷敵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當往來方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蘇長公嘉雲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句。古人風流奇絕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闊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鶴陽子。與劉秦忠邢奇逅子。毕書。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效之。不月餘悉得其法。

朱紫陽書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吾鄉孫毅翁文簡。善畫美人。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鏡富家發。公道無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皆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曹雲西有雪雪圖。傍題云。老雲爲敬之作。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於刺繡。眞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高子勉記。淇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琵琶圖。後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嘆愛彌日。後此畫遂歸禁中。余于王岡伯處見周昉擬琵琶圖。卻無竹

馬小兒等。撥而清態動人。上有高宗題周昉擬琵琶圖四字。及蔡京詩。

米南宮墨池二大字。又寶藏二大字。傍題書學博士米芾書。在無爲州。頤野王有墨池。楊子雲亦有墨池。右軍有墨池。我長房有墨池。張芝有墨池。

宋無爲庠居士墓誌銘爲米書。應是僞帖。其里人亦能言之。

交趾有密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鬱香。

黃震嘗爲長老言。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熙釋名。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

石林葉夢得著書。石林家訓一卷。石燕語十卷。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玉澗雜書十卷。石林避暑錄話四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解十卷。又有志媿集。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審是集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解十卷。又有志媿集。

范丞相質齋一墨表。曰玉劍堂。裏曰天關第一煤。

詠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金學王右丞與董源。

顧光祿藏宋搨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後配入樂毅論。雖差較不及。然皆墨池風毛也。

文太史云。家君能三尖搨。筆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爲也。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

麗仙有一阮。阮銘填金刻之。藏高元雅家。

漢玉佩觿。皆臥蠶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沈存中云。當如芙蓉之葉。但今不復見耳。余一見於張黃門之子起之。一見於張仲玉。張觿長。璩觿短。觿字從角。想玉者又貴人所佩也。

吳門丹泉周子。能燒陶印。以象牛刻印文。或辟邪鴨象。連環瓦紐。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文亦古。

天如獅子林詩。梅可讀。倪迂有圖。

乙未十月初四日。於吳伯度家見百乳白玉觶。觶蓋有環。貫于把手上。凡十三連環。吳人陸子岡所製。

唐道徵游心禪乘。有鈍榜狀元印。蓋取大慧語。

曾見鄭所南蘭一卷。畫左有丙戌正月十五日寫此一卷。共十一字。其月日寫此一卷皆墨刷印者。其丙戌十五四字。則手書填之。

文與可有石室先生丹淵集蜀本。

東坡稱與可下筆敏樂妙。而不言其善山水。乃山谷于吳君惠處見文湖州晚寫橫卷。兼有王蘇詰關全筆力。而世以洋州一瓢竹稱之。何足以盡石室之妙

玉枕隔亭。相傳褚河南歐陽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舉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以燈影縮而小之。又云

秋壑使其客廬鎣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鋟工王用和以壺壁石刻於悅生室，經年乃就。特補勇爵所之所謂悅生蘭亭也。沈石田家玉枕本有秋壑印，及有鍾像，而刻搨亦精。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

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爲，著外聞錄，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

宋徽宗竹窗卷，趙子昂題其後，有云：小物得聖人圖及，何其幸耶。又見徽宗書六石，玲瓏古雅，不用數法，以水墨生韋學吳道子，此二卷項晦夫所藏。

宋高宗既卽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具事自浸種至登除凡二十有一，鏤版印行，樞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後此圖遂流傳人間。見遂殷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

湖州天聖寺殿壁東西二壁，有管夫人寫竹。

陸以寧謂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盡爲官，他日身後富累世。

丘長春有梳核杯，樸實夫老鐵爲補樂府一解。

鍾離翁詩，宋洙陽斗子坐盞米，估結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樞，花押如一劍狀。

宋高宗手書龍王勅，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質項子京家。

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蘇學士詩，樹作木廚而齊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謂之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

楊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

蘇文忠壺陽羨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斷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鋼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來伯家眞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黃大癡溪山雨意一卷，題云：此是僕數年前寫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雲林又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歐波，要亦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

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此法始於湖州，而柯丞章全法之。

趙子昂蕭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殘於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枝。

唐太宗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玄宰，定以爲五代人筆。

宋紙於明望之無能辨。

趙承旨手跡一啓，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孟頫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園丈尺，及稻把，舊椽竹皆已收，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舊椽竹疾發來。

趙千里弟伯駒字希遠，高宗常命二人合畫集賢殿壁稱旨，賞賚特厚。

呂公釣臺有坡老筆。

絹上非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鋼柬之，啓視乃右軍黃庭，董玄宰嘗以搨者示余，頗異夜刻，今卽藏絹上庵中。

山谷云：來楚道舟中，觀長年盪槳，槳丁撥掉，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又云：下筆痛快沉著，乃古人妙處。

乙未三月十一日，得法書通釋翰林要訣抄本於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廛相匿，反不若此書襲余芸蕉中，爲洗塵以慶其遭。

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之中，最相親愛，故鏡須奏漢，硯必宋唐。

趙魏公自云：幼好雅馬，每得片紙，必盡而後棄去。

趙孟頫銘，據銘乃趙吾鄉華亭翁也。

仇實父畫子虛上林圖，長五丈，窮態極研，蓋天孫錦手也。余見其胡笳十八拍圖，并橋會豐圖，赤壁賦圖，皆屬能品，而不若此卷爲第一。

杜祁公自少好學，工書，見蘇點

蔡邕焦尾琴六朝齊明帝賜王仲雄史

蔡珪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有續六一居士集錄金石遺文，燕王蔡靜等書行于世。

陸友仁舊得古銅印一紐，以示元鎮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沒，仲安謁元鎮賦焉，有古詩載雲林集中。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自老坡始。

褚河南有眞跡千文，濠溪云：如鐵綫纏結而成。

余藏有眞跡淳帖手踏，其帖云：子高見邦直了，便請見過，仍以此詩呈邦直，不妨恐其倘送得一榼清醇也。賦上子高翰詩八日後讀山谷集，亦有清醇酒頌，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此以借翁清閑，鑒此杯而涼，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瓷頭春。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雪水玉二箋，飲色尤奇，又以絹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於用，而無古法。

王敬美公第六子名士騏，出示兼海蟾銅水滴，綠色褰如翠羽，君今亡矣。

蘇子由之子與襄陽蔡小米書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玄暉古印者是也，後見老米墨跡一帖云：吾子蓋

兒洞陽三雄。

項氏藏一古鏡甚綠。楷書趙將廉頗四字。其陰一馬。奉漢晉篆隸。不應有楷。故是後世鎮魅之物。

趙榮祿深居二字。快雪時晴四字。皆在秀州。

馮治水碑。相傳在峨嵋峰。人未有見者。韓愈詩可考。又雲霧峰亦相傳有碑。

龍眠書法。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

余有唐伯虎夢草圖一卷。全法范寬太原王公跋云。陳仲醇奉其尊公先生之命。名長子曰夢蓮。次曰夢松。皆實夢也。獨第三子生時。未有夢而偶得是卷。仲醇蹴然曰。此詎非夢乎。今余子爲謝家兄弟續池塘春草之句。不辱此圖。已於晬之辰爲緩圖命之。而囑予題後卷。以代巖頂王錫爵書。

安東金剛嘴。不知築於何時。殘碑上有尉遲公字。

顏眞卿嘗使僮奴刻己所書。奴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爲刻之。乃得眞云。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見續伯

岳州諸名家可爲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宮和大定二碑額嗣

開元摩崖御書。葉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巔有門元紀秦山銘。四字如斗。申柳隱書秦始皇紀秦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制宣和修廟。岳嗣宋眞宗御書吉帝贊。陰字碑。行則錢鏡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嗣岳草則黃黃洋詩刻巖殿前魏閣許應元詩刻巖壁

衡山無漢碑。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峰。

馮精神在水。故篆體皆有流水形。

蕭玄宰云。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于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容疎無實際。故予書則并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

◎環內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爲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

◎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內孔之與玉之肉等也。◎此璞也。好倍肉謂之瑗。

「」此玦也。古不謂之玦。而謂之璜。故曰半璧謂之璜。亦玉環之半者也。

古人論書。有雙鈎懸腕等語。李後主又有撥鐙筆法。凡論此知必不能書。故所謂死語不須參也。要訣在提得筆起。於轉處着力。

陸友仁鬱儒青古玉印。故著印史。

李少卿印。王通印。皆銅鈕瓦形。藏余處。

雲嬉過眼錄云。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曰。省汗青軒物也。

妮古錄卷之三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澤細膩。相傳四世。高祖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蘇東坡有硯銘手跡。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臘月七日。集不收

裝法。董原麻皮裝。范寬雨點裝。修云芝麻裝　李將軍小斧劈裝。李唐大斧劈裝。巨然短筆麻裝。江貫道師巨然泥點拔釘裝。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裝。先以水筆裝。後卻用墨筆。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華蓋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畫家七黃。用水一碗。以雞席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煨土黃紅如火。置地上以碗覆之。待青冷細研。調作松皮色及紅葉等用。俗工用臙脂銀硃爲陋矣。雞陽錄積云。

蕭玄宰云。王右丞畫。余從橋李項氏見鈞雪圖。盈尺而已。絕無裝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作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顏類營丘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李。有宣和題危樓曰。幕人千里。欲枕風秋雁一聲者。然總不若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

如漁父出桃源矣。山居圖小册卷，青綠江山雪霽圖水墨短卷。

金章宗幸遂蘇院內宴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盆翫，視其篆識，多前宋宣和物。

愚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橈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賈大凝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凡卷軸上有開國印者，韓平章侂胄也。平章善寫琅玕大葉，自號太師竹。

山谷云，東坡不善變鵠。

宋時傳三昧閣亭出於杜器之，杜嵩百本，而唐刻爲第一。杜名寶昔，其有寶昔印者，不獨米老也。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眠龍，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藏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壬辰九月同盡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濠州伯父文稿，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炭水與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一龍朔三年歲□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一永徽四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其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不同，余有瘦本，元美公題簽。

梅道人一畫册云，至正十年，年已七十一矣，試鼠毫筆清衡舊里，兒面論溫熟。

錢塘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於屏上，至今遺墨在焉。吳仲迂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經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山陰蘭亭研池，可以染縑，記云，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臨池學書毛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嚴居高士圖。

賈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東方朔久居吳中，爲書師數十年，姑蘇志

虎丘生公講臺四字，李陽冰篆書。

命大定中，汾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有蓋，大者幾三尺，其中寶物獨存，鐘磬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度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靈岩縣兩岸奇石可愛，石產於縣鳳凰山，以大爲貴，或云花石崗所棄者。

朱文公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實，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敍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自了其文義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竊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于是始肆其發，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嘉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徘徊，臥起恆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簽卷舒把翫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樸，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橫卷者，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

山谷題萬松亭額篆書，東坡手書一樂工，又作樂語題之，漢篆書，二公卻又能隸篆也。

子昂得靈壁石筆格，狀如鐙雲蟠虎。

許尚書藏水卷，自禹門三汲以至秋風漾陂，凡十三種，卷終書寶慶丙戌雨豐陳樞貢呈，上有彭城一開國私印，余所見王弇州馬遠水十二幅，極奇絕，閻伯璣至余齋，孫漢陽借臨之，又爲摹二十四幅。

華亭有八分碑漢張昶書陝中華亭也。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爲研，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

王敬美藏一玉觶，有把長三寸，皆臥蠶紋，純是青綠侵蝕，真奇寶也，敬美自題其蓋曰寶觶，而余嘗一再飲酒。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沒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峯洞穴，叩之聲高越，如天燥者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士書。

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鐵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綠，質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葬玄墓，至今存，望仙橋閣著亦付之祝融，可惜。

鐵崖閣水墨，上書大癡，爲廉夫作，唐子華題。

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亦畫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比半身，其面圓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男雍重裴四字，友人劉爲己家見之。

關仝山水，下筆辣甚，王閣伯特來見之。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册，有宋徽宗題士石丞山居圖，蔡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

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子里做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碾瀹花瓶。鬚龍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春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陸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子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人竹一幅。東坡海棠詩。山谷書之。做長沙縱筆。特爲奇逸可喜。蔡玄宰至黃州。過定慧院。海棠圃猶存故址。三年前花亦尚開。

鑄印官祝溫集自言。祖恩言爲唐禮部鑄印官。世習鉤篆。即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

梅花和尚寫竹譜二十幅。在項文新家。其中草草跋語。皆得畫竹篠法。而畫竹又皆帶草書法。跋云。爲吾子能習右軍書。讀孟子佛奴作也。

鐵冠徐延之云。古鐘鼎彝敦盤盂匜鬲。其款識文。多古鳥跡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鑿賢鑑書銘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鈿形神冶。鑿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黛。對臉傳紅。光含皆殿。影照秦宮。鐫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畢亦載此鑑銘。纔八句。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硯有黑采倘失。浣濯出之。墨彩如新。聲清質細。目中罕覩其耦。幸爲余所藏。

韓幹常畫下生嗔彌勒。

宋高宗建炎。以己所常用之硯賜蔡京。禮。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

唐太宗圍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用公廚有石。用以鎮芻。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流宣和殿。或云置舒思東閣之壁。或云置長樂瑪瑙亭。靖康之亂。倘方珍寶悉歸胡塵。獨此石廢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追行在。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謚清獻。蔡廷韓云。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荊蠻民。

印。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爲驗也。亦言因封物相印付也。漢儀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璽。鄭松曰。璽印也。古者印璽通名。諸侯王黃金龜。刻云某王之璽。已後尊卑有別。公卿百官表。和國丞相太尉太傅太師太保前後左右將軍大司空金印。武帝宣帝大司馬無印。成帝初賜。哀帝去之又復。御史大夫銀印。成帝更名大司空。改金印。其次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尚書尚符璽者有印。比二百石以上。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以上皆銅印。文曰印而不曰章。刻曰某官之印。銅印鼻鈕但作鼻。不爲蠅蝨之形。銀印龜鈕。黃金璽綬鼻蛇鈕。天子璽方四寸。獨白玉螭虎鈕。大抵佩印綬必佩

綬也。

王晉卿駙馬。不獨妙擅山水。其作樂府長短句。及碑版書極佳。山谷稱其如蕃錦。

青鷄山樵鐵網珊瑚官窰軸。其書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其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

看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倩家。後爲徐太常所藏。

徐澤夫長君濬。我藏吳道子三十二相觀音水墨卷子。其上標題細字。字小而極軒翥寬綽有勢。又有王右軍月半帖。絹甚損。然筆法直是晉人風氣。

余有李嵩骷髏圖。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戲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黃郎擔皆容星百物可愛。

又有一方絹。爲休休道人大癡題。金壺王肯堂見而愛之。遂以贈去。

索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冢。吳地記云。宅傍有監洗石。周迴四丈。爲梁太守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庵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余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也。

書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玄宰所藏。

玄宰每欲買山置土。作桃源人。以應書讖。爲余圖趙王孫桃花綠山一冊。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慈庵師房。焚香煮茗。圖石梁秋瀑。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挂飛泉遙瀉雪。山間疎樹淨含烟。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瀑萬壑流。平林如幟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蘭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謂須析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遠。稍涉毗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

政和間。洛陽役夫作枕小石。有刻書。乃石家蘭亭敍。殘缺之餘。止有五十一字。

乙未六月初四過項文新觀晉國公顏眞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帖。烟定之修筆圖。趙善長山居齋易圖。毛敍明昧石圖。徐幼文林泉高逸圖。香光居士七叔明丹山瀛海圖。趙文敬觀瀑圖。趙子昂書張文潛送秦少宰序。錢舜舉川青山白雲圖。及歸去來圖。王蓋之草書二帖。馬和之毛詩鵲巢篇。皇太史墨妙。馬和之毛詩破斧篇。趙子昂行書歸去來辭。同宜者郁師古。王子逸。馬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潭僧病不至。

唐喻鳧晉卿。我詩無雜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荊關畫。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赤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盤。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鈎。

春則濃豔。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御又天郎清氣。所以爲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遠鄰田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其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潞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壺題。此畫在長安中。

宋周昉秋唐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爲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爲直學士。李淵以翰林待制居京師。爲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遭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也。

趙魏公孟年。喜臨智永千文。

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黃庭經刻本。于秦州者傷于骨勝。出越州者病于骨多。出北方古劍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

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石田先生見而圖之。

文太史得古端硯。銳首盤下。形如覆盆。面鑱五星聚奎。及楚萊三島。左右蟠螭。刻其背令嵐。竭東坡製銘。一龜橫出。作嵐嵐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爲五星硯。

張可觀與吳仲圭遊。故其筆力古勁。無俗弱之氣。嘗徙居華亭。再徙嘉興。歸寓長州之周莊。

今世傳界畫馬夏皆出丁野夫。野夫西域人也。

吾鄉於見心顧氏。見一舊石璞。甚佳。鐫雲根二字。又旁鐫一堅字。洁翁物也。

東坡蘇鈞秀才帖云。蘇鈞秀才。取歙氏女爲妻。宜得歙石之佳者。寄遺此硯。殆亦非絕品。蓋寒士無力致之耶。然亦發墨滑潤。此外當復何求。物既以拔萃爲貴。則論者不得較精粗於流品之外。不然。則歐陽公所謂吏人磨幾片。最快便也。眞跡藏項氏。

范石湖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一根。天下圖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

李後主金太子允恭。皆善畫竹。

蘇世南奏草眞跡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祗受。

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眞跡。洪武間榮公以高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窗紙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驚喜。揭之以歸。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宇有四口。鬼爲之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遮巖外。征帆杳靄間。

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閒。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姚無咎閑居濟州金鄉。昔東皋歸去來圖。樓觀堂亭位置極瀟灑。盡用陶語名之。自畫爲大圖。書記其上。

范石湖小峨眉靈壁石也。烟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時閑翫。

米襄陽長者明公草書二帖。後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爲誰。府字闕點。疑有所諱耳。

山谷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

虞集云。子昂出學書。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公素讀尚書。嘗爲之集註。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宵鶴淚。秋空雁舉。王晉卿雪霽晚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盛子昭雪深處。皆項氏藏册。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巽寫湘山樹。及橘州圖。其右門諸跋尚多也。

宛丘趙明誠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爲多。衍所著書有尚書要略。總玄遺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曾文春秋通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阻。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余又抄得閒居錄一卷。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册。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得法華七卷。又得楞嚴十卷。圓覺二卷。皆宋版也。惜無宋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嚮手寫金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結法嚴密。眞光明寶藏也。

陳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陳惟允亦長山水。寅號大癡。允號小癡。

皆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壠間物。豈容更蕉樵採。不思呵護耶。

常熟顧氏。自閶中移居枝數本。經栽移活。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芃芃。作新篁篇。

漢士碑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此。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勵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使有數萬卷書氣象。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虞集常自稱曰。執筆惟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

張郎之別號樗寮。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郎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焉。本史官書。蔽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存伯之兄郎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郎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郎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稱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

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謔極矣。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壺中。安能連甕。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東坡草書翠霧亭記。學懷素。舊有石塌。余始疑其僞。後見澄觀亭筆記言。紹興方氏獻此真跡。爲十八白蘇蔡寫腳本法。乘往往得原筆。

綠端松聲研。長七八寸。蓋研板也。其上刻松枝石骨。而以半聲爲研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宋多有文之主。自眞宗而下。皆有御筆。多至數百卷。

于西三月十五日。余與玄宰在吳門。韓敬堂太史之子快士也。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與余平原巨川觀跡。皆是楚王。又趙子里三生圖。爲文矩文會圖。李祀眠自遠社圖。惟所傳之作有軍家圖法。直酒肆壁上人耳。

上海潘學憲伯明。爲桂史歸。偶有人持玉印來售。其文字堂。學憲謂此蘇長公物也。以一金得之。未幾出知黃州府。治後有東坡碑。字堂在焉。其題名下即此印。

妮古錄卷之四

項文新家趙千里四大幅。千里二字金書。玄宰與余論書之。乃顏秋月筆也。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洋洋暖翠爲第一。眼景碎耳。

饒自然畫。深得馬遠筆法。

千昂調庭浦山二小幅。各題以驚語四句。金學蕭巨川。乃玄宰所藏。

調開之祭酒。有手維江山半幾圖。即在漢內常推爲壓王。後有沈石田跋。

廣陵韋碑。多記太宗潛藩時事。

滕用衡名用亨。平日多聞強記。尤講究六書法。好古博雅。自三代秦漢而降。由鐘石刻篆隸分隸之文。靡不研尋考覈。探極其源。而於周鼎款識。晉唐宋名公墨書。見輒能辨其是非。吐論恆傾座間。雖垂老如汲夫。永樂時。徵入修大典。爲官佐郎。姑蘇人也。

郭忠恕超王宮殿。向爲嚴分宜物。後籍沒。朱節庵國公以折俸得之。流傳至玄宰處。其長有三丈餘。皆沒骨山也。余細檢乃畫鏤鏤超王宮。非勾越也。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學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醒時鷄作伴。儒衣何必抱愚翁。祀氏書衣。翟與柳生厚。死猶奠合。幅紙從坊。又曾真得本偶人。自冊怪素怪。所章有尺牘六。見冊

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郭忠恕人物。求王士元添入。關全人物。求安定胡氏添入。或曰胡翼。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予古奇語。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董玄宰云。余性好奇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册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塗抹。殊非程氏所謂用敬之道也。就予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僞之。項子京大青綠全法王維。今歸董玄宰。余細觀之。其名董羽也。

仇英四大幅。在弇州家。一畫西園雅集。一畫清夜游西園。一畫獨樂園。一畫金谷園。而獨樂園圖。則袁張龍眠之稿。皆一丈有餘。人物位置皆古偉。

女史箴。余見于吳門。向來謂是顧愷之。其實宋初筆箴。乃高宗書。非獻之也。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間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塞。當恐花飛蝴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子陵灘下有佳石。可作硯材。往三懷講師渡水中抱一石。沉綠色也。而更樸質。余題云。鎮之以無名之璞。

米元章硯山圖。余見之純用焦墨。又見徽宗畫六石。純用淡墨。

吳琚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眞。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也。所著有尚整集。玄宰云。在京師見宋人摹幅。絕類南宮。但有雲縷印。遂定爲琚。欲爲跋尾題數行。使琚不沉沒也。

項氏有漢玉鳩一雙。上下相疊。

余藏漢玉杯。乃細腰半瓢。而下琢瓢葉細葦承之。眞有宋人三年爲楮之意。人言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掘。而沈括謂古物至巧。正由民醇。知言哉。

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洗玉。眠以十六古玉洗於池中。云時置之几上。則不應有擘窠書。想別寫一大石也。

吳偉孝廟賜畫狀元印。

黃五岳云。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器書畫。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銅器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項希憲藏大行皇太后挽詞。楷書眞蹟。後題奉議郎。充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句文字。武騎尉。賜緋袋。臣米芾上進。其字與袁册同。乃知袁册斷然米筆也。

七月一日風雨急。（傷故）桐里湖蕉吹夕涼。蕉（柳故）葉滴然（烟故）擘。簡翡翠。荷花迷睡（淚故）臉。鎖（濕故）鴛鴦。卻疑身在瀟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頗故）我雖自（非故）非徐儒子。陳蕃下榻更衙鷹。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尚書堂。戲寫此圖。并賦贈。馬瑾。壬子下有陽文生林子印。此蓋藏項玄海家。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紙板精妙。錫山華氏家藏物也。後祝京兆跋云。余所見宋刻文選數本。惟此本精妙。著名吳門。舊爲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得之。帙中有祝枝山唐伯虎諸公品題。亦妙品也。又跋云。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世俱翻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士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嗜三五種。亦皆舊刻。此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新藻。不可涯爾。丁巳祝允明筆。門人張靈時侍筆研。又跋云。古云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昔遊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曰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因遂留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年莫之過。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爲慶賀。楊循吉題。後又有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翫。

乙未七月十二日。見蘇東坡醉翁帖。阿育王宸翰圖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金山谷維摩道人帖。米南宮蓮花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眞蹟。項玄度所藏。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磚於塚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高妙。王荆公嘗誦之。書於天慶觀齋堂壁間。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眞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爲多見石刻。少見眞跡。往往覆以其者爲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長洲李世英精書學。作頌類三十卷。其義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非井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五篇。辨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

右軍爲山陰寫經。道士住蟇磧村。一作駁

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弟亡妻崇因。老長老欽公謂余曰。子胡不爲觀音。東坡南遷。嘗爲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前人不敢逆。余問石所在。曰。煨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廬中米廩後。廩土壞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爍然如未嘗毀者。蓋先是刻焉。祖龍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柳誠懸度人經。藏項司馬少溪家。今授仲子希憲。後題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於上都昭成觀。永充供養讀誦。又一行云。昭成觀內供奉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徐文杲核勘。觀察友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道。後又一行云。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其題跋大順元年二月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後有趙嚴及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宋濂題。又有吾鄉陸深與其師少宰蒲汀東一封。押縫有大觀印。宣和璽。內經中麗字。其上皆二丙字。凡湖字世民字依據諸書詳審

滕用亨待詔。善鑒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晉馬都尉王駙名。

丁晉公始典金陵。陛辭之日。眞宗出周昉袁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於寓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苕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序。皆言賞心亭臥雪圖。出於晉公家藏。不言御賜。惟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爲眞宗所賜。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廬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僞謬。忤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池澤沈氏伯侯仲貞出示宋人畫册。內有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絕。餘皆馬夏爲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一軸。梅花道人竹一幅。梅花折枝插瓶中。下以斑竹方架承者一軸。又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載酒圖一軸。仲穆洗馬圖一軸。騎馬圖一軸。又盛子昭山水一軸。上有劉伯溫題。又沈石田做梅花道人松石一軸。又桐石一軸。又竹雞芙蓉一軸。又文太史柏舟圖一軸。又水仙一軸。仇十洲四皓一軸。又梅花道人册葉十三幅。邀余題之。余爲標其僉云。梅沙彌以畫說法。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明之管。歐高麗墨。無光。

元美公云。數年來甚推薛蔚。歐諸賢爲大雅之文。

余見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歌長壽收拆。娘押封。娘書付三歌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四五歌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管盟寺書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歌六一歌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畫篇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歌了。此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卻將此錢好生實封了。附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初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發册。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個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歌歌每說知。分付順和萬六道。徐慶一等交。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州田塍。令徐壽二好生修理。休慢桑樹。好生照管。洗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栽桑樹。多種椒樹。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歌收。此卷洗定帙所藏。予趙奕有跋。

余於項氏見蔡君謨手跡。其前後二柬。即停雲館刻宋澄心堂紙帖也。

玄宰爲余摹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淵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廟阿瑛又別有摘阮小像。

小米大姚村圖。赭石甚紅。曾藏顧仲方中翰家。

元美公爲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鱗詩及記。皆命仲蔚書。而叔平漬數法不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乃水苔所成。賜蜜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蒙花所成也。

歐陽率更奠楷墨跡。有郭天錫趙子昂跋。而余以爲定是宋人書。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蕉白石。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焦光亦有蝸牛廬。俗呼黃牛廬。

余於州買得白錠餅。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

張慕江攜示倪元鎮采茶圖。筆勢不王荊蠻民俗氣。均人都是贋本。

京師楊太和大夫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跡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眞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脉。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甲午秋白下得漢印。陰文長樂二字。懸之扇頭。訪雪浪山三懷請師保恩寺中。懷公云。長樂我淨。佛之德也。其以贈我。是年渠又五十。余解以爲詩。

張羽畫師小米。

杜綰號雲林。黃長睿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幻霞。

甲午五月初　日。從北庵聽講楞嚴一卷。是日見檀香瓜中佛。又中峯國師畫像。像慈漢子也。

崑山王安道學懺於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華山作四十余圖。每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崑。

貫休昔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松雪楷書老子卷。前白描頭陀老子立像一尊。後寫道德經竟。題云。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五日。爲進之高士書於松雪齋。又金寫道德經一卷。

元文稱虞集。楊戴范椁。揭奚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溍。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

宋化卿一鹽壁石。秀而多峯巒。其上有白石如小碁子甚員。背鐫云。山高月小。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東坡酒經用也字。王荊公度支郎中爲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於孫武子十三篇中。

文待詔自元四大家以至子昂白駒董源巨然及馬夏四。三出入。而百谷丹青志言。先生畫師。李唐吳仲圭。此言似絕不知畫者。且亦何以稱待詔里客也。

王以劉廷美陳道復子正逸品。而以文先生置妙品。稱益不平。待詔未肯心死。

梁楷待詔畫院。賜金帶不受。挂于院內。自號梁風子。余曾見其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

余見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濡酒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亦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淡。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晉之王謝家也。遂趨而歸

之。

宋理宗御像。郭蕭庵所寫。度宗御像。俞似齋所寫。

董玄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荊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眞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鑒。兄幸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書成與合一本。卽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蘇叔黨墨竹。能衣鉢老坡。

白尼蓋陸梅。自嘆有蘭亭癖。

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冶。冶賦色也。

顏魯公書法。有舅商仲容授之。

趙如興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曰願一切見聞者皆成佛。

高逸圖。趙承旨作二幅。而項玄度者尤闊大。皆有朱砂着色。背面撥阮人。其傍有一傲士。以手據地。豫冠竹杖。猥藉草間。坐有青羊皮。長松落落。眞逸品也。

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潛閣閣下。希是正之。句曲張天雨起首。

黃叔明阜齊卷二幅。一背一向。學王摩詰李營丘。沈啓南題一短歌。其尾云。尺璧寬當酬尺紙。向藏元美公家。其跋刻四部稿中。有御史中丞太僕寺卿二大顆印。公之子逸季轉以贈余。

項子京藏紫端石子硯。如羊肝不穴研池。而細滑可翫。其研匣銀胎外漆之。以寶珠爲足。蓋陰有金書題名。隆池彭年同高陽許初觀。又田汝成拜觀。又黃姬水與柘湖漳餘鑒。三橋文彭文水文嘉同五湖陸師道過天籟閣賞。上又有篆西室二字。

弁山楚隆羅漢。下筆奇怪。而細潤不及龍眠。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尊造化。此是世人那得知。是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總時。

洪覺範能畫梅花。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書院寺止。餘項得新所藏。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闊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

近月國香容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闊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麓婆羅之上。岳麓之下。東坡歸去來辭跋。子昂亭林碑。皆准此也。

辰玉言。京中見雙管漢玉盃。下穴一酒眼。過酒。有鴛鴦及熊蟠其上。乃合卺杯也。而精巧非常。血浸中半雜青綠。後劉錦衣質。杭州吳復齋。項希蓋言。司馬公哥窯合卺雙桃杯。桃一合一開。卽有叶紫盤承之。盤

中一坎正相容。亦奇物也。後入劉錦衣家。

懷素塔。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於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塚。

研錄云。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王閑仲玉豆如燈。盞盤皆臥蠶。文高五寸闊如之。漢玉也。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下嫁左衛將軍王詵。好讀古文章工筆札。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禪家一合相也。

盛玄宰云。予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商人圖。秋山行旅圖。又二圖不著其名。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之。一則金吾鄭君與余。余嘗縣北苑於堂中。兼以倪黃諸跡。無復於北苑者眼者。政自不知元人來處耳。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黃伯思以瘦鶴銘爲陶隱居書似矣。獨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余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蓋不足復疑。且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乃一二相反。安得強合。

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僧虔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今傳醉翁亭未必是眞。六一居士琴操得之。

吳門韓宗伯存良。有陸士衡小東。墨色有綠意。紙亦百雜碎矣。其書乃得索靖筆。始知閣帖所刻陸雲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

陶南邨記銀工精詣者。知嘉興之朱碧山。平江之謝君羽君和。松江之唐俊卿。余僅於宋彥處見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結及鬟鬢種種精細。馬腹上僅豈許一穴。其中嵌空。重二錢七分。碧山二字刻于腹上

祝允明評勝國人書。收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驚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壘壁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煉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別韻。揚維禎如華譯夷語。自隱珠璣。陳璧如有若虛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胥郎執戟。列侍明光。

祝允明又論吾鄉書法。近朝所稱。如黃瑜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臺墨。迄今猶然。然荊玉一出而已。小變大致亦可。瑜與東海人絕薰蕕。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嘯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驚。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哦哉。

考槃餘事

屠隆　著

屠長卿先生以詩文雄隆萬間。在弇洲四十子之列。雖官途不達。而名重海內。晚年優游林泉。文酒自娛。翛然無世俗之思。今觀先生考槃餘事。評書論畫。滌硯修琴。相鶴觀魚。焚香試茗。凡案之珍。山鳥之制。靡不曲盡其妙。具此勝情。宜其視軒冕如浮雲矣。萱先生之嗣孫繼序等重付剞劂。屬予校正。幷題數言歸之。乾隆乙巳季夏晦日錢大昕書。

考槃餘事卷之一

明　東海屠　隆著

書笺

論書

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楷則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刷印濟明。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爲價之輕重。以墳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爲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倣宋單邊。闊多一線。字畫不分麤細。紙鬆刻硬。用墨駁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嗅味。皆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觀竹紙爲佳。粗識論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褙及以官劵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劃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誓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其法眼辨證。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印書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黯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笥所收。什九此物。若稍有力者弗屑也。

書直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中。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等定矣。

讐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末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皷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讐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東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於梅雨之前。晒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以辟蠹。芸香即今之七里香也。

觀書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甲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矣。出子瑞書跋

帖箋

墨跡難辨

法帖眞僞。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即不能辨。昔張思聰善摹右帖。自名翻身鳳凰。最能亂眞。唐道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眞跡。邕欣然曰。是眞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乏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貫。質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烟。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搨也。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煙以蠟。及造爲金紙水敲刷碑文。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爲金搨。

古今帖辨

古帖歷年遠而被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搓之。纖毫無染。兼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研。古意自然。故而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彈。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糊重紙脆故也。今之假帖。效而搨者近似之。然以手徹抹。而指皆墨。效北搨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透痕。用墨不勻。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爐烟濃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浸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斷矣。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搨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搨。而妍醜即別矣。

贋帖

吳中近有高手。贋爲舊帖。以竪簾厚縫竹紙。皆特抄也。作夾紗搨法。以草烟末香烟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嗅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藏帖

聚玩家。評宋之書帖。爲最上珍品。以銅玉耐久。而書帖易敗耳。兼之兵火鎗鏑或散落。俗家用以覆瓿結牆。刼曾業逢。不知其幾。故得之者。當寶過金玉。斯爲善藏。

學書

吾人學書。當兼收並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手執心談。求其字體形勢。轉側結搆。若龍跳虎臥。風雲轉移。若四時代謝。二儀起伏。利若刀戈。強若弓矢。點滴如山頹雨驟。而纖輕如烟霧游絲。使胸中宏博。縱橫有象。庶學不窮于小成。而書可名于當代矣。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于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沾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本以泉州爲佳。宋搨泉帖。亦不可得。泉州今刻。何啻天淵哉。

絳帖

宋潘思旦以淳化帖增入別帖。摹于山西絳州。計二十卷。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帖比淳化高二字。亦稱潘駙馬帖。

潭帖

淳化知行潭州摸刻二本。與絳帖雁行。歷歷八年。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增霜寒十

七日玉濃顏眞卿等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勻。形勢俱圓。頗乏剛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亦名長沙帖。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眞矣。

汝帖

摘翰帖中字牽合爲之。刻河南汝州府。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摸。謂之蘭亭帖。

祕閣續帖

元祐中。哲宗除淳化帖外。增刻他帖于祕閣。謂之續帖。

淳化祖石刻

南唐李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故名祖刻。

太清樓帖

大觀年中。徽宗以淳化帖考還數帖。重刻于太清樓下。摸自蔡京。悉章草率。鋒偏手縱。無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亦名大觀帖。

淳熙祕閣續帖

孝宗命劉漳摸勒禁中。工夫精緻。亞于淳化。兩綾□相去不遠。肥而多骨。乃失之飽。遂少風韻。亦名太清樓續閣帖。後重摸刻于紹興府學。亦名續蘭亭。以其中有蘭亭也。今遷于潭州。

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入釋文。摹於臨江官署。亦名臨江帖。在翻刻中。如有骨格。濃墨塡尤佳。

淳熙修內司本

卷帙規模同閣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星鳳樓帖

宋趙孟頫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摹于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

寶晉齋帖

紹興年間。曹之格刻于直隸無爲州學。多米芾所臨。在諸帖中爲最下。米元章又云。羲之七帖。有雲烟卷舒翔勁之氣。

百一帖

宋王曼慶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但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重刻于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刻于長沙。即借寶月古帖十卷。載入黔江之紹聖院。

臨武帖

較諸帖中所增最多。中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帖

世傳潘氏以石本帖二十卷分爲二。絳州公庫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靖康兵火俱失。金人重刻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宋宣獻公綬刻于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俱不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摸本。

甲秀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今吳中有重摹者。亦有可觀。

一百十七種蘭亭帖

宋理宗內府所藏。裝褫作十册。希世之寶也。備詳南村輟耕錄。

二王帖

宋許提舉開刻于臨江。摸勒極精。曰二王帖選。

蔡州帖

上蔡州重摹絳帖上十卷。出于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重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鼎帖

武陵郡齋重摹。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鐘鼎帖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卣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于人。

四經隸韻

書法極工。略似嫵媚。傳云石刻于琉球。其搨法紙色絕佳。

玉麟堂帖

宋吳琚摸刻。穩而不清。多雜米家筆法。

已上諸帖。原石存者。十無一二矣。

石鼓文。北魏宇文泰遷長安。

增山石刻。北魏王時所刻。史籍古目發已四篇。字絕妙。在直隸眞定府趙州贊皇縣。

泰山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泰山時。石在山東濟南府。

胸山碑。

嶧山碑。秦李斯篆皆玉筋書。宋郎文寶翻刻石在陝西西安府學。宋者國宗翻刻在應天府學中。山東鄒縣亦有翻本。

章帝草書帖。

淳于長夏承碑。漢隸。八分書。石在直隸廣平府學。

九疑山碑。漢隸。篆文并隸書。在廣西。

逸韶墓碑。即逸孝先。漢隸。篆隸書。在河南開封府東北五里。

師宜官八分書。

張公廟碑。

劉熊井陰碑。

北岳碑。漢隸。篆隸。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故名。然此帖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

已上皆周秦漢帖。

魏元苿習捷表。

鷹季直表。

受禪碑。

宗聖侯碑。魏文帝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曹子建作文。梁鵠書。在孔廟中。

已上皆魏帖。

吳國山碑。

已上皆吳帖。

蘭亭記。王右軍作并書。李龍眠畫。後有虞陵曾安父考究。并跋。在浙江山陰。

黃庭經。

樂毅論。

集王聖教序。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褚河南書。褚懷仁集右軍行書。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字體遒勁可愛。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北岳隨告文。

秦詛楚文。

郭有道碑。漢隸。蔡邕作文并書。在山西平陽縣。

石經隸書。

宜父碑。蔡邕書。在直隸眞定府。

仙人唐君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

堯母祠碑。

張平子墓銘。梁子玉書。

東方朔頌。

大草書蘭亭。蔡非眞跡。

告墓文。

攝山寺碑。智永撰。右軍書。

興福寺碑集書。

平西將軍墓銘。

楊承源碑。集歐之歐陽詢諸家良本書。

王渙之陀羅尼經幢。

羊祜峴山碑。有二石。一在湖廣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濱。亦名墮淚碑。

以上皆晉帖。

宋文帝神道碑。

齊南陽寺隸書碑。

殄鶴銘。梁陶宏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茅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見東觀餘論。

以上皆宋齊梁陳帖。

魏裴思順教誡經。

後周大宗伯唐瑾碑。歐陽詢書。

以上皆魏齊周帖。

薛道衡書朱版碑。

魏瑗書上方士舍利塔銘。

歐世南書陰聖道場碑。

以上皆隋帖。

唐太宗書魏徵碑。

王增恕延陵季子二碑。

筆陣圖。右軍行書。圖有草字。未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寫。在陝西西安府學。

金剛經。褚懷仁集右軍行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雁塔下。

草書心經。

洛神賦。歐大令書。趙大。

集右軍書牡丹詩。

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集右軍書。

裴雄碑。

臨鍾繇宣示帖。

梁思楚碑。集右軍書。

改高樓碑。

建福寺山門碑。集右軍書。

包府君碑。

齊倪桂金庭觀碑。

梁茅君碑。張瀑書。

劉靈正墮淚碑。

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

蕭子雲草出師頌。在福建福州府學。

張公謹書龍藏字碑。

史陵書馮廟碑。

開皇三年刻蘭亭記。妙絕諸本。

李邕書李思訓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行書石在陝西蒲城縣者最妙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盧府君碑。

元度一人體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香城寺中

李陽冰篆先侍郎碑。

張旭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缺過半

聖母帖。僧懷素草書絹纜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入市詩。

藏眞律公二帖。僧懷素草書俱游絲字末有宋祿暗三年邑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發仲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心經。在西安府學

枯樹賦。

僧智永千文。一眞行一行草末有大觀己丑薛嗣昌記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陀羅尼經。

僧亞栖千文。洛陽僧亞栖草書得張顛筆意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石在北監

郎官帖。張旭

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自敍帖。僧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鍾良臣跋有建業文房印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臧氏墓上

褚河南忠良像贊。

虞世南寶曇塔銘。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眞字石在西安府學

龍藏寺碑。

臨蘭亭序。褚遂良臨羲之書後有延陵之印石在陝西同州學中

蔡孝子墓表。

草書陰符經。

紫陽觀碑。

虞世南龍馬圖贊。

史惟則隸書千文。

薛稷昇仙太子碑。

中興頌。

破邪論。

褚遂良文皇哀册。

臨聖教序。褚河南臨本一在陝西西安府同州學中一在河南歸德府州中

小楷陰符經。

小楷度人經。

眞書千文。褚河南書

李懷琳絕交書。

于志寧十八學士像贊。隸書

顏眞卿元次山碑。

摩崖碑。顏魯公眞書於祁陽縣浯溪崖上

汝南宮主墓志銘。

草書千文。顏魯公書

李含光碑。

五言詩。贈寂上人

爭坐位帖稿。顏魯公行書草創稿也中多塗改字畫絕妙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處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顏氏家廟碑。顏魯公文并書碑四面環轉李陽冰篆額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放生池碑。顏魯公眞書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顏母陳夫人墓碑。顏魯公文并書石在河南許州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顏魯公行書石在陝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書楷并文一唐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北岳廟碑。顏魯公書

戒壇記。

祭伯文。顏魯公書石在陝西

麻姑仙壇記。在撫州

東方朔畫像贊。石在山東德州

多寶寺碑。顏魯公眞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干祿字帖。顏魯公眞書小字別辨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潼川州

射堂記。顏魯公書石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昭仁寺碑。歐陽通眞書石在陝西

西嶽碑。衛公李靖布衣時上西嶽書責嶽神詞亂其志宏欲有爲而吾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陝西

一行禪師塔碑。唐明皇御製文八分書在陝西藍田縣東源上

三藏法師塔銘。[illegible]行書石在陝西

北岳恆山碑。蔡有鄰隸行在直隸眞定府曲陽縣

壯觀。李白書二大字在山東金鄉縣今翻刻于濟寧州城南樓上

孔子廟碑。李陽冰篆書石在浙江縉雲縣

李北海陰符經。

曹娥碑。

臧懷恪碑。顏眞卿書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羽林大將軍臧氏墓上

金剛經。柳公權書石在陝西興唐寺中

擣衣篇。僧彥修草書石在陝西府學

榮州刺史碑。張旭行書石在陝西三原縣孔墓上

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行書石在山東金鄉縣

房定公墓碑。歐陽詢書在山東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章草石在臨江府學

婆羅樹碑。

秦望山碑。

岳麓寺碑。李邕行書石在湖廣衡山之麓

開元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眞書在西安府學
皇甫君碑。歐陽詢眞書字多損壞存者數十字耳乃于志寧撰文在西安府學今石本是重摹者
虞恭公碑。歐陽詢眞書遒勁絕妙此誠第一筆也世人貴愈惜歲落泐半石在陝西邠州宜祿巡檢司
夢奠帖。歐陽詢書
鄱陽銘。
唐太宗李勣碑。
慈福寺碑。褚遂良八分書史維則篆額石在西安府城晉昌坊
唐元宗孝經。八分隸書並作小隸字末有御跋書石在西安府學
李陽冰篆書千文。石在西安府學
元祐塔銘。侍書學士柳公權書石在西安府學
薛平碑。
元度八分書崔守成碑。
隨興寺四絕碑。李華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法冠師書額
僧行敦書遺教經。
王維書蕭州紫極宮記。
牛僧孺隸書陀羅尼經。
熊君重修先師廟碑。蘇書
糟邃良樂數論。
智永草書蘭亭記。
以上皆唐帖
孔子廟碑。曾參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李夢徵篆教興頌。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眞書魏徵撰文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眞書千文。歐陽詢書
小楷心經。歐陽詢書
王郎帖。在蘭陽府
馬券。東坡書在楊李龍宜公書院
表忠觀碑。蘇書
金剛經。蘇書
此君軒歌。
黃涪翁書狄梁公碑。孫仲謙作黃山谷眞書石在江西九江彭澤縣
晚遊池塘詩。
歸去來辭。山谷行書在江西
山水歌。米書
壯懷賦。
行書千文。米芾書
孔子手植檜賦。米南宮行書在孔廟
畫錦堂記。蔡襄眞書在河南彰德府
荔枝譜。在福建
白從矩先師廟碑。
周越草書千文。
陶穀抄高僧傳。
佛印牛頌。
李北海荊門行。
白鶴禪師墓誌記。蘇書
字源千文十八體。曾參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醉翁亭記。蘇文忠行書石在江西吉安府學明倫堂
魚枕冠記。
歸去來辭。東坡行書石在江西南康府
洋州園池三十首。蘇書
楚頌帖。蘇書
羅池廟碑。東坡眞書石在廣西
書評。行書
大江東去詞。
米南宮章君表。
鷄籠山賦。
龍井記。米書
天馬賦。米書
第一山。米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雄秀在直隸鳳陽府盱眙縣
蔡端明書東園記。
閱古堂記。
嚴陵祠堂記。
冉宗閔宣廟門碑。
葛剛正續千文。
姜夔續書譜。
袁正己廢利支天經。

歷代鼎彝器銘誌。薛尚功編次凡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儀曹

易繫卦辭說。崑崙書蔡元定撰于湖廣明倫堂

播郡王像。石在杭州西湖武穆王墓廟中

集圖亭。宋景定戚淳國賈似道命客舍樓諸本集刻擇其字之光潤者編成一帖用長工王用和刻之經年始成此本後有淳生堂印甚可寶也

以上皆宋帖

鮮于太常進學解。

鶴鳴子山白石篇。

宋仲溫竹譜。

七姬權厝志。宋支諫撰字書張羽撰文篆書在蘇州吳縣閶門外

蘭亭十三跋。宋支諫書趙松雪右軍傳書沈民望家正統中楊政橋刻于郡後有訓導會稽陳寶敬

趙松雪小楷度人經。宣德初直隸鎮江府元妙觀道士得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經後有嘉慶元年春正月九日三教弟子趙孟頫書末有元倫林學士宣閣敬其字以小

言偃祠堂記。朱晦菴撰文趙松雪書石在蘇州府儒學教諭子游殿前

樂毅論。松雪臨右軍小楷在北監國子監

佑聖觀帖。在杭州府

香嚴寺廟碑。元閻書撰在蘇州府

沈山寺碑。

東嶽行宮碑。元孟淳作趙子昂行書在新江浙州府吳興縣

小楷千文。松雪書

元元十子像贊。

洞元經。

朱晦翁富貴有餘樂詩。

拙賦。周濂溪撰陶子麟書石在湖廣

行書千文。鮮于樞書

清風樓詩。

鑒賦。

與俞仲規書。宋克撰并書俞仲規俞孫俞琰駙石在直隸松江府

隨閣亭帖。趙文敏公臨摹紹興本在北監今亦不全

隨座位帖。趙松雪隨顏魯公帖在北監今亦不全

栖岱阡表。松雪書行草在山東泰安縣

示子手帖。趙文敏行書在臨江府學

眞書千文。鮮于樞書在松江府

樂善堂集趙諸帖。

吳衍篆陰符經。

不自棄文。宋璲小楷書

小楷孝經。趙孟頫書

張即之金剛經。

石鼓臨本。舊刻宋直郡時從給金填其刻文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刻取其金面棄去之故自刻原土字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刻亦久遠之驗也若今之輔摹者謬甚矣

借訥草書千文。吳借訥右軍張旭懷素書上有晉祭孫仲賢跋訓宜德間寺僧得之土中今在蘇州虎山橋

以上皆元帖

大字千文。中書舍人蘇安撰孟學士眞書字法顏歐虞柳在蜀府者爲第一本宣德中直旭翻刻于直隸宣國郡中亦佳江西新本不及遠甚

瑯琊公任冕詩。解學士大楷草書詩二首石在直隸松江府

春夜宴桃李園記。趙孟頫書在蘇州府虎山橋

易繫卦辭說。崑崙書蔡元定撰國知府周鼎重刻教授劉應有跋

草韻。三種各五卷宋元有刻今吳中重刻

閣帖。松江顧氏潘氏得泉別墓辭醫時本爲佳

春夜宴桃李園記。松雪書

鐵佛寺鐘銘。松雪眞書在松江府鑄砂組恩鐘院

碎金帖。

玉枕閣亭。趙松雪寫禪河南歐陽率更縱木方四五寸纏頭小楷一在臨江府一在福州府學

趙仲穆義田記。

雪菴頭陀茶榜。

玉翼篆。

書杜出塞九首。宋仲溫做草草吳曾善啓舊藏

四體千文。周伯溫書在江西鄱陽縣

吳志淳千文。淳書石在福州府學

第一山。太祖御書在直隸鳳陽府龍興寺中方一尺五寸

國朝敕崇孔子廟碑。詹孟舉撰并書在闕里大成殿前

草書要領。五卷也書草書初學法

帝王聖賢將相像。自伏羲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玉林居士刻于福建星峯書院

書法要覽。劉仲術撰書在四川蜀府

國朝書法。石在浙江杭州

東書堂帖。皇明宗室周府翻刻閣帖，而增入圖章數文，并宋人書，若有雅趣，近復翻刻，其去周帖又甚遠矣

金剛經。本朝名人各書一段。

小停雲館帖。文徵仲刻內本，本朝名人筆跡。

修雲館帖。姑蘇文待詔徵仲得前人未刻真跡，勒之于石，翻本則不佳矣。

以上皆國朝帖

國朝書家，當以祝希哲允明爲上。今之人不留家臨池而人染翰，然無敢與希哲抗衡也。文徵仲徵明以法勝，王履吉寵以韻勝，然文之書貴有親藩中貴及外國人，雖遺以隋珠趙璧，而欲購片紙隻字，平生必不肯應。此文之名益重于世。宋仲溫克仲珩璇，當興文王並駕之四子者，亞于祝者也。陸子淵深、沈民則度、徐武功有貞、李貞伯應禎、吳匏菴寬、五人，其又次者也。詹孟舉希原，解大紳縉，鳴于朝，周履道延，盧公武熊，著于野，朝者雖當讓野。杜瑕、沈粲、楊士奇、李昌祺、胡濙、曾棨、李時勉、陳敬宗、吳餘慶、衛靖、魏驥、劉珏、張汝弼、黃翰、張天駿、蕭顯、邵文敬、詹和、錢溥、錢博、陳獻章、任道遜、王守仁、金琮、周倫、張寧、凌安然、許成名、許宗魯、朱曰藩、王愼中、楊愼、羅洪先、陳鶴、楊珂、羅鹿鳴、吳維嶽、陳道復、王同祖、袁裘、王穀祥、文嘉、陳鑒、陸師道、彭年、許初、黃姬水、張鳳翼、王穉登、邢侗、俞允文、莫是龍、黎民表、梁孜、湯煥、吳大禮、陸萬里、其又次者也。古隸在明世，殊寥寥矣，惟陳璧、文徵明、文彭、數人而已。篆書李東陽、膝用亨、程南雲、金湜、喬宇、景暘、徐霖、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署書詹希原、夏昶、蔣廷瓚、朱孔暘、湛若水、夏言、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王問、俞憲、莫如忠、陳爾見。張天駿有所養婢善書，觀者嘖嘖稱賞，能贊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朱孔暘、姜立綱、皆揀史筆，所謂南路體也。馬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況多俗筆。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皆近時書中惡道也。王逢年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之數子者，書不足法也。

李自實亦稱善書，爲右都御史，坐事謫戍法，豐吏部坊改名道生，自負書藝，第形樸，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蹤跡永絕。此二人者，人品惡薄，書不足道也。

以上評國朝書家

宋姜堯章陽亭偏傍考

永字無盡，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人反刷。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斜脚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少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点大矣，亦字是四點。興盛盛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反挑脚處有一缺。

右法特舉其大槩耳，持此以觀天下之闕亭，恐亦不大失眼。

五字損本闕亭考

端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闕亭模本字考

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巢山二字榜註，因奇因字中改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圍去二字，曾不知曾字，旁註作增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添此字耳。

闕亭諸本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曾字，三行舉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圍，夫字上鋒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題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字，七行幽字，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以遊三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湍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缺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劉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留劉仙都，又題紹興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舉字闕。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首行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者。不知處本首行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淸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寘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眞，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

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

趙松雪闕亭十三跋考

第一跋三行篆字大七八分。二跋四行零四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篆字。三跋七行作章草。與二跋大小同。四跋二行作篆字差小于上。五跋一行半作篆字比上又小。六跋二行半作行書比首跋差大。七跋四行作行書字比上差小。八跋三行零二字作草書比上差小。九跋三行半作小楷帶篆字。十跋四行半行草帶草字書。與昔人得古刻同大。十一跋二行小楷作篆字。十二跋三行作篆題章草。十三跋三行作篆字頗瘦。

考槃餘事卷之二

畫箋

評畫

書法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王弇州四部稿。

賞鑒好事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尚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張彥遠云。有收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褫。能裝褫而無銓次。皆病也。若寧庶人宸濠。嚴逆人世蕃。蓋富貴貪婪之極。而傍及於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

似不似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陵老子之于詩也。

古畫

上古之畫。跡簡意淡。眞趣自然。畫譜繪鑒雖備。而歷年遠甚。簽軸敗腐。不可得矣。

唐畫

意趣具于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剿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

宋畫

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爲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元畫

評者謂士夫畫。世獨尚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法氣韻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觀其曰寫。而不曰畫者。蓋欲脫畫工院氣故耳。此等謂之寄興。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師法。何以上擬古人。而爲後世寶藏。如趙松雪、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四大家。及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輩。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磨。此眞士氣畫也。雖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然亦得宋人之家法而一變者。

國朝畫家

明興。丹青可宋可元。與之並駕馳騁者。何啻數百家。而吳中獨擅其大半。卽盡諸方之煒然者不及也。

邪學

如鄭顯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者也。俱無足取。

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草草不經意處。迺其天機偶發。生意勃然。落筆趣成。自有神妙。有則宜寶藏之。

臨畫

臨模古畫。着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摹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祕府多寶藏之。今人臨畫。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摹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纖細逼眞。效黃子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摹倣諸家。筆意奪眞。獨于倪元鎭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而山水爲尤。今如吳中莫樂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宋繡畫

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從八法求。正謂此也。須着眼圓活。勿偏己見。細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妙處。方是。

品第畫

以山水爲上。人物少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貼襯。嗅之異香可掬。此其最上品也。

無名畫

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大家。適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即填某人款字。深爲可笑。

單條畫

高齋精舍。宜掛單條。若對軸即少雅致。況四五軸乎。且高人之畫。適與偶作數筆。人即寶傳。何能有對乎。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言畫矣。

古絹素

唐紙則硬黃短簾。絹則絲粗而厚。有搗熟者。有四尺闊者。宋紙則鵝白澄心堂。絹則光細若紙。揩磨如玉。間有闊五六尺者。名曰獨梭。元絹有獨梭者。與宋相似。有家機絹皆妙。

錦

古有樗蒲錦。又名闘鵝錦。有樓閣錦。紫驪花鳥章錦。朱雀錦。鳳凰錦。斑文錦。走龍錦。翻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毬錦。皆宣和製。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皆用作裱背。

學畫

人能以畫寫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縛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趙孟頫不畫雜神品。賞鑑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軸頭

用檀香爲之。可以除濕遠蠹。芸麝樟腦亦辟蠹。

藏畫

以杉梣木爲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黴濕。遇四五六月之先。將畫幅幅展玩。微見風日。收起入匣。用紙封口。勿令通氣。霉透風空間。或去地丈餘。又當常近人氣。過此二候方開。可免黴白。平時張掛名畫。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令惹塵濕。收起先拂去兩面塵垢。路見風日。即珍藏之。久則恐爲風濕。損其質地。

小畫匣

單條短軸。作橫面開闔門扇匣子。畫直放入。軸頭貼籤。細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裔。不宜局促。亦不可着力捲緊。恐急裂絹素。

拭畫

揩拭畫片。不可用粗布。恐摸擦失神。

出示畫

古畫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畫背就觀。絹素隨折。或忽慢墮地。損裂莫補。

裱畫

畫不脫落。不宜數裱。一裝潢則一損精神。墨跡亦然。

掛畫

對景不宜掛畫。以僞不勝眞也。

紙箋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南紙用豎簾。其紋豎。皆二王眞跡。多是會稽竪紋竹紙。

唐紙

有硬黃紙。唐人以黃蘗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蠟。光澤瑩滑。用以寫經。今祕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倣。紙皆硬黃。又元和初。蜀妓薛洪度以紙爲業。製小箋十色。名薛濤箋。亦名蜀箋。

宋紙

有澄心堂紙極佳。宋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此紙。毫間有紙繊成界道。謂之烏絲欄。有歙紙。今徽州歙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白。有藤白紙。觀音簾紙。鵝白紙。竹藤紙。大箋紙。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書寫字。

元紙

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鹿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鬱儀子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

國朝紙

永樂中。江西西山僧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廬州英山。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川。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用細密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龍紙。洒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如玉潔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洒金箋紙爲佳。松江潭箋不用粉造。以荊川連紙。稍厚研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類宋紙。新安做造宋藏金箋紙。亦佳。有舊裱裝卷絹紙。作紙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高麗紙

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造葵箋法

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滴下。搗爛取汁。用孩兒白白鹿堅厚者裁段。葵汁內稍投雲母細粉。朋攀些少和勻。盛大盆中。用紙拖染掛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素用。其色綠可人。且抱對人傾葵微意。

20A

染宋箋色法

黃柏一斤搥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熬至二升止。濾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濾用。胰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碗。浸搾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紙香箋壓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復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胰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士氣。否則不可着色。開染法以皂角搗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瓮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一次掛乾。復以明礬煮湯。加刷一次掛乾。用以作畫。殿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拆裱裝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宜寶藏可也。

造搥白紙法

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碗。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幅。將上一幅刷濕。又加乾紙十幅。累至百幅。無礙。紙厚以七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壓紙。過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濕則晾乾。否則平鋪石上。用打紙搥敲千餘下。揭開晾十分乾。再疊壓一宿。又搥千餘搥。令發光與蠟牋相似方妙。余嘗製之甚佳。但歇涉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

用雲母粉同蒼朮生薑燈草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絹包揉洗。盒揉盒細。以絕細篩甚佳。收時以綿紙數層蓋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濕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直塌。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黃蠟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造松花箋法

槐花半升。妙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銀母粉一兩。礬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用絹濾過。方入盆中搥勻。拖紙以淡爲佳。文房用牋外。此數色皆不足備。

墨箋

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藉美於今。更藉傳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漫污。用淡重稍門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貴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者不膠。急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研則久停。塵埃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澀。墨積勿留。藏久膠宿。墨用乃精。鑑墨三昧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濃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

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觔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筋及毛。皆剔不用。入冶成膠。卽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楊升菴外集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揀儲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鄉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根深千歲斧斤遠。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盛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又歇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烟。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眞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巧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烟。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值黃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楊升菴外集

筆箋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蠟貼硯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纖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概。當盡於是。今人毫少而狸蠟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爲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之。以雉尾或雞鴨毛爲蓋。五色可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麞毛、鹿毛、羊鬚、胎髮、猪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兎毫爲佳。兎以崇山絕壑中者。兎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兎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者。尤絕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管、錄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尙焉。冬月以紙扇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卽爲舊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工

古者蒙恬制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叠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國朝有陸

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佳金陵。青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准。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揚州之中管鼠心畫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筆亦妙。

藏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爲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滌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寫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飛

古人重筆。用敗則棄。今人委之奮士。似非雅厚。昔趙光逢溯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衰。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磚。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前集）

筆經

劉向說苑。王溝生說周公。書筆牘者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柔者居前。毫者居後。強者爲刃。懦者爲輔。參之以鼠。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濡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曲中勾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澀。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釋書之。（論書筆外集）

硯箋

研

研以端歙爲上。古端之舊坑下岩。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無聲。貯水不耗。發墨而不損筆者。爲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第白編綠端。非眼不易辨也。歙亦如之。但無眼耳。大抵端取細潤停水。歙取積澀發墨。兼之斯爲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采。聲之清洽。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爲可貴耳。

食研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滌硯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春夏二時。霉濕蒸濕。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研精彩。尤須頻滌。以葫蘆子擦硯滋潤。不得以滾湯滌研。不可以苴片故紙揩抹。恐苴

毛紙屑。以混墨色。端溪有洗硯石絕佳。今以皂角清水滌之爲妙。或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滯墨。或以絲瓜穰滌洗。或以逸房蔬滌洗。去垢起滯。又不傷硯絕佳。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

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藏硯

端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石工取石琢研。訖。酒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取以爲藏。研最佳。或以文綾爲囊。帽避塵垢。置之笥匣。不可以研壓研。恐傷研材。

冬月研

冬天嚴寒。不可用佳研。得清州熟鐵研。可以敵凍。炙研預用四脚掙爐架火硯上。微微逼之。或用研盤亦可。

朱研

亦得舊石者方妙。或用白端亦可。

墨繡

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洗不浮者。名曰墨繡。爲古硯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誚。

琴箋

論琴

琴爲書室中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晉居士談古若無古琴。新者亦須懸一床。無論能操。縱不善操。亦當有琴。淵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吾澤業琴。不在記博。惟知琴趣。貴得其真。若巫聖操、懷古吟、志懷賢也。古交行、雪窗夜話、思尚友也。猗蘭陽春、鼓之宣暢布和。風人松、御風行、操致涼飈。解慍、瀟湘水雲、雁過橫陽、起我興。薄秋弄、梅花三弄、白雪操、逸我神。游玄圃、樵歌漁歌、鳴山水之間。心谷口引、扣角歌、抱烟霞之雅趣。詞賦、若歸去來、赤壁賦、亦可詠懷寄興。清夜月明操弄一二。養性修身之道。不外是矣。豈徒以桐爲悅耳計哉。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斷紋

古琴以斷紋爲證。不歷數百年不斷。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此爲最古。有牛毛斷。其紋如髮千百條者。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半寸許。有龍紋斷。其紋圓大。有龜紋、冰裂紋者。未及見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而琴無布。他器安靜。而琴日夜爲絃所激也。

古琴灰

觀合縫處。無隙不散。斷紋過肩。此漆灰琴也。若上下有紋。兩傍光漆者。迺開而復合。重漆補者。此料灰琴

也。

古琴材

琴材以桐而梓底者爲上。純桐以一木置之水上。取上半浮者爲面。下半沉者爲底。亦陰陽材也。若底面皆用浮者。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沉也。然必不能遠。遠聲亦不實。桐面杉底者。無足取也。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吳中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斷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爲贖代之寶。過於精金美玉也。

琴軫

玉者不爲之華。有花則易轉。紫不受汚。紫檀犀角者亦可。

琴徽

琴以金玉爲徽。示重器也。然每爲琴災。不若以蚌珠蚌爲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愈覺明朗。光彩射目。取者了然。觀亦不俗。若老儒清夜不寐。以琴消遣。如用金蚌爲徽。則有光色。燈月炫目。不便老觀。惟白日照之無光爲宜。

琴弦

弦絲蜀中爲上。蜀中洛不爲次。山東江淮爲下。此由水土使然也。今只用白色柘絲爲上。秋蠶次之。弦取冰者。以素質有天然之韻。若朱弦則徹色所潛。稍潤而失其本真也。

琴囊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囊。長僅五尺。闊一寸有餘。上有方勝。或象眼花紋。用錦琴囊。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以堅漆塗之。或用維摩式。高一尺六寸。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高或費力。不久而困也。嘗見一琴囊。用紫檀爲邊。以錫爲池。於囊中貯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爲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爲世所稀。

琴室

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壁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遠。如平屋中。則於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於喬松修竹。岩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景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間有絃。餘處悉匡。令關聲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製有定式。謂之官琴。餘悉野斲。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斷紋漸去。

元琴

有朱致遠造琴精絕。今之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者。

國朝琴

成化間有登城。萬隆宏治間。有婺塘惠祥、高騰、祝海鶴、擅名當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師品爲第一。大抵琴以音爲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爲古哉。

蕉葉琴

取蕉葉爲琴之式。製自祝海鶴。甚佳。

百衲琴

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段。膠漆緻長。非好奇也。今倣製者。以龜紋錦片。錯以玳瑁、象牙、香料、雜木。嵌背爲紋。飾滿琴體。名曰寶琴。與廣中滇南鉤嵌琵琶何異。更可笑也。近有銅琴、石琴、紫檀烏木者。皆失琴旨。雖美何取。

挂琴

不論寒暑。不可挂近風露日色中。及磚墻泥壁之處。恐惹濕潤。琴不發聲。宜木格布骨。紙屏當風透氣處挂之。加以護匣。以遠塵垢。或置床上被中。以近人氣爲佳。

琴匣

貴容小止。可容琴。不使中空搖動。梅月未至。須先以琴入匣中。鎖閉。以紙糊口。不令潮濕。藏琴。

抱琴

當語重便。勿令橫抱。恐觸物致損。須按古今人抱琴二勢。方稱雅觀。

對鶴

彈琴欲鶴舞。鶴未必能舞。觀者閑然。誠非雅致之事。

對月

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寂寂。月色當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

對花

宜共岩桂江梅茉莉薔薇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艷者爲雅。

臨水

鼓琴偏宜於松風澗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籟芳沚。微風淡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焚香

香清煙細。如水沉生香之類。則清馥韻雅。最忌龍涎及兒女脂香。

盥手

彈琴須先盥手。則絃不受汚。夏月惟宜早晚。午則不可。非惟汗溽。恐太燥脆絃。

盥下

乘興彈琴。不可久坐。不惟潤絃。抑且傷人。且陽材鼓之有聲。陰材則無聲矣。

飲酒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啜茗。間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醺意而已。若堆醴酪。羅葷腥。縱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

琴壇十友

冰絃。玉軫。軫函。玉足。絃到。琴囊。錦囊。琴牀。琴匣。替指。以鵝翎造。此龍仙製也。火焙等之。

考槃餘事卷之三

香箋

論香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標。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煥帖。揮麈閒吟。剪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霧馥馥。撩人。更宜浮筍醒客。酷月清宵。冰絃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燼。香霧隱隱繞簾。又可袪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瞎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猛。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煮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景界。靜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者。不博眞味。徒事好名。彙以諸香合成。鬬奇爭巧。不知沉香出於天然。其幽雅冲澹。自有一種不可形容之妙。若修合之香。既出人爲。就覓瀝鹽。卽如通天爇冠。蹙眞龍涎。雀頭等項。縱製造極工。本價極費。決不得與沉香較優劣。亦豈貞夫高士所宜耶。

棋楠香

有樹結棋楠。綮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如墨。白如糠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棋楠。色黃上有結若金絲。惟塘結爲佳。

角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沉水。好速亦能沉也。有以碎沉香鍊煉成大塊。以市於人。當細辨之。

片速香

俗名鯽魚片。雉雞斑者佳。有僞爲者。亦以重實爲美。

唵叭香

一名黑香。以軟潤色明者爲佳。手指可撚者丸者。妙甚。惟都中有之。

角香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者、爲鐵面。純白不烘焙者、爲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輕。

降眞香

紫實爲佳。茶煮出油焚之。

白膠香

有如明鉛者佳。

黃檀香

黃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膩。

美蓉香

京師劉鶴製妙。

蒼朮

句容茅山產。細梗如猫蕊者佳。

萬春香

內府者佳。

闌香

以魚子闌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末香漆竹棍蒸者、弱甚。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鶴所製。月麟香。聚仙香。沉速香。三種。百花香卽下矣。

龍桂香

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

甜香

惟宣德年製者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鑑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塊二三斤。有錫罩蓋罐子。

一斤一顆者方眞。

黃香餅

王鎮住東院所製。黑沉色無花紋者、佳。其僞者、色黃惡極。

黑香餅

劉鶴二錢一兩者佳。前門外李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

京線香

前門外李家第二分每束價一分、佳。

龍樓香

內府者佳。

玉華香

武林高深甫所製。

媛閑香

有黃黑二種。劉鶴製佳。

黑芸香

河南短東城上王府者佳。

香爐

宣哥定窰龍泉宣銅潘銅彝爐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爲上。

香盒

有宋剔梅花蔗段盒。金銀爲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研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窰饒窰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匣可攜遊。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鎖周圍作隔火。尤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筯直擱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磁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匙筯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適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筯瓶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筯下重不仆。古銅者亦佳。官哥定窰者。不宜日用。

香盤

紫檀烏木爲盤。以玉爲心。用以插香。

袖爐

青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談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有罩蓋方圓爐亦佳。

茶箋

茶品

與茶經稍異。今烹煮之法。亦與蔡陸諸前人不同矣。

虎邱

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爲豪右所據。窮窶山家。無緣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噉之賞心。嗅亦消渴。誠可稱仙品。諸山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岕。浙之長興者佳。荊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須親自採收方妙。

六安

品亦精。入藥最効。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

龍井

不過十數畝。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山中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眞者、天池不能及也

天目

爲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地誌云。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遲行。茶之萌芽較晚。

採茶

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須在穀雨前後。覓成梗帶葉微綠色。而團且厚者爲上。更須天色晴明。採之方妙。若閩廣嶺南。多瘴癘之氣。必待日出山霧。霧障嵐氣收淨。採之可也。穀雨日晴明採者。能治痰嗽、療百病。

日晒茶

茶有宜以日晒者。青翠香潔。勝以火炒。

焙茶

茶採時、先自帶鍋灶入山。別租一室。擇茶工之尤良者。倍其僱值。戒其搓摩。勿使生硬。勿令過焦。細細炒燥。扇冷方貯罐中。

藏茶

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先於清明時收買箬葉。揀其最青者。預焙極燥。以竹

絲編之。每四片編爲一塊聽用。又買宜興新堅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淨焙乾聽用。山中焙茶同。復焙一番。去其茶子老葉枯焦者。及梗屑。以大盤埋伏生炭。覆以灶中敲細赤火。既不生烟。又不易過。沿茶焙下焙之。約以二斤作一焙。別用炭火入大爐內。將罌懸其架上。至燥極而止。以編箬襯斤罌底。茶燥者。扇冷方先入罌。茶之燥。以拈起即成末爲驗。隨焙隨入。既滿。又以箬葉。覆於罌上。每茶一斤。約用箬二兩。口用尺八紙焙燥封固。約六七層。揑以方厚白木板一塊。亦取焙燥者。然後於向明淨室高閣之。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隨即包紮。夏至後三日。再焙一次。秋分後三日。又焙一次。一陽後三日。又焙之。連山中共五焙。直至交新。色味如一。罌中用淺。更以燥箬葉貯滿之。則久而不浥。

又法

以中罎盛茶十斤一瓶。每瓶燒稻草灰入于大桶。將茶瓶座桶中。以灰四面塡桶。抵上覆灰築實。每用撥開瓶取茶些少。仍復覆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

又法

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口朝下放不蒸。緣蒸氣自天而下也。

諸花茶

蓮花茶。于日未出時。將半含白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紮緊。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蕊製之。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絲間和用。密麻布襯。焙火廂盛。茶於上烘熱。以淨綿被罨之三兩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以被罨烘乾收用。

木樨、玫瑰、薔薇、蘭蕙、梔花、梅花、皆可伴花。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氣全者。量其茶之多少。摘花爲伴。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箬紮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則花香滿類。茶味不減。諸花倣此。已上諸平等細茶拌之可也。若花入茶。本色香味尤盛。茉莉花。以熱水半杯放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晚時採初開茉莉花緩於孔內。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

擇水

天泉。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故秋水較差勝之。春冬二水。春勝於冬。皆以和風甘雨。得天地之正施者爲妙。惟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所致。實天之流怒也。　龍行之水。暴而霪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皆不可食。　雪爲五穀之精。取以煎茶。幽人清賞。

地泉。　取乳泉漫流者。如梁溪之惠山泉爲最勝。　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且瀨峻流駛而清。岩奧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取香甘者。泉惟香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　取石流者。泉非石出者必不佳。　取山脈遠遞者。山不停處。水必不停。若停

即無源者矣。旱必易涸。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挹之不竭。即可食。不然。則滲漉之潦耳。雖清勿飲。　有毒湧濫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如廬山水簾。洪州天台瀑布。誠山居之珍。箔錦幙。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矣。　有溫泉。下生硫黃故然。有同出一壑。半溫半冷者。皆非食品。　有流遠者。遠則味薄。取深鑊停蓄。其味迺復。　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蓋山於飲泉之不流者。　泉上有惡木。則葉滋根潤。能損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如南陽菊鑊。損益可驗。

江水

取去人遠者。楊子南冷夾石停淵。特入首品。

長流

亦有通泉竇者。必須汲貯。候其澄徹可食。

井水

脉暗而性滯。味鹹而色濁。有妨茗氣。試煎茶一顯。隔宿視之。則結浮膩一層。他水則無。此其明驗矣。雖然、汲多者可食。終非佳品。或平地偶穿一井。適通泉穴。味甘而淡。大旱不涸。與山泉無異。非可以井水例觀也。若海濱之井。必無佳泉。蓋潮汐近地斥鹵故也。

雪水

上天自降之澤。如上池天酒甜雪香雨之類。世或希覯。人亦罕識。適仙欲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卻病。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如新安黃山東峰下。有硃砂泉。可點茶。赤色微紅。此自然之丹液也。臨沅廖氏家世奇。後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西湖葛洪井中有石瓮。陶出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

甘泉。　山子藝苑茶小品

味美曰甘。泉氣芳曰香。泉惟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

發水

取白石子置瓮中。能發其味。亦可澄水不濁。

茶記。言發水置石子於甕。不惟益水。而白石清泉。會心不遠。夫石子須取其水中表裏瑩徹者佳。白如截肪。赤如鷄冠。藍如螺黛。黃如蒸栗。黑如元漆。錦紋五色。輝映甕中。徙倚其側。應接不暇。非但益水。亦且娛神。　屠隆鴻史茗笈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熟湯洗茶。去其塵垢。俟冷氣烹之則美。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煙。雖微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

如魚目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泉湧連珠，為二沸。奔濤濺沫，為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如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蓋之矣。若薪火方交，水syl縱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謂之嫩。若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非煙，始取用之，湯已失性，謂之老。老與嫩，皆非也。

注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譁，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則茶不勻粹，是謂緩注。一瓶之茗，不過二錢，茗盞盡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則茶少湯多，是謂急注。緩與急，皆非中湯。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凡事俱可委人，第責成效而已。惟瀹茗須躬自執勞，瀹茗而不躬執，欲湯之良，無有是處。居士又著

擇器

凡瓶要少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相應。若瓶大覆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所以策功建湯業者，金銀為優，貧賤者不能具，則甆石有足取焉。甆不奪茶氣，幽人逸士，品色相宜，石凝結天地之秀氣而賦形，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然勿與詭珍衒豪貴公子道，銅鐵鉛錫腥苦且澁，無油瓦瓶，滲水而有土氣，用以煉水，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亦不必與猥人俗輩言也。

洗器

茶瓶茶盞茶匙生鏽，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熁盞

凡點茶，必須熁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浮。

擇薪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非炭不可。若暴炭存薪，濃烟蔽室，實為茶魔。或柴中之獷火，焚餘之虛炭，風乾之竹篠樹稍，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浮泛，無中和之氣，亦非湯友。

擇果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香橼、楊梅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鷄豆、銀杏、新笋、蓮肉之類，精製或可用也。

茶効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出本草拾遺。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剔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蟲毒自去矣。然率用中下茶。出蘇文

人品

茶之為飲，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賞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啜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司馬溫公與蘇子瞻嗜茶墨，公云：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為然。

唐武曌博學有著述才，性惡茶，因以詆之，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收功於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遐近易知，禍遠難見。世說新語

李德裕奢侈過求，在中書時，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清致可嘉，有指蹤德。芝田錄

傳稱陸鴻漸閭門著書，詩讚肇木性甘苦葬味，辨淄澠，清風雅趣，膾炙古今。嗜茶者，至陶其形容，傷突間，祀為茶神。可謂尊崇之極矣。嘗考證類志云：陸羽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燋爆不可食，羽怒以鐵索縛奴，而投火中，殘忍若此，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東原武葉錄

茶具

苦節君，湘竹風爐。建城，藏茶箬籠。湘筠焙，焙茶箱，蓋其上以收火氣也，貯其中以防潮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蓋茶色香味也。雲屯，泉瓶。烏府，炭篋。水曹，滌器槽。鳴泉，煮茶瓶。品司，竹為撞，收貯各品茶葉。沉垢，古茶洗。分盜，木杓，即茶鍾水則，每碗升用茶一兩。執權，準茶斟茶一碗用水二升。合香，品日支茶類以贈司品者。歸潔，竹筅，刷瓶內以滌垢。漱玉，茶盂。商象，古石臼。遞火，銅火斗。降紅，編火筋，不用鐵杴。團風，湘竹扇。注春，茶臼。靜沸，竹架，即茶鍾支瓶。運鋒，鐵果刀。啜香，茶匙。撩雲，竹茶匙。甘鈍，木碾槽。納敬，湘竹茶筒。易持，易茶漆，雖祕閣。受污，拭抹布。

盆玩箋

盆花

盆景以几案可盈者為佳，其次則列之庭榭中物也。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高可盈尺，木大如臂，針毛短簇，結為馬遠之欹斜詰曲，郭熙之露頂攫拏，劉松年之偃蹇屏蔽，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樣樹可觀。更有一枝兩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為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以透漏窈窕奇古石筍，安插得體，置諸庭中，對獨本者，若坐岡陵之巔，與孤松盤桓，對雙本者，似入松林深處，令人六月忘暑。又如閩中石梅，迥天生奇質，從石本發枝，且自露其根，樛曲古拙，偃仰有態，含花吐葉，歷世不敗。蒼蘚鱗皴，封滿花身，苔鬚垂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玩。烟橫月瘦，恍然夢醒羅浮。又如水竹亦產閩中，高五六寸許，極則盈尺，細葉老幹，蕭疎可人。盆植數竿，便生淇川之想。此三友者，盆几之高品也。次則枸杞，當求老本虬曲，其大如拳，根若龍蛇，至於蟠結，柯幹蒼老，束縛盡解，不露做手，多有態若天生。然雪中枝葉青鬱，紅子扶

蘇點點若綴時有雪壓珊瑚之號亦多山林風致杭之虎茨有百年外者止高二三尺本狀笛管葉疊數十層每盆以二十株爲林白花紅子其性甚堅嚴冬厚雪玩之令人忘餐更須古雅之盆奇峭之石爲佐方愜心賞至若菖蒲一具夜則可收燈烟朝取垂露潤眼誠仙靈瑞品齋中所不可廢者須用奇古昆石白定方窰水底下置五色小石子數十紅白交錯青碧相間時汲清泉養之日則見天夜則見露不特充玩亦可辟邪他如春之芳蘭夏之夜合黃香萱秋之黃密矮菊冬之短葉水仙美人蕉佑以靈芝盛諸古盆傍立小巧奇石一塊架以朱几清標雅賞疎朗不繁玉立亭亭儼若隱人君子清素逼人相對覺天池茗吟本色詩大快人間俗眼

瓶花

堂供須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雜如縛又忌花瘦于瓶須各具意態得貴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瓶忌有環忌成對忌小口瓮肚瘦足藥罐忌用葫蘆瓶忌粧彩雕花架忌香烟燈煤爐觸忌油手拈弄忌貓鼠傷殘忌井本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夜則須見天日忌以插花之水入口惟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預防之

擬花榮辱

花之雅稱爲榮曰栽灌得時開植時明輕雲蔽熱暖日蒸香薄寒護蕾和風拂蕊清露舞態細雨遥熙烟籠殘醉露濕新粧涼月篩陰夕陽斜影蒼蘚蟲蝕秀石巖峻微雪點素晚霞圍彩清溪照妍疎籬倚笑翠竹爲鄰長松作蔭小橋斜坫明窗靜對粉牆掩映朱闌曲護蒼崖倒懸綠苔錯綴銅瓶插玩紙帳藏春珍禽啼雜孤鶴步彩名園瀟灑高齋清供把酒傾歡嬌歌艷賞嘉客品題主人韞藉閒植三月開植生日稱落山家門無剝啄家僮專衛美人助粧林間吹笛膝上橫琴石枰下棋捕雪煎茶

榮曰、狂風摧慘驟雨無度烈日銷鑠嚴寒閉塞種落俗家惡鳥翻喙春雪成凍惡詩罵咏頑童揉折主人慳鄙栽灌失時藤草纏繞臺榭荒涼沉醋狼藉藥罐作瓶盞食不治蛛網聯結廚臠蒸觸談論時政較量差除花徑喝道對花幕緋賞動鼓板醜婦命名蟠結作屏庸僧窓下食店插瓶枝上晒衣樹下狗矢青粉畫屏穢漬猥巷煤烟塵坌白蟲青蠅黃昏蝙蝠權勢剪摘頭戴如廁

魚鶴箋

鶴品

鶴、仙禽也於物爲多壽感於陽故鳴於子雄則聲聞數里雌則聲下而不揚江陵鶴澤中多鶴因以名郡揚州亦有惟華亭鶴窠村所出爲得地蓋以海東飛集於下沙原非華產其體高俊綠足龜文翔薄雲漢一舉千里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他雖有凡格也相鶴但取標格奇古唳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身橫則類鶴鶩頸肥則類鵝雁矣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頂若朱紅則善鳴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脅則體輕龜背鱉腹則壽產鳳翼雀尾則善飛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指則善步蓄之者當居以茅菴辟以池沼飼以魚穀鰍鱔勿以熟食飽其腸胃使之精彩而塵俗

仙骨欲教以舞俟其饑餒當食於野使童子拊掌歡顧搖首起足以誘之彼則奮翼而唳逸足而舞矣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更宜此君以助清興

金魚品

昔怪金魚之色相變幻遍考魚部即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綱玳瑁鈎紫貝及魚藻同沓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總名也顧品有妍媸而謂巧在配嘗者又不可盡非之也惟人好尚與時變遷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盞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裏頭紅連鰓紅首尾紅鶴頂紅若八卦若骰色又出鬥儁繼尚墨眼雪眼珠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四紅至十二紅二六紅並有所謂十二白及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斷紅塵蓮盞八瓣種種不一總之隨意命名從無定顏者也至花魚俗子目爲類不知神品都出是花魚將來變幻可勝紀哉而紅頭種類竟屬庸板矣第眼雖貴於紅凸然必泥此無全魚矣乃紅忌黃白忌蠟又不可不鑑如藍魚水晶魚自是陂塘中物知魚者所不道也若三尾四尾品尾原係一種體材近滯而色都鮮艷可當具品第金管尾銀管也廣陵新都姑蘇競珍之夫魚一蟲類也而好尚每異世風之華質茲非一驗與

山齋箋

齋

齋宜明靜不可太敞明靜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品者一二本近窗處蓄金鱗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以飯瀋雨漬苔生綠褥可愛遶砌種以翠芸草令遍茂則清意欲浮取蘚荔根瘤牆下洒魚腥水于牆上腥之所至蘚必蔓焉月色盈隙渾如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鼎鼎之屬須製作不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盡可終老僅非訓習客非佳流不得入

藥室

靜室一間不聞雞犬之處中設一几供醫仙置大板桌一光面堅厚可以和藥石磨一鐵研乳鉢各一蜜筒一椿臼一大小中篩各一棕帚一淨布一銅鍋一火扇一火鉗一盤秤一藥櫃一藥廂一大小藥刀一葫蘆瓶穩當多蓄以備用平時密鎖以杜不虞

茆亭

茆亭以白茆覆之四擕爲亭或以棕片覆者更久其下四柱得山中帶皮老棕本四條爲之不惟淳朴雅觀且耐久外護闌竹一二條結於蒼松翠篁之下修竹茂林之中雅稱清賞

花榭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賞莫教一日不花開余意山人家得地不廣開徑怡悅則四時花品不可不培植也

佛堂

內供烏絲藏佛。以金鍍甚厚。慈容端整。結束得真印。結趺跏妙相具足者。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甆爇印香。夜燃石燈。其鐘磬椅榻之類。次第鋪列。人能供禮。亦增善念。

茶寮

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考槃餘事卷之四

起居器服箋

榻

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有奇。橫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中實湘竹。置之高齋。可作午睡。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有大理石鑲者。或花楠者。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儼如石揚者、佳。

短榻

高九寸。方圓四尺六寸。三面靠背。後背少高。如傍置之佛堂書齋閒處。可以坐禪習靜。共僧道談元。甚便斜倚。又曰彌勒榻。

禪椅

嘗見吳破瓢所製。採天台藤為之。靠背用大理石。坐身則百衲者。精巧瑩滑無比。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為之。橫生三丫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之蒲團或榻上。倚手頓顙。可臥。書云、隱几而臥者此也。

坐墩

冬月用蒲草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縮束細密。且甚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久坐不壞。夏月可置藤墩。如畫上者佳。

坐團

有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吳中製者、精妙可用。棕團亦佳。或以青氈為團。中印白梅一枝。雅稱趺坐山棲。玩月以雄黃熟蠟、作蠟布團。坐之可遠濕辟虫蟻。

滾凳

以木為之。長二尺。闊六寸。高如常。四桯鑲成。中分一鐺。內二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凳中鑿活裝。以腳踹軸。滾動往來。蓋湧泉穴精氣所生之地。故必以運動為妙。

枕

舊窯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磁白定亦不可用。有磁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有以大理石鑲成者亦佳。有書枕、臞仙所製。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每卷綴以朱籤。牙牌下垂。一曰太清天籙。一曰南極壽書。一曰蓬萊仙籍。用以枕於書窗之下最雅。

簟

茭蔁出滿喇加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鄉人取之。織為細簟。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蘄州之竹簟為佳。

被

以玉色或閃花布為之。上畫蝴蝶。飛舞變態不一。儼存蝶夢餘趣。

臥褥爐

以銅為之。花文透漏。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

帳

冬月紙帳。或白厚布、或厚絹為之。夏月吳中撬紗為妙。以粗布為帳底。如緞頂式。紉其三面。前餘半幅下垂。上寫梅花。副以布衾、芦枕、蒲褥。左設几。鼎燃紫藤香、適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閒之意。

紙帳

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線折縫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為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禪衣

瑣哈剌絨為之。外紅裏黑。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用布織為體。其用耐久。來自西域。價亦甚高。惟都中有之。似不易得。

道服

製如中衣。以白布爲之。四邊延以緇色布。或用茶褐爲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儼如月形。穿起則如披風。以呂公黃絲縧之。中空者副之。三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塞。俱不可少。

冠

有鐵者、玉者、竹籜者、犀者、琥珀者、沉香者、瓢者、白螺者、製惟假月高七二式爲佳。瓢木者終少風神。

扇

有羽扇。有新安竹篾扇。輕便可攜。不宜漆。有紙糊者。如篾扇式亦佳。但有竹根紫檀妙柄爲美。

漢唐巾

唐巾之製。去漢式不遠。前摺較後兩傍少窄三四分。頂角少方。有純陽巾亦佳。兩傍製玉鐶。右綴一玉瓶。可以簪花。外此者非山人所取。

披雲巾

或假或紙爲之。圓巾方頂。後用披肩半幅。內絮以綿。此麗仙所製。爲踏雪衝寒之具。

文履

用白布作履。如世俗之鞋。用皂絲縧一條。約長一尺三四許。折中交加之。以其加處。綴履頭近底處。收起出履頭一二分而爲二。復綴其餘縧於履面上。雙交如俗書圖。分其兩稍。綴履口兩邊緣處。是爲絇。於牙底相接處。用一細絲縧。周圍綴於縫中。是爲繶。又以履口納足處。周圍緣以皂紬。廣寸許。是爲純。又於履後綴二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爲綦。如黑履則用皂布爲之。或白或藍。爲絇繶純綦是也。

雲履

以篾草及棕爲之。雲頭如芒鞋。或以白布爲鞋。青布作高挽雲頭。鞋面以青布作條。左右分岔。每邊橫過六條。以象十二月意。後用青雲口。以青緣似非塵土中着脚行用。當爲山人濟勝之具也。

文房器具箋

筆格

玉筆格有山形者。有臥仙者。有蒼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橫臥爲坐身。負六子起伏爲格。有純黃純黑者。有黑白雜者。有黃黑爲玳瑁者。因玉玷污。取爲形體扳附。眠抱諸態絕佳。眞奇物也。銅者、有鎏金雙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峯頭爲格者。有單螭起伏爲格者。窰器、有哥窰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臥花哇。瑩白精巧。木者、有老樹根枝。蟠曲萬狀。長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龍。鱗角爪牙悉備。麻蓑如玉。或天生筆格。有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爲難得。石者、有峯嵐起伏者。有蟠屈如龍者。以不假斧鑿爲妙。

研山

始自米南宮。以南唐寶石爲之。圖載觀耕錄。後卽效之。大率研山之石。以靈璧英石爲佳。他石紋片粗大。絕無小樣曲折帆幃森發峯巒狀者。嘗見宋人靈璧研山。峯頭片段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鏡大。深半寸許。其下山脚生水一帶。色白而起纍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僞爲。此眞可寶。又見一將樂石研山。長八寸許。高二寸。四面米糊包裹。而巒頭起伏。作狀尤更難得。

筆牀

筆牀之製。行世甚少。有古鎏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臥筆四矢。以此爲式。用紫檀烏木爲之亦佳。

筆屏

有宋內製。方圓玉花板。用以鑲屏。插筆最宜。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儼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霽者。皆是天生。初非紐揑。以此爲毛中書屏。翰。似亦得所。竊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松止高二寸。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畫。或古人墨跡縹之。亦奇絕。

筆筒

湘竹爲之。以紫檀烏木稜口鑲坐。爲雅。餘不入品。

筆船

有紫檀烏木。細鏤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爲之者。亦佳。此與直方並用。不可缺者。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鎏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盆、小巵匜。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蕉葉洗、縧環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明者爲貴。有淮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定窰三箍元、福元、楊洗、梅花洗、縧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儀稜洗、有中盞作洗。邊檐作筆覘者。有宣窰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青劃白蓮洗、近日新作甚多。製亦可觀。似未入格。

筆覘

有以玉碾片葉爲之者。古有水品淺碟。有定窰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覘。更有奇者。

水中丞

玉者、有陸子岡製。其碾獸面鏽地。與古鎏鬲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鼓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極佳。銅者、有宣銅雨雪沙金製法。古銅瓿者。樣式甚美。有古銅小鎏鬲。做口圓腹細足。高三寸許。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鼓肚圓元式。有鉢盂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東磁菊瓣鼓肚圓元足者。有定窰印花長樣如瓶。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淮泉鼓肚周身細花紋者。近用新燒均窰。俱法此式。奈不堪用。

水注

玉者、有圓壺、方壺、有陸子岡製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上嵌青綠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愛。有蟾蜍注。擬寶齋舊式亦佳。銅者、有古青綠天雞壺。有金銀片嵌天鹿、妙甚。有半身鷁鵲杓。有鎏金雁壺。有江鏹眼牛。以牧童騎跨、作注管者亦佳。但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今所

見犀牛天鹿之類。口唇小盂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方圓壺。有立瓜臥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臥牛者。有方者。有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窰枝葉纏瓜壺。有蓍葉茄壺。有駝壺。可格筆。有蟾注。有青冬磁天雞壺。底有一竅者。有宣窰五采桃注。石榴注。雙瓜注。彩色類生。有雙鴛注。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研匣

不可用玉金。蓋石適金之所自出。若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以紫檀烏木、豆瓣楠、及雕紅、退光漆者爲佳。

墨匣

以紫檀、烏木豆瓣楠爲匣。多用古人玉帶花板鑲之。亦有彷倣長玉螭虎人物嵌者爲最。有雕紅黑退光漆亦佳。

印章

有古之鎏金、塗金、細錯金銀、及商金、青綠銅、章有金者、玉者、瑪瑙、琥珀、寶石者。有哥窰、官窰、青冬窰者。其製作之巧。鈕式之妙。不可盡述。古玉章、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絲髮。此必昆吾刀刻也。即漢人雙鉤碎玉之法。亦非後人可擬。故玉章更爲賞鑒家珍重。青田石中。有蠟凍如玉。黑之燦若燈燭。謂之燈光石。今頗難貴。價重於玉。蓋取其質雅易刻。而筆意得盡也。今亦難得。近刻玉章。並無昆吾刀。嬉酥之說。惟用真菊花鋼煅而爲刀。闊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鋒頭爲用。將玉章書篆文。以木架鉗定。用刀隨文鐫之。一刀弗入。再鍥一刀。多則三鍥。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勝之。則滑而難刻。運刀以腕。更當礪石於傍。時時磨刀。使鋒鋩堅利。無不勝也。別無他術。今之鍥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傍。謂有古意。不知顧氏印藪六帙。可謂徧括古章。內無十數傷損。即有傷痕。迺入土久遠。水銹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法古篆法刀法。而竊其傷損形似。可發大噱。若諸名家。自無此等。

圖書匣

有宋剔新剔者。有塡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

印色池

官哥窰方者。尚有八角委角者。最難得。定窰方池。外有印花紋佳甚。此亦少者。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磁。惟印色池以磁爲佳。而玉亦未能勝也。故今官哥定窰者貴甚。近日新燒。有蓋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純白者。此古未有。當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玉者、有陸子岡、倣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工緻倖古。近多効製。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銹。血侵四裹。不知何用。今以爲印池。似甚合宜。

糊斗

有古銅小提卣如一舉大者。上有提梁索股。有蓋。盛糊可免鼠竊。有古銅元寶肚如酒杯式。下乘方座。且體厚重。不知古人何用。今以爲糊斗似宜。有古銅三鐶長桶。下有三足。高二寸許。甚宜盛糊。陶者、有建窰

外黑內白長罐。定窰元肚并蒜瓣長罐。有哥窰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充作糊斗。銅者便於出洗。價當高於磁石。

蠟斗

古人用以炙蠟絨點。銅製頗有佳者。皆宋元物也。今雖用糊。當收以備數。

鐵紙

銅者、有青綠蝦蟆。有遍身青綠蹲虎。蹲螭。眠龍。有坐臥哇哇。有鎏金辟邪、臥馬。皆上古物也。玉者、有古劍。古人用以撐肋殉葬者。有白玉獵狗。有臥螭。有大樣坐臥哇哇。有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其背斑點如酒墨色。同玳瑁無黃暈。儼若蝦蟆背狀。肚不純白。其製古雅。肖生。用爲鐵紙。磨弄可愛。瑪瑙有日月瑪瑙、石鼓、有梧枝瑪瑙、蹲虎、辟邪。有紅綠瑪瑙、蟹。可謂奇絕。水晶者、有石鼓、海黃、眠牛、捧瓶、波斯、陶者、有哥窰蟠螭。有青冬磁獅、鼓、白定哇哇、狻猊。

壓尺

有玉礫雙螭尺。有以紫檀烏木爲之。上用古倣蹲螭、玉帶抱月、玉兔、走獸、爲紐者。有倭人鏤金銀壓尺。古所未有。尺狀如常。上以金鏤雙桃。銀葉爲紐。面以金銀、鏤花、皆纏環。細嵌工緻動色。更有一竅透開。內藏抽斗。中有刀、錐、鑷刀、指剪、刮齒、消息、乞斗、剪子。收則一條。撐開成剪。謂之八面埋伏。藏於斗中收藏。近有潘鉞、幼爲浙人。被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技。在彼十年。其鑲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徙居雲間。所製甚精。而價亦甚高。

祕閣

有以長樣古玉琢爲之者。近以玉礫螭文、臥鹿、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有以紫檀雕花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有倭人造漆祕閣。如圭元首方下。闊二寸餘。肚稍虛起。恐惹字黑。長七寸。上描金泥花樣。其質輕如紙。爲祕閣上品。

貝光

多以貝螺爲之。形狀亦雅。有古玉物。中如大錢。元泡高起半寸許。傍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以爲貝光雅甚。有以紅瑪瑙製爲一桃稍匾下光。可研紙。上有桃葉枝梗。凡水晶玉者。可倣爲之。

雙鍵

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剌國。方洲雜錄。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環。長僅尺許。古人用以殺青爲書。今人入文具似雅。有姚刀可入格。近有紫明刀頗佳。刀靶惟西番瀾鵝木最爲難得。取其不染肥膩。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蟹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山西澤潞、有不灰木作靶。亦妙。

剪刀

有貲鐵剪刀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裏面嵌回回字者如潘鐵所遺倭製摺疊剪刀古所未有有則寶之後世必有好尚之者

途利

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爲之內藏小戢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鬚剪鑷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鵝燈諸葛軍中行燈鳳龜燈有元燈有青綠銅荷一片槃駕花朶於上想取古人金蓮之意用亦不俗陶者有定窰三彩燈槃有官窰兩臺燈槃俱堪書室取用

香橼盤

香橼出時山齋最要一事得官哥定窰大盆青冬磁龍泉盤古銅青綠盤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硃砂紅盤青花盤白盤數種以大爲妙每盆置橼二十四頭或十二十三頭方足香味滿室清芬其佛前小几上置香橼一頭之象舊有青冬磁架龍泉磁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否則以舊硃雕茶奩亦可惟小樣者爲佳

布泉

古之有堆積青綠發以金嵌貨布等字者可作界畫軸

鉤

古銅腰束纏鉤有金銀碧璫嵌者有片金商者有用鐵面爲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鉤蟹螂鉤鏊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以之懸壁挂畫挂劍及拂塵等用甚雅自一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簫

鶴脚銅鐵玉簫杖簫縹不若紫竹九節而吹有奇聲者佳湘竹斑綠九節者尤更難得今會稽胡了凡雲間戈參汀所製可稱江南二絕

麈

古人以玉爲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邊若靈芝如意形者製爲麈柄甚雅其拂以白尾爲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畫回往或防不測煉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現眞宜和儕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瘿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亦佳

詩筒葵牋

採帶露蜀葵俯汁用布揩拭竹紙上伺少乾以石壓之可爲吟箋以貯竹筒與騷人往來賡唱皆白樂天與微之亦嘗爲之故和靖詩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山之句

韻牌

劉詩韻上下二平聲爲紙牌式每韻一葉總三十葉山遊分韻人取一葉吟以用韻似甚便寫

五嶽圖

篆法有二一出唐鏡一出道藏經以玉篆圖琢爲方圖縱於漢唐巾兩傍帶之甚雅以黃素朱青裱作三四寸高小卷飾以玉軸錦帶懸之杖頭與葫蘆作伴可拒虎狼可遠魑魅謂非負圖先生靈歟

花尊

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或就瓶結管陶玉器亦然其式以膽瓶小方瓶爲最若養鬧蕙須用瓶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瓶內須打錫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質

鐘

得古銅漢鐘聲清韻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鐘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是也

磬

有舊玉者假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有古靈壁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靈壁石能吸香烟可經日不散

礦燈

高麗者佳有月燈灼以乳酥其光白瑩眞如初月出海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曉日東升不是過也小者尤更可愛價亦倍於月燈角者似不堪用

數珠

有以檀香車八菩提子中孔着眼引繩韻之瀝香　世廟初惟京師一人能之果絕技也價定一分一子爲格有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甚貴有人頂骨以傍宗眼血實色紅者爲佳枯黑爲下有蓮鼻竹磨成者謂之蓮充色黑嗅之微有腥香有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沉香紫檀烏木棕竹琅璫者亦雅珊瑚俗甚記念有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養有定窰豆大葫蘆有天生一寸小葫蘆可作記繼

鉢

取深山巨竹車旋爲鉢光潔無人上刻銘字填以大青誠道家方物似不可缺

番經

嘗見番僧擕玉佩經或皮袋或篆匣上有番篆花樣文字四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傍爲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朱書其細密精巧中華不及此眞梵王物也當與番珠同擕坐臥西風黃葉中倏念西方大聖作人間有髮僧使心神閒靜妄念自熄養老之祕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爲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俗謂面無打揑輪轉周圍形影不改爲貴有如

錢小銳、滿背青綠、帙銀、帙金、五嶽圖、及片子鐵花、而無瓣痕、清瑩如水、極可人意、價亦高貴、似不易得、擔具用之出遊寺宿、亦不可少、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軒轅鏡

其形如毬、可作臥榻前懸挂、取以辟邪、蓋山精木魅、皆能使形變、而不能使鏡中之形變、其形在鏡、則鄉亡退走、不能爲害。

劍

自古恪物之製、莫不有法傳流、獨鑄劍之術不傳、典籍亦不之載、故今無劍客、而世少名劍、今所見有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亦非常鐵能爲也、吾輩設此、縱不能以禦強敵、亦可壯懷志勇、不得古劍、即今之寶劍、如雲南製者、懸之高齋、俾豐城隱氣、化作紫電白虹、上燭三台斗垣、令熒熒夜光、燦彼攝搶、時時不敢橫焰逞色、豈果狂哉。

遊具箋

笠

有細藤作笠、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蒙之、縱橫以遮風日、名雲笠、有竹絲爲之、上以解葉織密如蓋、名葉笠、有竹絲爲之、上縱鋪羽、名羽笠、三者最輕便、甚有逸氣。

杖

有方竹、止生九節、其崇不滿七尺、有棕竹合竹之字、竹俱可作杖、有三代時立鳩飛鳥杖頭、周身金銀鐵嵌、用以飾杖、上懸二三寸長小葫蘆、小靈芝、及五嶽圖卷、春年攜之、探奇歷怪、多有相長之益、若萬歲藤藜藿爲杖、形雖奇怪、此爲老衲行具、恐非山人家扶老也、姑置弗取。

漁竿

江上一簑、釣爲樂事、釣用綸竿、竿用紫竹、綸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耳、像章有叢竹、其節長而直、爲竿最佳、長七八尺、磨針作鉤、所謂一鉤驚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是樂志也、意不在魚、或於紅蓼灘頭、或在青林古岸、或植西風撲面、或教飛雪打頭、于是披羽簑、頂羽笠、執竿烟水、儼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比之嚴陵溯水、不亦高哉。

舟

形如劃、船底惟平、長可二三丈有餘、頭闊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蓬篷、更用布幕走簷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藏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鉤高捲、中置桌凳、列鐘床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屬、後倉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篇、前縛以二竹爲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以蔽僮僕風日用、二隻槳、泛湖棹溪、更煮茶灶、起烟一縷、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別置一小船如葉、繫於柳根陰處、時而閒暇、執竿把釣、放乎中流、或於雪霽月明、桃紅柳媚之時、放舟常溯、吹紫簫鐵笛、以勦天籟、使孤鶴乘風嘹空、或扣舷而歌、飽飡風月、回舟攻棹、歸臥松窗、逍遙一世之情、何其樂也。

蒻牋

取吳中維紋長箋爲之、以蠟板研膏蒻紋、用剪裁成、紅色者肖紅葉、綠色者肖蕉葉、黃色者肖貝葉、山遊時偶得絕句、寄葉投空、隨風飛颺、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多幽趣。

葫蘆

有天生一寸小葫蘆、用以綴爲衣紐、又可懸於念珠、有物外風致、若用杖頭挂帶囊、二三寸葫蘆亦妙、其長腰葫蘆可懸藥藍左畔、右可爲盛瓢飲、有小匾葫蘆、可爲冠及瓢、俱以生相周匝、摸弄精神、無汗氣方妙。

瓢

有瓠瓢、其形如芝如瓢者、山人攜以飲泉、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惟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如漆、明亮燭人、雖水濕不變、塵污不染、庶入精鑒、有小匾葫蘆可作瓢、須摸弄盤玩方妙。

藥鑒

即水火鑒也、有以二匾瓢爲之、有遠紅漆者、上開一蓋、放丹爐一個、內實應驗藥餌、藥以便隨處濟人、山童攜之、有物外風致。

衣匣

以皮識杉木爲之、高五六寸、蓋底不用板模、惟剝取皮面、軟而可舉、長闊如襆包式、少長一二寸、携於春時、內裝綿夾便服、以備風寒驟變、夏月裝以夾衣、秋與春同、冬則綿服、煖帽圍項等件、匣中更帶搔背竹耙、并鐵如意、以便取用。

疊卓

二張、一張高一尺六寸、長三尺二寸、闊二尺四寸、作二面拆脚活法、展則成卓、疊則成匣、以便携帶席地用此、擡合以供酌酢、其小几一張、同上疊式、高一尺四寸、長一尺二寸、闊八寸、以水磨楠木爲之、置之坐外、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

提盒

高總一尺八寸、長一尺二寸、入深一尺、式如小廚、爲外體也、下留空方四寸二分、以板間住、作一小盒、內裝酒杯六、酒壺一、筯子六、湯杯二、空作六合、如方合底、每格高一寸九分、以四格、每格裝碟六枚、置菓殽供酒餚、又二格、每格裝四大碟、置鮭菜供饌筯、外總一門裝卸、即可關鎖、遠宜提、甚輕便、足以供六賓之需。

提爐

式如提盒、高一尺八寸、闊一尺、長一尺二寸、作三層、下層一格如方匣、內用銅造水火爐、身如匣方、坐厥匣內、中分二孔、左孔注火、置茶壺以供茶、右孔注湯、置一桶子、小鍋打蓋、煎湯、中煮酒、長日午餘、此爐可煮粥供客、傍鑒一小孔、出灰進風、其壺鑑過出爐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

使壺鏇不外見也。一虛一實，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蓋以裝炭，總三格成一架，上可衙闕，與提盒作一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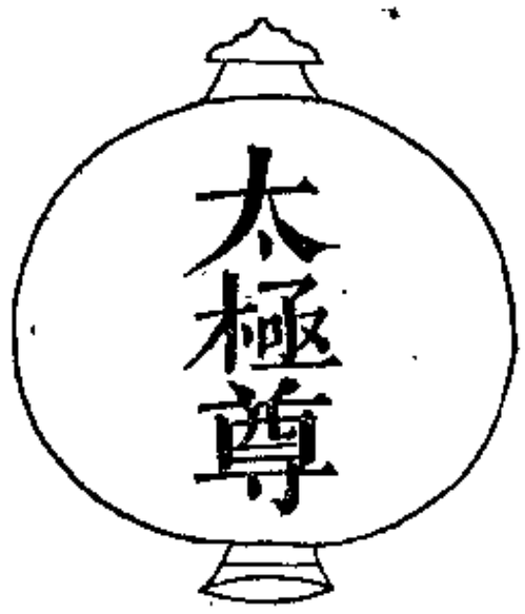
備具匣

以輕木爲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闊八寸，長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淺下深，設小梳匣一、茶盞四、骰盆一、香爐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內小硯一、墨一、筆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圖書小匣二、骨牌匣一、骰子枚馬盒一、香炭餅匣一、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鑷、剔等件、酒牌一、詩韻牌一、詩筒一，內嵌紅箋各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歇閉，携之山遊，亦似甚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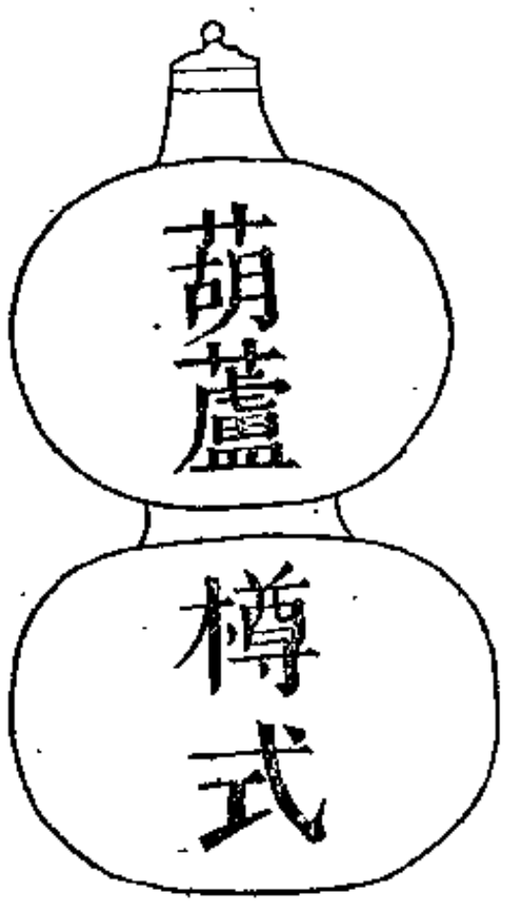
酒尊

上酒遠遊，古有窮器甚佳，然提次之，近以錫造者器甚，余意磁者負重，銅者有腥，不若蒲盧作具，內用壓漆狹之，遠遊似甚輕便，山遊當與已上三物，束以二架，共作一肩，彼此助我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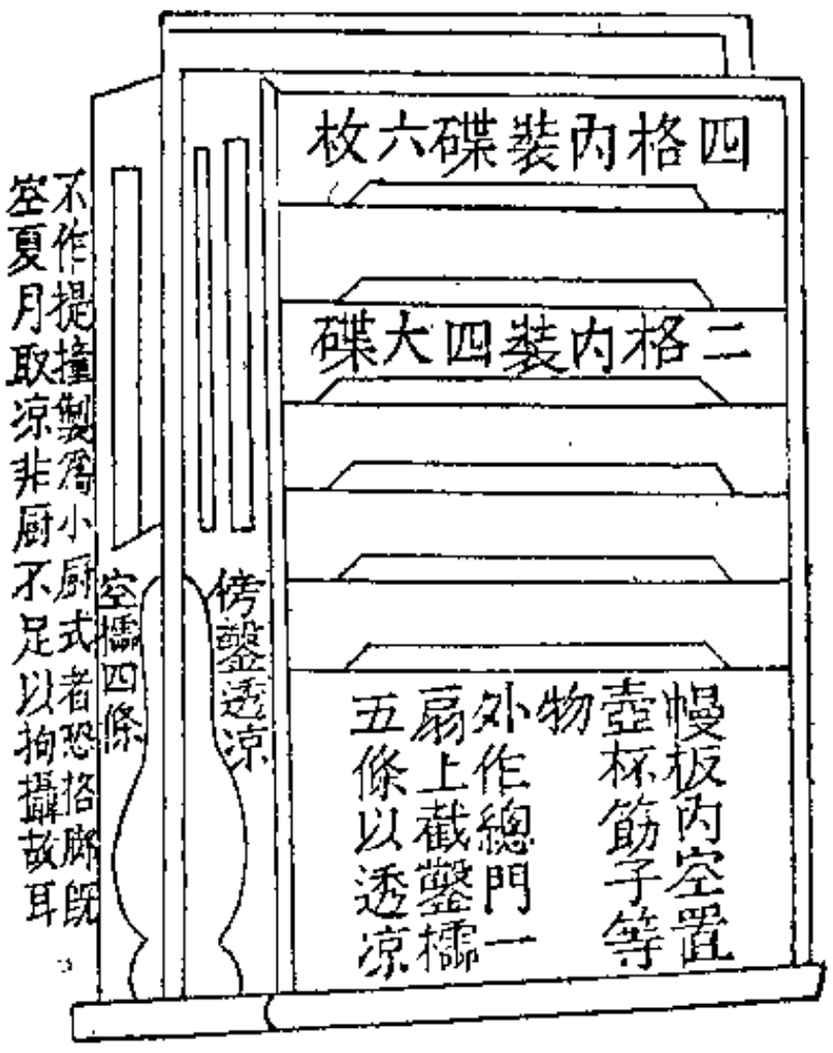
太極甑，以匏頸爲之，壓起上盤一孔，以竹木旋口，粘以竹足，壓以漆布，內以生漆漆之，凡二次，消盡不朽，且免沁漬，以絡提遊，便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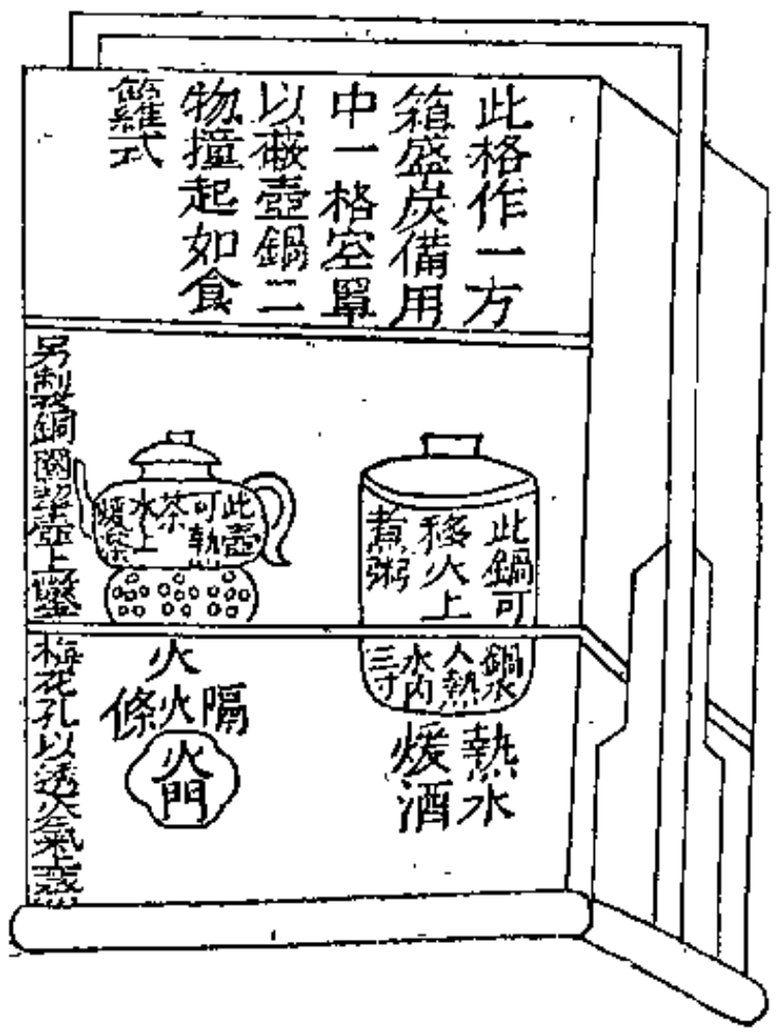
葫蘆樽，用大小二葫蘆之中腰，以竹木旋管爲筍，上下相聯，壓以布漆，頂開一孔如上式，但不用足，口上開一小孔，并莖子口，遊穿條編綉，用小鎖閉之。



山遊提合闔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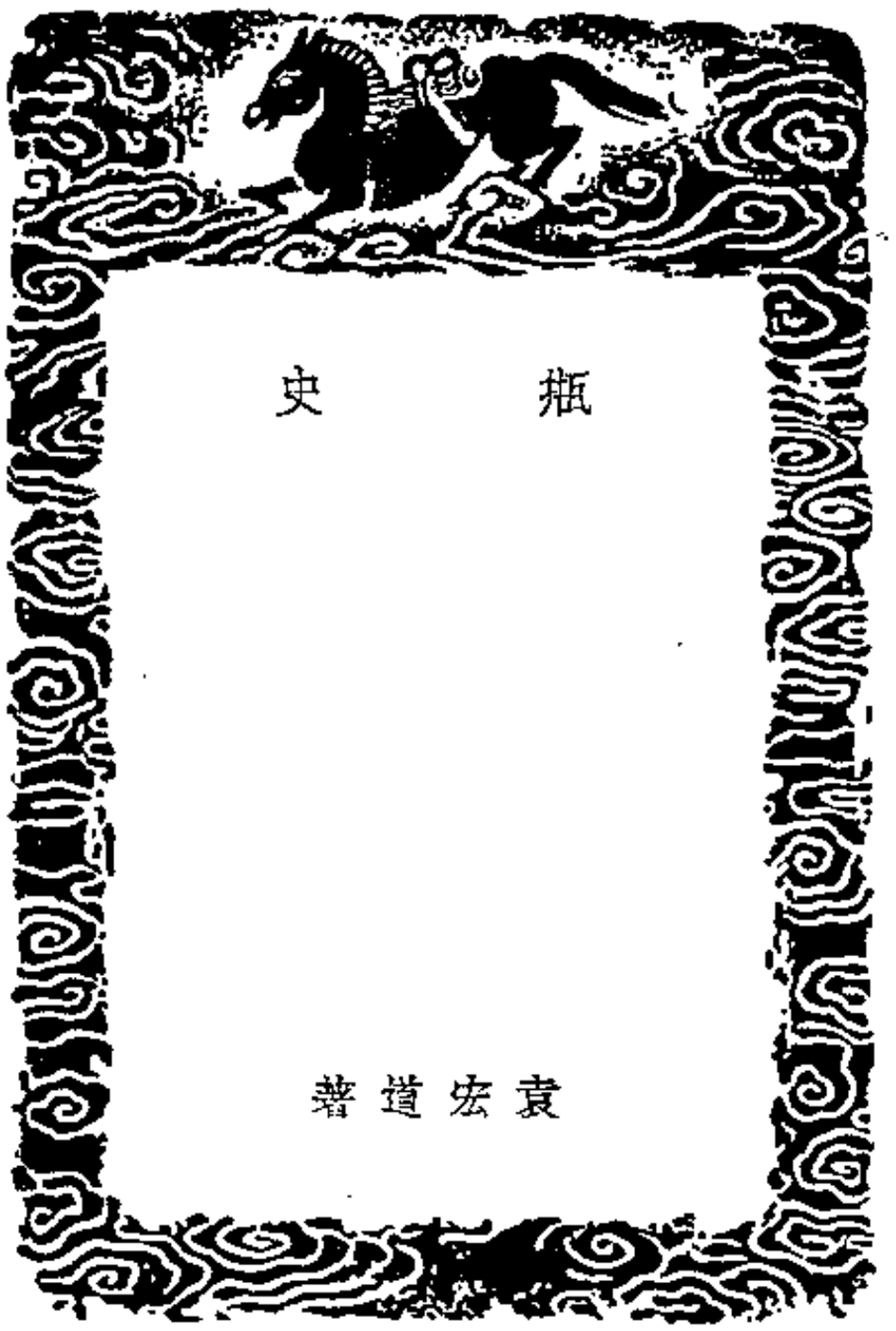


提爐圖



唐宋以來，文人學士，耳聞目見，俱以說部相尚，其間詳藝苑之閒情，誌山家之清供，惟趙氏洞天清祿，曹氏格古藝論，爲別成一格。余先祖儀部緯真公，向傳有考槃餘事四卷，依類分纂，辨析精審，雖墨所至，獨具瀟洒出塵之想，俾覽者於明窗淨几，好香苦茗時，得以賞心而悅目，洵足與趙曹二書，並垂不朽已。

乾隆乙巳夏日嗣孫繼序百拜謹跋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囂塵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蹈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蹈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盎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汗剔澆灌之苦。而有賞咏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逃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石公袁宏道題

瓶史目錄

卷上
瓶花之宜　瓶花之品　瓶花之法　瓶花之忘
卷下
一花目　二品第　三器具　四擇水　五宜稱　六屏俗　七花祟　八洗沐　九使令　十好事　十一清賞　十二監戒

瓶史卷上

明　公安袁宏道著

瓶花之宜

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漢之銅壺、太古尊罍、或宣哥大瓶、如弓耳壺、直口廠瓶、或龍泉、鑒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几上。折花須擇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兩蟠盤接、偃亞偏曲、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蕃、鋪蓋瓶口、令俯仰高下疎密斜正、各具意態、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若直枝鬖頭花朵、不入清供、取花或一種二種、多時插梅、枝以硫黃五六發、欲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以宣哥、瞻瓶、紙槌瓶、鵝頸瓶、青東、磁古龍泉、俱可。插花折枝、宜瘦巧不宜繁雜。宜一種多則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二色方美、或先湊簇像生、即以麻絲根下縛定插之、若彼此各向則不佳。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花高于瓶四五寸則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實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須折斜冗花枝、鋪撒左右、覆瓶兩旁之半、則雅。若瓶高瘦、卻宜一高一低雙枝、或曲屈斜亂、較瓶身少短數寸乃佳。最忌花瘦於瓶、又忌繁雜、如縛成把、殊無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須較瓶身短二寸、如八寸長瓶、花止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於瓶二寸、亦可。插花挂畫二事、是誠好事者本身執役、豈可托之僮僕爲哉。客曰、汝論僻矣、人無家、積集既廣、須用合宜、使器得雅稱云耳。若以瓶所有者、則手執一枝、或採滿把、即插之水鉢盆盞、斟非愛花人與、何論瓶之美惡、又何分於室室二用乎哉。吾懼客嘲、具此以解。

瓶花之忌

瓶忌有環、忌放生對、忌用小口鋺肚瘦足樂罈、忌用葫蘆瓶、凡瓶忌雕花粧彩花架、忌置當窗几上、致有顛覆之患。故宣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爲穿皮條縛於几足、不令失墮。忌香煙燈燭頻熏、忌猫鼠傷殘。忌油手拈弄、忌藏密室、夜則須移露天、忌用井水貯瓶、味鹹花多不茂、用河水或天落水佳。忌以插花之水入口、凡插花之水有毒、惟梅花秋海棠二種尤甚。

瓶花之法

松取其針知寸許、枝幹偃蹇、有古意者、插瓶最清、只用河水。

竹惟鳳尾水竹、可插瓶中、取其枝葉如筆法者、折入小口瓶內、貯沸湯、以綿紙緊塞其口、勿令洩氣、俟湯寒或易瓶、瓶底加泥一撮。

梅折枝不可太煩、擇其有韻古怪奇崛鮮蕚者、宜古銅瓶貯之、甚寒時、則銅亦綻裂、須用湯入鹽少許、將花折處火燎之、然後插瓶中、仍用紙塞瓶口。

牡丹折後、即將煙燃折處、待軟爲度、貯滾湯於小口瓶中、緊塞口、則數日不謝、芍藥同法、一云、以蜜作水、插牡丹不萎、蜜亦不壞。

戎葵、鳳仙花、芙蓉花、凡柔枝花、皆用滾湯貯瓶、插下塞口、則不憔悴。

梔子花將折枝根搥碎、擦鹽入水、則花不黃、其結成梔子、初多折枝插瓶、其子亦色若花蕋可觀。

荷花將亂、髮密纏折處、仍以泥封其蒂、先入瓶中至底後、注以魚池水、或天落水、不令入蕚蒂中、進水則易敗。

海棠花、以薄荷包枝根、水養、則雖謝。

石榴、勿折新條、必隔年枝、乃佳。

金鳳花、千葉瀋金者、取其旁枝、將折處用濕石灰封之、紫薇花、用湯煮然後水插。

水仙花、泥封折處、用水插。

蓋篇花、取葉細者佳、將折處搥碎、用鹽擦之、其色不黃、凡折花須晨帶露、取半開者、如從登臨訪友處得來、就於此處以法製之、藏之密室、則易謝、可露無風處、冬月不妨。

折花須揀其受氣完足、堪玩者、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數、花好在顏色、顏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於物者自得之。

冬間插花、須用鍋管、不惟不壞瓶、即銅者亦畏冰凍、如瑞香、梅花、水仙、粉紅山茶、臘梅、皆冬月妙品、雖曰硫黃投之不凍、恐亦難敵、惟近日色兩簷下置之、夜近飲糊、庶可多玩、一法用肉汁去浮油入瓶插梅花、則萬蕋開而更結實、或云以鹽灰置瓶底、則不凍。

瓶史卷下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爲巨瓢大碗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于豕鹿，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異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爲梅、爲海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爲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苟香何粉，迭爲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栢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无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御，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緋梅爲上，海棠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玉蝴蝶、西瓜瓤、大紅舞青貌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妝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蕊爲上，蓮花碧蓋錦邊爲上，木樨毬子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磬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粹非，不欲使常閒雜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蠢宮之黨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愼哉。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堅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小而矮，銅如花觚、銅觶、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圓壺、窰器如紙槌、鵝頸、葫蘆、花樽、花盞、蕃草、蒲槌，皆須形製減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滋，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甄，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冰能裂銅，不獨碰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瓶時，以燒熟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豈能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皆逆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者曹墀下樹，蓋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桌、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當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煮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煙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靡卽枯萎，故香爲花之劍刃，捧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臍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配臘醃，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薔薇宜檀，此無瀆靜中爽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煙，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塵穢滓凡几之上，每一吹噓，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容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嬖，今以數葉殘芳，垢面穢眉，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覩之哉。夫花有喜怒、嬉嗔、曉夕、浴花者得其髓，乃爲□□，昔雨濯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飆迅雨，烈篠飛霰，花之夕也，扇枕烘日，蝟縮風花之喜也，靠柵神欹，煙色迷離，花之怒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庭，昏則曲房奧室，怒則屏氣危坐，喜則讙呼調笑，花之夢也，夢則垂簾下幃，醒則分香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

浴夕浴愁。眞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酲。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梅蕊、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箱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艷日多。弄煙惹雨。亦自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薔薇、林禽、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罌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秋海棠、爲婢。臘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粲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羊家之淨琬也。林禽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罌粟蜀葵。妍於離落。司空圖之憐憂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元機之綠翹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雅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於世。柔佞纖巧。頤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自監戒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傲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貌可憎之人。皆無僻之人耳。若眞有所僻。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豎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裂。汙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萎。則移枕攜樓。睡臥其下。以覘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委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吮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見色之紅白。是之謂眞愛花。是之謂眞好事也。若夫石公之發花。聊以破閒居孤寂之愁。非眞能好之也。夫使其眞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若賞者、上也。淸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俗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濕花、宜晴日。宜轉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比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愛之。擬作數條。揭於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室。古鼎宋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蘇州人送酒。座客工愛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

蟲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闖入。蟠枝盾附談禪趣下。狗圖逗子衝衝。歐童弋陽時。高安折鼓。論陸遜強作憐愛。應詞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補府抑字。破書狠籍。編建牙人。吳中反出。瓜矢蝸涎。值俟假遞。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隣。案上有黃金白璧。中原紫氣。語語。撫俗尤競。每一花開。緋幔裹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將書一通座右。以

缾花譜

張謙德 著

崑山 張謙德 著

夢蝶齋徒曰。幽棲逸事。缾花特難解。解之者愈不得一。厥昔金潤鄙年述譜。余亦稚齡。作是數語。其間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解者自有定評不費焉。乙未中秋前二日書。

品缾

凡插貯花。先須擇缾。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昔磁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

大都缾鄧瘦。毋過肚。寧小毋過大。極高者不可過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貯佳。若太小則養花又不能久。

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缾。曰壺。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插花。極似合宜。

古銅缾鉢。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缾結實。若水秀傳亘古則爾。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無磁缾。皆以銅爲之。至唐始尚窰器。厥後有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章生烏泥宣成等窰。而品類多矣。

尚古莫如銅器。窰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宜定爲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

缾亦以次見重矣。

瓷器以各式古壺瓶缾尊罍一枝缾爲書室中妙品。次則小壽卿缾紙槌缾仙素缾鼎頸壁瓶亦可供插花之用。餘如開花茄袋葫蘆樣細口扁肚瘦足藥罐等缾俱不入清供。

古銅壺龍泉均州缾。有極大高三二尺者。別無可用。多日投以硫黃。斫大枝梅花插供亦得。

品花

花纔九命升降。吾家先哲所製。可謂縮萬象於筆端。實幻景于片楮矣。今譜缾花。例當列品。錄其入供者得數十種。亦以九品九命次第之。

一品九命

闌 牡丹 梅 蠟梅 各色細葉菊 水仙 滇茶 瑞香 蒼蘭

二品八命

蕙 蘭 西府海棠 寶珠茉莉 黃白山茶 巖桂 白蓡 松枝 含笑茶花

三品七命

芍藥 各色千葉桃 蓮 丁香 蠟茶 竹

四品六命

山礬 夜合 蕣 薔薇 秋海棠 錦葵 杏 李 各色千葉榴 佛桑 蘋

五品五命

玫瑰 蔷薇 紫薇 金萱 忘憂 豆蔻

六品四命

玉蘭 迎春 芙蓉 素馨 柳芽 茶梅

七品三命

金雀 鄰蹟 枸杞 金鳳 千葉李 梔殼 杜鵑

八品二命

千葉戎葵 玉簪 雞冠 洛陽 林禽 秋葵

九品一命

蘭春羅 剪秋羅 蠟 高良姜 石菊 牽牛 木瓜 淡竹葉

折枝

折枝花枝。須得家園鄰圃侵晨帶露擇其半開者折供。則香色數日不減。若日高露晞折得者。不特香不全色不鮮。且一兩日即萎落矣。

凡折花須擇枝。或上蔚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兩蟠臺接。偃蹇偏曲。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蕃。緯若缾口。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態。全得畫家折枝花景象。方有天趣。若直枝蓬頭花朵。不入清

供。

花不論艸木。皆可供。瓶中插貯。第摘取有二法。取柔枝也宜手摘。取勁梗也宜剪斫。惜花人亦須識得。採折勁枝尚易取巧。獨草花最難摘取。非熟玩名人寫生畫跡。假難脫俗。

插貯

一折得花枝。急須插入小口瓶中。緊緊塞之。勿泄其氣。則數日可玩。

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令花稍高于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

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雜。若止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屈曲斜亞者。欲插二種。須分高下令插。儻若一枝天生者。或兩枝彼此各向。先湊簇像生。用麻絲縛定插之。

瓶花雖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須折斜欹花枝。鋪撒小瓶左右。乃爲得體也。

瓶中插花。止可一種兩種。稍過多便冗雜可厭。獨秋花不爾也。

滋養

凡花滋雨露以生。故瓶中養花。宜用天水。亦取雨露之意。更有宜蜂蜜者。宜沸湯者。清貧之士。貴隨材而造就焉。

滋養第一雨水宜多蓄貯用。不得已則用清淨江湖水。井水咸鹹。養花不茂。勿用。

插花之水。類有小毒。須旦旦換之。花乃可久。若兩三日不換。花輒零落。

瓶花每至夜間。宜擇無風處露之。可觀數日。此天與人參之術也。

事宜

梅花初折。宜火燒折處。固滲以泥。牡丹初折。宜燈燃折處。待軟乃插。芍藥花初折。宜搥碎其根。擦開少許。荷花初折。宜亂髮纏根。取泥封竅。海棠初折。宜海苔嫩葉包根入水。除此數種。可任意折插。不必拘泥。牡丹花宜蜜養。蜜仍不壞。竹枝絨葉金鳳芙蓉用沸湯插枝。葉乃不萎。

花忌

瓶花之忌。大概有六。一者井水插貯。二者久不換水。三者油手拈弄。四者貓鼠傷殘。五者香烟燈煤燻觸。六者密室閉藏。不沾風露。有一於此。俱爲瓶花之害。

謹瓶

冬間別無嘉卉。僅有水仙蠟梅梅花數種而已。此時極宜敞口古罇盤插貯。須用錫作梵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若欲用小磁瓶插貯。必投以硫黃少許。日晷南窗下令近日色。夜置臥榻傍俾近人氣。亦可不凍。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瓶插花。則花悉開而瓶略無損。

瓶花有宜沸湯者。須以尋常瓶貯湯插之。緊塞其口。候既冷。方以佳瓶盛雨水易却。庶不損瓶。若御用佳瓶貯沸湯。必傷珍重之器矣。戒之。

飛鳧語略

沈德符著

飛鳧語略目錄

漢玉印
假竹畫
淳化閣帖
小楷墨刻
新安製墨
瑪瑙
高麗貢紙
名臣通書學
徐安生寫生
周宣王石鼓
定武蘭亭
時玩
晉唐小楷真蹟
端州硯材
舊書款識
雲南雕漆
僞畫致禍
瓷器

飛鳧語略

明　秀水沈德符敬儒著

漢玉印

自哲氏印藪出，而漢印裒聚無遺，後學始識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藻承博士，以此拔冠本朝，固在印藪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假得印藪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謂在子瞻目隱間，乃逢門人名耳。印藪中所刻，及顧氏結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殄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若革瑤炎，不足比櫛，至今思之，恭雅中猶爲色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爲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去此鄉鄉才人，嫁殤賄祥，牽婦也。然所發有異奇男子，皆許允非鎮北將軍，而印壁廟中，印之柔姿亦何當哉。

古來印章但用銅，玉者所用王，次則玉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貲。唐人自名興學之外，始有堂宰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耳。銀印自魏開元，唯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未例自王侯外，凡阿曾、及親王、或鳴鶴王、俱用金，三品以上，俱用銀印，非私印用矣。始于宋時，我朝下人，始以書用石作印，方文房之玩，溫潤雅潤，足冠前古。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原在陝西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又得

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竝列。使後學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樸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沒罕碧破城時。日索金銀表段。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良岳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在燕得留至本朝。爲文苑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褻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愼諸輩補訂。始稱全文。粲然大備矣。

假骨董

骨董自來多贋。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谷。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敝黑几。壁挂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爲吾吳吳匏菴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者。此笠則太祖嘗賜十高僧。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歆予也。予笑曰。主臣有之。然亦何異。洪匡得道上昇。油垢幞頭。李西平破朱泚。破綻衲襖也。王面頰無以應。時婁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曾購一圖立本醉道士圖。眞絕筆也。王以廉值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者日往商酌。不知范索點狡。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一本。形模彷彿。幾如恒元子之于劉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眞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妙一日。偶爲王所侮。因宜言于外。謂若雙目盲于鑑古。而謂我偏明耶。此語傳播合城。引爲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眞僞二本。予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畫船至虎邱。與韓肖胄若古洲各出所藏相角。時正盛夏。推予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眞不減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吳詫以爲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實異寶也。予心不謂然。周視細楮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予曰。此吾郡開氏鼻祖耶。予應曰。唐世不聞有開姓。自南宋趙開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爲兩姓。況中書侍郎。乃執政大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盧杞所薦開播。臨摹之人。不通史冊。偶訛雜爲開字耳。魯公與盧杞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子言得之矣。然爲眉公所祕愛。姑勿廣言。亟卷而篋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曾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宦滁陽。偶談及顏卷。予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爲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爲二公眞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爲正。嫡子孫。石晉時爲刼騎將去。帝北歸。自棄於中途。今所傳宋搨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枝。與定武略同。說者遂以爲眞。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爲祭酒。搨得數百本以貽友朋。今石以敝墓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搨已不可得矣。今曰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桑世昌蘭亭攷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

宋世御刻帖。以淳化閣爲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宋之淳熙祕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燬。最爲艱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舊泉州、曰上下賀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過略存隆準已耳。淳化宋搨。近世推吾邑項氏所藏。爲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予曾寓目。即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弇州伯仲方購宋搨。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少更其波畫。用極薄蠻紙蟬翅搨之。裝以法錦。僞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嗾次公。敬美。初聞之喜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瑕節費歎。以爲有目所僅見。周故忠僖客。寬不能辨其贋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事始露。次公與公瑕俱報甚。不復出以示人。然盧初費亦將百金。淳熙祕閣及絳帖。近亦翻刻。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訖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窯。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于一二雅人。賞識靡抄。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橐相酬。眞匪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搨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遠眞。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羲之、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眞朱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禊熟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眞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法書。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肖胄若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思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盜齒頰矣。

晉唐小楷眞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于小楷。尤爲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時即從好事大家。徧觀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大半。今項太學希憲夢原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眞極佳。在小楷中可當壓卷。往年曾爲先太史購得。其價尚廉。今展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涉家。褚登善西升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南家。有鍾紹京靈妃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爲徽人厚篋篋去。直是許高陽女寶嫁贈奩。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若晉人書。尤爲希世奇寶。韓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爲右軍眞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也。今入婁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韓物。長君寶誠。不輕視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濟瀋。而軒蓊飛舞。非復食烟火人

所辦。趙子昂嘗以爲楊許之筆。并非右軍換鵝書。可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 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哲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筆。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鑑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逾拱璧。卽一兩博馬蹄一斤。亦未必得其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于魯名最著。汪太涵司馬與之逆姻。奬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出。幾超而上之。兩人貿首深讎。程墨嘗介內臣進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鬬奇角異。似又勝方。眞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潞謹堂顏精。以出內臣手。不爲銀泓所貴。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餽遺。爲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滕置高閣。閒以給佐掾輿臺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矣。

端州硯材

端州爲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爲第一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儲內府。所藏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少遷水深。不復可施工。此硯遂爲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研俱沒。遂爲彼中士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中爭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菁中廢物也。眞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之所需。刻滑拒墨。幾同頑石。耳食者所櫝藏。無一塊用。頃己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蜑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靈絞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玉璞。臟裹絡包。中含奇質。斲之才得研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睹。始知古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蜑人幾溺。旋泅以出。而下巖復開矣。憨僧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下巖。如遠宣和舊觀者。憨僧力也。

瑪瑙

瑪瑙以西洋爲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紅者爲上。紅白相間者名纏絲。品最下。製爲酒杯書鎮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作。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徧行天下。其值不過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聞出遼東宣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上言。嵩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發產。他時乏絕。必更踊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艱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頓賤。

舊書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師貴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板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餘輩。皆倚酣偃仰。老嫗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買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閻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諸圖。此必醉士女也。衣摺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忿。正窘迫。從予哀乞。因以貽之。舊與朱戶部朱陵得重價。又一友世裔而爲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挂幅來。重樓複殿。巖泉映帶中。有美嬪祖露半身。而羣女擁持之。皆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嘆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值一金耳。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登意卷。雖無款識。然非宋貴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能辦也。馮開之爲祭酒。以賤值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嘆。定以爲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爲會者匝月。今眞蹟仍在馮長君家。蓋初鬻時。覓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雪漢者。臨摹逼肖。又割董跋裝潢于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鑑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肪玉。每番揭之爲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產額所至。錄不可留。行眞可貴尚。獨稍不宜于書。而董元宰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宣和龍鳳牋。金粟藏經紙。僅可飾裝褫耳。此外則涇縣紙。粘之齋壁。陽歲亦堪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用裱背家複背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黑。而不顧紙理之蠹。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尚能作澄心堂紙。冠絕古今。乃全盛聖朝。不迨與側蹬結一勝緣耶。近日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貢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敵。間有漆光黯。而刻文拙者。衆口賤之。謂爲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于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漢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爲郡縣。滇工布滿內府。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銷減。嘉靖間又勅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嘿不能對。 近又有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尚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外。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爲等威。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向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與故動云宋物。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爲

骨董巨擘。曾奇一宋刻新唐書。索價甚高。云此眞北宋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爲然。予適同集。繙一紙覩之。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貴誠爲理宗僞名。若此史刻于初盛時。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避之也。雖無以應予。而意色甚惡。今之嗜古者。大抵然矣。

名臣通書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識。而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書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書。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龍、俱兼書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于葡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于陳白沙坤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盜濫。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鄧懋卿以總醝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肯堂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賜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囑蘇人黃彭摹其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秘異寶。用以爲諸畫應卷。盈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嚴本。嚴世蕃大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拿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趙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彝價陡事。且爲果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余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遊。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即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薊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恆女也。季恆能鑑古善談。爲予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悉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倣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牆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無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蓋不復答。後此女流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予向已紀徐姓女三人矣。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窯品爐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鬬鷄、百鳥、及人物故事而已。

至嘉靖窯。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亦值有隆慶窯酒杯茗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冢。則鑿磚畫壁。俱見之。且有及男色者。畫冊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睹矣。

博物要覽

谷應泰撰

以書生尠見而欲游古寶之市與富商大賈矜賞鑒之精勢必不能然而書册所載可考而知則或有富商大賈所不能盡者古人以博物歸儒者尚非誣也余素無金玉之玩徒以久宦京都再至領海足跡半天下凡夫珠玉星象可珍可翫之物得之耳聞者固多目見者亦復不少居恆無事即爲之紀其名稱考其出產乃取國初谷應泰博物要覽一書未刻者刊行于世仍原名示不敢欺也雨村李調元序

博物要覽卷一

國初谷應泰撰　李調元　輯

志鼎彝　志雜器　志銅器

歷代鼎彝古器

古之鼎器存於今日聊以適用數者論鼎者古之食器也故有五鼎三鼎之供今不用鼎供斗然鼎之大小有兩大者陳於廳堂小者寘之齋室隨時設宜今其款雅入格者開列如後

古鼎方者

文王鼎　亞虎父鼎　周召父鼎　周

已上皆方式四足週身花紋

商宮鼎寶次寶　周象簋鼎　百乳鼎寶下品　花足鼎已上上款

古鼎方而小者

已上皆方式光素無紋

王伯鼎　單從鼎　周豐鼎

已上皆方式而小花紋大雅可入賞格

古鼎員者。

商父乙鼎。　父己鼎。
商子鼎。　秉仲鼎。

已上皆員式。足三。花紋精美。可入賞格。

魚鼎。　周盉鼎。

已上皆員式。三足。花紋全無。以其式雅。可入次賞。

商乙毛鼎。　蟬紋鼎。　素腹鼎、次賞。

已上員式。三足鼎口下微束。花紋甚雅。可充上賞。

子父鼎。獸面三足。有花紋。精甚可入格。　父甲鼎。

古鼎員而小者。

周大叔鼎。　垂花鼎。

已上員而小者。三足。花紋特美。可充上賞。

古器式俗不堪入格者。

瓜腹鼎。　雞腿方耳鼎。

已上式俗款低。下品之器。

古彝員而花紋者。

周蟠彝。　父辛彝。

已上皆員而花紋式雅。佳美可充上賞。

古彝方而花紋者。

周己酉彝。方式而花紋雅美可入格。

古彝員而異式者。

百乳彝。周身百乳。有四耳。爲上賞。

已上諸彝皆堪爲堂上焚香之具。

古鬲堪入格者。

鬲爐式雅入格者。

商母乙鬲。　周蔑敖鬲。

已上式俱大雅。可充賞玩。

彝敦式雅入格者。

周師望敦。　兕敦。　翼敦。

已上俱式雅紋精。可供堂上几筵之玩。閱戒宣和博古圖中。可用按圖索視也。

古雜器

巵者酒器也。義取上廣而危。知節即無危矣。寓戒之之意。其製如人雙耳外垂。又如腰腹鼎耳。俗云人面杯者是也。

杯亦古酒器也。以牛首爲製。加以籠絡。亦戒貪逸之意。詩云。酌彼兕觥。是也。

匜者。矯口坦腹。一肥提手。或三足。或員足。如鴨形者是也。古人以爲盥洗注水之具。今俗以巵爲匜。以匜爲巵。名金銀酒器者。誤矣。

盤。洗二器。盤深而洗淺。盤用以承弃水。內有銘篆者。有招耳上沖者。有盤內雜種種海獸者。或用三螭爲足。或雷紋圓足。又名彝盤。俗指爲歃血盤。非也。今可用作香橼盤。其洗用盥手。故紋用雙魚。用菱花。有乳三足者。有員足者。有獸面翻環者。今用以注水。爲凡筵主賓酬酢滌器。似得古人遺意。又有似洗而雙肥作掇手者。名杅。亦可作洗用。

尊、觚、觶。皆酒器也。三器俱可插花。觚尊口微。插花散漫不佳。須打錫套管入內。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

古之壺及缾。用以注酒。詩曰。清酒百壺。又曰。缾之罄矣。若古素溫壺口如蒜蒲式者。俗名蒜蒲缾。乃古壺也。極便注滾水插牡丹芍藥之類。塞口甚緊。惟質厚者爲佳也。它如粟紋壺、方壺、匾耳壺、弓耳壺。俱宜蓄室插花之用。以花之多寡合宜。此五器分置。若周之螭缾、螭首缾。俗云觀音缾者。今之酒壺。全用此式。更變漢之犀缾。形如瓠子稍彎。背有提梁。此缾也。俗例爲瓠子壺類。誤矣。另有瓠壺。取詩云酌之以匏之義。今以此缾注水灌溉花草。雅稱蓄室育蒲養蘭之具。周有蟠虬瓠、魚瓠、罍瓠。與上蟠螭、螭首二缾。俱可爲插多花之具。

又若今之杖頭用鳩者。以老人多噎。鳩能治咽之義。故三代有鳩鳥杖頭。周身金銀塡嵌。又見飛鳩頭。周身鏤身。以作棕竹杖飾。妙甚。若漢之蟠龍、蟠螭杖頭。形若瓜槌。此便不如三代之式雅。

漢有翻鐘。小而有觀者。顏宜蓄齋潤。但得宮商二音者爲最古。

布錢有金嵌字者。可作界畫之軸。

用小樣三代提卣。可作糊斗。如伯盡類盤、季姜盂。

兩耳杯製小者。可作硯傍筆洗。

鏡有盤陀光背。質厚無紋。極有受用。次如銀背海獸、蒲桃荔枝、五岳圖形、十二生肖、寶花靈龍、十二符、四靈三瑞、三神八衛、六花浮水、七乳四乳、十六花、蟠螭龍鳳雉馬等。俱妙。須要清瑩如水。分毫無染。俗謂面無打揑。輪轉周員。形影不改爲貴。又有如錢大小。鏡光背花。背面無瘢痕。更有滿背嵌金嵌銀片子鐵花者次之。菱花八角又其次之。方鏡最下者也。

古銅腰帶鈎甚有盈尺長者。其製有金銀碧璫嵌者。有片金商者。有等用獸爲肚者。皆三代物。它如羊頭

鈎、螺螄捕蟬鈎、有鎏金者、皆秦、漢物也、今無所用、書齋用以掛畫、掛塵拂等用、甚雅、

漢有雁足燈、鳳龜燈、有柄行燈、用以秉燭、若駝燈、羊燈、犀燈、用以燃油、此皆文具中要用、一器似不可缺、有盆尺淺槃、下有三足、製極精雅、乃古之承盞槃也、且紋色甚佳、今用爲香櫞盤具、別無取用也、

有古銅蝦蟆蹲螭、其製甚精、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爲鎮紙、又有大銅伏虎、長可七八寸、重有二三斤、用爲壓書、妙甚、

古銅青綠及褐色

曹明仲格古要論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則色綠如瓜、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潤、此語大概未盡然也、若三代之物、迄今何止千年、豈盡瑩潤而青綠各純色也、若云入水則綠、入土則青、其水銀色、褐色、并黑漆古者、此又埋於何地者也、凡三代之器、入土年遠、近山岡者多青、山氣蒸濕、鬱而成青、近河源者、水氣滷浸、潤而成綠、余見一物、乃三代款識、半身上浸年遠、水痕潤溢、數層、此爲入水無疑、而色乃純青、其着水漬底方寸、則黃綠色、則水土之說、豈盡然哉、余思鑄銅之時、銅質濟瑩不雜者多成青、質之渾雜者多成綠、譬之白金成色足者、作器純白、久乃成黑色、不足者、久則成紅成綠、此論質不論製、理可推矣、它如古墓中近尸者、作水銀色、然水銀色亦分二種、有銀色、有鉛色、惟鏡居多、者尸以水銀爲殮、彼世死者以鏡殉、取照幽明之義、故銅質清瑩者、先得水銀浸染、年久入骨、滿背皆成銀色、千古亮白、謂之銀背、其有先受血水穢污、始得水銀浸入、銅質原雜、則色如鉛、年遠色潛、則色如鉛者、其半有水銀、半青綠硃砂斑堆者、先因受血肉穢腐、其半日久釀成青綠、其淨者仍染水銀、故一鏡之背二色兼雜也、今之古鏡、以水銀爲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又若鉛背埋土年遠、遂變純黑、名爲黑漆古、此價又高、而此色甚易爲假、至有古銅鼎彝亦有水銀色、何也、此在墓中、得水銀散漫之氣、沾染而成、故惟一角一耳有之、或地近生水銀處、亦成此色、所以鼎彝無全水銀色、而鐘磬則萬無一二矣、上古銅器、以質厚爲佳、年既久遠、土銹侵骨、質已鬆脆、厚者尚有受用、薄者若少撞搏、不破即裂、又如無青綠而有純紫褐色者、格古要論以爲人間流傳之色、此說非是、三代之物、因入土沉埋、後人方得集以傳世、若云三代流傳到今、方有此色、何能在世數千年、不爲兵燹銷爍破損沉淪者耶、此等器皿、皆因出自高阜古塚、磚宮石室、燥地祕藏、又無水土浸潤、又無尸氣沾惹、列之石案間、惟地氣蒸潤、且原製精美光瑩、變爲褐色、純一不雜、故鼎彝居多、而小物并秦、漢物褐色純少、近見褐色上有青綠點子、乃出土之後、人以臟酸之味、點染而成、非透骨綠色、故褐色上有雲頭斑、芝麻點、硃砂片并青綠雨雪點者、此爲傳世物也、非傳世上三五千年、始成褐色、故古銅以褐色爲上、水銀黑漆鼎彝爲次、青綠者又次也、若得純青純綠、一色不雜、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又在褐色之上、故宣爐銅器喜倣褐色、凡宣銅褐色爲多、凡銅器出自三代、不惟青綠瑩潤、其質、其製、其花紋款識、非後人可能彷彿、自不能僞、若格古要論所云、必三代之物、方有硃砂斑、此大謬矣、宋、元之物、亦有大片硃斑、若魚子者更多、蓋因受人血氣浸染、便成硃斑、亦有一二層堆疊者、刀刮磨擦、不可泯也、豈盡三代物哉、不可不考、

新鑄僞古器顏色

明時山東、陝西、河南、金陵等處、僞造彝、鼎、壺、觚、尊、鉼之類、式皆法古、分寸不遺、而花紋款識、悉從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則迥然別矣、其上僞色之法、以井花水調泥鬱、浸一伏時、取起烘乾、再浸再烘、三度爲止、名作脚色、候乾、以礬砂、胆礬、寒水石、硼砂、金綠鬱各爲末、以青鹽水化淨、筆蘸刷三兩度、候一兩日洗去、乾又洗之、全在調停顏色水洗工夫、須三五度方定、次掘一地坑、以炭火燒紅、令遍、將醋澆下坑中、放銅器入內、仍以醋糟罨之、加土覆管、密藏三日後取看、即生各色斑點、用蠟擦之、要色深者、用竹葉燒烟熏之、其點綴顏色、有寒溫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嚥味去盡、方配法、以鉛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蠟內、綠用四支綠、紅用硃砂、煨用蝦多、塞則乳蠟相半、以此點成凸起顏色、其堆疊用滷鉛針砂、其水銀色以水銀砂錫塗抹鼎彝邊角上、以法蠟顏色罩蓋、隱露些少、以慰隸家、用手擦摩、則香腥觸鼻、洗不可去、或做成入鹽滷地內埋藏二三年者、似有古意、

宣銅爐鼎款式顏色

宣德之銅器、以爐鼎爲首、爐之製有辨焉、色有辨焉、款有辨焉、取其製式之美者、宜書室登几案入賞鑒者、開列如左、

魚耳爐、　鰍耳爐、一名鱉耳、　乳爐、　百摺彝爐、
鼓耳爐、　天雞彝爐、　方員鼎、　石榴足爐、
樹霞爐、　香薷爐、　高足押經爐、

已上諸款、皆上品賞鑒也、

角端爐、　象彝爐、　獸面爐、　象頭爐、
扁爐、　六稜四方直脚爐、　漏空桶爐、　竹節爐、
分鑄索耳爐、　馬槽爐、　臺几爐、　三元爐、
太極爐、　井口爐、

已上品格卑俗、雖則宣鑄、皆下等物也、

上鑄造顏色

宣爐如魚耳、鼓耳、押經等爐、多有鑄耳者、蓋宣爐之式、多做宋磁爐式、中有身耳逼近、施錫無餘地者、乃別鑄耳、磨治釘入、分寸始合也、釘耳多僞、宣爐鑄耳不稱者、毀去更鑄、十不一存、所如魚耳、鼓耳、眞宣銅者、尤爲難得、故僞造者但能作釘耳也、

宣爐之色不一、做宋燒斑色者、初年色、（尚沿永樂爐製、）蠟茶本色中年色、（宣德中年、爐之色愈工、謂燒斑色掩其鬆質之編、乃僞本色、用番硇砂鋼爲洗洗爲之也、）

蔗經色比本色愈淡、末年色也、（宣德末年、爐色愈淡、銅質愈鬆、故後人評宣爐色五等、謂栗色、茄皮色、紫梨色、豬色、鹿以藏經紙色爲最、）

變金色者次本色、爲其掩銅質也、（蓋腹以正曰、湧鮮、蓋、蓋口以上曰、顯鮮、蓋、）

雞皮紋者覆首色，火氣久而成也。（勝知雞皮之實無跡。）

本色之厄有二，嘉靖、隆慶之間有燒斑厄，（時尚燒斑，有取本色之真，如燒瓷。）本色之厄近有磨新厄。（過來銅質之厄，取本色爐瓶，治一新，至者一洗吾樂者。）

款亦辨製辨色焉。（宣德爐款陰印陽文，真者大明宣德製，字完整，地平潤，與爐色相稱，非絕彫刻新造者爲佳。）

宣銅鎏茶、鎏金二色最佳，鎏茶色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爲之。鎏金以金鏹爲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豈民間可能彷彿。

宣爐惟色不可僞，爲其眞者色關然，奇光在裏，望之如一柔物可按捺然，迫視如膚肉內色，火燕之彩爛，善變。僞者外光奪目，內質裏疏槁然矣。傳宣德時，內佛殿災，金銀銅像銷而液，因用鑄爐，非也。宣廟欲鑄爐，問鑄工，銅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則現珠光寶色，與恆銅矣。上曰：煉十二，煉十二已，條之盈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銅之精萃者先滴，則以存格上者乃銅之滓滓，即以作它器。

宣爐眞而好者有無款識者，乃進呈樣爐也。（宣德當年監造者，每種鑄成，不敢鑄款，量上准用，方依樣鑄款，其製質特精，流傳至今，間有款易僞，敢宣廟御款色配者，盤桓嵌入，其雖合在款隔遠際，但從整乎審視，覺有微疵。）

博物要覽卷二

志窰器

汝官哥窰

昔人論窰器者，必曰柴、汝、官、哥，柴則余未之見，且論製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是薄磁，而格古要論云柴窰足多黃土，何相懸也。汝窰余常見之，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脂麻花細小掙釘。余見一蒲盧大壺，圓底，光若僧首，圓處密排細小掙釘數十，上如吹塤收起，嘴若筆帽，僅二寸，直槎向天，壺口徑四寸許，上加罩蓋，腹大僅尺，製亦奇矣。又見碟子大小數枚，圓淺瓮腹，磬口，泐足，底有細釘，以官窰較之，質製瑩勝。

官哥窰器皿

官窰品格，大率與哥窰相似，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蟹血爲上，梅紋、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論製之器，如

商庚鼎。　純素鼎。　葱管空足乳爐。　冲耳乳爐。

商貫耳弓壺。　周貫耳壺。　漢耳環壺。　父巳尊。

祖丁尊。　葱管脚鼎爐。　環耳汝爐。　小竹節雲脚桶爐。

冲耳牛奶足小爐。　戟耳彝爐。　盤口束腰桶肚大餅。　一戈立戈觚。

周小圓觚。　素觚。　紙槌餅。　胆餅。

雙耳趾筋餅。　筆筒。　筆格。　元葵筆洗。

桶樣大洗。　鴛肚、鉢盂二洗。　水中丞。　雙桃水注。

扁淺唇口槃。　方印色池。　四八角印池。　委角印池。

有文圓唇。　戟耳彝爐。　小方著草餅。　竹節長壁餅。

已上諸器，皆官、哥窰之上乘品也。

橘爐。　六稜餅。　盤口紙槌餅。　大著草餅。

鼓爐。　菱花壁餅。　多嘴花罐。　肥腹漢壺。

太極。　中極。　茶盞茶托。　提包茶壺。

六稜酒壺。　瓜壺。　蓮子壺。　方員八角酒盤。

各製酒杯。　大小員碟。　河西碟。　荷葉盤。

桶子箍碟。　雜環水池。　大酒海。　方員花盆。

葛蒲盆。　龜背蘇環六角花盆。　觀音像。　彌勒洞賓像。

雞頭罐。　楂斗。　員硯。　筋捌。

篆隸圖書。　象棋子。　齊筋小碟。　蟠虎鎮紙。

已上諸器，皆官、哥窰之中乘品也。

大雙耳高餅。　徑尺大盤。　夾底骰盆。　大擂梅花瓣春勝合子。

棋子罐。　大扁獸耳彝敦。　鳥食罐。　編籠小花餅。

大小平口藥罐。　各製小罐。　肥皂罐。　中菓合子。

蟋蟀盆事件。　供水碗。　束腰六角小架。

已上諸器，皆官、哥窰之下乘品也。

官窰者，燒於宋修內司中，爲官家造也。窰在杭州鳳皇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泐水流下，比周身較淺，故口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它處之土，成不及此地。

哥窰者，燒於私家，取土亦在鳳皇山，官窰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窰質之隱紋如魚子，恆汁泐不如官窰料佳乎。二窰燒出器皿時，有窰變狀類蝴蝶、禽鳥、熊豹等像，本于本色泐外變色，或黃或紫紅，肯形可愛，皆文明，乃火之幻化，否則理不可曉，似更難得。後有薰窰、烏泥窰，官窰質粗不潤，而泐水燥，槎澀入官、哥窰，今亦傳世。後元末新燒，宛不及此。近年諸窰，美者亦有可取，惟紫骨與粉青色不相似耳。若今新燒，去諸窰遠甚，亦有粉青色，乾燥無華，即光潤者，變爲綠色，且索大價，愚人更有一種，後燒者，取舊官、哥磁器，如爐欠耳足，餅損口稜者，以舊補舊，加以泐藥，一火燒成，如舊製無二，但補處色渾，而本質乾燥不甚精，得

此更勝新者。

定窰

定器乃宋時北定州造也。其色白間有紫色黑色者。然俱白骨。加以渤水。有如淚痕者爲最。其紋有蕊花、綉花、印花三種。多用牡丹、芸草、飛鳳三種。時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開列如後。

獸面彝爐。　子父鼎爐。　獸頭雲板脚桶爐。　胆餅。
花尊。　花觚。　合子。內有三四寸者。　孩兒持蓮葉枕。
長樣兩角碟。　四角蓮瓣碟。　洞賓觀音像。　水中丞。
各種餅罐。　燈檠。　大小椀甌。　酒壺。
茶注。　蟾蜍注。　瓜注。　茄注。
菖蒲盆底。　坐墩。　花盞。

已上諸器。皆定器上品。

定窰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時爲御府燒造。色白質薄。土色如玉。物價甚高。其紫黑者亦少有。余僅見一二種。其器色黃質厚者。下品也。又若骨色青滷如油灰者。彼地俗名後土窰。又其下也。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爐、獸面戟耳彝爐。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眞。若周丹泉初燒爲佳。亦須磨去滿面火氣可玩。若玉蘭花杯。雖巧。似入惡道。且輪迴甚速。又若繼周而燒者。合爐桶爐。以鎖子中毬門錦龜紋穿挽爲花地者。製作極工。不入清賞。且質較丹泉之造遠甚。元時。彭君寶仿定窰燒于雷州者。名曰彭窰。又曰雷窰。效右定折腰製者甚工。土骨細白。凡口皆滑。惟欠潤澤。且質極脆。不堪眞賞。

古龍泉窰

定窰而下。古龍泉窰次之。古龍泉窰土細質薄。色甚葱翠。妙者與官、哥窰爭豔。但少紋片紫骨耳。其製器款。如

花餅。　花觚。　蓍草方餅。　南爐。
桶爐。　有耳束腰小爐。　菖蒲盆底。　酒甕。
冰盤。　深腹盥盤。　大乳鉢。　茄鹿餅。
酒海。　大小藥。有花紋。　坐鼓。　高墩。
燭臺。　立地插梅大餅。
大獸蓋香爐。

已上皆古龍泉窰器之精款者。但工匠甚拙。製不甚佳。僅可通用。而器質厚實。極耐磨弄。不易殆蔑。家窰器損壞曰蔑。剝落稍曰殆。

古建窰

古建窰器多鱉口碗。蓋色黑而滋潤。黃兎毫斑滴珠大者爲眞。但體極厚。薄者少見。

均窰

均州窰有硃砂紅、葱翠青、俗名鸚哥綠者。茄皮紫、紅如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鋪雜、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卽取名鼻涕、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窰惟種菖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爐合、方餅、罐子。俱是黃沙泥坯。故器質粗厚不佳。雜物人多不尙。近來新燒此窰。皆宜與砂土爲骨。泐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耳。

大食窰

大食窰者。以銅爲器皿。用藥料燒成五色。有香爐、花餅、合子之類。窰之最下者也。

玻璃窰

玻璃窰出自烏夷。惟閩中有之。其製不一。奈無雅品。惟餅之小者有佳趣。它如酒鍾、高罐盤盂、高脚勸杯等物。無一可取。色有白縐絲、天青、黃鎖口三種。俱可觀。但不耐用耳。

新舊饒窰　卽江西景德鎭燒造者。

古之燒造饒器進御者。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少次。元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號者。價重且不易得。若我明永樂年造壓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畫有雙獅滾毬。毬內篆書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白字細若粒米。此爲上品。鷄鶏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若近時仿做。規製蠢厚。火底火足。略得形似。殊無可觀。宣德年造紅魚靶杯。以西紅寶石爲末。圖畫魚形。白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若紫黑色者。火候失手。似稍次矣。青花者。如龍松梅花靶杯、人物逆子酒靶杯、硃砂小壺、大椀。色紅。如日用白鎖口。又如竹節靶蓋盞滷壺、小壺。此等物古未有。它如妙用種種。惟小巧之物最佳。描畫不苟。而爐、餅、盤碟最多。製如常品。若罎蓋扁罐、豚口花瓶、蜜食桶罐。甚美。多五彩燒色。它如蓋心有壇字白蹴。所謂壇蓋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足用。其文房佳器。又有等白茶蓋。較壇蓋少低。而瓷肚釜底線足。光瑩如玉。內有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隱隱橘皮紋起。雖定磁何能比方。眞一代絕品。惜乎外不多見。又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紋。塡以五彩。華若雲錦。又以五彩實塡花紋。花紋絢豔恍目。二種皆深青地子。有藍地塡畫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紋者。種種式樣。似非前代所有。

成窰上品。無過五彩葡萄盤口扁肚靶杯。式較宣杯妙甚。次若草蟲可口子母罐勸杯、人物逆子酒蓋、五供、食盒、草蟲小罐、青花紙薄酒盞、五彩齊筯小碟、香合各製小罐。皆精妙可人。余評青花成窰不及宣窰。五彩宣廟不如憲廟。蓋宣窰之青。乃蘇泥勃青也。後俱用盡。至成化時。皆半等青矣。宣窰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窰五色用色淺淡。頗有畫意。此余評似確然矣。

嘉窰青花、五彩二窰。製器悉備。奈何皖土入地漸惡。較之二窰往時。代不相侔。有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漿湯姜湯字者。乃世宗經籙醮壇用器。亦曰壇琖。製度質料。迥不及宣德矣。嘉窰如磬口饅心員足。外燒三色魚扁琖、紅鎖小花合子。其大如錢。二品亦爲世珍。小合子花青畫美。向後恐官窰不能有此物矣。得

者珍之。

博物要覽卷三

志金

黃金所產地

一黃金產益州。四川。

一或生水中沙際。

一黃金產益州、梁州、寧州。四川。

一產水沙中作屑。謂之生金。

一黃金產雲平、晉安。俱福建。

一出石中。乃金砂矣。燒煉鼓鑄爲鍋。雖被火亦未熟。猶須更煉。

一產嶺南獠夷洞中。

出獠蠻洞中。如赤黑碎石金鐵屎之類。南人云。此金乃毒蛇齒落石上而成。又云。毒蛇屎及烏屎著石上皆碎。卽成此等生金。有大毒殺人。

一產饒州。又產信州。俱江西。

一產饒州山谷砂中。顆如米粒。產信州山石中。顆如荳顆而圓。

一產南劍州、澄州。俱四川。

產劍州者。乃砂金。顆如沙粒。淘漉鑄煉而成。產澄州者。乃塊金。在山谷土中。掘出顆塊如石狀。

一產雲南麗江。

產麗水中。卽古語云金生麗水處也。金浮水面如沙礬。土人以鐵杓取之。鑄煉方成。

一產鄱陽、樂安。江西。

產二郡土。鑿土十餘丈。被沙之中所得。大者如荳。小如粟米。

一產黔南遂府吉州。

三郡所產。皆沙中淘漉而出。如麩片。名麩片金。

一產富州、賓州、涪縣。

三郡皆產江、漢河沙中。居人多養鵝鴨。唼食取蟲。以淘取金片。日得多寡不等。金色不如金之下品。

良金十種

第一馬蹄金。

產林邑國。名紫磨金。又名陽邁金。出林邑山峒石中。鑿石取之。狀如馬蹄。每得必雙。每二蹄成一斤。足十二成。至難得。又名馬蹄金。乃生金也。

第二橄欖金。

產嶺南。乃荊南山土中。顆形大如橄欖。兩頭皆尖。紅紫色。足十二成。不須淘煉。自然顆粒。亦生金也。

第三瓜子金。

產漢江、五溪江中。大如瓜子。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粒。亦生金也。

第四顆塊金。

產嶺南麗江諸處。或土砂中及江砂中。顆塊如山石狀。有大塊十餘斤。或五六斤、一斤、八九兩、及兩許者不等。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塊。亦生金也。

第五胯子金。

產湖廣、湖南北諸郡砂土中。像臘茶腰帶胯子。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塊。亦生金也。

第六麩片金。

產高麗國砂土中。土人淘漉而出。如麥麩之片。足赤十成。土人鑄煉成小餅。每十七餅成一兩。乃熟金也。

第七豆瓣金。

產梁州土中。掘土十餘丈方見。形圓扁如豆瓣狀。足赤十成。土人鑄煉成鋌。每鋌重一兩、六七錢不等。乃熟金也。

第八麥顆金。

產梁州屬縣山石砂土中，形尖如麥，足赤十成，土人淘煉而成，小錠重三錢三四金，亦熟金也。

第九沙子金。

產湖廣湖南屬縣江水砂中，土人淘砂鎔煉而成，小餅重輕不等，足赤十成，亦熟金也。

第十葉子金。

產雲南省城者爲道地，各店鋪戶將雜色足赤金拍造葉子，有八色、九色、至九五色止，無十成者，亦熟金也。諸金中惟葉子金爲最下。

生熟金性良惡

本草陳藏器言，生金有大毒，能殺人云，不可入口，而本草綱目則云無毒，李時珍云，生金與黃金一倖，而有生熟之分，嘗見入取金，掘地至深丈餘，至紛子石，石皆一頭黑焦，石下有金，大者如指，小者猶蔴豆，色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眞金，工匠竊而吞者，不見有毒，其獃金出水沙中，匙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即便鎔造，打造器物，入藥煎取金汁，即堪鎮心。

生金一種至毒者，出交廣山石內，赤而有大毒，能殺人，須煉十餘次毒乃已。

熟金至良者，有丹穴之還丹金焉，金出丹穴中，體含丹砂，色尤鮮赤，合丹砂服之，希世之寶也。

外域眞金五種

波斯國紫磨金。　東丹國青金。　林邑國赤金。　西洋國綠金。

占城國黃金。

假金十五種

水銀金。　丹砂金。　雄黃金。　雌黃金。

硫黃金。　曾青金。　石綠金。　石胆金。

母砂金。　白錫金。　黑鉛金。已上假金皆藥煮成。　銅金。

生鐵金。　熟鐵金。　鍮石金。亦用藥點成者。

辨黃金眞僞法

黃金眞者，剪開有茶口，寶光射目，脚如新開菜花，鬆黃鮮嫩，如茶口閃色光潤，脚帶紅色者，內有紅銅器子，脚帶青色者，有銀氣，以此別識，萬無一錯。

凡看金器或錠金，先看底面，金色昏滯而帶黑氣，內有銅氣多也，看金錠法，將錠用小鑷鑽于兜底鑽一孔，用水銀傾入孔中，

眞金味甜，而有香如松花，凡欲試者，將金物于掌心摩熱，嗅有香，含之味甜者，眞金也，若嗅之氣腥，含之味鹹而苦者，內有銅氣或藥點者。

凡看金物，于杉木桌上，金物於手中從高投下，卓然不動，良久微顫者，眞金也，投下直跳去者，內有銅也，投下連頓者，內有銀也，投下卓然不動，良久不微顫而寂然者，內有鐵也。

凡看金物，不可于日中及燈下看之，日色及燈光最能爍眼，致令看金不準，須于明朗背光處細細留心觀看，眞僞自見也。

凡疑金物非眞，要見原質者，用食鹽山黃泥塗金器，入熾炭火中猛煅，若有假僞，其器即黑，

又法，以碧綠胆礬澄調水塗金器上，入炭火中煅，黃者眞，黑者僞。

又法，看金鐲扁方內防包夾者，將鐲舒開，用竹筒一枚，將金鐲箍上，若眞金，一圈即湊合柔軟，若內中有包夾者，入手生硬，上箍不圓，凹凸歪斜也。

辨金器眞僞法

凡辨夾金錠或夾金器皿，用淡金或銀使赤金葉裹就，熟碎上錠子，僞造者，鎚痕器皿，看底足有縫即是，如無縫，看唇耳厚薄，必有隙露，入手硬，夾器也。

凡金器有僞造者，多用石綠、雌黃、水銀、辰砂、縮錫及倭硫黃等，再用藥點，而試之之法，以好醋一大盞，調眞胆礬、青鹽、黃泥塗器上，一伏時，於猛炭火中煅之，若眞者色黃，如假者色黑，而有小片如鐵屑葉葉落，器質成青黑色矣。

金器造假，多在僞杯、酒壺、八仙、人物、走獸空處甚易，如酒僞著假在三足中，或用鉛條，或用鐵屑和膠砂調稠塡滿三足，看法將酒爵再四搖撼，中有聲淅淅而響者，內有鐵屑，因年久膠解，鐵屑落散，故搖而有聲也。

其酒壺著假，多在底內，用夾底中藏鐵片，或鎔鉛貯之，所著甚多而重，試之之法，將壺底用堅重石子或小鐵槌重重擊之一下，若眞者，金性柔，若遭擊後，即或坎陷，若有夾底，雖擊如故，壺裏之底，光平不凸起者，內有夾假也。

八仙、人物及走獸著假更多，乃在腹中多用鐵屑、膠砂、或塡鉛、錫，辨之之法，用極細鋼錐，于背腹間及脚頂處鑽下，如眞者入，若有鉛、錫，錐頭澀處不進，以此爲法，眞僞立辨矣。

博物要覽卷四

志銀

白銀所產地

一產雲南永昌府。

生山石銀鉛中。乃生銀。

一產江西饒州樂平縣。

產饒州樂平縣諸坑銀鉛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眞。

一產山西虢州。

銀與金生處不同。所在皆有。而以虢州者爲勝。此外多鉛穢爲劣。高麗作帖云。非銀鉛所出。然色青不如虢州者。

一產朱提縣。四川。

朱提縣銀出礦中。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五百八十。

一產始安興山縣。

始興安山縣出銀產鉛。有鉛穢。須煉淨方白。不煉色青。

一產桂陽州陽安縣。

陽安產在陽礦中。淨好無鉛穢。不須煉冶。自然瑩白。

一產閩中。

建平山中時產銀。淨好無鉛雜。

一產浙中。

衢、溫二郡山中時有產者。多鉛雜。

一產荊州。

產于荊州山礦中。有鉛雜不淨。

一產滇州。即雲南。

產雲南各郡金坑中。所得如亂絲者佳。

外域銀四種

新羅國銀。　波斯國銀。　林邑國銀。　雲南省銀。

官估十三等銀

第一等金漆花銀。　足白。一百分足。

第二等濃稠花銀。　足白。九十九分九厘。

第三茶花銀。　足白。九十八分八厘。

第四大胡花銀。　次白。九十九分七厘。

第五薄花銀。　次白。九十九分六厘。色九六

第六薄花細滲。　次白。九十九分五厘。色九五

第七紙灰花銀。　次白。九十九分四厘。色九四

第八細滲銀。　次白。九十九分三厘。色九三

第九麤滲銀。　微赤。九十九分一厘。色九

第十斷滲銀。　次赤。九十八分五厘。色八五

第十一無滲銀。　正赤。九十七分五厘。色七五

假銀十三種

水銀。　銀草。　砂銀。　曾青銀。

石綠銀。　雄黃銀。　雌黃銀。　硫黃銀。

胆礬銀。　靈草銀。　丹陽銅銀。

白錫銀。　鐵銀。

已上俱藥點煉而成。亳無銀氣。

銅銀用藥點造者

鼎銀、　鱉猫銅銀、　白燒雞、　天蓋地、
頓鋪、　一見九、　二見三、　白銅、
插香銚、　碗銀、

已上俱銅銀將藥點者。傾銷入盞。即隨焰飛。或成黑滓不銷者。皆已上諸種也。

白銀所產狀貌顏色

凡銀。或生山中。或生石鉛內。然色要白。不可帶青。青者銀內有鉛也。
生銀初產。狀如硬錫。若生金礦中所得。及在土中。或石內滲漏成條。若絲髮狀。土人謂之老翁鬚。極難得。
方者用生銀。必得此乃眞。
波斯國有天生藥銀。用爲試藥指環。又燒硃盞下多年沉積有銀。號盃鉛銀。光軟甚好。與波斯國同功相似。祇是難得。今燒鍊家每一斤生鉛只鍊一二銖。
凡銀出於鉛。必須煎煉方成。故名熟銀。其生銀即不是鉛中出而特然者。名老翁鬚。方有實用。如術士家以硃砂而成。以鉛汞而成。以焦銅而成者。既無造化之氣。豈可入藥。不可不別。
閩、浙、荊、湖、饒、信、廣、漢、貴州、交趾諸處山中。皆產銀。有鉛中鍊出者。有砂土中鍊出者。其生銀各稱銀笋、銀牙是也。亦曰山銀。

辨銀器眞僞法

凡看銀器。須用試金石擦看顏色。便知高下。更有一種白銅藥銀。擦於石上。亮白如足紋者。便不可辨。須將銀器以醋酢調石灰于炭火燒之。眞者即絡。以此爲辨可也。

看銀錠塊銀眞僞法

銀錠。除全銅假銀之外。又鉛鉛錠。面底邊際皆原錠足紋。惟中空灌鉛。一定綫三四錢餘光白。僞者皆黑是也。
銀器作假。多在空心處內藏鐵砂、鉛屑、瓦礫、漆、石等項。欲識其僞者。將檀木或鐵梨木造小銀剪樣備用。如銀器搖撼皆鉛耳。作僞之法云。于面下用鋼鋸截開。利刀剜去腹銀。以鉛塡滿。用銀銲藥將錠面銲好。毫無隙漏。名曰天蓋地。試之之法。于桌上將錠運旋。眞者能轉。僞者停處不動。
碎銀有銅造成者。底面絲孔如共。或半定成一角做就。毫無隙漏。蓋用紅銅洋就煎開。鑿成絲孔。磨熟。用礬梅諸藥煮成銀箔。貼口及脚。再煮方成。與眞無異。辨之之法。用銅剪剪開。色閃青黃如蜻蛚光者是也。

博物要覽卷五

志眞珠

眞珠所產地

一產西洋。
色白。光耀明瑩。有夜光者。其價無等。
一產廣東廉州。
廉州瀕海有洲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監珠戶入池。探老蚌剖取珠以充貢。池雖在海上。而人疑其底與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測。其珠瑩白光鮮。乃官珠中上等。價有高下不等。
廉州合浦縣海中有梅、青、嬰三池。蜑人每以長繩繫腰。攜籃入水。拾蚌入籃。即振繩令舟人急取之。若有一線血浮水面。則其人葬魚腹矣。
一產蜀中西路女瓜鄉。
女瓜地在蜀中。有溪產珠。光白鮮好。與洋珠彷彿。但不常有。
一產河北塘濼。
河北沿山塘濼有數處產珠。亦有圓及寸者。色多微紅。珠母與廉州者不相類。但清水急流處。其珠色

光白濁水及渟水不流處其珠昏暗也。

一產淮南高郵及沿江。

高郵甓社湖中昔產珠蚌有極大蚌如門扉中含寶珠如拳每當望夕其光與日爭輝嘗有人見者百計取之不得土人拾小蚌佐餐亦往往得細珠如米豆者。

一產安南國。

安南國海邊產明珠亦出蚌中國王禁民採取每歲於八月中秋夕看月色晴朗則其年多珠或值陰晦則此歲珠少珠色瑩白微紅亦海珠中上品。

一產廣西。

廣西淳、梧二郡沿海產珠色雖白而乏紅潤與合浦產者迥異而價亦賤北人不甚貴重。

一產廣陽縣。

廣陽縣產珠色青而光瑩即馬價珠也。

一產永昌郡博南縣。

博南縣有光珠穴產光珠夜有光彩亦不常出。

一產館陶縣。

漢章帝永和元年明珠出館陶縣大如李有光耀。

一產豫章海昏。

豫章永和元年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卵。

一產鬱林。鬱林明珠。

漢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獻明珠圍五寸七分。

一產蘇祿國。蘇祿寶

蘇祿國產大珠明永樂中貢大珠一顆重七兩五錢。

一產日本國。如意寶珠。

日本國產如意寶珠青色大如雞卵光彩四射云是鯨魚目睛。

一產佛菻國。木難珠。

佛菻國產木難珠碧色夜有光明云木難鳥口中結沫所成。

一產錫蘭山。珠寶沙明珠。

錫蘭國中有珠寶沙沙中有螺蚌沙明珠國王命採珠戶網收傾入珠池採珠爲用。

一產于闐國。瑟瑟明珠。又名馬價珠。

于闐國產瑟瑟明珠光采晶明一珠好者易一駿馬因名馬價珠。

一產占城國。朝霞大火珠。

占城國產朝霞大火珠唐貞觀初遣使獻一顆大如雞卵狀如水晶日午時以艾藉珠可以取火。

一產馬八兒國。昭輝珠。

馬八兒國近占城常貢蝦蟆珠百顆大于彈丸光明瑩白中成龍紋至寶也。

一產拘弭國。羅水珠。

拘弭國于唐順宗朝獻却火雀及履水珠常堅冰等物履水珠色黑大如雞子王命善浮者繫于左臂遣之入龍池其人步驟波濤如履平地潛沉潭底良久復出徧體略無沾濕。

一產闍婆國。上清珠。

唐代宗爲兒時元宗命取上清珠以絳紗囊之繫于頸上珠即闍婆國所貢者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珠內有仙人玉女雲雀絳節之象搖動其中及上即位藏之寶庫每夜恆光明燭天。

一產西洋國。青泥珠。

唐武則天朝西洋國獻青泥珠一枚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于金剛額上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但于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問欲買此珠耶胡人云若必買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貿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至西洋國僧奉奏聞奉則天敕求此胡人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賤得此何所用胡云西國有泥泊泊中多珠多苦深不可得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珠可得矣。

產渠泥國。水珠。

唐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有微光高數寸視其函封曰值億萬月餘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使譯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久而去明日又至謂僧曰珠價誠值億萬今胡客久以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問其故胡人曰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念之今幸得此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乏水自珠亡後軍行每苦渴僧命掘土藏珠試之果然清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奇胡人持珠去不知所之。

產羅刹國。火珠。

羅刹國其人極陋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正中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時得火。

產渤泥國。力珠。

渤泥國產力珠大如梅子色白有光以口含力能舉鼎可走及奔馬以此珠熨面面發寶光希世之寶也。

產南海。辟珠。

辟珠生南海椰子、檳榔果殼中堅如鐵金鋼不能損名曰聖鐵。

古今奇珠

洞光珠

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宮，口啣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焉。

照乘珠

魏王與齊威王會田于郊，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青沙珠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瀕霄，自丹州而來，啣青沙之珠，積成壟阜，名曰珠邱。今蒼梧採藥者，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花影珠

漢高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照月珠

漢武帝太初元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笥，覆以錦蓋，光如照月矣。

昆明珠

漢武帝時，昆明池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魚遂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帝明日戲于池上，見大魚啣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閱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報耶。

不夜光珠

漢成帝時，真臘國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帝以蛤賜飛燕，珠賜合德，合德以珠獻后，珠之照人，無妍醜其形皆美麗。

記事珠

唐元宗開元中，張說爲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遺忘，即玩弄此珠，心神頓悟。

滴翠珠

唐元宗時，士人尖遮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澈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名曰滴翠珠。

蠡粟珠

唐同昌公主有神絲繡被，上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草，其精巧華麗，世無其比，上絡以蠡粟之珠，珠如粟粒，有光耀，五色輝映，異寶也。

夜光珠

唐同昌公主家豪富，宮禁不如，公主好爲棄子之戲，至夜不點燭，命侍姜以紅琉璃盛夜光珠一枚，捧之立于室中，而光明如晝矣。

象田珠

白厚貧而園昏娶劉純材女，厚送烏璫十事，鈇昏爲書，純材大笑，荅以象田珠十升，紫蝟千餘頭，及使童僕撒燭花盈路，厚閉門大慙，賓客走散。

白彭珠

唐人侯道昌因雨置龜頭硯于簷下，承溜以滌之，俄而滴破硯，硯中出白彭珠十顆，有忠目者，黃水洗之皆愈。

岑珠

嶺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大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損，猶照一室。

南北西珠身分

凡看北珠顏色，須是看訖，閉目再閃看，顏色一同，方爲驗也。其珠青色，如暮末秋初，及晴雲綻處，閃出青天帶白雲，此青係眞色第一，其青不用眞深青，只要白包青籠照，乃嫩青也。其珠青色只在頂上盈者，不披青至頂下，乃嫩青也，謂之摩孩羅兒頂青，上上者，其青若至腰下及竅眼，謂之轉身青，爲第一腰上青者，謂之披肩青，爲第二，若珠頂上只有一點青，不能蓋頂者，謂之鬼眼睛，不爲奇也。

所看北珠身分，須是帶圓，只用竅眼，其珠子身分，須是白青色，若綠色牽黃磁白竹色者，品低，如珠帶粉白色者，尤易得，如北珠身下有白搭膊，或面上有牽字格，及黃上青色者，不佳，青上黃色者，尤妙，如直眼及竅眼身分，有損破穴眼，并改鑽三眼四眼者，亦不佳也，且如買直鑽北珠，只買肚兒高者且得，謂如竅眼上尖，乃黍頭下闊者，謂之寶裝，亦名無蔫珠子，如一頭大一頭小者，謂之歲槌，中間一穴兩頭圓者，謂之橫鑽，皆不佳也。

看南北西湖珠法

凡看南珠，要明亮精神撚圓，或粉紅色，白不要油黃貫，價低次。

凡看西珠，要白瑩圓活有光采，不帶枯骨色及油黃磁色者，價高，若諸病，價便低下。

凡看馬價珠，要青色及蘆甘色者，道地珠兒指面大肉臉高者妙，亦有轉身青者，多做寶兒用，顏色妙者直錢，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價貴，不可一例，而看土番及回回國珠兒，顏色不好，多與好碧靛相似也。

看成匣珠法

凡看成匣北珠，用絹帛蘸水突其面貌，其絹帛不青，乃眞色者，僞色者，用好青紙作筒，捲珠於內突青色末珠身者是也，又有竹色油黃者，用竹紙筒作捲兒，裝粉在內，突其珠子，粉白色精神仔細矣。

看南北西湖珠法

凡看南北西珠，務要於淨室背亮處，閉牕戶，燃明燭，將珠照看，須要中無烏黑絲路，色要青白一勻無斑點者，價高，有黑紋者，名爲砂炷珠，心炷空，外雖無傷，年久用之，或爲重物所壓，必至粉碎，故不可不辨。

南北西珠顏色

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木難珠色黃，馬價珠色青也。

凡採珠在三月用五性牲祀海神然後敢採取若祭祀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如覆釜爲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者雖有光色形不員正乃爲第二

八種官珠

第一瑞珠　第二走珠　第三滑珠　第四礫砢珠

第五官雨珠　第六稅珠　第七摩羅珠　第八葱符珠

珠篩數目

珠篩有金銀銅鐵四種金銀者內府篩也多成化正德年製大小三套共二十二隻每隻俱有海鹽劾珍四字爲記如此字及隻數不全者無用也其銅鐵者乃古時民間之篩也

博物要覽卷六

志寶石

寶石所產地

一產西番

西番回鶻地方產紅青寶石大小不等

一產錫蘭山

錫蘭國有翠藍山山頂有盤古足跡甚巨產有五色寶石云是盤古淚液結成故有奇光異彩

一產土番

土番國地有寶石穴昔元朝有商人航海遭風飄泊到岸昏夜黑暗墜入深穴中見大蛇盤結無數亦無吞噬之意其人懼甚久之亦定但腹甚飢無從得食時見大蛇盤石壁間小石其人亦試取啗之頓忘飢渴後聞雷聲見穴中之蛇相飛騰而去其人知是神龍因攬其尾始得出穴遇商船過始得附歸因以所啗小石示人皆鴉鶻青紅寶石也貨之遂至巨富

一產回回國

回回國產寶石其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其石以紅而大無昏翳者爲上價值數萬換而不可得

一產雲南

雲南寶井產青紅寶石亦有高下大小大者紅色多帶黃色小者有至米粒豆瓣大者價廉而青寶石名鴉鶻青色翠光瑩亦好

紅寶石十種

第一回回國蘇鞨紅寶石

回回國產大紅寶石名蘇鞨寶石番名遜者達石深紅鮮明如猩血光彩可以照夜元朝大德間本土巨商于彼買紅寶石一塊重一兩三錢官估值中統錢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其後累朝是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大節大朝賀則服用之

第二回回國紅刺寶石

回回國產紅刺寶石石色深紅而嬌艷大者有重兩許八九錢六七錢者可值二三萬換其錢許者可值萬換其六七分者可值五六千換五分者可值千換然無至小者

第三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翠藍山產紅寶石石色大紅明瑩夜有寶光可以代燈燭元時曾差官到彼採買得大者一塊重一兩零七錢官估值錢十萬頂候于冠上每大朝會黑夜滿殿紅光如曙名照殿紅又有中者重至七八錢一塊者亦值二三萬換五六錢者七八千換三四錢五六千換色帶有翳水者價低小至錢許或數分者不過值至數百換

第四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產紅寶石石色深紅而有白水嬌艷光明瑩異常可愛出平遮坑者中有兔毫紋者最爲上等大者至五錢止可直萬換中者二三錢止可直五六千換小者至三四分止無極小者止直千換

第五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產紅寶石石色深紅而帶嬌黃最明瑩有極大者重至二兩已外可直三萬換中者兩許可直萬換其重六七錢五六錢至錢許者止無細小者

第六土番國紅寶石

土番國寶石穴產紅寶石石色大紅而明瑩中有蟹爪小紋大者重七八錢至錢許止無細小者好而大者直五千換中小者直數百換色淨水翳者價低

第七土番國紅寶石

土番國產紅寶石石色次黃而嬌嫩如櫻桃色石中無紋翳無大者至大者不過重一二錢小者至三五分止價頗重可直五六千換至小者可直數百換

第八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產紅寶石有大者明永樂中曾得一顆重三兩一錢深紅色明瑩嬌艷非常當時估值銀三

千兩。已後從無此大者。至大者不過兩許及五六錢、錢許至分許者。價有高低。須看顏色。其至小者價甚廉。不過一二十換。

第九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紅寶石。石色嫩紅嬌悄。如新開海梅花。光采奪目。但無大者。至重不過十二錢一顆。小者分許。至其價可直二百餘換。小者一二十換。又有一種淡紅明瑩者。名黃子色。價最高。無大顆。可值三百餘換。

第十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中產紅寶石。石色大紅而帶黃黑色。名爲油烟紅。紅石中之至下者。有大者。重至二三兩者。不足爲奇。中多蟹爪碎紋。其中小者。可直一二十換。

綠寶石三種

第一西洋默德那國祖母綠。

默德那國產祖母綠寶石。石色深綠如鸚鵡羽。每顆重兩許者。價至十餘萬換。無小者。傳云。此石能助催生。產母吞之。男左女右。自手中擠出。

又云。祖母綠寶石能滅火。試之之法。爇熾炭一爐。投寶石於其中。炭火即滅者。眞物也。

又云。祖母綠寶石夜有光明如燭。明時內帑官有數塊。每朝會之時。黎明將啓。殿廷尚暗。中使懸以金盤。捧而導駕。則所至如曙矣。故爲至寶。其價無等。

第二默德那國祖母綠寶石。

默德那國祖母綠寶石。石色嫩綠如新草。葱蒨可愛。無大者。至大顆不過一二錢許者。可值萬餘換。

第三回回國祖母綠寶石。

回回國所產祖母綠寶石。石淺綠微黃如新柳。中有兔毫紋。大者重二三錢。可直六七千換。小者至錢許止。

酒黃寶石六種

第一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產酒黃寶石。石色嬌黃如鵝雛色者爲上。有大者。可重兩許。直五千餘換。中小者千餘換。

第二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酒黃寶石。石色深黃蠟色。明瑩光潔可愛。無大者。至重不過一二錢至五六分止。可直五六千換。

第三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產酒黃寶石。石色淡黃如松花。而明瑩有如黃水狀。有大者。重至兩許、七八錢不等。可直三千餘換。無細小者。

第四默德那國酒黃寶石。

默德那國產酒黃寶石。石色深黃如赭。麗潤光瑩。無大者。至重不過四五錢止。無細小者。可直價三千換。

第五土番國酒黃寶石。

土番國產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秋葵色。嬌倩明瑩可愛。有大者。重至兩許、八九錢。無細小者。可直三四千換。

第六雲南寶井酒黃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金珀。明瑩可愛。無大者。每顆不過重至錢許。亦無細小者。可直價千換。

紫寶石四種

第一錫蘭國紫寶石。

錫蘭國產紫寶石。名披耶西石。色深紫如葡萄。晶瑩光潤。有極大者。重至五六兩一塊者。可直五千換。三二兩、一兩七八錢。可直一二千換。小者價低。

第二錫蘭國紫寶石。

錫蘭國產紫寶石。石色深紫如西毬色。但色微暗而欠明瑩。有大者。重至三兩以外。可直價二三十換及五六百換。無細小者。若色帶黑則價更賤。

第三土番國紫寶石。

土番國產紫寶石。石色淡紫如茄花。而明瑩光潔可愛。無大者。至重不過二錢上下一顆。亦無細小者。可直五六百換。

第四土番國紫寶石。

土番國所產紫寶石。石色深紫如茄皮。而暗晦不明瑩。亦無大者。中有水裂紋。至重不過五錢。亦無小者。可直價三百換。

白寶石二種

第一暹羅國白寶石。

暹羅國產白刺寶石。石色纖白明瑩如水晶。光潤可寶。有大者。重至四五兩一顆。至小者五六錢止。價可直千餘換。

第二天方國白寶石。

天方國產白刺寶石。石色白而淡紅如粉肉色。明瑩光艷。無大顆。至重者不過五錢。亦無小者。可直五六百換。

青寶石五種

第一錫蘭國青寶石。

錫蘭國產青寶石。石色深青藍靛。明瑩光潔。有大顆重至三四兩者。小至五六分者。大而好者。可直三四百換。小者百餘換。

第二錫蘭國青寶石。

錫蘭國產青寶石。石色嫩青如碧藍。無大顆及細小者。至過五六錢。可直價二百換。

第三土番國青寶石。

土番國所產青寶石。石色淡青如天晴色。明瑩可愛者。有大顆重至兩許者及五六分止。大者可直二三百換。小者價低。

第四雲南寶井青寶石。

雲南寶井產青寶石。石色嫩青如翠藍者。大顆重至兩許、七八錢者。無小顆。其價可直二百餘換。

第五雲南寶井青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青寶石。石色淡青如月下白。明瑩光潔可愛。無大顆。至重者三四錢至數分止。價可直百換。

貓兒眼寶石二種

第一默德那國貓兒眼寶石。

默德那國產貓兒眼寶石。石色淡黃。中含青紋一縷。隨時轉動。大者如指頂。可直一二百金一顆。又云。貓兒眼真好者。其中心活縷。與真貓睛。至午時及子、卯、酉、四正時。則居正中一線爲異。

第二雲南寶井貓兒眼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貓兒眼。有種者不過重至錢外。中雖有紋。而散不能居中。每顆不過直三四換。

看各種寶石要法

凡寶石西石。須于日色下。以銀淺小盤。或白綾方袱鋪之。將寶石離去銀盤約五寸許。承日影照看。其光下射盤如金星銀翅者。真而上等物也。若僞者。則光結黑影不散是也。

凡欲辨寶石之看真僞者。以寶石噙於口片時。久而滿口生津不竭。而返生涼石不熱者。真物也。

海外有留輦寶石一種。其價最貴。試之之法。以此寶石置于密野草中。命善馳騎者躍馬向前。馬至此則不能超越。不知何故。故爲總戎者。購以嵌盞盞于陣上。彼騎見我寶石。不能至前。故能却敵。所以爲寶也。

寶石有僞者。用料藥燒成。好者與真無異。但紅色者歲久則淡。中有冰裂紋。所以可辨也。

博物要覽卷七

志玉

玉所產地

一產陝西藍田縣。
一產崑崙山西愆嶺。
一產于闐國撈玉河中。
一產海外溫洲。
一產四川嘉州。
一產陝西階州。
一產河南河南縣徐善亭部界。
一產安南國處容水中。
一產珠勒國。
一產江南句容縣茅山。
一產四川忠州。

玉各種顏色

白玉。　黃玉。　赤玉。　碧玉。
黑玉。

白玉之色。須似羊脂。以瑩白微紅光潤滋膩爲絕品。若色白帶濟。并白得齷齪有斑點。帶漿水色油色者。皆價低。

黃玉之色，如蒸栗，以光瑩明潤爲絕品者。色澤焦黃而枯槁者，價低。

赤玉古所謂璅玉也，色鮮紅明瑩如雞冠者爲上，若胭脂色紅者次之。

碧玉要色如新草，青翠明瑩者爲上，若色帶菠菜葉色及色如凍柳者，乃下品。須有屹螺斑在上者爲妙。

黑玉色如漆，淳黑無斑點爲上，要不帶青灰色爲上。須要塊頭大，作得玉磬爲佳，古者皇帝居喪腰帶必以此玉爲之。

古玉茶褐色，面上尸浸紅如點血，白者價高，青者次之。

寶定石。　茅山石。　階州石。　巴璞。

嘉璞。　宜化璞。　忠州石。　萊州石。

阿不公石。　梳糕樓背子石。

玉材

今時玉材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塊石，撈取之，謂之山材，從山石中槌鑿取用，原非于闐崑崙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質乾，內多綹裂，俗名江魚綹也。恐此類不若水材爲寶，有種水石，美者白勝玉，內有飯滲點子，可以亂真。

于闐國採玉之地名玉河，在于闐國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其國中有禁，服用飲食，往往用玉，中國所有，亦自彼來。

古人論玉，謂白者如截肪，赤者如雞冠，黃者如蒸栗，黑者如淳漆，謂之玉符，而青玉獨無說焉。今青白者常有，黑者時有，黃赤者絕無，雖禮記之六器，亦不能得其真者。今儀州出一種石，如蒸栗色，彼人謂之栗玉，或云亦黃玉之類，且無潤澤，聲不清越，爲不及也。然服食器用者，惟黃純白，它色亦不取焉。

又云，儀州栗玉，乃黃石之有光瑩者，非玉也。玉堅而有理，火刃不可傷，此石小刃便可雕刻，與階州白石同體而異色耳。

太平御覽云，交州出白玉，夫餘出赤玉，把婁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藍田出美玉，色如藍，故云藍田。

淮南子云，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月三夜而色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玉書云，玉有山玄水蒼之文，山產玉而木潤，水產玉而流芳，藏於璞而文采露于外，觀此諸說，則玉有山產水產二種，中國之玉多在於山，于闐之玉多在于水也。

石之似玉者，有珷、玞、珉、琨、璁、瓔。

北方有鑄子玉，雪白而有氣眼，乃藥燒成者，不可不辨，然皆無溫潤之色。

若石中玉法

凡石韞玉，但將石映燈看之，內有紅光明如初出之日，便知內有玉也。若無玉者，則黑暗無光。

玉色高下

玉以甘黃爲上，羊脂次之，以黃爲中色，且不易得，以白爲偏色，時有得者故耳。今人賤黃而貴白，以見少也。然甘黃如蒸栗者佳，焦黃爲下，甘青色如新柳，近亦無之，余見甘黃玉馬，長四寸，神氣如生，甘青羊頭鳥螭玦等件，皆色嬌可愛，碧玉色如菠菜深綠爲佳，有細墨洒點淡白間雜者次之，黑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似之，紅玉色如雞冠者佳，三玉世多不有，都中亦寶重之，綠玉類碧玉，少深翠者，中有飯糝點子者佳，外此七種，皆不足取矣。

玉器名目

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褻，故製玉以封諸侯。

璧以祀天帝。璧用蒼玉。　琮以祀地祇。琮用黃玉。

璋如半圭，以禮南方。璋用赤玉。　琥如虎，以禮西方。琥用白玉。

璜如半璧，以禮北方。璜用玄玉。　璋。　璧璜。

璱。　琯。　衡牙。

已上佩之飾也。

若璋。　琥。　鹿盧。

已上劍之飾也。

指南人。　蚩尤環。　弁星。　蟠螭鉤。

鹿盧環。　螭蟠。　蟠螭環。　商頭鉤。

雙螭鉤。　帶鉤。

已上皆王侯輿服之飾也。

琬琰玉。　雜佩。　步搖。　笄珈。

玉瑱。　玉珩。　璃華。　環玉。

已上皆后宮夫人之飾也。

玉六瑞。　寶璽。　闌印玉。　明璫。

玉魚。　玉椀。　玉圓帶。　帶鉤。

弁飾。　玉群邪。　玉瓶。　玉鼎。

乳絡環。　鵝魚帳墜。　唾壺。　樹石嬉頭。

帽頂。　提攜。　袋掛。　鏡口。

方儿細花帶板燈板。　神像。　人物。　爐。

硯、杯盂、簪珥、杯壺、扇墜、鐲環、鉤鉏玉、梳背、刀靶、杖頭、玉冠、猿馬、

已上皆唐、宋名工所作、儼手如刻、細入絲髮、無隙敗矩、工緻極矣、

辨新舊玉器顏色工作

玉器如漢、唐、宋之物、入眼可辨、至若古玉、存遺傳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銹尸浸、似難僞造、古之玉物、上有血浸、色紅如血、有黑綉如漆、做法典雅、廉弄圓滑、謂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黃土、籠濕浮翳、堅不可破、謂之土古、余見一玉玦、半裹青綠、此必與銅器墓中相近、故爲所染耳、亦紊物也、余又有定窰二硯、周身亦有青綠、似同此故、

南中良工僞造古玉器法、以蒼黃雜鑾皮愁玉或帶淡墨色玉、如式琢器物、以藥薰燒斑點、作血浸尸古之狀、每用亂眞、以得高價、

看玉器法

凡看玉器、或帶蓋、碗、壺有把手者、孔竅要容大指、成器或腰帶環、笠帽頂、頭巾環、劍珊納子、琴樣納子、玉肥長者、成器或首飾玉、額花、玉鈕牌、玉梳、玉鳳、玉杯、玉合、玉花朵、玉項牌、玉帶紮五事件等、皆時樣好者爲最舊、入儀造生活合格者值錢、不堪改造勿用、須要得顏色樣範好妙、做法玲瓏敦厚、如實碱粟米臥蠶螭虎等地、或玲瓏生活細巧工者、更看不夾雪花、及夾石不洒墨點、及玷鑿損破不就材料者、玉有五色、已見前、茲不具論、

古奇玉

魚璜玉

太公呂尙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若華玉

堯致舜天下、賜以若華之玉、

無價玉

魏田父得田耕之于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告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不利、田父猶豫、歸置廡下、明照一室、田父大怖而弃之、鄰人取以獻王、王召玉工相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玉、王問其價、玉工曰、無價、以當之、王賜獻者千金、長食大夫之祿焉、

覩日玉

扶桑國于梁武帝時來獻覩日之玉、乃一大鏡、方員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日、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赤虹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爲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爲黃玉、上有刻文、

藍田玉

秦得藍田美玉、卽卞和獻楚王者、命李斯以蟲魚鳥篆刻爲寶璽、名曰傳國璽、累代相承、以爲重寶、璽文附後、

昭華玉

漢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接、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玉、

軟玉

唐玄宗幸興慶宮、于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外國所獻者、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用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挺直如繩、雖以斧鉞斫剪、終不能傷、上歎爲異物、遂命以靡輦綉爲囊、碧玉絲爲繩、因命藏之寶庫焉、

辟邪香玉

唐玄宗賜李輔國辟邪香玉各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鎖之金匱石函、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之、則芬馥經年、縱浙瀝數四、其香終不銷歇、

龍虎玉

唐憲宗時、西域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伊所元解方坐于上前、熟視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上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耶、元解曰、圓者龍玉也、生于水中、爲祉所寶、方者虎玉也、生于岩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卽紫光迸逸、百獸褰伏矣、上異其試之、各如所說、而使人得玉之由、對曰、一得自漁者、一得自獵人、上因命取龍虎歸藏之、藏于內府庫中、

重明玉

唐憲宗元和八年、大修國貢重明玉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于水晶、中有樓臺山水樹木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節、巡環無已、謂之行道眞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眞人衣服珍帔、無不悉備、如視水焉、

火玉

唐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三斗、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燃鼎、

冷暖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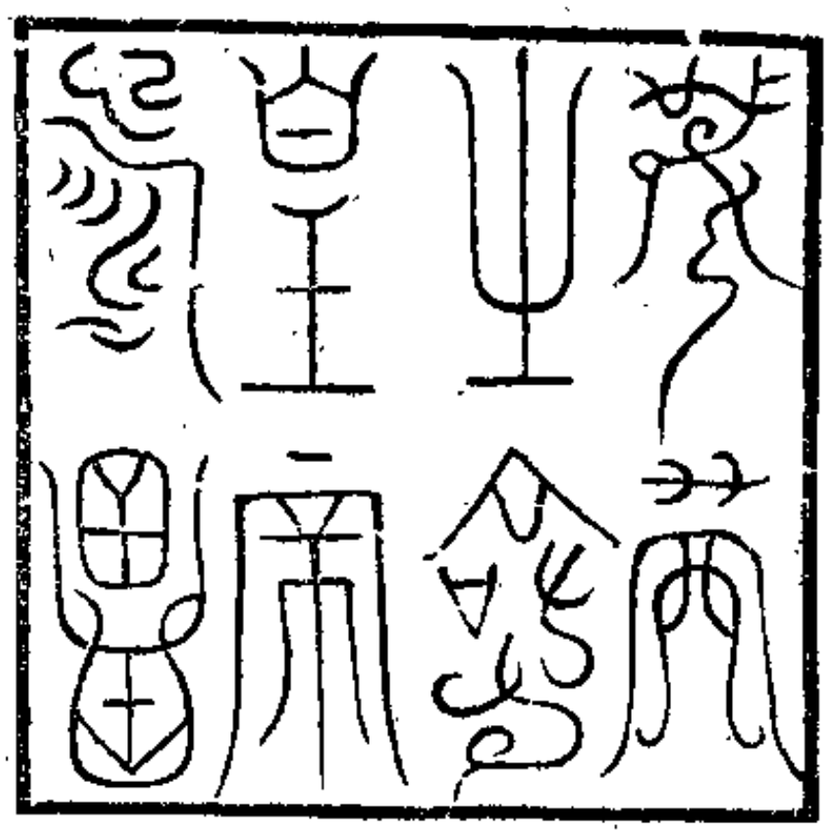
唐宣宗大中二年、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冷暖玉棋子及楸玉局、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積眞島、島有凝霞臺、臺下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云、

如意玉

唐同昌公主有如意玉、形如寶桃、上有七孔、通明之象也、佩之令人喜悅如願焉、

傳國璽圖說

秦併六國，得卞和所獻之玉，命工琢爲玉璽，李斯以蟲魚字篆之，凡二本，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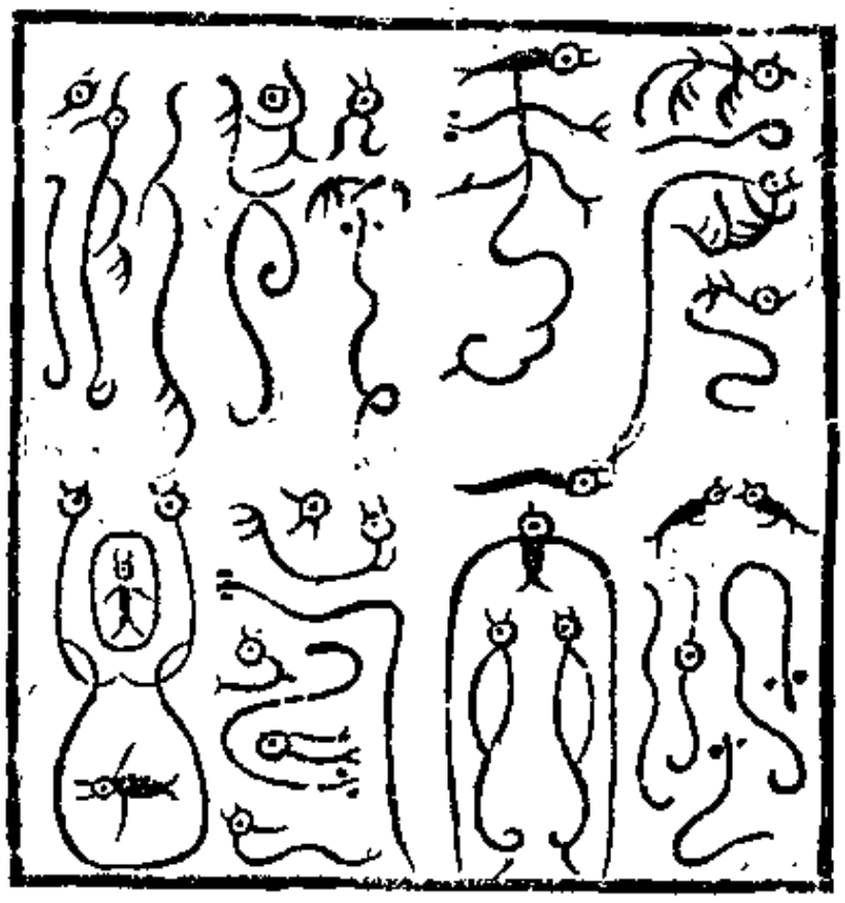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六二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六三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六四

鈕　填

六五

博物要覽卷八

志瑪瑙　志珊瑚　志水晶　志琥珀　志蜜蠟

瑪瑙所產地

一產西洋國。
一產大食國。
一產哈良兀國。
一產寧夏瓜州。
一產均州。
一產日本國。
一產西南夷。
一產南巫里國。
一產和州。
一產沂州。

瑪瑙身分品第

瑪瑙生西國。玉石。亦美石之類。重寶也。來中國者。皆以爲器。又入日本器用。研木不熱者爲上。熱者僞也。

瑪瑙非玉非石。自是一類。有紅、白、黑三種。亦有紋如纈絲者。人以小者爲玩好之物。大者研爲器具。

瑪瑙出西南諸國。云得自然灰即軟。可刻也。

瑪瑙多出南北番及西番。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利刃刮不動。其中有人物花鳥形者最貴重。

瑪瑙種類

西洋瑪瑙

產西洋大食國。色正紅。明瑩如琥珀。可作杯斝。

錦紅花瑪瑙

產西洋。有纈絲。深紅色。有錦文花。爲瑪瑙中上品。

柏枝瑪瑙

產寧夏瓜州礦中。得者礦開。白地綠紋。成柏枝狀。枝葉如畫。瑪瑙中之奇品也。

夾胎瑪瑙

產哈良兀國。正視瑩白。側視有若凝血。一物二色也。謂之夾胎瑪瑙。

截子瑪瑙

產南巫里國。白地。黑如山水樹石狀爲奇。

合子瑪瑙

產大食及日本國。色如漆黑。中有白線。盤蹙如雲水禽鳥者最好。價貴。

巳上五種皆貴品。

漿水瑪瑙

產南巫里國。色黃白。中有淡紅水花者。名漿水瑪瑙。

醬斑瑪瑙

產大食國。色白。中有紫紅花紋者。或紫紅斑點如豆瓣者是也。

曲蟮瑪瑙

產日本國。色白。中有粉紅花紋灣曲如蟮狀者是也。

海蜇瑪瑙

產西南夷。色紅黑。無花紋斑點。如海蜇之色。故名。

鬼面瑪瑙

產西南夷。色黃黑。無花紋斑點。

紫雲瑪瑙

產和州。色紫。有紋如雲霞。不甚明瑩。

土瑪瑙

產沂州。色紅。有雲頭花紋纈絲胡桃花者。

竹葉瑪瑙

產淮右。色黃。有紋如竹葉。可作桌面圍屏。

看瑪瑙器物

凡看瑪瑙碗盞器物，先要式樣做得海，紅錦色或間酒色花無夾雜破瑩爲奇，如鬼面蕉無紅花貌，或紅花內有粉紅花者，謂之曲蟮紅，有紫花點者，謂之醬斑瑪瑙，皆不甚貴重。

瑪瑙以西洋錦紅花不雜青白黃黑色者爲上，若瑪瑙但有雜色而無紅者，概不足貴，世人所謂瑪瑙無紅一世貧也。

珊瑚所產地

一產南海。　一產波斯國。
一產師子國。　一產渤泥國。
一產天方國。　一產土番國。
一產眞腦國。　一產廣州府。

珊瑚身分顏色

珊瑚生海底，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中多有孔，亦有無孔者，枝柯多者更難得。

凡取珊瑚，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多推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珊瑚有油紅色無縱紋者爲下品。

珊瑚產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取之，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二歲變亦，枝幹交錯，高三四尺，人沒水以鐵槎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採，則成腐蠹。

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居水中，其枝柯一見風日，則曲而硬，變成赤色。

珊瑚出大海中，水底五七枝成林，橫枝色鮮紅者，謂之珊瑚林，設放看玩，以高而鮮紅者值錢，其油紅及丹色幷有髓眼者，皆價低，亦有斷折處，用紅蠟粘接，宜仔細看之。

珊瑚最忌色淡，有蛙眼蟲孔者，價低，設放看玩，要枝柯高大，作素珠要無蛙眼，及零星細小價賤。

珊瑚器具名目

環　玦　素珠　帽頂　指環
筆架　額花　一枝鏟　穿心合
扇墜　流蘇結　袋押

水精所產地

一產西洋國。　一產日本國。
一產渤泥國。　一產高昌國。
一產天方國。　一產兜渠國。
一產大秦國。　一產南巫里國。
一產蘇門荅剌國。　一產土番國。

一產高麗國。　一產駐蹕國。
一產火州。　一產三佛齊國。
一產哈良兀國。　一產呂梁國。
一產其臘國。　一產崑崙國。
一產溜山。　一產淡巴國。
一產江西信州。　一產湖廣武昌府。
一產均州。

水晶身分顏色

南水晶白，北水晶黑，又有紫者、青者，未知產于何地，但以白而瑩澈，毫無纖翳如冰晶爲上，其黑晶要如淳漆而明潔者次之，其青紫色有綿翳者爲下。

水晶第一要白淨光潔，內中毫無絲髮露綻，及氣魄大無損壓者，可得大價，如內綿花朶及色微濁，作料小難改造者，其價最下。

水晶白淨光瑩中，須白得如光若紋銀者佳，若色帶粉紅及蛋青油黃色，光如錫箔，或中有五色光如蜒蚰涎者，爲下品。

水晶其性最堅而脆，不耐撞擊，故內中多有綻裂，且碾造艱過玉石，所以水晶器物，取材任料，難得佳器。

黑水晶可作掠眼及素珠、圖章、鎮紙印池，方圓五六寸圍元小硯，最能收墨，掠眼以黑色品者，水精性涼，能消眦火故也。

水晶有紫者，云用血玉草及真紫礦等藥煮水晶中有花色者，可以藏袖，色如葡萄，光瑩可愛，歲久紫色漸退，花紋斑爛，甚爲可厭，其青者色如月下白，光俏可愛，但未見有大作料，不過筆架、圖書之類，若有大者，其價甚高。

水晶亦有僞者，如白色黃紫青者，皆有假造，乃以藥料燒成，內中有氣焰，脆甚不堪。

余見水晶有深黃如金珀者，光瑩奪目，識者以爲酒黃石類也，余目見黃晶爲書鎮，長七寸，高三寸餘，光透閃爍，儼同金鈍，且琢手甚工，宋人所琢也，惜不可復見。

余又見黃晶獸面洗，元徑五寸三分，高二寸有餘，有二獸頭啣索環三足，清深如冰，而色如淡，又如秋葵花色，且製手精工，又不損裂，爲可寶也。

凡用水晶什物，不可用熱湯滾水注之，注之粉裂如擊破者，切須記之。

琥珀所產地

一產安南國。　一產林邑國。
一產高麗國。　一產琉球國。
一產高昌國。　一產哈良兀國。

一產三佛齊國。　一產佛森國。
一產永昌府。　一產雲南各屬。

琥珀身分顏色

琥珀、昔人云、千年松脂、入地化爲琥珀、今若燒之、尙作松氣、其中往往有蜂蟻之類在其中者。
琥珀乃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膠、久之凝結、復有南琥珀、不及船上來者。
楓脂入地千年、化爲琥珀、不獨松脂變也、大抵木脂入地千年皆化、但不及楓松之脂、多經年歲耳。
琥珀今西戎亦有、但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昏濁、彼中土人多傚爲物形、若其千年茯苓所化、則其粘著蜂蟻、宛然具在、極不然也。
海南林邑多出琥珀、乃松脂淪入地中所化者、有琥珀則旁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丈餘、大者如斛、小者如升、削去皮乃成。
琥珀之色、以紅如雞血者佳、內無損綴及不淨沾土者爲勝、如紅黑海蜇色、及有泥土木屑粘結、幷有璺綴者爲劣。

試琥珀眞假法

琥珀亦有假造者、或燒蜂窠及蒸煅雞子及青魚魚者、與眞無異、欲辨其眞僞、惟琥珀于掌心磨熱、能拾芥子吸草莖者爲眞、僞者則否、眞者摩熱生香、僞者則無香。
琥珀眞者能吸片帛、不特芥子、草莖也。

蜜蠟所產地

一產高麗國。　一產日本國。
一產呂宋國。　一產琉球國。
一產高昌國。　一產紅毛國。
一產三佛齊國。　一產火州。
一產永昌。　一產廣州。

蜜蠟身分顏色

蜜珀要色蜂蜜明淨光瑩者爲妙、氣魄要大、內無土塊砂脚及蟲損皮糙者、方可作器用什物。
蜜珀有紅如琥珀而晶瑩者、名曰血珀、彼土人充作琥珀貨之、多作素珠、酒杯及簪、釵、手鐲諸物。
蜜珀又有一種淡黃而明瑩者、如黃水晶狀、名曰金珀、頗有雅致、可琢飾簪、酒杯及硯鎮、素珠等物。

博物要覽卷九

志玻璃　志琉璃　志車渠　志玳瑁　志犀角　志象牙

玻璃出產地

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玉、故名水玉、與水晶同名。
玻璃西國之寶也、玉石之類、生土中、或云千歲冰所化、亦未必然。
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瑩徹與水晶相似、傚開有雨點花者爲眞、列丹家亦用之、用藥料燒成者、有氣眼而輕。
梁武帝時、扶南人來賣碧玻璃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
玻璃味辛寒無毒、治驚悸心熱、能安心明目、赤眼熱淚、能磨眼翳。

琉璃出產地

琉璃、火齊也。
琉璃本質是石、以自然灰治之、可爲器、石不得此則不可釋、佛經所謂七寶者、琉璃、車渠、瑪瑙、玻璃、眞珠、金寶七種是也。
大秦國出琉璃、有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此乃自然之物、潤澤光采、踰於衆玉、今所用皆鉛治石

汁，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眞。

琉璃石質其者出高麗國，刀刮不動，色白，厚半寸許，點燈明于牛角者。

琉璃亦名火齊，出南天竺國，狀如蟹母，色如紫金，重沓可開，拆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砂穀，即玻璃之類也。

車渠出產身分

車渠、海中大貝也，背上壟文如車輪之渠，故名車渠。

車渠是玉石之類，生西國，形如蛙蛤，有文理，西域七寶，此其一也。

車渠、大蛤也，大者長二三尺，闊尺許，厚二三寸，殼外溝壟如蚌殼，而深大，皆縱文如瓦溝，無橫紋也，殼內白皙如玉，亦不甚貴，番人以飾器物，謬言爲玉石之類，或云玉中亦有車渠，而此蛤似之故也。

車渠大者如簸，背有渠壟如蚌殼，以作器，緻如白玉。

車渠作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試之果然。

車渠色如白雪，纖淨無黃暈及油骨者爲上，可作酒杯、碗、酸、素杯、扇墜等物，雅素可愛，又且堅緻不易損壞。

玳瑁出產

玳瑁一名瑇瑁，生嶺南海畔山水間，大如扇，形似龜甲，中有文。

玳瑁身似龜首，嘴如鸚鵡。

玳瑁今廣南多有之，龜類也，大者盤，其腹背甲，皆有紅點斑文，入藥用，生者乃靈，凡遇飲食有毒，則自搖動，死者則不能生矣，今人多用雜龜筒作器皿，皆殺取之，又經煮拍，故生者殊難得。

玳瑁生海洋深處，狀如龜鼈，而殼稍長，背有甲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錯而成，其裙邊缺如鋸齒，無足而有四蹼，前長後短，背有斑文如甲，海人裝以盛水，飼以小魚。

玳瑁大者難得，小者時時有之，但老者甲厚而色明，小者甲薄而色暗，世言鞭血成斑，謬矣，取甲時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澆之，則甲逐片應手落下也。

玳瑁大者如席，小者如盤，皆有鱗大如扇，取下乃見其文，煮柔作器，治以鮫魚皮，瑩以枯木葉，則甲光輝矣。

玳瑁以甲上白多紅點少者值錢，花斑好者次之，胡黑者價極低，亦有用藥點甲，謂之塞堅，打入眼目，視假爲眞。

犀角出產高下品第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永昌即今滇南也。

犀牛出產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犀有二角，以額上者爲勝，又有鼻角，亦佳。

犀角各種名目

通天犀角上有一白點縷，直上至端，夜露不滯，入藥至神驗，或云此是水犀角，出水中，漢書所謂駭雞犀也，蓋采飼雞，皆驚駭不敢啄，置屋上，烏不敢集。

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于角上，故曰通犀，但于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水犀

水犀產西番、南番及滇南、交州諸處，有山犀、水犀之分，水犀出人水中，最爲難得，並有二角，鼻角長而額角短，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無之，刻其角爲魚，啣之入水，水開三尺者是也。

夜明犀

夜明犀即通天犀之別類，夜視有光，故名夜明犀，能通神開水，飛禽走獸，見之皆驚。

辟塵犀

唐德宗時，外域進辟塵犀，其色如金，每于隆冬之時，以金盤貯之，置于御座，則滿殿和暖如春。

辟暑犀

唐文宗尚賢才，每延學士于內廷討論，因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合上意，會時暑盛，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按辟暑犀出海角色潤瑩如碧玉，當炎夏暑時，置之室中，則清涼如在深秋矣。

辟塵犀

辟塵犀產南丹國，色紅潤如珊瑚，可作腰帶，導引，即于塵中騎馬馳驟，而纖塵不沾馬尾，以其角屑致之室中，纖塵不入。

獨忿犀

唐同昌公主有獨忿犀，佩之心意恆歡，忿怒獨息，名爲至寶。

望舒犀

石晉幼主有一犀帶，正透中有一月影，與月弦望相准，每當望時，其影則圓滿，過望則缺，當時以爲至寶，後幼主北行，獻于契丹。

壽星犀

宋高宗八裔，孝宗以天下養，極意訪奇寶名玩爲獻，有巨商獻一犀帶，乃正透中現一壽星之形，五官具備，衣服履舄，種種分明，描畫所不能及，旁有雀鹿，而壽星作植杖之狀，而杖微短，商介巨璫以獻，壽皇甚喜，擬酬厚值，因左右有索賄于商而未遂者，遂譏之曰，杖不過頭，非吉徵也，壽皇默默，急命退出。

白犀

白犀出招僑山，其犀毛角如雪，取其角爲器物，緻雅如玉，性大涼，能已心熱之疾，含之可以走逐奔馬而不喘渴，亦寶物也。

墮羅犀

盧羅犀。犀中之最大者。角一枝可重七八斤。云是牯犀類角。其花多作撒豆瓣。色深者堪作腰帶胯。斑散者可作器皿也。

邏羅犀

邏羅國產犀。色如蜜蠟而潤澤。有香如松柏子。又有一種色紫者亦佳。俱堪作酒杯鞾導帶胯之類。諸犀中之上品也。價亦甚高。

胡帽犀

胡帽犀生嶺表。有二角。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其角能改毒藥。以其角盛飲食中。若有毒者。即生白沫。

牯犀

牯犀一名毫犀。即山犀也。亦有二角。但其角縱文粗而欠細。青黑色大者。每角一枝。可重五六斤。小者三四斤。可用作器用。彫刻費工夥。治因角紋粗故也。

看犀角高下法

犀牛出南海者上。黔、蜀者次之。形如豬首。大腹皐脚。脚似象。有三蹄。黑色。舌上有刺。好食棘刺。皮上每一孔生三毛。如豕。角文有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有正插者。一半已上通。有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波斯呼象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也。

川犀、南犀紋細。烏犀有紋頭顱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者紋高兩脚顱也。物像黃外黑者爲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爲倒透。蓋似以黑色爲正。以形像肖物爲貴。既曰通犀。必須紋頭顱露。黃黑分明。兩脚潤澤爲第一。

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謂之正透。黃中有黑者。謂之倒透。黃花中復有花者。謂之重透。並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黑犀純黑無花者爲下品。

象牙出產

象出交趾國及潮、循諸州。具十二肖物。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糟食甚美。又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如正月卯在虎肉也。

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野象多至成羣。番人皆出畜之以服重。畜長則飾而乘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而目醜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肉倍數牛。目纔如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臥則以臂著地。頭不能俯。頸不能回。其耳下垂。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芥針。食物飲水。皆以物卷入鼻中。方至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即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則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長纔尺餘耳。交牝在水中。以胸相貼。與諸獸不同。

象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其性能久識。嗜芻豆及甘蔗酒。而畏煙火、獅子、巴蛇。南人常殺野象以爲食。多設機穽以陷之。

象牙西域最重。用飾座牀。中國貴之。以爲簡笏。象每蛻牙。則自埋藏之。崛崙諸人以木牙潛易焉。

象牙殺取者。色微紅。上品。自死者次之。脫于山中多年者下品也。

博物要覽卷十

志香　志木

沉香出產品第

沉香產天竺國及海南交、廣州、瓊崖諸處。其樹類椿、樺。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黑而沉水者爲沉香。半沉半浮者爲雞骨香。最粗者爲棧香。丁謂在海南作天香傳云。香凡二十四狀。皆出於一木。質、化、高、雷四州。中國出香之地。比海南優劣則不侔矣。既所稟不同。售者多而取之速。則是黃熟不待其稍成。棧香沉香不待其香足。蓋趨於戕賊之地。非同瑤嶠非時不加剪伐云。

沉香樹如冬青。其成香也。枝葉萎黃。獠人有癰疽之疾。內方纏結。有歷年至千百者。色黑味辛。入水即沉者。謂之生結。又有死結者。黎人遇香樹。伐入水亦沉。但不潤澤耳。

嶺南幾海諸州及瑤嶠山多香。有三等。曰沉。曰棧。曰黃熟。沉、棧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於樹中自爛而得。生結者。伐樹得之。又久爛而剔取者。故不及熟結爲佳。

沉香以堅實爲最。以利刀削之。香片即卷入口中咀之。初苦辛而後回香甘。最勝。沉香以堅黑緊實不枯如嘴角硬重沉於水下者爲上。凡入藥。須用黃葉而佳爲上。

奇南香出產品第

奇南、香名、出占城國及渤泥、三佛齊、眞臘等國、或云寄生樹、其香蟠結、根節堅實、生油滋潤柔軟爲上、有黑花者爲上、有綠結、有糖結、金絲結等號、用錫匣盛密藏之、則香潤不枯、佩之能歛人氣、著月少汗不解洩氣、故近侍官珍之、其價甚高、稍枯燥者、卽宿香都拔、其杪柔軟者作牙香、不出一奇南香、南方之奇木也、亦名奇蘭、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奇南、故拈出之、

奇南香有糖結、鋸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者如墨、白者如糯米、焚之初有羊脂微氣、又有金絲結伽楠、色黃如黃蠟、有紋若金絲、惟糖結爲上品、

占城國產奇南香、國王禁民私採、有犯之者、斷其手足、

隆慶初年、京師有人將奇南香帶來售、每片黃黑結花處其紋如張騫乘槎之浮海之像、因名仙槎帶、遂得重價售去、

香中奇寶、惟綠結、糖結爲最重、以質軟、指刻之如錐、璧沙味辣有脂、嚼之粘牙爲上、上者曰鷄哥綠、次者曰鷄花結、又次曰金結、下者曰鐵結、色黑而堅、黎人以雞刺木及雞骨木作念珠充奇南、恆得善價、

奇南香亦生於千年榕樹之上、故名寄生香、

速香出產品第

速香產交趾、瓊崖、交廣諸處、一名蜜香樹、枝柯如桓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木、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香、幹爲棧香、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雞爪新興縣出香木、俗謂之蜜木香、能辟惡氣、殺鬼精、

速香一名蜜香、產安南國千畝林、國人有香不欲取、先砍待終年、皮爛取木心及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者爲雞骨、半沉半浮而粗者爲棧香、

蜜香中之粗者爲棧香、棧香中之尤好者名油速香、香凝結不過數十年、名曰速飛香、樹已結香、爲風吹折、飛於它處、質枯而輕、味極悠遠、鐵皮香烙白爲黑、眞蟲口粉肚者、蟲蛀結成鐵皮、差勝、餘香莫如花剉色黑者佳、色黃者嫩、蟲頭者結香一綠錯綜如雲、黃束馬牙者爲下、

黃熟有二品、一曰夾棧、卽棧香也、其破者爲散沉、香之良者、瑞蟹生取者爲夾沉、宜薰衣、木枯朽得之者爲黃沉、入藥用、近根最緊者爲黃熟、

片速香俗名鯽魚片、鷓鴣斑者佳、有僞者、亦以重實爲美、更有鐵面生香、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爲鐵面、純白不烘焙者爲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廉、

黃白紫檀香出產品第

檀香有數種、有黃白紫色之奇、今人盛用之、江淮河朔所生檀木、卽其類、但不香耳、

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占城、眞臘、爪哇、渤泥、暹羅、三佛齊、回回諸國、今嶺南等處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支、

皮青色而滑澤、

檀香皮質而色黃者爲黃檀、皮深而色白者爲白檀、皮腐而紫者爲紫檀、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宜以紙收、則不洩氣、

按紫檀乃諸谿峒所出、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染物、眞者楷壁上色卽紫、故有紫檀色、黃檀最香、可作帶胯、扇骨等物、

降香出產品第

降香一名紫藤香、長莖細葉、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莖截置烟焰中、經久成紫香、可降神、

降香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國、其香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特美、入藥以番紫色而堅實潤澤者佳、

降香今廣東、廣西、雲南、安南、漢中、施州、永順、保靖及占城、暹羅、渤泥、琉球諸番皆有之、

降香一名降眞香、又名雞骨香、出海南及谿峒僻處所出者、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

降香拌和諸香、燒烟直上、感引鶴降、醮星辰、燒此香爲第一度籙、功力極驗、降眞之名因此、

樟木出產品第

樟木者、因木理多文成章、故名樟木、

樟木產豫章、西南處處山谷有之、木高丈餘、小葉似柟而尖、背有黃毛赤毛、四時不凋、夏開花結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彫刻、氣甚芬烈、

柟木出產品第

柟木生雲南、豫章及安南、川、廣溪峒中、有三種、一曰香柟、二曰金絲柟、一曰水柟、南方者多香柟、木微紫、而香清紋美、金絲者出川峒中、木紋有金絲、向明視之、的爍可愛、柟木之至美者、向陽處或結成人物山水之紋、水柟色青、而木質甚鬆、如水楊之類、惟可作桌凳之類、

影木出產品第

影木產西川溪峒、樹身及枝葉如楠、年歷久遠者、可合抱、木理多節、縮蹙成山水、人物、鳥獸、花木之紋、余昔于重慶余子安家得卓面、長一丈一尺、闊二尺七寸、厚一寸許、滿面胡花、花中結小細葡萄紋及莖葉之狀、名滿架葡萄、蜀人以爲罕見、此木如許之長大者、命工以紫檀鑲成、作雙林式几、以爲書室燕几之類、

烏木出產品第

烏木出海南、雲南、南番、葉似棕櫚木、色漆黑、體重堅緻、可爲筯及器物、有間道者、嫩木也、南人多以繁木染色爲之、

烏木一名烏文木、樹高七八尺、其色正黑如水牛角、可作馬鞭、日南有之、

烏文木出波斯舶上將來、烏文闌然、溫、括等州亦有產者、皆此物也、

黃楊木出產品第

黃楊生諸山野中。人家多栽插之。枝葉攢簇上登。葉初生槐芽而青厚。不花不實。四時不凋。其性難長。俗說歲長一寸。遇閏則退。今試之。但閏年不長耳。其木堅緻。作梳刻印最良。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碎。

花梨木出產品第

花梨產交、廣溪峒。一名花櫚樹。葉如梨而無花實。木色紅紫。而肌理細膩。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諸具。亦有花紋成山水人物鳥獸者。名花梨影木焉。

蘇木出產品第

蘇木一名蘇方木。出自南海、崑崙來。而交州、愛州亦有之。樹似槐。葉如檳榔。而無澀。抽條長丈許。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用染絳色。

蘇木生海畔。葉似絳木。若女貞樹。

蘇木樹類槐。黃花黑子。出九眞。煎汁忌鐵器。則色黯。其木蠹之糞。名曰紫納。亦可染絳。

樺木出產品第

樺木生遼東及臨洮、河州西北諸地。木色黃。有小斑點紅色。能收肥膩。其皮厚而輕虛柔軟。皮匠家用以襯靴裏及爲刀鞘之類。謂之暖皮。胡人尤重之。以皮卷蠟。可作燭點。

樺皮匠家以其皮燒烟薰紙。作僞古墨字。故名樺。俗省作樺字也。

樺木以山桃皮塗爲燭。

樺木皮上有紫黑花勻者。可裹馬鞍、弓鞬。

槲子木出產品第

槲子生高山中。樹甚高大。枝葉皆如椿。特其葉對生。五月、六月開白花。結實。其大如彈丸。狀銀杏及苦楝。子生青熟黃。老則文皺。黃時肥如油爛之形。味辛氣臭且硬。其蒂下有二小子。相粘承之。實中一核。堅黑似肥皂莢之核。而正如珠。殼中有仁如榛子。亦率臭可炒食。其子可作釋道素珠。將其子碾碎。可作眞珠。

蠟蕷木拄杖出產品第

蠟蕷木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漢書孔光年老賜蠟蕷木杖。

蠟蕷木形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及寸或三四寸。自然有合杖製。不須削理。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相思紅豆木出產品第

相思子生嶺南。樹高丈餘。白色。其葉似槐。花如皂莢。其莢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紅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飾。段公路北戶錄言有蔓生。用子收龍腦香相宜。令香不耗也。

博物要覽卷十一

志石

各種奇石出產

鑑皇石

宿州鑑壁縣地名磬山石產□□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爲赤泥所漬滿。土人多鐵刃遍刷。凡三兩次。既露石色。卽以黃蓓帶及竹帶兼磨。未別治清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放。卽爲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物像。峯巒巖岩透空。最爲諸石之長。有極大者。可飾園林。有極小者。可爲文房硯山及供玩者。

太湖石

太湖石產蘇州府洞庭湖。石性堅而潤。而候空穿眼。宛轉險怪。有三種。一種色白。一種色青黑。一種微黑黃。其質文理縱橫。連聯起隱。于石面遍多坎坳。蓋因風浪衝擊而成。謂之彈子窩。叩之有聲。多峯巒岩壑之致。大者高數丈至丈餘止。可以裝飾假山。爲園林之玩。又少有小巧。可入文房登書案者。

崑山石

崑山石產蘇州府崑山縣。產土中。爲赤泥漬滿。倍費洗滌。其石質色瑩白。綵塊巉岩。透空宛轉。無大塊峯

卷上人或愛其石色潔白或種植小木或種溪蓀于奇巧處或置之器中互相貴重以求售

蓴石

英州含光縣、眞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種微青白通脈龍絡一微灰黑色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峯巒聳拔多稜角稍瑩澈而面面有光可照物扣之無聲採之人就水中巧處取之

湖口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有二種有一種色青一種色白皆渾天成峯巒岩壑或類諸物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巨富一石大爲東坡稱賞目爲壺中九華石

永康石

蜀水永康軍產異石儀遜叔斲得一石平如板厚半寸闊六七寸于面上如鋪一紙許甚潔白上有山一座高低前後凡十數峯劇有佳趣迴邊不脫其底山色皆青黑溫潤而堅利刀不能刻扣之有聲清越有賞鑒者目余石爲江山小平遠

永州石

永州州一依山廳事之東隅前太守黃叔度因其地稍露山骨除治稍堰十餘尺得其山一座凡八九峯岩洞相通翠潤可喜遍有唐人刻字于諸峯之側甚奇右映一石橫尺許映絡石上金若水禽因泉出水瀦滿岩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之爲鸂鶒石

卞州石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卞山在郡西山最爲嵩峯爲朱先生所居產石奇巧羅山間嵌石磊塊色類靈璧而清潤尤勝宋時葉少蘊得其地蓋堂以就其景故號石林石上皆有李唐名人題字自顏魯公而下悉署焉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沂流而上江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如鍾乳嵌空巉岩萬狀扣之有聲清越其色若靈璧青翠可愛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許甚奇巧

萍鄉石

袁州萍鄉縣百來里北名石觀突兀一山山洞石穴深六七丈巖上垂石如鍾乳高低無數嵌空奇怪有大山峯巒之狀

修口石

洪州分寧縣地名修口深土中產石五色斑爛全若玳瑁石理細潤或成物像扣之有聲土人就穴中鑿礎爲器頗精緻見風即硬亦堪作硯亦頗收鑒

松化石

產婺州永康縣□□□□□□□□在山一日大風雨忽化爲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三二尺尚有松節枝脈土人多運爲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間

六合石

眞州六合縣水中或沙土中出瑪瑙石類細碎有絕大而純白者五色紋如刷絲甚溫潤瑩澈土人擇取紋采或斑爛成山水人物花鳥之紋者珍藏求售有一石值至數十千錢者

柏子瑪瑙石

黃龍府山中產柏子瑪瑙石生瑩白上有綠紋成柏枝或綠或黃甚光潤昔年白象亨奉使北虜虜主遣以一石大若桃實上有鴿鴿如豆許栖柏枝上頗奇怪又有一種多中空不能瑩白偶獲一塊可藥百餘粒

寶華石

台州天台縣石名寶華出土中其質頗與萊州石相類扣之無聲色微白紋理斑爛土人鐫琢器具及圖書頗佳

端州石即端硯石也

端州今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蠻羊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蚌坑而巖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小溪即蚌坑水陸行七八百步至下岩十步許至上岩自上岩轉而南凡百許步至龍岩上岩各三穴下岩一穴半邊上宿石凡九十餘穴又以下岩爲勝龍岩乃唐初取硯處色正紫而潤不及下岩後不得入龍岩遂不復取之令下岩石遂盡取諸半邊岩近亦塞矣凡北壁石在水底石質乾則灰青紫色石質溫則深紫眼正員有瞳子量數十重綠碧白黑相間如蠶青綠處類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梯岩下穴今俗呼爲中岩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能開路探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等但稍多紫色北壁者下岩南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帶微黃眼有瞳子量七八重青黃綠白黑色相兼已不及北壁眼無量矣

婺源石

徽州婺源石產水中皆爲硯材品色頗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石蓋出于龍尾溪其質堅勁大抵多聚墨前世多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聲如鋒鋩者尤妙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裡心或如瓜子如眉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石青紫石理溫潤收墨頗與後歷石產堅近時出處倍于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爲上徽州歙縣地名小濟出石亦清潤可作硯但石理頗堅不甚判墨其紋亦有刷絲焉

招信石

泗州盱眙縣寶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宣和間招信縣令忘其名獲一石于村民大如升

其質甚白。既磨礲。中有黃龍。作蜿蜒盤屈之狀。歸貢內府。

奉化石

明州奉化縣諸山大石中。凡擊取之。即有平面石。色微黃而稍潤。扣之無聲。其紋橫裂。道如細墨描畫。一帶夾徑寒林烟霞朦朧之狀。或如潑墨點染成高林。與無爲軍所產石屏相類。

大理石

雲南大理府點蒼山出石。白質青章。或白質綠章。及白質黃紋者。多成山水人物飛走之物。白質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綠章者名夏山。黃紋者名秋山。石紋妙者。以春夏山爲上。秋山次之。亦有用漆藥點造而成者。但眞者就高下取形。磨琢既平。故有凹凸。若僞者卽平坦無底窪。

桃花石

韶州產桃花石。出土中。其色粉紅。點膩稍潤。扣之無聲。

紅絲石

青州產紅絲石。出土中。其質赤黃。紅紋如刷絲繞石面。面稍糙。扣之無聲。琢爲硯。先以水漬之。乃可用。蓋石質燥渴。頗收墨。唐林甫產。獻作硯譜。以此石爲第一。

無爲石

無爲軍石產土中。性甚軟。凡就土揭取之。見風卽勁。兩面多柏枝。如墨描寫。石色帶紫或灰白。間有紋理。或成圖畫。逼列。寒林中有徑路。全若圖畫之狀。頗奇特。又有彷彿諸佛像及人物形。士人裝治爲屏。頗自然。

菩薩石

嘉州菩薩石。產峨眉山。正與五臺山相似。出岩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太山狼牙、信州水品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或大如棗栗。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桃。則五色燦然可喜。

雪浪石

中山府土中出石。灰黑色。燥而無聲。溫然成質。其紋多白脈籠絡。如披蔴旋繞委曲之勢。東坡常目之雪浪石。因爲作銘。爲後人傳寶。

虢石

虢州來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上。其質甚軟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圓月或如龜蛇之狀。兩兩相對。土人就石段揭取。用藥化鑄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圓月形者。極少。昔歐陽永叔賦雲月石屏詩。特爲奇異。又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峯。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皆修治鑄削。度其巧處。乃成物像。以手礪之。石面高低。多作硯屏置几案間。全如圖畫。

仇池石

韶州之東南七八十里。地名仇池。土中產石。多有小者。而峯巒岩竇。其音泠然。色潤。扣之亦有聲。類與

清溪品目相似。

清溪石

廣南清溪鎭之三五十里山中。出石。巉岩險怪。一種色甚清潤。扣之有聲。韻清越。一種色白。昔年蘇仲恭留臺家致于几案間。有七八石甚奇巧。此石所產青綠坑。尤異于它處者。

襄陽石

襄陽府去城十數里。有山名鳳皇。地中出石。長尺餘。或如拳大者。巉岩險怪。往往如大山之勢。色間青黑。間有如灰褐者。扣之有聲。士人不甚重。宣和間。惟鎭江蘇仲恭留臺有數塊几案間。

金陵石

江寧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石。凡有五石。大抵全如六合縣鹽巖所產石子。及它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石面。望之透明溫潤可喜。

博物要覽卷十二

志錦

錦繡

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製字從帛與金也。繡、修也。五色絲彩備者謂之繡。

歷代雖有錦而未彰。至漢時。西蜀貢錦。始稱大備。至三國時。魏則市于蜀矣。吳亦資于西蜀也。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錦、雀錦、韜文錦、桃核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二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歷代名錦

鸞章錦

周鑒王起昆昭之臺。以□羣臣。張鸞章之錦。文如鸞。

綈錦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謂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做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

斜文錦

漢宣帝有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帝盛以琥珀笥，緘以戒里織成錦，名曰斜文錦。

蒲桃錦

霍光妻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鐶，六十日成一匹，疋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

鴛鴦萬金錦

□□□□□□□□□□□□□□□□□□金

綠地五色錦

漢武帝得武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

蛟文萬金錦

漢成帝賜樊嬙蛟文萬金錦二十四疋。

五色雲錦帳

趙飛燕遣女弟昭儀以五色雲錦帳、沉水香玉壺。

連煙錦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爲毫，爲饌，有連煙之錦、走龍之繡。

紫鸞錦

漢明帝宮中藉地以紫鸞之錦、翠鴛之繡。

文龍錦

魏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文龍錦五疋。

迴文錦

竇滔妻蘇氏織爲迴文，迴環成詩，以寄滔，宛轉成詩，詩甚淒切，爲絕世奇作。

神錦衾

唐元和八年，大修國貢神錦衾，錦乃冰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間，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圍三尺，而蠶經十五月始入荷池中，以成其繭，形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綴神錦，亦謂之蠶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席，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冰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于上前令四宦張之，以水一噴之，則方二丈，五色煥爛，逾于向時，上嘆賞其奇異，因命藏之內庫。

浮光錦

唐敬宗寶歷元年，高昌國獻浮光錦裘，浮光錦絲以紫海之水染其色也，以五采織成龍鳳，各一千二百，絡以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值暴雨，而浮光裏略無霑濕，上方嘆爲異物也。

明霞錦

唐大中初，女蠻國貢明霞錦，錦練水香麻以爲地，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于中國之錦。

神絲繡

唐同昌公主有神絲錦繡被，上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結以蠶繭之採，珠粟粒，五色煥爛，希世之寶也。

魚油錦

唐會昌中，女王國貢魚油錦，文彩尤異，入水不濡，云有魚油故也。

冰蠶錦

康老子常以錢半千買得舊錦褥一方，後波斯胡見之，求售，以數百千買去，曰，此冰蠶絲所織也，著日陳于座上，滿座清涼，此奇物也。

宋錦名目

克絲作樓閣，克絲作龍水，克絲百花攢龍，克絲作龍鳳，紫寶階地錦，紫火花錦，五色簟文錦，紫小滴珠方勝鴛鴦，青絲簟文錦，紫鸞鵲錦，紫百花龍錦，紫龜紋錦，紫珠焰錦，紫曲水錦，紫湯荷錦，紅雲霞鴛錦，黃霞雲鴛錦，青樓閣錦，青藻花錦，紫滴珠龍團錦，青櫻桃錦，皂方圓白花錦，褐方圓白花錦，方勝盤象錦，毬路錦，衲錦，柿紅龜背錦，楊蒲錦，宜男錦，寶照錦，龜蓮錦，禾下樂錦，練雀錦，方勝練雀錦，綬帶錦，瑞草錦，八花壺錦，銀鈎蟾錦，細花盤鵰錦，翠色獅子錦，盤毬錦，水藻戲魚錦，紅遍地雜花錦，紅遍地翔鸞錦，紅遍地芙蓉錦，紅七寶金龍錦，倒仙牡丹錦，白蛇龜紋錦，

黃地碧牡丹方勝錦.　皂木錦.

宋綾名目

碧鷺綾.　白鷺綾.
皂大花綾.　碧花綾.
蜀錦綾.　樗蒲綾.
雜花綾.　盤鴨綾.
仙紋綾.　重蓮綾.
方菱紋綾.　龜子綾.
潤鴨綾.　棗花綾.
登勝綾.　白毛綾.
回文綾.　白鷺花綾.

皂鷺綾.
萎花綾.
大花綾.
清頭水波紋綾.
雙雁綾.
方穀紋綾.
蠟花綾.
遼國綾.
白鷺雀綾.

韻石齋筆談

姜紹書著

韻石齋筆談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爲物、清寧平夷、不蒐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澄、視不壅、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廉強也。今之塗亦棘矣。葬車萬舟、應驚濤駭、持頤不暇、而晏如姜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儕俗爲深遠也。蓋公少而種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研究、鍾、王、顧、陸、蘇、米、倪、黃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席之上、故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當雄鎮之劇、而若忘乎人間、神解冥契之若斯也。昔歲作鎮、舉國狂酣、走櫪倖如鶩、公獨先幾解組、棄塲署、歸寂寥、希夷以金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鑒、宅東有園、林木蓊蔚、溪流潺湲、虛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憮爽也、翫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滯於意、於其所著韻石齋筆談見之、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隕驅、文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歲被掠、程生以善墨見傾、乃至秦瘐無救於陸沈、唐錢悉燬于鑄局、宋帖仍歸於煨燼、凡以見多貽之焚身、而金玉之非寶也、盛衰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斯言亮不欺我、至於辨駁精詳、通涉淹雅、特其餘事、非公澄懷觀道之幽旨耳、時余寄席於公之鶴皐別業、接公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序言、因述其大較如此、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同里社小弟蔣濟書。

韻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天成太極圖
永樂大典
朝鮮人好書
周舉鼎考
金鶚
宣和玉盃記
定窯鼎記
秦漢印
節愼庫銅缸
石壁題名
靈巖子石記

卷下

鶴間藏書
名賢著述
文王鼎附彝盧
周乳鐘
古玉盃
翡翠硯
中州玉璽
國朝印章
鼎鴟
南山小隱
瑞雲峯

延陵十字碑
舞鶴銘
紹興米帖
陳少陽繪誥
徽宗高士圖
宣和宸翰
憲聖皇后翰藻
米海岳畫
界畫樓閣逃附畫
黃子久畫
王叔明、
梅道人
奇家餘派
火浣布
晚季管藥
沙難
赫燈記略
墨考
聖教序粉蓮瓣
昇元帖
河莊淳化帖
斗書藏經
危樓日纂
山谷書法華經勢
楊妹子
郭河陽御屏粉本
天池石壁圖
子昂子固畫品
倪雲林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項墨林收藏
開元錢
白兎
文臣玉帶
宋硯
墨考續言

韻石齋筆談卷上

清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天成太極圖

余祖發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訪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以爲璞玉、以數鎰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緣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奇、蘊于此石、濂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于後、較河圖洛書、更爲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卽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于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百金、售于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廕請旨、餽于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蠹鼠嚙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祕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寫、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學之士，累十餘年而成，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册，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書，幸未焚，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膳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朱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邱文莊濬、邵文莊寶、楊文襄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菴慎、李空同夢陽、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峰循吉、鄒濟泉曉、雷司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荊川順之、先少保鳳阿、寬薛方山應旂、李滄溟攀龍、馮北海琦、黃葵陽洪憲、胡元瑞應麟、何元朗良俊、茅鹿門坤、焦澹園竑、顧麟初起元、袁中郎宏道、王損菴肯堂、楊赤水隆、湯若士顯祖、李溫陵贄、袁文敏其昌、何士抑三畏、陳眉公繼儒、馮元成時可、李本寧維楨、馮具區夢禎、黃貞父汝亨、朱平涵國楨、李君實日華、謝在杭肇淛、鍾伯敬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翰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古，其所收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多矣。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貼紙整潔如玉，海邦綢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附彝鐘　雷紋瓶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稽少峯家，曾挂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郎觀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蠡鍾花瓶，爵爲三絕，雄視飛鳧，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歎賞，幾同米顛禮石，宏光間，黃石流寓山阿，賀日獻爲居停主，笈中所攜，咸寄賀宅，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所好也，黃石由懋遷起家，雖仕至鹽卿，而會計之精，徵賈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資，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閶，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貨，伊妾陳姬匿之，僅以古玩，于是蠡鼎花瓶，悉爲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邇，恆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蜼文，瓶則雷紋細花，鍾色欲滴，爲周器無疑，蠡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器也，芹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過王霅訓仲和于燕邸，贊述此鼎，詫爲希觀，仲和心儀之，霅訓乃覓斯先生弟與余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閶，停驂過昭，兼詢鼎緣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

驗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璧，塢（乃殿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瑰璟，瓊琳瑯，如入縣圃，有敘人王君正求見，儒陳賀氏之鼎，頗効居間，斯時歲事云暮，風雨戚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徵辭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廣金懸購，而鼎無瓜，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賀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強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藏而已。

周舉鼎考

按岡、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款，非宋僖公，即伍大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宜，斐然欲濟，爲周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于京口，高四寸五分，鈕高二寸，闊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鏤典雅，色褰翠羽，扣之，其聲鏗鏗，頗之精中清遠之響，蓋歷年既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于數千觴之後，尚存遺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琴耳。

余既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鏗金戛玉，餘韻悠揚，鐘音淳古，大扣小應，反遜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蟈

邑先輩鍾滅亭、鳴，爲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蟈二，後畢露，追之，蟈爲滅亭所得，其子機聲不才，終風且暴，刻其金而用之，雖蝸蟻蠹蝕，尚存典型，未爲棄物，繼聲蕩于樗蒲，皆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歷間事，崇禎壬申春仲，余內舅詹鏡，偕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憩焉，過晤于參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蟈，充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資諸掌，所嵌雲雷細紋，絲縷髮縷，且質地精滿，青綠內函，外如元玉，瑤瑛，文款繡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于此，余把翫良久，而心賞神怡，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見乎，乃集詩以銘之曰，我有旨酒，酌彼金蟈，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蟈之式，凡有五，山蟈、金蟈、大蟈、小蟈、水蟈也，諸侯大夫，飾以黃金，鏤爲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蟈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爲列侯上卿，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盦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遇失手秋。終當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興化李彬齋太保石麓公孫。有古玉盉。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綠漬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熊足充耳。蓋蟠三螭。蠟首于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麓傳之彬齋。秪有盉而缺其蓋。彬齋宦遊燕邸。攜以自隨。遇中州估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鳳觶。零星塊異。中有玉蓋一枚。與所藏之盉。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盉合之。渾然天成。了無攙二。喜踰涯。不論直而收之。于是琬琰之名。聞于遐邇。迨彬齋有若敖之歲。李氏翠從爭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覩于因是齋中。當爲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盃口鑿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天矯如生。名教子升天。眞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鉤儎精工。瑩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尚書旅溪家。尚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盃與吳門三百金。已而從昆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盃爲旅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卽料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卽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繒諸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烹茗。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靡盜久之。不忍釋手。雖私竊慕。不敢如米顚據舫也。文石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鑰鑰。外人不能窺也。萬歷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識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稱陸氏中毒。乃訟文泉于浙。平湖劉令遂置圜扉。衆瓜分其有。時仲仁已爲顯官。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文泉還矣。于是亟取厭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然曰。夫君之嗣。此爲祟耳。睨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村醪一樽。斟盃中。遍飲侍兒。厭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鑑款文泉。卽將玉盃勸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啓間。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于酒人。因葉朗生謀叛。墨議爰書。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死懸于絲蟻。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覆于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爲肺腑。奈何嗜酒銷微。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爲舉家所軋。費及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願還之。朱君乃致祭于家廟。令陸生手捧玉斝。曾之几筵。祼酒三巡。泣告于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恥于九原矣。并語陸生。盃乃尤物。吾兩家溺之。幾陷不測。無詒患于後人也。取硯盤之。碎若迸珠。乃保全鍾奇。緩其吏議。鍾奇改行從善。仕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叅南中府軍事。楊務齋閒與同寅諸君以登臨觴詠爲事。丁丑初春。偕何青邱、楊獻可、郝東

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縱橫。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冽沁齒。金陵將生爲地主。攜榼集花下。出碧玉盃物飲。青邱謂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霏霏成屑。如硯中墨瀋。先君（湖廣鹽州人。內閣學士。諱宗彥。）所遺。世罕稀有。惜未攜來。與君遊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寇。青邱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碗。梅聖俞以爲碧玉。眞宗朝老內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盞。禁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磨于碗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正與

青邱所藏者同。

定窰鼎記

定窰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于吾邑河莊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鑄于爐座。曲水七峯昆仲。乃朱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氏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爲京口靳尚寶伯齡所得。毘陵唐太常疑菴。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于唐。唐雖奇窰充物。此鼎一至。諸品避席。自是海內評窰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窰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于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仿古式製器。以眩耳食者。紋款色澤。咄咄逼眞。非精于鑒別。鮮不爲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閶賈舟往江右。道經毘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蓋鼎紋袖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驚。以所藏較之。無纖毫疑義。僉以舊爐底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余嘗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實倣爲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酬爲副本。並藏于家。萬歷末年。淮安杜九如、賈而多資。以釣奇爲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宮宰之漢玉章。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之定爐。形于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斯千金爲壽。必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贋鼎戲之。杜謂得未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酬居間者。攜鼎以去。君俞雖尚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贋鼎也。眞者尚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既捐千金。而保膺品。若雖不知。余寧不媿于心乎。杜反護前。以爲悔。齎持以愈堅。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唐出眞鼎示之。若虬髯之遇文皇。雖各具龍虎之姿。而神彩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好龍。非眞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如歿。傳于伊子生之。有王廷琣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瞷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酬金。而欲得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金。求售于徐六番。徐惡其譎。拒之不納。乃轉賣于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棋。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方圓數種。並置篋中。多方鑒斷。泰興季因是企慕唐爐。廷琣以一方者誑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爲名物而愜快焉。毘陵趙再思。嘗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過泰興。晤季。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政而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唐家定窰方鼎。君曾見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文鼎何居。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乃出。謂生曰。此獄獄我兩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

源道士事當爲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瑤抱頭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僞物償季。僅免犴狴焉。而黃黃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而貲郎建言廷杖。遯蔣聲氣。遊于指紳。頗蓄鼎彝書畫。與廷瑤同籍徽州。稱中表。互傳易骨畫以爲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託廷瑤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瑤心黠倪畫。屬高手臨摹。待正賓取時。即以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賓遣背頭王佛元取貲。裝池宛然。唯失花押。佛元黠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遣來取貲。兼欲觀定處。且議價耳。廷瑤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廷瑤曰。書久不舊。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倆。廷瑤搏顙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傷脅。時正賓被逐于宏光帝。鬱鬱不樂。又遭廷瑤之侮。越夕奄逝。廷瑤寄遯。潛踪于杭。爾時潞藩寓杭。聞定遠名。遣承奉俞啓雲諮訪。遇廷瑤于湖上。出贋鼎跨轢。把臂甚歡。慢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千六百金畀廷瑤。潞藩時在播遷之主藏吏。命一廚司役司鑰鑰。其人頗椎魯。居無何。王欲觀鼎。廚役啓匣取鼎。戛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投水死。大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沈廢鼎于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以來。典型具在。若夫越縛蠻色。昉于後周。而三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宏鑠抗衡耶。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硎汙樽。昭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窯競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良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思極、王燦、同鄉民邢一秦、耕于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視之。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黃白相宜。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鈕。龜形。乃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龍飛鳳舞。神彩陸離。撫臣程紹具表進之。副使張夢鯨則齎表官也。夢鯨印成絹本。攜至京師。其時董宣宰爲少宗伯。得絹本藏之。以爲珍異。進璽之日。則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視廷臣。頒賚撫臣以下有差。得璽者僅賞銀五兩。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時同節家伯諱志禮爲尚寶卿。職掌符璽。力阻其議。大拂忠賢之意。乃令科臣以年老勒歸。同節雖硜硜執己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而省驛遞之騷擾。爲益多矣。

秦以鑑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角微缺。遞傳而至宋。靖康之變。鼎彝圭璧。蕩然一空。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關關木、得之于故同知通政院事拾得。家後被順帝竊入沙漠。秦璽化爲烏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無缺。似非秦漢所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抑漢唐以來。倣而制之耶。夫嬴秦受命。僅垂兩葉。中州皇瑞。遂見陸沈。于傳國乎何有。惟善爲寶。俟服且無。況君天下哉。臨淶古鄴地。魏都于此。益咸曾氏所刻。

秦漢印

上海顧氏所藏漢銅玉印最多。有印譜行世。而貲始于河莊之孫。嘉靖間、外大父石雲孫君。好古博雅。藏

秦漢時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昇鈕、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于秦、漢、魏、晉、六朝、篆文。類能辨之。後爲上海顧氏購得。復次第購印三千有奇。蓋由孫氏始也。余皆見淮安杜九如家玉印凡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篆之章。而鈕極佳。亦因其鈕而存之耳。俞容自先生有印癖。收藏古印頗多。參考最詳。彙爲印譜。國變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殆我明風雅之士。博綜篆籀。鳥跡蝌蚪。游泳上古。鐵雄之妙。莫過于文三橋彭。何雪漁賀。三橋、如漢廷老吏。字挾風霜。雪漁、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渭。許高陽初。周公瑕天球。皆係當家。旁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盡精奇。李長蘅流芳歸文休昌世。以吐鳳之才。揮雕蟲之技。銀鉤屈曲。施諸符信。典雅縱橫。梁千秋。受業于何雪漁。奏刀運腕。饒有懸心。亦後來之秀。

節愼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郎。曾給庫篆。見節愼庫銅缸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其形四方。外多花紋。色純黑如漆。若世傳姜鑄之式。

鼎蠏

余既解組歸。偃臥林麓。視舊遊爲畏途。丙戌秋。因羣從赴南闈之試。亦策蹇于秣陵。道遙登眺。晤舊同寅董君。[illegible]閒談間。始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之錢。日應軍需。猶虞不給。且川湖道梗。陡缺銅商。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器。然亦未敢議留。有巨鼎三座。俱重六七百觔。莅至鑄廠。將投熾炭。命吏守之。靜夜鼎各長鳴。如虬吟幽壑。頭陀文璞。聞而惜之。糾衆僧募銅赴部請易。乃于碧雞報恩等兩剎。暨圓覺菴。各置一鼎焉。由此千秋重器。脫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峯孫君、吾陽高士也。與唐六如、祝希哲、楊蓬菴、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駕。羣賢畢集。往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之南山。石壁奇峭。乾立江湄。正德庚辰歲。七峯與諸君修禊于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鐫之以紀勝游。其懸崖揮翰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同之。兼題長歌于幀首。雖西園雅集。不是過也。余追慕潤陽。遣人搨之。其磨崖之刻。半沈于風雨。惟六如同詠。尚煜耀于天壤間。七峯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而在縑緗矣。石壁題名詩。六如集中未載。今錄于此。以俟桑梓之彥。如葛常之著韻語陽秋者採焉。

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兼臥立。有時斜疊波濤紋。蘚固苔封半乾澤。主人乘興忽登臨。不速長攜二三客。戛閒山林半相雜。一時謔讓皆文墨。梯高躡險不肯辭。淋漓每灑如杠筆。深鐫淺刻動錐鑿。從此長年費工力。我也從傍記姓名。太歲庚辰年正德。雖然汗漫一時事。百年轉眼存舊跡。試聽夜深風雨中。應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生韻云石骨嶙峋露蒼璧一點芙蓉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寒雲氣長封蒼蘚溼七峯高士耦阮籍四座琳琅偏好客客星每勸太史占雅集西園欣瀾墨飛梯懸磴記芳名黃鶴鹽芝鐫鐵筆六如仙子染緗素五百年來扛鼎力畫圖三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應有六丁護玉蹻金題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中虹光射斗蛟龍泣

浪滅雲殺鬱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薜蘿寒露墜空林松桂溼南山小隱真奇士北海清樽俱上客燒餘竹瀝煎烹茶磨遍松煤塡潑墨伯虎前身顧虎頭興酣盤礴方留筆聚管迅如風雨來橫渴鴻驚懸腕力石淙墨與垂琬琰風雅不孤徽有德紀元前度是庚辰蒙喜百年傳舊跡雲稍幻出蝌蚪文蒼頡書成鬼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庚午觀京兆爲河莊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體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徵者卷乃素綾所書今歸于文學孫□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靈巖山之澗中出在大會而聚于金陵余展齒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訪其上乘者貯之奚囊攜歸以古銅盤挹水注之日夕玩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蜃歷吐氣結成五色珠璣綺爛莫可名狀此石初爲山靈所祕人未之知或樵夫牧豎過而拾之玩弄俄頃旋復棄擲惟與曉烟暮鷰出沒于溪澗中而已萬歷丙申歲朱友石尹于茲邑溯書之暇觴詠于靈巖山見溪流中文石纍纍道與臺霧蒙擁之則繽紛璀璨髮縷絲縈其色白如霜雪紫若蒸霞綠映遠山之黛黑涵瀛海之波黃綜可薦于奠禮赤文曾藏于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大士高真如鏡涵影自然成文友石得來曾有詩爲奇觀更具春鍤採之重淵邑令所好風行景從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茲以往知音競賞珍奇琳琅想米顛袖中無此一種坡老怪石供不必取之濟安江上矣

瑞雲峯

饑澤洞庭之蘊產奇石焉宜和中朱勔得神運峯于太湖山廣百圍高六仞彌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爲艮岳羣峯之長今姑蘇徐氏園之瑞雲峯亦其流亞也峯巒秀拔巖壑嵌空蒼潤崎嶇聳立林表初在王文恪別墅後歸太僕徐徐君徐營菟裘于吳門移置此石聯舟載之既至湖心風狂浪湧舟敗石沈于是寒波萬頃遙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沈雲影猙獰淵底恆懸躍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爲秋水之骨屈然半渚孰覓水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癖反爲望石之夫廣募漁人泅于浩森若蚌戶之探珠類舟人之求劍忽壁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乃編巨筏設絞車千夫競拽登之水涸則塊然如磐非復故物就而視之即斯石之麾也徐君得魚思筌仍百計旁求冥搜于蛟闕漁人復于深潭揣得石骨越壑穿巖足指幾裂益以千尋紅索挽而出之如巨鼇戴山橫截波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有機緣雲峯不沈弊石不出珠還璧合夫豈偶然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猶體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巨麗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遒逸輝映翠琰淳化閣帖亦勒孔書十字如小彈丸不類豐碑之製此必王著輩欲藉先聖之跡以重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嘗至吳是否俱不可考此豈其然蓋夫子于其讓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至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子因嗟悼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疑今之人欲誌壙石尚不遠千里而徵文豈兼筆者皆造墓門方染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子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知陽冰之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附述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飜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後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于石今考序內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即所謂述聖記耶

雁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是雁塔爲進士題名及遊人燕集之所褚河南聖教

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尤爲可珍。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今已剝蝕于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陽眞逸爲顧況道號，又以爲王逸少書，又以爲陶眞白書，又以爲唐人王瓚書，紛紛揣摩，奚啻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參，且銘詞古雅，其出于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册者，文多缺略。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了是全文，余亟而錄之。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眞逸撰

鶴鳴，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移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皆，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脩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眞。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元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勞歸，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眞侶，蘿爾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翁。山徽陽外，仙尉江陰。眞宰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幾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鏤板禁中，集爲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爲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爲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岣嶁碑及磨崖也，法帖之成帙，而可覆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翰墨，嘗自書禮部韻略五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于米元章書，尤所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搨卷三卷于寶寶中，皆壁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緗。

河莊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于禁中。正德間，吾邑河莊七峰孫中翰、好古博雅，遊于京師，頗善內臣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敬引七峰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峰諦視之，徘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戶千門，即西苑一隅，非竟日可盡，君津津于朽木何爲者哉。七峰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體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是以觀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爲圖之。孫謝不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敬啓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當可奏效。敬即以帖板致之七峰。七峰驚喜過望，以錦囊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搨閣帖方駕。求者塡門，吳中爲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爲姻家，戒之曰：碑板出自禁庭，紛紛傳搨，倘有人指摘，禍且叵測。竊爲君危之。七峰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原搨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刻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于火，兩本俱失，流傳人間者，眞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尤爲賞鑑家所重。

淳化閣、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鏤板禁中，集爲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官帖爲難得。其搨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錠紋者、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錠紋者次也。河莊帖，標格清勁，結體圓密，有純錦裹鐵之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矣。至于次號，存爲評脚可也。孫氏曾經倭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宋搨並駕，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裕云：蘭亭無下搨，吾于閣帖亦云。

陳少陽論帖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丹誠貫日，九死不移。于欽宗、高宗兩朝，疾邪乘正，屢上彈文，劾蔡京、王黼、朱勔、童貫、黃潛善諸奸，鷹鸇之擊，不遺餘力，終遭潛善揣陷，與歐陽徹同斬于市。紹興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祕閣修撰，所頒誥軸，俱藏于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于左，以存桑梓典故。其文曰：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已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徹，其殆將有意于爲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雖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問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餘，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碑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紙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湿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扃一室，至明啓扉，閱無其人，止有八鴿，沖霄而去，剡藤只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潤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其一爲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暐書，其一爲法華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迹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賢高士圖，贊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展對間，蹙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禎壬申，余見于燕邸，無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往來于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徙吳中，爲韓古洲所得。己卯秋日，余會古洲于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髯曰：兄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華客夢耳。古洲即于行笈中，取出此卷，暨黃庭內景經，皆短籤名跡，內景經亦有宣和小璽，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既出春明門，自分永隔高士儀表，何期復見于古洲書畫船中。展卷憮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册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邱壑全法王右丞御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敲枕秋空雁一聲董文敏鑒定爲王歷詰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真蹟帝蒙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卻緣著退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殿書爲鶴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于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璹爲於潛令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浚種至登麗凡二十有一靈事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遂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年枝若盡將開欲落時卻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惱人思題芍藥云櫻李天桃滿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楊州省識春風面若盡琴花總不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書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妹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拂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波撇秀顏妍媚之態映帶縹緗

山谷書法華經辨

戊子夏日觀張修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朱絲界行楮素精好眞宋蹟也然斷以爲涪翁書則不能無疑結體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嘗閱蘇黃墨蹟即赫蹏數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者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鋒迹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于黃體者所書若李懷琳之倣嵇叔夜耳余每見宋書嚴經結體多是眉山形模宛肖若遂謂東坡眞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乃楊那珍品固非漫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非趙筆凡名賢寄以韻爲主字如算子了無天趣何能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蒼鑒精深翰繪帙萃有過往凌雲之致所寫峯山烟樹雖宗王洽潑墨暫法董源皴染且其臨摹古畫往往亂眞圖晉唐間忠臣義士像得顧陸標格自寫海岳菴及淨名齋圖嚴整深秀曾于紙上橫寫松楢針芒千萬僅錯如鍼又自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巍峨之蹟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眞爛熳生意勃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衆李營邱畫北苑風骨熙寧間卷旨發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裴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結體古雅

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遠近雲霧

費家宮室最難爲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緻者咸目之爲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賢若檀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既高構思精密游于規矩繩中而不爲所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于樓萬椽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勝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構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幾無剩義其徒李公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倖于見工唐季女仙盧眉娘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之余過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于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算法方能爲之姿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之精工秀麗幾于緐猴玉楮然須規橅舊本方能譽擅出藍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文中所畫臺榭車馬種種藝妙即複閣重樓次第不紊北宋畫格于此若尚存典型且兼人物山水非若恕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傳華之韻溢于毫素爲士氣建幟石田元宰兩先生紹事由此發脈此天池石壁圖乃烜爛有名之蹟流傳多閱本其眞蹟舊藏金沙王宇泰家董思翁于萬歷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披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爲烟雲生動林壑虛閒誠篇論也宏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于朝獲觀其所攜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思翁標題與此雙璧殊之韻秀之色故容臺集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即爲人藏葬鑑裁餘韻往往散見于金題玉躞中集之所載什一耳若以評騭別本之蹟強擬此圖不爲黎邱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黃家驥人璧矣至于氣韻生動應推沈石田、董元宰、迺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于深遠中見崗巒雖博綜董巨而靈和清淑逸致絕倫即雲林之幽淡山樵之縝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爲前輩惟以精工佐其古雅第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于筆墨之外脫銜勒而抒性靈爲文人建畫苑之職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弛筆輒署款云仿大癡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曾覓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子久畫道之宏遠也

論曰書人謂畫能使人遠非會心人烏能辨此子久每欲滿室則登高樓望雲霧出沒以揣其勝故其所寫逸趣橫溢風神元遠千載而下猶足想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歲不知所終若以爲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泓穎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霜幹紹枝亭亭獨立如歲寒松柏歷變不凋志士寓爲子固弗爲子昂

王叔明

叔明、爲趙文敏甥。書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涉鵝溪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爲多。極重子久。奉爲師範。一日盧子久至齋中。焚香瀹茗。從容出己得意畫請教。子久爲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爲林巒秋色圖。遂覺烟雲生動。世傳爲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荊浩爲宗。蕭疎數筆。神仙中人也。間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著色者。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于元澄。清穎蕭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學步。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于幀首者。不一而足。風藤鴉塗。姸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拓落。連斤成風。欻則墨瀋淋漓。龍蛇飛動。即綴以篇什。亦歷歷獨運。勞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余曰。此董文敏書品也。臧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云。我安道。不作王門伶人。余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峻。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元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手叔敖。抵掌談笑。俾其神情似之。能做東坡者。則有高遜迅、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遒逸精潔。宛入鵝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于卷册中。駿駿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元宰門下士。則有吳兔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遊燕都。適思翁應宮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恢在坐隅。長安士紳。所請公翰墨無虛日。不吳索師鐵門限。公倦于酬應。則倩楚侯代爲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于宗伯梁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及賞鑒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祕。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闌竹枯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衞尉。以明珠精鍰。聘得麗人。而庾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逼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

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後人。而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距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常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與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吳之微有類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其萬歷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間發背綠硃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啓三年。南工部郎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藝滯。悉宜追毀。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爲能。嚴禁民間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爐改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于烟燼。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薾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猗旎。情文宛轉。而懸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談。殊鮮傳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潛樂器。因制爲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魚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已。蓋音之道。關乎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奢其雄雌。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末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恐非佳兆。迨國變後罕覩矣。

沙雞

崇禎六年。余遊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問之曰。此沙雞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羣。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黠者以棍擊之。旋空而墜。俯仰蟲蟲。余默念邵康節、聞杜鵑于洛陽。預知有人作祖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鼎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于尚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宏光元年。自輔臣以及六部尚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恩尤多。余與崔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間之白。盈于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重典。大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

禮畫閣之乃蘇元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深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略

絲燈之製始于雲南宏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歸而煉石成絲如武做製于是丹陽絲燈遍于海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蘇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滇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于郵致乎燈雖稚稚唯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囊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中王又元巧繼新樣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人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于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軸艫往往飄沒硯之淪于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蜑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當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于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嶮溪蒼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遂藏即攜宋貢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歎至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攜三十方欲仍往姑蘇以觀厚直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于金陵爲都中士大夫所貿詢其所自皆由右寺中得之或見于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于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也。

墨考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然烟觀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膠作墨也至漢始有隃麋之名唐始有松烟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膠麋張遇始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于歙遂爲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鼎奚鼐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常葉茂實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合油投烟和墨雜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黃金一觔欲倣不能歎謂墨妖紹興間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殿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米友仁筆宋多有文之主而徽廟思陵稱最焉元朱萬初金用松烟蓋取二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泯者毓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虞奎章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遠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元雲繞紫微國朝則方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藪小華名龍紋新安人嚴分宜當國爲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人嚴敗伏法所製墨糜玉屑金珠以爲珍異神宗游情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涓重貲爭購等于圭璧焉厥後織造內臣孫隆製尚謹堂墨款式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曾進上方神宗愛重之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所彙墨譜倩名手爲圖刻畫妍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爲清玩蓋于魯微時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仍假館而授粲焉程有妾頗美麗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者輾轉謀娶程公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趙鶴部清陽造遙香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去塵墨與者十一贋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于臨池奚當焉。

墨考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爲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祇筆和墨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至章仲將而捣烟和膠之法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不虛也有祖氏者居易水爲唐之墨官雖他氏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珪之父超亦易水人也故易水之墨以久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亦多佳墨焉古法烟必松焰膠必麋角蓋墨工之良成粹于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猶以墨鳴也方無能勝之者余嘗試宣廟龍香但馥而不黝尚遜新都中駟也迨非珠麝浮于桐燼乎昭代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無宣州毫之圓萬惟墨之道超邁鶴李差足爲藝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麝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一如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

天壤閣雜記

王懿榮撰

天壤閣雜記

清 福山王懿榮撰

庚辰十二月到家。得同縣鹿氏家、宋搨太清樓書譜。翁大年署耑。僧達受六舟藏本。鹿文名澤長。曾官富紹台道。當是得於南中者。故後、家道凋零。藏書不少。不知售於何許。中必有舊本也。近年煙台海口。估舟如織。故家餘物。多從此去。

聞鹿氏有瓦當及銅器。未知何物。鹿在道光間。亦曾官陝西。得宋鑑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七十葉。於蓬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索重值。凡舊板必收之。此刻闕筆謹嚴。天祿琳琅所稱流傳者少。惜止此數十葉。已裝粗册。此本支六房蓮墅。先伯家物。伯好收書。兼好刻書。刻有今古文各家注孝經十二種。諱德瑛。嘉慶甲戌進士。官河南安陽令。當時所拓西門豹碑。較今本多十餘字。有牟文陌人校本書。

又傳有文天祥手批十七史。蔡從亂後零落。遺書多售於煙台富商。及山東候補官。

又得六臣注本文選。行款卻與宋淳熙尤本同。缺卷甚多。皆明繙之一耳。得明刻蘇文忠全集。亦殘缺數卷。皆亂後所致。此爲本房先詒堂侍講公藏書。蘇集內有黃簽言某字勝。今本有臣等謹按字樣。當出自上方。此本房之第四房也。當年收藏書甚富。直售至亂前。計五六十年始竭。亦不知當年有何物事。多此廉生太史寄家叔者。余於癸未秋日見之。借歸手抄一册。頗足增見聞也。足不出戶者。徒生羨耳。甲申中秋。翁爾記。

昨作札致鈍齋。託其向廉生索各種打本。未知能如願否。又記。

今日同寇翁雅談。話并出示前歷夢景錄一册。皆記其昔日出見。又贈余陳氏古匋拓五紙。寇翁記聞淵博。熟於吳中文獻。有潤筆湘舟諸老輩之風也。歸後燈下記此。翁識。

今時談金石者。首推維縣陳學士介祺。次則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洞。若吳文清卿。王君廉生。兩家亦廣收博採。地不愛寶。日出不窮。較阮相國、吳子苾、劉燕庭。當時增之十倍。大若特僧嗜古者之深。願使之披討盡盡也。不知後數百年又當何如。今年十月。得觀吳文所藏彝器。以總鼎爲至作。乃周初器。師至父鼎爲烈燕庭物。餘亦積古齋清愛堂物居多。贈余一漢瓦鐙。制作極精。翁識又識。

寇翁於客夏、下榻常熟趙氏山樓養病。無以消日。因憶舊日所見所得者。筆記之。隨憶隨書。以某冠某品者。李香嚴居士曾喝一言。惜今秋居士出化。未得一印證之。今翁卷世長、以廉生農部金鐘見示。攜歸校注。與揣作亦相類也。光緒乙酉年仲冬。七十二叟康書於神明鏡中。

爲黃縣及煙台富商收去。以其錦函牙籤。插架觀美。

嗣寇後。到府城。大雪。僅住二日。向未登蓬萊閣。此次爲生平第一次入郡。仍未登臨。見張允勳所藏本縣境郭東村所出顯漢琴亭侯國刻石。碑畫塼瓦。多而且精。不及細數。卻無一本舊書。近年蓬黃福三縣所出之古塼。大約西歸黃縣王穆庵丁彝齋北歸蓬萊張允勳。東南則爲煙台之官商取去。按者孫姓。販者黃縣王秀才。藥掖以東之物。尋丈萬不能得也。招遠黃里沙。曾出一大瓦。當文曰曲成之冒字甚晰。末一字不識。黃縣丁氏得之。

掖與黃之間有朱橋村。常出古物印。多逢姓戰姓。黃縣有戰君塼。穆庵得之。

允勳專以目主五官之堂。及上大夫兩專爲最。

先是十一月間。在直隸道上。過盧山之土壁鎮。得天保造象殘石一。過滄州之五龍堂。見造象臥地。有字無年月。并斷碑皆甚鉅。雜唐刻。

在村中度歲。借居本門長房之有棣堂。七八歲幼讀之所也。遺書樓。惟不許登覽。防我攫取。新年逐門賀。見字畫雙款。皆康雍乾隆間。老輩率不完。竈上香爐皆成化五彩。景泰藍萬歷青花之屬。皆破亂。追憶當時。爲之慨然。族中譏聚杯盞淡雜。皆雍乾中官窯也。間有明磁。則直取數枚以來。舉以料壺投贈。皆盛刀劍藥洗之費事。若以料壺爲不值錢者。有新雅軒。古月軒。

新年到外家賀節。見有瓦硯十二字。殘瓦也。不以見贈。又有郝蘭皋文。及先從祖姑俛佺安人所稱宋元明本史書。及殿本成廿四史。內明監本多皆一一挖圈。貼補精緻。逐卷有校簽粘其上。當年聞以七十金得自郝氏者。得來即裝一簽。中至今未一晾。不准我繙。

中間持古泉字畫求售者不一。皆亂索厚值。亦無一精物。卻之。

到煙台住二日。得明拓孔宙碑本一。漢官私印各一。私印佳。凡四界。只有三字。甚罕見。川錢一千餘幾十文。

在縣城。得張刻玉篇廣均一函。直二千。先從祖雪舫解元公物。在先尚書府得康熙年間浙總督官封二告示一。窗格間。多張廷玉書。將來揭取之。此時介者不讓撕也。

中裘峯姓。以舊玉块純墨色。此真块。半高半下。不同今之班指。余有二。先一白。此則一黑。即油泊村出土小節墨刀一。齊刀五。爲贈也。

益州人來售古陶。雜之杜佑來。售去古陶。乃從益都人得太寶眞塤。又知小汪家村出齊刀笵甚多。近十年矣。訪之得一完者。眞是一正塤。有痕無字。浣女溪旁浣衣物也。

二月間。取道北上。過黃縣。見於溪新造大樓。穿土所得。隋大業年長樂鄉□□一器。非土非石。類白泥燒成。佛家幢蓋頂間物。不可名。又羅兩峰爲桂未谷所畫說文統系圖原幅。又元本吳中書名碑之黃熟陽城張古餘物。見穆庵塤。古印見蘇齋齊三字。刀文在背。曲成瓦出。碧畫箱十許。爲之辨別。無劇品。又所藏塤及古泉。住四日。贈我六字刀。一見糊塗雲墓志。皇與一象。在丁五家。未見得塤甚夥。

過雜縣。住四日。徧訪賞鑒家。在陳壽丈處三日。書畫古器。不具數。見所藏朱子楚詞與協卿本。裝潢皆同。見南鄭麗珍所藏古泉古塤古印。南鄭宋板四書。開壽丈稱之。未見槐堂。故後家無長丁。陳九蘭藏四朱及蘇化。種類極多。皆泉匯所未收。陳小蘭以辦鹽下鄉。桑梓之遺。書畫一大宗。未見。聞有總目。得一六字刀十五金。又得高君二字。極佳之大盡幾專車。今尚存西泉家。得齊字塤二。

過壽光。謁倉頡墓。又謁本生高祖妣母家李宗丞祠。西泉。即李氏裔。增。聞其家有文與可大竹。爲壽丈聽去。在雜所見。即是李氏彫零尤甚。

所得古匋泉范專瓦。不悉數。并漢印及錢。止一齊刀奇。

到京。顧車到陝西。見蘇佑。得開皇銅碑。巨直。除得之。見小蘇佑馬佑。晏瑞孫佑。文山所得零星不計。十布將全。到城隍廟。得明初印本元史殘本。缺數十卷。有太師英國公印章。四明范氏印最佳。極破。到川後。巨册錢一千五百。得元槧。古今均會。闕三卷。錢四百文。先是京師徐佑。寶文有缺一卷本。徐沒後。止索十金。貧無力取之。爲錢笵仙購去。自是思之。先中丞舊藏一部。亂後亦殘。在七兄手。屢索不與。非好之也。若湊合一氣。便能重完。白是恨之。余有明刻完者一部。亦難得。極愛之。此又多前一序。張香濤錢笵仙本所未有也。己卯。由川回京。過此。肆得宋南雍大字明印本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合以舊有之明庫册紙。元本隋書。元本北史。明繙宋祕閣本大字晉書。元大德本。塗改稱乾道本之漢書。慨然有集舊本全史之志。惟種類繁雜。不知何日得閒錢爲之也。過華陰。見漢石北周碑。在長安。得鐵大錢五十。極大范一。造象二。墓字瓦一。過襄城。見一路古塤。在人家牆上。不得取。過游雕東前。登北上。屬代還。蘇佑銅牌錢。又得一解。爲謝公子物。告田二陽文。

到川。舍弟爲得宋相臣傳元本。不全。不知何人何時所刻。川省無舊書。得諸子鴻漢明人選本。新城宗叔翰官四川。見所藏字畫。及漁洋遺蹟。贈我以漁洋詩稿一紙。寶之。又池北偶談原稿十許葉。裝之。又知縣許繕家。有蔡友石所藏畫卷不少。又一卣子執旅。

于飛卿大令。已履宜賓任。未見。聞薛錦堂侍郎字畫書籍多歸之。有聖宋文選。紹熙公羊。張伯顏文選。餘記不晰。雲陽令葉蘆樹家。有魏鶴山大全本。宋刊足本。又合州黃刺史號景周。忘其名。有宋南雍本十七史。又好聚古泉。眞贋參半。有極大之大觀錢。有漢興傳形錢。有權錢。古印等物。于黃所收。凡物眞贋相雜。于有武鄉二字印。確爲蜀漢物。朱背夫學使按臨其處。皆見之。于以宋麻沙本左傳贈朱。乃恰府物。黃以顯德錢及別品贈朱。時朱忙。而余將行。見左傳未見。顯德錢也。有一老幕周姓。自東而陝而川。亡去數十年矣。好聚古泉。身後斷條。同鄉唐直牧爲余作緣。以重直得其家古印古泉。眞贋相間。盡滌之。得周鍾。有象形花文。又官印三。尚新奇。錢有太平晉錢。百字最奇。濮瓜薌同年。有此一品。曾傲我。今乃壓之。又知古謎所謂五銖稚錢。乃蜀漢錢。非梁造。特行川至梁耳。破此一疑。自泉志以來所未有。恨不能起子年竹朋兩丈一說之。得川佑刁姓鐵錢無算。且昂。竟無奇品。有選餘爲錢。隄江大令磨出奇品二。余未及并收之故也。廖佑自陝販得半兩十許千。內選得一束周錢。爲諸家藏東周一泉之冠。生砂活翠。文字精完。余以

厚直得之。謝佑手得蠶印合一對。又瓶二。皆奇古土緣甚堅。瓶底厚至五寸。

成都西關。右萬佛寺故址。忽出殘石佛象。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蜀碧所稱獻賊驅去者也。兩縣來報。出凡百餘家。大人命地方移送今小萬佛寺。出資重完。且盡將之。命余兄弟監其事。不用官家一文。不募。惟府署出資私囊。兩縣助止各二十千。出私囊。乃揀得有字殘象三。一元嘉極大。一開皇。一無紀元。又殘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蘇石。川石質本鬆。此又假經火而復入土者。須甚謹惜。

由海船北上。未知如何。斤兩太重也。

西佑寄來牙印二。鎔泉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尚未全。計缺序布。若壯布。則盤山李古農家燼餘物也。別一種。篆文夙見之。六泉止缺壯泉。聞又出盧布。涅金二。一歸謝公子。一歸吳清卿。壯泉西佑沈秀子有一枚。售與陝官黃姓。此泉真者。唯鮑文有。

辛巳年八月。由川北上。回京館試。到陝西。初見楊佑。寶齋爲陝巨指矣。先是過寶雞。渡河謁於寶雞廟。陳寶之神。頗得古器。門未啓。叩於外。到長安。得楊佑彝一。中有犧形尤佳。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小蘇佑劍一。嘗爲天下第一。烏形陽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鋒如新。馬氏殿當瓦一。古泉古印不具數。陳寶之神所佑也。望空謝之。楊佑爲清卿寄古泉百餘方。佳者纍纍。與定寶鈔銅板乃絕品。馬佑得於河南府李姓者。聞又有文選銅板一葉。不知何物何歸。

到城隍廟。得元諸路本。每頁有某路某學字樣。殘本北史。與前黑口元本不同。愛之。錢四百。得尤西堂、王山史、劉文正、畢秋帆字條。前年所得元本豫章別集。王梅溪集。明本亦在此肆。黃殘裝之王全不足奇。見同鄉趙孚民大令。出所得世祖賜某侍郎御筆畫一。觸手如新。又劉公幾所記蕭劉閣帖七册。非世間所有。

見毛子靜。李雲生。毛出所得十年宅陽一劍見示。極佳。此與古鍼、古匋、古幣皆同時。壽文知之。蘇佑言有唐墓志五六。價廉而不能購。且不便車行。李說一候補人某。藏有唐志五十餘種。不過數金一石。余亦好之。不能購。且萬不能聲致京師。須數十大車也。是甫驎一志在內。此魏志也。毛李同說謝家一敦。已攜入京師。尚有一底蓋。全者在候補官韓家。韓乃芝孫本家。有物許多。又扶風令孫氏。有一敦。字極多。未見拓本。另一器也。陝西銅泉范。泥范之精者。不暇收。太多也。又一寓公某家。有一大壺。字在口。謝佑在川曾言之。此行送女。又將冬令。行囊不給。又悤悤數日便去。不及物色。然天下之地。青齊一帶河陝至漢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過輒流連。不忍去。東坡說峨山風物可愬。此語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亦安得腰纏十萬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得泥封戟國大行印文一。可補漢志及各家收藏之缺。得執法譏其印五字一。皆舊譜所無。餘不數。

過廣元。見金輪石象。唐武后也。過馬嵬。忽夢太真。黃病高顴。以青巾扎額。侍者內官黑驎。與人間所傳異。此夢語。然甚真切。

過河南府。有方佑言李紳家有書廿箱。字畫廿箱。一氣出售。此則耳娛之矣。得一玉含蟬。與漢印二。盧恆

豐京貨鋪前老濰之毛佑。文叔無一物攜來。一鼎新出。止六七字。皆剔壞。不准拓。索價二百金。

過龍門。兩山夾水。即石鑿佛。凡億萬身。文字累累。嚮所見拓本。萬分之一耳。入目即一延昌像記。向無人拓。於是望洋而歎。安得挾之以來。

到陳州。時丁少山爲仲飴親家。校刻子苾丈搨古錄。見吳氏裝册款識。及宋元人札。及他書畫皆精絕。嫁事畢。將去與少工及家兄知仲謁太吳陵。百年前。先太常祭告奉使之地也。多古專。

此次過陝。從孫佑手恰得序布。直甚廉。十布全。至此蓄志二十年。惟有極精有極濫者。然皆真品也。

此中如在川所得漢殘餞。枚旁綫畫象。若武梁祠者。唐小銅碑。及西番觀音咒銅飾。我西壩出。使琉球。得佳紙。阮文達刻王識初成印。以此紙復贈我西壩。本皆劇品。不具數。

山東專甸多。陝西銅器多。皆亦多。不及細檢。河南特悤悤一過耳。四川止獨錢。宋錢。錢多。明刻書亦常有之。之崇一山。遙遙在目。刻刻在心。

此中所言各物。皆爲詳。然卷第缺數。亦記不清。悤悤到此。不及三月。日日作千祿字書諸物。堆積尚未發篋。故記者便說之耳。

師舟行閱來。請以草紙批答之。交小史。亦釘爲一本寄之何如。到家事大且煩。便不及此。或日後廬中批寄之。亦以所見即示之。不敢上擬論孟。亦河汾中說也。使後百餘年好古者得之。當奉爲圭璧。未悲吾師以爲然否。

前塵夢影錄

徐康撰

標生也晚。年十六七時。曾見盧叟於元妙觀世經堂書肆中。聞述訪古源流。皆非尋常骨董家數以後。出游離鄉井。不能時見叟。然未嘗忘一日也。戊子歸里。與令子翰卿習與論收藏。如讀清祕藏。益歎家學之不可及。未幾。聞叟已歸道山。訪問遺事。潘笏香處士萬爲余言。有前塵夢影錄在。匆匆七八年。始介笏香問翰卿乞得副本。讀而刻之。仍如對叟坐於元妙書肆也。書肆爲湖州侯念椿所設。侯年亦六七十。目視各家藏書興廢。分別宋元槧刻校鈔源流。如辨毫釐。嘗稱之曰。今之錢聽默。曾屬其將數十年來藏書見聞雜寫一册。亦吾鄉掌故也。方今事事崇新學。而於金石書畫圖籍。一切好古之事。恐二十年後無有知之者矣。可慨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元和江標記於耒陽舟中。

余同鄉吳苕雋。嘗言徐子晉先生精鑒賞。金石書畫。到手皆能別其眞贋。蓋今日之宋商邱也。令子翰卿與余舊。出睎先生前塵夢影錄。於所見文房珍品一一論說。并著其究竟。誠致古家之指南。後來者之龜鑑矣。余雖目如盲。無能爲役。劫前藏弆。都付一炬。讀先生書。不勝浮居三宿之感。

光緒戊子春三月歸安楊峴。

從來著述之道，致證爲難，致證之學，圖譜爲難，苟非目擊古今之法物名蹟，末由而品題之也。齊梁間陶隱居有刀劍錄，庾肩吾有書錄，各有專門，不相沿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舜欽文房四譜，已不得數十則，牽連及文房紙研法書名畫書籍，憶昔在道光壬辰冬，於破書堆中，買不全書影二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著書癖性，即於是年始，後致因樹屋叢名爲楪園，先生在請室中，庭有大樹，隨筆記憶，而無倫類，以攜無編籍可稽覈也。余於先生無能爲役，然隨憶隨錄，則同前塵夢影，老耄凋謬，無可質證矣。

光緒乙酉年上巳節，竊叟徐康識，時年七十二

敦園主人，劇記所見古今險巇，卒卒數暇，客夏，養疴虞陽鄭山樓，地鄰北郭，几研無俗塵擾，遂日憶疏錄，隱居有刀劍錄，庾肩吾有書錄，各有專門，不相沿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舜欽文房四譜，已不名一體，趙袁州洞天清錄，門類尤多，羅列衆目，凡皆眞知灼見，不爲嚮壁虛造之談，識大識小，具有源流，誠鑒古家之指南矣。吳郡徐君子晉，博雅耆古，世稱岐黃，尤工篆隸，凡書籍字畫，古器奇珍，一入其目，眞贋立辨，蓋閱歷深也。咸豐初，幕游來虞，解后書肆，論文讀藝，過從遂密，庚申後，遇諸滬上，各遭寇難，相顧更生，維時古籍淪亡，而君則拾遺補罅，甄別尤精，三十年來，遂成名宿，雖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介子文孫，森森玉立，清閒之福，如君者，亦所罕遇，己丙戊暮春，來主花田，趙君家追念舊游，顯顯猶在心目，因出前塵夢影錄一編示余，曰，壯歲得周櫟園書影殘帙，因仿其意，追憶劫前所見文房珍品，以類相從，著爲論說，以示來茲，嗟乎，三吳爲文物之邦，戡經劫火，古物毒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留影子，余與皆翁，以浩劫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

光緒十有二年三月十九日，婁好茂叟李芝綬。

前塵夢影錄卷上

清　吳徐　康子晉撰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背宣德四年。下竹雕過。通體黝黑。隱隱有嫩金絲點。握於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三百年矣。而無一豪拆裂紋。

明初查文通墨一挺。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鏞易去。

不是墨、海陽汪氏藏。無年代。莽員式。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賀。即邢自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

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贊。破漆匣。計十二挺。背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

周櫟園大牛舌墨。面書櫟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製。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閶禮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有闌。旁注門人吳閶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

後讀紅豆集。知吳氏昆仲皆歙產。集中有秋水閣記。

蘇齋詩境墨。面縮橅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字陰文。下署草溪款。

漁洋山人墨。面蹙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商邱宋牧仲犀墨一挺。面濟德堂。旁雙龍文。撫吳時。多惠政。仁廟南巡。御題濟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而盡折枝山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山花詩五絕二十首。皆載山中土俗之名。不見於羣芳譜。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庵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秦功小方印。

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曰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歙人。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卽墨之吉貨。稍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許。正面蟬蘚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于魯。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蟬蘚閣。卽秋史讀書室名。

黃小松墨。莽員式。正小篆。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五錢。

曆琴陽墨。長方。員首足。面琴塢書。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壬心農居士製。得明李阿膠一巨匱。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尚書吟詩之墨。莽員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叟袁枚製。一曰思元主人吟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叟袁枚恭製。它人爲豫邸世子。一曰敬齋相公吟詩之墨。背倉山叟袁枚製。長方式。員首。一曰雨谿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保一曰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豐額。背皆書隨園叟袁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而闌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黃心齋國參云。隨園廣交游。內自王侯。外至封圻。倘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豫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種。劫後更爲希覯。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眞同泥凶。最爲鴛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面同上。重一兩。道光八九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別駕於試硯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册。菊香膏四筹。歙硯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

冬心先生墨。牘者最多。眞者余僅見大半段。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面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極肥。約重七錢。

朔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員首有邊。上一孔。洞穿可佩。面曰祉文。下做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

字。惜作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奥去墨。拭得之海寧查氏。向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東倭器式。木胎中粘白紙。有吳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重。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程晉田自磨墨面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晉田名 振甲。爲名進士。歙人。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閱。因自號晉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標按、程字未庵。好收藏金石。余刻有木庵藏器目。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面篆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塼裂。

曹素功休寧墨。工纖程方。而遇於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衍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郭。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子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於皖於吳門。嘗在乾隆年間。余嘗搨舊所得者眎之云。此種康熙時制作。今不復此種煙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欲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黃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睿賞。有以哉。

孫古雲墨。面五千雉。背古雲品定。背手書。重五錢。

陳鼎生墨。面柳榆仙館。背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絕。曼生詩蓋。其女夫趙闇友校刊。竹册裝。錢。仿宋體寫。亦古雅。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漆邊。長方。雲龍文。下爲波濤。背陽文。按文敏即文正公 振鐸 尊人。

彭文勤公墨。亦巨挺。

王味隣精於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面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隣官箴以墨敗。而選煙頗佳。曾刻類帖八大册。假尚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嘉胎子名煙。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蓉兒。姝麗。妙解音律。嘉胎翁爲之著蘭山雜言。惜蚤世。榆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面秋蓉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凌嫌顛倒。秋蓉本是歸腸花。重五錢。錢梅溪壽趙吳興體。曾爲成邨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爲武爲十爵。王曾錄金塗塔。翁因選隨園仕料。作金塗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面金塗塔三篆字。背□□世孫泳仿製。

高麗墨。六面塗漆。面有翰林風月四篆字。隱起。製在屯江。購得一挺。係海舶帶來者。質甚廉。試之。殆若土炭。視質稍細者。磨試即損。不必大小西洞石也。然樊榭謝趙功于惠高麗墨詩。仿山谷體。敦質不盜。注中亦翰林風月篆文正同。蓋樊榭於六法。不甚留意。故詩箋尺牘。留傳絕少。殆以此墨。遠來方物。未嘗一試耳。按國初享重名。而不善書者。爲漁洋山人。每令門下士陳子文 奏淮 林吉人 佑 捉刀。乾隆時。有馬樊榭

及金進士 頌堂 袁大令 枚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踰麋。中於東瀛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各國繪畫。細若毫芒。係領帑而造。前敍後跋。悉其國中名流。書法多學宋代蘇黃米蔡四家。首列鎮庫墨一巨挺。長尺有奇。圓是縮本。儼然一碑。墨工松井氏。余曾得松井書松一小屏。松兩株。一濃一淡。用高麗紙裝池。國中制作。流入洋舶而來。墨編中紀元曰文化。考吾妻鏡及翁海邨袖編。大約在中國乾隆時。標按文化元年甲子。當嘉慶九年。十四年丁卯。故元當嘉慶二年。見和漢年契。墨皆貼金。證之譜相合。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闌漆邊。極光潤。一曰蓬瀛者。渡江像。無邊。貼金。一落花流水。亦無邊。貼金。兩面波浪文。一有花朵。背五言詩一句。字陽文。塗漆。一狹長。有三寸餘。狹漆邊。貼金。而字極纖細。試之有光澤。遠勝中華。墨工手段。真一點如漆者。又購得四五挺。亦漆邊。滿貼金。文多不能追憶矣。濁墨者云。墨皆藏於百一山房孫文靖 士毅 家。故物也。按文靖有文房之癖。嘗得石子。各有題品。適得百一之數。因名其齋。標在京師琉璃廠肆見。日本多賀城碑墨一錠。已磨去下半。蓋碑爲日本最古之刻。故模作墨出。後幸日本勘之。碑尚有拓本。則無知之者矣。

張長人仁 熙 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篤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村手民。和傳宋在黃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於一處。名曰雪堂義墨。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各家墨椎碎和膠重搗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蟫藻閣覓有再和墨。標按再和墨有御製者。金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大約有墨譜十六巨册。前題後跋。皆有聞於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吳左千居多。琱鏤之精。爲萬曆時稱絕作。因彩友方于魯遺元負心册。後附中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雇于魯。然于魯亦以窮墨起家。中山狼傳。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麗此傳。故傳世者絕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證程方二家。不加品藻。以其製肆不足珍貴。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內者。皆名流託舶。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悅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爲雁品之最下者。

歙氏爲大員墨。約重斤許。漆邊。而縮攙爲篆。全文陽識。背楷書歙氏爲三字。爲傳藏已乎。結家。隱晦。故縮攙篆文。絲豪不爽。劫後見之。皆荒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爲人購去。已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於邦江者。汪容甫中有別傳。極推重之。標見鮑廷爵。銅鼓齋。字德模。歙氏。盤龍。即今藏鼓。歙汪璐。字鳴鑾。師道。

陸友仁著墨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前唐兩宋有元諸墨。今無存於世者。

宋觀瞽 恩仁 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詠將偏。杜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員墨。重五錢。漆身液金。又自爲生壙。有墳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面刻墳旁山水。品題之。

背有贊。約五錢弱。

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齋。而料亦佳。面背皆時齋自書。按時齋爲汪文端公之子。名承霈。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員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子某月。烏衣玉玦。隸書。而王鶴舟、謝[illegible]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貂煙。重五錢。易銀五錢。

老友黃秋士、婁邑小蒸里人。道光中業游吳門。爲陶文毅公幕所知。善山水、工人物。拉詩書畫三絕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給圖鐫石。嵌於聽松廊壁。又畫竹幽圖。石銑圖。同時鐫刻。秋士挾其技於吳門。設顏料印泥箋絹。列肆於門廊。後爲畫室。名花瓷器。業几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嘗飭工製墨。一曰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曰衍波閣選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許。劫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樸園先生嘗嗜墨。萬柳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詩其事。製賦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嘗徵人刻印作贄。著有印人傳。讀畫錄兩種行世。

墨表上下兩卷。不中名士戴松門光曾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挺注分兩長員方橢各式。惟國初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堂墨品所記。詳盡多矣。此表於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凱同遊西冷所得。次柳爲白也。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採。郡中諸人所藏。大率歸之。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爲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瀏江。旋遭兵劫。歿於寧紹差次。嘗於申江晤其弟楷。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面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背面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閣牛舌墨二挺。與廉前所得一模。又有兕觥歸趙墨。正面列兕觥形。陳於几。背面乾隆某年製。亦難得者。樸按次公者乃蕭熱。擅次侯先生所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面陽文。壽山福海。背面順治某年製。元有朱萬初墨。邵安父與萬初帖云。深山齋居。鑑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雪世。擣治之。斫楓肪。擣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字與禪也。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倣爲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休寧汪近聖總督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間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劫後惟胡開文盛行。徽嫁用膠過重。近有績開詹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既不佳。且有一面多心款。一面方于魯造。冒昧從事。皆爲墨者笑談。

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對客思將池上筆。練裝紅葉不堪書。此唐鮑溶寄王瑀侍御求蜀牋詩。因知蜀牋著名。不獨薛濤一井也。

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價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宣德貢箋皆有宣德五年造。紫蠟紙印。又有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箋紙。九百山陰何敢望。澄心百幅亦應難。從今稻變歐梅例。一首詩須博一番。歐陽文忠以澄心紙百幅贈梅聖俞。俞有詩。東坡有句。詩老飯空不一留。百番皆作百金數之句。上兩詩。見養初自敬業堂集。風趣可想。

咸豐三年夏。於茶肆見一人攜一長匣至。啓之。紙素紙一幅。長八尺。闊五尺餘。潔而甚薄。堅韌異於常紙。紙角有仿澄心堂製五字。不識年代。殆貢餘之紙耶。標有藍綫小粉箋方尺餘。上有描金山水及花卉。極工。角上印乾隆年仿澄心堂造。小隸書朱印。素紙當亦同時所造。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南巡駐蹕時。獻之。蒙綺錦之賜。標在粵東曾見之。還連知大幅。無首尾。藏上有綿草。並邪。端重。幾上有御賜印記。

老友陳柏君大令。酷耆古本類帖。而不喜碑。且手能裝池。有來老之風。曾覓得康熙年間關鎮羅文紙數頁。周圍暗花邊。皆六尺疋。託杭城造箋紙良工王誠之爲之。加椎染色。同於古製。誠之云。今僅有夾簾羅文紙料知小。皆出於竹簾。闊簾乃鋼綫織成。久已斷墮。無人織作。咸豐初左青士寓袁江時。於一紙鋪。覓得大羅文紙五十餘幅。皆闊簾所製。此鋪尚是乾隆初開設。每年售此紙僅二三幅。故貶價全數歸之青士。余曾乞得一紙。質頗厚。可揭開。椎拓碑帖。因未經椎染也。庚申冬在申江書肆。得仿宋詩人王屑一部。所襯皆闊羅文。副葉亦用宋紅筋羅文。質薄而韌。更勝闊簾多矣。今問之紙店。無有知之者。

髮箋、海苔箋。高麗最擅名。每見董文敏所書鏡面扇紙。瑩白如玉。以之揮灑柔翰。至今墨彩如新。國初諸家。尚有書此紙者。今所買大率蠶蠶者多。讀不如日本制作。聞前明每以上用之紙。頒賜侍從。至宣德朝有五色雲龍箋。兩面磨蠟。最佳。非今之蠟箋。觸手即碎者可比。曾見李文正東陽奉使交趾。修造孔廟。途中紀事詩紙五段。用篆隸草行眞五體。大約紙亦六尺疋。惟手卷極高。後有孫高陽、承宗錢蒙叟、謙益翟忠宜式耜三跋。李詩載懷麓堂集。孫爲文正門生。蒙叟乃高陽門生。忠宜又爲蒙叟門生。四世聚於一卷。可謂藝林韻事。惟後之題者。每不滿於蒙叟。殆欲以人廢言耶。

盧白齋紙。宜書不宜畫。許氏因梁山舟而設此。其店友王誠之所說。雲間鞠松華等製粉箋。於純廟南巡時。經進。特蒙拳賞。嗣後每年辦例貢於華婁兩邑。支領工價。每次約七百餘金。余遊婁幕時。尚見鞠氏支領紙價。而紙質工料俱極不堪。有名無實。徒靡費錢糧而已。

曝書亭集。敬業堂集。均有造紙水碓聯句。形容制造極其詳明。

均初家有藏經紙一卷。計五幅。中有朱文楷書印記曰法喜大藏。盤張未經揭過。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毫，類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淳，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毫，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絕，至道光時，有李覆齋能作卷心，大可作蠟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爲最佳，善作紫狼毫，顧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蓉仙，陸之後有池玉書，嘗云，覆齋深得古法，以紫豪而兼羊穎，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豪，墨瀋淋漓，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惕甫用濃墨，王曰，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齊則波勢，有馮管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泥，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按誠懸所說，尚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王海日先生華澄泥太硯，質鱗肚黃色，四方形，徑尺，中起員臺，四周礱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背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沿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爲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鬚閣大硯，潘禹黎美周，鑾球故物，頂側篆書蓮鬚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院，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粵東名士，邗江影園雅集，各賦黃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爲牡丹狀元。

十硯齋主人黃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爲十硯之一，後於吳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員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背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黃任，咸豐己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稜棱，天然形，而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面微窪，以受墨瀋，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瑗十字，此十硯之甲品，雖顏賦理，拙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硯，背傳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嶇，水波微雲，各極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吳門顧二娘製，篆書，此硯爲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遇大番廉，將半截，莘田付任高要四會，正開阮采石，故所購獨多，能官後，攜至吳門，佳石多付顧二娘手琢，而自爲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一寸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見隨園詩話，同時蘇江陳星門兆崙亦有詩貽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其詩註中引顧二娘逸事云，能以纖足踹機軸之繩，即知石之美惡，古人有履絲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眞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未幾板片散失，閩人爲之重刻，且箋釋之，閩，不冥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檣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蓄硯，以熊開府文燦所開石爲最，次則耿藩所開，一云俞穆，按熊在明末，尚潘劍於康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說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吳繩年官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嘉淦官肇羅道，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搏食犬豕，日夕守臥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源璋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潤董其事，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爲作端溪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肇慶府廣玉開阮，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塊，廣有開阮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雇役屏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寶保巡撫粵，謫歲餘，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竅，吳石華蘭暉日邃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璋官粵久，頗知各阮石質，哲翁秋舫載奎曰，方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黃秋士繪，寄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棱子式，致瑰清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中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盧阮，殆覩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劫中見一硯，蒼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綃，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爲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累日。

米南宮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歙縣羅紋，今好古家，尚有藏弆者，若水阮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歙石，是爲采石之始祖，附識於此，袁簾舫曾置家藏其先穆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册題咏不少，余辟兵中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爲元靜春居士一爲清容老人及明袁數物，元硯乃澄泥黃色，明硯則山石皁陂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爲文房揮灑之用，○按劫後五硯尚存，近爲吾鄉潘秋谷所得。

石田大硯，天然形，向在白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爲上官齮齕，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絕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國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閶門，不但古雲一支，止有孤寡，即資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從橫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太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買石田資，不得已脫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爲盡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時傳爲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愍有齡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落矣，硯正面并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從不示友，其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鳧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之號歟。

鶴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爲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摹北宋搨十鼓文，石質乃明水阮絕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內經，兄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覓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甕，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鄉黃泥層一帶，皆種水蜜桃，而顧氏巨桃久絕。

鶴山翁善書，能琴，於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盧阮，大小計百枚，皆有青花，築百花庵以庋之，其最愜心者，盧一枚如掌大，以烏角沈香製匣，眞翁山所品水舫也，其藏漢雁足鐙處，曰西漢金

鐙之室。嘗集乾嘉以來題詠。彙刻一編。名謨建昭雁足鐙。攷按此器。自王蘭泉侍郎親得之西安。後歸孫淵如觀察。星衍久度吳門虎邱孫武子祠。淵翁應出之子子明。爲吾吳石琢堂廉使韞玉愛增。道光中葉。器在石氏待售。紫山以百廿金得之。咸豐五年。歸之王寶軒中丞。有齋閒今尚在閩中。其他詩刻如米南宮書向太后挽詞。小楷。乃世間絕無僅有墨寶。尾有思翁題本字稍大。後有眉公跋皆墨跡。并以明人刻石。拓本同裝。思翁臨閣帖十册。亦眞迹。南田尺牘二本。故七鄉瑞舊藏。又宋拓褧本閣亭孫退谷家藏肥本。已歸之天府。又宋搨紹興米帖兩册。與海寧蔣生沐家所藏。爲一時匹蟾。按南宋紹興時。以內府所藏南宮眞迹。及士大夫家皮藏者。句摹上石。其有八册。傳世者祇有此四册。蔣徐兩家。倩名手何衣谷翻刻。雖形模畢肖。而神氣失之遠矣。徐本後爲上海備兵黃芳購去。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朵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爲絹貼。入水不沈。研面一瓶形。背刻銘十六字。下書巎巎子山研。皆黃黑色。澄泥不甚佳。中裝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自邗江來。曾寓吳門半月。太守善指書長幅大幅。皆粘紙於牆。爲之免起。落合人不敢譚視。署款亦懸筆以書。眞奇才也。太守爲山陰人。其弟曾爲江右太守。以就嗜於煙。能官。帥因作說海傳。傳奇刻之。余時學書。遂以子山研及舊拓殷若靈題名爲贄。李申耆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師走治。百廢具舉。其親家爲吳江吳山子。育翁邀之同往。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訛爲琉璃王。臺已久塡。碎甎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欲之大中研材。小者陶其形。篆作印章。大小不等。山翁能自琢。佳者。申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童攜具。檢歸。後甄印盡爲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式金。陳與余爲舊交。曾拓以見餉。山翁爲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曹秋舫丈所藏商周鐘鼎彝器。有七十五種。刻吉金圖石刻以行世。惜款識未據拓本摹入。後盡數歸於張雲巖。張傾以五千金。事在咸豐初。至庚申、粵寇陷吳。張奏家遠遁。所藏諸器。俱爲人擄取。至蘇市求售。其鎮座匣極精美。城復後。吳平齋郡伯。得周齊侯鼎一器。此鼎較阮氏所藏完好。洵堪寶貴。後又續得周衍侯中鼎。同置一室。署名爲兩鼎軒。志喜也。秦二世銅權。并闕形。周圍刻兩世詔文。頂刻大魏二字。按大魏。後漢晉郡國志。河南尹密邑有大魏山。注曰。大魏之山。其陰多鐵。多美堊。有草焉。狀如苦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藨。又黃帝大行記。有大傀山在密邑。傀同魏。器高二寸。下廣一寸二分。上廣一寸一分八。面頂至二寸八分。重淸平六十兩。厚五分半。秦權見之著錄家多矣。此并闕形、則絕無而僅有也。因詳記之。標按、此權今藏吳淞費中丞家。

秦權最小而完善者。以次公所藏爲第一。絕大者。以吳淸卿副憲新得者爲第一。小權乃始皇詔書。尤可寶貴。

趙氏美陽權詔兩代。去年所見井闌大權亦兩詔。亦淸卿新得者。其餘權量度。詔版大小不一。眞一時器

爾。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眉生觀察遺秋先生。異論物表師錄趙氏以此爲饋遂歸吾山樵。

癡鶴錄水搨本。首有鶴壽不知其紀也。有序等字。吳西村璟舊藏。後歸畢澗蒹。璟次公於劫中在申江得之。後因晉豫奇災。遂以此帖與美陽權同售於沈仲復先生。乘成得價五百金。用以助賑。亦盛德事也。

仙壺係長柄胡盧。屈曲盤結。人功所造。同於天生成者。道光初年。吳靜軒以三十金得之。裝潢高供。遂自號仙壺。靜軒家素封。酷耆金石。所交老輩。有趙晉齋、楊龍石、徐問渠、江秬香諸君。其弟介人喜歌曲。曾於虎阜下塘斟酌橋邊。築長廊水榭。每春秋佳日。遊船燈舫。皆集於其傍。乞趙次閑顏其室曰蘋香水榭。他痕迹。靜軒則所購金石彝器法書名畫。尚羅列可玩。性情曠達。絕不以貧富介懷。自遭大劫。收藏星散。仙壺亦莫可蹤迹。同治初元。余旅居申江。梁溪鄒禹屏攜一壺盧來品評。余一見即知爲吳氏舊藏原物。因底及座。皆有靜軒銘。心珍賞。小印王石香師鐵筆也。禹屏向就錢穀席。亦頗知醫。聞甲子春仲卒於滬濱。仙壺一物。不知又歸誰氏矣。

仁廟初。玉器尚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遂仲詩眎。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爲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臂間解下出示。押止寸餘高。紐爲塔形。上頂珠級模棱。製極渾朴。下回字。滿身紅白牛毛紋。眞尤物也。余遂劫在申江。知此押復爲紫垣所得。重一把玩。遂給三四紙以歸。押尚完好。惜頂上玉珠微損耳。後歸汪鑑齋翁藏珍藏。

又漢玉印。一黃一白。黃色者爲牛紐。白色者爲豬紐。均鐫生肖。乃一對也。董曲園云。係唐時某公主生肖。攷據作某書。今忘之矣。二印始付質於汪秉齋處兩次。輒賒欠。後秉齋在滬。但見白色豬紐者一印。遂厚價歸。惜黃色者。不知在何處也。

薛鎬鼎款識。本宋刻石本。余所見乃明人鈔本。及萬歷時。宗室中尉。從石本復刊。阮文達撫浙時。得舊鈔本。因令陳仲魚鱣、趙次閑之琛作釋。高爽泉塏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鬱森。遠不及稽古齋款識。據拓本摹刻者。嗣爲學甘。始見朱刻本。大悔。余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發惠集事。文達意興亦衰。否則粵東西梨棗本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爲而不爲。書之顯晦。非有數耶。標見宋石鼓拓本於吳愙齋中丞家。若以此翻刻。更將朱本。朱本余亦有之。鐫版耳。

嗣南原家藏有九字齊刀。本石芝泉所藏。後歸藝海樓。李竹朋太守赴江州府任時。舟過吳門。必欲得之而不果。歸於庚申大刼。

咸豐四年夏。有人從金陵鄉間來。攜古甎一由。云得於城中甘氏。甎四面有邊綫。長、工部營造尺一尺五寸。闊六寸餘。厚寸八九分。黝蒼色。陽文曰。二年某月日云造。約十四五字。麻布紋。堅不受刀。外有紅木

巨匣。六面刻字。匣面記某於乾隆□年得之西安。餘五面。皆乾隆末攷古家案定爲漢武末有建元時塼塤也。索買卅金。許珊翁、韓履翁皆賞識品甄。以議直不果。曾邀李錦鴻在舍椎拓全文。并匣上題記而還之。廣州郡樓置元鄉守敞所鑄銅壺滴漏。乾隆末葉。袁蘭邨樞郡篆。隨園老人以望八高年乘興至粵。登譙樓觀此壺。有七古一章。詞暢義賅。足資考證。惜於道光中以燒捉洋藥。爲外國人取此壺去。數百年名物。失去無蹤。吁。標按此壺尚存余至粵曾至雙門底親見之

余嘗得牙牌。長七寸。一面答應長隨。一面嚴肅。胡廬式。側有忠字第□號。又一牌曰錦衣衛。長方式。又一種曰尚衣局。皆在中江時所購。刻前在韓履翁處見一牙牌長五寸餘。一面御前答應。一面嚴肅。按答應長隨爲官者。見職官志。御前答應職官志所未載。又於平望凌氏見唐銅牌二種。一曰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曰得入第幾重門。又見銅牌一件。長圓式。約三寸有奇。頂上有眼。一面橫刻豹字。陸百貳拾伍號。下刻豹形。一面隨駕蒼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按此乃明武宗時所製。備豹房扈蹕之士佩用。標蘇有豹字攷伯伍拾伍號一牌。又有虎牌同式。一面寫牌二篆字。有龍字。伍千壹伯貳拾壹號。左出京不用。皆陽文楷書。一面楷書御馬監隨駕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皆武宗時物。又藏一牌。約四寸餘。一面大楷書令字。一面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篆字四行。文楷邊塡字肆伯陸拾柒號。在兩行之邊。爲建文時物。

唐王瓚傳。漢以來。非者皆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錢爲鬼事。焚紙錢昉於漢世。瘞錢唐代因之。故有寒食野祭焚紙錢詩句。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瑛始。又就日錄。咸豐初年。九頭山側。土人於古墓坍倒處。掘得瘞錢一盒。約數千。悉宋孝建四銖錢。

道光末。賀大令 瑞麟 任錫山邑篆時。土人於沿塘岸側。得銀定數枚。狀則如龜。久爲泥土所鬱。色則如漆。爲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爲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定一事。定勝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 云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文寄惠。今藏其子碩庭處。

定遠方子聽大令 濬蓮 能官回籍後。得金兩定。約濬幾錢。山中。嘗創地所拾。金爲五金之長。久蘊不生衣。長不及衣。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爲楚地。爰卽鍰之省。豈金作贖刑罰鍰耶。子聽爲之引證經史。撰致一篇。茲不備錄。

余曾見漢甎一。麻布紋。上有功曹傳送壽貴六字。字極古。亦前人壙中甎也。初見時不解所刻何謂。後閱六壬書十二支神。各有別名。寅曰功曹。申曰傳送。方悟此甎雖有六字。實則寅申壽貴四字耳。

唐林緯乾藻深慰帖刻石。石不甚厚。較今之書條石十分之四。而上下甚高。六面礱鑿。質堅細膩。帶青色。扣之作金聲。尾祇有收藏印數方。刻工刀直下。與今之敲刀挺刀不同。其宋刻也。壽階嘗以香墨山淡而濃。椎拓至七次。以餉友朋之好古者。後此石歸揚州江氏。價值三百金。壽階不甚願也。道光壬辰歲。得交壽階之壻貝簡翁爲余言之。並以常時精拓一紙見餉。越十年。泉唐惠秋韶 兆壬 僑吳。喜金石。儲著閣帖類帖。因出林帖相賞云。自來類帖所刻。無出五硯樓 城 石者。其時 長男觀 從惠游。遂以此精拓一紙贈之。

後蘇衡山題跋於趙氏舊山樓有云。林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安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本內臣。習學士承旨邵亨貞 復 偕陸人。寓華亭。袁子英 華 崑山人。明初郡學訓導。張子宣 遠 長洲人。終宣課大使。諸跋。謂此帖卽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小璽二。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賜收先朝書。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卽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翦去前人題語。此帖或經曾龍之手。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家藏也。張仲壽所題。亦云曾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舊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後歸吳江史明古。繼轉爲吾師匏庵先生所得。故余數獲觀焉。按衡山題跋。備有鈔本。於趙氏舊山樓見之。其記林蘭深慰帖極詳。附錄於此。

曹秋舫丈藏味古齋餘帖石刻。皆陳葦汀 墉 句撫上石。後家落。乃售於曹。聞粵寇據城。改築盤門。以古金圓餘帖石片。砌城牆垛。此與明人以關帖木板。改作馬槽何異。洵可慨也。標按吉金圖今日本有翻刻本極精

蘇米齋蘭亭攷。纂輯三十年始付刊。而摹本蘭亭未見。宋游丞相所藏宋拓十種。蘭亭亦未見。游本今爲海寧蔣生沐 熙 偁何衣谷翻刻。所刻石尚在。

黃煉如南原收藏漢碑最多。皆著隸辨一書。千碑一律。不及隸篇遠甚。後盡歸彭氏。先叔鴻寶公與煉如山翁弟交。嘗假各種帖臨摹。古色輝面。瓷青籤泥金題識。皆二林先生手跋。有明初拓本。中明拓本。皆爲罕見。標按各拓本今尚在彭氏原裝未拆。曾向子嘉月部借觀。亦未能撰平精之品。

平原平復帖墨蹟。向在眞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刻秋碧堂帖。用以壓卷。至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於朝。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原王珣。皆東晉後葉也。眞蹟後賜成邸。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統爲成邸壻。皆綢繆雙鉤一本。適祁文端公 寯藻 任江南學使。隨付此鉤本。囑其覓良工精刻。學使轉託李申耆山長堂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樂刻。奚翅天壤。蓋平原眞蹟。全用禿筆。純是枯鋒。新刻光潤全失。其眞秋碧堂帖共八册。世間尚有可復拔也。吳荷屋中丞有帖跋。余未之見。毛憶香師 懷 帖考。曾於藝海塵見之。皆鈔本。近惠秋翁 兆壬 集古今類帖。編次成四卷。手寫四巨册。搜羅宏富。足資攷證。今在虞山翁吉卿處。以視閒者軒帖攷。寥寥數葉。不可同日而語矣。

嘉興程蘭川司馬。余畏友也。前寄次吳門時。朝夕相聚。出示宋拓絳帖殘本三四册。卽庚子消夏記中所錄者。每卷有朱筆小字。退谷翁手蹟也。蘭川悉心排比。著絳帖攷。及南郡帖攷兩書。庭本撤權。案江寧北捕別駕所藏宋拓碑帖。及兩書稿本。皆攜以赴任。癸丑年。江寧城陷。蘭川殉節。珍庋各件。悉燬於兵。惜哉。當道以忠義奏聞。得旨贈知府銜。恩蔭如例。○按聚珍本絳帖攷。有朱竹垞跋語。亦殘本也。金竹垞絳帖釋文六卷。鈔本。舊爲張叔未所藏。余於蘭川案頭見之。亦曾假錄。於刼中失去。

越州石氏帖目有唐白文公小楷備載二十七種之目見中興館閣續錄宋陳騤余在申江得汪氏藝芸書舍藏本乃明人手鈔後爲均初易去世不多見之書也

槎客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客宜興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搨氈蠟剔蘚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摹其文絲豪不苟可謂極豁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塼埴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眞非易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刼有飛鳧入結伴至其家捆載至申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槎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册等可得厚値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蕉翁得南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軼野史數册

方南堂徵君題聖教序詩黃金裝甲鎧虎賁王孟津按聖教序明翻本有三一爲裴申錄一爲王孟津一爲吳周生蘇齋云成化以前碑未斷吳周生本有董思翁題跋見容臺集徵君題九成宮碑詩作僞吳兒拙形模似轉非是書皆尖瘦此帖獨爭肥字減求貞書碑變說脊威句謂秦版也按瑯琊先生題跋云當時以北宋精拓本鉤摹入石秦氏爲故家大族家多宋板書籍用書之眉頭以程方墨椎拓即裝池紙絹錦等亦皆舊藏故可亂眞

余曾得董文敏小楷書臨聖教後序有款無印後有錢魯斯兩跋亦有款無圖記僞寫申江時得元俞紫芝蘭亭眞迹用藏經紙書後有跋筆法章草向藏項氏天籟閣有子京款識一行半又有夢樓書楷跋無印記

濟熙修內司官帖尾行濟熙十二年乙巳九月十一日初自老人得此帖有詩見集中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樵刻上石又曹昭格古要論云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樵刻上石皆誤

嘉定邑令趙北風曾葉陽名士曾刻人帖一册專取葉陽一邑忠臣孝子名流法書皆從墨本句摹上石一時名重藝林同聲稱賞越數十年楚北周春田郡侯鑿以名滬士守吳郡亦刻人帖徧搜刻者忠臣孝子雜墨貪多務得或有爲其名重從類帖中轉摹上石者傳面不精脫本甚多較之趙君所刻誠天壤矣刼後周刻人帖石多散棄四合肥蒯子范大令德模宰長洲多方搜覓覓得完全分庋半江書院廳事壁中亦風雅之一端也

貝簡翁刻千墨庵帖寶版集帖皆元明眞迹句摹上石刻手爲喬鐵厂方雲常皆用擬刀法以善刻齊名余前購諸墨亦師貝翁之意取其最遠者然古墨流傳絕少至遠者不過明初若墨史所載從未見過也

錢竹汀宮詹墓志伊墨卿書武虛谷墓志蘇齋書金文節松士墓志紀文達公撰文蘇齋書曹黃門鴻勳墓志朱文正公撰文亦蘇齋書此四種均選工精刻不爽毫髮向俱藏於某權要家識者比之爲半間堂乃石入權門甫逾兩載冰山忽傾舊物沒其家碑始椎拓傳世

余年十九負笈讀書曬東因得追隨諸老輩在川學齋黃次歐翁出明萬歷時初搨曹全碑并裨陰後有顧南原彭尺木兩跋按南原作隸辨所蓄漢魏碑皆明搨致佳本共三十餘種後悉歸之尺木先生余獲

交其子仲山丈曾假曹全碑端午數日乃兵燹後訪其消息亦罹庚申之刼矣

舊藏冬心翁著作最富其自序一卷用宋紙方程古墨蠟煤研印每半葉四行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丁鈍丁手書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槧雖在鐙下讀之墨采亦奕奕動人餘如三體詩畫竹畫梅畫馬自寫頂畫佛共題記五種皆以宋紅筋羅文牋研印詩集繪集研銘用貢紙古墨刷印皆墨筌作藻面狹鐵脊所未見者自度曲一卷而已標亦見冬心翁用宋硯印所著書跋與爲宋所及者墨色輝光亮耳

仁齋直指狹行細字明初刊本二十册半字本則稍後在申明時

周府補珍方正統十年民間熊宗立刊黑口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册乾隆朝士人沿明季書帕習氣往往重價購宋元板書以充蓋牖而書結點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爲元刻余見過兩部皆割去紀元昨見一部則首尾序文俱全乾嘉時黃蕘圃翁丕烈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餉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同時有顧千里廣圻與之同癖爲撰百宋一廛賦刻入士禮居叢書內

關修齋溪硯史余親長秋舫翁復刻翁覃溪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太康張公子次柳復刻於吳門均遭刼版不存

瞿木夫中溶嘉定名士錢竹汀宮詹女夫官楚湘藩幕其時適開湖南通志局凡金石一門皆木翁獨任排纂工竣後曾細印百餘部攜歸今所傳湖南金石志是也書約六巨裝不復記其卷數又著古官印攷及吳都文粹續編古官印攷自漢至唐宋遼金元不知者闕如原本在吳半齋案頭見過翁叔均丈年官袖其闕又推廣編纂唐宋以來符牌攷成書一卷亦未付梓標按此書稿本今歲其同宗印若中孝廢與志審行編字頗即謂亂不易刻次也

木翁所藏有五錄泉山叟生爲作圖標按木夫自題字名曰吉泉山館又得元銅象於興化重四十餘斤又宋拓馬愼奈小唐碑小隸書木翁亦題有六七跋今歸南匯沈均初海內孤本也

舊藏石軍小楷金剛經宋搨羅紋箋中闕一葉陳生其邇補其經文倩吳門吳文匡手裝

左青士太守藏有宋搨東坡書金剛經小楷爲明趙子函舊藏本丁敬身本楷跋及題詩有六葉

盛澤鎮即明人所謂西邨也史明古鑑臨君曾居其地石田翁與有戚誼等綺西邨詞以贈流風餘韻至今尚存如王勻山之收藏書畫金石曾刻書以傳世顧氏收藏亦夥有朱拓舊館壇碑最著名係嘉靖年禮國朝康熙某年修識於册之背面索直三百金曾於紫山寓中見之因議價不果越數年吳荷屋中丞光亮能官過吳門駐舟平望介翁叔均至盛澤取到亦議價不合但令叔均雙句其碑而還之中丞在蘇日至辟廳園詳鑒湘舟所藏金石書畫法帖湘舟乃取雙句本上石今在園中

湘舟數好事嘗爲具硯香翁鐫翻刻明初拓七姬權厝志藏於千墨庵中三十年前曾託潤孫信三孝廉乞其拓本硯翁又有滑臺新驛記刼後猶見其拓本原本宋拓極精向藏於石氏清泰堂遭亂失去四本留心蒐訪已爲嘉興唐丈蕉庵所得余嘗向乞與翻本細審並雙句原文以補其闕今滑臺記原本殘拓

已歸潘君鄭盦，而七姬志則并翻刻本亦不可得見矣。

國初博雅中承有二，一爲卞令之，乃三韓巨族，收藏甚富，嘗以所藏法書名畫，編成書畫彙攷，寫樣上板，有四十巨册，洵大觀也。一爲宋漫堂，蘅邱大家，然宋所藏不及卞遠矣。

前塵夢影錄卷下

金石存爲山陽吳山夫摺著，體例謹嚴，祇收篆隸，向來只有鈔本，惟蜀中刻入函海內，是書爲李雨邨編纂，意在貪多，不刻足本，沿明末刻書者之弊，收藏家在所不取，嗣同邑李尚書宗昉，兼大司成時，命學正許珊林校刊金石存，凡寫樣印訂，同乎宋元舊籍，蓋不惜重資，而所託得人也，書凡四册，字皆仿歐陽率更體。

任渭長原刻劍俠傳，板已失於劫中，原本三十三人，每人有贊，正面繪象，背葉刻贊，今市中所售刻本，皆展轉鉤摹，神氣全失矣。渭翁畫本最多，頗長庵世丈藏有六大册，皆背爲蛾眉伯孝廉所繪者，題詞背梅伯所著，驚心動魄，得未曾有，長翁在寧紹觀察時，植梅伯久，故其家索價三百金出售，竟如數與之，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眞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

盧熊蘇州府志四十巨册，狹行細字，黑口，明初刻本，余曾於獨學廬見之，其時石琢堂先生正修府志，故插架有此，後於藝海樓又見一部，乃鈔本。

熙朝雅頌集四十本，自國初至乾嘉時，薈選宗潢及滿州蒙古奉天諸詩家，搜羅殆盡，兩江督臣鐵保刻成進呈。

貞毅詩鈔，日本使臣朴齊家著，吳山長省欽主講紫陽書院時校刻，彙入藝海珠塵。

毘陵六逸中有南田詩鈔，康熙季年刻，後蔣生沐又於法書名畫碑帖中彙集南田詩刻、甌香館集、均刻入別下齋叢書，又取陸梅蘇詩稿、顧醉經文稿付刻，名吳中兩布衣集，宋桑世昌蘭亭攷、元俞壽翁續攷，皆已刻入鮑叢書，又禊帖總聞，乃汲古閣刻，流傳甚少，及蘇米齋蘭亭攷八卷出，直可壓倒一切。

吾妻毅二十四大册，劫後於坊間見過，已缺一本，聞後爲龍侍郎所得，按吾妻日本地名，鏡同鑒，皆紀其國家之事，編年紀月，同於中國通鑑，此書日本所刻，在中國明萬曆時，與東醫寶鑑相先後，老友翁海邨曾有鈔本，並續修之書，惜翁已作古，未由借觀。

雲栖法彙三十三册，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釗、吳方伯存義與糧道如公山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均歸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目覩，佛家以緣字補儒家六經之缺，觀於此書益信。

大般若經六百卷，向只有鈔本，數年前邗江高僧妙空，發願刻全藏，於揚州、泰州、江寧、江陰、常熟、杭州六處設局，所開經名頗多，即大般若經，亦已刻過半矣，惜妙師恒化，聞其臨卒時，神明不亂，且言爲藏經未成厥工，須再入婆娑世界。

宋板翻譯名經義十二册，板口與卷尾，皆有助刊姓氏，乾嘉時刻法苑珠林，亦如其例，桐西主人以十二金得之，甚寶愛，惜槐於武穴差次。

二藍集二册，明初刻本，余得於王山故家，藏書家僅見鈔本，（樣曾見鈔本有孟姜處校勘今幾絕無孟姜處矣）

文獻通攷，明正德年間刻，狹行小字，黑口，尚不失元人矩矱，板口鐫獨齋，相傳是內府板。

臞仙爲成祖所忌，即位後移置南昌，遂韜光潛采，日求出世之學，令人至廬山絕頂，霧雲於甕，以蠟封固，每當鄙中寒冱官時，在後室放雲濃厚氤氳，至對面不能見人，以爲笑樂，所著亦不少，余曾藏貫經一册，乃推崇投壺譜而作，雖爲游戲三昧之書，而亦見心靈手敏。

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皆宋拓帖之賜，如周府有柳珍，方晉府有唐文粹，齊府有閣帖，余曾於藝海樓見過鈔本，目錄有百餘葉，自太祖至諸王著作皆詳載，後來如西亭王孫之傳正、鄭府世子載堉之明樂律、著樂書一部行世，眞明天地人之學業者，按明時武夫深通經術者有陳第，深明詩學者有郭登，何地無才，正不可以忽視也。

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及借南閣叢書，皆刻於罷官之後，惟柚珍小叢書十餘册，刻於山東署。

太倉家秋士有鏡癖，著銅仙傳兩卷，蔡鐵耕世丈雲有泉癖，著泉譜，曰癖談，自三代至六朝爲止，上下祇兩卷，劉燕庭寶楠著論泉絕句共二百首，注多於詩三數倍，刻鏤甚工，字仿宋槧，蓋子履夫士不及也。

明汪文盛等復刊兩漢書，祖本爲湖廣巡撫官校刻，予於劫後游虞山，見於楊濂叟案頭，卷首有元人字及葉石林墨迹，紙薄而韌，極可愛玩，聞之老翟云，汪文盛尚有史記及三國志，惜罕見矣。

吳門陸氏住金大師場，藏有南宋本文選，子孫頗知收藏，秘不示人，嘉慶中年，胡果泉方伯彥，刻文選，假別本開雕，校書者爲彭甘亭兆蓉、顧千里、廣圻，影宋寫樣者爲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

選也。陸氏藏本。後歸之虞山楊心如家。今尚無恙。○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帝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爲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享帝樓續刻呂衡州李翺等集。顧澗翁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晚翰屏精寫。不加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澗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之久歿。所居亦遭劫。書樣無可訪問矣。

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蕘圃在申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册。其紙潔白如玉。而又堅韌。真宋紙元印。余爲作緣。歸之宜稼堂郁氏。

庚申四月吳城陷。後越二年。余至虎邱。寓於普濟善堂側屋。偶至山寺。見一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余擇取二十餘本。內有最愜心者如范文正尊遺。紙二十餘葉。字恐吳興體。末有孫澗翁題跋。黃蕘翁三跋。澗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本。直欲駕於宋刻。尊寄本之上。紙堅白而極薄。墨色無漆。又小蓬萊閣藏碑刻手書底本一册。寺中僅餘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頗沛流離中樂境也。書之首葉皆有印記。知爲一册園中所庋。今則池館樓臺。鞠爲茂草。非佛家所云壞劫歟。又於沿塘薛文清祠內。得一龐老人三鳳祝。其時尚有人守祠。壁間石刻。大半蘇帖。乃老人句刻嵌之壁。老人善詩工書。醫亦超出儕輩。先祖少時。曾見其方案悉蘇體。

先君秉鑑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陸香來茂才。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爲贄。此書嚴於鑒別。體例較江邨消夏錄更精。香來染時證幾殆。得先君治之而瘉。其尊人遂扇而逝。計四十葉。有唐文沈仇董五家山水。及王孟津壺二水者。無不精妙。香來云。皆其先祖刻書以後所得。故未著錄。○扇册中又有宗室瑤華道人書畫兩葉。畫爲墨蘭。極其淋漓致。書則近作五律一首。中有句云。老心脾暢。洋煙鼻觀清之句。鼻煙見於題詠。僅此。按鼻煙來自大呂國。用煙葉礬治。愈細愈陳則更佳。不但解穢。蓋可明目。近人趙撝叔之謙著書一卷。專論鼻煙。曰勇廬閒詁。書極精核。

宋板魚元機集。只二十餘葉。大字歐體。乃宋槧之最精者。黃蕘翁得之。裝潢爲胡蝶式。後爲一遠官某所賞。倩許翰屏影摹上板。又託改七薌補綴元機小象於卷首。撫本鏤工不下原刻。時爲嘉慶中葉。惜其時祇印一次。流傳居少。遠宦歸田後。板亦攜去。余僅收得一册。聞靈園汪氏。亦購藏一本。此外不多見也。按標題爲松江沈士豪慈古偶園所刻。余有印本二種。一切印一後印。前印本名三姑人集。乃同刻明本薛濤詩。末鈐有太后宮詞也。後印本又附錄胥遺稿兩種。皆沈氏刻蕘圃所藏魚集。幹屬改之。稱余秋室。而君初元機詩思圖一册一軸。余皆見之。册藏黃氏後人。輯則爲同年李木齋盛鐸。盛得拙余所見知。此與蕘圃之跋合。

松江沈綺堂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爲博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勝。改七薌。晉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尚有之。鮑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

先叔父鴻寶公嘗攜弟子張陸兩生。同至平橋書肆。小憩。書賈出河東君詩四本。卷帙甚薄。丹黃殆徧。係

河東君手錄底本。中有與松圓老人倡和。及主人紅豆詩甚多。索價四金。訂以少頃。攜值往取。迨叔父歸舍。旅赴會文之約。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資去取。書賈復云。昨日令師去後。即有人來。如數付價取去。人海茫茫。無從蹤跡。叔父爲之悵然者累日。

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又得程篁墩全集。與新安文獻。體例皆同元刻。

金石存吳山夫樵。蕘山陽李尚書宗昉。出資囑許瑣翁蕘刻。字仿宋槧。紙用扇料。香墨精印。不可多覯。許自刻箋澤叢書。亦極佳。其他如折獄龜鑑。疑獄集。皆由箱本。刻工亦精。

桂未谷曾爲杏壇埽壇夫。籍拔萃。後衍聖公以執照還之。竊去所役。故有淨門復民。濟井復民二印。著作甚富。均由友人付梓。如晚學齋詩文集。爲曲阜令王大枫刻。札樸八卷。爲李柯溪大令刻。繆篆分均正續三册。爲同人醵金刻板。向藏王蓴汀太僕家。續三十五卷。再續三續。皆蘇齋手書。刻於山左試院。說文義證五十卷。初爲河督楊以增刻。能官後。以書板攜歸。今所見者。湖北書局復刻本。（標案義證初刻本爲蘇石橋復汪興許瑣翁刻改。汪半途去。許一人任校刻之事。湯蘇齋叢書刻印林說文校語。即攻駁孟慈也。余有孟慈手札與陳頤山及李方赤書。頗詆印林。實則皆有所見。）樣篇一書。亦發端於未谷。其高足翟文泉進士雲升刻成。今版在翟家。

初自翁於康熙癸巳引疾歸里。將出都時。買得于文定公殺城集。心慕其人。七月初九夜宿蒼縣。乃公故里也。夢公投刺見訪。自敍出處本末甚悉。覺而異之。敬紀一律。亦存集中。

明顧德育手書畫繼一帙。得於申江。亦藝芸舊藏。宋元時故楮。界烏絲闌。筆筆率更法。廿三葉。印章十餘方。用胡蝶裝。宋瓷書紙面。

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舊爲澹生堂鈔藏。計十帙。每本面葉有鄒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綫釘。刀口不齊。據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力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又得蒲室集。明人鈔本。張忠愍燮書。雪窖冰天集。寶山李嘗生郡博手鈔。

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德靡家藏集。東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遺意。至正德時。懷獨齋本文獻通攷。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册。僅壯觀耳。迨至萬歷季年。風行書帕禮書。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陳文莊、茅鹿門、鍾人傑輩。動用細字。句分字改。如評時文。然刻書至此。全失古人眞面。顧千里擬之同於奏火。未爲苛論也。

國初王考功士禛爲漁洋山人之兄。曾選列朝閨秀詩。曰燃脂集。自元明以至本朝。約有百卷。余曾見鈔本六册。後有明詩綜小序云。燃脂集當時付刊。（標案藏此書原稿本白一至十一册。賦全詩。徧與五七絕。兩有宮闈氏篇。考兩册。蟲蝕細書皆考功手迹。塗改無一字無之。又見三册。佚詞點不知

何所歸。此書似無刻本。暗代遺書中僅刻燃脂集四一卷。

王伯穀集。余曾得尺牘兩卷。談虎一卷。詩文五冊。尺牘中有與馬湘蘭守真往還書。其詩即湘蘭作序爲之付梓。至談虎則紀事體。因家中舊有說虎軒。遂以名其書。朱竹垞選明詩綜時。尚見湘蘭刻本詩。按陳容齋家。亦藏伯穀手書詩鈔三本。以楠木製匣藏之。爲曾鼎山房法書眞品。惜今已易主矣。標題曾鼎山房法書眞品四字。書畫錄手稿四大冊。大致似江都鎮夏錄頤老圖述也。

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畍。劑劚工陶洪、湖執、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歷中葉。至啓禎時。留都治江凱凱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其時盜賊蠭起。毛氏賴工多保家。至國朝初年。亦因此中落。有子三曰扆、曰裘、曰表。扆字斧季。最著名。即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彙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秘籍。後歸之季滄葦。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山水挂屏。煙嵐幽秀。峰斷雲連。頗有名人筆意。惜忘爲何人所繪矣。

余曾著盧字淺說一卷。又古人別號錄兩冊。自周秦至本朝。由三字至七字不等。猶記別號最長者有二。一爲歸元裴莊。別號曰歸藏歸妹元公。悔軒祥明歸乎來園公、縣弓夢朋頭陀、麼鑒垂山人。一爲傳書主人別號竹公之他西北之又西北老人助我者。洗均初爲多。自經兵燹。家中書籍蕩然。此兩種亦一同遺刼矣。

程易疇 瑤田 乾嘉時通儒。生有異稟。年四十餘。在都中應禮部試。瘍生於首。在面部幾殆。遇一瘍醫。道甚精。且兼通太素脈。切脈後云。不但瘍證無虞。且享大年。得重名。後就教論。得嘉定司鐸著作等身。已剪者。曰通藝錄。詳攷百穀。有辨穀老民小印八十餘。始歸皖。又客游南北。至九十餘而卒。瘍醫亦神矣哉。聞其中年以後。於書室中設一方牀。如椅。禪家所云臥時脇不著席。終年伏案。屹屹不勸。或有勸時。則閉目坐於方牀。片刻即健。余按宋人紀事。謂朱子讀注書不勸。有多日惟相助。可以通夜毋勸。梓之曩稟。無乃類是。此貝簡翁聞之。飽淡飲者。淡翁亦嗜者。篇籍過目不忘。夜間偶有所得。即起書之。或校勘秘籍。夜凡三四起不厭。壽亦至八十餘。

反左書。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始。自述云。余見面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書。聞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矣。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嘗見法書錄。及鈔定書畫譜。白門翁叔文鏸尺。曾貽余梁吳平侯蕭公神道碑大字。反左書。初不知所謂。及讀書畫譜。此碑或即孔學士所謂耶。

翹軒寶帶。南唐吉王從謙。用寶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利中當時。按南唐後主。極講究書法。故有金錯刀、撮襟書、撥鐙法、錢鉤鎖諸體。見書畫譜。

跑跑詩成跑跑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唐末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此種書法今不傳。或即如冬心翁之漆書耶。

於申江見宋名人手跡千金冊。皆劫前在韓氏寶鐵齋見過。以繆文子寓意編證之。皆合冊。首爲宋徽宗楷書。所謂瘦金三折筆也。中有小米行書一幅。精采照映。凡席范文正尺牘一幅。硬黃箋。粉印落花流水詩。所書是雪浪箋。良可寶貴。惜李西臺三幅。已撅去一幅矣。

四明郡城樓榜。望海郡人。初求梁山舟學士書。嫌氣局弱小。殊不壯觀。適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遊鄞。都人士亟求書之。縣榜之日。於樓設齋。器皿純銀。飲罷。即徹以持贈。可稱豪舉。郭頻迦論書。有不見堂堂與海樓之句。即指此事。

白玉蟾墨迹紙本手卷。國初馮文安鑾藏。有自跋四段。卷中多道家言。又宋高宗杜詩真迹。堂上不合生楓樹一篇。字大寸許。藏經牋。墨色如漆。以上兩種。均在申江見之。時壬戌之秋。四郊多壘。無心購藏。作雲煙過眼觀耳。

蔣湘帆衡 金壇人。書十三經。李松雲 雯 書十四經。蔣書裝潢於邗上。高制府曾經進得旨。以冊頒入國學。刻石陷壁。賜蔣以國子監學正銜。士林榮之。李後官至滇撫。

萊陽姜如農 塘 崇正辛未進士。壬午擢庶科。以言事觸首輔怒。謫戍宣城。自稱宣州老兵。又自號敬亭山人。滄桑之後。吳子與購得宣州老兵牙印。即姜氏故物也。方其戍宣城時。嘗名流歌咏。贈行諸作。合刻一本。約百有餘葉。名荷戈集。其長篇 首節 管鼎革後。不居藝圃。在虎阜築室。起樓名謙草。後有鶴澗。澗水常流。飼鶴種花。不入城市。善畫山水。絕似雲林子。兼工詩。有鶴澗詩一卷。集與詩二種。世不多見。余先後購有二書。因綴錄之。標題爲蘇山王孫生前留遺榮。與宣城荷戈集本常賴首墨石上一戈樣石圖

絹象書籍。以宋紫列女傳爲最精。顧抱沖得而翻刻。上截圖象。下截爲傳。彷彿武梁祠畫像。人物車馬極古拙。相傳爲顧虎頭繪。元槧則未之見。明代最爲工細。曾見人銳陽秋及鄭世子 載堉 樂書隋煬豔史。元人百種曲首裝。水滸傳首本。隋唐演義首裝。皆有繪畫。

國朝則萬壽盛典。南巡盛典。首裝圖象。係上官竹莊山水。皆石谷子畫。即圖畫集成中有圖數十冊。悉名手所繪。鐫工絕等。自兵劫以來。此種珍本。均不得見矣。

石濤山水。名聞畫林。以顧氏所藏長卷爲壯觀。卷有三丈餘長。高二尺餘。吳荷屋中丞槃節數賞。且云。是同鄉里。以他書畫易去。惜幅式過大。不便展玩。

眞州尤貢父 蔡 一字水邨。嘗得宋周穜石銑。後入愼邸。未幾。歸於天府水邨。每憶此銑。即寫一圖。滕以花卉題句。貽友。石銑乃天生石臼。刻劃成銑。上有銅槃。銅荷葉蓋。

竹爐圖。明初王孟端 蒙 贈聰松庵僧。爐在明時已毀。僅存畫卷。自明初至本朝。題者不少。康熙乾隆兩朝。六飛南幸。山僧持以乞題。親灑宸翰賜之。永爲鎮山至寶。當時扈從宗藩貴胄及文學侍從之臣。皆有題詠。山僧曾彙集刻成一書。名竹爐題詠。皇六子奉純廟命。手摹此卷。并錄一時題句。距乾隆某年。山僧報

寺遭火災，卷亦遺失，中丞某遂據以入告，旋奉命取皇六子摹本付寺僧永守。今越百餘年，又遭兵燹，未知此圖猶存否。

黃鶴山樵立軸紙本，思翁兩題。一在書堂，一在邊。思翁屢臨摹之，稱之曰優鉢曇花，傾倒之至矣。向在吳門繆文子家，後爲毛一亭孝廉慶蓉所購。晚年歸之春暉堂，劫後爲陸誠齋所得。余念宋元雜畫留於世間者日少，曾假來靜觀，懸之於神明銳。一日晤對之際，真如覩優鉢曇也。

王石谷爲張超然名遠雲旌節圖九年始成，張爲閩中名士，僑居虞山，工詩，有集。石谷又有吳門繪谷圖、滄浪亭圖、竹巖藝海圖、還山圖手卷，仕滄江陳以和家。卷中題咏有一二百家，誠鉅觀也。余家舊藏周忠介公遇仙記，今亦在陳以和處。嘉慶初年，蒲侯亭先生幸任吳郡教授，公爲淮陰名士，品端學粹，著作等身，先祖爲刻南園逮隱詩存一編，其及門弟子最盛。先君年前二十有奇，亦從之游，見壁間懸李香君小影，神采如生，廉纖顯焉。公疑有欲得之意，即命以李象贈。先君未敢冒昧攜歸，越兩年，公捐館於任，而撫圖，其壻茅孝廉登居學署，深知其事，卷此畫軸以付先君，辭曰：心喪方切，且師之圖君未立門弟子，豈可將遺物分取，亟以原物璧返。此象未知歸於何人，後數年，竟有人攜侯公子小象求售者，深悔二象不能合璧，以成佳話，故侯象亦未購。（按侯象爲吳氏遊遠秋先生所得，後贈馮卓儒觀察，今不知尚在否。）

五同會畫卷，見於韓履丈處，畫李寶、吳寬、王鏊、吳從陳、明史皆有傳。

吳江汪宜秋女士題郭頻迦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卻與圖中亟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迦因之更請叔美畫萬梅花擁一柴門圖，名家題辭甚衆，同時閨秀著名者，吳門有金纖纖、王梅卿、曹墨琴、梨里有吳珊珊，常熟有席佩蘭、歸佩珊，上海有趙韞玉、測江有方芳佩、孫令儀、毘陵有錢浣青，皆卓卓可傳者，相傳乾嘉之間，文昌星降生女度，故閨秀詩詞極一時之選。

唐末、貫休和尚精於畫理，余嘗見紙本十六應真像立軸，墨筆所繪，法相光怪，其衣褶如作書懸鍼垂露，力透紙背，裝潢用景泰法琅軸頭，此軸向藏紫翁處，劫後歸於沈均初。

先二叔父得先大夫醫學真傳，室中懸紙本墨筆呂祖像一軸，約八尺高，道貌清嚴，長髯連鬢，精神充足，得未曾有，衣褶亦粗壯，朱津里翁昂之山水名家，見之拜倒云：此軸雖無款，然的係宋元法派，惜毀於庚申之劫。

王孤雲大明宮圖卷，墨筆畋畫，象分縷析，左右高下，方員平直，助盡其妙，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黃左田尚書鉞得之琉璃廠，宋紙所繪，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盡遭割截，或飛鳧狡獪臨摹別本，以真跋欺人耶。黃公以重直購歸，自跋文有五六段，庚申劫後，皖南北蹂躪尤甚，而此卷無恙，展轉歸弇山某氏，按王孤雲本名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元仁宗眷愛之，賜道號孤雲處士，圖繪寶鑑、道園學古錄、紫桃軒雜綴皆著錄。

中興瑞應圖卷六段，南宋廣照畫，每段有隸書贊隔之，初爲吳子興所得，後歸沙子春畫士，子春歿後，畫又易王矣。

汪秀峰先生於雍乾時，富而好禮，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書畫無不好，而篤者，爲古今印，嘗彙集漢印曰漢鋼印叢，皆古銅印，皆巾箱本，同時諸名家所刻者，曰飛鴻堂印譜，五集二十巨冊，又彙古今印，曰集古印存十六巨冊，下綴刻人姓名，蓋以羅文殷精印，又有秋官印萃六冊，曰退齋印類四冊，皆同時友朋制作，其最小者，曰錦囊印林，小僅寸餘，云嘗得宋錦破而因裝爲囊盛之，前序後跋，下如印存之例注印質爲人參、珍珠、瑪瑙、馬腦、水晶、白玉各名色，於坊前購得兩部，皆四卷，其一歸之宋小漚太常，餘一爲滄翁華常易去，而皆無錦囊，此先友黃心翁云舊有印譜十一種，并續周櫟園印人傳。

朱太常爲海寧名士，碧山先生之子，家有初拓塔銘，整幅四折爲冊，前有松壺子畫賞碑圖，一時題咏者，皆乾嘉名流，庚申大劫，吳城破，太常殉節於井，一與卒糾同人舉出之，腰間懸一漢玉印，有司馬孚三字，白文，與知沈均初孝廉爲太常之門生，因至鶴沙歸之，後嗣子郭甫至滬，多方移其匱至，在滬設奠，均初以玉印歸於郭甫，亦文房中之佳話也。

許珊翁權篆糧儲，老友姚紫坪少尉贈以松談閣印史兩冊，前後有蒙叟梅鄉諸老題詩跋語，皆墨蹟，並贈以一漢鏡，文曰許氏作竟大吉羊左龍右虎云云。遍體青綠蝕址文，亦精潔，真兩京制作，珊翁得之狂喜，紫垣爲柳橋翁子，世愛金石文字，吳氏所得承安宮鼎，即其家舊藏物。

劉燕庭翁喜海金石苑六大冊，又有小本金石苑，皆是官私印譜中有陳友諒據湖廣江西時所鑄印，潘志（篆曰江西湖廣中藏有一印，曰統軍元帥府印，外圍內方云是陳友諒印，得於鄱陽湖中）

湖西自丁蔣奚黃陳諸人以鐵筆擅名，自成湖派，皆得漢印精髓，用切玉法，頗露鋒芒，至曼翁又參以鐘鼎碑板，然發泄殆盡矣，後此則趙翁次閑之輩，以三世家傳，又得陳秋堂翁指授，次閑妙在不盡守師法，所以入化，繼之者則然矣，次閑翁嘗云：其法謹守繩墨，而石印透款，空前絕後，余嘗得魏稼生手拓邊款印譜，其用刀鋒卓立，而以石宛轉就之，所謂正鋒也，分行布白，不須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曼公任溧陽時，以官帑緩解，爲胡果泉方伯撤收上省，文極嚴厲，合署皇皇，謁見時，方伯略問數言，即歡入書齋，云有友人惠我五色青田石印，係巨材而完善的是，明時出土，必得名手如君者，方不辱此舊物，曼公云：東裝恩遲，未攜刻刀，徵諸幕中，雖有而嫌刃薄材小，乃假諸木工，已而奏刀毒然，頃刻即成，方伯大喜，慰藉云：欠解款，已與幕友商，略撥他款償解矣。

篋中舊藏汪尹子圖堂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歙產，家赤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於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製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爲汪，以自詫於人，在林鶴田臺之前，與穆倩齊名，此印後在嘉興黃錫蕃處，黃酷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今亦不多覯。

伊墨卿太守秉綬善分隸而精於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太令馥同，不肯爲人刻印，桂初爲國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滇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芑孫。○未翁性情高骨，非獨

不穿爲人刻印。亦輕易不穿應人求書。嘗自撰檀聯云。願與不解周旋人飲酒。難爲未識姓名者作書。蜀吳穀人祭酒書之。懸於齋中以示取捨之意。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歙小池司刻壽石軒印譜。昔有翁賈溪序。所攜皆三希堂法帖名人印。至元代而止。後附明人諸印。形模畢肖。賈溪云。近人賞鑒古書畫有懷疑處。每視印章以定是否。今鉤摹名印。不爽毫髮。何從辨真贋耶。

道光時印紐。以徐漢、馬文爲最。馬文之祖。與沈南蘋爲友。凡螭虎蛟龍走獸各形。皆南蘋畫樣。徐漢奏刀。徐本木工之雕花者。後竟以製紅檀名一時。余在申江。得一象牙胡盧印。印紐枝葉絲蔓牽引。小胡盧制作極精。下刻雙紅豆館款爲子潛。

余曾得青田凍石小印。石僅五分。扁方。長不過三分。面雕平鏤夔龍。闌邊。鐫朱文九章二字。知爲耿庵先生故物。又得芙蓉綠青田小印。長八分。石極明澈。中含絲艾絨。下刻竹徑二字。陽文。何振刻極深。知爲葉文莊故物。以上二石。皆青田中絕品也。

龔定庵禮曹自珍。以重價得漢玉印。文曰繾仔妾婿。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頂刻雲兔。陽文平地。玉色紅白。又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像。背如碑式。小楷陰文。即張芭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玉印歸之粵東潘都轉德輿。今藏海山仙館。銅造象爲梁太守蕭長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旋奉調署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鎔所劾。列入彈章。若好足以累人。即金石玩好。亦被吏議。可不愼歟。標見題印

在金石屑模本。雖从糸勞仔从人勞趙字則从女勞。文極工。肖字皆作勞。鎔定所云。寓飛燕意也。余於戊子在粵。偶見潘氏藏印。檀匣四面刻字。裝綢印不知何屬矣。

橫涇錢映江綺。生有夙慧。亦且神悟過人。嘗造渾天儀。世稱其智。又著有鈍研尼言。其家舊藏大小二玉印。兩面刻字。大者曰取彼讒人。按昇財虎。自文曰迫生不若死。朱文此指盧忠肅象昇及楊武陵嗣昌。高監軍起潛諸人。小者曰大夫無境外之交。自文孝者竢忠而成。朱文此指袁襄愍守遼陽事。同邑幕客許德士刻。時在戊寅秋冬。

麐經世家。趙夢白刻。贈左忠毅。光斗後爲左寄士購得。因刻左氏雙忠集。一爲忠貞。愍第皆從四庫本翻刻。

劫前有周櫟園詩箋册。印章纍纍。中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用趙州和尚語已奇。或曾任青州道而刻此耶。又見金僕尺牘。下鈐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耶。又武虛谷明府億。博雅者古。著有授堂金石跋。及偃師金石記。嘗見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兒。漢打作朽。爲偃師名時。竹笞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思脫和致齋相國怒。遂嚴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矣。

余按吾子行三十五舉及續舉。皆謂古印紙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尚無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闌入。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錫余以嘉名。文三橋郡博彭印曰繩比於我老彭。均按切名字。運用成語。然非漢印正軌也。有謂文氏是仲名。皆石田翁所取起筆。士字祝之作士大夫云。

藝海樓藏有象牙大印二方。均約一寸七八分方。一則上刻法輪紐。闌邊朱文。曰。厚戚崇教之寶。此印先

藏嘉禾金鄂嚴比部家。趙味辛司馬。伯玉有詩并小序。攷定爲明宣德御賜胡皇后之章。一則刻雍熙世人。亦朱文。四周狹邊。湘舟云。此乃明世宗壓。湘舟最博雅。其說必當有據。標藏有牙印。製作與以藏之寶圖。陽文曰。壓條梵行印。背刻「宣德」年賜刻。捨賴。與竹汀日記中云所見牙印。刻法淨者。祥形製皆同。

田黃本福建壽山石。出潘田既者名田黃。自國初歌藩駐閩。始搜括山林。爰有將軍洞芙蓉巖之石。石具五色。曝書亭集中有壽山石屏歌。毛西河徵君集中。有後觀石錄。專論印色印紐。以倘均制作爲弟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余在申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倘均二字。八分書。

張希黃耳消息小箭。一事留青。陽文。漁父攜一釣竿。釣絲之末。小魚一尾作撥刺形。極生動。勝閒緊一插魚箭。旁有句曰。風約約。雨霏霏。無數蜻蜓立釣絲。下署希黃子。兩小印。通體去地。陽文。此法今失其傳。按、錢竹汀宮詹記周山人傳。所記即芷巖刻竹云。吾邑自朱松隱父子以書法刻竹。厥後有沈秉吳之瑞。周乃始諸人。山人以八十九歲卒。族子笠。字牧山。兼能畫。藝海樓有竹人傳一册。所記漢仲讓張希黃諸家極詳。

沙神芝。嘉禾名手。精篆隸。能於筆筒內刻書畫。余曾藏紫檀香筒一事。內刻陶靖節小象。一古松偃臥。頗得勢。題曰撫孤松而盤桓。其款刻於筒底。青赤金填。光澤可鑒。僅高三寸餘。徑八分餘。真絕技也。

道光中葉。有徐某居城北。用馬牆厚刀押胡盧。陽文。嘗見所製有三小兒鬬蟋蟀圖冊子。凡蟲及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髫。一作小髻。一雙髮。面目各異。而陽文突起極句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如天生成花文者。其蓋即用本身之頂。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仄。拚上提攜不墜。開其性情孤僻。終身不娶。耆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即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即沽酒獨酌。須酒盡再製。室無長物。靈無餘資。絕不干人。品亦高矣。惟胡盧須北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備用。生平不穿收徒。故無門弟子得其傳。惜哉。

標藏有胡盧大碗四。乃聖祖時造辦處所製。碗底有陽文嵌銘御宣。四楹壽精絕如寫。前年已分贈諸好者。一在吳愙齋世丈處。光緒

同時有方絜。歙縣。善刻人小象。或臂閣。或筆筒。以其伎遊遊吳越間。嘗見其爲釋六舟逢受作廬山行脚圖象。於竹臂閣。須臾畢。見六舟云。方曾爲阮文達公作八十象更佳。後歿於禾中。其時適修嘉興志。因采入流寓藝術門。

吳門雕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潮禾馬傳晟能之。六舟得其傳授。日在玉佛寺。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匹巨幅。外鄉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濕。易至五六次。始得藏事。裝池既成。攜至邗江。文達公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鐫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輩所賞識。

透光鏡見於藝海樓有三器。天氣晴明。以鏡面向牆。背文菱花。及各細花紋。歷歷映於牆上。顧湘舟云。此藥法也。先鑄菱花形與細花紋。更以銅鑄成圓形。用藥塗面。一映日光。則全體畢現。非眞能透光也。其說備載於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此書分十二支。爲十二卷。加閏一卷。因檢書證之。良信然。此法失傳已久。好古家或寶之。不獨顧氏。其時僧每器不過八千文。明郎仁寶 瑛 紀七修類藁卷七內。亦有透光鏡一說。

大理石本唐之南詔洞中所產。有五色紋。或具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等形。皆銅鉛之氣蘊之也。其地在西南偏僻。人物少。而山川靈秀。乃鍾於石。其佳者。質色如玉。細膩無疵。道光年間。阮文達公督滇黔。伊華農 墨布 爲雲撫。采石最多。阮公歸田後。築石書室。饋以庋之。標按文達著有石畫記 最巨者爲五尺屏。綠蘿藤蔓滿幅。洵巨材也。間有僕隱竊出者。曹秋舫丈懸重直購之。聞有四石。約尺有咫。分具四時山水之景。秋丈題句於其上。儒王石香師 鑾 精刻。今存閩中王氏。

吳子興於劫中得彌勒佛象一尊。木身高僅寸餘。坐像。非檀。非柏。非黃楊。雖老於木工者亦不識。爲元末名手某所雕造。贈倪高士者。高士有文記之。予惜忘記著名矣。像底有款。佛坐於蓮花。蓮花瓣長短不齊。亦不知爲何木。最下層爲碧玉。三層皆用細鑿定。未敢拆卸細閱也。又項子京墨檀。同心和合。檀身純黑。夜視有金絲隱約。木工云。此種細木。久不至中原。盒櫃圓。底蓋高低相等。兩面陽文。刻百荔紋。包以錦袱。皆陽文。荔之花紋各不同。百荔取百利之意。項子京嘗作一伎。飭工精造此盒。并製銘文曰。玉比德。蘭齊契。館同心。永勿替。下款子京父項元汴墨 ㊀㊀ 佛象與合。今藏沈氏耦園。

陳柏君云。元明人多用水印泥。此法失傳。曾用蜜以意爲之。終不如法。然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印泥皆用紫粉。亦以水調非油硃也。余按格古要論云。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兩說合參。信乎蜜調水調皆可。若製以油硃。則不適於用。近人罕知。

吳子苾先生所得紫泥封最多。不下數十百種。余昔在藝海樓。及吳冠英翁 雋 兩處。見過拓本。標按近來此物出土不少 余藏有七枚 文肯堂 楷 拓。

吳白華云。年希堯爲九江監督時。燒窯多倣曾瑩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青。壬申癸酉間。在九江唐榷使英幕。唐所造窯色亦精。著有陶說一卷。所載法頗備。按希堯爲羹堯之弟。朱笥亭大令 琰 亦著陶說二冊。觀涂飲刊。仿釉珍式。

咸豐五年春。怡公 良 與花公 沙納 隨帶司員。差至江南辦理中西換約事件。怡公曾任粵撫。道出毘陵時。屏去騶從。往訪某觀察舊居。某曾爲粵海關道。怡頗與之契合。時觀察已故。僅見其文孫。因在書齋小坐。見壓襲一銅器。長方形。上有銅索盤繞。遂命解下細玩。上有外國字三四行。怡公相解夷字。轉詢其孫。此器何名。答曰不知。以其無用。姑以代鎮押耳。怡公愛之。去。酬以百金。爲讀書焚火之資。後吳次鄰與怡爲舊寮。曾面詢此器何名。究有何用。怡公云。銅緯皆螺文。旋轉可開。中藏小銀圓瓶一枚。四面皆有外國字。瓶頂螺旋幾重。瓶中滿裝西洋鼻煙。嗅微綠色。味酸入腦。此煙母也。如有佳煙。乾燥無味者。用紙條撚

如燈心。稍滲水。染煙母少許。插入乾煙瓶內。十日味即回潤矣。道光廿四年後。海禁大開。西洋輪船入口。有此煙母異品。然器不多覯。價亦珍貴。公自言撫粵時。與此共見過兩次云。次鄰轉以告余。如此。可爲談柄一則。

秦學士 承業 爲中丞公 承恩 介弟。官侍講值上書房。一日召對於某暖閣。奏對詳明。仁顏天顏和霽。授以馬牆煙壺。壺係巧色名手琱刻。一面蘭亭山水景。一面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皆陽文。跪承諦睇。賛琱工之精美。上曰試對此。學士即以若周之大謂天球。河圖赤刀對。上極賞其敏捷。即以煙壺賜之。蓋鼻煙自由本朝始興。暗寓顯揚。不逾晷刻。尤人所難。歸田後。越數十年。至同治初。恩加贈閣學。補謚文恪。蓋追念甘盤舊學。不遺在遠如此。

余嘗見藏經匣。匣以漆皮爲之。無縫。不可開。相傳古羅漢寫藏經。鎖其中。長三寸許。闊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畫佛象一尊。背及四旁。俱有梵書。西城喇嘛僧僅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也。彼中奉爲法寶。流入中國者七部。四部藏匣。內三部藏佛腹中。好事者啓眎。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网网离末不能害。匣爲李州李牟山庶常家藏。見敬業堂詩注。初自有眡。

古剌水出古剌國。水樂六年進中國。紫銅鄉。上刻分兩。至乾隆時稱之。分兩不少。有送官貨啓之。鄉內有薄金帖之。揭去帖金。即見水。色黑如漆。而香滿一室。取少許和酒可飲。染衣可經月香不退。隨園老人家曾藏有此水。說見詩話七卷第十九葉。又自撰詩集中有歌。末句云。心腹皆陽一齊。古今雖有互市。而此種方物無之。殆即外國香水耶。顧何以越百數十年。分兩不減也。或謂分兩不減者。由於帖金。金能生水理固可信。

金絲熏。香煙名也。見姚旅露書。姚爲明末人。煙草避山嵐瘴氣。海濱人當吸之。崇禎朝焚設煙草。老友何竹香司馬 士祺 最博雅。藏善本書。謂紹籍。而發解於中州者。嘗示余粗竹煙管一枝。銅鬥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菰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製。想其時須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篤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菰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煙者尚少。

朱郎齋 文藻 碧溪草堂藁中。有妝減長歌。自序云。是明神宗宮人兒戲之具。於知不足齋見有人求售。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沸上黃小松 鈞 齋。出示所藏。乃琢象牙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凸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粗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儿上旋轉者。即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穗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下有二鹿。文縟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蹙處大小二艇。舟子相待。老翁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中有句云。無如大事荒於嬉。玩弄江山任假憑。傳一二世乾坤傾。欲立錐無尺土。正如此器旋轉休。圖軫都付浮雲變。又焚柳老人手藁。亦有妝城聯。近人嘉禾沈孟蘆所著孟蘆札記。亦有記妝城一條。

宋晁无咎書鐙銘。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亦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釭。不孩其光。貢簾綠幙。永夕煌煌。經

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鐙火。

用物因時制宜。亦推陳出新。椰瓢產於粵東。好事者製爲鼻煙盆銘。文頗有可取者。如一瓣香。清鼻觀。芝蘭味。足品玩。又聞根不斷。香若連。瑣仙之人兮。可稱鼻祖。又能以鼻飲。可代喉舌。又可祝噫。同眉壽。通聞根。期不朽。鳴形。又欲以鼻飲雲煙。清虛境。樂長年。片雲式。莫彈鋏。歎無魚。味外味。通清虛。魚形。以上諸銘。並皆佳妙。特錄錄之。

余游幕新陽時。見骨董家有舊鐵鐙一枝。上鐫文云。梅花弄。鐵龍精。鳳邕和。入香氣。仙乎仙乎。聲泠泠。旁刻鐵鐙道人自銘。銘辭甚古。惜不知爲何人所製。故本賸存。

甘枸杞。產平番縣。縣在甘肅極邊。往往生於番子界內。土人乘夜往竊。頗不易得。余曾見之。大如鈕扣。色鮮紅可愛。

於潛久無茶。今仙居縣所產天生茶。大者僅如龍眼。堅硬紅蕊屈曲。切開有朱點。不必煎已清芬滿座。咸豐庚申。台州士人攜之申江。價銀每斤三兩六錢。吾吳穹窿山。天生者亦佳。茶山亦有天生茶。其最高處曰石門。亦不能常獲。先君司錄金壇時。有同年虞雲翁。曾以茅山真茶見遺。并示以驗之之法。以紙精裹。置嚴密。隔銅板蒸之。煙直上二三尺者。方真云。曾在唐蔡庵大令 輪翅 案頭。見黑米一瓶。云從江南提軍李公 朝鼎 處乞。得李在楚軍時。楚人因山麓傾倒。担之爲石窖。中儲米數十石。色全黑。其質如石。驗是秫米。以不透風日。不霑雨雪。故色變而質不腐。且掘得石碑。有東吳陸口將魯肅字。傳爲魯肅所窖。其地在荊州。當時鄧閻儲糧爲軍中要事。亦有備無患意也。按黑米可治腦證。齊子治所撰見聞隨筆中曾著錄。法以九蒸九曬。開水送下。即愈。余因乞得少許。以備藥籠中物。又同時所担。更有簡鐵。上鐫蕭字。篆書陰識。米爲魯藏。則與簡鐵適相合矣。余亦乞得一片。今并藏之篋衍。孫淵如五松園文集中。有阿井說一篇。云濟水重於他水。而阿井爲濟水伏流。更重於濟水。用黑驢皮煎膠。以之入貢。九州各有井。今祇存青兗一井。東阿縣主鑰膠。良惡不同。厲樊榭詩云。家家門外賣阿膠。其鬻者之多可想。佳者必得選材精良。煎至七晝夜。始鎔化無滓。其色雖而黃者。爲小米子汁收。膏色透明者。爲陳酒收。膏色帶微綠者。爲菊葉汁收。膏去滓生新。爲女科中聖藥。真無上妙品。余少時游雲間。唔鹿棄山。其妹爲陳雲伯大令 文述 夫人。中年後。奉道辟穀。竹服阿膠數年。精神轉健。而色較以前尤勝。○按程魚門沈初梁夢華有阿膠聯句詩。

申江鬻蜜餞細。牌名波羅蜜。莫知其出處。後閱明史職官志。光祿寺甜食房。管者掌之。蓋治饋果。以供佛。蜜名波羅蜜。方悟鋪家牌名。即用此典。雅馴可愛。

一兩黃金值五千。囊空欲致坐無緣。朝來忽荷盈斤贈。補貼貧官俸兩年。康熙壬辰年。參價如是。見敬業堂詩註。

蟋蟀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邱蟲爲百合。乃自有知化無知。方其欲化時。屈曲土中。蟠結如毬。已具百合之狀。語載宋鄭景雲蒙齋筆談。又按明繆仲流本草經疏亦云。陽羨山中。白頸邱蟲。至深秋。則蟠結爲百合。他處則否。余及門許生陽羨。結其先墓在張潛。以修墳住丙舍。時已十一月。見土人掘地得百合二斤。

遂購以貽余。小如胡桃。形則平匾。瓣如黃豆。色則全白。其臍則邱蟲泥也。余時得不藥疾。以之煮粥。味殊不苦。疾亦頓愈。聞潘辛芝客游中州。亦購彼處百合帶歸。其形小如盃蓋。色亦微黃。殊不飾觀。而味頗可口。亦能已痰嗽證。其兄麟生。曾以告余。故附錄之。

昔年與邛州牧神木王子蕃。會辦漢南金桂貢。以備皇上薰單夾衣之用。封以黃綾袋。上印朱字。漢南金桂。花乾如通草。不似江廣所產。又曾進藏。解遠賴刺麻俸銀。刺麻賞以白麻細巾一分。泥藏佛兩尊。藏香普洱茶等物。藏中銅佛最多。凡窗櫺間。偏處皆是。取攜所不吝。哈達亦作哈薩。皆遠賴手結之。而口誦經呪。蜀中最貴重云。可值五十金。刺麻年例爲貢品。云大西天僧圓寂後。皆火化。釋教謂之涅槃。事畢。取灰和泥。用銅範印成塼之。可解兵火溫厲之厄。又有一種丸藥。用牛羊酥和青稞米粉。刺麻如和圖克圖和圖什圖。鑽研經呪。以手丸之。如芝麻大。儲於銅瓶。供養佛座旁。能治肝胃氣及外科諸證。傾出數粒。服之即愈。所可異者。瓶丸傾出少許。旋即長滿。但不可瓶盛耳。

明時賀蘭山。未入版圖。故玉器遠遜本朝。錢塘汪師韓韓門綴學中。詳載其說。後與嘉禾陳子茂主簿。同在庶山幕。子茂爲乾嘉時詩人。梅岑先生哲嗣。曾官嘉峪關巡檢。專管玉石稅。凡上料石子。色極白者。內皆有璞。用氈重包。駝負進者。最爲上等。次則用柳條編爲筐篚。其色黑青不等。皆山料。賀蘭山有三河。一產白玉。一黑玉。一青玉。業此者。名撈玉戶。每年例應輸玉稅。官爲經理稅銀。頗有盈餘。巡檢一年。可得五六千金。子茂承乏半年。官囊充實。雖抱關末秩。而竟作調劑美差。例僅半載。即瓜代。亦官途中之異境也。

少時讀田山薑之黔書。有雞蛋一物。後見陳定生 良謨 秋園雜佩。及徐霞客滇游記。亦均載之。劫前。余游幕虞山。於僧房中得皆一觀。其形如地菌。而特大。色白。煮熟與雞肉無異。固知山靈毓秀。凡山水佳處。皆產之。不獨滇黔絕無人跡處也。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歲生於此山麓。明歲則無有。且初出土時。即有牧童樵子採擷急售。遲一日。色香味俱變矣。聞宜興春山。亦生此物。小僅如錢。色如燕支。經宿即壞。名竹茹。余未嘗過。

老友丁蘭堂刺史。士諤 福州人。嘗偕我貢餘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瀹之。名副其實。每瓶重一兩。直佛銀五錢。其茶纖細如繡花絨。色香味俱備。洵上品也。又貢餘大柚子。體長大。瓣八片。子小而少。味甜無渣。非今市肆中物可比。

砂壺至時李四家尚矣。本朝鳴遠專製瓜果式。當世推爲絕作。然見千載一時壺。有觀止之歎。壺爲張叔未解元 廷濟 所藏。名人題詠極多。詳載順安小草。同時有吳楚客 著 著有陽羨茗壺攷。桃溪客語等書。陳曼生司馬 鴻壽 在嘉慶年間。官荊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勝爲揑泥。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鑑賞幕中友如江聽香、郭頻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剔就。然後上火。雙款則倩幕中精於奏刀者。加意鐫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祇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須三倍。越三

十年。上海張子治慮將欲燒沙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治善篆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然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云。

砂壺既以宜興擅名。銘文亦多有可取者。如銑之制。搏之工。自我作。非周秦。石銑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爲我規。鄧月此雲之腴。澹之不曜。橫雲勿輕短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百納。鐲忿去渴。眉壽無害。合懽宜春日。强飲吉。春醪春何供。供茶事。誰云者。兩丫髻。古拳光熊熊。氣若虹。朝間閶。乘清風。欲虹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闌以上諸銘。皆頻迦步青梅史。及壺公自製。竹見於彭年壺式圖中。又有鈿合丁寧改注茶經。鈿合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貫斗飲之吉。匏瓜無匹。瓜形盤眼鳴和。以牛鐸清。牛鐸鬵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徜茗飲。井形煮白石。泛綠雲。一甌細酌邀桐君。一面畫石老。壺銘無珈書。合之則全。偕壺公以延年。延年半瓦。笠蔭暍。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笠形作刮庭蕉。悅親戚之情話。胡盧形。鴻漸於槃。飲食衎衎。是爲桑苧翁之器。垂名不刊。飛鴻延年。天雞鳴。寶露盎。天雞。斟天漿。潤渴墨。合斗時大彬手製砂壺。余見過甚多。僅記最佳者兩壺。一刻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細濤起。一則正面刻負耒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十字。陰面刻一耕夫攜一小兒。長白鶴拳仙蘇。

裝潢志

周嘉胄著

裝潢志

清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抄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盡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至兵火喪亂。蠹爛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刦。百不傳一。於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迹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柴閒之秘者。欲加背飾。乞先於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迹一新。功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勳於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迹重裝如病醫

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甯存故物。嗟夫。上品名迹。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登之爲師。師猶父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寶書畫不可不究裝潢。

妙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蘇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

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于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迹投胎得所。名芳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虹之精。靈惠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聘。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爲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書畫也。

資主和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爲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騁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跡當冥冥降靈。歸託重生也。凡重裝書畫。如超刦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資主定當預爲酌定裝式。彼此意懷。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沈。或煙蒸塵積。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爲妙。

洗

洗時先視紙質緊鬆。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托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漉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微氣重。積污深。則用枇杷核錘浸漬水。令定洗之。即垢污盡去。或皁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枇杷皁角之餘氣。否則。又爲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爲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尚可爲。紙有易揭者。有紙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芨者。雖難。恃在良工苦心。施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于毫芒微渺。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勝澌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尚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侔。視則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襯出邊二三分許。爲裁褾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功成。洗痕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風華氣韻。益當翩翩逸上矣。

全

古畫有殘缺處。用留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爲余全趙千里芳林春

嘆哉。即天水復生。亦弗能自辨。全非其人。爲患不淺。

式

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闊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挂。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淡月白細絹。畫如設色深者。宜用淡牙色。取其別于畫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織嵌

嵌織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善手施能。

覆

覆背紙必純用絲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經過漿水潤透。用糊相合。全在用力多刷。令紙表裏如抄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四。以好絲料紙托。爲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間。與畫有益。切忌用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迹。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豎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爲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防蚊蠅點汚。飛塵浮染。停壁逾久。逾佳。俾盡歷陰晴燥潤。以副得手應心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調。下壁宜燥。脈屏瓦忠。燥潤失宜。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秫米糨子。加少石灰。鍾粘如膠。以之安軸。永不脫落。漲漿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爲上。次用楚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者。堪用。杉性燥。檀脾重。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整。兩頭一齊。分毫不差。矩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上貼

畫貼槩用鯉魚背式。余閒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墨如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大。大小一同。轉腳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著冠。切須留意。瓊瑤在握。自亦可喜。再展背華。則色飛神爽矣。若不三雅酬興。亦須七盌忘心。

貼籤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瓷藍紙泥金字。殊蒼莊偉之觀。金粟牋次之。長短貼近圈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式也。

囊

包首易殘。最爲畫忌。裝褫始就。急用囊函。

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托襯。則氣色滿然可觀。經久逾妙。士出鍾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藏者。最忌椽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經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鹼塊。調水。卻浣衣者。以新筆塗黑處。不可使暈開。將連七紙覆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以去鹼氣。

忌

覆背紙切不可以接縫。當中舒捲。久有縫處。則磨損費心。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牋用白茭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茭止可用之于邊。覆紙還上等迎四料潔而厚者。鍾過則更堅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紫接連。輕之。如卷太長。則先裱前半。壓定俟乾。再裱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爲妙。研令極光。卷貼與卷心相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凹些。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襟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飭。纖一入手。不待展賞。其潔緻璀璨。先已爽心目矣。綾綿包裹。裹用匣。或楠或木或漆。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

册葉

前人上品書畫册葉。即絹本一皆紙挖紙邊。今庸劣之跡。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跡又奢。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恪遵古式而勦今陋。但裏紙厨厨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于外而堅于內。此古人用意處。册以厚質爲勝。大者紙十厨。小者亦必六七厨。裁折之條。後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拓一碑授裝。心力爲竭。先錄眞文。籤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極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非貌婉言致之。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須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跡。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麻或竹。及搨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搨。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跡。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料增。不敢屬望于裝者。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糊用白芨明礬。少加乳香黃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間敗卷。純是蘇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可謂絕勝。開用金箋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砑之。壓壓如是。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雖用其堅如木。但裝者難裁。而可永無蠹蝕脫落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擂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過石灰各少許。打成糊。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外面裝裏仍用麪糊。切記成器後。初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褥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定。其堅如石。永不蠹蛀也。

治糊

先以花椒煮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麪逐旋輕輕糝上。令其慢沈。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沒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另放一處。卻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鍋內。用長大擂槌不住手擂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元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徽候不宜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裹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裹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捲舒溫適。調用之宜。妍媸攸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抄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鎮壓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覆背隨宜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著布。夫南威絳樹。登歌舞之筵。方曳錦綺以助妍。豈容曳布趍趄。以取村姑之誚。

綾絹料

宜德綾佳者。勝于宣和。糊畫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闊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裝也。蘇州執窄。以之作天地。有接縫可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縐爲妙。俗語之終不能也。絹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爲挖嵌包首等用。天地皋綾雖古雅。皋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深藍。

軸品

軸以玉雖偉觀。不適用。犀爲妙。余以牙及紫檀。倩濮仲謙做漢玉雖花。間用白竹雖者。及梅綠竹斑竹爲之。又命漆工做金銀片倭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霜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濕。秋勝春。春勝冬。及夏防黴。冬防凍。

裱房

裱房遮地溼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裱板須高利。蠶窗幔。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祕。深究裝潢。延強氏爲座主。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蹤跡半在弇州園。時有汪景淳于白門。得王右軍眞跡。厚遺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贈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爲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爲聘。新設牀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凡此甚多。聊舉一二。率好事者知寶貴。其重裝潢如此。

紀傷

吳人莊希叔僑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顏顏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篤誠尙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爲照拂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朋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爲知鑑。所新非怪。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爲之。皆噴噴斂服。謂非希叔不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顏元方篤于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值徐公宣爲兩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宣聰穎過人。賞鑑精確。所藏無一僞跡。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莊希叔爲之重裝。公宣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而氣味于人有別。公宣深賞氣味二字曰。非孫陽之鑑。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爲古跡神妙者。氣脈將絕。倘寄托得人。便可超刦回生。再歷年月。垂賞于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婆心。不辭煩瀆。若近代庸迮。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蓋主必自經心。托匠須用蘇紙。自備之。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用扛連如藥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蓋命絕矣。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是毒。尙可解救。扛連雖與蘇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匠心勿令裁傷。庸工或因邊料不敷。裁蓋就邊。或重裱時不揭邊縫。從裏裁截。又將新邊箱進一分。蓋本身過壓。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裱惡式。尙可保蓋之本身。拈裝者慎之。

裱背十三科

輟耕錄云。蓋有十三科。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繼遊綾錦絹帛。一裱板等件。一抄造紙劄。一染製

上件顏色。一糊料麥麪。一糊漿磨蠟。一界尺裁板捍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沈檀。花梨。烏木。陶瓷品用之。一糊刷。一鉸鍊。一條。一經帶。一裁刀。數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裝矣。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名。糊刷擦頰者謂之平分擦。硬者謂之糊梁。

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著

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翟璽、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秘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而標贈諸錄綾悍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見於周公謹氏所記，蓋古人留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洞天清祿所載，亦可謂之詳且密矣。樂坡居士有丹邱之密識，兼清閟之儲藏，此錄十則，悉經講求，自出新意，誠寶墨之金湯，繪林之干城也。張彥遠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涯之生，海內不乏雅流，得此亦悅生之一助云。雍正甲寅嘉平月廿有一日，樊榭厲鶚。

顧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流傳至唐，河南褚公親爲裝背，宋郭若虛猶及見公題記，郭有圖畫見聞志。特詳錄焉。米海嶽以詩題大令帖後云：龜澀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蓋自矜其裝背之妙也。故每得劇跡，必手自湔浣塵垢，界運楮瀝，始入於笈。卽他氏收藏有入意者，亦別與背飾之，如蘇激家蘭亭、張仲容家張曲江誥身、戒之寶章待訪錄可按也。而自藏顧貫維廢像、標識虎頭金粟字、玉牌亦李伯時手琢以結緣者。他如梁之虞和、唐之盧元卿、武平一、張彥遠、宋之趙叔益、元之周公謹、陶南邨，遇法裝名飾，皆謹其條件款樣，以藪嗜古之士。嗚呼，是諸公者豈好爲不憚煩與工藝之流較優劣哉。良以紛墨雖微，古人之神理所注，大可以輔治道，益神智，小可以破囂紛，浣俗氛，至精忠奇孝之點拙，高隱名賢之皺染，又不待論矣。慨夫日月愈遠，楮素之朽糜愈深，求裝潢好手如湯翰、凌假、戈叟者，已渺不可得，況李仙丹、張龍樹、姚明、陳子常其人者耶。致使煙雲黯沮，花鳥深愁，良堪痛惜。吾友周君深憂之，於是酌斟修飾之法，自揭洗至縣骨，凡得一十件，雖未盡與古合，要若已試之方，一一悉有成效，今而後收書家人儲一帙，按法而治，庶不悉俗工莽匠之摹搨塗割，豈非蒔目賞心之快舉乎。先是，予從曝書亭簿錄中見有明人周嘉胄裝潢志一卷，而欲傳寫，忽忽未果，今得受周君是編，精而不苟，簡而有要，知彼周郎自當退避三舍也已。雍正甲寅仲冬十六日，城南友愚弟丁敬頓首拜撰。

書畫鑒識。矜重自古。梁之虞和。唐之徐浩、武平一。皆品目精審。嫥入毛髮。自茲以降。惟君朴有雅好者。屈天下之物力。金題玉躞。照曜一世。寒門素士。能講求雅玩者。蓋難之矣。周君蘭坡。讀書稽古。以其餘力。爲鑒藏者定爲裝潢十則。一一精到。不可移易。知其賞會者微矣。它日過武林。將盡發其藏而縱賞之。引滿狂叫。一大快事也。邪邪王澍書。

前哲已往。其所留貽。僅此殘墨數點。誰之當如頭目腦髓。顧裝潢委諸人氣。吾友蘭坡先生。清眞好古。誦蘇淹遠。其於銘心之品。既性命以之。復著爲此說。以戒好事。觀其立論。閎發淵深。如昔人創物。必造微而後已。蓋深者不能使之淺也。至於題識鑒藏。引覈罕據。初不省度。狡獪滿紙。尤可惋痛。讀王都尉云云一則。向所失物。取次得之。快絕快絕。

乾隆丁巳清和。玉几弟陳撰書。

賞延素心錄

錢唐周二學樂坡著

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又剝蝕古香。況復侈陳藏弆，件乖位置，俗涴心神，妙蹟蒙塵，庸愚桓元寒具之厄，此編法不逸古，制匪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真賞之士，定知寓目會心，祛凡設雅，取吾家草牘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

裝潢書畫，好乎難得，倘幸購劇跡，兼獲法裝，即纖楮蘇脫，宜剔酌修整，不可重背，至古人寸楮尺壑，流傳後世，完好者什不得一，惟治積年黴白，揭去背紙，正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天水瀹洗，治屋漏黃跡，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漉滲，次清鐙艸盤結，依跡輕吸，跡既浮動，即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漉，并塵垢盡出，按揭洗良法，能不損粉墨，不傷古澤，若紅黑黴點及油污，皆之雜毒入心，不能去也。

補綴破畫法，備前人無可增損，惟有經標多次，上下邊際，爲惡手濫割，必須覓一色紙絹接闊一分，才不逼畫位，要之，書畫以紙白版新爲貴，若紙弊墨渝，無論近代，即晉唐宋元短赫有名之跡，亦當減色。

畫背紙用元幅，精勻漫薄，經緊連四種熟，兩紙合一，糊就風乾，視畫之長短闊狹裁割，勿以零剩補湊，交接細止一線，積闊便橫梗畫面，托畫亦用前紙，更揀密膩者，不但省剝護畫，它日復標，且易揭起，可供書畫家揮染，標用宣德小雲鸞綾，天地以好墨染絕黑，或澄月白二垂帶，不必泥古墨界雙線，俗標亦豈有

不用者，上下及兩邊宜用白，大畫狹邊，小畫闊邊，如上嵌金黃綾條，旁用洗香皮條邊等，古人取以趨饒，鄙意劇跡審定未宜疥字，此式不必效之，短幅尺幅，必用仿宋院白細絹獨幅，空嵌其上下，隔水須就畫定分寸，不得因齋閣之高卑，意爲增減，更不得妄加障池軸首用緜薄落花流水葛錦爲佳，次則半熟細密標絹，最劣貼撮竹，即狹畫必釘紫銅四紐，貫金黃絲繩，縛用舊織錦帶，軸身用楠木規員刳空，軸頭覓官哥定窯及衍花白地宣瓷，與舊做紫白檀象牙烏犀黃楊製極精樸者用之，凡軸頭必方鑿入柄，卷舒才不鬆脫，不可過肚，尤忌纖長。

橫卷引首及隔水，用宣德小雲鸞綾，障池用白宋牋、藏經牋，或宣德銹面牋，如宋元金花粉牋，雖工麗，卻不入品，邊用精薄藏經牋，闊止三分，其法以牋裁七分條，兩頭斜剪，再斜接一分黏畫背，餘對折緊貼卷邊際，則邊狹而有力，不但能護畫，且無套邊蘇脫之患，矮卷用如前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牋，次用細密緜薄院絹作邊，或染皮條黃，或標色，亦如前邊法，復背忌健厚，止用精漫經縣連四一層，卷首用真宋錦及宋緞，然不易得，即勝國高手繡鴻龜紋栗地等錦，亦精麗，軸用白玉西碧爲上，犀角製精者，間用之以備一種，須縮入平卷，才便展舒，勿仿古盛出卷外，古玉鐵雖佳，但歷久則甑痕透入畫裏，爲害不小，不如用舊織錦帶作縛，寧寬無緊，冊葉用宣德紙空嵌，或細密標白二色絹，忌綾標，幀若扁闊，必仿古推篷式，不可對折，面用真宋錦爲上，次則豆瓣柟，或香柟作胎，黑漆退光，貴方平，勿委稜角，面籤用藏經牋，或白宋牋，隨作篆隸真行書標題，不得鐫刻。

糊法，用陳天水一缸，以潔白飛麵入水，水氣作酸，再易前水，酸盡爲度，既曝乾，入白礬少許，和秋下陳天水，打成糊，入鍋煮熟，傾盛一缸，候冷，殺以前水，自須一易，臨用入瓷瓿，千杵爛熟，以前水勻薄，大忌濃厚，及標治糊，十日之前，春秋治糊，一月之前，過宿便失糊性，裝潢鄭墨香云，糊若新則硬澀，舊則脆脫，利用在不新不舊之間，說頗切理，附入以備藝林采取。

裝潢，春和秋爽爲佳候，忌黃梅積雨，凝風嚴寒，裝潢之法，但得潤不枯，墨采不伏，層糊覆紙中邊上下之均平，展案盤叉轉折舒卷之熨貼，即未能如張李絕妙，亦今世之湯凌高手也，更須縣挂寶愛，約四五日一易，既不病畫，亦不損標。

王都尉刻句德元圖書記印書畫，米海岳辨出元字腳，趙集賢跋定武閣亭，董宗伯猶議其不識唐彥猷，還知跋尾印記，精確最難，今人鐫法庸劣，考據踏謬，每好附名短赫，正如佛頭著穢，徒貽識者噴笑，蒲案銀錠畫擺，雖古，卻不入品，須合兩頭柄整，平如一字，或作鎖殼形，更須外凸中凹，四棱略規員，用堅老香柟木爲之，挂畫之法，將擺竹貼撮，短幅一二轉，長幅多轉，但不得過隔水，最忌升起，擬上作一曲，與硬折拖落，擬後漢銅繩鉤代畫叉最佳，叉柄覓方竹，樓直節勻者，去青，磨弄滑膩，發其色如蜜，又取白玉若截肋者，琢如新月一痕，制亦雅別。

畫案有宋元退漆斷紋、迴邊嵌銀絲、方勝，不用四足，即案面拖尾著地一邊，略飛捲，便看畫承軸，制最奔

別。他則紫檀鐵木爲上。香柟花櫚次之。長可六尺。闊可二尺。貴方棱。忌委角。有作兩架承桌面者亦雅重。然必襯以青氈毹。或珊瑚色及瑩白氈罽。與精麗錦卷軸才不惹塵。壁桌覓純紫鐵木。制極精古者。不時拭抹。久則滑澤。發光如鑑。若俗制粗脚。竊名董桌。常爲文敏稱寃。可覺厭不用。

小匣作匣。用香柟木。長短闊狹。隨匣定制。一匣容四替。一替容五匣。頂匣提梁。橫開一門。嵌入門上。釘紫銅方紐。紐中起柄。入鎖便鎖。鎖貴精古。覓宋鐵嵌金銀者最佳。紫銅者次之。匣後鑽四穴。入指出替。省卻替橫釘紐。殿制如方几。高不過二尺。兩匣並置。既取看不勞。卽攜帶亦便。大匣作轎。用豆瓣柟。次則香柟木。高亦隨匣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榫。上落鉸釘。用紫銅仿古棱子式。承殿止高六寸。惟轎內塗粉漆及糊紙。卷册用舊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宣德小雲紋白綾。以檀末參新棉花爲胎。不但展舒發香。且能辟蠹。

名畫神品目

楊慎撰

人物本不相對。而精能之至。遂造神奇。僚之丸秋之奕。養由基之矢。皆是也。畫亦何獨不然。人有竊顧凱之畫者。完其廚以示之。凱之自云。此畫通神飛去矣。是雖虎頭癡語。亦有理趣可味。蓋物有形必有神。古今畫者皆曰傳神。畫至神。蓋乎技矣。黃休復州名畫記。以逸品居神妙能之上。宋徽宗則以神逸妙能爲次。以神足以兼逸。逸或不能蓋神也。然則先生論畫。舉神品而獨遺逸妙能。其亦不無見與。范山李調元序。

名畫神品目卷一

神品目

皇人三一圖道家
二十八宿眞形圖
五嶽眞形圖
結鄰奔日月圖月字悉衍
九宮紫房圖
嶽瀆福地圖
五岳尊引圖
太衍元圖僧一行
素女玉房秘戲圖
李八百妹產黃庭經圖
寶誌公十二面觀音相玉道眞新繁人

明成都楊慎撰

巨靈擘太華圖石恪，成都人。
西伯獵渭圖黃筌
七夕夜市圖孫文貴
北風圖劉寅○沈遼等時人，作北風圖，見者覺涼，又作雲漢圖，見者覺熱。雲漢圖
舶船渡海像燕文貴○大不盈尺，舟如葉，人如麥，而指顧揖讓，呼奮嘯，盡得情狀，至於風波掀蕩，島嶼相望，蛟鼉雜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
淮揚春市圖葉仁遇，江南人。
村童入學圖毛一鼎，蜀人。
雲峯圖董院深，樂工。
舞鍾馗圖李雄
綠珠墜樓圖王士元
楚襄王游江圖謝洞
奇峯散瀑圖宋徽宗
憩寂圖李伯時
子敬寄練裙圖米芾
平蕪千里圖
四更吐月圖任才仲
楚山清曉圖米友仁
遙山翠眉圖任才仲，妙絕艷絕
照盃猿兒圖劉宗道○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瀟湘春溜圖郭熙
清江碧嶂圖戴得淳
百鴈圖
千鴈圖牧溪，如淵
雙鶴圖郭熙
山林倒影圖董羽之
嫁小喬圖李伯時
號國夫人圖周昉
晚霞橫疊圖文可
野老移居圖勾龍爽
馮乘四皓圖馮子虛

祖二疎圖顧凱之
漢武射蛟圖張僧繇
金谷圖史道碩，晉人。
雪霽望五老峯圖顧凱之
南朝貴戚圖戚逸
輕舟迅邁圖荀勗
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
張華手弊白鸚鵡自調圖廣無名氏
楊妃架雪衣鸚鵡亂雙陸局圖周昉
武惠妃舞圖張萱
佳人寒食圖無名氏
撲蝶按箏楊貴人等四圖周昉
謝女詠梅圖顧閎
鳳樓十八怨圖宋簡
織錦迴紋圖胡瑗
明皇玉笛圖賈延
管夫人玩花圖趙子昂
管夫人烹茶圖趙子昂
堯民鼓腹圖
三璧山川圖張詢
三峽聞猿圖胡瑗○擅畫有名，當世，歐陽之詩云：「壁中峯巒趙令穰，筆底鼎鑊造化功。」
吳王避暑圖杜霄
桃源早行圖顧閎
蒲萄鵲鵲亭圖文仲
迴阿遠岫圖杜排，成都人。
李陵送蘇武圖周行通
烟嵐曉圖李成
樊帛士女圖周文炬
奏樂天女圖彈琴，臨安人。
江村晚釣圖毛文昌，蜀郡人。

村醫圖
田家娶婦圖
冒雪高峯圖范寬
拜月圖李宗成
潮雞圖李成之江南人
嚶嚶圖趙昌蜀人
子猶訪戴圖白
隔蘆睡鵰圖崔子中
伯樂相馬圖
濟濟貫濁河圖張文秀
楚王渡江圖
瀟湘逢故人圖何
八駿圖周穆王時造史道碩○衛協
金橋圖陳閎吳道子
醉僧圖閻立本
醉女圖
清夜游西園圖顧之
征人早行圖
獨孤妃按曲圖
毛詩圖晉明帝時衛協
毛詩草木蟲魚圖
山海經圖張僧繇
維摩天女飛仙像顧之
滿堂春色徐熙畫桃一大枝
村田嘆歌圖唐無名氏
江南暝禽圖徐熙
春景士女圖
春宵圖元無名氏
鬻鼎圖阮惟德唐人
唐洛陽京城圖

唐長安京城圖楊從期
百川源委圖
鞨鬧圖
麗歷彩選圖
朝皇盤桐圖
春社圖王維
郭子儀宴魚朝恩圖
月令圖王維
瑞應圖孫之
內庫瑞錦圖
古今泉貨圖于公
龍朔功臣圖韓幹
蒼鶻出水圖韓滉
正面九翠圖
渭橋迎代王圖李佑
金步搖宮人圖周文矩
碧桃青鳥圖
野莊圖趙子玉○子玉
江灣漁樂圖楊惠軒
烟江歸艇圖王庭筠
王摩詰詩圖
晴香疎影溪雪春風四圖
青牛道士圖顧之
畫洛神賦圖
阮孚蠟屐圖閻立本
出水馬圖韓幹
嶧桐山圖李昭
江村早行圖
三花御馬眞韓幹

寒江晚捕圖李成

漢宣帝幸池陽宮圖李的時

廬山清曉圖馬夫章

玉環並轡圖金任雨盛○三郎聊清遊軍遊宴，倒城幾顧，虢兒倩，一掬清塵散馬鬼，徐波不流香霧細，龍殿蓮華鬱鬱亡，蠶花彩，出眞妃傳，

勸書圖周文矩

楊妃禁齒圖周昉

樓居春望圖唐人

雪霽聚禽圖趙大年

美人卻扇圖宋人

陶潛夏居圖徽宗

雅集圖佚傳古

春融秀嶺圖杜華老

江山萬里圖

繁香錦鳩圖宋徽宗

淵明渡酒圖王公○雲，幸人，多像謝而少雜容，

軒蛟圖王蜀

馬融橫吹圖

宋太祖蹴踘圖

倦書圖六朝人爰倦書圖，唐閻令寫面臨之，妙在約界濃淡之間，

韓熙載重屏圖

瓊枝春醉圖周昉

孤舟橫笛圖王晉卿

疎梅寒雀圖

淵明臨流賦詩圖

虢國夫人夜游圖張萱

宋懷懿皇后李氏御容用紫色粉，自眉以下，作兩方葉遮其面煩，自鼻端上下露眞色一線，若紫紗蔽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始以錦絲作紫粉，塗抹其面，○按魏宮人段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塗抹其面，

雙禽圖鐵隱○李後主號鍾山隱者，又號鍾峯，

馬騎契丹人胡瓌○凡畫毛鬼，取狼毫疎澀，

桃溪春色圖李公年

瓊花圖宋人

宮騎圖張萱○其從騎有挈金駝駝者，蓋唐開宮人用金駝貯酒，玉盞盛香，

渡海觀音圖傳知遠○足前有小百花，作一大青荷葉，上有散開天花，

轉山北斗圖吳道子○凡七人，中有披甲者，

苔磯靜釣圖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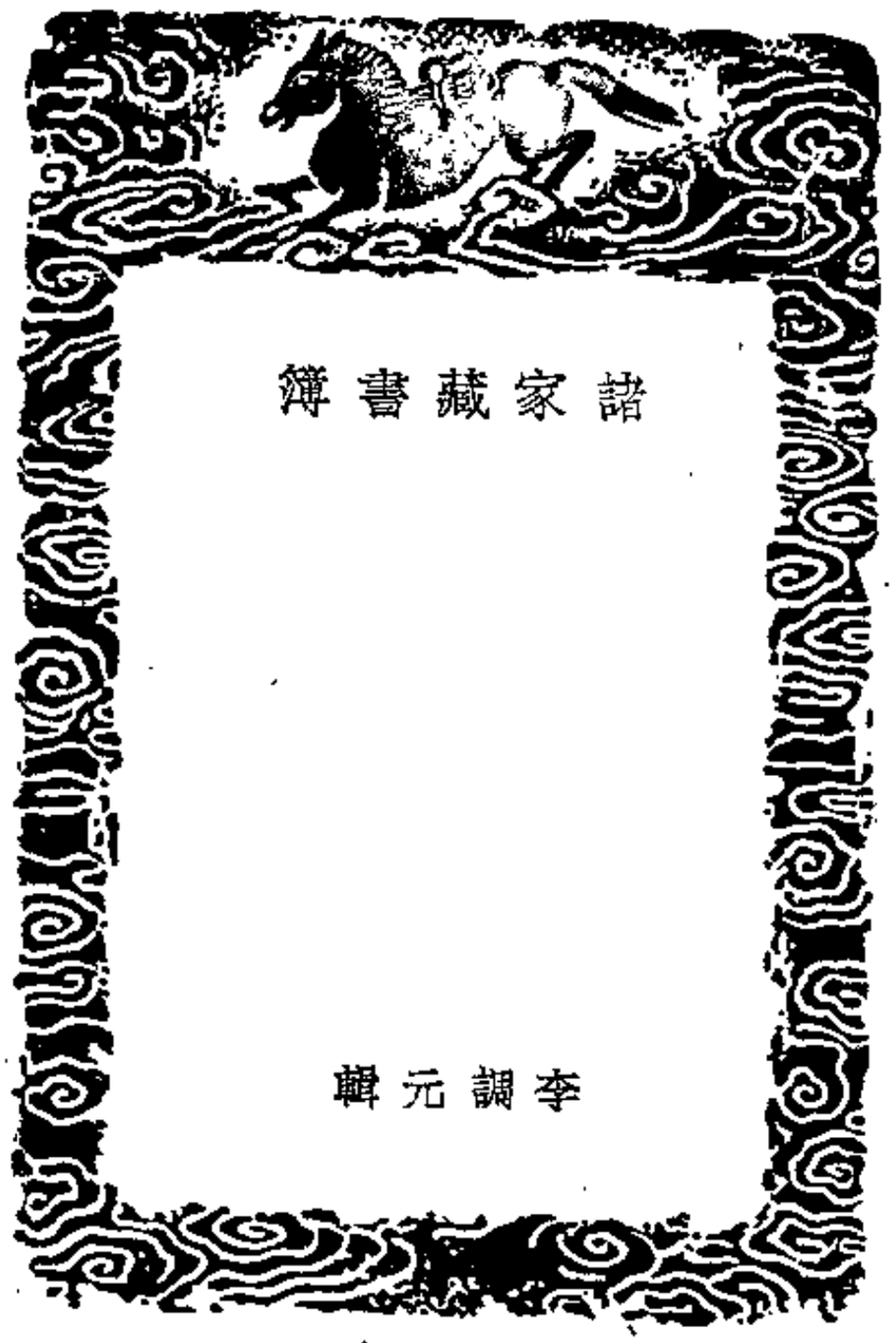
水閣閑棋圖王維○王伾淵敗云，三益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曾輔云，牧不精，不爲神信，

神鷹圖張薦

色竹圖

雪灘寒鴈圖無名氏

諸家藏書簿卷一



宣和御府藏一

歷代諸帝王后附

晉武帝　草書我師帖　警消息帖

唐太宗　正書詔勅　行書詔勅　道德勅　複宴詩　江叔帖　蠶繭帖　好讓帖　眞蹟帖　枇杷子帖　魏仲思改名勅　草書九仙門勅　手勅　無爲帖

唐明皇　隸書五王贊　法空字　喜雪篇　太一字　行書賜趙宣王等勅　訪道勅　嘉貢勅　賜李含光勅二　批答李含光表謝賜　批答李含光表投璧　批答李含光表起居　批答李含光表香信　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表　批答楊勵俗等表　批答裴耀卿等雪篇表　批答裴耀卿等賀雨表　批答裴耀卿等奏謝宣云聖旨　賜裴耀卿等詩　鶺鴒頌　送盧巳赴蜀川詩　春臺望雜言

唐肅宗　行書賜李含光勅二　批答郭子儀表　批答李季卿表　批答李含光表修齋　批答李含光表修功德　批答李含光表錫縑

唐代宗　行書南郊口號　歲功賛　守歲詩　秋中月夜詩　秋日　重陽詩　春日雨晴燕諸王詩

唐德宗　行書批答趙惠伯表

唐宣宗　行書賜李業勅　賜李業手勅　賜李業手詔

唐昭宗　行書賜錢鏐衣襟書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　行書夜宴詩

五代梁太祖　行書御批祥瑞表

梁末帝　行書正明勅

周世宗　行書賜張昭詔

篆書

唐李陽冰　孝德訓　新驛記　千文

衛包　鳲鳩賦

唐元度　千文　正書論書　十體書一

釋元雅　小篆二體千字文

宋益端獻王　二十六體

徐鉉　大道不器賦上下二　蟬賦　篆隸二　千文二

章友直　二經堂歌

隸書

唐韓擇木　隸書桐柏觀記　張載劍閣銘　八分書曾子建表　心經

正書

魏鍾繇　賀冠捷表

宋蕭思話　奏事帖　蕭子雲進寫古文啓

齊王僧虔　御史帖　陳情帖

隋薛道衡　和南帖

諸家藏書簿卷二

宜和御府藏二

草書（章草附）

漢張芝　冠軍帖　章草消息帖

魏曹植　章草鶴賦

蜀諸葛亮　遠涉帖

吳皇象　章草急就章

晉張華　草書得書帖

杜預　十月一帖

衛恆　往來帖

王洽　近見帖

王戎　忻慰帖

陸機　章草平復帖

索靖　章草急就章　月儀　出師帖　七月帖

郗鑒　章草蘭陵帖

郗愔　章草諒弟帖　遠近帖

王廣　仲春帖　章草鄭夫人帖

表　媿何如帖

王敦　蜡節帖

王導　省示帖　改朔帖

王恬　得示帖

王洽　敍遠帖

王珣　三月帖

王珉　力書帖

謝尚　餘寒帖

庾翼　步征帖

王羲之　桓公帖（唐正觀中搨賜附）　朝廷帖　宰相帖　司徒帖　中書帖　侍中帖　尚書帖　司馬帖　太常司州帖　太常帖二　護軍帖　司州帖　譙周帖　參軍帖　謝二侯帖二　朱處仁帖　二附帖　荀侯帖　玩生帖　江生帖　遠生帖　道家帖　龍保帖　員母帖　母子帖　賈姊帖　姊告安和帖　暨室帖　諸賢帖　遠婦帖　兒女帖　留女帖　小女帖　女孫帖　官舍帖　講堂帖　修園帖　屏風帖　門風帖　氣力帖　脅中帖　初月帖（內一輔從洛帖附）　月半帖　二月末帖　二月帖　四月帖　末春帖　去夏帖　秋來帖　季冬帖　雨晴帖　熱日帖　大熱帖　熱甚帖　異熱帖　差涼帖　節日帖　節氣帖　當日帖　雪候帖　數年帖　草書帖　飛白帖　王略帖　臨書帖　數字帖　三都帖二　過京帖　鄉里帖　永嘉帖　成旅帖　山川帖　州中帖　錢塘帖　江州帖　臨川帖　丹陽帖二　山陰帖　嘉興帖　餘杭帖　遠宦帖　附農帖　勿殺生帖　方物帖　旅劉胡桃帖　胡桃帖　山藥帖　祀物帖　純酒帖　裹鮓帖　海鹽帖　鹽井帖　送梨帖（唐拓公祖附）　白石枕帖　高枕帖　石班帖　清宴帖　情慮帖　和書帖　書問帖　樂問帖　知問帖　北問帖　得告帖　得書帖三　二書帖　遣書帖　旦書帖二　累書帖　有書帖　無書帖　頗書帖　喜慶帖　慶慰帖　安慰帖　清和等帖　清和帖四　安和帖　平安帖　安西帖　安善帖　小佳帖　佳節帖　小差帖　奉劉帖　奉待帖　大辭帖　奉憶帖　甚快帖　有理帖　萬福帖　遣次帖　方回帖　省別帖二　此疏帖　瞻近帖二　知遠帖　遠近帖　遠念帖　逋滯帖　丙事帖　先期帖　舉聚帖　界內帖　遷事帖　慨然帖　多幾帖　適爲諸帖　如命帖　阿爲帖　歷量帖　行種帖　送謝帖　所論帖　處休帖　速還帖　數有帖　得熙帖　人理帖　集理帖　舊志帖　重熙帖　甚佳帖　委曲帖　當有帖　晚善帖　晚可帖　還白帖　君事帖

此事帖　平定帖　大都帖　致此帖　昨有帖　豫致帖　東北帖　念慮帖　七十帖　卞賢馬帖　十一月等帖（王羲之草集附）　臨鍾繇所懷帖　草草豹奴帖　正書樂毅論　黃庭經　東方朔畫像贊　定公帖　報國帖　口訣帖　草命帖　行書伯熊帖　諸賢子帖　蔡家帖　家中帖　夫人帖　貧弟帖　諸弟帖　從弟帖　曹妹帖　阮公帖　賢女帖　此月帖　六月帖　九月帖　十月帖　三月帖　快雨帖　夏日帖　極寒帖　快雪時晴帖　州民帖　舊京帖　安西帖　山陰帖　永興帖　建安帖　啖豆帖　青李來禽帖　慈顏帖　平安帖　奉告帖　小佳帖　悉佳帖　自慰帖　敍慰帖　廓然帖　遣書帖　省書帖　宿書帖　十三帖　書魏鍾繇千文

王獻之　洛神賦　侍中帖　馬侍御帖　裴員外帖　裴九帖　崔十九帖　二姝帖　從子帖　左牌帖　腎氣丸帖　服油得力帖　鐵石帖　八月帖　十二月帖　秋冷帖　秦中帖　東陽帖二　東縣帖　丹陽帖　南陽帖　江州帖　廣州帖二　東山帖　下山帖　瀟亭帖　慈意帖　轉勝帖　舉別帖　晚際帖　知汝帖　久違帖　省佳帖　醬酷帖　潛處帖　來遲帖　勝常帖　前書帖　晝夜帖　安石帖　慶等帖　數日帖　遠書帖　二告帖　事後帖　西間帖　復面帖　法願帖　相送帖　處分帖　奉書帖　欲發帖　草草七月帖　跨州帖　尋力帖　正書洛神賦不完　丙舍帖　行書黃門帖　李參軍帖　伸宗帖　蔗王德祖帖　府君帖　阿姑帖　阿姨帖　賢弟帖　數奴帖　外甥帖　吾賢帖　諸舍帖　舍內帖　東園帖　鴨頭丸帖　地黃湯帖　都邑帖　鄱陽帖　山陰帖　安西帖　吳興帖　冠軍帖二　鵝群帖　進退帖　體中帖　授衣帖　思戀帖　如意帖　古詩帖二

詹思遠　草草清佳帖

宋王曇首　餘念帖

羊欣　筆精帖

謝靈運　古詩帖

薄紹之　日寒帖　千文

齊劉珉　承晚帖

梁沈約　今年帖

蕭子雲　千文

顏回問孝

阮研　宰相帖　欣泰帖　得書帖

陳陳伯智　習讀帖

蔡炎歷　寂然帖

蔡證　讀經帖

陸繕　稽古帖

毛喜（一作羲）　從軍帖

江總　餘姚帖

鄭但　民務帖

陳遠　歲終帖　行書明顯帖

隋釋智永　常侍帖　參軍帖　故舊帖　至道法師帖　春雨帖　千文七　臨王羲之言議帖　眞草月儀帖　月儀獻歲帖　千文七　小字千文

唐裴行儉　千文

賀知章　孝經二　洛神賦上下二　胡桃帖　上日等帖二　千文五內一缺不完

徐嶠之　天童經

張旭　奇怪書　醉墨帖　孔君帖　皇甫帖　大弟帖　諸舍帖　久不得書帖　德信帖　定行帖　自慰帖　平安帖　承告帖　洛陽帖　永嘉帖　清鑑等帖　纖素帖　華陽帖　大草帖　春草帖　秋深帖　王粲詩　長安帖　酒船帖　千文

孫過庭　書譜序上下二　千文

周興嗣　贈懷素草書歌

李嶠　遠　隱士詩　遠花詩

張仲謀　赴赴有感感詩

裴素　空餐帖

韋權　論書帖　雙提歌

張庭範　謝安帖　相過帖　東陽帖　王書造寶紙法

胡季良　題然公山房詩　逸草幛　文賦帖　說龍帖　蔡瓊帖

韋孝規　路穆贈雲南太爽

釋懷素　孝經四　自敍　鄧公圖將贊三　草書歌二不完　秋風辭　草聖詩　早春詩　自詠詩　寄人詩　憶人詩　遊山詩　題酒樓詩　酒船詩　勸酒詩　狂醉詩　醉僧圖詩　寄浩公詩　迴鴈詩　論草聖帖　論草草帖　論書帖　神仙帖　遊山帖　下山帖　尋道帖　貧道帖　玉壺帖　仙杖帖　長生帖　臨川帖二　山水帖　山亭帖　早行帖　松溪帖　花發帖　上林花發帖　奉李帖　送人帖　藥物帖　石苔散帖（乘興帖附）　白石散帖　寄藥帖　頗書帖　二謝帖　二謝等帖　奉二謝帖　奉書帖　揮翰帖　鏟老帖　遣興帖　清和帖　近代帖　久在帖　勸靜帖　臨池帖　憑軒帖　勸誡帖　天然帖　本欲帖　足下帖　知命帖　自首帖　世人帖　飛鈞帖　雄逸帖　汝等帖　還期帖　客舍帖　陶阮帖　江公帖　得書帖　師古帖　攻步帖

衣鉢帖　河東帖　咸陽帖　吳郡帖　新安縣帖　醉頰帖　草頰帖　小草等帖　行草筆法
公孫大娘等帖　河內諸子帖　臨王羲之懷間帖　千文帖　夢遊天姥山等歌五
釋亞栖　對御草書歌　觀智永草書歌　觀懷素草書歌　觀高閑草書歌二　幾何賦　瀟湘逢故
人賦二　羅漢贊　開講疏　山寺詩　謝眞人帖　六藝帖　千文二
釋高閑　五原帖　行書中丞帖　雨雪帖
釋智光　贈登第等詩　千文
釋景雲　將箴
釋貫休　常侍帖　千文六
釋夢龜　白蓮歌　粉圃山水歌　梁園吟　襄陽曲　重陽詩　寄新羅劍帖　臨張如千文　千文
二　謝馬騏詩
釋文楚　千文
五代杜荀鶴　雲扇帖
薛存貴　草書慰舉帖　西征帖　秋熱帖　到城帖　到任帖
楊凝式　古意帖
　　付虬帖
宋神仙鍾離權　贈王定國詩
秦忠懿王錢俶　國子直講補牒　手簡
文臣杜衍　天隱子絕句詩
文臣周越　賀知章賦　詩句　千文
　　八分書
唐于僧翰　千文
張彥遠　李將軍征回詩　繼山廟詩　宿僧院詩　山行詩　草書臨王羲之初日帖　臨王羲之還
問帖　臨王羲之思想帖　臨王羲之丹陽帖　臨王羲之清和帖　臨王羲之別紙帖　臨王羲之
書問帖
貝冷該　蓬萊觀碑
釋鑑該　種柳歌
　　制詔告命（補牒附）
唐詔　湯開山
唐告　臨後周顏之儀　周法明　許國師　狄仁傑　郭元振　賀知章二　魏處哲二　魏處哲妻
侯氏　徐嶠之　張九齡考課二　白知節　馬定苦　嚴武　庫令望　魏洽　張庭詢　朱巨川

張楚金　李術　唐大國　渾瑊　齊抗　湯從義　白居易　王審隨二　李德裕　許渾　李
蓋　李思　鄭凝績　朱全忠　李能　羅隱
牒　白寡辭　白彥將　王審隨
五代制　後唐李彥超
告　蜀王宗綰二　晉趙仁寶
牒　後唐趙仁寶　南唐國師告　日本國康保僞告二　大理國相國布燮詔　大理國督爽牒
宋宣和癸卯御府藏（鑑臨山發跋。自此至岳州詩法帖。俱璫瑚紹原本。）
晉二王破羌洛神諸帖（首尾奇絕。）　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　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　歐虞褚薛及
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合。命宋裝年華之。後題以米諸跋。）

諸家藏書簿卷三

宋南宮秘藏法書目

王右軍官舍尚書二帖　快雪時晴帖　吳融博士帖　破羌帖　謝安慰問帖　晉賢十三帖　太令
中秋帖　陶隱居朱陽帖　梁臨樂毅論　智永臨右軍五帖　唐文皇手詔　歐陽詢度尚庾亮二
帖　又春雨帖　褚模蘭亭　唐模大令范新婦帖　陸柬之頭陀寺碑　徐浩右詩帖　張長史秋
深帖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光八郎帖　勝和帖　唐模十七帖　懷素去夏帖　又貧道等三帖
顏魯公朱巨川誥　司空圖附廣歌（一云附晉光歌也。）　楊凝式蓋寫大仙二帖
米南宮書史（元章云：予閱書自首，無觀遺盡，故所自西晉。）

晉賢十四帖（見謝安八月帖外錄。）
淳化中，太宗特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見謝安八月帖外錄。）
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寶蒙審定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搨，遂全並過，後歸王詵家，分為三
帖云，謝安帖以墨重並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李璋云，亦勝於王氏。
晉右軍行書帖眞蹟（見右軍帖，恭帖版。）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秘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逸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

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因日夕云云。此使鄰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廢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謝云。書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今送。一云。鶴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下一印曰。脩德樂道。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恭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詐書一卷。又張顛紬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孝廣處。

王羲之來戲帖。見右軍來戲自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綴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薛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歷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貧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賣之。余時遣裴丹徒。約王君友增宗室時盈。雖務令輻。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嘆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是貧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見獻之送梨帖外錄。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跡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晉庾翼稚恭眞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數字。上有質蒙審定印。後逸張芝、王羲草帖。是唐人僞作。藁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紙於瓦礫。可嘆。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蔡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張書眞草。是眞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眞。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見智永歸田賦外錄。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蹟。末後一幅。上有雙鈎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跡一卷。各以一幅眞蹟在中。搨爲數十軸。若末無鈎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荊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增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歐陽詢行體。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唐摹右軍四帖。一帖有裴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裴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諸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書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宏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裴熱一帖。歸薛紹彭。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兩本。一以見贈。

唐模右軍帖。雙鈎蠟紙模。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章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尾。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又率更令碧幾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李錞收歐陽信本行書兵箴。是劉沖之丞相家物。

處世南頭眩藥方雙鈎模本。在鮑思傳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右軍書。雖賺可笑。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見世南本帖外錄。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勞開字字寫之。至蓼卿二字。得麻一斗。鴉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摹賢詩。御史檢法李公蘇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褚登善枯木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鈎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于潤州見之。

文勛有一軸黃麻紙。李陽冰少時書。

呂程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繹盧石刻相似。

劉溪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狡獸夢搏赤猿。其力甚于魏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視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貞觀字印之。入御府。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

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筆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逐語斷處即勁作一軸黃油摹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余于皎然諸集中得之

唐坰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一同是摹年眞跡每辨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主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又薛紹彭收張伯高少時紙上草書兩幅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眞跡亦無古印跋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非眞跡在王詵家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故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歸余

蘇子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蹟又有與大夫帖一幅當是其婿今在王詵家

唐鍾紹京書千文見紹京本帖外錄

顏眞卿不審乞米二帖見顏魯公李君帖外錄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眞字云陳拙抵罪也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依邇是字類糾宗碑淸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曾公一軸五帖見右齋言在兄處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憐字勁去碧牋宜墨神彩飛發龍蛇生動視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敬師誌歐陽詢陽帖並同葬矣亦可嘆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云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沖序乃其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放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攻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智光歌張顛智光亞棲等書韓馬戚牛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紙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牆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勁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歡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帖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壽塞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僧庆云與王欽臣家雜色類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淸家

鬼端詮收懷素與皇少卿來大紙一軸筆勢簡古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縫上草書老筆特妙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蕭宗行書綾紙千文歸於錢景湍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眞跡

洪元順集右軍越州寺碑眞跡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沿葉至越爲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張直淸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奸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太和印及題顯德歲時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

劉涇收許渾烏絲闌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盡是面覩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勁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孫在其後由江仲容家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于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謀言定于社稷先覺合於書藝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束帛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官借留余家半月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府勅側書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粘於前頭迹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勅吏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州鄧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六淸鑒帖與眞吏無少異又模懷素自敍皆歸余家今歸吾友李算一如眞跡程師孟語余四十千買得古摹蘭亭一本自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

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餞唐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坰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

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戲，外無曲筆之所，故不薄上，而諸位成有法書，臨搨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字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總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絲絮花綾，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爲篤論。人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搨而藏諸，何陋之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檳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皺紋，錦蓋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于其後，又以臨廣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達直，今在三館爲背，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閣書記，乃余驗破者。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烏跡自然之狀。

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遂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方可冠古今法書之首。

諸家藏書簿卷四

襄陽鑒收法書

余自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帖二，貞觀御府物，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鏞家印記。

晉右軍官舍尚書二帖，見右軍二帖跋。

劉涇于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先于唐坰處得右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原裁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嘆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貞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連無平均，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愴甚，懶展閱，愴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嗟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

王羲之破羌帖，見破羌帖跋。

快雪時晴帖，見右軍本帖跋。

王羲之十二月帖，見子敬本帖外錄。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置，隨世所尚，規摹歸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皆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入閣帖中，次陸機衛恆帖，衛亦模入閣帖也，後余以摹易于劉涇，分前四幅與李鐸，皆貞觀間一種僞好物。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觀書，嘗蓋覽焉，蘇洎、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樂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片字，足字，轉筆跋處，毫隨之，於斫筆處跋處，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蠟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筆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或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模，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文處，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見蘭亭帖。

宗室叔益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于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諸家藏書簿卷五

宋潤州蘇氏家藏淮海張邦基墨莊漫錄。

太宗賜易簡御書朱玉大言賦并名眞戒酒批答

鍾繇賀吳滅關帥上文帝表　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　雪晴寄山陰張侯帖　獻之秋風詞

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　唐褚遂良模本蘭亭　李太白天馬歌　賀知章醉中吟　張旭書逸人壁

顏魯公進文殊碑　讀李陽冰篆　新泉銘　永禪師眞草千文　齊已題贈（以上皆眞蹟。）

賈似道悅生堂別錄（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跡。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今除知名跡。敬悅生書跡記者不錄。錄其稱題者。著于篇。）

崔瑗臨史游急就章　王廙仲春帖　王導省示帖　衛恒往來帖　王徽之至節帖　王珣三月帖

張翰別氏帖　王濛餘杭帖　張翰思鄉帖　孔琳之日月帖　謝靈運古詩帖　梁武帝異趣帖

王筠至節帖　蕭思話奏事帖　王僧虔陳情帖　蔡景歷寂然帖　陸繕稽古帖　唐代宗守歲詩

裴行儉千文　李陽冰篆書心經　李白乘興帖　徐嶠之天童經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白居易豐年帖　杜牧之張好好詩　張籍希深帖　李商隱正書月賦　陸希聲贈蔡光詩　許

渾烏絲欄詩稿　杜光庭詩帖　楊庭五蘊論　薛濤雲草詩　韓偓芝蘭帖　蘇灌芝蓮磨帖　王

仁裕送王丙儁詩　錢鏐貢棗帖　歐陽修贈蘇子美詩　石延年大字詩帖　陸經武林孟　陳景

元巖棲賦　張九成小字黃庭經　釋法暉細書經塔

行臺右丞李公家藏

李陽冰移三墳記（字三寸許。大字三百有奇。宜和題籤。別有墨本。亦高宗題跋于。）

蘭坡趙都承與懃家藏

漢張芝久回帖　晉王右軍鵠鳥帖　快雪時晴帖　玉枕帖　官舍帖　奉告帖　瞻近帖　東方朔

畫贊　大令可必帖　動靜帖　未遲其事二帖　勝常帖　書謝安碑眞蹟　洛神賦　晉謝太傅

八月五日帖　晉人書曹娥碑　孫綽蘭亭述　鍾元常習捷議事表　蕭子雲急就章　索靖出師

頌　梁阮研異事帖　隋僧智永法華經　春雨帖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眞蹟　高僧帖　褚遂

良臨內舍帖　心經　高僧帖　臨蘭亭序　歐陽率更卜商帖　書亂　書鄭封葬事實　陰符經

草書策路帖　性慈帖　陸柬之行書千文　保安帖　書蘭亭詩　唐人雙鈎蘭亭　唐人臨黃庭

經　唐人書道德經　湯普徹臨蘭亭　景審臨黃庭經　高閑上人千文　唐人書月儀帖　唐薛

河東心經　唐撫戎路帖　唐人雙鈎王洽圖　唐臨十七帖（楊漢公帖）　唐人眞草千文　唐臨右軍頗

神帖　唐臨右軍稚恭帖　唐撫右軍孫氏帖　唐摹右軍修禊帖　唐臨右軍吳興帖　唐臨大令知

汝帖　唐模右軍周大嫂帖　唐撫僧翰書千文　柳公權書心經　陰符經　蕭遘景公帖　唐人

書樂毅論（或云。虞世南臨。）　李邕書長短句　口味帖　吳融博士帖　詩帖　唐撫褚亮豪傑帖　唐臨羊

欣移居帖　唐木板蘭亭　顏魯公自書誥　頓首夫人帖　顏光祿帖　劉中使帖　湖州帖　展敍

帖　唐人書　巨除拜錄　賀知章詩帖　千文　唐僧齊已懷廬岳詩　張旭論書帖　草書眞蹟

書陳列右意　唐憲宗手勅　洪贊書雙生軌儀　唐人出紙帖　御仲恭雜帖　唐撫九正異熱

帖　厲少府帖　徐浩書李氏帖　李須撫贈別詩　懷素書大風歌　猛虎吟　威春詩　自咏詩

臨右軍種藥帖　論書帖　松聲帖　唐章璠眞草千文（璠一作樞。）　李景讓手帖　張廷範謝安帖

唐吐蕃首領詣　楊景度三住銘　宿鵲詩　雜詩　書寢帖　珊瑚帖　李後主道院碑　歸命帖

眞照臨劉中帖　宋杜郎公衍帖　歐陽公十帖　寫鄭公碩帖　蘇才翁墨蹟　悉悉國王書

王荊公　筍集句　蔡忠惠米襄陽胡安定雜手簡　神宗御書飛白記　司馬溫公通鑑稿　唐胡

英孤山詩　張文公潛雜詩　秦少游手簡　至道中公按　鄒忠公誥諭　鄒志完論章惇疏　十

相帖　李西臺擬元封詩　使淮詩　早年帖　米元章臨破光帖　北窗詩　書小楷千文　襄陽

曲　尹和靖悼書西銘　蘇東坡書韓文公廟碑　詞翰長短句　與張厚之手簡　與孫節樂語

前後赤壁賦　烟江疊嶂圖詩　魚鮮冠頌　試諸葛氏筆　病住帖　書鮮于子駿事　宜州家詩

修橋三帖　湖州墨妙亭詩　超然臺賦　人參賦　顏樂亭詩　眼藥方　書六賦　變杜賦　與

惠勤詩　墨君堂詩　海市詩　游徑山詩　懷內詩　詩翰　蘭芳楚辭（已上並東坡眞跡。）　黃山谷書大戒

禮　田園樂詩　嘲熱客吟　臨顏魯公祭伯父文　書范文正公廟詩　校韓魏公詩卷寄老老

枯木賦　跋顏眞黑兎　書東坡文　漁父詞　禪語　別官賦　大孤山詩　醉中歌　壯游詩

古懷頌　楞嚴咒（已上范山谷跋）

趙子昂家藏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米元章寶章待訪錄

張仲悅家藏

謝尚餘寒帖　古完本瘞鶴銘

襄州趙宏道家藏

高宗御題淳化刻

濟南張與可家藏（與增湖綢異）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　唐模右軍周大姨等帖　許渾烏絲欄今體詩五帖　懷素猛虎吟　僧宏元齊集右軍書越州寺碑　歐陽詢卜商等帖　韓文公書名諱　孫公自書誥　元微之和樂天雪詩

韓愈尺牘一卷（山谷跋）　唐模羲之問極三帖　皇象急就章（蕭佳，當是第一本）

雍治書清臣家藏（與增湖綢異）

李北海縉雲帖　柳書李氏墓記　魯公鹿脯帖　唐文皇手詔又好謙帖　蕭子良變體書唐人臨孫過庭千文　唐人摹蘭亭（內府著本）　伯時孝經

喬仲山家藏（與增湖綢異）

顏太師馬病帖　智永千文（宜和內府）　高閑千文（趙明誠故物）　張旭承告帖　僧夢閑白蓮詩　張長史帖

章草王粲詩（宜和南唐）　智永筆力帖懷素臨　東坡小楷金剛經（全用蘭法）

郭北山御史家藏（與增湖綢異）

唐模右軍重告等六帖　右軍快雪時晴帖　右軍奉告帖（諸人跋）　徐會稽寶林寺詩　楊景度永興詩帖　歐陽率更道夫帖　唐人節史　右軍七月五日書

紹帖　胡季良臨右軍郗家信帖　右軍送梨帖　陶宏景屈鐵帖　孫過庭書譜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序　楊景度十九郎帖　稽叔夜聽雨帖　魯公江外帖　陸來之蘭亭詩　歐陽詢稽古稿

高閑九原帖　白居易行元微之告　陶貞白書丹經　唐告　李邕口味帖　東坡致語稿　山谷老將行　山谷椶櫛帖　唐模右軍瞻近帖　晉王詢伯遠帖　東坡黃案上清儲祥宮碑　右軍此事帖（白麻紙上行草後一行，然欲不可長，非藁非臨，前人直以爲眞跡，殆非過許，上古印甚多，莫可辨，一四寸許大印，後去八分，略見御字，如此宜和、瑚昌兩朝小璽，及用玉中觀玉印，秋壑說生并封字印，徽宗御筆，泥金書籤，奇物奇物）

王子慶家藏（與增湖綢異）

右軍羲鮓帖　畢瑊手狀

吳門季宗元家藏

林藻馬病帖（未見）　謝安八月五日帖　楊景度瑯琊帖　吳道徵告

天台謝弈修家藏（增湖綢紙多敬則）

虞永興頭陀帖（有機暇清賞，文鑑公記，珍玩甚堅，紹興璽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傅仲敬）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東坡醉草　又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眞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秦少游數帖　周越書劍器行　唐劉良臨元陵挽郎告（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進呈，領吏部選袁滋，袁滋，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知吏部選杜黃裳，尚書右丞趙憬，郎中袁滋，郎中袁滋，三敬，永相李林甫，韋陟，袁滋，三人名後，又稱陳尚庭四十三敬，按天寶故年爲敬，前人之年號，亦以敬代，永通也，告身乃用蠶紙紙，致不可曉，後有前者沈敬，尚父吳越王衛，所親蘇帖，未有知是之多且皆也，）　王脊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瀑醴四器納上，稱以瀑醴酒，可謂好奇也，）　蘇氏譜系帖（自源明坡穎而下，凡五世，世各十有餘帖，爲六巨軸，平生僚舊印，最少總篆，乃今所謂填墓也，用辨私印二字，尚書戶部員外郎米芾審定，）　吳越承制（大略如誥勅，後書天下兵馬元帥，袁滋，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草書判，忠懿王草書判字一花押，）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赤壁賦　吳越王鏐

諸家藏書簿卷六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家藏（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浮休居士米襄陽跋紙，）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用紙上大書，極佳，）

弁陽老人云余家亦有米老自寫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序，畫絕妙爲穩生豪奪去，甚惜之，

喬達之賀成號中山家藏

智永眞草千文（一本靈宗題，有政和宣和印，一本永興軍節度使印，韓侂胄印，）　顏魯公馬病帖（高宗題簽，）　李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惜不全，）

無逢卿敏中家藏

王逸少十七帖（蠶蹟五紙，）　不出戶帖　唐孫過庭書譜（蠶蹟上下全，徽宗瘦金御題，有政和宣和印，）

張受益讓號古齋家藏

李西臺書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足寶秋壑敬物，）　米元章帖十二册（各以其類爲册，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線，足輕侮，曾敬物，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奧衛王府，）

王子慶家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墨花滿面，後一行空處，有李茅岩跋，夢鷗堂二跋，跋上有白石生四樣之印，又有鑑湖周郊，雅風庭印，甚奇，及脊背內與尊三古印，）

雲烟過眼錄云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後歸碑驛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繼歸蕭子岩之姪

況介文，最後爲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中弁山，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渰，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嗣歸賈氏悅生堂，至王子慶處，轉鬻李叔固家，其子仲庸垂世，又鬻之他人，弁陽老人識。

趙太祖御批三卷　眞宗御書封泰山禁音樂批　仁宗賞白使面六枚　哲宗御書便面（掬水月在手二句，有御押。）

英宗傳名宗實，監押侍禁私書，及齒藥方云，生乾地黃、細辛、白芷、蛙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藏瓶，均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觔，煅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爲細末，早晚揩齒，堅固，治齒血等症。

李西臺古篆拜行書風后廟碑（印文此一國號日，編上，編丸。）　欽宗徽兵御書上，編丸。　高宗御書損齋二字并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鎬已下題名，在後。）

張興可斯立號繡江家藏

陶隱居小字黃庭外景經　張旭草書眞蹟（六一翁跋。）　楊凝式千文　元微之轉官誥

王介石虎臣家藏

晉陶宏景書板帖（見東觀餘論。）　唐劉良驗告及江南周宗卿詔（用書誥之印。）　吳通微清泰寶古（書體佳甚。米老自跋。）

宋太宗御書十餘卷（上用內合同印。）　太宗尹京時禁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開封府印。）　眞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既無衛位，只押而不書名。）　徽宗數幅（皆虛分中書進呈短奏，皆親書照已旨。）　欽宗御批（示付程振，用御前之寶。）　李建中書絕句（雖已無聲花已老，雖知三月遠頭時。）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杭妓周韶詩

郝清浦清臣家藏

蘭子雲出師頌眞蹟　唐模楷帖　孫過庭草書千文（五色紙上，其縫內各有參字印，或謂唐太宗，或謂宋太宗印，中唐宏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雙龍圖印，前後宜和政和印。）

張蘋家藏

御府蘭亭類考十册（凡百餘種。）　高宗十七帖（內臨八帖，後有跋。）

鮮于伯機檀家藏

晉武帝眞蹟（有唐人跋，宣和御府物。）　王右軍與桓溫薦謝元眞蹟（用麻紙書，字輕清，不類遠少，後有跋，爲蔡確跋，爲楊和王故物，紙舟錦標首，殿然著色畫，蓋宣和法錦也。）　索靖月儀帖短卷（詳見宋靖書考。）　沈傳師書（詳見傳師書考。）

王一部唐類書也，所引鉛子、槌子、尸子數、皆古書也，天寶十年十二月，僧書臣胡山甫書，字極遒麗，至唐大中年間，方自館中雕書棟出，是時止存一卷，後有奧館山甫印，用麻紙列館中與羣之人，及三校姓名，廓卷，皆紹聖間人題跋，其後知張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薛紹彭、及諸人在內，按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太宗貞觀年間，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敘籍，雜其精義，至十年書成，武城，南唐堤，說鄭詔初寫，今刊本作雜說初寫，非也。　雜帖一册（內有劉經墨跡，印文曰劉巨濟特，特字甚新。）　東坡書詞一云東坡，東　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又鐫州錦江書院本。　太平州重刻本瘦鶴銘

郭祐之天錫號北山家藏

晉右軍得告帖　又快雪時晴帖（皆眞蹟，有米老跋，遂以名書，且刻石，秦蘇皆見此二帖，神韻精彩。）　梁人隨筆告等五幅　唐徐浩寶林

寺詩眞蹟　唐模蘭亭又千文（李山甫故物，有米老印，又有李當揮長印，南唐撥蘭鶴標首。）　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覓食料禁不批放耶，呵呵，又一帖云，花四枝，謾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單外二字甚新。

天台謝奕修發浩齋家藏

陶隱居小楷大洞眞經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虞永興頭眩帖（有鑑賞，文洽公言珍玩，長笠軒印，亦有紹興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倩仲跋。）　唐良驗元陵挽郎誥，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杜黃裳、右丞趙景、郎中韋夏卿、唐陳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景融，又稱陳倚庭四十三歲，故年爲歲，而人不可曉，後有向若冰跋。　楊少師手帖　周越書劍器行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書判字一花押。

吳越承旨（大略如誥帖，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王銜。）　李西臺詩　蘇洽浪坐書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蘇長公書繡觀音贊　又醉草溫公帖　東坡救月帖并贊（弟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白源明坡頭而下，凡五世，世各十餘帖，爲六巨軸，生平所昭蘇帖，未有如是之多也。）　秦少游敗帖　李伯時九歌（賈偉、吳傳朋跋。）　王晉卿八帖（晉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湯餅四盞，新上，以酒稱餅，可謂好奇。）　米南宮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元章書楷書法，并青山白雲，老米辨印帖。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家藏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藏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正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襖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襲學士。

總管大中潞陽趙伯昂仁舉藏（見達澤遺元旗仲謀空燕遺眼續錄）

王右軍屏風帖（硬黃紙書，鐵宗泥金題簽，首尾天水宮敎內府圖書等印，並全。）　又司州帖（有黃紙書，章宗泥金題簽，明昌七印全。）

楊元誠家藏

唐王建宮體小書宮詞（一百二十首，極其婉轉妖嬈，今人必不能及，後有錢廣王印。）　押韻，蓋宜和內物也，其字皆草草。

余家舊藏

司馬文正公手錄、宮鄭公使北日抄一卷，其長五六丈，字畫雖若古拙，而首尾端書如一，蓋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此卷見之丞相徐國公，必大，子充鈔之跋。

明金閶城西張氏家藏（見都元敬寓意編）

鍾元常薦季直表（上有書錄堂、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舊存此山物。）　薛紹彭四帖（張伯雨跋，趙松雪、金薤、吳跋，後補跋，林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紹書，定爲眞蹟，予不不敢以爲然也。）

宜興尹氏家藏

褚模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蘇易簡題，有若象大子一首，後范文正、蔡君謨、裴煜、沈括、世跋、宮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弟，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跋定，此卷後歸陳，與酒紙帶，燈下火，觀此，則印印昌黎跋，亭蘇跋，鳴矣。）

朱性父家藏

米臨黃庭經（今歸石麟）霜。　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　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

李少卿貞伯家藏

懷素酒狂帖（後有楊凝式題定。王谷翻跋。山谷題名。是光編士人家物。非真跡。）　山谷草書一卷（後有黃庭堅跋。紙墨如新。爲黃書之最。少卿書來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谷寺得之。）

寧波謝氏家藏

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行。草。稱後學文天祥書。無印章。王伯厚題跋。）

馬主事抑之家藏

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爲元人真文清公物。按米氏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韻最爲雄異。年少時嘗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溫井京云。大梁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公言僞然。觀者元章識華字印。中間華紙。甚有如予書者。面論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已藏米臨顏爭坐位帖下。不錄。）　山谷書陰真君詩一卷（跋內。不錄。）

南京梁中書家藏

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草。）　東坡謝陳后山惠巾詩（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薛堯翻藏。）　陸放翁大行書詩一卷

常熟劉以則家藏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齋蘇才翁跋。江陸卞氏物。非眞。）　老米作朱樂圃墓表一卷（亦非眞。）　元李學菴紺碧唐絕四軸（眞字。大學顏魯公。）

海鹽張黃門靜之家藏

顏魯公祭姪文（吳興中趙氏藏印。）　宋人雙鈎唐模蘭亭（漢中趙氏藏印。）

袁戒卿家藏

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一冊（楊凝式而下。共五十五人。）跋一冊

顧少參家藏

懷素草書千文一冊（少參得之河南民家。）

遼東崔黃門文明家藏

宋饑文偉鄒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松江曹涇陽氏家藏

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

宜興徐閣老家藏

東坡小楷乞居常州奏狀（謝采伯跋。）

蘇郡王氏家藏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小米鑒定。上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兵生堂圖書。）

范氏家藏

范文正公書伯鱗頌（黃絹小摺。宋元名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歸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爲三絕。范氏子孫嘗模以刻石。眞跡今歸我莊。）

姚氏家藏

歐陽公寄姚子美詩眞蹟（端少陳皆爲前。洪武中。住北平授薛寺。得此帖于戍家。自有跋。今藏於其孫廷用。）

侍郎吳公原博家藏

唐林藻深慰帖（宋嶽府物。）

僉憲劉公廷美家藏

宋黃嚴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時范石湖李泰發諸名賢手帖共一冊

相城沈啓南家藏

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黃文節米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冊　王文正秦淮海米襄陽樓攻媿楊慈湖諸賢手帖一卷（林和靖與僧二帖　蔡端明自書絕句詩　蔡蘇黃米真蹟一卷、李龍眠作圖。隸字書。勞注云。是壁賦海岳帖。共八節。唯前賦不完。）　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亦大真字。）

米元章自書詞一卷　李忠定張忠獻趙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札一卷　張忠獻父子與崑丞相劄子　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萬疎齋諸公詩跋

吳江史明古家藏

唐趙模集晉字千文（褚河南書文皇哀册文（硬黃紙。米友仁鑒定。）　歐陽率更夢奠帖（行書。疑是臨本。元郭畀天錫藏。後人楊東里家。郭、楊皆有跋。）　顏魯公與劉中使帖（凡四十一行。行書。元王芝、張晏政、白遇測。鄉下福、田師孟諸跋。爲嘉興故物。）　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全跋。胡瑗等題名。）　宋賢諸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胡邦衡、文文山而下。凡九十八人。）　王佚老二帖（大字行。）　朱文公與六十郎帖（行書。以尚書、楊鐵月跋。）　宋孝宗賜虞丞相手詔　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趙子昂、柔上題跋。）　元張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題識。）　子昂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　松雪書歸去來辭一卷　鮮于伯機自書詩文一卷（小楷。伯機文扇。）　周伯溫書四體千文一卷（前畫伯溫小像。門人將宛侍立。勞有自贊。蓋周公書以贈宛者。宛、蘇郡人。亦精篆書。）

明古復有薛尚功蔡鐘鼎款識眞蹟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沐齋書房。趙孟頫鑒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爲吾鄉沈雄仲藏。雄仲名洪。元巨宦號萬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吳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吳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籍多付煨燼。唯此帖及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豈奇寶鬼神固衛之邪。南濠都穆識。

崑山黃應龍家藏

吳傅朋游絲書　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　金顯宗雨竹（上有張騫奇賞跋。）

嘉興王廷槐家藏（都元敬紀。）

張長史春草帖（白麻紙。眞跡入宋祕書。題名跋甚多。）　顏魯公祭姪文（呆齋子。在海鹽黃門解之處。）

梁溪華氏眞賞齋法書（文太史像仲敏名。）

鍾太傅薦季直表（貞觀珍祕。）　王右軍袁生帖（跋題。）　謝靈運書古詩帖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草

王方慶通天進帖（上有建隆史館印。）　顏魯公朱巨川誥（宣和諸藏。）　眞卿與劉中使帖（□□幕州帖。）　徐季海絹上楷書

道經　蔡君謨手牘　黃山谷眞行劉賓客經伏波神祠詩冬日二士兩來　草書諸上座帖　太白

憶舊遊詩　高宗黃素黃庭經　岳鵬舉與奉使郎中劄子　趙承旨臨鵝羣帖（有郭祥之、宣仲章、龔子敬等跋。）

臨大令洛神賦（有處伯生、李鳴臨、袁仲長、柳道傳等跋。）　虞雍公敏賦（邵菴行書。）　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蔡中郎石經

殘本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曾刻、定武蘭亭帖（賦云。小楷諸帖。則樂毅碑刻之眞。蘭亭初搨之跡。黃庭遺字之精。洛神全賦之貨。與大庾之破邪。歐之白鹿心經。禊之之陰符度人。柳之尊勝清淨。又云。烟元眞之丹竈。以樂毅論有青蛟筍、綠裂衣印。爲獲志和也。）　淳化祖測（賦云。廷珪墨色之古。樂錄宋木之效。坡老書之辨。趙公姓印之文。又有太清所摹。）

豐道生眞賞齋賦中云。暨乎劉氏史通。玉蠹新詠。（上有建業文房之印。）則南唐之初梓也。而宗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之精帙也。苟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紹興間親本。汝陰王鏊序。）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攸罕。宋批五禮。五采如新。古註九經。（俞石澗蒙。守溪歐。）南雍多闕。蘇子容儀像法要。頭稱於諸子。張查遠名畫記。鑒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記。六臣註文選。郭知達集註杜工部詩。（共九家。曾南豐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五百家註韓柳文。（在朱子前。齋中。諸書文選。黃柳尤精。）劉賓客集。（共四十卷。內外集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歐陽家藏集。（刪繁補缺。八十卷。）（此所傳止一百卷。嗟此本一百六十卷。）三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傳止一百卷。嗟此本一百六十卷。）

曾子。韓非。三國志。（大字本。淳熙乙巳刊于溫州。韓運訂公器。）

鮑參軍集。（十卷。）花間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十二卷。范攄。）詩話總龜。（一百卷。阮閱編。）經鉏堂雜志。（八卷。盧川倪思。）金石略。（鄭樵著。笪氏藏。）

寶晉山林拾遺。（八卷。孫米遠刻。）東觀餘論。（樓鑰等跋。宋刻。初印。紙漫漶。端精。卷帙甚備。世所罕見。）唐名畫錄。（朱景元。）五代名畫補。（劉道醇著。）宋名畫評。蘭亭攷。（十二卷。孫世昌撰。）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若齋中紫桑小几。寶晉俗物。下有苦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時諸侯所用之器。子石研。色紫如嫩肝。一眼徑寸餘。有黃暈淺深八重。間以白質青花點。傳葉三藏自西域歸。過峨眉寶見溪。見兩石子鬬。攬得其一。以爲硯。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曰。能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陽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鈕。雕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碎花。又一印曰。三槐之裔。通身古臥鹿。朱文螭鈕。刻深而奇。溫潤無比。高宗吳后二印。賞志堂印。白文螭鈕。賞志主人覆斗。臥鹿。俱精絕。其白玉螭鈕二印。改刻瓠印。曰眞賞方印。曰華夏。一曰眞賞齋印。扁則李四涯八分書。以米元章平生有眞賞印也。　嘉靖二十八年南禺外史豐人叔爲敍賦。

諸家藏書簿卷七

嚴氏書紀

嘉靖乙丑五月。提學寶崖何公、檄余往閱官舍嚴氏書。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之諸宅。所藏書畫。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克畢事。當時漫記數目。以是不暇詳別。今日偶理舊篋。得之。因重錄一遍。稍爲區分。隨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衙清凡。時一披展。恍然神游於金題玉躞間也。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文江草堂書茂苑文嘉。

法書一（魏一。）　鍾繇薦季直表一（初藏吳中張氏。後歸石田先生家。復在王元美處。吳匏菴定爲眞蹟。紹興間親本。）　戎路帖一（唐摹。晉今六。）　王羲之此事帖一（蹟眞王氏本。乃金章宗搨物。凡二十字。紙墨如新。精神煥發。傳世之寶也。）　月半帖一（唐時內府者。）　太熱帖一（吳中王氏所藏。墨紫脈落。略有眞蹟也。亦替人摹。）　送梨耳。　黃素黃庭內景經一（宇類元章所臨。清遒絕世。或云。楊疑書也。）　王獻之奉對帖一（獻之眞跡。傳世不多。此書曾在吳中見之。蓋其得意筆也。予嘗臨一過。）　索靖出師頌一（宋內府本。前有高口眞藏。吾家所藏本也。予見彩拓有跋。）

法書二（唐十八。）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一　歐陽詢千文一　唐人雙鈎十七帖一（唐摹晉帖。世所少有。此十七帖。以遠祖。次是跡。）　趙模集晉字千文一（與明古藏本。與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　褚河南倪寬贊一（眞雅上上。吳中大家本。或云。褚書也。）　柳公權小楷度人經一（項氏諸所藏名跡也。紙上所書。略紅箋是。卽名跡也。）　顏魯公詩語一（玄紙上所書。略紅箋是。卽名跡也。）　將軍詩一（錫山安氏藏本。其家已刻石行世。怪怪奇奇。前無古人矣。蓋魯公劍跡也。）　爭坐位帖一（全本。馬抑之故物。宋米芾所摹也。後有宣和印。跋尾。卷末題跋。於眞眞。吉家所藏牛本。）

亦元章輩，不及此帖多矣。　孫過庭書譜一（真本，惜不全。）　林藻深慰帖一（鮑翁先生家物，宋宣和御府錄，林公書，當此帖耳。）　李懷琳絕交書一妙。　吳道微千文一（楮紙上專擬聖教序，乾嘉舉師，古意盎目，唐人書，世不多見，此真可寶者。）　張旭春草帖一（舊藏無錫秦氏，其家有春草堂，孟取諸此，鉛鑿真，惜紙脆舊藏宜興徐氏，後歸吾鄉陸全卿氏，其家已刻石行世，以余觀之，似較勝。）　懷素自敘帖一（紙如蟬翼，墨跡如新，想像神妙耳，終不失爲名蹟也。）　絹本草書千文一（初藏海鹽姚氏，其家亦，此帖一字值一金，故號千金帖，不知幾傳失去，後余以善價得之，通用黃絹八幅，絲理精細，紙質新，安接處，用筆間間馬印鈐記，亦曾藏劉于倫盤館，後歸史氏，自史氏歸嚴氏，今已入內府矣，蓋晚年書也。）　盛唐墨寶一（鍾紹京墨蹟一，即盛飛六，甲經。）　草莊借書帖一（予嘗在王鑾夫家見之，眞蹟也。）

法書三宋四十五。　徽宗書女史箴一（絹本搨金書。）　大字詩一（眞跡。）　高宗書度人經一（澄心堂紙書眞跡。）　臨模帖一

蔡襄進御詩表二（宜興吳氏本。）　茶錄一（王槐雨藏本。）　小簡一　蘇軾親書前赤壁賦一（紙白如雪，墨跡如新，唯前缺數行，予見補之。）　簡帖一（已上四卷，俱眞筆。）

小楷芙蓉城詩一（孫鳴岐本，眞跡上上。）　大字書淵明飲酒詩一（金小溪本，筆力剛勁，奕奕有神。）

九歌一　赤壁前後二賦一　長公眞蹟一　蘇陳氏家教一（已上四卷，俱不眞。）　黃庭堅諸上坐帖一（前作草書，字體全仿，瘞鶴銘。）　松風閣帖一　百字令一　懶殘和尚歌一（已上四卷，俱眞筆。）

山谷眞迹一　山谷道筆一　黃庭堅墨蹟一　草書一（已上十一卷，俱不眞。）　米芾天馬賦一（紙書大字，舊在張子京處，後歸陳僑范氏，視枝山書稱其妙，然不及余所見小本字，頗度廟勝，此猶帶黃鶴父子筆意耳。）　草書九帖一（父書子效，法多變晉，舊在張子京處，予借摹刻於停雲館帖中，元章劇跡也。）　易說一

手簡一　金山賦一（已上六卷，俱眞跡。）　茶歌一　蔡蘇黃米一　蘇黃米卷一　蘇黃米墨妙一　蘇黃米蔡墨蹟一　宋四大家一（已上六卷，俱不眞。）　文彥博眞蹟一（眞跡上上。）　歐陽修眞蹟一（皆金石錄跋尾。）

陸游詞翰一（舊在吳中寶永之家，予與見之，皆詩草也。）　朱熹和張敬夫詩一　小簡一　張即之大書詩一（不眞，乃絹本雙鈎者，眞本在眞山張氏，予所見松雪本字，頗度廟勝，此猶帶黃鶴父子筆意耳。）　易說一

山張氏，元釋靜賓百咏梅花詩一（詩字皆佳，靜賓，皆唐宋墨迹。）　唐宋墨迹一（已上三卷，於濟家。）　集宋名筆一（卷，於遼。）　蘇經二

法書四元三十二。　趙子昂六體千文一（眞、草、篆、隸、并題跋、章草，爲六體，松江顧氏所藏。）　三體千文一　千文二　行書千文一（西莊題。）　寫絕交書一（即范牛醒所藏，後有先待詔小楷跋。）　臨十七帖二　臨蘭亭一　補唐人不全帖一　小楷洞玉經一（紙高五寸，字大如蠅，後有風伯生題，玉南原家物，錄松江曹氏，爲吾故翰林孔目何祐測得之，予所見松雪小楷，唯永嘉趙氏馬蹄篇及此，然馬蹄絹本，多渴筆，此用澄心紙，精緊，筆墨精妙，毫髮無遺恨矣，石刻者，字大如黃庭，與吾家道德經無異，又陸巖山亦有道德經一卷，然遠不及吾家者。）　心經一　書右軍四事一　臨東方朔畫像贊一　洛神賦一　臨洛神十三行一　常清淨經一　寫淵明詩一　親筆一　壽樂堂記一　慧聚寺莊殿記一

金書道德經一　金書金丹訣一　大字四言詩一　文敏眞跡一　趙仲穆篆書千文一　馮海粟字一　錢良祐書麻姑壇記一（即江陰徐氏本，兼山、江陰老仙，皆寶一鑑視，及此。）　錢逵篆書黃庭經一（錢逵、良祐之子，皆吳人，能四體書，予家有其小楷辨鳥賦一軸，先待詔愛之終世。）　鄭元祐等游仙詩一（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少時有神脫，能詩文，鉉尚左，生博學，能詩文，人，書不甚工，而十七帖，迥異常作。）　段天祐臨十七帖一（天祐、字子中，號紫芝，少習作松雪體書，幾於逼眞，松雪見之，留賞焉，繼書譜，松雪書之，有陰陽二刻，其陽字本刻，蓋晚年書也。）　俞紫芝書白石續書譜一

法書五明二十五。　宋克書陶淵明詩一　名賢翰墨一（洗度書。）　聖學心法一（小楷精題。）　李東陽草書詩一

春興八首一　西涯墨蹟一　西涯詩字一　高字詩一　觀允明秋興八首一　文賦一　草聖一

前後赤壁賦，嚴郭嚴上所書，眞跡也，與白鳴太史共前，題目枝山草聖，歙人藏，　枝山翁卷一　枝山字一　徐霖篆書赤壁賦一（霖、金陵人，字子仁，號九峯，又號髯仙，貢、篆、有奇能，而篆尤妙。）　文徵明詞翰二　詩卷一　翰林詩字一　雜詩一　太史詩一　詩字二　離騷九歌一　千字文二

諸家藏書簿卷八

分宜嚴氏書品掛軸目（嘉靖四十四年編。）

張長史草書　俞紫芝墨蹟　晦翁墨妙　宋局書壽字　趙子昂眞蹟詩字六軸　元刻絲早朝詩四軸　織字書錦堂二軸　本朝名筆大學總章四軸　草書四軸　憲宗御製判字一軸　金山農書歸去來辭　徐霖書錦堂記　歸去來辭　四景詩八軸　李東陽詩　楊慎隸字　胡恭草書　徐承祖字二軸　馬一龍草書三軸　陳道復草書四軸　王穀祥文武成功詩一軸　石刻東林寺詩福壽康寧字百福字各一軸

嚴氏書品手卷目

定武蘭亭一卷　唐宋墨蹟一卷　蔡君謨茶錄　四大家書二卷　陳氏家教一卷　文賦墨蹟二卷　元名人游仙詩卷　俞紫芝讀書譜　馮海粟一卷，趙子昂書常清淨經一卷　趙仲穆古篆千文一卷　本朝宣廟御書石刻一卷　沈度書聖學傳心一卷　宋仲溫書陶詩　徐子仁赤壁賦　嚴白嚴詩草　沈周昌黎記一卷　李西涯眞草墨跡五卷　祝枝山文賦草聖二卷　鄭元吉書游仙詩一卷　古今墨妙　名賢翰墨各一卷

嚴氏書品冊葉目

鐘鼎臨本四册　松雪真蹟四册　錦囊佳製　張鄧之墨妙　虞世南墨蹟　懷素帖　靜林書譜

宣和御書　翰墨清趣　吳下草聖　拙政園十二篇　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誥敕及欽賜詩賦外、聖諭至二千八百七十八道。累朝實錄八部、計五百七本、手抄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籍等書、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發各儲學貯收、一應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四部、套發各寺觀供誦、而所籍錠金、條金、餅金、蕊金、沙金、碎金、及金器、金飾、共三萬四千五百餘兩、內首飾之奇者、有大珠、猫睛、天上長庚人間壽域二副、淨銀及銀器、銀飾、共二百二萬七千二百餘兩、玉器計千件、最古者、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匜、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盃盤、玉帶、計二百餘條、犀、象、瑇瑁、諸香、帶稱是、金鍍牙筯二千餘雙、珠、寶、琥珀、共重五百七十餘兩、珍奇器玩、共三千六百五十餘件、內有嵌寶金象駝水晶燈二架、上具寶蓋、珍珠絡索、紫鑾、計二十四件外、有珊瑚樹六十株、金鍍龍卵甕五個、古剌水薔薇露十三罐、空青五枚、硃砂、計六百四十餘觔、沈、檀、奇南、計五千餘觔、織金妝花段、緞、綾、綢、紗、羅、絨、葛、瑣、紵、蕉布、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疋、男女衣服及貂裘襖、共一千三百餘件、內宋錦二百餘疋、弓鞵之珍麗者、至一千八百雙、金銀鉸川扇、壙扇、襄扇、倭扇、團扇、戈折扇、玳、牙諸香扇、共一萬七千六百餘柄、名琴共五十四張、有清流、春雪、寒玉、激玉、響泉、冰泉、秋月、垂月、霜鐘、秋風、調古、一天秋、萬壑松、雪下鐘、秋澗泉、玉琮琤、玉壺冰、清廟之音、咸通之寶、鳴雷震殿、九霄鳴佩、月下冰玉、萬壑松聲、流水高山、蒼龍噴玉、寒江落雁、及鑾金古銅琴、大理石琴、餘盡斷紋金徽、水晶玉軫足、古硯、除端溪、龍尾外、有漢未央宮硯、銅雀臺硯、唐天策府製硯、貞觀上苑硯、宣和殿硯、蘇東坡天成硯、玻璃石二面硯、崑璧硯、白玉硯、都丞文具、六副、內玩佳不可枚舉、古銅鼎彝樽斝之類、計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而寶翰樓之象鼎、金絲幃、百祿堂之隨間、大紅毯、與宴處之玉雙陸、香唾盒、美人銀溺器、不列也、盤品亦甚侈、乃墨蹟法帖僅此、足徵嚴氏之好尚矣、

諸家藏書簿卷九

王弇州爾雅樓藏法書（嘉靖四部稿并稿中）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　晉王右軍三帖（大熱、此月涼、闕於暑）　逸少鵝不佳帖（鵝、是其諸孫小字）　王大令送梨帖（有柳誠懸、文與可跋）

隋賢書出師頌（史孝山古章草法）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　唐文皇哀册褚河南書又隔蘭亭敍眞蹟

在黃絹上）　顏文忠公送裴將軍詩　書吳興竹山潘氏堂聯句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懷素千文

宗室家藏本雜古墨跡（右軍帖、智永劄、褚河南斷簡、眉山忠送梅花帖、米襄陽令名帖、薛紹徽三札、趙文敏騎從帖、弭節帖、合一卷、所云竭貧力二十年、數得數決、不易也、）　宋名公二十帖（李學士宗諤、眉山顏、黃倍翁、米南宮詩、薛紹彭、與趙大年借墨帖、沈與求知潭州巧詞、韓蘇王、與司馬總領處允文恢復論、學士汪彥章、右相張衡、龍圖王龜齡、待制蔣煩、樞密王淮、大參張剛、范文穆成大、張狀元孝祥、樓宣獻鑰、魏參公了翁、張敏陶鄭之、各詩劄、）　六大家十二帖（顏真卿帖、蔡忠惠安樂狀、歐二帖、黃文節扈州舉大連二帖、蘇文

宋賢遺墨（溫公、蘇文定、米父子、蔡撰辭于樞、司諫鄭浩、參知孝伯、王直溪庭珪、胡宗論、論思退、）　范文正公楷書道服贊又題伯夷頌與尹舍人書及忠宣公誥勅（歐書、褒名賢、大夫三帖、爲范氏賀百金于瑣闥、數責以原憲、莫儆、莫舉而遂之、）　和靖處士手書七言近體五首（蘇題、詩如此野不言邊、書似留盜巷少肉、）　涑水司馬溫公宛陵梅都官金陵王荊公副車王都尉墨蹟　王司諫告身　蘇滄浪眞蹟　蘇文忠公書烟江疊嶂歌　披書四古體（以有意成風格、以無意取姿態、或離或合、乍少乍老、不拘紙筆、皆能如意、）　大男多買書畫奇物札　與蒲傳正札　書三絕句　蔡蘇黃米趙帖（趙爲子昂、）　子瞻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又書歸去來辭　黃山谷雜帖　書墨竹賦　此君軒詩　雜詩二卷　雙井伏波神祠詩臨本（元美以蔡襄、不能得、訂王、）

若敦彝鉶。俞仲蔚原本。爲嘉興項氏重做賜去。佳人屬沙吒利矣。可惜。又書昌黎韓文公詩眞蹟　米元章書卷　跋裴基圖貽坡老竿尺　薛道祖墨蹟雲頂山詩帖上清達年帖通泉帖蘭亭二絕又翠微居士與大年三帖米老所貽。詩云。世言米奇威蓋米。　米元暉手書敍語　羔羊居士書飲中八仙歌居士姓王。名升。字逸老。在宣和中。以善書進御得官。　雜宋元墨蹟　蔡忠惠元人跋。小米書。　米元暉手書敍語　詩六章　宋思陵御書養生論眞蹟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張祕閣卽之書老柏行又溫甫擊窠書　徐內翰小楷道經號自信居士。　宋元人墨蹟內呂嘉問、錢端禮、不成字。　米趙四帖米敏文一紙。趙承旨三紙。　趙吳興書心經又法華經、文敏公書四十二章經　濟禪師塔銘又大道園記子昂草書千文、折疏永、棄。　眞書千文又篆書千文　書歸去來辭趙孟頫亭亭乘風之勢而用之。此書正是逸筆、疎密師意。不趨貴伯奴書謂。　書洛神賦又歸田賦　書枯樹賦延祐五年。書付從之价。　松雪行書唐詩六觀堂。　擬右五首十絕句詩蹟跋書唐舍人告又干歸帖　行書諸尺牘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三札各寄中峯禪師。　鮮于伯機書千字文　游高亭巖詩記　困學翁詩記眞蹟　爲子去矜書雜詩卷　奧道園賜碑贊爲柯九思。　虞賈二學士眞跡伯生與鑿石。　柯敬仲隸古詩十九首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俞和紫芝篇樂毅論　楊鐵崖湘竹龍吟老客嫦謠　元名人墨跡　趙孟頫、鮮于樞、鄧文原、胡長孺、戴表元、鄭元祐、周伯琦、楊維禎、倪瓚、鍾介、王蒙、倪瓚、鍾繇、黃華、附溥光　明名賢遺墨跡五卷自宋文靈公謙之至徐中行子與。共百人手跡。　三吳楷法二十四冊宋仲溫。至方袍大。林鍾繇。及石刻七姬墓志。　又三吳楷法十冊第一冊。錄文東坡。沈長卿學士。沈長望大理。所書墨圖漫也。第二冊。徐元玉鍾。周伯琦。第四冊。黃道中、李致甫。附奏彈斥楷。而間僧行法。道中。第五冊。文待詔小楷。甲子雜稿。道微仲。海新益。瓶君名。周文一冊。第六冊。亦衡山小楷。第七冊。王履吉權。第八冊。文彭承、休承彭、孔嘉。許元復書。第九冊。爲陳道復小楷千文。陸子傳、俞仲蔚書。第十冊。顧德育牡丹賦。周公瑕、黃鑾卿、黃魯望、王澤溥、張伯起書。　三吳墨妙上下卷自洗學士度弟大理少卿樂。至陳方伯鑾手跡。又。三吳墨妙。另一卷。　三吳諸名筆札原博、希哲、啓南、貞伯、道復、履約、孔嘉。陸子淵、顧鄰玉、金元玉輩。　吳中諸帖吳文定公寬。祝京兆允明。文待詔。陳太學道復。王徵士寵。爲范菴藏。與子有云。諸事使當如我死。一貧正不要人知。　名賢遺墨自宋文靈公謙之至徐中行公達夫。凡三十六人。　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　宋仲珩方希直書　宋克書張長史筆意　仲溫急就章又書草帖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　凌中丞金剛經臨洛神賦　姜太僕立綱書四子全文句讀在先朝作宮道講本。　李貞伯游滁琅山水記又書古選祝希哲書釋後　天全翁靈巖勝游卷又聯句詩卷　詞卷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又文正公時輪卷　雜帖吳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孫章。祝京兆卽鄙。時有大令風。文待詔頗勝。王履吉善取法。　沈石田做僊井書僅得其妍丹樂餘耳。不得勢也。　李范菴詩卷　祝京兆六體書又諸體書隸書卷又與行雜詩賦　希哲草書月賦　書太白傳又書蓮詩　杜紫薇詩書蘇堅志　操縞稿一卷　黯詩一卷　雜詩三卷　秋興八首爲王明輔題　灌木鬬歌

諸家藏書簿卷十

吳門韓宗伯存良家藏見鑑古錄。

陸士衡小來帖邊色有綠痕。紙亦百雜碎矣。其書乃得藏靖筆。始知閣帖刻陸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　鮮于伯機草書　昌黎琴操四章　秋興十一首蹟跡。後題云。爲國寶先生書。國寶書法絲妙。家藏鄭跡甚夥。惡札何足以汚儿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

嘉郡項氏家藏于長、子京兩公。所收法書。不下數晉唐間。此僅見於太平清話。

蔡君謨手題一卷其前後二柬。卽停繼帖也。　宋高宗手書龍王勅信源寶子京處。向在龍湫寺。寺僧王野蠻得之。以售項氏。　子昂亭林碑眞蹟曾拓付長屋壁上。

項希憲家藏希憲爲于長仲子。見太平清話。

項希哲家藏押經有大觀卽宣和。　米芾楷大行皇太后挽詞其字與哀冊同。　子昂書秋興賦行跡一卷。雅法全出獻之。後有跋。

項復初家藏復初爲子京第三子。見鄭公雜記。

王羲之草書二帖　顏行書定襄王郭公帖　蘇長公天際烏雲卷　黃太史墨妙

項元度家藏元度爲項子京第五子。見鄭公雜記。

宋搨懷素千文一冊　薛道祖字一幅　韓絳字一幅　歐陽元字一幅　沈文通秋抄帖　吳傅朋節

婦詩一幅　蘇端明郎中帖　王晉卿謝餽帖一幅　蘇文忠公祠雨帖又潤筆帖　東坡乞田帖一卷　書阿育王宸奎閣碑文　蘇文定公和詩帖一幅又顯滄帖二卷　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山谷維清道人帖　米南宮臨蘭亭又蜀先生帖書杜詩山水歌一卷　趙文敏公書文賦一卷　書吳興賦一卷

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薦游成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蹟中、宜以東坡手來六紙爲輔、而以懷素苦筍帖後有米數文跋者冠之、庶得次序矣、

岳州諸法帖見觀古錄

岳州諸名家可爲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宣和大定二碑額、岳詞、會眞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磨崖御書、葉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巔有開元紀秦山銘四字、如斗、車廠補書秦始皇紀秦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御宣和修廟、岳詞、宋眞宗御書肯帝贊陰字碑、行、則錢鼎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俱岳詞、草、則黃廣洋、詩刻延祺殿前、魏閑、許應元、詩刻寧、

韓宗伯存良家藏

南陽書法表　潔溪茅維序

原夫書法之興、肇自蒼頡、而衍溢乎史籀、詳備乎李斯、程邈之徒、並稱業擅一時、足可法程萬世、然以世代綿遠、眞蹟無存、鑒家僅於金石遺文、略闚一班而已、厥後人趨簡便、篆隸之用日微、而書始分爲三體矣、三體維何、一曰正書、始於王次仲、而鍾繇造其極、遞變而爲王廙、褚遂良、顏眞卿、柳公權、以迄乎徐浩、陸希聲、宋綬、蔡襄、二曰行狎、起於劉德升、而羲獻父子窮其奧、遞變而爲王濃、謝安、陶宏景、永僧法極、以迄乎蘇世南、李邕、蘇軾、米芾、三曰草聖、創法於杜度、而張芝、皇象得其神、遞變而爲索靖、庾翼、羅子、阮研、以迄乎旭張伯高、素僧懷眞、楊凝式、趙孟頫、成能上下千年、縱橫萬里、鑒家珍若隋珠、重如拱璧、或稱人文之大觀、或號藝林之巨擘、揆諸風格、良不誣也、國寶流傳、實賴好事、厥後、梁武、唐文、宋高元文、金章、李煜、則以帝王之尊、而酷嗜夫寶書、亦有紹京、廣津、易簡、公麟、侂胄、似道、則以碩輔之貴、而爭收夫法寶、波蕩風靡、浸淫成俗、無奈眞贋雜陳、玉石並列、求彼眞鑒、如貞白、登善、元章、元鎮之研窮顛末、洞見底裏者、則且代不數人、愈不得一也、識者之任、厥惟艱哉、皇明建極、百務聿興、而獨鑒書一途、芬塞未闢、世廟時、有豫章權相者、沈湎金珠、浮游雅道、百計苞苴、一味耳食、何異坐井觀天、刻舟求劍、歟、嗣後二美元美、欽美、博訪於婁東、子京力購於秀水、一時故楮斷簡、雲興霞聚、商確精奧、間無其人、雖能熟玩名書、深加精別者也、維時、韓存良宗伯、以妙年登講席、位帝師、爵元老、興滅繼絕、人文攸係、生平別無嗜好、絕意求田問舍事、俸薪所入、悉市寶章、晉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百本、多與名流品定甲乙、物物連城、言言蓍蔡、而長公朝延、以余耿尙、時接討論、瓌寶在陳、剖腹無計、乃以暇日、即其家書蹟目錄、作爲法書表行世、縱未敢自稱賞鑒之董狐、藉比子長十表之例云爾、

正書

晉王羲之曹娥碑唐懷素、宋高宗、樂毅論唐開元小璽、宋元趙子昂等跋、黃素黃庭內景經宋徽宗題、前後小璽、井台仙題名、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唐宋人、井趙子昂跋、唐虞世南眞草千文臨永禪師、宋高宗等跋、褚遂良正書千文宋高宗璽、宋虞集跋、倪寬贊趙子固、柳道傳等跋、徐浩朱巨川誥宋徽宗小璽、元文宗、鮮于樞跋、鍾紹京靈飛六甲經宋高宗小璽、顏眞卿自書吏部尚書誥朱高宗前後小璽、小楷靈利支天經宋高宗、元文宗小璽、懷素論書帖宋高宗璽、宋蘇軾宜春帖子詞宋元人、米芾小楷快雪時晴帖跋、元趙孟頫臨王右軍東方畫像贊後有公自題、書無逸篇後元人、臨智永眞草千文前元人跋、黃素小楷過秦論三篇鮮于樞等十八跋、臨大令洛神十三行、臨

晉王羲之旦極寒帖宋高宗紹興小璽、行穰帖宋徽宗題、前後小璽、嘉興帖宋高宗小璽、氣力帖宋徽宗前後小璽、諸從帖宋米元章、井外圖人跋、唐太宗曉來手勅宋高宗前後小璽、孫虔禮北山移文宋高宗璽、孝經宋元人跋、宋蔡襄祈腰菱帖、蘇軾前赤壁賦前元人跋、墨妙亭帖、李伯時三馬圖贊宋高宗小璽、周竹坡、王宣等跋、虎跑泉帖宋元人跋、陸宣公像贊前有唐人畫像、羅東坡、米元章、文鼎公跋、黃庭堅大江東後附書和韻題郭熙畫山水詩、米芾購破羌來戲帖等九帖宋高宗前後小璽、高宗書洛神賦紹本、元邱處機西江月詞、趙孟頫臨定武蘭亭前後六本、臨王右軍十四帖、書歸去來辭大小四本、書陶潛贊、書東坡贊、鮮于樞女史箴後元人跋、康里巎書杜詩長卷後元人跋、

草聖

晉陸機平復帖宋宣和小璽、元張斯立等同跋、王羲之謝司馬帖宋高宗前後小璽、鶴等帖唐柳公權小楷跋、大道帖趙子昂、鄧文原跋、思想帖宋徽宗前後小璽、元趙子昂、明文徵明跋、胡母帖宋名賢、王獻之冠軍帖元周伯琦跋、梁武帝異趣帖唐孫虔禮書譜前有所跋、宣和小璽、張旭野舍讀書帖元文宗璽、宛陵帖宋高宗璽、有文柯九思跋、懷素書決帖寶倣道跋同、井元人跋、懷素書決帖宋高宗小璽、貧道帖前元人跋、論書帖李懷琳臨絕交書宋高宗跋、井前後小璽、李太白自書詩宋蘇軾寒食詩黃魯直跋、挑耳帖黃庭堅華嚴疏秋浦歌前元人跋、元趙孟頫書蜀道難歸田賦左太沖詠史詩臨閣帖右軍第六卷共五十七帖、

石刻

唐搨鍾元常賀捷表華夷史、吳傳題跋、周草書所藏物、宋定武蘭亭序玉石本、宋搨、宋搨、有樂毅、陳繹曾、王士熙等跋、臨江二王帖宋搨、有顧仲瑛印識、定武蘭亭韓侂胄、張玉堂珍藏本、有書行狀、眞西山諸名公題跋、墨皇定武蘭亭周野民、黃子久等名公跋、宋搨淳化閣帖盤岡顧氏山房珍藏、小楷摹于藝池、有黎氏表跋、宋搨十七帖文嘉、承家跋、

右凡二十五人、計七十二帖、又石刻七帖、

魏公題跋

蘇頌撰

魏公題跋　目錄

題君謨草書
又
題投經圖
題郭侯家傳後
題枯樹賦
題維摩像
題右軍帖
題御前曆子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題青溪圖
題送晉光序
題灌院記
題應之詩
題張籍墨迹
題名茶記
題巨然山水

魏公題跋目錄終

魏公題跋卷之一

宋　湯陰楫　訟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題郭侯家傳後

相國郭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泌之事迹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夫者蓋繁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總五卷尤爲疏略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萬言以充定本云

題枯樹賦

枯樹賦故龍閣舊藏魏公家傳云諸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云正觀四年爲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余按徐浩書論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嘗賜二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爲十二屏以稽遂良枯樹賦爲脚大會賓客以示之群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背以便藏藏邪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別本邪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遒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爲也而學者多云燕公子志寧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志於後

題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利會請顧賢鳴刹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刹獨注百萬衆以爲大言後請勿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住

來一月餘日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睛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壁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數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微牧之爲池州刺史過金陵歎其將圮募工榻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於州廨

丞相晏臨淄公鎮潁日嘗語從事鑱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取日晷取以觀之按長康昔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爲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摹搨矧矣然而氣像超遠彷彿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牧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真蹟乎想墓不足因命工人即其本移寫藏之家諸又題於像旁并揚蘇子容記

題石軍帖

予嘗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蹟應是晉搨然筆劍回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始否所可辨者一紙數帖及用硬黃耳符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迹殆盡俟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搨書手趙模輩傳搨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爲祕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紙尚直數萬錢今觀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實奇跡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仕至桂管觀察使書畫皆妙嘗敘鍾王道法蕭散筆致編集其僞爲二十卷上之又題疑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舊物也丹楊蘇某題

題御前曆子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某恭覽太宗皇帝淳化中賜知州御前曆子親書三十一字迨今八十餘年筆勢飛動論墨如新對之欣然挑不懌屬答

漢光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故自臨邦宰邑者皆能其官唐明皇除令長亦以敕書訓厲謂之令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爲得人其猶載於金石之刻或見於詩人之詠欲以爲太平之源由此其致猶未若神功恤民之勤爲之精擇守長親書翰墨以遺之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模閎遠垂於無窮守臣奉之以爲大訓不其偉歟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序云佛爲大心衆生說一乘道絕真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名雖十會指歸一貫通理者利那見性泥文者多翔迷塗自晉至唐三經譯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總百千妙頌要言與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索則有論鈔贊疏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於時予縣宰中赴東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不救退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天

橫遍經義者以爲正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人之喪三年肅然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功已圓成仰報勳勞陰助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勸因覽巨軸贊歎不已聊假論墨題於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楊蘇某謹誌

題青溪圖

子慶曆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滕之貴池過偶天章滕公過郡盤桓新居都官曾公退居州第相期爲弄水之游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棊餞晷笑言甚適迨今五十年矣而未嘗再到公詠畫圖曲盡幽致言念及月推遷二賢墓木已拱而老朽蹤然觀物思人不覺感慨因識卷末

題送曾光序

曾光論書法猶蔡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

聞於後世筆跡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筆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邪觀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尋常僧流也

題灌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隸楷行草往往各盡其妙洎五代而字體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誌石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固不類矣伯鎮所臨中灌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雖不甚高而詞氣宏贍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隸南唐昇元保大間爲內供奉中主後主書體與之相類當時碑刻多其寫者至今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金剛經兼備衆體尤爲精筆此詩乃其真跡也蘇某題

題張籍墨迹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跡與詩刻今覽此帖疑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楊蘇某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齊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漉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於人必有可尚者子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擅名江表歸朝尤爲當時貴重然而亦靳其筆故今傳者甚少惟學士院北壁特爲奇作前登詩記中多稱之煙嵐曉景是其指意者嘗見好事家一二小圖皆題此名說之所收特佳也子容題

題君謨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已曲水宴大字今尚存

已爲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盡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說之此卷迹爲奇寶矣丹楊蘇某題

又

說之與予皆迹君謨姻家情好亦均予嘗情款密未嘗求其書而說之所得飛草二軸其他真草又過是非夫好事之篤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謨今亡矣其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恨耳子容題

題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因詔使者蔡愔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遂落陽譯所得經篇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遂流東夏右攝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傳史中郎家藏本云其本搨成都佛寺古殿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揣意所造耳蘇某子容燕寢北軒題記

丹楊蘇紳在兩蘇時人病其陰鷙其子頌字子容器局與父迥異元祐末爲相未嘗臧否人物諸臣多奏事于宣仁獨頌奏諸相朝其後獨免于遷謫一時陳止齋華無不仰止其爲人晚年自叙百詠可謂生平本傳雖江彥章周子充二序不若其自述之詳而叙也所歲法書甚富但壓別真贋未必具頂門上慧如智永千文半紙珍爲秘寶未南宮一見知是唐人臨本大槩可見矣後封魏國公年踰八十猶知時事白草遺表並寘冥于生死之際者我海陽毛晉識

吳興見物之黑白分明者輒云漆黑室白雖

詩語美有文理余家藏宋版蘇魏公集七十二卷紙白如雪煤黑如漆頗與美語相參嘗憶東坡云方欲白時嫌雪黑方欲黑時嫌漆白如此集麻紙而無嫌矣並題跋一卷共末卷云晉文機

魏公題跋卷之一 終

山谷題跋

黃庭堅撰

山谷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席四端銘
几銘
鑑銘
硯銘
楹銘
杖銘
帶銘
梳銘
篩豆銘
戶銘
屏銘
劍銘
弓銘
矛銘
題白兆山詩後
跋七佛偈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爲香詩後
書和秋懷五詩後
題自書卷後
題東坡書道術後
跋東坡所作馬券
跋相鶴經
跋梵王太尉家書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樂說遺族弟友諫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題牧護欽後
跋雙林心王銘
書問政先生詩後
跋張龍圖家問
跋秦氏所藏法帖
辨羞字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書贈宗室景道
書吳無至筆
書侍其瑛筆
書贈俞清老
書蟠碑
書章許扇
書小宗香
題練光亭
書贈韓瓊秀才
書幽芳亭
書壺中九華山石
卷之二
書陶淵明書子詩後
題李白詩草後
跋柳子厚詩
跋劉蒙得淮陰行
跋劉蒙得竹枝歌
跋劉蒙得三閭辭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跋子瞻贈俞操
跋子瞻木山詩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跋東坡樂府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書筠州學記後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書劉景文詩後
書歐陽子傳後
書所作官題詩後
跋招清公詩
題古樂府後
題意可詩後
寄林和靖詩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劉詩并和見張八詩與徐師川
跋王慎中胡節夫句
跋歐陽元老詩
跋高子勉詩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跋王介甫帖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跋贈俞清老詩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跋二蘇送梁子思聯句
書秦觀詩卷後
書陳亞之詩後

山谷題跋　目錄　四

書韓洪渡海來江詩後
跋元豐使高麗記
題王子瑞所藏文後
卷之三
題汝方圖後
題度支廳壁
跋徐宰記蓋天圖師
題上于子重
題清廟仗圖
題趙令信畫
題李伯時圖
題李伯時所畫文圖
題明皇蜀道圖
題明皇圖
題洪約之送江子秋圖
書文湖州山水後

跋東坡畫
跋東坡黃石
書王利仁所畫圖
書劉社畫漢圖
題李伯時觀音圖
題李伯時畫天女
題李公麟竹
題文湖州竹上鵲
題程自牧所藏竹上鵲
題東坡像
跋范山水圖
題清眼子畫利物後
跋仁上座橘洲圖
題清規注
題楚元能圖
題張文潛山水

山谷題跋　目錄　六

跋前蘇公書西二林題名
書徐治國碑後
跋蘇公跋所藏石刻
跋王立之結客書
跋李後主書
跋李伯時所畫宋祖文
跋洪駒父詩案書
跋黃注書
卷之五
題東坡字後
跋東坡木蘭詩
跋東坡送李豆事帖
跋東坡書
跋東坡帖
題跋陶淵明詩卷尾
題跋李小李山水卷尾

跋東坡帖後
跋東坡黃子思帖
跋東坡書帖後
跋東坡書
跋東坡非熊帖跋後
書張拍東坡帖後
跋偽作東坡書圖
跋偽王晉卿作帖
書錄卷後
跋自題東坡和陶淵明詩
跋自所書歸去來辭後
跋東坡徐邈帖後
書自作詩後
自跋元祐間字
題海棠
書錄潮州謝表

山谷題跋　目錄　五

題徐李法帖
書過教經後
跋彌勒咒
跋前法帖
題李若道家廟堂碑
題李福政家廟堂碑
題李政若家廟堂碑
題蘇示與道場碑
題徐浩碑
題怡連式詩碑
題怡連式書
跋張長史千字文
書張長史記元帖後
跋張長史草書
題前蘇公帖
題前蘇公跋姚記

跋蘇黃載縣詩卷尾
跋徐詩詩卷
論除州時字
跋湖帖蘇公書
跋五字相書
跋常山公書
跋蘇子瞻帖
跋明氏李公達所贈二帖
跋周子敬帖
跋岳林夫帖
題王利仁詩後
跋三伯祖詩文卷
跋王才叔書
跋米元章書
跋王好卿書
跋李建中書

書家弟幼安作詩後
跋西園題壁
跋洪駒父帖
卷之六
題仲神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范文正公詩
跋种大諫墨跡
跋顏魯公建問題
跋高郵侯公帖
跋汪記注墨迹
跋歐陽公紅梁花詩
跋朱侍郎墨
題知命書後
題所作杜子美小詩後

山谷題跋　目錄　七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書徐德占題壁後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跋王荆公碑帖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跋東坡詩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跋黃侍禁墓銘
跋砥柱銘後
跋匹紙
跋僧齊己詩
書贈王長源詩後
書枯木道士賦後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跋元祐間與三吟太君帖
題劉氏李公擇墓柱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書楚志翻著轍詩
題刀鋸民傳後
書贈晁師
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論書
論詩
雜書
書十條心扇因自評之
題王觀復書後
評書
筆說
試張研老羊毛筆

子弟誡
書生以扇乞書
送徐德都
書王觀復樂府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題子瞻與王宜義書後
書花柳歌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題錄清仲尚書後與王周彥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書子瞻寫詩卷後
書簡公畫像贊後
李致堯乞書卷後

觀曾公卷墨蹟
題公卷小屏
題公卷花光橫卷
書韋深道諸帖
書東坡寫溫飛卿湖陰曲後
士大夫食時五觀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書贈日者憑彥輔
書贈花光仁老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刻先大夫詩跋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跋韓退之送窮文
題東坡大字
題唐本蘭亭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題東坡水石
題作麥
題太學試院
題固陵寺壁
題胡氏所愁亭壁
題西林寺壁
題太平觀壁
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後
跋韋莊千字文

跋歐陽率更書
跋繆紹後
跋劉敞侍讀帖
鍾離跋尾
跋此君軒詩
題歐陽率更書
跋江文通擬溫明詩後
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
書食粹五觀後
題黃龍清禪師晦堂贊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跋東坡書寒食詩
跋東坡嘲巢三
跋張長史書
書座右銘遺嚴君可跋其後
書陰德字遺陳氏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跋張特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題林和靖書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跋東坡海市詩
題東坡竹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書柏學士山居詩遺其後
跋東坡鐵拄杖詩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跋所書戲答陳元輿詩
跋郭熙畫山水
跋牛頭心銘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枝詞答九首因跋其後

題宗成楫石
題玉清昭應宮圖
書遺道士墨竹後與斌老
書和晁無咎詩後與斌老
生臺銘跋
游龍水城南帖
海昏題名
禮思大禪師頌名
書吳叔元亭壁
題也足軒
西山南浦行記
題浯溪崖壁
石門寺題名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遊廬州合江縣安樂山行記
遊中巖行記三則
題三遊洞
卷之九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唐太宗書二則
唐高宗書
漢張芝書
後漢崔子玉書
魏鍾繇書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三則
晉丞相王導書二則
王羲之書八則
晉丞相王敦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司徒王珉書
晉侍中郗愔書
晉太守山濤書
宋特進王弘書
王羲之書四則
王獻之書三則
跋白兆語後
書發願文後
書白草秋浦歌後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書王周彥東坡帖
書平原公問記後
跋唐道人稿余草藁
跋朱憲仲卷
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三則
跋秦道心經
跋王子予外祖劉仲更墨蹟
跋柳梳詞書紙扇
跋竹枝歌
又書自草竹枝歌後
跋張拙頌題唐履枕屏
跋王晉卿墨蹟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跋蔡少游踏莎行
跋王君玉定風波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跋馬忠玉詩曲字
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跋東坡長短句
跋寒山詩贈王正仲
跋淨照禪師真贊
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簡

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
跋自草東坡詩
跋周越書後
跋自草與劉邦直
跋所書子美長韻後
跋草書子美詩後
書次韻周元翰游青原山寺後
書程夫人墓誌後
跋東坡自書所賦詩
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書船子和尚歌後
跋苦寒竹
書朱輝傳後
書安樂泉酒頌後
題韓幹御馬圖
山谷題跋目錄終

山谷題跋卷之一

宋　豫章黃庭堅　撰
明　海虞毛晉　訂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爲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丘竈數以忠信回射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爲度貴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翰墨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苦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毀譽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庭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盥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

朝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芙芙則壽

鞭銘

愼之勞勞則富

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技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鞭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倖德則廢

弓銘

組申之義屏之行之無忘忌遐

予銘

造不造不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淺意行不忌睨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黙補劓之方晁子曰春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雲臥三十年好聞復愛仙逢壺雖冥絕駕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想雲窗堰對猿人笑語飲潭猿相連將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經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開芳草損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奇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郎巖下作桃花菴索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朝今彥顧乃欲鑿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令無白兆苟不廢惟鼓升堂豈可賒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旁願安陸李侯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晉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當願手書千紙以勸道俗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當千紙也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乎爲於末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爲叢林中書此偈荆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鑱諸石將以考諸禪濫鴻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欲爲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繁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拿成

若山吳拿成有子資質甚茂拿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風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聞拿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怡患胥教海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文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若文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長友以成就之使拿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對原父往時於

秘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鼓之橋仲虛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嘗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宿得白崖歌頃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僕民伯氏元明觀於淨因臨道人所貴庭堅題

跋自書所爲香詩後

賢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疎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兼畫戟燕疑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新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譬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强則請問命至於使民作鄙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强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皁白姑以其强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爲能使民作鄙魯邪夫割者宜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斫大瓢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二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譬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强則請問命至於使民作鄙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强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皁白姑以其强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

子所憐舍喧叙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賈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遊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槌相直爲香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徒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當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疏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廄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萁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廄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將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富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蟬痛者從傍論砭疵刑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拍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福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克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殆所畜鶴皆卵出凡易不可鞭策夢想芝田亦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克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閑未公猗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器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克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克道臥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陶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師挺奇貴友而存若親若子以爲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非虜忍其對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

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陶起甎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諸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大慶觀齋房壁間黃冠蓮以入石子常欲摹刻於爽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鳩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瀟奇古似晉采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爽道人喜炙黃岐雷之書皆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安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寫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文蔚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饑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者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矣曾子登進士第遂不得為之子老在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為笑因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為功以娛老為業欣然會予窗心故為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不多取餘則濟人恃不欺其劑則治疾良他日陰功隱德當籍高門以遺子孫之車馬余在荆州訪族伯父晦甫侍郎之家見族弟文蔚友正亦貧賣藥皆合余說故書道之

跋王荆公忠孝伯牘後帖

此帖是唐禪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苦藥於伯牘有此牘師非常之賜也及伯牘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死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緣也

題牧護歌後

韓宣問南方稍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蠻中山亦不可解及在黔中聞蠻神者夜歌乃云聽說儂家牧護來云莫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蘇侯嘉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畔召（云云至終章）佛肸召（云云至終章）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濯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怏怏也良由未嘗學明己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頌論語如喫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宣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道遙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蒲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授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乘棺唯衣履存焉此贈誥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見德海為新安太守乃於師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溫徐溫也時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昪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放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師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北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為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為安定屬部譬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旗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奮爽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日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業雄畧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發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客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班容筆研亦無足怪唐承晉宋之餘君臣相與論書以為能事比前世為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宦輝中州尉為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十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駐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聞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課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郡聖院將以鼓動里中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此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蓋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入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為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文子皆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為安定屬部譬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旗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奮爽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日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業雄畧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發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客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班容筆研亦無足怪唐承晉宋之餘君臣相與論書以為能事比前世為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宦輝中州尉為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十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駐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聞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課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郡聖院將以鼓動里中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此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蓋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入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為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文子皆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相見景道頗然立於朝班子則將老矣每恨公詩景珍則見宜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濫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吾親字畫乎則亦詩釋此文於行已係宋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恨公詩景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處書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徒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吳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真用宣城諸葛筆著骨就紮奇筆成字故吳若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亂節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腦中悟

惱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兗煤賢君散卓遂克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文祖喜用郎奇狼心散卓能作瘦勁字他人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聚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高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雜事然生趣肥倚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白若也因數和清老詩云索索業自雨月衆遺夜闌馬嘶車鐸喝聲動不迎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于嚴屢吼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醽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嫁娶緣果僧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册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悉者終日者正爲自草憂春雨耳書山白雲江湖之水甚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敏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尋名籍甚其冠帶衣

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白云刑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高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雜事然生趣肥倚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白若也因數和清老詩云索索業自雨月衆遺夜闌馬嘶車鐸喝聲動不迎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于嚴屢吼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醽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嫁娶緣果僧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册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悉者終日者正爲自草憂春雨耳書山白雲江湖之水甚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敏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尋名籍甚其冠帶衣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

禍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皆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襲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皆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輒使酒嫚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蝲蛒

蝲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俯蝲猶以隱處者也今蝲蛒有老蝲寺時能得其嘗欲客宿者輒爲蝲所啗

書韋詩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懷智而勝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須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接草作金石弃道山脊與之同壁其文歟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風骨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壯壁觀之謂茂深閉閤焚香作此香偈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綠光亭

綠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苟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兩房置茶鐺設明窗瓦墩筆研殊

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窓與室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只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當古人之精粗所知味矣讀史之所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只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南芳亭

士之才德益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益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益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若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空庭凌檻而見救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合香體潔平居清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蕩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舍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益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楚知不獨公楚人既蕙而蘭久矣蘭蕙蓋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餘一爭而香有你者蘭一餘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祀殺殺則遠矣世論以爲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

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擺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蓋他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之經經而視之嵌峯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延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綠爾遲者象江太守費敏千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山谷題跋卷之二終

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裕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妹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作桃葉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閭辭

此四章可以配泰離之詩有國存古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禪院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琅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鰕鱔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居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今季海詩云孤岫[illegible]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illegible]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有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著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爲長嶷長嶷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嶷可乎能奴登切跋名能屬足似麋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爲來切三足鼎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鼎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牡牝牡之牡規模辨牡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功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復爲問詩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問所未聞今令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省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嶙嶙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煩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石或作石）

跋東坡樂府

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吹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其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繩墨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旣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一可以爲法戒而所託書丹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從二十有七年楊侯爲州政優民和

乃鳩役刻而乞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楊侯則以書謁來於蜀陽而刻之初有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illegible]人之書耳又安能發揮翁子之文章耶楊侯曰曾子之文章蓋希顏於咸陽而推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楊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楊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爲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盡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喬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喬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姻家有地穿恐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聞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語者彫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蒙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喬太簡梅聖俞詩

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餘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興廢斧鉞先君子之凡例者是大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蠻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攜此澄心堂紙問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瘧危處無聊爲寫比來戲效諸生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郁用烏田紙寫賦寄竊笑以爲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郁今在豈免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余閱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姻家有地穿恐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聞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語者彫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蒙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喬太簡梅聖俞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蕖盛開使雞伏鶩鴨與人馴狎不驚喪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偃道逃世離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顧以討飯養千百間漢爲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閒弄筆墨爲太和釋智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悲之音和爲歌塵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撿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洋流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邪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甥駒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遡江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輒書此紙奉師川老身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道藥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寒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奔與望於阜櫪鶩逸十百爲羣未嘗求國腎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詩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晚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學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羨其才而鑒其失也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幷和晁悞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已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覽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答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寫錄往或荷潘洪諸友讀之往時曾爲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答詩贈億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存見稿當錄云

跋王愼中胡笳集句

淦城王愼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合於施轉運文選中心事甚妙傾中文士孝友淸

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宴飲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愼中詩語所道閨閤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他日或當所其文然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黃金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巖通問楚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酬三峽君有長才謝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雨作離聲丁丑十月

胡少汲從子中冬上也論詩作文殊不應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曾洞言句常恨運消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爲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作上座乞書此篇

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與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詩高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蝍蛆甘帶鴟鴉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荊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爲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狂好說俗譬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叫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境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脈而使之使自遊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荊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與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淸老又欲刻之東陽福岩亭求其伯仲淸尚故書

書玄眞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有火熬煎可厭許意高勝荊公聚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荊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于臼下舟人蓋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詩秀老必喜之輒因淸老遺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淸老詩

俞淸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矛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貧亦稍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恐愷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先與俗子浮沈乎曰公能少日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沉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淸老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淸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善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連水其敝貍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眾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挽厥真子美之子病閑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則毋餓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殺光豔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作春子美腹情軋軋胸奇陳陳叔才惟因曉頌吳渠春津子美去謝風蘊歸逢故辛子美雖火相丑刮鑿遯屯叔才駕風輾霆以腹凡鱗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于美於蜀被紙上悟篇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累計雖文妙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潛隱不足吞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進乎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張吾予與組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與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瓮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是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涓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尋三江者號博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夫斧方士哀天綱文妙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芻蕘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爲族姓其徹漫於西蜀者皆以閬中爲祖今試問鮮氏所自而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爲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識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齊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苑彌去半而別爲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山谷題跋卷之三

題校書圖後

唐右相閻若璩本壯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朝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蟾儿三搘熙一酒榼果櫃十五一人坐朝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太□□者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韡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頓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匏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榻蹶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下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宋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書歎賞彌日吉長乘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渡水羅漢畫

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涉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臥者顛極其情狀窮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往在都時馬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筆業縑素也題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爲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爲余題破宋好畫余曰願畫何如登因卷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谷室院畫六祖師

蘇東坡題

題趙公佑畫

黔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爲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自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涅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碑建漢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覃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脫駕焉

題七才子畫

舂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閻閻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像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許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見大夫甍爲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黔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爲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自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涅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碑建漢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覃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脫駕焉

題蔡頒諫圖

陳元達下載人也惜乎胸蔡作畫者胸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云頒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達作此衛鼻爺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蔡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視前鋒所

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鍵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蔡取閑中得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旁歟

題洪駒父家江干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畫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使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因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吳君惠示文湖州晚雪橫卷觀之歎息彌日蕭灑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關同東坡先生稱與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初入手心欲留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宜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予嘗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盡爲綠林君子以其草本易去故以予家兩古印款紙所處

陸平原之圓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寧火於灰不覩嫌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紹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探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疎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爲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酒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作舞而大波旬醞藉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嗟是子推也辭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移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用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間者耶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者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林清老嘗冠秦巾衣褐埃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遊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浸淚圖

予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博爲美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　未見古人如將不得

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沒

題李伯時憩寂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妙斷試以此示無咎

題李漢舉墨竹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跟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斷試以此示無咎

題文湖州竹上鸜鵒

建中靖國元年餞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鸜鵒此所謂功到造化窟者也

文湖州竹上鸜鵒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鸜鵒

風枝調調鸜鵒偷偷遶枝未安何有於巢崔生丹墨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尚誦短人氣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古之得道者以爲逆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筆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兒鴨間暇蘆葦風霜中所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貴但令覺撩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折城龍門岌蓋鯊濤險壯使王鮪赤鯉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能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爲天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寶藥夏高益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摩崖雙井巖間苦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盡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軍勒兵七萬與秦王會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墨想見清渭烽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爲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橘洲圖

有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木石瘦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爲卑其能事此豈曹不與池上所見真能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後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拔山國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閎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四廊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文進筆號爲兼備曾吳采畫是名小高待詔今爲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妒愛弊酒子倒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酤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麝烘作花果林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大年兄弟精於小筆壁畫似諸李矣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姿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蓋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

大年兄歲所謂書窗淺壁不能嚬者也今其得意遂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閒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喜善舞踐娃於其家而不沈於盃盞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不爲富貴所埋沒者耶

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遺翰林工苑其草石□□□不敢畫虎畫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山谷題跋卷之四

題太宗皇帝御書

熙陵以武定四方戢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稱奬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測

跋蘭亭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登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英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處褚韋趙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又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器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寫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眞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仰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澈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豫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橋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書右軍帖後

曹蜍李志韋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壁尼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誥後

余在黔南木甚覺書字綿弱及後戎州見舊書多可愛大案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李翹夏忠靖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鶴銘後

右軍書戲爲能瓜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邪歐陽公以豫公書宋文真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留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因知書雖基翰等技非得不得之妙未易工也

題東方朔畫贊後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如佛頂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勝部少加

行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俗氣可恨羊欣書舉止蕭遠行老書亦善評書也

宋僧筆最精勁但文詞無蘊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僧書畫不可弃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爲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眞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間駙馬都尉李公煜有之不作妄媚態度似不足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人

衛中令閣音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益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爲獻之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目暑遠涉而失一筆目多一筆筆力亦可及此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爲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各相宜爾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史孝章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啟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文旻桃蓋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案筆多而意不足

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送姜爲又加瘞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書似是也當今人物耿然而鄙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秋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將事少可數來上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炯然不知邪得濫次呵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最陰爽鳴者而揚武與館閣行李頗存故舊皆都詩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極不仰潰桑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部其間有可恨或是傳寫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榜子厚論賜冠于可知也○昨送不來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與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晨索敗遞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間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

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癖讀爲滯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此卷中尤作妙盛右軍父子其行畧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石軍父子爲標準觀予此言乃知遠近

大令草法姝迫伯英浮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劉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題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皐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楊子文課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錢尚父書號稱當代入神品比高宗翰墨其中尚容十許人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諍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遠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侵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與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永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皆言之長也

主令翰墨了無俗氣乎原壐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登高脫弃羲絡魚易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論最妙絕無品者

鍾太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畧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旁通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還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

宋僧書妄媚尤宜於簡札蓋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但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

王荊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檢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追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草聖度越諸家無檢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追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但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提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鷹行耳懷素草算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裁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書道教經後

佛道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義之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蘭子雲數等項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狀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跋佛頂呪

佛頂呪筆畫似鄭預洛神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自縛規矩不能畧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藝爾觀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禊法帖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蓋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笑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題榮咨道家廟堂碑

今世有好書辯者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榮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剜去大周字時墨本字猶有鋒鍔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遠今觀舊刻雖妄媚而造筆之勢甚遒固知名下無虛士也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中缺字亦畧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亟勝閻鍾紹京率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又卷尾管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兒來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來刻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皆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矣及紫脣顫倒在短裙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浮土院書

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得者妄也真永與常被中蓋腹書木年尤妙貞觀間亦已墜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郗趙正夫會食于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題徐浩碑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妍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爲如怒猊抉石陽驥奔泉余以爲非是

題楊凝式詩碑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稱律恐來者不能易予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廊數紙未嘗不歎其妙

題楊凝式書

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落地之命次即下筆却到爲絲剛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雖壓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訣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劫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卜遂拿拏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恭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木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題顏魯公帖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束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顏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題魯公書體制百變無不可人其行草書隸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銘頗以別書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辯其贋哉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若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書徐浩題經後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會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肩日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晚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要其晨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若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展作然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麾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字可與之爭長今亡之矣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辯其腴字差大者是吳道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出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稍行今長安尚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敕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頗爲敕與經字是一手但眞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郗伯璵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客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與財將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客爲侜桑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皆備也

魯公寒食帖行期爲病妻乞鹿脯來家食粥數月從李大夫乞米此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追切而有禮意與郭宣連書送劉太冲序余未之見也頗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而筆或隨時用一人筆法別也此本可當舊版價之半耳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然前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慢不經稱子厚一搭擊也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恍服作以竹其婦背諸蘇果不能別蓋叔恍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

文章敝敝而得韓退之詩道敝而得杜子美篆籀如畫而得李陽冰皆千載人也陳留王壽卿得陽冰筆意非章友直陳脩甲仲尚文諸所能管攝也

羅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數種妙墨獨未入篋中何邪魯公東西林題名未開府碑道永州磨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敘草書千餘字當皆爲一他日可爲跋尾譚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皆稱才能用筆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史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乂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泉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爲病婆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爲第一

余嘗時至洛師遍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當與吳生畫爲浴中二絕也

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已域進退者寡矣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初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韻文

龍眠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韻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間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富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皐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矣之今之論書者多壯而麗者也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跋武德帖

山谷題跋卷之五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盃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搖蘇醒落筆如風兩雖詎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覩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寀家弟寂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枉會稽之筆而枉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識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能書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妹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遂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齊及見之耳余書曰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繩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得晉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篋中有似柳公權稽逆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尊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明者輒付諸鄰人發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皆瞠若睨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此來作字時時易弟兼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脗合孫吳耳

東坡昔眞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子瞻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抽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如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充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嚮晚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委婉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楊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各相似嘗爲余臨興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李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大家珠米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詼諧滑稽俗子喜妄議評故其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軒軒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翼恭初不信況單見遠嗣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別識唾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被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埽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

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彭

軾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覼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墨蓋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顏吾將安仰實同此歎庭堅書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綏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荒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爲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巢核筆必喃諸以爲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妍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書蘇摹東坡書後

此書蘇摹出於抽手似淸狂不慧人也獻書務多而不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彥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咨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在博也

跋僞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僞作蓋依倣稽庭山芊帖爲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賢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眞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跋爲王聖子作字

老夫病眼眥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予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書繒卷後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亦但謂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渠未必能別功格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處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遒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警不畏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柯州李翹叟既而亡其本復從翹叟借來未熟本輒爲役夫因淸盜去賣與龍安寺干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余妹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減爲翹叟一動其心遂果破盜得季康子忠益孔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之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爲兒童嬉戲今翛然在朝班息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宜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韓林蘇孚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爲天下第　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懊無勁氣今乃捨子瞻而學余未知爲能得術也適在慧林爲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遺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前敗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爲人書德修來乞草書至十數萬而無倦色慍語今日試爲之亦自未滿意也德修持此紙來乞書又爲予作墨汁予以燭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九背六年隨百使精品也德修耽翫筆墨甚於嗜欲其爲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歜屈到之芰黠也之羊棗何異哉德修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爲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蕭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謂吾猶昏人作昏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苦用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白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誣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雖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弦時五色無主及其神凝意定者黃旱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牽虛指實以無名指衛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萬身若聳老禪刻心忘義忘年說法曾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納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見向上關捩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梢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壓蹋緒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碑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蔡二美如楊少師

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九背六年隨百使精品也德修耽翫筆墨甚於嗜欲其爲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歜屈到之芰黠也之羊棗何異哉德修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爲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蕭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謂吾猶昏人作昏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苦用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白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誣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雖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弦時五色無主及其神凝意定者黃旱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牽虛指實以無名指衛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

有數字極瘦勁不足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其城張載熙名家子能書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余書但見碑版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會予遷入宜州城中士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有佳思佳州人日日求去窗間屏事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稊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偏塞因學書寫此卷覺沉涯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張進作與同遊眞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暴藩而佳筆莫枉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枉手不枉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凝鈍用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是家言六十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年如此眞當以善書名四海（是生乙酉生乙酉歲冬）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醉醺回燭下試宜城諸葛方散卓營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與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宋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並同功矣

跋湘帖墨公書

李西臺出墨拔筆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墨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隸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宦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貶林夙而借縣印閉其上中夜有聲硜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況五宰相書耶潘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軍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錦綺士大夫書尺間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一作書藝）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狂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算年擬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蔵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襄撰草書數紙乃眞得才翁筆意寒谿寂寞待假不至飢時書版妹無筆力

跋易氏李公達所寫二帖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

跋周子恭帖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衛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書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穎俊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棲也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爲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張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姝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爲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揚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投他邊境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逃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腐爆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攜此書來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井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眞行姝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三伯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黃茂先江北反少連者也君謨未常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宮邸敎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善作大字魁梧重厚乃以筆力衆北面爾自爲此論雖平生論墨之友間之亦無然體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馮鄭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箱篋下筆自可意直本曲鐵得之自然蔡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爲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皆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過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幾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

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

雜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闕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山谷題跋卷之六

題傳神

道是彝直也得道不是彝直也得道似彝直也得道不似彝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早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倣貌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王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處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筋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敬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爲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書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种大課墨蹟

种明遜天下高士邪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耶

跋頤叟公壁間題

余觀頤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愈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彝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開祧魂慰之口矣汝蔡之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軀保妻子者哉蔡頤與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彝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邪

跋高敦敬公傳

余嘗怪爵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觀汝南非出至三十里亭而致南其言不類儒者術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糜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江記注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鄉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稟於學蓋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蔼然江氏當寶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座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竊怪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背怏怏此處及來荆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師舊治爲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昇百迎候乃泯然不疑亦知朱公於世條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杯歌舞之中不省家事況憂國乎盛孝章富貴作家伯業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知支離疏猥瑣於糊人廣衆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人實弟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荆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相望五十餘年別物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之晚以卷軸求書一旦爲書三軸此一卷起士腦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領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彷彿見其忠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姊於河南張埴收和執中公蓋埴之外祖也故逢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爲者使人聽之實一二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肯吾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皆忠才難有之又

豫章有二豪傑當定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

書徐德占題壁後

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荆公樓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其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葬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藹藹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脫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潁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舊積不知紀極至載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雖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候公出此卷戲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篤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歟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請書學文必以古人爲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爲友歟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與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哉

跋黃侍禁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升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讋畏威改過可知其不錄錄矣至於與伯父晦甫論還蕃禍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耆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害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蓋矣嘗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聞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于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溫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爲子書匹紙子子諾盡之既而一瓢覆瓢示余因爲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巳詩

齊巳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巳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巳初捨俗入大溈山參禪益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輪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節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恤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囂囂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蜀開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落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將升其堂而嚼其胾者也長倩之參軍事於黔中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簿書會爲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密爲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某所作賦以贈別

跋周元翁龍脷居士大悲贊

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於草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珍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橐下荆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荆渚珍告余而西珍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遲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舍太君帖　李布公達之裏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海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憤涕也何人表之妻出舊書請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紫舟繫口庭堅題

題劉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黃大臨來祭墓下歲甲戌庭堅叔達乃克來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立朝諤諤不忘而陸沈如此嗚呼誰其似之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爲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逢濟登茲茂叔有子蓋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梁用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昭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挾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雪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爲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爲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戎州舊吏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鋒芒以眠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書楚志翻著韞詩

楚志翻著韞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斬皆如此乃知楚志是大修行人也翻著李偉田家子爾投雜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著韞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李偉之罪人也

題刀鐮民傳後

陳留江端禮李芙曰陳留市上有刀鐮民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姪惟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鐮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

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爲有道者也

書贈晃師

老晃相識三十年寫意已落鑊湯中輪他牛頭阿旁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晃如平生問渠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晃笑曰吾飲酒時十方世界皆同一味吾暗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問老子不管你口辯

山谷題跋卷之六終

山谷題跋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號爲最得意昔宋齊間以藏秘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蓋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爲眞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斷地得鈌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論書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爲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尺[illegible]復爲學子贈書但臥筆取妍至[illegible]楊方駕則未之見也余昔姿媚而之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又學書端正則容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驃騎記皆不爲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爲絕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媚媚大抵更無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及端勁似其爲人

林和靖詩句上然一作自然沉淀其千載尤工道墨尚當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妍潤季西臺而清勁處尤妙

論詩

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精微仍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雜書

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麄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淺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於反焰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拚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緒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本草南諸下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過時如饐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懶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云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

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千載遠甚子瞻作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祭滁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芒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昔予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奉東宇大命皆學暢整遒敬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爾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陳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妍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與之藻飾背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駐筆成字都不爲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疎不下頓覺駐筆成字都不由筆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評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蕭湖縣後經行於吉祥寺魯直題

筆說

韓退之叙述管城子毛穎及會稽褚先生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皆以其有功於翰墨者也然研得一可以了一生器得一可以了一歲紙則麻楮藤竹其地產所宜皆有良工惟筆工最難其擇毫如琢磨有兒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悅親則無本不求益友則無樂常敬狠則無救多睡眠則無覺士而有此四物又焉用學

送徐德郊

徐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吾鄉鄉父兄愛之子弟安之其仕一作官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矣咏不遠故相從也密焉今得官於淮南訪別於雙井予數年來痟眩不能作詩因書近所爲賦以贈別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規疏然大要簡靜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遠之有六合有佳士曰世彥直其人不游諸公德郊可因公事攜此文詣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逕相迎它日有疑事不能決第訪之元祐八年十月癸丑黃某書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

鮮矣然須熟讀元獻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盡之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離極熱人舟中數兀無以爲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幷金縢瓣者元符二年壬申浩翁題

慶源初名群字子衆後改名淮奇又易今字其叙吏感愛如家人法淡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書花卿歌後

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爲余言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頓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云浩翁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此賦往在江南所作來黔戎之間已五年不復記憶會夔州李元中自內地來得高安石本故復得之王周彥求作大字遂書此賦有民社者觀之或有補萬分之一耳

書陶淵明詩後答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暖若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

太平具正法眼儒術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潭金璞玉人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爲己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彥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鈔遺之它日蔚然在顏丹之林當推斯文有一字之益某書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奐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與不求之耳僧舉云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知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知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知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然則聖人所不能與抑也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截鶴夾岳盈寧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覩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braces可知非味者也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稽古之方諸見又皆占工技以爲食有小孫性若可教欲使爲諸生求予言丁寧之有世智者觀寒山之詩亦不暇疲倦矣年月日戎州城南僦舍中試嘉陽版永徽毛筆

書草老仕詩後與黃斌老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痴越爲師故二十年科臼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覓筆法之妙今來年老倦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與於今人書者不狃提容止強作態度耳

書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腳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書簡公畫像贊後

簡公帥蜀六十五以佛法度爲一姓者若干若孫若曾孫凡處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取銘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畫像者法舟也其走惠州也目蛟螭虎豹蠱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於先容舟之於簡可謂能曾孫矣簡雖賢由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元符二年壬戌焚道城南僦舍中書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知緩終無烈婦態也

如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樓中乃可再得耳

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蹄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栖筆見當羞死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爲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蓋山悟道書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未盡事親之心曲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爲縣鄉三老沒而可配食鄉社者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耕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鄉黨自愛者有所不爲也彼聞劉君之風得無少愧乎君人楊皓明叔與余論及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

書張仲謀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渠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渠縣後三十年間隨祿東西或不相見數歲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今寬逐蠻夷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蹠屩同遊逢蓬柱守而兄弟親戚嘗欲共側者也又寄平生詩使余評之余覩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翠柏平作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裕愛州所論序也楊帖余嘗在都見數家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追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爲種

跋杜牧之冬盈日寄阿宜詩

翔人史彥柏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俚庭要爲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牧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爲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浩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皆病筆力不能相追成四公子暮耳

題任昉論王儉帖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一作媵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揚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類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也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韓魏公忠純樸厚任富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萬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之也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爲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使坐客忘歸及其爲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論子瞻書體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蟹鶴銘小字莫學凝凍蠅頭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與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奡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夾處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已意左右旁侵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與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爲先務也

論鹿性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怪食九物餘則不嘗草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飼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苟柴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井甘草齊頭蒿山耳齊苑

觀曾公卷題簽

公卷收廷邦承晏文用惡七種輕乾黝黑入研無聲此固李氏家風鈍澤如新木之見也者與都人圖百草當藏百萬（廷邦一作處珪）

題公卷小解

蕙之九芩不如蘭之一花華光作蕙而不作蘭當以其寂漠故耳

題公卷花光楠卷

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此蓋關童制浩能事花

光楠筆勢錢作鏡所見耳

書韋溪道詰帖

范文正公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但骨氣勁而少肉耳

觀晏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垂衣拱手無所作爲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晁无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矢辭縱橫跌蕩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略頗識評无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恍且即爲妹足非特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橫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謂絕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書術莫歸筆力且衰竭予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爲師也

此予元祐末書差可觀者予白書疲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從筆甚急而脆者紙故少雍容耳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而作字乃爾蓋至功之關鍵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今日觀之祇汗顏耳蓋往時全不知用筆過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顏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爲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

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敵勒兵臨明月作歌以排悶食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適事實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室觀竹

書卷殊不成事因別書此救勒歌

此一軸字部無筆意可觀書訖耳至元祐末所作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書少近古人耳

書東坡爲溫飛卿湖陰曲後

溫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久乃可解大意以謂宗廟社稷之靈特未許庸夫干紀耳飛卿蓋言特事邪

士大夫食時五觀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懸殖收穫舂磑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爲己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已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二村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凝菩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五敘五疏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著常如服藥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先結款然後受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敬飲食之序敬之末也食而作

觀教之本也大槩今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身之思也日一日如是行之念念在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爲一矣

山谷題跋卷之七終

山谷題跋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元祐初樊道廖成夷病幾不濟夢或告之曰盤王子且來起汝覺而姚君玉在門遂用姚君之方得無恙後三年洛翁訊其夢曰岐伯雷公秦越人淳于意皆世之盤王也今神曰姚君以爲醫王子蓋言其方有所師承云聞姚氏父子經方授之於成都藍琦謂老藍者也夫盤能使人愛信其人決非偶然王定國以罪竄後數月君玉磨石刻此記其人蓋可與同憂患更盛衰者元符八月已卯洛翁書

書贈日者柳彥輔

柳彥輔是者卿之孫決王公貴人生死禍福嘗面道鄆州劉狐國靳春之禍未已必且孫遷嶺表已而皆然爲余言二三貴人事在一歲間亦難言哉又許余官職云云大體見於六十二故書遺之丙辰年當一笑也崇寧元年閏六月甲戌俯水黃某書

書贈花光仁老

比過鷲山會芝公書記還自嶺表出師所畫梅花一枝想見高懷乃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諸有情於此薦得則一枝一葉一無一塵皆是老和尚鼻孔也

余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時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此月末聞得之佳也某有梅花一詩東坡居士爲和王荆公書之於扇却待手寫一本奉酬也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往時曾子亘贈鍾元常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謂其名故以饗燕高會是月也律中無射言草木彫衰無有射餘于時黃花紛然獨秀非夫含乾坤之中和體分芳之淑氣安能致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息矜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爲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高人初和甫節行甚美其脫世俗如驚弦之鴈見機之鷗余故樂以古人之風贈之如子亘元常所以立名於世吾極不解獨喜其知九日黃花可貴耳先生書此贈初和甫蓋將無詩令其中有和初公賓客三章欲說官可外州與友善之意甚詳

跋先大夫詩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體微言之殘絕故刻諸星于灣以俟來哲某記右有石刻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蒼山吳周才李成智術能龍萃但以朝三暮四用人人莫能得其要領其居輒能長雄其等夷初欲以鐵冶致萬金乃去而以詩書發身既而冶功且敗且成如是二十餘年炤鏡見白髮則自歎曰吾其訖於此乎因刻意教其子不愛金錢聚書聘士

筆不工處要是無秋毫流俗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天下雪而大寒呼酒解指奏乃能書此山谷老人題

題唐本蘭亭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余平生喜觀正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觀砥柱銘將爲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爲吏幹公家如已事持身潔清不以憂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與其子居築金箱浩之盤中爲屋百楹將老焉犍爲之俗謂江之滸水爲浩李成之所卜築在山阿江船之上下金箱者見其垣表不見其屋鱗鱗也因書盤谷之歌遺之李成之老於金箱其子力以詩書顯乎皆觀是篇可以得意山谷老人書右有石刻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爲況下者乎

題東坡大字

東坡寄自評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觀之誠然然大字多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筆意雖時有遺置砥柱於座旁亦自有味劉禹錫云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夫隨波上下若水中之鬼既不可以爲人師表又不可以爲人臣作則砥柱之文在旁并得兩師焉雖然持砥柱之節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悅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哉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庚寅繫船王市山谷老人燭下書瀘州史子山詩鑱諸石右有石刻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營丘王聖徒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趨吏姦如狗彘之承蜩故不幾時邦中無一事頗以樽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時其餘予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予欲粲然於其間而不得也紹聖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洛翁書

題東坡水石

東坡嘗戲水活石瀾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

題作菴

木能者數百年世黃爲冠巖穴穿窳處苔痕久伏而發若有神物嚴東北有荔枝初亦不實宗德既作菴鬱鬱若受潤祓元符之元冬十一日

題太學試院

元祐三年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嗣孝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輿彥衡尊直子明參詳若訓希古履中器之成李明晷無咎堯文元忠遐叔子發君時天啟志完熙檢試卷是日侍御史日晏不水爲子發書

題固陵寺壁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黃其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息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時新雨晚晴同登鍾閣觀白鹽之崇崒想少陵之風流歎大

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題胡氏所愬亭壁

山谷老人祝駕而飯嘉作亭之意爲書此屬崇寧之元五月之吉實乙卯黃某云

題西林寺壁

黃某弟叔豹姨柄子相及朱章劉義仲李彭同來聽水禪師素傾觀海陰顏魯公題字愛碧甃流泉凌厲暑氣徘徊不能去崇寧元年五月癸亥

題太平觀壁

黃某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虛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曉發東林 右有石刻

書自草李翰八分歌後

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余將至青衣吾宗子舟來余作草樛忙作此外不工古人云匆匆不暇草端不盧語時浩翁年五十六矣 右有真跡

跋章草千字文

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草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跋歐陽率更書

歐陽率更郡陽帖用筆妙於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真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磻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攜此書往來研味彷彿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

跋繆篆後 同九二年李元輔書

繆篆猶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李元輔不甚知名蓋翰林書蔡之流今日藏之亦足以廣聞見備討尋不可廢也

跋劉敞侍讀帖

劉侍讀君敞文忠公門人也而此帖云文忠公文字所經術背聖人意流俗亦多信然曾不知文忠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也至近世俗子亦多誦東坡師縱橫說而不考其行事果與縱橫合耶其亦異也蓋數十年前已有如此等語今人又百倍於劉此予不得不辨也

鍾離跋尾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此來更自知所作韻俗下筆不瀏離如癡家黏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纖素者頗爲作正書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詩州小字千字嫵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永興師千字筆勢意足至吉家尊之此書正當爲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於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留元祐三年八月甲申門下後省書南昌黃某

跋此君軒詩

余既追韻作此詩寄周彥周彥鈔本送元師元師更欲得余手寫因爲作草書近時士大夫等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遶遂號爲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江安城北灘上作小草亭尉李相如爲余開兩窗極明煥故作號弄筆惡可意元符二年冬來訪予於峽道約來春三月予必東歸歸當復來別我既而其年果來相見但乞此君軒詩而已咄嗟而成文不加點 詩見第一卷

題歐率更書

歐率更書溫良之氣襲人然即之則可畏頗似吾家叔度之爲人比來士大夫學此書妍作芒角鋒利政類阿與爾山谷云 右有石刻

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

種苗托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維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關徑望三益

此江文通擬淵明詩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子列於文選可斷不疑也而遂編入淵明集中又注云或謂非淵明所作是猶云或謂日生於東而沒於西未敢斷以爲必然也

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

徐師川奉議少成番立余與師川同學諸生言師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毋令德占心醉六經知其要處處玉毀於情中未嘗不隕涕也今師川尚能似其先人以澡雪天下橫議德占者因師川來乞書故及此兼師川當加意於大者遠者儒者所以爲緣飾不必盡心焉

書食時五觀後

濟翁曰禮所以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所謂曲禮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壬午青神縣尉聽東之退密堂夜漏下三刻所偶案上有墨瀋一升許凡衡或置此卷云是邑中老儒楊景山乞書因取嚴永舊無心棄核筆宛轉可人意遂書欲盡予聞景山之子達才武自將今爲涇原部將故書此猛士冒鋒鏑報國之詩遺之可令人日誦於軍中以飲酒山谷老人題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跋東坡書寒食詩

東坡此書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乘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跋東坡嘲果三

東坡此詩蓋別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賜東坡此詩蓋別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賜之先帝笑曰鄉黨親舊同朝僚友以有餘助不足也今此五觀教之本也士大夫能刻心學之歷世無窮之道也今士大夫爲一飲一食之故至於忿怒叱咤鞭笞左右然後快於其心者罔食無求飽之言亦可少愧矣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盛德至善一至於此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而絕意聖哲之功自甘爲流俗而不悔豈不哀哉

題黃龍清禪師晦堂贊

三問逆雅超玄機於沸鼎一拳坐示寒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嘆住山翁

元祐八年十二月通城陳修己爲智嵩上座寫晦堂老師影絕妙諸本予欲彫琢數句莊嚴太空適見西堂清公所作全提全示無有少剩贅一句屋下蓋屋逆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加借水獻花與一切人供養黃某題

縣官當怒之耶

跋張長史書

此亦奇書但不知所作以爲長史耶非也予嘗於楊次公家見長史行草三帖與王子敬不甚相遠蓋其委性顛逸故謂之張顛然其書極端正字字入古法人謂張顛之名不知是何種語故每見猖獗之書輒歸之長史耳

書座右銘遺嚴君可跋其後

君山嚴君可國士也不憚數舍之遠訪予於叙南儆舍余得之如獲重寶相與終日抵掌談笑至於論列古今是非成敗愈久不厭一日告余以歸顏不忍捨其去故手書座右一銘以贈之俾歸以遺其子恪恪雖少間骨格不凡也元符三年九月己卯某書

書陰德宇遺東氏

陳氏皆三世名兩蜀不牽貧賤富貴先召即生于

公爲獄吏以其活人多故高其門況醫人之司命乎故書陰德二字以遺之元符元年三月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百花亭梁大同三年刺史邵陵王綸所作此詩出英華集皆佳句也崇寧元年八月壬戌來集斯亭其甲子又來四顧徘徊悵詩人之不可見因大書此三詩遣寺僧宗素俾刻之堅石後來者得觀覽焉修水黃某 右有石刻

跋張持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右僊人吳彩鸞書孫愐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業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

題林和靖書

林處士書清氣焰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　涉世也耶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

跋東坡海市詩

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愛魁磊之士乎

題東坡竹石

石潤竹勁佳筆也恨不得李伯時發揮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此蘇明允弄筆所成猶有文章關鍵所以子瞻之文幾動一世豈非所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者乎

書柏學士山居詩題其後

史紹封之子會與外甥張協於蘇氏爲友壻子來青衣謁家姑因誠紹封紹封來乞書曰使會他日以爲相見之資今日魯直即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爲質耶

跋東坡鐵拄杖詩

鐵拄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爲瑰瑋驚人也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

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三十年作草今日乃似造微入妙恨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與可老竹枯木並行也

跋所書戲答陳元輿詩

紹聖三年九月壬寅林表亭與東萊呂東玉對棊罷若山楊明叔作墨游請作大字試舒城張氏筆燒燭寸餘摩圍閣老人書

跋郭熙西山水

郭熙元豐末爲顯聖寺悟道者作十二幅大屏高二丈餘山重水複不以雲物映帶筆意不乏余嘗招子瞻兄弟共觀之子由歎息終日以爲郭熙因爲寫才翁家墓六幅李成驟而從此筆器大進觀此圖乃是老年所作可貴也元符三年九月丁亥觀於青神蘇漢侯所

跋牛頭心銘

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以鹽亭四尺繪八幅來乞予自書所作文蓋范氏之志也予聞范氏其耆艾有德其幼壯好文今得余應世之文章但爲戲翫無益於事乃大書牛頭心銘與之范氏不學則已學則必以治心養性爲本斯文之作妙盡心性之蘊只使朝夕薰之自成道種亦使覺范淨坊諸禪子等讀之句句消歸自己乃知牛頭快說禪病免向野狐領下枉過一生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枝詞各九首因跋其後

累日倦舍中賓客既解舟意猶煩倦欲眠則晝熱不可伏枕試令作墨瀋運筆嘲着史愛崇草此樂府二十七章盛暑又臂痛書罷汗透絺綌風冰骨指老態百出恐自此漸不能書矣元符二年四月甲戌戎州城南僦舍任運堂中書

題宗成樹石

長林巨石風飄水激張之牆壁助我岑寂

題玉清昭應宮圖

玉清昭應宮成以圖畫潤色牆壁當時大儒博極羣書者討論軒軾以來出於趙氏而飛升度世者作此圖又集天下名手爲之宮成未幾火事一空比試考元豐間景靈虛名既廣崇奉之制乃求之畫院盡用玉清之繪事名手若得密旨故事亦以廣異聞今但能事未畢也

書道道璨墨竹後與城老

元符三年三月戎州無等院浩翁借地所築橋木菴中書此篇爲戒罕書與人吾宗斌老授竹灑於文與可故書此以助經營之萬一

書和晁無咎詩後與斌老

元符三年十二月余將發戎州於百忙中爲斌老書此卷述中靖國元年正月斌老遣小使持此來迫余於江安縣曰卷尾餘紙願記歲時其丙寅江瀕風靜天日明朗故爲書數行斌老爲余以兩幅寫東園病竹筆意放縱實天下之奇作文湖州若在當絕倒矣山谷老人書 右皆家傳

生臺銘跋

司馬氏三子竦爲酒爲市且就學于京師秦家居奉甘旨雖事業不同同於竭力以事其親其親白氏樂用其財作佛事以壽其子孫初欲作寢菴於無等院之墻地有道人在純以告白夫人白欣然彷彿賦功歲中以成其賢於閒閑謝客客十至而九不見豐其屋以爲無根子孫三年之費者遠矣

游龍水城南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塍爲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旦會于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霑溼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遂臥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於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兼賭大白彥明似藏行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栟櫚孫視葉間有實蕤生似橄欖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皆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爲鮮蠏中珍膳也頃有饋余余不能啗也佃夫曰廣東蓋號爲烏欖猶邕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篛也彥明者臨淮郡華彥昇兄也信中名寥佃夫名襄余者江西之修水黃某魯直時崇寧四年六月辛巳

海昏題名

元祐八年春正月甲辰韓城元聿建安胡勣浚儀李安行豫章黃某會于海昏縣齊觀智顯寺竹林中所得顏家鑿斷碑清勁秀發李君出古編鍾其銘類父者不能盡識座客談倉前樟木乃是數百年物材木也而能若是之壽歎李公擇宰上之松已拱無不慨然元君云玉真觀道士王從政治石欲刻余書因書予之黃某記

禮恩大禪師頌名

修水黃某弟仲堪子枌梓椿相悅成都范溫道人文演同來禮恩大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纖靡如蟻映光不可薦者及佛牙舍利衅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爲書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本無超羣之意崇寧三年正月甲辰

書吳叔元亭壁

朝奉郎新富途守黃某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間景幽兩奇絕耳（右皆有石刻）

題也足軒（詩載保章文集六卷作前竹詩）

簡州景德寺覺範道人種竹於所居之東軒使君楊夢脫題其軒曰也足取古人所謂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者也仍爲之賦詩余輒次韻（右已載獨本）

西山南浦行記

某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與其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雅稍陟山半竹柏蒼蔚之間水泉渚爲大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名曰勒封院樓殿鑿觀重複出沒煙霧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於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都鄧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炤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脩竹之間仲本以爲不蓋不陋冬燠而夏涼宜於游觀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黃魯直題

題浯谿崖壁

余與閻介石遊浯谿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峿堂銘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唐亭東崖披蘚藤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羅令問玉筯篆筆畫深穩優於唐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山谷老人書

石門寺題名

韓城元聿雙井黃某同遊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高明歸逕上冠雲亭可以忘歸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谿進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遊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妖逸僧守能志觀德濟義明崇廣俱來又明日蕭褒及其弟裒來三日徘徊崖次請子賦詩老矣豈復能文強作數語脩春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則之崖石耳脩水黃某字魯直請子從行相枕相藉春陵尼悟超

遊瀧州合江縣安樂山行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晦合江令尹白宗愈原道率江西黃某魯直拏舟泛安樂溪上到真人山同來者臨賴索羅萬希一點安文煇德夫主簿郭中子和以疾初起不能來尉周世施表民以支軍廩不至安樂山真人飛昇之宅也真人諱珍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峽道平山氣歇而不濟江安方山氣濁而不秀求山而清秀唯安樂山耳既定居泉源發甘虎豹服役晦日之遊雲霧晦冥將出山晚晴諸峯皆出

遊中巖行記

黃某楊韓祝林宗丁賢慈元步自恩濠江與魚潭長老圓亮來迎酌玉泉乃上巖寺元符三年八月戊午

信筒置酒之明日九月甲子蒲志同泰亨與楊琳君全弟函泉山王筮元直蒲掖庭臣石充君美史戴彥祖酌子於此實與外弟張祉介卿六祖禪師師範同來黃某魯直書

元符庚辰季秋之丁丑尉張祉介卿及其兄巽子謙姨協大同甥宋正臣端弼邀子擔茗來煮玉泉同來者楊湛君貺張澥持達自頂屋來常若晦冥是日天地開廓極目千里黃某魯直

題三遊洞

鍾陵黃魯直弟嗣直同道人唐坦之遊三游洞與子相姨徹俱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寅往來皆休此寺正午烈日遊將汲澗泉以解渴

右皆石刻

山谷題跋卷之九

許釋長沙瀑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暮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敕

廢游甘泉帖

只理會遮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弘福帖

此帖妙絕恐非怕婦漢所能

漢張芝書

望遠懸想帖

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悄乘漂沒不宜行李又去春遂（笑下當作舉字）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餐食自愛

後漢崔子玉書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當在張前

魏鍾繇書

杜度張袞遊墨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即戎帖

如鵝鵝字絕妙

頑閣空薄帖

頑閣空薄加以年老氏百朽弊無所中空特蒙哀待林異之過

險哀帖

險哀何中險字乃摹損

晉丞相王導書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苦憂勞此事亦不覺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尊

收朔帖

尊白收朔情增傷感涇烝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不懸耿情增傷感涇烝傷感涇烝字皆佳

王羲之書

秋月帖

而編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四帖

此數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

大熱帖

時使大熱小船中至不易可得過夏

所見若歡帖

疾恩小差與弘遠俱臨遲共寫懷

謹此代申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藏者

題右軍十七帖後

十七帖者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與世南褚廷誨臨寫皆不甚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廷誨筆意如揚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寫真但神髣耳

採藥帖

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題右軍帖後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

晉丞相王敦書

晉賦王敦

晉司徒王珉書

此月亟盡帖

此月亟盡二十四日是王濟祖日欲必起卿可剋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報先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

豫報先公傷筆多然古人作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

衆感帖

衆感字尤妙

晉侍中郗愔書

第三帖

毅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候置羊欣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

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

餞行帖

白成旅以從至開祖字恐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闕別帖

闕別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

服散帖

省卿書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

薄冷沈痾帖

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見隋唐間人

王獻之書

忽動小行帖

一字筆快成十

鵝羣帖

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必未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並可作此字元符戊寅十月飲後來怖魔閣致平子禪端夫在焉 右家藏真跡

跋白兆語後

伏惟爛木一慨佛與衆生不別有時杖子擊著直得凡聖路絕

此白兆語也公能領此語則築室以自便與使冠蓋之士聞桃花巖之風期而來者有所忌豈遲相遠哉古人言心徑未通觸物成塵而欲避塵求靜者虛世未有其方前作桃花巖詩跋尾自有會意處士大夫多傳之不可改也 右家藏真跡

書發願文後

雲巖西堂度夏舊莊主有出家兒氣節有爲衆姆力之心以知事方圓一不合遂縮手袖間余深爲雲巖惜失此人因書此發願文贈之紹聖元年五月己酉山谷老人書

書自草秋浦歌後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間幽鳥和語蛛樂戲作草遂書微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蓮三十本各已蘇息唯白蘸外移慳一株著籬裏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慳亦醉亦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書書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攜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爲客談此客云此登羊公鶴之苗裔耶泰少游學書人多好之唯錄穆父以爲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老來漸嬾慢無復此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語之以令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爲畫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 右有石刻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元祐初作此詩題伯時所作陽關圖崇寧元年五月見此草於趙升叔家妙於定本升叔伯時壻也時俱繫舟於大雲倉之達觀臺下

書王周彥東坡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確論也余嘗中之曰結密而無間瘦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陶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如李斯繹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帝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睥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辯海瀾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奚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周彥敦厚好學行其所聞求其所願得意於寂寞之鄉遨樂於無臭味之處他日吾將友之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乙酉書

書平原公簡記後

平原公盡德之士識量絕諸公遠甚士大夫亦多愛之然未必知之也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有是哉元祐九年四月在雙井永思堂檢舊書見元祐初簡記如接笑語罪山之木拱矣眼中無復斯人使人惘然竟日因蜀僧範公言長沙湯氏以石工擅名雅善得人筆意請範公因行李攜示之平原公書亦自難識或不辭此意且爲攜入馮山調褒之二十五日丙寅某書 右有石刻

跋唐道人編余草藁

此皆山谷老人棄紙逮山唐坦之編綴爲藏書可謂嗜學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戮近舟中觀長年盡槳隻丁撥棹乃悟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脩蚊絕塵安能得其髣髴耶此書他日或可與或可作安石碑金見愛者或謂不然不見愛者或比余爲鍾離景伯耶

跋朱應仲卷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澤石研諸舊元筆研不滯墨墨不凝筆但觀者如鶴絲增骨氣

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

元章雖爲外兄弟其清修好學草木臭味自同索余作字雖多余不倦也

又

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蓋耳年衰病從百事不進唯煙霄字信佑增勝復於范君仲處見東坡惠州白書所和陶令詩一卷詩與書皆奔軼絕塵不可追及又悵然自失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己未

跋樂道心經

李樂道爲親而書馬潤之爲親而傳刻皆美意也使二君又能學其義知五蘊皆空以游世不落煩惱漏中則所以爲其親者又至至焉餘退之云喧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此不見色空卻是空累也

跋王子予外祖劉仲更墨蹟

某十五六時游學淮南聞晉城劉仲更以多聞強識得近世不傳之學爲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所稱賞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皆仲更所定諸公但仰成而已仲更位身年不壽不及翰期於中例晚生不及承顏接辭嘗以爲恨頃歲蒙恩入祕書省祕書省官皆天下遠求如仲更之學術深密者蓋鮮今觀遺草爲之賓涕建中靖國元年五月癸未故太史氏黃某書

跋柳枝詞書紙扇

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帥也

跋竹枝歌

劉夢得作竹枝歌九章余從容夔州歌之風聲氣格皆可想見

又書白草竹枝歌後

劉夢得竹枝九篇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也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右白石刻

跋張抽頌題唐履梳屏

張抽見石霜悟乃抽語遂能窮佛根源此異人也然白此潛伏不聞豈所謂藏其狂言以死者乎

跋王晉卿墨蹟

王晉卿著水石雲林縹渺風埃之外他日當不媿小李將軍其作樂府長短句跳蹤口吻而清麗豔遠工在江南諸賢李孟之間近見雪浪壇院佛圖碑文句與筆畫皆頓進所謂後生可畏者乎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元和初蓋授武丞相於通衢樂天以贊善大夫是日上疏論天下根本所言忤君相按劾之意謫江州司馬數年乎淮西之明年乃遷忠州刺史觀其言行蕩然君子也余性來三游洞下未嘗不想見其人門人唐履因請書樂天序刻之夷陵何賓聞之欣然買石具其費遂與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洁翁題

跋知命弟與鄭殘道駐泊簡

知命弟學士公東西林碑陰字殊有一種風氣恨未遊耳年年不五十遽成丘山觀其平時規摹不自謂止此今日見此書心欲落也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洁翁題

知命作樂府長短句及小詩皆清苦愁絕可傳可玩非今號能文者所能爲弟也十月癸卯再觀乃書而歸之鄭幾道

跋秦少游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路何處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右少游發郴州徊橫州多頓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

跋王君玉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天春來秋去苦茫然風雨滿枝花滿地何事却教纖草占流年

試把鈿箏重促柱無緒酒闌清淚滴朱絃相有玉人相顧好輕笑却疑春色在鶯娘

王君玉流落在外料守七郡意不能無感然終

篇所寄似爲執政者不悅而獨憐之耶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沙頭荊江亭北軒下書元草兄弟爲余斫霜鱠遂能加飯一杯摩挲腹裳戲書此詩以爲謝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元叔無恙時賓客至者如歸或傳仲良作冢宰客或有不得見者荊州士大夫之情語殆未必然然仲良於今恩意傾倒不減元叔時以其愛我者故盡言借太白以規之

跋馬忠玉詩曲宇

馬中玉論墨頗有勁氣似李西臺但少妍耳詩句亦不草草蓋致古人詩磊磊在其胸中亦善遇評至其作樂府長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轉愁切自是佳作

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者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於荊州沙市舟中雪晴大寒捉筆不能字鍾陵黃某題

跋東坡長短句

龍丘子陳慥季常之別號也作無恙可解東坡爲作序引而世人因號東坡爲龍丘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跋寒山詩贈王正仲

此皆古人沃衆生業火之具余聞王正仲閉關不交朝市之士其子鑄參禪學道不樂火宅之樂因余姪檄求書故書遺之

跋淨照禪師真贊

淨照禪師淨因寺臻道人也東坡別翰林蘇子瞻往歲謫官黃州嘗居江上之東坡龍眠蓋廬江李伯時頃與其弟德素同郡李元中東志於龍眠山淮南號爲龍眠三李者也淨照老人恬淡少爲作寺舍僻在西南人罕知之者予嘗作真贊云猛虎無蔣臥龍不吟風林莫邀六合雲陰遠山作碧紅杏應嫁與春風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人以其近俳也笑其俳不既其實今既龍眠寫照東坡作偈此話乃大行跋尾入公是日不約而集元祐三年冬至前一日南昌黃某書

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三君子者

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三君子者雖事業不同要皆知爲已之學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他日聲名烜赫而所爲不錄錄然後余言可信矣

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璞手誨

黃龍堂頭心禪師法中龍象末世人天正眼也其蒲團禪版筆持應器尚可露其福慧莊嚴之澤況其未滅度後一月中翰墨遺教耶政可收藏以爲傳後之杜撰釋子言無慧目自作野狐伎若輒出示之使知前輩平易祕密蓋如此崇寧元年正月甲戌黃某題

跋自草東坡詩

此東坡先生合浦所作詩墨跡在歐陽晦夫家有見陽年纔十四未知來訪余一日馮紹先弘昌裔見過誦之金石琅琅聽之使人安樂因爲作草

跋周越書後

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子瞻便覺行間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今代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乙丑荊江亭下舟中書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愛此金屑銑澤因爲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頗忌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

跋所書子美長韻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下土瀟灑小舟雙櫓散死令人眼花書字不成右書家舊

跋草書子美詩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晚下牂牁灘未滅燭爲孫惇夫作此草因問貧客時誠不暇作矣

書次湘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後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爲予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魚磯遊世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曰避世一丘壑似漁非世漁獨蒔蘭橘頌不遺子公書筍蕨林塘晚絲綸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跡但有願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谷王子駿以生絹來乞書予駭於余外家有速故書予之能以青石版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南昌黃庭堅書右見黃書

跋梅聖俞聞歐陽晦夫詩

余三十年前欽慕聖俞詩句之高妙未及求而而

書程夫人墓誌後

余觀長安君閨內之法知其外家淵源必有積累成鍾其美於女子耳余嘗病今世士大夫家既去父母而從人矣及其夫得官於遐鄉之鄉妻輒不隨世俗亦以爲當然夫人不納族人之議從夫於南平此足以厚薄俗矣至於救人急難決事可否皆男子之事而長安君躬行之可謂健婦矣所聞不出房闥乃能敏手足而不亂又何其難也

跋東坡自書所賦詩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圓而妥媚有除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遒次爲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筆勁多似之往時惟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乙酉五月

跋梅聖俞聞歐陽晦夫詩

余三十年前欽慕聖俞詩句之高妙未及求而而

聖俞下世二十年前官於汝州磨縣間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而業人能誦其詩歐陽君已行又不及識元祐已巳庚午乃見歐陽君於京師其人長厚君日深沈安有立德中也用聖俞之律作詩數千篇今世雖已不尚而晦夫自信雖然今當爲孫饗州待　月於桂林里中杜林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家爲可樂也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黃某書

書船子和尚歌後

船子和尚歌漁父語意清新道人家風處處出現所以接得夾山水漲不著崇寧元年四月己丑假於界邨之蓮法院僧堂中齋起受溫浴浴罷書此卷以解倦

跋苦竹

開封張德淵號爲有急難之義下燒識之於長沙名不虛得也泊船驛步門與德淵官廨相近時時相過奔走予所聞如有人從其前推其後也他日持此卷來乞書舟子作歲除未能行舟中無他緣偶得意書盡崇寧二年十二月晦山谷老人書右血書帖今藏晉陵毛氏

書宋璀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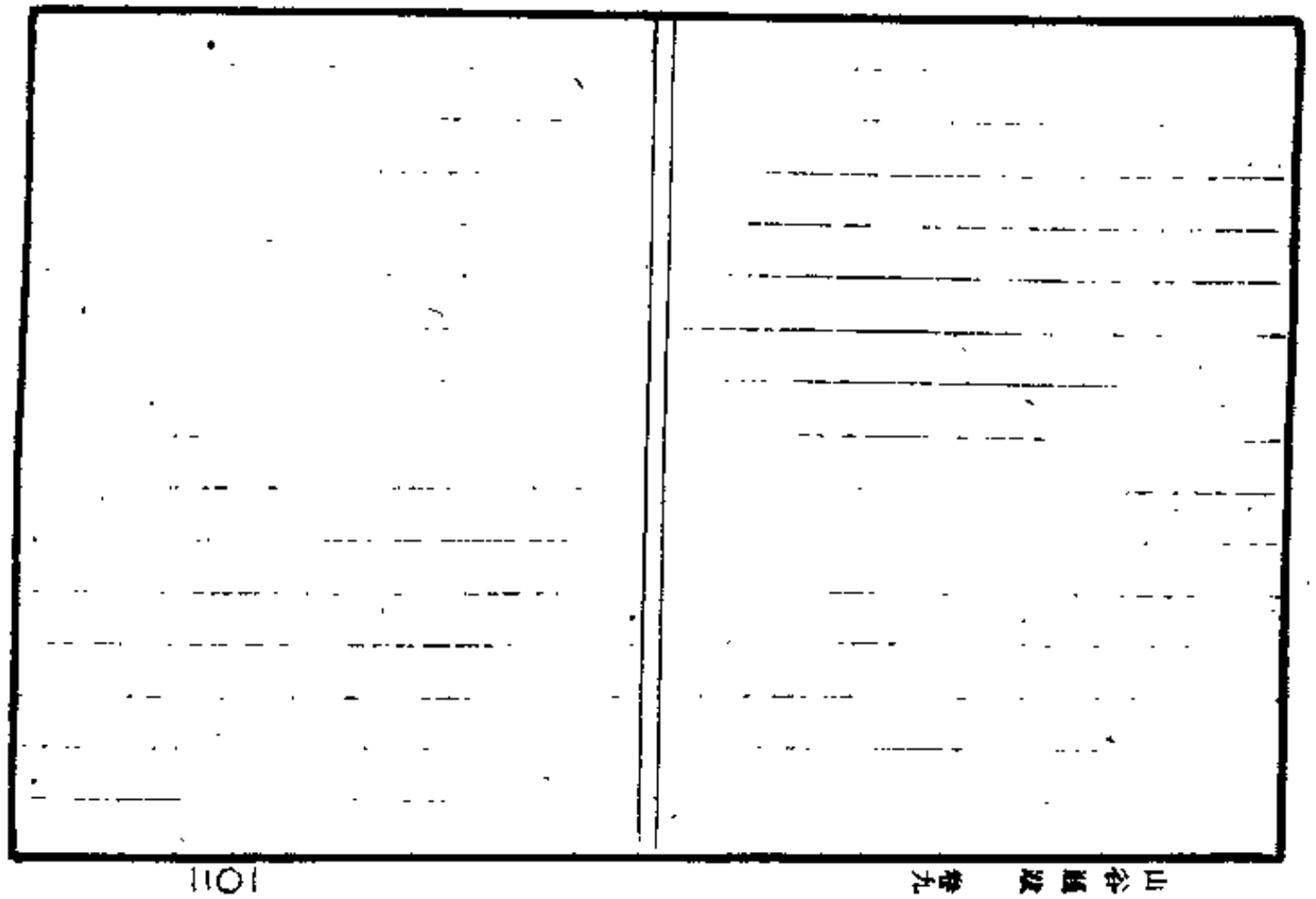
梁嘗有疑獄案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璀王亦疑梁王曰問朱公只布衣富作國是必有奇智邇名朱公而問曰有疑獄於此國以爲當罪者半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對曰臣邸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十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皆是只千金梁王曰善成獄疑則從去嘗疑則從與梁國大悅蓋黠薄則蔽塞黠薄則亟裂惡薄則亟毀黠薄則亟敗厚之狂人可謂美德矣鄙當時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吾嘗想見其人如朱文季可謂天下長者非耶

跋葉驥可勝歎哉右顏魯公藏于富川吳氏

從來名家落筆疎浪小碑皆有趣味一時同調輒相欣賞歎不啻口出余竊謂相知如蘇米兩公尚有知不盡處莫若本人自道全投全示無有少剩爲快耳嘗見山谷玉家弟幼安求草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藤條如枚納聚散未嘗一事撓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選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議辯辭如本人舞中節指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余挽燕曰此數語即可以跋山谷題跋矣殆所謂順贊一句屋下蓋屋逆賞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花與一切人供養海闊毛晉識

諸家題跋魯直者其奏快反多於魯直題跋矣豈容更添蛇足耶但其於識不一因攷其甥洪玉父云舅氏魯直愛山谷石牛洞故自號山谷道人謫黔戎時假涪州別駕故又號涪翁或曰涪陵黔中又號黔安居士至宜州又號八桂老人皆班班見於詩文後來米芾亦嘗仿元鎮亦多別號今人效顰三老名字百出亦甚無謂矣惟古人小字可喜可法當覓小名縣數種以傳昔人或

山谷題跋卷之九終



无咎題跋

晁補之撰

无咎題跋卷之一

宋 南陽晁補之 撰
明 東吳毛晉 訂

題段愼修紙二首
題陶淵明詩後
題分甘亭記後
題白蓮社圖後
題小飛來詩後
書王蠋後事
書毋丘霞御印曆紙後
書陳泊事後
書陳唐父綿紙守道愛事後
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逋處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淳守柯遵與鶴事後
跋董氏唐帶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東坡公畫
跋李逸易畫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跋董元畫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跋化度寺碑後
跋李唐卿篆千字文
跋第五水鏡
跋蘭亭叙
跋史卿詩
贈劉氣子
書邢敦夫遺藁
猪齒白化佛贊并序

无咎題跋目錄終

題段愼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裏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初無盡力不思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卻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將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文易往來之路通故貨善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處窮鄉滯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帝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羽過身輕一易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數也如魯道之言循砥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惱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此未可與文字精惱間求之以比砥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修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晏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早有美名于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爲之記且書爲文靜筆墨粲然可觀

旌彥修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

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尚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張顧覩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緒盡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翰事中惠聰余言使集吳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峰之異者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嶷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類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恢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

戊子六月壬申過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刎身殘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爲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筥之軀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殿黃金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能而去則相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于野口未嘗之以破萬死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散見于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新政荊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僻而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猶以其辨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列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騎爰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愍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婦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歟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復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遜于衆舉皐陶湯遜于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備而不改者然自昏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于上是非公于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得黜而革後世道德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闒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大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而後世愚夫婦婦一言一行近似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興國四年又俘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于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權輿丁投戈講藝之時遠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于所詔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謀人毋丘復在選中自號庫權通判晉州而震意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將計之選于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與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感登其行已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洽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陳劉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嘗驗屍卽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遂死于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放公復怒曰此卒究死待我而申爾曹敢鳴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淡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依違懼敗法不爾赦卽自寶其狀詣琳琳又迎問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淡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人必事前程遽索爲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博道于淮南見廣常于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

書陳洎事後

嘗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愍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

元符二年七月初八日謹記

公之倅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于絡博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于言詞者彛然增慕答牌愈有云木淡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于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道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其功猶在于百年之後吾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遂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克之則已矣答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吾田疇而伍之取吾衣冠而褚之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道愛亦可謂善人者非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于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答陳平有與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于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于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于詩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其詩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澹倒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得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于勝殘去殺猶未也則青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虞懷惠亦淡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復其敬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于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廩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亢遷易窮年民不得休蓋其初皆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流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暇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翁恭茂之徒敏于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役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莫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旁施修庠技捐庸役便轉輸勸迴貸綏背釁折衝獄無圩垣毬邦壘皆

高五尺而狀甚異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飛鐘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留翠森然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于九華矣

跋林遵爲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崎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間讀其林間詩裘徜彷徨有淡慕也吾師疾固見稱而耕者曰不可與同齋至熙鼓瑟希則鬥然歎曰吾與熙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性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觀後來欲其間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到絮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于禮文悍鄙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望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淸而未客故驚世患恃觀皆敬之會稽尉廳梅花而以未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擢則爲若曰眯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凰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辭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何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爲惠而鵲應之斯與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版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煙馴壁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椽牌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于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于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誼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余求烟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舉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柔薄少敗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殷敬所謂汲向于武棄讓猶有生氣者至于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獨何怪乎張長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士慨相奇偉而觀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驗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於年天才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惜曰未識于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嬖暱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如方雖平居寓爲清便嬖暱之語至于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淳于柯遊與謝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可識蓋盧甚亮爲中書舍人所行于起居曰賈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特進才選也盧甚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舉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于時而其施設不少槩見何也聞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在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遂董氏參考之又合其名于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相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元

和初日一時才選也殿後郎中兼者皆不顯乃不得賢予嘗論韓愈順宗實錄見李賢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賢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監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從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語皆董測一曲沃簿一猶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及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即京兆若祖爲王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黃賢里而端以下及測凡四世能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晃補之題

跋陳伯北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旨老忠義溢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固雲夢曾不芥蔕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絲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于絕檢小或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教人者退之若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于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塗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類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鯢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苑囿之窄不能息也長塘之水一解而魚半解其小如針鋒毫末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十九澤之所阿有九罭之所常率鱣鯉鱒鮪頒首率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爲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

榕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那和璞開而歎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勞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志其姓名力不足制丞高湖衆列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資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壑埃倦怠之資追紙墨之間遠矣

跋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西蜀蘭陵胡世將得于閩且爰大部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薛仲謀張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故事有唐觀兼論稽取詩賦之言亦有所視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有文高論大氣出於繩檢比肩協句小或合於方圓惡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春若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鯨鱗所常觀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鯢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觀鯢首尾之日針鋒鱗之眼則欲窺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爲亦不一狀則遣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遣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補凡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爲鯢則稽天之涯觀不見其不足一以爲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繁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遣易亦將隱凡脩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茲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晃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干畫炭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于學嘉魯直而喜白畫特特自撥完爲竹枝飛鳥翻雲天機妙以此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千既拙于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當開解牛得養生其可歆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殊不成物遠視之則曉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奈觀顏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學者之內畫者蘊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晃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怒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蟬蛇變化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閡它能後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侯而鄭

跋李廌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史竭精神于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濃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必妙不在于法也而謝侯所藏帖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同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畫遠其盤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于此者但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篇

嘗臣文杖記之矣然恐先要爲難知以爲其人即自處會意物表不當復資資效世俗爲者而此畫本範模關吳單一二曲折毫髮無恨性謹不繆豈大匠師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尋尺素本末作童子紙篋中引線滿之雖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百雜鄰何極唐詩之巧語侯劉筆以語吾就汝所能者爲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進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勞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柴天嘗有感於物矣是孰尸其賦予耶雖然二物者高處拔出衆觀數奏賦如奇文因事諷諫宗帝與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識邱蔡邕等皆賦詩處乃獨作歌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予謂歌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賦鵩賦何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今字爲之至誼傳乃皆去今字則與詩歌何異處與崔琦二歌亦四言之敷暢者名歌而實賦也

跋蘭亭叙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叙事蓋誦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于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侯高誤而存鄭遣一言之稱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幸以太宗之賢魏徵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時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與予得原失信不爲而去矣牧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道猶愛而不能置卻甚于少年喜官爵遊春營田宅者與

前論異矣因論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道迹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放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尊仔鄭重于論也愛蘭亭叙事小於墉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于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冬至後五日暗東皐流翠同李季良出之見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與遊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并附題圖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牛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宇廷賢雱宇堯夔力宇進道皆里良士而堯夔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二月己巳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將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建觀亭爲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稍日從邦式遊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王雪蕊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皐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似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矣其子敦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髫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鄉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叙端叔非常之功頗不合于時乃一跌以涵文章動從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兼行誦四五詩工字玅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過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會對語生香不厭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迹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梁腐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鬱奇怪想見山陰品藻之盛歟詠詩何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當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先世與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惟茂再春大方率清號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壑塔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舜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嘗數字百上乃撫文忠公詩文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知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邪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猪齒曰化佛贊 并序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衛之信宿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酷由醉王諦觀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紺目珈趺臨子隱然莊嚴舉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隨屬女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劍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遂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緣王信令諸剛提陀羅尼事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邪衆生有芥子許遂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昔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墮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白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真慈故動於希奇如優鉢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得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觀若不觀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得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牌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飼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賞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殺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殺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聞寶國王殺等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動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貪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映穢食薄荷草度華蓋猪菩薩威神示入其類次自肉腿何由識諸藏次之刀其加猪首鬱斷白肉聊肤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爲三世父母師長若寃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无咎之父君成居官深靜能文與詩亦不求人知歲集十卷有序无咎能乞東坡一序以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坰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銳牙慘烈羅刹如是一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噉彼養已是護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噉我版荼上下無有蚤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舞貝氣厚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與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廣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廣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涌此言勸橫日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害屬刺心取血血大塗流揚湯燖毛毛須臾聚死者不捨萬猪常聞汝莫殺刀謂猪殺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佉我不敢殺諸佛現傳東坡以君子稱之併稱无咎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出顯於世後果爲神宗所舉御批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革浮薄之調極蕭靖節爲人忠情仕進方瑜知命之年即引退華陽東園自號歸來子嘗游戲小道撰廣象戲圖一卷皆不得與李翺五木經並存以作戲兵條隔毛晉識

余始見東坡先生所記猪母佛不勝驚異擬後唐文宗給中觀世音偉等事摞諸戒殺文之首繼讀无咎先生所作猪齒曰化佛贊及序益動恰熱血汗想昔馬具區先生見斷文極爲歎賞曰朗誦一過不覺毛豎皮栗汗出伍下无咎嘗參圓通海覺二士曉年又見蘇老而東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剩事余余向嘗類集唐宋

以來弘道明教之文續梁僧祐唐僧道宣之
後以羽翼法門如无咎此篇豈可不入大藏
邪因刻題跋之後以為傳矣云晉又識

无咎題跋卷之一終

晦菴題跋

朱熹撰

晦菴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二則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伯恭所採荆公日錄
跋□□
跋□□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二則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墨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翰淵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翰二公法帖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翰帖
跋胡濙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濙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賀君詩
跋溪上詩集
跋清顯甫字序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滕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誥
跋程董二生學荆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黃山谷帖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二則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尚彥先家諸家帖
跋葉氏慕堂詩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跋陳丁翁貴沈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跋施長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淳所刊四經後　書　詩　易　春秋
書楚辭洪韻後
再跋楚辭叶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侍叔帖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荆公進鄭侯遺事奏藁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靖帖
跋唐人慕兩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楊巢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嚴起集
書僞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長翁
跋曾裏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裏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鄉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喬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誡子孫其墳後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趙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廉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二則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齋廬條約後

跋鳥侯行實
跋曾裏父經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尊直書跋作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各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荆公進鄭侯逍事奏藁
書晉臯中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劍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楊醫書
題嗣子詩卷

卷之三

跋趙鈐轄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獻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蔣君行實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死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鄠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贊
跋程沙隨帖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傅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雲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跋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跋呂氏家塾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草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跋蒲平叔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渝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秦篆詩
跋蔡漢臣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峭菴題跋卷之一

宋　新安朱熹　撰

明　古虞毛晉　訂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于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搨刻諸石以觀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于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與略云到後途中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倍若已無望必復聚本路米價漸到廣陵更與正倉併減之更二制屬老兄與徽之中玉商議平糴事中本路既發到路幾來并因大蒐放視及發却運利蓋累百姓於救飢初無益之益者歟之遲故也顯兄

早區處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所米所空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差留數月起發徐觀後數至六月起來運免頻它路般運賑濟如此間運朝廷必不肯所如兼之深輒爾僧言恐加怨怒不一某皇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放誕爽南坐論空玄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風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遂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嘉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閒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謦欬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荊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掊擊不道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前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收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荊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荊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辯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當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真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跋樂毅論

新安朱熹壬寅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曾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於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真世系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巷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祓飲會稽西園葬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荊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荊舒爲不可曉者今所載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介禮爲衆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賤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蓋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曰新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嗜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溢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

以牢籠古今諸之英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子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孟有感於英父之言云晦翁

書題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樂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酬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法至於黃米而歎傾側嬉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論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入詩意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為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邑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邑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邑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到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無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為建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為斷水對

跋喻滿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滿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其生於寇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已文潛所論驛病緩緝遺賢之獘允與人意合章卿稱敘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嘗邑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孤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鄭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榮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交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以殷勤褒錄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病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正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迅風逐電雖不可羈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富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明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宗室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棄邪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富為正而楊若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忍助民蠹也惟貫人有所求一皆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并書之可乎此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翰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送滏溪書堂藏之元翰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邪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刪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史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學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其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潁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騎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諸文飾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會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二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淡為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翰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寸累之蘊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待土木不遣其徒出勾曰吾不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跛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為作論語解序欲稱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惠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粹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瀏瀏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為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龍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為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朽惠許不謝而李

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歷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倒如此邪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朱君忠嘉集

莊固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爲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朱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濟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艱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辯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朱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劒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强而南强今爲南劒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夢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鄭尉虢無壁記賈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靡薾德操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磵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漢上翁集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沖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明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會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誼譯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仇虛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酌奠之詞則其所以處

須江嚴伯會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五六七言則尤見延之趣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會求敘過予大病昏不能致思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視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聲歎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潁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與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衆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觀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墨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伋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較協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鞅刷鳴和鑾絕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勝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余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季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蜀屯盩厔而賊勢遂衰率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

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櫓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雖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獨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爽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每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期後不苟會而利有攸往者邪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馮縣尉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與村閭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蜀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與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邪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爲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余且言君之後散居劒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不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邪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舉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蓋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蓋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嘗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應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疑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此邪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刻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希世取能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蓋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忌披疾讀驚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者邪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慨經疏祖毋而姑遷遠祖亨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眞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

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其處蓋爲邪言公先已葬將樂縣產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貢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委而其煩理之益情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眞翻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舊墨蹟鋟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槩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淺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曩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予嘗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特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猶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怨怨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眞有機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摘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槩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祝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師本與出溫公之手何邪齊賢又出見齊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于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高高陰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題跋和延福院壁先君吏部題延福院詩

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裒回其下流涕仰觀感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

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長翰軍政策

施君長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余方有行役之勞未遑整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偉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長翰智庸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稾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患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遇邁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平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道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搏突蕘人潛離者蕘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蕘落之語今此頌又用蹻腳字按蹻跷見靈光殿賦自爲虬龍動貌元無腳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摹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庸中公之二子及其孫世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諸人者與可以弁冠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歟勝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乘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樹院置

跋閭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閭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與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觀於應舉耕田之師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屬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敘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蓋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金經而遂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者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持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嘗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

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訓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皆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跋黃叔度父所定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度父所定楚辭協韻愛之以奇薄守傳景仁景仁爲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爲予言大招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爲遭似突然嘗讀王歧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遠

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匽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粵傳）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爲慢而歧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處彝者喙膝平讀音皆爲强然則大招之遂當自强而爲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識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閩阜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漢魏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漢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外誤最多宜不足恠獨晁氏自謂深嫉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恠妄不足爲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貫頌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口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皆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向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

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妄可耳何斯舉親兄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師樂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徇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敬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舊讀檄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增然然觀後來事變益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再跋

建中紀就謫亭兩黨實皆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宜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朱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東坡此紙但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於驗者頗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皆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陋于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强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隊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漢興祖又以爲急相待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於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恠妄不足爲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貫頌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口可勝歎哉

跋李忠州家諸帖

舊讀檄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增然然觀後來事變益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跋王公四疏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爲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於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遊宦衡陽得此道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爲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論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聚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福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蓋之家乃知幹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寒餘生無所爲幸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與墓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舊讀檄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增然然觀後來事變益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跋蔡氏墓堂詩

雲巖處士蔡君仲微以淸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蔡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墓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宮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蔡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稱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宣仲宣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徼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勝德章寄此冊來求於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菴題跋卷之一　終

晦菴題跋卷之二

跋宋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所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說許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殺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其每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今觀歷陽張昭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文記項見曾倅有術士唐某嗣問其故曰虜陷曾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爲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鏞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厥然起坐爲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強之業者非必權謀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荊公進鄞縣道事奏狀

先君子少嘗學荊公者每訪其蹟覓得此狀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爲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受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時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役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歟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嘗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而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譬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皆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某英爲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裁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欵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圍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以微覺其疵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邪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務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它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俯讀不勝敬歎既撫其象以歸于家尹君又僎記於誌文之後蓋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貂一辭頓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

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晨風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騁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能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俯存没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雖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識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於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也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恒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也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而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

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强記高簡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閱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災而浩然不以屑意社門掃地尋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謂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懲忿爲殺身之戒元定泣涕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壬子冬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繡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邪案夜擁爐風雪大聲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將養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鵝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與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

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者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强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凊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愉婉段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祕閣公以諸生自爲慷慨請行擁蓋張旗略相先後卒皆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徇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册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餘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祓而竊識之紹熙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向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若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毅起自爲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祖祕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與之以爲與有可用之實取而與之前列旋入幕府積以遣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皆有經烈平生爲文甚多亡遺之餘所存止此然皆摭實應用之作不爲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小吏事公於溫陵辱與進

熙寧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楊梁康節帖後

右楊梁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史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如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貫直爲將當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嘉落指切事情而於今咎之變又當知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殃於堂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空奈何張公曰今便

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諫門讀而張之節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煮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未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愬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傲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辭元亮帖

辭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辭長翁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長庶幾近之今觀辭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邁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廉廉乎其有前賢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之中又有與焉則若元祐之朔黨川蘇而熙豐之曾文蔡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蔡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與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其得此者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良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六月癸亥鴻慶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執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廢棄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堠詩

曾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章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宵愛其言每爲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宵愛其言每爲七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裘父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注君將既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樊齋矣而猶不能不僭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爲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爲教則公晚歲益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安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卒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率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

前輩文字規模宏濶議論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宜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倒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辭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懿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蓋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雖能初益未能不以爲疑迺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衛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敬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安有讀之而泚其額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空春昌山渡之客舍

所牛犬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惡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於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爲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請師爲帥而遂以爲魏公誤失此通李石跋語後

獻公帖中語乃道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焉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邪此通何蕃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

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遐而無以敎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因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官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其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稱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妹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須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題而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禹侯行實

漢律禹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爲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雜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右蒲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否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覩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孫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日新安朱熹書於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其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昏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

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禪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茂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祭結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上踐阼已刻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皆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穆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

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疑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然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李直書跋作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錢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錄草藁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諫之心可謂切矣猶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微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祕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蒼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蓋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廣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被爲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荊公進鄒侯遺事奏藁

熹家所藏荊公進鄒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番莪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爲便蓋鄒侯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臨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它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念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徧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宣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鈎校刪剔很讎定爲數條以附州乘傳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閏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它州矣熹到闕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囿乃以書來曰以公之舉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觸忤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胷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誡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矣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忽焉蓋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舉於此也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爲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知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樓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妙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溫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使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章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

寶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諧笑傲睨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藁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余書其事因爲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曾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邪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邪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讐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窮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子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御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孝伯者卽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詞詞託諷多發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楊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岡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偬未暇舟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稽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麤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觀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屢也遂委棄而蓋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聞爽不類常兒予嘗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御廚廉節儉東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質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邪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閭阜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爲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廻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邪況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保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象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不怒而亟翻裝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願以敬夫等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即爲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曉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蓋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博古可觀計於其輦旅中亦當小與然元祐間王仲至嘗爲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宣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略探訪大師之請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賢因舉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嘗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覩召還之命也時覩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默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挾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弟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親厚然實未嘗及以攻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觝者上師邪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剩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李札奉其先君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建溪之上拜起垂涕泣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余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廼復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加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覩而公已皆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子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鏗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源厚蔚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

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行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園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勝琪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辭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遠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勝李三君子傳授備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擬事閒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鬬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息致讀之不覺宦情縱息怳然在目諷詠不已爲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遯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邇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爲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呂

有繼揚雄公靖仲芙蓉叔芙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應崇官遠其它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儒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薛廟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換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邱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綠麻菽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寄贈以詩有間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筆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爲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茀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鞫陳正彙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它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廣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渭亡過半歲則是猶在湖未過海也衡守章傑賀紹聖故相諸孫雖怨趙公故移此以發其私怨秦檜知其不

事爲已而借力以遂惡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對事解釋亦遂廢不用蓋不爲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婿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究乃特移關漢子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卞書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卞官爵禁錮視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爲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爲末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寂寞亦效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闢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閑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華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孫士伯尊奉承遵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節久遠間以視嘉孫稱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

尊卑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謹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還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悵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尤所感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歛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逸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陳德明仁壽鑑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喪廢屍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用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育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鰥疾病羸老之人德至厚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頓復修舉而甫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性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鄉得廢寺之產歲入累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

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墜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歷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爲舊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菴題跋卷之二

晦菴題跋卷之三

跋趙鈐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藩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節益拒俊廢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漳考其吏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俟非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雜端劉公之讓奏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遺勝名立之有或者猶竊病之以爲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發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惜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它時也道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護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聚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曰世孫若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容戀徘徊三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爲矣固不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

先王封建子弟藩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閤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節益拒俊廢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鈐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爲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頃年守漳考其吏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俟非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雜端劉公之讓奏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遺勝名立之有或者猶竊病之以爲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發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惜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它時也道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護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聚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曰世孫若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容戀徘徊三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爲矣固不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

跋張忠確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嘗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爲寄而無一絲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眞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爲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闊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乃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爲人豈非幸邪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乎於啓蒙筮之辭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閒見甘君說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跋萬君行賀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爲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子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爲之書頗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爲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爲文章蓋直吐出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爲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桀邁而落筆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男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縱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以其家姓者邪

跋呂范二公詩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恒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懲與否而能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卒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卒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道司敖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者邪呂公帖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割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雖不欲以智名勇功自

見故熙豐間授鉞邊數破漢羌觀第二帖可槩見矣然逆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受論排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撓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到氏姻好綢繆蓋亦彝叙之間非苟然者予夫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頤謹請行館拜謝長官祕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爲遂寧戶掾友人王君世瑩敏數爲正言城西傳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遡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誠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毋見王君必悉意合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美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固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毅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敢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紹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謂諸體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爲日記册此版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既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設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毋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采曲身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燼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爲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爲我謝傳君正率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蓋如命大夫公諱蒼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瑩字叔載後學桑活度正謹書傳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齊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前田令本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頃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問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猶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定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襲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前田令君則爲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欵其縫視其告則以爲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邪告牙凡七通其二爲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深水二縣尉其五爲令君明經冬集全銜尉南陽丞及前田考課皆尚全好獨前田令爲脫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前守傅欽自得令凡若鐸請刊史其版藏爲

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宗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宗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廉德明爲其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爲三十八世則爲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爲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寫然多是抄取江都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舊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或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杜陵此詩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爭章奚老蹉舟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先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摹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背風塵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志意其刪去必嘗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瘦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殺矣如劉大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頭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帖不求法度其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寫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同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貧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邪因念頃年庶幸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倦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樂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盛衰功力有淺深故邪然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歲暮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吳天觀壁畫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產分而爲二此特其半耳頃經陳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龍天八部者亦不免爲煙頭爛額之容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邪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息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爲盡聖與爭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爲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己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其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蓋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尺牘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得窺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葉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到于云先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管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牘悲慟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道中貴人馬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瑞大醫者爲第二移因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白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邠州坐不敢青苗能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此爲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爲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太息而記其後李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己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得於高神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邪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固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甿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反覆無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嚴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觀戚卑切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

亦無餘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蓋於是稿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義堅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君虛之相鶴黃長睿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淪石翁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駕耳季路得之處以相視恨目已昏旨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謝此數章似少謬誤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

如儀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客妹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法其小與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侍未卿其豪爽超拔之顏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昏不能覆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識書

跋王信臣行贊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詞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適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寞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蓋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至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率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

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故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誼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葉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子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遂其未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圓頓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漢因有冰雪生而之句也然白黑未分特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刁氏楊補之遺蜕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觀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說文欸齊也亞改切又爲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齊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欸與唉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榜文舊本作襖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欸爲款則其誤益甚矣欸乃歌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

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謫子妄爲刻蓋以誇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溪詩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謫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爲法覽者詳之麻姑山詩

爲今觀沙隨程丈此卷饒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酹之雙闕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爲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歎也辭說

余嘗爲沙隨言孝經偽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不爲之序妄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見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去矣因覽兩蜂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已來人日雲谷老人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無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傳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病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珎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謦欬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蘊藉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處元已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皆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胸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墓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倫也程丈報書云吾皆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遊論因記其語於後云辛巳紙論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爲劉伯醇携此卷來求跋爲書以歸之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葑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揮釣魚竿肯似林間翩翩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翦毛班騶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衝委任奴心事未羨凝見鼎足放去任碌碌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捫明仲丈題字刻石拓出嚴公愴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厚妄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見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去矣因覽兩蜂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已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病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珎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謦欬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蘊藉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皆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胸

中丘壑最殊勝處特一吐出以寄真實耳蘇文粹中墨寶既精華語尤勝頃歲嘗獲從遊今觀遺墨爲之永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稱有歐處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於大夫張侯所藏爲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眞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屈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屈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聚訴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旋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它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間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志愛惻恒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隱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業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嘗貽廣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其樂劉祗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呼繩墨知其教習之有日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移矣然已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聚訴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旋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它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間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志愛惻恒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隱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業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嘗貽廣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其樂劉祗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呼繩墨知其教習之有日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移矣然

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衡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悲隔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姪或惡其語之不解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譁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卷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屑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姪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題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孫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甸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餘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懦情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已未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草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劒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草齋記而沙陽曹大令德又爲之銘家藏遺墨數十年矣蓋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幾修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罪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陳於手筆別附它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繁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宜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歷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與勞事媒樓樓牆東客亦抱沒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問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舉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至不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寔外剪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嗣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復從容良慰北嚴重勤遠出伏惟中時得而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人須決成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始復稍雲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其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茶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望月三日某敬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英兄弟致意城

中奚衷不欲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遷居南山雲際院一室翛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嘗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枚歛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摹玩千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輝盪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遂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爲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它求矣而其祥洽乃徧以聞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賓述而揄揚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繼之翹葉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屬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衰僞排擯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諧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敗風壞閑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慈安之墓已有猶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泫然久之若歸光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嘆也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之是則已病於貧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負緣紹介以語於余此其爲貧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趼之勤乃書此以論爲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役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爲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爲有用也夫慶元己未十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徽縣以報所問倒懷息失豫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時粲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寄於蘇魏公家得隆左丞壹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

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陛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悟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情法則世之有鑒實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俊爽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眇然若有餘而其實報也倏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勤勤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殷卒爲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攻和主簿廬君黜未及鑱石而羣盜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刊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欽入閩而

廉靜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此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趙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修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屬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蓋嘗解儒服以事戎行實從宜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爲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勳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娛適俟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蓬易文階老齒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窀穸之事既有期矣顧恨未報也敢以拜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次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墟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守師予老儒博學淸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師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做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盱江黃柟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悵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懵懵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舍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涇渭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愧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强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實藏敝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淸之之刻在焉余撫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曰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剛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亦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者是之勤邪爲諸君計莫若其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序序諸君使毋忘予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友人范伯崇嘗爲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强記無沈浸瞑想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夏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實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遍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閬之長老乃閬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傅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顚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父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右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跋泰山秦篆譜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奮滅讎虜掃淸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諸圖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豪髮妥帖意態其爲老筆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跋陶孝叔觀王順伯京起嚴論關卮序如尤延之着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感因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翰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玉泉翰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放裨書之因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諸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時淳熙壬寅十二月朱熹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蓋皆序輕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明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離則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爲出母謂有服爲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爲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爲出而猶有者讀之使人奮然有奮滅讎虜掃淸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陶孝叔觀王順伯京起嚴論關卮序如尤延之着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感因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翰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玉泉翰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服者顧反趨其篇端曰不養出母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著此以質焉正父雖不深明其不爲出母然亦不敢正以出母目之但猶未一處有不稱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爲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者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爲思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不可以入于廟而亦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爲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爲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論劉子駒丈閱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迄日不能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爲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强記淸貧苦節少仕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徼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衰衰不休氣貌淳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厚俯仰昔遊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姪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歲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謝養性語因記其後

跋蔡藻筆

蔡藻遊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東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鄉苗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梅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輕行順昌憩貧當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邇與予意合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猶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且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成晚無消息重歎貧當壁上詩癡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遐傳猶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生每交讀屈原夢賜孔明出師表幽憂明峭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拜其題跋若干卷亦即與齋昌同欣賞云陰陽毛骨

識

按先生年譜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進士第于尊見同年小錄有令世光令世倩保吾尊熟縣人久雪具慶兄弟聯捷真盛事也又有弟名世南同入太學特稱爲三令邑志載其各有文集惜乎今已不傳曰附記於此晉又

識

卷中鑑下鷹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己未四月甲申朱熹書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喜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戊申距今已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編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先生爲施學博敦斯文莽果即皇衆皆能道之故先哲尚論者輒作道義德尊等語至若辭能山水映宕詩文一往情深幾爲雅學所掩惟壽昌吳氏一贊頗具發明云先生於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霧晃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家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傲然用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

益公題跋

周必大撰

益公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高宗御批陳恩恭奏劄跋
淳熙戊申國書跋
光宗御書跋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自題寫眞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題蔡君謨草帖
題唐人臨王子敬帖
題吳說書
題蘇老公帖
跋王獻之保母墳志
題米禮部參星賦與靖
題孫氏四皓圖
題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題樂毅論
雜題跋
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酵手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德化縣陳氏義門碑
題吉州司戶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題汪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跋劉賓之浩然集
跋何居仁自作墓志
題宜春李椿詩卷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絕
題李玠叔詩文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跋百醉夫趙士雎詩卷

題劉昌詩母墓志
題謝昌國與朱陸書
跋蕭唐夷將軍記
題顏魯公書裴杜濟神道碑
跋金給事李章文集
跋范丞相覺民謝張表表
又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跋張忠獻公答宋待制手書
題張右丞如璧奏疏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跋霅溪延壽碑

卷之二

跋後漢蔡常侍碑
跋歐陽公充詞碑跋
題楊謹仲芳蕃詩後
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題羅起宗廟貪碑
跋玉民贈送胡邦衡南壩詩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御書樂毅論跋
題呂獻可墓誌
跋張元幹送胡邦衡詞
題蔡忠惠公帖
題陳忠肅公尊堯集稿
跋歐陽文忠公詩學帖
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變武儀
跋胡忠簡公論和議表
題羅煒詩藁
跋焦伯強與淳簡夫帖
跋呂伯恭日記
跋廖中精紀
題謝昌國式華堂記

題盧山西林道場碑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題歐陽文忠公跋蕭陽山文
跋歐陽文忠公與裴如晦帖
題張志寧所藏東坡畫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跋宋待制晏軒自適詩
跋李先之禮記義
跋陳剛中石湖廟詩
跋臨江軍劉昌詩之父青詞藁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
題張魏公與晁升道帖
題呂紫微與晁仲石詩
題李龍眠山莊圖
跋張魏公與彭子後書
題陸本益齋記
題周洽所藏南唐牒訴
題浮雲居士曾逮臣雜志後
題至聖文宣公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貞元以後告身石刻
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又書谿堂集後

卷之三

題曾逮侍郎戒其子宗清廉帖
跋撫州游武祿帖
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
跋唐子西帖
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跋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公唱和詩
跋吉水蕭氏祖長官告
跋蕭御史殿試卷
跋宋運判炳奏藁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跋義靈廟碑
題聶倅周臣所藏黃魯直送徐父宰餘干詩藁
跋江氏舊書
跋黃山谷書唐人詩
跋張芸叟劉滬詩
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公使北錄
題東坡上薛向樞密書
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
跋曾氏兄弟帖
題侍講呂希哲歲時雜記後
自題與黃談書尺
跋撫州鄒慮詩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題戊午歲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跋張如瑩歸去來詞
跋王才臣十史論
書譚該樂府後
跋宋景晉嗅手書佛經
題趙清獻公三帖
題楊廷秀新堂胡氏義方堂記後
跋東坡與張近帖

卷之四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咨目及御筆等跋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跋山谷題橘洲畫記
題東坡晚年手帖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書馮碩自得集後
跋黃魯直帖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書歐陽葬四世碑
跋富鄭公與李仲師帖
題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跋顏魯公書
跋張安國與弟伯子家書
跋山谷書文賦
跋柳公權赤箭帖
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題趙清獻公帖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鄰
跋蕭氏敦節堂詩
跋陳瓘書
題山谷書大戴禮踐阼篇
題鞠城銘
跋張子韶與陳朝奉序詞
跋蕭正堂記
題李產平遺書後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題曾南夫集序
跋劉氏後隆堂詩
跋李伯紀青原詩
跋董體仁帖
跋蕭登詩

卷之五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銅仙人辭漢歌
跋秦少章詩卷
跋秦少章雜文
跋向子諲遺書
跋蕭服劉遠唱和詩卷
盧帥靖康勤王跋語
跋東坡秋馬歌

跋吳伸所藏曾子固帖
跋尹焞帖
跋修禊帖
跋汪遠所藏東坡字
跋趙弁雪圖
跋山谷與孫端帖
跋胡邦衡奏藁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跋陳少陽哀詞
跋包孝肅公帖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跋魚計亭賦
跋梁仲謀尚書奏藁
跋黃通老尚書奏藁
跋楊无咎畫秋關

卷之六

跋歐陽徽遺事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跋馮輪所藏五帖
題趙遜可文卷
跋楊廷秀對月飲酒醉
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跋劉共甫胡邦衡帖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跋蘇黃門在筠州旋楞嚴標指
題文氏燮秀亭詩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文忠與尹師魯帖
題范文正公帖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題平園圃後

題宋姓西園詩藁

卷之七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紹興乙丑御筆跋
御筆千字文跋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撰國書御筆跋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虞允文衆克家拜相御筆跋
幸學詔御筆跋
御書白居易詩跋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御筆掌記跋
東宮秋雨詩跋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侍講不允奏跋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內批辭免幸祕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跋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御筆辭免吏書兼承旨兩奏跋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卷之八
題後省封事看詳
題夜光集
題奉少游瑤池宴
淳熙跋詛楚文
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蹟題跋十首
總跋自刻六一帖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穎帖
題六一先生九帖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藁
跋六一先生詩文藁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
題呂吉甫帖
跋十賢相帖
太父泰公考誌壽州倡酬詩卷
題千祿書
題王荆公家書
題蘇文定公批答二藁
跋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題山谷書太白詩
題山谷書長楊賦
題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題東坡于高無雪帖
題東坡遠遊菴銘
又跋東坡遠遊菴銘
題東坡元祐手錄
題五代應順年堂捨臨本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題閻立本列帝圖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題蘇子美帖臨本
題修禊帖
題聳寒圖
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絕句
題清虛居士眞草四詩
跋龐莊敏公帖
卷之九
跋劉仲威蘭亭序
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
跋宋景文公墨蹟
跋劉子澄曾祖帖
崇翼秀才著書求跋語
題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跋宗室土會所書扇以宗强賦
跋湖州沈壽岡之祖墓銘後錢蔡撰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跋羅貢溪家歐陽公唐草贊
跋宗室世瑛與敎授閻丘仲和帖
跋黃承議宗諤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朴諸公題頌魯公懷素書
跋黃廉夷仲行狀
跋翻原父貢父家書
又跋原父貢父和仲馮帖
跋蘇子由和劉貢甫省上示座客詩
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
跋薦御史爲宗室世瑛奏狀藁
跋山谷發願文
跋王平甫所撰王曙方墓表
跋宗室子嶷藏前輩帖

跋三蘇畫像贊
跋此卷記
題王魁齡石鏡溪詩碑後
跋劉季高與溧陽筆工顧綱帖
跋黃魯直所書金剛經
跋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跋西山翠巖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殷詔書
跋余安道題名後
跋王民瞻詩
跋孫莘老告身
跋解縉書所藏柳書千文
跋安福令王棟所藏王介甫及其子渙之沈之等帖
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
跋大阜渡永興觀舊碑
跋趙德麟書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跋黃丞相書
跋吳說千字文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因
跋虞丞相尺牘
跋張文潛帖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題故饒州府西溪居士葬謨傳後
建炎御筆跋
跋曾無疑所藏米元章帖
又跋章友直回蠟
題鄭忠愍公驟遺事
跋劉楚公沆拜相告
跋朱新仲自誌墓
跋蔡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跋陳晞顏從古和韓齋陳去非詩
書簡修行狀後
跋趙善應行實
跋趙子崧詩集後
跋向子諲家邵康節戒子孫文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又跋徐鉉篆李衛公項王亭
又跋蘇舍人題臨蘭亭序詩
又跋黃魯直詩中詩詞
又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又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又跋王禹玉立英宗爲太子詔草及當日請對奏藁
跋歐陽公與通判屯田等三帖

目錄書

又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又跋王介甫彌勒偈
又跋黃魯直畫寢呈李公擇等四詩
又跋東坡帖
跋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跋秦少游帖
跋彌明石鼎聯句圖
跋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跋東坡草烏頭方帖
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跋陳簡齋法帖奏藁
跋鄧延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唱和武昌長篇
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矼手書
跋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加勲告
跋趙甯張致遠魏矼奏劄
跋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跋陳與義贊蕭張擴被召省劄
跋陳從古梅詩
跋伯父與鄭庶手書
跋蘇石帖
跋與徐林書
題蘇子美草書蔡君謨大書跋帖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題米芾馬賦
題蘇子美寶奎殿頌帖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跋趙湖州祠堂記
跋文潞公帖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跋張魏公與遲堂帖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卷之十一

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又跋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詞
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台州詩卷
跋范文正公五帖
跋喻子材樗帖
跋劉器之帖
跋尤延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跋喻仲遷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
跋蘇氏藏太宗御書及謝表
跋嚴汝翼所藏張丞相詩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題陳去非帖
題陳去非謝御書箚帖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題劉丞相沆拜相制
題劉丞相沆追封兗公制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沆書
跋臨江軍廖節婦碑
跋鄭景望詩卷
題宋景文家書
題宋元憲公表藁
題洪景盧所藏王摩詰山水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題向鄭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題汪逵季路所藏壁蹟三軸
題蘇季真家所藏東坡壁蹟
題王樂道帖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跋向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跋臨江守潘濬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篇
跋彭惟孝永志堂記
跋呂居仁帖
跋臨江軍任詔盤園高風堂記
跋李次山雪溪漁社圖
題周鑒兄弟閑立本樂治圖
又題欽塞圖
題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跋倪求巳所作鄭時飛行狀
跋王民瞻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
跋禾和歐陽樗叟銘
記巳酉杭州鄭樞密事
書張欽夫劉文潛煒與蔣邕州書
題與王洋手書
跋韓子蒼詩章
跋杜祁公詩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題趙鑑堂快閣詩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
書東坡宜興事
題權邦彥草書舞劍器行
題張無垢手書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題楊文卿市詩卷
跋東坡帖
跋黃魯直與蕭氏書
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跋詩皇御批魏杞講和時奉使奏劄
跋劉忠肅丞相帖
跋三游詩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鍔詩帖
題郭知章告身後
書龔史傳後
題郭彥遜庚午解牒并易辨說
記李太白廬山詩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題韓文公黃陵廟碑

卷之十二

跋楊愿與王伯芻詩
書韓忠獻王帖
題楊廷秀浩齋記
跋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書安福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題陸先生赴省詩卷
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跋盛子謙座中銘
書杜孝恭所紀王宣功伐
題沈師傅碑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竹贈堂額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
高宗御批錢伯言泰疏
題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先太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留題記
跋劉提刑家帖
劉忠肅公辨誣本末
跋劉炳先家五賢帖
跋錢穆父
跋折彥質燕禖堂詩

盧陵　周必大　撰
海虞　毛晉　訂

家藏御書

高宗御批陳恩恭奏劄跋

建炎巳酉七月高宗幸金陵平寇將軍范瓊敗尾伏誅瓊爲河北制置使時王彥聚兵大行縣其面曰曾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瓊嘗統之至是彥爲御營使司統制以此軍歸彥又分瓊餘兵四千七百人付神武軍統制陳恩恭恩恭本韓世忠部曲是春苗劉反自平江從世忠勤王有勞既得瓊兵遂乞衣甲御批依奏下有御押歲久敝紙臣偶得之亟加池飾嘉泰甲子正月丙寅前史官周某謹記

淳熙戊申國書跋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丙申遣中書舍人鄭僑及武臣祝時修充金國賀正使副明年正月二日萬壽王祖僑等不能成禮而回二月二日壬戌遣值光宗受禪九月巳巳僑等入見上深慰之令將元國書徑納丞相收不必再奏禮物等國信所自令發付所屬亦不敢奏特從官尚謂不開陳常例使副轉官勞奏甲子重陽日

光宗御書跋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林苑坐不草新除兩答樞答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對官條數惜臣去淳熙乙未召還孝宗簡注方厚自兵部侍郎遷兼端尹光宗實贊之陪侍六年凡御製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真行粲然室藏多矣逮戊申歲獨在揆時孝宗漸內禪屢令留身討論典禮初儀已酉春非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閣太史局言二月且太陽值九分臣寄奏云太子聽政決旬不應便講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爲然曰朕亦可以

宿災遂定上旬壬戌吉固奏太子生于丁卯是日天地德合猶陛下生于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敢以語人至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過云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典禮今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庭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意間言或自此入輔初政之二月內外相聯駁遜請罷攻紹熙庚戌起鎮鄉部避言官懇免明年三省擬鄭僑帥長沙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乃知天心念舊非我可度甲寅異位後數月臣亦謝事君臣契合固豈偶然比敬哀高宗孝宗御書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爲之跋恭念紹興庚辰孝宗封興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員專差館職選較書郎王十朋充項之十朋輪對力攻楊存中又在王邸議賓主禮與同十二月壬子選小解兼職徒越之宗丞而去館職多闕臣任正字爲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他人特降口口云今後王府小學教授闕館職學官通差殆爲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翰部郎中當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墨未乾也是則光宗就傳臣不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膳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知此爲臣不易難幸也免于大戾歸美報上老矣無能爲也抑詩有之俾彼雪漢爲章于天言天子爲法于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舊民觀而樂之也臣之志願不在茲乎嘉泰四年二月旦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郭公諱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事哲宗爲臺諫從官徽宗朝歷刑部尚書翰林學士師太原尹開國史有傳予少時見友人羅良弼云郭明叔乃薄舊民觀而樂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陶淵明心頗疑之後得公文集見元豐間宰分宰贈黃太史長歌其末云功名時來亦自然跨風絕海非爲難肯學陶潛歸去來虛名浪得傳人寰終後知其壯年志在功名屈臨一邑不忍學淵明棄印綬而去庶幾善學柳下惠者耶太史此詩即當時和篇亦知其鋤意從仕故從臾之尋果用鄭雍顧臨薦擢爲御史弄冠言路之句驗矣

自題寫真

此淳熙庚子予記顏也時年五十有五觀者以爲酷似七兄贊之今十五年矣髮白面皺殆如他人所謂君顏老可憎特未知常住性依然否如魚飲水冷煖自知紹興甲寅十二月十日千充題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薛元亮名士宋臨川佳士紹興間從許子禮李西美諸公游此詩乃其鄉人梁世昌名光遠錄以示予慶元丙辰六月八日某題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右熙寧間文忠公與趙彥若元考帖江端友跋云

先祖并載言恭往時風法華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公友江隣幾舍人亦以公見筆輒書戲比風僧此說載公文集試筆門塢友即隣幾孫也慶元五年二月癸未周某題

題蔡君謨草帖

慶元巳未仲冬餘干徐君未赴安福宰攜此相示謂是君謨真蹟參以後帖又似他人作不能定也因命筆吏庶本寶秀岩平圖老叟周某記

題唐人臨王子敬帖

王子敬與文帖杜氏所藏云其祖正獻公併蕭楚公華陽帖得於蕭氏之裔孫相傳唐人臨本或者楚公所臨耶

題吳說書

此詩乃吳說傳朋書而劉季高用名字及杼山三印意其愛而蓄之爾嘉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平圖老叟周某題

題蘭楚公帖

蘭楚公自負奇節未嘗以書名而字畫亦甚可觀蓋唐世風俗其雅尚如此嗚呼士大夫風俗根本其所當勉者何獨此一藝哉

跋王獻之保母墳志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晋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墳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王謝奴婢定小異耳又有小硯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致行都別鐫此本四明樓尚書鑰摹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辭則有望于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興寧距今適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如此蓋當時郭璞筆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記

題米禮部參星賦真蹟

右米禮部參星賦筠州集本以爲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祕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卷收斂遒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也嘉泰癸亥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于之真自所居鈌圍山附遞寄予其意厚矣乃標軸而識之七月望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題孫氏四皓圖

嘉泰癸亥池州故人于葉之真既以米元章參星賦真蹟爲予壽又寄四皓像絹徑盈尺前有印文云孫汝節筆而之真以爲孫顯節不知何時人蓋名画也上有蘇文忠贊元祐三年二月楊次公書東坡諸集皆無之因記乾道庚寅閏二月過京口遊金山妙高臺壁間有東坡族伯成都中和院僧表辭檜公像公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崖州其爲暮年所作無疑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戲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黄日戲贈李琪詩偶見于李邕春渚紀聞之類是也八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右靖國元年辛巳祖妣秦國潘夫人從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時與鄭州叔祖母姚氏書夫人富文忠公弥孫其云奉文乃運使金紫及奉使太師小字後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寫常記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椽窄袂捧按此書亦云起五更每日兩衙極邊小量事體尚爾況藩府乎今儀門外雖有州縣官于此下馬牌然皆肩輿直造客位初到畧展衙禮遠不過三日近則是日亟免併記此以示後人嘉泰三年十月旦立石

題樂毅論

右夏侯泰初樂毅論以世傳兩石本較正與史記本注時時異同歐陽引文選所載今無之不可曉也嘉泰甲子三月乙亥周某記

雜題跋

右吏部郎新安朱公奇年家藏王荆公進鄰庆遺事奏稿一通與集中所載增損不同未知孰是定本公之子元晦爲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多儲真跡惟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闢宇宙之氣將屬江西常平使者汪季路刻石臨川仍鈔日録奏對家傳本語附其後幸爲我知之某亦竊怪宇公黑槊蘇綽能以區區西魏置府兵强其國及黑槊全盛之時欲制上奇義勇則反以爲疑獨何歟蓋東西魏之分孝文立都關中僅有隴右河西之地風俗尚武兵農未判用新造之偏方行一切之號令故爲力也易今以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一旦將復古制兵重于括而欲詢謀僉同革習俗之已安故爲力也難昔者堯舜三代雖曰明道制宋然美成在久立政造事亦非一時所能備彼西魏享國不長降周迄隋濟以唐太宗之英明方觀成效荆公因聖語而謂其施有漸蓋知此矣厥後謝昭文

表復云苟貪歲月趨就消矣是又知時難得而易失耶故詳論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紹熙五年二月

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薛手書

玉山汪公名重天下人得尺牘衆之今觀此帖則于舊僚趙令傾倒至矣其人亦可推也公中年嘗苦目疾頗憚親染奥丞相雅善公公帥蜀時因占吏答書遂稍相失公爲予言如此其後數與予通問皆李路代作當時翰墨已難得況今日乎況後世乎紹熙五年四月旦周某題

跋東坡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聞產奚無遺根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閩浙川本皆以心服爲心腹御瘴爲禦瘴補安五藏爲五神殆瞻手有所跋定耶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恩叔赴曲江幕官携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賁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某于充甫

跋德化縣陳氏義門碑

胡周父史筆文華著聲三朝義門碑甚有古風中經兵火得晉宰呂仁甫表而出之又可傳遠于悠石本頗艱爲刻版付陳氏裔孫兼善使獨以歸凡族人皆當遺之一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尚其勉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亦庶幾焉銘以居官爲若官疑後來碑誤紹熙五年十七日

題吉州司戶趙彦法所藏山谷帖

紹聖元年甲戌夏山谷得郡武昌未赴至葬下奏乞疏問前修神録詆誣事改授臺祠即劄封府界七月至陳留寓東寺之淨土院院有深明閣書此二詩贈表姪李繩武翰墨燁然紹人時年五十是服民黔州後一百年紹熙五年甲寅八月旦周某敬觀

題汪季路所藏書画四軸

熙五年九月十二日

吳画在唐已有妙絶動宮禁之稱況數百年後乎故武帝緘帝久則飛揚須臾匿乃能補葺今赫赫如新何也然滄浪東坡翰墨在前後來名勝題跋盈軸可謂珍玩矣

跋劉貢之浩然集

故人李盛祖文力學能文辭然狷介少許可嘗著章貢志郡有大家事實當書而丐紀其詞者正色拒之坐是獲怨謗弗恤也獨爲門人劉君所作沈剡極道其孝于事親與人交直氣節不幸當于壽一子江童非疑然期有以立已而遂與計偕念君之不及見也哀平生所爲古律詩五十篇求上郡尚書謝公昌國序而傳之觀此可以知吾祖文非諛墓者矣紹熙甲寅十月甲辰

跋何居仁自作墓志

故修職郎臨江何安宅字居仁長于十六歲紹興

辛未同上南宮是春朝廷待陳公景明使還知舉試期特縱四方舉子知秦丞相以言語罪人會于逆旅不敢及時事獨居仁學廣文多泛論古今來聽者惟恐後如司馬長卿之傾吐也已而高談閑論頗爲卿較之議其去者亦惟恐後又如列侯陳遵之嘗坐也今四十有四年追思如昨日事遂其子鄉貢進士挺出示居仁自作墓文太息書其後

紹熙甲寅閏十月

題宜春李椿詩卷

始余自湖南歸江西以紹熙甲寅正月三日過宜春得郡人李椿永年詩書各一通知其種學積文非一日也屬客衆且余亟行不及款冬十一月十有三日李君復盡寫詠古詩三百篇攜以相訪蓋平時玩味經史遇古人窮達利害成敗得失有會于心者各爲數運以紀之議論折衷往往出人意表彼朋曾絕何未足道也求余識其後老詩荒廢莫能措辭回思少年間有是作姑錄一二爲答夫投我以驪珠報君以魚目貴賤固殊矣相棄而往垂橐而歸得無爲鄉人所笑乎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絕

子中兄自敘成已能詩稍長凡古人篇章無不窮極根源採摘菁華中年以後深味禪悅雖遇興間有賦詠要非所好也三十年前嘗以一二寄余今詩人陸務觀一見謂句法入律無愧古人識者以爲名言曾君伯震得此二絕句可以自信不疑坐進此道矣慶元乙卯十月十二日

題李玠叔詩文

李公諱孝先字玠叔元祐元年賀范忠宣入西府啟草如右又嘗有詩題餘干縣干越亭云吳越猶千地要衝樹亭危岸勢憑空春潮倒影黃昏月古木喧聲白晝風鷗鷺慣來窺讌席煙雲無著護簾櫳凄涼故國多遷變獨有溪山在望中誦此詩觀此敬則公文行宜爲忠宣所知惜乎忠宣大用之明年公遽謝世又明年而忠宣遂相不及引類當時惜之雖然豐績奇取後世將昌豈必在其身耶奠部乃元豐以前官稱至元祐則當易朝奉郎因孫奉新宰兼道示遺墨爲評記之慶元乙卯二月五日周某子充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陳君誠之示遠明樓記而諸曰宜秋宜春山谷誠齋已各言之起居飲食與四時之景接賢兄之論則然丙公補其說予曰夏宜急而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如此則四時備矣誠之曰樓擬以瓦似非所宜予曰六月捲簾森秋山之銀竹同雲垂野從玉帶以萬妃憑闌送目宜乎不宜誠之謝曰宜哉慶元乙卯三月十二日

跋百酔夫趙士暇詩卷

味百酔之名誦三篇之詩公蓋師友陶靖節者見

景遷乃謂得句法于江西殆由禁錮初開詩社物與人以著錄爲寵故一時之言如此若李雲龕陳簡齋汪龍谿跋語則不易之論也慶元乙卯四月十六日

題劉昌詩母墓志

唐人欲銘其先世必得韓雲卿之文李陽冰之篆揮木八分書乃稱三絕今劉君昌詩有賢母之沒也鄉人徐思叔爲誌謝昌國題額而趙從善書之蓋庶幾焉慶元乙卯六月八日周某題

題謝昌國與朱陸書

尚書謝昌國稱嚴陵朱君陸公廉勤敏元樞黃德圓從而實之蓋皆任左藏西庫監官上戊申大祀會計爵知諸路郊祀之貢區處得宜入可支出且有羸焉其居官不苟類此秩滿格當擢用以未就遷階一轉而爲撫州宜廣宰尚有可議曰大邑也今再轉乃爲英之合光是特擢鄉三家都耳何其

愈下耶君曰某歷十二考爲王官者爲壯縣尚闕獄司之事良由中朝近地英俊所聚無有取知于人故欲求諸遠爾予曰雖處叢則鋒芒露鋒鋩雖則潔易知通猶審官其在此行乎充于之公廉勤敏可也慶元乙卯六月十日周某題

跋濟唐史時菴記

濟君唐史嘗示予易說矣今復以時名菴而求宜春歐陽永年爲之記謝公昌國楊公廷秀爲之跋而丐予一言夫艮止也其象乃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既有得于此予固無以伸其喙雖然剛柔者立本者也所以況卦總主一時之事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所以況爻就一時之中而趣其所宜之時爲是道也豈特艮而已自乾至未濟諸卦皆然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君其勉之慶元乙卯六月十八日周某題

題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沈著端重真可入木八分友人曾三異無疑質歐之按六一先生集古跋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粲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耶濟蓋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世頗以爲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畧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皇丞誌則云令碑以濟爲惠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洞南宰而文集于碑中乃以爲對皆得寫之誤當以此碑爲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某書

跋金給事彥亨文集

某幼學之年已聞熙歙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倖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春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邵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詠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于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同可知矣此某聞而知之者也若夫事上不欺聞義則從某所親見又有可紀者宜表而出之九月已未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彌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殿正法人特與轉行即將成皇太后也時給舍例同銜徽進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稱正法前德者推汪上邸從實今上單恩並不轉行止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可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皆以職事先後留身初不知公奏何事某侍延廷下望見公再拜殿上公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止謂卿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碑正法事不謂卿剛方如此可便進文字來方悟公自引前事以爲失也章既上御批十三字云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依條回授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鏘鈺司據踏官覓持公文槀二篇求予一言因題其後非獨著公盛德補家傳之闕亦以彰聲皇從諫如轉圜他日史氏或有考焉至于文辭典雅如其爲人識者自知何待贅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范丞相覺民謝罷政表槀

庚戌夏五月高宗行在會稽高平公自參知政事拜右相年三十有一明年改元紹興秋七月坐討論事罷政奉祠故謝章有惜名畢裁苟得之語汪

翰林草制猶引敬王如孟子選衆舉皐陶可以知其無他矣本朝惟王溥初相時年三十二然其除拜乃在周朝非公比也未强仕而蓋不及再用迄展經綸之蘊惜哉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又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取伯順韓子蒼范元長李西美李得升謝任伯宣和以來文人才士也高平公或同侍從于靖康之朝嘗引類于南渡之後觀此詩軸唱妍酬麗三歎而有遺音矣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張忠獻公答宋待制手書

右張忠獻公紹興九年秋起復長樂答徽猷閣待制宋公景晉手書一幅不過數十字而公私故曲舊情意備焉宋公曾孫文成謀刻之石初李伯紀爲靖康執政景晉以侍從充發運使徽宗南幸時皆有詣護歸京闕之勞其後伯紀帥洪宋爲寄公此其所以眷眷也慶元乙卯十一月三日周某題

題張右丞如瑩奏疏

濟岩張公以文章才畧被遇高宗越即位之三年自獨拜尚書右丞適值苗劉反逆彈政兩月而去平生奏議號爲通達國體嘗紹興五年春勇兵初遁高宗用趙忠簡公奏詔宰執條具善後之計公上疏五六千言援古證今事事皆有規畫向使久在政地盡行其言何患不爲名宰惜哉慶元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右六一先生跋唐杜濟神道碑蓋集古第四百五卷也今吉水縣鄉貢進士曾三異有此碑而未殘缺其文可讀得非嘉祐以前舊本歟慶元丙辰周某爲皇諸孫彥法題

跋獨孤延壽碑

省齋題跋卷之二

跋後漢婁常侍碑

右後漢婁常侍碑歐陽文忠公已有跋今其文幸可讀以永壽四年二月卒是年六月改元延熹八月丁酉制誥湖陽長劉操追授騎都尉印綬至二年十一月其子勤文碑石俾不失墜而趙明誠金石錄乃以爲元年八月蓋因贈官而不考立碑在後也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曾氏

跋歐陽公兗祠碑跋

兗祠碑在集古錄爲第七百九十一卷左氏傳云迎祥屏攝正義謂東芣爲之國語云屏攝之位注以屏爲屏風攝如翣扇二義雖殊其指主人祭祠之所則一也今跋以攝爲懾或疑其誤豈得漢碑亦以爲懾豈古今傳寫不同邪事神之際當屏息攝伏以致其恭或爲屏蔽之屏攝以成儀之攝也

廬陵祠曹趙彥法示此跋敬題其下爲輕改古書者之戒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周某題

題楊謹仲芍藥詩後

淳熙甲午奉祠廬陵三月十七日會同年楊謹仲周孟覺賞芍藥嘗櫻桃謹仲有詩予次韻云清晨自掃落花廳小覆新篘竹葉青暮盡莫辭過陋巷廬傳相與記形庭階翻紅藥實重見（使兩直西掖）敕賜朱櫻亦屢經老去凋零無此夢詩來吟詠有餘馨今二十有三年二公墓木已拱因彭君仲誠楊謹仲帖相過且索舊詩爲之悵然此花最盛于太和而以紅都勝黃樓子爲冠如牡丹之姚魏也黃樓或得之都勝者邑中一二家有種惜不與人去年子答鄉貢進士陳恂二小詩云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加木辨雌雄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韓魏王以芍藥花爲花后）六一先生舊帥楊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蓋許元祈歐陽公詩云芍藥瓊花應有限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山谷宰太和時篇詠甚多未嘗及此花今謹仲云花出語與古事相類併錄慈語于後慶元丙辰正月戊申日周某書

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予嘗評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工一也士子校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蓋念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城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三也行簡七家臨川志大而聽於文久從公游其人亦可知矣慶元丙辰四月七日

題羅起宗廟食碑

紹興二十二年秋蕭兵環攻南安以石壓卵未足喻其危稅官羅君起宗獨昌白刃三入賊壘說之使去城賴以全當時雖不與賞今乃附享神祠夫人爵不過顯一時廟食自當傳百世羅君可以無憾而其子孫亦足以自慰矣慶元二年四月十一日

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

有澹菴楚尚書排淮泗之舉然後可以發盧谿穿天心透月脇之詩不如是不稱二絕澹菴授之從弟康夫鈐廉夫復授其子渙所謂文獻相承衣鉢軍傳者若能刻石人授之本則法周沙界矣丙辰四月十四日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孟覺與予同宗同郡同年者予忝從班每有哀窮悼屈之心而未嘗效拔茅連茹之力孰知其子乃能于三十年後持相國帖自歸于光範乎愧歎而書卷尾其時日則誠齋題字之信宿也慶元丙辰四月二十三日

御書樂毅論跋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味極覽真味久愈在也故尤忘于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義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謂世傳爲氏石本開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真蹟自不同耶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蟠飛動乘所共覩天日淸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某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題呂獻可墓誌

呂公獻可以熙寧四年五月卒八月葬時王荆公正在相位司馬文正公誌銘不斥其名不沒其實荆公見之亦無所疑其怒前朝樞密副使者陳丞相暘叔也方以憂去率瑜潛其姓名可謂深得史法矣是時太僕卿劉仲通自請書丹而命其子忠定公秉筆斯文一出其誰不知郡伯溫乃謂仲通初雖有請見文復遲回不敢發之代父書之仲通

又勸呂氏諸子勿撰本恐非三家之福按國史仲通剛方人也押伴夏人折正其章服奉使却聚常賚貨歸論不宜輕用兵因早條析政不便者五事又上書論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是豈徇時畏禍者哉設前却之而罷之亦安得强其父而陷之罪也大抵邵氏聞見錄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因是畧爲之辨此碑當日號三絕謂其人與文及書也眞蹟之藏名相劉忠肅公元孫無欲家嘗以示忠定公曾孫孝昌孝昌念祖之心切將傳之剞劂而力不足會湖南部便者吳仲權鋟助其費久之乃能成是可以傳遠慶元丙辰五月九日具位臣周某謹識

跋張元幹送胡邦衡詞

長樂張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間已有能樂府聲今傳于世號蘆川集凡百六十篇以賀新郎二篇爲首其前遺李伯紀丞相其後即此詞送客貶

卞妄引王安石日錄誣謗神廟未幾出守無爲軍明年改元靖國入爲都司上書責曾布併及私史事復出海陵又明年當崇寧壬午貶徙廉州此藁蓋當時筆也書成名曰合浦草堂集繼爲四明尊堯集其詆蔡氏愈力不啻數萬言厥後果有靖康之亂公可謂忠也已矣可謂明也已矣其蹟在公壻前衡陽太守蘭君懋德家衡州之孫必得攜以相示因爲記其歲月仍錄國史本傳使併藏之慶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跋歐陽文忠公誨學帖

歐陽文忠公年二十有三以玉不琢不成器諷慰國子監其後十六年而次子變生變字仲純胡文恭壻性惠儻文章豪放尤長于詩多至于三百篇公以其質敏故書此以勵其學惜乎得年纔三十四位不及美顯然賜寧末鄭俠得罪凡過問者皆覆逮仲純獨偵資送之其大節如此可謂不墜先訓非學力乎帖已刻而眞跡今藏鄱人胡祇家祇字仲本佳士也慶元丙辰六月庚戌

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懺

鬱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庾世南書背手寫華嚴經梁武懺皆終部帙所謂女人身得度者其子將藏是書于名山求予一言予謂夫人爲善如此鄱氏之業在所不論二經果報雖復唐捐華嚴經云南方國有長者妻名曰善慧見佛神力心生覺悟法華經云比丘尼惰於毗耶得佛授記後名光相如來予知夫人此念不斷當來世豈止資其冥福而已慶元丙辰六月丙寅

跋胡忠簡公論和議藁

紹興戊午胡忠簡公三十有七以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和議此其藁也時長子方生未幾南遷公知禍叵測惟從姪昌齡字長彥賢而可託故以藁

新州而以賀新郎爲題意其若曰失位不足弔得名爲可賀也慶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題

題蔡忠惠公帖

某之先君蔡國公平生喜學蔡忠惠公書家藏京師舊石刻兩卷其行草畢備妙絕一世乾道間公曾孫戶部尚書洗來守廬陵摹寘郡齋雖傳寫失眞而典刑故在今公元孫戶部侍郎敬出豫章復刻公遺墨俾某記其歲月恭惟高宗皇帝天縱游藝嘗評公書爲本朝諸臣之冠且有入格律度驊騮之褒天監在上誰敢指辭惟公當仁崇天聖八年擢進士甲科名在第十後百三十七年歲在丙戌孝宗龍飛策士侍郎復踐世科名次若合符節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慶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題陳忠肅公尊堯集稿

陳忠肅公以元符庚辰入諫省力論蔡京姦邪弟屬之今五十餘年矣昔魯公與魚朝恩論坐位帖藁草本已數百載人爭傳寶公之所論豈止坐位而其心畫端勁實法魯公自當並傳于百世慶元丙辰六月

題羅煒詩藁

友人永豐羅永年長子煒天才儁敏而苦于學遂至隕生予讀其詩藁而悲之永年求予一言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蓋彫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邢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今于羅氏子猶信慶元丙辰八月六日平園老叟周某書

跋焦伯强與潘簡夫帖

歐陽文忠公贈焦伯强詩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又云皎皎寒泉水其清正如此余哀文忠公集于書簡得公與伯强帖凡十有六意愛之厚期待之遠情見乎詞觀伯强遺永嘉潘簡夫十六帖

天錫九疇一曰五行凡天地人有形則有數有數則知乎五行是善卜筮者預能測知人居其間又顯可推者傳不云乎死生由命富貴在天豈術者之臆說哉春秋戰國前善相者多若推祿命則盛于漢賈誼識司馬季主曰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後世又可知已今士大夫野老人人喜于談命故其書滿天下清江鄉貢進士廖中伯禮連舉未第乃刻意于此會粹類十家之說章分件析考驗得失校量深淺成精紀三卷禰以示予謂五行所寓有常焉有變焉常易推也變難推也理也自非心通意悟不足以盡此故稱善其事者莫如李虛中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茲豈易哉廖君歸矣苟因書悟理則將如由基之射百發而百中不然讀齊侯之糟粕其否未可知也

題翰昌國式華堂記

淵源蓋有自矣簡夫諱約後爲伯强壻三子文饒字民則文華字少穎紹興間相繼擢第文虎字叔虎亦嘗魁薦鄉評推爲少穎之子僧今爲廬江軍職官奉檄至廬陵出示此軸爲題其後慶元丙辰中秋平園老叟周某

跋呂伯恭日記

黃太史晚謫宜州自紫寧四年歲旦凡風雨寒暑祀舊往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名曰乙酉家成止八月晦九月則易黃矣呂太史抱病東陽亦有日記起淳熙庚子春盡辛丑七月壬寅其明日遂卒蓋絕筆也方病時出入起居雖不逮山谷而編次事首周敬王修讀書記自唐撫衣孜孜課程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兩賢相去七十餘載何其相似也意長日月短悲夫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跋廖中榜紀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七十于德壽宮推恩四海盧陵進士歐陽鐵字仲授以高年賜初品服[illegible]乎傾取訓詞式華其老之言揭名于堂工部謝向書謂實爲之記歲星一周當慶元丙辰十月三日今皇帝奏上壽聖隆慈倚福光祐太皇太后冊寶于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央鐵也又將拜增秩之寵再新斯堂以延賓客其有日矣是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盧山西林道場碑

右所盧山西林道場碑文歐陽率更撰而不云何人書要當出于一手昔居草約錄到禹錫嘉話載率更行見索靖所書碑下馬布毯坐觀三宿而後去又去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惟其好古如前說之勁是以律無不妙理當然矣三門銘邈姓名亦名筆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較江浙間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膠謬且經改易不能徧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成都邦人咸服其以狀文而諸本盡作具狀以聞何俗弱也乘墉壯如通道殆有二義當謂士卒賈勇升高步險如履平不然以而爲如猶春秋書星隕如雨也今衆本直改作而通道或增一字爲軌道於是下句蓋泉徒而清宮亦添一禁字按周禮秋官蜡族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氏讀如擿摘蓋用此碑字而諸本盡改爲磔尤更淺陋古書日壞俗本日多此子所以撫卷三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

題歐陽文忠公跋賽陽山文

大和九年賽陽山文在集古錄第五百四十三卷自唐乙卯歲至本朝嘉祐己卯六賢同觀時蓋二百二十五年又至熙寧辛亥一紀之間文忠公已有存亡今昔之歎後百一十五年爲淳熙乙巳而亡友劉子澄記之今十三年子澄墓樹森然矣重可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乙酉平圃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劉氏

跋歐陽文忠公與裴如聯帖

右歐陽文忠公與裴如聯名煜慶曆六年貶南省擢乙科嘉祐末以祕閣較理守潤州此公當時答書公文集書簡門先有嘉祐五年一帖而集古錄前漢鳥足銘跋亦載如聯與公別幅至治平四年如聯以集賢較理判三司戶部勾院卒此帖藏紫微朱公家作跋在隆興二年後三十三年朱公之子軫守叔止攜以相示既刻付文忠公集又爲記其大畧慶元丙辰十一月五日

題張志寧所藏東坡畫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爲向君家雲色壁英氣自然乃可貴重五日一石登知此耶慶元二年十二月一日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同年臨江楊謹仲諱恕往爲廬陵郡博士嘗爲予言乃祖中大夫諱中在京師從老泉蘇公明允乞曾祖光祿少卿諱克從墓文又得王廣淵書丹時若卿篆額今有石本留先塋頗恨未之見也謹仲下世之十三年其長孫光祖始軸以求跋予生晚不知中大夫何如人然碑成于嘉祐七年秋而列于英宗治平之初先是時蘇名震京師廣淵直集賢院爲鄰牧三司判官若卿自蕃邸以藝文被幸由奉禮部撰內殿承制三人雖不同爲當時所貴非中大夫好學而篤志則其文其書豈易得哉韓退之謂唐人欲銘其先必得三絕于謂楊氏此碑非三難乎厥後謹仲既以學行爲鄰先生今諸孫又表而出之不隕其業將無愧于老泉之辭矣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跋宋待制晦寧軒自適詩

右徽猷閣待制宋公詩藁四十一篇皆紹興間寓鍾陵時投贈帥漕及與當時名勝唱酬也嗣孫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文成將伐石刻寘家塾屬某一言惟本朝承五季之後詩人猶有唐末之遺風也迨楊文公錢文僖劉中山諸賢繼出一變而爲昆體未幾宋元憲景文公兄弟又以學問文章別成一家藝禮而歸之雅正學者宗之號爲二宋公蓋元憲曾孫字景晉名戴詩序中東坡先生詩云吾觀二宋文宇宙爛兼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向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此六語者今可復施之公壬午歲某在後省當草公贈官制云學如守其家亦此意也慶元丁巳正月戊戌前進士周某書

跋李先之禮記義

右章貢先生李公先之朴禮記義四首前兩道紹聖元年省元程文次兩道元祐八年監元程文是時兼用經義詩賦取士公賦已盛行于四方近德安府贛州刻公全集亦復收入獨經義不傳予幼從公族人養素處士學手自鈔寫往歲因吉水高君德懋留意是經命甥李驥謄本遺之今德懋之子茂擴以相示爲題其後不然將莫知之其爲離之文也

跋陳剛中石邨廟詩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公同年進士其貶安遠宰也予適在贛識之豐肌便腹皆不勝肉而安遠荒僻辭藻特甚汲水寶器中須臾罄色以故仕者多死士大夫固憂公不能生還未幾果然其後湘中創發爲尼未知信否謂公以辛酉歲貶則蒙矣當以庚申爲正

題呂紫微與晁仲石詩

右章貢先生李公先之朴禮記義四首前兩道紹聖元年省元程文次兩道元祐八年監元程文是時兼用經義詩賦取士公賦已盛行于四方近德安府贛州刻公全集亦復收入獨經義不傳予幼從公族人養素處士學手自鈔寫往歲因吉水高君德懋留意是經命甥李驥謄本遺之今德懋之子茂擴以相示爲題其後不然將莫知之其爲離之文也

跋臨江軍劉昌詩之父青詞藁

蒼山唐子西父病篤母史氏祈以身代死已而母死父生彼特伉儷之情爾或不客于兩全若劉氏兄弟則孝于事親也其感格空也

題胡邦衡侍郎撰朗從周寺孟誌文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瓊詞有華三絕繡篋中之遺踪附冢上之豐碑解白璧之咽俟焉隔世圖朱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向襲藏于乎澤期光紹于賁章白璧未衰皆一時實事

題張魏公與晁升道帖

右魏國忠獻張公遺晁升道十四帖其半親表也升道諱升之南渡寓盱江寶文閣學士劉洪道賚深見而奇之薦于魏公白是爲公客公居潭連音問不絕凡國太晚年之起居欽夫早歲之學誠皆于詞翰中及之最後謂人事無窮與天地相終始欲其掇拾以全精神期之者至矣今公季子龍圖碩守天老湖南提舉常平是生四子子誠其二長諱琥字西美通敏善議論終于郡倅季曰瑜字季周嘗爲理椽能傳乃祖筆法予屢得之今亡矣西美之孫咎如出此軸請予題其後慶元三年十月壬午平園老叟周某

跋張魏公與彭子後書

尚書鄭彭公子後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溼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賦沔鄂當時士大夫皆謂用未極也今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俱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爲學擇師友之助也慶元三年十月日

題陸本益齋記

乘成兄爲陸本仲因作益齋記具論損益之義詳矣仲因復求于跋難措辭抑聞之蘇文忠公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滿

以是詩爲齋之銘立爾常心毋欲速成惟直諒多聞之是親可以致身可以揚名豈止一第而已慶元三年十月

題周洽所藏南唐牒訴

右南唐吉水縣鄉貢進士周洪誼牒訴七幅考之史氏五代僭僞諸國獨江南文物爲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惟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盧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雖舉子以少爲貴然鄉坊保家父子難乎俱免累政縣判如此蓋優之也家傳二百四十年八世孫洽來求跋語按周顯德五年歲在戊午即李璟保大之十六年方改元交泰而世宗盡取淮甸盡江爲界上下震慴謀徙豫章已而削去帝號奉同正朔故第一幅稱顯德六年明年庚申太祖皇帝受禪辛酉璟南徙而殂煜嗣位于金陵後十三年歲在甲戌王師弔伐明年乙亥國除士民始避本朝廟諱其名上一字適同宣祖又明年十月太宗皇帝即位其下一字復犯御名故前牒皆名弘義最後一牒乃改洪誼實開寶九年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則改元太平興國矣先是公私狀式例以牒件謹牒爲文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官制所重頒新式此其所以異于今也洽字季宏不隕世業豈但遺牘是藏固將起家以大其門老夫雖耄尚或見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浮雲居士曾達臣雜志後

姓氏苦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皆遡譜系其後頴之雲都則叔夏尚書大猷吉甫侍郎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苟于功名緒餘者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如何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遺策第太常典中祕書爲尚書郎群從攷攷爲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後先爾況猶子無玷官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師而勑講修注備膺寵章是故爲之兆矣姑少俟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至聖文宣公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貞元以後告身石刻

自古推尊孔子莫如孟氏既答公孫丑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生民未有句言至再三蓋然之也趙岐乃謂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豈知孟子之意哉及唐韓愈謂天子至卿尉通祀孔子北面拜跪禮論社稷彼堯舜雖得其位而不得常祀社稷雖得常祀而無天子北面拜跪之禮故云不得位而得常祀無盛于孔氏是爲遠過堯舜之郊然後孟子之意明矣某竊謂虞賓三恪隨運推移孰有世世襲封如衍聖公者城陽蒼梧閩粵守冢孰有廟宅世祀萬乘臨拜如孔林者以此推之將歷千萬世與天地相爲終始何但生民未有而已今甫田幸因賢者爲更版籍立四十九世孫之戶列唐告于縣齋他日良二千石或能推擇嗣人世居學宮使先聖苗裔益勸毋忘於以章皇朝崇儒重道之美又盡善也慶元三年十一月日

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四朝國史于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關員召傳乃謂王介甫籍其清望使擊放老夫清怨安肯妄發介甫用人寧不務此竊疑滕元發嘗倅湖州退翁鄉人熟知其賢觀所贈詩帖即可知矣宿照寧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爲中丞必舉臺屬退翁之召或以其薦即可知矣是歲十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素惡元發出之于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爲退翁況舉主補外自應隨龍耶墓表不書其由莘老亦嘗攻元發故也慶元丁巳十一月退翁元孫洪相過出示元發詩翰妄意如此來者或有考焉退翁子孫甚盛是則豐積災散之報洪福酷精疏通稱其家者也

又書谿堂集後（再跋退翁溪堂集首詞並同其後舉有更改附錄于下）

四朝國史云云退翁子孫甚盛且多顯者今其元孫徵入爲廷尉屢更麾節純誠厚德克世其家因示谿堂集附此說于後使來者有考焉慶元庚申二月己卯

益公題跋卷之二終

臘月丁酉

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

清風殿霜本不相爲謀兼二美者竹也友人楊公廷秀平居薰炙慈仁眞可解慴聽事則勁節凜然陵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日無此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慶元丁巳

跋唐子西帖

得山唐子西之文盛傳于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事精密通于世務爲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貶惠州數年歸蜀而卒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謙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懷澆落人自愛之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屢被薦召多仕于蜀二十六年入爲光祿寺丞遷祕書郎擢起居郎執政有惡其不下已者誣言官誣以事出知郴州改鏡州除敷文閣徙溫州三十一年參知政事楊椿薦之高宗笑曰今不做否蓋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政少卿召再爲起居郎明年二月進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明日改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符離退師側民秩二等求出幕徙江州病丐祠二年某月卒于南康軍年六十晚號遯菴初爲鄱陽敝裘民一族人稱其政後與鄉人王樞密剛中通姻因卜居焉在朝廷若不預事間出議論輒正平無向背高皇將內禪懲靖康吳敏輩自以爲功未嘗語人宰執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迫遽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俟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日無此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慶元丁巳

益公題跋卷之三

題曾逮侍郎戒其子案清廉帖

漢舉陰楊氏自高帝時善以功封赤泉侯其後敞相昭帝傳至東京震益顯遂爲名族大要以清白遺子孫子孫亦能守之四世清德見于孔北海疏殆與兩漢相爲終始何其盛哉本朝潁川曾氏儲者相承弟兄俱上崇塗至文清公乃用此易其名是生仲躬出藩入從受知孝宗季子出仕之初援古證今誨戒諄諄無非清白之訓是豈教成諸者誰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則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慶元丁巳十二月日

跋撫州游武敏帖

某與家兄子中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禊帖以十數共評此袖游氏所藏謂神脫拘束而動容周旋如印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其妙入神蓋傳于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慶元丁巳十一年參知政事楊椿薦之高宗笑曰今不做否蓋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政少卿召再爲起居郎明年二月進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明日改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符離退師側民秩二等求出幕徙江州病丐祠二年某月卒于南康軍年六十晚號遯菴初爲鄱陽敝裘民一族人稱其政後與鄉人王樞密剛中通姻因卜居焉在朝廷若不預事間出議論輒正平無向背高皇將內禪懲靖康吳敏輩自以爲功未嘗語人宰執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迫遽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俟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日無此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慶元丁巳

或疑其迂闊乎亦不謂然及守九江適府騎犯舒立夫參用民兵備禦整暇方督匠刻東坡集人賴以少安其治郡能盡僚屬之才人皆樂爲立力至簿書期會則不稍性既寡合遇所喜形迹都忘平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之嘗曰觀人以初見爲定往往十得六七少因讀史悟性理宜州僧宗杲及與子西並遊張天覺之名震一時立夫適相遇于荆南先師其子云我今爲杲彼若叩我我便不服望見立夫遽曰尊公文章滿腹却欠此事群從何處得來立夫喜且服人兩奇之子輅字德輿亦能文進德壽宮慶古賦後省第人甲等乾道中由大理司直出通判漢州淳熙一十三年冬提點權貨務高宗上仙獻嘯談謂合俾祖微禮官之說又及巷市七日事孝宗下其議會御史察洪翰林邁議俾祖非是洪家皆待罪孝宗曰議禮如聚訟何嫌異同於是禮官併疏輅失言給事中亦乞罷輅復通判隆興府予嘗與立夫同僚相善又惟文士子孫能世其家如唐氏者未易多得故傳其事于上舍游居所藏帖之後使修史者有考焉輅今爲荆州守慶元戊午正月乙卯

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紫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袞等臨川唱酬篇可視矣或疑所以然予曰舉子在場屋爲學不專爲文不力既仕則業其舊習難乎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嘗之迎風簫雲之鏞要非繩墨所能御故于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來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慶元戊午正月戊午

跋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公唱和詩

國家數路取人科舉之外多英才白傅廟迄于中興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來希真詩名籍籍朝廷賜第類之今用觀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紹興初星聚臨川唱酬麗一時傾慕都之名勝游氏裒藏此卷有年歟矣慶元紀號之四年歲在戊午上巳日

周某子充敬題其末

跋吉水蕭氏祖長官告

右武寧蕭長官所受淮南吳氏告一通按路振九國志楊行密之子渭自吳王僭號改文散官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明年渭殂十一月弟溥嗣位改元乾貞後唐天成幾年也徐溫既延子知誥起復秉政其歲月職制皆與此合予聞蕭氏自武寧起家至曾孫諱定基字守一本朝天禧三年登第官任侍御史風節凜然有孫諱服字瑯南元豐五年登第擢監察御史時相蔡京慾挑攻劉逵皆已窮治逵姻家章氏私鑄獄于平江久不能決昭甫舉詔審鞫不如京指逵坐廢錮後起爲吏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卒再世以直諒剛鯁聞陵名族麻仕不絕武寧七世孫武陵丞諱許字快英才具雖人子皆與之游諸公方欲薦用俄謝事去識者惜之因其子特起出示祖告併題于後慶元戊午上巳

跋蕭御史殿試卷

右天禧三年蕭公廷試三題卷一日之間文不加點頃在館閣同僚許克昌狀元出其從祖安世治平四年甲科卷與此卷同蓋祖宗時士人業精于勤往往習慣如自然非若後來之南渡也家狀曾祖霖不仕而其裔孫尚纖淮南吳乾貞中任武寧縣令真吉其以爲僞官故不書耶或疑賦原韻不當押葉之法按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此舊韻也仁廟初部丁度等撰定集韻于是移業

爲第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今韻也慶元四年上巳

跋宋運判所奏藁

右故廣西運判奏章四藁公以紹興二年二月爲衡陽太守當孔彥舟馬友曾成諸劇賊破城侵境之後繁庶殘瘠孤孱百孔千創官軍征戍日夜往來資粮非纖應酬無虛日而能悉心撫摩臨事整暇奏課遂爲湖南第一四年三月代還此陛對所陳也如乞諸郡置將兼將和糴專夫懷策諸將早圖恢復皆中興急務深契高皇之心昇以使節將試用之擬曾踰年奉祠遂歸沒于臨二子子仍子倅仕皆弗顯其孫文祚等得此遺墨俾某識其後公之守衡也舅氏王公精實武郡事奉外祖母衡太夫人在焉又叔父靜江府君侍叔母秦國夫人卒屬邑之安仁某時年十七八歲侍先夫人省秦國于衡尚能記公之政令追書大畧如此公諱昞字景融蓋鄭國元憲公曾孫而外祖母之姪于先夫人爲表兄云慶元戊午三月十七日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張忠獻公忠君憂國勸學爲善之心迨次賴沛未嘗少忘凡見于手書者皆是也近世浮辭漫敘盈于尺牘觀此得不見賢思齊乎茲八幅者外舅御史王公彥先紹興庚辰守公鄉郡及移漕帥答書也德人士風之衰期待甚厚蓋聞名于過平江之日知非溢美外舅李子嘉寶藏之有年今傳其子紹曄而屬某題其後慶元戊午五月庚辰

跋義堂廟碑

義堂廟者勝侯棲神之所也侯宜和間條天台適方寇略張初爲曲突徙薪之計後收焦頭爛額之功正使二千石智勇過人未必兼此二者孰謂一戶曹乃優爲之當時則卒永世廟食宜哉時慶元戊午五月丁巳

題蘇倅周臣所藏黃魯直送孫文宰除干詩藁

山谷此詩今載外集不覩初草何以知後作之工老杜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既知二謝將軍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苟作者云乎哉慶元戊午歲戊午月戊午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蘇氏

跋江氏舊書

右安陸江氏書一卷頗有誤字首印江元叔書籍記末用越州管內觀察之印不知元叔守越時錄本或錢氏舊書也子孫不能守多入鄉人俞林學士鄭獬殺夫家頓州與因主簿余鏞得此以遺余乃錄殺夫鄭溪集所載記文于後慶元戊午歲戊午月戊午日

跋黃山谷書唐人詩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先守漢武陵盜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郫祥攜以相示昔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同人中興後北東南士大夫之爲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既久過其良輒取之郡無留良焉詩不云乎南有典刑慶元戊午五月十四日

跋張芸叟劉湜詩

右浮休張公劉將軍墳廟詩一首將軍諱湜慶曆名將力戰城永樂蕃漢皆長愛爲秋青尸洙所害故云生前毀譽豈堪聽身後功名始汗青此詩雖載畫墁集亦潛其名故表而出之慶元四年六月旦張公曾孫縱祖攜以相示爲題其後

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公使北錄

司馬文正公于廣記備言不當飢渴之嗜飲食況國家重事乎富文忠使北語錄首尾萬有餘字手自鈔錄他人安能爲此淳熙癸卯公曾孫吏部侍郎季思刻石泉南屬某題其後今十六年而侍郎

之子遵求跋銜諸盛歎不已其昔爲大史牛馬走恭讀撒宗實錄宣和六年春既復變尚不得慶曆國書曾與眞本藏寶文閣朝廷以爲快祖宗累世之積則富公奏牘所謂影帶下策益用之矣當時力辭奉使當抑有由也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

題東坡上薛向樞密書

薛恭敏公元豐元年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爲有加矣所本以理財論兵進及攻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故後詔民蓄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爲舒寶論罷閣義能徙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之患失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爲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爲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書心所凍極陳國計其賢于人遠矣官本不載此書于集惟廉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義叟使君之子宗夷兄弟家藏其跋慶元戊午七月且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

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後四方人才如林今以數計未爲多也誠齋家吉水之澄潭號詩壇之牛耳始自宗族延及郡邑既非關李杜之門牆歐陽之蹤者學無鈍雖無西秦無盧胡無弓卒夫人能爲之尚可以社名乎家生執敬卿又拔乎其萃者也慶元戊午七月二日

跋曾氏兄弟帖

顯川曾氏兄弟俱有時名其以文章議論會致身榮從者三頗漢學士宇叔夏資文待制字天猷敦文待制謚文清字吉甫遷大理卿字原伯戶部侍郎字仲躬同事孝宗克繼先業視南豐之曾殆庶幾焉仲躬子德廣守桐川裔兩世輸墨刻之石蓋將對手澤而思承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濟美象賢寧有既耶附以呂伯共禮部君二帖深有益于學者乃知五公義方之教施及宅相何其盛也慶元戊午八月丙寅朔

題侍講呂希哲歲時禊記後

本朝承平歲久斯人安生樂業凡遇節物隨時制宜雖有古有今或推或都所在不同然上而朝廷次而郡國下逮民庶雖娛嬉冶來皆應度則一也侍講呂公當全盛時位相門之樞既且擊舊禮又身歷外官四方風俗皆得周知遂記于冊殆無遺者惟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家文獻之餘茲可推矣慶元戊午公之孫仙遊邑大夫祖平以示平園老叟周某獨有生晚不及見之歎云

自題與黃談書尺

元祐給事中黃公爽仲之曾孫故談字子默山谷

先生從孫實傳詩社之正印有文集三十卷自號澗谿居士早受知于朝明仲侍郎其後劉共父樞密張安國舍人繼帥湖南皆爲上介爲以文翰人門具美宜在朝廷而官止權務壽不及知命識者惜之嗣子卓世其孫鈞以予隆興乾道間往復之書數十通聯爲大軸衛袖相過內十四幅乃予手筆餘皆弟姪及筆吏代作今三紀矣追懷人物之英豈易復得重爲歎息慶元戊午九月己亥

跋撫州鄒虛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于本朝由是詩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考槃兄弟及饒德操汪信民皆傑然拔出者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爲盛事其後儒冠則曾季貍袞父釋氏則文慈大師惠嚴道士則黎道華師候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今鄒若文伯復以科舉餘力刻意吟咏藻其新得蒙遠以相示予雖不能詩然亦知其爲佳作也蓋木有本可以千霄水有源可以至海以君之才進而不已追前人而與之齊肩無難矣慶元戊午九月戊申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南豐洪氏收山谷政書李太白歌行一卷始中年筆也予家藏數卷亦太白詩蓋非謫仙妙語不足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山谷真草惟蜀中劉氏十卷中草理尤奇寶暮年筆也始賴昌劉晏字晦叔與山谷友善晏其子瓌孫伯虎三世相繼持節于蜀日衰月聚固宜得之之富其間二說學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錄于左

題戊午歲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進士于里登名天府爲之首者期集同舉之人禮也盧陵號士鄉故此禮尤盛而今歲特盛爲永新左君淳照已酉衰然居萬人之上今秋克復舊物而其父母年方五十二者皆近所稀有其盛一也誠齋楊公龍泉孫公朝廷鄉黨之達尊交以序英之其盛二也每舉士或有故不至至或不多多者僅三四今在坐乃五十人其盛三也左君既具著于錄而附以坐客所賦詩強予題其後老淳雖不能措辭爲有祝焉國朝天聖八年春參政歐陽公同學首薦冠名南宮是年廷試榜眼則丞相劉公其後狀甲則侍郎郭公中興第五則資政胡公至紹興十八年參政黃公逢唱名第一其他登甲科者猶未悉數也諸君勉旃踵前賢之高躅培吾邦之盛事其在茲行乎其在茲行乎慶元四年日南至

跋張如瑩歸去來詞

永嘉陳開祖紹興二年登第張公子韶雅重之仕至廣德太守行誼表于一鄉廉靖著于仕途其倅豫章戶部尚書張公如瑩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爲連帥素以翰墨馳聲位望既崇益自珍貴人欲其尺牘不可得獨爲開祖書歸去來辭于卷卷且推美其古雅今五十年而開祖之子求仁請予爲之跋求仁三爲制邑以名字再典郡予嘗同僚知其端諒通達蓋名父子也開祖諱一鶚求仁名自修慶元五年正月十九日

跋王才臣十中詩

淳照中予備數攻府放人劉子澄守衡言布衣劉德老之才孝廟亟命以官食衛祠祿因愚予友王才臣才學不會德老甚欲以名聞顧念才臣春秋未甚高猶當以科第進進不果後歸老里中才臣猶在場屋偶見孫從之改其史論爲之怏然才臣身雖益困而所養益厚與時會當有知之者予老矣尚庶幾及見之慶元五年上巳日

書譚該樂府後

世謂樂府起于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齊頌沐熊朝飛衛女思歸引爲樂府之始以予考之乃唐貞觀歌薰今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別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新喻譚該居之畢業餘暇作上之同等十四篇因舊題而衍其詞用意深遠至于擬古詠史詠懷遐訪詩多有佳句連而不止前輩可以企及爲題卷末而勉之慶元已未五月戊戌（韓文公云朝飛操猗子作吳說樂府題要解以爲虞士猶未于劉大花樂府樂府又作猗小未知孰是也）

跋宋景晉聯手書佛經

待制宋公手書金剛經端謹有法度始末一體如摹印然敬之至也王荆公學王涼書多爲橫風疾雨之勢每作帖初尚矜持後必理率惟寫佛經專用楷法亦是理歟公以紹興巳未五月書此其曾孫曾老以慶元巳未五月示周某甲子適一週矣

題趙清獻公三帖

右趙清獻公三帖第一乃嘉祐八年春任度支副

使所作其云孫公勇退謝病人文誌公也名與公同時除東宮三少致仕屹公長子是年登科第二則治平二年公知成都時仁皇不知謂誰之年有都官郎中廣濟河催綱石幹為梓州路運判或斯人歟第三云呂侍講三請留司蓋正獻公也是年八月出知蔡州慶元五年十月旦平圃老叟周某敬題

題楊廷秀浙倉胡氏義方堂記後

誠齋作義方記理勝而文雄妹無老人諄諄寶弱氣象吾黨所共矜式豈特光賁胡氏家塾而已哉慶元己未十月辛未

跋東坡與張近帖

右坡公與張幾仲帖蓋元豐間謫居黃時也所謂投德與尉者長子遊也其將自黃移汝嘗賦長篇以錫劍易幾仲龍尾硯幾仲作詩送視及劍公又屬和卒以劍歸之其載集中幾仲名近仕至顯謨閣直學士國史有傳其從孫子仲家臨江軍實藏此帖慶元己未十一月甲辰周某子充敬觀

益公題跋卷之三終

益公題跋卷之四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答目及御筆等跋

臣竊惟靖康大變地裂天傾沉塵已蒙部堣未設餘分閏位人懷向背惟世臣向子諲首符所部拘偽楚之族數遣行人及伸子澹詣大元帥府議軍國事領兵戡難兄衮璽書誣重嚴備復勤親禮此權發運副使時也胡行鬼速漢箭無神金城湯池所在宵潰江湖諸郡送款相望子諲獨鳩叛餘之兵嬰十里之城八日然後失守江藩撫無恤官吏軍民救書有曰朝于分義屬此艱危巧說百端堅持一意力為悲戰奮以忘軀此還長沙時也御書蒲林泛宅古文孝經臨蘭亭序拜賜不一此為浙漕時也國步已安春秋猶盛禁塗輔郡倚注方濃上書請老留之不可特頒詔諭遠比漢疏侍從挂冠鮮有是禮此守平江時也向非忠誠慷慨心在王家終始不渝安能致上眷如此雖疾風草勁向日葵傾聖鑒昭昭燮行獎飭然貴賢必備求全或毀時當多故傳聞累辭其孫士虎壘後人猶致感也敬衮奎畫刊之樂石謂臣昔以太史牛馬走逮事高皇仰睿下方或可傳信共惟一字為衮榮于衮服衆言紛亂折諸聖人今覩天文議論定矣慶元六年二月旦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孝宗皇帝陪二府者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即憂水旱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稷吳伸吳倫兄弟請書此記乃敬載聖語于後當有告于太史氏者具位臣周某書

跋山谷題橘洲畫記

橘洲在湘江中巨浸不能沒者洲宜橘以是得名唐張曲江杜子美劉夢得皆見于詩又果田序云橘十八本居民數百家佛刹神祠馬氏書堂詰盜官舍在焉張舜民記洲南北與州城等有廻檢寮及僧寺兩三所漁者數百家予比歲宿至其上不復其時之盛今觀山谷所題畫卷亦似疑其畧也橘訣律切吉激質切本作兩音非人混而為一故鄭道元注水經橘洲或作吉字近世偽傳東坡緣橘傳亦指為吉五方音訛多此類予以暇游故詳記之慶元庚申二月乙丑平圃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趙仲肅

題東坡晚年手帖

東坡以靖國辛巳北歸五月由金陵過儀真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旬前帖尤可貴也趙仲肅以示周某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右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手書五幅洞字仲通開封中為史評二十二下則詩話四十六其推明聖賢之意考訂古今之說往往出人意表今詩匠楊廷秀待制嘗序君詩謂清麗入江西深長幾唐人則舉問文章從可知矣年八十而終慶元庚申春其子從政郎有年自衢州理掾奉母還嚴陵過予話舊感歎不已書此以遺之慶元庚申閏二月丁巳

跋黃魯直帖

山谷以紹聖元年冬坐史事安置黔南二年四月至焉其年三月朝奉大夫錢塘韋驤字子駿來為變路提點刑獄嘗任主客郎官故云子駿提刑主客大夫四年三月宗正丞張向除本路提點常平實山谷之外兄乞避親嫌十一月移式州五年六月改元元符方抵貶所其云從道者向也此十帖皆與驤者是歲九月驤移知亳州未上易四明本名驤皇祐五年登第後避濮王諱改焉臨汀有文集蓋其孫作守時刻之慶元庚申三月戊寅書而

人見无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為守其重之皇祐三年從晏元獻公辟于長安文忠時守南京答第一第二書其送行長篇今載居士集第五卷明年文忠丁母憂歸潁答第三書至和元年洞以大理寺丞再從晏公于西京而文忠初服闋還京師答第四第五書次第皆可考其後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歷江西淮南轉運使官至工部郎中治平四年卒此帖藏玉山汪李路家慶元六年閏二月

書馮頎自得集後

紹興辛巳三月予任秘書省正字被差充公試補試類試考較官時仁和縣丞馮頎子長來主管試院謄司開院與之圖疑偉岸而文自言系出文鈞公意甚奇之蜀人劉詔美侍郎負才擇交亦稱之不容口後二十餘年君為朝散郎京西安撫司參議官出所著書三卷名曰自得上論經旨十六事嶠之汪氏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右蔡忠惠公與唐詔帖十二紙詔字彥範龍圖閣待制肅之子侍讀詢之弟錢塘人其云厚之新得書蓋指浙西轉運使元絳此至和二年公守泉時又云清源若移動湖自泉移福及再知泉州時打探過歲則嘉祐五年召入翰林知開封時也皆當寘之卷首文字繁冗帖累辱降訪帖前遂出帖乃嘉祐六年四月擢三司使以後所作按仁錄是年八月以江東運判尚書比部員外唐詔為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十月改權發遣鹽鐵公事殆公所辭置耶詔之在職嘗經憂惱故公自頃歲經由衢州因抱骨肉之戚至泉遂以病解詔釋使之入省仍勸其止市尸祭奠又每達老親之意于其家人可謂親密之至者也先後偶失序畧為之辨而歸之汪李路慶元庚申三月甲戌

書歐陽彝四世碑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著之譜牒百世可考雖然引而伸之存乎其人若崇胥原狐續慶伯之後失其先後則降在皁隸者多矣友人歐陽彝字元鼎世居廬陵郡之永和鎮今爲族長儒學行義表表一鄉其家世甚遠未暇徧舉姑以近數世言之贈奉議郎諱璟字粹明父諱襄字允成俱業儒允成少年貢于鄉游京師之太學不幸再世皆不及下齊其子孫日以蕃衍預籍登科第者相望其與特未艾也自奉議而下墓刻多先達名筆元鼎既裏四世祏本聯爲卷軸又以近族之隱德者登科者別爲一編于是歐陽氏之源流開卷可知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元鼎紀先烈詔後人之本意也乃爲表而出之慶元六年三月既望益國公周某書

跋富鄭公與李仲師帖

四朝國史李仲師本傳言仲師在河南治辨刻深厚結中人神宗嘗稱其治狀富公爲相奏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仲師平昔事公謹者望其歸已聞公此對勢應匿怨後與編戶同敷役錢聊以逞慾非但狥時而已公過李厚于私覘或不能免上前戒否自有公論遲恤小人之怨乎慶元六年三月甲戌

題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乾道庚寅秋予初直北門爲同年辰告君作墓碑又屬兩同年朝士書丹題蓋今三十有二年而君長子贊暨兩弟者孫吉孫諸子別書此文欲以橫石刻寘家廟義不可辭贊即召孫也以夢更今名甚文而才克肖父祖自淳熙辛丑至慶元已未再上南宮立身揚名其在茲乎宜孫亦負儁發嘗兩貢于鄉與予孫皆士矣六年庚申五月旦某書

跋顏魯公書

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爾奈何張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眞卿

右顏魯公帖凡四行二十八字武眞或臨不能辨也第一第二行盡處各減一字惟公忠烈炳然千載猶有生氣況覩遺墨起敬謂宜如何按永泰二年歲在丙午公奏宰相元載抑塞人言甚于李林甫楊國忠載怒因公論祭器誣以誹謗二月乙未由檢較刑部尚書知省事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所謂由來諸事草草正此時也先是漢州刺史崔旰陷成都蜀中大亂公貶後十九日癸丑紹興元帥兼劍南東川節度張獻誠就近討旰三月戰梓州獻誠大敗僅以身免所謂不了國事殆指斯人張眞之下闕文疑稱其字蓋誠貞義相通耳初獻誠陷安史之亂將兵守汴後拒朝義州來以降與公俱奮忠義者故公賢其人念其敗云爾此帖當是公赴吉或到官所作自丙午歲距慶元六年庚申秋社六年庚申凡四百三十五年而臨川梁世昌寶賀藏之遠來求跋考唐史永泰無二年蓋是歲冬至改元即稱大曆元年至三月八日公自吉移刺撫州六年書麻姑仙壇記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觀大火焚蕩幾盡古杉星列亦隨飛烟衆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巋然其旁祝融回祿曲意護持如此故併記其異爲後世忠臣之勸十月甲子周某書

跋張安國與弟伯子家書

士大夫尺牘施之尊貴未免矜持用之交游客或假借若乃行草得于肆筆奬勵發乎眞情捨群從家間何以哉觀此五帖則故紫微之墨妙今大常伯之早成何待贊也憶乾道壬辰夏道由池陽常伯之尊君持節在焉晤言累日其論難進易退學道愛人皆可書而誦也施及賢嗣立朝濟世矣家法義方之教有自來矣茲用表而出之庚申秋社

平圖老叟周某題

跋山谷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與盡而止以遺晁仲詢仲詢傳其孫勝之尋歸廬陵士人楊仁仁以遺太和嚴端禮端禮將刻寘山谷舊治偕萬安郭澥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褚河南能辨右軍帖眞僞愛而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李翺叟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豪勁清潤天下奇書益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婉秀不減昔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四十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爲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遽矜夸滿假是殆疑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

跋柳公擬赤箭帖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此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後世真蹟日少賴石刻僅存典刑予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昌蓄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韶州開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濟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予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太和尹磨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皆東林之一炬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魯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不骨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進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口碑以爲摹刻之工鋒鋩皆在而慕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況鹿革寒耶予懼夫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昧狀花發杜鵑之神望公將壇場慶趙之非但失步邯鄲且將下墜千仞故歷叙公真積力久乃入悟門誣予蒼之知言慶元庚申十一月辛巳平圖老叟周某書于華陰樓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宋元憲公五世孫梓示嘉祐四年正月仁宗朝批答樞密院官賀春分前老人星見表一通使副凡四人宋公爲之長故子孫得藏當時之批答觀所續之紙正與表同乃錄某玉堂雜記附其後知南渡已來百司失舊制多矣梓云人多以無御寶爲疑即告之曰詔書單賜所以用寶就批原表之後何必寶也梓請併書之慶元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

題趙清獻公帖

儒書釋書雖異而欲人求放心復本性則同皆因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此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後世真蹟日少賴石刻僅存典刑予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昌蓄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韶州開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濟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予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太和尹磨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皆東林之一炬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魯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不骨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進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口碑以爲摹刻之工鋒鋩皆在而慕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況鹿革寒

其所固有諄諄然命之非強以如繩也趙清獻公習與性成庶幾由仁義行宜乎造次必于是觀其與弟姪家問可知矣慶元庚申臘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季路汪氏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隣

永豐尹直卿德卿學富而贍于文有能詩聲紹熙癸丑補中太學生蘇試問寢龍樓曉詩末句云書生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歎服寘名第一馮告還鄉旗枉佳篇今將參學見宗鄭句老諧無辭可借偶記頃在長沙有謝何同叔逝判雪中送羊羔酒四韻後欲再賦以酒有浮蟻可押慕雅對未成而止今錄舊作請直卿爲足之若自有屢倒元白之句則九萬里風斯下矣庚申臘月十七日

跋蕭氏敦節堂詩

徽宗朝名御史蕭服字昭甫吉水人坐不肯羅織吳門章綎私鑄獄陟蔡京意罷管虔州後起爲吏部員外郎由知蘄州卒年五十八嘗遇恩封其父汝奭字君保至通直郎所居有敦節堂本路提點刑獄張景修作詩美之此廬陵名士彭使君諱醇字道原政和初和篇也踰九十年堂壞而詩存蕭氏以歸彭公玄孫叔夜叔夏池飾藏之因爲詳記本末按四朝國史蘄州本傳初隸處州今其玄孫祿由大觀四年印曆實貶虔州虔與處字蓋邊傍異爾印今贛州吉之廣邦近世既改虔爲贛史官不考耳嘉泰辛酉四月辛巳

跋陳瓘書

張文潛謂韓文公拗陽上表頌德近諛此非知言古人愛其身以有待不欲死瘴癘耳其後爲兵部侍郎宣撫鎮州甲士陳廷大聲數責賊師視死爲何如今伯紀消陳忠肅公跋敢疑論爲懼死時語亦非也蔡氏烈焰燎原燕天乃至犯其鋒雖被竄斥辯論不已懼死者能之乎忠肅存心吾知之矣私史廢而宗廟尊朝聞夕死可也嘉泰元年四月壬辰廬陵宰黃伯庸以示邑人周某敬題其後

題山谷書大歡禮跋阼篇

大歡禮跋阼篇學者罕諦東坡妙語闕所未聞山谷翰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絕大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深刻之石頗疑元祐甲戌四月改元不應仲春先云紹聖竊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跋謂鍾繇賀捷圖羽表當在漢延熹乃作己亥閏十月唐羅池廟碑據書撰官當在長慶三年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姑俟識者予于此亦云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題鞏城銘

李公麟字伯時宣弟恭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邁往善論人物如璧美爲山澤之游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與歡宜春作鞏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洧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爲吉椽論公子才爲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才即聖錫婦翁諱博紹興初擢館職後宰懷寧避時相挂其冠晚起爲耶久之再致仕今其孫來爲酒官兼行掾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式賢範謂予嘗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之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竄廣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剛者也其告同年富沙陳朝彥及引楊中立溫柔寬厚之教以煉金爲喻朝彥剛正抑可知已學者諱文忠公剛說于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也舜命夔教胄子曰剛而無虐臯陶告禹曰剛而塞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天爲剛德循不干時況在人乎

六月癸未某書于平園明農堂時年七十六

題李彥平遺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于易繫辭雜出于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于欬手足之際往往不辭此理素明也及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盡亦反其本而已予與樂庵李彥平既親且舊知其非逃儒而入釋者蹟終超然自在如此殆聞道乎其子嗣宗等屢求一言疑明遺訓敬題其後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嘉泰元年七月癸酉周某敬題歸曾氏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蕭華驛詩宛類顏魯公心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字絕似柳誠懸范文正公云曼卿之筆顏柳骨諒哉嘉泰元年七月癸丑

題曾南夫集序

曾公提舉生二子長伯和諱填次仲和諱蒞伯和生彌泰有子曰實亮予既畀公集序今仲和之子曰璦曰璉求別本復書以遺之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八月戊子某書

跋劉氏後隆堂詩

唐末楊行密奄有江淮國號吳吉其南境也郡人彭汗素強暴擅行郡事兵屬永新劉公景洪欲挈城附湖南馬氏陽諾而實不從汗獨攜部族奔楚邊陲晏然公不有其功退隱山林南唐既受吳禪厚禮招聘亦不應常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當有隆者名其非山曰後隆生子諱照照之子諱素是生相國諱沆字冲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第二人至和中拜相累贈曾祖太傅祖及父皆太師其居相位每務進賢歐陽文忠公在侍從被擢出守公方提舉修唐史密奏留置史局專遷給林學士今某藏富文忠公與公手書云每好勉以盡瘁鎮靜有所植立其如五年無補雖強自勉恐之薦進可知達賢者宜有後故其子諱瑾元忠孫倜字寬夫仕皆至待制三世貴顯歷事五朝後隆之名茲驗矣初相國兄弟四人其季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注生知蘄州諱璞蘄州生知太湖縣諱伸大庾生宜都令諱守柔字光祖復以後隆名先塋之新堂玉山汪端明聖錫桐鄉朱紫微新仲廣漢張左司敬夫莆田鄭省元叔友鄉人黃政胡忠簡公及王敦文民瞻楊待制廷秀而下皆爲賦詩光祖之子純出以示予懼來者未詳知也故推本末遺之子純嘗舉于鄉進修勤甚公侯必復尚其勉旃嘉泰辛酉八月癸巳

跋李伯紀青原詩

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爲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直聲靖康禦寇戰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即位首用爲相惜乎輔政日淺規模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請子皆不在其姪申之進家集奏議請謚于朝孝宗似未悉其人予爲歷陳本末聖論云張浚比歟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登仕郎曾佐出紹興初贈資原主簿師珪長篇觀其志趣亦壯矣同遊向伯恭朱子發張恭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爲名侍從坐間議論必繩繩可聽豈止輸墨之勝乎嘉泰辛酉重陽日

跋董體仁帖

前賢遺帖士大夫爭寶藏之非獨慕其名亦以體不浮辭不枝爲可法也近歲老成待後輩例稱契丈先輩與新進皆用上履否則所其簡慢而不疑其侮叚規也後世何觀爲今讀參政董公紹興末典曾彥及蕭長才帖雖視前賢交際之禮尚稍慮時其興數十年來足恭不情者相去已千萬里矣彥及名梅廣長才名甲嘉泰元年九月彥及孫登仕郎忠佐請題其後

跋蕭遜詩

永嘉錢君文子序其曾祖姑蕭臺詩三卷刻版醴陵縣治復求跋語予觀詩三百篇有當時婦人女子所賦而後世文人或不能及蓋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雅也景祐中歐陽文忠公序謝希孟詩云隱約深厚守禮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欲引而進之衛莊姜許穆夫人之列請以斯言附諸卷末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益公題跋卷之四終

益公題跋卷之五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子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衆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降聖節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

跋秦少章詩卷

右秦少章古律詩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跋昔東坡蘇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如阿何句法本黃子謂敬直也二家與指磨謂其兄少游及張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騏驎耳枯桐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末有和錢穆仲越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邪雪衣明鳴呼少章詩名爲不朽矣嘉泰辛酉十月庚子

跋秦少章雜文

予少時讀蘇文忠公帥杭時贈秦少章太息一首謂少章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于用者今觀此文三篇豈溢美之言耶嘉泰改元十月庚子宗人愚卿及二弟攜以相過敬書其後

跋向子諲遺書

靖康二年二月半金虜議以張邦昌帝楚三月七日受冊二十八日虜兵方下城京畿運副兼淮浙荆湖制置司運副使向公子諲以是月二十六日牒盧帥馮諏及淮西提舉監范應密察邦昌家屬聽大元帥康王之命是時邦昌尚未退聽而公憂國忘家明于逆順具存印檢紹興二年胡文定公安國貽書宰相秦檜曰向某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蓋指此也至八年檜再相孫近李光並參政事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列其事于朝十二月省劄下公開具檄申押劄子者三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詔送史館敕下禮部牒公紹會牒尾侍郎馮楫也今六十餘年而公曾孫公起以公手藁及省部真本范冲忠義相勉之書聯爲一軸將刻樂石傳之來世屬某題其後惟胡文定公以春秋學爲諸儒倡結知高宗其褒貶是非得聖人之公乃獨以扶持三綱推許向公其有功于名教昭昭矣贊言何益姑爲記其歲月云嘉泰元年十月

跋蕭服劉達唱和詩卷

觀中書劉公達與蕭昭甫手簡及沿途唱酬詩軸則其相善可知矣二公傳載四朝國史未必家有其本錄以示蕭公四世孫猶使併藏之蕭公初謫虔州而傳以處殆傳寫之誤耶嘉泰辛酉十一月丙辰

盧帥靖康勤王跋語

宣和七年冬北虜寇入十二月十五日壬子徽宗執欲奉車駕狩襄鄧中官皇子已行內兵部侍郎李綱越次乞對面除右丞守城之議方決故是日及五日無內批既而外攻內禦事勢益急故六日復催兵七日至再八日又催戰守雖備而虜已薄城相繼請和亦不暇督兵矣觀淮西所遣副將李齊以印狀具述到闕日月及師臣劉僑跋語則竭力勤王大略可見今僑曾孫復攜以示臣臣蓋生于是秋謹太息流涕書其後嘉泰元年臘日

跋東坡秋馬歌

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秋馬歌遺曾侯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湛雖乘馬于羊腸蟻封之間委容既妙回策如禁無意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既到嶺南往往錄示邑宰子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璆遺澗之語庶幾得其彷彿今傳三家乃至嚴臨猶幸不出一邑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歲移忠姪孫之謹已諸農得警報遣內侍梁方平以七千騎守濟州哲將灌以萬五千騎守河而命節度使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制二十三日庚申有旨內禪辛酉欽宗即位丙寅詔畧曰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畿甸除沿邊守禦人外令京東京西淮南兩浙帥司于正兵并不係正兵內精選驍銳及召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明年改元靖康正月一日丁卯虜犯相州戊辰犯濟州方平望風奔潰灌在南岸焚橋而遁時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蔡攸領樞密吳敏知縣事李悅同知耿南仲參書所謂排難解紛不過羽檄召天下兵耳昔唐李德裕爲相詔書付宰司乃下自是號令明審本朝亦皆三省樞密書旨處分今盧帥所被御前劄子五道雖或貳府擬進然內夫人直筆者書之用寶入遞大臣不與焉使當時有一德裕必不如此第一劄正月三日也至四日宰

器成公素志予嘗爲之序其與禾詩並傳無疑矣壘字西美宜和中書舍人紹興四年守盧陵此必當時所遣也嘉泰壬戌正月戊午

跋吳仲所藏曾子固帖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余襄公游素爲王文公所敬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己也今觀遺墨恨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南城吳氏

跋尹焞帖

祁寬字居之紹興初佳士觀尹彥明過九江時所與帖其人可知嘉泰壬戌二月戊午平園周某題

跋修禊帖

唐太宗始得修禊序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墉本賜群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模由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模本亦下矣皇諸孫臣善孫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

資藏之屬臣某記其後臣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東晉藝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序用蠶副紙鼠鬚筆遒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汪逵所藏東坡字

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取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裂集本改爲一夜二月至黃明年定惠願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誣詣更字下注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誣詣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藉生既能率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既生已能率孫子亦未妙按既籍題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柄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而半嶺間有聲若鸞鳳響谷乃登長嘯也稽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既對孫無疑其每被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黃州已刻石子公法帖第一卷遠方無良工失真遠矣浴室院東堂三絕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注逐良事歲月之序如此既內殿印銜幅不容輒易至于李杜佳句公常愛而錄之路難八句豈一時漏寫歟老泉詩則家雞也嘉泰壬戌三月甲寅東里周某書而歸之汪氏

跋遺弁雪圖

遺弁祖文往至臨安諸公貴人愛之凡臨書省及新作政府所畫焰壁多出其手迄今固存觀此雪圖風度可想十六弟奇字祖穎紹興中屢爲監司王初寮之壻文采似水清安靜有家法蓋其祖吏部郎諱偁東鄰人元豐末知登州民宜其政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兩得蘇文忠公爲代故祖文祖穎字畫亦皆雄醇云嘉泰壬戌三月甲子廬陵戶掾趙公括仲肅以示周某爲題末卷

跋山谷與孫端帖

元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祕書少監遷諫大夫是年四月山谷以較書郎召夏秋間到京所謂子實名端孫公之子山谷先妻孫公女故從俗呼端爲大舅今集中有次韻寄秦少游并題寄寂齋二詩即其人也嘉泰壬戌三月丙寅平園老叟周某書端之皇諸孫仲肅

跋胡邦衡奏藁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皆之天不聽于民又謂宰相非妄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侵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賀親科是時直辭已著紹興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辭遂震于夷夏尚有可論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葉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覬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嘉泰二年四月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右張忠獻公與胡忠簡公帖或在廟堂或居邊論武雖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于天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今者忠簡公家集亦有與忠獻九帖往往相應長孫覬守邕管宜併刻之嘉泰二年四月

跋陳少陽哀詞

陳少陽之死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前輩遺事寄此來跋子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帥鄉部坐失保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猶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奇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即推以忠恕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私書親舊干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珙奉命勒石按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于數年前垂訓如此當考嘉泰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臨川梁世昌光遠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德游宮苑固分四地分盤松在其北御製贊如右今大府丞張鎰以遺盧陵曾三異屬臣題其後臣嘗敬觀御製祭土地文爲此松也其全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內侍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游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酹吟閒適予情所鍾璧培封殖久或力窮烏鳥外掇蟻蠹內攻神其勦絕勿使能終稍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供蔡惠蔥雅牢旨酒嗣錄汝功尚享併錄以遺三異使寶藏之御書後一絕蘇文忠公軾世昌光遠

跋魚計亭賦

徽宗皇帝宸文天縱最重內外制詞學俱後不在此選蜀人宇文公黃中以政和六年自右史除中書舍人既兼修國史又兼詳定九域志又修神宗實訓八年言官疑公學術淵源蘇氏奉祠而去宜和二年秋上思舊人復還詞掖方且進用而公疑不自安明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陝州又明年二月爲滎陽趙公敞作魚計賦引物連類開闔今古深得東坡頓挫之筆勢適有天幸出入侍從身名俱榮者值好文之主也趙公字彥恩熙寧六年進士當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議郎禮部編修貢籍首爲孫逢吉彥同作職官分紀序後數年奉觀少游方繼之才名亦可知矣尋自祕閣校理遷太常博士知登隨通三州召爲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攝帥青州年五十九奉祠就養閒居二十五年其子諱賜字又若若紹聖元年甲科大觀三年爲邛宣和四年知同州靖康中除少府監左右正言祕書少監迭奏開直龍圖閣提點江淮路鑄錢子澤終朋山薄薄生漢終奉議郎通判沅州二子審學問過人恬于進取連任岳祠俱以詩鳴弟藏亦嗜學好修有子曰迨慶元已未擢第距熙寧已百年而家學不絕今藏得宇文公墨刻于兵火之餘求記本末于傳有之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又曰世濟其美不朕其名請以迨爲記規嘉泰二年九月辛亥

跋梁仲謨向書奏藁

紹興初高宗駐蹕臨安外禦強敵內綏疲民六宮百司事務紛至版曹鮮能稱職惟給雲梁公仲謨迭處三省治繁以簡轉難爲易士大夫往惟比漢趙張唐晏與而已今觀奏藁近二十紙當府來求成公數奏其情多詐昔與遼人戰爭議和至十有二卒墮其計今豈可不審旋詔遣歸朝人北還公

引宜和靖康覆轍及近遣趙葉王威彼皆用之願爲絕盜是時論方倚張俊抑劉錡公乞令俊分兵進屯廬壽錡駐鎮江以備江陰許浦福山仍戒韓世忠臨敵持重至有二府不爲諸將所服撿發英斷毋失機會之語又乞召楊沂中速還爲行在不測之備又言秦丞相檜用原樓炤謀以用陝付胡世將乞選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弃捷報多失實岳飛宜以樞臣總帥江漢劉錡旣帥荆南當留部曲爲之爪牙至于諸路水災浙東經界擾民纖悉具奏不特此也十五年四月彗出東方秦白草赦文云永惟再造之邦當有維新之政宜除舊弊用表中興方具矯誣遷就而公乃論政事失當左右前後不思所以答天心者盡依故事降詔求言雖間兩社任言責議論未必敢爾而公不以與郡廢論思獻納之義忘疲與食芻髮爲白然後知高帝欲大用公蓋察其愛國憂民密禱廟算非專以才術過人也惜乎命有所制不能展盡底蘊肆其諸子或以文采或以治行自昭于世傳謂臧文仲有後于魯宜哉嘉泰壬戌九月戶部郎官總領淮浙軍馬錢糧季珌以示周某敬題其後

跋黃通老尚書奏藁

邵武簡肅黃公淳熙庚子年八十有五易簀之際自草遺奏一通事之至大莫如故繼陵寢之未崩事之難言莫如進退人才之未善公皆極力披陳幾于千字援古證今無一辭淆亂平生學力盡見見矣其于衡州使君瀚以某與公接武禁塗道同志令使題其後甘苟卿論成人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生平由是死乎由是嗚呼公其有得于斯乎嘉泰二年九月

跋楊无咎畫秋蘭

鄉人徐丙字漢章博于學而贍于天示予楊无咎手畫香草題曰秋蘭後有兵部侍郎章茂獻國子博士湯君寶跋語其說特未定也予老而學固問諸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蕠葉莖花色往往多寡不同予異其說徧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經紉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煬帝烟花錄用此句）陸機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氣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蕙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蘅壁蘭橑蕙穆芷茸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爲枕席荃蘭而蕙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于蘭蕙互言春秋豈特邵伯溫見聞錄證黃氏之誤而已然則園丁之說未爲無據所謂禮失求之野歟嘉泰壬戌下元節平園老叟周某書

益公題跋卷之六

跋歐陽徹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至熙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音側柤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爲哀詞某人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里中文士鄧名世亦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纂顏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剖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狥軀又同是冥能希顏纂顏者先是郡岸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于講堂德明旣爲其視沒世不稱或遺矣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黃將黃帖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帖崇寧癸未公寓武昌寓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何頡斯舉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初道由桂林題名于行勳太師榕水閣是月十八日至宜有貧黎秀才宅于手約今刻石秀峰帖中後六帖皆與融州都監高德修乙酉九月晦公卒自崇觀以後凡片紙隻字禁切甚嚴至炎興間則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人事也抑或舉行大道爲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沈埋蝕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耶嘉泰壬戌閏臘丁巳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江人臨江何居仁學廣聞多下筆衮衮不休高談雄辯常屈坐人屢上南宮晝老而終觀送鄉人張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周某題而歸之馮氏

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爲題是也按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東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復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遊聚于潁故臨別詩云五君從我遊傾瀉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有登謝夫子駕復迂遲來又見三黠柳共此煖熱賽迨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復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成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擣發妙思羅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今古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馬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

九日

米元章上呂汲公書

右元祐九年春米收紹聖時米元章知雍丘縣上呂汲公書元章字畫豪邁非以幾令事寧相故加謹楷殆由切于爲民有莊敬之心心既莊敬字畫隨之此與微報鄰縣打回蝗虫之戲異矣雍丘本杞子國初以名縣將名州云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六一居士集共五賦山谷寫其三黃楊宜少作惜蒼蠅嫌議刺耳外集別有四賦惟取述夢蓋因悼亡辭意俱妙類李太白耶嘉泰癸亥四月九日

題趙遯可文卷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于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詞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于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莫以名世然其原皆出于離騷特體制殊耳予同年進士趙兄彥博字富文仕至權工部侍郎政事文學皆過人而詩體之訓尤切淳熙中予在西府富文之孫時遯字遯可年方妙齡攜葱窠一編爲贄凡辭賦銘贊傳序及莊周八寓總二十餘篇意高詞古大抵祖楚辭也予固已駭嘆其不可及後二十年遯可自尚書郎出帥大藩復示十八賦他文亦十餘篇意益高詞益古號山甯斐藻屬予訂之予既喜其詞之有傳又慶吾同年之有後也昔杜牧作皇諸孫賀樂序極道其歌詩之妙當矣末乃謂賀生二十七年而死使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是何言歟杜審言屈宋作衙官之語矣以異大事唐人失之矜誕予無取焉今遯可年方强仕進修未艾他日復有如補之者出將擊節于斯文其附二十卷而傳也必矣予何足以知之嘉泰三年五月

題

跋楊廷秀對月飲酒辭

韓退之稱柳子厚云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蘇子瞻答王庠書云辭至於達而止矣誠齋此辭可謂兼斯二者嘉泰三年八月二十日

跋陸務觀送其子能赴吉州司理詩

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巖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爲考康寧如喬松詩能窮人之譎一一洗萬古而空之嘉泰癸亥九月四日

跋劉共甫胡邦衡帖

右劉共甫權密與胡邦衡書政三帖前二者既與甲申共甫守衢邦衡自海道浙嶠經過時後一幅淳熙乙未共甫帥金陵邦衡隨其長子泳守官時也邦衡書二幅所謂季盖正字者王端朝也時紹興己卯量移在厲峯惟知郡一幅不知何人觀題衡則乾道庚寅歲也最後予與邦衡書亦乙未歲者鄭人羅克宣次召出以相示今遯者四十年近則二十九年邦衡父子季盖墓木皆拱惟予養疾山林王義之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況歲月如是之久乎太息題其後嘉泰癸亥九月戊寅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隅前道萬世之宰茲焉是實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窆死皆用自漢鈔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于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橦尼居墓甎先叔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椽書而非鍋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宇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斷出靈帝時太尉許斌塚有碑浸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遁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甎自甎斲石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晦之子省曾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丁酉九月戊午早赴明慶寺開啟聖節先是有旨令閤門依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故事宣宰執侍從正任內宴觀擊毬午時入東華門過避德殿其後即毬場也相對有大堂曰氷堂其左爲美容閣右爲凌虛閣至則公卿左右朋立班樂作上乘馬來迎駕兩拜上御芙蓉閣（遠城花正開）群臣起居上乘馬擊毬畢下馬再坐皇太子以下奉觴稱賀上欲訖宣群臣就坐各賜酒飲酹乃接盞上陳軒群臣分侍皇太子乘馬擊毬次左右朋擊屢傳旨實擊毬畢上乘馬歸群臣少憩幕次移刻宴遜德殿酒五行宣勸者再大畧如此靈宮對御時亦用雜劇二段第四盞宣示御詩一首明日群臣皆和進某時爲翰林學士此其藁也不知臨江貢士劉君昌詩何自得之後二十八年出以相示俾題其後嘉泰甲子正月辛巳

跋蘇黃門在筠州旋楞嚴標指

蘇文定公以元豐二年己未乞納官贖兄文忠公罪旋自南京簽判謫監筠州鹽酒稅明年至官又明年四月僧惟盛刻楞嚴標指要義十卷成公時年四十三史夫人四十一其九月印施十本贈橫長老卷末親題名氏嘉泰甲子筠幕玉牒彥璋南夫得之求志歲月觀公文集後二十二年歲在癸未復題此經云千年來漸悟佛法經歷憂患其心不亂今纔覆瓿讀乃知諸佛惠我無生法忍無漏

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

題范文正公帖

右范文正公前一帖慶曆六年正月自邠赴鄧與龍圖閣直學士田況書也況知秦州丁父憂仁宗詔起復又遣內侍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歸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此始詳載正史今公既以喪道叩聖門告元均復欲讀書涉道而自樂前賢書問類如此可與識者道難與泛泛不情者言也後一帖呼提點延部使者或內外主判差遣學士則帶館閣無疑族家乃同姓考仁宗實錄及百官表必可得矣兄弟少年向學試爲披尋此非八十老翁事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高宗皇帝孝通神明宜和皇后婦德寧振古未聞也風化所覃自親及疎則有宗室伯梁字逢原

居之安福縣別母三十年後乃知流落蜀中某少時覲見其迎侍來歸名士如曾端伯及其子子長晃子西程詠之皆贈以詩後有朝奉郎任紳字公垂東州人靖康之亂與母相失齋戒禱天者十七年紹興和戎河南來歸徒步求母而得之奉事十有八年詔權州定官又兵部沈尚書介字德和湖州人宣和間父官濟南生德和而嫁其所生兵亂莫知存亡紹興末以祕書少監使北方往回厚賂驛舍承應人宛轉物色得母所在璫椒荊裳將帥捐金用間母遂與其異父弟偕來皆奇事也今蓬原孫豐城主簿希恭出示舊詩千方修廬陵志當併記所聞備史官采擇以彰聖化嘉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平園圖後

使臣王思恭作寫子真求贊因記書對文莊之勞今又繪平園圖乘予詩文于後用意益可尋也嘉泰甲子端午日

題宋甡西園詩藁

金華宋甡字茂叔生于紹興壬申十二月三日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懷章帥漕王謙仲丘宗卿尤延之鄭舜舉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監事司主管官漕張君量朝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于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云欲求平易多成拙稍學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中所蘊可見矣其子自適亦佳士示君西園詩藁爲題其後嘉泰甲子五月乙亥

益公題跋卷之六終

益公題跋卷之七

家藏御書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至尊壽聖皇帝手詔命今上皇帝參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紹興內禪御札然奚聖志猶遣中使持以賜臣自是開遜位之詔又明年春歲奉親筆稽御重華於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摹私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願得摹本刻石盱江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略于下臣竊惟孔子大聖人也祀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爲之首意猶未足寄以堯曰咨爾時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謂道之于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爲論語末章之冠凡二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于此者向使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皋之位會廟謨載自應見諸行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寅緣宰輔乃萬世一遇非大幸歟夫奉奎壁十寶偕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闕宸文於金馬職在太史乃得窺焉至於藏之人臣之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池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如日麗天萬目咸覩如岳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尊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于唐虞配斯文于二典其由此也夫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配黃帝廣問爲初獻官臣以監察御史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函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不及知況于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背他日史臣採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奉甲子端午日

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周某謹題

高宗皇帝

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宰臣以下并表乞御殿復膳太上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直繕故書而得之敬命工標飾寶藏于家學士臣某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宮僚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論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執奏選人只當爲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邴等例年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爲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校書亦即著作闕員進擬皆承宇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而無才字皇非辨才門人別本歟謹刻於石歷敘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兼陽郡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百執事臣某時爲大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

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驌充金國賀生辰使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弼持御筆來令刻外撰國書二鼓進于二十七日得旨來早對二十八日早自東華門行修廟曲過小閣兩重皆垂簾簾復轉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上坐杌子再拜起居訖宣奬諭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不及口口雖簡記然非侍從堂諫未嘗說此壬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出臺爲郎五月御筆監察御史尋闕諫官同僚爲臣必選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爲正言今上受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年明試大政表謝太上云鑒坡召試金口袞揚許以能文欲其掌制之援助廟堂之上甘澤留館閣之中會臺察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皆記實也暨入謝德壽宮太上盡已本末面賜御書千文一軸前者執政宰嘗得此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模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秘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今觀宸翰所臨疑皆是本淵民旦之外又缺才字按米芾云吳郡勝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併闕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袖出范成大所撰房主回書云九月日叔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和約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掌洛以爲言投襲時無用之文贊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遣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詩之辭欲變授書之禮出于率意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堅安在事當審處邦可乎休方界霜嚴善緩福履今因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捧讀數遍奏云臣初不知彼專說陵寢刻期俟報今止及受書竊恐未安上曰難爲辭奏云以太上高年未敢奉遷答之如何上不以爲然又奏容臣別作意度來日封進退詣都堂上已批降前藁付二府矣於是改書曰北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靖康未

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猶請載彼諄諭之旨詳及授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詞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今賀生辰國信使副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驌行謹再奉書不宣二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加上德壽宮尊號冊寶于麗正門待漏院宰執在皇城司招往論旨令削去陵寢衣冠一聯雖具言其不可弗聽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雄等出門十七日丞相忽召至都堂云虜果移文問二事何爲無報甚悔不用前說答云幸彼問差早度尚可及空亟易書馳遣而檄對竟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者矣仍錄本付雄冊如處暫中不使富弼知書意也二府特以爲然奉行之迫及雄于盱眙虜自此亦無辭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宜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麻不同可以爲則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侍講邇宿蒼黃而出薄暮至玉堂御藥李某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三鼓進草又擬格式一通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推此盛典號爲稀闊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惟生之榮遇乎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暮快行忽宣

鎖院既至御藥甘澤齋御札來除王炎爲樞密使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選將帥足財用及招軍買馬等事傳旨云晚不及召對今論敵用炎之意澤退吏匆匆擬熟狀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爲樞密使者別具奏乞轉大中奉御批依不然遂失故事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權吏部侍郎王之奇爲大議除大制充四川制置使允文欲進雜學士上疑太超躐此月十三日乃先正除之奇侍郎上猶難之當今學士院取待從入蜀例俱無以對豐宜炎制宰相以下皆莫測云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數史院與聞其議右揆虞允文深不以爲然嘗語客云既易屬爲靴又改相名與廢矣雖有司知其意亦頗遲遲但條具歷代宰相官稱中尚書省八年正月已卯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旨問緩故回奏云昨日上之矣允文始以進呈二月癸卯御筆令草詔登時封入迫遽殊不工詩奉御批依即寫大本請寶乙巳御前談用答臣僚辭免不允詔例復付學士院亟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省後五日遂鎖院拜二相（詳見拜相御筆跋）上初習乾道新書未頗欲候改丞相修入雜壓允文難之聞上嘗遣人諭以毋沮遏此事蓋自左揆陳俊卿去國允文獨相久之言恢復寢不驗且以專政稍失衆心或謂上欲進梁克家故爲是來云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得旨申

將赴東華門祗候宣引至別閣有內宴或云恐改日言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遐德殿起居畢上出親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奉云命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斷上曰大臣同心輔政革苟且之弊故疑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只三官又請戒訓大指上再三曰褒之而已前故小參仲銖共上歷以牙尺漆匣盛小紙研玉格寘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輟躬除目進呈奉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攻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奉所領書局上曰卿自奬勸又及左右相序位上曰欲升左三少之上三公之下賜坐奉同賀正使回虜中無他否上曰無事但開築黃河堤耳逮開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彥直同自複道入學士院已乘燭矣舊例草后妃宰相制皆有錫賚紹興以來就賜御前所用金視匣筆格鎮紙糊箱黏

厥等後既不設此乃謂打造不及金百兩代之殆減半也凡錄院若中書進熟則隨事云鎖某日欲請快行敕十輩給舍宣宮直官遇大除拜臨時特旨宣召上帽帶御別殿面諭之俗呼鎖小殿子今日上特祕其事不用宣鎖之制院吏授夜關閉門移御史臺報百官聽麻雖虞允文亦謂用新制改官名爾明日復制出始大駭且疑學士多轉梁克家一官爲有所抑揚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臣周某謹記

幸學詔御筆跋

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言也後八字毋固毋我也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太和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

右蘇軾元豐二年自徐州移守湖州道由惠山和唐人三詩皇帝書其首篇臣某敬寫藏之淳熙七年四月一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臣周某記

御筆字記跋

上勤勞萬機舟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旁而中揭之寘在御手若內殿則留齊案上三省密院各奉事畢即視所記俟宣諭已乃收之率以爲常淳熙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後殿坐親以此紙授臣蓋記陳有功詹大舉趙善誦三人姓名字畫頗類御筆以小楷不能深辨玉音云此是去年臣僚薦可爲本使接送伴副使者卿選擇誰可又問劉端姜特立如何臣奏皆其選也退而寶藏于家樞密使臣某謹記

光宗皇帝

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宮講畢袖出御製秋雨過書懷詩一篇六日又象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蓬屋垂索製句輒附于後某恭題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右辭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腑益聖語也御批降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文正本藏篋中別令書待詔鄭漢卿錄于後寫奏者待詔雎彙祖淳熙二年閏九月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待講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

右手書辭免兼侍講奏內批降詔不允擢中書舍人程大昌視草既以真本藏制書篋中復令學士院待詔鄭漢卿錄本于此閏九月十五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秋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部侍郎趙粹舊爲宮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昌乃赤邸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猶以小司馬蒙恩承之亟具奏辭免其云英望舊僚實指二人上親批降詔不允四字時翰林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於是大昌用綺里事對李勣蓋相酬答也元詔實藏篋中特令待詔鄭漢卿錄本附辭免之後其奏亦院吏闕端朝所書敬加標書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太上日曆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權直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別錄於此寫奏者筆吏吳收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記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淳熙四年

右辭免內翰奏上親批降詔不允詔書程叔達撰文并以謝宣詔表藁附其後六月既望臣周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丐外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聽更迭補外於是吏部尚書薛元吉侍郎李椿相繼得請或謂臣汚朝最久廓然未必不相及既袖札子面奏即蒙宣諭云無人諧卿元吉以老李椿以病乃許其去卿何預此況諫疏亦非謂侍從也卿奏便批降詔不允毋得再請其餘褒勞之語不復具載敬以御筆及中書舍人王希呂所草詔書軸藏于家九月三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幸祕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右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官程大昌等四人辭免車駕幸祕書省轉官奏內批詔不允陳騤茵輝官品未至直批不允而已時翰苑無他官例付中書後省於是權舍人鄭丙實視草臣既寫藏而軸之命院吏錄批語諸報三省劄下臣騤并臣燿俾有所被受蓋一時綸綍也十月旦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

右辭免春卿兼翰苑奏內批降詔不允院官崔敦詩視草十二月六日臣某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爲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覩韓彥古歎聞言曰間因咎北虜賀會慶節國書曲意指擿適殿帥王友直提軍大擾密疏其事遠近滋不悅孤蹤益危急援揚億鄰壤事引咎丐祠而上恩過厚保全甚力御筆塗去說改國書等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始無此禮以是不敢復言旋被奬擢進位宗伯視草如故蓋異數也今以宸翰同崔敦詩所撰詔書共爲一軸而藏曲折于後十二月七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聖上日曆轉一官不允詔權直院崔敦詩撰待詔王世賢寫其奏乃筆吏曹大亨書淳熙六年四月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淳熙六年

右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奏內批降詔不允令以權直院崔敦詩所作詔草附其後使子孫識玉堂詞頭之一其爲奏乃筆吏俞允迪也六月一日臣某記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右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免兼學士承旨者再兩奏御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各附其草於後上批第三奏云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徑付三省亦錄堂帖於此明年二月手奏乞依舊分日內直上親批十一字今共爲一軸寶藏之三月旦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宗祀禮成即請對丐祠上願露大用之意親批降詔不允四字詔中書舍人劉丙撰待詔王世賢寫而諭言之是冬遂徙吏部外不相說者故漏密指而諭言之是冬遂徙吏部尚書明年夏擢參大政權要近習絕無知者蓋上察其奸也第二奏又有御批十二字乃取諸省中附卷末七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御筆辭免吏書兼承旨兩奏跋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對清華閣丐外上曰內翰未可去方將擢用安存卿監郎官能文者相代且令撰選德殿記至閏六月記成十四日進呈於倚桂殿上再三稱善遂出求去劉子上日屢令卿荐一兩人能文者此亦何嫌尋御批降詔不允詔中書舍人陳王世賢寫是月末偶吐痢交作又微聞言官謝廓然相忌七月一日復入奏申前請上又親批十二字付外後二年入中書得以案底附卷尾非特寶藏宸奎亦使子孫知恩遇優渥如此相勉圖報云七年六月十日臣某謹記

故事乞避殿損膳求直言十二月上諭三省令降旨如故事丞相奏恐合降詔臣等亦欲待罪郊外上令召學士院官趙彥中草詔仍許侍從等實封言事十三日四鼓宰執分詣天地社稷宮觀齋所禮畢赴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回並出浙江亭有頃中使宣押歸第次日歇泊不坐例入局治事私念於理未安約丞相再奏乞罷黜而賤生之日適在既望當賜牲饌方此引愆亦難下拜乃別入奏控免仍報天章閣勿排辭十四日中使復宣押入堂具狀十六字于免奏之後於是天章閣奏寄依式前一日賜令已日晚上令就來早十五日辰時內侍鄭懷持詔來蓋新儀也既拜賜于階下與懷同升廳揖笏拱讀詔書及賜目訖就坐茶湯如常送懷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取旨乃受本閤使臣庫子快行各支錢酒有差翰苑舊例抄生日詔止畫進呈之日往往與文不相應耶日象恩直院即奏

云雖前期進草其畫日欲賤生日後旨從之遂爲定例因詳載於此臣某謹記

益公題跋卷之七終

益公題跋卷之八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後省封事者許

紹興壬午秋上新即位詔求直言四方封事沓至或留中或付後省看詳時中書舍人劉珙出使某與給事中金安節舍人唐文若晝夜分閱次第上三省而省吏以逐房事有所主互相避免不即以聞九月有溫州潘生投匭言前所上書有司不爲施行御筆督責甚峻是月十八日也翌日某約安節文若攜此藁就漏舍白執政欲少逗蔽御之罪執政遂袖至榻前某是日立左螭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天顏甚悅退朝赴講筵安節留身頻首謝上曰早來執政已詳言非卿等過也後三年歲在乙酉繕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五月一日潘生恐名天覺

題夜光集

子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學省凡三年間書啓往復與夫士友相遺者皆聚此編示不敢忽也

題泰少游瑤池宴

少游所書瑤池宴蘇易簡也事在冷齋夜話湘山野錄止有數句恐與此不同乾道辛卯九月十七日朝某子充題

後四年令工鄭源重裝時再掌內制故用翰苑印識之

淳熙跋詛楚文

右詛楚文特制董公守汾日辨證刻石先公時爲州學教授實爲書丹後四十年得副墨于董公之子弇今十年矣此文六一先生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方相泊宅編皆爲之說而嚴陵延平各有別本今特以爲先公手澤在焉故重刻之蓋爲家塾之寶也淳熙元年甲午七月十九日嗣子某題

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蹟題跋十首

試筆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研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入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還歐陽氏餘不知何之矣公薨于熙寧五年距元豐五年其遺墨已爲諸公珍愛如此況百世之下乎淳熙甲午十月廿八日某書

唐贊草

右藏郡人會昌尉羅良弼家良弼字長卿博雅士也

錄徐嶠書

右藏郡人安遠令曾崙家試察之下尚有孟秉二字餘皆漫滅不知何人帖也

會食帖

右爲帖不克豈筆誤別書抑意倦遂止也

薄學帖

右因友人胡公武而得之世有歐陽忠公別集二十卷自志學至夢真詩書惟說之類文集所略者與集稿而亦不及此乃知逸書散軼多矣惜哉

小草古詩賦

右藏思仲之子將作監丞富世所或脫字弗補或衍字弗塗或意未愜重書悉仍其舊

臨小草洛神賦

右臨學更所書洛神僅存其半某實保藏之王子敬好寫此賦決非一本殆率更臨本耶比近世所刊字畫差瘦小云

家藏小草洛神賦不曾入石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洛神賦在范堯夫王晉卿蘇中濟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云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按歐陽家譜文忠蓋率更三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

總跋白刻六一帖

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于故鄉非缺典歟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力聞有藏其尺牘斷簇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後莫得而次也曾公爲集古錄上起周穆下迄五代雖僅釋詭怪平時力闢而不語者苟一字畫可取一事迹可記莫不成在既軸而藏之又從而發揚之惟恐其泯沒無聞于世嗚呼公之存心可謂仁也已矣老子曰其事好還天殆啓予衷哉不然以公心畫之妙宜冶金伐石布之四方久矣而予何足以與此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潁帖

右六一先生丁母憂居潁時兩帖故人朱蕪測似知予方刻先生遺墨持以相寄按蘇子容丞相傳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以府政委之曰子處事精審一經目覽修不復省矣則前帖遺蘇無疑後

銘千公者淳熙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某記

家書

右與伯和家書蓋熙寧四年守蔡時也後兩月而公歸矣今藏元孫儒林郎舊所

前漢玉器銘

六一堂集古錄十卷卷爲一過標以細紙束以標帶揭秩次于外列名物于首而係考證於後銜稱皆用名印其精謹如此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遺澤而彝舊刻此五銘者總爲一軸背尾猶備人皆云前漢昭宣時字畫歐陽以始元爲宣帝年號公得之頗獄愛之甚至且以劉裴手書附其中今併刻之不特使後世識其全篇體製抑亦成公遺志也歟五鳳黃龍三器字極小而銘雖大而瘦勁刻銅既不能深藏久印染復黏膠觀之前銘容十之下但晦斗字與後銘同亦彷彿可辨蓋不必均以四字爲行也

帖與知縣寺丞不可考也先生母夫人實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潁西之地未嘗用云淳熙己亥十月十四日

右歐陽文忠公丁母憂居潁時二帖文忠嘗留守南京蘇丞相歎曰吾家初得前帖固疑遺蘇公者會蘇公曾孫玭相過見而歎曰吾家青氈耶尚有秋寒帖事辭與此相貫他日并二跋攜以示余熟圖爾不若予有此真蹟也因錄寘卷尾以著夫有主之賢焉樂安者文忠所封郡也後一帖與知縣寺丞不知何人按文忠公母夫人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其言隴西地蓋未嘗用也淳熙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二十四日東里周某題于積文堂

先公已亥年既題居潁帖其後庚子年再得蘇氏秋寒帖圖與蘇丞相二跋遂改初本方裱卿已刻于六一帖第六卷今以舊藁于澤具在故兩存之某謹書

題六一先生九帖

右文忠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流傳百世耶淳熙辛丑季春三月周某書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右同年史志道送歐陽公帖一紙深甫必王回也淳熙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周某子充

淳熙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觀舊題轉烟八年而史志道墓木已拱太息久之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稾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斷筆九葉其元孫僕攜以相遺余曰陳尊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去況文忠翰墨乎雖然在子孫則爲手澤世寶之他日得傳玩足矣僕曰僕無子幕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以採壞如此終當棄之耳予既悲其言爲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二月五日東里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詩文藁

右六一先生詩文藁二幅其元孫休息四明攜以相遺休肆臥疾旅邸予雖之使歸至家而歿此帖遂留于家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宴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轅路斷愛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右熙寧三月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蓋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亳帥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即州學教授公集中嘗贈答三詩曹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歟紙背乃許光邑官光賴謝書偶無其姓許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爲兵書屬吏捨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銜當時大率不以爲簡也所送纔猪肉斤餘非上丁分

胙則例屬如此前雖竊去度不過尊酒之類豈敢如近歲公違甲令上下以貨帛爲禮耶以狀易牒蓋自元豐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見司馬氏書儀第一卷注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周某書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

右歐陽公書蓋必是與富文公以嘉祐六年三月丁憂歐公方爲副樞是年閏八月遷參政至明年正月則入東府恰半年與書詞正相應或疑京洛密邇何爲經歲方遣慰疏蓋仁宗本虛首相起富公公懇辭甚力閏月方許終喪韓忠獻公遂拜昭文而歐公亦遽遷又數月然後發此書爾淳熙戊申三月二十九日某題

題呂吉甫帖

白樂天持心忠厚安肯幸時宰之禍謙者讀詩便知眞焉不待考歲月先後也呂吉甫幸炎乃爾於溫文正公何損直似屬耳其視樂天可分類距表而出之使觀者略窺其心術淳熙丙申上巳後七月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李仁甫見此帖命其子惠題其後考證極爲精詳謂溫公誤國者陳瑩中婚枉之言也某重書

跋十賢相帖

十賢相帖或手書或口占合爲一帖息人愛嘉木之義也淳熙三年四月三日重裝

太父秦公考試權州倡酬詩卷

政和乙未大父知郫之洛交縣邵封二公同考貢士於權州此富時倡酬也二公又與族伯同以大觀三年登第故少詩及之後十餘年歲在己酉大父既毫家寓盧陵會金寇掠地避難於安福縣楊梅村書匿悉寄王秀才家亂定化爲烏有五十年間雖舜迹相邇然不復致詰矣淳熙初某備位於朝王氏子攜之遠來乃泣而識之丁酉中秋某重裝

淳熙丙午中秋日某再觀于西府王氏子名之

記

題干祿書

予開成四年湖州刺史楊漢公跋顏魯公干祿書碑云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利鈆遂多觀矩順項牧天台欲移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繆愈業陰得以餘体成之乃知唐時不敢妄用公鈆如此近世若止刊刻文字乃是伯奐公儀休其他以公帑爲私帑可勝計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夜偶書

題王荆公家書

右王荆公與和甫二書前一幅嘉祐五年爲江東提刑時後一幅當在熙寧末或元豐初也卷首十字乃亡弟子柔遺跡屬讀陰涕淳熙七年三月一日周某子充題

題蘇文定公批答二藁

右元祐四年蘇文定公撰丞相以下批答二藁首尾以省覽允許爲兩宮之別蓋定制也家藏久矣比歲夏官趙公曾孫詩爲同舍郎出以示之乃詔公子遷代書熟視信然蓋宇畫太真謹爾淳熙庚子三月乙亥講筵退置酒學士院尋侍讀史少傅侍講王商書說書崔者作同觀某題

跋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右魏忠獻王與包孝肅公帖王慶曆八年知定州在鎮五年孝肅皇祐四年方自諫院出爲河北都轉使當是時也稻千細事皆青童農委曲尚爾則凡興利除害惠及民者固應不遺餘力揭鼓立祠豈徒然哉淳熙八年

題山谷書太白詩

乾道庚寅寓直翰苑嘗錄山谷草書李太白詩使開卷者不至慨忱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復題於西府俯仰之間已十五年矣

題山谷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曾紆公裒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里周某題于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題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大父太師與初寮先生同爲元符庚辰進士大父在忻州法曹侍曾大父太師以行先生調濮州觀樣未赴而母婁夫人卒其考孝孫宰代州之五臺縣先生端憂侍旁曾大父遊臺回過之先生年才二十九投贈古賦律詩各一篇詞氣憂壹乎東坡宇畫駿駿乎山谷蓋崇寧癸未歲也後十五年而先公莒公以文受先生之知又七年先生自燕山以檢校少師入爲實錄官使兼侍讀時大父倅廬陵始刻斯文於石系以歌語未幾亡之而某實藏其真跡紹興丙子抱關京局又燬于火恫傷乃心寤寐弗敢忘今先生季子遷直郎辟綱出示錄本捧讀恍然如昏人之得寶玉大弓燕人之悲晉國城社也泣書而重刻之庶幾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傳之乎無窮蓋自宣和乙巳歲行邁周其日月又同嗚呼此豈人力耶數也十二月且孫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公某謹記通直郎田據撰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圖極老僧齊岑年八十坐亡于湖州道場山圖手書并以坡字寄予爲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鞓相唱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月十五日某題

題東坡子高無雪帖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坡帖兩紙從小兒買錢以七十十官陌得之朝士有祕書監沈虞卿檢正尤延之輝見洽聞因請題其後

題東坡遠遊菴銘

右吳子野遠遊菴銘廬陵僧知顯頃在廣東得之富肯之家曰云傳授皆有據實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瑞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千易錢二十萬爲塔費會病愈相訪前舉是說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陵言既歸遂以爲寄且謂人多指爲僧公能識真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贈兄書墨極精走介求辨得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嚴謹非名筆不能爲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謹記

又跋東坡遠遊菴銘

潮州刺史毘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遊菴銘用鼂說蛤蜊事而無其銘豈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真蹟藏老胥家坐事籍沒遂歸有力者盧陵僧知顯久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病有功定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于某附公長子伯達帖于後今幕寄侯併刻之石使來者得寓目焉亦璧返邢鄆珠還合浦之意也梁黎相近故集韻驛馹通用世俗直以爲蛤公引淮南子慮或者未之察爾紹興四年正月三日

題東坡元祐手錄

前輩云古事勿語子容今事勿語君實蓋二公有所聞必書之冊也然當時士大夫疑以傳疑未必皆信後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焉記事所由異同也今東坡書子容數說往往與史不合如朝廷捕斬李宣乃云爲經略使所誅杜祁公坐蘇壻奏邸獄及與韓范富公厚善爲小人所擠以慶曆五年正月守究今乃謂酷蔡襄孫甫子容既有是說君實亦筆之記聞近歲李燾作長編又雜取二說不知去年十月襄自緣親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簽書矣祁公何懼于執中速焚聖語也程琳以參政被譴後歷外任方除使相未嘗正拜今謂之宰相何耶至如王雱作甲申錄十事九妄吳春卿自潞州辭疾改西臺非因召還也安殿柎牀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題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右後堂宰臣劉珝兼判三司堂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真蹟幾不可辨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遊于衛必以印寶自隨自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即位殆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元清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真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蔡序辰安惇等皆言此泰璽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之今爲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祕書省太常寺詳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皆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此即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其爲泰璽無疑哲宗皇帝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仍降德音於諸道改紹聖五年爲元符元年云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龍華寺題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書徐學士璽非也時人作字尚不苟特氣體稍卑薾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今皆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蹶等陵節豈惟筆法之絕乎此可與善學下患者道而難與失步邯鄲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孟享致齋東里周某題

題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楊之美

裏藏之後入吳升內翰家吳氏子孫今寓新貴賈諸市邇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爲守用錢二十萬緡以相示初展視而斷爛不可購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章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餘與者四人筆法尤奇絕亦特敝是圖真跡無疑餘似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缺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頗紹聖間張耒引六一先生跋楊直講詩兩句而印縱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爲贗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於世如晉人弔喪帖耶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與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延之王順伯子每咨問焉淳熙乙酉正月五日某題

題聳寒圖

右聳寒圖紹興末在臨安西伯官宅傳之陸務觀龍興琴未秋歸廬陵村居戲題二絕時朋友多屬和者已而爲人借去不還淳熙乙酉復與務觀同朝再傳此本命小兒錄舊詩于後某題

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絕句

右亡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興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人劉歡幸草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焉因併錄之

題清庭居士真草四詩

右王羲真草四詩故人溫帥張悉同山谷先生煮茶賦遠以相示蓋與茶賦政語相連耳紹熙元年三月十二日某題

題龐莊敏公帖

者東里周某書是日延和素事退皇太子初決應務于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右溫文正公與劉道原手書今藏范夢得曾孫蒙庭此論所臨也淳熙戊申正月十六日某題

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名蘇子美謂喜行狎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體其間峽東嶠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宇子美得非馬相如慕藺之意乎衛本洽漫集改肅然作飄然梁寺作肅寺能驅作鄆驛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修易却自修蓋加潤色此舊爲勝世以前輩真蹟證別本未必盡然淳熙十五年三月六日命小子論臨而藏之

題修禊帖

翰士喜蒐金石刻且稱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

右龐公與劉冲之帖按冲之以皇祐二年三月自開封除參知政事而龐公是年十月由福密使拜昭文相五年七月坐趙清貶事爲言者所誣罷守鄆州故有同政府行及二年之語紹熙辛亥五月三日某題

益公題跋卷之八終

乾隆御覽之寶

益公題跋卷之九

跋劉仲威蘭亭叙

晉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中令兼定擢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于外者乃爾非但積学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敘而不録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爲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爲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書

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而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吾宗德友文貿其遺墨殆且百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勸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揚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富也欣玩彌日拱拆不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十二月既望

跋宋景文公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謝章始極其妙後世益信解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遇子厚賦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跋劉子澄曾祖帖

大中大夫劉敦恩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少嘗今桐廬元豐庚申後來守睦歲久事遠而邦人猶能頌其清白董氏圖經實載之紹興壬午其曾孫左廷功郎淸之淸之得李尚書公樺帖摹刻石爲龍山中公樺仕久且顯其墓莫也甥黃魯直爲哀辭

贈貿所服帶僅能經紀家事平生清白身後益見清白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恩父真公擇之友哉是宜特書使來者知爲史之本

柴翼秀才著書求政語

三衢柴鴻舉者易索隱若干卷翼言四卷可謂勤且博矣淡禪不必病戒律用兵不必廢行伍講解會粹之學有功於道豈少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鴻舉之志也故爲發明之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一日

題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莊叔書此數語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年四十死矣或謂養生爲無益蓋非也莊叔若不作何天上則當脩文地下耳紹興壬午閏二月二十五日

跋宗室士會所書周以宗强賦

漢二蘇皆以好書聞故傳國亦皆最久彼其遺子孫者固有以致之矣今賀王不以金諸玉局是務而孜孜短檠佔嘩間無惑乎文章盛於王門而餘澤遠及苗裔也僕少時應舉覓官乃未嘗手抄一賦見此不覺汗下壬午十月十四日

跋湖州沈齋翁之祖墓銘後發藁撰

志墓有美而無箴久矣然東坡謂鈃翰林陳義峥嶸不少自貶則其所以稱寺丞其諸與乎人稱者歟隆興元年正月二日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洞庭楚之巨浸而山乃在震澤中其產橘柚皆足以冠天下世謂地脉潛通宜哉太華之峰有玉井井之邊十丈自古記之矣今吳郡有華山山有天池池嘗有異蓮其地脉亦洞庭比與僧者知禹貢職方氏必以斯言爲疑安知造物之事方與直塊土耳況區區泰吳間相去殆不能以寸復何疑哉誰能補圖經之闕願以是告之隆興元年四月十一日

跋龍良弼家歐陽公唐草贊

長卿博雅好古藏本朝名公帖至數十百軸以那爲首不在此藁乎隆興癸未十二月九日

跋宗室世踐與教授周丘仲和帖

孝敬公宗室祭酒而敬愛儒者如此子孫其有不樂善者乎一傳爲安定郡王表之遂以才名發聞於世今忠訓郎子裕公之諸孫也醇雅好書嘗見之疑其爲寒士尚寶此帖藏金可散此不可失也隆興二年五月十一日

跋黃永謙宗諤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朴諸公題頌魯公懷素書

予昔在館閣凡古今法書盡見之而魯公帖在焉嘗以告監少刻爲中興法帖數十卷世學士大夫盡得寓目亦一段奇事諸公雖然于言而未取也黃君延老黃元祐名卿二跋久矣今歸會稽道行間盡以是告有依者乞併刻之殆將補商頌之亡合豐城之劍邪隆興二年五月十七日

跋黃徽夷仲行狀

熙寧元祐人才參辰相遞水炭不相入其或毀譽兩忘者非樓遲下位而不與事則脂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給事中豫章黃公在熙寧時實任御史將使指在元祐時則樣公府踐禁省出入長劇獨無聞言其致此必有道矣昔予外祖安陽王公脩泰陵正史閱五年於公帖傳或與筆削焉紹興辛巳予禍太史牛馬走訪求故史已亡三篋而新史殊未敢言惟得公行事於新舊實錄而參校山谷十詩知金門戰袍之語猶未盡解也奉祠歸廬陵適公之孫季文爲郡丞始見山谷所作行狀然後知公所以被遇兩朝始終如一者忘已徇公中立不倚故也季文謂山谷詩已載集中而行狀止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國家兄子友子中胡和懷趙從季觀于永和本覺寺而歸之子澄父

跋蘇子由和劉貢甫省上示座客詩

集中觀詩雖爲詩猶翠妹中觀色雖爲色也吾友陸務觀嘗令詩人之冠冕載勸予嗾蘇黃門詩遐取樂城集觀之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踏雪如微鳴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覺也後垣故事最重省上及題名禮填予綴賦昌班後會張夔州真父初拜正字老吏持供職牒請舍人署舍人涉筆從之次則總史以狀交展而已閒宴既無近事題名初未具石而愛古荒并唱酬亦廢我思古人豈獨歎其淨力哉

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

西樞劉公爲從官時丞相劉忠肅公實在政府觀

元祐施故明二公立朝本末蓋可攷矣紹聖間忠肅既被晉昭之誣貶死新州樞公亦坐朋黨謫郴久之會靖國改元忠肅之子跋始能辯雪文寃卜明年正月以丞相禮葬公于郴之須城而樞公來守適在靖國之冬故有春首襄事且夕前期等語未幾國事一變死者奪生者徙前帖所謂搢紳之禍者猶未已也昔漢末奄宦用事欲掃除善類濁亂帝室以謂人誣以過則辭費而易窮各議其罪則罰輕而弗福故創爲黨論以網羅之識者所宜寒心萬世所宜絕口也崇觀用事之臣忌復以姦黨爲名錮人於聖世乎彼徒欲誣害者廣不服爲國計而不恩以士大夫痛奄宦之猜餘爲可重蓋也悲夫後六十三年樞公族孫子和子澄攜此帖相過因題其後斯立劉跋字也

跋蕭御史薦宗室世民奏狀藁　蕭任三官敕授日

其往陳大觀御史蕭公特操如松筠不以時宰風指輕重詔獄九原雖遠直氣凜然今請爲宗室孝稼公書又知好賢奬善出於天性翌之此公任職居官無不盡其心非爲神羊在首一時以決獄爲則也此藁初藏友人胡季懷家會孝稼諸孫從季懷遊蓬以歸之季懷此心蕭公奬善之心也與季懷遊蓬以歸之季懷此心蕭公奬善之心也執柯伐柯從季豈以爲遠故圖爲似是而已蕭公諱服字昭甫吉水人隆興乙酉歲旦試毘陵吳祺筆

跋山谷贊願文

此書藏河陽李彥將家彥將端重所謂入頰楊湯雁行者今已刻石盧陵郡齋然可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淩淡纖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彥將自嶺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獻豚蹄而得不車者耶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職方父子廬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壽未百年幾以貨泐于既用萬錢贖得之不敢復寘王氏之阡懼再罹也他日遊靖居上方得職方父子像于閣室壁間蓮嚴長老法宇表出之而立石於門右使來者得覽觀爲賢賢善善誰無是心有官君子勿恃強有力而取之乾道乙酉

跋宗室子楷藏前輩帖

國朝雍熙中詔改拾遺補闕爲司諫正言然猶沿五季舊制未得守其官但以寄祿往往狀元登第者自匠丞再遷始得之其高選如此不則特敕許赴院供職乃曰諫官至天禧初又詔兩省別置諫官六員明道元年復置諫院然後名正而官備至今守之此帖不知遺何人計非延魁即嘗供職諫院者文正公稱爲長者必醇正人也乾道元年五月一日

故翰林學士錢公希白吳越廢王子也忠懿納土時一門鼎貴希白獨刻意詞書故啓有不求族蔭之語年十七試御前三題立就以輕俊被黜故云妙齡試才中閣雖簡在神宗章聖之心然欲成就其才每每抑之年三十有二方登進士甲科故云晚歲得儁旋以內艱解官免喪將齎在咸平四年或五年於時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爲宰相此必三家舊本特不知出於誰氏凡幾易乃至從季屬昔韓退之三書不能動時相而希白一啓遂召試改秩通守斯春雖曰人主記其姓名且鼎甲格當擢用然列聖抑揚有法大臣薦進無私皆可垂意萬世子特詳言之亦使從季知公侯子孫自立如此將不見彫而逝也哉

二蘇兄弟行如氷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奸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輒藏去以爲榮蓋非特取其筆藻也質公帖是中年書南至帖疑叔寧草代作寄米帖淵明詩道新秀傑脫年

精妙蓋如此黃門銘其兄云擁我則兄誨我則師讀載公詩便知此言爲實錄

干頃官林陵令每休必出白下過半山上鐘阜訪定林酌八功德水想公跨驢却蓋往來其間與賓覺行詳之徒遊其高風絕韻殆古今宰相所未有自非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不能聞也至於談禪之病則山谷道人嘗論之龍蛇必有能辨之者

山谷論墨竹葉於大觀政和間而中興之初搜訪甚急故散在士大夫家者浸少不然此公平生喜爲人作半仙去機數十年未應罷也往聞唐文皇盡收二王真蹟惟不取弔喪問疾者此帖得傳於世亦幾是耶

跋三孫畫像贊

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其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辨香並爲文忠公此圖盛行於廬陵宜也乾道丙戌五月十二日

跋此庵記

韓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書柳子厚乃推尊之謂與易論語合浩初之序左右佩劒今攷二公心迹誰爲善學展季者耶侍讀胡公平生未嘗敬梵夾放膜拜戲爲証老作此庵記而辭理超詣便得儒釋之妙正使三十年黙坐照破蒲團一萬里行脚踏盡草鞋恐亦未能到此地位真今代退之也若子厚者鳳斯在下矣乾道丁亥二月十一日

題王龜齡石鏡溪詩碑後

于往與龜齡同在道山見其拒佛說過於楊蟲乃來廬山讀數詩皆食蔬衣蒻藤韓退之夫非大顛所能移道一而已丁亥清明

跋劉季高與深陽筆工頌帖

杆山老人筆精墨妙獨步斯世而頌綱之藝數見褒稱東坡詩中李文政也乾道三年八月辛酉

跋黃魯直所書金剛經

此經最貴徐浩所書今或爲或婚所可攷者獨灌溪本但恨傳刻失真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於世故四明別駕陳篆蒜而未刻者爲其非全書也然經複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論墨滿江南匡廬又產藁石取諸人而補摹哀攻他山而傳副墨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敬觀於天池院文殊亭

魯直自題卷後云寫到此絹已盡亦可笑然觀以前九分筆弱終不成器可謂醫與六郎學書若兄須讀當以鍾崇白絹寫一卷他時寄上并再拜　後又有跋云得李伯時畫須菩提乃求魯直書經已已春末叔和

跋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丞相魏公言訂千金義烈之稱二字即號也賢乎不朽也乾道三十年十一月某日觀於豫章南浦亭

跋西山翠嵓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殷詔書

李氏世敬桑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刹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嵓者鮮矣乾道丁亥十一月十三日同長老子堅觀

跋余安道題名後

上即位首命編類聖政所訪國朝勳臣後將祿之其與吏部侍郎凌公實奉行詔書未及修上會觸罪去今諸故人嘗即跋語乃知始與襄公四世孫竟如初詔與滅繼絕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尚有一說宜共爲今凡勳賢之後所居州若縣稽其名氏過三歲大比而不中選則別考其德行道藝上之文武隨所肄有司按其家祿仕或闕則官優第者一人於以勸人自力於善毋忝厥祖亦使赴功趨事之臣歆慕跂及以蘇其子孫且於三代貴重世胄之意爲相合其已收朝廣無由發此議因公

開孫出示手澤爲書其後庶幾告有位者議而行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跋王民瞻詩

人年八九十語必諄諄雖衛武公未免賦此懿戒歟詳於二雅是也盧溪丈人年至矣而詩益清壯簡古如揮魯陽之戈日可再中其詩豈易量耶安復隨高坐出示此篇知子非續鄭手苦求跋語爲題其後使攜歸爲丈人賀乾道丁亥五月二十二日

跋孫萃老告身

槐圃閣直學士高郵孫眞僅八十年而曾孫浩鶚衣萊色困於逆旅微手攜命書數過吾亦白眼賢者類矣既呼匠標飾歸之因爲紀其歲月後有觀者考前輩立名節之難而思後人持門戶之不易必將有感於斯焉乾道戊子三月告朔

跋解縉書所藏柳書千文

張長史草書以雄放名而魯公謂其楷模精詳跋爲真正乃知真生行行生草果有徵也解使君家藏柳書千文予雖未能必其否然筆勢雄放而法度精密如造父王良馭八駿駕輕車馳騁萬里其進退曲折未嘗不由規矩豈非書家之殊然者耶亦恐歐虞褚薛未必能辨此耳乾道四年

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介甫及其子渙之沈之等帖

王公與荆公同學石山孫公同科二公皆屯以詩其人可知矣敬觀翰墨恨不時也彥曾豈從荆公學故手筆數字頗有橫風疾雨之勢乾道五年三月

校理公制集登科而官止祠部郎中至延康貴文兄弟乃同時位少常伯典大藩府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諒哉

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

尺牘傳世者三德爲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老熟無遺恨者自當行於百世

跋大皐渡永興觀舊碑

王僊詩子繇字大皐事迹著於廬陵王山名山王田名村嘉福之觀大皐之渡值夏之市皆是也參攷碑識同謂飛升於晉永嘉中而郡人導岷葛先生作嘉福觀記云故老相傳仙東漢爲之弟頗疑相去二百餘年特世俗附著之耳予按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錄有王爲其一晉廬陵太守以時與地攷之仙豈太守弟耶而大皐爲渡略見南史陳紀今俗謂仙御駕而渡訛曰大駕此又妄之甚也永興距渡里許主者王道貴葺棟宇於廢壞之餘侍讀胡公實紀其成尚有政和舊記頗序歷代沿革碑渡詞僅傳道貴欲併刻之而患文不雅馴或曰無傷也侍讀之文江海也豈必廢溢觴哉道貴因求跋語予嘗自郡城涉江東行二里入洞元觀問

賜額何時道士出大中祥符中牒觀之始創于南唐國朝之間初亦曰永興治平中方改洞元今攷此記永興得名甚遠中間蓋移於洞元遂失舊物至大觀始復耶乃併書以遺道貴使爲觀門故事且補導岷之遺志云乾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跋趙德麟書

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可貴焉德麟既著錄於老坡之門予禮復願風於德麟之實而誠父又予禮過庭之佳子弟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米元章書蔡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黃丞相書

相國江夏公與大父同登元符進士第爲一世相國循子達觀得此帖而伯父轉運公跋其後又爲一世今相國之孫仲實仲文復以示某蓋黃氏周氏周旋三世矣使吾二家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世篤契好於文字之間不其休哉乾道己丑九月五日

跋吳說千字文

尚書郎吳傳朋王逢原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徧參博考始悟筋脉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皇諸孫從季家藏吾帖甚富又求千文於傳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某於書懵然而季兄子中筆法絕高常問道焉共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閑美流麗亦書家之翹勝者也乾道己丑九月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因劉寅

魏公獻公克己復禮之學愛人利物之心雖片言賦詩故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詩在其中矣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荆寬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真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

題故饒州府西溪居士蔣謨傳後謨之子

子初從外家開丹陽蔣公政和間爲中貂法有筆擘鳳鳴之稱今觀饒州府君復以十事惓惓納忠乃知臧孫有後於魯管仲世祀於齊非無驗也淳熙元年二月十八日

走炎御筆跋

德壽皇帝中興初肆筆使入神品庭堅書法特登蹄耳臣宋錢孫之子以遺臣段元愷元愷以示臣某謹發首再拜題其後淳熙元年二月既望

跋曾無疑所藏米元章帖

復宇亦可想見所謂造次必於是者年家子周某題

跋虞丞相尺牘

陳孟公口占私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韋郇公命侍史答牋記惟書名若五朵雲時人慕之翰墨之貴古今一也

跋張文潛帖

右張文潛右史遺李彥誠帖十一帖右史以元符末貶黃州二州酒稅祐陵初政乃起守東潛方黨禁未解時同寮雖鄰近不覿右史亦眼高無人也一境令獨相覿如此又得文人之稱彥誠才行可槩見矣乾道九年　天申節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嘗爲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公既大書姓字以爲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畏禍不欲元章初學羅讓書其後超邁入神殆非側勒弩趯策掠墜礫所能來綿也

又跋章友直畫蘭

近時文與可上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爲畫章伯益蓋同時人也後題無礙居士郎米元章元章亦兼嗜書畫尤有好古之癖使此軸出晉唐間當在巧倫豪奪之數耶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題鄭忠愍公驤遺事

某頃爲兒童聞伯父言虜破關中時得全節之士二人其一即同州鄭使君先大父同年進士也其一蓋陝西轉運副使桑景詢伯父嘗爲之屬是詳知本末始桑公行部至騎蓋薄長安官吏駭散獨旋軫入城城間盛服向闕再拜訖與一女俱赴井死今鄭公賜謚立廟子孫祿仕相繼又得當世名人槩揚忠烈定可不朽惟桑公無子知者甚鮮因附其說於鄭公遺事之後毋亦使其無傳也淳熙

元年四月四日

跋劉楚公沆拜相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元孫石藏尉德衛實實藏之按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過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稚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後世褒詔也自至和距淳熙改元實百有二十年而歲次俱甲午云七月丙戌朔

跋朱新仲自誌墓

唐杜牧之以辭章名仕至中書舍人嘗與數郡辭終自志其墓近世同鄉朱公亦與之同但壽過牧之耳與哉淳熙乙未二月六日舟過豫章公之子輔出示此軸敬題其後

跋慕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在其元孫西安丞家

陳寧中收復熙河兆岷疊宕等州褒陵歸功介甫親解玉帶以賜元厚之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誅合君心只晉公蓋謂是也蔡公久爲西帥晚預謀惟斷章專及爵功殆有微意介甫和篇爲推舊伐則公之勞亦不可掩矣淳熙乙未二月辛未

跋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蘇人吳君斗南嘗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子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偉紹興間入御府茲豈別本耶淳熙乙未八月旦

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

神宗皇帝天縱將聖煥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擢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林學士此當時贊書也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映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辭知制誥並改次對人侍經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並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終也追觀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者固多至於更歷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則鮮矣今文正曾孫及正獻曾孫企中適爲司農長貳相與論述先哲感嘆不已於是摹論言刻之石以某寫直禁禁俾趨其後昔唐文宗問魏文正公五世孫慕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慕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令司馬氏保有此書過魏氏矣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後之人實圖之淳熙二年九月一日

跋宋景文唐史稾

希山詩語平易六一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稾則竄定甚多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爲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競一傳具稾不知其幾此本似定矣然以新史按之亦復不同杜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茲可管鼎也自不足累德而上頗有脫簡惜哉淳熙丙申二月二十二日新安程叔達清江蕭燧上饒楊恂東里周某同觀於東舍直舍　卷之九終

盍公題跋卷之十

光堯御筆賜陳正彙白金三百兩跋

諫官陳瑀夢奠於宣和基本拱而光堯眷禮正彙如此其不能恭承嘉惠者天也是年十月正由遂爲考功又數年正同亦自省郎驟擢公府竟至侍從與王賈課臣善善及子孫古或有之然未有如我光堯眷眷陳氏者有加而無已也後之人盍思紹先烈而報國哉淳熙三年四月三日

跋皇祐朝賢送張肅提刑詩卷

右皇祐庚寅冬朝賢送張肅赴江東提刑詩一卷由司馬溫公范蜀公而下十有四人溫公復追錄岳州送行一篇按仁宗實錄慶曆七年五月張公自廣東運判擢利路提刑會有指其前在任過市物者九月貶知岳陽至是乃得牽復今讀溫公新詩只恰不彫寒絲曾斷直爲裘舊詩有出羣得罪鶴介鷄惜之嘆是必以廉直反爲同僚讒賊多端有巧中耳又一聯云飲水豈容吳刺史謗書疑似馬將軍前章用事猶催如此張公雖止祠曹郎中按刑閣服然蓋其餘澤敷遺後裔于孫祿仕變世不絕紹興初曾孫延壽遂爲侍御史天之報施昭昭矣庚寅距今實百二十七年侍御史之子宣教郎適正來求跋語偶夜直玉堂敬附名於卷尾且以見太史氏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秉筆者當致審云淳熙丙申七月十九日

跋程宗正之子鑄墓銘

哭壓傷鳥聖賢有所不免今新安程公銘冢子之藏筆力待於天成慈愛出於天性使人讀之於十年之後猶太息不已黃太史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予於程亦云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一日東里周某書時同試館職于玉堂

跋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右南宮舍人范元卿所藏醉翁帖翁喜賢俊重交劾至於三奏六申中書前輩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大抵如此暨王介甫秉政時與事變尺牘酬答攷以爲國爲宗社爲天下爲禍大忠大義執鞭欣慕忠獻豈受辭相悅哉使當時見之可以動悟人主後世觀之可以廉貪立懦彼爲無使齊年知無使上知之語者讀此帖其泚爽實君即舜卿也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敕同文正曾孫惟吏部侍郎仗齋祠殆璣觀出示此帖敬題其後

題金華喻孫先書佛經卷良能之父

王龜齡遇人談釋氏輒詆笑爲喻居士題經卷古人能起後人之敬必有道矣非專以其子爲同年進士也淳熙四年三月十二日

跋宇文虛中帶書

宇文公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更氏玉傳於地下可爲痛哭流涕淳熙丁酉三月戊午

友出於天性其立朝尤相善者劉與蔡也觀此略可見矣今居士前後集有手書數卷而寄原甫帖在焉所謂用快大過及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等語良是至於才薄任過有望於公以濟不逮及未歸間不惜時枉問之類大率意同辭與獨論簡事爲外名迹幾百言而真跡殊無之數日大風至照管公儀家則集本略不載夫尺牘出於信筆非若著書客有刪潤也縱後人傳寫差誤亦當不過十數字乃爾異同耶謂二者非一時所作則又事辭不應甚似如此元卿素以博洽聞頗質疑焉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遣陝西義軍之策文公肆論其非略無假借已而自同前

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牢文公真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跋初寮先生帖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蘇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琚之辭怒視馮驩之書盛行於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爲蘇門頡頏也見張復生其雁行先生歟仲明尚公及其之大父俱爲元符庚辰進士故尚公之孫中甫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既望

跋鄭志完曾祖詩

詩語忠誠心畫莊厚天祿天聖間無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跋時正遭外艱所謂總聽祖考之奠訓未葬讀祭禮者耶淳

熙丁酉四月己卯六世孫朝奉郎惟以示舊同僚東里周其敬題其後

跋閒樂居士陳師錫與了翁陳瓘論王氏日錄書

陳了翁以元符庚辰八月爲司諫雖論陵裕史不當用日錄然名是王介甫而非蔡卞明年八月自都司出守海陵閒樂先生實遊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尊堯集及尊堯餘言痛悔前作則此書爲有助矣淳熙丁酉予判吏部南費閒樂之孫昌年適來調官出示遊墨乃略考歲月而歸之五月二十五日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佛日淨慧禪寺在桐扣黃鶴峯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題今既百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舉得名俗云同口非也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陳晞顏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詰不能致孟浩然之伴直當如裴垍他日對草吉甫制耳

書閒修行狀後

從事郎清江簡公之卒也其鄉人胡開孺實爲行狀今四十七年矣而從事之弟致政惠遠公屬某以銘昔政和中先君隨侍大父官鄜州法當由蔭郡升貢簡公實爲坊州教授益嘗舉節先君之文個行狀備載其事可謂有先契矣銘何敢辭然聞承父兄師友淵源之正其詞日光玉潔雲蒸而川流也從事得此自宜不朽鄙辭尚安所措姑題簡末歸之簡事淳熙五年二月十七日

跋趙善應行實

有關雎之應然後公子有信厚之風有行葦之人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周然矣本朝英懿焉觀子直著作敘其先人之遺事寧不槩見蓋古者子孫論譔先世之美明著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實重其故家沂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尚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

跋趙子崧詩集後

靖康之難近畿諸郡皆陷獨端明公以宗室祭酒堅守淮寧首尾半年迄收趙肇保境之功又能詆呵閔位糾合祥盟高邑築壇遂參佐命不幸爲姻嫁者所不容復使出鎮京口名曰因任所長實欲陷之死地未幾狂寇悉至無城可守無兵可禦猶與其下力戰重傷然後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姻者計得坐貶龔州昔唐天寶之亂河朔盡陷獨顏魯公固守平原及至德改元不能當史思明尹子奇之舒乃棄郡渡河惟公始末大率類此啓公進官公則遠從人謀不減一至是耶顏德壽皇帝深察非辜尋復朝恢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即世矣豈非命歟淳熙戊戌秋公之孫師聰示公詩文及遺墨因爲略辨當時之事以告者作氏

跋向子諲家邵康節戒子孫文

康節先生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畫遒勁可以貫金石鄭林公實藏以示子孫厥有旨哉淳熙戊戌十月十二日觀於摛文堂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抹子中與東坡公素厚善後又爲杭州交承故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尋爲利誘折資草制詆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根莠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其覩於摛文堂

又跋蘇舍人題臨關亭序詩

有若象夫子向典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旁文舉摻昭陵目一閉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與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於玉堂北軒題

蘇易簡題關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始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周某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

又跋黃魯直蜀中詩詞（王公權為校錄頃據君玉安乘泉頃茶詞滿庭芳瓦部詞）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與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峰激流

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　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中書舍人陳騤翰林學士周某同觀岐文恭公內外制草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翰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蓋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曆之肇新顧潛麾之屢易則爲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閎博燕閑浮鑿宣情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略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淳熙戊戌十月十四日

他日歸爲郡民再當觀於滕王閣之上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王介甫彌勒偈

王荆公書帖法如此若絕少端明胡公已茂所謂不敢以易心爲之者是也又平生儉約未嘗輕用緣帛獨於佛語用之亦是意耶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黃魯直蠻寢星李公擇等四詩

詩雜古律字兼行草此山谷得意之作也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東坡帖

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東宮講讀周某與同僚共觀坡仙墨妙而歎子微太常亦出懷放一帖大槩絕相類惟拜字與耳真臨雖難辯要皆法書也

跋馮京與朱誇右丞家書

右馮文簡公與其孫婿朱忠靖公書前一幅元祐

又跋王禹玉立英宗爲太子詔草及當日請對奏藁

岐公既於中書聚廳處受御札立皇子夫復何疑猶請對而後草詔可謂過乎息慮矣然卒不免於讒語頓英宗聖明延見蘂珠進職端明且有盤龍金合之賜逢辰則然智力何有哉不然先日之謹畏祗足以成後來之罪戾耳淳熙戊戌十月十五日

跋歐陽公與通判屯田等三帖（張質仲特制家）

某已刻六一先生帖數卷于家塾他日當摹此三帖附益之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僕以淳熙乙未春與幾仲同次對放文閣幾仲旋鎮襄漢三年而歸又獲接武內朝會江西謀帥幾仲復在選中十騎塞塗旗旄赫奕僕往處爲天盛寒飲沉盞一杯徑醉幾仲出山谷醉筆軟題其後

八年冬後一﨑紹聖改元春也馮公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居京師而朱公爲壽陽節度推官所謂薦相𦤺楊師于容也馮公作此帖併敍月卽夢奠于兩楹後六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蕪湖來求跋語按熙寧間馮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爲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況家問乎惟某外祖少師初佐壽春朱公實來爲代兩年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爲外祖孫淳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跋秦少游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育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爲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銀杏尤見厚意感愧怨遽未有以爲獻者行甫聞授宜城是否家叔巳赴滄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都不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間事多變如此旣可嘆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覩再拜

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所起漂母給朝餐者殆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東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吏部直舍

跋彌明石鼎聯句圖

昌黎公詩中有盡李伯時畫中有詩此雖臨本亦可見吳生遺植場之迹

跋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民李氏施地宅建梵林寺寺有僧伽像顯德中見光怪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布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敕改律爲禪以僧紹槩於萍鄉無法繇居十月而里人不施

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予伯氏元明爲令也擇諸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能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院也變飲酒食肉處爲菩提坊闢草萊荆棘叢爲香積聚故元明以爲是必能與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爲一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不閱歲盡徹蜂房之屋鬱爲鷲峯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專明年衆淨堂德味廚法堂皆畢工凡率有家之錢爲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衆冗徒之屋無不具使讚訟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悅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氏來謁爲禪記之故敍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洪州玉隆觀雲騎尉賜飛魚袋黃庭堅書直記并書萍鄉令黃大臨元明立石壬午歲浯翁杭荆州晗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度出萬載宜春皆元明於萍鄉爲留半月明年在武昌始作此記未閱月而承天院記之禍作遂長流宜州計未暇刻也故集本缺焉他日當同承天塔記附錄以成東哲補亡之義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

跋東坡草烏頭方帖

仇仙寨邑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爲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山谷作龐安常傷寒論後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道人指東坡也今又書聖散子傳若安常所謂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跋陳簡齋法帖叅藁

德壽皇帝嘗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

爲勝臨江帖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爲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辯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武潭帖數陳公子字盡淸簡類其詩文紹興初步中朝故特承善誘知人是哲茲可槪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周某爲起居舍人木待問題

跋鄧延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唱和武昌長篇

藝鄉兩公同直禁詰舊賦詩建今踰八十年東里周某始獲敬觀鄧氏別本於行在所因命院吏印其後印鑒景德二年舊物兩公嘗佩之矣升堂使几而鑒其寢得無衆瓊之恧歟淳熙庚子正月二十八日

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矼手書

故吏部侍郎魏公邦達天資鯁挺忠慎自信方趙忠簡公再遷海島萬里通問情誼瀰篤觀此答書槩可見矣忠簡旣麥與之衝之常山縣邵守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至是必爭持酒饌會葬遂可爲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牘爲名馳往掩取蒙之許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將入解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盡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宰疑其已甚從蒙之尉幽溪使避守是時士氣未泯宿問遂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徵蒙之以身扞蔽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爲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寄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免禍非智乎凡小吏竹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怒首恐決懼不得遷鼎鑊在前直趨

弗顧非勇乎一事而三善從可書也巳蒙之字子功富沙人彥國之族也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罄田宅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不背爲一尉巳能如此向令踐貴任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上初卽位大臣論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出佐帥幕再入爲寺監丞年五十卒士惜其無聞故因是書表而出之庶幾附趙魏二公而名彰云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一日書

跋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加勳告

右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日加勳告一通子孫世寶藏之至紹興　吏部邦達蓋二十三世矣由神龍乙巳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巳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蓋古昔百工之物皆良故能耐久如此按新唐史中宗以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卽位於通天宮此告云二十七日制者後兩日方罷赦也然所載推恩頗略當以告爲正史又云二月甲子立妃韋爲皇后內外官陪位者賜勳一轉則與制合甲子乃十四日告稱十五日制者後一日也

跋趙衛叔致遠魏矼奏劄

右紹興四年十二月臺諫魏公邦達副張端公子猷拾遺趙公公時同論和議疏一通丹弟若魏公也試上而改試秘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跋先大父泰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宮傅所作先人少師資善丹按李氏之先以勳業事太祖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圖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記丞相李文正公而下

諸賢歌詩在洛中則韓忠獻公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而下皆賦焉今涪州曾孫袞之以予家三世通姻好萬里相訪且出其家傳石刻甚備獨涪州銘文不在乃錄本以遺袞之且以補史之闕文云淳熙八年辛丑歲謹記

跋江惟卿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蘊門四子周旋館殿垂上詞掖乃復流落士大夫至今以爲恨觀此數帖大略可見晁雖幸郡正萊升然事亦隨變黃九卒不及聯事天官云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臘歲終祭名也于文從肉其後乃有從豸者玉篇以爲蜜滓二義實相通學者毋疑柳文中臘言梔親字當從豸足始因古今謂十二月爲臘月遂疑其傍從日月之月偶讀此詩就爲之辯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蘊長公黃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仲俞仁丈未詳其姓名既云鄉息浩然相同此味殆獨之老成人也少公詩皆僉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絕句乃和張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予閱王荆公帖多矣大抵始稍謹末必縱蓋平居好深湛之息孰肯致意於尺牘此又其暮年者尤宜坦率也淳熙八年三月十五日

跋陳與義贊廟張擴被召省劄

三英之召或云富季申爲中丞日所薦館閣才也嘉祐以前兩府初除各舉館職三兩人即將召試其後乃上簿候聞治平中歐陽文忠公蓋嘗論此官制既行盡歸秘書省至元祐初復置館職許大臣各舉所知三人未幾又罷太上皇帝當國步多艱之際兼採累朝故事涵養英才富公方執法已能薦士如二府大用之意固自可見已而遂升右府云淳熙辛丑中秋日題

跋陳從古梅詩

淳熙辛丑冬淮浙告饑欲詳知郡縣荒政次第聞於上退食接客或至日暮官舍後有梅一株不暇問訊何如也同年陳兄聯頌和古今梅詩千篇聯爲二十大軸遠以相示乘燭快讀雖未容含英咀華固可望之止渴矣夫以聯頌之學之才筆端滾滾宜有餘地然吟咏一草木安能閎麗與衍于變萬化不窮如此讀最後兩卷乃知自其曾大父先大夫世以詩名鳴皆矜矜於此花源遠矣故漢崔篆生數數生駰駰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審言生閑閑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鍛月鍊雖肝琢腎工可能也多文以爲富則非世業殆難能也十二月二十日

跋伯父與鄭庶手書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爲衡州安仁令某年八七歲因侍行而識武尉鄭幾仲其後伯父再守襄陽幾仲實爲僚吏某時年二十餘矣由初迄今已五十載幾仲之子承信郎謨自長沙來出示伯父尺牘八幅前六幅乃某代作後兩幅手澤也死生契濶少壯衰老蓋有不勝嘆者淳熙九年三月九日

跋蘊石帖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克其天性得交友間寸葉尺書必軸而藏之況曼卿子美後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過館職年皆不登知命此公之所尤悲也故於遺墨獨致意焉熙寧壬子公夢奠之歲也猶親跋於卷尾去之百一十載會稽王佐以大司空行內史事得此本於元孫歙尉伋欣慕前哲亟刻之石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干旄緇衣之好至死靡倦彼爭名者相顧屬文者相軋罔公之風其少愧哉淳熙壬寅八月辛丑

跋與徐林書

紹興末詔圖閣直學士徐公權山以舊德再還從班宅在銀鎗寨中予以左史兼行詞掖居晉門城下相去百餘步而東偏書室適隔一墻公忘年下交屢欲開便門相過從予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如禮法何公笑而止公既歿予挽之云昔者陪尊筆比隣鏡壓垣蓋謂是也後二十年壬寅冬公之孫武康尉雲紀錄予中間答公書以相示覽之慨然

題蘊子美草書蔡君謨大書跋帖

蘇草蔡真可稱二絕淳熙癸卯仲春吉朔周某敬題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臨本猶可愛如此況於真蹟伯時寶之伯長仲晦書之可不題其後淳熙癸卯二月朔

題米芾馬賦

元章詞筆俊拔略無滯礙使能約以法度博以問學則生當獨步翰墨之場沒且登名文章之錄其成就豈止此而已惜夫淳熙十年二月一日

題蘊子美書李殿丞帖

仁宗朝慕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爲殿而藏之御殿白名曰寶奎殿舜欽此額當是召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臣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歟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某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淳熙癸卯月日

跋趙湖州祠堂記

右湖州刺史趙公子崧祠堂記仲并所作其載守城之功甚備獨云事甫定公遂罷後以御史言復還又數月竟去凡稱能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懼矣是後安享富貴又二十載其年隱名位可以伯仲衛武而中書之考與於倍徙郭今嗚呼盛哉此帖藏參知政事北陵張公家張公之孫大聖寺丞抑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卷末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故山谷此帖多及東坡新濱其後坡祭妹丈云玉立二甥一秀不實豈非所謂十三者耶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朱希真避亂南渡流落海濱海江浙間德壽皇帝因明棄疾特召而用之既掛冠矣秦丞相擢其子爲勅局刪定官希真間來就養是時東閣邸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爲脩曆官留爲鴻臚少卿希真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薨例遭論罷出處固有可議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其詩如其

人後世不待識面當知爲伊洛勝流矣

跋張魏公與連蹇帖

富貴不足道孝弟忠信可以垂名百世利澤萬物紹興辛酉重陽前一日書贈連君號宜紫詔

張德遠

應山連處士一布衣耳既沒而鄉人法其孝友禮逆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息之陝陽文忠公哀其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皆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略典方而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機宜君家上拔擢守遂守鄂進用未已施於行政豈真如處士居鄉而已乎庶斯心加諸彼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張忠獻公之言矣淳熙癸卯臘月丙寅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右錢穆父與張文潛書蓋元祐末紹興初文潛自潤改宣及謫黃州臨當時也文潛邪歸穆父第二子東美婚姻之故情誼款密其實入翰苑啓牘載文潛集中所謂內翰侍講四丈者未幾竄逐元祐臣僚人以東坡兄弟泰少游爲譁而穆父憐問恩惻且有寧光歸然之語蓋自況也最後勉文潛以卯入申出仍以閒詩文不著急爲諷意愛深矣淳熙癸卯閏月十三日偶觀此帖而刑部侍郎曾仲躬適相過知其爲錢出也問以得雌名同兒爲誰仲躬曰即吾母魯國太夫人今年九十伏食視聽不少衰予嘆曰賢者之孫固宜壽而康耶仲躬又爲予言外祖故解後侍翰林使高麗既歸省試已終場不能無悵然會開寶宮院大火至焚死考官有旨再試遂在選中外祖喜甚翰林貴之曰爾不念彼焚者耶因併記其語而歸之汪氏

益公題跋卷之十終

益公題跋卷之十一

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朱希真文潛劾元祐紹聖之交爲右司諫時張文潛爲起居舍人故云同省今國史院有李仁甫編國朝百官公卿表而諫官門逸朱劾姓名以是知闕文多矣淳熙甲辰正月二十五日

又跋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詞（其後注云謝觀書恐誤用）

某幼于武臣張可久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淡淡不同似初闕而後與首注孟子又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于其政一書而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爲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東藩帖則已加詳矣況算年乎況他人乎

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台州詩卷

校書君位不滿才能宜有此詩軸即柳儀曹先友記也淳熙甲辰二月中休

跋范文正公五帖

右范文正公五帖四世孫之柔所藏也其詞家書四通皆遣兄仲溫者以文正集考之皆歷寧海軍節度推官遷太子中舍致仕後一帖字仲儀即王懿敏公也范氏自忠宣公擢第皇祐之初至乾道八年而之柔乃復登科中間寥寥蓋百二十四載矣世濟其美尚知勉哉淳熙十一年二月六日

跋翰子材樗帖

翰公子材遂于經學敏于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人與廷勞于塗議論灑灑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予至今紳雪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其後

跋劉器之帖

淳熙七年夏連州守臣頓首上尚書按國史諫議大夫劉安世乘誼據正國之實臣不幸官未應謚其曾孫孝壽嘗貢本州累援鄉浩蘇軾特謚故事以爲請守臣不敢聞頓首上尚書六月丁酉制曰下禮部下太常太常博士宋之瑞議以應國忌家曰忠德行不爽曰定易安世之名九月甲戌復上尚書丞相臣雄參知政事臣某奏臨安行宮制曰可明年考功即章森覆謚議同十二月戊申始請有司告其第于是天子旌嘉遺直之德意忠定公死而不朽之令名暴白于天下孝壽念祖之志伸矣他日出公二手帖泣而言曰曾祖在竄斥中母亾子夭患難極矣而應之猶能踰嶺迎奠今正論既伸褒錫美謚而先父往歲既死于連未克歸葬乃無哀王孫者某聞而憐之爲孝壽言孔君嚴節固不計此韓侯公實自左丞除授宜應取序進加等之文以爲式吏輩刻舟記劍當晏蘇公之一笑淳熙甲辰十二月中浴

跋蘇氏藏太宗御書及謝表

臣嘗觀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舊續翰林志載其父既具狀謝宸翰之賜仍面奏辭字從舌乃是正文并檢虞世南者辭字進呈大宗皇帝大悅曰非鄉博識朕已爲誤矣蘇氏寶藏此軸垂二百年而臣始得寓目謹錄其事附卷末使來者有考焉甲辰十二月二十二日

跋嚴汝興所藏張丞相詩

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妍楷無震矜怠墮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略可見矣嚴君既親嘉而爲之宜爲佳士今改秩宰茶陵足行所學尚其強旃某亦公年家子也故敢附名卷末淳熙乙巳二月上浴

度嶺海人士落南不能歸與流徙之胄百餘族咸受其賜今廣帥采若轉運會叔提舉廷玉暨連守昌君皆尚友古人樂善無厭第持二帖造焉必將念元祐之故家屏唐賢之惠政孝壽其何慮十二年八月十日

跋尤延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同時則姬賢族能與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瑜輩見子美詞翰于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綱之作安知不轉爲十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跋翰仲邀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答韓侯公辭免同知院詔）

國朝內制非一種吏具檢往往列舊作于前今猶如此私號屏風兒某頃跋汪氏所藏王岐公謝承旨學士表及陶翰林依本胡盧之語正謂是也按元豐雜壓同知密院雖在丞轄之下然二府迭居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蓋熙寧十年也其後爲公墓碑明載老臣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然則書雖成于坡手而意指必出于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廟時可謂邦有道矣此集比集中減數句改數字當以集爲正真蹟今藏會稽粹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淳熙十二年二月清明節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蔣魏公元符三年春自西帥再入翰林四月擢二西樞明年改元嘉國七月升知院事又明年改崇寧十月以觀文知杭州在政府二年有半此其日記也延之所謂度詞者知以祐陵爲乘與之乘蓋協律令第十卷兩指曾子宣爲淮西宣非以其謫毫祠耶然九域志毫隸淮東不應言西也淳熙十二年九月晦

題陳去非帖

紹興乙亥歲某初仕王畿陳公之子本之爲郎爲
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輒求觀竟日今踰三十
年本之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蓋翰墨愈久則
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嘆也淳熙丙午二
月十三日

題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光武中興詠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
道樊準在漢以爲美談矣惟光堯皇帝撥亂千紹
興之初維時陳公周旋兩制遂踐政地觀此奏藁
知君臣講藝猶光武也論道細旗之上恨不得而
聞之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集古錄有黃庭經二篇不著書人姓名其字亦止
于不俗亦爲六一先生所取而殿中丞裴造好古
君子之名遂得附見今武岡主簿彭銓仲衡收黃
庭內景石刻蓋東坡書重以頒濱山谷之詩李龍
眠之畫視集古所錄自當過之謂好古君子固應
無歉于裴獨鄙言不足行遠爲可愧耳淳熙丙午
四月二十日

題劉丞相沆拜相制

一紀之間三題此告歲月邈邁而功業無聞慨嘆
久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題劉丞相沆追封兗公制

右元豐三年劉丞相追封兗公制典重簡蔚字畫
綾紙皆渾厚亦可想當時氣象矣初至和中公與
文富並相王文安爲參政嘗同議立儲遂元豐衮
與之行文富皆在獨公已薨魏泰東軒筆錄所載
歲月位序存亾皆差謬小說固難信也淳熙丙午
五月十七日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沆書

盧陵劉公至和二年實在相位富文忠公書蓋是
歲正月者方以觀文守河陽二月即拜宣徽使判
義疏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極要也蘇林居士藏山
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
秀傑何待稱贊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堂詩觀
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
其文今作此與文富以御書本爲正淳熙十五年
二月旦日

題汪逵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右東坡祭范蜀公文葉所復皆賢俊所作燦如長
庚誰復巢之蓋種自應獲既翰求賢孰若得字之
廣大也前已用今如彗星不必又云燦如長庚改
用燦爲則語健而意足以彙爲似大率類此學者
因前輩著述而觀其所改定思過半矣淳熙戊申
三月壬寅東里周某敬觀于大廟之齋廬李西臺
吾家勝部石曼卿鍾離景伯皆中原以書名者朱
希真尹彥明又皆南渡名勝季路藏此帖可謂好
事矣

并門逢與劉公並位富時謂公素厚文忠力破朋
黨之說致仁祖信任不疑今觀書詞信而有証偶
非親筆但書名耳淳熙丙午五月十八日

跋臨江軍廖節婦碑

臨江廖節婦以死衛姑不辱于賊郡人戶知之二
千石屢以狀上尚書輒復報聞其子士元懇請不
已迄未獲旌嘉之命蓋國家凡肆大眚必曰義夫
節婦孝子順孫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具名以
聞又曰忠臣孝子墳墓所在州縣量加封護曾被
旌表依式重立由前之說專主生存故死節如廖
有所不及由後之說雖主于死然止于忠臣孝子
故節婦復在所遺此有司具敕條時以例相承未
之思耳他日能詳著之廖必預褒典而士元之志
庶其伸乎淳熙丙午五月辛巳

跋鄭景望詩卷

言學道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
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刷
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亾不特永嘉學者深惜
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交同僚猶惜之
淳熙十三年十月十日

題宋景文家書

前輩謂文章當如作家書今觀景文公家書皆成
文章是固一理也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

題宋元憲公表藁

元憲公表藁辭理精粹其行藁然今蓋百五十餘
年矣明窗三復如見其人淳熙十四年二月廿二
日

題漢景盧所藏王摩詰山水

自蘇李與畫學各筆闢出有賜紫待詔高克明者
頗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況唐
朝其蹟乎淳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漢公
景盧出示此軸題記其後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劉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聞諸朝既至京師
會叟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七歲淵淵數萬言佩膺引子望勝籌時平不用
廿羅雀寂寞提書歸故園
不作西京童子郎特人已自識黃香選家叟誦
五千卷十八重來諸太常
盧陵劉童子神宇秀發音吐琅然試六經語孟左
氏傳于太學覆試十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
文數萬言緣叟制不復盡試才免文解而歸乃父
求詩送行屬經亮喪言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絕
句以示之尚有味于卒章淳熙丁未十二月旦某
書

題向薛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黃庭外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
逸少以來高人勝士皆善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
右王文恪公與許州刱吏帖五世孫佐之出以相
示且曰祕閣有公文集三十卷惟奏議散逸不存
予告之公事仁宗爲臺諫事神宗爲中丞其論奏
甚多國史本傳已載大略當是時雖有名臣比肩
于朝然是非元不相掩如劾陳升之則及史館賜
之兄言郭逵則云文彥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兒
又謂韓魏公久專國政君弱臣強乞行罷退一夕
疏吳長文之罪至數千言皆見于司馬溫公治平
齋記欲不焚藁得乎佐之因請題其後淳熙十五
年四月八日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儒者頗乎寡要實錄牽于多愛自太史公已然況
餘人乎得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略不當以
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
大夫所著如曾子宜日記之偏王安國甲申錄之
妄咸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芟薙之

又善之善也淳熙戊申十月十八日

右嘉祐六年春知舉翰林王公范公中丞王公貫閱唱酬一卷幅紙聯書則物無費題手塗改則情甚真其至于宮商相宜金石諧和覽者自可玩味于詞翰之表

太史公有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近時張浮休題諸公與尹師魯帖乃謂假使皆無恙安得比肩踵門而過我夫賢者可從而不可致太史公之言蓋竊有取而未敢以芝叟爲然也

跋向氏郡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頗獨于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宜和末臨漢曾紘謂舊本續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其初爲其援証甚明已而再來前篇專咏夸父事篇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憑矣開歲餘五十或作五日近歲初覺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直作五日尚何疑焉淳熙己酉重明節舟次臨江鄰林向公之孫士虎出觀因表而出之

跋臨江守潘燾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篇

蔡忠惠公書爲本朝第一蘇文忠公言之矣謹敬改評至于因筆之正而知公心之正不在此三篇乎淳熙己酉重明節

跋彭惟孝永志堂記

夫子之門升堂入室者衆矣隱居求志猶云未見其人蓋非伯夷叔齊莫能當也太和彭氏築堂而是之名以似以續今三世矣至于孝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復形于名字之間則其求之也其惟與乎人之求之也與淳熙己酉十二月二十日

跋呂君仁帖

紫微舍人呂十一丈在政和初保秋龍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始見其善者歟耶嗣孫祖平力紹家學遠示此帖歎仰之餘輒附名于後充之老人姓唐韓廣仁丞國諱枋蓋真宗朝參政安仁之後仲長之子也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臨江軍任諤盤園爲風堂記

清江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來至者必問向氏蘇林如何任氏盤園如何其至則未有不朝蘇林而夕盤園也夫園林勝槩所在不乏何獨二氏擅名如此非以其人之可貴歐惟向公伯英早從前車游旋受知爲廟周旋中外事業顯著蘇林之宅又形宗翰盛年掛冠而歸迄備漢艱之五福其可貴固宜任侯子嚴出于名家少年已負儁聲下筆輒數百言涖官所至辦治蓋嘗規矢向公不但慕蘭相如于後世也惟其才高志大不肯少下人是以屢起屢仆在官之日少閒居之日多劍藏智略盡力斯園殆與蘇林爲鴻雁行數上書致其仕于項在相前明言其才願勿聽所請仍畀祠祿待他日之用天子然之而侯必欲希蹤向公懇請弗已後二年竟伸其志是可貴也郡人南安太守章君茂獻寄作高風堂記誦侯之美識者韙之予自念知侯久而嗜谷爲進不力是一可愧明塵過分未能如侯之納祿是二可愧四十年間往來不可計而才蕪思淵曾無一語形容園中之勝發揚主人之善是三可愧因茂獻之記始自志其過云紹熙改元二月既望

跋李次山晉溪漁社圖

唐元結字次山晉家樊上與衆漁者爲鄰帶峯著而狀欲乃自號漁叟今河陽李君名元者也字元字也卜築晉溪又號漁社其善學博下惠者耶始

乾道間予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奏敷揚此圖求跋自念身游東華塵土中欲爲西寮溪山下語難矣屬者奉祠歸廬陵所居在城東隔去江無五十步洲名白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賣綠章間鷗鳥相從百往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而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之官吏數十萬之將士莫不斂板受約束銜枚聽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里遺書與圖偕來督踐前約予欲遲敷忘機之樂則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時耶須君他日奉計甘泉厥直承明尚寄鮮于我當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軸歸之紹熙元年三月三日遣丁巳青原野夫周某

題周匪兄弟閭立本樂治圖

圖畫見聞志叙古名筆最後有唐陸滉堯民鼓腹圖殆此類歟紹熙改元五月晦周某觀

又題款塞圖

周武王時四夷咸賓史官紀其事爲王會圖至唐正觀三年東蠻入朝顏師古亦請繪懷夷之在邸者以彰懷遠之德太宗令閻立本爲之此蓋唐人遺筆乎何意象之古也

題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右賓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北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江歸南其稽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紹熙元年五月晦周某觀于宗人廣卿兄弟家

跋倪求巳所作鄒時飛行狀

鄒彥明之死其子時飛得內相洪景盧爲之銘時飛死其子奉求鄉人倪丞狀其行實又將謁銘于他邦予告之曰漢許劭兄弟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夫人善惡惟鄉評不可掩爾家再世爲盧溪誠齋諸舊之嘆紹熙改元八月十三日

記巳酉杭州鄭樞密事

巳酉四月七日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總劄子奏臣自陛下退處別宮日夕憂憤計無所出謂必稽外兵方可圖復兼義不當居職欲得以罪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張浚呂頤浩與議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不允莫達所請十日忽蒙宸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擊官邪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慘十六日遂具章乞告示傅等使宜軍法只得行于所轄兵卒其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刑又傅等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庶威福之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多出苗傅劉正彥之意而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爾者必恃兵之強也王師之兵非不強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苗傅等太后不欲

儒先所與未嘗改評則其是非可考矣矧倪丞甚文而賢乃父必賴以傳奚必他求哉坐曰然請歸而刻諸阡紹熙元年

跋王民瞻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

盧溪王公主廬陵文盟者六十年樞之者今誠齋楊監廷秀也觀二公品題彭君如此則其學問文采可知矣袖書過我欲默不可謂爲視辭附名于左惟盧溪年近期頤而筆不衰予視雲翔他日與之齊誠齋仕都顯美而進未止予視雲翔他日躋其趾豈特毋負二公之言亦庶幾鄉里斯文之得其傳乎紹熙改元

跋永和歐陽楊叟銘

歐陽楊叟一鄉之善士始予登第叟不以儒先臨我贈我以詩今四十年叟之墓木已拱而其子若孫復與予游皆謹厚好學不忘秋蘭茝之之家訓叟爲不亡矣嘗刻忠簡公所述銘文不勝懷人念

降出臣章疏恐傅等致害于臣及再上嚴恕請乞降付三省以告示之使苗等知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綱紀使其肆橫害及臣身亦死職事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傅等果出怨言謂直疑其爲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兼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浚之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權浚以師度知瓜翔臣知皆出傅等奸謀假朝命使外無強兵謀臣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一章乞罷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張浚不當謫而求有膽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衛令爲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爲動三宮此爲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備去執星諸人以爲信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栖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嘗至平江以詩徧呈張浚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莫不嗟嘆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爲元帥降新帝爲鎮國太后獨垂簾聽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執從官上殿論列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論褒美今臣往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于四方漸謀復辟擢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寶位此臣于陛下別處宮之後所言所行之事也伏望陛下于萬機之暇特賜睿覽則臣無任懼懼之至奉　此可報行

右樞密鄭公已酉三月末家問一通尋復辟而上此奏四月七日有旨報行距今六十餘年後生往往不記其全文金匱大書既難覩龍山志文亦載大略故因公之孫出示此卷備錄奏稿而題其後紹熙庚戌八月二十六日

背張欽夫劉文潛婷與蔣邕州書

公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張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言惟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國之銘豈諛墓者壽祿不干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于世而禍也三抑于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予嘗在進退人才之地深有愧于斯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題與王洋手書

皇江王嘉謨早以經術詞章首鄉舉聲名籍籍曉仕州縣止于選調人皆惜之二孫權學繼文不泰乃祖攜予頃歲嘗帖相通請記于後讀之恍然始如隔世舊狗已陳豈應復盛饌衍蕉鹿雖在未知其爲彼夢耶紹熙九月二十四日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鎛詩帖

右忠襄楊公與友人羅鎛士廉詩帖各二羅之姪孫泌寶藏之予聞楊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方政和中二公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方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爲孝子名士胡份兼美實爲之銘厥後忠襄遂死于忠國史書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賢矣哉紹熙庚戌十月一日

題郭知章告身後

右內翰郭公自玉堂出帥南陽告身一通其曾孫猜中得于浸潰之餘攜以相示乃亦可謂之名臣矣紹聖以來權臣用事居言路者人知其難既晚入黨籍則大略固可考云紹熙元年十一月五日

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某

書龔史傳後

徽宗實錄進于紹興末重修成書在淳熙之四年龔公一傳微有增損要是後錄爲詳如論郝隨鄧洵武前皆略之比歲所進四朝國史列傳蓋取諸此初乾道中公曾孫熙正嘗請中書舍人張君孝祥書舊傳刻之石今復與某題其後乃錄新傳以遺之惟公學術豈晚生所敢輕議至于守道不阿尚可推考方王荊公不喜春秋公則詳爲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迨元祐初司馬文正力闢王說公乃反復申辯不爲少屈文正雖有習氣之語不害其爲實也厥後哲宗疑元祐大臣由公于外而公奏陳之意猶前日所以對文正也二三十年間士大夫徇時向背者多公獨始卒如此是宜人主信之學者尊之勁正如鄒忠公序公易傳至謂其說可與易偕行不朽而以門人自名則公學術可知矣公父諱大同號括蒼名士子若孫立身涖官皆不苟至頤正博通史學嫻于辭章諸公交薦于朝天子特命以官今居姑蘇閉戶著書近世言儒門者推龔氏云紹熙庚戌十一月十三日

題郭彥達庚午解牒并易辨說

紹興庚午廬陵郡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郭君彥達名在第五又魁易之一經其才學可知已時君年過五十不復酉笑故解牒猶在其孫特起同文藏弆藏惟謹復著易辨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爲訓說論子脅同升攜以相示追惟四十年間所謂六十餘人存者殆若晨星其子若孫能以一經傳家如郭氏者鮮矣予聞萬安爲邑在熙寧五年今將兩甲子英才項背相望策第太常何爲寥寂念爾祖而被天荒不在此時乎尚勉之哉紹熙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記李太白廬山詩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與因廬山發興窺石鏡清我心綠羅開處戀明月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跋盧山之南有尋真冲虛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誥述

盧山之南有尋真冲虛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真爲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爲元辰福地是觀即詠真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唐正元間女冠蔡令真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于屏風疊下臨相息洞今五老一峰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

右見熙寧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己未予來遊宿焉明日登採訪使者閣望疊石峰僅在百步間相連即獅子峰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牓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天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靈澤龍祠殆綠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略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垂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紹熙庚戌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爲賦勃云宗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抵爭盤千株就糾如母子之鈞帶似閭門之悌友琳謂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親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屬類而增思其於摹寫諷論固已略備又得本朝留臺樂公此詩然懲勸之旨槩然畢陳于前凡在士庶自當家傳而人誦之況公苗裔乎刻之宜矣紹熙元年九月二日

題韓文公黃陵廟碑

孔安國釋書陟方爲升遐言簡而意通學者可類推也韓文公作黃陵廟碑乃訓陟爲沒蓋疑東南舜下宜言下方不當言陟遠以方乃死爲釋此陟字其說雖新某猶有疑焉不敢引他經爲證姑以伊尹告太甲質之其曰升高必自下陟遠必自邇蓋以陟遐爲陟遠也舜自中國南巡非陟遠乎況地勢雖下其間自有崇岡峻嶺何害其云陟也大抵古文簡少一字數義如爾雅以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爲始故注詩者釋訪落爲謀始可謂簡而有據矣然則楚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初英無疑或者不思訪落之義直以爲隕落之落遂至展轉相譏其失遠矣因文公之說併及之

益公題跋卷之十一終

益公題跋卷之十二

跋楊恩與王伯翁詩

恩伏承駙父祕校惠示見和鄙句七言四韻二首降嘆之餘因成二絕往謝幸冀笑覽恩悚恐再拜

冷官總事客來稀綠陰陰結夏帷忽得君詩慰人意閭家風到北窗時

只今侍讀周夫子屢說君詩似杜詩速把冠塵盡彈却玉堂宵直伴王維（恩數見侍讀侍郎周文忠翁駙父詩有何況故後篇及之）

同年楊謹仲清江儒宗尤工詩仕雖不遇而門人登高第歷顯官者相望也年踰七十自吉州教官奉祠而歸予頃在翰苑得書云東坡直玉堂讀李端叔詩用伴直難呼孟浩然事詳考新舊唐書王維傳皆不載增入翰林況地禁亦非外人可至疑蘇公自有所據然以今觀之恐無是事蓋諷予不能引類而他日復寄聲云古今無詩人監察子亟懇當路以車輅清曹招之謹仲纔拜命即掛其冠後數年乃卒今覽贈王駙父再引維事見及猶前書之意也按唐李肇翰林志明皇初改北門學士爲翰林待詔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相繼爲之而不及維後又改爲翰林供奉計一時材藝之士舉集其中如維能詩善畫有濟名固宜預選新史既採維說載伴直事于浩然則維傳自不必書矣謹仲亦善畫嘗見予家舊畫草蟲因作八物于後至今藏之每想其風度未嘗不悵然也紹熙二年二月三日

書韓忠獻王帖

治平四年九月魏忠獻王罷政判鄭郡會經度四事十一月改判長安前守天章閣待制王舉元先一月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吳中復代之度未至而忠獻實來俄又徙舉元知慶州改

命天章待制孫永漕陝西前一帖與都運待制得非舉元或永乎其云欲到驛亭攀送承在朱宅疑彼不敢受謁故避于他所王俟算夜方遣此簡賓主之敬然後兩盡後一帖與參政尚書即趙公叔平也末題正月七日而紙背乃鄧兵張祐訴牒猶稱治平五年者是歲正旦改熙寧元年詔書未到耳趙公是月二十三日自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出守徐州通問時尚在朝也始予幼年猶見士大夫簡尺多起草蓋幅少辭寡初不爲勞稍長頗藏名公親帖以此集本所載經剛潤如六一先生書藁尤多王晚年名位德業盛矣其于尺牘尚毋不敬今之後生肯如是乎紹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四世孫新全州使君遲來求考訂因爲及近事且以成凶友劉子澄之志云

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至于立朝謇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眞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決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嘗受教于劉公公之賢可知矣其載河南夫子之問與答范淳夫以程伯醇詩陳學中殆一律廷秀此記不愧沈貴矣紹熙辛亥四月既望

跋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淳熙甲午秋永新歐陽邦基嘗卿攜書過予滔滔千八百言予愛嘆其才每以進脩勉之而壽卿素慕龍舒王日休之爲人讀其君戒錄及淨土文而悅之嘗著勸戒別錄求予爲序序固未暇也後十有六年奉祠來歸壽卿之錄益詳凡經史百家所記與夫近世士大夫善言善行皆聚而筆之析爲三卷總十五門又刻鉛印德篇及勸修西方淨業文散施于人惟恐聞者不信傳之不廣視日休蓋鴻雁行也運歲踵門伸前請予曰如子之志雖

充棟宇汗馬牛且不能盡曾是三卷安得謂之成書以要言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言足矣上士固不待勸中士必知所擇下士或息戒焉彼諄諄諄而聽藐藐者非所計也濟卿請題其後不復求序云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書安福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安福劉君德禮暨諸弟皆以文行稱于鄉淳熙丁未冬葬其母大安人紫芝產墳再明年又生邑人賦詩記之以予嘗與其先人同預鄉衆來求一言予不暇遠稽方冊姑用本縣故事爲證昔安福令歐陽萬五世孫彬實文忠公之曾祖歷仕南京家于安福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岐生于樣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賦頌享年九十四累贈太師中書令後爾仕宦不絕今劉氏兄弟孝友藏爽天應兆矣積善不已則顯親揚名何忠不歐陽氏乎天人不同尚其勉旃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九日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六一先生送佛者慧勤三章雖極道山中之樂而謂不可久者蓋憫其才之甚良自棄于無庸欲反之正耳若豐城府君非服胡而剃童也既有妻兒之團圞又有酒果蔬薪足伏腹雲泉松竹娛耳目且與便山處士爲隣朝夕唱酬是真得山中之樂者使六一先生見之必將勸其可以久留復遊于之返邪

題陸先生赴省詩卷

紹興庚申伯文寓賴川招上庠舊同舍太和陸先生字修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辛酉冬辭赴春闈此送行詩卷也時初得雪都雜憧教授所傳器省王善本七兄戲效其體作序頃刻而成託名尚親長道詩則尚自爲之第二篇仍大兄所賦以上惡札皆予筆也第三篇大兄作仍代書焉第四第五

篇七兄與予自賦自書第六篇十弟第七篇李親及之詩并字亦出子手當是時長道年二十有五大兄遜少一歲及之年十有九七兄年十七予年十六十弟又少二歲今五十年矣中間陸氏子以元本相道苗實傳中紹熙辛亥五月二十五日因摹故書覽之太息蓋長道大兄十弟墓櫝森然惟予與二兄七兄白首相從而及之猶居頓云某題

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陵陽先生蚤以詩鳴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蹬與徐東湖遊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寘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魯一變至于道耶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韓子蒼詩章

陵陽先生詩章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爲跋語不容復措辭矣先生諸孫藉摛以相示爲之一唱三嘆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觀之殆夫子自道也尚半存僅勉燔六字印本互易之比蔡爲勝務觀謂未必皆定本諒哉藉其善守之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杜祁公詩

右杜祁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吳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于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而薨實錄本傳云晚年喜爲草書而歐陽公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紀實也蔣公穎叔心慕手追跋謂數十字蓋得其髣髴云先是淳熙初元公四世孫立道已刻石祁陽今其弟新會昌宰至道復示與蹟敬推歲月題其後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六日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中興以來侍從百司燕館之費率取辦于臨安每歲經筵開講讀及脩注官會于學士院府吏治具以爲常住講亦如之紹興壬午詩皇初即位力脩侍用將民之政守臣趙子潚因條具興時雜費悉罷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是年秋淡遣掌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某時爲起居郎與淡議用學士院餐錢置酒五行以母廢故事後遂爲例迨乾道庚寅秋蓋九年矣某以祕書少監兼直翰苑既費自我出則與院官鄭仲益侍郎同約客而以非經筵官不赴坐此忠簡胡公見懷之詩所爲作也今二十年矣頃尚藏予家因公姪濟以予和篇紙弊墨渝來求別書併取原詩畀之然當時忠簡公第見僕假假之臨安遂云肆筵其盛不知事始于此其後薛皇復以所省緡錢歸臨安于是燕饋如故惟講會學士院仍自爲之蓋其費初無多爾明年某遷禮部侍郎既仍舊直又兼侍講復增三勸爲半日之歡至今不廢云此卷唱酬凡九人惟某與趙子直尚存可爲永嘆紹熙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益國公周某書

題趙鑑堂快閣詩

鑑堂趙公和山谷太和快閣詩詞翰殆可相亞當時刻石邑中至今猶存又嘗錄小字本寄其弟湖州使君豈平生得意句耶湖州孫師與實寶藏不敢失墜來宰太和既重脩此閣盍併刻此詩如顏魯廟姑壇記不妨大小字俱傳也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于長沙淳古堂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

通天下郡邑凡賢傑之鄉與其宦游之地往往揭名公字繪象以事非獨誇耀今昔亦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期有補于將來歐陽文忠公文章事業師表百世佛者惠勤尚能于公平昔不到之地以

六一名其泉廬陵公父母邦也而夢奠兩甲子祠堂從列于學宮歷刺史不知幾人芝草雙蓮何物草木乃得記瑞名堂獨于公號而弗及此何理也無乃謂公生于綿長于隨仕于朝家于潁雖中間蓋母一至永豐則又凶服不入公門遂相忘于道術歟紹熙元年太守前陽方侯定來首刱六一堂貳公其上以備闕典復訪求集古跋真蹟擇良工摹刻之日聚月聚旁搜遠取凡得二百五十餘篇以校印本其未獲者才百餘篇指授點畫殆類親筆非石刻比也會徙帥廣東摘相作摛工以竟斯事其用力至矣昔韓文公以六經之文倡于唐而其遺書初因公大顯厥後遂以六經之文鳴于宋蓋傳道之宗在焉今侯篤志韓集幾枝討論殆四十年傳錄無慮數百家然後定著善本既牧廬陵復尊事公于故鄉以風厲學者其有補于斯文豈少哉書來俾之掛名卷末不得而辭也三年二月丈夫志四海我願不如老親成其一處子孫遠相保繡絃肆朝夕尊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號若當世士氷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壠用此空名道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中寫東坡居士

楚頌帖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息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語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栽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栽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宜興主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亾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宰邑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習尚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銅沈石太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齧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客煇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橘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橘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某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至宜興嬖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者避暑杜門因覩楚頌帖略裒遺跡如右七月二日東里周某題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晰迹金陵送來寄七日周某書

書東坡宜興事

菩薩蠻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爲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造物游有葬仍懶著且凝眸歸去飭力不辭詩要須風雨將

滿庭芳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蒼崖棲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稚子應嗤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纔掛漁蓑

陶淵明詩

州度九月間抵宜興閒通算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卻所館不知凡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曾孫季貞所藏淵明丈夫志四海皆題十月二日又云宜興舟中寫計留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都城自此復趨汝州過洄過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又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爲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賀転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過于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則在道日月歷歷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寄客董伯揆家董氏世爲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揆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照眾中倅杭沿檄常洞門賦詩云忠泉山下士如潯陽茂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檢之語卜居蓋權與于此滿庭芳詞作于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再到常州毒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宦中謂壯士馳騁馬下嶺坂爲注坡詞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焉注平坡蓋憑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爲駐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于此詞云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黃州日買得宜興雄曾人一塢田投因其爭訟無理轉運使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父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曾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直不止此也三年前寓陽羨嘗考坡公到邑歲月書于楚頌帖之後茲來長沙值二別乘皆賢而文南鴈張唐英毗陵人北鴈蘇仲嚴則文定四世孫也復書以遺之紹熙壬子五月一日重題

題樞邦彥草書舞劍器行

樞密權公進士起家嘗靖康援據偕宗澤邀擊金虜功雖不成斯亦壯矣紹以智略被遷高廟紹興初由兵書踐西府未滿歲薨于位不及有所設施今觀草書杜工部舞劍器行龍蛇飛動得顛張醉素之遺意前輩文武自將不名一善大率類此後題庚戌中元蓋年五十有一辭起復發運使時所書風塵頑漏王室昏殆有感云紹熙壬子七月二十一日

題張無垢手書

永嘉陳求仁同僚期月端方篤實相助爲多臨行出無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幅乃知父師淵源有自來矣其云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衢路又云聞見所得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遇物于不可意處試吾所得此最親切者又云附目前視六十以前已行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凡是四端所以脩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哉後有汪山一帖蓋守東陽時也紹熙壬子八月十日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不曾與

廬陵民頗賦重訓守甚煩而支邑臧吉水者地當孔道爲令尤艱緩則政弛急則訟興不以計免輒以罪去吏部南曹榜闕于門選人過之側睨不敢就淳熙末部以闕上省時予當軸故識修職郎陳臧孫以其脩身知其能治人以其篤學知其能勤民乃奏而授之或譏朝廷不當除令予笑曰開元盛時明皇親策縣令于宜政殿擢韋濟字體泉令倉庫門尹吏至舁者皆得進擬守令同號民之師帥乃反不可況堂除大縣中興自有定制耶或者乃已明年予祇政歸田里過其邑則民愛之吏畏之與時人情密邇煎熬之態雍容愉怡矣官府摧敗荒廢之餘芟治蕪塵矣部使者交薦于上士農工商爭舉留于下予喜問臧孫何術致此耶徐示邑計簿一編則凡二稅雜征財用出納皆推求源流考正名色區分件別隨事登載且謂予曰朝廷何嘗加賦于民民何嘗不輸賦于官身不正則吏姦肆治不勤則事失序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征焉此之不察一取成于吏手富家日富貧民日貧無或乎昏昏紛然于襁褓日及于下也當是時顧歸咎于賦重而人頑不亦悖乎臧孫請予題其後以告事者予曰民將不學孫吳自足取勝若讀兵書而未悟反足致敗名醫治病在意不在藥彼庸夫淺識輕用古方則雖參苓不必愈疾人存政舉自有活法此何爲者遂不果作臧孫代去既數月邑之秀士來言曰吏鮮去愿久矣今于陳君其庶幾爲美仕廣州至號八仙故倉庾氏所居往往有登臨撫息之地名勝或遷謫而來秩高或折資而授今著令猶與本縣令序官近世勞苦卑微無復官況撫卷爲之三嘆紹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跋黃魯直與蕭氏書

故河南少尹新喻蕭公諱從字從義宰分寧日山谷嘗脩桑梓之敬崇寧壬午寓武昌作此書尋謫宜州未暇卜居漢陽也後九十有一年當紹熙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少尹曾孫瀏陽丞一致以示周某謹題其後

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南豐壺隱黃君辟門陰者二而名弗遂委家貲于季而用則殿志大學博所向落落稽著爲仁乃不久生自常情觀之可謂四不幸矣雖然不輕許可如陸子靜而序之以銘老于文學如謝昌國而乎之文楊廷秀今之歐公也挽君有詩李子經鄉之幾爲將刊計錄願求一言乃爲詩記舊說以慰邑人之心紹熙三年九月十九日

題楊文卿帝詩卷

吉水楊公詩句典實可以觀學問之富宇量清壯可以知氣節之高仕不于其身必相其嗣人今祕書監廷秀其子也詞章蘊藉紳忠鯁直朝廷零陵主簿長孺其孫也如花之正芳如蘭之方馨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紹熙三年臘月七日

跋東坡帖

劉陽丞新喻蕭君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蓋量移汝州時也按盱眙隸泗州州在淮北縣治其陰故都梁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夫詩蓋幕陶靖節者其人又可知矣此公所爲賦詩也今廬陵闕闕中有樓甚偉江山滿眼徐師川以堆勝名之樓舊在倉官廨中承平時監當頗泰伯也哀君有辭狀是四者備之後世非大幸歟假令君而貴而富而合而壽雖有得于身必無聞于久殆未可以此易彼也因其子稱不遠千里求跋語故書以遺之慰夫無窮之思焉君諱文晟字世成紹熙四年二月六日東里周某

跋壽皇御批魏杞講和時奉使奏劄

魏絳勸晉侯和諸戎狄左氏美之丞相壽春公得非苟而乎何隆興和戎復讐其手也雖然山戎納虎豹之皮而請盟爲力易耳公當敵師在境親冒矢石默闡通問然後得其要旨視古爲難故晉僅賜金石之樂而公乃蒙雲漢之章其輕重亦不侔矣後三十年公之子通判潭州熊彥詳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驥稱出此軸示臣周某謹題其後紹熙癸丑三月二十八日

跋劉忠肅丞相帖

右忠肅公晚年與張浮休尺牘其第三幅分寫四

事而繫以名更無冗語可以爲法紹熙癸丑四月中休公之元孫無玷無欲以示周某謹附名于後

跋三游詩

右三游詩總一百七十篇陳曾字聖子其先淮南人而家于衡熙寧中郡守五中和延爲石鼓山長時忠肅劉公自御史謫監鹽倉命與二子同游南岳馬上唱酬集爲三卷公親以長篇繼之飼輪俱美士大夫所當寶藏況其曾元乎純亦後改守斯立衆允改字公允因于薦和仕皆不顯聖子亦未嘗仕云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二日周某書而歸之劉氏

跋盛子謙座中銘

盛公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此訓子後人其與可必至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逢參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蓋自周廣順元年距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豈無基耶八世孫文林郎新信陽軍判官求道由長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書杜孝恭所紀王宣功伐

紹興隆興之間荆襄都統制王侯宣扞禦金賊收復唐鄧經營汝洛戰勝攻取功冠諸將予爲祕書少監每于日曆中見其所上方略後入西府與遊帥論近世名將往往推侯爲首侯既沒兩洛帥守監司列奏軍民怨宣萬口一辭最後江陵帥張拭欽夫奏乞立廟加贈諄諄數百言淳熙六年詔以飾餙告侯弟非常典也其壻新賓州守杜孝恭常從侯歷行陣故能詳紀功伐丙子實其說夫舅甥親也善言溢美理或有之然日曆乃信史邊帥皆公論兩路非私請欽夫又不輕以功名許人獨稱侯有邊功且謂士卒每及侯輒咨嗟流涕如談古人嗚呼豈溢美哉爲書其後使告之太史氏孝恭亦慷慨事功其智勇可用他時當牽聯得書矣紹熙癸丑八月長沙郡守周某題

題沈師傳碑

道林以四絕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塊茸而倚之又得沈碑于公帑移寘堂上別刻本西郡齋紹熙癸丑十月旦假守周某題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竹贈堂額

文潞公出入將相考四十勳業光明士民歌舞之其所至名堂多矣惟竹贈本裕陵之賜詩德威因西戎之獻焉又得司馬文正公蘇文忠公作記與銘故二堂猶章章在人耳目今復獲敬觀文正所題榜使僕生于當時雖爲之捧硯所欣慕焉紹熙癸丑會慶節周某書而歸之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

六籍火于秦易繇卜筮傳者不絕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猶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于係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陷毛鄭發例爲之圖譜議者謂公平生溫柔忠厚茲有助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猶盛于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于鄉始無虛榜六十年間文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明必行脩豈徒解頤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溫柔忠厚之教不在乎他邦非大成歟予雖老尚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疏

右已酉歲二月十日錢伯言所上御舟宿頃奏後有高宗皇帝宸翰二十九字御押在焉蓋行在秀州時也初帝于是月三日壬子南渡幸鎮江府伯言先以龍圖閣直學士爲守至是充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遷官癸丑駐蹕丹陽縣甲寅次常州乙卯次無錫縣丙辰次平江府丁巳少休戊午次吳江縣之平望己未次秀州乃批此奏令史局有自元符庚辰至己酉六十年間目錄武云陳瑾所纂具載庚申發秀州次長安閘辛酉次杭州實如批語而著作局日曆作庚申宿崇德辛酉次臨平壬戌抵杭則與伯言奏同未知孰是按伯言進樞密直學士及錢糧頓遷之命日曆皆不書後數年因丐歸復乃見殆捨換中文書故遺後來省記疏略爾新除祕書少監臣孫逢吉頃爲實錄院檢討官訪求逸事偶得此本今既召逢必將參訂而一之伯言蓋總之子也紹熙癸丑冬至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充湖南路安撫使益國公臣周某恭書

題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唐乾符中袁浩作道林寺四絕堂記蓋指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本朝治平四年秋蔣之奇別爲記謂沈杜固無間言裴本學歐陽詢書寺幸有詢四大字當爲一絕又不應近捨韓愈詩遠及之問其去取如此今三人詩各載集中衆所共知惟袁記與裴歐字畫則不復存予既稍葺其堂訪沈碑而歸之復鐫閣本歐書并裴陽僧分裴所作八大字併刻于石蓋歐實郡人裴嘗牧此俱不可廢今古今異同之論行四爲六其在茲乎後數日寺僧于朽壞中得大中十一年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字乃小楷以其後段亦作裴筆真贋未可知也先是堂之題榜者馬氏五代時職位近歲修長沙志遂謂此各創于馬氏誤矣紹熙癸丑十二月旦郡守周某題

先太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留題記

靖康丁未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改元于南京八月四日先公太師以前大學博士被旨使荆湖南北路與提點刑獄官偏行所部會計金穀軍載日曆時年三十有六明年戊申六月由長沙歷益陽如武陵郡道游清修寺留詩一篇遊長老宗元而不著姓名因康君跋語始知大略後六十四年當紹熙辛亥冬某叨鎮湘楚適天子新見上帝恩及諸臣之家而先公已封莒鄭邠漢魏唐六國矣即具奏願以此邦賜先臣榜光乘傳之舊優詔從之遂胙漳國惟是歲月悠遠其在所部獨道州白石洞有八月二十五日題名蓋自湖北回長沙而過舂陵也遺事則不可推矣他日偶爲諸邑言輒發文章之祖既發端此地盍取古今詩文刻以傳遂使學者知源流之有自于是益陽宰黃談首摹碑數十通來此詩在焉初未知爲先公也覽之瞿然頷之潸然殆天誘其衷使心聲手澤久晦復彰以明示神靈來燕來寧之意乎夫生而將命沒而胙土且幸不肖之孤攝官承乏表而出之是皆宜書令主簿善信求叙本末敬書其後四年歲在癸丑十二月一日嗣子某謹記

跋劉提刑家帖

米南宮詩翰妙絕一世東平劉氏藏之久矣紹熙癸丑臘日周某獲觀心目爲之開明

陳大詠

右陳瑩中詞翰皆與劉斯立者曾孫無玷無欲寶藏之以示周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月

宋宣獻呂汲公

劉忠肅公四世孫無玷無欲家藏宋文道呂微仲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

蘇黃門

右蘇文定公與劉忠肅公父子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

張芝叟

張浮休與劉忠肅五帖比尋常作字極不同蓋加敬耳紹熙癸丑臘日周某謹題

劉忠肅公辨誣本末

劉子駒手書辨論始末與蘇州烏臺詩案並行于世足以知權臣誣陷之慘而聖祖昭雪之公也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

跋劉炳先家五賢帖

劉君光祖昭祖兄弟自盧陵徙家長沙兩邦賢士如林王盧溪胡忠簡公劉子駒張敬夫楊廷秀又兩邦之喬木皆推其孝友或賦詩或作記或通問諄諄稱道子來假守人無間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賢真筆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月日周某

跋錢穆父

長樂錢氏子孫文章名世者無代無之穆父又以政事取知朝廷行誼見推善類尤可敬也此帖藏族孫長沙主簿遜家紹熙癸丑臘日周某獲觀

跋折彥質燕祉堂詩

承平時長沙郡圃燕祉堂在大池中間甚宏麗兵火不存紹熙三年二帥龍圖閣直學士折公姑莘亭予舊基明年冬移鎮桂林圃六絕句一時膾炙人口後二十二年歲在乙亥直祕閣陳琦大新斯堂稍復舊貫而亭與詩亾矣又三十九年某從公之子大理正知常得別本方伐石摹勒會蒙恩改像章亟刻板揭堂上使來者得覽觀焉紹熙癸丑臘日郡守周某題

諸家題跋多載法書名畫或評詩文得失或論碑銘興同間及山水幽勝靡未有臚列御批訓子者周益公迺開卷紛紛無恆平後部病其洗蘇詞稱習氣不盡也集中凡稱述歐陽文忠公者居十之三併公子仲純叔獨亦推重不已先輩謂盧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蓋以文忠与益公衣鉢單傳又皆盧陵人尔海陽毛晉識

益公題跋卷之十二終

止齋題跋

陳傅良撰

止齋題跋目錄

卷之一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跋皇子嘉王賜盧金劄子
跋御書所進嘉耶生辰詩
跋歐王帖後
跋徐鳳伯詩集
跋杜大春畫梅
跋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跋張之翌文卷後六則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跋孫氏誌述
跋爾雅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史文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平問詩詔
跋靈淵廟賜敕額
跋宋景文公帖
跋宋元憲公表藁
跋趙廷康公貢僞趙書
跋趙廷康詩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跋朗文定公帖
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辛簡穆公書
跋江道士玉蟾菴頌後
跋周伯壽畫猫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司馬溫公遺玉壺聘若詩
跋宋信翁產經
跋王恭簡詠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蔡京民寬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寫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牌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藏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跋朱宰所藏竹石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跋謝大成所藏曾公題墨蹟
跋姚次韓所藏眞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跋吳興陳簽之草圖
跋樓大防重屏圖
跋孟蜀王書後

止齋題跋目錄終

止齋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陳傅良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慴瑤貊涸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昭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哀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摛發辰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窮久晦而後彰孔子能溯述矣蓋追師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纘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與盡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孝道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曆無間言曾未倦勤朕躬萬乘授之主曾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髣髴大言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若佐作郎臣王客臣李唐卿者作郎臣沈有開臣黃由祕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

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臨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臨儀輕凟爲愧指留幸甚乞遣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其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祭達之罪上賜臨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密奎畫之號視胡善黃家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懷論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藏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其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詔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選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胡善其一曰上呈費請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觀者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感謝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論待罪班閣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怨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義奉斯以來此義始絕臣爲之踧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肆舉屏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竢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遂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屏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寓諫之切

未嘗不寓於斯云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

丙辰朔正[redacted]兼太子賓客泰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redacted]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陷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逢原遣服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葬陽於是作表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保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殺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屹屹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黍於魏唐之後繫曲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餘如在離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口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掊擊略盡蓋刮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彊大事可謂知務當

頌子不武遂論殆是默筆今讀荀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空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歎

黃晨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公條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趙主簿長溪等李君遂失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越他士參郡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若秋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燕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永虛侯功最隆及嘗最晚帝意亦略可見繼者因謂賈生首篇蓋干時云嗟夫生逢十數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論權衡自乎耳後之衆筆者空書帙不書不空書帙書是其答安在如班固堅史觀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識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執與孟子子雲博煩甚書但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先哲重著書如此

先人之心有錄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菔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益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爲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見格推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圖爲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爲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益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民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民之志于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僊絕出衆作真詩家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本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泗廟賜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迺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黃瓜菜尤恥爲人縑儈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抽而楷踐耕器絕苦窳犂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耕去陳草曾不待破塊甽下種水在田上飾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轆轤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穫每旱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萃巫鼓舞象能或然指以骨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能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泗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檄檄有聲雞初鳴至青逸寺爲位

望拜逕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堂故仰惟國家爲民秩祀篤於報功空詔爲世敬慕之石某爲長吏不能殷阡陌爲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運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能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濟神益永尊事無怠政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衰大之者升迫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者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毫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可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沖之相劉城之禍子昉以蘇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爲自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寡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青僞楚書後者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蓋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始洛公從崇德驛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自參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諱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堂間八月徙益州是時麗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授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國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國任之漸明年莊敏以藥僅事罷節鉞元憲復筦樞務與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藁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賁僞楚書

余嘗于秘建延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其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昔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口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朗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邢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

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頗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題跋卷之一終

止齋題跋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子舞翁章氏論役法劉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歎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子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與此書與趙漳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相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與此書傍觀大臣安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安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則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恩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贅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予不復道蓋予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異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鄰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乃佳士耳余既相得會他郡巡檢下軍人稟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閩郡得軍中人之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壺卷類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踏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弢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爲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弢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天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游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楷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壺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壺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也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歲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演一編慕用之乃今得聯事湘中閱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曾文清詩詞後

予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得邦仲游甚久意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爲壽予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侍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爲之歎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詞草及考定邪正等

李路爲余言此蔡得之京後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焰衆穿壞矣豈知遺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伏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予嘗羅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疎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予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爲之力哉曰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恣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追追想前輩而山仰止就圖陳公諱從易曾祖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倅也楊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五年相繼爲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敘張無垢帖

世未有亡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哉予嘗閱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予與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雜也以前無垢已展卒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安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千少

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彼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辭去狀亦不知安在矣且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闕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蝌蚪苟凡可以便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節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蔡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予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

跋雲山齊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興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泚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紫衣攻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爲前輩行余壯時從辟常州士能學士能數爲余言道雪菴爲人由是定交直能圖閑鄉景望將造廟與余遊雁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牒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爲天下第一益相繼往予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檀減三分之二且口不推貢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爲尚書奏桂陽瘠地稱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爲文正發也荊公熙寧五年帖遲判中允者楊蟠公辭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荊公嘗有悔意故晨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予苦不識蘇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法殊遒拔僊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辯道祖二跋皆口藏畫名家予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口孫口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爲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

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其家貲也公諱頌字雅文僧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曾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遺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室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口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今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歎息口如研論事物傾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知宗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他人與魯納郡於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解中桂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爲祥掇視余蓋恍然歎芝不遭也明日故榜復吐三葉紫質黃緣佛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並蓮視毋掇取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爲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歎其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予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

本以贈及登金之日擢蒙爲僧都尚書傳良爲中書舍人可謂恩寵極矣故其題跋卷首雖或過事似以能辨鼠豹不失蟻蚤自許小學之博徘徒貽咲于韓昌黎耶至若師友之淵源業水心墓誌中可謂述之詳矣薛陽毛晉識

跋黃元章所藏曾公顯墨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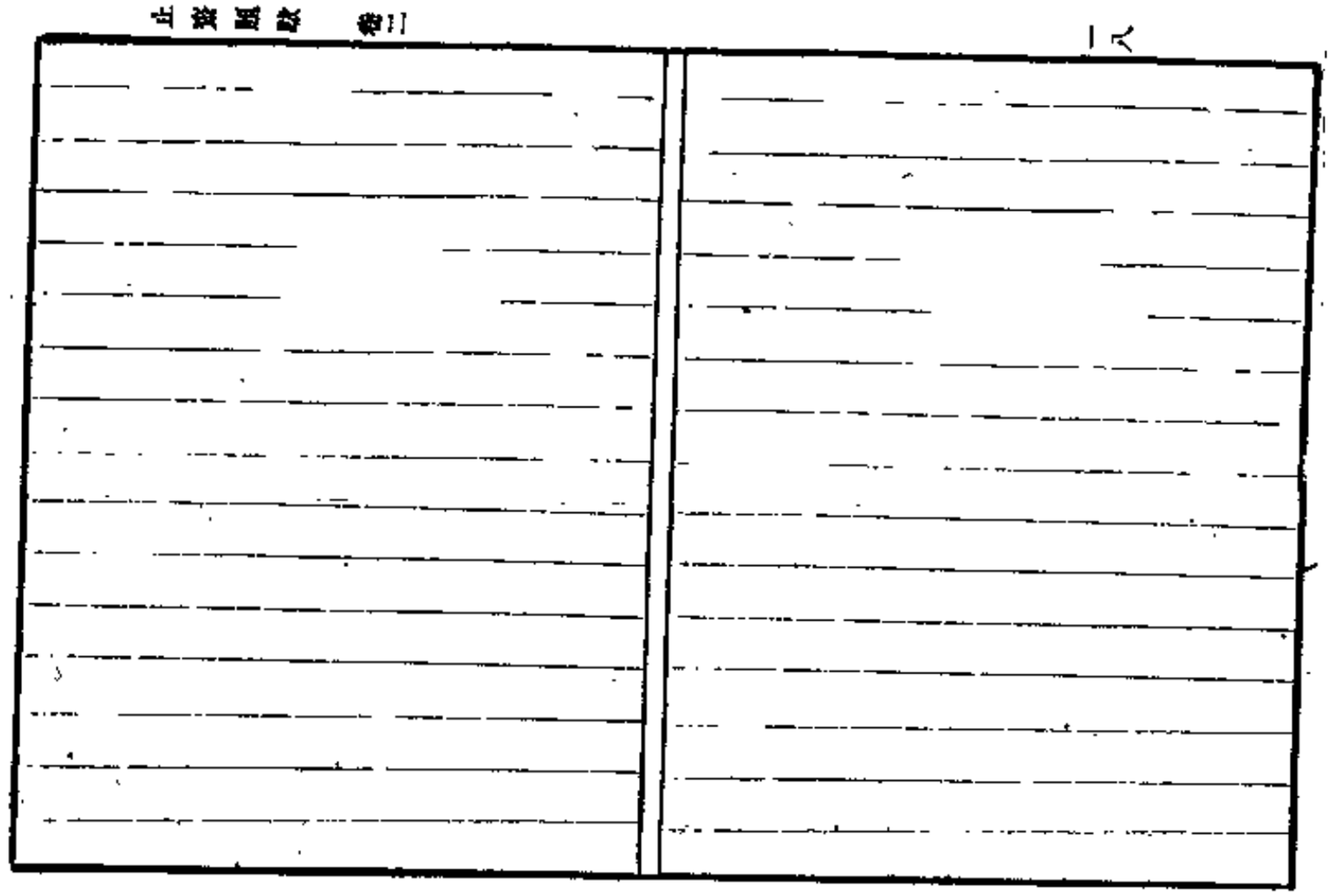
嘉邸生辰時歙者孟庭獨陳傳良與黃裳寫意奪海不失實周頌體上特嘉賞各手書一遺何如人爾芝嘗遺歙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蕭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爲白傅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刹堂其夜垣圖書像謂其二人爲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爲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予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祝以偏方通上國方嗄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者君子傾以文詞取之何哉



水心題跋

葉適撰

水心題跋

目錄

卷之一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草書辯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宮錄後
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題常州論語小學後
題朱晦菴帖
進故事
胡愈名說
題陳止齋帖
守禦錄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張淏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畫妾須密女
題韓尚書帖
答高宗丞
題端信師帖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題荆公詩後
和李參政
題百月硯屏後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書藁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詩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哭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浸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逊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婦心圖
題辯仁靜墓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端安宰董煇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題跋目錄終

水心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葉適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貢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矜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草書辯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二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獨頗乃輕部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版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草書辯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顧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惟秉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矣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

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愧矣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牙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繇之學也不以其身媚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曹君刻於學宮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曹君刻於學宮某謹書其後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邪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衆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足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辭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慮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翠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固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予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桥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稾因併錄

猶欲求邦之所以興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悲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戒諭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決而萃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其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舟曳陸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隨諭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就大爲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酖毒爲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經名說

息曰庵庵作聖蓋字篇屈古文庵字也繇思得庵繇庵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譁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庵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經則與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蓋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蟹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設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何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魏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翫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戾可歎彌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肇正固白中遂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與者矣況經諸公辨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亶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嵩皆佐其役書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亶長不惟收邺舊故存其家舉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超然以其文字厥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家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瓠自歎曰平生經濟之傳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

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頴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壓而字彥恩率其常防其溝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壘豫備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涵澤聚天霧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狀狀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捕蟲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倩賁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三邨多遺嗜爲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花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寡故昏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騰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詠臨海之邑倉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蕭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秀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

吏實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麤若該洽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實晉漢俗是時天竺未洲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天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徒欲强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歎曰吾以爲老卒所誤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聞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頻聽東方已有猶色此是過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孝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記云時李翰林嶽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益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輔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並求他藁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齋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封邨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官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魏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服旁欲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淏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經書援據辨洽徵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歲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弃快哉治定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瀠汎濫流蕩瀠溺至以滔天滅水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希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楹堂對北山蒼蔚有無窮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客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既公良友意脉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猝難詭問必盡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既公尤畏之國戶長年人莫

識面惟教其徒令遠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墜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爲書羅裂王道而惑於曲學聘其最甚者祥祓所蒙大義敝矣固不得而强同也每歎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進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鄉窮乏皆賴其救有任邺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姝姝亦棄絕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雖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耶耶乎身名矣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即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惰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書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華開衆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六鈔蓋問周后數莖命粒穀儒一點芳心啄幾樓老付誰論設要雖餘支梧某往從呂丈伯恭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息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合有侵尋傲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就太高

所論竟不決而能令僚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邨落殘衰固笠芡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寡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炤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生家道與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繩繩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肩子者較其工拙然髮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將東方朝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倘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支子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煥而又多設空基以廣其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蕙秀蒨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疎疎淡笑放嘯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祀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疏起各爲一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揄捽爲職不復肯頒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埈教授溫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來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醉多聞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枉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集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識肯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爆餅食軟脆君時甚小父子同共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肯望欣然忘遠踰月攜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東華詠者傾朝論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腐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由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拜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洲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初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詣外庭姓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以是君文峻簡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道辯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汗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曠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俠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憲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住山水惜君羈囚淹贅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請此裝盛拊卷返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語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歌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端態尚未失癡麻散餘意也

題陳等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炙游楊尹謝之流而張邑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等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論嚴祕門藏戶擿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蒙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其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固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淡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斯畏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與書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沒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

見聞因其實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
顯辨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算食縣
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
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
者幸無散亡零落蓋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
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薦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
京餘澤繇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
麗並雖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
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
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
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
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
君者卿之作駸駸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
入浮建安元祐恍爲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夫出奇叶韻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排秦漢未脫
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
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
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活而平錯綜
應會緯經句等齊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來若
是則鷹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顯懸矣
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
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
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嬪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廟朝請
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
主簿彝孫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
希承務郎鎮江府寄椿庫陳繼已卒曰周幼學丘
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嬪記後
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
敘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淵遠建
大將旗鼓非子孰當答謝顯遊謂陶冶塵思模寫
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而迫光景之詩此論既行
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
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語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
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
乃致窮之道也余攄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
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
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
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鄉詩文立讀既
異因同昏明遠樓偏示坐客無不改觀屬日所謂
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
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于義不足仕來偶挾
二能而求進其所欲將無不可

號不可復益矣與日刻盍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
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
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
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
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
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
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
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嚴以
察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敘情約性因狹
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
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鴈行比
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
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
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可異無不該括豈
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
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儀從
俱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
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
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
注說文不若是愈以辯孟子不若是恕尤非余寡
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
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
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門至虜蓋有意
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
聞高宗中興處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
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永壽王訓偕來矣當其時
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
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官鹽場爲余言公使
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傅善於鹽
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偽論議常遊
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雖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刑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
相書也長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
見側沈公自罷來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
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婦心圖

以爲無可婦則婦之者妄矣以爲有可婦則是婦
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論

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遲繼出與克莊相
上下然其間淡寂寞獨自成家怪俾伏乎易之中
趣味在言語之外雨湖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
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懷不同其詩一也
孔子每人詩無肆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
不矩於敎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衆使發
其材之鄙不矩於敎也水爲沉湎不專以清必達
於海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藏於郊廟二君知此
則詩雖極工而敎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業
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
何可當惟有退走獨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
歲八月入襲明年七月入蜀又其行在已已者東
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
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
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
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官鹽場爲余言公使
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傅善於鹽
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偽論議常遊
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雖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刑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
相書也長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
見側沈公自罷來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
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婦心圖

以爲無可婦則婦之者妄矣以爲有可婦則是婦
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論

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輝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其測其意

題資嚴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野余嘗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志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湖兄弟來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湖尚勉之

跋義役

係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倒相驅訶繫鞭撻逐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係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係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曰以集使期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稅而給使賦必重應給者任之可也係正長會家杵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間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乎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烱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草之民掣衝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聚治劇雖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圖機厥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葉忠定公爲南渡後名家著作甚富其論林栗一書尤爲先輩所推重同時當李友謬以附韓侂胄用兵劾之遂致奪職史臣所以爲之歎息也其居水心邨落十有三年與農夫圃笠共談隴畝間事自謂每得前輩傳聞耳目鮮覩何當一日忘情廷濟邪故集所載陳秀伯長聲之隱蹟徇道故事義役數條無地事舉國史補云海陽毛晉識

西山題跋

眞德秀撰

目錄

卷之一
跋錢文季少卿雜著卷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跋吳仲堅史論
跋徐章黃董詩卷
書謝閩王事迹後
跋章冠夏困書記
了翁帖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跋陳復齋爲王貢之書四事後
跋鄭氏族系
跋楊和父印施昔門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具人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儲襄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慧父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任漢州送茶李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藁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江峰文集
唐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絜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藁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真講義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羅氏六有齋詩
宋仁叔編仁說
周氏輸苗記
史大師與通奉帖
苦瓠齋記
葉涓父回歸錄後序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感應篇

太一天尊應驗錄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頴齋記
跋王祕監文集
跋平冠錄
贈五行任君
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跋丙國宋茂叔遺藁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惠帖
跋山谷黃槃字序
跋黃君汝空延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龍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處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跋王雙峰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豎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鳧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文公詩元亨播摹品簡親書示鄧邪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題全氏步雲稿
跋曹唐謁遠游谷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郫刑御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漢卿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僻地集

西山題跋目錄終

西山題跋卷之一

建安　真德秀　撰
海虞　毛晉　訂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詰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爲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已之病今吾徒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已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爲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揭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勸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親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我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書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妥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題筆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圓闕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改使自爲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與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其書以勉之

跋豫章王量詩卷

乾坤有淸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淸明純粹之氣雖薄克塞無處不有賦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瑲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蚊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淸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淸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泯然與虛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沖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集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睨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之行乎勉哉與時望子之周旋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俟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諸閻王事迹後

按燕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並相爲存亡也魏又以輕車載燕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途被害雄之與王又相與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空都內史周毅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琦間出求救皆爲逻者所得時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爲王而死綺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史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爲又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闕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騭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又別詔毀節事譽具所未論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騭庶以昭君

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眞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餒之在涸轍其能與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泣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蘊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頗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蔽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尼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與時望子之周旋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政命爲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如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潘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歌之餘哀宋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頻海閩營徙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邈然可畏而仰

跋聘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播爲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蔕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

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爲豫章黃昱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貢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蟯蚘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不可得況能尋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爲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氷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趙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老耄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謚之敏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首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菊舊浮香我讀君詩如游瑩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仲誠尚爲斯文努力自愛也

跋陳復齋爲王貢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貢之作此箴遺予當揭之嘆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　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貢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鄭氏族系

鄭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婦婦儐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後悔棄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歉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於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冶君復以滴弟有聞於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爲辨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爲推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罷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丹三絀爲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詞掌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敷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御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顓大權遂欲僭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慴無敢攖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捄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微倖不貲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遵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論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書大蔡上亦愈公之忠擢任諫爭空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絕我之馳驅而不知說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崇政殿與宰相以議去位蓋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心念恨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爲郡且聯事又婚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伏悽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爲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鴞音嘵之詩至今讀者猶爲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雨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悟周之爲周特一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

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與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歉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還吏部待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蔡令傅氏自歙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清時懋而公者艾精明屹然爲國喬儁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欖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

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算故其禍有淺深其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援邵縣廢道遇邵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戰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紬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踵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夫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利患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援邵縣廢道遇邵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戰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紬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踵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夫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

者咸以真人對臣函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硗瘠皆告稔米斗百錢黃穀稿項之史讙口皆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芘吾土顧安獲此歲乃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諗於部使者下其書旁部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斐師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挽禁旨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唐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斬禍應往往受媒方士為百代嗤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蝗沴有功于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潛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蠱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奚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間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能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徵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稱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未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

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有以自閒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叨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蓋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敢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靡盡言攫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庠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宦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刓缺屬諸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為其言公勸農戒諭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燮通守甫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風流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效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愉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或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鮮能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賢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辭何以修敕為爭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為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

真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畔邪四門之詩不自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為自恣者輩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聞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敗擄之舉其近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于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沙其境而疏其民是以室室大國而為盜於沿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盍亦謹敕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猶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孔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

與快明之事爲制閫之臣大書以禍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舉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並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懼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矣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公邊之人其不痛怨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謀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譽嗚呼公之爲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沖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爲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舉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辜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雷漲天累日氣入人身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超超其果信然邪憨亟迂愚風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閱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頤齋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爲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爲第幾帖獨覩公兼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驕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爲不足卹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訓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廼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彊一旁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則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策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鬨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爲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覽遺墨爲之太息

正肅公忠誠爲國與正肅略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惠登庸廷議刑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復一日伸然猶崎嶇謹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羣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遂報復之私由

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畀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柴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今觀之公之濟名亮節皦如白日遭墨敗惜人爭寶之其睚眦之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與是果孰爲得失邪提兒君蓋公之諸孫方以才業著實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汗漫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庵種竹萬個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嘯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與其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濟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嘯長嘯兮陸續風爲起舞兮嘯爲度曲羌此樂兮誰知單飄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元間嘗揆晏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顓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爲也會公求去余遂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爲而然哉愛君之誠惕塞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與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王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濂洛始濂洛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濟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邦郭也歟某蓬轍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彷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寡歟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竦立其論詼今古娓娓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略縱橫可以參閫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俟子於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

孔明非義在于復讎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科名斷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予特進子于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略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爲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與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稿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城帖

大慈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爲主履踐以毋自欺爲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躬身服膺善學者皆當爲此一通與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跋

周丞相跋云其幼學之年已聞駁歙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璫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已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孝皇初即位春待良學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謬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即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姚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殿正法人特與轉行即令舍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銜繳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恩從貴今上覃恩金不轉行正令同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又貴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廣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聽事罷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迨金按節說卿欲論姚容位轉行礙正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金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倚錢司檢遠官旅示公文某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亂典雅如其爲人識者自知何待贅也慶元元年九月日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

楊關學跋云某除與元年冬詣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廝役避之見主賓四人皆贊冠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生之子泳指曰此爲彥亨金公此爲龜齡王公此爲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蓋四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日著望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聽其謦欬私竊自慶以謂雖前山之四皓何必減焉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霆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移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爲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旬日太中大夫奬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國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書文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三老鄭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爲之三嘆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謹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爲祕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爲公不鄙其愚所以顧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壁所爲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並邪而一時議論往往柄擊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與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般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誤曹王阜碑未嘗不喟然壯其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戊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伉辛推城以叛勢張其過公旁郡守禦擁兵貶成敗誰能而嘗之顧獨嘗然投袂號以天子威德使四傳迄類悚然動心脫鎖塘生齒億萬於飢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親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勳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趙城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郎後錄孤之典迄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實以蓋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種科殿奕相照於太常名稽中以予所識若曾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稽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嫡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興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爲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爲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爲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杠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可者不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杠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今人愴然與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題跋卷之一

西山題跋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註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爲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擇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志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乎後使鄭氏子孫世爲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峰文集 周伯起子起宗自號江峰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肯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師河東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爲御史號稱勁挺晚節故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爲二子之所爲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爲之奪氣意其所鍾必異如君殆庶幾者邪惜其沈淪遐謫所蘊卒不少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頗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辯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黃戰守衆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壺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頓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朞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願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盎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邪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繅襲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鄭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勗吾儒者不顯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爛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藥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塋叔護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蒸私儼恪如隔君師莽功之威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懼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窮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羸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敏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實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刪願復于叔謹而遂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匡救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與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與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兢兢曰勤恆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髓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鄉郡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鼓論時事人多詆其闊疏惟先生見輒嘉奬甲戌外補厚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訴感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南辨色更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邪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照揭日月今猶赫赫然其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逵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請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爲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爲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鏟鋤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眞可爲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偕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掩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御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邪而我阜陵優容樂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頤笑賞禍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吉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憸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欲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麥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與何邪蓋仁者道體之全精麤本末大略完粹矣有補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而後已者以是爲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

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願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乎時號深文密游閒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眞講識

天台眞人張平叔作悟眞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復有此書于閒中雖頗涉復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爲悟眞講義章剖句析頗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扣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遂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番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最難唯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幸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匱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崇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遨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帖雖未之序引故不復云

盡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榦榦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大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與端德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菴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傳哉子木之幼也晦菴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

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殁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莫免禍敗爲爾獨一董仲舒猶爲有見而志弗及故于程子書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動拳恩惻百世之著龜也方寧宗初衆賢盈庭而文公號稱巨擘正心一疏爲然仁義亡愧倘天假之年仰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與時權姦之觀哉掩卷慨然爲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青名取樹樂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爲

朱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裒沐泗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傾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已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也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略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題其末云

周氏輪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來文於某以繫於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人倫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閭下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與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昔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其斯之謂歟恭惟聖明初政宅未遑及推本先皇道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屢優而假之俾無卑牛任重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與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與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遐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與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侯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蘇爭有功元成間迫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與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

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所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爲弟昆雖頤時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富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既世秉鈞衡將漕亦薦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邺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强之從薄亦不肯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類齋記

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邪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惡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育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可不可也雖者乃解既而濟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濟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

云

楊文公真筆道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職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歟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緣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嘗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知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涉遠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于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奪謂蓋孔門所謂不遷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歛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爲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

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倩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昔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邪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爲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閱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兢焉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息焉又或出於倖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昔曰號

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爲天蓋可以號而怨可以籲而聞可以呼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飛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嚬呻歎愴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特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爲渺茫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乙之在天果何神邪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冀祈舉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次輯之意觀者其許之

敕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某鄉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劒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窮郡審覈知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歟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鵷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樞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

命顯寧爲神人主既試爲公侯卿大夫事臣學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閔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遵循不廢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敕郡國具境內靈祠之婥著者上于朝而寵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冥坐每烈風雷雨必焚香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梟傲化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鄉人塑禮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崇奉臣植臧累厥心惟師爲依精誠屢殫休應適格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濟登茲其視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幽境庶倪傾藏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仙人神農時爲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邪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于世則雖非與出於古聖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

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貪嫉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猶召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陰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龢父樂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懇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眞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嚮慕之西州棠條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猾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网而空之於是黨籍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偽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稟稟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眞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復侍公於者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殁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嶽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也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羣賢以涖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功于柳殁亦祀於柳蓋帝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蓋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殁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撫鄰火始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涖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本行天命云爾少仙韓君棐既誌其事某復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斁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辭朝廷之命不憚觔墨之勞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曷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

一經不能遍覽況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況羣書乎然爲彼者不妨坐窮冤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學蓋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頴齋記

按詩實頴實栗頴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頴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頴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爲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予嘗觀諸隴畝之間平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苗者槩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那爲學工夫何異此勉哉周君曰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植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遊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任繼[illegible]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詹掌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輔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羣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類齋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滑及某在茂滑陋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驟淡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悟者頃之茂滑遂某獨留從容請曰舜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孝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顧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竊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悲悲以奉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蒞行所志迫有歸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夜真某贈

西山題跋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爲有扶九廟奠人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册固已流布華齋而樂戲翰墨亦皆詞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評其門太庫者公曰與時使蹠妻乳媼可開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遣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廣屋太渠渠此正洛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吳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之辭若身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柔木之愛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旨所一得喪真有瞬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春春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棄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潛泊味出言外蓋所謂憂憂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巳丑之孟夏肝江包君敏道過予粤山之麓縣尹宋侯開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生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發動歎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視人廣坐音吐高暢隨問辯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其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矣子兒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坟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粹粹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愈謙二弟詩皆聰爲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鎪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

矣三復此編爲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許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除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淳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賦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凡爲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座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藏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十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跋困齋方公挽君夏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爲一世人彝而振於秦氏弗復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衡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竫節莫如呂兼徽胡衡龍與橫波潛巷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議矣公既遭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羣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檢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以爲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時凡皆爲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蓋俱畏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槃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槃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取以爲法

跋黃君汝空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視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爲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憂爲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戰戰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辭僥幸一得而已他奚暇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平莆陽黃君汝空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蹈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槃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槃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取以爲法

跋黃君汝空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視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

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觀公五遂堂墨帖

慈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率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則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千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藏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十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跋巽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巽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昭著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真爲要見之態而有大人之器真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真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才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知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何未嘗知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勇腴可喜見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遁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蓽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游遊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頹靡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白號曰坦齋云

跋吳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吳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爲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吳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碩言語三子曰淵女空紹吾易學曰沉女空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

倒故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倒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祿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總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沐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彬彬猶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詳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恩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甚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書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廼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到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誦若朱公則與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聞同異此意猶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顧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琢鏤而工不組織而覩信乎其得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都乎若春者也綱繆於君親之義而惻然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動命侶風流蜩嘶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天下士其果然邪厥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潮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鄉裏聚松溪此政和盜驅其徒以來罹疾如風雨公募民爲彍弩手射郊之禁其渠五六人遂大奔北卒全一方公於潮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其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爲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爲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實嗚呼此其所爲儒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未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漳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偶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與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其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恩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能騰虎躍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藏之每歎昔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

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歸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承豐未上而殺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更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刓弃惟恐後而詹公於此遁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導開行知不爲禍福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其寓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攜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賢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峰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賢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得覩其名菴之義犂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君終日言朱實離乎是君之名菴蓋其近之雖微請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體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清臺所發衆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道亟且覽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

其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寫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宜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客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語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樁慕品篇親書示鄧邵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審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任獨聆斗樞明譽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衮政時事其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與州地流風遺韻猶有存者心誠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玉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琢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後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覩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積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舉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切出漕江左趙侯彥章爲屯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壅于被胡命推行荒政侯悉心佐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脈凡所措置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憩初至見侯迎勞曰昏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本行惟謹而以嫉屬宣力者侯爲最多乞事民得無殍死滿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盧陵郡未幾特本道漕節車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昏者江東救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其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既發諸木其盡爲我序之予惟趙侯昏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幕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失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政爲姑叙其略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全謂一峰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實跡其勝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翔小

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子一日構衣而登羅山臨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察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者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試悉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蒲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汩汩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千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主

跋曹唐蒲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論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空黃有曾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廣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私六升以入之過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免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望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鵬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身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燒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虛舍即墅皆全脊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以爲與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鄉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懲天與之人誦之雖兒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天道遠而人性邇者於此可以徵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遂致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宜力最多用是稍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頌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命蘇其篤一云君字唐弼德吾之詳見於李侯對所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幷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則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迕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遊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忠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水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顧爲公乎抑顧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後後制刑然則慎獄議刑者其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宋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太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龍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公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蜺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遠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

貫綜至理蓋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摹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許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樂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閣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帥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如是千載之前修用心眞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乙丑春嘗爲自戒曰學未若歸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淘之際而自處兼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眄某昏負皐時掩關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也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交故其游從密屢倡歌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諸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輒號爲儒者極擊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乎屏居八年呻吟盡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問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蠹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謂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略

三略先秦書雖非鷹揚窮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詩而欲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盡以此推之則今之傳於後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況兵事而可以不知乎仲於是

跋岷閣大史范公集

諸爲武伍文不經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頌之有至吁歎流弟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覆拳蛾巧極其琢飾武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

多且繁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知識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思陵諫稿已斗矣嗚呼保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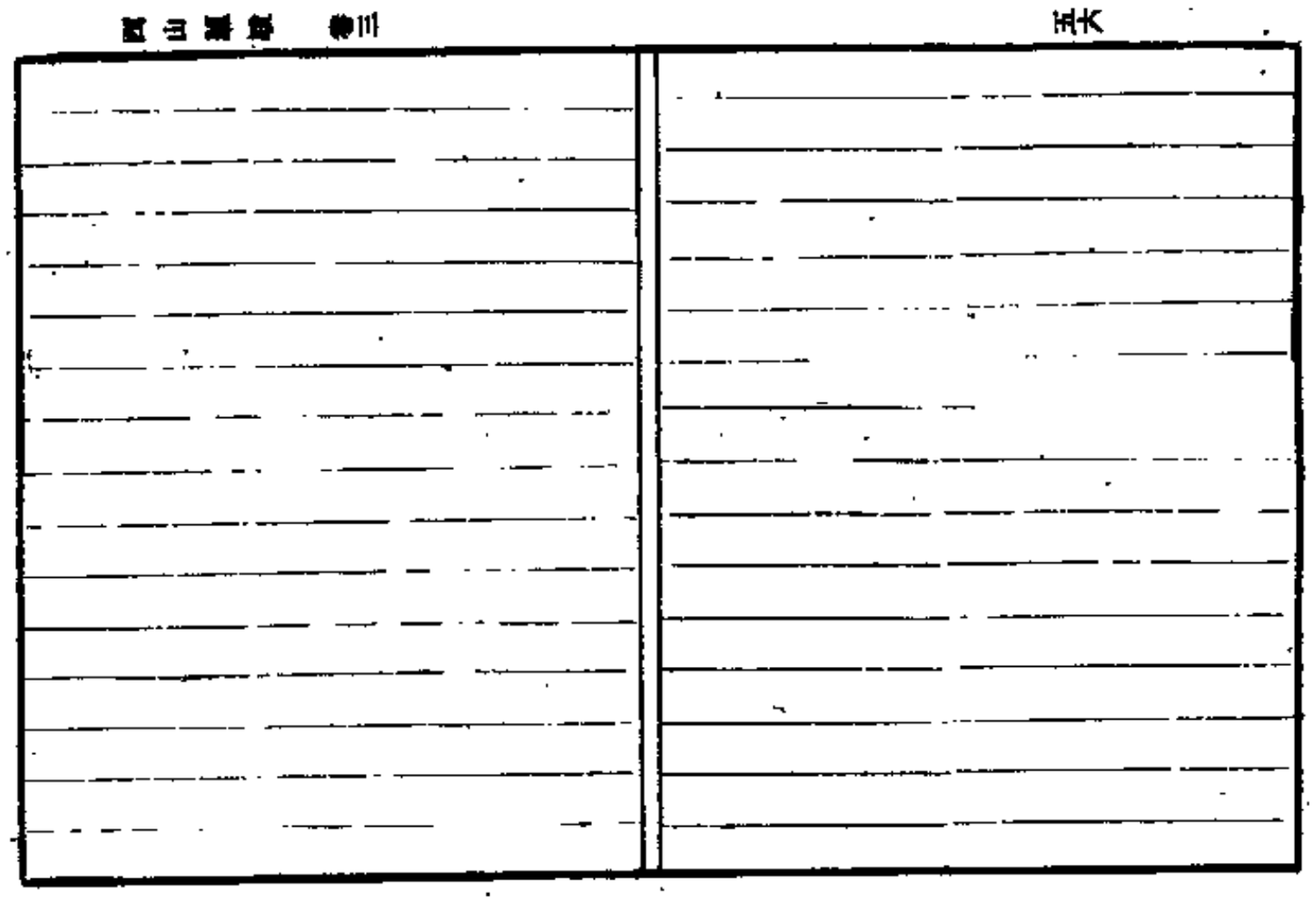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侯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過覽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聘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蓋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觀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則年無比閭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知蔡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邊黃君少爲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爲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舉爲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邊弗願也頗弗忍隆先世道緒以州文學幽吏部銓樞密府闢其才召使參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爲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絕粒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況大忠大孝不俟修錄而得神仙此眞詰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清邊勉乎哉抒亦誠以報國其所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勳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柳山之陽振祇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其與朱子同郡宋之若愧山桐柏恨爾時權相立異學之名刀鋸善類據慨上奏真可謂底柱澎湃堆岸壯矣其選文章正宗若干卷以詩歌一門屬劉後邨所取者削其大略如漢武帝秋風辭固文中子悔心之萌一語不宜編入貽誚于趙儀可華然風教陵夷之日亦政不可少此一派故其題跋雖無坡谷風韵余編入西山卻如三公衮衣衆芻拱北辰之上其嚴嚴氣象可令寒乞小儒望而畏之神懼海隅之晉識


NHK

後村題跋

劉克莊撰

目錄

卷之一

題傅自得文卷
跋林去華省題詩
跋呂炎擬樂府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跋表弟方遇詩
跋趙司令楷詩卷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跋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跋唐察院文藁
跋唐察院判案
題許介之詩卷
跋文章正宗
跋趙明翁詩藁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跋嚴某和坡詩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贈楊醫
題何伸詩
跋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跋趙綱摘藁
跋方寔孫樂府
跋方寔孫詠史詩
跋南谿詩
跋李監簿墓誌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南城包生行卷
跋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跋朱相士贈卷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鏡註註
題姚鏞縣尉文藁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跋眞仁夫詩卷
跋黃勉齋書卷後
跋王祕監合齋集
跋宋母墓表
跋陸氏墓誌
跋宋自適詩
跋灌園蘇翁事蹟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跋陳戶曹詩卷
跋李耘子詩卷
跋吳孝子傳
二趙字說
跋張季文卷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跋蘇子美帖
跋東坡與歐陽棐帖
跋米元章焦山帖
跋閻王帖
跋東坡墨蹟
跋楊補之墨梅
跋惠崇小景
跋趙大年小景

後村題跋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跋李伯時羅漢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跋李質縣尉詩卷
跋徐寶之貢士詩
跋仲弟詩
跋單父趙氏事實爲趙小坡作
跋梅谷集
跋黃慥詩
跋黃慥文卷
跋王元度詩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跋二李易說
跋方蒙仲詩
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跋建陽馬揖菊譜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跋柯豈文詩
跋宋吉甫和陶詩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跋李敏膚行卷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御製二銘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贈上饒日者呂丙
題汪薦文卷
跋裘元量司直詩
跋宋自達梅谷序
題宋自達詩
題程垣詩卷
題趙戣詩卷
題葉介文卷
贈日者許澄之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蔡端明三司日錄
跋山谷書范滂傳
跋王元遲書
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賴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蔡端明帖
又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南軒與方耕道帖
南軒送方耕道詩
魯簡肅吳文肅宋文道帖
蘇才翁二帖
劉原父陳述古帖
趙清獻公帖
陳了翁鄭介夫帖
余襄公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題丘樂桂月林圖
跋許敎一鶚廷對策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定武本
三段石本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戴嵩牛

王摩詰渡水羅漢
江貫道山水
厲歸眞夕陽圖
韓幹三馬
信菴墨梅
李伯時畫十國圖
米南宮帖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跋舊潭帖
跋馬和之覓句圖
跋石鼎聯句圖
跋楊通移居圖
又題
跋石虎禮佛圖
跋明皇聽笛圖

後村題跋目錄終

後村題跋卷之一

宋　劉克莊　撰

明　海虞毛晉　訂

題傅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贅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怪生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蘄余商搉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奇其人又奇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僇笑以爲任人戶外無屨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爲文文不能皆奇以俗學窒之俗慮汩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氣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爲之汝伯不死矣

跋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柏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南宮以八陣圖爲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萬古無同案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汔不偶詩雖工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跋呂炎擬樂府

樂府惟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爲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駭已如此若斂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

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蓋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者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他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鉤攷隱匿參酌律令定其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爲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爲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往有踵縣門求給朱記者詰之曰何前倣而後順也則弭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撿驗無大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竊自喜然汔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爲義役亦每白媿安谿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谿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役訟源永熄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爲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爲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爲者明府年歲之頃談笑爲之其可敬也夫抑可媿也夫

跋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爲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爲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以德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爲詩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匜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他日必爲大作者而不爲小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于福唐于臨安于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閭宏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戹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跋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蔑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旂常鐘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恒赫於功名之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罔落於君親之義卷卷不忍忘余聞洞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爲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捄民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爲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他日秉旄授鉞先討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爲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辯矣

題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廓溼沙礫草棘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爲後邨余少時欲疏鑿其廓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爲書堂復齋陳公爲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爲書後邨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宦不遂至端平甲申地始合余逐于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袁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斥歸不能插一椽施一鍤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

視之猶盆池馬廄耳而余周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園圃池館則徒羨之永福明府董若叔宏示余谿庄園詠凡余心所欲爲而不能爲者皆在明府園詠中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于兩侍郎親筆之後

跋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那怨始賢終佞是素守可改也蔡蹇以魏徵方了翁既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麤言細語備爲他人扃鐍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爲御史自吳尉至爲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爲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跋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與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麤能其精者顧不能其麤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辯纍數千言及其爲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鬚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況豪右乎不舁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毋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僉圜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寫一通算之座右

題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眞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眞介之但爲諸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黏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

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秋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爲次邊介子既誅元帥軍事當合故楚之奇材劒客被髮纓冠而圉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閒暇內有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他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跋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畧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爲全書既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叶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較也

跋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平生警句行于世嘉熙戊戌余嘗爲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于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祜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

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沈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埽自無塵鉏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著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爲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箋冊悃于公朝返初服于後邨澡瀹塵襟抽發滯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廩稍後不復賜額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爲之也臣愚謹上其事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予其半其年上始親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刱不予柄臣之爲今應如響英主之斷甚盛舉也自頃外邸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山積議者病之或以爲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陛下敞明洞烱必有見於此矣臣叨恩假守敬刻聖旨于石以示萬世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于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眞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爲吏以官物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遺一力助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雩都明府詩始於律已終於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跋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眞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眞可敵者耶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埽則世俗隨聲接響之過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註單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公之意趙註未善不苟同也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罔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搉況趙乎禹錫勉之毋爲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爲良所愈尤多爲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剋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谿來前前無醫以生爲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弔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爲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爲恨余空空無以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爲秦太醫令李醯所殺倉公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少女緹縈捄免華佗恃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既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爲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爲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教

題何伸詩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毋

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廄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付其子謙

跋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跋趙綱摘藁

尤谿二趙一出一處處者避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連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皐爲福清主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閒淡而諧理縱不踰矩者也戲不爲虐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爲詩酒所涴劉阮敗德嵇謝災身禮法之士或蓋稱之君獨爲復齋陳公所許豈非纘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父風云

跋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昂蹈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幅出心肝以息苦而傳也君他日蓋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日以別集可矣

跋方實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牕尤閒余日昏苦若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壻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爲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敖不覿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乎奔而爲后猶得罪於父如此況若文君之瑣瑣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爲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爲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爲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斷而小之乃善

跋南谿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谿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吞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墟迹避禍惟先生忼慨悲憤往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友林丈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爲給事公徧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爲先生詩兼衆體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王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湯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云挹香不盈懷發英淡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落葉何紛紛幽閒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況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纖刻畫語墮渺茫閒前輩謂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印之期甚迫傳業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名簡字某番易人井伯丈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跋李監簿墓誌 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幕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藁覩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洎嘉熙中余

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辯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嶓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爲父文忠爲師淵源所漸遠矣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讙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其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翁翁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他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攷之丘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隲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麗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後邸劉某題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慶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爲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廝其土得鄰山焉余見其繪事質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爲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與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樞密趙公于淮梱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窆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下莫湔此愧況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丘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邸題跋卷之一　終

後村題跋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錄○○○尉會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攜功狀白○○○○○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題此書之末以識余愧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也何君合二爲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眞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濶遠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菴逢掖之家化爲李庭珪潘谷耶雖然刃總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

爲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廼翁當亦拊掌一笑

跋李若晩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李若晩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篤往往質笥衣粥廄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留其○悲夫尚○○○○叟歸道城南行西淙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傾沒○○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爲灑西崦　李若葬處

跋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暘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爲清望官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予錢且暴死既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爲二府某人當爲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若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劒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眞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直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僊則已有僊非君其誰爲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僇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題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若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劒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眞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直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僊則已有僊非君其誰爲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僇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題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若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跋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

之於歐王翡翠鯨魚竝歸葬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談命予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奇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曆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跋眞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采詩予敎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魏以來音調體製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生者必同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眞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澹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恩然爲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跋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予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

請祠余亦求監獄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子方以格爲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爲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旣殁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跋王祕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跋宋母墓表 趙吕父作宋自適母

眞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予者嘗登宋母之堂忝爲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跋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予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跋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可不懼哉

跋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方旌所至巖穴一空蘇翁爲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爲差事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爲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竪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苟於評而謙於敎獨何歟蓋公晦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晦所謂沖澹淳古之趣穎叔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敎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爲予訪焉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爲父以父爲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周乎方之內而能遊乎方之外者也輝旣學佛而彈琴有殷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遊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皆豪傑過人矣

跋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淸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郡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予恐其爲藝所掩也故微致切嗟之義焉

跋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衞塡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爲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予其誰

跋吳孝子傳

淸湘林別駕爲余言延陵吳若鳳旣葬父母寢苫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虛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徵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靳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爲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旣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閑退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爲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二趙字說

宋諸王孫崇乘弱冠奮儒科崇東繼踵拔冑舉伯仲競爽璧聯珠映見者欽挹二子以乃翁之余厚也求敬其名易曰雲從龍說者曰龍乘雲氣窮乎玄間又曰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有逢時感會之象焉字伯曰雲卿書曰宅暘谷寅賓出日注者曰暘谷東表之地也又曰暘明也有進德輝光之義焉字仲曰暘卿

跋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不可過清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場屋故其論舉它日呈似西山必發一笑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於爲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爲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貪堯桀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而德亦成矣

跋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爲婦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帖尾托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跋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昔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覽之太息

跋米元章焦山帖

米老此帖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跋閻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爲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爲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項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爲丞相長史以廳爲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千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爲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跋東坡墨蹟

王右丞攜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攜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跋楊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爲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儺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跋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画如惠崇者尤爲稱奬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予之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眞喜画也

跋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此豈睦親宮中

終日騎木馬放鶯鴿者所能爲哉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

跋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画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著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画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諸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爲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猷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臥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捄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廼今守緒自焚元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聖意也烏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跋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殆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鄰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丱角後二十年予益衰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跋徐寶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瓢動吟歸雪覘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煆煉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刻玉爲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爲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予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跋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爲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藁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之未已繹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往無蹊逕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不爲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彀焉有百發百中焉予日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彀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余雖憊甚憑軾寓目鼓旗助躁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跋單父趙氏事實爲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郄鑒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皐以德與著甄濟以逢顯蔡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他美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侶之趙氏之後裔有焉

跋梅谷集

余昔爲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

賢余爲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爲友竊意梅之爲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强納交梅將以爲浣已也余與德潤方爲逐客而范君尚諄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爲友者耶

跋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莫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爲書檄所困留一年十閱月得詩僅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同嶽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閒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鬱積於腹者愈多然已避謗持戒十餘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材盡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子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頻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良友歟

跋黃慥文卷

始余爲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爲卿暇日爲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碎碎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奬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爲珍往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哉如大賈居貨無儋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備閎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敕之流當退辟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眞惟魏游二公言最可信

跋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刑政之大鳥獸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卷卷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爲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廷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之盛烏得爲是往而不返者哉他日寄我續集當別爲君下語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者卿有敎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搏搊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共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聞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祕藏毋若李衞公兵法妙處不以敎人也

跋二李易說

李君昆中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科舉之累廼能用功於易爲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閟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跋方蒙仲詩

蒙仲詩趣味清深態度高雅以聖賢白準的不諧媚於世俗也以名教自熏沐不流連於光景也事有可疑雖斷編闕簡千歲之遠必欲研尋也理有未然雖浮名虛譽一世所宗不肯隨和也經訓之獲富於菑畬簞瓢之奉貴於冕軺可謂有爲士之樂知讀書之味者矣前輩喜稱王令邢居實以余觀之居實詞勝令理勝品在秦晁之上無論居實

使蒙仲及見半山是有兩逢原也或謂卷中多詆訶古人疑少推讓者然義理無窮後生可畏烏得但以輩行自高童烏九齡與父玄文黃憲十四爲人師表蒙仲勉之摶風而上毋遇風而退倍道而行毋中道而止余雖倍年將北面屈膝於下風矣豈曰友之云乎

後村題跋卷之二終

後村題跋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自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賓氏兄弟曰羣曰牟曰輩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翹萬首或者止摘取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賓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他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檄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滅於陳仲子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爲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爲伯始乎抑爲韓爲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禀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遲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閤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彊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敎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爲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

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爲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眞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他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嚴仲艾軒外孫也他日勉旃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爲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蔕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特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鼓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若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殁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爲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覘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況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爲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寶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處楮辭而自爲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弈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逕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遜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跋王寶齋送林蕚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於時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跖則混爲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爲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爲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爲憂請益於寶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鶩志於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羮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爲作義疏孟芳勉之他日有進德之舉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膚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盡脫籍矣有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紀充當行今李君敏膚求詩於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宓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摹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揀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爲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蘇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爲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與之者其在君乎德輿皐之子也摹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焉圖龜蓋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旣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疏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槃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憑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爲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汙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汙簡所載綱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豆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爲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邇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爲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爲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爲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爲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攜亡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爲棣埜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豎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已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檄獄不荅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

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黟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爲防微項籍爲漢敵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閼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若詩未爲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臥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帖排奡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禍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螺蠃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兄鬬蟻睽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齊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迩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恥表襮性詩亦然追懷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背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棲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文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徵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蓧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戣詩卷

歙郡趙君寄余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爲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巒水僊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爲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索其文甲乙豪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余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

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躍君亦自以爲斯世英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伴杜蘇然余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周之欬乃魯山之于爲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他日觀窻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丁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丁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爲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存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頃屢同方乎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櫜扃鐍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禊帖於梁皆爲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譎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碯椀一並實以珠內廄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切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摧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能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磬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囿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賚島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悉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虢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鹽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爲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爲名勝不與號爲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儇佞少年則受成雁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爲絮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與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爽簡指富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韋蔡請斷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

定勉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虖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爲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恕亦不捄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戾況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强於善者寬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書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于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槖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木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摧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賜鴞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爲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爲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虖詩之盛國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爲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定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以多爲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莆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賈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題跋卷之三終

後村題跋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槃栝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强爲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溼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爲複予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爲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爲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爲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謄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殁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帖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詒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樾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帖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搢笏頌論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盤藥而不可得今郡五十千遣去烏虖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欵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嚴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虖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道耕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埶我迺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況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爲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烏虖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彊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宦字子正爲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爲人子孫爲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眞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爲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爲君碁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四十字醕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眞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爲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摧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分贛州可知之欵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顧仰於酤日摧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埶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眞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

宇子正君墓之壻京認君墓爲兄及當國召子正爲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爲京所薄所以爲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虖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眞蹟聞韓魏公龐潁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眞爲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眞宇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傅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爲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爲之雖有李杜之妙恩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爲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

病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翀泰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淸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而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蘗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賁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滌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與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嶷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嶷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爲君喜晚節似安國君不可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狠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偃蹇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

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郎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汔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脫一字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豪芒差其爲致光眞蹟無疑烏虖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甘有九日甘棠院佽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宇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佽

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眞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與定石羽化之後贋本盛行而眞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閟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辟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辟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眞則畫眞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著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嵩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猴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埜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鼉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烏虖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云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疋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乘石林陳簡齋詩跋龔書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恩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眞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爲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頻輩所敢望但輕裘短笠日與蔽牖君相周旋乃在野民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廄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珪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恩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摘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矣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爲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

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于中父子題識反爲名畫之累

信菴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菴廼以幾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榦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疎蕚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虖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人畫梅耶公斬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爲三瞳日南古越裳氏唐爲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鞬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爲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翦髮露髆或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瞋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瑤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罇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爲鷙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拍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爲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爲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僞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宜仁后外姻光堯方崇奬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珍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温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温伯不與後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温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爲坡公所賞以爲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刋二本一閩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爲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勑云云今至

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塗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爲帖但與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曰雖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爲一板或十六七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無以議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翦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前有缺唇瓦缾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訓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能不能末而困瞌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逢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箏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襤褸然猶苦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奕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通爲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麻徹骨乾賣著四婆犂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爪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帨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祜所謂開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而聽幡綽執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爲玉環無疑也人傑地靈自古云然滕王閣不得王子安一序雖掩元嬰帝子之醜石鍾山不得蘇子瞻一記幾傳持斧搏擊陋事矣故往往騷人墨客遇有勝地輒徘徊不忍去且必脩復之而後快劉後邨所居近金鳳池隨役三百夫疏鑿其庫者復池之舊句復齋陳公書額表之謂可尚友少陵浣花溪矣第杜老草堂舊址復有韋端己芟夷結茅取浣花名其集以蔽

餘芳劉後邨而後其所重濬之池湮没無存
豈地有顯晦抑唐宋人不相及耶後邨集頗
浩繁予偏喜其題跋曰廣其傳猶憶是本迺
戊午年外舅濬源范公所貽云是秦氏祕藏
宋刻其字法之妙直追率更帖如蟬翼煤濃
光澤如漆可稱三絶云今外甥慕木已拱彥
昭兄弟能讀父書者又相繼云亡為之廢卷
賈溥雲山毛晉識

後邨題跋卷之四終

文山題跋

文天祥撰

文山題跋

宋廬陵文天祥履善撰

平湖陸烜子章訂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眞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名士偉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勤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沒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言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黜爲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與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貢墨徹堂而新之復其福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於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袞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尋木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

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尙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嶔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脩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亾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淸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廹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覩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彛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說章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尙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尙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册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課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强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先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

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操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懲而毀方爲圖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恆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者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子禁屈伏麗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麗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臺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昔予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蜩蹙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牕詩文

予嘗造玉牕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眞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

予觀玉牕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牕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牕詩卷

琴牕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牕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牕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牕詩必如聽琴牕琴琴牕胡氏名曰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叚君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叚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憀慄從李杜間分一叚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其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官爲商爲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牕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會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巳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巳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遊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頭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圻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圻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鏝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圻者將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眞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圻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圻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狥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尙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崇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維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倚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毋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榑士齊非玗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遂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玗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榑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尙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井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

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揚子精神心術之煜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氊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亾莫不有數而其既亾而不遂亾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談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揚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予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啟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緦緦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孛皆爲王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戛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秩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祿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頷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碩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論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卽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跋錫鉛

文山見其手書遠南奔[illegible]

觀歌法而成為樂之以為藝此書傳於後

文山題跋終

石門題跋

釋德洪撰

石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題靈源門榜
題昭默墨蹟
題昭默自筆小參
題昭默與清老偈
題昭默遺墨
題眞歸詩銘
題潛庵書
題佛鑑僧寶傳
題諒叟僧寶傳後
題珣上人僧寶傳
題宗上人僧寶傳
題圓上人僧寶傳
題淳上人僧寶傳
題其上人僧寶傳
題範上人僧寶傳
題端上人僧寶傳
題隆道人僧寶傳
題休上人僧寶傳
題英大師僧寶傳
題所錄詩
題佛鑑蓄文字禪
題弼上人所蓄詩
題言上人所蓄詩
題自詩寄幻住庵
題自詩
題權巽中詩
題自詩與隆上人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題華光鑑湖圖
題墨梅山水圖
題墨梅
題蘭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題橘洲圖
題平沙遠水圖五則
又題公翼所畜
又宣上人所畜
又惠子所蓄
又稱上人所作
題華光梅
題石龜觀壁
題盧山
題天池石間
題浮泥壁
題清修院壁
題白鹿寺壁
題觀音院壁

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跋狄梁公傳
跋北里誌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跋邴根矩傳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跋東坡山谷帖二則
跋東坡與佛印帖
跋東坡平山堂詞
跋東坡與荆公帖
跋東坡老木

跋東坡悅池錄
跋東坡緘啟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行草墨梅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跋山谷五觀
跋黔安書
跋山谷字二則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跋與法鏡帖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跋山谷雲庵贊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山谷字
又詩
跋叔黨子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跋了翁詩
跋了翁書

跋瑩中帖
跋瑩中詩卷
跋江表民願文
跋李商老詩
跋徐淇李三士詩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跋張七詩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跋道鄉居士詩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跋四君子帖
跋呂鎮公詩
跋李豸弔東坡文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跋養直詩
跋謝無逸詩
跋無盡居士帖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跋韓子蒼帖後
跋太師試筆帖二則
跋公袞帖
跋三學士帖
跋蘭亭記并詩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跋百牛圖
跋周廷秀詶唱詩
跋順濟王記
跋李成德宮詞

石門題跋目錄終

宋 沙門德洪 撰

明 古虞毛晉 訂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儉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憐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況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宇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閒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塔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贍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眞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眞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眞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嶋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生死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謂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眞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贅窒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

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炤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炤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麄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擘窠恭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實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塵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寫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併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淸涼以文字語言爲塵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者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眞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眞崇之道不滅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瑤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昏而東既道人將還石門自潙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子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詎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鐘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昏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溼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愼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愼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愼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昏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

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空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棊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毋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芳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眞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與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此蚌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閒鼻孔邢盧穿枉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瞽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茅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與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予視端精緊版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棄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棄師裹柏長者力弘佛棄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棄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棄自居裹柏止以教棄自忘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儋牛履狶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鱗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李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酬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囱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首論[redacted]動以億萬[redacted]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畜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菴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頹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似前身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扶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菴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愛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閒情賦足以見其眞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豈子美昭明亦眞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紬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有道人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宇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質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險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口涉圖夫率商老每於人物特愼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歆玉渥注種者住湛堂之有予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淛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見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青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見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智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焰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盡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智次有此風葉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籠中唯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橋洲圖

公翼愛橋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筍書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智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宜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宜師開軒瀟湘江山

不呼而登凡案間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書

好在華光眞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特筆也予平生無所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　　筍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憮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諠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蘆之圖華光畧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迎陵鳥方雛聲以歷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爲廬永鉢授嶺南撩予憐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紿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亾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滅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酹一樽則擊罄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眞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

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華峰下瞰聖寺經嚴神刻王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霧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磔硠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价密宣和四年冬希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鄉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亾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游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旬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攄姦摧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沌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眞身存者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兎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其應如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題跋卷之一終

石門題跋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訴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問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亾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賣以萬數奴婢芙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

有事輒跪請自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牛駃騠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與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眞奴婢豈實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較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較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邢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盎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詩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空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空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儕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焰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其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雖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挾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蓋堅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眞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當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

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眞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收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酧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閭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其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袖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恍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眞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枵枵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祕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與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日松下見斐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棄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空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衡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見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筍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與也政當送與龍安昭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閒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恩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壁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

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明法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胷次勃土可埽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炤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炤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耶媿子敬耶邵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鶯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丁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寓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眞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佯狂垢汗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巒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粟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眞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

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丁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渼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煙雨裏西洲落炤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安多憂患則學佛安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涸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禦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胷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鄉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雜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炤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殁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塵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經夜泉響埽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吳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吳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還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顚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頹然昬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蒐頓塵追風趂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

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纔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晉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撾大鼓是中那容膏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憎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寧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隣寧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讋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炤公倚公之風遂託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轡勒之韻安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驛上人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子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修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炤公向上一路後炤未見訓語子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閒暇也予臥疴逾月偶閱之覺疴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袞帖

見蛇鬬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袞行

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聿來告米竭予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廚丁廚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画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画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子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犇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毋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塲爲畫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年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画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黙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澜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大平濂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宋僧能工詩文者不少輒有所附托以名天下如惠勤因歐陽永叔道潛曰蘇子瞻秘演曰石曼卿雲丘曰陸放翁祖可因徐師川長吉曰林和靖不得盡錄皆非能特立者也求如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者惟供覺範一人而已謝無逸稱其得自在三昧於雲菴去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磬欬皆成文章陳瑩中喻其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于道初不相妨未知覺公下一註腳否客有謂予輯蘇黃鼎陸諸家題跋不應置此佛門史遷予亦不暇深辨戲會云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皆名動四夷之雄豪倘未得圓通大師披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不令一坐無色邪客亦首肯而去然荃釋老人嘗云此卷不應攜至長安逆旅中亦不許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而觀海隅毛晉識

石門題跋卷之二終

遺山題跋

元好問撰

金元好問裕之撰

平湖陸烜晦廬訂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予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麗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麗許且置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處筆貫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麗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乎九歌遺音易曲山爾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閒關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劈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飄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飈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黠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强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晝端愿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凉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淸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嵓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眞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貴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淸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淸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旣高又所至以良善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靑氈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淸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隔詔獄一僨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歎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顚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覩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壬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欽祉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旣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淸畫千崖秋

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眞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録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岳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岳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附錄

故物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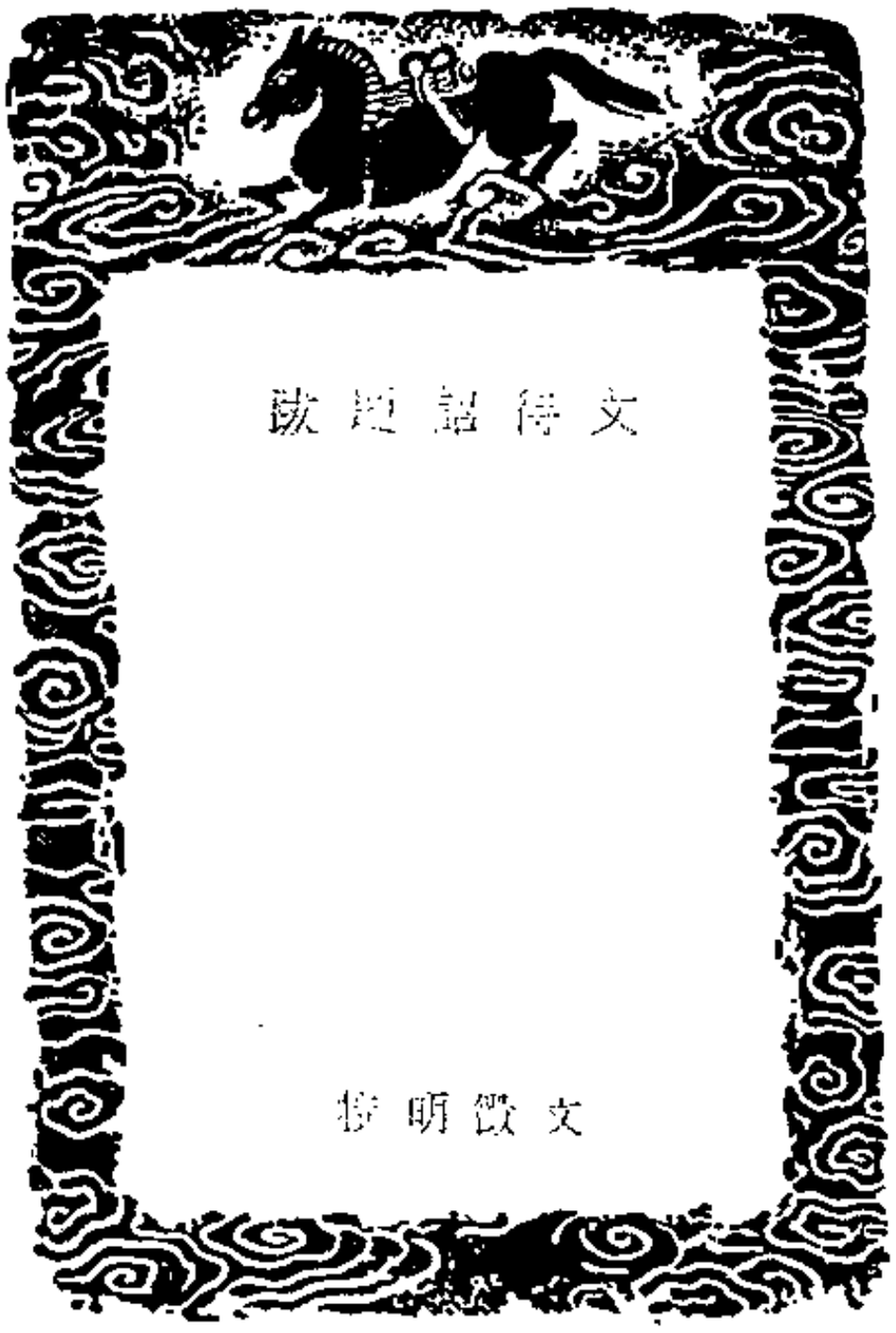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賫宣和內府物也銅祿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嚴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澤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鐵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譽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文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趍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遠山德生於宋當与少游文潛並駕齊驅

以機禍黃門奇禍之於邦昌矣乃其發跋
數不相錄蓋小品易工也猶其故物諸語諸三代
易錯乎自是千古卓識溪虛以滋士哲
汩沒於俗古聖人之用心深遠矣以爲迂而不
達矣抑知蔑之久近必視德之盛衰陸津深學
則家國必有修虞而篇之紬繹守故殷之彝也
以天子推實蔑以入周孟未必則於子
問易而卒不可得深學如韓侂胄實仍道嚴
乎宜皆欽天下之慝以爲有宜其不終朝而爲
飈風浮雲之數也迺物是實惟德是實是
言雖小可以喻大梅谷陸煙識

遺山題跋終

文待詔題跋卷上



明　長洲文徵明徵仲撰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昞。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爲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備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視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昞亦能書。召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既而謝事終于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軸爲王世貞所藏。亦不易得也。

趙黃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辨其非換鵝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效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祕書。始以逸少卒于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踏、黃庭勸進等語。隱君去晉爲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爲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眞。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楊皆近古。中元字竟缺末筆。固是宋本。自逼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邵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處雲

令。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商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內殿祕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敕令曹勳、龍大淵等鑑定。其上等眞跡。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自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而考也。標稜上有曲脚封。并閱生葫蘆印。是當入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祕。多歸私家。故後有商左山參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于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爲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爲少卿。某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談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爲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蓋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已矣。嘗欲萃其言爲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愴時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于新巧。篤古者泥于規模。公既多閱古帖。又深諳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卻工夫。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摺處。銘芒削利。蓋垂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眞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謂。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爲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閱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勤。石本卽公所刻。無毫髮失眞。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賈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者。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沈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眞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眞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淸。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眞。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

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元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眞。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黯也。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秘書郎黃伯思長容撰。長容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別有博古圖說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于此。然楚書頗涉牽合。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圖說有牽合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刪改云爾。非盡出于長容也。今觀此書。亦有翟父之說。豈亦曾經刪改耶。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杓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註。而衍極多出于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刊誤標目。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歲旃蒙單閼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爲方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削去名字。以避禍耳。故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爲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爲刑部主事。凡書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爲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倣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觀。了無差別。遂定爲臨永書。按柳文甫稱公早年喜臨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窘束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帖。元袁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爲米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眞。而跋語考訂精當。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在。後謝景溫尹京。見于大豪郭氏。縱有元章戲筆印云云。則當時所臨實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意若臨于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比石刻。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別有所據耶。抑米老所臨不止此耶。

題七姬權厝志後

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粹于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秉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于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爲太常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爲交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倪號高邁。不爲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于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眞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摹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其跋尚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梨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僞連後帖。元章已付石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情不忍便拆邪。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畫。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眞人詩三章。自題云。嘗以興王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蟬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遺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初作方于簡札耳。觀其稱興而不云寄。可見矣。黃嘗作公年譜。嘗援以爲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參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瓌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贊。但字字剪裁成卷。必是大軸。經屏人裝裁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元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輒亂眞跡。然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眞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時筆。完葺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東坡謂此法始于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邱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邱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爲奎章閣鑑書博士。頗見翫禮。蓋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文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直夫。月窗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爲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吏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早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雅仲瑛物也。自題

其後，且爲閩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彥成、錢惟善思復、袁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彥成仲璞特厚之，爲設行窩于家。彥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刹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爲敏長于歌詩，楊鐵崖稱爲才子。洪武中被累卒于京。元璞吳僧，住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璞後亦以事徙臨濠卒。嘗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眞贋余不能辨，然而諸公品題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爲韓定夏、定夏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夏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爲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夏諸姪，道德文學，爲元中世名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說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娶姜，得范復初女，即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迹，不少概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于浯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況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宏、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長閒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爲曹勳、龍大淵鑑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鑑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祕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鮑菴先生得之，故其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于行草耶。歐公云，前人于小楷難工，故傳于世者少而難得，若謫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惟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況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開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曆四年，爲福建轉運使，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爲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墓，懷安令葉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直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早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爲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鎮，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壽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吻任左臂，號尚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刹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畊，福清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即季畊之兄也，名畛，畛與畦俱參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爲吳人沈孟嘉氏所有，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爲玩德圖，而使余題其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己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尚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貴，有不專在于馬者，而祝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二帖皆與中玉提刑，按公同時遊往，有王瑜馬瑊，並字中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爲誰，然王嘗爲浙憲，公元祐六年三月，權守杭州，四月到闕，內一帖以四月四日發，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王中玉者，又次叡視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食蠔帖，己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儋之三年，于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歸，以迄于歿，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讀者亦謂公飲鹹食腥，淩暴飈霧，恬然自樂，觀于此帖，豈直寄其謫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儋藏此五帖，裝爲一冊，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爲評記，公豈尚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蠔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辨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秩，風神元朗，故其翰札語言，婆婆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游，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

深，字子徵，袁之父曰靜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蔚然爲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游吳中，多于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爲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愼獨也，愼獨之孫紹先，嘗仕爲王府教授，袁之孫某，嘗仕爲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開徵子題爲疏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爲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十有三，嘗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意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爲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爲詳疏其事。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郢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大之子，彌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爲是，是宜守之之不得于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嘗碧沚字賜之，今吾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衛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即彌遠也，按彌遠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翊進，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于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參參知政事，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爲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年五月，起復爲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相闕，而于右丞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告于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顚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之高，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稍異，恐不可傳信，略爲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適美，蓋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人春游倡和之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于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眞行閒出，姿態橫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藏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維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遊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概見，惟趙文敏嘗敍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寶見于人，固有出于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于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庭堅詩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瑩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杜史奇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恆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祖，四廟諱也，建中眞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元朗字，眞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實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文待詔題跋卷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蓋所藏至三百本，竝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即始于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鑿工王用和刻于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于沈石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豈亦出用和之手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蓋又別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十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

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遠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錄。嗚呼。文獻無徵。世次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而無所傳承。或至紊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邪。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游。若倪元鎮。若周伯器。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太僕應禎。若沈石田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不著也。崇禮譜錄裒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功潘氏。不既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錄。無所考。今之所爲。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吾友蔡九逵又數爲道之。嘗邂逅一見。惘惘愿謹。古所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鍰。以此譜相示。嘆其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爲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于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爲極致。獨郭忠恕以後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游規矩準繩中。而不爲所窘。論者以爲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回千棲萬構。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若傳此爲釣鼇圖。按趙與時賓退錄。載唐人酒令。有釣鼇圖一卷。刻木爲鼇魚。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鼇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爲湘陰令。從事。謝去。周世祖召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復召爲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世譜稱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爲怪誕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子貞。出以相示。遂爲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既望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詠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詠梅花雜詠。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于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卽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己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右唐固曹參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蘊山所藏。雙鉤廓塡。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岳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衞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疏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摹稽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爲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者劉伶阮籍。字雖佳。然皆疏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奮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衞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倣而爲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爲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渙之書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闢。景祐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仕後。授光祿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畫錦坊。盧革字仲革。本德清人。歷進士乙科。歷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祿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今吾家所居。相傳爲公故址。修有盧提刑橋尙存。渙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于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嘗爲吳郡。故渙之嘗游于吳。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以疾解任。厚之詩序。稱同年光祿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圃在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爲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爲樂圃之後。故此石留其家。性甫歿。不知所在。祁君麗文得拓本。裝池成軸。顧其字蹟多已剝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余重書一過。併識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敍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于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卽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跋。亦無歲月。第云嘗于袁桷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于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閣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奏牘實爲奉安御集禮儀。鄭重如此。不應閣尙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眞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40.B

右蘇文忠公與鄭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爲早年眞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途爲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時貧淺。不應爲郡。故定爲熙寧時書。于時公年三十有四矣。公嘗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爲吳僧聲九泉所藏。九泉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泉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異余疏其大略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答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答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內制集。載賜燾不允批答。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于三年三月。孫固作于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于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于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答。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答書二首。實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于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傳爲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册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途至頗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參。南宋人。居嘗川。畫師黃荃。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可喜。至于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日大書狂語。動輒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邱子爲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戶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彝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毗陵徙居吳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濂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國初召議太常郊祀禮。發臨安居住。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參政。杜環字叔循。盧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爲贊禮郎。終晉王府錄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迺。仕宣德中。爲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晉。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方叔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爲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爲王逵汝王傅。仁廟爲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陳繼字嗣初。召爲

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陶際字彥珩。雲間人。卞同字孟符。張肯字繼孟。號夢菴。南郭俄爲許觀瀾伯。與卞張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尤同時。別有許觀、亦字瀾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于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爲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朝史書廢缺。統紀不傳。實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悟悔。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于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遺國禁漸弛。乃令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于世。于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低徊慕仰。往往形諸錄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槩凜然。意將追而及之。于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于後。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爲金伯祥氏作。伯祥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爲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共八首。敍爲陳基作。基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張氏。爲學士院學士。別號草羌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白集行世。詩首篇爲楊維楨。所謂鐵崖先生。本會稽人。晚居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國初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仕。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楊人。避兵吳門。張氏用爲參謀。稱爲蘇學士。而實未嘗仕也。周砥字履道。號菊溪。生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死于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崖門人。李繹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爲瑞竹詩。亦爲伯祥作者。按瞻雲詩。當時賦者蓋不止是。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佐。仕國朝爲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爲茂仁。名培。賢而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況其子孫哉。又況賢而有文。能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吉詩一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于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沈著。得于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況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

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待講史館檢討。蹟知滁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滁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滁。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歷歷八年卒于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榛荒煙野草而已。至于文章翰墨。不少概見。宣和書譜謂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邪。此時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案

舜欽作詩。留別原叔八丈閣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觸駭機。所向蒙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爲虎狼額。磅氣慄烈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器非惜。雖始職于予。時情未當陈。今來滁川涯。日夜自嘉惕。高風激頹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歷歷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圖。蓋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爲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蓋公以宋之公族。仕于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崑西徐公出示。爲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爲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爲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按荊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溪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趺坐榻中。一人襆冠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卻立。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窗、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爲清溪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蓋師吳道元。好用鋒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爲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卽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卽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卽之字溫夫。別號博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祕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卽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卽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卽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卽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

爲高宗所稱。卽之稍變而剛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卽之八十餘。成淳間猶存。故世知有博發哲。而于洲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結商盤下缺一字。實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般。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參政崑山張公敬之。寶藏此册。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尤清所謂惓惓于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藁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藁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于時君年市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元敬者。與君竝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奧。爲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銳。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爲徒官。君與唐雖舉于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時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爲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爲人歆羨。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爲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辭詞發藻。居然元勝。至于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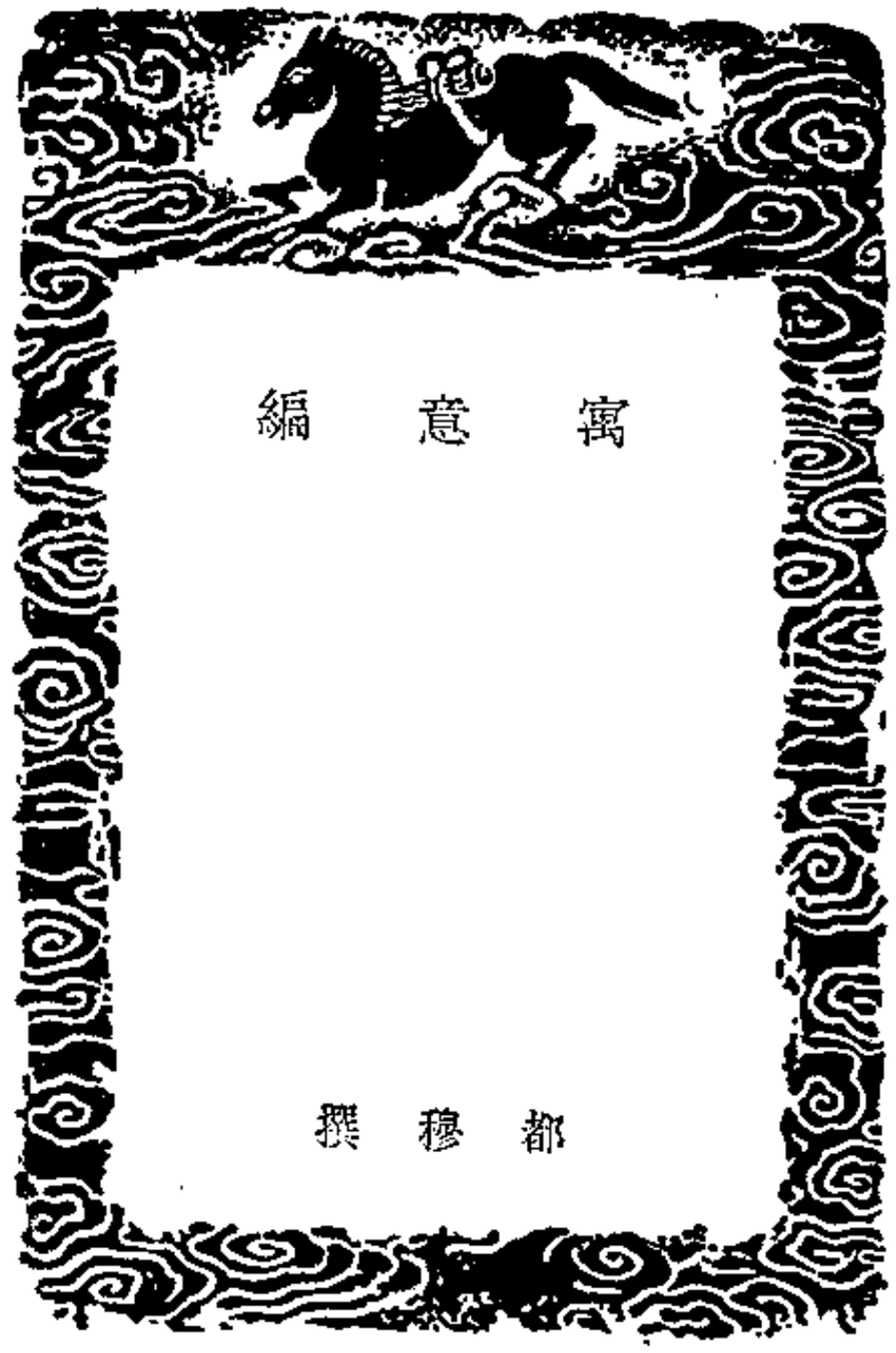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蒔得吳草廬之傳。流寓吳中。二子汝秩、汝言。竝有文學。汝言尤倜儻。知兵。至正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爲太尉參謀。貴寵用事。國初爲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于時。仁廟召爲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國初先生也。此蓋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吳。少脫跡。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仕爲平江路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德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貫之後。博學能文。尤工畫。趙文敏公薦入翰林。終浙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今尚書玉峯先生五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清眞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中。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徵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饒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爲淮南行省參政。工詩。尤以行草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初爲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菊澗生。吳人。寓居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荊南倡和集。陳秀民字廉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爲學士院學士。泰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應召。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廉。號玉笥山人。有玉笥集。岳榆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

徙鳳陽卒。陳汝秩字惟寅。即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武中爲郡學訓導。後游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顯時。行爲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餘稍跋。惟允壻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之。令抹至數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己卯解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楨。後以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淸苦篤學。敦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于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藁。此卷世藏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參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壻也。其壻嘗爲妄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并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繪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百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祕府邪。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于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爲己有。能自立意。不蹈襲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于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入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游。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忠定、張忠獻、趙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扎一卷。蔡、蘇、黃、米、眞跡一卷。張忠獻父子與虞丞相劄子。山谷書馬伏波廟詩一卷、大字。谷自有跋。趙子昂臨伏生授書圖、白描。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盧疏齋、諸公詩。

嘉興王廷槐藏張長史帖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白麻紙眞迹、嘗入宋祕府、宋元人題名并跋甚多。

趙子昂秋江待渡圖、青絲長幅。旁細書官銜云、爲叔固公務、李叔固也。上有張天雨詩、常熟陳原錫家物、後丹客得之、以售郡人沙生二十五千、歸洞庭人家。

宋陳居中蘇李泣別圖。居中番馬圖、李迪猿三軸、皆南京人家藏。

湯叔雅耦入千林圖一卷、南極後隨。在皇甫氏、叔雅自題其後云、予作此圖、七載而就、所謂能事不受相迫促也。

崑山黃應龍藏。吳傳朋游絲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近裱入。金顯宗雨竹、上有張晞顏跋。

城西張氏藏鍾元常薦焦季直表、上有蔡錦堂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物、又薛紹彭四帖、元張伯雨藏、趙松雪、金薤璧跋、後伯雨歸倪雲林二物、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鍾書、定爲眞迹、予不敢以爲然也。

宋迪瀟湘八景圖一卷、每幅有印文曰、雲谷寫物。宋徽宗畫貓上書云、賜貴妃。有御印、蓋徽宗甚以賜畫貴者。東坡笠屐圖、小幅。已上三卷、雍熙寺僧藏、祕不以示人、予嘗讀書寺中、屢懇于僧、故獲見之。

宜興尹氏藏褚摹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詩云、有若象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眞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復有范文正、蔡君謨、裴煌、馮當世跋、富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弟、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鑑定、此卷後歸陳祭酒維熙、祭酒沒、燬于火。

朱性父藏老米臨黃庭經、今歸石田翁、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又有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寧波人謝某藏、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行草。稱後學文天祥書、無印章、後有王伯厚題語。

吳江史文明古藏。唐趙模集晉字千文。褚河南書文皇哀册文、硬黃紙、米友仁鑑定。歐陽率更夢奠帖、疑是臨本、元郭天錫藏、後入楊東里家、郭楊家有跋、陸晃昭君圖、僧巨然山水、大幅。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太跋、胡瑗等題名。韓熙載夜宴圖。宋賢語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劫三衡、文文山而下、九十八人、李龍眠九歌一卷、王佚老二帖、大字行。宋人雙文姬歸漢圖、朱文公與十六郎帖、行。貢尚書、楊鐵崖跋、宋孝宗賜虞丞相手詔、趙千里福隰喬三景圖、長幅。千里春江待渡圖、長幅。郭熙祝壽一望松圖、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有趙子、葉士則、董楷跋。陳居中五馬圖、元張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題識。錢舜舉垂絲海棠、又班姬題扇圖、舜舉皆賦詩其上。子昂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

寓意編

明 吳郡都穆元敬撰

李少卿貞伯、藏懷素酒狂帖、後有楊疑式鑑定。王晉卿、跋山谷題名、是光福士人家物、非眞跡。

睢陽五老圖、在崑山朱氏、朱蓋五老之一、兵部郎中賈之後、御史天昭出以示予、圖有錢明逸序、歐陽公司馬公而下、詩皆不存、今存唯南宋及元人題跋。

常熟劉以則家、藏有小李將軍落照圖、朱祕府物、舊藏於崑山道士黃元徵、永樂初、人皆有疾、元徵者、告其收買王子澄書畫、幾至不測、爲此圖也、後劉氏購得之。

以則藏、又有釋夢休風竹圖、六字宋徽宗御書、有內府圖書印、趙雍題名。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陰卞氏物、非眞跡。

沈文啓南藏、胡繁番騎圖。郭忠恕雪霽江行圖、上有徽宗御書、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眞跡十字。謝康樂半身像、碧玉冠、鶴氅衣。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卷。宋人摹周文矩宮中圖一卷、有紹興騎澹嚴跋。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大字眞。文正、秦淮海、米海岳、樓攻媿、楊慈湖、諸賢手帖一卷。蘇文忠前後赤壁賦、李龍眠作圖、隸字書旁注、云是海岳、共八節、唯前賦不完。龍眠畫女孝經四章、每章亦龍眠書。林和靖與僧二帖。蔡端明自書絕句詩。海岳自書詞一卷。李

子昂書歸去來詞一卷、鮮于伯幾自書詩文一卷、小楷有鄧文肅、駙子敬、跋子昂人馬圖、自有跋、并元人詩跋。溫日觀葡萄、黃大癡溪山圖、有王國器詞、倪雲林跋、子昂秋江煙寺圖、吳仲圭擬范寬雪峯廟寺圖、長幅。周伯溫四體千文卷、前畫伯溫小像、門人薛瑤侍立、旁有自贊、蓋周公書以貽瑤者、瑤吾郡人、亦精篆書。

史文復有薛尚功摹鍾鼎款識眞迹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于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趙孟頫鑑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爲吾鄉沈雄仲藏、雄名洪、元巨室、號萬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書擬多付煨燼、惟此帖及歐褚趙摹書數卷獨存、寶鬼神固衛之邪。

東坡謝陳后山惠巾詩一首、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薛堯卿藏。

文潞公半身像、周元公半身像、文文山半身像、上有吳孟思篆書、文文山自贊、倪雲林小像、坐林上偶几、左一童子奉朱拂、右侍姬提盥頮之器、已上四像、觀于濂溪坊周氏。

南京梁中書藏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草書、予不曾見。

劉僉憲廷美藏僧巨然赤壁雪屋會琴二圖、有金趙閒閒諸人詩、又高克明山水一卷、宋祕府物、今皆歸沈氏、蓋僉憲長子、石翁之姊夫也。

鄭所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臭、懷彼懷王、于楚有光、所南宋太學生、而不仕元、其畫蘭獨不畫土、人問其故、答曰、土爲番人奪去、近朱堯民陪予觀于夏侯橋沈氏、堯民云、是韓蘄王家物。

松江人攜示陸放翁自書詩一卷、大字行、詩凡七首、今見其集中、字畫遒勁、山陰杜思永跋。

馬主事抑之藏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在元入袁文清公家、公跋云、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本未盡筆法、因再摹刻、安氏析、坐位帖迺剖爲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遂大進、余嘗得坡公搨本、无毫髮失眞、米襄陽少年、亦嘗臨之、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于子昂、子昂以重貲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七月、檇記、後復嘗云、予歸眞後、蘇本付瑾、米本付瑛、免安氏兄弟之誚、按米氏書史云、平坐位帖、在顏最爲傑思、年少時臨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溫尹京云、大參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析八百千、乘乃許、取視之、縱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予書者、面諭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觀袁跋及書史、此帖其眞是邪。

楊補之自書詠梅柳稍青詞十首、補之門人徐禹功畫梅、趙子固跋、并元人詩跋、共一卷、袁泰戒卿新收、云宜興僧寺物也。

崑山顧方伯家、有朱文公、李泰發二帖、泰發名光、宋參知事、卒謚莊簡、後人跋其帖、見有光字、遂以爲司

馬公筆、可發一笑。

史文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行白滿潤、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興物、

盧廷璧藏、小李將軍踏錦圖、長幅、上有恩賜小字、范寬臨落照圖、小、文興可墨竹三幅、絹撒、上有大方印曰、文同、與可、米元暉湖山煙雨圖一卷、有元暉自題、黃松瀑、藏九靈詩跋、今歸袁戒卿、金玉黃華書絕句詩一卷、詩凡七首、大字行、廷璧嗜茶成癖、號茶菴、嘗蓄元僧瓶可庭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

杭州董氏藏龍眠西園雅集圖一卷、著色、又一好事家藏馬遠畫宋南薰殿屏障、淺色、皆許國用說、蓋國用亦杭人、親見之也。

徽背孫生家、有人寄賣三官像三軸、每軸下有大方印曰、姑蘇曹迪、孫生嘗求鑑石田翁、翁云、是李高筆、曹氏蓋收藏者、又元初人臨閻立本水月觀音像一軸、上有馮海粟詩跋、與三官像、皆索買太高、輕年不售。

老米朱槃圖墓表一卷、非眞迹、是劉以則家物、今在吳江張氏。

王鑄士家藏其遠祖唐水部郎中槃、宋著作先生蘋畫像、著作程門高弟也。

又藏老米苕溪春曉圖、燕穆之楚江秋曉圖、皆妙。

宋黃嚴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畤、范石湖、李泰發、諸賢手帖一冊、劉僉憲家藏。

山谷書漢陰眞君詩一卷、馬主事家物、谷有跋云、中州天都山僊都觀、朝金殿酒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眞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爲眞漢人文章也、偶得佳紙、爲鈔此詩、與王濂州之季子、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癯月樓中書。

海鹽張黃門靜之藏顏魯公祭姪文、果卿子、史文親見、爲予說。

黃大癡天池石壁圖、眞本在陳處士孟賢家、上有柳道傳詩、下錢翼之收藏印、又王叔明僑宗雪圖、亦在陳氏、近二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已還回祿。

陳唯允僊山圖、青綠、有倪雲林跋、相傳唯允嘗以寫潘左丞者、左丞張士誠姊婿、惟允時爲張氏參謀、且左丞客也、又唯允溪山秋霽圖一卷、后元人詩跋甚多、皆陳氏藏、蓋孟賢唯允諸孫云。

遼東蕭黃門文明藏宋錢文僖鄭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李少卿嘗爲郎中、奉使湖湘、道過江西、于石亭軸、眞字大可數寸、學顏魯公、惜無神氣。

宜興徐閣老藏東坡乞居常州奏狀、小楷、謝采伯跋、徐公嘗以李少卿所藏楚頌帖與此帖、共摹刻石。

王叔明摹王維劍閣圖、小幅、在張太守起韶家。

李少卿有文興可靈竹、上坡翁詩一律、後元人跋。

宋陳亞之自書詩一卷、面之、后山祖、司馬公、蘇氏兄弟跋、王廷槐藏。

侍郎吳公原博藏、唐林藻深慰帖、宋祕府物、五代胡瑗著族圖、南唐周文矩詩意圖、宋許道甯溪山風雨圖、宋人豐聚禽圖、后有紹興小印、宋人豐德星圖、后有朱子門人胡泳跋、宋末藏周

公謹家。宋錢舜舉秋巖行旅圖。元趙子俊蕭翼賺蘭亭圖。無錫鄒氏藏許道甯秋山晴霽圖。元柯九思家物。李後主重屏圖。後有宋人書白樂天及荊公詩。元滕玉霄詞。楊儀部藏。楊致仕回。問之。則已贈京師人矣。懷素草書千文一册。顧少參崇善藏。云得之河南民家。江陰葛維善藏千里明皇幸蜀圖。（小幅妙）易元吉猿。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小米鑑定。上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悅生圖書。郡人王氏收藏。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黃素小楷）宋元名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爲三絕。范氏子孫嘗摹以刻石。眞跡今藏義莊。

松江曹溶楊氏藏。唐韓幹神駿圖。南唐王齊翰勘書圖。上有李後主建業文房之印。宋徽宗御題。及眉山兩蘇、王晉卿、蔡、蘇、黃米、眞跡一卷。宋徽宗翎毛寫生圖。（橫卷。長數一丈）宋陸放翁自書詩一卷。宋夏圭千巖競秀圖。元錢舜舉竹溪六逸圖。元趙子昂袁安臥雪圖。郡城湯氏藏南唐董源風雨出蟄龍圖。宋祕府物。嘗入賈丞相家。宋李嵩龍宮海藏圖。歐湯公寄蘇子美詩眞跡。姚少師嘗爲僧。洪武中。住北平慶壽寺。得此帖于戍卒家。少師自有跋。今藏于其孫廷用。

予家自高祖南山翁以來。好蓄名畫。聞之家君云。妙品有吳道子魚籃觀音像。王摩詰網川圖。范寬袁安臥雪圖。惜今不存。予近所收。有唐人畫牛圖。滕玉霄白廷玉詩。李升畫楊通老移居圖。龍眠畫君使命。有閒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錄古金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臣故實八事。冀伯生跋。馬興祖胡人擊毬圖。又胡人雪獵圖。馬遠折枝榴花梔子。（小幅）李唐春江不然。樂奉賓客。衎杯逆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安如老圖。（小幅）上有雙龍驅印。王珪蒼鴉。宋人畫蟠屋圖。皆往往爲好事者所得。不留意也。

文節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韻。顧璘書。

書畫史

陳繼儒著

華亭陳繼儒著
繡水張　暎校

畫其昌云。今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鵝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爲言如此。儒又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章君平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子昂亭林碑。其與陳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得之。以轉售項氏。

楊維楨、字子固。自號方塘。鐵崖之兄也。喜讀史。與維禎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以水沃面。篋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溪校。已遷天台校。其文議論高古。有氣燄可畏。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與至即揮洒。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揭集。考經有稗稽錄。書畫有藝游略。

阿瑛啓。遁迹吳郡。甘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霅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炎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意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惟冀善加調攝。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構嚴緊有致。平望疑公所居。

今有驛。其前鴛鴦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壬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眞墨蹟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

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李之純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俾僧司會寺字之數。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塑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

董玄宰在廣陵。見司馬端明所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而畫譜不載。以此知古人之善于逃名。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塡其劃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國朝既取中原。乃盡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宋濂侍經于青宮十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遺墨。風前書七月之詩。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古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石曼卿寶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士書。

翁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僑家。爲徐太常所藏。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齊緣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朝雲塞亞州棲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東坡云。朝雲學書。頗有楷法。

戴逵雕佛像。自隱幄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稍數年始就。老杜有墨蹟、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書意故不妨點竄也。

文衡山先生草書千字文。後繫撥阮圖一小幅。昔朱子朗問先生。先生云。以文中有稽琴阮嘯四字故也。古人漫興如此。

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

仇英倣宋人花鳥山水畫册一百幅。在項希憲家。亦能品也。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書子游從孔子。孔子墓札高風。寄題之。今觀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般仲恭摹搨。大歷中嚴和又剔于石。楊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于秦也。

至正大德間有雪菴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孟頫所賞
石田少時畫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菴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菴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
稿也
九龍王孟端山水卷西涯題四篆字于前後以二絕終之卷水墨長丈餘
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蹟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希
憲家
石鼓文向傳以爲宣王時刻宋馬子卿辨其爲宇文周時所作引據傳記幾有萬言
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唯顏張眞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眞蹟後題云爲國寶先輩書國寶書法雄妙家藏秘蹟
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蘇子美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
于顏平原爲多
鮮于樞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危太朴作隸歌一篇贈四明汪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譬疏之壓壘千餘言不休
蔡松鶴藏李伯時西嶽降靈圖前二人騎行後三人徒步狀若馳獵者其最後則有靈氣神人居中畫玄
宰寄余金箋畫册十幅有倣西嶽降靈筆意乃云學張僧繇也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禽鶴唳秋空鴈舉王晉卿雪霽群鴉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盛子昭雲深處皆項氏藏册
余有王履吉楷書阮嗣宗詠懷十七首不減古人
張即之別號樗寮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
書敘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書
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稱
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吳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唯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
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其尾二句云山齋十日經過斷揣得南宮水墨圖
歲項希憲家塘與白石翁三檜卷敵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常往來方
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蘇長公喜畫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譎

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
效之不餘月悉得其法
孫太白手跡有詩草貽諸世揚者諸公諱僎其子彪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清
之所藏見之
宋人以墨絲綴樓閣精于刺繡眞古之所謂絲絕針絕也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圖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
石渠閒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謬忤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
章句
吳人朱性甫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必以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勤苦筐篋筆經諸史小說無所
不有詩精雅著野航集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
寓言蹟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
隋蒲徽撰萬字文
盥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深豈能彷彿之哉宋世祖
顯上井中有光得一石蹟皮鋼束之啓視乃右軍黃庭經盧玄宰嘗以揚者示余頗異恆刻今開藏顯上
庫中
王祥臥冰處后山叢談云在沂水今冰凍至今不合然張希周見已涸無水矣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傳有石榻余始疑其僞後見灌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蹟爲士人白
麟摹寫體本甚衆往往得厚值
元美公屬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麟詩及記皆俞仲蔚書而叔平畫皴法不盡到如立
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劉蛻文家其文章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
京師楊太和大夫家所藏普唐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眞
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
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崑山王安道學醫于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爲詩文皆精詣有法蠶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華
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煜
賈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滌酒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

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鶴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着青綠。全學王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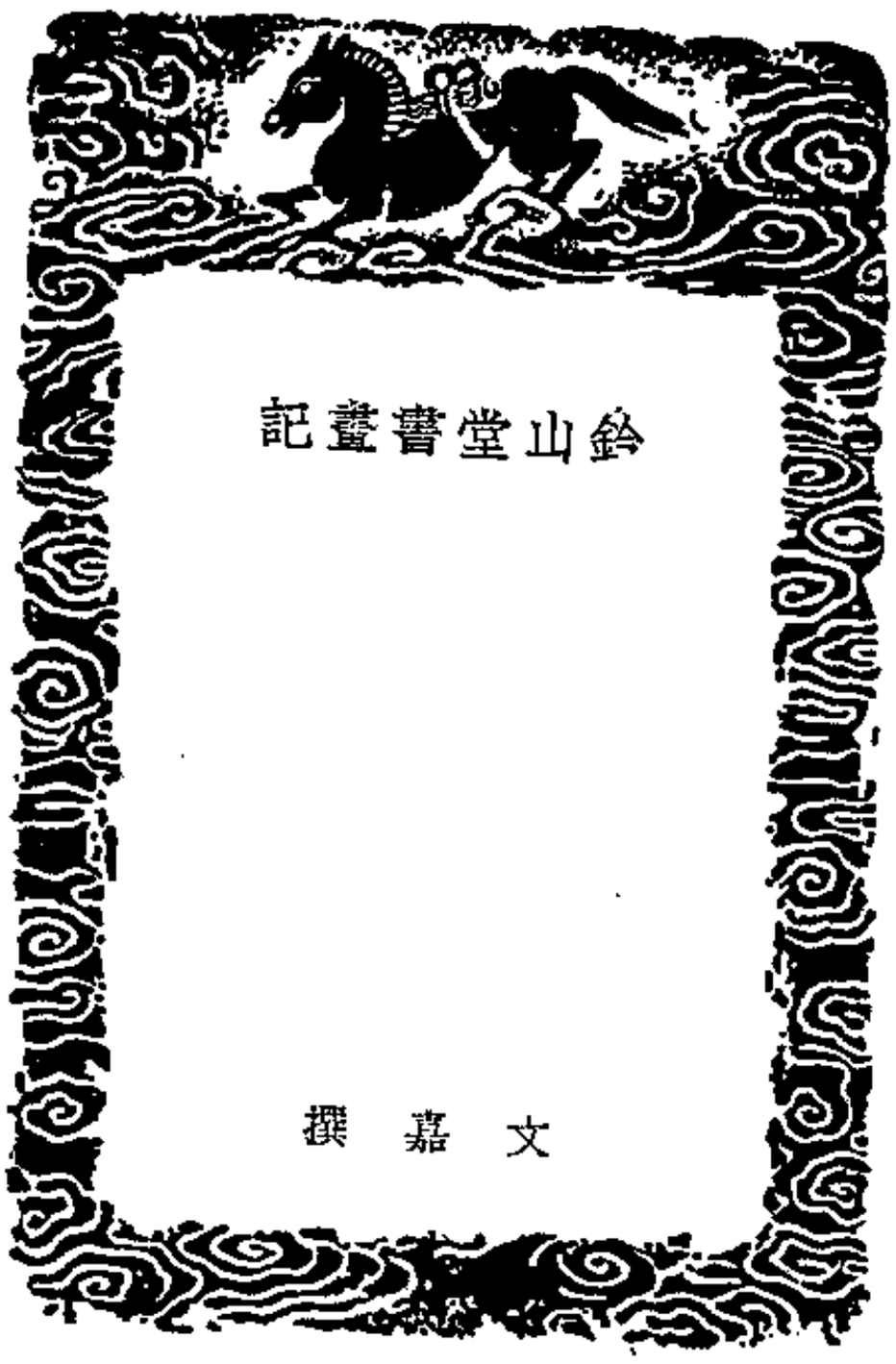
聖教序記。僧智永集羲之書。謂勒弘福寺僧懷仁。非也。

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紐透入書中。

錢叔寶、少孤貧。迨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史門下。授以畫法。晚益故庶。讀書其中。間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硯。悠然自得。

文湖州竹。生平僅見眞蹟一幀。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是世人那得知。蹙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鈐山堂書畫記



鈐山堂書畫記

文嘉撰

法書

魏

鍾繇戎路帖。一、顯現山本。後有賀長齡跋。已刪去。○別本云。唐摹本。妙。

蔡邕內候季直表。一、嶧中甫本。○別本云。初藏吳中張氏。後歸石田先生家。復在王元美處。吳興崔定爲裝潢。然非元常筆也。

晉

王羲之眠食帖。一、范湖字素。絹帖。用章草法。後歸子特跋。漢蹟也。○別本無此帖。

此事帖。一、舊藏陶樓山家。予應見之。唐摹本也。○別本云。賀澤王氏本乃金章宗故物。凡二十字。紙墨如漆。精神樂發。傳世之寶也。

羲鮮帖。一、赤墨本。有米元章跋。○別本無此帖。

思想帖。一、有趙松雪小楷再跋。先待詔亦有跋。許仲器本。亦唐人所摹。紙墨與過天進帖無異。○別本無此帖。

月半帖。一、紙蹟也。亦曾入唐時內府者。○此帖蹟別本補入。

大熱帖。一、范湖字素。絹帖。用章草法。後歸子特跋。漢蹟也。○別本無此帖。

明 茂苑文嘉撰

六朝

陳大建真草千文。一、不全。○別本無此帖。

唐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歐陽詢千文。一、楷紙楷書。每行間用刀懸勒。蓋古人藏書多置竹筒中。恐致折損字畫。故預爲之計。盛亦遠矣。

唐人雙鉤十七帖。一、唐摹晉帖。世所少有。此十七帖。奕奕眞古。大是佳蹟。○此帖據別本補入。

趙模集晉字千文。一、史明古藏本。史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褚遂良兒寬贊。一、余所見凡三本。隨亦村家一。鹿城山家一。并此大略相同。惟諸跋語皆眞蹟。○別本云。眞筆上上。吳中大家本。或云褚書。係息齋所臨。紙非唐紙。亦一證也。

柳公權小楷度人經。一、李蒲汀本。初疑經生書。細觀印月題名。字字不苟。佳品也。○別本云。項東郭所藏名蹟也。亦曾摹刻停雲館帖中。

顏眞卿書朱巨川誥。一、一眞一僞。眞本爲陸氏藏物。黃絹縑密。眞佳品也。但筆兒蕭疏。諸法皆備。亦不易得。○別本云。黃紙上所書。略無筋骨。蹟名蹟也。曾刻入停雲館帖。

送裴將軍詩。一、錫山安氏藏本。其家已刻右行世。怪怪奇奇。直無古人矣。蓋怡公臨摹也。○此帖據別本補入。

爭坐位帖。一、金本爲抑之故物。宋米芾所摹也。後有宣和題尾。紙墨悉似。雖於亂真。實家所藏本。亦元章本。不及多矣。○此帖據別本補入。

孫過庭書譜。一、上下二卷全。上卷登鴻湖本。下卷吾家物也。紙墨精好。神采飛揚。米元章謂其圓美有右軍法。且云唐人學右軍者無出其右。則不得見右軍者。見此足矣。○別本云。眞本。惜不全。

林蕙深慰帖。一、吳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內府所藏。○別本云。餘蕙先生家物。宋賓和御府鑑藏。林公書僅此帖耳。

李懷琳絕交書。一、缺。○此帖一缺。別本補入。

帖。一、卷中王氏所藏。墨采脫落。略存筆意耳。○此帖據別本補入。

黃素黃庭內景經。一、字類元章所臨。諸逸絕世。或云褚遂良也。○此帖據別本補入。

王獻之鵝頭丸帖。一、上題水和眞蹟。內府歸之十三行。鵝頭亦歸本眞蹟。○別本無此帖。

雅書帖。一、獻之眞蹟。傳世不多。此書實在吳中見之。蓋其得意筆也。余嘗摹一過。○此帖據別本補入。

索靖出師頌。一、宋內府本。前有高宗書簽。吾家所藏本也。余兄弟皆有跋。○此帖據別本補入。

吳通微千字文。一、精紙上書。唐摹聖教序。乾隆舉拓。古意盎目。唐人書世不多見。此真可寶者。

張旭草帖。一、舊藏紙鍋鄭氏。其家有春草堂。蓋取諸此。筆雖真。恨紙筆多潤。略存綿裱。隱隱如花。惟想像神妙耳。

懷素自敘帖。一、舊藏宜興徐氏。後歸吉鄉陸全德氏。其家已刻石行世。以余親之。似覺脫版。絹本草書千字文。一、初藏海鹽姚氏。其家云此帖一字值一金。故曾千金。不知幾時失去。余以重價得之。遂用黃絹入軸。絹理精細。紙質無損。交接處用軍司馬印報記。亦曾摹刻於停雲館。後歸吳氏。自此氏歸殿氏。今已入內府矣。蓋晚年書也。○此帖據別本補入。

懷素藏寶。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歐紹京墨蹟。一、即蘭亭。

草莊借書帖。一、余嘗花王氏家見之。真蹟也。

宋

徽宗書女史箴。一、絹本。大字詩。一、真蹟。

高宗書度人經。一、澄心堂紙書。真蹟。臨禊帖。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蔡襄進御詩表。一、宣興吳氏本。茶錄。一、王槐西藏本。小簡。一、

蘇軾親書前赤壁賦。一、紙白如雪。墨蹟如新。惟前缺四行。余見補之晉家本也。小楷芙蓉城詩。一、孫鳴岐本。真蹟上上。大字詩潤明飲酒詩。一、金小溪本。筆力剛勁。奕奕有神。簡帖。一、已上四卷俱真蹟。九歌。一、赤壁前後二賦。一、長公真蹟。一、跋陳氏家教。一、已上四卷俱不真。

黃庭堅諸上座帖。一、前作草書。師懷素頗遒。眞。背襲語也。蓋藏於一佛寺。李范梅所之祝枝山草書多出於此。松風閣帖。一、百字令。一、字體全徵瘞鶴銘。懶殘和尚歌。一、已上四卷俱真蹟。山谷墨蹟。一、伏波神詞詩。一、山谷草書。一、山谷千字文。一、文節墨翰。二、黃太史真蹟。一、山谷真蹟。一、山谷遺筆。一、黃庭堅馬蹟卷。一、草書。一、已上十一卷俱不真。

米芾天馬賦。一、紙書大字。書花張子京處。後歸南橋范氏。祝枝山嘗稱其妙。然不及金所見小字本。祖度縝跡。此猶帶黃庭父子筆意耳。草書九帖。一、父書子跋。法多從晉。舊在張子京處。余借摹刻於停雲館帖中。元章劇體也。

易說。一、手簡。一、金山賦。一、大字詩。一、已上六卷俱真蹟。茶歌。一、蔡蘇黃米。一、蘇黃米卷。一、蘇黃米墨妙。一、蘇黃米蔡

墨蹟。一、宋四大家書。一、已上六卷俱不真。

文徵博真蹟。一、真。卷上上。

歐陽修真蹟。一、書金石錄跋尾。

陸游詞翰。一、舊在吳中蔡永之家。嘗見之。皆詩草也。

朱子和張敬夫詩。一、小簡。一、二卷皆真本。

張即之大字詩。一、不真。為絹本墨鈔者。真本在宜山張氏永祐家。

釋靜賓百詠梅花詩。一、詩字皆佳。靜賓宋末僧也。

晉唐宋墨蹟。一、唐宋墨蹟。一、集宋名筆。一、已上三卷皆真蹟。

盛經。二卷。

元

趙孟頫六體千字文。一、真草篆隸并繩頭草。為六體。松江顧氏所藏也。三體千字文。一、千字文。二、行書千字文。一、四體。遂庵。寫經交書。一、四寫。范牛頭藏殿記。一、金書道德經。一、金書金丹訣。一、大字四言詩。一、文敏真蹟。一、

趙雍篆書千字文。一、

鄧海粟字。一、

錢良右書小字麻姑壇記。一、即江陰徐氏山本。紙山江陰老僧皆寶一紙。現及此。

盛逸篆書黃庭經。一 逸、吳右之子、吳人、能四體書、金來有其小楷鈔爲賦一編、先待詔嘗愛絕世。

鄭元祐等遊仙詩。一 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少時右臂脫、能用左手書、號鄭左生、博學能詩文、國初時流寓吳中、與諸文士甚親。

段天祐臨十七帖。一 天祐善詩文、書不甚工、此十七帖、則其所作。

俞和書白石續書譜。一 和字子中、號紫芝、少嘗作松雪齋、論於溫、以松雪見之、遂留門下、歲餘、書法松雪、之有陰陽二劍、其筆字木劍者尤妙、先待詔嘗得一本以爲珍玩、偶失去、後無求不可得、紫芝既年逾臨、嘗軸、友見溫之十三行、與孫、鄭、趙、諸、仿、所亦名家矣。

國朝

宋克書陶淵明詩。一

名賢翰墨。一 曾、滕、姚、鄭、諸書

忱虞聖學心法序。一 小楷、諸、篇

李東陽草書詩。一 春興八首。一 西涯雜詩。一

祝允明秋興八首。一 文賦。一 草書。一 崩後家壁、藏、篇、紙上所書、其殿也、陳白陽大書其前曰、枝山草、蓋、欲人汪西山、藏。枝山絹卷。一 枝山字。一

徐霖篆書赤壁賦。一 霖、金陵人、字子仁、號九峯、又號雪仙、眞行篆皆能、而篆尤妙。

文徵明詞翰。二 詩卷。一 翰林詩字。一 雜詩。一 太史詩。一 詩字。二 離騷九歌。一 千字文。二

名畫

晉

顧愷之衛索像。一 有鏡、舞、墨、匣

晉人賽張茂先女史箴圖。一

六朝

陸探微道相圖。一

展子虔游春圖。一 絹、妙絕、絕、

唐

吳道子觀音變相圖。一

李思訓海天霽照圖。四 內惟一卷爲眞、有疑者爲沈文和筆、顧、謝、眞、餘二卷爲仇英所臨、者不及多矣。

李昭道洛神圖。一 子、昂、書 泰山圖。一 明皇幸蜀圖。二 俱、摹本、 明皇游月宮圖。一 高頃、長卷、布景、設色皆、具、花、蝶、先、物也。 漢文帝幸柳柳營圖。一 韓滉晉公演樂圖。一 移家圖。一

王維三峽圖。一 雪溪圖。一 輞川圖。一 寫伏生像。一

摩詰本輞川圖。一 圖、與、摩、詰、輞、川、不、同、乃、郭、忠、恕、所、摹、也、摩、詰、在、高、古、皆、在、吳、中、見、之、

盧鴻草堂十志圖。一 十圖、既、精、妙、而、詩、詞、又、作、十、體、書、之、乃、金、陵、楊、氏、物、後、歸、吾、蘇、寶、氏、又、在、丹、陽、孫、氏、按、米、元、章、謂、公、所、拓、已、逸、其、二、今、十、志、皆、全、又、有、楊、凝、式、用、必、大、敗、語、尤、可、寶、也、

周昉醉妃圖。一 御、世、傳、昉、妃、上、高、圖、 白描西海羅漢。一 昉、筆力、雄、勁、絕、倫、者、所、摹、 吳道子、

韓幹圖人呈馬圖。一 馬、牧、圖。一 馬圖。一

胡虔番族圖。一

胡瓌番馬圖。一

唐人雜畫

捕魚圖。一。羣龍聚會圖。一。○案冰山詩作陳所藏。九龍圖。一。

五代

支仲元三仙圖。一。

廟圖中寫韓熙載夜宴圖。二。一眞本上上有宋元諸跋一臨本。

黃筌百鴈圖。一。

宋

徽廟秋禽圖。一。果盤圖。一。翎毛圖。一。荔枝圖。一。四卷皆絹幅。其果實荔枝三圖尤精妙。草蟲圖。一。蹙人物並

周文矩文會圖。一。倦繡詩意圖。一。李後主云。達曙春宵無眠思。夜會花間日正西。書畫皆精古。但余所見三四本皆周。豈當時所作。非止一本。而後主皆題之耶。十八學士圖。一。蹙時臨本。

王齊翰勘書圖。二。其一得吾藏吳文定公家物。後有東坡跋語。圖作挑耳狀。面部態度。其一則摹本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圖藏宜興徐文靖家。後歸西園李氏。李歸陳湖陰氏。陸氏子貞官繼賢。於吳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狀。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煙雨風雪圖。一。

文同細竹圖。一。吳中王氏物。上有與可章草題名。後有鄭薰詩跋。

蘇東坡木石圖。二。其一眞筆。

李公麟孝經圖。一。龍眠山莊圖。二。一眞本。大約本輞川圖。蓋之而筆益清潤。神采煥發。公畫上上有晉吳等跋。洛神賦圖。三。一宋高宗書。一子昂書。一范湖南本。圖字皆精妙。惟范本不全。女史箴圖。一。草堂圖。一。即吳中張氏所藏。獨樂園圖也。舊題爲盛澤得意筆也。其一仇實甫所爲。頗能逼眞。皆松江顧氏所藏。輞川圖。一。九歌圖。一。絹本白描。凡六段。眞澤宜興徐文靖家。後歸西園李氏。李歸陳湖陰氏。陸氏子貞官繼賢。公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狀。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蘇漢臣貨郎圖。一。

趙伯駒桃源圖。一。伯駒乃伯駒之兄。高宗時爲奉詔寫天慶觀樣。命吳中依樣造之。今元妙觀是也。其畫世不多見。此圖蓋得宜興吳氏。嘗請仇實甫摹之。與無異。其家酬以五十金。由是人間遂多傳本。終精工不減仇作矣。

趙伯駒後赤壁圖。一。伯駒字千里。其畫傳世甚多。此卷後有高宗御書蘇賦。而布景設色。亦非餘人可及。文會圖。一。桃源圖。一。大約與伯駒所作。不甚相遠。其後亦有命諸人互作者。以御書蘇賦在後耳。鳥雀圖。一。高宗謂淵明詩文。蓋當時遺院中每一圖必

賈師古歸去來圖。一。筆法古雅。絹素精好。殊可愛玩。亦自龍眠翻出。宋畫中之不易得者。

李唐長江雪霽圖。一。獨釣歸莊圖。一。虎谿三笑圖。一。香山九老圖。一。高逸圖。一。

趙士遵溪山深秀圖。一。即先待詔在翰林時曾摹者。蓋本至今猶存。後鑑宋張澄跋語。

李濟川下蜀圖。一。

馬遠孝經圖。一。高宗書。四景圖。一。柳塘聚禽圖。一。女孝經圖。一。

董源山水圖。一。

范寬關山雪渡圖。一。萬里江山圖。一。

郭熙山水圖。一。江山萬里圖。一。

米南宮研山圖。一。春山煙靄圖。一。

米元暉大姚村圖。一。圖畫吳中大姚陳氏。蓋元暉有妹嫁大姚村故時有其跡。

趙大年春禽圖。一。江鄉雪意圖。一。

郭忠恕釣磯圖。一。絹筆上上。即吳中王氏所藏。圖曾外蓋柳開甚古雅。但釣磯遠不知所出。中作一王者。巍巍用絹幅一木。無盛水中。世遂屬水殿時用以遮怙者耶。越王宮殿圖。一。

王詵煙江疊嶂圖。二。其一有東坡詩。乃達人配上者。前並題云是唐人筆。設色用筆俱有不同。原吳中王氏所藏。其一乃晉卿誤筆。金陵姚氏物也。

楊補之墨竹圖。一。即王鍾麟所藏。後歸蘇林。且跋崔詩云。補之寫在手。忽與人間見竹枝者都此也。今其詩猶在。

及珪溪山無盡圖。一。匹紙所畫紙長四丈有奇紙墨皆佳精神煥發神物也圖藏石田先生家後歸陳道復氏復在吳中徐默川家余屢屢見之

溪山奇觀圖。一。山川鍾秀圖。一。山水圖。一。

馬和之唐風十二圖。一。毛詩圖。一。國風圖。一。甫田十篇圖。一。小雅六篇圖。一。

陳居中胡笳圖。三。三圖俱吳中張氏物圖各不同似有高宗御筆

百馬圖。一。誌公像。一。

閻次平溪山深秀圖。一。

蕭照中興瑞應圖。一。圖凡六段筆法全師李唐蹤跡亂眞頗亞余見惟此及觀瀑圖耳

劉松年西湖圖。一。九老圖。一。宮苑圖。二。乃樂太陽關圖。一。出塞圖。一。

李嵩工作圖。一。

趙蕃江山萬里圖。一。蕃唐編江之北人畫亦有詩名

李迪百犬圖。一。

宋人雜畫

花鳥圖。一。入閑圖。一。解學士有贊宋繡龍舟爭標圖。一。晉文春秋圖。一。筆意妙似李唐猗蘭圖。一。明皇馬上觀毬圖。一。明皇太眞對弈圖。一。白描佛像。一。○別本作衛王觀佛圖董寧傳圖。一。二卷或云李公麟筆柳塘飛鷺圖。一。小雪圖。一。妙百蠻效順圖。一。

元

趙子昂五馬圖。二。十馬圖。一。白描太眞上馬圖。一。幼興丘壑圖。一。人物圖。一。淺裝馬圖。一。秋浦征鴻圖。一。蜀繼圖。一。題梅花圖。一。墨梅圖。一。寫淵明歸去來圖。一。煙江疊嶂圖。一。○此卷從別本補入

管仲姬竹圖。一。

趙子固蘭蕙圖。一。水仙花圖。一。

趙仲穆西戎獻馬圖。一。百馬圖。一。二馬圖。一。鳳頭驄馬圖。一。有圖元叔祖白湖中卷所藏眞蹟上上

王振鵬金明池圖。一。○此卷從別本補入

饒舜舉青山白雲圖。一。澳宮春曉圖。一。人物圖。一。楊妃上馬圖。一。授劍圖。一。石勒參禪圖。一。秋江漁隱圖。一。○此卷從別本補入

張翠巖鍾馗嫁妹圖。一。用遠法盤鬣鬚用筆亦精妙此法古人所未有後亦無繼傳者眞蹟乃奇士故所作亦怪怪奇奇如此

趙元初關山勝概圖。一。白描蘭亭圖。一。眞筆

盛子昭吹簫圖。一。眞筆○此卷從別本補入

馮叔雅綿入千林圖。一。一卷皆水仙作梅花一枝橫貫其中眞蹟也

王若水竹雀圖。一。花鳥圖。一。

鄭所南蘭花圖。一。鄭宋宗之遺民其所作蘭不寓土人有問之者答云土被番人奪去了此本乃吳中沈氏物

溫日觀葡萄圖。一。日觀亦異僧所作潑墨枝用草書法餅子伯幾草書本此

黃大癡山水圖。一。天池石壁圖。一。○此卷從別本補入

高尚書夜山圖。一。四已亡惟詩跋皆妙

任月山馬圖。一。百馬圖。一。松鼠圖。一。

李息齋竹圖。二。

梅道人竹圖。一。墨蹟詩贊。一。○此卷別本無溪山圖。一。竹譜。二。漁父圖。一。筆法全師荆浩○此圖從別本補入

王叔明溪山逸趣圖。一。

孟玉澗釋像。一。

孟玉澗商山四皓圖。一。吳閒閒像。一。莫月鼎像。一。
鮮于樞詩賛。一。

元人雜畫

松竹鵰鴈圖。一。靖節圖。三。太冀上馬圖。一。十八學士遊秦圖。一。羅漢圖。二。白描佛像。一。○此圖從別本補入。白描羅漢圖。一。白描過海羅漢圖。一。○別本無。松竹梅圖。一。文姬歸漢圖。一。明皇幸蜀圖。一。楊妃出遊圖。一。嬰塊圖。一。齊人圖。一。公餘閒賞圖。一。

國朝

戴文進山水圖。四。江村雪霽圖。一。山水人物圖。一。手卷山水圖。一。溪山長卷。一。臨本。江山清趣圖。一。○此圖從別本補入。
李在水墨山水戲筆。一。
邊景昭翎毛圖。一。
孫隆。○案冰山錄作龍。百鳥朝鳳圖。一。
顏宗江山萬里圖。一。
顧仲類雪梅圖。一。
吳小仙白描人物圖。一。神仙圖。一。儒禮禪宗圖。一。
杜古狂韓熙載夜宴圖。二。南宮雅致圖。一。雲湖樓居詩畫卷。一。
夏仲昭蟹谷清風圖。一。
沈石田劍閣圖。二。墨花圖。一。寫韓文公書記。二。溪山暮雪圖。一。萬山聚雪圖。一。松譜圖。一。山水手卷。一。雪景圖。二。墨妙八家。一。宣軍吳中宮氏物也。吳中佳勝十景。一。溪山秋色圖。一。溪山雪霽圖。一。萬松圖。二。遇雨圖。二。千古高風圖。一。

唐子畏蘭亭圖。一。
文衡山天池祓禊圖。一。詩畫。三。赤壁前後賦圖。一。水墨雲山圖。一。四時漁樂圖。一。石湖詩畫。一。醉翁亭記并圖。一。寫竹并趙。一。
陳白陽山水圖。一。青山白雲圖。一。花枝圖。一。百花卷。一。四季花圖。一。洛陽春色圖。一。赤壁賦圖。一。真蹟詩畫。一。
牡丹圖。一。
陸包山花草卷。一。
王穀祥。案冰山錄作王問。荷花圖。一。水仙花圖。一。
仇十洲漢宮春曉圖。一。子建上林二賦圖。一。崑山周六觀所請。經年始就。酬以百金。復請先待留小楷書二賦於後。
沈青門花草圖。一。
陳子正四時花卉圖。一。眠雲花卉圖。一。
袁孟總萬山風雪圖。一。傳莊孺所寫皆鉤竹也。

國朝人雜畫

千斛明珠圖。一。俱美人。神京八景圖。一。武林十景圖。一。造化元機圖。一。俱仙。仙弈圖。一。臨冷啓敬。江山一嘯圖。一。溪山圖。一。玉蚤遺韻。一。江南夜宴圖。一。三丰張真人圖錄。一。瑞應圖。一。五岳真形圖。一。桃李園圖。二。俱近人所臨。一爲吳江蔡廣軍。九龍圖。二。西園秋雨圖。一。人物花草圖。一。吳中佳山水圖。一。瓜蹠綿延圖。一。美人戲嬰圖。一。契丹納款圖。一。金字瑞應圖。一。春樂亭詩畫。一。珍蔬三昧圖。一。東封日觀圖。一。玉衡呈瑞圖。一。清玩。一。霓裳舞圖。一。堯民樂壤圖。一。墨竹圖。一。小景。一。

扇面

名人詩畫扇面卷二

嘉靖乙丑五月。提學賓涯何公。檄余往閩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之邸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勉竣事。當時漫記數目以呈。不暇詳別。今日偶理舊篋得之。重錄一過。稍爲區分。隨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窗淨几。時一展閱。恍然神遊於金蹤玉躅間也。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書於文江草堂。

七頌堂識小錄

劉體仁撰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潁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潁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潁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市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棄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負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陷拔有致。有潁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爾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罍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窳眞贋。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融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堯峯汪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清　潁川劉體仁公勇氏撰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潛右天也。餘偏傍皆如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盛字上蝕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

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揚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令數帖尤僞。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尚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盡矣。乃世人以閣帖爲習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印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在柴門。

楊補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固山水卷，疎密橫斜，迴糾紛處，目不給賞，眞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宰物。

顏魯公鹿脯帖，眞蹟，在常州一龐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褚河南兒寧贊，眞蹟，爲王長安所得。歲丁未冬見之京師，褚書方寸餘，後書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皆希世之寶。

王穎鋪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玉情關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蕖，亦異物也。

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藏，云舊爲渭南南氏物。

聖教序不損本，向爲范質公先生物，裝裏裝作小册，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弘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

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幅，上有淡墨灘隱隱作烟樹田塍迷離狀，莫尋其筆痕墨迹，向爲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眞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鱗鱗大幅，其立處渲墨作壁圓狀，非石非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水之外，此爲僅見，老杜至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爲此句傳神，亦北海先生物。

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趙云元氣淋漓，孫北海藏，佞爲分宜物，曾入內，國初皆以內府書畫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宦豪江陵分宜沒入者，宦豪之眞贋半，江陵多贋，分宜多眞，此老有鈐山堂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爲獺子所累，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麗，令人有褰裳濡足意，本嘉興項氏物，今爲杞縣馬布菴所得。

柴窰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惰，面徑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容。布菴曰，予目之爲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倪雲林、吳興文敏大異，叔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園合，枝皆垂而末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雅謖謖，奇爲蔚蒼矣。

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

國初有發隗墓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見一酒瓮，於京師，色如龍泉之淺黃者，外皆自然蕉紋，內有圓花，砂底，豐上斂下，口徑三寸許。

官窰蟹耳洗，宋修內司窰盃，直如筒，色如豬肝，皆北海物。

漢三耳壺，今在京師宋子飛家。

蕭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缺二册，猗氏有，荊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經意，神品也，今歸泰興季氏。

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爲周又新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鄱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贋，又有知其爲鉛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爲一幅，則忽作頓挫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因試剖之，劃然爲二，乃硯也，復傳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鉤致去，蓋玉硯也，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鄱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業有樓三層，繞樓植林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晝眠，聞琴聲甚，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識其節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亦嘗作響，後帑於寇。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溥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蹲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蓋首相亞皆一狀，駸駸走也，梁園宋氏物。

倪雲林十萬圖册，本荊溪陳定生物，梁園侯朝宗爲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圖，後朝宗攜歸梁園，既歿，子皆不肖，近聞爲一有力人脅取去矣。

浮月盃，陶盃也，口微缺，以金鉤之，酒滿則一月晶晶浮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

蕉葉瓢，款作子孝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齋有之。

顏魯公送劉太冲敍，眞蹟，在合肥王思齋納言家，亦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瑩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齋。

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

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衲裝潢成册，間有缺者，眞書路穎森嶋，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不免俗，蓋其本韻，大似米老，狡獪變化也。

宣德朝尚檢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極爲生動，即布地菱藕諸果實，亦非孫漢陽崔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書愚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妙無比，所謂皆午月季也。

憫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

那子愿好臨米老登海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帖，眞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爲三，賀中來得海岱樓詩稿，有米友仁跋，稽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齋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闕箭，善逃獨眼之難，後二武士擁鞭，一人唐巾玉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龍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致也，行縢而屈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寫之。

時安已死。念其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竅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缾貯之。大如菽。白色。雜五粒。今忽生三粒。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眞羅漢。亦做唐塑。按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梁園宋氏。上有王文安題字。字效家廟碑。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勢。山石鉤斫皆有力。神品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眞蹟。給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在。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倏逸。足移人情。纖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明季亂。有掠書盜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蓋賈豎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齋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昧。句曲宜在莘瀨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眞蹟。字小於碑。本當時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揭無虛日。唐末已斷泐盡矣。世所傳陝搨。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者。余見初搨本出大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眞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鉤也。奉橘帖不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閒公子之風。發案存太史且大仰山興國禪寺碑眞蹟。獨謹嚴有風骨。

西郊福宋芦雪册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己酉人日。余獲觀焉。

于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倣郭河陽。

越窰矮足碗。栗殼淨青。碗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當時民間禁不敢用。故存者極少。

李廸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爲幽邃。故諸態皆天全也。斫渲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雕。而花似萱。目所未見。或曰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右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國唯學士所藏。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孫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諸公欲裂而分之。余唯大有窮色。北海集古句戲之曰。鸞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崇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己酉見之京師。前有天曆之寶。元文宗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曆三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閣侍書學士臣虞集、侍書學士臣李泂、奎章閣參書臣雅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青如空。大樹小樹如遊龍。并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峰。老藏在小蓬萊書。大癡爲叔敬作此橫幅。蓋海岳北苑

面成。茫茫眞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跪几。短鬚雜皮。眞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緝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爲李龍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同印二字俟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坡陀迴復。二大古木一挺一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蜂巒麗密。林木森秀。極爲工到。荊關古法然也。自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籬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淒芳草。登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

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蠅挾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所見十三行與傳雲館諸刻大異。又見一搨本題全文。右軍亦有全文搨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軍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索史。子敬則駸駸曹娥碑法。滿紙吳題識。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纖褋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迥殊。題云吾墨竹一瓜。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彝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彝二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眞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民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學士之章。下有敍。作呂東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諸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人。蓋呂氏子孫錄本也。二勅書。一爲呂蒙正。一爲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璽。勅書書法亦草草。獨二公蓋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巳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倚垂楊注視。僧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憶之。訝其非時世粧。自是數相見。隔遠其意。輒見一蝶入其口。若有物縈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竺僧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爲彼縈。諸緣放休。而已臥醉在牀矣。如是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鬼物。章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貢猿。雌雄各一。抱一子。傍巢獼猴數十。擲跳喧豗。貢者言猿惡人間哭泣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以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頸綠亦白。與之衆果。

伺其引手接則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語。茲乃提人之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蒐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京師五年。是時名卿大夫。公餘揭虔風雅。則有龔芝麓、汪鈍菴、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則有梁眞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總名曰雅會。遞推先子博識。相與商搉古今。考辨異同。次第間錄成帙。諸公遽傳布遍徵索。嘱勿以錄示人。因儲篋衍六十年矣。諸公既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即今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男凡重校付梓。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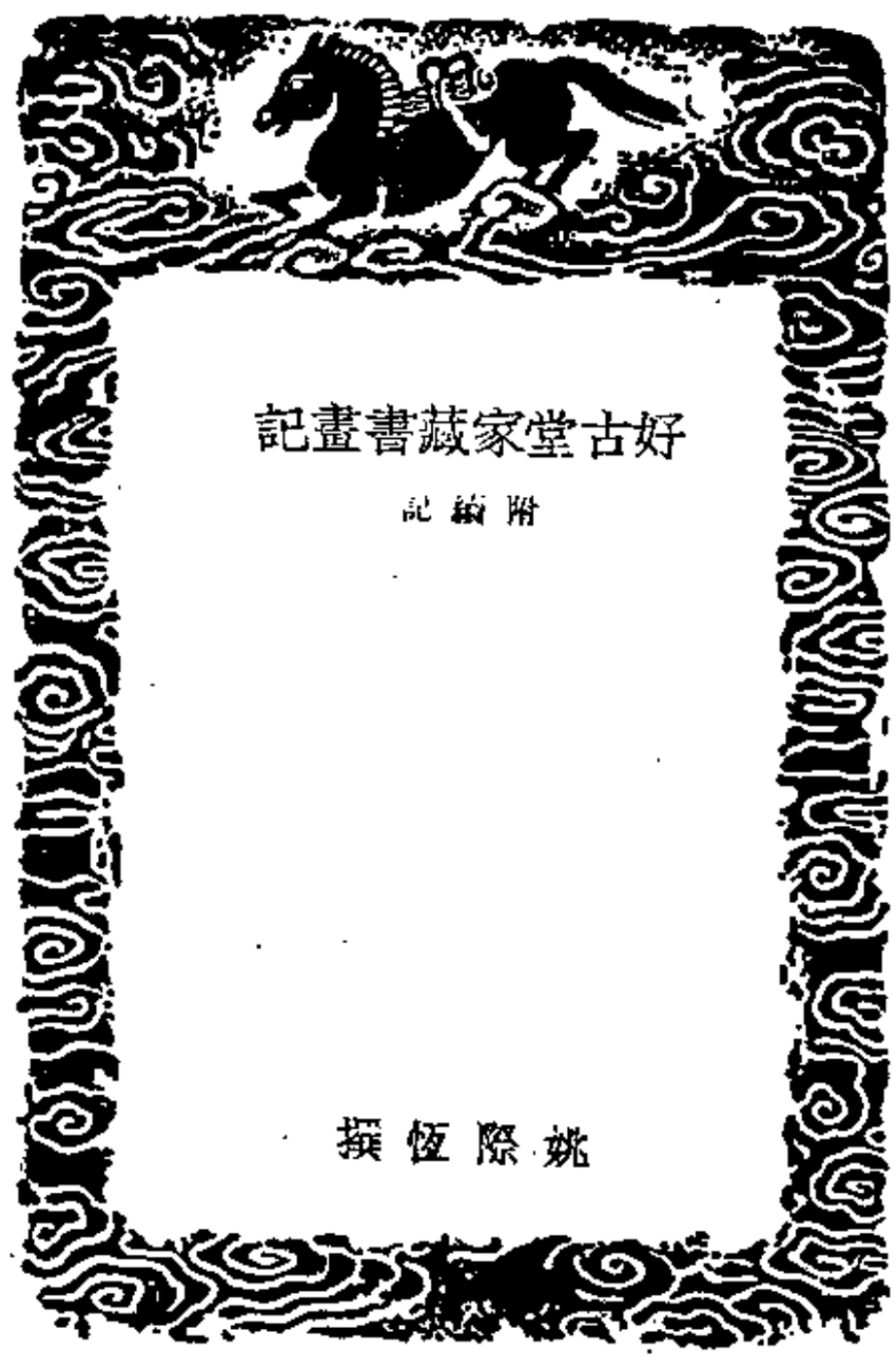
清　錢塘姚際恆首源撰

玩物喪志一語，出僞古文尚書旅獒篇。其云：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物對人言，蓋指犬馬之類也。自後人誤以書畫古器目爲玩物，而或者遂執此語以相禁戒，不知伏羲畫卦，書之始也；帝舜十二章，畫之始也。二者，正吾儒所宜究心。故古之小學，即是學書，而繪事亦見于聖言。在所不廢，至若從古流傳玉銅諸器，多詩書禮諸經所載，必藉此得以考古人制器尚象之意，尤不可爲學問以外事也。此與才人文士風流鑒賞者，又迥別。若夫富貴貪婪，目不知書，而亦事此，此直好貨耳，更不足論焉。

好古始于虞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則知十二章，非創自虞也。嗣是英盛于周，中庸稱武王周公，陳其宗器，則文王以上，縣世有寶藏重器可知。至於成王不惟以赤刀、弘璧、天球、河圖爲寶，即古人之舞衣及鼓、戈、弓矢之屬，亦盡羅爲珍異，更可見矣。

（原點已即記，以前散去者甚多，不錄，以後散去者亦在焉。）

大觀帖第一第十兩卷，皆宋裝，縣爲紹興周禹錫、錢子方、姜雖思所藏。第一卷有賈似道、魏國公印，前後皆有元世祖翰林國史院官書合縫長印，及明晉府收藏諸印，係大觀初搨本，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所搨者，精采奕奕射人。周禹錫題紙背云：研北雜志，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賈似道沒官書數千卷，金



石刻，多宋渡江以前初本。此帖後有魏國公印，即其物也。恆案：旁又有何彬背證四小字，乃賈氏裝潢匠名。又見研北雜志跋絳帖云：背紙更百年，略不蒸動，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今此帖已四百餘年，尚不蒸動，奚止百年而已。末卷楮墨微遜，裝本較大，此帖、徽宗以內府眞蹟，重加摹刻，金石之工，逾于淳化。當時惟兩府大臣，頒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爲希覯。大觀又在閣帖之上，旋遇靖康之變，搨本不多，故散落人間者，更無完璧。蓋思白云得斷本殘章，如殷鑒出現，是也。四部藝、及容臺集，考訂拉詳，寶愛倍至。弇州先得五卷，後補一卷。思白又補首卷，自云尚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南公所得，不知于此二卷何如。第以先朝全盛之時，二公搜訪之力，僅止于此，今相距又百餘年矣，滄桑更變，兵燹頻仍，此二卷首尾略具，巋然獨存，況以予之貧賤，較之前人所得，不已多乎。

淳熙帖十卷，又名修內司帖，汝帖十二卷，皆宋搨。

宋搨蘭亭，乃定武肥本，墨色如蟬翼。

宋搨晉唐法書十種，陶穀黃庭經、曹娥碑、大令十三行、又洛神賦、索靖出師頌、顏魯公麻姑仙壇、華陽隱居眞誥、歐陽率更虞恭公碑、又姚恭公碑、褚河南告哀册，皆精。

宋搨晉唐小楷八種，右軍臨鍾繇墓田、黃庭經殘本、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贊、大令十三行、歐陽率更多心經、又黃庭經、紙細薄，紋如麻布，王羲跋後云：草閣迴寒色，松風入座中，黃庭方讀罷，時聽幾聲鐘。嘉靖癸巳秋日，偶覓宋搨黃庭經，漫書卷後，以紀歲月云爾。

宋搨館本十七帖，鄒臣虎跋尾。

唐搨聖教序，方亨咸跋云：世傳不斷本有之，此則生平所僅見，如此物，人生得見一過，已足慰生平矣。顧寶而有之乎，珍重珍重。有韓逢禧收藏印，背有項士瑞跋。

宋搨虞永興孔子廟堂碑，論此碑者，謂世傳皆五代時翻本，果爾，唐搨者、不可見矣。然此猶幸爲宋搨也。褚河南小楷度人經，王敬美跋云：度人經變相題字殘缺，以褚登善書，故爲宋人寶情而刻之。余所見舊本翻本多矣，無如此刻精好者，眞元祐初本也。標題是文休承筆，休承書家善鑑，收藏家重之，裝褫册尾，以爲信云。此跋刻奉常集，以文休承標題置後，乃復自標題于前，又有程邑方亨咸跋，魏學濂馮覲祥觀。

宋搨歐陽率更醴泉銘，初搨者字肥，無後來瘦削之弊，墨光如漆，奕奕射人，蓋絕品也。

近世有名陝搨，必以宋本爲佳，然考古之家，皆有驗法，懷仁聖教序，以首行晉字不斷爲驗，歐陽信本醴泉銘，以光武光字補鑿痕爲驗，後來搨久，補鑿痕隱矣，顏平原爭坐位稿，以輒有州對四字清楚者爲驗。智永千文，以後有姪方綱摹四字爲驗，後搨者無，予初得智永千文一本，周禹錫所藏，周自記有此四字，驗是宋搨，以二十緡得之，予後復得一本，末又有李壽永壽明刊六字一行，此則生平僅見，正如學問之理無窮，愈求則其精者愈出耳。

宋搨李北海雲麾碑，爲周禹錫所藏，跋云：自見雲麾無踪此本，丁丑以重值得之南都，珍重勿失。有詹仲舉、羅龍文收藏印。

宋搨唐懷滋少林寺碑。前有太宗御書。中押世民二字。雄傑之氣可掬。嘉靖時。孫楨跋尾。孫字仲隱。號石雲。丹陽人。收藏書畫古物最富。考據甚精。

宋搨孫過庭書譜。王弇州謂淳熙搨者。絕不可得。此紙墨精好。其爲淳熙無疑。

宋搨顏魯公送劉冲之序。又喜庭孫盡禮序。字徑寸大。此帖世希見。又多寶塔碑。又爭坐位帖。

懷素藏眞稗公二帖。

宋搨歐陽通道因法師碑。類率更而稍肥。

宋搨張從申茅山紫陽碑。周禹錫跋云。李北海善于用右軍者也。張從申、北海之甥。善于用北海者也。北海云似我者死。學我者拙。從申直欲攏落死拙二病。

宋搨蘇靈芝寶塔頌。

宋搨徐浩大辨銘。

五代搨周廣慈禪院記。周禹錫跋云。劉從乂爲王彥超幕職。撰夫子廟堂記。書文並佳。此書不知誰氏。五代石刻。惟此一碑存之。

東魏石像記。周禹錫跋云。此帖周江左所藏。以厚値歸予。江左好收法帖。其裝池極精。皆出受翁手。南北時。江左尙王。江北尙顏。此碑皆鍾杜楮墨光射人。眞罕物也。恆案。晁公武讀書志。載宋庠撰紀年通譜。主尊正朔。歐陽集古錄。以東魏石像記。證通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序聞之。以爲宜易。遂著其事于譜。今觀此帖爲武定五年丁卯。乃知碑版之有益于考索如此。禹錫寶愛此帖。又尙討論。情乎未及此也。

宋搨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半部不全。

宋搨鄭文寶華李斯嶧山碑。

宋元名人墨蹟一册。宋徽宗敕一。晁端彥札一。端彥、字美叔。神宗時人。蘇東坡與游史。稱文章書法。爲朝野所宗。今觀其蹟。果入神品。釋佛印八分書李白傳一。沈遼札一。陸游詩蹟三首。朱熹札一。史浩札一。趙孟頫書陶詩。秋菊有佳色一首。擬王大令極縱放。張雨詩蹟八首。字畫遒勁。詩皆集中所無。內沈遼號雲巢。其押名頗似淹字。爲豪以爲范希文用勢易去。可勝惋惜。

宋朝遺墨一册。宋徽宗絹上楷書詩一首曰。十二樓藏玉蝶中。鳳凰雙宿碧梧桐。流霞淺酌留君醉。今夜吹簫第幾重。崇寧甲申歲。宣和殿書。又李佖絹上倣懷素草書四幀。每幀書李白贈懷素詩二句。筆致飛動。奇變入神。又紙上倣懷素書二幀。各書五絕一首。無款。一印翰林學士。一印廷臣書印。疑廷臣即庭堅。又絹書溫而栗。直而弘。大樹不宵隨類風。無款。運筆藏鋒絕妙。

宋高宗大字絕句一首云。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歌避昇宮。無款。

董思白來仲樓帖中。有臨此詩。縮爲小字。亦不著何人書。予有高宗李英公碑。筆法相類。故定爲德壽書。其字全類黃山谷。考其時。劉豫亦使人習黃書。近臣鄙僅年。恐緩急或致亂眞。奏止之。遂學米元章。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此書當在建炎中耶。又嘗閱其自作翰墨志。亦云。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良然。

張溫夫書陶詩種豆南山下一首。用金錯刀之法。

岳珂玉楮詩藁一本。珂、字肅之。號倦翁。武穆之孫。此自書其詩藁。後有跋語記之。凡八卷。今僅二卷。暫秋嶽識于後云。萬歲通天帖中。有倦翁題字。筆法正同。辨是眞迹。

張南軒臨曹娥碑。與文氏停雲館所刻一札。筆法相類。後附趙松雪送中峯茶啓。合爲一册。

趙松雪楷書尙友齋銘一軸。上篆書尙友齋三大字。又書東坡次韻潛師詩一卷。後用鷗波二字雙連印。此印他處未見。又篆書小字千文一卷。有明陸太宰完印。及項墨林題識。此書秀潤精密。王弇州所謂如殘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狀。洵不虛也。今世人第尙公眞行。不知眞貴于行。而篆又貴于眞。篆乃字源。又作篆字一。其功可敵眞三。是以尤可貴也。

鮮于伯機草書前出師表。圓勁之中。復饒委婉。洵乎吳興之亞也。

吳仲圭草書心經。筆法類畫竹之風枝雨葉。而其畫竹亦如此。草書可謂書畫通靈。千古無兩。陳眉公題簽併跋後。嘗見近時尤悔菴跋書法華後云。古今書法。獨不可施之寫經。蛇鬬劍舞。鈹脚漏痕。不過游戲三昧。噫。使見此。當爲憮然矣。

楊鐵崖書一軸云。至正景午大暑。讌于朱氏玉井香。亦亭名。賦詩十有二韻。書似西枝玉海鶴屋三才子共和之。朱公神仙人。冰雪照肺腑。祖帶閱羽化。祖書在册府。門掩一畝宮。虹梁跨風浩。喬木八九株。梧桐雜槐榉。中有玉井香。銀瓮瀧零雨。俗士不必來。佳朋來不拒。鬻茶不無益。謀酒自有婦。核破玉刃霜。大橘。筍卷金蕨露。上聲。方聲歌洞仙。白題舞魔女。梧溪斥琴操。主者極能。詩。胡梧溪子。操琴操爲失體。可指。鐵雅。鳳咏云。海嶽訂畫譜。米老爲畫家三變也。棹歌發復留。冰花涼欲語。焉知人間世。大火虐如虎。龔尾叟在草玄閣。書東魯先生攷校。

紫芝草書大白懷仙歌。筆法本趙吳興。而饒縱逸之致。然已爲解春雨開山也。

宋仲溫草書一卷。前書書法。後書劍刀歌。皆六字急就章。甚狂怪。

元秋岩老子書古文篆韻二本。陶九成題。明王鴻羽跋。後見鐵網珊瑚。

元人草書。款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四不可字。皆不需同。絕奇。不署名。惟一印曰。寸心千里。

解楨期草書古柏行一卷。可觀。

羅一峯大字一軸。張天駿草書一軸。皆可觀。

沈石田大字道大湖。見吳香諸山詩。長卷詩見本集。約三百字。字徑二寸。遒逸古雅。全得涪翁家法。

祝希哲紀聞一本。小字。皆紀明太祖建文成祖逸事。後自跋極圓純有法。又臨十七帖。古雅得晉人遺意。

文衡山楷書金剛經。後有董思白蠅頭細楷。寫蓮池大師法語作跋。子先有元僧血書法華經。後又得吳仲圭草書心經。董玄宰楷書孟蘭盆經。惟未得名手書金剛經耳。近年忽禾中范成閒攜書畫數種來。得

見此經。歎喜無量。重直酬之。（范年八十餘。此後已頹。不復來矣。）又書劉隨州詩集二本。乃少年所書。後自記云。右劉隨州集。予甚喜之。但無清楚者。一日覩京兆以清楚者示予。凡頭倜然有餘紙。遂漫書之。以爲便覽。文璧後有項士端跋。衡山先生詩清致皎然。故宜深契。隨州前輩。用心勤敏如此。非可易及也。

吳匏菴王震澤二公。與王眞愚邀飯之札。彙爲一册。文衡山前題不忘一飯八分書。考王眞愚字成憲。眞愚。其號也。崐山人。爲駙馬都尉教授。楊君謙書爲愚說以貽之。今觀吳王二公。殷勤致敬如此。其爲人可知矣。

董思白楷書孟蘭盆經。後自跋云。壬寅元日。自先太史瑛洋墓歸。事畢。書此經。十月展墓再書。十二月往先慈墓。宿戴振之山莊。途書竟。偶曰。顧以此功德。超度亡父母。普及一切衆。永斷三塗苦。

又臨淳帖一卷。每段小楷。書釋文精謹之至。

又臨聖教序。規模不失尺寸。是蚤年筆。

又臨諸家書二十幀。爲武林楊觀察所書者。無美不備。予得于楊氏之孫仲琛。

又臨懷素寄逸衣詩。及臨張長史不全千文。合爲一卷。奔放奇逸。中年最得意筆也。

又燕然山銘。倣李泰和大照禪師碑。筆鋒頗銳。清勁異常。第一合作。

王覺斯臨懷仁心經。稍乏尖利。加以圓純。不失本家法。是善于臨書者。

胡瑗轉坡番騎圖。射獵人馬以百數。皆隨坡旋轉。沙磧水草。曲盡其妙。下層作駝駝散馬。尤極神駿。蓋虎鞟其作駝馬。以狼毫筆疏染。取其生意。今驗之良然。其爲瓊筆無疑。唐人畫在今日。希如星鳳。尤稱鴻寶。唐人四羅漢。神氣如生。精工之至。殆賈休盧楞伽之流。董北苑瀟湘圖大卷。高一尺五寸。長五尺許。縑素完好。作大江巒嶺。深林稠木。舍煙蓄雨之狀。備極奇觀。前作著色小人物。江濱巨野之地。樂工數人。奏樂。擁二妹及侍女一。舟將抵岸。舟中坐紅衣人。上張蓋。及輦從環列。帶見雲煙過眼錄云。趙松雪所藏。有董元山水一卷。長丈四五。絕佳。乃著色小人物。爲娶婦故事。今案之。即此卷也。所云長丈四五者。蓋截其後多矣。明董思白得此卷。始定爲瀟湘圖。跋中云。卷有文嵩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耳。觀思翁此語。因知周草窗未喻此。故以爲娶婦故事。審承所題。亦必相沿以爲田家娶婦鬧。思翁勘出。不欲道破。以彰前人之短。故云字失其半。其鑑賞既精。而嚴德又若此。可敬也。惜其未曾印合草窗之書。其爲吳興所藏。歷傳爲娶婦故事。及爲後人裁割大半。均未之知耳。此卷思翁篤愛。每十年一題。三十年凡三題之。前二題並見容臺集。茲不錄。後一題止署年月。下云。射陽湖舟中閱。卷首標題。及卷末私記。亦皆親書。自云得于京師彭孔目之家。思翁歿後。爲中州袁伯應所得。伯應名樞。乃思翁年姪。崇禎十五年權濟寧。購諸其家。亦私記于後。王覺斯跋云。袁君收藏如此至寶。葬邱城墮。家失。有此數幀。不宜鬱宜快也。蓋以袁獲此。歸旋遭流寇之亂。此卷無恙。故云。康熙庚申。此卷忽在武林。爲予所得。題此卷前後爲趙董兩文敏所寶藏。而予亦得暫留雪中之爪。何幸何幸。今計三十年以來。此卷自北之南。（宋。）既復自南之北。（中州。）又復北之南。（武林。）無翼而飛。遷流奚速。吁寧可作潛相觀耶。己巳爲卞令之中丞強易去。又復自南之北。（北。）尋聞取入祕府矣。（此即以前物。以其爲第一名跡。故追記于此。）

黃筌金盆浴鴨圖。大幅著色牡丹下金盆。羣鴨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將浴者。有浴能者。有自上飛下者。共十一鴨。各各生動。極體物之妙。眞神品也。案楊廷秀揮麈錄。載李和文遇事。其家有黃筌金盆鵝鴨圖。疑即此也。

宋初人作觀處士詩意圖。處士諱野。字仲先。陝州人。眞宗時隱居不出。爲詩清苦。有名于時。眞宗召之不赴。令圖其所居以進。具載宋史。此卷乃圖其居與像。仲先詩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之句。此景即此詩意也。用筆細潤秀雅。不知爲何人筆。恐後之李龍眠不是過也。題者三人。當亦辨符閒人。詩云。山空林密草堂深。抱道高居有此人。列坐琴書消永日。遶簷花木鬬芳春。烹茶敵睡人如玉。洗硯題詩筆有神。生世欣逢全盛日。布衣終作太平民。（祭陽鄭厚。卜築東郊。歲月深。發高雅。復繼斯人。白衣紗帽尋常態。翠竹茅堂幾度春。教鶴舞。風閒遊。與拂琴彈月自怡神。當時羅網收英俊。冥信林泉有逸民。（海盟吳升。）大宋熙皞世。四海悉昇平。輔國皆賢佐。貴富發顯榮。仲先志高蹈。藹藹峙佳聲。悠然水竹勝。草堂風露清。老鶴跚蹠舞。焦桐斷續鳴。大布以爲服。出跨白驢行。萊公至相得。賦詩適餘情。筆搭長短篇。語出鬼神驚。若人之耿介。終始能堅貞。焉知百歲後。泞泞存高名。八十二翁題跋。）

郭忠恕溪山行旅圖。大幅。山皴石脈。松幹人衣。皆非近今所恆覩者。予家藏北宋山水名蹟。董巨之類。皆已散去。存者僅此耳。

李伯時天帝釋像。大幅。上寫玄武眞形。下五龍王迎朝。大海波濤。珠宮貝闕。其中爲龜蠏鱉魚。以及蚌蛤蝦蟹之類。靡不悉具。皆現半身爲男女形。或手乘樂器或經卷。以陪五龍。無奇不備。眞偉觀也。筆端入化。莫測其起止。斷非龍眠不辦。此畫明亡。出于內府。杭人貿京師者得之。市中予又得之杭人。縑理多敗。固無怪也。

又十六應眞像。細潤高簡。神采奕奕。不作奇怪。深得自然之妙。無款。雖未必果爲龍眠。亦宋人之高手也。凡十六幀。後有元僧彌正書贊一首。

許道寧雪嶺盤車圖。有小字款。墨色深入縑理。其爲北宋人筆無疑。

閻次平寒巖積雪圖。大幅。筆力蒼深圓秀。不下李唐。古項墨林收藏。軸上記。用價壹百貳拾錠。得于錫山華氏。張丑作清河書畫舫載之。

馬遠落照圖。董思白題于上方。

又雪景大幅。

宋人雪溪漁隱圖。倣郭熙。

宋人載鶴圖。長三尺。寫湖天之景。前畫一舫。載鶴而歸。末畫一人。憑檻而待。意趣甚幽。

劉松年淵明遠莊圖。作五巨柳。稚子候門。一舟輕艇而來。中坐陶先生。神情坦夷。意致閒適。文衡山前篆

書梁里清風。文文水王弇州跋。

馬麟寒江獨釣圖。寫江崖雪霽。敗葦蕭蕭數株。沙際隱現蜆蛤之屬。一老翁施竿。擁袖呵凍。意致幽絕。

宋人宮女勘書圖。有晉府收藏諸圖書。

梵隆六高僧像。前後有元內府上品葫蘆印。跋者三人。曰。右僧梵隆六高僧像眞蹟。筆法出李伯時。而性情實宗閻立本也。可入妙品。奉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吳興梵隆寫羅漢。出入虛楞伽、貫休。此卷精微。直與伯時抗衡。焚香展玩。當有青祥雲覆之。不獨撮吾曹于白毫光中矣。陳繼儒。梵隆寫高僧像。本李伯時法。不規規刻畫。獨于神檢措意。此六大士。一蠻奴。十四脾子。烱烱如寒星曉月。芒采互注。英奇哉。古云。至人每不言而相喻。以道。此特頰舌無翕張耳。安見老宿鏗鏞。不具是中也。先師馮司成公。寶此有年。今得重展。已十五周星矣。竹垞李日華。

張遜東坡笠屐圖。後有魏了翁、馮子振、鄧熙、李孝光跋語併詩。今錄三人。東坡在儋耳。一日防黎子雲中。涂值雨。從農家借箬笠木屐。戴屐而歸。婦人小兒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魏了翁。東坡道人儋耳詎。田畯往往坐爭席。孰黎子雲久莫逆。晴沙數步爲爾出。中途豈料逢點滴。竹雞滑滑揮灑疾。河橋冠蓋無處覓。老農家具姑副急。癡騃何異廊廟烏。箬頂齒屐亦妙劇。前赤壁。後赤壁。玉堂茅屋等閒息。海南海北其眠食。流行坎止隨所適。天一笠。地雙屐。風不能飄。雨不溼。馮子振。詩鄧熙書。頭戴笠子脚著屐。村南路滑行者稀。兒女笑人羣犬吠。家僮送客子雲歸。門巷斜斜榕葉重。野田漠漠豆花肥。玉堂開煞揮毫夢。錯喚朝雲爲燎衣。李孝光。海粟跋未錄。

趙松雪蘇李泣別圖。大橫幅。蜀羊衔蘇衣。蘇顧羊痛泣。李慘容對之。其餘男婦。及橐駝馬羊之類以百數。氣韻生動。筆致精微。全法唐人。爲文敏壓中第一。

又古木竹石一軸。石作飛白。樹上一鳥。竹色泠泠如寒玉可愛也。

又著色山水小景。筆意高簡。近樹法唐人。遠山雲樹。又類小米。上書大德六年三月廿八日。爲吉甫兄作。

趙孟頫。題者二人。小舸輕橈向遠山。亂雲堆石水聲潺。遊人莫道來時晚。自有秋容到晚看。翻佑。鏡天落日萬山秋。雲水微茫鳥嶼浮。欲訪仙源迷舊迹。滿江煙雨並歸舟。潘紀。

又趙氏一門木石蘭竹卷。一爲子昂古木石。竹法唐人。款云子昂作與淑安三娘。一爲管夫人竹石。自題云。寫蘇遠含青。春光帶空碧。細看風前枝。拋書枕羅石。一爲仲穆蘭竹。三幀皆有會稽馬氏圖書。蓋其所真集也。

高房山雲山一軸。款云。克恭爲希石作。淋漓鬱。眞趣爛然。奇作也。倪雲林題其上云。至正癸丑九月八日。偕君麟訪耕漁隱者。風雨乍晴。神情開爽。耕漁出房山此圖見賞。喜而記此。案耕漁、徐達左字良夫也。

又雲山大幅。上自題云。雲山隨處覺。風雨與中孤。高克恭併題。案高常侍詩云。雲山行處合。風雨與中秋。此幅改之。

又一軸。款云。克恭爲子信學士作。其下楣紙敝。

又雲山高逸圖。作高山數層。雲氣吞吐。其下虬松偃樹。豁橋書屋。攜琴訪友。皆清潤可掬。遠望之。覺有薄

霧一層。籠罩其上。奇筆也。無款。有吳江史明古收藏印。

井西道人亂山藏寺圖。意象奇奧。冥契眞宰。脫盡筆墨蹊徑。予謂元人逸格畫。當以井西爲第一。大癡遠足彷彿。山樵梅老、雲林、遠不及也。楊鐵厓題方幅上曰。相海上人。持此畫求予鑒辨。予曰。此井西道人筆格也。予咸今之避世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未見有蒼藤古樹。森森如此境者也。噫。此非台之寒巖刻之篠嶺乎。追憶舊游于此紙也。恍如夢云。至正壬寅正月十有六日。鐵史在雲間草玄閣書。案鐵史多題井西畫。予又見一詩跋。有井西道人出神去貌。得蓬萊第一宮。予又見元人詩。題有王井西。蓋必道士。不知其名。俟考。

黃大癡羣峰登翠圖。放云至正辛丑歲七月七日。一峰道人爲雲峰先生。畫羣峰登翠圖。時年八十有一。予得此畫于山陰朱相國家。相國生平寶重此畫。構一樓以對稽山。懸此畫于中。大癡又有浮巒暖翠圖。與此有二翠之目。皆其高年所作者。陳眉公云。子久畫以浮巒暖翠爲第一。恨紈碎耳。今此幅側理完好。尤足珍云。

又湖山秋霽圖。散木數株。離披坡陀之上。凡數處。皆積雨後景象。下作細筆蘆葦數層。一舟從中蕩漾而出。儼然九秋雨霽。朝旭初映。微風拂拂時也。上題湖山秋霽四字。其蘆葉全法北苑瀟湘圖。乃知名人作畫。必有所自云。

又觀瀑圖。取境幽冷。用意深微。筆墨之痕俱化。上書平陽黃公望寫于雲間客舍。相傳大癡陸姓。常熟人。出繼永嘉黃氏。故署平陽。

又山水一軸。寫秋林水亭。幽冷可掬。貫性之題云。此老風流世所知。詩中有畫畫中詩。嗜窟笑看淋漓墨。贏得人呼作大癡。此詩見本集。

又臨谿寄屋圖一軸。無款。藍瑛及子孟並題于邊幅。

王叔明蘭雪齋圖款云。黃鶴山中樵者。作于蘭雪齋中。清玩其畫如作書。信筆揮灑。而天趣橫溢。意致超絕。

又山水一軸。無款。沈石田、沈嘉則題于上方。

倪雲林殷色秋林山色圖。遠山帶夕陽色。松二。絳葉樹一。衰柳一。樹幹多用渴筆。平坡淺沙三數層。石出齒齒。儼然霜寒水落境也。上題云。寓館風雨秋。閉門草昔賢。懷人思舊飛。攜書此留滯。玉琴和幽吟。竹屋聊靜憩。西山日在望。白雲淡生媚。寂寞棲德園。清虛捐世味。石窟有餘烟。未收煮茗器。八月二日寫秋林山色。并詩以遺伯循。文學倪瓚。

又霜林遠岫圖。董思白題于邊幅云。倪元鎮畫出于關仝。少加柔雋。遂成逸品。此圖純用關法。此軸程孟陽所藏。董思白過其家。索觀題之。見孟陽耦耕堂集。題董畫冊後。又師孺齋圖卷自題云。徐孺新祠湖水清。滄波蕩漾白鷗春。東都第宅埋荒草。南國衣冠薦潛蘋。華胥能傳青史舊。盛游況喜綠衣新。若逢此士頻相語。蚤瑞明時作鳳麟。倪瓚。并詩以贈伯樞茂學。案伯樞徐姓、瓚名。蓋徐孺子。以師孺名齋。鄭元祐作

師瑞齋記。文長不錄。今錄詩跋者五人。吾嘉徐孺子。高風百世師。躬耕東湖上。不爲奸僧媚。三經既淩綜。百家亦榜窺。聲名起南服。閭里無拾遺。安車且莫致。府辟將焉爲。徒懸太守榻。千載有餘思。瑞也父子間。文采多令儀。族大由遜綿。玉研傳會稽。咸彼同自出。景行方在茲。俛修繼前躅。高蹈良所稱。陳蕃二月水生黃柳灣。故人直往大江西。鄰從孺子亭前過。詩向滕王閣上題。自有綵衣娛暇日。更將絺帙事幽棲。山青雲白三千里。應是相思路不迷。鍾仲聲。徐孺子。躬耕江南卑薄之域。而萬當三輔公族之先。安車元纁。不若豫章太守之一榻。其人蓋可知矣。大樹將顛之語。惟郭有道則之。謂之高士宜矣哉。今朝廷清明。野無遺逸。伯樞妙學青年。足爲輔世之具。乃以師孺榜其齋。盛余非林宗。不得其說。以待避雨者至云。顧蒔

徐璵伯樞。元季儒流。倪迂爲之圖。倘左生爲之記。勝國諸名公爲之題咏。意亦篤行君子。以孝悌名者耶。客偶持示此卷。披其圖。讀其辭。恍然如見其人。敬題數語于卷末。以慰遐慕之思云。沈周。雲林先生。用意簡遠。用筆輒高。一竹一石。已值重千古。何況此卷。屋宇樹石。無不著意。他幅以少爲佳。此又以多爲貴。余生平不一一見。其可愛玩。其後題咏。俱出名人手。畫雖極詩文並妙。足稱三絕矣。王鼎。又有程嘉燧陳盟二跋。前有吳門袁祓卿華亭周鼎收藏印。嘗閱容臺集。謂雲林畫幅猶多。畫卷絕少。極意崇慕此卷。惜不令思翁見之也。

又枯木竹石一軸。自題云。竹影縱橫寫月明。青苔石下聽鳴箏。我來彷彿三生意。琪樹秋風夢亦驚。淨名菴主畫與潤王生并詩。題者三人。陳簡。秀石。倚喬柯。隔世相看感慨多。憶其松陵江上住。敲門拄杖每相過。僕與雲林翁寓松陵江上。十餘年。焚香弄翰。酌酒賦詩。日無閒閟。翁今物故矣。披玩此圖。豈勝根然有動于中耶。因賦詩追思云。是日花雨繁零。柳風寒峭。猶識我此情也。洪武甲子三月十三日。昌黎。古木脩篁傍石栽。歲寒同志絕奇材。悠然對此成佳趣。閒寫新詩入畫來。越溪。鄒正。雲根磊磊玉脩篁。煙淡風清落木秋。逸筆醉時揮灑後。不知何處采真遊。吳郡。徐賁。

商德符溪亭坐隱圖。倣北苑有清潤之致。

方崖竹石一軸。馬治題云。瑟瑟空外音。兀兀林下定。伊人本無作。獨坐聽已瞑。珠光納大于。重疊秋更瑩。萬籟何緣生。太虛自成聽。悲哉湘川瑟。徑乎衛之聲。風泉雜梧竹。物我此交磨。如何濁世士。強聒有不醒。爲知圓通門。廓寥謝畦逕。文靖攜方崖所畫竹見示。俾錄。與道園先生寄題聽秋軒詩。軒蓋崖在重居寺時。燕私之室也。因記前十五年。崖自吳門歸。予亦次第先生詩韻。雖不免識者效顰之譏。漫附此以見意耳。馬治此畫。李竹嬾載于六研齋二筆。謂其竹淅瀝如有聲。洵不誣也。倪雲林集中。多有與方崖往復詩。又有題其畫山一首。山水更不知若何佳耳。

顧定之風竹一軸。上書迎風二大字。筆法圓純。竹二枝。飄飄然隨風掀舞。洵仙筆也。方幅有紫芝圖主人題詩云。虎頭孫子詞林彥。少小聲華重淮甸。指根到處有清風。寫出瀟湘秋一片。氣氣涼影舞雙憑。嫋嫋煙稍捲暮湍。碧雲匝地搖森爽。滿屋蕭蕭六月寒。

畫旭字崇初。長江偉觀圖。畫金焦兩山。筆意沉雄。類郭河陽。更饒酒落之趣。題以五言長篇。詩學淵古。奇

法遒媚。可稱三絕。同時題詩者三十有二人。不備錄。今止錄其自作曰。龜蒙出洛水。神禹曆九疇。豈伊彝倫敘。洪範亦安流。惟眠西南隅。金火相綢繆。江源發其側。微茫不容舟。淺流淵遂涂。道遠勢乃遒。爭勳逾青城。憤怒脫黃牛。漢水廣兩川。彭蠡會七州。劬劬朝宗心。自可無滯流。屹彼金與焦。相望僅一溝。離立當要衝。不沒亦不浮。大類武安西。震蕩不得謀。神奇北山摧。乃以一卒收。又似蔣邑兵。兕虎雜貔貅。氣貯百文叔。草草就俘囚。巨測天地心。平地陳險幽。我疑東海若。力據江上游。于此戰不勝。奔迸若兕矛。不然江神蛇。厥婦義從遊。天吳役祕怪。負石奠雙邱。九思苦未得。物理諒難求。因悲英□人。爭此若射侯。偉哉韓將軍。鐵鎖壓萬艘。向非天與鑒。萬騎其杵投。至今江之波。猶負脫鼠鋒。我昔曾過之。淚淚淚盈眸。中流一長嘯。宇宙爭百憂。東顧無津涘。赤日出海頭。西望赤壁磯。尚想孫曹劉。正北維揚城。樓櫓鬱相糾。寒煙際衰草。日落風颼颼。近聞事益殊。沙戶逮稱曾。舳艫夾鳧鴨。浩蕩劇長虵。遺瑟但一氣。豈能辨邪蒲。向來金碧堆。一炬十二樓。落天盡星散。死樹生清秋。時事驚復問。桑海變蜉蝣。安知億劫外。偉觀寧此不。取我金巨羅。披我紅錦裘。醉以一杯酒。淨洗千古愁。至正丙申之四月。董旭。董崇慕此卷。惜陸天游撫琴訪友圖。小軸。此文衡山所自出也。

徐幼文雲林書屋圖。純用淡墨。蒼秀逼人。後張錫詩。錫亦作天錫。天順進士。有書名。

王孟端山水一軸。孤幽淡遠。全倣雲林筆意。上題詩云。興來憶所適。怡然坐苔石。一鳥波間鳴。數峯天際碧。幾欲寫幽懷。徘徊忘日夕。王汝玉和詩云。高吟情自適。憩此林下石。潮來滄海寬。雨霽遙天碧。惆悵望江南煙渺數峯夕。

又月亭讀書圖。疎秀沈著。有天然妙韻。

劉伯溫蜀川圖。上題云。蜀川圖爲豐陽本中使君西行餞。畫法類徐幼文、王孟端。而蒼莽過之。青田傳記。從來不稱其能畫。而予亦生平僅見此一軸。暇日齋中懸此軸。適家弟遜菴見之。嘖嘖贊歎。以爲奇特。半月後。忽作札報予曰。偶閱李戒菴漫筆。載此畫。因錄其言示予曰。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爲豐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圖爲丹陽孫氏所得。徐兼山館于孫。親見之。對余說。夫豐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業蓋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末又云。張藻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爲蕭山縣尹者耶。予今得戒菴此論。此畫益增重矣。戒菴、名栩。江陰人。在嘉靖間。丹陽孫氏收藏書畫最富。題畫得丹陽孫倉氏畫二冊。重題移藏之見道藏。又案金陵瑣事。俱字本中。洪武時人。不知即其人否。

戴文進水墨萱花下。一貓宛然如生。又張天師一軸。又三星圖小軸。

謝孔昭秋林遠岫圖。全法大癡。而蒼莽秀逸。別具一種妙致。山頭清峭。喜其不作疊山狀。蓋孔昭自謂師疊山也。題者三人。霜空木落減青紅。古澗寒泉奏晚風。策蹇攜琴閒逸者。清標不與世塵同。純一。顯氣沈沈碧天迴。雨霽疎林翠烟暝。溪上山光澹濃。溪頭流水波瑞淨。石徑荒涼落葉黃。澗聲不斷松風長。農香苦歇蹇盧瑟。地偏行樂應徜徉。字文質。秋林雨初霽。遠岫煙中碧。山徑久荒蕪。時有騎驢客。微陽斂斜

影。孤鳥沈高迹。回首煙平溪。悵然人寂寂。劉溥

杜東原溪山讀書圖。和合子久叔明兩家爲一。格秀文媚。可稱絕品。沈石田題其上云。桑柘村深日影斜。白雲深處帶山家。分明萬里橋西路。只欠春風幾樹花。此圖爲杜東原先生廿年前筆也。一日卷贈于予。予藏之又越三寒暑矣。壬午首夏十日。因出觀于醉漁周君。醉漁有欲炙之色。予故轉授之。復用唐人雍陶訪友別墅之韻。詩于左方。詩固拙惡。幸託斯圖之末。以遂醉漁之愛。不猶蠅之附驥而能千里者乎。又沈貞吉和其詩云。綠水橋西野岸斜。樹聲茅屋是誰家。江南春色無心看。閒卻東風杏子花。此畫杜東原所作。啟南得之。轉贈醉漁。賦詩于上。醉漁復索予題。予一見心喜。倚歌而和之。吁。豈非所謂將門無敗士耶。案貞吉號南齋。石田之世父。竹林酬倡。略分忘形。令人想見前輩風流。深可忻慕云。（案東原諱晉字用嘉又號鹿冠翁門人私謚靖季醉漁字宗道）

姚公綬文飲圖。畫已與二友在山林閑籍地而飲。投壺在傍。頹然就醉。樹竹蒼鬱。法梅道人。後書文字飲詩序一篇。五言古詩一首。字法超吳興。皆極精。

又山水一軸。上題云。乾坤浩蕩著孤亭。樹色山光共杳冥。若使子雲當日見。豈身閑草太玄經。雲東逸史題。記從葉有常還洞庭東山。癸卯四月。

又古木竹石一軸。極荒寒幽殘之趣。上題云。山中有古木。撐空不記年。偶爾一看竹。大笑清風前。

又著色木竹幽禽一軸。石用墨。木用赭。竹淺藍色。鳥淡青色。上題云。蕭蕭落木晚山幽。一鳥不鳴無限秋。回首便應辭倡使。野花江月又何愁。

王子裕觀泉圖。上作石壁瀑流。一人袒臂反觀。用筆縱逸。上題云。杖策入深澗。雨後山泉流。蕭蕭成水聲。予意良優游。況有盈樽酒。開言閒清濕。顧瞻松景。能不爲留計。汝和墨香秋興卷。作野菊數枝。雜以飛白竹生峻嶺粗濤之間。筆力雄健。意境絕奇。汝和時官鹿常。爲同年友許廷冕作。廷冕之外兄姚公綬。時亦官京師。題之詩。廷冕以便事歸。乞諸名人和之。凡數十人。姚落句鴉字。諸公競出新意。呂九柏有坐對南山色似鴉之句。沈石田亟相推服。前輩風流。可以想見。此卷後轉從他人。迄于近世。和者猶不已。然亦多散佚。及不錄入卷中者。因思此卷紀歷二百。事更兩朝。倡和相承。傳爲盛事。斯亦藝苑之雅音。江南之故實也。故備錄之。以俾其傳焉。其他跋語不錄。惟錄其詩。予一詩亦附後焉。憶在江南共別家。重陽時節正開花。花曾笑我滿頭插。酒欲邀誰取次賒。三徑逢秋懷舊約。五年爲客住京華。玉堂吉士勞相訪。醉咏塞香散墨鴉。（姚綬）清江茅屋許誰家。籬落秋深帶晚花。雖大有情隨客過。寒山無價許人賒。蕭條旅邸三年別。寥落西風幾歲華。爲客尙餘詩酒在。不妨吟罷數歸鴉。（吳鉞）故人東海訪寒家。野色荒涼上菊花。青蕊晚移憐共老。白衣酒盡傍誰賒。一身去國慚衰病。雙鬢逢秋感物華。贏得夜窗開口笑。清燈寒榻對棲鴉。（張寧）錦衣游子貴還家。問訊東籬菊未花。冠蓋及門長揖去。北鄰送酒不須賒。且留晚節寒香在。莫道閒愁短鬢華。翻憶客邊重九日。登臨常欲到昏鴉。尋詩幾度到君家。滿巷秋風菊有花。何處得來三百盌。等閒不用一錢賒。誰言縣令輕五斗。自愛仙人號九華。長欲餐英飲甘谷。限明身健鬢如鴉。二（周鼎）

屋青山是我家。東籬長物幾叢花。三年觀國歸容暫。他日投閑事較賒。我得就渠看晚節。天能特地假籬華。餘英欲贈無人寄。西望長安又暮鴉。（沈翼）醉墨淋漓自一家。無聲詩裏傲霜花。暫辭北土疑遺帶。偶見南山興亦賒。爲愛清香甘淡泊。生憎白髮妬豪華。又看秋色催行色。翻笑身輕不及鴉。（張弼）乞身天上早還家。愛向東籬對菊花。畫裏一枝看更好。閑中三徑趣偏賒。題詩憶昔皆人傑。撫卷于今幾歲華。我亦強顏忘日暮。夕陽林杪亂歸鴉。（包鼎）計老風情豈畫家。慣披月令寫秋花。先朝文藝江湖見。此卷流傳歲月賒。筆與騷魂增澹泊。墨填籬影有光華。與來把酒雙眸淨。坐對南山色似鴉。一畫菊從來有數家。計公書法不論花。獨憐作者頻年盡。貧看容余一日賒。芳跡東南留故實。避人官秩維清華。相逢莫設離筵會。醉筆還能寫亂鴉。二（呂韋）寫菊題詩合兩家。今人重看昔年花。風流宛宛有墨在。歲月茫茫何處賒。物老不堪秋換夢。紙寒猶覺露生華。斯文聚散成惆悵。獨倚空江看晚鴉。一詩貽于今又別家。人亡重見舊禽花。雖容白髮宜緣插。賤許黃金展轉賒。草木盛衰知物數。姓名存沒感才華。豪壯得失弓無恙。高樹猶能宿後鴉。二（沈周）畫品詩篇總作家。觀時不厭又看花。物能說世人空老。事到關情思轉賒。落落晨星驚物故。冷冷秋露逼年華。楚弓塞馬何須較。安得元田發白鴉。一名筆雖云獨米家。論觀常怪眼生花。塵翻自古因人重。題墨何時到我賒。緗葉萬莊隨世態。秋容雅淡壓穠華。杜陵花樹如椽變。分付兒孫莫打鴉。二（莊圭）（自呂詩至此跋語云此卷帙徒卷中之人皆已物故故詩中悉作感慨云）文墨流傳落幾家。展閱堪惜此寒花。堅貞晚節何曾落。冷淡儒風一倍賒。昔日見渠懷故里。今人看畫憶京華。諸豪染紙無佳句。淡抹秋空數點鴉。（朱樸）亂後相尋處士家。秋原何處覓寒花。芙蓉自落江亭晚。首蓿空隨關路賒。豈意百年留勁草。獨存三徑傲霜華。廬堂展卷悲人代。幾樹西風噪暮鴉。（潘廷入本朝矣此已）東籬滿汎憶吾家。誰遣霜空潑墨花。歸晚遠成三徑廡。卷開近得一叢賒。淋漓上苑空秋草。迢遞他鄉感物華。好護幽姿經歲月。不同五柳落寒鴉。（毛一驥）徵士東籬能幾家。爛然秋日過春花。名賢此日情何限。勝賞當年興獨賒。底就笑囊俱白雪。歲逢甲子再光華。（呂天遺）（九相公女孫其先伯和在弘治戊子今天遺得此卷在順治戊子）那知代謝悲人非。聚散渾同樹杪鴉。（此詩予亦與天遺得此卷後 [illegible]）

屆指先朝書畫家。高名湮沒等飛花。成弘才彥詩篇盛。天順公卿筆墨賒。（[illegible]）（順中賦云林良頭毛宜通竹岳正 [illegible] 難不傳亦因此知許汝和名稻云又李杜 [illegible] 近時名手許汝和）疊歲年華。慚予到手聊爲末。絕類相隨彩鳳鴉。（余甲子得于沈恒吉之 [illegible]）白石桐村舊作家。叢殘香墨似飛花。流連文酒夙心在。想像承平封夢賒。南國詞人矜藻麗。東城父老說繁華。百年天地留詩卷。極目雲煙過晚鴉。維凡笑囊寶鑑家。橫窗卷軸對黃花。即看殘夢爭言好。自說千金未許賒。先友成弘同石裝。秋容籬落幾年華。奉常佳句君能咏。一看南山色似鴉。（句延本常二陸）占斷秋光是汝家。詩尊雅奏爲離花。佳賓白至何煩約。笑口常開不用賒。酒盞潤如分露液。墨池燥即起雲華。吟成卻指梧桐樹。不宿黃昏接翅鴉。三板屋衡門故相家。羲熙時節種陶花。東籬視昔依然好。白髮于今沒處賒。小築梧欄香國士。半分月令晚芳華。剩憐半樹梧桐影。池上離離噪晚鴉。口呂（在呂天遺家所賞而作也故併錄之因知天遺所藏題跋之口 爲故相文恪公後故有題毛紙上之跋四此詩凡口口）士題咏作皆未登卷中云。際恆識。

42A

沈石田做雲林山水一軸、上題云、招提寄孤蹤、小雨值梅節、佳客東南來、令我懷抱悅、高談至西日、繼火未云絕、殺核雜時新、停醑更清洌、會暫離固多、莫作匆匆別、五月既望、雨孤雙峨僧舍、宗儒試史洎世資懿親、乃冥顧于岑寂、又因吳紹宗持酒、相與劇談、抵夕、予欲屈二客連榻、宗儒歸興浩然、使予於悒不已、故末語云云、癸巳沈周

又做雲林著色山水、上題云、迂叟秋風客、晚年江海家、致僊當化鶴、語淨已髮霞、南國天宜放、西湖月可賒、而今清閟閣、誰與一澆茶、

又山水一軸、做吳仲圭、下筆辣甚、上題云、老去心閒事事閒、竹壁禽語四簷閒、爲君寫得幽居樂、溪外逗添數朵山、丁酉季冬十日、雪晴風峭、偶憶□□老友、因呵凍作此寄意、

又太湖張帆圖、寫太湖諸山、煙色空濛、風帆縹緲、是其最得意筆也、上題云、卓午道湖如馬馳、笑談兩客一舟移、試看帆力因風健、亦似人生得意時、樹影過村驚警戾、波光搖目愛參差、舟程即逐無全日、此快天應補拜遲、後三月十九日、與應和同謁裕軒親家、揚帆過湖、疾如奔駿、即興賦此、弄圖持上几格、且爲相見之贄、又以贖遲拜之咎、倘有和章、尤爲幸也、姻生沈周、上裕軒親家閣下、案應和姓顯、

又風雨孤篷圖、上題云、路滿春泥水滿河、百程風雨爲人過、世緣幽穩那趨得、憑力衰遲可奈何、孤閣正雄杯蟻蹋、小晴猶快野鷗過、客愁種種須詩遣、苦死搜來句未和、弘治庚戌首夏十九日、爲有勢力者迂行毘陵道中、風雨孤篷、與濟民同戮、濟民有作、遂用其韻以紀所歷云、

又聽泉圖、極老筆紛披之致、如聞水聲也、詩云、數株奇古樹中藏、一草亭、俗喧人不到、惟聽澗泉聲、

又夜雨圖、小軸、山雲屋木、寫夜雨景象、入神之筆、詩曰、雨中作畫借潤、燈下寫詩消夜長、明日開門春水闊、平湖歸去自鳴榔、丁未季冬三日、與德徵夜坐、偶值興至、寫此以贈云、案德徵姓史、石翁之女夫也、

又游北寺詩卷、字徑寸大、全法雙井老人、詩曰、喧市紛聒耳、幽尋達城陰、誰知此城中、其境得山林、僧寮敞小牖、擴此西水滸、清流可義掬、鬚眉亦堪臨、返照在東壁、水影浮虛金、人物相映瑩、寂靜宜道心、散木列左右、上下鳴春禽、踈竹不蔽牆、蟠蟠見遠岑、游賞無禁客、酒若喜相尋、借問常來轍、記壁竹誰吟、筆硯我所事、漫以閒頭襟、過北寺、慶公水閣、消遣一日、甚得清適、因留此詩、汝器知之、振不能追、乃錄寄去、以厭其好游之心、沈周、卷後有餘紙尺許、後畫水墨芍藥花一枝、宛然迎風笑日之態、眞仙筆也、案汝器姓陳、號東湖、吳寧常與之游、作東湖記、

又詞翰一紙云、風雨葵花小院前、老夫留此學安禪、家中儘有家中事、客裏還修客裏緣、蒲酒畔、粽槃邊、一般佳節過年年、浮生所寓誰拘我、著處爲懷也自仙、端陽節、對雨解粽、塡鷗鵠天詞、留爲僧房故事、

又江行送別圖卷、遞筆秀潤、絕去本家色、石翁之超格也、上詩云、百年忠孝江頭話、千里關山別後思、雲錦功成應有待、行看褒詔下丹墀、不知爲何人者、後有陳蒙、劉珏、余學夔、陳壽、盛子勉、盧儒、宋旻諸人送行詩、

又山水卷、長丈餘、文衡山題詩云、細泉涓涓落澗平、蒼煙不斷江洲橫、湖亭欲上山滿目、新水浮空春雨晴、江南此景誰貌得、石田先生最神逸、輕風淡日總詩情、疎樹平臯皆畫格、由來畫品屬詩人、何況王維變興新、胸中爛熳富邱壑、信手塗抹皆天真、墨痕慘淡法古意、筆力節遠無纖塵、古人論畫貴氣骨、先生老筆開嶙峋、近來俗手工模擬、一圖朝出幕百紙、先生不辨亦不嗔、自謂適情聊復爾、豈知中有三昧在、可以意傳非色取、庸工惡札競投售、鳳凰一出山雞靡、山窗展卷見滄洲、恍然坐我澄湖裏、定應奪御造化工、不然翦取吳淞水、只今此畫不可得、潦倒門生已頭白、相城溪上草煙空、落木秋風堪歎息、

又醉墨畫楓樹二株、一偃一仰、亂葉無數、飛墮空際、及波間、上題云、楓落吳江冷、爲曲水兄寫、項孔彰題五律一首、落句云、葉葉離亭影、寒波似我描、

又椿樹白頭、老幹婆娑、二禽棲其上、宛然如生、下作秀石及長春花、題云、堂前種此靈椿樹、滿地碧雲宜白頭、詩到八千還健在、人間又見一莊周、沈周爲宗瑞寫、蓋鄧宗盛八十、宗瑞蓋其壻、能勤敬如此、可謂半子矣、題者四人、白頭偏喜說椿年、八十從今到八千、不向明堂作梁棟、深山貞節老彌堅、奚瑞、摩挲老樹千年物、應我百年雙白頭、左右瑟琴忘把弄、四時花草度春秋、補應祥八十詩翁、隱者流、手栽椿樹破青邱、而今枝幹大於斗、下有長春上白頭、唐寅、鮮皮溜雨色參天、閱到春秋已八千、玉潤冰清相照映、新圃聊祝壽彌堅、沈瑞

又著色牡丹上題云、三月十日天半晴、巖雲庵裏看春行、桃娘李娘俱寂寞、鼠姑照眼眞傾城、老僧卻在色界住、靜笑山花惱客情、艷妝倚露粉汗溼、醉肉隔紗紅暈明、吉祥將落偶有恨、急借紙面圖其生、明朝擔酒正恐後、亦怕敲門僧厭迎、戊戌春季、徐甥克成隨游巖雲精舍、園前牡丹盛開、因以此紙戲寫其生、亦發詩於上、遂爲徐克成卷去、亦不惜也、

又雪蕉圖、上題云、玉維偶寫雪中蕉、一種清寒尚未消、前代風流思舊觀、後人影響見新標、殘黃淚倒漫詩迹、破葉離披折扇杓、思與蒙莊同鹿夢、曉窗呵筆發詞招、按夢蕉鹿出列子、云莊嚴、

又紫木筆花詩云、江滸將夢寄芳叢、含紫苞香要日烘、無限春愁書不盡、卻來開口笑東風、

又荷花詩云、天上墮輕霞、亭亭映秋水、芙蓉露嫣面、凝妝明鏡裏、

又槿樹雞詩云、昨夜客窻下、三聲曉夢甜、不眠思早起、布被覺霜清、

又蒲葉鵝詩云、蒲芽邪新綠、皖皖戲清瀨、可惜無人見、低頭只自知、

又芙蓉鴨詩云、甫里先生愛、吾今亦愛之、傳神聊一過、如在碧園時、

又菜上一花將半落、詩云、南園昨夜雨、肥勝太官羊、党氏銷金帳、何曾得一嘗、

又書畫册共三十五幀、錄其詩與題語之佳者、莊生苦未化、託此夢中蝶、我畫夢中夢、浮世寓一蠶、莊周夢蝶圖、老米呼不出、雲山千萬重、我生百世後、墨瀋見秋容、雲山壓雪不開門、瓊林自一村、小橋流水外、點凍買雙尊、雪晨、野岸饒雜木、溪清亂石露、何叟獨提杖、平地迂晚步、鮮飈吹輕裾、夕照隨烏度、咏歸人不知、興物聊自遇、重陽、秋華、閒庭有奇草、花卻類雞冠、破曉不能唱、低頭露未乾、雞冠花、一月厭久雨、科頭眠竹樓、枕痕猶未熨、苦苦又啼鳩、梨花鳩、公宜休之拔、汪信民之咬、咬以自勵、拔于俗矯、吾不能俊劣

其間。惟是一啜一飽。菜君家有喬木。慈烏來上棲。家中生孝子。啞啞爲人啼。古木與古錦。蘊中物千珍。與萬珍。懇君莫輕視。天地養其仁。石榴一顆。蘇霜枝。紅鮮味更滋。渴喉思快啖。還潤我詩脾。俺長松不易寫。松高筆未高。假枝聊月下。略略試秋毫。梅

又山水八幀。一題云。頭腦已多烘。鬢亦霜蓬。只今年紀古稀中。不敢相參時一瞬。情況難同。茅屋少人蹤。滿地殘紅。君來莫怪酒尊空。一味清談聊當飲。慵懶衰翁。餘不備錄。

朱宗懿綠香泉卷。山水初不經意。草草而成。絕類沈石田。前于鵬書綠香泉三字。弘治中。嘉興鄒汝平歸東邱。掘古井。得泉甘冽。名綠香泉。乞名人爲圖。及詩文題咏其事。凡十有九人。今錄其九。冷冷終不聞塵沙。淘汰工夫。歲每加。地脈潛通洪澳水。年芳元鬱菊潭花。靈湫靜貯波千頃。餘澤兼沾郡幾家。我欲騎瓠于此過。帶將一瀉及天涯。伍常乘驄坊裏綠香泉。甃井清冷故宛然。味入茶經甘若醴。光生瑤玉碧于天。銀床金幹盧云美。雪乳丹砂亦浪傳。好事東邱增盛事。地靈還藉主人賢。屠蘇苦窯不出河濱器。地令人靈似有之。今日綠香泉上坐。百年高興有誰知。趙孟頫萬物遭逢何不有。雖知古井易佳名。色隨綠茗增春韻。味助香醪作聖清。采石江邊眞下品。陸家鑑裏更新評。地靈可爲東邱子。病渴相如最繫情。昌黎伊優金索鞞。銀牀滿引瑤池碧玉香。閒說一杯甘似蜜。與君相結賦滄浪。戚賓可湘可濯可通神。石甃何年似作新。一色莫分波底樹。三春知潤泮中芹。天文東井吾何據。地志溫泉此是眞。聞道子雲能獻賦。乾坤回首豈無人。鄭棕泛綠流香二美全。一泓開甃自何年。石苔冷沁梧桐月。林鵲晴飄橘柚天。地有鑑湖來活水。譜從鴻漸續新篇。竹爐春茗時分試。想見東邱夜未眠。馮璫最愛荊公詩句好。不圖先得我同然。于今寄語蟠龍道。莫向山腰水底眠。張時泰水流地中隨地出。出得其地始有名。譬如人亦有所託。託非其所空勞形。綠香泉也在地。地之靈。人之瑞。我歌綠香泉。無任感慨爲君記。錄源

吳瑞卿隱王叔明太白山圖卷。前有王理之篆書。太白山圖。長丈餘。秀潤明媚。與古人奪眞。瑞卿。名天麒。沈石田高足。石田集中。咏瑞卿詩最多。叔明太白山圖。石田所藏。吳借臨之。石田爲作五言長篇。題于後。細書端正遒勁。亦未多見也。詩曰。我家太白圖。太白于焉備。山亦莫加高。林亦莫加邃。天童古佛宮。盤盤奠坤位。佛爲山莊嚴。山作佛布施。擇勝啓道場。佛子亦多智。千樓絡萬閣。詩出毘盧伎。飛甍揭煙霞。瓠稜日星比。金碧足輝映。時復交蒼翠。重巒與複嶺。附綴認肝肺。雲去若撐天。雲來若無地。自天設此觀。天自若無二。松行二十里。一一幢對植。方池落天影。何年萬工治。神泉及樂石。瑣細各具類。兩溪貫其麓。梁圮鎖三四。遠近羣小山。趨拱左右至。如家有嚴管。爲從背幼稚。路入岐而一。宛轉仍迴還。包錫走縹流。騎騎或官吏。翡翠亦絡繹。明滅見隔樹。于時及高秋。衆葉霜所被。青紅錯顏色。巖谷更增貴。葉間指歷歷。如讀鈷鉧記。引紙傳及尋。顧有千里勢。作者王子蒙。品高見超詣。出入右丞筆。緣蹤究其自。想居此山中。不以歲月計。游觀稔心目。思到方位置。乞我日臥遊。不用襪緊繫。我藏三十年。客客未輕示。吳生學丹青。不但許能事。久已知此卷。未敢言借視。我既察其色。一出厭所嗜。初見目不收。張口歎且悸。縮觀曆疑食。十日得恣意。然後敢舉毫。舒素敬一試。揩揩迫三月。極擬如精緻。便欲無我卷。後羅豈可易。但恐有豪敵。亦

有造物忌。我自藏我卷。子當亦自祕。案四部稿有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太白山圖。亦系此詩。略加刪改。其爲簽本無疑。弁州當經之眼。知此且後羅豈可易一語。乃作自謙豈或誠謙。而弁州反加贊歎。更可笑也。

唐六如對竹圖自題云。簞瓢不厭久沉淪。投著虛懷好主人。榻上氈能黃葉滿。清風日日坐陽春。此君少與契忘形。何獨相延厭客星。苔滿西堦人跡斷。百年相對眼青青。題者五人。我築小莊名有竹。君家多竹敬如賓。一般清味醫今俗。千丈高標邁古人。蕭蕭衣冠臨儼雅。年年雪月□□神。尊常豈是輕桃李。不解經冬祇歷春。沈周晉代王猷成竹癖。不可一日無此君。此君林林總玉立。風節儼若臨蒼旻。顏君絕俗乃尚友。一瓢千古鼻祖貧。設像長哦伯夷頌。巢冠日理與可神。翻雲覆雨嚴謝絕。歷雪經霜晚更親。桃李場中不涉迹。虛堂安得容雜賓。黃雪君子本無黨。畸人必有隣。夷齊是賢主。徐稚固嘉賓。白雪聲和應。清風座不塵。我來當逕造。亦可作三仁。沈尤明擬蒼搖翠一叢。叢到處相看作主翁。未愧七賢來座上。定容千歲在胸中。捲簾暮對蕭蕭雨。欹枕秋迎簌簌風。不是王猷偏致意。平生氣味偶相同。文璧。惟竹當門立。對之心自清。雅持君子操。深結歲寒盟。白日惟端拱。長年免送迎。好風時拂灑。環珮一齊鳴。鄭樞

又釣魚圖上題云。只將溪畔一竿竹。釣御人間萬古名。此二句。乃昔人咏嚴子陵詩。

又山水一軸。寫松壑憩亭陰。詩意細潤圓秀。金法李晞古。而無畫苑習氣。精謹之至。無款。凡其初年做宋人者。皆無款也。

又桂香亭圖小軸。山水屋木。極工細。畫就。罩以墨漬。作煙霧狀。甚奇。上題云。皇岑丹桂飄香。古岸夕陽秋色。煙波江上歸帆。鸚鵡悉林暮迫。幽篁風送蛩鳴。野草閒花沈陌。蒼茫雲水悠然。中有高人遊逸。乙卯深秋。登鸚鵡皇岑。玩桂香亭畔。俯翠壁蒼巖。蒼茫百里。皆雲氣煙光。對景寫于舟次。唐寅

好古堂書畫記卷下

文衡山雪汀圖。筆意荒寒殊妙。上詩云。渺渺瑤波寄一篷。雪泥蹤跡過飛鴻。高人曾詠蘆花被。倦子常居玉蘂宮。身似雙鳧三島外。夢迷孤鶴大江東。一聲長笛知何處。照徹梅花月滿空。微明爲雪打羽士寫。并題。

陳道復松陰幽士圖。蚤年所作。蒼莽秀逸。全法大癡。詩云。泉聲散寒玉。松陰散清芬。幽人坐來久。應是寂無聞。此爲武林楊翁泗水所藏。翁惟收明人書畫及扇頭最富。皆取紙素潔白完整如新者。裝潢亦極精。此軸見其一斑云。

董思白倣雲林山水。上題云。三年不見雲林面。爐向煙波釣徒。忽到劉郎舊遊處。種桃無地覓玄都。

又柳陰釣艇圖。上題云。有綠陰處不受暑。多白鷗邊好放船。卻把功名都打破。一竿秋水弄江天。

又倣大癡山水卷。上題云。大癡畫法超凡俗。咫尺關河千里遙。獨有高人趙榮祿。賞伊幽意近清標。

又倣北苑谿山行旅圖。後題滿庭芳詞云。宿雨初收。曉煙未泮。散雲都逐飛鴻。文君翠黛。一霎變鬟容。多少風鬟霧鬢。青螺髻。飄墮空濛。頻騁望。征帆滅處。遠靄與俱窮。但古來聲手。誰如莊叟。筆底描風。有江南一派北苑南宮。我亦煙霞骨相。閒點染。濛濛僮。難工。須記取。維摩詩語。山色有無中。又大字書曲子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也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我是不識字煙波釣叟。此乃其得意之作。後有陳眉公詩。曹秋嶽跋。乃項孔彰收藏。歸于曹氏也。

又山水一卷。長丈餘。以禿散筆醮墨寫煙雨狀。不用一點水墨。而淋漓蒸溼。溢于縑素。初視若模糊。細案之。又無不了然。昔米元章對道君。謂臣書刷字。此純用刷法。可謂刷畫矣。是渠獨創之格。故特志之。以爲六法家一異事。予藏蕉亭畫卷軸册子近百幀。當以此卷爲第一。昔人于唐六如一畫卷。標其首曰。天下唐卷第一。予亦欲云。

又煙江疊嶂圖。山頭出雲中。高峻登拔。下作沙几八層。小樹屋宇橋梁。無不超絕。此畫亦可名八層沙也。

又山水六幀。皆倣宋人作。絕小人物。乃其蚤年之筆。

程孟陽、文彥可、陳白室三人。共作歲寒三友圖十幀。每幀松竹梅各圖其一。識以印文。皆競出新意。亦文士之雅製也。又有邵僧彌一幀。

項復初墨竹小軸。上題云。北窗風起處。南柯夢醒初。天然如笑。入神之筆。

項孔彰四寶觀畫圖。爲董思白、陳眉公、項孔彰、僧秋潭、後有七言絕四首。各咏一人。不署名。余跋其後云。此卷樹石。乃項孔彰筆。圖像者不知何人。豈即孔彰邪。正坐石上。右手提卷者。董思白也。稍側而兩手提卷者。陳眉公也。據後題首而觀者。項孔彰也。獨坐而倚石。若無所營者。僧秋潭也。寫其觀空之狀。尤有思致。獨念思翁文采風流。輝映今古。此卷能留其眞。使後人有如覩面。是懋遐慕之懷。何幸何幸。當與西園雅集頡頏不朽矣。吁寶之。

又雨竹一軸。極淋漓之致。姚雲東以後所僅見也。予暮年始好項易菴畫。收之已不下二三十幀。董思白謂項子京有此文孫。不愧好古。賞鑑百年。食報之勝事。不誣也。

又松風圖小卷。宋羅紋紙。高四寸。長三尺。古松數十株。細如絲髮。磅礴盡致。譚梁生前題松乃雄風四字。後自題曰。松已具雄骨。風復雄其雄。雄風一振始。雌風四面攻。我登峰頂望。八面皆玲瓏。鱗甲多生動。掀髯競欲飛。蟠如濤洶激。雲翠入空濛。觀彼矯矯勢。后羿無彊弓。上帝怒其肆。殷雷布遠空。我筆能降伏。圖來寸楮中。墨氣可吞象。畢竟不言功。功歸夫天地。容得老詩翁。崇禎十四年春日。易菴項聖謨。題于懶雲堂。

唐宋元名人高幅雜畫一册。共十幀。一爲唐人漁隱圖。作二枯槎。幹如屈鐵。枝如龍爪。奇筆也。疑是荆浩。一爲李唐雪羊。畫霧霧羣羊散牧于山阿溪澗間。意態極爲生動。一爲王輝雨花圖。畫誌公說法。衣摺用左手作粗筆。雄俊可觀。一爲宋人梅花水仙。一爲白賁碧桃花折枝。賁字无咎。元大德間錢塘人。作花精妙古雅。可追徐黃。錢舜舉不能過也。題者二人。玄都千樹欲無枝。全得春風爛熳吹。曉露未晞紅雜雜。仙源長在日遲遲。湛淵子白麟。萬斛臙脂染絳裙。錦屏春煖曉妝新。東風無限仙源思。逢著漁郎好問津。諸江俞行之。一爲趙子昂白描王右軍像。楷書至大二年八月四日。吳興趙孟頫畫。此幀紙色潔白。衣紋細如絲髮。神情蕭灑。雅合古人。神品也。一爲劉靜修山水。靜修名因。有道學盛名。未知其能畫也。自題詩曰。秋山千古一悠然。誤落關同筆意邊。急著新詩欲收領。風煙慘淡失天全。一爲黃大癡擕琴訪友圖。山頂

不作嚴石別具柔秀之致亦入神品張子正題云羣峰卓筆亂雲收獨立茅亭滿樹秋相訪攜琴何處客頻頻回步度橋頭一峰師平日墨繪要不待贊至于高年筆力尤妙眞不可及敬題此畫令人愛玩不已一爲倪雲林山水上題云遠岱齋宇靜風雨莫蕭蕭復此獲良覯芹菹酒一瓢羣綠澹清園幽卉炫崇條世事方疚如聊以永今朝辛丑五月十日齋居對雨畫此併詩其上一爲曹雲西山水有淋漓清潤之致又高幅雜畫一册比前本稍低一爲唐人顧愷畫一鬼作戲術首承一竿竿頭覆磁盞若將墮狀鍾馗及傳從羣鬼數十人皆目注此盞作驚愕狀至有不敢正視者甚奇一爲宋徽宗鷹立于懸崖飛瀑間上有雜押一爲東坡笠屐圖其貌惟作微鬚數莖風流而兼篤厚眞吾老坡也衣摺用筆如春蠶吐絲得吳道子法疑是米元章筆收藏有易菴圖書及黃琳美之印對幅王鑒書贊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崖偕耳鯨波汗漫乘桴之游生平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藜黎負瓢行歌十悼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此贊見震澤集湧幢小品亦載之一爲宋人作夏劉侯御龍氏像楊簡爲劉光祖楷書記一篇于上一爲宋人雪溪行旅圖一爲趙松雪水墨荳花下作飛白石殊妙一爲趙仲穆秋林人馬一爲吳仲圭墨竹二幀其一詩曰野竹野竹絕可愛枝葉扶疎有生態生平素守遠荊榛走壁懸崖穿石隙虛心抱節山之阿清風白月聊婆娑寒千尺將如何渭川淇澳風煙多至正三年冬十月十日似之來游武塘下訪出峽索拙作匆匆行意乘興而爲之老草率易以塞其請俟他日泛蒸溪造竹所再作也梅花老鎮頓首其一詩曰憶昔相逢武水頭行行送上木蘭舟遙憐日落蒸溪上野色風聲幾許愁梅花人吳鎮頓首至正四年春二月二十一日也案似之爲張伯雨尊人仲圭兩戒間爲作此二幀蓋其所用意宜乎皆畫詩並妙如此一爲唐子華山水清潤有致一爲胡廷暉松下烹茶圖仇英所取法也此十一幀其一幀爲趙松雪著色山水小軸見前以未鑒漢故未入此一爲宋徽宗青綠山水做張僧繇有雋押一爲宋人雪溪行旅圖凡七馬一人後騎一馬驅之勢如追風擊電奇筆也一爲宋徽宗青綠山水做張僧繇有雋押一爲馬和之魏風葛屨篇作女子在室中縫裳男子著葛屨行霜林間乃澄心堂紙有元莊蓼塘收藏印雲煙過眼錄載莊氏收藏馬和之畫册即此也一爲李嵩宮苑圖上有宋內府璽一爲宋人金碧山水作最面式是趙千里筆意一爲趙松雪孟浩然騎驢覓句圖王達善詩跋又一爲水墨二鷺鷥略作濃淡數筆而形質已具神彩如生眞神品也款云松雪道人寫生于吳興漏波亭上對幅題詩二人漏波春水綠瀰瀰溪敕雙雙也自宜一段閒情雖貌得風流學士酒醒時暗蘭雙宿苕溪上蘋香動晚風風流人已矣冷落水晶宮下款一爲趙仲穆淡馬圖對幅蠻子山題七言長篇一首一爲墨蘭無款一爲唐子華做郭熙山水一爲明宣宗苜蓿小禽方幅雜畫二册共三十六幀上册一爲吳道子太乙眞人大海中臥蓮瓣上持經卷口誦一爲周昉人物畫兩人作拱揖狀一塗花面者朗白題一爲唐人春山樓閣一爲唐人飲馬圖一爲周文矩橫笛士女作鳳頭笛二已持其一神思閒雅其一侍女持之一爲黃筌畫眉梧子一爲李成雪屋寒林屋跨山巔高級而上眞宋初畫格也一爲徐熙白鷳體勢神俊一爲宋人秋林風雨一爲宋人鬬茶圖一爲宋人墨竹當

是湖州玉局筆竹葉相亞處留空白一道乃古畫竹法後人則重疊交加失古法矣一爲宋徽宗北沁圖一爲宋人來禽山鳥一爲宋人水墨蘆鴈一爲宋人黃牡丹一爲宋人竹鷄野菊一爲宋人彌勒一爲宋人寒梅山雀下册一爲宋徽宗鵲鷄立于盆池石上對幅題宣和御製併璽押一爲馬和之鄙風君子偕老篇高宗篆書君子偕老四小字寫衛宣姜像如雲鬢髮以及六珈玉瑱象揥諸飾無不具備象服是宜極如山如河之致揚且之晳儼胡天胡帝之觀且欲笑如驅丰神流溢宛非貞女氣象洵入神之筆也世稱其爲小吳生殆不誣云一爲未人果菜一爲馬遠梅瑞宗御書松下繁梅四字又一爲漁父一爲劉松年採蓮圖一爲宋人茶梅雙鵲一爲宋人山水作遠山皴樹皆極粗筆中作極細小人物旅客漁翁牧牛童子及飛鴈停鷺皆細入毫芒神采煥發化工筆也一爲李安忠飲水牛又一爲子母牛一爲宋人敗荷脊令一爲錢光甫魚一爲趙千里宮苑一爲胡廷暉水閣納涼一爲王孤雲樓臺倒影又一爲滕王閣皆細如絲髮一爲錢舜舉秋葵一爲黃大癡山水墨法沈古

又方幅雜畫四册共一百幀前文衡山八分書寓留二字第一册山水二十幀皆古名人筆一爲李思訓宮苑有天水雙龍印一爲展子虔僊山樓閣一爲唐人訪戴圖疑王右丞一爲唐人碧梧金闕一爲范寬雪屋又一爲藍關圖一爲宋人雪嶺幽居類關同一爲郭熙紫門晚景又一爲駱橋散步一爲高克明雪溪行旅一爲宋人海日一爲趙千里水閣閒棋一爲宋人松鶴一爲麗子雲山水極工細一爲趙松雪水亭納涼一爲郭天錫京峴山亭一爲高房山山水一爲雪林山水雪林不知何人一爲盛子昭秋林釣艇一爲王孤雲樓臺倒影第二册山水二十幀皆宋畫苑人筆一爲李唐春溪放棹又一爲秋江晚渡一爲劉松年春山讀書又一爲水閣觀荷一爲閣次平風雨歸舟一爲馬遠竹亭有沈周審玩印對幅趙松雪書東坡僊者澀勒暗蠻村絕句一首又一爲松間玩月又一爲梅蕊又一爲竹磴又一爲訪戴圖又一爲雪沽圖一爲夏珪風雨歸莊又一爲秋山行旅又一爲捕魚圖又一爲煙江釣艇又一爲寒江獨釣一爲樓觀柳莊一爲蘇顯祖梅亭一爲李嵩宮苑又一爲龍舟第三册人物獸畜三十幀一爲吳道子水月觀音一爲周昉洛神一爲唐人牧馬圖又一爲蔡鷹圖一爲陳居中崔氏聽琴一爲宋人雜伎郎又一爲擔經僧一爲李後主壺中仙客用金錯刀法一爲王齊翰卑田院圖一爲李唐運糧圖又一爲馬市圖一爲劉松年買臣荷薪又一爲列子御風一爲馬遠劉海戲蟾又一爲李鐵拐磨劍又一爲竹下彌勒又一爲竹間持呪又一爲雪嶺盤車一爲趙松雪白描老子立像一爲趙仲穆秋林人馬一爲陳所翁龍一爲李唐牛一爲劉松年牧牛圖一爲唐人獵馬圖一爲宋人鞭羊圖一爲宋人雙羊又一爲乳羊一爲易元吉長臂猿一爲錢舜舉獅毛犬又一爲犬眠圖第四册花鳥草蟲三十幀一爲黃筌梔子畫眉一爲宋徽宗墨竹作奸鮮承露之態皆渲染而成不同後之畫竹法題宣和御筆作瘦金書併璽押又一爲海錯圖有雙龍天水印一爲徐熙風牡丹一爲黃居寀蓮房蟹一爲宋人紫鵝山果一爲趙昌桃柳鶺鴒又一爲荷花鴛鴦又一爲芙蓉白鷺又一爲梅花水鴨一爲滕昌祐蝗蟈又一爲雌雄一爲邱慶餘蓼花蜻蜓一爲宋人鳥啄桐實一爲馬賁鷹一爲崔白鵝一爲宋人鵝鶉一爲宋人桃花小禽一爲宋人花鱉一爲馬遠

梅月。又一爲松鶴對幅。楊妹子題詩云。仙丹御頂壽無涯。豈許蜉蝣浪得知。行到水邊尤可愛。立居松上更相宜。妹子。寧宗楊后妹也。用坤卦印。馬遠畫。多其所題。一爲馬遠玫瑰。又一爲倒挂鳥。一爲宋人雙竹雞。一爲宋人梅雀。一爲宋人敗荷脊令。一爲宋人饑鷹攫兔。一爲趙子固三君圖。畫梅水仙山礬。自題云。從此三君成不泯。愛才誰得似浯翁。一爲趙松雪盆中臘梅。一爲王若水雙禽採菓。

又小方幅雜畫一册。共十六幀。一爲宋人伏虎羅漢。又一爲達磨渡江。又一爲虎。又一爲鹿。又一爲蝦蟆。又一爲蝦蟆翻身攫游蜂。皆紙上白描。是李伯時一筆筆。前入神品。一爲李唐春山書屋。一爲馬遠平沙落雁。又一爲雪溪漁隱。皆極荒寒之趣。一爲夏珪月夜捕魚。一爲梁楷人物。一爲宋人苜蓿小禽。一爲宋人榴花山雞。又一爲山果睡禽。一爲趙千里探道圖。一爲元人竹雞。

明人高幅雜畫二册。共四十五幀。一爲宣宗馬上題御筆賜太監王瑾。宣德丙午。用廣運之寶璽。一爲憲宗達磨像。上題成化御筆達磨眞像。用成化御製璽。一爲戴文進老子騎牛圖。一爲王孟端秋林書舍。上題云。背山疎雨晚來晴。林木蕭條爽氣生。記得當年齋館夜。一窗燈火讀書聲。公義求寫秋林書舍。復徵題。遂賦此。王紱。題詩者三人。林僻茅齋靜。秋清露氣寒。閉居讀書者。不是要求官。奕 飛飛木葉亂辭枝。嫋嫋涼風入袂時。牀上詩書勤課子。夜深窗下有吾伊。鄭昇 一硯齋者。不錄。奕。姓韓。字公望。吳人。一爲夏仲昭竹石。一爲劉完菴桃花書屋。桃花大于人面。眞士氣畫也。一爲姚公綬水墨牡丹。自題云。不惜紫絲園步障。免令蜂蝶惱人來。若非新月添花影。定數仙人掌上杯。周桐村和詩。一爲蔣文藻岳陽樓圖。做梅道人筆法。對幅。姚公綬書岳陽樓記。一爲王酉園水墨草蟲。上題云。秋芳霽雨。王一鵬在晚煙亭潑毫。王、雲間人。董思白極重之。稱爲吾鄉前輩者也。一爲沈石田做梅道人樹石。上題云。燈火朧朧老眼枯。墨痕濃淡且胡塗。筆端灑落臨池雨。頓覺平原草樹蘇。又一爲梨花白頭。上題云。此翁頭已白。猶自戀花枝。弄舌春風裏。多情時爲誰。此老屏去塵俗嗜好。而詩喜作情致語。眞可敬愛也。又一爲墨竹。自題做徽廟筆。枝葉如屈鐵。老筆紛披可念。石翁竹。世尤稀見。對幅王雅宜書愛竹詩一首。于朱箋上。一爲唐六如浴馬圖。作四馬有浴者。有噬地者。有嚙草者。二奚人。直追唐人。柳二株。絲絲飄舉。可稱精絕。一爲文衡山山水。上題云。原樹蕭疎帶夕曛。遙蹤渺渺一溪分。幽人早晚看花去。應負山中一段雲。後重題云。尺楮相看二十年。子今將遠我頹然。白頭點筆閒情在。莫道聰明不及前。王雅宜題云。桑柘開開竹嶼深。春風蕭月樹成陰。黃鸝紫燕鳴相和。此是雲山韶濩音。又一爲松壑高閒閣。對幅。詹東圖詩。又一爲做雲林山水。上題云。木落洞庭秋。橫塘新水綠。扁舟弄晴暉。忽憶人如玉。又一爲古木書屋。上題云。近來無奈病淹愁。十日廢梳頭。避風簾幕何曾捲。悠然處古鼎香浮。興至閒書棐几。困來時覆茶甌。新涼如水簟紋流。六月類淸秋。盡褉坊裏人如玉。空相憶。相見無由。最是詩成酒醒。月明徐度南樓。右調風入松。病中有懷玉君祿之。塡此奉寄。時戊子歲六月八日也。越今七年。君歸自選曹。檢篋得之。持來相示。而予忘之矣。且以舊作小圖。俾錄于上。而余日益衰老。無復當時情致。書能爲之慨然。嘉靖甲午四月十四日。徵明記。又一爲水墨牡丹。上題云。墨痕別種洛陽花。彷彿春風似魏家。應是主人忘富貴。故將閒淡洗鉛華。春雨未晴。花事尚遲。

拈筆戲寫牡丹。併賦小詩。又一爲古木竹石。又一爲水墨菊花。上題云。新寒十月滿西樓。斷送殘花一雨休。猶有雙英供酒盞。不教全負一年秋。今歲菊事頗遲。重以積雨。遂爾落寞。偶過王氏小樓。見缾中一枝。因紀短句。戊寅十月。徵明。二王題詩。荊榛冒長隄。秋光媚幽石。懷彼漉酒生。悵悵空採摘。王守。白露園空下。秋花倚石栽。深憐好顏色。不愧後時開。王寵。又一爲水墨梅花水仙。上題云。江梅奕奕自吹香。玉質臨風舞袖長。大似孤山貧處士。寒泉配食水仙王。一爲朱一樵山水。做郭熙筆意。一爲周行之墨花果。周諱用。官尚書。謚恭肅。天啓中。諱宗建死于璫者。乃其曾孫。一爲王酉室梅花水僊。上題云。仙卉瑤英發香花玉樹新。月明江上望疑是弄珠人。一爲陸包山榴花雙鳥。上題云。塗林有嘉實。百寶見纍纍。彷彿謝庭下。翩然玉滿枝。又一爲絹上臨地花鳥。以粉作礬石殊精。一爲陳沱江竹枝水仙。上題云。風傳細細如雞舌。詔作幽篁似水仙。一爲文文水山水。一爲文五峰山水。鄧羅題云。雞聲聽不作。引出翠微間。晴壑雲無迹。鄰峰見數樹。一爲張元舉山水。一爲張君度山水。上題云。蟲蟲青山見白雲。夕陽雞犬數家村。江空不見漁郎到。落盡桃花自掩門。張宏臨文太史畫併書。又文彥可題。一爲莫廷韓山水。水墨清潤。林間作一鶴。鶴頂丹色。上題云。一庭蒼潤夜歸氳。卻愛金籠散鶴羣。高館定知增雅事。月明清嘯洒松雲。爲本卿寫。後八年重題之。一爲董思白山水。上題云。樓倚溪頭水。溪環竹外山。扁舟垂釣者。相對白鷗閒。案此爲元賀性之詩。又一爲做大癡山水。一爲項子京竹稍上作遠山。題云。清風掃蠹壁前偈。明月移來影後身。若欲無心于世用。直須于世也無心。墨林道人寫贈近川于二六時中作。近作。又一爲蕉池積雪圖。本張伯雨畫。姚公綬臨此。又臨公綬者。上作跋一篇。紀其事。一爲項復初古木竹石。一爲項孔彰浮嵐暖翠圖。對幅。陳府公詩。一爲周叔隱做高房山山水。叔隱。陳府公稱爲高士者也。一爲丁南羽倚樹羅漢。一爲陳汝循樹石花卉。一爲周行秋林漁父。雙漁翁醉臥舟中。意致酣適。一爲李長蘅木石。一爲王覺斯雪山。

又小高幅雜畫一册。共十五幀。一爲王孟端做雲林竹石。併詩。綠竹倚霜雪。歲寒無作容。風至天然笑。復愛夏陰濃。寒暑不能移。德比柏與松。豈若桃李榮。春花但丰茸。一爲沈石田做梅道人樹石。款云。石田生學梅花道人。予見石翁畫多矣。未有自署石田者。僅見此耳。一爲文衡山古木寒雅。上題云。寒原秋向西日落。欲棲未棲鴉漠漠。枯枒昏烟殷樂鳴。嚴城月出霜華薄。霜清夜靜月朧朧。正是鴉啼欲定時。會有人占丈人屋。微風莫自鳥空枝。嘉靖辛亥。徵明作。時年八十二。字如麻粒。幾于不能辨視。一爲陸包山柳燕。一爲陳白陽白菊。一爲錢叔寶山水。王百穀題詩。一爲王蓁墨花鳥。一爲明鑛山水。一僧面壁。有沈石田筆意。一爲董思白做巨然筆。一爲周叔隱松石。一爲萬年少美人。上題云。杜于皇曰。吾每遊行時。輒思吾家江沱子。爲我圖之。余乃圖江沱之所以思于皇者也。一爲項孔彰山水。又一爲著色松。上題云。古書山樵。有松花風捲粉如煙之句。作圖紀之。一爲盛田叔山水。一爲姚叔祥山水。

橫幅雜畫一册。共三十五幀。前董思白書翰墨游戲四大字。跋記之甚不盡記。一爲沈石田山水。上題云。壘郭倚江郭。白雲終日生。中有開士宅。寂寞閒禪聲。天將限仙凡。可望不可行。甲午六月八日。留飄圖與詩于東禪慈濟丈室。記此一度所經也。別幅陳蒙題詩云。浮雲起遙岑。隱約雙樹林。何處聞清梵。前山

深復深。棠籬忽飛來。鉢龍時一吟。會結白蓮社。遠擕蔬徑琴。又一爲春雨圖。別幅。詩云。弱雲狼籍晚晴慳。寵在元暉遠岫間。憶把芙蓉供水墨。雨聲三月釀成閒。山痕雨滲平添翠。花氣驚風遠遞香。堪作老夫詩酒供。且依僧住莫思鄉。又一爲水墨雞冠花。別幅詩云。灼灼曉庭露。搖搖秋院風。黃雞來竝立。兩映一冠紅。又一爲水墨芙蓉。上題云。不得春風力。開遲自合秋。又一爲水墨蘭。一爲著色蘭。祝枝山題其上云。滿滿春露。寂寂蘭芳。雖幽可挹。伊誰云忘。石翁蘭竹。世所稀見。予皆有之矣。一爲陸包山山水。爲文壽承作者。對幅。王雅宜書絕句四首。一爲董思白倣趙集賢水村圖。別幅題云。余爲此水村圖。乃欲兼高克明、趙集賢。第意高克明雪漁卷天雄張平仲水部。擕至官舍。余與陳仲醇賞歎永日。薬賢水村圖。從婁水王閑仲所見之。遂和會兩家。若元人所謂合作。壬子十月廿二日。錫山道中識。又一爲倣宋人鍾離村田圖。別幅題云。崑山張孝廉藏宋人鍾離村田圖。古雅有生動之氣。訪之奇樹齋。賞閱彌日。歸至舟中。已漏下三鼓矣。復乘興擬其筆意爲此。壬子又十一月廿有七日也。一爲吳宜遠山水。一爲王勉斯倣雲林山水。上題云。倪元鎭以焦墨倣荊關筆。眞逸格中第一人也。一爲程孟陽探道圖。一爲魏子一小禽。又一爲蟹子。一忠孝人繪事。亦妙乃爾。遂爲六法家增重。一爲鄒臣虎山水。一爲項孔彰竹石。一爲汪家珍范蠡載西施圖。又一爲淸閟閣圖。唐元明方幅雜蹟一册。共十九幀。一爲唐戴嵩牛。一爲唐王維溪山垂釣圖。一爲元宋无古木石竹。以其皆紙本。故附冠于前。一爲吳小仙弈棊圖。又一爲觀弈圖。一爲沈石田山水。上題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只擕斸作畫。不敢更言詩。對幅徐天池題。一爲蒲石無款。一爲王酉室著色牡丹。又一爲海棠。一爲董思白畫石。又爲山水二幀。對幅。皆有題。極精。一爲僧眞觀臥牛圖。又一爲臥僧圖。陳眉公皆有題。一爲吳起明柳枝。題云。綠弱鶯難上。煙踈鳥懶藏。茫然無緒處。獨臥一天涼。周裕度詩云。無情有恨妒江頭。月笑煙啼不自由。若使漢宮曾此見。直教張緒不風流。帶些幽怨守章臺。慘月愁眉鎖不開。丙夜芙蓉秋露落。伴君惆悵影徘徊。一爲莫雲卿山水。一爲趙文度山水。一爲僧漸江水亭。又一爲岑山渡。

元僧智淸血書法華經七卷。案行願品云。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故不惜身命。此釋子血書經典之所爲作也。今閱此經。皆隱隱成碧色。吁可畏哉。可畏哉。然在昔人以性命肌膚而成。流傳至今。直視爲玩賞奇物而已。又可歎也。跋者四人。出定宏開佛慧門。八年宣演漫慇懃。瀝乾十指書成了。香散發花百世春。本寺淸上人書經求偈。漫寫其請云。大德辛丑重陽後五日。南竺演福名　李草昔不羿　人子之心見于文。心本迹不可思議。上人至此逗解見月忘指。則變親何報云乎哉。大德辛丑秋爲南竺淸上人書。明　慶　聞良。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況復昔之耶。南竺淸上人發精進心。瀝十指血。捨所難捨。以六萬餘言。點點蘸盡。一一書過。毫釐不差。方其心諸神染。一性圓澄。字準俱忘。可謂眞法供養矣。善哉善哉。大德五年辛丑十月十五日。金陵林　佛于天竺山中靈山會上宣說此經。淸蓮花香。白蓮花香。紅蓮花香。已是苦心苦口。爲一切衆生。切切血脈處句字裏見徹了也。淸上人又從而加諸色。可謂金色金光。光明燦爛。此乃心花發明。照十方刹。書寫受持讀誦。是人獲福無量矣。徑山淨伏以

上金躰壁書倣樣更覺精勁有法。諸師書皆奇妙。而虎巖伏禪師。筆法尤奇。眞法寶也。

宋雖細字法華經七卷。縮爲十五葉。零數行。元四十七人跋其中。儒者四人。爲虞伯生、王叔明、陳彥明、章以高。餘皆一時諸山大善知識。予獲此至寶。秘諸篋笥有年。今冉冉老矣。雲影煙光。瞥眼便過。此物豈能長爲吾有耶。用是錄三十六人詩偈贊跋諸作于左。以見其槩。庶使此經如常在几案間。一開卷而可覩云。其餘倘有釋師說、尊若、所志廣、克立、普滋、淸欲、德普、義元、泉澄、儒者章昇十一人之作。不備錄。

余在武林得此經。今五載。曾妄贊敍之。六萬餘言。備于十數葉中。書難、刻難、印難。可謂之三絕矣。雖然觀者尤難。自非眼如月。舌如轉丸。心如止水。烏能知其三昧。常于日用間置之淨几。心香一縷。法輪自旋。彼經之旨。不在書而在我矣。友人章君實。篤信好道。見此生大歡喜。因即還之。寄不退憎他日必同至佛位上矣。因重爲贊曰。佛語無淺深。如大海中水。滴滴皆鹹味。不以淸濁故。其味有差別。人自不知味。因與佛見違。人若悟佛意。此心卽佛心。人不悟佛意。誦經亦妄想。衆生日用中。事事總實際。一念稍背馳。萬劫受生死。偉哉大雄尊。發此眞空理。以救昏迷者。同歸毘盧境。我今觀此經。猶持五色筆。彩畫太虛空。總歸一生力。終亦不可狀。何況作綺語。欲贊佛功德。陳　昰　入無量義處時。已全示衆生自心之妙。百萬之衆。不能領悟。而以放光爲疑。至有蓮花之喩。使明見其妙。然黃葉非金也。後世紙墨相傳。以爲流通。遂知多寶能仁氏爲一佛。初終後善爲一時乎。彥明必能爲君實預發此義云。天平山擇樞　如來以一乘法介衆生入佛智。悲非宿本大善。孰能信而解行而證之哉。吳郡陳君彥明通儒也。得細書刊本受持旣久。以道其友

章君寔。字如縷粟。而寬閒有餘。雖刻之工。又過之也。昔蒲且以纖繳下雙鶬鵠。何獨繭絲綸得盈車之魚。用心專。動手均也。豈惟書與刻哉。使章君于此經能捐慮一志。進退不止。則寶珠元繫于衣。非從他得矣。百華洲　妙玄　薩達摩奔茶利迦譯云。妙法白蓮華。六萬九千字有奇。其言雖大而非夸。東傳于今歲月久。譯者誦者如稻麻。將來成得受記莂。豈止獲福如恒沙。何人細書繍諸梓。點點毫開晴葩。自慚老眼看不徹。撫卷歎息空搔爬。穎川先生護似寶。受持供養藏于家。一朝轉施與章子。不作佉相誠可嘉。備求諸山述贊語。我亦隨喜稱闡奢。先生欣然出門去。恰如高坐轑軒車。天泉餘澤　一廉四字巧施工。七軸收歸數葉中。妙處九旬談不了。髻珠光吐日輪紅。玄翁　普通　開口說蓮華。無色亦無相。須知塵塵身。只在蓮華上。虛舟　世尊在法華會上。開口便道。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然子請之至再。不得已。翻性海之波瀾。掲義天之日月。融彼四衆。皆得開示悟入。彥明先生、夙承記莂。篤信佛乘。得此經。如獲至寶。徧囑諸善知識。偈語贊揚。雖然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若執紙上語。則爲剩法矣。秦天　普明　佛說妙蓮經。純圓指一乘。細書雖可尚。深悟始相應。章子休輕視。台宗亦大弘。梵香披閱罷。端的若親承。陽山　白岸　嵒　鑒氏偶學者機器之爲有殊。設羊鹿牛三車之喩。將誘之而趨乎大乘。斯妙法蓮花經之所由始也。昔寫受持。而獲福田利益者。奚有紀極。此本爲蠅頭細書。尤劇工妙。然讀者當原夫邈流沙萬里之外。致之爲難。獲與閱正法爲尤難。非徒賞其字畫云。白馬山　延曾　九旬談不盡。七軸自何來。珍重流通者。梵香一展開。奇　澤　法華一經。乃佛開顯權實之門。雖設三車之喩。而等賜大車。所以爲一乘法也。此經字畫微細。足以知篤信之

心。然受持者。又當求佛意于心。不可泥其迹也。（傳教）法華之爲經也。使羣盲復佛知見而已。西聖既自覺矣。憫諸有生淪末之覺。將欲覺之。會于佛慧。于是乎說之。逢明貢元。得細書刊本。復授于章子。亦自覺覺他之道歟。（贊謨友刪）諸花智謝而後果。惟蓮則花果同出。此經權實之旨也。妙法之正軌。實相之真體。于中備焉。行衆之小。引髮之細。用心楮墨之間。非篤信安能若是。方外交陳君彥明。得與予究天台之趣。得此經。既自序而贊之。又俾書于尾。姑略陳其萬一云。（臥山斯藏）吳郡陳彥明氏。得細書法華經刻本。僅十五紙。而具七軸之文。精妙可知。既自敍贊以施其友章君實。又以示了然。命爲頌曰。時機未融。假立權實。教化斯張。強乖本迹。機融化周。會圓歸極。示此佛乘。非三非一。南西北東。四海一轍。此妙法華。諸經之最。惟佛于法。得深自在。佛如良農。我若種穀。耨植芸薅。令我成熟。父母念子。慈止一世。佛念衆生。歷劫弗替。我不見佛。而見此經。如從釋尊。日聒耳聆。誰以刀筆。助實相義。書巧刻精。髮引行蟻。陳氏得之。以歸章氏。如是人等。定入佛慧。過後末世。生蓮華中。恆作佛事。永永流通。（曾江丁然）蓮華生淤泥。泥濁不能染。華開[illegible][illegible]經。華落實圓。昔在大雄氏。高居靈山巔。明章其大中。取此以爲倪。纖纖貝多葉。梵夾宮而衍。造經象胥手。文約義逾顯。西書五千卷。茲縢衆經選。大書世則有。細字見蓋鮮。微乎劇毫髮。熟視乃能辨。陳子欣得之。耽玩若墳典。發揮溢千言。共歎質仍辯。章君好事者。求道何黽勉。授之竟不辭。捧讀色有腆。莫原本無取。文字亦可遣。作詩題左方。庶用獎爲善。（永定妙學）筆底工夫妙入神。雖裴明目視難親。毫端本自周沙界。經卷由來在一塵。大事因緣誇好口。是真精進屬當仁。自從君實收藏後。援鉢花開幾度春。（自遜）大帝此心。清淨無纖瑕。有若出水之蓮華。如來說法以爲喻。羣生開悟如河沙。此心微細不可見。絕非離

過超方便。秋毫吞卻太華岑。大地山河掌中現。妙心妙法體本同。白牛行步疾如風。法王大寶自然至。攜璧丸礫。真空貝多側布四十里。須知只在微塵裏。卷舒自在一即多。六萬餘言十五紙。章君得此本有年。諸方贊述皆誠言。了知諸法本來妙。實相無相非言宣。我今贊佛功德海。強把虛空畫五彩。是名真法供如來。一會靈山儼然在。（大佑又題）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穎川彥明。得細字妙蓮花經。受持五載。而授河間君實。君實信受奉行。同識佛之性義。同契佛之妙理。得非時節因緣耶。觀者無忽。（南禪本真）吳郡章君實氏。得細字法華。僅十有五紙。而一部俱全。夫自聖教東流。卷帙之簡要者。無出此本之奇也。君實寶之有年矣。諸名德贊之亦夥矣。然于芻蕘之言。尚有所不棄。豈非經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第一義。予固不能以方便助顯。然隨意贊歎。遐乎辭。頌曰。離梨六萬有餘言。止跨深藤十五翻。廣狹淺深無間異。等閒得水在高原。勝蓮花喻妙難同。權實兼該體互融。誰是小能含大處。祖絲頭倒縛虛空。（卿林師顯）余別君實二十餘年。一旦相見。首持細書蓮華經。俾余觀之。余惟衣領寶珠。元自不失。君實若能舉似便見。照天照地。隨方各現。儻或未堪拈出。切莫破他瞞過。莊生曉夢迷蝴蝶。郢常春心託杜鵑。香光居士王叢。焚香書偈曰。細書六萬字如麻。一紙中藏妙法華。火院化城俱勘破。如今窮子已歸家。　稽首大牟尼。導說實相理。芬陀華最鮮。醍醐味獨美。梵筴貝多葉。側布四十里。秦人如略故。述作惟此耳。何人爲細書。刻畫裁數紙。微茫如點蠅。縈紆似行蟻。文文結妙名。句句契微旨。雖相本無言。

于經亦何似。高原發深濟。朽宅通大軌。安車謝炎邱。富藏飽寠士。君實好受持。開珠繫衣裏。稱贊涉虛空。一切法如是。（希渡）佛以一音廣長舌。塵說剎說熾然說。大事因緣廓太空。誰能向上無分別。不在六根上。不在經卷上。不離經卷上。不在言語上。不離言語上。脫體承當。豈離當處。頓超三界。徹悟一乘。如或未達上根。不免精進讀誦。念欲修進誦持。字義須邀印施。小字芥納須彌。大字毫吞巨海。思誠信士。流通戒定慧香長護。廣爲法界。有情六根。等淨冰清。一念萬年玉沼。蓮華七衆敷榮。惟此一事。是實無二。無三非一。豁然了證。三周七喻。因緣俱寂。百年諸佛。同心大乘。不論古今。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靈際林）教中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增上慢人。豈達其妙。解其義兮。揭性海之淵源。從此緣分。廓諸天之秘奧。喻蓮華而不離淤泥。處衆生而獨斷煩惱。君實居士。佛眼通。善入細字施沖功。一毫攝入一塵裏。一微塵內俱含融。紅蓮花頭頭合轍。白牛車步步相逢。皆與斯經長不泯。永昭佛日揭旗風。（海雲普來）大哉大聖大泉覺。爲此因緣降靈嶽。一乘九部順羣迷。七喻三周啓來學。何人染筆天花惡。數紙全文盡鐫邈。梵筴曾經白馬馳。華言幻出蒼蠅腳。中吳廣文陳彥明。五載珍藏護如璞。心持意解授章君。賦雄才總超卓。章君潛泳造亦深。轉遞諸方求一諾。六萬餘言猶未詳。而爲蟄蛇添脫腳。二子解衣中珠。剩語聞言付高閣。此經此卷實希奇。籍籍真風滿寥廓。（天目嗣延）古者法王能仁氏。入定飛空動天地。白毫光瑞駭羣機。三變土田等游戲。結集書上貝多羅。布一由旬何其多。象胥好略爲七帙。讀者誦者如恆河。如來說法本無說。衆生聞亦聞無聞。語言文字悉空寂。了無名相能區分。良哉細書真罕有。君實誠心敬信受。惟願斯經作世間。歷塵沙劫而不朽。（毗陀福滿）廣長舌相遍河沙。莫執陳言紙上誇。會得熾然塵剎說。分明一字

一蓮花。六萬餘言顯妙宗。諸師弘辯鼓宗風。直饒網捉須彌準。寫徧虛空贊莫窮。（靈隱來復）此經甚深奧。少有能信者。而況能受持。洞達佛知見。爲世法末時。羣生競名利。誰能持此經。扣問諸知識。我夙承願力。獲覩此經典。字細入毫芒。義炳如星日。書難刊復難。印工倍精妙。善友陳彥明。故號爲三絕。贊序及稱揚。功德不思議。章君信篤誠。宿植于善本。偉哉妙蓮華。織塵莫能淨。衆生清淨心。超出于此者。汨沒火宅中。不知求出要。佛以方便力。譬喻巧言說。三車亦權設。一乘非本有。爲拯羣迷故。說種種妙法。普願諸有情。平等離言義。了達諸相空。同入佛智海。（前四明杰道）異邦本國。固非遠。寶所化城元不賒。若向筒中親薦得。穢絲牽勸白牛車。（智翀）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章君實云何奉持。陳彥明云何傳授。若向這裏坐斷。釋迦舌頭。更說甚麼細書精鍊。（本中）況非嫩寒窗。晨宵微妙音。元機互融。攝本迹等異門。方諸含萬象。表裏洞元元。化城由云宿。貧里遂忘寃。兩華更新好。海岳走輪幡。天人儼雲綵。稽首法中尊。嗟予晚聞道。妄意泝其源。流形自無始。結習苦迷昏。窺隙燦細字。初若萬蝦黿。靈文兩精藝。奚買部璵璠。名相安可曆。稱懺枝葉繁。虛空恢講說。久默坐來溫。君實徵士。手持是經。見予合掌。欣戴歎言希有。因獲披誦一過。故綴斯語于左方。奉歸徵士云。（檇李碩）如來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好肉剜瘡。諸尊宿各說頌言。艾籣著灸。彥明以此傳授。君實以此受持。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鰓。三段不同收歸上科且道。如何是此經。新來數行腦。寫出海門秋。（道聞）我有一機非數莁。含裹十虛包萬象。純圓獨妙露堂堂。

不許撮靡誰縱放假名喚作難思議抹過那邊成特地箇裏無端著意時覷得眼來千里外鶴峰老人憐不已太空敲出黃金髓祇把須彌縛蘊絲乾坤萬里清飈起最苦此心何太切揭無文印攔腮搭多少昂昂美丈夫受屈至今無處雪豈謂真丹有真器時丁五濁風雲際一丸入口萬病瘳焦咽忽灌醍醐味若既遇之非小益宿善資薰在今昔正宜勤勇奮真誠莫把年華暗拋擲一旋通元如未悉曲直橫斜須辨的果能一摑摑碎鞠王頂上珠始信經王不外吾字字分明黑如漆自峯惠淨佛身無有拉須彌大千界能示有情身現諸微細事為大因緣故廣開方便門所說大乘經名無量妙義開示與悟入難信復難解善哉真佛子乘本大願力攝入一毫端作微妙三昧譬若太末蘊依于一切處一切世間眼察之難可見又若鄰虛塵普含一切剎一切塵亦然非世超諸數章氏得此經如獲衣中寶若讀若供養念念無懈怠證入一乘道疾得成菩提饒益諸衆生具足普賢行五峯曾慧眉間豪相併名字七愈三周總一同微細豈惟書寫妙端莊還淡刻離工因緣不在諸經後文字都歸數紙中老眼昏花難展讀祖翁契券付羣蒙天目自明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世尊予此本懷暢矣純圓獨妙猶歟盛哉其流通之廣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田里無貴賤賢不肖宗奉尊敬罔間焉讀誦書寫各隨其受持之量其為獲佛利益等耳細書善刻精妙入神茲未易論天寧萬金傳曰此之法門于淨不著于染不汙名妙蓮華世尊出現于世為此也衆生佛之知見即此也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指此也淨名曰工巧諸伎藝皆現行此事今觀此本字至細而點畫分明刻至微而刀筆無舛心法之闕顯于是矣陳子以授章子章子又以示諸友朋諸知識而贊咏之豈非以方便智助顯斯經之旨俾聞者見者有所證入也歟皮邱道仁書寫經卷五種法師之一也然五種之功書寫為最今觀此經字雖極微而體盡精到猶蟻旋蟠動無容寓目誠奇製也夫佛法是一而教分蘊妙前三為蘊後一為妙至法華開顯則會三蘊而歸一妙斯絕大旨無越于此今書經者豈以教有蘊妙字分鉅細故融互以入細用表會蘊而歸妙者乎若實居士精進受持其必能辨之夢觀守仁

宋刻文選半部紙字精好為北宋物無疑此書見陳眉公妮古錄有祝枝山楊南峰跋亦失之今惟存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玩二人題識

宋藏經一卷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後書熙寧元年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吳鼎書下註云一十五紙每幅背有金粟山藏經紙印此親紙作蠟色縝密光滑面背如一背幅可揭作書畫自偽者作面背皆見趙吳興書此紙明人尤多用之又裝卷軸用為素幅及裁割作題簽將來此紙亦漸盡矣

唐繡大士像妙相天然其布色施采用線凡三四層盈起洵神絕也簽標曰神絕大士

宋繡摩利支天菩薩一尊為四首十二臂蓋倣陸探微畫本為之宋祕府物也身挂人頭念珠每顆面貌殊別其他種種神怪不能殫述

宋刻絲大士古色陸離極莊嚴之妙相

宋刻絲榴花雙鳥花葉濃淡儼若渲染而成樹皮細皺羽毛飛動真奇製也面背如一惟用沈氏印以為識別背則印文反也

宋錦壽帕一方中織成詩一首曰一幅鮫綃五彩鮮雲孫織就不知年霞明秋水天然麗露浥春花分外妍曾裹鹽丹殿綺袖每持壽酒獻華筵殷勤更致長生祝乞與蓬萊頂上仙行狎書如錢大昕勁有法趙松雪鶴石印一枚文曰熟讀離騷象紐旁刻子昂二字黃潤如玉如牙不辨其為石矣

附記雜物

端溪石出于唐柳公權云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鵝鴨眼歙龍尾石出于南唐譜云卵石為之大者不過四五寸就其材也此石在北宋時已極貴洮河石出于宋在陝西臨洮府譜云出大河深水中取之尤難予見好事者作硯譜多博搜羣石以相矜尚然無過此三種石足盡硯之能事矣何必他哉予前後收藏共十有三硯舊去其一今存十有二凡端八歙三洮河一端石其一為宣和硯高六寸五分闊四寸五分厚寸半平底純素惟池沼作海濤上雙龍環曲抱之背鐫篆文宣和之寶四字予藏諸硯當以此為第一作詩一首附後其一斧硯高七寸下闊六寸琢法純淨稜角礫礪亦宋官物也其一四邊作海水池中一龜體勢生動墨光煥發硯之奇妙無過于此殆為唐物米元章硯史云其四邊刊花中為魚為龜者皆下巖奇品也正合元章之說相傳下巖石北宋時亦竭其為唐物無疑其一大風字硯比斧硯高大形製亦相類而淳朴過之亦似唐物其一貢硯乾則蒼灰色溼則青紫絢然一眼翠綠中加黃紋一道儼然鸚鵡眼也其一周硯荷葉池琢法古雅色淡紫亦極品也其一荷葉硯長四寸半上狹下闊四邊作蓮葉舒卷之形底作菰根一道為足製作極精其一極小者高三寸闊寸七分心微坳瀦墨溢可作覓日用歙石其一長四寸闊三寸平底墨光射人周遭破爛竟無完膚益覺奇古完好者反不及焉此硯與端石龜池硯奇古略同尤為雙寶其一高四寸闊寸六分細羅紋刷絲奪名南唐斫硯以其形狹而長也昔蔡君謨題程沙隨歙硯云玉質純蒼理紋精鋒鋩都盡墨無聲似移此二硯說也其一極小長二寸闊寸半製作三周甚精洮河石硯淡綠色點點中如秋水鋒鋩銳利亦四邊刊花池中一蟲背鐫八分書洮河之珍四字昔蔡君謨曰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驗之予所藏端歙諸硯良然顧予何人羅茲種種皆為絕品貧多務得若此既自愧且自笑也今齒髮已衰日事著述惟與小者相周旋以收輕利及便于啓閉其匣耳李竹嬾謂此種為嫠硯是也

宣和寶硯歌　紫潭千尺深泉落如飛雪百夫挽綆下簿火出淵穴此物由來帝座傍極辰翰墨染龍香昔日良材取非易天府第一邀琳瑯漢庭玉研不可見右軍風字徒追羨故瓦浪名銅雀臺遺制多說未央殿唐代溶泥不任磨那知良璞生斧柯鳳味鸚睛積垂露金聲玉質含蒼波當時妙選良工琢絕去堌鏤崇古璞雙龍蜿蜒守天潢海濤屈注銀河落道君鑑事絕代工萬機之暇給草蟲宮娃襪手居初潤御筆濡毫霧乍融移時縮身人五國天上奇珍散兩北不知此硯落何方墨花斕斑無顏色毳帳穹廬久昔羈奮時瑰寶豈堪思吁嗟人事有榮悴此硯歸然無恙時邊流更閱幾何主馬肝蛔鼠光遙古轉入商山

吳氏家。購之不啻南金估。數藏再世亂離遭。珠玉千囊盡棄拋。獨攜此硯繫衣底。經旬走向空山逃。嗟哉吳侯子雲誰能識。寶過頭目與腦髓。若非呵護等鬼神。兵戈所過瓦礫耳。桐君(陳如)手持歸予齋。爲言得所不沈埋。予藏七硯亦殊絕。終覺此石無與儕。朝朝元雲出瑤島。夜夜蒼龍舞天漢。今爲好古堂中珍。昔屬宣和殿上寶。茅衡光怪起氤氳。願託堅貞砥礪勤。他山可攻匪玩物。千秋萬歲辭斯文。(田藝衡留青日札載此硯以遺玩琴故詩不及之。)

英石高三尺五寸。下闊二尺。形瘦細。而致編鏤。名之曰舞袖。橫置、則蜿蜒又枒。又名臥龍。予庋之齋前。以當舞袖可也。

黃石一座。高一尺。闊二尺。逼體玲瓏。峯巒秀美。東坡所謂仇池石者。殆此類歟。

靈壁小研山。狀如雞。耳目悉具。不獨身也。名曰天雞研山。

英石小研山。高八分。厚五分。長四寸。石青色。下白色。一條周遭承之。細峯簇簇。如標緲白波中。名曰長江萬里不誣云。予嘗置几案間。髣髴江山濟思。頓發胸襟也。

小研山。皆掌握中物。一黃色。明如蜜臘。一紅色。名小赤壁。一五色具。名曰補天石。

將樂石一小座。李竹嬾紫桃軒雜綴曰。五年前見鬻古者。馮生肆。有碧石大如拳。明透因爍。象一朔珠。嘗絕品也。今閒儲欲友程季白。季白有王右丞雪溪圖。又象取此。可無三伏矣。季白吾鄉人。富收藏。傳聞特爲此石搆一軒貯之。董思白爲題曰。樂雪齋。又以此石繪于小影作供。其寶愛如此。後在京師官中翰。爲權貴邀取。卒不與。賈禍以死。今此石落予手。予嘗置之齋閣間。無知爲尤物者。豈數十年中。人之好尚。迥不相及。固如是邪。而予亦正藉此以免懷璧之罪。幸矣幸矣。

大理小石屏二。其一高八寸。闊尺二寸。綠山賀白如羊脂玉。余題曰。淡治如笑。取郭熙言春山也。其一高六寸。闊五寸。遠山陂陀。其有四層。山如點黛。分濃淡爲近遠。下陂樹汀竹徑路。斷岸一一如米家法。眞几案間奇玩也。余題曰。南宮筆意。

宋琴二。一名風雷。一無名。沼內刻朽菴沈啓仁製。

宋別方香合一。上雕淵明愛菊。紅地黑花。工細可愛。元張成別者三。一爲太白觀瀑。底漆書平谷二字。一爲右軍觀鵝。一爲照水梅底。用針畫張成造三字。明永樂所製法之。

宋黑漆小香合。方寸許。初視之。以爲光素也。其蓋微凹處。就明處觀。髣髴隱有痕。乃重加黑漆。書樂志論一篇。雖年少妙時。亦僅辨數字而已。瞥眼又無矣。亦奇物也。

宋宣和竹籤。包首一連。極細密。用以包裹書畫卷。古書有卷帙。此即帙之遺製歟。

澄心堂紙三張。高一尺二寸。闊一尺。昔宋初歐陽永叔。劉貢父。梅聖俞。蘇子瞻。皆有詩咏此紙。其幅頗狹。故梅詩云。幅狹不堪作詔命是也。永叔和原父詩云。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子瞻詩云。古紙無多更分我。在當時諸公。珍惜如此。其爲寶重可知矣。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然則當時卽識者亦鮮矣。

羅小華墨一挺。其陽、刻迦天香墨。其陰、刻新安小華山人製。東樓、殿世藩號也。予謂此墨。當與許敬宗硯。與東坡猶求此硯。予安得不畜此墨哉。

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檢予篋笥所藏。有五六錢。可謂富有矣。予別有龍涎香說。

續收書畫奇物記丁亥秋以後

宋端石璞硯。長六寸。闊四寸。厚一寸。平底方直。未琢池沼。蘇東坡銘并引曰。吾宗發直。少而好直。東坡居士贈以璞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廬效紙。仰泉致滴。斬儿信鉤。以全吾直。文集載此銘。其引與之小異。曰。蘇堅伯固之子庠。字發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銘之曰云云。案銘硯贈人。止宜如石所言。不應稱其名。且及其父名。若集傳世。自宜詳其父子之名。使人知之。彼此互異。其爲眞蹟。益可無疑。發直。號後湖居士。文章品望。有名當時。既爲其硯石淡青紫如馬肝。細潤如玉。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鸜鵒眼二。眞下巖奇品。可謂三絕。世之寶硯也。較予舊所藏十一硯。豈後來居上。例宜爾耶。世之墨刻致佳者。以眞蹟入石。今此硯銘。乃公親書于石。故與墨蹟等。予搨有數十本。以待貽好事者云。

沈石田山水一軸。上題詩云。塢裏人家住最深。板橋兀兀過疎林。若非有此可通世。儘是要尋無處尋。詩極生峭。蓋隱喻桃源也。

沈石田倣宋元名家山水十六幀。文衡山前題。石翁倣古四隸字。後跋云。右圖計十六紙。爲翁倩史君德徵作也。爲李營邱。爲劉松年。爲李唐。爲范寬。爲董源。爲趙千里。爲米元章。爲馬和之。爲巨然。爲趙松雪。爲黃大癡。爲高房山。爲倪雲林。爲陳仲美。爲吳仲圭。爲王叔明。種各一家。家各儁孟。自非集大成者。時能至

此。若予小子雖欲學步一家。效顰一種。烏能得其彷彿哉。展玩再三。不覺歎服。又陸子傳一跋。唐六如高士觀書圖。畫高人攜地觀書。神采如生。極解衣磅礴。猶夷自得之致。上題云。東書杯茶。氤氳就地。吾事辦矣。不憶世間有黃塵汙衣。朱門臭酒也。伯虎傲睨一世。于此可以想見。

僧善權山水一軸。筆做大癡。而高朗又有雲林之致。上題詩云。小筆雲山人渺茫。紙虛墨淨墨痕香。老夫不是丹青手。遮莫人嫌淺淡妝。字法眉山亦精。（曾見史明古題伯貴詩云。倪迂死後猶存世。權翰來更題品董元。曾是巨然神。以上有沈石田題跋也。蓋以石田善權比董巨云。）

宋燕肅寒林暮景圖。小紙軸。畫高人曳杖歸莊。稚子候門。枯木千章。寒鴉萬點。半入煙際。深得冬日晚景之妙。用筆圓秀。繁而不亂。後人迥不能及。

項易菴墨菊上題云。秋光何潔尚遲留。新酒煨成百草香。意在臨池猶未飲。黃花先我醉重陽。

又古木竹石。畫古柯蜿蜒有妙趣。上題云。寒聚鴉爲葉。春飄雪作花。

又疎林遠岫。點散木參差六株。作雨後態。上題云。疎林秋雨後。遠岫晚晴時。俗塵不到處。惟有筆端知。可想其胸次也。

文衡山喬柯篤石上題云。直夫過訪。遇雨寫贈。南風其奈敝廬何。好雨還隨好客過。更有幽清淹晚坐。新涼斜日在喬柯。

沈石田春曉雲山小軸。絕類高房山。上題云。春曉雲山。爐樹垂龍。尚擁清酣。門外不知何假。惠崇小景江南。

唐端石大貢硯。高六寸。闊三寸五分。石質同是一種。細而有鋩。故爲尤物。古氣爛煙。神采陸離。鸜鵒眼二。一在面。一在背。在面者。爲墨氣旁漬。其色沈古。隱隱見之。予爲銘曰。有唐迄今千餘年。誰作此硯。今猶傳。一足跋兮。憶自正。面微裂兮。墨堪研。至哉不磷德之全。

絳帖不全本八册。考王弇州四部續藁跋。陳季迪不全本絳帖云。諸帖自淳化之外。昔人評其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獨於南朝唐季帝王後。結以宋太宗。差爲蛇足耳。潘師正手自摹刻。所謂毫髮無遺。誠波瀾獨老成者。後有旭素眞卿帖。則皆高節度汝礪增入。國初入晉府。石本零落。非復舊觀矣。此卷不能四之一。然紙墨精緻。神采爛然。當是宋搨之極佳者。吉光片羽。璧尙千金。季迪其寶藏之。又汪南溟太函集跋云。元美評隲諸名家。率稟于博聞廣見。其跋季迪絳帖。不亦犂然辨哉。季迪再世好古。而絳帖以宋搨神品歸之。其所作書。得之心而應之手。此焉多助。今此帖卽陳季迪所藏者。後歸吾鄉吳德聚。轉歸其族孫聿聲。聿聲沒。越中顧又尹得之。王云旭、孫眞卿、及唐季帝王、宋太宗者。今皆有焉。其云不能四之一。亦相合。汪云。以宋搨神品歸之。今綴題署宋搨神品者是也。其卽季迪所藏無疑。第王汪之跋。爲人道去耳。予昔年曾至又尹齋。摩挲愛玩。不忍釋手。今又尹沒。予卒得之。不勝今昔之感云。且屈指百餘年。此帖凡五易其主。又可歎也。

董思白楚山清曉圖。卷長一丈。末題云。雲山不始于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滅。卽米菴也。余于米芾瀟湘白雲圖悟三昧墨戲。故以寫楚山。丁酉子月。

陳道復花卉一册。二十八幀。內張季琰題海棠詩云。輕盈著雨難禁態。縹緲縈煙欲斷腸。絕似太眞初睡起。微嚬合德自生香。殊有致。季琰、名其慥。張東海之孫。字亦做乃祖。

沈石田松際水亭圖。用筆縱秀。有款無詩。蓋年筆也。

姚公綬。倡和詩一卷。公綬飲表弟許廷瑞家。首倡七言律一首。伍常周鼎呂薇各和之。姚草書大字。結構殊古雅。

董思白做大癡一軸。題云。黃子久有良常館圖。爲張貞吾作者。詩云。邈矣盧鴻乙。奇哉魯仲連。請看高隱者。著筒是頑僊。此圖在余家。因做之。（以黃詩故錄焉。）

陸包山牡丹折枝。根葉作綠色。花以墨圈露紙地爲白色。吳人賣花卉。每用此狡獪。殆得素以爲絢之意。

上題詩云。東風拂面花饒笑。滔滔輕韶沁玉肌。綽態玲瓏那得似。水晶宮裏月明時。

董思白秋山紅樹一小軸。上署甲子。乃七十歲時作。大抵思翁晚年暮年多作著色畫。暮年者渾脫古淡。尤可愛玩。

石渠隨筆

阮元記

石渠隨筆目錄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卷一

名畫琳瑯總冊　歷朝畫幅集冊
四朝遐繪總冊　唐宋名繪冊
藝苑藏眞總冊　宋元集繪冊
名畫彙錦冊　唐宋元畫集錦冊
宋人名流集藻冊　宋元十二家總冊
晉
王羲之平安帖　王羲之袁生帖
王羲之贈近帖　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
王獻之送梨帖
梁
張僧繇夜月觀泉圖
隋
開皇蘭亭詩序墨搨
展子虔遊春圖　隋人書出師頌
唐
鵝亭八柱帖　唐人大禹治水圖
虞世南積時帖　閻立本畫孔子弟子像
陳閎畫八公像　盧鴻草堂十志圖
韓幹神駿圖　韓幹明皇試馬圖
刁光允寫生　顏眞卿書朱巨川告身
顏眞卿祭姪帖　柳公權臨蘭亭詩
孫過庭草書千文　僧懷素自敘帖
林藻深慰帖　徐浩書朱巨川告身
唐人會昌九老圖　唐人紈扇仕女圖
大理國佛像　周昉仕女圖
五代
荆浩匡廬圖　南唐澄心堂帖
衛賢高士圖　胡瓌卓歌圖
胡瓌番騎圖　趙幹山堂文會圖
黃筌柳塘聚禽圖

卷二

宋
徽宗祀方丘敕　宋代墨寶冊
宣和瑞鶴圖　宣和虢國夫人遊春圖
宣和雪江歸棹圖　宣和柳雅鷹圖
宣和寫生小幅　董源龍宿郊民圖
趙宗漢雁山敘別圖
李成羣峯雪霽圖　梁師閔廬汀密雪圖
王齊翰江山暝居圖
燕文貴夏山圖　燕文貴廬山清曉圖
林逋二札并詩卷　宗室趙士雷湘江小景
宋摹顧愷之洛神賦
宋人臨輞川圖卷　宋人畫獨樂園圖
宋人畫趙過盧南平夷圖
宋人長江萬里圖　宋人溪山訪友卷
范仲淹二札　文同晚雪圖卷
林逋蘇軾詩帖　蘇軾三帖
蘇軾黃州謝表　蘇軾雜書卷
蘇軾武昌西山詩帖
蘇軾苦雨詩帖
蘇軾黃州寒食詩卷
黃庭堅草書李白詩卷
張先十詠圖　米芾書離騷冊
米芾書曹植詩　米芾尺牘卷
米芾蜀素書卷　李公麟三馬圖
李公麟摹偃放牧
李公麟白描　宋四家法書
朱銳赤壁圖　楊无咎梅花三疊
趙葵畫杜甫詩意　宋人西園雅集圖
宋刻絲佛經卷

卷三

宋二
高宗書二段　褚奕臨詛楚文冊
蕭照瑞應圖　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
南宋鹵簿玉輅圖　馬和之毛詩圖
米友仁雲山卷　米友仁雲山得意圖
朱子二帖　馬遠華鐙侍宴圖
牟益擣衣圖　張卽之書報本菴記
張卽之自書詩帖　張卽之書華嚴經
趙孟堅書梅竹三詩
文天祥書座右辭　宋人法書四冊

卷四

金
趙霖畫昭陵六石馬
黃諤雪獵圖
元
高克恭山水大軸　鮮于樞書裏陽歌
錢選觀梅圖　錢選三蔬圖
錢選牡丹畫卷　錢選山居圖

龔開駿骨圖　任仁發五王醉歸圖
任仁發出圍圖　伯顏不花古壑雲松圖
趙孟頫書蘇軾詩　趙孟頫書三清殿碑記
趙孟頫書興國寺碑
趙孟頫二札　趙孟頫自書紈扇賦
趙孟頫萬柳堂圖　趙氏尺牘三帖
趙氏三世人馬圖　商琦嵩陽訪眞圖
王淵三白獻瑞圖　王淵寫生
趙雍竹西草堂圖　趙雍詩詞卷
張雨自書詩帖　黃公望天池石壁圖
吳鎮晴江列岫圖　吳鎮墨竹譜
王振鵬龍舟卷　王振鵬江山勝覽圖
方從義雲山圖卷　顧安新篁古石
元五家合璧卷　元人西湖草堂圖
倪瓚畫譜冊　倪瓚山水畫
倪瓚安處齋圖　王蒙聽松圖卷
王蒙滌硯圖　王蒙松風泉石圖
元人集繪卷

卷五

明

太祖仁宗宣宗書卷
宣宗寫生小幅　宣宗雙猿大軸
徐賁吳興清遠圖　師子林圖
陳惟允喬木山莊圖
解縉自書雜詩　王紱壽宿聽琴圖
王紱風城饒別圖　王紱北京八景圖卷
夏昶書小學　馬琬幽居圖卷
姚綬畫寒林雒鴉　沈周遊西山圖卷
沈周高賢餞別圖卷
沈周西山雨觀卷　沈周畫山水冊
沈周綱菴圖　沈周名賢雅集圖卷
沈周畫扇詩　祝允明論書
文徵明自書紀行詩
文徵明江南春圖　文徵明畫蘭竹
文徵明畫扇詩　文氏一門蘭亭圖卷
陸師道吉祥菴圖　朱叔重春塘柳色圖
唐寅秋壑聯吟圖　唐寅琢雲圖
唐寅桃花菴圖　唐寅垂虹別意
唐寅書扇詩　仇英蕉陰結夏圖
陳淳寫生　錢穀紀行冊
陸治四時蔬果卷　魯治百花圖卷
孫克宏花卉冊　莫是龍山水卷
褚宗道松陰書屋卷
明人畫扇一冊

卷六

明二

董其昌行書一卷　董其昌臨李邕書卷
董其昌書姜寶誥命
董其昌臨蘇軾尺牘
董其昌書畫合璧　董其昌臨古帖三種
董其昌雜書冊　李邦華尺牘冊
黃道周尺牘冊　項聖謨松溪散仙
項聖謨雜畫冊　項聖謨寒鶴守梅圖卷

卷七

國朝

蕭雲從畫崔華詩意
蕭雲從山水　侯懋功溪山高逸
邵彌仿古山水冊　名家書畫集玉
王翬瀟湘雨意　王翬仿趙孟頫畫
王翬仿王維山陰霽雪
王翬朝川雪意
王翬重江疊嶂
王翬十萬圖　王翬畫唐人詩意長卷
王翬畫水村春曉圖
王翬雪江圖卷　惲壽平戲鶴圖卷
惲壽平詩畫合璧冊
惲壽平渡江圖卷　惲壽平山水畫冊
惲壽平瓯香館寫意
惲壽平山水小景冊
惲壽平山水花卉冊
黃鼎仿李成溪山　女史陳書羅浮疊翠卷
蔣文肅折枝　蔣文恪花卉
陳邦彥小楷　張文敏臨爭坐位帖
張文敏小冊　張鵬翀山水
方士庶山水冊　張若靄張若澄畫
董文恪山水　董文恪畫楚南名勝
錢文敏畫　鄂世寧洋法畫
嚴宏滋白描三官像
門應詔補離騷圖　繆炳泰寫眞
于文襄書經塔

卷八

補遺

唐顏眞卿自書告身
唐人春郊遊騎圖　唐李昭道曲江圖
唐周昉內人雙陸圖
宋徽宗文會圖　宋范中立秋山蕭寺圖
宋楊无咎墨梅卷　宋人松巖仙館圖
宋夏珪長江萬里圖
宋代墨寶冊　宋元遺牘冊
葉肖巖西湖十景　元人滕王閣圖
高克恭山村圖

石渠隨筆目錄

元倪瓚葉湖別墅圖
元倪瓚南峯圖　明宣宗仙猿獻壽圖
明戴進山水軸　明沈周天平聽雨圖
明沈周畫菜　明文徵明雪景
明王穀祥仿夏森畫
明文伯仁畫姑蘇十景冊
明張宏華子岡圖
論鈐寶　論紙鈔

石渠隨筆月錄全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名畫琳瑯總冊內　范寬羣峯雪霽一幅筆力深厚絹縫裂舊成墨色而雪粉隱現於山林蕭寺間尚皚皚也有長字及司印半印　梁楷潑墨仙人一幅一仙披衣坦腹全用水墨數筆掃成眉目用墨數點而已所謂減筆者也款梁楷二字塗抹與畫稱頗有奇氣　黃公望雨巖仙觀一幅山林雲氣畧見寺樓惟覺元氣淋漓以高房山比之淳厚有之而蒼渾則不及此也

吳鎮溪流歸艇一幅山用荷葉皴苔紋樹葉皆用濃墨點大如豆非僅元人蹊徑也有唐荆川收藏印

歷朝畫幅集冊內　李成瑤峯琪樹圖左方多寒木一山積雪灑粉爲之

四朝遐繪總冊多團扇幅內　宋宣和枇杷山鳥一幅枇杷一枝鳥一蝶一有御押極工細

趙昌南唐文會一幅坐者三人侍女七人著色秀麗　趙伯駒蓬瀛仙館設色畫樓閣人物極工緻　李從訓牡丹春滿花頭大幾滿扇粉紅色十分酣足惟於花缺處微露葉尖而已　王振鵬岳陽樓圖界畫樓閣檻欄戶牖細不可覩幅上于方寸地細書岳陽樓記一篇款至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云字畫之細幾不可辨惟可於晴日簷間以意讀之也

唐宋名繪冊內　李昇岳陽樓圖趙記字雖小而目力尚易識也　沈周空林積雨一幅全用米法以此與西山雨觀合觀之覺沈比米爲有骨

藝苑藏眞總冊內　李唐坐石看雲一幅二人坐石上雲生山峽中隔樹外極奇古之趣　林椿山茶雪霽一幅畫茶花一枝葉上著雪花極紅雪極白絹色雖極舊晦而色愈鮮明

宋元集繪冊內　第一幅方幅宋刻絲翠羽秋荷以下皆團扇絹本畫　趙大年橘柚林　趙昌杏花　徐熙梔子　唐希雅錦鳩　惠崇秋渚文禽　馮大有荷花　牟益紅蓼雙鳧　林椿海棠　李迪秋卉草蟲對幅有董其昌題李迪之筆　王定國雪葉寒禽　李安忠雙鳩　林椿玉簪花　李東秋葵　許迪野蔬草蟲皆最無上妙品也

名畫彙錦冊內　張萱會文美人二女持紙筆沈思一女奴捧墨硯　林椿石榴山雀設色尤鮮明可愛有司印半印二幅極佳

唐宋元畫集錦冊內　趙昌海棠蠟嘴　薛漢臣踏場叢嶽圖蹴踘者六人短長肥瘦各有態度

宋人名流集蘂冊內　李迪無花果圖極佳

宋元十二家總冊內　李建中行楷風骨俊整蘇公許林逋書云書似留臺差少肉誠然非越見李林眞跡不知坡公之言確也坡公自言吾書骨撐肉肉沒骨然平心論之林固肉少蘇亦未免多肉骨肉停勻者其惟西臺乎　黃山谷札有臣柯九思進入六字鈐天儀之寶緝熙殿寶蓋宋元皆入內府者　米札用硬豪作字筋骨皆露頗不似他書米迹之有枯筆者僅見此王升字濃麗跌宕可喜近米而活潑

晉

王羲之平安帖卷絹本有文徵明王穀祥彭年胡汝嘉四跋有宋內府及李書樓等收藏印

王羲之哀生帖黃長睿曾見此跡謂與閣帖微

有不同今細校之惟袁字末一點長圓生字微右偏爲少異餘俱相合　此帖包手宋刻絲一幅舊藏泰興季氏據高士奇以四百金購帖三十金購包手卞永譽亦云宋刻絲仙山樓閣文綺裝成質素瑩潔設色秀麗界畫精工烟雲縹緲絕似李思訓雖筆墨追摹未易到耳生平所見惟此爲上上超品非袁生帖不足當之也余觀此刻絲果極精妙以他種宋刻絲相較皆不能及細審其絲縷漿性少鬆易致損壞因令藝匠加漿裝治今皆完美

王羲之曆近帖有歐陽元孫蒼劉昺董其昌張世勳項元汴六跋明昌七璽

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卷紙本二幅是蹟見淳化閣帖第七卷前有褚遂良給字號六字後有宋御府印文及宋濂題跋

王獻之送梨帖眞蹟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十二字後復剝落唐時與右軍思言帖同裝又有唐太宗臨送梨帖一紙十字太宗臨本將第二送字剝落者空一格不寫三百下顆字亦不寫柳公權因觀太宗書兼及前兩帖故有劒入珠還之目至米元章定思言帖爲右軍書斥公權爲誤見於書史當於此時割去思言帖另裝不與獻之送梨同卷其實公權本末指思言帖爲獻之書安在義獻合裝不足當劒入珠還之目哉

梁

張僧繇夜月觀泉圖軸高崖垂瀑兩人同仰首望之下有芙蓉數叢屋階琴鶴絹素墨氣濃發畫筆雄渾沉著上有瘦金書唐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九墨字鈐宣和之寶劇神迹也玉池上王羲之題跋二段沿宣和標題之誤以僧繇爲唐人

御製詩爲辨析爲梁人蓋僧繇天監中爲武陵國侍郎直祕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卽宣和畫譜亦列僧繇於梁代也

隋

開皇蘭亭詩序墨搨卷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刻其廿八行乃褧帖石刻之祖南宋丞相游侶景仁所藏前有趙孟頫周馳袁裒吾衍題識後有游景仁吳文貴孫承澤曹溶四跋又有澄心堂晉府諸收藏印景仁跋云右軍者題曰定武余既歸鄉以往歲鄧氏趙氏本較之無分毫差據此三本斷缺處與褧之梅花蘭亭同其異者褧本上下有界畫而此則無爾此當爲開皇本而彼則再刻也（游侶南充人淳祐右丞相）展子虔遊春圖卷卽貞觀公私畫史所載長安車馬人物圖設色明艷而布置模拙蓋猶近六朝古法也幅右有宣和書展子虔遊春圖六墨字簽鈐雙龍方印

史岑出師頌隋人書星鳳樓戲鴻堂等帖皆摹入此卷乃紹興本前有高宗押字後有元張雄跋極詳核就其所考證卷中十三印求之今惟太平公主書印一內府印二王涯印一書平印尚存餘俱割失（其文與文選少異可校今本）　攸贊帖作讚　來授來字帖缺二點字形近未　西陵帖作西戎（李注西陵卽先陵西先聲轉非必指東西之西不知此書何以誤爲西戎也）

說禮帖作閱禮　匽字帖作匽寓　鼎鉉作鉉　況我將軍我字殘缺　窮城帖作窮域

列壞帖作裂壞

唐

蘭亭八柱帖八卷第一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墨淡如影紙厚舊麻微黯雖漫漶而精神發露後有魏昌楊益宋濂董其昌王祐徐尚賓葉萱周同軌古中靜張弼蔣山卿吳治吳國遜吳廷揚明時朱之蕃王衡王制楊鼎熙王應侯楊宛楊嘉祚諸題名跋　第二褚遂良摹蘭亭眞跡一卷麻紙本後有米芾張晏范仲淹王堯臣劉涇龔開王申朱葵羅應龍楊載白珽仇亢舒穆張翥吳霖張雨程嗣翁陳敬宗卞永譽卞岩諸題名詩跋　第三唐馮承素摹蘭亭帖一卷麻紙本後有許將王安禮黃庭堅朱光裔李之儀李秬王景通王景修張太寧張保清馮澤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永陽清叟趙孟頫郭天錫鮮于樞鄧文原吳彥暉王守誠李廷相項元汴文嘉諸人題名跋語並神龍半印神龍書府長方半印　第四柳公權書蘭亭詩并後序一卷絹本橫一丈一尺五寸此帖曾刻入戲鴻堂帖前有宣和金書標題後有邢天寵楊希甫蔡襄李處益孫大年王易黃伯思宋適王萬慶王世貞莫是龍文嘉張鳳翼王鴻緒高士奇諸題名跋語又有政和宣和雙龍睿思東閣奉華寶藏內府圖書內殿書印並柯九思喬貫成等收藏印　第五內府鉤塡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一卷　第六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缺筆一卷　第七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一卷　第八御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一卷

唐人之禹治水圖軸子設色畫高山大川禹脫收被衮躬持斧鑿其餘力役執錐者施硾者搆

架者經鋟者不可勝紀左有鬼神馭龍相助山巔伯益指揮縱火焚山禽獸蛇龍皆作逃匿之狀乾隆四十年間和闐貢大玉高七八尺圍丈許

敕依大禹治水圖雕琢發在揚州建隆寺治之元時曾往敬觀今又獲覩

內府寶蹟不勝欣幸之至

虞世南積時帖眞蹟紙色黯然如著淡墨而不甚殘蝕後裝吳廷刻餘清齋帖搨本王肯堂刻鬱岡齋帖搨本以二刻校之皆確從此跡雙鉤者其實宋時星鳳樓帖已刻之尚無蠹脫在此二刻前四百餘年矣

閻立本畫孔子弟子象凡五十九人順治三年七月初二日

賜大學士宋權權傳其子舉舊皆題爲將相圖乾隆二十二年大學士蔣溥從市中購得貢入

內府乾隆五十二年經

懋勤殿翰林訂爲孔子弟子圖始識其本此卷絹色頗古多有損剝裝潢時以同色舊絹補之諸賢象或佩劍或執卷俯仰向背無一同者畫人之法備於此矣南宋有石刻李公麟孔子弟子象伯時一生人物之法畢備於此陳老蓮全從此入手以蔡國本秀發有餘而古朴終遜

陳閎八公象設色畫前缺二人後六人左右相向畫高冠倍于面纂書時曾考訂其標名之誤今載於後○北魏明元帝卽位初詔南平公長孫嵩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事見北史長孫嵩傳資治通鑑載拓跋屈預於八人之列八公名字可考者僅此五人其三人則竭聚北史魏書通鑑諸籍皆無之此圖爲開元時陳

閻所繪神采衣紋絹色傳采皆古穆渾厚信是唐蹟不知何時爲不學者標名第三人王儉第五人崔宏第六人高熲第七人長孫嵩第八人羅結按羅結傳稱一百七歲領三十六曹事而已未聞其列於八公也而王儉南齊文臣高熲開皇佐命時代相去數十年且百數十年又詔嵩爲高熲爲熲其謬更不待辨矣舊文嘉跋能知止車門事而詆高熲爲魏人張鳳翼跋駁之而槩以崔宏爲名將皆鹵莽失考之過耳

皇上幾餘鑒賞直指標名跋尾之謬命詳考史傳具識於後足以見古人最重圖象爲其與史事相表裏蓋皆有關於政治學問云臣王杰董誥金士松沈初彭元瑞玉保阮元恭跋

盧鴻草堂十志圖卷紙本後幅有周必大張孝思王同祖陳沂高士奇諸跋

韓幹神駿圖卷設色畫一僧坐磐石不冠赤足挾杖一人衣冠背坐一虬髯奴架鷹侍立一僮紅襖持椎騎白馬絕水來蓋畫友遁故事庚子銷夏記載此

韓幹明皇試馬圖卷縱橫皆尺許畫明皇醉態乘馬二人夾轂之上方

御題云子子孫孫永保鑒之後

敕摹勒上石搨頒內外臣工其絹色落畫院中好手爲鉤勒之

刁光允寫生花卉冊十圖幅雙鉤暗歎在草石上高江村以爲飛白誤也黃筌師事光允以筌柳塘聚禽圖較之似有出藍之勝第六對幅畫山貓乾道御題云後村詩與涪翁詠未及崔公一議高

御筆識云詩中用劉克莊詩事考克莊以淳熙丁未生上距乾道之元二十二年此題贋也

顏眞卿書朱巨川告二卷並絹本前爲建中元年告後爲建中三年告後卷先入石渠寶笈前編前卷乾隆甲午始得

御筆加識合題彝藏一匣庚戌並摹上石

賜內外臣工

顏眞卿祭姪帖向在揚州後入

內府今細觀其紙色新於積時帖筆鋒轉折鈍銳較之石刻皆合而墨氣之濃淡枯潤則行間別見元氣淋漓非鐫搨所能到此帖凡兩紙接裝有鮮于樞徐乾學王鴻緒鈐縹印帖共二十行塗抹三十四字改補二十四字合計三百三十四字末徐乾學跋考證極詳

柳公權臨蘭亭詩墨跡絹本曾刻入蘭亭八柱帖者後有張照跋時在雍正乙卯三月廿日是爲余生日云云乾隆癸丑三月廿日元與那繹堂祭酒同入直

懋勤殿是日雨後窗几淸森盤展蘭亭八柱墨蹟相與評量讀至此跋覺蘭亭癸丑暮春及張司寇生日皆與入直之日有巧合者

孫過庭草書千文卷所自稱弟五本者書于垂拱二年有王晉卿一跋

僧懷素自敘眞蹟白麻紙長二丈餘狂草筆鋒勁直如春蛇秋蚓李東陽云空靑老人曾行公卷云自敘世傳有三本一在蜀中石搨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今歸呂辨老家又吳匏庵跋云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今爲宮傅謙齋先生徐公所藏李東陽跋云前六行乃蘇舜卿所補文徵仲跋云馮當世本歸上方而石刻爲內閣本豈卽馮本耶此帖有建

業文房印及昇元重裝歲月是曾入南唐李氏成化間此帖藏荆門守江陰徐泰家後歸徐文靖公文靖殁歸吳文肅最後爲陸冢宰所得陸被禍遂失所傳此帖在蘇易簡家蘇者易簡之子者子舜欽舜欽子泌澂此帖鈐縫有四代相印相傳爲唐某宗賜小蘇許公玉刻曰記蓋舜欽家物

林藻深慰帖墨蹟十八行紙有簾紋故乾筆所到之處皆露白痕如粗絹孔然其筆墨濃淡輕重悉見愈顯其精神魄力固非各石刻鈎摹能到者其鈐縫有紹興柯九思等印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卷有鮮于樞張斯立張晏董其昌四跋及梁清標題籤

唐人會昌九老圖一卷絹本二幅畫幅長七尺六寸水墨界畫畫濃陰水榭敞堂方亭池岸艤舟榭中坐者三人舟中二人堂中四人侍者八人一人拏舟一人擁篲無名款第二書幅宋高宗題云致君初不媿虞唐自首歸來住洛陽入社莫疑頻笑語同朝各自抱行藏太平詩酒閒三徑永日琴書共一牀進退得時頻有道可憐誰復繼餘光履道清歡冠有唐衣冠者艾會當踢功成□退身俱健心縱榮歸舍所藏樽酒□陪齊皓首林泉偃息列胡牀當年盛事傳今古遺像丹青德逾光賜從久此卷絹色古穆畫法渾厚墨色如積書則縱橫沈著係硬筆書

唐人紈扇仕女圖卷二女持扇坐二女刺繡一女對鏡一內官持鏡一內官持雙鳳大扇又女奴六人。又有唐人倦繡圖卷人物布置畧與此同有鑲舜舉跋似不及此卷

大理國佛像一卷直是唐時物其紙如厚絹畫

極工細象極莊嚴傳色如漆厚出紙上

上命畫館臨一卷適年始成工緻或可似之其古厚處則非今人所能辦矣　又有天龍八部圖今所存者亦復不全

周昉仕女圖卷仕女五人皆豐頤掩黛眉著高於面髻上或插牡丹蓮花胸半露下有紅裙胸以下以繡裹裹之至地外披霧縠單衣肩臂皆見也

五代

荆浩匡廬圖題荆浩眞蹟神品六字鈐印一絹舊不可辨余檢孫退谷銷夏記始識爲內府之寶四字而題款六字爲宋思陵筆也

南唐澄心堂帖二冊摹極古此乃集帖之祖皆王右軍書有梁蕉林收藏印

衛賢高士圖畫梁鴻故事高山叢竹下有茅屋中一婦奉椀向男子蓋舉案意也豎幅橫裝孫退谷以爲宣和時即如此鈐司印半印

胡瓌卓歇圖卷地上步席主者坐右捧盞而飲婦人坐左一人跪席前接盞一人在席前舞左方二人彈箏三人拍手後四人腰弓矢三女侍立一女進花枝右方馬三十人十九

胡瓌番騎圖卷首二人腰弓騎馬曲躬作迴風狀次二女步行牽駝一紅衣一綠衣耳後項下有紅巾圍裹鼻以下又有白巾橫束皆避寒也頭上帽高倍於面帽上又出一竿長與冠等後一奴步行牽一馬末一人騎一馬有瘦金書胡瓌番騎圖五字

趙幹山堂文會圖卷畫平泉文石秀竹春林一人坐樓上二人策杖轉山逕來紙墨潤發古澤可愛一時宴者題詩於後分分家烟留青春杯濃冰漿寒風雲樓時聞聲江端珊二十字爲題其七律二十首畫款山堂文會圖趙幹作末有元至正癸巳山陽廉布跋以此圖爲南唐李後主戚畹永春侯　寧延諸縉流羽客儒林高士宴集而作余觀詩意皆言華堂綺閣寶鼎珠簾極一時閒筵高會之勝圖者當如瀛洲學士西園雅集等圖乃稱而此畫極疎淡人物不多豈當時有此體制耶印記有宣和及王守仁王敬美等印

黃筌柳塘聚禽圖絹本設色畫石有宣和墨書籤後題臣張金界奴上進及宋神宗明道元年奉旨裝褫勾當內畫庫四內官名此幅絹極黑而鳧雁鷺鳥蓼花等著黃紅白各色皆如漆堆垛而成色極鮮明不改以手摹之色與絹平象無堆垛跡也

石渠隨筆卷一完

石渠隨筆卷二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宋

徽宗祀方丘敕宮嬪墨跡用厚絹黃綾紅諸色分五段織成行書字方約三寸共十三行行五字六字不等末書大敕字鈐御書之寶方印五方約四寸後幅附鄭居中劄子此劇眞跡後有袁桷跋亦極詳核

宋代墨寶冊宋徽宗楷書詩又一幅徽宗楷書惟石詩

宋宣和瑞鶴圖因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有羣鶴集於端門而作其圖寫端門雙闕二鶴飛集左右鴟尾上其餘十八鶴飛繞空中左方自記其事並詩一首當是道君的筆

宣和虢國夫人遊春圖有標題曰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當是明昌之筆明昌標題亦仿瘦金體鑑賞家相傳圖字从口者宣和从人者明昌然以各卷合校之亦有不盡然者前青衣內官一騎次紅衣女奴一騎次二人並轡面皆豐肥鬢髮濃重高髻向前下垂如鳥引吭身著窄袖紅衣有白巾自項後過肩垂至腰腰極胖自胸以下別束紅裙下至足足履有絢繶裹外又有白巾束之次一騎老嫗抱幼女左有紅衣女奴一騎右白衣內官一騎鈐縫有明昌寶玩諸印

宣和雪江歸棹圖細絹本筆極細秀氣韻深靜展閱之覺江天寒色逼人瘦金書極勁後幅有大觀庚寅太師楚國公致仕臣蔡京跋字乃學宣和書圓潤秀拔乃知此公亦復以文翰見契故米芾雖譏其不得筆猶以書家待之也外間僞作蔡京書者極惡劣殊不知其不爾也張得天云宋曰大家蔡京真書後人惡之易以蔡襄當云蔡蘇黃米

宣和柳雅蘆雁圖孫退谷以爲澄心堂紙本細玩之質理瑩潔如研眞所謂滑如春冰密如繭者墨色著紙深不過透淺不過浮畫法極工秀左方蘆岸上四雁右方柳枝間四雅正中畫押似相對待者此北宋畫鉤毛法不避板滯南宋畫院卽布置取勢矣

宣和寫生小幅中畫菜一本又蜣螂一蟬一又大盞立石石罅金索鎖一丹猱抱一小猴款宣和殿御筆賜駙馬都尉宣和帝姬三十餘人多不傳惟榮德帝姬駙馬曹晟最顯所賜無乃是乎

董源龍宿郊民軸其右上方皆高山叢樹下有山路左下方作坡陀臨水水中連綴首尾一字相銜而又不及彼岸有裸人數十皆聯臂相接自岸至船尾岸人別有裸而奮臂搥鼓者究不知何故收藏家有題爲龍袖騎民者其絹色畫筆確爲北苑眞蹟無疑

定遠將軍趙宗漢雁山敘別圖軸設色界畫畫樓臺亭榭二人設几擁書對坐一人攜杖童子抱琴隨行此圖嘉祐二年五月廿九日宗漢奉使出鎮廣南過浙中其鄉人舊友汪子卿少遊浙中登慶歷進士歸從雁山作此圖爲別

李成羣峯雪霽圖軸是蹟舊藏震澤王氏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江天沈黑蘆雁飛棲以灑粉畫雪景

王齊翰江山隱居圖卷著色有金碧燕文貴夏山圖一卷絹本極古峯巒重疊蒼翠欲滴樓閣四五處皆界畫人物小如米粒垂瀑二處右方多水帆檣戟列右邊邊幅似爲人割去少許故無款然以匡廬清曉圖與之相較的是燕家法無疑也其左有鈐縫大觀紹興二印此等名蹟不知何以並無題跋必係爲市賈割去另裝僞畫耳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紙本色澤淳古山巒重疊皆用重墨渲染望之如嵐翠濕滴王鐸跋云重巘濕嵐侵人眉宇誠然樓觀橋船皆用界畫細畫以此知北宋人爭墨皆極工細尺幅縑紙非數十日莫辦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成尚得言畫哉再以他卷燕家法相較惟夏山圖可擬餘終無此沈厚洵爲希世之寶卷末有蘇軾跋云軾通守錢塘日與吉外師遊借此畫逾年臨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爲人竊去復爲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眉山蘇軾

又題字有六年夏至日林希子中王子淵微之邵材聖規梅灝子明王奐道國蔡卞元度同觀

又有大德丙午商瑋詩一首按林希卽章惇引爲掌制極詆元祐諸賢陰斥宣仁者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壻商瑋詩云碉衷鼠輩蓋指林蔡也瑋卽瑭字元曹州人樞密副使商挺之子卷內有曹南商氏等印是卷乃其家所藏也

林逋二札一冊自書詩一卷和靖人極清高詩亦淡遠字爲宋人中之灑落而有矩法者故蘇文忠極重之

宋宗室趙士雷湘江小景卷絹本左方二松亭亭直立右方二松作盤屈勢上方岸柳惟畫近根半截下方水蒲數叢其間鶴雁鳧鴨鷺鷥各種鉤毛飛棲異態上有徽宗標題蓋此畫全仿道君法彼時風尚然也

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卷多存古法其樹木皆如孔雀扇形分段畫賦意卽如大陽升朝霞卽畫日中一烏芙蓉出綠波卽畫水中荷馮夷女

蜀皆畫神象此種古拙之趣猶存漢石室石闕遺意非唐宋後畫史所知（別有李公麟所臨一卷）

宋人臨輞川圖絹本卷高九寸四分絹細與雪江歸棹圖相倣

宋人畫司馬溫公獨樂園圖書屋數楹庭西畔一亭中有井屋後又有屋兩重井亭西又一門虛亭數楹亭西花欄二畝亭後有立石玲瓏與屋齊又有闊地畫坪如棋局前後柳榆槐柏甚多又文徵明獨樂園圖茅堂臨水翹對遠山屋後竹柏松杉掩照籬落余讀司馬公傳家集中獨樂園記及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園見山臺弄水軒種竹軒澆花亭六詩其布置庭徑宛然在目高風古韻慨然想見其人又嘗見溫公畫像石刻面長須眉疎朗尤足起人敬思宋人圖不知何以不依其文畫之而布置大謬若此至文待詔則直寫意而已唐以前人畫宮室一門一逕皆有考證至宋此風漸替至明更微於此二畫可見也此亦如唐以前人講經一字一句皆有所本宋以後全談虛理亦如文氏所畫名爲獨樂園不知誰氏之圖矣獨樂園記云讀書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又曰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輾轉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按蘇東坡獨樂園詩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坡公語皆有本豈如畫史率意揮寫耶

宋人畫趙適濾南平夷圖卷分六段畫每段

御筆標題曰此段畫旌表高公老妻趙氏節孝事曰此段畫趙適入對加官事曰此段畫賈宗諒歛冷木獲夷事曰此段畫趙適出師攻克村囤諸落事曰此段畫趙適用火猇破輪縛大囤事曰此段畫趙適於輪多囤追獲卜漏事

御製詩已酉暮春題

宋人長江萬里圖卷淡墨細染雖無名款其爲北宋人無疑其間水雲烟樹崇巔遠洲奇峰斜正銳鈍各異形狀往往城堞一圍見於杳冥淡霧中

宋人溪山訪友卷無款跋有緝熙殿寶筆墨蒼莽畫水紋麤如亂繩山巒樹木皆濃密樓榭皆麤直筆如界畫

范仲淹二札卷其第一札云此間邊事勞苦仗朝廷威靈即日寧息亦漸有倫序

文同晚霽圖卷即清河書畫舫所云石室先生晚霽橫看原係高頭濶幅思陵改裝橫卷者也涪翁跋今無之

林逋蘇軾詩帖一卷蘇詩傭兒販婦皆冰玉今施注蘇詩兒作奴　眸子瞭然光可燭睥施作西　又自注白瞳　書似留臺差少肉留施作西　又自注白頭曲下有司馬長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頭吟以誚之十八字自注秋菊下有西湖水仙王廟七字皆今本所無（今本西臺作西省當是定稿時後改西臺乃與王東野相對　宋史李建中掌西京留司御史臺）

蘇軾三帖沖卿帖詣賀帖詩稾帖三幅其詩稾有徐守和釋文云書錢侯不願仕齊用徐東明韻淵明歎鳴鵠其國有知己悠（知己悠三字紙本殘缺徐以意補）然賦歸（歸字蘇蹟別注去觀表顧知裏寥寥千載間高風懇難居挂冠神武門古有今則無守和釋文幅內張得天識云高風邈難居釋作懇誤（案此遷字蘇蹟未缺守和誤認耳）錢香樹侍郎識云鳴鵠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淵明詩也坡翁直用其句原釋作知己誤　陽羨帖七行六十八字後有僧來復跋　制草一卷凡六段第一六行第二五行第三五行第四六行第五四行第六二行草內有劣書及前後結銜等書皆屏風老吏所作也

漁父辭舊蠟箋周圍研花邊字用濃墨凡九行

蘇軾黃州謝表直蹟卷四紙接裝一紙十二行二紙六行三紙六行四紙三行引首有宋實穎題後幅有項聲表孫承澤汪琬方咸亨何乘周亮工諸跋

蘇軾雜書卷首行草千字文據書畫舫云是贈僧州黎子雲作後接書三段（一登臨覽觀之樂云云二承要墨戲云云三苦雪收殘文豹別怒濤驚起老龍蟠快雪堂刻之）後有沈周吳寬二跋

蘇軾苦雨詩墨蹟後黃山谷跋精神采色勃勃動人眞天上鴻寶宜其不在人間也戲鴻堂刻尚得其皮毛餘刻鮮能形似

蘇軾武昌西山詩帖卷乃爲岑象求所書者（名壁翰林承旨學士）墨氣濃腴秀發極磊落沈酣之趣蘇蹟極多正當以此與黃州寒食詩爲無上妙品幅內有岑象求跋引首李西涯篆書坡翁書翰四字後幅有樓攻媿李西涯和詩及跋

蘇軾黃州寒食詩墨蹟卷後有黃魯直跋爲世鴻寶顧戲鴻所刻止蘇詩黃跋其後張續一跋人未之見其跋云東坡老仙三詩先世舊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嘗謁山谷於眉之青神有攜行書帖山谷皆跋其後此詩其一也老仙文高筆妙粲若霄漢雲霞之麗山谷又發揚蹈厲之可謂絕代之珍矣昔曾大父禮院官中祕書與李常公擇女弟也山谷與永安帖自言識先禮院于公擇舅坐上由是與永安游有先禮院所藏昭陵御飛白記及曾叔祖廬山府君志銘皆列山谷集惟諸跋世不盡見此跋尤恢奇因詳著

卷後承安爲河南屬邑伯祖嘗爲之宰云三晉張縝季長父懿文堂書○彭大司空云續跋所謂曾大父禮院乃張公裕曾官祕閣校理其子浩即所謂承安庭堅爲作仁宗皇帝御書記者也盧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盧山縣張氏世爲蜀州江原人云出酉侯之裔故以三晉署望也

黃庭堅草書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卷橫一丈二尺卷首斷爛闕八十字自迢迢訪仙城起草法全是藏眞自敘山谷早年客有見其書者曰使見藏眞自敘當更有長進黃不悅後得見自敘帖遂學之始服客言此卷蓋其晚年之筆　李詩萬壑度盡遺松聲黃書作松風生行來北涼歲月深黃書作北京　落花心先春暮爭黃書作心先筆紛紛可以校正異同後幅有張鋒沈周跋

張先十詠圖幅右畫水榭樓閣二老對奕一老觀奕一老升階水榭二老凭欄（書吳興太守馬大卿會六老于前圖詩于上）庭中有鶴（書庭鶴詩于上）旁有花一株高與簷齊（書玉蝴蝶花詩于上）水闊下一人挂帆（書孤帆對岸有飛燕詩于上）岸上二女持杵擣衣（書閣砧詩于上）隔岸山坳隱一村舍（書宿後村陳莊偶書詩于上）村舍前岐路有兩人作遙別意（書送丁秀才赴舉詩于上）幅左角濃樹下茅屋中一女織絲（書貧女詩于上）後有隙直齋跋極詳明鮮于樞脫脫木兒跋亦佳

米芾書離騷冊有李東陽董其昌跋本是長卷董跋時已改裝成冊其宋牋間每每有勤有二字印評紙諸書無可考而

天祿琳琅所藏宋板列女傳有建安余氏靖巷刊于勤有堂標記

皇上命詢閩浙督臣鐘音于建安訪之覆奏云核其家譜余氏祖煥自南北朝遷入閩中十四世孫從居建陽之書林鬻書紙料板本皆精工其裔孫余文興以舊有勤有堂之名號爲勤有居士則知勤有之名北宋已有之以此紙印校米書益爲眞蹟無疑（福內有南楚車氏鑒藏歙州車萬有鶴田氏章）

米芾書曹子建元曾詩白麻紙墨色深入膝理末有楚國米芾元章印記二印約方二寸

米芾尺牘卷三段第一發公議於淸朝第二韓馬皆好宋紙亦精三段紙不佳字亦不確王孟津跋只言二帖似三札後增也王跋亦用敗筆淡墨塗抹乾濕不勻而極有生氣

米芾蜀素帖卷乃麤絹織成烏絲闌一幅存者八十行前段割去米書凡五十一行餘二十九行爲董其昌胡完夫林子中題字林子中題云慶歷甲申歲東川造蜀素一卷藏余家者二十餘年今旣裝褫將屬諸善書者題其首熙寧元年戊申三月丙子吳郡記希子中胡完夫題云熙寧八年四月十四日與東海徐道淵成都問邱公顯同赴子中邵氏東園之招觀此數遍晉陵胡完夫題米書末署款云元祐戊辰三年九月廿三日溪堂米黻記然則林胡二題皆在元章元祐所書之前矣蓋此蜀素原甚長林子中先題字後遍屬善書者書之其前必有各家書末乃爲元章墨寶方胡完夫觀此時尚無米書也後人惟重米書其前人書皆割去故其前烏絲闌有斷紋也米書朗跋之間却留十三行爲董文敏書跋亦相稱也米詩玉破鱗魚霜破柑霜字易以小字改爲金字

李公麟三馬圖蘇軾贊證心堂紙本白描三馬

効者各一人李無款蘇贊後鈐趙郡蘇氏印以贊校本集集中起諸生作建遺諸生　來年作明年　舊畫作舊書畫　西瑤作昆瑤後幅有任英彥紫芝道人（周少隱）王震（王鞏之姪）夢得（張姓）王緯兀顏子敬子壽（楊俞希魯董其昌張丑諸跋）

李公麟橅韋偃牧放圖卷絹本設色畫羣馬牧放於原野坡陀間余細數之馬約二千餘疋牧者百餘人而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此卷云馬至萬餘牧者千餘虛言也後紙幅明高帝墨蹟跋云朕起布衣十有九年方今統一天下當羣雄鼎沸中原命大將軍率諸將軍東蕩西除其間跨河越山飛擒賊侯摧堅敵破雄陣每思歷代創業之君未嘗不賴馬之功然雖有良駒無智勇之將又何用也今天下已定豈不居安慮危思得多馬牧於郊野有益於後世子孫使有防邊禦患備慮間洪武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坐於板屋中忽見羽林將軍葉昇擕一卷詣前展開見李伯時所畫羣馬閎蔚然有紫塞之景於戲目前盡獲唐良騎豈問胸中十畝機考明高帝文集不載是篇知當時編集不免遺漏又後隔水有原皇帝寶一方徑四寸許硃色猶新考謚寶應入廟安得以鈐書畫明懿文太子建文時追尊孝康皇帝不入廟或當時高帝跋後即賜懿文太子至惠帝追尊後鈐寶以志先澤耳

白描圖二幅前幅老者四人後幅九人無款筆墨精神與牟益擕衣圖絕相類題爲龍眠者則以引首黎民表隸書四大字曰龍眠眞蹟定之也（款前南黎民表鈐黎維敬印）

宋四家法書卷極眞妙蔡襄海隅帖楷書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詩（元祐二年三月晦日）行書黃庭堅藏

鍾帖行書米芾道味帖草書有笪重光跋

朱銳赤壁圖卷有趙秉文周臣和坡公赤壁詞念奴嬌調一闋云清光一片向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渾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今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二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正大五年重九日此書草體顛放不羣故是閒閒得意筆

楊无咎梅花三疊圖卷前後作梅花三枝疎花數朵並題三疊詩於上翰墨皆極清瘦

趙葵畫杜甫詩意圖水墨畫清池修竹一人坐荷榭無款舊題爲竹谿銷夏圖經

御鑒始題爲宋趙葵畫杜甫詩意圖蓋畫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二句意也後幅王穉登跋云南仲王孫以武功起家比于方叔召虎其胸中不藏水犀十萬而容渭川千畝英雄豪傑之士誠未易測

西園雅集圖一卷舊題爲李伯時經

御定改簽爲宋人蓋其人物衣折用龍眠法耳其每人之上

御筆爲之標名竹石樹欅墨色蒼潤芭蕉凡四十有七本

宋刻絲佛經一卷極得筆情刻絲畫當以袁生帖包手爲第一字當以此經卷爲第一

石渠隨筆卷二完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宋二

高宗書二段用禿筆疾書圓潤蒼勁

褚奐臨詛楚文冊黃莘田跋載陶仁宅跋云方氏泊宅編云予弟甸字仁宅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喜科舉文既卒於其篋中得二跋尾遺稿今載於此　詛文跋曰右奉告巫咸神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恍家書辭皆同惟偏旁數字少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爲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史考之楚自成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者正謂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疆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于諸侯之文也秦人長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於一勝遍告神明著語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然以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聞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難乃在盟詛之善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　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年不亦甚難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後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文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

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郢及郢長而史記只言六國敗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孝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興改元實一千四百四十九年按仁宅跋尾有董廣川王順伯所未及者錄以備參考

蕭照瑞應圖卷設色畫曹勛序贊楷書書相間十二段首序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神武本於生知天德章于繼緒爰自誕聖以及纘承上天靈應皆前代所未見如靖康改元之字已符上瑞中外具悉臣又自中山受徽宗皇帝詔陛下卽大位頒示天下符應皆爲瑞驗故知上天照鑒應運而興非羣策羣力之所能爭矣比仰蒙聖旨詢問特命宣諭四方臣民所以見天命有德感化人心遂日靖四方邦以永寧雖當强敵之鴟張一聞神異皆代爲駭服臣勛謹輯瑞應諸事都爲一帙而系之以贊少伸臣子之忠盡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本皇城司臣曹勛編　一畫誕育金光事贊（贊見本集俱不錄）顯仁皇后在北中因徽宗問康邸祥異奏曰上初誕育有金光燦然耀室中并四聖從行事似非他兒比異日必膺大位　二畫顯仁夢神事贊上未出閣顯仁撫愛每賜以所食之物一夕夢神人告顯仁曰爾後勿以殘物食上戒之甚至顯仁驚悟卽嚴語諸御凡進上之食必取於庖廚不得以殘物　三畫騎射舉藝事贊上出閣講學餘暇喜親騎射又以二囊各貯斛米兩臂舉之行數百步人皆駭服以至敵國聞之莫不畏仰　四畫金銀出使事贊靖康初金人犯顯

大河失守直抵京城廊廟無策上慨然謂獨有增幣講好欽宗乃遣上求成張邦昌副之見二太子二太子謂其徒曰上氣貌非常恐過河爲宋人擁留不若令易之乃以佗意遣上入城肅王果代行　五畫四神佑護事贊顯仁皇后嘗宣諭曰靖康初遣親王使金所擇或未受命上慨然請行欽宗甚悅啟行日顯仁懿節送至處事小女奴招兒指曰有四人甚長大或執槍戟或持弓劍從王馬後衆不見也顯仁曰吾事四聖甚謹必獲保佑　六畫磁州謁廟事贊上出使金國王雲副之至磁州忽郡民數萬同聲請上謁崔廟上翌旦至廟升自東廊見庭中一老人青巾秀異厲聲曰王雲不得邀王北去時雲從上卽有數人持雲下尋爲民所殺上令捕殺雲者甚峻顯應忽遣廳子馬以所乘小朱漆轝令上乘歸上曰吾人臣豈敢乘是日非民殺雲則雲邀上北矣　七畫黃羅擲將事贊靖康丙午京城陷金盡取二聖及天眷在南郊金謂守者云上領兵河北旦夕卽至俾守者聞其言紿寬二聖之心顯仁嘗以象棋黃羅裹將子書康王字晨起焚香祝曰若擲子在盤惟康王子入九宮者上必得天位擲下果如祝它子皆不入衆皆稱賀亟奏徽宗大悅且異之　八畫追師退舍事贊磁人以王雲欲挾上北去民乃殺雲廟中上猶駐磁而敵騎大集至郡東問路傷老婦上在磁不婦紿曰前日上已過山東敵驚歎追已不及卽退舍　九畫射中臺旁事贊上經鄆州館于州治圃有榭曰飛仙臺上嗜意有所卜命箭連中榜上三字無偏無側箭皆在字形中上悅　十畫射中兎事贊上駐磁州晨起出

郊騎軍從行馬首忽白兎躍起上彎弓一發中之將士莫不駭服然兎色之異命中之的二事皆契上瑞　十一畫大河冰合事贊上自磁州北回時窮冬迺寒經李固渡過大河上令扈從馬先過獨殿其後惟高公海一騎從行上纔及岸冰作大聲折裂回視高公海馬已陷冰中公海惟持馬籠頭得免　十二畫脫袍見夢事贊上受命爲大元帥方治兵選將應援京城忽夢欽宗如尋常在禁中脫袍以衣上上恐懼辭避之遂寤（卷凡十二段淵河書書舫所稱項氏所藏六段乃是別本）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劉安世眉目皆豎豐頤無須韓世忠面方老而額頤皆多皺紋微髭無須張浚面長廣顴高準須短而連鬢岳飛面大而方廣額疎眉兩類甚豐目圓鼻尖自口以下重頤甚長無髭須此卷絹素剝落幾與八公圖等每人旁各有硃字標題年久蝕去者半（屏障中有俗本癸丑春見之）有

御書墨筆爲重標之古人事蹟載於史書而形象不概見觀此允足起人敬古之思

南宋鹵簿玉輅圖一卷舊題晉顧愷之殷輅圖經

懋勤殿翰林校改今名其畫以宋史輿服儀衛志紹興改訂制度考之惟玉輅制度悉合而鹵簿人數太少則畫者從簡且幅前絹斷似有割截也其畫首繡衣持繖二人次肩香案四人（宋志香案）一香案後朱衣執笏二人（宋志符寶郎一人）次乘馬背弓劍四人（宋史都尉之屬）次御馬六馬有二人執辔（宋志御馬二十四疋以天武官二人執辔）次繡衣行者八人次平幘繡衣青裲襠二人有所背持（自此後執牽者朱衣中道者皆面向輅退行）次朱衣執笏中道者四人左右道者二人近

輅前綠袍者二人繡衣執仗者二人玉輅（宋志通高十九尺）輪十六輻（宋志輪六十三寸輻徑三十九寸軸長十五尺三寸）前有三轅（宋史前有橫竿曰鳳轅木三內爲馬首爲人所掩不可見）馬有六飾（宋志青馬有鍊錫紅旄之屬又云轅在前）六馬各間一人左右皆有其六人軾前有橫轅六人助推以行（宋志次日推轅班道推之以助馬力又曰又轅馬十三人蓋合馬間七人推轅六人計之）左右各一人（宋志夾左右龍頭子二人）與四方有粉畫卽宋志所云飾以玉者四面周八闌而闕其中（宋志四面周以闌而闕其中以備登降）四隅四柱（宋史四柱蓋地方也蓋三層有玉飾周圍如葉（宋志頂刻三層外施青玉博山八十一名耀葉）蓋周垂羅（宋志覆以青羅曰輪衣）外重佩（宋志綴垂玉佩間以流蘇）四角垂大帶長至軸下（宋志頂四角分垂青羅曰絡帶）輿中有御坐全黃色（宋志御坐純以黃香木爲之）坐後有簾（宋志後垂錦欵簾登車則自後簾以登）前有軾（宋志有玉蹲龍軾）軾下有若立額者無字（宋志左建太常右建龍旗）後二柱斜建太常於左龍旗於右（宋志左建太常右建龍旗當卽宋志所言拓戈四人）左右軸各有大索左右各三十六人皆退行（宋志左右索百二十八人此畫省之）右輪外繡衣二人朱衣執笏者五人左輪不可見想亦如之輅後負梯者十人（宋志小梯子二人此當是輿中之梯此梯似大而負者十人宋志不載）又行馬二狀如編磬架子四人負一其八人（宋志無此物通考言輅之所止有行馬二飾以綠綠常卽此物）此卷因其輿史志有補故詳錄之

御書墨筆爲重標之古人事蹟載於史書而形象不概見觀此允足起人敬古之思

南宋鹵簿玉輅圖一卷舊題晉顧愷之殷輅圖經

懋勤殿翰林校改今名其畫以宋史輿服儀衛志紹興改訂制度考之惟玉輅制度悉合而鹵簿人數太少則畫者從簡且幅前絹斷似有割截也其畫首繡衣持繖二人次肩香案四人（宋志香案）一香案後朱衣執笏二人（宋志符寶郎一人）次乘馬背弓劍四人（宋史都尉之屬）次御馬六馬有二人執辔（宋志御馬二十四疋以天武官二人執辔）次繡衣行者八人次平幘繡衣青裲襠二人有所背持（自此後執牽者朱衣中道者皆面向輅退行）次朱衣執笏中道者四人左右道者二人近

粵詩堂彙度十四卷　邶風一卷式微旄丘泉水

御筆補書經文　鄭風一卷孽兮風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凡五篇宋高宗楷書　齊風一卷雞鳴還著敝笱載驅猗嗟凡六篇宋孝宗書

唐風圖一卷　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

杜羔裘鵠羽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凡十二篇　陳風圖一卷宛丘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十篇　豳風圖一卷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凡七篇　小雅鹿鳴之什圖一卷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魚麗凡十篇卷末又書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詩序　南有嘉魚之什圖一卷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有序無詩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凡六篇　鴻雁之什圖一卷鴻雁庭燎白駒黃鳥我行其野無羊凡六篇　節南山之什圖一卷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全什　周頌清廟之什圖一卷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全什　閔予小子之什圖一卷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賚般全什　魯頌圖一卷駉有駜閟宮凡三篇　商頌圖一卷那烈祖元鳥長發殷武凡五篇自唐風至此皆宋高宗書馬侍郎畫畫法在南宋諸家中別具一格人物衣摺眞有苻帶隨風之致山水草樹憚壽平法全出于此其鄭風唐風陳風豳風鴻雁之什數卷尤爲逸品大約和之於畫野田蕭散之景則佳於三頌中宮廟車馬禮樂祭祀儀節則皆以意爲結構全非古制此不知六朝以前人作畫凡一衣一器皆有依據固非宋以後畫史所能知也其所書經文以校今本之誤有足資者數處天天是椓成不以富求爾新特昊天疾威百無正如彼泉流小旻降予卿士商頌又高宗書小雅節南山篇愼樹皆缺筆何也

米友仁雲山卷矮本舊藏嚴震直吳廷笪重光家水墨畫白雲如海羣山屏列山頭惟用鹿暈不加墨點山尖露一孤塔眞是海嶽庵中望江上諸山也笪在辛題跋極多亦因其與句曲浮玉諸峯有合耳其所鈐印有句曲山光及青嶂千屏列澄江一帶橫諸印

米友仁雲山得意圖舊以爲大米而幅中自識紹興乙卯云云故婁堅笪重光考之以爲芾年不及紹興定爲小米更有曾覿吳寬董其昌高士奇諸跋而笪跋凡五爲獨多珊瑚網載此蹟以隴西伯玉李琪家藏二印爲玉印之精者按書畫彙考載此爲米海嶽雲山圖亦有曾吳二跋別有凡顏思敬題名項元汴卜永譽亦疑之注云此圖按自跋非海嶽語又見敷文贈李振叔謬雲山圖中且海嶽卒于大觀則紹興紀年尤謬似出後人摭拾數文之蹟以爲海嶽復贋諸跋爲證耳其所疑是矣但笪重光詳考諸跋或在永譽後不應未見董其昌婁堅兩跋或別一僞蹟也

朱子二帖卷前畫白描二儒者小像次幅寄程允夫洵號克虎札次幅中庸或問誠意章草稿據庚子銷夏記小像後尚有獨遊寶應寺詩今佚

馬遠華鐙侍宴圖軸

內府收兩軸前軸無款後軸臨左邊三小字曰臣馬遠幸未爲裝手割去耳此軸畫寓蒼古于工緻之中僞爲馬遠者皆無墨痕斧勞眞蹟殊不盡然堂深階敞簾下華鐙綴列堂內御案深不及見惟見侍宴者四人鞠躬楹間而已階前舞女十六人右肘下皆有物如囊如燈不可辨庭外梅花繞之屋後樹烟山靄有夜色沈沈之意此極是馬遠眞蹟也其上方題云朝回中使傳宣命父子同班侍宴榮酒捧蜺觴傳景福樂聞漢殿動歡聲寶瓶梅蘂千枝綻玉欄華鐙萬盞明人道催詩須待雨片雲閣雨果詩成按馬遠在光寧兩朝後先待詔藝苑最後寧宗后楊氏承恩執內政其妹楊娃即所稱楊妹子者后兄石谷並以節鉞領宮觀位至太師時號大兩府二兩府

此畫兩幅疑即分賜兩府者王世貞疑爲遠水村圖上有王泉貴夾揚姓之印印下注云賜大兩府

年益擣衣圖卷畫謝惠連擣衣詩意白描人物幽閣長楹晚花涼樹皆從詩意逐段分寫其砧乃平石齊階二女持杵杵長如人旁有長槊相照末二女以尺量衣將置篋中蹙眉相顧有不知衣帶短長之意眞能品也　年益擣衣圖卷有二其初卷嘉熙二年畫後二年在豫章時歸連帥吳公其次卷嘉熙四年館於東湖董長史家畫比舊卷增人一樹四砧杵上加屋

張即之書報本庵記卷庵爲四明汪氏祠墓所在溫夫乃汪氏出甥也末有文徵明跋云右宋張即之書報本庵記即之字溫夫別號楞伽叟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祕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載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廯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當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年僅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歲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楊寮而于湖書鮮稱之者余每見即之好用禿筆今觀此書骨力健勁精采煥發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

張即之自書詩帖用破筆濃墨大書筆法整而勁詩亦奇麗字方約五寸每行二字

張即之墨書華嚴經一部精神腕力獨出冠時因

內府所藏獨缺失一卷
上以裴曰脩書法相近
命摹補之極能嫓美
優詔褒賞
上親筆所書華嚴諸經不下數十百部筆墨精整無
一筆精神少畧者卽此一端可仰見
天縱聖壽正無疆矣又
上每逢朔望及
萬壽節皆手書心經一部今卽心經一種亦積成一
櫃在
懋勤殿
趙孟堅書梅竹三詩行書子固詩翰皆遠不及
鷗波惟以品節高遠故人意中若欲使駕鷗波
而上之此三詩不甚佳書亦不過爾爾至其言
畫理有足採者昔聞畫史述珠暈一圓工點椒
為王元章畫梅詩今觀此乃出子固因錄之以
遺畫梅竹者商榷之論畫梅詩云逃禪祖華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庵紹逃禪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觀玉而而鼠簇巳自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麁角曲生意由來繡若爾所傳正統諫末節捨此的傳皆僞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頁別意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絕不歷墜可倚闊名未識面云有江西學公濟季衛醜惡粗拙祖舞到雪蓬關叢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蹋鬚止七婁則三點根名椒梢風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詩多般蕊夫君因巳悟筆難重說偶言吾亦贅評家屏障得君畫更以吾詩疏其底又詩云濃寫花枝淡寫梢騎就老餘墨散焦筆分三踏循放翻珠量一圓工點椒標纏韓鬚斂笑膽穩挽民尾拖長條畫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銷松樹微時明掩映水波流處見驅攀黃骨時候籠明月清移溪山長短橫開裹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華端的歷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頓覺坐成春蓋益因恩行過兩攜瀟從頭總走楊易法拼下工夫豈一朝諸畫竹詩云古畫畫物無定形隨物賦形皆邇眞其大雜逃有師繩如印印泥隨簡人尚疑屋下重作屋森以新意意乃足晋鐵易成幾百年畫數斷趁誰能積何況高東李杜編江湖數買新詩讀願君種取渭川一千畝飽飯遺畫步君腹風晴煙雨畫入君心胸吐出豪靖自森肅貝大夫求子章何碌碌

文天祥書謝昌元座右辭卷書法極瑧懷素後
有王伯厚贊極古茂又有謝源跋一則序謝昌
元出處甚詳源家藏宋丞相文公書遠祖敬齋先生所著序右自嘗之辭嘗以大暑語於雲間陳頁敢先生遂記予卷其辭有曰敬齋為時名臣史當有傳又曰宜謂甫東之孩以通蕭焉原在行閤弗獲宋元全史以考之惟親陳子槿先生朱繼祠目有文丞相蜀北日王積翁欲合宋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營炎不可事遂寢由是從知敬齋之故交也承樂二年春天台趙宋進選鄉理託來族諸於甫東乃於源之叔祖季平先生處來獵散熹行賁以俾源且知敬齋第四子詞知大柏為源之高祖也淮錄于卷以實陳先生之言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謝昌元宇叔敬貴州賓陽人亡宋淳祐四年以易經魁蜀省登進士第纍官至祕書少監初寶祐五年以知雁州除大常博士召赴行在所繼令長子大椿領纍去蜀送傳南下至下鄂州大江中流遇世祖皇帝拙兵渡江時大椿方七歲適當兵馬之衛意其無復全活尚書亦巳忘其有子矣至至元十三年南宋歸附尚書流寓慶元至十四年月日有脫脫出劉奉御與大椿齋擊聖旨到來慶元路宣召尚書赴闘當聞父子驚喜相與對拉大孫備言自見獲之後蒙世祖皇帝收造左有深抱攜持至世組皇市登大寶奉聖旨令張半章君養教尊以至長大聖恩如天衛埃莫報今世紐是帝又見江前秀才每問知大人係亡宋名儒欲養老乞言令大播與旺覺出到奉御衛命守大人一見尚書遂對奉御感泣再拜謝曰集亡國之臣年巳七十不事二君人臣之義垂以采薪之憂不能造翁椎奉御尚為回奏俾孤死首郎實拜聖朝之賜奉御不可其請火禧又泣月大人不行則大循無復見皇帝大人輿疾禮朝告歸未晚而府邀行怨力尚書遂於十五年月日就道運里到大都大安關襄朝見聖旨勞問甚悉分付西平章他是直南好秀才你好看觀他者因問南宋諸事尚書隨聖問奏對天顏祈悅中開辭氣僕概蒙靈威獎借焉又叢聖問謝秀才欲何宮尚書奏稱奴婢亡國之臣不敢拜陛下官職當時宣賜衣禩恭餅而退繙奉聖旨俾就翰林院勾當未領職間又奉聖旨隨駕上都嗣是日崇宜問因得歷陳時攻得失無所顧忌奉聖旨將謝秀才所奏各事徧行天下累蒙聖問欲得何官尚書累辭不拜日陛下安用此亡匿之臣至當年七月內忽承宣命賜以前職勾當專一謀究中書省襃公事尚書再拜不允繙有阿呈奉御傳聖旨謂他是秀才賜所居名為南備書院見存乎章嚴範泉所書勅賜南備書院六字留京十有四年賞以三閉自持一日閉門非好人不見二日閒日非好言不談三日閉眼非好書不觀中有言利之臣以江南屯田之利惡上聽尚書力奏罷之當奉聖旨令與西平章作件當尚書策其必敗力辭不受後相丞和當囘炙乎可熱尚旨杜門不出累請歸骸奉聖旨俺從直南喚得恁來正欲為叅老乞言之用恁休國去便根底有者至元二十因年有火魯火孫丞相奏謝尚書年老生受有事要同去阿恁生

翠旨特賜寶鈔五十錠外于中統錢上宮添一錢再奉聖旨援翰林學士尚書終于不拜子二十七年十月內有尚書省奏謝尚書年紀大方不勾當也與些盤綏阿忽生欽奉聖旨他忠為川人有叙他同去本地面襄或江南去的教議考蘇道欽此於二十七年九月內因歸變元路寓居至二十允年三乃初十日四倚不保留年七十有九男五八長大嘈尚專州知門次大祀處術嚴永縣尹三大桐泰郡聚山縣玉泉場司令冏大柏詔宋瑞安楷尚知三大君撫白黃異舍人東仕先亡女四人長適同邑陳安甫二適史縣丞宇嘉鄉一名德元侍本文祖死洲盧京終身不嫁詔旌表貞孝之門是存旌康前頁人四未嫁而亡但葬鄭邑翔鳳舞之原
宋人法書四冊首宋徽宗書以下李宗諤葉清
臣富弼文彥博司馬光歐陽脩張方平沈遘趙
抃呂公弼王安石韓絳韓繹韓縝呂大防錢公
輔范純仁范純粹呂嘉問唐坰趙令時張商英
蔡襄王素蘇軾蘇轍王覿孫甫李之儀裴煜林
希蔣之奇黃庭堅蒲宗孟陳瓘陳暘陳師錫米
芾薛紹彭邵𩫻王巖叟曾布曾肇章惇蘇邁張
閎李彭王份曾紆蔡京蔡卞吳說李綱韓世忠
張浚龍大淵朱敦儒蔡衡洪遵汪應辰張九成
范成大王十朋王淮陸游謝諤王之望沈與求
翟汝文蔣璨胡安國洪咨夔朱子樓鑰張孝祥
汪藻胡沂張綱康與之韓元吉楊萬里徐夢莘
杜良臣張卽之張讀喬行簡于謨程元鳳葛洪
陸傳陸秀夫共九十二人書　翰林學士李宗
諤詩送士龍腹兄銅魚四明守竹馬十年兒擾
袂河梁別鳴橈澤國行登樓知日近傍海見潮
生郡政應多暇新詩幾首成　富弼致蔡襄書
弼修建墳院先人神刻理當崇立今天下文章
惟君謨與永叔主之又生平最相知者永叔方
執政不欲干請獨有意於君謨久矣　司馬光
楷書云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龐公同為羣
牧判官故省副陳公與龐公善光以孺子得拜
陳公于榻下按先太尉光父池也故相龐公乃龐籍省副陳公乃省華也

蘇軾行書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吹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坡翁　王覿書云平江酒毛汝能乃覿所辟置天下之奇材而湯德廣諸人不以法度御之多取以供它費小使臣不敢輒忤其意至今循習不改覿已請於朝欲自使令今已得數萬緡酒本方營求數十區屋材興治清河一坊稍復其舊稍待三兩月之期使司必與亨此利欲望一差檄過杭嚴戒以卽日上道幸甚第勿令胡守知此意也王覿因二浙旱奉檄覆案悉除諸稅覿此札言辟置毛汝能監酒豈覿亦曾掌稅事耶覿後知潤州胡宗愈亦知潤州札中所言胡守卽宗愈耶　李綱居福州時與人手札云綱衰病日加不復堪爲世用近於所寓僧舍之側葺小圃蒔花種藥爲經行遊息之所戲作上梁文及圃中十二詠輒以拜呈　張浚手書云治郡無補丙祠蒙允荷上厚恩錫以異數方具牢辭未知所報行李已出城謀爲湖湘寓居之計　蔣璨冲寂觀詩兎井橋邊鶴首橫過逢仍怯近鄉情路人失喜交頭語鄰犬何知掉尾迎重到雲房驚落莫且須金闕早崇成百年香火追先志始信吾宗世濟榮憶見琳宮全盛時竭來荒梗倍傷悽虛堂不復瞻遺蹟敗壁才容覓舊題帝傳前脩皆渠蔓雲孫後裔合攀躋興衰補弊應商畧徙倚廊日欲西

石渠隨筆卷三完

石渠隨筆卷四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金

趙霖畫唐大宗昭陵六石馬圖其中拳毛騧平劉黑闥時所乘身中九箭青騅平竇建德時所乘身中五箭颯露紫平車都時所乘身中一箭一人拔之皆就石像摹畫故蹄鬣皆猶拙卷中御製詩歌與明皇試馬圖意相發

金畫傳世絕少有黃調雪獵圖一卷金粟牋本款大金國御前應奉黃調畫與畫史會要所載合

元

高克恭山水大軸用米家法拖染而間用泥金渲託墨內如朝霞落日影激于濃嵐暮靄中極深厚奇麗之觀

鮮于樞書襄陽歌金粟牋十二幅接裝每幅四行蓋冊頁改裝卷子者其鈐縫有項子京印字蹟活潑而有力在孫過庭李北海之間

錢選觀梅圖一人白衣據石案觀案外瓶梅案旁有臥鶴後一童子赤足據炭爐煮佳紙舊勝于先入前編之一卷有岳祥等五跋

錢選三蔬圖卷茶一本笋一橛蘿蔔一本菜染淡青白色笋翁黃色其受劉處玉版平白蘿蔔白色深綠葉其下一葉側垂末黃缺爲蟲蝕者字極拘謹而禿劇妙蹟也

錢選牡丹畫卷有蜀僧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其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予見青城丈人觀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余以此花得此佳號故錄之以備數典

錢選山居圖大設色山石樹屋多不甚相連屬各自取勢有姚公綬十餘跋多楷書

龔開字聖雨宋季淮陰人以詩畫名今駿骨圖畫瘦馬一具肋骨盡露至十五肋骨自題云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經言馬肋貴細而多兒馬僅十許肋過此卽駿足惟十里馬多至十五肋因成此象以表千里之異庶劣非所計也

任仁發五王醉歸圖卷一紅衣伏鞍二人挾之二淡黃衣黑馬三碧衣驄馬四紅衣操鞍點子馬五綠衣棗紅馬後從騎一設色鮮明可愛人物態度應知入神有陳繼儒輞川館主人二跋明無錫王永吉

任仁發出圍圖卷與五王醉歸圖法格相同

伯顏不花畫古壑雲松圖崖松一株下臨雲海極爲蒼秀款曰蒼岩居士伯顏不花鈐江東廉訪副使長方印

趙孟頫書蘇東坡烟江疊嶂圖詩沈石田文衡山補圖一卷有項子京宋牧仲收藏印又有牧仲官印引首及後幅有李西涯題字草篆極蒼古趙書乃仿嶽麓寺碑卷首

御筆題雙鈎廓作佳者六字誠然沈文畫並極蒼秀得煙雲變幻山靜車馬之趣沈款云正德丁卯八十一翁沈周周字偏右寫下鈐八十一翁朱文方印文款云正德戊辰春三月廿日衡山文璧觀　兩先生所藏松雪書爲補此圖

趙孟頫書牟巘重脩元妙觀三清殿碑記字徑半寸筆勢縱橫趙書勵碑多學李北海而筆底終有俗氣

趙孟頫與國寺碑小楷書墨跡程鉅夫撰文皇慶元年立孟頫以鉅夫薦爲郎鉅夫以皇慶二

年請致仕未允後致仕當在延祐初矣鉅夫致仕後孟頫代爲學士承旨此碑題銜爲集賢侍讀學士（元史作侍講學士）正奉大夫正相合矣碑在江西袁州府大仰山下墨跡卷後黃溍跋云虛谷碑千字下用杜征南頌首敘事以趙文敏所書別本刻石即師舍利塔之旁藏若地志今塔尚存不知碑果在其下否也

趙孟頫二札冊第二札與其丈人書字體纖秀乏骨力蓋其早年之筆文徵明跋之

趙孟頫白書紈扇賦卷有楊士奇跋

趙孟頫萬柳堂圖淺設色畫閶門臨水池中玲石荷蒲門內外柳陰夾蔭一人唐裝勒馬一童持扇隨後一童子叩門門內一童持帚應門堂上坐宴者三人一紅衣女子左手持荷花一朵右手執盞又童子三人持壺杯堂後烟柳迷茫遙見青山城堞上有子昂小行楷書詩跋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出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千里思野雲招飲京城外萬柳堂召解語花劉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因寫此以贈按陶宗儀輟耕錄載萬柳園爲元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爲最勝之地廉嘗置酒堂中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歌兒別名解語花歌小聖樂乃元好問詞篇首有驟雨打新荷句俗以名其曲

趙氏尺牘三帖卷乃松雪及妻魏國夫人子仲穆與中峯和尚書中峯和尚孟頫稱曰吾師魏國稱曰本師仲穆稱曰師父辭意皆極肫懇不知何以一家皆佞此僧若是松雪書中峯和尚淨土詩一卷以其詩觀之皆游脚口頭禪無大智慧也魏國札云歸心切切度日如年此書在戊午十月十一日仲穆書則因魏國於五月十日卒於臨清舟中七月到家後謝中峯遣奠之札松雪與人手札大半多言鈔定者此宋人手札所無

吳興趙氏三世人馬圖卷一孟頫畫白馬尾鬣皆黑一紅衣人牽之元貞二年正月十日以奉飛卿廉訪者一趙雍仲穆畫青馬一蚓翁人牽之至正十九年己亥秋八月寓武陵韓介石過仲穆言松江同知謝伯理偉韓持孟頫所畫人馬示仲穆仲穆因于卷尾亦作人馬繼之並識悲喜云云三趙麟彥徵畫桃花點子馬一紅衣短袍人牽之亦謝伯理囑畫者時至正己亥冬十月望日款云承事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趙麟

商琦嵩陽訪眞圖空林石塔與鶴影相高極疎朗之趣

王淵三白獻瑞圖軸白蝶白芍藥白雄雞並極工緻

王淵寫生軸淡設色畫水月桂花諸景有渣愼行等分題詠詩

趙雍竹西草堂圖爲楊瑀作後有楊鐵崖詩文及諸名公跋其中張雨馬琬詩尤妙末有高江邨二跋考据精贍江邨字謹飭而韶美題跋亦多訂謬處非不讀書賞鑒家題跋惟掉虛文者可比惟嫌其購得一畫必曰山荊脫簪珥爲余購得同展賞玩又每跋尾必言是日晴雨瓶盆某花開放香氣撩人及焚沈速香試端石硯方于魯墨等語反欠韻耳

趙雍書詩詞卷樂府詞極工麗今選錄數首存之

乳燕交飛曉鶯輕囀花深處書堂簾幕捲東風晴雪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黎花暮雨繡衾同夢鴛鴦枕雙欹綠窗低語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針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奈年華暗度黛眉顰柔腸萬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烟萋萋南浦（玉耳墜金環即燭影搖紅）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白梨花白芳心如醉暗思當日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如夢令）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華桃華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愬捲却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却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住揚子江妾居黃金臺臺雖高望無極人萬里兮天咫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魚去雁無消息日既暮兮月色寒相思如夢凋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春夜曲）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鳳弦雖斷鸞膠難拔愁滿離腸最傷情處鮫綃遺恨翠靨留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月當窗（人月圓）末幅自記云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書于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文徵明跋云楷行間作轉益妍美德璉姊文盍魏公長倩王國器也國器長于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因其所好耶後仍有袁桷沈住詩初彭年黃姬水張鳳翼陳繼儒毛一桂王澍九跋）

張雨自書詩帖冊行書雜詩五十五首今存其佳者

弄水摘花春可憐風雨倦尋茅步船我家南鴉有靈石龍井西頭無杜鵑野鶴字雛畏人過弱柳委地趁蠶眠子雲胡爲甘寂莫後世何人知太元

黃篾樓中唯飲酒樓下長溝鳧

雁多灣頭橋斷迷青草閣處風來生白波饑奴竟煮脫綳笋老魚戲嗟如錢荷詔書寬大到海角河北饑氓爭倒戈（答楊康夫二首）因依水石間小蕉露如洗聊以觀我身浮脆政如此平原佳公子泚筆寫蘭苕君看數寸碧氣壓凡花卉（趙子固墨寫水蘭）石枰碁子皆生路洞室藏書盡隱文誰與解醒千日酒我來分住一窩雲虎龍金碧親承訣鸞鶴青冥動作羣莫問鄒忻參火候定知此事屬彭君（彭南陽眞人雲窩煉丹之所）四十日春廿日雨問花尋柳意茫然竹根臥瓶高筆家竈下生薪連木烟茅家名餘鐵爐步龍井氣脅金沙泉稽山酒舫迎回棹遲子重來烹蕨拳（送鄭明德過越）想見先生戴笠行黃茅岡上看陰晴承聞祖道同疏傳鄙說還鄉似長卿海內好詩元自少江西行李不嫌輕謫仙愛與元丹語烟子而今亦有名（道園先生詩送張元朴還龍虎有云塵尾有懷張外史喬羣今屬薛元卿元朴索次韻）弁陽老人公謹父周之孫子猶懷土南來寄食弁山陽夢作齊東野人語濟南別駕平原君爲貌家山入囊楮鵲華秋色翠可餐耕稼陶漁在其下吳儂白頭不歸去不如掩卷聽春雨（題鵲華秋色圖）雪濤捲入白螺杯雲夢吞將鑑頗堆陳馬直從天漢落飈風先自海門來青山一向開銀壁黃纖中央立露臺好在畫圖留壯觀江頭白首不堪回（次韻段推官觀潮）論卷聚書三十萬錦江江上數連艘追還教授文翁學重歎徵求使者勞石室談經修俎豆草堂迎詔樹旂旄也知後世揚雄在獻賦爲郎媿爾曹（贈紹伶大監請以文翁之石室揚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學宮又爲甫得謚文貞以私財作三書院編行東南收書三十萬卷及絺禮器以歸虞奎章記其事邀予賦詩如上）造物于我厚一切使我薄瓶中有餘粟特此臥雲壑敝衣取苟完得味在藜藿花鳥予友于尊酒不獨酌床頭堆故書敗屐置床脚未嘗身沒溺何與世濁惡正如散馬牛不識穿與絡異時老僧髏會有南面樂（道言）汪倫自愛桃花水張翰祇思蓴菜湖九十山翁莫相惱題詩元沒得工夫（汪復心遺姪彥綸自歙求詩復心年八十餘矣）山雲油然作山雨來不緩既霑靈石鴨遂洒寒栖館落木遽如許衆草行復爛有酒不斟酌無物堪把玩與問季長笛寧從中散鍛代謝夫何如徒爲白首歎（酬阿對雨）布衣走下雲林顛檢閱經書天子筵去家昔踰半萬里別我今將十九年輶軒使者采圖籍龍門太史行山川澗阿一宿慰風雨起視留墨心茫然（太朴以史事南來搜書風雨宿南澗明日追寄此詩）幽蒿細竹滿墻間雨後危墻似斷山一室了忘塵世臨諸君能賞病夫閒池巡野鶴魚苗綠土蝕秋蟲菜甲斑我不鼓琴偏識趣絕憐失勢重蹉跎（道館雅集聽琴次楊彥常韻）暝色入林烟火微暮雨欲來如有期野鶴喧爭棟樹子幽人行把菊花枝山空始見水泉涸乘至乃索衣裳遲莫漫題詩將寄遠不多故舊在京師（秋日晚興）花攢嘉樹雪鬚鬢遮斷孤山小朶青（館池上橘花）高懷思得去人羣馬馱沙頭竹似雲亭子當江偏窈窕主人遮道故殷勤日中見斗青霄立月下吹簫碧澗聞渭川自足封君儗未數零陵萬石君（萬竹亭）松下微吟憑病悰支離療倒似支公頂因巢鶴翻成結心爲依禪舉竟空陸子壇前春古淡葛洪井上雨青蔥茯苓乞與楊員外誰復緘詩過浙東（次韻虞公和斷江和尚種松）壯能堅東三條篠予亦親栽萬顆梨珍重黃柑三百顆好山多在洞庭西（諸僧送相）白足過橋三峽雪蒼頭吹笛滿林風狂花也有凌霄意飛上松顛爛漫紅（晚春絕句冊末自記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霪雨之時多五月來僅一日見天處澗阿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閒弄筆硯寫謬語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千五首予英遇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黃公望天池石壁圖軸至正元年十月大癡道人作時年七十有三左右標綫有韓逢禧汪砢玉跋幅內有周亮工印璽光收藏印（汪砢玉號駕湖千頃生印日賴古堂）吳鎮晴江列岫圖絹本縱一尺九寸橫三丈三尺五寸筆力圓足健拔天趣奔放合馬夏董源巨然爲一手山石用濃墨點苔如指頭大松幹皆放直筆樓閣用界畫法

內府藏鎮畫極多從無此長幅巨筆者

吳鎮墨竹譜卷絹本有主人坐徹花間詩者字極純熟得閣帖三昧

王振鵬龍舟卷墨筆界畫其寶津之閣四字額用墨雙鉤作白字或以爲飛白者非也其臣王振鵬四字款在水閣之下鈐特賜孤雲處士圖書　又寶津競渡圖與此略同

王振鵬江山勝覽圖絹本山峯多用雲頭細皴墨色淡冶鉤畫精細山水雲樹極多其中又多人物布景彷彿清明上河圖而山水多耳

方從義雲山圖卷煙嵐遠近絕似米家山而實皆焦墨乾皴其羣峰勢皆欲仄與江中舟勢相迎乃盡得帆駛岸移之妙卷末有高穀題（高穀字克馬揚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間大學士貶史有傳詩云不見瀟湘客無聲意氣多斷雲遠樹帶山城木客深潛迹樵人野墅遠樹帶山城木客深潛迹樵人已能歌披圖想高致清興欲如何）

顧安新篁古石一軸竹石妙品直是宋人

元五家合璧卷第二幅王冕畫梅花一枝題云吾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華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第三幅朱德潤畫松崖下二人浮艇題云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水中龍試應眼力知多少數到雲峯第幾重

元人西湖草堂圖卷無款舊題鈔爲莫景行畫考莫維賢字景行元末久居浙中有西湖別業士大夫多游詠其間洪武初曾爲杭庠訓導舊皆稱其工詩有廣莫子詩稿不聞其善畫也此畫無款前有周伯琦西湖草堂四篆字後張翥仇遠跋亦多論其能詩而不言此圖爲景行作即第一詩跋亦只言其買屋西湖耳又云伊誰筆有縮地法固未言此畫爲景行筆也蓋西湖草堂爲景行所構此圖則倩元末人爲之又西湖雷峯時未經火變此圖元末作故相輪歸然具存故

御題詩云玲瓏更見雷峯塔真未曾經劫火時

倪瓚畫譜冊惟畫疎木喬枝各種葉幹及拳石立石之屬倪家畫法略備於此倪又有水竹居圖卷樹石皴法大備與諸法同一蒼秀可以合觀

倪瓚山水畫如葉林別墅秋林山色諸軸多藏於師子林中其中有王覺斯跋者致佳倪畫寓清腴於枯淡元人中別開蹊徑者予嘗謂他人畫山水使眞有其地皆可遊賞倪則枯樹一二株矮屋一二極廢山濶水寫入紙幅固極蕭疎淡遠之致設身入其境則索然意盡矣

內府藏張雨題元鎮小像卷其左目眇據牀獨坐翹然絕俗然似有癖者

元人集錦卷中有倪瓚自畫安處齋圖披陀林屋遠山一角題云湖上齋居處士家淡煙疎柳望中賒安時爲美年年樂處順謀身事事佳竹葉夜香紅面酒菊苗春點磨頭茶幽棲不作紅塵客遮莫寒江捲浪花又有莊麟水墨畫秋樹葦門一人曳杖度橋歸筆氣絕似巨然字摹章草極似隋人書史岑出師頌其題詩云小徑春陰合方牀午睡醒坐憐苔錦綠吟愛竹書青者仍聯句籠鵝可換經人間塵世隔莫望少微星江表莊麟鈐印有文昭之章淮南莊麟文昭父三方董其昌跋此幅云莊麟畫獨見此幅乃知元之畫師不傳者何限予考莊麟爲江東路人住京口畫與郭畀齊名見鎮江府志

王蒙聽松圖一卷山巖下衆松交蔭寺門外數僧枯坐如聞松濤謖謖聲款趙聽松圖三篆字石木皆有秀色皴法如顫髮就梳皆有條理點苔用濃墨散灑如雨氣韻之高在於靜穆余曩見黃鶴山樵畫皆平平無奇今觀此眞蹟乃知古人自有眞藏者皆贋也

王蒙潛視圖軸墨筆畫茅屋依山山樓外垂瀑如雪一人背坐樓中一童在山足溪中洗硯款潛視圖篆字叔明爲峻山作鈐王蒙印此劇眞蹟

王蒙松風泉石圖軸淺設色畫山磵流泉蒼松五株三人坐其下款松風泉石圖至正癸巳六月二十日黃鶴山樵王蒙篆書鈐黃鶴山樵印

元人集繪一卷 第一張觀淺設色畫山巖秋樹一人曳杖無款 第二沈鉉水墨畫平林短橋遠山如帶無款 第三劉子興畫疎林矮屋遠山數角自題山橫大野嵐光遠樹入寒雲雨意酣憶在朱方步江郭朗吟招隱客淮南 第四吳瑾水墨畫一人坐樹下坡陀上望遠山無款 第六墨筆畫枯木竹石無款 第七墨筆畫雪景題江山雪霽四字無款 第八墨筆畫秋塘隔岸兩重流水內題林塘曉色無款右竹石圖拜山水二幅不知何時人所作也竹石布置有法筆力駿整山水亦稚淡不俗此蓋前輩名士所作名姓存于此以備觀焉東吳野人趙衷題出後復有跋與其里人唐明遠而明遠見惠于劉陶居陶居又以惠于余者也翁生平好古博雅文章翰墨見稱於人蓋盛世佳公子當時才大夫者矣雖嘗承父蔭爲晉陵縣尉其質性純和志尚高潔遂隱而不復仕焉其所居之竹莊亭館山石皆清古奇麗凡一花一木而頓挫有致人皆主賓寫圖以識其景爲有竹莊翁名瓚字壘之人竹吳仲圭寫趙衷老人自號也人稱爲趙原初印一

石渠隨筆卷四完

明

明太祖仁宗宣宗三帝書卷　太祖行書吳王親筆差人賚至軍前敎左相國徐達知會今後就陣獲到冠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典刑　仁宗楷書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平采清雋眞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懇輔予爲勞似卿材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殫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且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口琢磨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載仁宗爲太子時贊善徐善述尤見親禮云云正述此書也）　仁宗手勅云勅吏部黃淮陞少保戶部尚書學士如故楊士奇前官如故陞兵部尚書金幼孜亦前官如故陞禮部尚書俱支三俸給授誥命已故少詹事鄒濟贊善徐善述贈太子少保賜謚授誥命南京六部等衙門應得誥命者俱與在京官同古樸陞南京戶部尚書蔚綬南京禮部尚書湯宗南京大理寺卿故勅洪熙元年正月五日鈐中和之璽

明宣宗寫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數葉石下平地有金杵連索鎖一小鼠方啞荔子荔子尚大於鼠款楷書宣德六年御筆賜太監吳誠中鈐武英殿寶

明宣宗雙猿大軸一猿擎果枝蹲石上一猿空懸樹上臂極長款用泥金大書鈐廣運之寶

徐賁吳興清遠圖卷畫山水村舍舟橋筆墨亦有清遠之致自題一絕云憶從碧浪湖邊過行盡苕溪水幾灣極目遠巒天外劃峴山直欲接

吳山

師子林爲元倪雜則三代結茅之所其圖有三一朱德潤次倪雲林次徐幼文倪爲橫卷先入內府徐畫方冊續入焉與雲林蹊徑各別皆水墨畫筆力闊足渾厚似比倪跡有過之無不及也其畫十二幅一竹樹方亭前一立峰有二隙篆書師子峰三字於石上二池坡上雜樹三株下有立峰與樹齊爲含暉峰蓋在東峰翹對西山夕照也三僧房外寒木七株下有立峰中有一隙可以漏月影爲吐月峰畫寒木者爲其無葉不礙石間月影也四兩崖相對中亘小石梁故名爲小飛虹五山下茅盦如笠一僧枯坐松柏雜樹凡十五株爲禪窩六兩山中有茅屋脩竹甚密皆以淡墨染成兩意翁中泉流凡三壘爲竹谷七雪屋中一禪僧枯坐一僧立簷下未標名以陸深跋校之當爲雪堂八白雲上有山頭近岸濃樹一小屋爲臥雲窟九枯山寒水岸旁僧坐瓦屋中臨水老梅一株爲問梅閣十禪堂下有方池石間古柏天矯極高爲指柏軒十一一人一僧共立石欄小坡上欄外水面平遠坡上松柳白楊凡三樹爲玉鑑池十二雜樹中一亭亭下有井一童提甕來汲幅中皆用淡墨渲染成色童子衣服及亭內地皆成白色爲冰壺井十二幅內皆無款姚廣孝跋以爲徐賁筆也（癸丑見市肆中有僞本陸深跋改爲錢謙益字畫皆遠遜此本）

陳惟允喬木山莊圖卷山坳喬木下蔭茅廬有雲氣往來之意無款據范原理跋知之末有高江村長跋

解縉自書雜詩卷字迹揮灑自如頗似懷素特轉折處露鋒耳故此公工力正自不少詩極奇麗多勇中詩蓋永樂五年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旋改交阯督餉化州八年始還此詩爲謫後所作觀此可知僞文毅集中之謬今擇錄之　去歲端陽敵御筵金盤角黍下遙天黃封特賜開內府徐畫方冊續入焉與雲林蹊徑各別皆水墨畫筆力闊足渾厚似比倪跡有過之無不及也　荔枝子結蠶家宴迴首薰風又一年（右廣西感懷）　九月明江日尚遲村園窠綠倒黏花開女臉紅望見石城三合驛便分岐路廣西東（右過三合驛）　果熟正離離故人尺素青雲下寄後黃柑玉露垂顆顆宗之金作粟葉繁鄰霧翠爲枝常時錫貢來京國尚憶金盤進御時（右謝友人惠黃柑）　蒼梧城北繫龍州水接南天日夜流冰井鱗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池嘴萬舟網船下石頭伏枕夢迴霄漢近佩聲猶在鳳皇樓（右過梧州作）　繡水東流合鬱江古藤城郭鎮南邦山雲橋度飛虹並江月樓空乳燕雙晴日鶯花紅張錦陰風烟樹碧油幢吹簫喚起蛟龍舞金鴨焚香倒玉缸（右過藤縣末款云此余近日所作數詩皆率爾而成今又率爾書之雖然未嘗敢棄古自爲也中間復筆覆筆返筆之妙付有識者自辨之永樂庚寅五月二十三日夜京城寓舍書與禎期（按禎期解子也）

王澍齋宿聽琴圖軸畫七人雜坐秉燭橫琴庭軒月色掩映竹樹此蓋永樂三年正月南郊諸公齋宿翰林院者侍讀曾日章脩撰錢仲益徐孟昭旭檢討蘇伯厚琛沈民則度王孟端澍鄒仲熙緝共七人鄒仲熙作詩序彈琴者爲沈民則幅內諸人皆題詩惟民則無詩其不在圖內而題詩者又有永豐曾棨吉水周孟簡二人此可補一則翰林典故也

王紱鳳城餞別圖軸山下茅亭數人冠帶坐其

中山用荷葉皺樹石秀潤林岸之間客舟欲發自題云客裏送君歸故鄉江天秋色正茫茫福舟一个輕如葉半是詩囊半藥囊九龍山人爲彥父寫有胡儼李至剛姚廣孝王達解縉王汝玉楊士奇王洪楊栻王偁高得暘等十二人題王紱北京八景圖卷胡儼金幼孜曾棨林環梁潛王洪王英等皆各有七律題詠引首有胡廣北京八景圖詩序

夏昶書小學小楷極爲秀妍每頁二十四行行二十字

馬琬幽居圖卷錢思復詩有風致高士奇和題未能免俗

姚綬畫寒林鴝鵒一軸高江村題云鸜鵒無言立晚風孤村竹樹自成叢不知鎖向雕籠者得似寒山野水中野港菱灣起柁風往來不離稻花叢茂林茅屋棲遲慣忘卻多年傭禁中款云朱竹垞同年以此贈予生日昔日與竹垞同直南書房每有江湖之思今共在寒山野水中矣因和雲東詩於左并索竹垞題句時康熙癸酉秋九月廿一日書於柘西之簡靜齋竹垞題云雲東三絕有唐風貌得山禽占竹叢誰分偶然題句在兩人心會不言中款云余既以雲東逸史畫贈江村題識仍索余和後世有孟棨討有功見之當爲我二人紀其事矣（鈐印二方下方二寸字云我生之初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幅內在極北望日癸酉時）

御題云雛鵒何曾畏北風雕籠常鎖海棠叢竹窗既有江湖思底事頻懷玉禁中臣謹案彝尊後與士奇志趣不合觀此題句可見其人讀御題益曉然矣

沈周遊西山圖卷畫蘇州西山自木瀆至虎邱寺道中諸景款云成化戊戌歲夏五月沈周造淺設色筆墨古麗舟橋樓寺簡潔無餘後有吳匏菴詩記其字置之東坡眞蹟中幾難辨也吳詩有云夏半橫塘風日多畫船載酒壓晴波高田得雨皆秔稻長蕩翻雲足菱荷未必他年成故事也須隨處結行窩悠悠千載城西路此是登山第一歌（黃塘）家國何多難推尋爲蔡童扈秦方逐北周室竟遷東江左朝廷在吳中驛騎通天終憐宋土時則有韓公一劍橫天外諸軍在日中霽雲當箭鏃黃蓋走艨艟伐越期成伯子潛恥會戎蕭牆狼跋盡野穴鼠羣空聚米籌三鎮開門待兩宮淮陰眞濟美鄂國與爭雄有詔從中制惟詩詠內訌閒遊嗟我獨和議約誰同殉葬長弓勁題銘片石穹龜趺呈細刻龍額表孤忠草樹樵蘇斷黍盛享祀豐神靈如皎日生氣亘長虹異代今全盛當論保障功（韓蘄王墓）南人相見詫杭州自料西湖讓一籌天爲漁家開下崦晚宜書舫駐中流新詩已判縱橫寫佳境須教次第游孺子歌聲何處起落霞孤鶩水悠悠（虎山橋）野寺堪逃暑登登去叩關林深長礙樹路轉又逢山石鉢分中飯雲房借半間玉茶花落盡坐撫未知還（奉慈菴）別有穹窿玉遮徐武功墓眠松銅坑七寶泉元墓寺鳳岡連理山茶詩九首皆有佳趣未全錄後幅匏菴自書遊西山紀略云光福徐用莊邀遊西山予更招史明古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而北經靈巖讀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晚至光福至徐用莊家更步虎山橋登擅勝亭宿來青堂丁亥緣玉遮並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泛下崦入銅坑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

飲七寶泉入元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已丑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案吳跋中不言石田同遊蓋歸而寫其圖並錄詩付明古藏於水月觀中者）沈周高賢餞別圖卷圖爲餞錢唐于孟功入都作圖畫于孟功候於門來者祝枝山徐天全袁補之王西室袁胥臺文衡山沈石田吳匏菴彭龍池唐六如朱存理楊南峰都南濠蔡林屋每人各有楷書標名末款千四名公象長洲沈周畫其鬚視枝山高額豐頤須至胸耳下亦有須袁補之面圓長須連鬢王西室面亦圓微須沈石田面寬高顴削頤須不甚長吳匏菴面大而豐下耳須連頷頷下須長過胸腹極胖繫扉落帶以手捧之唐六如面上圓下纖眉目微豎高準三綹微須蔡林屋面老瘦口凹微須沈周西山雨觀卷矮本長幅畫全似米海岳而蒼老似過之沈自跋云客有持元暉此卷卷後有空方滂附戲筆形穢不自覺云云是前幅本米畫後有空紙石田翁撫之並副以詩跋不知何時爲人割去另裝惟存沈詩畫觀嘉靖時陳沂跋卽不言米畫則此卷割去已久矣又卷中文徵明題詩有云當年詩律號精神老去還憐畫掩名世論悠悠遺鉢在白頭慚愧老門生是徵明更表其詩也沈詩云老夫正急西山役泥滑山陰啼鵓鴣所云西山役者石田爲其妻營窆事也

沈周畫山水冊有陳奕禧題者極簡老

沈周網菴圖（網菴卽薛荔園爲吳縣徐縉作縉宏治乙丑進士居洞庭山）有陸深薛荔園記記舉園中思樂堂石假山荷池水鑑樓風竹軒蕉石亭觀耕臺薔薇洞柏屏霽月峰通泠橋釣磯花源合薜荔園共二

十四景李夢陽何景明文徵明顧璘薛蕙朱應登揚州人字升之號浚谿景暘七人各分題十四景詩共九十一首珊瑚網又載陳淳薛荔園圖亦有李夢陽何景明顧璘文徵明朱應登邵寶詞袁袠詩而無景暘之作至陸記闕其後半蓋別是一本

沈周名賢雅集圖卷畫山水迴複帆楫欲行衣冠數人江干攜餞具乃餞崑山吳愈菴之官敘州所作同餞者蔡林屋都南濠楊南峰朱存理彭能池袁胥臺唐六如吳匏菴沈石田文衡山王酉室徐天全祝枝山十三人宏治己酉三月此與石田爲餞于孟功所畫高賢餞別圖人數略同此惟少袁補之一人

沈周畫扇詩　湖上清灣是子家綠楊岸下水紅花去年載酒曾相覓一路尋詩覽物華

祝允明論書小行書卷得閣帖正訣共設論亦好

祝允明楷書東坡遊記矮卷全學鍾繇謹飭有法度迥異外間狂草僞筆

文徵明自書紀行詩卷　水邊簫管玉參差柳外樓臺翠陸離落日蕪城非故國春風后土有荒祠錦帆烟月千年夢禪榻情懷兩鬢絲二十四橋虛夜月片帆淮海不勝思揚州　片帆西去逐通津二月和風散麴塵吳國山川從夢斷隋隄楊柳入淮春江湖櫂客波濤壯燈火懷鄉寄寂新零落吳鉤雙鬢改相逢羞說壯遊人次韻九達宿揚州　風烟渺渺更西來鄉思紛紛不可排春色三分憐上巳河流千里入清淮朝廷有道慚推轂老大無成漫計偕隄柳千絲青不斷春風宛轉破愁懷三月二日淮揚道中　淮海東西百里強勞君畫舫遠相將蟬聯夜語頻更燭惆悵春風各盡觴楊柳尚留青眼在河流不似別情長楊家溝畔三分路魂夢從今不得忘楊家溝別朱振三　清

江闊畔水縱橫回首南來十二程書寄故鄉何日到寒兼羇思一時生月明村店人烟少風遞嚴城鼓角明物色擾愁詩更苦柱來春夢不能成夜宿清江浦　落日烟生古渡頭春寒猶戀木棉裘風鳴野戍更初動月映清淮夜自流總爲旅情銷壯志忽聞漁唱重鄉愁封題欲寄家人信何處南帆有便舟宿遷　三月鶯啼楊柳濤維揚春色已闌剛千金楚客空留諸百里淮流獨見山舊雨良期吾自後清風逸駕許誰攀相思永夜無能寐明日吹簫度野關顧華玉參政相期會淮南比至而君已先發　新烟一抹起茅茨翠柳千門暎酒旗此日斷魂當客路誰家濺淚有花枝等閒行役輕墳墓忽湧逢春感歲時日暮滿帆風獵獵蕭然雙鬢不禁吹徐州清明　停舟清泗與無涯夜起篷窗看月華顯氣一函開玉府鏡光千道走金蛇碧空顯倒山流翠白石巉巖浪蹙花酒醒分明天上坐更從何處覓仙槎泗上看月　古隄楊柳綠絲柔盡日南風送客舟百里青徐平入望千年汴泗正交流草荒霸業春過沛月滿蒙祠夜泊留老去馬遷心尚在不妨書劍事遨遊留城道中有張良祠　暖蒸芳杜竟沈酣漠漠晴洲燕子喃十日扁舟行汶上一陂新水見江南春光著柳爭搖蕩晚色浮空正鬱盤欲濯素衣塵復起白頭行役我何堪南旺湖　投薪沈鐵事悠悠巨埽千尋壓上頭河濟從來天下患江淮今入地中流當時物論輕文事千載行人仰壯猷人事幾回桑海變依然高碣鎮東州張秋　湯說鵝兒色似油何如楊柳綠幽幽初收宿雨濃於染遠暎新波翠欲流十里蟬聲隄上路一痕斜照驛邊樓莫言濯濯無人愛別有春光去御溝齊河柳色末款云

右諸詩癸未歲北上時途中所作抵今丁酉十有五年矣考明史言徵明以正德末歲貢生詣吏部試巡撫李充嗣薦之授翰林院待詔以今詩校之則癸未實嘉靖二年非正德末也是年春二月俞諫平青州賊文詩自濟河後無詩正爲兵戒後耳蔡羽字九逵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是時乃與徵明偕行者丁酉寫詩時爲嘉靖十六年余嘗在孫淵如編修家見古人畫像卷有文待詔像面方黃色多皺紋徵須若鬚有黑子數點

文徵明江南春圖軸自書追和雲林先生詞二首云象牀凝寒照藍筍碧幌蘭溫瑤島靜東風吹夢曉無蹤起來自覓鷺鴻影彤簾霏霏餘宿冷日出鶯花春萬井莫怪啼痕栖素巾明朝紅嫣塵飛座　春日遲春波急曉紅啼春香霧濕青華一失不再及飛絲縈空眼花碧樓前柳色遂城邑柳外東風馬嘶立水中荇帶牽柔萍人生多情亦多營

文徵明畫蘭竹並書西苑詩合蹟卷詩十首

萬壽山即百果園　太液池　瓊華島即廣仁殿　承光殿　龍舟浦　芭蕉園　樂成殿　南臺　兔園　平臺　瓊華島詩海上三山擁翠鬟天宮遙在碧雲端古來湯說瑤臺迥人世寧知玉宇寒落日芙蓉烟裊裊秋風桂樹露漫漫勝遊零落前朝事誰見吹簫駕綵鸞　承光殿詩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戶鎖雙螭雲中帝座飛華蓋城上鉤陳繞翠旗紫氣曾迴雙鳳輦青松猶有萬年枝從來清蹕森嚴地開盡碧桃人未知文徵明畫扇詩　銀漢無聲夜正中十分秋色入樓東空瞻明月思元度誰有高懷似庾公把酒金波浮桂樹捲簾清露滴梧桐碧雲何處人

如玉惆悵東闌一笛風

文氏一門蘭亭圖卷首徵仲畫蘭亭觴詠圖繼摹定武蘭亭一幅次壽承所臨次休承所臨文徵明有吉祥菴圖陸師道有臨文吉祥菴圖軸王蹟皆在

內府陸自題云衡山師舍有吉祥菴往歲嘗與故人劉協中訪僧權鶴峰遇之協中賦詩云城裏幽棲古寺間相依半日便思還汗衣未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師和云殿堂深寂竹牀閒坐戀煙陰忘卻還水竹悠然有超想會心何必在空山因讀舊題追次其韻塵蹤俗狀強追閒慙媿空門數往還不見故人空約在黃梅雨晴郭西山時辛酉仲春抵今庚辰又二十年矣追憶昔遊不覺自失他日偶與協中之子穉孫談及因追屬其事付穉孫藏爲里中故實云

朱叔重春塘柳色圖軸絕似鷗波

唐寅秋墅聯吟圖白描二人後一人倣李伯時法前一人倣梁楷法極奇古

唐寅琢雲圖爲白蓮涇惠慶寺僧琢雲畫秋樹坡陀上一僧獨立坡前惟雲氣湧湧如海而已無款末有小長方朱文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後有張丑跋詳其事

唐寅桃花菴圖矮卷山水樹木亭館籬落皆著意摹擬唐畫中之極精緻者

唐寅垂虹別意圖乃爲休寧戴昭作疏柳長橋一船上坐三人筆意簡潔疏淡較之石田翁似不少讓詩亦佳

唐寅畫扇詩道人長住匡廬峰幅巾掩耳頭髮鬆世間萬事不解了坐看瀑布飛銀龍

仇英蕉陰結夏圖軸淺設色蕉石皆沒骨法一人撫琴一人撥阮款署于石上

陳淳寫生花草蟲魚凡數十種一一生動

御筆曾一橅之

錢穀紀行冊筆墨簡老頗近石田

陸治四時蔬果卷設色畫藍中蔬果第一笋佛手柑夢薺杏第二桃子楊梅茄子枇杷第三蒲桃蘋石榴沿籬豆第四香橼柿子蘿蔔末幅款嘉靖壬辰春二月既望倣錢舜舉筆包山陸治

每幅間以宣德箋明人分題　文徵明云已抱錦襁兒仍參玉版師吳門啖已足正是燕來時筍元是癸方種根移淨土栽外嚴金色相內蘊玉胚胎甘露從心潤曇花應指開一拳齊合掌引出妙香來佛手纍纍滿筐盛上帶葑門土啗味遲佳地栗何足數夢薺花信風寒已早來隔廣俄見赤雲堆並頭兩樹常相倚屈指三春始得開曲水少年誰復探公門今日要兼栽莫言結實供人啖破核還堪作藥材杏　王寵云一開還一結千載只尋常留得山翁在何勞三度嘗桃子我愛楊家果九九絳雪丹溪圖不宜種只作畫圖看楊梅種茄冀壤中地力亦易竭厥狀雖不同難將味分別茄子沈香烟暖碧窗紗綠樹陰陰夏日斜夢覺只聞鈴索響不知山鳥啄枇杷枇杷火劑湯山熟堆霞盤飣充朝廷絕飛貢不逐騎塵紅荔枝　王穀祥云新莖未偏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後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蒲桃外如西子臂中有比干心出泥偏不染宜作果中珠蕪海榴多結子栽近隔鄰廣昨夜詩喉渴將來試一嘗石榴庭下秋風草欲平年來種豆綠陰成白花青蔓覆于瓦夜夜寒蛩金石聲沿籬豆　彭年云黃金纍纍葉森森折得高枝品

上珍共道御鑪香滿室芳名卻是玉堂人香櫞凝霜千顆熟映日幾枝紅更兼詩七絕佳味有誰同柿子東園土酥一尺長日日爛煮欺蒸羊道人之腹自較量飽啖咤比青精強似菜還嫌短蔗蔗滿地莖一般堪食處藏在土中生蘿蔔

魯治百花圖卷寫生筆意極纖秀雅趣在包山之上每花一種有詩書法與畫相稱蓋亦秀拔一路也

孫克宏花卉冊設色花卉八種第一桃花　莫謂滄溟千萬里人間依舊領春風第二汝蓋盆蒲文石　明窗靜几下託種泉石間最知君節操嘗讀仙靈篇第三梔子花　野人籬落晚五月弄微香爲荀顗如王幽吟典正長第四海棠立石　美人初罷睡元宰獨憐嬌第五湖石朱竹　君當五月節沈沈醉不醒丹鳳時來棲枝頭忽藏影第六辛夷花　寵愛未能添黛色相思誰爲寫愁腸第七木芙蓉　莫笑開時晚誰能獨耐秋第八梅花　築蹇尋芳去路迷梅花盈樹色盈谿青皇著意分春色半在廣東半在西皆雪居自題分鈐漢陽太守等印

莫是龍山水卷金箋本設色頗蒼莽純熟重用雲母粉後幅自跋亦極矜重

褚宗道松陰書屋卷山坳松下瓦屋數極一人紗帽坐地攤書筆法全近黃鶴山樵鬆秀無比

明人畫扇一冊金箋本八幅第一董其昌設色畫雙峽迴溪寫子久筆意第二呂健水墨畫竹枝寒雀款廣陵六陽甫呂健第三文徵明淺設色畫水閣清談第四林初水墨畫棠樹鳴禽款曉道人林初寫第五盧江淺設色畫荻洲映月書杜句云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款吳門盧江寫第六呂健

水墨畫蘆江泊雁（款呂佳隸書）第七沈荆石設色畫

秋濟載書題云不踐風塵路忘機得自由萍蹤與雲意天地一扁舟（款沈荆石印文浮白山人有害寅等題）第八

仇英設色畫松坂臨流（款仇英寅父製）

石渠隨筆卷五完

石渠隨筆卷六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明二

董其昌行書一卷用朝鮮進表鏡面紙內有題武夷山圖詩頗奇倔紙本朝鮮表文字極細如米粒大而墨色微淡如用鉛筆書乍視之初不見字故董書直在字上揮灑視之如素紙也其末有朝鮮國王之印印方三寸許朱文其印色不類內地如硃漆堆垛鮮明可愛余用目力細觀表文乃天啟六年閏六月十五日朝鮮國王李倧所進表其後一表進苧布蔴布龍紋簾席花席把參等件及年月日無足重輕其前表文今錄云朝鮮國王臣李倧言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副使工科給事中王夢尹敬捧皇子誕生覃恩宇內詔勅並齎欽賜臣及臣妃綵幣文錦到國除欽依開讀祗領外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賀者臣倧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弓韣儲祥方賀震索之勋絲綸頒慶溢紆渙號之恩撫躬增惶循分知感伏念臣忝□敝服幸際昌期□聖人之多男□殫微個頌吾君之有子獲覩宏休何意□□□光昭遠及蠻域之遐遠感顧思尺若奉三覲之榮寶取便蕃實逾百朋之錫自□羈劣曷任（以下絲割去）按明熹宗無子史於天啟三年稱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未聞六年又生子也或者生未久卽夭然旣覃恩明告中外而當時記注詔疏何皆闕也又董其昌畫黃子久江山濤雲圖亦用朝鮮表文紙有朝鮮國王硃印與此同

董其昌臨李北海大照禪師塔銘卷高九寸餘長三丈八尺烏絲界畫凡三百三十四行每行八字頗爲暢觀

董其昌書姜寶誥命卷二幅第一幅綠粉箋書姜寶誥命第二幅書姜寶妻劉氏賀氏誥命姜寶字鳳阿淞江人此其官通政司提督磨黃右通政時誥命鳳阿與思翁不同時此蓋其孫二酉乞書者二酉字紹書多收藏書畫今名蹟中每每有其鈐記

董其昌臨蘇軾尺牘一冊行書六段并自跋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洌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十洲彷彿可見春夏間嘗見海市狀如煙雲爲宮殿人物之象數日前偶一見之有詩錄呈爲笑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閉戶攤衾瞑目塊坐耳次公惠法醞一罌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軾再拜康公使君閣下　書問具審起居安隱南方書舊雕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辨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辨才游老病昏塞頗有省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珍重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故人所共好而軾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謝軾頓首　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淵翻已有飛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　蘇玉局尺牘流傳人間余見數十本往往用墨精妙蓋王僧虔徐季海顏魯公

楊少師之法取日以意倣之將求眞者印正壬子十月

董其昌書畫合璧冊八對幅右宣德箋左宋箋右水墨畫左行書　第一疎木板橋山坳茅屋款元宰寫大癡筆意○大癡學北苑多作森梢勁挺之樹老杜之詩君放筆爲直幹是已　第二秋林矮屋對峙數峯款元宰○子久有富春大嶺圖聊復擬之　第三山坡疎林精舍款元宰畫○營邱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難易之　第四潑墨雲山款元宰倣米家山○海嶽菴圖小米作遠山長雲與瀟湘同境又有白雲圖皆余所藏　第五高山石磴上有茅舍款元宰畫○王叔明青弁圖與平昔細緻迥別友人以江南春卷易去至今未歸時作老米研山觀　第六石間垂瀑下有疎木孤亭款元宰倣雲林筆○雲林畫江南以有無爲清俗今益寥寥如瑲瑲木難矣　第七懸崖下林木漁磯款元宰畫○山有可居者有可游者似此可居亦只漁家稱之　第八林木外水闊翹對遠山款董元宰寫○近來作小景信手而成略無疑滯每幅畫上方嵌金粟箋橫條

董其昌臨古帖三種冊高麗箋本五對幅前三對幅行楷書臨歐陽詢醴泉銘（冠山抗殿起至不能尚也率更令歐陽詢）米芾詩帖（楊帆載月一首裏陽湯士米芾）甲戌修禊日董其昌時年八十歲後二對幅楷書臨鍾繇宣示表并自跋云鍾太傅書予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搨戎路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翥鸞翔之變也關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

世將宋儋諸蹟有其意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董其昌襲書冊宣德箋本八幅楷書皮日休桃花賦跋云戊午三月崑山道中以虞永興法書此賦今年八月從京口張太學修羽觀永興廟堂碑眞蹟款賞之次更有悟入因重書一通虞師永禪師以永師千文意爲伯施書如菩薩應願作梵天主也天啟元年歲在辛酉十月八日又臨徐季海書杜甫元元皇帝廣詩跋云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眞蹟以爲杜甫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眞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逕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歲在辛酉十月十七日後幅

御識云日休人不足取賦雖工豈得與宋璟梅花相埒亦烏可詩史比倫香光合作欲使永興季海同印圓光所重因在彼不在此耳高士奇跋云皮襲美賦如新花含露如沈雄法度董文敏書如芙蓉出水後復有杜詩之沈雄法度徐季海之蒼勁此冊足爲連璧余向藏文敏于文舞鶴賦荒邑行近又得月賦書錦堂記與此皆佳蹟也失倡以來房無妄待藉圖書數家與此共晨夕康熙戊寅新篁晚花時又云京口張氏尚堂碑今入大內余曾見之結構整嚴筆法圓潔而滌秀思翁深得其意入夏陰雨綿密晚起取此觀之頓覺心目一開階前遂有晴色昔薰翼得蘭亭眞顧出至山陰道上萬花皆放正見化工之合乎人也戊寅四月四日竹窗再記又云己卯七月十九日晚涼展觀時秋蘭已放數十莖不必更焚都梁闔相嫩黃可愛有鉤水密桃者即餐數顆對此筆墨如遊蓬瀛凡塵頓滌云去歲十一月朔長至雨雪入春未晴正月十四日雷雨後忽陰至二十二日始霽二月十三日淑氣融和梅花水仙已極爛漫瑞香幽蘭各吐芬馥取文敏所謂如少年時都下夢也近又得宗伯楷書樂府詩道古蒼潔所謂現身說法不著色相者耶癸卯中秋前五日沈不能臨寫聊以此冊及月賦寄之生耳康熙庚辰正月　沈荃跋云桃花賦約風流少陵詩道古蒼潔

李邦華尺牘冊第一札云一別二載聞問闕如

間從貴座師吳茲勉通函則知足下之念不肖猶不肖之念足下也世道若此君子皆爲冥鴻獨弟作瓜蔓然此事辣手豈有碩果之望既不能昂首舒眉便合拂衣長往乃秋前候代不得秋後科場大計責無所卸遂在再于今也不幾仰人鼻息以苟富貴者清夜捫心重負赧于山中諸友矣小疏乞身必至再至三如終不得亦一決了當耳足下高才勁力此番雄飛無疑補天浴日擔頭不輕千萬珍重弟歸去無事期與若谷共作老博士行徑嚼子曰耳國家承平日久綱紀將作全軀保妻子之徒驅除異己則勇擔當患難甚怯此已昭然可見者且看橫行幾時言而不信弟自當抉其目也知己之前不覺曉曉豈竟幸火之卷資引意不盡令帥屬當留部考慰矣頗有側目者足下知否能爲一護持否弟力不敢愛而言不投時此中須活一分處今之世應著三分癡呆乃得耳何如　第二札云丙辰拂袖入山邱壑長竄屢歲于茲自惟以疎狂之性處渴亂之世放廢應爾而海內正人得與未期長夜不且世道奈何已未南宮奏捷息至業爲之喜及聞讀祕書不覺舉手加額實有數言託錢受之兄聊效彈冠都門暇時想必及之魏廓園人便以手教來弟時臥病郡城未獲面承然展讀台札宛如一室賜扇往律志見乎詞感慰感慰朝政惟新家師首應弓旌而過輔全空班行濟濟方謂聖明間出國運將昌胡不閱月遽罹非常往者福藩藉口養瞻計滋觀望張差假裝風魔謀逞弑逆朝臣執魁柄者偏以爲無礙甚且用邪說之黨作京察之案今竟何如弟於養賜會效危言而未蒙奇禍乃王心

一輩卒抱沉寃公道安在乎冢卿作用似無成心而脈理細微亦少洞了新參誠何人而舊者虎踞不動恐嫌專擅且羣小盈朝易聚難散攻之則交訌必成蠻觸容之則巧伺亦成惑亂弟以爲惟有內君子而外小人之一策高其官厚其爵投以大遣以艱勝任則國受其利不勝任則彼自貽戚京堂可以節鉞部曹可以藩臬臺省可以常僕塞其言則舌自卷外其身則計無暇而又厭其富貴之欲則心自灰問擇其奸惡之尤者一狗於國中而最急在言路同志與主爵通商呼應不相齟齬或此之所伸彼之所抑或驟伸于前旋抑于後中有關鍵外無痕迹不一年半歲仕路可廓清強半矣何如何如家師行止尚未定弟亦勸之一出福清若成行定有可觀敝同年蕭拙修時事爛熟弟之心友一見自知其人百凡可容相商訂嗣後以此兄爲萬里郵筒可也諸不悉惟心照晤魏廓園爲申獨往山中人不敢通朝貴書也　第三札云將官劉守禮以手書至惜弟與陳匡老素未相通不能爲之地然亦轉言於鄒先生矣貴座師入都百爾可商弟山中人無所知只有側耳好音天下奇男子畢竟西北爲多若使朝廷之上有惠長科張道長五六人此日邪氛一埽而廓清之豈患世道不太平也惜乎東南人品頗多夾雜丁巳之于辛亥雖曰報復然辛亥察處之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今居何官而猥爲稱寃丁巳一輩年例則孫拱陽熊壇石與弟數人今置何所而猥云從前門戶不必問爲此言者天理良心澌滅盡矣曩有一函從蕭拙修寄弟之自爲計問拙修可知方今陽道有必長之勢卽不謹之丁愼所賀函　出尚當爲之昭雪卽李純菴居鄉不能諧俗然以未任而得察於國家定制亦宜改正況弟輩何罪而此段公論尚無人剖白亦可訝也弟志不在一官倘有起而直發其立朝不負言路任職不媿官守者弟沒且不朽豈在升沈間問窮通也恃仁兄心知縷縷布衷匪星鄉不來又奪我一賢父母兩無所就奈何姚孟長兄不寄書此可共觀家父明年七袠借重一詩以爲黨人之光此卽弟結局也何如鄒先生或成行其作用亦非弟所能知至於嚮往吾兄則數數言之倘相對不妨悉胸懷與語也　雪中草草上元日　第四札云翁臺憂時苦心天下有識人所共知乃用心苛苦之處卽生柄鑿今優游南服正可靜觀時變此局寧有再歲不更之理斷鼇鍊石翁臺好爲之弟向衰矣老父八十有一卽健亦衰此念已如寒灰不足供鞭策但從葫蘆中拭目雲霄故人事業耳麻城學術甚正亦大伶俐久之未有所暨寧肯祭尚弗熱嘗抑僅仰生活於他人耶南中臭味似不乏人其硬脊剛識如陳益吾丈輩可數數吞敝鄉郭六修可與言應天府學教授楊維節俊爽有志操亦後來之杰然者恐未透練幸翁臺進而教之向年曾承翁臺爲亡兒作哀詞佚于出都之刼計茲稾尚可查便幸錄示倘得邀惠橫幅親灑以爲世世珮玉之珍尤爲厚幸山居交游既謝耳目蔽塞時政密微率不預聞亦無敢輕寄一字恐成浮沉楊維節有友趙生千里邀貢生能文章可必上進者茲赴南棘之試借之爲郵盍弟與其父比部郎趙鳳日爲道義交故稔于本生亦思望龍門而一謁想吐握休風所不辭乎倘有見教附此生爲穩臨書不盡馳戀仲夏之十日　第五札云別未爲苦晤亦有期惟作如此別而以幾再晤則令人胸中不能無耿耿耳然且奈何翁兄識高力厚審時勢察機局萬一有可措手無俟弟嘯山間陳人不過欲見清時俾飽食安居枕枕上臥耳大關在考選枚卜兩事人人能言之而新中肯綮安在惟翁兄留意行次涿鹿知謝書爲套而有抱如縷不能自已及伸紙和墨竟閣筆不得下終歸鬱鬱而已百惟心炤

甲戌三十歲甲辰成進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繹于文信國洞中年七十一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忠

國朝改謚文肅有文水留丹集爲沈西園學士序刻板在江西此冊第一札當在巡撫天津時第二第三札當在辛酉以前家居時第四札當在己巳中旨罷官後家居時以有老父八十有一句也第五札亦當在此時

黃道周尺牘冊第一札云明卿道兄閣下相依兩三月可絃輸斤未之深浹而草草割去不得一晤殊刻人懷人相值正自難如此泛常耳甚乖初話天實爲之四顧浩歎每觸大事搴一尺刀處處元黃不成兩斷乃慕前哲空爲知言或躍之旨疑近不祥括囊未能胡斯畏忌近身犯不得老兄眞如中夜起而喪燭邇乞休致四十日了無首尾閉戶過年又俟明春叩頭吐血如此以問聖賢亦寧當無慊耶深秋以來同舍之內蓼莪講詩於兄四輟言念欒欒棘刻出背欲自絕絕斷朝而去當事者顧以憤激相待甚苦不達問不可言人讀書不詳審未路亦難開文鄭二兄明果造斫僕常洶洶如失舵之舟檣影一移遂使見者南燕北越初間火烈亦誠有憤氣今復何爲受此遯係假令桓子殺曾參不知回賜諸兄當如何生活又令仲尼召閔子不知

原思亦勤往汶上耶諸兄常恨僕思多僕每自
恨思少今歲當趨已題孫兄道局獨自奄然留
滯民舍明春二月決在寄菴道間又埋頭數月
生值明時四十見天神武之冠如何可掛只爲
同輩汩汩了不相關茹破枕子爲一驚夢而世
上定力人多碎十竹竿水流自在詩曰天命不
徹我不敢劬我友自逸今我乃不敢劬人勞耳
悠悠此心言語之間只得廊子何時列舟過兄
苦次談諸行藏憂樂之事風厲雪深禮餘輟筆
珍重珍重　第二札不錄　第三札云窮豚失乳
鮮民賴生以不孝煢煢待盡墓側寒涼餘膚息
炊遠火乃辱年臺垂之浥露聆以釣天哀殘桐
于斷溝問觸松于迸鹿九原可作骨肉同號矣
不孝早癡又安冷炙言辭不能動人文貌不足
蓋體曲鍼腐草到處灰心惟在夢魂所結泉石
同盟其在年臺廿年遐契昔且欣期自投膠漆
之中豈復蟹魚所問方今煙雲日異氣志向衰
幽人惟反已之求志士尚元通之悟未聞冥鶴
恝蹟于危松況有望鵑遺音于桂樹唯我年臺
不報示恩猶憐見大弱用廣漠不費夷吾春風
之風寘于敘寥足副袁安雪夜之雪不孝交不
越境熱未依人又以老母既終生雛未穀食於
苟且之田存此支離之命墓草無恙銘骨已澌
誠恐戚里借冒往來以致雁魚蕭條阻絕陡承
弔賜感極匪夷謹領生芻之情半伸掩豆之胙
百諸荒昧千冀淵容　第四札不錄後幅道周妻
蔡玉卿書道周詩

稷被衝泥行旅歎載塗深歎古人詩花轉舊侶
產相撓自記上陵風雨時驢背踯躅馬歷玉皇香
花攬作雨中苔不知野店芒溪者曾過玉皇香
察來倒岸突梯薄笨車單輪獨坐凜於鴻卻想
牛帆風曲折和舟口棹各家家破五顏垣叢棘
前歌餘白骨尚溝邊不知萬姓燒荒日正是孤

臣意就年野客橫馳弓馬便潭流亦作挽河船
可憐竹解蕭蕭落不直長安榆莢錢華高已碎
蒼雲寒取道勞人行路難尚有監門難畫處遺
窩掇盡未交餐白溝河過草橋頭十日看雲滄
海愁怪得青青七百里更無一水向南流射聲
書的海鷗呼蛙鼓又吟百澤枯千里一蛟穆陵
路幸放春風與鷗鷺在處飛鳴鴻雁哀麥花猶
作白屬灰不是鐘期貪勝調輕移弦柱此中來
感爾殘絲相報心裝綿衣秋負令古參就十章過滄州
無盤水險爲孤桐再破吟何處沾穗家山何處
遲山根然趁筆石道人時仲夏蔡氏玉卿謹錄
書于石養山中。第一札與明卿明卿陳仁錫
字也第三人及
第爲公同年

項聖謨松蔭散仙圖用鏡面宣德箋紙細筆乾
籤山水松樹田舍樓寺若分各段不甚相聯屬
長至二丈五尺自識崇禎改元戊辰七月援筆
至明年二月始成盡山齋初成自詠詩曰偃息
松濤一散仙因以爲圖因壓馬傷臂愈後續成
之自是得意筆墨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者觀
孔彰之畫當以此爲衛

項聖謨襍畫冊十幅　一山寺邨舍估舶遊人
二甲子夏水圖曰深中邨郭半見　三乙丑秋旱圖
田家爭灌有秋渾老人智眼題人推舟行　四湖石蕉竹忱疑身在綠天菴風
雨來時忽捲簾溼翠壓簷雲暗壁幽人還道黑方甜　五喬松泉石　六
茂樹臨流扁舟艤岸仿叔明　七松梧紅葉　八
老樹數株高不見杪樹半黃葉乘風半墜　九
三漁人荷漁具、十梨花海棠此冊皆孔彰自
課之作故筆墨閒雅工力精微實臻能品

項聖謨天寒有鶴守梅花圖卷竹樹園堂曲籬
梅放一鶴立花下篆書款極得寒寂之趣又見
楊晉有此圖款云倣宋人則此圖名已古矣彭
芸楣大司空時教習庶常即以爲課題并邀王
韓城師金少宰士松吳閣學省蘭玉少司馬保
那祭酒彥成趙農部秉沖同作七言排律一首
元歸而囑南州劉君鶚摹此圖以錄諸君詩

石渠隨筆卷六完

國朝

蕭雲從畫崔華詩意設色較他卷爲厚潤識云
太倉崔不雕畫翎毛花卉甚工尤善詩其警句
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云此中枕簟客
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頗與畫意合故寫之

蕭雲從山水數卷皆極長筆墨終覺枯澀無餘
味款字亦少腴潤之氣其秋山紅樹卷微潤而
氣勢不貫惟所作離騷圖冊白描乃極精妙

侯懋功溪山高逸圖卷水墨畫山水樹木松竹
間草屋數楹二人對坐童子埽地一人攜琴來
款壬戌春寫谿山高逸長洲侯懋功鈐印一夷
門

邵彌倣古山水一冊十幅疏淡清超眞爲逸品

國朝名家書畫集玉冊有惲壽平題石谷柳詩云
何處青青楊葉開春風不入舊樓臺桃華九陌
無車馬紫燕還從社日來又惲壽平題畫詩云
人間何處覓丹邱却笑盧敖汗漫遊一指殘煙
開太華不須九點拜齊州

王翬瀟湘雨意卷王圖炳集蘭亭敘字題云萬
山修竹虛亭外俯仰幽懷寄靜因老趣若無文
與可清陰亦是管夫人

王翬倣趙孟頫春山飛瀑軸惲壽平題云拂黛
螺青山豈知春風不動岫雲遲藤花細落松聲
起洗耳清泉獨坐時

王翬倣王維山陰霽雪圖卷絹本甚矮細緻處
實是唐人格律

王翬輞川雪意卷規倣唐賢猶存宋法此幅自
識乙酉初冬畫其印章有云耕煙散人時年七
十有四

王翬重江疊嶂圖卷長六丈三尺自識云畫巨然筆參以華原法幅首

御識云國朝第一卷王翬第一卷又將近末幅

御識云盡態極妍疑神靜思而無迹焉斯圖亦榮寵極矣

王翬十萬圖冊 一萬竿煙雨 二萬點青蓮 三萬山雲起 四萬卷書樓 五萬壑爭流 六萬松疊翠 七萬樹秋聲 八萬里晴光 九萬峯飛雪 十萬橫香雪（橫或作枝橫字較韻）自識云昔倪高士嘗爲陶南村作畫冊十種皆以萬爲名商邱侯胡宗作文記之石谷此識第言圖名緣起其所作畫則兼取衆家不專倪法其萬卷書樓幅有惲壽平題云此圖即雲林清閟閣也萬橫香雪幅有惲壽平題云晴煙春暗采香逕花外湖光望洞庭吹遍好風千樹雪晚來失却萬山青予又見惲自畫萬橫香雪亦題此截題字勁秀與畫相稱每見姑蘇僞手作王惲畫者必互相題贊以此例之眞僞自見

王翬畫唐人詩意長卷凡十二段其每段布景聯絡極有經營觀石谷畫卷此爲最巳其詩意一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二鶴以沙際雁兼之雲外山三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四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五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六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七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羣八水迴青嶂合雲度綠溪陰九烹茶邀上客看竹到貧家十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十一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十二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此卷筆墨圓潤師法巨然爲多大約石谷畫圖足蒼秀筆下所包羅者固非一家外間僞作千紙萬縑或枯或亂或薄或拙皆不足一顧

王翬畫水村春曉圖軸全倣鷗波法江村高柳曲岸清溪亭榭籬落皆有明豔之趣惲壽平題云埽却研塵來翠色無吹玉笛亂春心最憐鶯燕風前語可憶西湖舊綠陰

王翬雪江圖卷畫江天雪景峯橫壁立皆用大斧劈皴直起直落主峯遠山略同礬頭東瀑垂紳平沙積玉古寺水樓有展卷騎驢者喬松短柏枯木寒林極蕭森勁挺之趣幅尾野渡危橋長檣靜泊草亭一笠氣接乾坤筆力雄厚較之石田有過之無不及也款云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補杜詩已丑九秋望日畫于紅葉山莊字蹟亦蒼潤在文沈之間洵奇蹟也此卷藏于

養心殿每歲冬

皇上入宮後祥霙應節必有題詠幅中空處宸翰幾滿又此蹟之至幸也別有王翬倣燕文貴武夷疊嶂圖同藏

養心殿按此似遠遜矣

惲壽平載鶴圖卷絕似唐寅筆意

惲壽平書畫合璧冊十四幅前四幅書後十幅畫其書雜臨戎路表樂毅論月儀爭坐諸帖自識有云漢季楷法全是隸固是名論其論畫有云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亦是至言

惲壽平渡江圖卷畫江岸林亭遠帆已去蓋爲陶心允贈行之作筆墨疏老深厚不似平時秀穎一派自識云畧得黃公望江山圖遺法自題二截云別時書札在秋前到日西風落渚蓮何事悤悤又分手兩中還與渡江船桂花初向半園開勝會難同對酒杯夜坐東軒寫秋雨江聲都自墨池來

惲壽平山水畫冊第二幅題云抽穎水聲落揮匠翠峯奔嵐風夾衆木板屋聚幽樊董公不可見豪墨兩無言第四幅題云何處溪山有此春春風不度馬駝塵洞門若遣飛雲入會向花谿一問津第六幅題云翠微影裏曉雲平亂草如煙磵路明何時結架山腰上長聽松風猿鳥聲第十一幅題云紅林碧草泛平川却憶深山來藥年放筆恐令眞宰泣不驅心匠鑿靈煙數詩皆極清穎南田此冊乃鏡面宣紙又筆穎銳發能持此作蒼老荒率一格固是絕調其自負之處亦每見於跋中如云今人摹子久多欲相似未若予不似之似也撫北苑圖遂欲脫去町畦全激神趣離披點畫非合自然徒有望洋之歎末識云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東軒偶得此冊洗滌研摩抽豪解衣運思游娛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寥不平之氣攬者當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徵絕絃也

惲壽平與王翬同下榻白雲溪樓所作一冊內有題句云此老胸中萬卷書溪山曳杖意何如天涯莫怪無知己秋水接空千頃餘

惲壽平瓶香館寫意一冊冊面嵌玉盤螭拱璧一枚內標石田翁雨中蕉題句云最是桐窗夜雨邊舞衣零落補寒煙抽豪忽憶秋前夢曾繡青羅覆鹿眠設色楓葉題云袍草非舊色煙條無碧影別有青女機能製霜天錦

惲壽平山水小景冊水墨畫 第一平沙村落款學曹雲西亦似水村圖甲辰春三月畫至十二月再閱復加渲點東園生壽 第二谿彴釣

舟款清溪釣艇戲學文待詔東園生　第三煙樹麓汀款莫作迂凝筆法會壽道人紛亂無法法亦無失凝翁迂老盡此豪端正索解人不得立春後三日又題　第四碕岸雲林款烏目山樵營邱小景大有致遂欲似之　第五堯峯林屋款先塗抹後數幅次乃作此小變黃一峯法神氣迥殊亦昔人嗽蔗之意也東園客壽平　第六溼雲晴樹款董元宰夜山圖如此著墨破深曲處玩之如積欲令雲氣上動也　第七深山疊瀑款右書左畫陰壑響飛瀑虛亭冷翠微路盤千嶺土嵐雨溼人衣橅巨然疊嶺重泉圓渾深古厚不涉畦畛與鑒者擇取　第八危磴虛亭款右畫左書潑墨作嵐氣太華蓮花溼谿路不逢人渺渺秋濤急石淙響淺瀨煙曲弄空明崖壁彩翠間如聞天雞鳴莫疑瀟湘雨亂數羅浮樹匠心擅化權黯淡太古趣破此琅玕紙墨華墜氤氳山前半沈溪山後半藏雲　小景八幀東園游戲翰素時所得半出率爾直寫懷間新思不至學古法廷受留置案上時一展對或與南陽宗少文風流不遠也

惲壽平畫山水花卉冊　第一設色畫盧汀羣鵝款鵝羣臨石田本　第二淡設色畫古木竹欄寒雅欲下款烏鵲將棲處村煙欲上時寒聲何地起風在最高枝摹巨然古木寒雅圖意　第三設色畫蛺蝶花蘭花款國香春霽　第四水墨畫泉樹竹石款喬柯急磵唐解元有此景因倣其意京口山樓待風觀六如卷筆墨靈逸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洗其勾砍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惲壽平　第五設色畫紅白牡丹款十二銅盤照夜遙碧桃紗護洛城嬌最憐興慶池邊影一曲春風憶鳳簫二種牡丹用北宋徐崇嗣法　第六淡設色畫煙雨樓臺春樹帆橋諸景款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煙雨景　第七設色畫荷花款衝泥抽柄曲貼水鑄錢肥西風吹不入長護美人衣出水芙蓉擬北宋沒骨畫法壽平　第八設色畫菊花款黃鵝初試舞衣裳耐得秋寒鬬曉妝一片綠濤雲五色更疑嚴電起扶桑臨趙昌絹本　第九設色畫山村紅樹款趙榮祿紅霞秋霽江上看丹楓紅柏煙翠相間研色成此不覺滿紙驚秋乙卯秋毘陵惲壽平　第十水墨畫高山樛樹磴道騎擔款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即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毘陵惲壽平黃鼎倣李成谿山雪霽卷細意渲點工秀絕倫無一點麤豪氣至其羣峯雪霽圖軸長八尺餘寬四尺餘石壁巉然奇峯突立雪色皓潔氣韻沈雄而一種士氣開人懷抱畫院供奉張宗蒼尊古弟子也筆墨終遜一籌

御題詩有云茲豈易言青出藍可爲二人定論女史陳書號南樓老人錢香樹先生之母工畫山水花卉神有大家風範其冊卷蒙

御題者極多內羅汀盧羣卷長二丈餘極雲山漫衍之趣雲頭皆是鉤勒而成活潑生動不似米家法

蔣文肅廷錫工花卉每用重墨破染愈覺雅淡畫小冊折枝尤妙

蔣文恪溥文肅子花卉多著色者

陳邦彥小楷書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直幅凡四十行每行寫詩一首并小序又臨董其昌臨淳化閣帖一部凡十冊皆清華朗潤氣韻風格獨擅一時　又小楷書

御製日知薈說一部冊高二寸許字畫寬展秀發

張文敏照臨爭坐位帖有兩卷一宣德箋本縱七寸八分橫一丈三尺五寸爲矮本一黃蠟箋本蠟箋厚如革兩面光滑裝者不用別紙託縱背惟以引首後幅接貼首尾成卷而已一尺橫一丈五寸五分爲高本此本乃劉石菴參知購得進入者高本乃司寇書以與其姪崑喬故多其收藏印章司寇書自是我

朝一大家然間有劍拔弩張之處

內府收藏不下數百種當以此二卷爲甲觀筆力直注圓健雄渾如流金出冶隨範鑄形精彩動人迥非他蹟可比

內府亦收藏董文敏爭坐位稾以之相較則後來居上同觀者無異詞不觀此不知法華盦眞面目也高本

御題云有一無二並系以詩矮本

御題云端莊流麗並系以跋二卷相較高本尤爲希覯已

張文敏小冊節臨黃庭經醴泉銘極精勁　又書

御製九符一卷高約二尺宋磁青箋金書極瓌奇巨麗之觀　又有書九符小冊高僅寸許小楷如粟寬展廉正可謂極翰墨之能事矣　又有博學鴻詞冊

張鵬翀號南華乾隆初年供奉內廷畫筆高簡且多自題雖應制之作而蕭散若不經意愈見神韻詩才極捷當

時無與比者嘗從
駕在西苑液池一渡之頃得詩八首
方士庶山水冊第五頁畫竹林曲榭梧桐秋月
題云坐久月當戶露涼侵鬢絲江湖秋雁少遊
子遠書遲拂簟不成夢倚闌無限思流螢明復
滅已近授衣時第九頁畫風亭野彴村屋喬松
題云結屋衆山下山泉傍枕流鐘聲聞遠寺雁
度感新秋客至風生竹窗虛月滿甌東籬摯有
意策杖且凝眸
方環山乾隆十年外薄遊維揚畫筆蒼秀動依
古法其合作皆自鈐偶然拾得四字璽印于畫
角此二詩意興清遠畫筆所以多士氣也
張若霭張若澄並工山水花卉其水仙梅竹尤
爲擅長
董文恪邦達山水畫法子竊謂爲
國朝第一手其山頭多雲頭羊毛皴法屋子皆整
齊界畫無作草草茅廬者蓋北宋法也魄力大
而神韻圓足又有一種士氣非煙客麓臺所能
及也文恪久直
內廷筆墨多奉
御之作大幅軸子有長至丈許者小幅冊子有小至
寸許者無美不臻無法不備
石渠所藏不下數百種而亦不能無當時代筆者
所爲至編書時入選鈐石渠定鑒寶笈重編者
則皆眞蹟也
董文恪書楚南名勝冊墨筆細皴山水樓閣每
幅八分書標名一衡嶽二岳麓三鹿原四合江
五愚谿六浯谿七濂谿八九疑九岳陽樓十黃
鶴樓款臣董邦達恭繪
錢文敏維城山水蒼秀絕無塵俗花卉傳色最

爲鮮明其折枝花卉長卷巨冊爲極多丹粉煥
如堆垛有光采設色之工空前絕後
郎世寧西洋人乾隆間供奉
如意館其畫皆洋法設色取徑有異中法而一種
精氣神采無與敵者非獨寫生之工即山水大
有士氣艾啟蒙亦西洋人同爲供奉少遜於郎
余省金廷標張宗蒼李世倬皆供奉
如意館者
嚴宏滋江陰生員有白描天官地官水官神象
三卷筆墨精采眞有冕旒秀發旌旆飛揚之致
門應詔白描補離騷圖奇詭可觀
皇朝禮器圖式亦多出其手應詔由內閣中書出爲知府
繆炳泰江陰人官中書舍人最工寫眞乾隆五
十年後
御容皆炳泰敬繪又畫
紫光閣功臣象無不人人逼肖
于文襄敏中書華嚴楞嚴經寶塔蓋先畫成塔
形小楷寫經於畫格內凡欄柱簷瓦甍階鈴索
皆有字宛轉依線讀之成文此尚非難所難在
每有佛字皆算定寫在欄柱頂及簷際諸尊處
不得亂爲塡寫此數軸皆文襄初入
懋勤殿時奉
勅所寫凡排算將二年寫將一年實爲鉅製

石渠隨筆卷七完

石渠隨筆卷八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補遺

唐

顏眞卿自書告一卷白麻紙本楷書蔡襄米友仁董其昌三跋已刻

三希堂法帖中後有徐守和題詩今錄之

題顏眞卿自書告身眞跡二十一能今把傳
顏平原若瘦肺帖二種皆宋八臨本裴將軍北
伐詩乃莪雙鈞本亞是鵠作蓋兵火相仍田海
幾變所以眞績寥寥頑世不一二見也此自書
告身清適古淡背勁神怡允為眞蹟無疑其一
點一畫猶足為師範況聯篇累守二百五十又
五哉告米襄陽取頻朱巨川告列于寶晉獻玩
中在當時已鄉運如此別今日之自書詰身耶
敬賦長言以讓欣實魯公壘讀如祥麟況乃正
書自告身海媒寶章借末訪御將朱告厲晉八
馮凌魏晉皆燃本縱是諸虞亦失眞寶卷傳求
幾與嬰卻出祕府歸權臣臨口破後焚為盡謹
使呵遠得遊泰豈亦忠貞不泯滅故酉遺墨徽
斯詎正嘉一時好事起韓王項華各津津此卷
為韓第一一發三家爭購徒效鞏了會寫日輒心
實字嵩書逞渾脫新犬自隸分藏三折蝸頭咳
脚力千釣始知名下無虛碧夢魂常自臥碑堪
尤物從來不終祕箭巧張得如傳薪橋河鵲渡
七夕几末卷秋居卷獲陳前歲衰明遇倪鶴今
年盃鼓穫顏珍嗟予衰春何多咳天將心蔚救
殘呻愁到何須別恆口老來日與正人鄰宋謝
四僣由玆出陽國名家向此頸歲素未見深為
假羌予何幸月頻剴不必思歸詆張翰眼前已
盡千里尊猿啼鶴怨寧閱夢魚羅鴛飛自有春
資匣閣時光椎發黑其片片拂吟屑崇
禎乙亥清明前二日朗自徐守和

唐人春郊遊騎圖軸絹本設色畫坡石泉樹遊騎七人後四騎一挾彈一囊笛一韜琴一負壺無名款

李昭道曲江圖軸絹本設色畫山水樓閣橋樹舟車人物凡數百無名款

周昉內人雙陸圖卷絹本著色人物所畫內人共八人無款有題跋

周昉當年號神品能傳宮禁衆名姬因看雙陸
思纖手想見唐家極盛時共典錢舜舉
睡起深宮未梳沐供湯侍婢走闖闖女工不親
無用心鬢髩雙雙打雙陸劉孝基題
嘉靖壬戌二月十日偶借尚之署室過王氏圖
亭得觀此圖乃唐人周昉筆也而錢進士爲之
題設色精雅神妙絕倫如展工之無弃鑒痕覩
之皆有生意眞超凡入聖之筆也季重不知何

緣得此余把玩久之因附題云曉來嬾去翹殘
妝且戲樗蒱賭勝忙豈爲日長無箇事故尋消
遣在昭陽五
湖陸師道

宋

宋徽宗文會圖軸絹本設色畫臨池竹樹坐飲者九人樹下立談者二人侍者九人有徽宗押及題文會圖儒林華國古今同吟詠飛毫醒醉中多上作新知入彀畫圖猶喜見文雄左方有蔡京和詩似題十八學士不錄

范寬秋山蕭寺圖卷絹本墨筆山水寺觀五處村落七區皆隱見于巖瀑樹木間又棧道行騎舟橋等景山頭多用點子皴無名款有題跋

華原范中立書作重山複嶺古木瀑泉近世[illegible]
及皆若眞山不以雕鏤細巧爲美無款後有
高士奇詩跋

揚无咎墨梅一卷紙本水墨畫老梅一株無款幅中題者四人後幅同

翰林健筆龍穿鐵御史新詩似翦窗今比梅花
當幽色何須賃何向山家宋潘
敏玉橫陳淡月中角谿吹斷五更風深緲悟入
花光界一點生香巳晴通道傳
蕣香德過小溪橋冰雪類年樹半凋春意依然
元不死疎疎花藥發新條花古先魁萬木中迫
然高潔古人風江南汀北長為別夢想曾無寧
使通王餘慶
繁華漸覺枝頭少冷蝶寒蜂畫不來濤語春風
莫相妒明年遐我最先開呂肅
江國沙湧湧獨月夜將午有懷天一方悵岡益
脩阻一杯羅浮春宛見中林舞珠颯委不收歷
歷傷可數酒雄浮雲馳澱沒見湘浦東風渺無
蹟暗入商賢紺陳明之攜此卷來將有所需予
測其雜情於隱蓬鳥賦短句云珪
魂來參橫昏魂遐月挂午妹娟萬妝華脈脈一
川阻醉揮鐵如意喚醒孤鶴舞誰閉尋王蘇蘸
塊難細數慈多思裕長宛轉歷犀浦謝羹消息
遠雪冷且符縮金綵徐森次部
溪蘇百年餘慘慘頻色鬖逐令塵埃中難謎冰
雪面秋陽射疎窗昆起偶開卷妙手疑補之歷
歷花可舞欄柳窮日梢細餘直不顛天寒北風
尚滿眼集元綵奘資
復見天地心梅花豈歐我誰能知梅花吾眼亦
及苦每于我附中數窮賸處所盡形不盡敘一
韓玉擕朶春風自東來令人憶江左鄧寶題

宋人松巖仙館圖軸絹本淺設色畫雲山樓閣三人坐松下一人泛舟一人持羽扇來無名款

夏珪長江萬里圖卷絹本水墨畫江山樹石城郭村寺等景而舟檣爲多卷首作巴船出峽卷末款夏禹玉長江萬里圖至元六年立冬日柯九思觀於復古齋○此卷本高士奇所藏按江邨玉珊瑚網載夏珪長江萬里圖有王汝玉陳深董其昌三跋重裝時爲人割去乃士奇未加深考不以柯九思所題爲憑而轉據吳萊淵穎集中所載袁子仁詩名爲巴船出峽錄其詩而跋之今實證而事傳會士奇可謂疎矣今加訂正

宋代墨寶冊七幅首徽宗二帖自蘇轍以下五人各一帖　第一澄心堂紙徽宗楷書詩牡丹一本同幹二花其紅深淺不同名品實兩種也一日疊羅紅一日勝雲紅豔麗尊榮皆冠一時之妙造化密移如此褒賞之餘因成口占異品殊葩共翠柯嫩紅拂拂醉金荷春羅幾疊敷丹陛雲縷重縈浴絳河玉鑑和鳴鸞對舞寶枝連理錦成窠東君造化勝前歲吟繞清香故琢磨　第二澄心堂紙徽宗楷書恠石詩殊狀難名各蔽虧高低岑岩鬪巍巍直疑伏獸身將動常恐長蛟勢欲飛口裂數層蒼檜滿凝嵐四接老松圍名封三品非無美飲羽曾令奮壯威　第三素牋蘇轍行書尺牘轍啓出京悤草不獲再奉違倏忽累月爲勝馳仰遊中辱示手教伏承履此新涼起居殊勝至慰至慰轍到此幸無恙學中全無職事疎嬾日甚但患違去親舊無與往還耳未卜會面惟順候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手啓布謝不宜轍再口子瑋秘丞仁丈執事七月廿四日　第四素牋宋庠行書尺牘庠叩頭拜覆拜違數約歛忽經年下情不勝犬馬戀德

之至即日祚暑恭惟尊候動止萬福庠以薄幹
留城中已半月前晚方到此本欲亟往趨侍屬
以病暑伏枕未果如願深負皇恐切幸垂亮尊
嫂恭人伏惟懿候萬福子禮提宮廿四嫂孺人
各惟侍履增勝謹拜狀起居不次庠叩頭拜覆
宮使少卿尊兄台座　第五素牋謝克家草書
尺牘□家咨目頓首再拜別久不勝馳仰辱示
伏審辨嚴之暇台候勇福感慰克家衰疾分宜
屏遠蒙恩入與機政懇辭不獲日深憂懼不識
何以見教也新除未足爲公賀望寶兼隆宜居
近密武林徒得公重豈淹卿之地耶所諭以克
家兩日肺喘調歸來日與丞相議之贍集未聞
千萬眠食加護不宣克家咨目頓首再拜泰發
知府待制台座　第六素牋失名行書詩块圠
播大鈞起滅從縱浪涼風北窗下自致羲皇上
胡爲飯牛子長歌但譏訪其雨復其雨杲杲日
已出平生知音人阻面歎若失何時下潠田同
蓑稻與秫元佐欲至句金且爲浹旬之別故云淵明有蓑稻下潠田詩老
嬾廢書冊心逕不可鉏管彼倦遊子茫然在中
途急投妙覺種坐待一雨蒼紀誕悔嘻昔收身
貴來今脫體蠹盎間畢願詩書林文獻可配古
南陽宗茂深蕉林索已空此身豈無有秋花蔓
牽牛落葉不勝帚許事那用知是中政須酒種
秫陶元亮看竹王徽之深期二子間道遠敢憚
疲外物儻來耳人生端有涯　第七素牋范百
祿行書尺牘百祿啓蚤承使節之還傾抃亡已
往返衝冒良勤歸舍新第門中寧豫旦夕入見
遂拜天官之命伏惟差慰尊懷春和台候萬福
謹先手啓上聞不宣百祿再拜完夫吏部侍郎
尊兄台座二日謹空

宋元遺牘冊紙本十一幅　第一蘇軾書軾啓
辱教具審孝履支持承來日遂行適請數客未
得走別來晨如不甚早發當詣見次梅君書寫
未及非久差人去也李六丈近遣人賫書去且
爲致懇酒兩壺以飲從者而已不宣軾再拜至
孝廷評郭君三日　第二薛紹彭書元章召飯
吾人可同行否偶得密雲小龍團當攜往試之
晉帖不惜俱行若欲得黃筌雀竹甚不敢吝巨
濟不可使辭紹彭又上　第三程元鳳書鄒魯
儒生崇詩禮王謝子弟尚風流師友之講明家
庭之訓習入耳著心固易易也況一性所稟萬
善具焉廣而口之火然泉達學問之道無他求
諸此而已矣入而家庭濡染有素出而師友切
磨有方其不爲成德君子之歸乎鍾山李君克
紹家學日與諸老先生游典刑議論應自不凡
其子明齋過庭有聞又獲登文公先生之門抽
關啓鑰所得益宏李氏之世爲君子儒宜矣明
齋之子曄攜家集來訪因得以覩前輩講明訓
習之威茲非幸與曄方博求聞人而參省焉其
所就未易量也故嘗爲之說曰杜門而習琴譜
固未爲知音求鶩而厭家雞亦未爲知味不鄙
謂予敢以此規淳祐□申六月十日訥齋程元
鳳敬書　第四葉夢鼎書夢鼎惶恐端肅申稟
判府監丞郎中公座夢鼎其稔夙課外庸榮書
上考敬如名法從之子綽有古循吏之風禮歌
轉聞璽褒繹至入繼持荷之武會覲隔座之榮
有來奚械亘佩謙柄率茲控復尚幸照融右謹
具申上十二月日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
劄子　第五同上夢鼎惶恐申稟舶管朝議公
坐夢鼎衰晏之蹤棲伏澗谷無復與人間事得

學生應及家問知蒙蜀珍眷予甚龍齒牙餘論
時及疎慵此古人風誼也私切感歎忽被手帖
拊勞獎飾情溢乎辭益佩憐衰敬故之盛心欽
以名門稽游長才遠識蓋眉峨清淑之氣波江
芳潤之澤所爲融結者也司舶東瀛見謂廉取
朝廷急賢會當有不次之擢夢鼎挈來舊隱地
雖附城而市塵不到頗適寬閒之趣知庇所及
龍況多品登嘉感慰齋扁委令夢鼎素非善書
手何以辱命既勤采葑何敢藏拙第未知尺寸
高闊及兩旁別作如何書望喻及學生俟報即
應命筆伏祈台照右謹具拜呈三月日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葉夢鼎劄子
第六陳存書存惶恐頓首端拜申稟提刑節制
提領顯文右司吏部台坐存猶是皇華造闕之
時纔得一侍符采恩恩遂別忽已新秋尊仰之
私何可云喻存濡滯之蹤欲告久矣二同列既
補外存未敢遽請自玉節之西區區情愫無與
達者鬱鬱負慙此月二日候謁湖濱典謁者辭
焉退具祠牘擬俟原饗之畢而上之分詣之日
忽叨禁林兼直之命味言噓拂厥有自來第惟
存本自空疎加之衰病豈堪此選陳情良苦談
渥莫回姑復黽勉就職幸王紫薇既召俟其至
可以力申丙免之請素荷知心尚望矜念而圖
念之雨暘以時高下俱熟囹圄虛而倉廩實使
事底績入贊廟謨矣存僭有稟悃實齋蔣先生
之子但得闕安慶之樅陽鎮實繼東閣祕閣之
後如聞書滿已久亦嘗具劄申問矣雖已得制
劄然不敢不稟遲速之命敢與開曉乃敢爲裝
也于聒黷崇不勝媿悚伏祈台照右謹具申呈
七月日契末朝散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

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陳存劄

子按蘇賦札刻入

三希堂法帖亦見快雪堂帖薛紹彭札內臣溪劉涇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官至觀文殿大學士札內廣而下充字剝缺引孟子以擴爲廣蓋遊寧宗諱也淳祐下亦剝缺一字考理宗淳祐年起辛丑至辛亥此當是入後作也年戊申元鳳於七年以著作郎外知饒州後作入年所稱鍾山李君乃李紹字參仲發源人隱居鍾山不仕朱子之舊友曾跋其行狀稱爲鍾山先生其子李札朱門弟子即所謂明齋也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度宗即位初參知政事咸淳三年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不合去位九年屢召不起臺臣奏從歸用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兩札結銜存安吉人宋末官兵部尚書元遣札使七衢正合陳起內宋蔣先生乃蔣重珍無錫人故以直言著守寶齋乃文知安吉州刑部侍郎謚忠文曾知安吉州故存與其著舊子契也

葉肖巖西湖十景冊絹本十幅設色山水樹石

累畫樓閣分寫蘇隄春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麴院荷風兩峰插雲雷峰夕照三潭映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鐘斷橋殘雪按圖繪寶鑑云葉肖巖杭州寶祐間人作人物小景頗類馬遠其蹟世不多見也

元

元人滕王閣圖軸絹本設色界畫畫滕王閣宴集王勃後至故事無名款

高克恭山村圖卷宋牋本潑墨畫雨山烟樹麓抱孤村無名款趙孟頫題彥敬所作山水眞杜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爲平生壯觀也

御題云此圖標題山村實是夜景雖未繪月亦豈必刻舟求劍哉又

題云此卷凡三倣而無一似蓋簡淡中有細密正古人難及處也知過堂再識

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張淵甫貳御史于泉月精舍酒半爲余作山村隱居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眞爛漫脫去畫工筆墨畦町余方栖遲塵士無山可耕展玩此圖爲我家倣山陽昔之悵然而已南陽仇遺仁近有數椽屋誤落塵市聞讀書學干祿井枯塵烟

絕況復問松菊如此五十年一出不可復高侯邱壑胷知我老幽獨爲寫隱居圖繚入空谷蒼石壓危構白雲養政爾翁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吾尚好吾我目何哉草堂資飯不足觀

居有時卜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巖業白折長林翳寒日十如積雪又游天姥岑嶺繚曲盤行轉頭五十年過想正愁絕國意思動懷恍生葉內熱何當松厂分我翠一疊弁陽吾所遊見謂山水宜蒼蒼歲月老微蘚平生感慨阮遙集足蹄屐岱嶽折何年賦歸田初志遂所願盛歲流沙林捷一弁陽老人周密文

南陽先生列仙籍官既投老故村山已無雄詩卷在天地清我今亦形容枯稜霞名正似孤山逢我聽繞盡而角山之徒每操几杖從安娛百年豈獨前業盡

拜嶺空悲損老木泉流月庵廢愁生有情況多感坐念重往昔睡想欲見五湖倶人寒蕪忽披遺墨再欲濡白鷗浩蕩不復返黃鵠一舉安能呼如前身朱方老於蒐故能智次

高侯筆力何所酬

吐中嚴窒間茅屋孤君其寶之勿輕出便是米家驚著

倒圖右山村圖卷故尚書月精舍高克恭作

時爲先生生在蜀作爲一之泉上因號山村民樓公周在陽上弁陽則草窗

雨簑之判張父遂源淵甫敎授即句曲外史伯仇山

先生甫一之爲墳深陽敎授即不仕仇山

在餘杭溪上先生蠹出入諸蠹師也大德初元年再世矣景寧十有尚

一在常從康先生出入諸蠹師也大德初元年再世矣景寧十有尚

昔得此以生以屬題傷年運之既遭感事物之非

書憶然於卷懷欽卷末庶幾覽者知五四三君子

文張獻之可徵也至正所昭寓陽赤書若夏之河

東燕謹京師虛游軒

古尚澤書山圖詳高崑崙外史所畫山水眞杜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爲平生壯觀也

入神品千金匹練人風采無照耀天南隅平生畫筆

欽蓋填門如索逋仇池人間無當時求者都邑冠

壑磨濃墨寫邱壑老樹列仙徒握手一見相

北上娛醉磨如斯蒼人烟俱弁陽遂秋作幻蛟龍枯西湖

昔乾坤莽空與闊白鳥飛蘆蕭仍博古後物念嘯

復多沾濡蛻世聲赫赫虛游老京國東玄冠不受山人呼

宋宗室牛世聲赫赫虛游老京國東玄冠不受山人呼

賞未覺雲泉以孤丹墨無論精麗白雷東玄冠不受山人呼

識山圖詳高崑崙外史所畫山水眞杜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爲平生壯觀也

峭尚書所畫山水眞杜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爲平生壯觀也

峭外書所畫山水眞杜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爲平生壯觀也

遂聚洞不能無感今懷昔謝公簡長至後五日敏題

次其謝能無感今懷昔謝公簡長至後五日敏題

附於卷末足言之私蛻菴子故人也

洪武丙辰公畫趙文敏題章蒲菴來復題歲月云爾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章蒲菴來復題歲月云爾

詩皆絕無和而僅有余欲者效河東老張承旨嘗爲賦詩吾此

友蒲菴和之余欲效河東老張承旨嘗爲賦詩吾此

以志吾魏金華宋濂題林屋

仇山有遺老白首慕林屋

爲祿誰將復人西潮水去灌南陽

意時往空谷蕭條異代興渠菊

亦少何適響在人對此逕日平生不同蘇途謝

尚幸吾所鄰爲吳山陽昔此一詩足藏山水圖愛而

云前高山所爲仇山陽村作卜者舜不仇臣殷講予

和之予嘗爲舜臣題畫有與子坐結東西鄰之

句不一年果協卜鄰殆亦非偶然者故于此詩

云年成乙巳春三月既望翰林待講學

上并致意長沙李東陽書于懷麓堂

雲氣濛濛繞澗浮眼明誰辨數峰頭深林茅屋

依然見應是前村雨腳收村居隱隱御通舟中屋

有山人舊姓仇二百年來遺墨在令人欲作武

林游元仇仁近先生自號山村商房山尚書因

爲作此圖令吾僚友尹君臣得之長洲吳寬

題其後而識之嘉靖癸卯七月廿二日

春書山擁春雲蒼然失茅屋下有幽貞上冥心謝

榮祿卓哉淵明志夫豈在藜菊李愿盤中居居

深繪而復亦有杜陵翁長鑱斷黃獨豈無終南

千徑不載下朝官谷天仇山在何許村居遂灌木乃令

隱人前元往從之不疑我何卜仇仁近名遠錢唐

易世之後此圖自題其後爲故事則亦何恨哉自大然

德初元丁酉抵今嘉靖壬寅二百四十五年矣

年矣仰雅懷因追次其韻長洲文徵明

倪瓚葉湖別墅圖軸白麻紙本水墨畫竹樹坡

陀遠山溪水間書屋數楹自題云葉湖水淪漣

松陵在其西望見吳門山波上翠眉低白蘋晚

風起寒煙遠樹齊水蕉籠筆格露柳擘金隄居

貞寧汲汲旅泊身栖栖屏處觀魚鳥風雨夜烏

啼有常作葉湖別墅成徵余詩畫故寫此塞責

雲林倪瓚至正壬口八月六日縹綾左右有恩

翁眉公跋

雲林畫妙在幽澹天眞妄加一筆不得是以稱

逸品此圖可時以辨眞僞其昌雲林之畫江

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此幅又右白麻蓋倣右

丞也秋日觀于頑仙廬陳繼儒

倪瓚南峰圖卷紙本淡墨筆畫林亭樹石並遠

峰一角款云丁酉仲冬余與士元記室天平熙

載和上徒弟悟達同遊南峰訪天啓和上得瞻

道林禪師遺像酌泉煮茗薄暮而迴遂成一律

並系以圖用寄以發一笑南峰大士氣清揚書

史常時積滿牀禮法幾曾拘阮籍文詞只合數

支郎山廚屢出伊蒲饌紙閣還聞篤蓐香袖拂

蒼苔雲石冷更乘幽興坐西岡嬾瓚後有天平

山惠嘯遂初荆南悟達和韻詩並呈江守誠與

天啓和尚詩附後及吳廷跋尾

明

明宣宗仙猿獻壽圖軸宋箋本水墨畫水石一猿蹲石擎果一挂樹上款宣德丁未御筆戲寫泥金書 鈐廣運之寶御府圖書

戴進山水軸絹本水墨畫山巖叢樹水閣坐者三人一人曳杖自山下來溪中釣艇一款錢唐戴文進寫

沈周天平聽雨圖軸絹本水墨畫天平山雨景山顛松閣二人對坐山下一人持蓋度橋來款天平聽雨 長洲沈周倣大癡筆

沈周畫菜軸宣紙本設色畫蔬一下有拳石野菊自題天下蒼生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此東坡先生語也覽物忖心漫作濫食大官三十載濟人饑口一豪無園蔬過雨青青茂但愛時時似畫圖竹莊老迂文徵明雪景軸素牋本淺設色畫山寺寒林深溪積雪一人曳杖歸水閣款嘉靖乙巳冬徵明製

王穀祥倣夏森畫冊宣紙本水墨畫山水花鳥第一楊柳橋邊一人策杖第二巖樹立壁第三二人艤舟岸側第四左崖右岸三人乘漁舟第五畫烟岸一釣舟第六崖樹外草閣臨江第七二柳下有黃鳥第八江樹漁舟上有飛鷺第九一人坐柳根垂釣第十飛泉激石一人坐巒第十一一人坐水岸看山第十二雪景一人袖手行第十三柳上有寒雅第十四崖樹下有仁鶴第十五畫蘆雁第十六蒲岸下有數鳧第十七江岸敷鴨第十八水草遊魚上有鷗鳥第十九桑上戴勝鳥第廿畫啄木鳥第廿一畫鶺鴒第廿二畫鴛鴦第廿三畫蓼花水鳥第廿四畫孤鶩第廿五畫蘆雁第廿六畫水岸一鷺十四對幅王穀祥自識云宋待詔夏禹玉畫筆蒼潤妙絕藝苑一時評者謂其用墨前無古人子森最得家學歲墨尤精人間所傳多其父筆而森作甚少文衡山先生近購得之計二十六紙墨色意象所謂蒼潤不下乃父先生寶藏未嘗輕示人余從借玩旬日喜不忍還長夏無事試臨摹一過畦徑 强猶邯鄲之步遠不遠也余本不能畫時戲作花枝亦不能工此復勉作種種難事何異拙匠運斤求同般倕也聊存諸中笥中他日發之以供一笑嘉靖辛丑六月廿六日記 右臨夏森小畫塞拙不佳周幼海過余齋居見而愛之遂贈以去既十餘年矣幼海乃裝成冊持來請題云文氏所藏已歸時宰吳中僅存是本當爲珍重嘻幼海其宋人耶何不實和璞而實燕石也豈丹砂無覓而姑取資於赤瓊耶幸勿示識者以重余之醜可也甲子九月晦王穀祥題前副頁

御題意超神合又識後云穀祥此冊筆墨清逸出塵其蒼潤故有禹玉家風森粉本既不可得此卽珍如和璞非若所云實燕石者比當攜之行篋中覽一撫臨一再以不似似之或不致重盜之誚幾餘展玩各系以詩用誌眞賞癸未夏日并識

文伯仁畫姑蘇十景冊宣紙本設色畫各標名一洞庭春色二虎山夜月三滄浪清夏四胥江競渡五鄧尉觀梅六支硎春曉七石湖秋泛八寶塔現瑞九江村漁火十靈巖雪雪皆款五峰文伯仁寫

張宏華子岡圖卷絹本淡墨畫王維山中與裴秀才書意殿宇隱見叢木中爲慈陀寺水渡行人爲元潤華子岡高阜數重山路微茫可辨二人坐岡頂下俯輞川水月淪漣復有近村下有吠犬一人方舂款云天啓乙丑三月張宏寫摩詰夜登華子岡圖

論鈐寶

鈐用寶璽曰八璽全者 乾隆御覽之寶補圖朱文 乾隆鑒賞正圓白文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 宜子孫方白文 三希堂精鑒璽長方朱文 石渠定鑒圓朱文 寶笈重編方白文 凡列朝及臣工書畫皆用此七璽其藏乾清宮者則用 乾清宮精鑒璽 寧壽宮 養心殿 御書房皆如之此璽並上七璽爲入璽其在圓明園者惟七璽而已至於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寶笈之件則無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二璽而間有石渠繼鑒者乃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者也至 御筆則不用其用 樂壽堂鑑藏寶長方朱文 學詩堂方朱文等皆分庋各處就各處之寶用之若 學詩堂 事理通達 心氣和平三璽則專於學詩堂馬和之毛詩圖內用之

御筆書畫不下數千件編輯時奉

旨凡字畫體裁博大有關政治及小楷極細者入書餘概不入故入書者僅□□□□□件似極繁寓不知其不入書者尚倍之也辛亥冬臣等以御書入書不入書者收藏各處恐無分別敬擬鐫石渠寶笈所藏璽方朱文 鈐入書者其不入書者不鈐以此誌別奉

旨允行凡
巡幸之處如天津山東江浙山西盛京等處
行宮皆有
御筆收貯者極多至
宮內
圓明園
避暑山莊等處每有題詠無不
親灑宸翰橫看直幅楣棟壁牖幾滿此皆不入書者
乾隆五十六年奉
詔校刻蔣衡十三經因刻　表章經學之寶（翠嵐石方約五寸貯國子監）又
御書字畫有乾隆四十年以前之筆而鈐用
五福五代堂
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等寶者皆隨時補鈐也又按石渠定鑒寶
笈重編二璽乃乾隆五十六年纂書時擬請鐫
者凡入書之列朝及臣工字畫始用之若無此
二璽則非入書之件或貯庫或發盛京或賞諸
王及軍機大臣南書房尚書房翰林是年元被
賜宋人貨郎圖一軸元人戲嬰圖一軸蔣廷錫牡丹
一軸董其昌手札一冊惲壽平山水一冊趙孟
頫無量壽佛一軸王維烈九如圖一軸又癸丑春（賜御題杜瓊溪山雪圖一軸）
凡字畫設及佛像道像佛經道經之類皆錄入
祕殿珠林其收藏與
石渠寶笈同
卞永譽書畫彙考同八隸字紅印乃查
內府書畫有見於卞考者鈐此然鈐者未多亦有
見於卞考而未鈐者
論紙籤

澄心堂紙細膩光潔挍鏡面宣德牋質地尤妙
舊紙有端本堂紙如金粟牋而少薄其簾紋可
見上有端本堂三篆字蠟印元奎文閣後改端
本堂太子讀書處
明仁殿紙與端本堂紙略同上有泥金隸書明
仁殿三字印（見輟耕錄）乾隆年亦有倣明仁殿紙亦
用金字印
梅花玉板牋極堅極光滑上用泥金畫冰紋間
以梅花乾隆年倣梅花玉板牋亦用長方隸字
硃印
金粟牋以色白而堅如有蠟者為最其次則者
黃色亦堅緻者黃白不勻質理鬆者即不得墨
氣其有經字墨迹者概不用之其印字各種不
一如金粟山藏經紙轉輪藏口法寶大藏倪仁
粟造等不可悉記其字最多者有一長方印長
約三寸許上刻許咸熙口口妻陳五娘男友義
妻夏六娘男友成妻吳六娘捨藏經紙朱千幅
孫宗顏妻葛三娘孫宗閑宗簡宗元宗禮宗口
雙口滿口口孫口口等記其計五十八字
金粟牋金元人畫即有用之者
玉粟牋極大者極難得
御筆畫盤山全圖用此長約六尺餘寬三尺餘
御筆小品多用粉牋蠟牋皆新製者
乾隆年間又仿造圓筒側理紙色如苦米摩之
面手幅長有至丈餘者
御筆卷軸最愛舊宋紙有偶書不慊意命藝匠逐
刮去一層再寫者頗舊畫亦偶有刮去再寫者
又有大冊以金粟牋接補裝成泯然無迹而作
擘窠書者
御筆及列朝臣工手卷皆用玉籤或白或碧皆和闐

新玉外琢漢夔紋內面光平刻隸字如某人某
圖某書之類與題籤同其大者如
南巡圖上玉籤長約五六寸重約七八兩

石渠隨筆卷八完

右石渠隨筆八卷　國朝阮元撰案先生三朝元老一代偉人固不必以書畫名世然持論則獨有千古所作書勢盤飛動閒仿天發神讖碑嘗書學海堂扁二二懸堂中一懸文瀾講院前後不同如出一轍則法度存也不常作畫而獨精書理所作石畫記自在游戲觸類旁通各得神解提學浙中兼衆書試見所撰定香亭筆談亦韻事也是書則爲詹事時入直　南齋奉　旨釐定　內府儲藏書畫隨筆所記其記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細尺幅縑紙非數十日莫辦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成豈得言畫哉又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卷云此種古拙之趣猶有漢石室石闕遺意非唐宋後畫史所知又宋人及文待詔畫司馬溫公獨樂園圖云唐人畫宮室一門一逕皆有考證至宋此風漸替至明更微於此二畫可見也其義幾於疊矩重規與平日論書並探原之論擎經室集有北碑南帖論云碑盛於北朝帖起於南渡界格方嚴法書深刻惟碑據其勝短殘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又南北書派論云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北派是中原古法長於碑版南派是江左風流長於脩牘兩派判若江河直至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而北派始微宋帖展轉摹勒不可究詰秦臣漢帝之迹並由虛造其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昔趙宋宣和其政事無一可觀而眞賞則獨擅千古則以米元章精於辨別故宣和書譜畫譜至今收藏家奉爲圭臬焉我　朝治教休明勳業翰藻比隆三代遠軼漢唐邊論趙宋而先生之學識以視米元章實與抗衡曾不多讓則是書眞可寶貴又況盡如實章待訪錄之目覩而曾非的

閒也又豈高士奇之江村消夏錄卞令譽之書畫彙考所可同哉咸豐甲寅啓蟄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卷

江標輯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卷

閱藏豐潤張氏借觀數月細審畫幅似臨本題詠半是眞迹半係摹寫殊不可解然流轉有自無二本也江標記

簪華圖 乾隆己卯秋裝 西莊王鳴盛題簽 鳴盛 白文

卷首卷中人 松南 竹下 朱文 小池 朱文 松南居 朱文 吳郡 朱文 越湖 白文 于孫 朱文 若谷 朱文

緒畫

交翠堂前絕點埃薰風披拂繡簾開麝蘭香細花枝亂爭說天仙降下來鬢挽烏雲袖拂霞纖纖茉莉又蘭花粧成金屋藏何處只在東山謝氏家

虞山楊晉寫照并題 于氏 朱文 崔 朱文 鑑賞之印 白文 來 朱文 幽篁

巧繪知道阿母梳當年周昉還曾無題詩那得簪花格來寫鬟花美女圖 滿頭花朵倚銀屏不戴幽蘭卸紫檠若折宜男遺插鬢誰家先築謝兒亭 鵲政逢君笑口開探鉤送酒劇憐才愛他不是王孫女有客鳴琴解鵲來 芳年漂泊奈愁何鵲斷當筵宛轉歌我有青衫無限淚與卿紅袖一般多 繡閣常對畫生綃金屋何須貯阿嬌從此覆巾施梵呪眞眞喚下便吹簫

康熙己卯閏七夕前一日蔣深題於繡谷 深 白文 存 朱文 繡谷 朱文

三年前畢夢中類憶殺春風畫裏人堪笑承恩豹尾客只將詩句傍卿身 藥洲題 小宋 朱文 洲 朱文 主時 朱文

以上詩在像右

像

峽雨飛殘夢不成畫中猶是感陽城憑君寫盡生花筆空憶當筵婉娩情 趙女秦嬴總目成何如展卷得傾城而今禪榻茶煙裏滿坐狂花未是情

辛巳中秋松南居士筆 士鑑 朱文 竹下 朱文

吾今老矣久夢覺於青樓彼美人兮乍歡迎於繡谷愛他蔣詡競邀佳客傳觴溪爾楊華閑拂生綃寫照能無欲別更撫卷而情移忽漫狂來竟含毫而句就爰借諸子共賦新詞 紅燭燒殘聽唱歌幾番戀別費吟哦莫嗤酒醉遺深酌奈此園中小妓何 自揀幽蘭插鬢枝多情庭際步遲遲落花垂柳嬌無力知是歌慵舞困時

是日即席又贈一首

六年前見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問姓坐中愁煞白頭人

藥陽姜實節 藥陽 白文 主人 朱文 行雲流水 朱文 十年一夢揚州 白文

昨夜無端夢蔣州清尊紅燭最高樓披圖忽見傾城色應是名兒喚解愁 蔣州有妓名解愁絕類此小姬

葬孫暘題 孫暘 朱文 赤屋 朱文

縱得佳人勸淺斟分明雲散觸離心無言獨背屏風立手摘幽蘭強自簪

何須百日喚眞眞尺幅飄留色相身尊酒十年重一面可能猶似畫中人己卯重九前一日題 匠門大受 張大受 朱文 匠門 朱文

蓉江葉光 葉光 白文 存印 朱文 直 朱文 蓉江 朱文

當場一曲浣溪紗可似陳宮張麗華卻勝狀元新及第瓊林宴上去簪花 西堂老人戲題 西堂老子 白文 太史氏 朱文 英德 朱文 此印模糊 白文 休問江東 朱文 空心 朱文

以上題絹畫本幅詩在像之左

背人獨立黯銷魂小摘花滋九畹痕一洗世間凡艷盡生來香草本同根 香銷骨冷悵如何拂拭容顏艷艷歌莫怪君家勤護惜三吳者舊此中多 烏雲入手愛三盤碧玉釵光寫影寒總使麗人生並世空花也作蕊中看 蕊時之感予昔時師於敬忠堂每於酒闌吟罷常歌情綺語中境頗遺事今讀先生卷中題句益增惘然 繡谷花殘怨落紅遺閒竹記立春風今宵一掬西州淚并入閒情綺語中 華沅 白文 之齋 朱文 秋 朱文 題 朱文

乾隆戊申夏日鑒嚴山人華沅題

以上題隔水綾。

繡袂羅裙玉貌勻。風姿占斷五湖春。妝成衣袖臨風舉。第一花簪第一人。　歌調行雲實有名。獨標淡雅態逾清。丹青已識春風面。尚欲銀箏聽鳴鶯。

海昌陳邦彥（陳邦彥印 白文）

一曲回塘十字津。遠山斷霧水粼粼。五湖煙景依然好。只少扁舟載玉人。　絲楊被浦綠鬟斑。有約重來載酒過。玉柱琵琶金鏤柄。小紅花底按吳歌。　重碧千章嫩綠溪。一痕眉月挂花西。癡心願作鴛鴦鳥。長在相思樹上棲。　嫩日烘花困未舒。鬢中風格玉溫如。錦囊好貯翟徽卷。伴我秋窗夜讀書。　春江相送一沾衣。何日重尋舊釣磯。他日相思在天末。傷心怕見鳥歸飛。（粵中有鳥名歸飛。時余將往粵東。故云。）

右贈憶娘之作。繡谷主人出是圖索題。書此博笑。

紅豆齋惠士奇（惠士奇印 白文　仲儀 朱文）

三點疎星流枉矢。半規殘月挂虛弓。乙縱教藏卻春風面。名字猶存想像中。

不齋（高查客 朱文）

笑摘殘香壓鬢鴉。懶將時勢鬬鉛華。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

蒲室容道人題（自在 白文　戴心和尚 朱文）

五年曾見覽裳舞。百折身輕燕子飛。今日畫圖重睹此。當時標格固依然。薄粧顧影籠雲髻。小立簪花翡翠鈿。我已休官君又嫁。可知還結後生緣。（武陵君曾許以千金贈余。）

虞山蔣廷錫題（廷錫 白文　君實 朱文）

一朵盆盆露未收。妝成相伴瑣窗幽。憐他香草知人意。繡谷花開恰並頭。　展卷先愁鬢面蹙。芳蘭竟體自生春。倡條冶葉千千樹。不信燕臺有此人。

辛巳秋仲。題於京邸。　愚谷（俠 朱文　愚谷 朱文）

虎溪迴棹六年前。二老風流好好篇。（余曾心裴學在贈之曰好好。用人即席賦詩。）今日畫圖重睹此。當時標格固依然。薄粧顧影籠雲髻。小立簪花翡翠鈿。我已休官君又嫁。可知還結後生緣。（武陵君曾許以千金贈余。）

辛巳八月。嚴虞惇題。（嚴虞惇 白文　嚴虞惇居士 白文）

幽蘭生谷中。香氣颯然度。我行欲采之。山堂日將暮。美人渺何許。目斷江南路。

辛巳八月。黃葉齋題。　百藥居士（汪縉之印 朱文　汪縉 白文）

原是行雲夢裏身。淡粧小影記來真。枉矜豪客五珠買。展卷分明見玉人。

壬午清和一日。申璋題。（申璋之印 白文　惠吉 朱文）

花事闌珊四月天。賸留春色最堪憐。一枝弱柳迎風態。憶著紅裙踏舞筵。　碧玉佳人捧玉巵。當筵催賦

送春詩。漫詩初日芙蕖好。何似金釵半醉時。　樂府人傳絕妙詞。試教纖手撥紅絲。採蓮不數楊家曲。壓倒新聲屈偶之。（蔣家繡谷巧藏春深院年年頂玉人。若見細腰張靜婉。為言珍重寧中身。　金凹楊柳帶秋光。婀娜腰肢不耐霜。待我歸來還好在。任人攀折也無妨。）

庚辰春。余往嶺南道中寄懷之作。辛巳夏。自嶺南歸。不勝綠樹成陰之歎。因展玩是圖。書之於後。

紅豆士奇（士奇印 白文　惠士奇 朱文）

卷中題詠。推姜文學在再贈一絕擅場。老頭風景今可想。見余年六七歲時。張曾過宿余家。晨起抱余著膝上。為挽鬟。忽忽五十餘年。圖歸自海陵。蟠猗復攜眎余。重讀姜詩。俯仰慨然。亦題絕句於後。繡谷歎場五十秋。當年姜老妬偏愁。荷衣總角粧盞見。零落如今也白頭。

西原（非白 白文　柴 朱文）

此卷藏弆篋中。為誰何竊去。甲子冬。檢點舊物。始知失之。懊恨不已。丙寅秋。武林黃君松石過訪。偶談及。云曾見之維揚一士友家。越二年戊辰秋七月。君覓攜以來。蓋已為程君勤堂所得。而黃道余意。許以余所存汪退谷何義門兩先生筆跡易歸者。余亟如約。楚之弓不圖復為趙璧。因題數語。以識其異。乾隆十三年後七月廿有二日。蟠猗蔣仙根書於交翠堂。（仙根白之印 朱文　蟠猗 白文　丙寅 白文　皆墨印）

鏡裏煙花粉黛新。春風解恨倩傳真。湘裙六幅題詩滿。悔盡當筵聽曲人。已逐芳塵散綺霞。同心誰插並頭花。飛鴻洛浦無消息。留得丹青見麗華。

示浦里人題（彭啓豐 白文　君實 朱文）

唱罷西洲絕妙辭。曲中紅豆定相思。何堪展卷重逢日。又是湔裙脩禊時。　丁丑上巳。香樹陳華。（陳華 白文）

不將宮樣寫秦娥。雅澹風光照眼波。題句當年盡名士。拈花早已悟維摩。百年遺恨卷中人。畫裏丰姿想像真。若問當年花舊風格。女墳湖畔草如茵。爭識春風半面妝。幾曾空憶惱楸郎。丹青畫出今番悟。留與人間作憶娘。見時爭似憶時多。憶到今生可奈何。不笑不言愁欲殺。滯人無奈倚橫波。

乾隆丁丑二月。嘉興舟中。世澤里人溥題。（溥 白文）

誰與簪花上舞筵。金尊檀板舊因緣。展圖似覺華嚴劫。小別春風四十年。應劉去後騷壇廢。稽阮亡來酒壘荒。舊雨凋零圖畫裏。殘官剩有魯靈光。（滑春暉學士。）度曲不曾拋好夜。聯吟長是醉春風。座中莫更談天寶。愁煞飄紛鶴髮翁。義士重逢古押衙。明珠不遺委泥沙。儂家自有千金帖。何用蕭郎白鳥騎。風月生前知獨擅。沈檀死後覺猶香。虎邱殘碣鵝溪絹。千古眞娘與憶娘。　玉山樵叟汪俊（汪俊 白文　鶴三 朱文）

尊花盛事委波流。名士佳人土一邱。零落玉釵憐薛杜。銷沈金管感曹劉。風流應集芙蓉館。月冷長空燕子樓。展卷幾增華屋痛。羊曇今亦雪盈頭。（中有先外舅匠門先生題句。）

花橋顧詒祿（顧詒祿 白文　伯別字 朱文　花橋 朱文）

小唇秀靨。訝飈飛風流。趁時梳裹。冰肌露萼。依約輕盈花宋。當日平康古斷。按金縷。瑤笙吹和。贏他盡手調鉛。染出翠黛輕鎖。低韓娉婷婀娜。自化綵雲歸。粉香摧挫。欲彎羅都逐亂紅飛墮。空剩綃紈塵流。有多少留題傳播。淚濕青衫。一種傷心如我。（謂繡谷先生。）　庚午秋日。練祁農隱王鳴盛題。調寄雙雙燕。時在繡谷寓舍。

（嘯自文）（圖朱階文）

簪花風格。當曾聞。久矣雲英化彩雲。不種小桃花一樹。何人知是薛濤墳。　曾遇當筵冰雪姿。輕塵夢短悵何之。卷中此日重相見。納認春風舞拓枝。　繡谷留春春可憐。傾城名士惱寒煙。老夫莫怪襟懷惡。觸撥閒情五十年。（庚辰歲過憶娘於歙館。今五十餘年矣。）　後庚午初冬。歸思沈德潛題。（時年七十有八。）

（沈白可游朱）（碧士文）（繡谷文）

（己未朱翰林文）

百首詩題張憶娘。古人如我最清狂。青衫紅袖俱寥落。但見琵琶字數行。五十年前舊舞衣。丹青留住彩雲飛。相逢且自簪花笑。不管人間萬事非。對此方知宮貴輕。舞春應向閶闔城。國初諸老頻情甚。袖角裙邊半姓名。死後揚州又往還。詩人愁殺蔣家山。千金肯換蘭亭帖。贖得文姬返漢關。想見開皇全盛時。三千宮女教坊司。繁華逝水春無恨。只恨遲生杜牧之。

乾隆辛未夏四月。錢塘袁枚子才題。（袁朱子才文）（錢塘自文）（仲廉朱文）（寫作二分不能忘朱文）

海色西風十二樓。闌干何處玉雕鏤。只從繡谷衡文後。才子於今盡白頭。簪花合有散花緣。識盡前因更惘然。苦恨舞時風最緊。不教飛燕作眞仙。容谷幽蘭絕點塵。國香宜伴美人身。不堪夜雨聲蕭瑟。燈影紅迷卷裏人。香溪春水碧還明。沼蘇吳宮感慨生。尤物只應歸我輩。淡雲微雨閶闔城。繡谷金釵十二行。就中第一倚新粧。逢人小立休回首。花裏三生屬憶娘。淪落天涯一布衣。禪心不逐柳綿飛。傷神靜聽吳兒曲。時唱花開緩緩歸。

乾隆癸酉冬十月。祁陽陳維祖題。（臣朱國文）（孝朱祐氏文）（顧川朱文）

想見緋桃塢畔春。天邊星影墮佳人。輕紈頻得鵝鴻態。勾引陳王賦洛神。萬個琅玕經乍開。西園屐齒破新苔。畫圖不寫蘇黃筆。妙有雲鬟翠飾來。嫣枝薄暈蘂堆鴉。纖指低招小朵斜。惟底有人矜捷悟。學詩風格似簪花。（謂婦翁也。）　宋玉才華張一軍。心思化卻楚雲墨。墨痕近作瓊枝倚。勝寫羊家白練裙。（宋學士題句編。）　薦衡佳話豈情鍾。俠骨能追薛五蹤。紅袖若教持玉尺。憐才應不減昭容。（憶娘與當事卿。歲試時。攜卷被黜入發者。）　桃葉何曾唱渡頭。秣陵金粉讓風流。斜陽門巷梧宮側。何處枇杷一樹秋。卷軸飄零賦粉痕。不因冷落別吳門。只今再覩春風面。彷彿名香與返魂。江表名流盡總持。麗華尤是出羣姿。明珠百琲評佳句。墮入司勳本事詩。（唐司勳郎中孟啓詩。）

簪花圖題句。余遲之良久。殊以前輩佳咏已多。不敢牽成蕪陋之詞。唐突卷中人也。仲夏過交翠堂。復展此卷。柳眉桃臉。蓋自渡江來又裝潢一新矣。納涼因緣軒。得八詩。了余夙懷。錄正大雅。恐不足攜高唐賦後塵耳。乾隆壬申六月十又三日揮汗書。　抱香居士陳廷鳴（于白谷文）（抱香白朱璽印合文）

約略春雲擁鬢香。翠翹半嚲試新粧。偶來識得崔徽面。繫罪吳兒木石腸。　舞衫歌扇總前塵。已識空華是幻因。剩有閒情難遣處。春風小影喚眞眞。

淨名居士吳泰來（淨名居士朱文）

翠翹半嚲擁春雲。隱隱微聞麝火熏。彷彿綠窗妝罷後。鈿扉猶帶鬱金裙。　綺閣深沈暖遲遲。迢迢蘭澤動相思。國香零落年華晚。翠袖天寒獨採時。　玳瑁筵開月似鈎。紅牙幾度按梁州。落花飛絮年年事。空鎖東風燕子樓。　隱約臨風掃黛蛾。散花人去奈愁何。猶憐繡谷尋春晚。未聽當筵宛轉歌。　曾向金隄閉戶居。粉香寂寞怨何如。桃花塢畔新波綠。還憶春風女校書。　繡茵歌扇久淒涼。罷榻茶煙易斷腸。十載江湖蕉萃客。樽前重賦杜秋娘。　裙屐風流夢有無。綺筵想像捧銀盞。憑誰更試龍眠筆。添入當年雅集圖。　梨花門掩惜黃昏。金鏤飄零舊酒痕。剩有崔徽風韻在。雲鬟霧鬢總銷魂。　乾隆甲戌初夏

漁菴曹仁虎題（曹仁虎朱文）（來殷白文）（琴泰朱文）

繡谷重來問楚雲。寶奩翠幄歇餘熏。新詩吟罷添惆悵。未得親題金鏤裙。　銀葉香銷午夢遲。閒庭小立寄幽思。櫻桃風急春寒峭。正是單衣試酒時。　樽前歡語笑藏鉤。花底新聲譜石州。一種風情何處覓。雲香雨小紅樓。　幾度清樽映翠蛾。瀟瀟暮雨喚愁何。貞元朝士今餘幾。休問雲間第一歌。　絕代佳人金屋居。鉛華洗盡美何如。幽花一朵欹頭鬢。好伴秋窗夜讀書。　犀梳斜插晚風涼。一寸橫波惱客腸。漢終吟成三影後。閒攜小艇載鴛鴦。　法曲樽前聽已無。隔花猶自喚提壺。雲蹤霧鬢無消息。零落人間素女圖。　華嚴小劫似朝昏。弔古空留粉墨痕。名士傾城兩清絕。好憑綺素與招魂。　次漁莽韜

淨名再題（泰朱來文）（曾朱賢文）

琴山蔣業鼎（謝印白業鼎文）（升枝朱文）（降巳朱文）

簪花圖題句。余遲之良久。殊以前輩佳咏已多。不敢牽成蕪陋之詞。唐突卷中人也。仲夏過交翠堂。復展

□淡思．峭立東風小垂手．紅梨花下試裙時．　玉鏡臺前咏玉鈎．春風一曲在蘇州．筆牀梁萬簷閒甚．花滿青山山滿樓．　幾度橫塘醉綠蛾．拗花人去奈愁何．倚梧巢畔瀟瀟雨．猶認吳娃蹋臂歌．　房樹重重小閑居．斂梁花蟲矣雖如．珠簾不捲東風冷．何似成都薛校書．　候館秋陰佛篋涼．卷中人面惱迴腸．淚他一舸風波穩．樂府停歌夜度孃．　尋芳杜牧舊情無．苦爲眞眞叩玉壺．軟障淋漓飛醉墨．思潛紅面賸新鬚．　酒冷香殘燭影昏．丹青髣髴浥啼痕．水天閑話分明在．頭白江湖欲斷魂．　次曹漁菴韵

上海趙文哲題　瑰朱　雲格白　函文　翠竹文

白綾歌殘化綵雲．鉛奩脂盤悵餘薰．重來猶識春風面．須得霓裳月色裙．繡幕春寒曉日遲．幽蘭芳杜美人思．柳樓梳欲新粧竟．小立花陰盤髻眉．紅袖當筵笑送鉤．新聲促拍小梁州．玉山雅集風流在．綠酒銀燈月半樓．舊時繡谷舞青娥．酒冷香銷奈爾何．鬱徑楊花人去後．新詞誰遣曼聲哥．東風燕子小樓居．重吊香魂證六如．寶帳羅帷春夢醒．他年應解梵天書．雲屏月榭劇空涼．落絮飛花掠客腸．幾度春陰寒食後．瀟瀟莫雨憶吳娘．花底簫聲經欲無．清宵漏盡歌鐘歇．薄眉隱約愁多少．半幀能傳十樣圖．團扇飄零玉鏡昏．桃花夜雨淚溪痕．空餘小像熏沈水．何處神香覓返魂．

次曹漁菴韵　松陵金學詩題　金學詩印　白　一詞百字　雲香文　紅鵑朱　花莊文　雅興朱　文

寶鏡沉埋玉化塵．春風省識比眞眞．卻看怨裏猶腸斷．何況親聞遶澤人．　雲閒沈大成　堅　卯朱　文

丁東細瀉催平曉．薄帳留鶯香鳥島．綠窗圓夢宿紈殘．花影壓簾眉未增．明奩斜映紅玉春．繡襦半褪梳盤雲．秀髮殘鬟鬬膏勻．遠山翠入蟬翼新．百寶闌前一迴顧．海棠含笑流螢妬．可憐敘燕不勝簪．獨倚春花帶露．當時明艷絕世無．萱蕙涵芳二月初．鬱金堂北容平視．琳琺伯興爲情死．當筵卻扇歌一聲．珠翅不盤百媚生．卻憶屏均淺睡足．嫣香壓枕紅巾墨．　華海張熙純題　熙純白　私印文　華海朱　倫暑文

間當年笑桃溪畔．風前何限憔悴．眉梢約略無多翠．分得遠山雙疊．移鳳膩恁徐步．闌堦盃惹蕊芳蝶．香花一捻．趁脂印初圓．粉渦乍拭．斜向鬢邊壓．　粧成奸．最是亭亭小立．薄羅珠露輕袷．回身敢擬懷中月．只當鏡裏巫峽．愁思接．倦門外．枇杷盡化相思葉．香篤蹙鎖．但金谷依然．玉壺甚處．題徧繡裙摺．

右倚擕魚子　申江浚應曾題　臣聖朱　曾印文　未朱　子文　偶然和　欲畫文

晉家繡谷舊藏春．見得持花天女身．自是國香殊俗艷．爺來雅稱卷中人．　前聖風流事宛然．題詩多在浣花箋．佳名底用相思字．空憶於今六十年．

柳谿漁者蔣元泰　元白　泰文　寅朱　山文　柳谿

犀梳玉鏡鬢春雲．小像摩挲沈水熏．絕似夜窗人解後．綠蕉半幅幻羅裙．小立回廊掠鬢遲．羅襦新澤繫人思．枸花風軟楊柳熟．正是春酣破睡時．菜花籬外月沈鉤．促拍紅牙按六州．燕子不來芳草歇．夕陽空

鎖倚粧樓．絳蠟烏絲寫翠蛾．歡場重過奈情何．輸他紅豆相思句．消受當筵一曲歌．　紅豆・枇杷葉底閉門居．瘦影亭亭玉不如．記取簪花舊風格．秋窗繡谷夜臨書．傾城名士總淒涼．白髮黃金易斷腸．展卷風流成往事．青山何處弔眞娘．　射覆藏鉤事有無．舞低樓月咽銅壺．國香零落胭脂淺．剩譜眉峯十樣圖．挑殘燈燼煤昏．一笑春風破淚痕．判得眞眞呼萬遍．名香深炷與招魂．　次曹漁菴舍人韵　聽濤金士松題　金印白　士松文　亭朱　立文　圖濤白　文

蘇喬空對漆蘇影．長憶瑯琊雜珮迴．前後詩篇同署壁．不知紅袖拂誰來．　繡線・眞安名蘇也・魏・見說漁蘇遊蘇・小・野寄軒座是鳳雛・蘇喜而署其詩於壁・他日好見驚所題・別紀一絕云・漁・人把我紅詩句・向漁蘇繡戶中・閒吸若將紅袖倒・遂摩挲得碧紗籠・共爲名流所重知・此布見湘水野錄・寫一

顧心諸十頭灰．顧爲香草傍粧臺．春來繡谷風光好．花在美人頭上開．工部詩中黃四娘．壓枝春色滿溪堂．當時蝶戲鶯嬌處．柴外風來髻影香．簪花人作散花仙．苦見花開便惘然．已悟空中留色相．不勞天女墮諸天．

乾隆乙酉初夏　笠山吳山秀題

灼灼春風點髮鴉．上元甲子問恆沙．斷縑留得驚鴻影．二月江南又落花．

小峻宋銑題　宋銑白　私印文　小朱　峻文

卷中人面倘嫣然．宜稱新粧拂翠蟬．休怪當年蕭座客．繁鬟相喚出歌筵．　響落東山竹與絲．白楊紅粉總堪悲．春風繡谷花開謝．芳樹何人折故枝．

淮南阮學濤題　阮學白　濤印文　圖藏朱　圖文

城西楊柳吹麴塵．塢北桃花疊綺茵．不覩蒼黃卷中意．安知當日卷中人．卷中之人號小乙．妙舞纖歌稱第一．闌釵倦墮壓春雲．銀帶飄飄回艷雪．十三踏節卽有情．十四捌箏更擅名．翠會翻飛嬋楚曲．憐停鳳促按秦聲．秦聲楚曲時能奏．修態娉容本依舊．靜婉腰肢那足奇．綠仙眉黛寧誇秀．雲母屏前試曉妝．水精簾外轉容光．一聲珠貫流清穎．四座心傾各斷腸．腸斷心傾競憐惜．五陵公子秦川客．此時窈窕重芳筵．此時綽約傳香窟．嬌嬈聲價滿東南．娟娟與娘倚酒酣．三徑花繁開繡谷．三春風暖會賓驂．既喜賓驂得賢主．況復佳人行暮雨．繞梁淒切懊憹歌．垂穀慾揚柘枝舞．匪獨歌舞占風流．座上詩歌破遠愁．紅粉時同驚御史．青衫嘖勸江州．青衫紅粉當年淚．玉壺美酒嘗判醉．有時花落看猶花．回首韶光豈能再．不分春風六十年．峭巖小刹逐寒煙．簫吹舊譜江南管．醉奏新聲蜀國絃．枇杷花裏人虛寂．蕉蹋叢畔香袞息．翠羽金細不可尋．繡絲簾榻空相憶．相憶相知半酒壺．春花秋月覓云徂．應劉久謝生遙想．繡阮難

追想舊娛，舊娛遙怨相倚，伏文采風騷，已遺蹙蛾眉宛轉復幾時，鴉髮摧殘，逝何速，嗟余撥觸感幽襟，開寶誠來思不禁，絲竹中年悲往夢，美人遲暮歎疎砧，疎砧入夢添惆悵，眉史披圖掩花障，可憐嚶嚀采蘩吟，可憐金縷秋娘唱，名士傾城絕艷思，年華如水渺何期，臨風一寫春花格，感與微之與牧之，憶娘閣卷，則發名流贈詩已多，近繡谷主人屬題，余不欲學爾操觚，貽笑效顰也，遲之又久，不得不了夙逋，因撰春花篇共三十四韻，想見當年名士傾城，詩壇酒社，一時會合，別有風流，即令蘭麝遠歇，而塵已遠，而卷中韻事，歷久如新，至紅袖青衫之感，根觸舊悰，殆先後有同情矣，用昔星大雅正之，時乾隆丁亥六月望前三日，歙雲山人顧宗泰題。（宗泰文）（白）（星槎文）（朱）（月湖樓文）（朱）（我除搜白旬日事能文）

霓衫豫襟紺雲巾，獨立亭亭迴軼倫，若使揮毫偷妙格，也應仿彿衛夫人。　一朵幽蘭帶笑拈，美人香草記當年，而今重對驚鴻影，回首紅樓意惘然。　乾隆戊申夏日

平江漁父張琦（張白琦文）（映朱山文）（平江白漁子文）（鶴溪軒朱軒文）（杯宴之白餘常居士文）

霜枝風流宛昔時，綵雲化去杳難追，何人解喚眞眞畫，有客爭題小小詩。（好）一枝春到鬢雲邊，盡道星花臉更妍，不遇才人供玉斝，千秋那得小名傳。　珠喉一串按紅牙，好事爭迎油壁車，怪煞休文歌六憶，不曾相憶到簪花。　春風繡谷列金釵，細步纖纖引上堦，六十年來傳本事，青衫紅袖記芳齋。

竹汀錢大昕題（臣大昕文）（白）（辛湖文）（朱）

蹤迴艷雪踏紅綃，銜得瓊蕚花助嬌，不是羊家張靜婉，如何貼地轉纖腰。　掠墻蕚花劇可憐，風流占盡自年年，蕙鋪閣歇人何在，翡翠翟徽半是仙。　繡谷藏春客屢過，當筵唱斷莫愁歌，而今總入雲花夢，怪底青衫紅淚多。

永嘉陳初哲題（陳初哲文）（印白）（在朱）（初文）（朱）

是誰妙筆寫幽姿，烏鬢斜簪蘭一枝，料得情緣猶未盡，惹教名士發詩思。

戊申季夏憶山景安題（景安文）（憶白山文）（朱）（墨齋文）

幽蘭氣味美人姿，曠代名流絕妙詞，若使卷中人復見，作何消受卷中詩。

雉皋松園張朝縉題（縉半白雉皋文）（張氏松園文）（一片冰心白文）

蓬師詞客護嬋娟，人去花飛已百年，今日名流猶著句，江南遺事駐風煙。

柴桑陳奉茲（茲白茹文）（殖朱牧文）

鍊顏玉女乘迴風，偃蹇姣服羞輕紅，芳園桃李幾春日，有花不落長鮮穠，十八鬟堆老鴉色，釵重鬢多難不得，金井露濃浮素香，鑾取輕冰上蟬翼，雲旗惚恍春茫茫，草茵濕雨生秋涼，氤氳蘭氣逐煙濤，海綃一幅遺輝光，望兮不來春又暮，蘿帶薜衣向空訴，費盡瑤瑤知未知，花開花謝長洲路。

稽山童鳳三（童鳳山文）（印白）（楊朱）（圃文）

殷勤芳意託幽蘭，素影蕤蕤露未乾，拈取欲簪簪更緩，為經簪後逐人看，似玉明纖絕點瑕，額黃半隱鬢如鴉，名園春色紛無數，採榜龍鸞得幾花。　好句分香楮更新，西陵油壁久成塵，湘蘭澄芷關情甚，千載芳菲是美人。

戊申秋日妙泉山人鳳三又題（鳳三文）（朱）

霧鬢星眸擁錦茵，生綃尺幅現全身，花開繡谷春常好，不見當時度曲人。　好花香浥露華清，鬢向雲邊倍有情，吹氣與花渾不辨，背人誰許喚卿卿。　交翠堂前屐跡存，春風疑有美人魂，我來香徑憑欄久，何處叢留一捻痕。　巫峽雲飛夢不長，盡傳好事有田郎，百年墨客同憔悴，重與殷勤賦國香。（雪傳墨客殷勤句，高子勉爲山谷孫，荆州女子國香詩也。）

辛亥三月既望，水雲漫士潘奕雋題。（奕雋文）（白）（鈍朱）（迂文）（綠水）（蘭印文）（朱）（樵皋文）（蘭麝綠白蕙蘭印紀文）（六朝草堂文）

秋娘容與泰娘嬌，不信人間有玉簫，自摘庭花自簪鬢，畫圖一見也魂銷。　蛾眉淡掃謝鉛華，珠箔銀屏小玉家，可惜羅敷頭未嫁，半生閨閣女兒花。　從來名士惜傾城，巧樣新詩束筍成，莫向風前頻展卷，四朝人物可憐生。　我亦城南杜牧之，年華冉冉鬢絲絲，百年舊事空惆悵，不見雲英窺上詩。

嘉慶庚午秋中　陝南老農王夢銓題（夢銓白文）

天然峭蒨向風前，丰度柔婉，玉指纖纖，簪得名花秋顯流轉，美人芳草諧幽契，問繡谷何來仙眷，展畫圖，倦也魂銷，漫說那時親見。　多少詩壞酒社，鍾情惆悵甚，（謂姜藥陽，墨紅豆，沈歸愚，蕭老宿。）佳句題徧，懊惱東風，解妬蛾眉，冷落容消，香亂何時覓得，崔徽影，憶夢裏，尚深留戀，喜者番重到吾家，細把卷中人看。（此卷將家畫江程勤堂之手，蕭蕭猶乃以名人筆跡易還，今爲吾口筆華長兄所得，此物終歸於吾姪，奇哉。）失，森於邪。

道光壬午孟春中澣，小樵程鳳舉題詞，調寄疎影一闋。（鳳舉文）（白）（小樵朱）（英人朱）（香畔文）

董華亭書畫錄

青浮山人編輯

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予於吳興是已丁巳夏日休夏吳門涼風襲人漫爲論過但略得仿彿耳 其昌書

仿趙大年畫卷 （藉本設色，高七寸二分，長六尺九寸，卷中有玄宰小款井董其昌小印，後題尾行書款二段，計共一十九行。）

趙大年畫平遠不落當時蹊逕自有一縑風味眞宋之士大夫一派其用墨不以物染令如氣蒸丹丹欲墮有生動之韻故佳 畫樹之籤只在多曲古人一枝一幹亦無直筆然老杜有詩云請君放筆爲直幹又不可不知也丁巳夏其昌書

煙樹雲山畫卷 （高麗紙，凡兩接，水墨，高七寸七分，長六尺二寸，右方行書款七行。）

米顛純師董巨大癡時法荊關我亦戲爲仿彿得其煙樹雲山 玄宰

唐人三家詩卷 （鏹面箋，凡兩接，高七寸八分，長六尺二寸七分，行書三十行，一書盧綸，一書宋之問初到陸渾山莊，一書李嶠古意，本文不錄。） 其昌

臨李晞古畫卷 （宣德紙，凡兩接，高六寸八分，長四尺八寸，左方行書款六行。）

此濟閩民部張平仲所攜李晞古卷也舟中匆遽臨之未竟蓋粉本耳又於周敏仲見李所自乃趙幹卷也始知宋人無一筆無來麻因略摹成之癸亥玄宰

題旌陽仙籍書卷 （宣德紙，凡兩接，高七寸四分，長五尺，行書三十三行，沈荃款四行，在隔水綾上，餘二段在潘金鑾年。）

道言有曰忠孝度世又曰須慧業文人又曰神仙者英雄之退步是三者予年伯晉陵唐太常皆有之然以家傳理學證空立弗道也江西奉新縣有旌陽石碑忽從水面出則太常於千六百年前已受記蓋古所謂拔宅者八百餘家公其一焉亦大奇矣此碑傳於乙卯以前而樂副使之奉俞則在丙辰之冬又楚麻小耿川余楚中取士耿汝志今爲孝廉其人故自超而予門下士有魏司封時應者曾結褵於旌陽舊址茲碑中亦有點綴足證其非僞書而太常公之度世長年與洪崖希夷相伯仲益可信也若予與公家受交三世倘謂儒子可教能無以一粒刀圭度我 戊午二月四日題旌陽仙籍寄晉陵唐君俞年姪并以志喜雲間董其昌

粗服亂頭絕不經意而一種秀逸之致自具要從爭坐位得來壬子中元日爲褐園公題 沈荃 昔米海岳與翟伯壽論書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乃是書家上乘然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自然合度余謂此語惟思翁足以當之此卷蟠屈爛熳眞可與顏行景度章抗衡非至正諸名家所能仿彿也 康熙戊午春日華亭高層雲題

思翁具有仙骨加之積學領會古人出以自運多天然之妙非凡近所能到無學人學之徒見其效顰之醜而聲音笑貌無一而是吾甚覺其弗能迴光反照也思翁書固書道之一變由此一變遂至於此爲之愧歎己丑端陽前二日海昌陳元龍題於豫章邸齋

周崇趾告身四道卷 （鏹面箋，凡七接，高七寸二分，長二丈一尺六寸，烏絲界，楷書一百二十三行，又接行書款十九行，共一百七十二行，周忠毅本身及妻敕二，父母敕各一，並天啓元年之典也。）

卷

潇湘奇境畫卷 （鏹面箋，山墨，高六寸五分，長三尺一寸六分，左方行書款五行，後隔水綾，有定生印，按定生名卓磁，按卓其昌公款十行，文敏又款十一行，隔水綾，有定生印，按定生名卓磁，按卓其昌年父也。）

米敏文潇湘奇境圖在余家倣此似徹如年兄雲起樓 董其昌

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徹如光祿今倣其筆意兼帶松雪水村圖有古人口脉乃可使筆下無疑此卷可味也定生珍藏之甲戌五月前一日定生攜示白石山中題此甲戌仲夏歸舟次維揚繆先輩以高彥敬溪山長圖見示煙雲縹渺突過南宮果與鷗波抗行恨予未盡其法爲鑒賞家所寬此卷二十年以遺荊溪吳光祿年丈今又歸定生詞兄而頑仙廬主人眉翁復爲證短殊用慙惶第存林下風流嘉致可耳丙子五月其昌

謝希逸月賦卷 （鏹面箋，凡兩接，烏絲界，高七寸三分，長六尺四寸，楷書四十六行，行書款十二行，共計五十八行，本文不錄。）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黃庭作千文一本今觀其蹟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宋哲不如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亦有到處予

唐世告身皆出當世名家手如朱巨川告顏魯公書是已。今朝制憧中書舍人爲之非是不得用顏廟其字形端雅於王言體亦雅稱。李侯侍御安取而以魯公之事相望也。以存兩家世親之誼可耳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董其昌識。

仲長統樂志論卷。鐵面箋。凡接半。高七寸四分。長四尺五寸二分。行書三十一行。本文不錄。玄賞齋　董其昌書。丁巳秋。董氏玄宰

仿米元暉墨戲畫卷。紙本。高七寸一分。長六尺九寸。畫止半幅。餘紙接書行書跋十九行。玄賞齋

米元暉自題畫卷云。墨戲得之瀟湘奇觀。及居京口時。以早秋至北固。觀煙雲變滅。是處江海空闊。纂峯與濤頭吐吞之致。取爲畫境。又有詞云。宿雨初收。曉煙未泮。正是吾家粉本也。辛酉秋日。董其昌書。

太史氏　董氏玄宰

孔德璋北山移文卷。高麻紙本。凡五接。高七寸三分。長一丈一尺三寸。行書七十八行。跋六行。共八十二行。本文不錄。玄賞齋

予雖出山十年。而過山以來。不作市朝夢。自謂書此文或無愧色。嘗有詩曰。猶是鴻飛者。將無鶴怨文。用此事也。癸卯十一月玄宰。董氏玄宰　其昌印　太史氏

倣董北苑畫卷。宣毋箋。接半。水墨。高八寸七分。長五尺二寸五分。行書跋三行。

甲子秋日。畫於燕都公署中。董玄宰。太史氏　董玄宰

仿黃大癡富春大嶺圖畫卷。西紙。凡四接。水墨。高九寸六分。長二丈二尺。行書跋四行。後徐爾垣跋七行。一道人徐爾垣定圖書　羅田羅世昌

黃子久富春大嶺圖。沈啓南家藏物也。錫山談參軍得之。後歸周臺幕。友人華中翰爲予購之。尚有啓南擬作一卷。在錫山吳太學家。因臨其位置識之。董玄宰。董其昌　太史氏

茂先此卷。得之新安羅氏。爲太史的筆。余諦審之。疑楊不棄所摹。適太史過訪西湖。出以相質。謂是二十年前筆。今不復作此伎倆。蓋公初學子久。後汎濫于五代南北宋。故筆法先今微有不同。具眼者當自辨之耳。徐爾垣印

泛海游詩卷。金箋。高七寸。長三尺九寸。行書遠跋二十六行。

遂作浮家海上翁。過遍煙艇竹窗空。素蟬拔地存堯市。白馬凌波立梵宮。客有入吳觀欲止。吾將汎斗路飛鴻。不須更喻迷津筏。似得玄珠象罔中。　癸卯秋日。許太守周翰、拉陸大行辰陽、同爲泛海之游。各有佳章。時予以俗冗相羈於吳閶。遂不克同此良覿。既而周翰復寄書。索予爲和。因漁綴四章。遂附不朽。戊申首春。齋中無事。偶憶周翰。因書前作。周翰、山東之棠邑人。爲予同榜進士云。董其昌。知制誥兼日講官　董印其昌

六朝賦卷。銀面箋。高五寸三分。長三尺二寸七分。行書二十五行。

氣凝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瀨。升清質之悠悠。照澄暉之藹藹。歌曰、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川路長兮不可越。臨風歎兮將安歇。白羽雖白質已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隨風興滅。太陽照不昧其潔。元陰凝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建章二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時移柳。依依漢南。今傷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米南宮小楷。惟跋古帖用之。余有米題破羌謝公關亭三帖詩。及書老子寶遊燕山銘。時擬爲之。十得五六。蓋以鈔爲主。不規規古人形模。趙吳興猶在門外也。董其昌

向余得蔡文敏雜書二卷。合裝爲一。頃又獲此四則。於是卷後復爲裝之。隨時展觀。所謂旃檀林段段皆香也。康熙戊寅二月十日。春寒多陰。瓶中插玉蘭絳桃。幽賞千本。香氣清馥。裝潢適成。跋於簡靜齋。

江村侍萊衣人高士奇。士奇　高澹人　一編者侍老萊衣

己卯春二月二十日。迎變北行。夜雨曉霽。風色稍順。小舟無事。取以觀之。是日彭城道中。春後猶寒。雙裘未減。憶北點梅花。必已蕭落。藏用軒前千葉杏。當放蕊矣。士奇。高澹人

己卯春。與次兒軒同行。二月二十三日。至台兒莊。軒往曾縣岳家。六月、迎婦歸。明年庚辰十二月、病故。今年十月。余又迎變赴北。十一日。泊舟桃源。風雨不寐。念軒亡兩載。成事增悲。頃雪□□晴日可愛。偶展茲卷。感流年之易邁。嘆生死之歧途。因書其後。康熙壬午嘉平。既望。藏用老人。高士奇　高士奇印　少年任西子湖

思翁筆法。真造化在手。有明一代。推爲獨座。雖松雪亦莫能與京。蓋雕蟲滿眼。定不得與生芙蓉並立也。學思翁者多。儼齋司農能得其骨。然雄豪之氣勝。蕭閒之致少矣。照

余髮未燥。弄不休。十餘年災秕墨。粗於古人書法。有坐井之觀。緣上好古敏求。遊藝經書。雅好寫本。日作萬字。猶不能給。久不作。謄錄人字形便如算子。故知一藝成名。皆有福分。不特天資與學力也。照

絮衾不耐曉光寒。野水迷離去夢殘。昨夜蓴絲橫極浦。今朝玉雨滿長安。菊含香骨如人冷。雁送清音髮影單。秋雪菴前雲柳柳。不知誰艤釣船看。　秋日雪七律一。呈礪山兄。照

瀟湘白雲圖畫卷。藕本。高一尺一分。長一丈六尺。左方行書。遠初堂陶存齋賞鑑

傳雲山圖爲米氏父子所作。殊未知本於王洽開山。此瀟湘白雲。米實臨洽筆也。余復摹之。一傳而三

辛卯秋日。泊舟黃河成此。并識。玄宰。董其昌　太史氏

余庚寅之春、入都門、得與董玄宰太史、周旋往還、乘間以素綾作橫卷乞畫、因循閣歲、未能惠教、辛卯秋、以扈常請告南歸、余得尾其舟、船窗多暇、始得命管、至黃河乃竟白雲蕭湘圖、經隨神運、眞不減元章舊作也、嘗極擕歸、急用裝潢、并記于後、新安吳廷用卿氏記。（吳廷之印　用卿氏）

杜工部詩卷、（綾本、高一尺五寸四分、長二丈四尺一寸六分、大行書四十七行、）

唐人詩卷、（綾本、高一尺一分、長六尺、行書計二十七行、）

董其昌。（董氏玄宰　十世甲科）

唐張朗湖中對酒作、天啓丙寅九月、書於戲鴻堂、其昌。（董印其昌　宗伯學士）

唐人詩卷、（綾本、高七寸五分、長七尺三寸、行書三十五行、隔水方亭咸一跋）

丁卯新秋、董其昌書於吳門道中。（董印其昌　宗伯學士）

臨東坡九札、（宣德紙五接、高七寸五分、長一丈零五寸、行書七十六行、又跋五行、共八十一行、中有江村題印、新安吳廷鈞印、）（吳廷之印　書畫之印）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閉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時、託楚守寄去、一笑、軾再拜。　康公使君閣下、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故人所共好、而軾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軾頓首。

登州下臨海、枕簞之下、天水相連、蓬萊十洲、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煙雲、爲宮殿人物之象、數日間偶一見之、有詩錄呈、爲笑。

兩日海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幅、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眞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不次。

牓竿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幹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問、具審起居安隱、南方書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珍重。

舊雕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辨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辨才游、老病昏塞、頗有省發、恨新釀四壺、開書如宿昔、香味醇洌、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異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瀑居江上臨皐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近有李豹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淵翻、且有飛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

蘇玉局尺牘、流傳人間、余見數十本、往往用墨精妙、蒙王僧虔徐季海顏魯公楊少師之法、暇日以意倣之、將求眞者印正。　壬子十月、董其昌。（董其昌　太史氏）

呂鳳詩卷、（綾本、長七尺九寸、高七寸八分、大行書九行、跋廿行、共廿九行、）

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爲呂祖詩、以樺皮書、東老聖者拓本、流傳人間、顏類醉素、老杜飲中八仙有張長史、長史類懷素、皆神仙中人也、當素師豁然大悟時、與呂祖見鍾離時、境界何別。　董其昌書。（知制誥日講官　董印其昌）

臨顏魯公書卷、（粉箋、凡兩接、高八寸七分、長六尺七寸、大行書三十二行、）（玄賞齋）

顏魯公送明遠帖、（孝孝小、）（另一行、）明遠、鄱陽人、眞卿昔在平原、皆與從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勳、一昨緣事受替、歸山金陵、閭門百人、幾至糊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百里、冒涉風濤、連舸而來、不惜暴刻、究達命于秦淮之上、復送我於邗溝之東、始終之際、良有可稱、送劉太沖敍、（孝孝小、）（另一行、）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靠銓吏部、敍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故沖之斯行、若有待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沖之斯行、正及春水。　丙午中秋、其昌。（董印其昌）

李太白古風卷、（鐵面箋、高七寸九分、長四尺六寸、行書二十九行、一詩本文不錄、）（玄賞齋）

太白古風、見李後主書跋、刻於祕閣續帖、所謂撥鐙法者、吾不能解、聊以己意書之。　其昌。（宗伯學士）

做黃大癡筆卷、（粗本水墨、高七寸七分、長三尺二寸、右方行書款三行、）（董氏玄賞）

做大癡筆意。　玄宰。（道玄）

唐人絕句詩卷、（鐵面箋本、高六寸五分、長三尺九寸、烏絲闌、行書四十四行、書唐人七絕五首、七律三首、保齋真改行卷者、上有馮氏三餘堂、倣楊居士研齋題跋、）（董印）

乙亥十月書。　思翁。

董華亭書畫錄

立軸

擬梅花道人筆意。宣德紙本。水墨。高四尺九寸八分。闊一尺七寸三分。行書款八行。

元時梅花道人與盛子昭俱工畫。望衡對宇。求子昭繪者。應相接。梅花道人之居。闃如也。子弟以爲言。梅花道人曰。待之二十年。及二十年。盛氏之門闃如。而梅花之名始振。至今稱四大家。丙寅夏五。擬梅道人筆。因書。 玄宰。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設色山水。紙本。闊九寸八分。長一尺五寸八分。小橫書款共九行。在龍眠時。 清吟堂 高士奇圖書記 竹窗 鑑藏

畫家當以古人爲師。尤當以天地爲師。故有天閑萬馬皆粉本之論。黃子久每袖筆墨山行。見奇樹即寫之。王安道游華山。作圖四十幅。初觀之平平耳。及與曾游華山者一寫目。恍如當壁。趙大年以宗室之禁。惟上陵一回。發出新意。今塊坐斗室。無驚心洞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行也。 癸亥四月朔。舟過崑山。題畫。 玄宰。

夜村圖。宣德紙本。水墨。高一尺二寸八分。左方行書款四行。 男紹原珍賞 烟客珍賞

夜村圖。戊午八月十一日。崑山道中寫。 玄宰。 董印其昌

仿董北苑筆意。紙本。水墨。高三尺八寸五分。闊一尺四寸。右方行書款四行。

許林何茸茸。長松所林表。所以蔣生逕。無竹亦自好。 玄宰。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永嘉吳氏鑑藏

仿倪高士筆意。高麗紙本。水墨。高三尺一寸。闊七寸七分。行書款八行。 孫虎 莊貢三

聽松菴題茶還。第二泉頭坐看山。猶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祕墨痕班。 新都王越石以倪迂眞蹟見示。因倣其意。 玄宰。 董其昌印 許宮太保

雨淋牆意。綿面箋。水墨。高三尺一寸。闊七寸六分。左方行書款四行。 鑑藏珍賞

久不作雨淋牆頭皴法。忽於筆端出現。畫家皴法。如禪家綱宗。解者希有。 玄宰。 董氏玄宰

仿黃子久浮巒暖翠圖。綿面箋。設色。高二尺二寸。闊七寸六分。行書款四行。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 玄宰識。 董其昌

題畫詩小幅。宋箋本。高一尺五寸七分。闊八寸。行書計四行。 安儀周本 珍藏

九峯秋色。宣德紙本。水墨。仿雲林。高一尺九寸六分。闊一尺一寸一分。右方楷題五行。左方小楷款二行。

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荻浦見沙痕。若爲剪取吳淞水。著我微茫笠澤雲。仿倪高士畫。因題一絕。 壬子十月晦日舟中。 玄宰識。 董其昌

孺仲自最上寫書。徵余作九峯秋色。以此寄之。 玄宰。 董印其昌

林亭秋色。宣德紙本。設色。仿雲林。高一尺二寸八分。右方楷款五行。 男紹原珍賞 煙客珍賞

性癖居幽。每起遲。一來溪口意淒迷。林亭秋色蒼茫裏。日送風帆過水西。因寫倪元鎮畫。并錄其詩。 玄宰。 董印其昌

山郭幽居。宣德紙本。水墨。高三尺八寸四分。闊一尺四寸四分。右旁行書款六行。

山郭幽居正向陽。喬林籍外鬱蒼蒼。剡藤百幅誰能致。爲增虬枝蔽日長。 雲林詩意。玄宰爲龍生兄。 董印其昌 宗伯學士

九夏松風。宣德紙本。水墨。高一尺四寸九分。闊一尺三分。行書款五行。

余家有子久秋山讀書圖。蓋師北苑九夏松風也。此亦仿其意。 玄宰。 董玄宰

仿倪高士筆意。宣德紙本。水墨。高二尺五寸七分。闊九寸九分。右方行書款三行。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　玄宰。（宗伯學士）（董氏玄宰）

仿黃大癡筆意。（絹本，設色，高二尺六寸五分，闊一尺一寸五分，左方行書款四行。）（紐軒密定）（虞孫）

幽人茶鼎煙，每與宿雲亂。遊軒望所思，春湖森無岸。　玄宰畫。（太史氏）（董其昌）

溫飛卿詞。（紙本，烏絲界，高二尺九寸八分，闊八寸八分，共計七行，本文不錄。）

溫飛卿蘭塘詞，辛未子月，赴詹事之召，書於廣陵舟次，倣顏平原筆意。　董其昌爲其吾詞丈。

（宗伯學士）（董氏玄宰）

臨米元章詩帖。（綾本，高九尺五寸，闊一尺六寸一分，大行書二行半。）（玄賞齋）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橋西。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此吳琚仿米元章書詩帖也，愛其筆意，漫臨之。戊辰子月，連花莊識。其昌。（太宗伯印）（玄宰氏）

牛山讀書圖。（絹本，高三尺一寸，闊一尺二寸八分，右方楷款三行，左詩款十行。）

牛山讀書圖，萬厤己未夏，玄宰爲大金吾延伯兄寫。　昌。（董玄宰）

青蓼山館瞰澄江，左手離騷右玉缸。身作蘋魚游鄉府，閒看帶草長芸窗。征南註左甘稱癖，圯上傳書氣未降。壯爾百城眞坐擁，鄴侯如鄧不成邦。千峯選勝著西清，未許頑仙廁會盟。白芷青蘭時照眼，烏絲翠袖不勝情。酬恩故有雙龍在，徵事堪令半豹驚。見說邊烽勞仄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費成漫題二首，似延伯正之。　其昌。（董其昌印）（太史氏）

仿蓋北苑筆意。（高麻紙本，水墨，高二尺八寸六分，闊九寸五分，行書款九行。）

崇禎五年歲在壬申正月十九日，撰予初度七十有八之辰也，時應宮詹大宗伯之召，舟次寶應，友人以北苑夏山圖觀余，偶簡篋中高麗箋，適興到，漫爲點染，聊得其十之一耳。　董玄宰。（昌）（子安珍藏印）（世美堂印）

仿梅花道人筆意。（絹本，闊一尺四寸四分，長三尺二寸三分，右方行書款五行，左方款四行。）

客有持梅花菴主畫見視者，賞玩之餘，轉繹爲此。癸亥中秋九日。　玄宰識。（宗伯學士）（顧印其昌）

彥直兄見余山水畫，輒收置高齋，未曾有贋本。此圖是已。　己巳重九玄宰題。

天平山圖。（絹本，設色，闊一尺三寸八分，長二尺六寸四分，右方行書款八行。）

百疊松篁繞畫橈，羊腸峻阪劃然平。憑公踐蹠差如意，金母昇天亦有行。訪天平范學憲長倩，偕隱山房，賦此并寄。　董玄宰丁巳三月望識。（董其昌）

董文敏雨淋牆頭法立軸。（紙光宣德紙，高三尺一寸，闊七寸七分，水墨畫。）

久不作雨淋牆頭皴法，忽於筆端出現，蓋家皴法，如禪家綱宗，解者希有。　玄宰。

董文敏溪岡路轉圖立軸。（絹光宣紙，高三尺三寸，闊一尺三寸八分，水墨。）

溪岡路自轉，幽澗何泠泠。此中如有屋，便是草玄亭。庚子秋九月，玄宰寫，并題。（董其昌）

辛酉四月望後二日，重爲點綴。玄宰。（董其昌）（同觀參玩）

董文敏小楷道德經册。（絹光紙，每幅高六寸五分，闊二寸六分，烏絲闌，每幅四行，計五十六幅，惜已缺其下卷，款書疑賢題。）道德經上篇終。

德經上篇終。

禮部尚書董其昌書。（酌古堂心賞）（溪山一覽）（酌古堂收藏之品）

董文敏延陵村圖軸。（絹本，高二尺三寸二分，闊九寸，水墨，筆意近倪雲林北苑潤。）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嗣董永、韋昭、王素、與季子而四。　癸亥三月畫於丹陽舟中，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董玄宰。（董其昌）（米文）

董華亭書畫錄

冊葉

仿十六家巨册。（紙本，十五幅，絹本一幅，張照題跋，董文敏選册眞蹟神品，計十六幅十三字，幅仿燕文貴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書款八行。）

宋元名畫，余所蹤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果筆墨秀潤，在惠崇巨然之間。因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乙丑六月題。　玄宰。

顏眞卿與耿偉水亭聯句，有度琴方解慢，臨水已迎秋之句，偶見案頭側理，遂補此圖。　玄宰。（第二頁仿惠崇設色，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楷書款。）（三仿北苑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行書款。）

北苑關山行旅圖，用筆蒼勁，元季四家皆宗之。余幸收之，此圖亦仿其意。辛酉九月畫。　玄宰。（第四幅仿趙伯駒設色，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書款四行。）

趙伯駒者，千里之弟，其世宗李思訓，妍潤精絕，偶得橫卷小景，於時秋色正佳，擬爲此圖。　乙丑十月九日。　思翁。（第五頁仿李成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楷書款六行。）

偃頭關李成畫，在萬金吾邦孚家，余在長安借臨，今仿其意爲此。丙寅二月二日，具州舟中寫。　玄宰。

（第六幅仿 四分・闊一尺一寸・殷色・紙本高一尺八寸・右方楷書款八行・）

一池荷葉衣無藪，鬱晦黃精食有餘。剛被世人尊尉著，又移茆屋入深居。許宣平題，暨訓李太白詩，乙丑季夏補圖。 思翁時年七十一歲。 玄宰。

（第七幅仿李昇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書款三行・）

新都王越石攜李昇畫卷見視，因題此幀。時丁卯三月望日。 玄宰。

（第八幅仿高房山・紙本殷色・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楷題五行・又左方行書款八行・）

圖畫體載尚書，能畫者宋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與鼎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有名者。竹岡先生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邂逅，未及施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儒人在時，靡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緣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 思翁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第九幅仿巨然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中楷書款六行・）

石徑盤紆山木稠，林泉如此足清幽。若爲飛嶠千峯外，卜築誅茅最上頭。庚申正午，金閶舟中寫此。 玄宰。

（第十幅仿倪黃合作，紙本殷色・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書款三行・）

倪元鎮黃子久合作設色山在余家，時爲仿之。此擬其意。乙丑二月朔。 玄宰。

（第十一幅仿雲林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楷款六行・）

雲影山光空濤滕，春風江上聽漁歌。垂垂煙柳籠南岸，好著輕舟一釣蓑。雲林畫，丁卯春，惠山易歸，戊辰六月仿此。 思翁。

（第十二幅仿倪黃殷色・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楷款五行・）

關仝畫爲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皆用橫皴，如疊高坡，乃知倪所自出也。丙寅四月二十四雨窗寫，并題。 思翁。

（第十三幅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楷款九行・）

一重山，兩重山，山遮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菊花開，菊花殘，寒鴈來時人未還。一簾風月閑。辛酉九月，舟行王拳道中寫此。 玄宰。

（第十四幅仿北苑水墨・紙本高一尺四寸八分・闊一尺二分・右方行書款三行・）

甲子秋，于長安觀北苑夏口待渡圖，丙寅春，仿此。 玄宰。

（第十五幅仿關仝水墨・紙本高一尺八寸四分・闊一尺一寸・右方行楷款四行・）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關仝有關山雪霽圖在余家，以其意爲之。 玄宰。

（第十六幅仿趙松雪水墨・絹本・高一尺五寸・闊八寸五分・中行書款四行・）

趙子昂畫贈鮮于太常委順菴圖。 玄宰題。

隨蘭亭大字冊，紙本・高六寸半・闊三寸六分・計三十六行・又殷十二行・前有白描像・一老翁坐榻床・一幅巾書冊坐面談・無款印・筆亦高雅・共計九幅・本文不錄。

余家有白麻紙唐摹禊帖，元文宗歎以天厥之寶，宜和政和小璽皆具，末有臣張金界奴追及宋濂小楷跋。跋中有云標籤乃趙文敏所書，今已失之矣。余觀文敏跋蘭亭爲孤東屏二本，或十七跋，或十三跋，顧於唐摹不一下語，豈禁中之本不在裝潢之數耶。墨迹余幸收之，石刻多宋搨傳入閒也。

臨蘭亭小字冊，紙本・高四寸六分・闊二寸五分・計二十八行・後王覺斯跋十一行・共五幅。

天啓改元春。 董其昌題。 董其昌

太宗銳意學書，摹搨二王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始得真本，近爲董思白先生所藏，此其臨本也。筆意秀穎可觀，識者寶之。翠嬌王鐸題于燕邸之木天堂。 王鐸之印 太史氏

陰符經，紙面箋本・高六寸八分・闊三寸七分・烏絲界・小楷三十六行・計三幅・余文不錄。

因觀顏魯公八關齋會帖，書此經有分隸法。丙寅五月朔日。

遊德經，紙面箋本・高六寸八分・闊三寸七分・烏絲界・小楷十二行・計一幅・本文不錄。

柳城縣書此經，余刻之鴻堂帖，未盡其趣。丙寅正午，書擬之。 其昌。

內景黃庭經，紙面箋本・高六寸八分・闊三寸九分・烏絲界・小楷二十行・隨塞三闊至翔翔入天路止・款語九行・共二十九行・計三幅・本文不錄。

董元 董其昌

右楊羲黃素黃庭經眞蹟，趙文敏集有長歌，迺其所藏也。楊書以鄧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沖霄之度，實自發靈服氣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旌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予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曾摹刻入鴻堂帖數行，頗惜趙與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天啓七年丁卯歲正月二日，書經文三百念字。 高士奇 書記圖

書畫合冊，紙面箋本・高六寸七分・闊三寸七分・計書十幅・書海遺珠・張瑞圖・楊永叔・辛幼安・貫方周・闊・宋題偶寫宋調・不必題畫・辛酉十月六日・計畫十幅・一水墨松林秋舞・一水墨仿北苑・一殷色・一水墨仿子久・一水墨仿米・一殷色・一殷色秋林書屋・一水墨仿米元暉・一殷色・仿山居・高七寸・闊三寸・高五寸七分・闊三寸・行書二十五行・

王摩詰登樓歌冊，紙箋本・高五寸七分・闊三寸・行書二十五行・

摩詰登樓歌，所云張伯英草聖必頻，旭在坐，語當時李白王維，皆及見頭濡墨池之態，饑起張謂值與素師周旋。詩有盛中之變，書亦隨之矣。丁未暮春之七日，燈下書。 董其昌 董氏玄宰

宋人詞冊，紙箋本・尺寸與上闊・行書十九行・

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湘浦。東皐雨過新綠緩，看沙鷗來鷗聚。塘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注，無人自住。翠幙張天柔櫓靜，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休憑金閶，故步儲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君試觀青鏡鬢影合如許。荒了邵平圃，功名浪語，待學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矣。

齊煙羅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堦臥桂影，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蛩。神京遠，懷有藍橋近。偶案頭有宋詞，書此二闋。思翁。圖

杜詩秋興八首。紙本，高八寸五分，闊四寸，行書六十七行，又跋款十四行，共八十一行，計十三幅，上有東方小遠珠鈐印，本文不錄。

唐宋以來，名家法書，皆可背臨。趙吳興不能如余之肖，似無本家筆也。邇來時作趙書，面目正以學李有結習，撥皮皆眞。陸文裕公每聞人稱其書類趙，輒曰，吾與之同師北海耳。因書秋興識之。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其昌。

時吾不得而知，至於跋語，非華亭不能辦此，乃知詩亦眞也。玉局學顏書，未可多見，於此遇之。中訥題。

潘安仁秋興賦。宣德紙本，高七寸八分，闊二寸七分，烏絲闌，小楷書，計共跋四十一行，本文不錄。

久不作小楷，今日閱友人所示宋揭子敬洛神十三行，遂書此賦。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者也。乙卯六月，其昌識。

曹丕自敍。絹本，高七寸二分，闊四寸，烏絲闌，小楷書，計共跋五十五行，有婁東英跋。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王。蕭選所載，爲表爲書皆聲叶宮商，體含風雅，未有勞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可歌可舞。開首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建安能獨占八斗，眞難爲弟者矣。其昌書。甲寅寒食日識。董其昌印　太史氏

近世學董書者，以流便輕逸爲宗，所以華亭一派，歲墮惡道。此卷筆筆藏鋒，乃變化於內景經，而布置停勻，備黃庭曹娥九宮之法，直是首尾盡意，神味無窮，乃是極匠心之作，觀文敏者以此辨之，萬不失一。壬申正月，宸英。婁印宸英　漢西

天馬賦。紙本，高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行書計四十八行，共八幅，全文不錄。

中岳外史米元章致爽軒書。董其昌臨。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千字文。紙本，高八寸一分，闊五寸，行書計一百六十四行，又跋九行，共二十九幅，本文不錄，係長卷改屏。

萬厤丙辰三月，予督學楚後，養拙荆山，乃借一菴，王山人百谷、攜李北海書法見示，余臨歲鴻諸書之餘，遂應慕此意，因錄此卷以授之。我峯頭陀。華亭董其昌。董印其昌　玄宰

魏文自敍。紙本，高七寸五分，闊四寸一分，小楷四十七行，余年五歲上起，無不學能止，較前僅一字，接書鳳帖中搨十三行，徽臣屬書題，手拨天下之圖，無款印，共計六幅，本文不錄。

臨歲永興徵臣屬書帖。董其昌

己酉九月，其昌書。

稽叔夜絕交書。紙本，高七寸六分，闊四寸五分，草書三十行，末跋五行，吾嘗讀尚子平起至其可得乎止，本文不錄。董氏宗伯　玄宰　休寧汪之瑞珍藏圖書

其昌書。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仿八家册。絹本，高七寸八分，闊七寸，上有玄宰印數小跋，其昌印，水墨四幅，設色四幅，紙本對題行書八幅。

丹青不知幾時老，富貴與我如浮雲。子美詩殊有當于予，不知燕文貴、趙子昂，何以多取，有愧斯語也。其昌書。董其昌

唐人作設色山，都無皴法。余見楊瑄、倪闕、蒲雪、閻以意擬之。其昌。董印其昌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自王洽潑墨，便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滅，即米發也。余因虎兒悟墨戲三昧，寫楚江圖，因王晉卿寫武昌樊口。其昌。董其昌

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書法論，大癡非擬，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此張伯雨題大癡書。董其昌。董印其昌

倪雲林畫，平淡天眞，無畫史縱橫習氣，此圖余所臨吳中王年先家藏本也。其昌。董印其昌

明洲文仲連，以子久畫視余，愛其蒼莽，因仿其意氣如此。其昌。董印其昌

山水小景，馬遠、夏珪多爲之，然只杜子美所云剩水殘山，黃子久有千里勢者不爾也。其昌。董印其昌

余得黃子久所贈陳彥廉畫二十幅，經歲未及展臨，舟行多暇，稍仿其意，以俟披圖相印。其昌。董印其昌

杜紫微詩。紙本，高五寸六分，闊六寸八分，行書三十行。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此是雲山韶濩音。　烏紗頭上是青天，檢束訓知四十年，誰信平生臂鷹手，挑燈自獻佛前錢。　十二晴峯倚碧天，秀于圖畫綠于煙，行人莫恨猿啼在，向我山中聽五年。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　其昌書杜紫微詩。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董文敏公愛寫杜紫微詩，嘗畫其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嬾人狂，布置結構，有元人高韻，題曰紫微詩意圖。今閱此小册，皆牧之詩四首，風流蘊藉，想見其人，至其用筆所謂青天行白雲也。康熙癸酉十一月十七日，跋于柘西簡靜齋。江村高士奇。少詹隨憶

此是文敏不擇筆隨意書者，要自有一種意在，甲戌閏五月三日，梅雨中再跋。董元

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冒雨自暢春園歸，偶爾檢閱舊題，覺流年易度，昨日又已立夏，堦前紫丁香，落花委地，惟有慨嘆。江村高士奇書於苑西官舍。江村

今日回首乙亥春，在別苑冒雨歸時，又爲陳迹矣。戊寅暮春之初。竹窗。高士奇　廣人

文敏自言書紫微詩內烏紗巾上是青天一首，乃司空表聖作，按表聖山居記曰，中條五蓮峯下，刻大慈像，搆亭其右，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右亭，曰管史，蓋所藏也，此詩題管史亭者，不知文敏何以誤爲紫微之句，戊寅上巳後三日，春雨初霽，尚覺料峭，燕子初來，海棠未謝，午飯後試水巖研，記於柘

淵．簡靜齋藏用老人．【竹嬾】【高齋事】

此册屢題．原欲與次兒軒者．不意去年十月．頓至不起．衡孫今方四歲．尚屬無知．待其長成．付以保藏．

軒兒筆力遒勁．日臨樂毅論．且意致爽豁．似可有爲．乃竟早天．經七月餘．余未嘗一日忘之也．　辛巳

五月三十日．江村高士奇．【高士奇】

偶然欲書册．紙本・高六寸二分・闊四寸二分・行書十九行・【玄賞齋】

三竺溪流．獨木橋．通仙共爾發長謠．若爲卻入千峯去．黃鵠廖空不可招．傑閣憑□四望通．倚亭雲接玉華峯．若非夙有烟霞骨．爭得仙山在彀中．　得素册．試三文鏤雞毛筆．隨意揮灑．頗有合處．　其昌．【太保宗伯】【董氏玄宰】

文敏此册．雖隨意揮灑．風華自足．所謂偶然欲書耶．　康熙癸酉三月望日．雨中跋．　江村高士奇．戊寅三月十二．對牡丹花．烹龍井新芽．重跋．　士奇．【士奇】【高澹人】【吳香齋】

仿十二家册．絹本水墨・高八寸一分・闊五寸九分・本身皆有小行書題款・一題仿燕文貴法・一題仿王晉卿法・一題仿米南宮・但皆以氣韻有吞吐山川之勢・一題仿米虎兒雲山・一題仿倪高士平林遠岫・一題山水未深魚鳥少・此生避擬良筆・移居・閑花・一題仿黃子久・用意筆・沉渾・一題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中年作也・

仿六家册．絹本・高九寸一分・闊八寸二分・六幀・絹素微黃破碎・有款無印・計

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仿趙文敏筆．　董玄宰．設色・楷款四行在左方・

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辛酉七月十二日寫．　玄宰．水墨・楷款四行在中・二人對坐沙嶼之間・筆法倣營邱・

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　玄宰臨趙承旨筆．設色・楷款四行在右・

帆檣柳外出．鷗鳥鏡中飛．仿趙大年筆．　玄宰．水墨・行楷款四行在右・

偶得苑華陽．互輔觀．其用筆高古．收爲小幅．　玄宰．水墨・楷款三行在右・

余家有鶴華秋色卷．收爲此幀．　壬寅四月望日．　玄宰．設色・楷款四行在左・

灑河黃公墓誌銘册．高麗紙本・高八寸八分・闊九寸二分・有紅闌・行書二百四十行・計十八葉・述

明故廣東參政灑河黃公墓誌銘

大司馬之屬．職方爲重．威名折衝之臣．是之自出．二十年來．鮮克以功名終者．而武林參知黃公．以望郎籍甚一世．非獨清德素聞．當權金闕．要以奉公守法．畫一爲政．絕私交．杜請託．雖要人始不能無觖望．而四面伺公．不得其閒．終亦安之．至于虜情虛實．邊備堅瑕．將吏勇怯．士馬登耗．罔不燭照．嘗一日之閒而再撫九塞之外．自爲職方者所僅見也．嚮用方新．公已謝世．國家失一名臣．良可悼矣．黃之先．係閩武著姓．高皇帝下閩時．始祖勝．以杉關戰功世爵杭州右衛．再傳而爲□斌．以討賊死難．世稱忠烈．三傳而爲代州刺史獸菴公．有惠政．沒于官．世稱清白吏．是爲公之考也．公生而岐嶷．十歲時．嘗作貢鼠文．悄蝟賦．獸菴公奇之．試以帖括．不學而能．非先秦西京書．置不省．十四游庠序．十七受室．結褵三日．即代州公訃．

段夫人憐愛．欲留之．絕裾奔喪．繭足萬里．既經百罹．攻苦力學．甲午、領鄉薦．戊戌、成進士．己亥、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命荊州榷關．時礦稅事起．內璫陳奉亦持節督稅．橫于楚中．所役富民產無數．大吏而下．有就逮者．公素欲落其角距．而未有緒．會奉請別設東關稅．公上疏請罷之．奉恚甚．羅章詆公．賴主上悟奉奸．弗逐．疑楚人壯公．比于盱眙驛觀察．特有幸有不幸．皆奇男子也．播告變．商人裹足．趨唐蕪湖而下．舟航絕迹者兩閱月．開荊南寬政．爭欲及公而出．公又蠲額內征十之五．而以其羨修學宮．嬀庠士通濟橋介在沙市．帆檣爲梗．公費千金易橋爲梁．令崇衢巨艦．得撤梁而渡．風濤無驚．荊人伐石頌德．生而祠之．還朝．督北盆工．中貴斂手．省將作錢十餘萬．上臨幸．寢美．有白金之賜．癸卯、調武選司副郎．丙午、陞車駕司郎中．署司鄉政．公手緊規條．傳符給發．按籍瞭然．據晉自度至方鎮．僞繻周行．郡國無可識．公一一銓註．銜臣主名．夙弊頓息．大司馬才公．調職方司郎中．命下之日．書十六字於座右．明神是矢．又列榜於門．將帥有以尺一及門者．即逮繫其使．論奏如律．有中路反走者．所推邊將．以將材籍與撫按薦牘爲序．單門幽介．不借先容．所謂畫一之政也．居無何．滇事起．公佐大司馬指授方略．元惡就擒．脅從罔治．虜犯甘肅．犯延綏．公居中調兵食．選將吏．設奇授指．多籌帷幄．功天子告廟宣捷．欽賞者二．朝鮮復國後．海寇數侵之．其人爲中國裝．不敢以一矢加遺．國王具奏．公覆疏．即以行劫律同論．殺無赦．第或誅海商．亦有中國之作．在該國長服．公又以稅璫高淮．鴟張遼左．罪浮於奉．松山戍卒．有披甲持矛．甘心於淮者．淮不撤遼不安．且損國威．凡三擬疏草．情詞激烈．亦猶荊南之扼奉也．公以段夫人之思．請急還家．五載．復以故命出爲武選郎．擢廣東參政．始視事．吏抱牘如山．皆以盜得大辟者．公心異之．日討其故．則有富家列肆而質者．皆賤收盜物．盜利趣質．利盜．是以質庫爲盜藪也．且捕賊皆所將士卒．以一占五．皆偽不知兵．大盜發．袖手旁睨．已索善柔者故入之．其害視盜有加．公爲設比伍．聯與黨．行保甲法．有司得盜．考其原籍．而連坐其里胥三老．白艚有禁．雙桅有禁．舟夜行有禁．舟尾無印烙者有禁．其以質庫而陰主盜者．戍邊之．鄉中相戒．不復犯．一歲中．萑苻皆絕．他如移貧戍．甦疲驛．諸所綜理．都稱是．時以憲長攝右轄．公有代銓部者．詢矢口條對．與計册相應．公故以細記饒爲之．然精太用．神太勞．病矣．以病免歸．太宰復才公．謂清修勁節．矯矯雲中之鶴．移書制府．敦促之官．曰．不爲祖父貤封地乎．甫考績奏最．而病復作．抵家益甚．

公之子樞．刲股進一杯羹．病少間．又卒．妻皆刲股．孝感行路．公竟不起．納未至服官之年也．惜哉．公之仲兄孝廉君．述公性至孝．每念奔喪時事．過故官舟旅．輒不勝心痛．倍爲周恤．段夫人病．公足偶不良行．令人舁而侍湯藥．兄弟友愛．怡怡如也．自奉甚菲．居粵時．寸縑斗酒．不取諸民．即衣必數浣．食不兼味．居不華屋．至於憫窮振乏．傾囊不惜．同年富平王正志．以近中使下詔獄．病爲藥餌．沒爲含斂．蓋方嚴者多戇劌．醇謹者少氣誼．至如公．無間然矣．公方疾革．而遼左以覆軍敗將告．公于樞檢職方時章疏所論邊事者．無不懸合．假令數年前公說得用．可收徙薪之效．而何至煩廟堂仄席也．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嗜書手不釋卷．臨池有晉唐法．喜爲詩．所著有馬曹奏疏．榷關疏．嶺南興革事宜．苦吟草若干卷．未行世．公名克謙．字含光．別號灑河．亦曰又謙．生於隆慶壬申九月初七日午時．致於萬曆戊午閏四月初三日子時．

享年四十七歲。祀廣東名宦。仁和鄉賢祠。配胡淑人。子二。長樞、邑庠生。娶盧氏。禮部儒士端鼎公女。次機、聘少傅相國趙文懿公曾孫□太學脩甫公女。女七。長適雲南觀察悅菴顧公孫上林丞友白公子若華。郡庠生。次適少保司寇洪襄惠公曾孫兵垣給諫清遠公子吉暉。戊午孝廉。次適宿副卓菴錢公孫孝廉如卓公子肅趙邑庠生。次許聘衛輝太守湛原翁公孫太學承徵公子與粲。次許聘鳳陽太守王式弘公子盛鴻。次許聘大中丞閩撫臺省吾金公孫文學季眞公子維琮。次幼未字。俱胡淑人出。孫女一。許聘司空尚書郎我存公孫李文學元勳公子兆熊。孫夢蘭。幼未聘。樞出樞與予交善。始余讀其遷賦行卷。皆秀絕。眞天下士。及武林人舉到股事。才子何足概之。公之義方微也。夫因按孝廉君狀而誌之。銘曰。江夏無雙。蓋予香。徵君千頃波汪汪。名家接踵奕世光。脩能內美天路翔。維荊與蜀爲津梁。脂膏不潤凋秋緡。城狐冠虎驅若龐。莫予敢侮侵我疆。鄙人尸祝爲庚桑。夏官茹吐爲羊腸。乃公風采百鍊剛。苞苴反走側陋揚。要人環視心則降。克禋廟算殪天狼。邊鑄遠暢玄菟鄉。拜賜帝所恩煇煌。雲興四岳肅紀綱。丸消赤白屹金湯。緘奏扃鐍不設防。百城吏士否若臧。大廷置對多蒼黃。公於是時暇且祥。袖中事假腐數行。才情激射精魄強。若水貯器隨圓方。若鐘應叩聲琅璫。蝟中之日崦嵫藏。福善之報何杳茫。湖山鬱秀封若堂。銘辭不愧如中郎。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前□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東宮講讀官通家侍生董其昌頓首撰。

知制誥日講官 董其昌印

董香光雜詩卷。鐵面宣德紙。高八寸。長六尺八寸。行草書。圖氣淋漓。閒卷令人驚回。金見思翁眞跡。不下數百種。若此卷雖作。實所罕覯。所謂無上法寶妙寶也

雜詩。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輝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徽蓋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乘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麻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仰俛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圖。東路安之由。江介多悲風。涇流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朗御檻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風。小人媮自閑。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茲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浮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東方。繁星依齊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纖雲時髣髴。溫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微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浮光。

暮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懷昔。寤言莫予應。永思盧崇聲。慨然獨撫膺。

高麗鏡光紙作烏絲界道。殊勁蒼潤。與致。燭下運筆如飛。不知用墨何如也。

壬子臘八日。董其昌。

董文敏澄懷游古卷。鐵光高麗紙。引首高七寸二分。長一尺許。本身亦高麗紙。高同。長一丈八尺。六接。

澄懷游古。董其昌識。

董氏 昌 趙印 氏 武于 珍藏

隸時日紙。白如玉。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緬邈變。備得其所。濟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喙逃。蠢聲發榮。墟處傾聽。枯蘖復產。乃成厥命。乘庶熙熙。施及天貽。

青陽

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嬉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阯。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庶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臨。

朱明

西灝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脩不廢。奸僞不萌。戾蔑伏忌。隅睥趄遠。四駱咸服。既長茲威。惟慕純嘏。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灝

元冥。陰盛。蟄蟲蟄。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及本。抱素懷樸。條理信淡。望禮五精。斂之一時。掩收嘉穀。

元冥

惟泰元尊。媯神蓍筮。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憲路龍鱗。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鍾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鑾旗。九夷賓將。

檢班書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郊祀歌。不具書。書線時日以下共六篇。丁未臘月七日。董其昌。

孟州濟源縣通慧塔院。舊諸佛舍利數十粒。千佛之遺體也。坐臥行立。皆之道場。常以盧憲化色身。亡處傳授。欲謀塔置。未得其所。至誠感應。果有其人。河陽軍念定寺僧教岸。言緣成就。而濟源縣延慶院主僧省初。與之共濟其事。塔高一百尺。級凡數七層。以敷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畢工。設僧道大會。

江陵楊盧已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昔人以懷仁集右軍書爲字字集之。予有懷仁書眞蹟。乃習之也。與集通用宋碑以爲證。然不止此。臣廣言。臣辭除以復五日。將思永遠。肝心寸截。甘露應時。嚴寒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膳勝常。以慰下情。臣故患胸滿氣上。頓乏匆匆。慈恩垂愍。每見慰問。感戴屏營。不勝銜遇。謹表。臣廣誠惶頓首死罪。

二十四日、惜報比書想悉達連日諒第佳不及數字悟報　遼近何如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盛傷象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語汝等各可可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勤下疹

乏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文武將帥乃俾俊臣豁我皇綱董此不虞古□君子即戎以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

詩人作歌如麋如鶴

十二日、鷄白雪寒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狀患自宜量力復不繇白

得長風書靈柩幽隔三十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絕豈可居處抽裂不能自勝謝書已乞日安唐即其情事

長舉奈何松等陨慟哀情頓泄亦難可之郗還未卜聊示友中　相爰不去心感遑遑近增傷悼每見范

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閣帖鍾王王廣皇象郗愔數種雪後臨寫靜中致樂　丁未十二月七日元宰識　紹印曰邑

臨書先具天骨後傳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予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而不能竟顏清臣云、

資質弱劣又嬰物務不能經習迄以無成予之罰矣其昌　紹印其昌　文史氏

右軍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假令寡人耽之故當不減此紙成臼墨成池不是張芝即歐之謨何

容易哉　是日敗高麗鏡紙書

太史才長鑒朗前無作者故漢晉以下不入毫端而種種入室如此許光祚　神鑒長

此卷自習王右軍通慧塔院碑後更佳大抵是見過官奴帖墨蹟以後所書竊謂古帖雖致佳必得名

家臨倣而精神倍出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與神在若

接若不接之間而其消息出焉以似爲不似以不似爲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祕密帝網交

羅故文敏自謂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恨不得起文敏而同證之文敏不常臨鍾書此卷之妙居然具

過師之智前此臨鍾書者多矣從未有造此境者於千載後傳其眞神使其人躍然紙上豈非神技乎

嘉慶五年庚申大寒前一日、文治觀并記　王氏文治　曾經論海

董文敏臨破羌帖卷、紙光高闊紙本・高八寸二分・長四尺五寸許・烏絲闌四十行・臨破羌帖後・臨米詩并謝運詩・

右米元章破羌帖元章自敍吾家法書每日一閱雖凝塞亦必三濯手然後觀吾友黃叔中見而笑之以

爲太□僕謂之曰人生以七十爲期吾年三十六矣前此止有一萬四千日今一書所厤自晉迄唐皆發

七百年日以億計則吾一萬四千閱固已少矣叔中曰、譏然并書此爲米老擬劵吾更擬也　元宰

王右軍書破羌帖米老臨之而董復臨米三人氣韻各有不同今合而爲一譬驪入水中視之不見管

之乃出此中三昧非體味出生烏能與斯理哉茲卷爲天下萬書第一蘇樓孝廉深知篤好不惜重資

購置案頭日夕展玩宜乎書法之妙與之俱化矣　乾隆甲午仲春觀於蘭葉堂　琴水姚大勳

恩翁臨帖大率以意爲之不求形似此則直通右軍幾乎一鼻孔出氣矣其遒勁處恐襄陽當日臨本

尙遜其圓渾也昔米老得破羌帖置齋中因名其齋曰寶晉林君得之覺晉賢風範去人不遠雖謂之

小寶晉可乎　乾隆乙未長夏、類羅館主人同書　紹印類羅

董文敏臨爭坐帖卷、紙面高闊紙・高七寸六分・長六尺三寸・凡解接・

潛園　汪啟淑藏　蘭坡玩　江氏鄭學齋　謝劉書定　曾爲江謝劉藏

顏魯公爭坐位帖無虞褚習氣宋蘇黃米蔡皆於此得筆余於正旦朝賀次日枕臥至穀日以手畫被既

平善書此本文不能多合雖法差近之　乙丑穀日、燭下識其昌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魯公忠節爲有唐一代冠冕即論坐一稿至今烜赫耳目其書全法右軍蒼堅勁勁故應爲臨池家

珍重文敏臨此益以秀潤正自可愛瑯琊恭壽老人王澍跋　澍　恭壽

又臨爭坐帖卷、紙本・高八寸六分・長一丈六尺七寸・

董昉太上有立德起至可不敬懼乎止一段、其中多改筆・

右顏魯公爭坐位帖以送太沖筆意書之亦參以贈裴將軍詩筆勢要非積學爭坐帖者不能爲也其

昌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此卷爲董香光眞蹟晚年得意之作也余失而復得欣快殊甚因呵凍志此時嘉慶元年十一月十

八日、意香　意香

董文敏大書陶詩卷、紙本・引首高一尺六寸四分・長三尺五寸・詩高闊・長三丈八尺七寸許・紙十一接・

虎臥　郝豫佳趙　郝印豫佳　之祥父　梅花書屋　紀閱經史　遼寧閣書記

玉蕚淩霜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蘊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柵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景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記與一來游

每爲季重使君作書自覺豪舉昨年上元書三槐堂二年正旦書陶詩庶幾殆知之合使君深於書謂

可教否　董其昌　壬子春三月　太史氏　商氏元宰

董文敏小楷陰符經册、鐵面箋・高六寸八分・闊三寸七分・烏絲闌三十九行・共三葉・本文不錄・

因觀顏魯公八關齋會帖書此經有分隸法

丙寅五月朔日　其昌

文敏書精楷尤爲難得此册蠅頭細書而有尊丈之勢且紙墨如新更可珍重偕爲意香毛丈所藏余

45A

以重值購之。禾中張小華。愛不忍捨。余因贈之。文敏又有楷書。臨褚河南西昇經冊。與此正同。向在汪心農家。曾一見之。聞爲新安人購去。惜未及錄題語。　壹汀記。

董文敏倣黃子久江山晚興卷。宣紙本。水墨。高七寸四分。長四尺一寸。莊潘菴題簽本。高四寸。長二尺五寸。

倣黃子久江山晚興圖　玄宰　戊午冬日。　太史氏　董印其昌

思白先生。深得黃家三昧。而其一樹一石。絕不面用董遠。自有學力。此卷法一峯老人筆簡而神全。墨重而氣動。不特升子久之堂。實入北苑之室者也。昔子久元楷模北苑。後乃獨擅壇坫。今之學子久。而不知用董元筆法者。不過得子久唾餘耳。未可與語子久之精神也。思白學力。於此卷見之矣。亦止爭翁、風雅宗盟。故能鑒之真而珍之重也。　時康熙癸卯仲冬之杪。跋於金陵梵舍。　晉陵莊問生書。　莊印問生　涵齋

文敏此卷。六十四歲所作。一洗畦逕。古致蒼然。中間細樹一叢。尤妙。對題

董文敏書畫冊。錦面籤。董八幅。高八寸。闊五寸七分。對題絲經紙本。高闊同。夢樓題簽樣。又款另紙。

玄宰畫　董氏玄宰

予家有北苑畫。得之金陵中山王宗人。時一擬爲之。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玄宰畫。　董氏玄宰

山欲高。畫出之不見其高。以煙雲斷其腰。則高矣。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玄宰畫。　董氏玄宰

巨然江山蕭寺紙畫。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禪宗有語云。有句無句。如籐倚樹。予以移贈心農。此書請下轉語。予大笑曰。樹倒籐枯了也。　王氏禹卿

玄宰畫。　董氏玄宰

高峯雪出日。疊嶺宿羅雲。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落落十二字耳。高濟圖美。百顆明珠不能易也。　王氏禹卿

玄宰畫。　董氏玄宰

此爲黃子久本色。予以爲墨戲。　其昌。　董其昌　北平孫氏銀山堂圖書

予曾見子久真蹟。與此幾無分別。　王氏禹卿

玄宰畫。　董氏玄宰

龍與米顛相伯仲。風流遺只數倪迂。應將爾雅蟲魚筆。爲寫喬林怪石圖。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玄宰畫。　董氏玄宰

米襄陽高房山遺意。　其昌。　董其昌　太史氏

米家墨戲。前明唐六如及沈文敏皆能之。且皆精妙。顧未有似香光之得骨得髓者。此幅尤香光極得意筆。　王氏禹卿

庚申秋寫此八景。　玄宰畫。　董氏玄宰　太史氏

青松鬱茸茸。長松度林表。所以蔣生徑。無竹亦自好。　其昌。　董其昌　北平孫氏銀山堂圖書

予嘗謂香光之畫與書。俱爲有明之冠。畫可與鷗波抗行。書且使南宮讓席。其所以然者。皆由取法於上。故也。董宗董巨。而以米家父子輔之。書法二王。而以北海平原參之。此所謂正法眼藏也。旁逮唐宋一切名家。無不深參切究。此善才親見文殊。仍還五十三員善知識也。此冊書畫并佳。香光書畫禪略。頗見一斑矣。竊願與心農居士參之。　嘉慶五年夏五月。王文治觀并記。　文章太守

董文敏倣梅道人立軸。宣紙本。高四尺九寸五分。闊一尺七寸。水墨畫。行書款。

元時梅花道人與盛子昭俱工畫。望衡對宇。求子昭畫者。屨相接。梅花道人之居。閒如也。子弟以爲言。梅花道人曰。待之二十年。及二十年。盛氏之門閒如。而梅花之名始振。至今稱四大家。　丙寅夏五。擬梅道人筆因書。　玄宰。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文敏此幅。雖倣梅庵。實師巨然。雄勁中饒秀逸之氣。無狹悍之習。款題行草。在平原北海間。蓋軸中上品也。今歸鄭氏。

董文敏倣郭恕先立軸。宣紙本。水墨畫。高四尺。闊一尺四寸。

天啓五年。歲在蒼舒八日。舟行東光道中寫此。玄宰。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畫。余出關前一夕。踈予子晉吹笙圖。乃郭恕先筆設色布景。實爲奇絕。予作此圖。亦有其意。四月阻風鶴鎮重題。　玄宰。　勇祖原珍藏　珍藏　宜爾子孫　公

董文敏爲復之畫立軸。宣紙本。水墨畫。高三尺三寸。闊一尺三寸。

復之甥見余所畫山水。輒收篋中。且欣然有意盤礴。謂舉子業外。惟此好不能釋。因爲寫此助喜。　倩公珍藏　頤客鑑賞

庚申秋七月九日。　玄宰。　円龍珍玩　種德印

董文敏夏木垂陰圖。宣紙本。水墨。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三寸。

夏木垂陰圖。

倣北苑筆。　己巳夏日。　玄宰。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1445968
081·18
0022

客有云、趙文敏夏木垂陰圖在嚴鎮汪太學家者。斬固不視人。予以北苑筆意擬之。他日覓其迹並觀。庚申九月重九前一日書。

未知鹿死誰手。　乙亥子月再題。　玄宰。（紙本青綠。高一尺六寸二分。闊一尺。綠小樓歌。）

又設色秋山圖小幅。是月寫設色八可當秋興八首。　玄宰。

畫家嘗以古人爲師。尤當以天地爲師。故有天閑萬馬皆粉本之論。黃子久每袖筆墨山行。見奇樹即寫之。王安道游華山。作畫四十幅。初睨之平平耳。及與曾游華山者一寓目。恍如當境。趙大年以宗室之禁。惟上殿一回。畫出新意。今塊坐斗室。無驚心洞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行也。　癸亥四月朔、舟過崑山題畫。　玄宰。（清河堂　所藏　高士奇圖書記）

董文敏設色八幀巨冊。（紙本。高一尺六寸。闊九寸四分。）

予家所藏趙文敏畫。有鵲華秋色卷。水村圖卷。洞庭兩山二軸。萬壑響松風百灘度流水巨軸。及設色高山流水圖。今皆爲友人易去。僅存巨軸學巨然九夏松風者。今日倣文敏筆。并記。　庚申八月朔前一日。　玄宰。（宋榮書定　嘯亭雜錄　嘯亭書畫　嘯亭鑑賞　嘯亭珍玩）

雲淡淡南添山翠。花片粘沙作水香。有客停橈釣春渚。滿船清露濕衣裳。　玄宰。

千波不動兼葭遠。清淺半落沙痕淺。煙樹晚微茫。孤鴻下夕陽。　玄宰。（安山道人）

庚申中秋、吳門舟中畫。　印同上

東西岸日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刻頸交。顏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倣敘人間萬戶侯。我是不識字漁波釣叟。

庚申八月二十五日、舟行瓜步。大江中寫此。并書元人詞。亦似題畫。亦似補圖。　玄宰。　印同上

蓬萊淺。曉月猶明。疏木挂殘星。由逕人稀。翠蘿深處。啼鳥兩三聲。　霜華重。邊雲裘冷。心共馬蹄輕。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做許多情。

庚申九月五日。　玄宰。（宋印　鑑藏）　印同上

知長亭古今情。樓外涼蟾一盞生。雨餘山更清。暮雲平。暮山橫。幾葉秋聲和雁聲。行人不忍聽。　玄宰。

庚申九月朔、京口舟中寫。　印同上

秋光老。蓋芙蓉。院堂上霜華白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佛鑷銀箏膩。紅袖時籠金鴨暖。歲華一夕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偶書少游詞。

庚申八月。舟行瓜步。江中乘風晏坐。有偶然欲書之意。　玄宰識。（宋印　鑑藏）　印同上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邱。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自落。空使人愁。　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下水。依依東游流。

21101000174606

72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五〇
作者=
页数=72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